陈家洛的幸福生活

维斯特帕列 著

www.qidian.com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第一章会党造反是没有前途的

乾隆二十三年，安西城外，一条大汉沿着城外的大道匆匆前行，此时烈日当空，大汉额头却不见几点汗水，轻轻一步就迈出丈许，可见此人身手着实不凡；行了数里地，前方出现在一座道观，观前观后古木参天，气象宏伟，观前一块匾额上写着“玉虚道院”四个大字，道馆门口立着两名道人。

见到观门上的四个大字汉子面露喜色，加快脚步奔到门口和看门的道人说了几句，道人将他引入后院；到了后院又是一番景色，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端是一幅江南景致，院子中间是一座石亭，石亭中的石桌边坐着一个二十左右的青年公子，身着白色长衫，面如冠玉，似乎是个贵介公子，左手持一卷《庄子》缓缓翻阅，右手时不时的比划几招，那汉子乍一看还不以为意，稍一深思却发现这公子似乎是在练习一套高深莫测的功夫，如羚羊挂角浑然天成，不带一丝斧凿之气却给人一种避无可避的感觉。

走到石亭跟前，公子身后的书童迎上去和汉子轻声耳语几句，把汉子送出院外安排好食宿之后又

返了回来，脸上神色变幻不定，似乎还在想着汉子所带来的大消息；走到亭中把消息对公子说了一遍，公子微微点头，似乎那个听起来很了不起的消息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我知道了，心砚你先下去吧。”

等书童退下之后，公子叹了一口气，“哎，还是避不开啊；你说穿成谁不好，怎么就穿到陈家洛这个废柴身上了呢？”，原来此人就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反清组织——红花会的少舵主陈家洛，不过现在在他身体里的早就是另一个灵魂了。

陈佳洛也很郁闷，自己不就是在办公室睡了一觉么，怎么醒来就从一个高中政治老师变成了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而且是自己最讨厌的角色——陈家洛，想当年自己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最讨厌的主角就是陈家洛了，活脱脱的一脑残啊，把反清的希望都寄托在乾隆身上，甚至不惜把自己最喜欢的妹子送过去，结果被人狠狠地阴了一道，受了打击马上怂了，也不想着报仇就龟缩在回疆像个小娘们一般哀怨，弄得几万人的红花会七零八落。

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还略微兴奋了下，男人么，谁还没个武侠梦啊，谁知道上手之后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回事儿，他的师父天池怪侠袁士霄在武

林中也是顶尖的存在了，但是据他观察这老头也没有能打到哪去，对上二三十号士兵还能去拼一拼，来个百十号人只有跑路了，和自己在电视上看的那些飞天遁地的武林高手完全不能比啊！

到这个世界已经一年多了，自己每天都跟着袁士霄练武，想起小说里陈家洛的经历，自己去弄了本《庄子》每天琢磨，倒是把庖丁解牛的功夫悟的差不多了，这一年他的武功进展迅速，已经能和袁士霄拼个不相上下，比原来的那个陈家洛可是要强多了。但是一想到马上要发生的事儿就头疼，从刚才心砚给自己说的话来看，红花会的当家们现在正从全国各地赶来，想用江湖帮会中最隆重的礼节——千里接龙头把他迎上红花会总舵主的宝座；可是熟读史书的他早就看的清清楚楚了，打黄巾开始，无论是白莲教还是炮党，想通过教派会党造反成功都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啊！

他们之所以想把自己捧到红花会总舵主的位置上，不过是想利用自己和乾隆的关系恢复汉人江山罢了！这些人的政治思维还真是幼稚啊，弘历这小子已经是皇帝了，再造反还能有什么好处？至于红花会这些当家的，无论是无尘道长、赵半山还是黑白无常章驼子，你让他们去砍个人还行，制定造反

计划这种高难度活儿可就完全抓瞎了。

“少爷！先生让你过去呢！”，心砚进来行了个礼说道。

“好，我这就过去！”，陈家洛收起书本跟着心砚来到后院的一间大屋里，大屋的墙壁上刻着一只巨大的围棋盘，三丈外的炕上坐着一位庄稼人打扮的老者，陈家洛坐上前去大礼参拜，“师父，您找徒儿来有何要事？”

原来这个庄稼人打扮的老者就是陈家洛的师父袁士霄了，天池怪侠袁士霄眼神复杂的看了半天陈家洛，微微叹了一口气，“起来吧，过来和我手谈一局，看看你的功夫最近长进没有？”，说完不等陈家洛答应就捻起一颗黑子向竖着的棋盘上投去，棋子携着劲风深陷板壁，嵌在棋道之间的交叉点上。

哎，你又下不过我，怎么还老爱找我玩这个？陈家洛站起身来走到炕上盘腿坐下，捏起一颗白子投了过去，同样嵌在了棋盘之上；俩人也不说话，对面墙壁的棋盘上不一会儿就布满了棋子。下到中盘袁士霄投子的速度越来越慢，每次投子之前总要长考一段，陈家洛倒是很轻松，袁士霄刚一落子就马上跟了上去，又是二十来手过去，袁士霄的大龙

就岌岌可危了。

和臭棋篓子下棋还真是折磨啊，袁士霄再次落子之后陈家洛假装内力不济将棋子投到了棋道交叉点之外；袁士霄见状呵呵一笑，“你不成啦，认输吧！”

“师父棋力过人，徒儿甘拜下风！”，陈家洛笑道。

“好了，不说这些了！”，袁士霄也有些不好意思，“事情心砚刚才已经和你说过了吧？你是怎么考虑的？”

我能怎么办？陈家洛摸了摸脑后的辫子，俗话说得好，穿清不造反菊花套电钻，况且自己又附身到这个造反派大头目身上，除了造反就没有第二种选择了。陈家洛双手抱拳，“鞑子入主华夏已有百年，汉人饱受折磨，早已苦不堪言；徒儿每次摸到头上的辫子就夜不能寐，无时不刻想着恢复华夏衣冠！这次的事情徒儿自当扛起这幅担子！”新书上传，一天两更，求收藏求推荐

第二章屠龙术

“少爷，各位当家的来了！”，陪着袁士霄说了一会儿话，心砚在门外喊道，“除了四当家、十一当家和十四当家，其他人都在外面等您呢！”

“师父，那我就先出去了！”，陈家洛拱拱手，袁士霄早已知道诸位当家来的目的，他虽然是陈家洛的师父，但在红花会里却没有任何职务，自然不适合参加接位之事，默不作声的挥挥手示意陈家洛离开。

一边跟着心砚朝诸位当家所在的房间走去，陈家洛一边琢磨着目前的情况，估计文泰来和骆冰已经和来追杀的大内侍卫交过手了，霍青桐带着准格尔部的人马快要赶上镇远镖局的镖车，李沅芷和陆菲青一行正朝杭州行去，再加上十四当家金笛秀才余鱼同、火手判官张召重、铁胆周仲英，这一群人估计正打的热热闹闹呢！自己虽然是秉承前总舵主于万亭的遗命即位，但在会中缺少威望，可不能错过这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

进得大厅，厅中零零散散站着十来号人，正是红花会的诸位当家，见到陈家洛进来，领头的一位独臂道人行了个礼，“少舵主！”，其他人也跟着

行礼致敬。

看着他们或作揖、或抱拳参差不齐的样子，陈家洛心中暗暗叹了一口气，哎，自由散漫，一点纪律性都没有，连特么的洪兴都不如啊！心中虽然如此，脸上可是不露一丝痕迹，回忆了下三国里刘备的样子，连忙抢上前去双手托住无尘道长的胳膊，“道长、诸位，你们都比我年长，我如何受得了如此大礼，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无尘道长本打算把礼行完，谁知陈家洛的双手好似铁铸一般，弯了几次腰都没有弯下去，不由得暗暗心惊，少舵主不过二十来岁就有如此功力，老舵主可谓是后继有人啊！又想到他谦和的样子，对面前这人越发的满意起来，直起身子大声说道，“少舵主，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帮不可一日无主；老舵主临走的时候留下遗命，让少舵主您接任红花会总舵主一职，从今以后红花会上上下下数万人都听您的号令！”

陈家洛听完这话双眼望天半晌不语，嘴角微微抽动，长袖拂过眼睛，等放下手的时候双眼泛红，不一会儿就流下泪来，“想不到当初匆匆一别，到如今却已天人永隔，义父待我恩重如山，闻此噩耗我心已乱，恨不得马上飞奔到义父坟前；又有何心

思接任总舵主一职，诸位不如另选贤能，我这就出门去拜祭义父！”，说完一甩袖子，接着转身的机会将大蒜塞回袖中，虽然早就下定决心做总舵主了，但是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做一做的。

“少舵主！”，红花会群豪被他这么一说顿时想起于万亭昔日种种，在座的那个不是深受于万亭大恩，眼泪齐刷刷的就下来了，还好三当家千手如来赵半山稳重，连忙上前拉住陈家洛的胳膊，“少舵主！总舵主临死前让你接任总舵主一职，你可不要寒了兄弟们的心啊！”

“三当家！小子年幼无知，如何能做总舵主，不如另选贤能，小子自当听从新舵主安排！”

“少舵主……”

“诸位当家……”

如此反复在三，还是七当家武诸葛徐天宏机灵，上前一抱拳，“少舵主，如今四哥四嫂尚未归来，肯定是在路上遇到朝廷的鹰爪子了！事不宜迟，还请您速速即位，好带领兄弟们前去营救！”

估摸着戏也做的差不多了，陈家洛一抹眼泪，团团一揖，“兄弟不是不识抬举，实因自知年轻识浅，量才量德，均不足担当大任。但各位如此见爱，从江南远道来到塞外，又有我义父遗命，叫我

好生为难。本来想等文四哥到后，大家从长计议。现下文四哥下落不明，无可再等，各位又非要我答允不可，恭敬不如从命，这就听各位兄长吩咐吧。”

看到陈家洛终于答应下来，众人自然皆大欢喜，早有会众送来香烛等物，陈家洛就任红花会总舵主仪式就此展开；一边按规矩拜祭红花祖师，一边听无尘道长宣讲红花会会规，陈家洛暗暗腹诽，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会规啊？除了宣扬义气就是杀鞑子救贫弱，一点执行性的纲领都没有，于万亭能凭借这点东西就拉起这么多人可真不容易啊！

还好都是江湖儿女，没那么多计较，没用多长时间仪式就举行完毕，接过象征总舵主职位的大红花配在胸口，陈家洛正式就任红花会总舵主一职。他坐在上方的椅子上，心砚立在身后，其他当家的坐下下首的两排椅子上，沉吟片刻陈家洛开始了自己就任总舵主以来的第一次发言，“诸位兄长，本来四哥四嫂下落不明，我该马上动身前去寻找，但是有些话还是要说一说的！咱们红花会立志驱除鞑子、恢复汉人江山，但是该如何驱除鞑子，又如何恢复汉人江山，不知诸位兄弟有何可以教我？”

“这……”，在座的轮武功都是江湖上一流的人

物，但是要说如何造反，这么高大上的问题就把他们难住了，章驼子性情暴躁、又长期受骆冰照顾，看陈家洛不急着动身反而说起这个话题顿时忍不住跳起来，“管他这个作甚，找到四哥四嫂马上就联系弟兄们起事，到时候挨个鞑子杀过去就是了！”

啧！陈家洛顿时无语了，红花会上上下下十万人顶天了，还分散全国各地，直接跳出来恐怕不是砍光鞑子而是被鞑子砍光吧？无尘道长在会中资历最深，多少知道一些于万亭这次要办的事情，起身道，“老舵主知道鞑子皇帝一个天大的秘密，如果利用好这个秘密，恢复我汉人的江山指日可待啊！”

哎，你这个主意比章驼子都不如，陈家洛面露喜色，“义父深谋远虑，他老人家想到的办法自然是万无一失，大的方向自然是依照义父的想法去做；不过我们这些人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小弟我也曾习过屠龙之术，心中也有一些想法，到时候或许能给鞑子添一些麻烦。”下午六点还有一章，新书期间一天两章，求收藏求推荐。

第三章铁胆庄

屠龙术这个名字一出来就把这些在座的大老粗吓到了，赵半山这才想起来面前这位总舵主可是十五岁就中了举人的大才子，当然还有没读过几本书不明白的，八当家铁塔杨成协站起来问，“总舵主，这屠龙术是个什么东西？”

“呵呵，所谓屠龙术就是讲如何造反的学问，前朝刘伯温就曾经学过。”，反正刘伯温身上的传说多了，也不在乎多这一个；陈家洛所掌握的屠龙术可不是历史传说中的那一套，如何在封建社会造反，初中政治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不过兹事体大，一旦传出后患无穷，还请诸位兄弟保密才是。”

刘伯温的名头还是够响亮的，诸位当家纷纷发誓绝不外传，心中念着文泰来骆冰的下落，无尘道长发问道，“不知总舵主有何良策？”

“这就要麻烦在座的诸位兄弟了！”，陈家洛拱拱手，“鞑子入关已有百年，方今官场日渐**、百姓生活日益艰难，若有人登高一呼揭竿而起，鞑子的江山可就不稳了；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我红花会虽说人多势众，但是还得有其他人帮

衬才好，我想麻烦几位当家的帮我联系下两位豪杰，不知可否？”，就算是乱世也是谁先出头谁先死，从陈胜吴广到高迎祥莫不如是，更何况如今还算太平，陈家洛打的主意就是让别人先出头把大清搞乱，然后自己出来摘桃子。

“总舵主下令，我等自当遵从！”，众人齐声道。

“好！”，陈家洛站起来一拍手，“常五哥常六哥，两位想必对川中很熟悉，我想请二位马上回川中一趟，找到一个叫马朝柱的人，把他带到兰封来！”

“可是乾隆十七年在湖广起事的哪位？”，常氏双侠对于江湖典故很是清楚，“只知道此人起事失败后下落不明，却不知道竟然到了四川！总舵主请放心，只要他在四川，我二人保证把他找出来！”

“此人的下落我倒是略知一二！”，自从穿越回来就想着有造反的一天，陈家洛对于乾隆年间几位起事的领袖可是格外关注，把马朝柱的下落说完之后陈家洛又叫起一个人来，“徐七哥，我想请你去一趟山东寿张，当地白莲教有一位叫王伦的人，此人一直在联系会众准备起事，麻烦七哥帮忙照看

一下！”，去找马朝柱只是简单地接人，常氏双侠应该能搞的定，而去山东则是要辅佐王伦，得派个有脑子的人过去，看看在座的这些人也就徐天宏勉强凑合了；王伦要起事得是十来年之后的事情了，陈家洛想把他往前推一推。

诸当家被陈家洛高深莫测的样子镇住了，常氏双侠和徐天宏顿时一拱手，“谨遵总舵主吩咐！”

“好，四哥四嫂尚且下落不明，其他的事情日后再说！三位兄长先行前往四川和山东，我带着剩下的兄长前去迎接四哥四嫂！”，见下面和文泰来骆冰关系较好的几位已有坐立不安的迹象，陈家洛也就不再多说，“心砚，去取我的剑来！咱们这就出发！”，穿越后陈家洛一直觉得原来用的那套钩盾珠索太二，所以弃之不用改为练剑。

众人现在不知道文泰来已经落到朝廷手中，所以常氏双侠和徐天宏在接到命令之后取了马立刻出发；陈家洛等人也随后出发，一行十余人浩浩荡荡的前去寻找文泰来夫妇。行至半路刚巧遇到绵里针陆菲青，从他口中得知文泰来重伤避入铁胆庄的消息。

十当家章进听到消息后翻身下马跪倒在陆菲青面前磕了几个响头，“道长给四哥四嫂报信，章驼

子谢谢你了！”

还没等陆菲青把章进拉起来，陈家洛也迎了上来，翻身下马深深一躬，“道长义薄云天，红花会上下万分感激，今后道长若有用得上我们的地方，只需一封书信，鄙会上下决不推辞。道长一路辛苦，本该配到账痛饮几杯，奈何挂心四哥四嫂、十四弟，我等先去迎了他们，再来与道长共醉。”

陆菲青初见陈家洛以为不过是个富家公子，但是这一番话顿时让他刮目相看，心想不愧为于万亭选中的人，于是连说无妨，也顾不上辛苦跟着红花会众人快马加鞭往铁胆庄的方向奔去。

话说虽然少了原著中的一番推辞，众人动身的时间比原来早了一些，但还是晚了一步；火手判官张召重用计从铁胆周仲英的幼子周英杰口中骗出文泰来等人的下落，抓住了文泰来，骆冰则被余鱼同硬拉着离开了。

在路上莫名其妙被骆冰打了一飞刀的周仲英回到庄里追问出事情的缘由之后，想着自己的一世英名就毁在这个熊孩子手里，自然是怒不可遏，喝道，“英雄好汉是这样做的么？”，右手一挥两枚铁胆往对面墙上掷去。

哪知道十岁的周英杰正好往他怀里冲将上来，

想要扑到他怀里求饶，不巧的是其中一枚铁胆正好往他脑袋飞过去；眼看着儿子就要死在自己手下，周仲英顿时大惊，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只听一声尖啸，一枚白色的暗器打在铁胆上，把铁丹撞歪了些许，堪堪从周英杰耳边擦过。

眼看着爱子逃过一劫，周仲英长出一口气，双手抱拳朝暗器飞来的方向行了个礼，“不知是哪位英雄驾临铁胆庄，可否进来一叙！”

窗外响起一个略微有些苍老的声音，“周兄可还记得我陆菲青么？陆某和红花会的诸位英雄前来拜访，事情紧急未曾通报，请周兄见谅！”，话音刚落从门外进来三个人，除了周仲英认识的陆菲青之外，还有一名青年公子和一个独臂道人。

那两人正是陈家洛和无尘道人，快到铁胆庄的时候陈家洛就想起周英杰横死这回事儿来，心想铁胆庄这么好一个基地可不能这么废了，于是借口庄子看上去不对，带着陆菲青和无尘施展轻功飞进院子里，还好赶上救了周英杰一命。

“多年不见陆兄的功夫可是越发的精进了。”，周仲英见儿子逃过一劫，又是故人到访，顿时喜笑颜开，瞥了一眼刚才击落铁胆的暗器，原来是一枚小小的云子，当下大吃一惊，“以前只知道陆兄的芙蓉金针是武林一绝，没想到现在竟然练起了围棋！”

“呵呵。”，陆菲青笑着摸了摸胡须，把陈家洛拉到前面，“周兄你可是看走眼了，我这把老骨头哪有这份功力，刚才击落你铁胆的是红花会新任的总舵主陈家洛陈舵主；旁边的这位是红花会二当家，江湖人称追魂夺命剑的无尘道长。”

“嘶~”，周仲英倒吸一口冷气，刚才看到这个小伙子的时候，还以为是陆菲青的弟子，没想到竟然是红花会的总舵主，也不知道他年纪轻轻的怎么练的这一身功夫，连忙上前抱拳道，“周仲英多谢陈总舵主仗义相助！”

陈家洛还礼道，“周老英雄无需如此，在下急着和四哥见面，冒昧闯入贵庄还请周老英雄不要见怪！”

“哪里的话，要不是总舵主到来，我这孩子早

就被我失手打死了！”，想起刚才的事情周仲英仍是心颤不止，“在下教子无方，导致文四爷被鹰爪子抓走，我这就陪诸位去把文四爷追回来！”，想到自己的孩子没事儿了，可是文泰来却落入了朝廷手中，周仲英越发的内疚。

　　三人也是刚到门外，还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无尘道长的追问下，周仲英才一五一十的把事情说清楚，见孩子还小也不好责怪于是无尘道长问道，“庄主可知他们把我四弟带到哪里去了？还有四弟妹和十四弟呢？”

　　周仲英这时才想起在路上射了他一记飞刀的少妇来，当时被她骂的莫名其妙，现在想来哪位少妇肯定就是文泰来的妻子了；周仲英取回铁胆、拿起大刀就往门外走，“陆兄、陈总舵主、无尘道长，我方才在路上遇到一男一女，似乎就是贵会的二位当家，看上去受伤不轻，咱们先去寻回他俩，然后再去找文四爷！”

　　一听有骆冰的消息，三人马上跟了上去；走到庄门口，早有机灵的徒弟准备好马匹了，周仲英一马当先朝刚才遇到骆冰的地方奔去，红花会群雄和陆菲青以及周仲英的徒弟快马跟上。在场的除了陈家洛和心砚之外都是惯走江湖的老手，骆冰和余鱼

同虽然一直捡小路走，加之又是晚上，却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追了一阵儿，赵半山远远地望见一块大石旁由两匹马正在吃草，“快看，哪里有两匹马！莫不是弟妹和十四弟！”，说完就要大声呼喊。

陈家洛连忙拦住，“没看到人还是小心点，万一是鹰爪子三哥你这一喊可不就刚好给他们提醒了么？”

“总舵主说的是！”，无尘道长独臂一挥，众人齐齐的停了下来，“总舵主，不如我和极为轻功好一些的兄弟先过去看看？”

“道长说的是！”，陈家洛环视众人，片刻之后心中就有了人选，“不如就由我、道长和十弟一起过去好了！”，无尘道长腿上功夫了得，章进不仅轻功出色又深受骆冰照顾，想来不让他去也不合适。

人选已定，三人下马施展轻功掠了过去，无尘道长和陈家洛害怕惊动石后的人不敢尽全力，章进心忧骆冰全力奔驰竟跑到了最前面。不一会儿功夫章进就到了大石旁边，只见他探头往石后一望，马上大喝一声，“淫贼！放开我四嫂！”，然后猛地往石后扑去。

无尘道长和陈家洛对望一眼，马上加快脚步冲到石后，在远处等候的众人听到这一声也纷纷拍马冲了过来，转到石后一看，只见一名青年男子正把一名少妇抱在怀里亲吻，浑然没有发觉背后袭来的章进。

“啊！十四弟！怎么是你！”，眼看着章进的手掌就要拍到青年的背心，他突然发现抱着骆冰的却是自己的十四弟！此时招式已老，急切之间来不及变招，章进猛地一扭身子总算避开了余鱼同的背心要害一掌拍在他的肩膀上。

“十...十哥！”，余鱼同暗恋骆冰已久，这次看她睡着时诱人的样子终于忍不住抱住吻了上去，没想到刚亲到骆冰的嘴唇却被十哥逮个正著，当下羞愧欲死。

“十四弟...”，这时候骆冰才缓缓的从睡梦中醒过来，刚才正梦到被文泰来抱在怀里，醒来才发现抱着她的竟然是余鱼同，这一惊非同小可，马上用力挣扎。

这时候陈家洛和无尘道长也赶了过来，“余鱼同你干什么！还不把你四嫂放开！”，无尘道长性烈如火，见到此状连十四弟也不叫了。

“余师侄，这是怎么回事？”，陆菲青等人也

赶了过来，他对这个晚辈印象颇佳，生怕有什么误会，连忙问道。

　　自从刚才章进出现的时候余鱼同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现在又听到师门长辈的声音，顿时万念俱灰，江湖中人最忌讳淫人妻女，更何况是自己结义兄长的妻子，这下自己恐怕被别人当做是下流无耻的小人了吧？看着周围人不齿的眼神，一贯心高气傲的他恨极了造化弄人，抱着万一的希望看了看怀里的骆冰，哪怕在场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小人，只要怀里的这个姑娘明白他的心意那就什么也不在乎了。

　　骆冰平时虽然性格开朗爱笑，可是向来循规蹈矩，那容得这种轻薄，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厌恶。

　　“十四弟！红花会四大戒条是什么？”，会中执掌刑堂的十二当家鬼见愁石双英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罢了罢了，想我本是大户人家子弟，虽然沦落江湖，但也算是有一群好兄弟，但今天之后恐怕这些兄弟都要离我而去了吧！恨只恨造化弄人不肯让我早点遇到十一姐（他现在也不想把骆冰当成四嫂了），留恋的看了一眼骆冰，温声说道，“十一姐，兄弟们都来了，我也放心了！但愿来世还能有

机会和你相见。”，说完拿起手中的金笛就往额头砸去。

这一章的名字大家都懂得，看到不少熟悉的id投了推荐票，多谢支持；新书期每天两更，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六点。

第五章死了也好

“十四哥！”，来的时候陈家洛早就想好对策了，所以从石头后面出来的时候故意站在了无尘道长的后面，想在黑夜中隔着一个人发暗器打中余鱼同手里的金笛可不容易，他从无尘身后跃出一连三颗围棋子射了过去，堪堪从余鱼同手边飞过，有一枚还擦到了他的额头，可惜却仍未能击中他手里的金笛；见他血流满面的倒下去，陈家洛连忙飞奔过去托住他的后面连点几个大穴，全力灌输内力，作出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十四哥！你快醒醒啊！”

“十四弟！”，“十四弟！”......旁边红花会的诸位当家也都围了上来，虽然看到刚才的那一幕有些不齿，但是余鱼同做出这么激烈的反应却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回想起兄弟们一起杀鞑子的日子，众人都眼眶泛红。

“二哥，你来试试！我内力浅薄，恐怕......”，陈家洛颤抖着收回双手把余鱼同让给了无尘，刚站起身来想说些什么脚下一晃就要栽倒在地。

“总舵主！”，赵半山眼疾手快的抓住陈家洛连忙一股内力渡了过去。

“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啊？”，心砚都快哭出来了。

“总舵主刚才为了救十四弟消耗内力过甚，有些脱力了！”，赵半山手掌按着他的后心说道，“不过没什么大碍，休息一会儿就好！”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看陈家洛的眼神越发的敬佩起来，这位总舵主虽然看起来年轻，却是一条有义气的好汉子，老舵主果然没看错人。

那边的无尘道长一边用内力给余鱼同疗伤一边关切的看着陈家洛这边，见他无事再次催动内力，片刻之后微微摇头，“陆兄你过来看看！”

那边的陆菲青脸红一阵白一阵，余鱼同是他师兄的弟子，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他又是内疚又是心酸，无尘道长话音刚落他就上去接住了余鱼同的身体；不知是俩人内力同出一脉的缘故，还是回光返照，陆菲青手掌刚按上余鱼同身体不久，他就睁开了眼睛，嘴唇微微张开，对着骆冰挤出一丝笑容，“十一姐，我现在要走了，刚才是我对不住你，希望你别见怪。”

“十四弟！”，骆冰早就哭的眼泪哗哗了，哽咽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我...不怪你！”

“那就好，希望来世的时候我能早点遇到

你。”，说完余鱼同再次闭上了眼睛，这回众人使劲浑身力气也没能让他重新睁开，不过一直到死他的嘴角依然挂着笑容。

“哎，十四弟这又何苦呢！”，赵半山长叹一口气，“咱们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么？有些事情说清楚就好，又何必自寻短见呢？”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陈家洛也扶着心砚站了起来，既然人都已经去了，还是挽回他的形象比较好一些，在场的可不只是红花会的人，让别人误以为余鱼同是好色小人就不好了，“十四哥虽然小节有失却未铸成大错，自寻短见却是冲动了。心砚，一会儿你护送十四哥遗体回玉虚道院，等我们寻回四哥，好好的做一场法事送十四哥上路。”

“都怪我太莽撞了！”，章进现在也是懊恼不已，刚才的那点怨气早就随着余鱼同的死烟消云散了，他是个暴脾气，抬起右手就要往自己的脑门拍去。

早就盯着他的赵半山连忙一把拦住，“十弟！十四弟刚走你也要丢下我们么？四哥可还在鞑子手里呢！”

好容易将章进劝下，陆菲青站起来行了个

礼，“诸位英雄，是我武当没教好徒弟，老头子在这里给诸位赔礼了。”，说完就要大礼跪拜。

无尘道长一把拉住他，“少年慕艾乃人之常情，老道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这种错，十四弟这又是什么大问题了？等再过几年就好了，可惜...可惜十四弟没有这一天了.....”，不只是想起了年轻时候让他丢掉一只胳膊的官家小姐还是因为余鱼同，无尘道长眼泪哗哗的就下来了，陆菲青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两个老头子哭成了一团，旁边红花会的兄弟们也跟着哭了起来。

过了一阵儿，陆菲青率先恢复过来，他行了个罗圈礼，“诸位英雄，余鱼同是我大师兄马真的弟子，他走了我想把他的遗体带回去给师兄，还望诸位英雄成全。”

这话说的在理，陈家洛看众人也没有反驳的意思，于是说道，“心砚，你陪道长把十四哥的遗体送回玉虚道院，等我们回来拜祭过十四哥之后道长再动身吧！”

待众人收拾好余鱼同的尸体，天边已经开始泛白，陈家洛见大家的情绪有些低落，大声说道，“诸位，四哥可还等着我们去救呢！现在可不是伤心的时候！”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重新恢复了一些精神，剩下的人兵分两路，心砚和陆菲青护着余鱼同的尸体回玉虚道院，其余的都跟着陈家洛去救文泰来，本来陈家洛看骆冰伤重想让章进送她一起回去，她却怎么也不肯，最后只好由她。

一行人辨明方向继续前行，陈家洛稍微落后了几步和周仲英并排前行，双手抱拳，“周老英雄，今天的事……”

“总舵主，老头子明白！今天发生的事情我铁胆庄的人绝不对多说一句！”，周仲英是老江湖了，余鱼同的死多少有些不够光彩，自己一个外人遇到了难免尴尬，当即保证绝不泄露。

道谢之后陈家洛继续前行，哎，十四啊你就安心的去吧，你不去的话我这有好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转瞬就把余鱼同的事情放到一边，陈家洛琢磨起路上的事情来，或许自己应该把速度放慢一点？要不错过准格尔部和镖局的争斗可就不好了！不然的话红花会的人情要往哪里去卖啊！还有既然把陆菲青支走了，那么火手判官张召重要不要直接弄死算了呢？至于文泰来…想到这里陈家洛一阵儿头疼，文泰来的问题不好办啊！余鱼同死了，主角就可以攻略李沅芷了，她爹手握军权对造反帮

助极大。

第六章翠羽黄衫

“总舵主，镇远镖局的车队就在前面不远处，我数了一下，武功好的大概有十个人的样子！”，红花会十二当家鬼见愁石双英性格冷静、心思细腻，被陈家洛派去打探消息，果然没用多久就把对方的底细摸了个大概，“早上他们出门的时候我看到四哥手脚都上了镣铐，被送到大车里，大车布帘遮得很紧，几个好手都围在大车周围。领头的是一个四十来岁，身材魁梧，留一撮短胡子的家伙，估计就是陆前辈说的张召重了。”

“陆前辈说他师弟张召重武功了得，老道这次非得好好斗一斗他不可！”，无尘道长说完摸了摸背上的宝剑，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陆大哥虽然和他师弟绝交，但他为人最重义气，幸亏他这次没有跟来，不然咱们当他的面杀他的师弟，总是有些碍手碍脚。”，赵半山说话的时候想起刚去了的余鱼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十二哥，怎们这次一定要把四哥接回来，凡事务必小心；镖局车队周围有没有其他扎眼的人物？”，陈家洛有些纳闷，莫非准格尔部的人还没有来？现在这些人可都是自己的班底，今天已经挂

了一个余鱼同了，再出现死伤可不好，还是准格尔部先上去拼命，自己在后面捡便宜比较合适。

　　石双英执掌刑堂，对规矩看得比别人重许多，见陈家洛问话，先抱拳行了个礼之后方才回答，“有一群准格尔人也跟在镖局车队的后面，都带着兵器，也不知是友是敌，我没敢惊动他们，还望总舵主拿个章程出来。”

　　陈家洛微微点头，在石双英身上还有些组织成员的样子，看来红花会也不是自由散漫、一盘散沙，要是所有人都能像他这样就好了！假装思考片刻，“听闻鞑子派兆惠领军攻打准格尔部，这镇远镖局莫不是接了兆惠的镖？如此的话，那些准格尔人回叙是友非敌！”，看来那两拨人快要打上了，得赶紧追上去。

　　众人一听文泰来有了消息，顿时精神一振快马加鞭追了上去，尤其是骆冰一马当先冲到了最前面。行了十余里，望见前面一大队人马，等近了一看原来是一队士兵护着一队大车。陈家洛心想，这恐怕就是李沅芷的车队了吧？她爹是浙江水陆提督，可惜现在时机不巧啊，不然单凭提督家千金的身份，这个姑娘也值得认识一番。于是吩咐下去，“当下不宜节外生枝，咱们跑快点把这对人马

甩远，一会儿遇到镇远镖局的人速战速决。”

这队士兵见一大批人马跑过来顿时握紧了手中的兵器，等他们从车队边越过，渐渐远去的时候才松了一口气；领队的参将曾南图笑道，“也不知是哪路人马，看上去都是些好手，估计前面有人要倒霉了，咱们还是走慢点！”；却不知他的话被车中的某人听个正着，一听前面有武林好手要打架，此人马上来了兴趣，偷偷带上宝剑下车拉过马追了上去。

话说红花会群雄又行了十余里，只听见前面喊杀声不断，头前探查的赵半山赶回来说，“总舵主，前面准格尔人已经和镇远镖局的人马打起来了！”

一听镖局人马就在前面，骆冰那按捺的住狠抽了两下马鞭箭一般冲了上去，章进向来受四嫂照顾自然不放心她一个人过去，也快马跟了上去。哎，一点纪律性都没有！看来团队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陈家洛暗暗叹了一口气，刚才石双英带来的那点好感顿时被这两人的行为冲散，不过现在却不是上政治课的时候，陈家洛马上下令，“无尘道长，赵三哥，您二位带上几位兄弟冲到前面堵住他们的去路，其余的兄弟们跟我杀过去！”

待众人冲到车队跟前，现场的局势十分混乱，骆冰、章进不仅和镖局的镖师们杀成一团，还时不时的要应付下准格尔人的兵器；陈家洛赶忙大声喊道，“准格尔部的诸位英雄，我们也是来杀镖局的鹰爪子的！”，话音刚落几枚棋子就飞了过去，正中骆冰面前镖师的眼睛，骆冰手起刀落将对少斩落马下。

随着九命锦豹子卫春华、铁塔杨成协、铜头鳄鱼蒋四根、鬼见愁石双英等人加入战局，镖局应付的越发吃力起来，眼看着就要撑不住了；见局势已经被掌控住，陈家洛也不急着杀上去，手捏几枚棋子看到哪位兄弟有危险就射过去；只见人群中一位身着黄衫、小帽上插着一支翠绿色羽毛的姑娘格外醒目，手持一把宝剑一边冲杀，一边用回语喊着什么，那些准格尔人根据她的喊声或退或进，牢牢地将镖师们围在中间。

这大概就是翠羽黄衫霍青桐了吧？指挥战斗的水准果然不凡！只见她十**岁的样子，长辨垂肩，秀美中透出一股英气，两颊如霞，双眸若星。陈家洛在后世也是见过不少美女的人了，容貌上超过她的人或许有之，但是如此出众的气质却也从没见过。

又杀了一阵，镖局的人马越来越少，有几个侥幸逃出圈子的人不是被无尘道长快剑所杀就是被赵半山的暗器干掉。看到自己这边已经没什么希望，几个趟子手开始跪地求饶，唯独一名背着红布包袱仍然酣战不已，不过也支撑不了多久了。他双轮磕开霍青桐的宝剑跳出圈外，从背后取下包袱，“住手！你们人多，要我性命易如反掌。但我阎六死得不服，除非单打独斗，哪一位赢了我手中双轮，我敬重英雄好汉，自会将包裹奉上，否则我宁可与这包裹同归于尽。你们想得，哼哼，那是妄想。”

“好！我来接你的高招！你要是赢了包袱留下，要是输了包袱和人都留下！”，说完俩人斗在了一起。俩人你来我往走了几个回合，霍青桐剑术精妙，对面的大汉开始左右不支，霍青桐手上有快了几分，一剑戳在大汉的手腕上，一声惊叫右轮飞上天去。

“我输了，包袱还你！”，大汉反手去解背后的包袱，霍青桐面带喜色伸手去接，大汉脸色一沉，喝道：“拿去！”右手一扬，突然三把飞锥向她当胸疾飞而来。感谢无名氏005、dadadadada的打赏，继续求收藏求推荐。

第七章单挑张召重

霍青桐仓促之间只好向后倒去，一个铁板桥避过飞锥，还不及起身那大汉又是三枚飞锥飞过来，这时霍青桐双眼望天还不知道已经大难临头，周围的准格尔人发出一声惊呼。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后方飞来三枚白色暗器打在飞锥上，霍青桐这才躲过一劫；盛怒之下再次持剑扑上去，几个回合之后她左手拔出短剑一剑扎在大汉的胸口上，大汉顿时毙命。她从大汉背后取下包袱走到一名看起来好像是首领的中年准格尔人身前双手递上，待中年准格尔人接过包袱后她才向周围团团一揖，“不只是哪位英雄出手相助，霍青桐在此感激不尽！”

啧，没有心砚去捡那几颗棋子，还得自己报名字，这装逼的效果差了不少啊！正在想该用什么语气回答的时候，旁边的卫春华忍不住炫耀道，“刚才救你的是我红花会的陈总舵主！”

哎，不会说话你可以不说么！你这幅洋洋得意的样子就落了下乘啊！陈家洛连忙翻身下马双手抱拳，“小弟姓陈名家洛，这次来是为了解救一位被镖局抓去的兄弟，正要拜谢诸位英雄帮我杀退敌手！”

霍青桐见这人丰姿如玉，目朗似星，轻袍缓带，手中摇着一柄折扇，神采飞扬，气度闲雅。两人目光相接，那人向她微微一笑，霍青桐脸一红，低下头跑到首领跟前，在他耳边低低说了几句话，首领点点头走到陈家洛身前，“我是这群人的首领木卓伦，这是我的女儿霍青桐，多谢公子救我女儿性命！”

陈家洛正要回答，骆冰急匆匆的奔过来，“总舵主，车里是个替死鬼，四哥被张召重带走了！咱们上当了！”

“四嫂别急，他走不远的！”，安慰了一句，陈家洛看看四周，刚才群雄虽然没有人丧命，但还是有几个留下了轻伤，再加上长途奔袭人困马乏，现在去追的话就算人受得了马也撑不住了，“我们先好好休整一番，给受伤的兄弟们包扎伤口，十二哥带人去问下那些俘虏，看看四哥朝哪个方向去了？”

石双英是刑堂堂主，没少做拷问的事情，顿时领命而去；霍青桐见状连说，“陈公子，我的族人带了药物吃食，如不嫌弃的话一起休整吧？”

陈家洛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和她拉关系的机会，“如此我就不推辞了！不知这些鹰爪子拿了贵

部什么宝物？”，陆菲青不在、余鱼同死了，没人和红花会说宝物的事情，陈家洛只好自己问了，霍青桐把兆惠派人夺走部落视为珍宝的宝物，自己和父亲带人来抢回宝物的事儿说了一遍之后，陈家洛皱皱眉，“鹰爪子狡诈多端，江湖上走镖又多有暗镖一说，姑娘还是回去好好查看一下是不是真宝物！”

霍青桐闻言大惊，连忙回去和木卓伦打开包裹，里面果然不是他们找的东西，陈家洛早就知道宝物藏在车子的暗格里；不过施恩这种事儿吧还是缓一缓比较好，那些人越着急对自己的感激就越大，于是也没有当下就把宝物的下落说出来，“霍姑娘，镖局的人大多都在这里了，总有人知道宝物的下落，现下不必着急，慢慢拷问总会问出来的！”

霍青桐点头称是，眉头却流露出一丝担忧，陈家洛连忙安慰，聊了一会儿她的剑法，得知陈家洛知道自己的师父，霍青桐对他的好感又多了几分。不一会儿李沅芷也赶了上来，扫了一眼没看到陆菲青和余鱼同，就上前拉住了霍青桐的小手聊了起来。

陈家洛早就知道她是女扮男装，也就没像原著

一样吃醋；天色渐暗，众人扎下营帐休息，陈家洛吩咐几句，按照原著的计划引出知道宝物下落的镖师起出宝物，正在他要逃走的时候被陈家洛堵个正着。

当他第二天把宝物还给木卓伦的时候，木卓伦自然是万分感激，自己带着收下护送宝物准格尔部落，把霍青桐和儿子霍阿伊留下帮助陈家洛去救文泰来，陈家洛自然乐得答应。经过一夜的休息，众人重新上路，按照昨晚问出的方向追了下去。李沅芷也觉得有趣，就跟着他们一起前行，在路上缠着霍青桐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看到别人异样的眼光，霍青桐这才想起李沅芷如今是女扮男装，正要和陈家洛解释，陈家洛却露出了然于胸的笑容，看着李远志捏了捏自己的耳朵，她的化妆水平一般，连耳孔都忘了遮掩。见他早就看出了李沅芷的身份，霍青桐莫名其妙的松了一口气，转瞬之间又双颊发热，心中暗道为何自己要向他解释李沅芷是女子呢？莫不是......

除了在霍青桐面前刷好感之外，陈家洛也没忘了李沅芷，当霍青桐不在身边的时候总是会拿出一些后世的段子来逗李沅芷，李沅芷性子活泼，最是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加上陈家洛长得分外英

俊，慢慢的对他也有了一丝好感。

追了几日，众人总算把张召重一行人堵在了山路上，倒是比原著中快了几天；张召重一行四十余人将文泰来围在中间，约莫三十来个兵丁，五六个好手，红花会这边人数虽然没对方多，但是战斗力可比对面强大多了。

张召重见状拿出武林规矩要用一对一解决问题，无尘道长早就想领教他的功夫了，第一个冲了上去，俩人顿时斗成一团。

哎，陈家洛都无语了，大哥，我们是造反团伙啊！又不是参加wwe比赛！搞毛线的单挑啊，我们好手多占优，大伙儿一起杀上去就是了，耗这个时间干什么啊！怪不得从来没有听说靠武林人士造反成功的，就这死脑筋那玩的过阴险狡诈的朝廷啊！

陈家洛一边看比赛...哦不，是看无尘道长和张召重过招，一边和霍青桐、李沅芷解释着俩人招数的精妙之处，听得两个小姑娘佩服不已；没过多久，张召重依靠手中凝碧剑之利削断了无尘道长手中的宝剑。看到此情此景，陈家洛知道自己不上是不行了，取出宝剑走到张召重对面，“久闻火手判官大名，待我来领教几招！”

第八章四哥小心啊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几万号人的有活力社会组织，首领竟然沦落到要亲自去砍人，宋江都没有混的这么惨好不好？看看历史上那些主要靠领导去砍人的组织有哪一个混的好的？从项羽开始到冉闵，就算一开始能横扫一片，到最后还是都不过那些玩脑子的；君不见刘大耳自从黄巾之后就没怎么自己动过手么？组织团队、梳理组织结构、制定组织发展战略才是组织头目应该干的事儿啊，陈家洛一边在暗自腹诽一边抽出宝剑凝神盯着张召重的动作，你说你放着好好的战忽局领导不做，转行当特警干什么啊！

“呵呵，红花会没人了么？”，看着陈家洛年轻又是一脸书生气，看守文泰来的大内侍卫朱祖荫以为有便宜可占，迫不及待的窜出来抢攻，“张大人，待我打发他！”

“小子看招！...哎？...啊！”，仅仅一招的功夫，朱祖荫就被陈家洛打落兵刃拿住后心要穴扔到

红花会那边。

“十二哥，把这小子绑了！”，自己穿越来这段时间《庄子》没白看，记得原著中花了三招才打败他，现在仅仅一招就拿下，陈家洛对和张召重单挑越发的有信心了；诶，《庄子》就这么厉害，要是回去翻翻《道德经》、《易经》什么的是不是就更牛逼了？想想还是算了，自己是要造反的，又不想当天下第一高手，与其给我本《九阴真经》还不如来本《初中物理》呢！陈家洛长剑一指张召重，“张大人，出招吧！”

见他武功如此高超张召重心里也没底，生怕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于是劝道，“年轻人，练得这么一身好武艺不容易，不如跟我去京城，我想皇上举荐你为官，可比你跟着这些反贼强多了！”

想当官我还用得着找你？不说我便宜哥哥是皇帝，便宜老子是大学士，单凭我十五岁中举，考个进士也是轻松的事儿啊！再说了，也不看看你的名字？叫这个也敢夸人？陈家洛一甩长剑，“废话少说，出招吧！”

张召重不再理他，刷的一剑往他右肩刺去！手持凝碧剑一剑快似一剑，他打定主意想凭借宝剑的锋利削断陈家洛手中的长剑；陈家洛不由得暗暗赞

赏，这张召重可比红花会这群家伙务实多了，可惜一门心思想着升官发财，不然加入红花会自己肯定能省不少心，心思动得飞快手上也不慢，对于袭来的剑招不管不顾直直刺向张召重的要害！

穿越以来除了看《庄子》练习拳脚上的功夫以外，把原来用的钩盾和珠索也扔到一边，在陈家洛看来这两样武器实战型太差，远不如长剑来的利落；换了武器对于袁士霄传授的剑术也不怎么看得上眼，自己琢磨起《独孤九剑》的攻敌必救来，还好袁士霄给他打的基础牢靠，再加上人又聪明，没多久还真被他琢磨出一些门道来；张召重哪见过如此剑术，是来找过后就被逼的手忙脚乱。

见比武打不过陈家洛，张召重就琢磨起阴招来，眼神偷偷的瞟着文泰来的方位，试图找个机会退回去用文泰来威逼众人离开；陈家洛现在也不想马上解救出文泰来，让他把自己是乾隆兄弟的事情暴露出来，于是假装没发现他的意图。

张召重大喝一声，拼尽全身力气把宝剑舞的风雨不透护住了全身，乘着陈家洛后退的功夫往后窜去，冲进大车把文泰来拉了出来，宝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你们都退后，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他！”

快动手，不杀你就是小姨子养的！陈家洛心中

叫道，见宝剑架在了文泰来的脖子上连忙做出一副紧张的表情，“张召重，亏你是武林名宿，怎么用起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

群雄刚还在赞扬总舵主武功高超，没想到突遭此变，顿时大骂起来；“四哥！”，骆冰眼泪哗哗的就想冲上来，被章进死死地拉住了！哎，现在后悔了吧？刚才突袭一下先控制住打车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么？陈家洛暗自摇头。

手背在背后给赵半山比了个手势，然后陈家洛突然惊喜的望着张召重背后，“马道长、陆道长！您二位怎么也来了？”

一听马陆二道长的名字，张召重还以为是自己的二位师兄到了，虽说他现在和这两位已经决裂，但是大小一起生活几十年的情分那是说没就能没了的；陈家洛话音刚落，张召重就扭过脖子去，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赵半山的暗器也到了，一枚铁莲子打在了张召重的手腕上，凝碧剑当啷一声落在了地上。

陈家洛连忙挺剑刺向张召重的额头，同时伸出左手试图把文泰来拉过来，张召重反应也是极快，顺势附身捡起宝剑就指向陈家洛的小腹！

卧槽，这儿可不能让你捅了，不然当上皇帝也

没意思啊！陈家洛马上回剑隔开，俩人再次斗在了一起，；此时文泰来脱离了俩人的掌控，双方高手纷纷往他的方向奔去，两群人顿时混战起来。

随着战局的进展，清廷方面的高手一个个倒下，张召重越来越心凉，看来这次估计是走不掉了！陈家洛也眉头紧锁，情况不妙啊，难道文泰来就这么被救出来了？这样的话自己接下来就麻烦了啊！此时拦在文泰来面前的只剩下两个二流高手了，在骆冰的刀下左支右拙，眼看着就要顶不住了，文泰来看着妻子面露喜色。

“啊！”，张召重一个分心，被陈家洛刺中大腿，顿时倒了下去；哎，你这个不争气的家伙！看到自己的秘密就要保不住了，陈家洛不由得怒从心起，挺剑分心便刺，反正该来的总是会来，我今天先弄死你再说！张召重身受重伤，见避无可避恶从心起，半坐起身子用尽全身力气把剑掷向文泰来，今天就算是我活不成了也不让你们落下好去！

“四哥！小心！”，陈家洛定了一下才大声喊道，同时掷出手中的宝剑，试图拦截住张召重的凝碧剑！感谢诉尽平生云水心的打赏，多谢一直对我的支持；假期大家玩的越快，我没啥好报答大家的，五一三天就三更好了，现在一章，十二点和六

点一章，收藏长得快了再加更。（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九章向皇叔学习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四哥！”，看到凝碧剑插在文泰来背心的时候，骆冰睚眦欲裂，疯了一样冲杀过来，摄于她的气势，对面的两个高手不敢阻拦，闪身把她让了过去；骆冰抱住文泰来的身体，连点几个大穴都无法让喷出来的鲜血少一点，手足无措的看着插在他身上的宝剑，“四哥！你可不能丢下我不管啊！”，想起当年新婚燕尔和文泰来一起纵横江湖是何等快意，再看如今他面色苍白的样子，骆冰忍不住哭了起来。

“四哥！都怪小弟没料到这奸贼竟然如此奸诈！”，陈家洛也赶了过来，手忙脚乱的按住他的伤口，心想你就快点去吧！别再撑着把消息说出来了。

“少舵主，你来了！”，文泰来现在口吐鲜血、气若游丝，费了好大力气才挤出一丝笑容。

“四哥你就别说话了！”，骆冰哭着劝

道，“少舵主已经接任总舵主啦，咱们还要跟着总舵主把鞑子赶回关外去呢！”

“已经是总舵主了？”，文泰来温柔的看着骆冰，“傻丫头，哭什么啊，再哭就不好看了！你先去帮二哥他们把鹰爪子打发了，我有些事情要和总舵主说。”，文泰来现在不过是依靠浑厚的内力吊着命，之所以死撑着就是想留一口气把老舵主于万亭交代的消息说给陈家洛。

虽然不舍得离开，但骆冰见文泰来现在难受的样子只好依依不舍的松手，“四哥，你可要撑住了啊！”

啧，这可怎么办啊？一会儿该编个什么谎言应付红花会的这群首领呢？陈家洛一边按着文泰来的伤口，一边琢磨着应对的方案；突然眼角的余光扫到张召重的动作，心里顿时有了主意，身子不落痕迹的微微调整了下角度。

“总舵主！”，“总舵主小心身后！”、“好贼子！”……远处的群雄大叫，尤其是霍青桐的声音中透满了担心。陈家洛假装惊讶的回过头去，只见张召重腾身飞起，运足全身内力打向他的背心；陈家洛作势欲躲，又看了下身前的文泰来死死地定住了身子，同时运足内力在后背准备硬接张召重这一

掌，自己修炼《庄子》上悟出的功夫以来内功大进，从刚才和张召重交手的经历来看这一掌应该要不了自己的命。

张召重一掌击在陈家洛的背心，陈家洛大叫一声吐出一口鲜血，同时身子向前扑去，胸口好死不死的刚好顶在文泰来背后的凝碧剑剑柄上，此剑分外锋利一下就把文泰来扎了个通透；陈家洛貌若疯癫，对再次袭来的张召重不管不顾，只是抱着文泰来大喊，“四哥！”

有这一掌的功夫，赵半山的暗器就先到了，一把银色飞梭直奔张召重的面门，张召重只好侧身躲避，他还没回过身来的时候无尘道长已经赶了过来，一剑插在了他的胸口，一代高手、杰出的武当门徒、朝廷的好员工火手判官张召重就此殒命，和他一起走的还有红花会四当家、老舵主于万亭的遗嘱传达者奔雷手文泰来。

“四哥！！！！！！！！”，陈家洛的声音中充斥着不甘、内疚、怨恨、不可思议的多种元素，抱着文泰来的尸体就大哭起来，“四哥，你怎么就走了啊！你让留下的兄弟们可怎么办才好啊！”，这哭声感情真挚，真是闻者落泪、听着心酸，这一刻陈家洛继承了刘玄德的优秀传统，将哭声这个大杀

器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会儿工夫，其他的朝廷高手也被杀的七零八落，除了个别受伤动不了的和举手投降的之外，剩下的都被红花会给宰了。除了周仲英带着几名弟子看管俘虏之外，其他人都围了过来，骆冰两眼空洞、跪在文泰来的尸首面前半天说不出话来，无尘道长、赵半山、石双英等人双目含泪；霍青桐走到陈家洛身边关切的问，“陈公子，你现在受了内伤，不宜过于激动！”

陈家洛好像没听到一样，死死地抱着文泰来的尸体，口中喃喃的自责着，“都怪我，要是我刚才小心一些四哥就不会死了！”，无论是谁去劝说都没有用，同样的谁也没有办法把文泰来的尸首从他手中接过来。一直到众人打扫完战场，起步返程的时候，陈家洛才吐了一口鲜血然后晕倒在霍青桐的怀里。

等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躺在玉虚道院的房子里了，眼睛微微眨了几下看到袁士霄、无尘道长、赵半山、陆菲青、心砚、霍青桐等人都守在房里。

“少爷醒了！少爷醒了！”，一直守在他身边的心砚看到了他眼睛的眨动，惊喜的叫了起来，众

人呼啦一声围了上来。

酝酿了一会儿情绪，陈家洛先是动动手指，然后才慢慢睁开了眼睛，双目茫然的看着围过来的众人，嘴唇一动一动好像在数人数，片刻之后猛地坐了起来，掀开被子就要起身，“四哥哪里去了？我要去看四哥！”

“少爷，四当家的已经去了！”，心砚眼泪哗哗的阻止了他的行动。

“四哥怎么会去了呢？”，陈家洛啊的一声惨叫，同时双手抱头做出一副头疼欲列的样子，好像在回想自己晕倒前的场景。

“总舵主，你的伤好没好，现在不宜费神，还是躺下休息休息吧！”，赵半山按着他的肩膀劝道，他的眼中布满血丝，看来这几天也没睡好。

“是啊，总舵主，你先歇歇吧！”，“陈公子，身体要紧，其他的等身体好了再说！”，其他人也跟着劝说。

呆呆的坐了半天，然后陈家洛缓慢但坚定的掀开被子下床，扑通一声跪倒在众人面前，“师父、诸位当家的！小子无德无能，刚接任总舵主一职就连累四哥、十四哥丧命，这总舵主一职我实在是没脸做下去了！请诸位另选贤能吧！”，说完就开始

在衣服里翻找，试图找出象征总舵主职位的大红花还给众人。（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十章兰封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这番话都是陈家洛在装昏迷的时候想好的，怎么说都当了那么长时间的老师，对于心理学也不算陌生，他知道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对文泰来和余鱼同的死没有任何表示的话，恐怕红花会的弟兄们就算嘴上不说，心里也会嘀咕，对于自己今后的计划可是非常不利的，但自己如果先行表示内疚，那么他们就会主动帮自己找理由回避这次行动中的失误。

事情果然按照他计划的发展，话音刚落性子急躁的无尘道长就第一个站起来试图把陈家洛扶起，“总舵主！十四弟他…他…”，他了半天也没好把咎由自取四个字说出来，“至于四弟，那张召重过于狡诈凶残，总舵主你刚出江湖不久经验欠缺了些也是在所难免。”，这时候也顾不上陆菲青在场了，把事情都推到死去的张召重身上。

“总舵主，要不是你的话咱们兄弟可没一个是

张召重的对手！”，赵半山跟着劝道，“要是那样四弟临去之前还不知道要受多少折磨！”

“是啊！总舵主，咱们干的就这掉脑袋的买卖！就算四哥在天上也不会怨你的！”，其他人也纷纷过来劝说；陈家洛却一直跪在地上怎么说都不肯起来，满脸的内疚！

“陈家洛！”，袁士霄忍不住大喝一声，一拍桌子走到他身前，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忘了那天和我说过的话么！”

“徒儿不敢忘！”，陈家洛额头青筋冒起，“徒儿一刻也不敢忘！徒儿早晚有一天要把鞑子赶出关外去！剪了这猪尾巴，回复我华夏衣冠！”

“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驱除鞑虏哪有不死人的！”，袁士霄语气苍凉，仿佛想起了当年死去的老兄弟，“现在死了两位兄弟你就受不了了？将来还怎么带着大伙儿去和鞑子拼命？从于老舵主组建红花会的时候就跟着他的老兄弟现在还剩下多少？于老舵主可有想你今天一样？”

“徒儿...徒儿只是......”，陈家洛讷讷的说不出话来。

“总舵主，这些话就别再说了！免得寒了兄弟

们的心。”，石双英冷冷的说道，“兄弟们自打加入红花会起，就没把这条命当成自己的！你这么说还是不把我们当兄弟！”

“对，头掉了不过碗大个疤！”，卫春华打架向来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对于生生死死比别人看的淡得多，“文四哥临死前杀了那么多鞑子的走狗，这辈子是值了！总舵主你要是再这么说咱们红花会还不如散伙算了！我这就上京城去，能杀一个鞑子是一个，好早日和老舵主、四哥他们团聚！”，说完就要转身出门！

“总舵主！你可不能……”、“总舵主！莫要……”，其他众人赶紧拦住卫春华，同时纷纷劝说着陈家洛。

感觉时机差不多了，再下去就有点过了的时候，陈家洛缓缓站起来，“我陈家洛对天发誓，此生必将鞑子赶出关外，复我华夏衣冠，如违此誓有如此桌！”，说完一掌拍在旁边的桌子上，桌子顿时四分五裂！

众人还来不及叫好，就见陈家洛的嘴角渗出一股血迹，伸手阻止了众人的问候，陈家洛缓缓地说道，“四哥、十四哥的灵位在哪里？我要去参拜一番！”

在心砚的搀扶下，陈家洛来到灵堂之中，骆冰一身素白跪在文泰来的灵前，章进拿着个碗在她面前不停的劝说着，好像是让她吃点东西，骆冰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另一侧余鱼同的灵前就有些冷清，只有几个道童在火盆前烧纸，哦，还有李沅芷也坐在一旁稍带忧伤的看着那副棺材，似乎在回忆那个潇洒不羁的金笛秀才。

从道童手中接过三支香，走到文泰来灵前行过大礼，然后把香插在香炉中，再去余鱼同灵前行礼上香，然后回到骆冰面前长长一揖，“四嫂，小弟对不住你，没把四哥照看好！”，嗓音低沉，说着说着就又哭了起来。

骆冰转过头来看着陈家洛，双目含泪，“总舵主！这怨不得你，你为了救我们当家的做的事我都看在眼里！等七哥下葬之后我再跟你杀鞑子去！”

见她并没有因为文泰来的去世产生殉死的想法，陈家洛这才稍微心安了些，如果说余鱼同的死是因缘巧合的话，文泰来的死则都是他的责任，要是骆冰就这么死了他就更内疚了！陪着骆冰说了一会儿话，又去安慰了一会儿章进，陈家洛就默默地坐在灵堂守灵。

接下来的几天，玉虚道院里忙着给文泰来和余

鱼同准备各种后事，一连做了七天法事，文泰来被安葬在了道院后面的山上；至于余鱼同要由陆菲青千里迢迢送回武当山去，和他一起走的还有张召重的遗体，毕竟是陆菲青的师弟，再加上此人武艺高超众人也敬他是条好汉，也就没有为难他的遗体，不过或许是内疚、或许是伤心师弟师侄的去世，陆菲青最近头发白了不少。

文泰来下葬的当日，陈家洛在他坟前下拜时候默默念道，四哥，我算是对不住你了，不过你们的计划是注定没办法成功的，推翻鞑子统治的事情你就交给我吧！等到那一天，我再来坟前给你上香。随着一铲铲土落下，骆冰再次哭晕过去；待仪式进行完毕，陈家洛有一次起誓，无比坚定的重申了自己不把鞑子赶出关外不罢休的信念。

“道长！跟我们一起走吧！”，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陆菲青准备把余鱼同和张召重的尸体送回武当山，陈家洛念叨着原著中记载的兰封黄河大水，也准备去给兆惠填一些麻烦，于是邀请陆菲青同行！至于真实目的么，还是放在了李沅芷身上，她爹可是手握兵权，利用好这一层关系可是对自己的造反大业有着极大的帮助。

陆菲青答应了，李沅芷也有了希望，但是霍青

桐却要离开了，“陈总舵主，此间事了我也该回去了，这次没能帮上什么忙，下次若再有事就派人去准格尔部找我吧！”

“兆惠正领兵攻打准格尔部，青桐你回去之后可要小心啊！”，陈家洛眼神中透着关切，“待我解决完会里的事情就去准格尔部帮你们！”

霍青桐被他的眼神看的双颊泛红，心头犹如小鹿乱撞，一时忘了注意他亲昵的称呼，咬着嘴唇犹豫半天从腰上抽出一把短剑递给陈家洛，“这短剑是我爹爹所赐，据说剑里藏着一个极大秘密，几百年来辗转相传，始终无人参详得出。今日一别，后会无期，此剑请公子收下。公子慧人，或能解得剑中奥妙。”

陈家洛早有准备，从腰上摸出块玉佩，“这是母亲当年送给我护身的，刀兵无眼，你带在身上我也安心些！”

交换完信物霍青桐等人拍马向西，而陈家洛则带着群雄往兰封行去！（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十一章给弘历的礼物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 - 添加公众号 - 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 - 添加公众号 - 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在离开玉虚道院之前，陈家洛还办了一件小事情；时间回到两天前，玉虚道院后院关押朝廷高手的牢室里，郑王府总教头万庆澜和御前侍卫瑞大林戴着镣铐坐在幽暗的房间里忐忑的猜测着自己的命运，文泰来死的时候他们也在场，想起那时候红花会众人悲愤的眼神，估计等待自己的不会是什么好结果。

“老瑞啊！”，万庆澜叹了一口气，每次想起

这次的任务他都有些不甘心，“估摸着咱们是没几天日子了，你就不能让我做个明白鬼？这次文泰来究竟犯了什么事儿？竟然弄出这么大阵仗？”

“呵呵。”，瑞大林苦笑着摇摇头，“我也想知道啊，可惜上头下令的时候只是让不惜一切代价把文泰来带回去，多余的话一个字也没说！”

“嗨，都什么时候了，难道我还有机会说给别人听不成？”，万庆澜显然不相信他的话；又过了个把时辰，窗外的月亮慢慢爬上山巅，俩人贪婪的看着那一轮明月，也不知道明天晚上还有没有机会看到同样的场景。

门吱呀一声开了，进来一个黑衣蒙面、脸被遮得实实的男人，扫了一眼室内的两人闷声说道，“万总管，郑王爷交代的事情查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就救你出去，出去之后马上回京城把这个大秘密告诉郑王爷！具体的证据他们看的紧，我还要在红花会潜伏一段时间。等找到了自然会回京城去拜见郑王爷。”

这句话说得莫名其妙，万庆澜来的时候郑王爷只是说按照朝廷吩咐行事，可没说要查什么秘密啊！“这位英雄，郑王爷让查的是什么事啊？”

“还能是什么事儿，哪位的身世我已经查出来

了，还望郑王爷不要违背诺言。”，黑衣人说完就走到万庆澜身边掏出一根铁丝塞到镣铐接口处捅了几下，镣铐咔嚓一声开了。

万庆澜活动了下手脚，心中感到无比的庆幸，本以为这次是在劫难逃，哪知道突然冒出来个自己人，双手抱拳行了个礼，“大恩不言谢，日后英雄但有吩咐无敢不从。”

“你这就走吧！东边的人已经被我调开了，从院墙出去之后沿着大路快跑，明天早晨之前不会有人去追你的！”，说完黑衣人拉着他的手就要领走。

“这位英雄！万兄！也救救我吧！来日必有厚报！必有厚报呀！”，见没人理会自己，瑞大林急了，想叫又怕惊动红花会的人，压低声音喊道。

或许是同样害怕瑞大林的叫声惊动红花会的人，黑衣人迟疑片刻走过来解开他的镣铐，带着他俩贴着墙壁躲过几波巡逻的人来到东面的围墙下；瑞大林转转眼珠，这人对院子的布局和巡逻的规律如此熟悉，看来在红花会地位不低，嘶！他刚才看自己的眼神不对，等出去的时候自己可得小心点！

围墙虽高却拦不住这三位武林高手，越过围墙后又行了十来里地，直到看不到玉虚道院的时候黑

衣人的脚步才慢了下来，“就在这儿停下吧！”，说完他把万庆澜拉到一边小声的说了几句，瑞大林伸长耳朵也只听到大内、身世、南少林等几个词，万庆澜似乎被这个消息惊呆了，张大嘴巴站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

“瑞兄，我这里也有几句话要带给你家主子！”，黑衣人右手背在背后朝瑞大林走来。

自从刚才出来瑞大林就留意着黑衣人的举动，看他右手背在背后顿时警觉起来，再一看刚才插在黑衣人腰上的匕首没了踪迹，心中顿时涌起杀人灭口四个字，先是装着懵然不知的往前走了两步，然后突然站住指着黑衣人身后说，“红花会的人追过来了！”，乘着黑衣人回头的时候拔腿就往路边的林子里钻去。

黑衣人追了几步没追上，回头哼了一声，“万兄！此秘密关系重大，千万别让他跑了，我得马上回去给文泰来守灵，你一定要追上去干掉他！”，说完恨恨的看着林子深处，跺了跺脚转身往回赶去，独独的留下了个稀里糊涂的万庆澜。

回去告诉郑王爷，大内里的哪位身世果然和传言中的一样！证据就在莆田南少林方丈手里；这就是刚才黑衣人说给万庆澜的话，没头没尾的让他摸

不着头脑，还让我去杀了瑞大林，那可是大内侍卫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犹豫半天万庆澜也没有狠下心进林子里去，往回看了两眼黑衣人的身影早就不见了。算了，我还是早点回去汇报给郑王爷吧，万庆澜摇摇头瞅准方向往东奔去！

　　待他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不远处某颗大树后面露出黑衣人若有所思的面孔，拉下蒙面的黑巾，赫然是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家洛，只听他口中喃喃的说道，也不知道如此安排能起多大作用。

　　不用说这一切都是陈家洛早就想好了的，他和乾隆是亲生兄弟这件事在于万亭死后，除了乾隆之外就只有文泰来和南少林几个人知道，于万亭在临死之前吩咐文泰来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红花会诸位当家，要他们用这个消息胁迫乾隆反清；看看书看到这的时候陈家洛就一阵牙疼，乾隆如果反清的话成了不会比现在更好，失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种只有风险没有收益的事情傻子才会去干！为了避免文泰来带来于万亭的遗命导致红花会把造反的希望寄托在乾隆身上，造成组织资源的极大浪费，陈家洛只好让文泰来去死了！至于南少林，有了万庆澜和瑞大林，想必乾隆会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吧？

　　把万庆澜和瑞大林关在一个房间也是故意为

之，这俩人一个是大内出身，一个是郑王府的人，彼此的主子对于这个秘密必然有所分歧，经过这一番装神弄鬼，等俩人回去把今晚的事儿汇报给各自的主子，两股势力之间必定会产生分歧，至于能对造反大业起到多大的作用就不好说了。

在陈家洛看来，乾隆的身世隐藏的再好也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郑王爷身为宗室重臣不可能没听说过一丝一毫，有了万庆澜的这句话，他心中的疑惑或许会更深；至于乾隆要是听了瑞大林的汇报，恐怕也难和之前那样信任郑王爷了，按照他阴狠的性子恐怕会着手对付郑王爷。等到郑王爷出意外的时候，红花会再把今晚的事情传播出去，乾隆和宗室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红花会造反成功的机会也就会多一些；要是过一段时间郑王爷还不出事的话，那么咱们红花会还可以帮乾隆的忙么，都是兄弟，大哥你有了麻烦弟弟我帮你顺便解决下也是应该的！

弘历啊！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件礼物，希望你会喜欢，远远地看见铁胆庄了，陈家洛加快速度往周仲英追去。ps：查资料发现这时候的郑亲王封号其实是简亲王，这时候他担任的职位十分微妙啊；感谢苍千倾的打赏，感谢日下部麻吕的好人

卡，被妹子发好人卡心塞。（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 - 添加公众号 - 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 - 添加公众号 - 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十二章造反专业户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当然陈家洛也没有把造反成功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些小手段上，鲁迅说了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从古到今就没有过！就好比银英传里，争夺整个宇宙的还是杨威利和莱因哈特，费沙的黑狐鲁宾斯坦虽然诡计频出，但是还是只有打酱油的份；早早的去弄一块根据地专心种田才是王道啊！原著中身为当地土霸王的周仲英被红花会拿来当打手太浪费了，陈家洛自然不会这么去做。

赶上周仲英之后陈家洛说道，“有劳周老英雄最近为我等奔波劳累，陈家洛在此多谢了！”

“陈总舵主哪里的话！”，周仲英性子直，文泰来到自己庄上自己没护住，跟着红花会的人一起去解救，除了砍了两个喽啰之外也没帮上多大忙，他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要不是我那不争气的孩子，四当家的也不会出事儿！总舵主这是要去兰封

办什么事儿？不如我也跟着去好了，虽然帮不上忙，但是多一个人总是好的！”

“多谢周老英雄，不过前两天有两个鹰爪子跑了，周老英雄收留四哥的事情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朝廷知道，周老英雄还是早点回去安置一下家里比较好！”，如果不是陈家洛的话，估计现在万庆澜正在铁胆庄要挟索贿呢！

“呵呵，总舵主不用担心！”，周仲英摸着胡子说，“我这铁胆庄虽小，但在安西这块朋友们多少给些面子，也不是谁都能动的了的！一些小麻烦我那几个徒儿就解决了，要是大军来剿，我提前跑到山上去就是了！”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陈家洛现在有些后悔把徐天宏派到山东去了，如果他留在这里按照原著说的那样勾搭上周仲英的女儿周绮，那么红花会和铁胆庄就绑成了一家，有些话说起来也不用像现在这样遮遮掩掩了。

看着陈家洛为难的样子，周仲英哼了一声，“总舵主这是看不起在下？”

“绝无此事！周老英雄武功高超、胆气过人，更兼义气出众，江湖上提起铁胆庄，谁不是举起大拇指称赞？”，陈家洛连忙捧了几句。

“呵呵，都是江湖上的英雄们给我几分薄面罢了，当不得真，当不得真。”，这番话显然很对他的胃口，不过周仲英还是没忘记去兰封帮忙的事儿，“陈总舵主这次去兰封是？”

“不瞒周老英雄，我等此去是要烧了鞑子屯在兰封的粮草！这次兆惠领兵攻打准格尔诸部，粮草都从兰封转运，如果能烧了他们的粮草，兆惠的兵马估计就要陷在准格尔了！这对我红花会的反清大业将有大大的好处！”，陈家洛把这次的计划说了出来，“我等都是孤身一人，自然不怕与朝廷反目，但周老英雄家大业大还是.....”

“哼！合着江湖上只有你红花会敢和鞑子作对是吧？”，周仲英眉毛一竖，“这些年鞑子我也没少杀过！早就想反他娘的了！可惜势单力孤，如果红花会领头的话我周仲英甘愿捐献所有家产领着几个孩子和徒弟和鞑子拼个你死我活！”

看不出还是个老愤青啊！有共同目标就好！“如此我就先谢过老英雄了！”，陈家洛抱拳行了个礼，“不过这次去兰封还是不能老英雄一起！”

“这是为何？”，周仲英手中的铁胆停止转动，回顾头来疑惑的看着陈家洛。

因为多一个打手不如在安西这块扎下个棋子啊！铁胆庄地处西北咽喉要道，是清军前往准格尔的必经之路，就算在这里建个情报站也比几十个打手好啊，更何况周仲英是地头蛇，组织下烧粮草、刺杀军官什么的不是什么难事，陈家洛斟酌语句细细的把上述原因说了一遍，又根据后世的知识讲了些如何探查情报、如何烧粮草、如何刺杀军官等手段，“有周老英雄扼守安西，必能给鞑子造成**烦，等时机一到周老英雄带领当地豪杰揭竿而起，这数万鞑子可就葬身准格尔了！”

“陈总舵主说的有理！”，这一番话让周仲英心服口服，“咱们以前杀鞑子只知道提刀去砍，哪知道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陈总舵主果然大才，我这就回庄去按照总舵主说的去办！”

在铁胆庄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众人继续往兰封赶去，不过临走之前周仲英还是把自己的大弟子安建雄和女儿周绮托付给陈家洛，让他带着这俩人去长长见识；这倒是个拉近关系的好机会，陈家洛不喜欢周绮的性格，在队伍里瞅了半天看着九命锦豹子卫春华年龄不大、长得也还不错，就安排他照看这俩人；哎，老七不在，这个妞就交给你了，反正都是自家兄弟，肥水不落外人田，老九你可要争

气啊！

陆菲青带着两幅棺材走不快，一路上陈家洛就抓紧时机挨个和诸当家的聊天了解各人性格，试图找出点有用的人才，倒也不是没有收获，得知赵半山原来家里是做海商的，他之前也出过几次海，对于东亚区域的海贸了解颇深；十三当家铜头鳄鱼蒋四根是广东人，精通水性，到时候如果开展海贸的话可以给赵半山打下手；八当家杨成协看似粗豪，以前却做过一帮之主，还稍微有些组织才干。看来红花会也不是没有人才啊，这一把好牌怎么最后就落得如此下场？归根结底还是领导不行，如今换了自己，希望能好一些。

当然也没忘了安抚陆菲青，武当在道教地位可不低；陈家洛有意无意和他说了一些感叹如今朝廷崇佛贬道的话，希望能起到一些作用。

这一日到了兰封，陈家洛安排赵半山和蒋四根陪陆菲青一起回武当山，自己则带着剩下的人留在了兰封，在城里醒目的地方留下红花会的联系暗号；没过几天，常氏双侠就带着一个老农样的人来到陈家洛落脚的客栈。

“哎呀！这位就是马朝柱马教主了吧？在下有失远迎，失敬失敬！”，陈家洛好奇地打量着眼前

的这个人；打元代起，白莲教就是造反专业户，几乎没咋歇过，马朝柱就是白莲教的教众！这次陈家洛请他来是有大计划要他帮忙！（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十三章合作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马朝柱是湖北蕲春人，从乾隆十五年开始就在当地传播白莲教教义，信众很快扩散到数百人，于罗田多云山中建立起义中心，以英山天马寨为会合点，圻州杨河为后勤点，以“统掌山河，普安社稷”为奋斗目标，利用开荒烧炭、加工木板等为掩护，编写、散发文告，鼓动当地人起来反清；又在各地招兵买马、准备军械。操练刀枪。还派人联络安徽霍山、太湖、桐城、亳州，河南商城、开封、南阳、四川峨嵋山等地的反清势力，互为呼应，并设立四将军职位，分统各部，准备商量好时间一起动手。

可惜的是和历史上大多数教派起义一样，马朝

柱还是栽在了保密的问题上；乾隆十七年的时候被当地知州李泌知道了。四月初八日，湖广总督董鄂，永常经圻水（今浠水）巴河入罗田，

驻兵于跨马墩；湖北提督哈某驻兵圻州的望天畈；两江总督章佳 - 尹继善驻兵英山的金家铺和霍山的千箩畈（今安徽金寨县）；安徽寿春镇总兵牧光宗则率兵入山搜捕。查抄出军械三百余件，硝磺（制造火药的原料）数百斤；捕获马朝柱母、妻、子、侄及起义民众共二百余人，马朝柱只身逃往四川。

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乾隆肯定不高兴了，四月至十二月的九个月间，就批阅马案奏章五十一份，传下谕旨五十八道。罗田知县冯孙龙，因“纵恶养奸”，乾隆帝下令将其斩首；教谕彭大本以失察“管内教匪”降职为训导；光山县知县谭龙因不亲历稽查案情而撤职；江西巡抚鄂昌在奏章中未提及本境发现起义传单一事，也挨了申饬。至于马朝柱全家和起义的那些民众自然被杀了个干干净净。

如今黄河水患，百姓流离失所，朝廷赈灾的行动还没开始，正是发动百姓造反的好时机；可惜一来红花会没有合适的人选，二来陈家洛对下一步的行动有自己的安排；再加上兰封就在后世的兰考县

附近、距离开封不远，这一带地处中原、最适合清军马军纵横，实在不适合做起事的根据地；在舍不得放弃这个机会的情况下自然只好让别人来了，马朝柱就是他选择的合作对象。

“教主可不敢当！”，看样子常氏双侠把他带过来的时候用了些手段，马朝柱看上去有些不高兴，“不知陈总舵主请我来有何贵干啊？”

“马大哥原来辛苦，有事稍后再说。心砚，去让店家准备一桌酒菜送进来，我要为马大哥接风洗尘！”，陈家洛没急着说事儿，拉着马朝柱的手到桌边坐下，“五哥、六哥也辛苦了，来一起坐吧！”

“格老子地，这娃儿可是不好找，把我兄弟两个折腾惨了！”，常氏双侠一口川中土话，大模大样的坐到了旁边，不一会儿酒菜送上来了，马朝柱这几年一直东躲西藏，那吃得上这么精美的酒菜，当下就胡吃海喝起来；陈家洛注意到他虽然肉吃得多，但是酒可没喝几杯；虽然眼睛不时的瞟着酒壶，但还是拒绝了常氏双侠的劝酒；嗯，面对诱惑还能克制住自己的**，怪不得躲了这么多年朝廷都没有把他抓起来。

吃喝结束陈家洛也没有说请马朝柱来的目

的，“马大哥原来辛苦，我在这里给马大哥安排了客房，心砚先带马大哥下去休息！”

这样一连过了三天，每天都是好酒好菜的伺候着，也不说什么事儿；三天之后马朝柱终于忍不住了，这天吃完晚饭后并没有直接回房休息，“这几日承蒙陈总舵主款待，不知有什么事情交代我去办的？”

陈家洛挥挥手，常氏双侠和心砚退出门去，把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了陈家洛和马朝柱两人，打开窗户看了看确认没有人偷听，陈家洛笑笑说道，“不瞒马大哥，小弟在这里有一场大富贵要送给马大哥！不知道马大哥有没有兴趣。”

马朝柱干造反多年，听陈家洛这么一说，再联想到常氏双侠接他过来的手段，知道自己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不用想着走出这扇门了，沉吟片刻之后问，“在下不过一丧家之犬罢了，能苟活于世已是幸运，有何敢说什么富贵。”

“马大哥当年纵横湖北的英雄事迹我可是多有耳闻！”，听他这么一说陈家洛就知道这事儿有戏，“如今满清无道，又逢黄河水患，正是起事的好时机！马大哥在河南也有不少弟子吧？难道不想在此起事以告马家上下两百余口的在天之灵？”

一说到死去的亲人，马朝柱双拳紧握，两要冒出火来，“乾隆小儿，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看到对方的情绪被调动起来，陈家洛又加了一把火，“如今兰封聚集了十万以上四乡赶过来的灾民，只要有人挑头，不愁没人跟上！”

“我虽然在开封还有一些弟子，但起事的话得有粮草军械，这些我可没有！”，马朝柱眼神转动，似乎想从红花会要些好处。

“那是当然，马大哥有所不知，这兰封城内就存有鞑子准备运去西北给兆惠的粮草军械，只要马大哥同意起事，我这就带人把它夺过来送给马大哥！”，原著中红花会夺了粮草直接送给灾民，这效果有点差啊！

“如此就多谢陈总舵主了！却不知道陈总舵主想要什么回报呢？呵呵，我是白莲教弟子，却不能加入红花会！”，马朝柱知道天下就没有白占的便宜。

想得美，你想加入我还不要呢！“我红花会一直立志把鞑子赶出关外，恢复我汉人江山；近期也准备起事，有马大哥呼应，起事成功的希望就更大了！”，陈家洛继续忽悠着，想让人当炮灰这话却

是说不出口。

“却不知鞑子走了之后谁坐天下啊？”

“先入京城者为王！”

“如此甚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双方击掌为誓，有商量了半天合作的细节，直到深夜马朝柱才回到自己的房子里；推开窗户看着窗外的星空，马朝柱自言自语道，“不过是想让我当炮灰罢了！不过错过这次机会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给家人报仇了！陈家洛这是给了我一个难以拒绝的诱饵啊！”感谢dadadadada的打赏，在努力下就进新书榜前五十了，进去了就加更。（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十四章劫军粮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总舵主！那姓马的龟儿子果然留了一手！”，黑无常常赫志进来汇报道，“我们兄弟俩吊在他后面跟了一段时间，姓马的三拐两拐进了一家杂货铺；原来他的几个弟子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跟着他来了兰封，听他们商量了半天，说准备联络散落在河南的教中兄弟准备起事！”，白无常常伯志没有回来，估计是留在那里继续盯着。

能在历史书上留下名声的人果然都不简单，呵呵，不怕他能干，他越能干给清廷造成的麻烦就越大，自己到时候承受的压力就越小；“有劳五哥六哥了！我先出去看看，劳烦五哥吩咐下去，让会中的兄弟们按计划行事。”

常赫志抱拳行礼过后退了出去，陈家洛带着心砚走到兰封县的大街上，入目尽是四乡进城避难的流民，哀嚎遍地，苦不堪言。“哎，此次黄河水患，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啊！”，陈家洛叹道，街

道两侧的小巷子里，有几个神神叨叨的人一边嘴里念着什么一边将符纸化入水中分发给灾民，隐约的听见“白莲净土、无生老母”等词，大凡灾祸出现，总是少不了这些教门中人来寻找机会，也不知道这些人和马朝柱有没有联系。

走进十里路口的茶楼，上到二楼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心砚，你也坐吧！”

心砚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了，早就适应他这种习惯，道了声谢坐下，居高临下俯瞰半个县城，城里少说也涌进来上万灾民，却没看见官府有人出来主持赈灾事宜，如今的兰封县城就好像是一个炸药桶，只需一点点火星就能把整个县城炸的天翻地乱。人群中隐约的看见几个熟悉的面孔，这是红花会的会众正在煽动灾民。打开扇子摇了摇，先把这些事情放到一边，陈家洛回过头来看着心砚，“心砚，最近读书可有收获？乡试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少爷，陕甘一带文风不盛，上次考秀才的时候就没见过几份入眼的文章；您都教了我一年多了，我在考不上的话岂不是丢了您的脸！要我说您现在是不能去参加会试了，不然的话状元哪还有别人的份！”，心砚笑嘻嘻的回答。

这一年里，陈家洛除了练武之外也不是什么事儿都没做，除了派人去江湖中打探一些消息之外，还通过红花会的渠道把心砚的户籍落在甘肃，练武之余教他读四书五经，心砚天生聪明，从小又是当成陈家洛的书童培养跟着他读书识字，基础还算牢靠，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化名严新一路县试、府试、院试杀过去，很轻松就拿下了秀才的身份，从考试的成绩来看，考取举人的难度也不是很大。“状元？呵呵，那可不好说呀；心砚，这次事了你就回甘肃去吧！除了复习功课准备乡试之外，也多和当地的士子们走动走动，以后这些都是你在朝廷上做事的人脉啊！对了，前两天给你的诗词你可背熟了？”

说到这里，心砚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少爷，这些诗词是少爷写的，我拿去用的话不合适吧？”

“我拿去不过是风花雪月一番罢了！远不如给你扬名有用，你是要在官场上做事的人，有了名声，一些事情就好办了！之前给你说过的事情你都记清楚了？”，穿越的时间稍微有些晚，陈家洛也是搜肠刮肚才找到点晚清文人的诗词，虽说质量一般，但是给心砚扬名却是足够了！

“都记得呢，少爷我再给您说一遍，您看漏了什么没有？第一在甘肃的时候多交接士子，不要怜惜钱财；第二要是中举了就马上去京城准备今年的会试，去了京城之后继续和士子们交际；第三一到京城就去找一位叫钮钴禄－和珅的大人，想办法和他拉好关系，哲人以后有大用！”，心砚一边给陈家洛续茶一边回答。

这个位面可是够乱的啊，正史的话今年和珅才八岁，还穿着开裆裤呢，但是通过红话会传来的消息陈家洛惊讶的发现如今和珅已经二十多了，刚当上正蓝旗的副都统，前途不可限量；同样正史中本应该在去年开的会试也换成了今年。让心砚去参加科举是为了在清廷内部埋下一颗棋子，但是这颗棋子怎么用陈家洛还没有想好，通过手段运作让他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做县官可以帮着自己遮掩行动，给种田发展争取时间；留在朝廷内部可以帮着打探消息，还能通过和珅出台一些帮着满清挖墙脚的策略。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弊，陈家洛一时也不知道选哪条合适，不过考试时间尚早，还有时间考虑。

又坐了一会儿，看着时间差不多了，陈家洛带着心砚重新回到客栈；接下来的三天，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说兰封县令明天会开仓放粮，所以

涌到城外的灾民越来越多，把县令王道急的是心焦如焚。派人去找驻扎在城内的总兵孙克通处请他领兵弹压，孙克通却借口要保护粮草军械不敢随意出兵。

天刚入夜，城里几个大商号同时燃起大火，县城四门同时被人打开，数万灾民一拥而入，在马朝柱等白莲教教徒的带领下朝城东存放着军粮的地方围去；总兵孙克通刚披挂整齐，却被一独臂道人擒住，手下的游击、千总、把总等中下级军官也被红花会的人干掉大半，见事不可为孙克通只好令手下的兵丁缴械投降。不到两个时辰，兰封就落在了红花会和白莲教周中。

“恭喜马大哥旗开得胜！”，陈家洛当然不会和原著那样跑去找县令对对子，局面刚被控制住他就带人来到马朝柱身边，“既然马大哥已经拿下兰封，我红花会留在这里也没什么事了，这就告辞！祝马大哥早日横扫河南！”。

虚情假意的挽留了一番见陈家洛态度坚决，马朝柱派人送上银两，陈家洛也没客气，收下之后扬长而去。出城走了不远，无尘道长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问道，“总舵主！我等辛辛苦苦打下的县城，为何拱手送给他人啊？”

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恩，说好了进前五十加更，今天就四更好了，一会儿十二点、三点、六点各一更；排名上升的效果好继续加更。（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十五章兵分四路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河南自古四战之地，地势平坦、易攻难守，距离鞑子的京师太近，留在这里的话坚持不了多久！如果没有马朝柱，我这次就算劫了粮草也是就地分发，有他在能给鞑子制造一些麻烦，我等才好进行下一步计划！”，陈家洛耐心的给众人解释道。

无尘道长摸了摸胡子点点头，似乎是明白了陈家洛的意思，不过片刻之后又皱起了眉头，“可是总舵主，如此一来马英雄岂不是……”，还好总算顾及到陈家洛的身份，没有把下面的话说出来。

“哎，马英雄一家上下两百多口都死在鞑子手里！”，陈家洛双眉紧锁似乎是在为马朝柱的家人默哀，“马英雄早已了无生念，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过是想报复朝廷罢了，这次也算是个机会！”

这一番解释下来，无尘道长等人算是接受了陈家洛的理由，眼看前面就是岔路口，众人停马问

道，“总舵主，接下来我等是要走那条路？”

对此陈家洛早有打算，“这就要劳烦诸位兄弟了！”，抱拳团团一揖之后，陈家洛吩咐道，“有劳道长和十哥前往河北去接两个人，其中一人大概二十来岁，没了右臂、脸上有一道刀疤，此人虽不会武功却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这俩人都被咱们红花会当地的兄弟照看着，道长到了河北自然有会中的兄弟带你们去见这俩人；麻烦道长将这两人带到湖南湘潭去，到时候我在城里等候。能否把这两个人接来对于咱们造反的事情至关重要，道长和十哥沿路千万小心！”

无尘道长和章进接到命令也不多问，和众人打了个招呼就拍马往北赶去，接着陈家洛又发布了第二条命令，“有劳五哥、六哥和四嫂去辽东一趟……此物藏着一件天大的秘密，一定要把它拿到手，到手之后三位立刻离开辽东到京城等我，我和道长从湖南办完事之后就去京城会和！”

“总舵主？这件东西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骆冰好奇的问。

“四嫂，且容我卖个关子，一切等到了北京之后自然知晓！”，骆冰好奇心太重，陈家洛怕她得

知秘密之后惹出什么乱子，就没有直接告诉她。

“八哥、九哥、十二哥！”，骆冰三人走后陈家洛继续安排，“三位哥哥这就和心砚一起回安西去吧！到了安西之后心砚开始准备乡试，九哥把周小姐和安大哥送到铁胆庄之后看周老英雄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没有？我这里有一封书信有劳八哥和十二哥去送到准格尔去，现在兆惠正领兵和木卓伦首领打仗，若是战场上兆惠估计占不到什么便宜，就怕他怕武林高手去刺杀，有二位哥哥在木卓伦首领的胜算或许能大一些；我这里的事情办完之后就去准格尔找二位哥哥！”，心砚要准备考试略过不提，拍卫春华去铁胆庄一是想让他继续和周绮发展，二是有个自己人在铁胆庄行事要方便一些；在杨成协和石双英给准格尔的信中，陈家洛根据自己的回忆把兆惠的计划简单的说了下，希望对他们能有用；算算时间，自己办完事到达准格尔，差不多刚好是兆惠被围在黑水营的时候，要是能把这一批清军行办法灭了，那么准格尔就能多乱一些时间。

“少爷，我们都走了你身边每个人照应可不行啊！”，这次吩咐完众人却没有马上答应，心砚劝道，“还是我和少爷一起去吧！”

“大事要紧！我直接去湘潭等着道长，出不了

什么事情！”，众人都见识过陈家洛的武艺，对他独自出行还算放心，又劝了几句看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纠缠；重新上马往西北赶去。

一路去了河北，一路去了辽东，一路去了西北，独独留下陈家洛一个人慢条斯理的赶往湘潭；这一日行到洞庭湖畔，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白马寺在哪里，陈家洛只好把寻找毒手药王的事情放到一边，下毒用来暗杀倒是不错，但是用在军队作战上就不行了，要不然当年西夏早就凭借悲酥清风一统天下了。

到了湘潭，安顿好住处之后在当地最大的酒楼留下红花会的独门暗记，没过几日无尘道长就带着章进来到陈家洛所住的客栈，除了他俩之外陈家洛叮嘱的那两个人就跟在身后。

“这位就是平四爷了吧？四爷舍身守护胡大侠遗子的事情在下听了之后极为佩服！请受我一拜！”，说完陈家洛就对着眼前这位独臂青年拜了下去。

平四不过是个小人物，那受过别人如此大礼，连称不敢，陈家洛坚持着把礼行完，然后打量着他身边的小孩，“这就是胡斐胡少侠了吧？果然一表人才，长大之后定然又是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

没错，陈家洛让无尘道长去找的就是《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的主人公胡斐，那个独臂青年就是从田归农手中救下胡斐的客栈小厮平四。“不知几位大爷从何得知小爷的身世？”，平四疑惑的问。

“当年胡一刀胡大侠和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在沧州一战可谓是轰动天下，可惜我那时候武功尚未练成，未能亲眼目睹，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遗憾。”，陈家洛把平四和胡斐领到桌边坐下，拿了些点心递给胡斐，胡斐却不为所动，直到平四点头才拿到手里吃了起来，“在下一直觉得胡大侠的死过于蹊跷，想那苗人凤何等气概，怎么可能在兵器上下毒？后来经我多方打探，终于把事情的真相查了出来……”，接下来陈家洛一五一十的把比武之时田归农通过跌打医生闫基给俩人兵器上下毒的事情说了出来。

闫基给兵器下毒的时候也曾经被平四偷看到，可惜那时候他年轻不懂事，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听陈家洛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多谢大爷告诉我这些，好让我不至于记错仇人，等着孩子长大了我就让他自己报仇去！”，谢过之后平四问道，“不知大爷找我来有何贵干？”（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

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 - 添加公众号 - 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十六章苗人凤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此次请二位过来就是想将二位引荐给苗人凤苗大侠！”，陈家洛话音刚落平四就惊的跳了起来，陈家洛连忙起身安抚，“平四爷稍安勿躁！我刚才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胡大侠虽然死于苗人凤刀下，可那都是奸人下毒所致！苗大侠是个一诺千金的汉子，定然不会对胡少侠下毒手！”

“是了，当时苗大侠却是答应胡大侠帮他照顾好小胡斐！”，平四之前的反映不过是长久以来的固有观念所致，想明白后重新坐了下来。

“看胡少侠的年纪也该开始习武了，咱们习武之人有个好师傅经常指点，练起武来自然会事半功倍，试问天下还能有谁比苗大侠更了解胡家刀法的？去了苗大侠哪里，再过十年胡少侠就可以亲自找闫基和田归农报仇了！”，陈家洛继续循循善诱。

作为胡一刀苗人凤沧州客栈之战的亲历者，平

四对苗人凤的人品还是十分佩服的，再加上有当时胡一刀的吩咐，他很快就答应带着胡斐和陈家洛等人一起去见苗人凤；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一行人就出城前往苗人凤所住的地方赶去。

“哼，我倒是要看看这苗人凤有多大本事，老道一会儿定然要领教领教，看那苗家剑法和我的七十二路追魂夺命剑那个厉害！”，无尘道长显然对苗人凤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称号很不满意！

出城行了一个多时辰，一行人到了一间孤零零的小院门外，章进从怀里掏出大红拜帖走到门前敲响门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携二当家无尘道长、十当家章进前来拜访金面佛苗人凤苗大侠！”

话音刚落，院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位脸色蜡黄、面露病容、高高瘦瘦的汉子走了出来，手掌大如蒲扇、根根见骨，一看就知道武艺不凡，他双手抱拳淡淡的行了个礼，“诸位英雄远道而来苗某有失远迎，请进请进！”，话语间似乎名震江湖的红花会对他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久闻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贫道来领教领教苗大侠高招！”，苗人凤乍一现身无尘道长就盯着他的那双大手，打遍天下无敌手七个字传出来的时候自己还好几次想找他较量较

量，今日终于得见本人，哪里还按捺的住。

“无尘道长的追魂夺命剑我是久闻大名了。”，苗人凤把众人引到正堂坐下，“不过打遍天下无敌手这几个字不过是想引出一条好汉罢了，当不得真。”

看无尘道长还要继续挑战，陈家洛连忙起身，把胡斐从平四身边拉了过来，“苗大侠可认识这孩子？”

当初苗人凤见到胡斐的时候他才生下来几天，现在五年过去了，哪里还认得出来，“这孩子是？”

“孩子，快告诉苗大侠你叫什么名字？”，陈家洛捏了捏胡斐的脸蛋。

胡斐虽小，却也不怕生，学着苗人凤刚才的样子抱了抱拳，“我叫胡斐，是辽东大侠胡一刀的儿子！”

“胡斐”、“辽东大侠胡一刀”这几个字刚一出口，苗人凤的脑道理就想雷炸了一样，嗡嗡的震了起来，猛地站起来右手颤颤巍巍的指着胡斐，“孩子，你说你叫什么？是谁的儿子？”

“我叫胡斐，是辽东大侠胡一刀……”，胡斐又说了一遍。

这次话还没有说完苗人凤就闪到陈家洛身旁蹲下来抱着胡斐仔细的打量着，“这眉眼确实像胡大哥！”，说话间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当初我还以为这孩子被人给害了，没想到还有重见的一天！”

“苗大侠可还记得当年沧州客栈的小癞痢平四？”，被苗人凤感染，平四也跟着哭了起来，“当初田归农想要害死小爷，幸好老天开眼没让他如愿！”

“田归农？！”，苗人凤呼的站了起来，盯着平四看了半天，“是了，我记得你的样子，你不是客栈里烧火的那个小厮么？你说田归农想害死胡斐是怎么回事？”

“当日苗大侠和胡大爷比武的时候……”，平四细细的把田归农贪图闯王宝藏，买通闫基给俩人的兵器上下药和胡一刀死后闫基夺宝、田归农追杀胡斐的事情说了一遍，还拿出缺了两页的拳经刀谱作证，一连说了一个多时辰才把事情说清楚！

“多谢平四爷保存我胡大哥的骨血，又专程来告知我这些事情！不然的话我苗人凤还蒙在鼓里呢！”，苗人凤向平四行了个大礼，咬牙切齿的说。

“还是陈总舵主派无尘道长把我找来，又告诉我闫基的事情，我这才敢来见苗大侠的！”，平四又把陈家洛请他来的经过说了一遍。

“多谢陈总舵主让我得见故人之后，却不知陈总舵主从何处得到这些消息？”，苗人凤疑惑的问。

“当年得知苗大侠和胡大侠一战的经过之后，我心中多有疑问，就找人去查了查，还好红花会兄弟众多。总算让我知道了一些蛛丝马迹，闫基如今在河北山东一带开山立柜，田归农的毒药是问毒手药王的师弟石万嗔买的，苗大侠若是不信的话，找到这两人稍一打听就会清清楚楚了！”，陈家洛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

“苗某并无此意！”，苗人凤似乎接受了他的解释，他好歹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了，自然知道红花会不可能平白无故帮他这个忙，于是开门见山的问道，“不知陈总舵主可有是么事情吩咐苗某去做？只要是苗某做得到的，绝不推辞！”

“呵呵，我等一早就从城里赶过来，到现在水米未进，苗大侠这恐怕不是待客之道吧？”，陈家洛打了个哈哈，现在还不是说出目的的时候。

“瞧我这记性！”，苗人凤见到胡斐之后分外

开心，难得的露出笑容，连忙吩咐下手烧火做饭。

饭桌上陈家洛喝酒干净利落，杯到酒干，豪爽的气概赢得了苗人凤的好感；让人诧异的是才五岁的胡斐也拿着酒杯小口小口的抿着，看他这个样子，苗人凤又想起了胡一刀，笑着笑着就留下了眼泪。

散席过后，无尘道长等人被引到厢房去休息，苗人凤单单把陈家洛留了下来，“总舵主，现在可否告诉苗某？”

“好！苗大侠爽快，我就直说了！”，陈家洛慢慢的把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十七章闯王宝藏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什么？你想要藏宝图？”，苗人凤听完冷笑着说，“造谣耳闻红花会都是反对朝廷的好汉子，没想到总舵主却是个贪财之人！”

陈家洛并没有因为苗人凤所说的话而生气，“苗大侠别动怒，先听我把话说完；据我所知苗大侠是闯王当年的四大侍卫后人，当年苗家前辈护着闯王推翻残明、对抗满清鞑子，我陈某人极为佩服；如今鞑子入关已有百年，百姓生活日益艰难，不瞒苗大侠，我刚从河南过来，兰封一代黄河决口，百姓流离失所，官府却不肯放量救济，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百姓将会冻饿而死；陈某人虽然不才，却也不甘百姓忍受朝廷盘剥，红花会上上下下数万兄弟无时不刻不想着推翻鞑子朝廷，陈某人自从当上总舵主之日起，就打算带着这些兄弟和鞑子拼个你死我活。”

听了这一番话，苗人凤的脸色稍微好了些，陈

家洛喝了口茶润润嗓子接着说，“可是自古以来凡是造反起事一要有人，二要有粮草，我红花会这些年劫富济贫，弄来的银两都散给了贫困百姓，虽说有那么一点积蓄但对于造反来说却是九牛一毛了！”，见苗人凤有些意动陈家洛又加了把火，“想必闯王在天之灵也不忍心百姓受鞑子如此欺压，那宝藏本就是闯王为对抗鞑子所藏，如今我用来起事，岂不刚刚好？加入苗大侠不放心的话可以和我同去，假如我陈家洛拿到宝藏之后有一文钱没用在造反之上，就让我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这句誓言一出，苗人凤脸色大变，起誓赌咒对于后世人来说就和喝凉水一样，但是对于这个时代的人却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话音刚落，苗人凤就站起来抱拳深深一躬，“刚才是苗某失言了，总舵主勿怪！”

“苗大侠快快请起！”，陈家洛连忙把苗人凤扶了起来，“事关重大，我等又是初次相识，谨慎一些是应该的！”

重新回到座位上，苗人凤沉吟许久，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陈家洛也没有催促，一边喝茶一边等候苗人凤的回答，半柱香的功夫过后，苗人凤终于抬起头来，“陈总舵主，要不是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我还不知道那件家传的东西竟然是藏宝图；这次又劳烦红花会帮我找到故人之子；按道理来说我本应该将藏宝图双手奉上！但是这毕竟是我祖传的东西，若是这么拱手送出的话，恐怕不好和先人交代！”

　　陈家洛也没想过光凭自己一张嘴就能忽悠的苗人凤交出藏宝图，不急不躁的问，“不知要怎样苗大侠才肯把藏宝图交给我红花会？”

　　苗人凤道，“咱们都是武林中人，还是手上见真招吧！如果红花会有人能胜过在下一招半式，那是我苗人凤技不如人，在下立刻将藏宝图双手送上，这样也好对先人有个交代。”，话虽然只说了一半，但陈家洛已经明白他的意思，要是一直没人能够赢他，那么他就从哪来回哪去，藏宝图自然还是留在苗家！

　　“好！一言为定！”，陈家洛伸出右手和苗人凤连击三掌，这在江湖中叫击掌为誓，“小弟回去和诸位当家的商量下，稍后就来领教苗大侠的功夫！”

　　告辞之后来到无尘道长的房间，把和苗人凤的约定说了一遍，无尘道长大笑，“我早就想领教苗人凤的高招了，总舵主，一会儿说什么也要让我第

一个上！”

“那是当然，不过道长，咱们这次算是以武会友，点到即止，且不可伤了苗大侠！”，陈家洛这话得反着听，按照《飞狐外传》里的武力对比，无尘可能不是苗人凤的对手，陈家洛害怕他打的急了受伤，所以小小的暗示下；无尘摸着胡须应了下来。

三人在房间里打坐调息，把状态调整好出了房门，苗人凤见到他们什么话都不说，领着红花会三人和平四、胡斐到了后院，苗家后院是一块四四方方、平平整整的硬地，长宽各有十米的样子，两侧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兵器，看样子这就是平时苗人凤练武的地方。

刚到后院无尘道长就迫不及待的跳到场中，“就先由在下来领教苗大侠的高招吧！”

苗人凤走到兵器架前，先是拿起一把宝剑，看了眼胡斐想想又换了一把单刀，看样子他是要用胡家刀法来领教无尘道长的追魂夺命剑，同时也未尝没有让胡斐学习的意思；走到场中苗人凤将单刀斜斜指向天空，这一招叫“参拜北斗”，作为起手式是在向对手行礼致敬；无尘道长剑尖向地连点三下，这一招叫“百鸟朝凤”，也是致意的招数。

“苗大侠请！”，“无尘道长请！”，行礼之后俩人同时往后退了几步，开始绕着对方转圈子，转了三圈还是无尘道长先按捺不住，一声“看剑！”，但见青光闪动，在一瞬之间，竟已连刺八剑；这八剑虽迅捷无比，却也难不住苗人凤，他早已瞧清剑势来路，顺势挥刀招架，胡家刀法实是非同小可，无尘道长八剑虽快，还是一一被他挡住。八剑来，八刀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连响八下，清晰繁密，干净利落，苗人凤不见一丝手忙脚乱，第九刀立即自守转攻，回刀斜削出去。无尘道长长剑一掠，刀剑粘住，却半点声音也不发出来。陈家洛和章进齐声喝彩，“好剑法，好刀法！”。

苗人凤施展胡家刀法中的快刀和无尘道长的追魂夺命剑斗成一团，练武场中人影翻腾，刀剑相击声连绵不绝，转眼就是三百招过去。苗人凤虚晃一招跳出圈子，手握刀柄拱手为礼，“道长，承让了！”

无尘道长摸了摸左肩的位置，道袍上被苗人凤割了一条细缝，他丝毫没有沮丧，大声笑道，“哈哈哈，痛快痛快！老道多年没有打的这么过瘾了！胡家刀法果然不凡！”。

“一是侥幸罢了！”，苗人凤喘着粗气，刚才

那一番争斗对他的消耗也不小，“不知接下来哪位英雄要上场？”

　　话音刚落，陈家洛就提着宝剑走入场内。（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十八章白鹤亮翅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看到陈家洛走到场中，苗人凤微微吃惊，自从刚才陈家洛进入苗家小院，他就注意到这青年身怀武艺，却没想到他在无尘道长输了之后主动下场，莫非他比无尘道长的武功还要高？来不及多想苗人凤摆开架势只等陈家洛攻上来。

陈家洛却没有拔剑，“苗大侠已经和道长比过一场了，不如今天就到此为止，明日我再来领教苗大侠的高招！”

见陈家洛如此坦荡，苗人凤想起了当年和胡一刀比武的场景，收剑回鞘，“如此也好，今日各位就在寒舍住下，明日一早我们再来比过！”

回到前院吩咐下去，下人们连忙布置酒席，今日和胡斐重逢苗人凤格外高兴，不停的招呼着众人喝酒，酒桌上和陈家洛说起江湖上的武功，陈家洛回答的头头是道，不由心中暗惊，这位总舵主年纪不大，见识可为广博，难怪能做红花会的总舵主，

明日比武可得小心才是。

看着胡斐小口抿酒的样子，陈家洛动了心思，“胡小兄弟长大了定然又是一位行侠仗义的好汉！在下有一事相商，不知可否？”

“总舵主请讲！”，苗人凤怜惜的提胡斐擦去嘴角的酒水。

“我和胡小兄弟投缘，虽说胡小兄弟如今有苗大侠教导武功，无敌天下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不过在下也有两手过得去的功夫，等再过几年胡小兄弟有时间的话不妨来红花会一趟，我把这些小玩意儿传授给胡小兄弟可好？”，要拿人家的藏宝图，总得还一些东西，陈家洛是看出来了，给苗人凤好处远不如给胡斐。

“如此甚好！”，苗人凤点头应了下来，“等侄儿学会胡家刀法之后我就带他去找总舵主！”

见苗人凤同意陈家洛对明天的比武又多了一分把握，酒足饭饱，陈家洛等人回到客房早早睡下；从今天比武的情况来看，苗人凤和他的武功在伯仲之间，论经验他就和身经百战的苗人凤差远了，明天不太好办啊！

“苗大侠请！”，“陈总舵主请！”，用过早餐，一群人又到了后院的练武场上，今天苗人凤把

单刀换成了宝剑。

待交上手陈家洛才发现苗家剑果然名不虚传，苗人凤满场飞走，一柄剑使得如凤凰飞舞，灵动之极，“展、抹、钩、剁、砍、劈”六字诀变幻莫测，加之奇招频出刺向出人意料的方位，陈家洛立刻陷入被动之中，不由得暗叹，眼前的这位可比张召重厉害多了！

苗人凤也是越打越奇，除了胡一刀之外自己还是第一次进攻了这么久一无所获，陈家洛的剑法独特，不招不架、每每攻人之必救，自己出道以来大大小小千余战，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剑法！眼前这人不过二十出头，也不知道这一身武艺是怎么练的，自己和他一般大的时候恐怕连他七成的本领都没有。

“道长？总舵主这是使得什么剑招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章进武功层次不够，看不出场内的局势，急的绕着无尘道长走来走去，“总舵主和苗大侠究竟谁占上风？”

“好好地站着！”，无尘道长看的正过瘾，这家伙在自己面前转来转去烦的不行，一把按住章进的肩膀，“总舵主的剑法我也没见过，后发制人、攻敌必守，这剑术可谓高明啊！怪不得能和苗大侠

战个不相上下！”

“这么说总舵主能打败苗大侠了？”，章进惊喜的问。

“不好说！”，无尘道长摸着胡须摇摇头，“虽说现在俩人打了个平手，但是总舵主还是年轻，这和人争斗的经验差了一些，时间久了的话难免被苗大侠抓住机会。”

就像无尘道长说的那样，陈家洛现在也有些束手束脚的感觉，招式变换之间也不像一开始那么流畅，反观苗人凤逼得越来越紧，再这样下去的话可就不太好办了！飞快的开动脑子想着对策，苗家剑果真是无懈可击么？

转瞬又是一百来招过去，陈家洛身子后仰躲过苗人凤袭来的一剑，剑尖堪堪从鼻子前划过，惊出了他一身冷汗；只见苗人凤回剑就要再次攻来，看到他肩头微耸陈家洛脑中灵光一现，来不及思考就高高跃起，一招“黄河倒灌”剑分两道直劈苗人凤的左右两侧，苗人凤这一招本来是右手宝剑从下向上划，左手剑指抬手向上刺，这下就好像是主动把两个胳膊送到陈家洛剑锋上一般，还好陈家洛反应迅速，在剑锋接触到他肩膀前一刹那边劈为拍，“啪啪”两下剑脊拍在了苗人凤的肩膀上。

“陈总舵主，你赢了！”，苗人凤愣了半天才收起宝剑，怎么也想不明白陈家洛从哪里找到他的破绽的。

“苗大侠，刚才那一招不是我赢了你，而是胡大侠赢了你！”，陈家洛收起宝剑笑道，“苗大侠莫不是忘了当初和胡大侠比武的场景？”

苗人凤刚才使得那一招是苗家剑的精华招数——提撩剑白鹤亮翅，本来威力极大，但是苗人凤在小时候练习这一招的时候背上刚好有个跳蚤，他父亲教授剑术十分严格，所以背心虽痒却也不敢用手去拍，只好耸动肩膀试图赶走虱子。那想这一举动留下了后遗症，从此以后他每次使出提撩剑白鹤亮翅之前总会耸动肩膀，当年胡夫人看出了这一破绽转告给了胡一刀，胡一刀没有把握住机会，却被陈家洛在刚才用了出来。

想通此节之后苗人凤哈哈大笑，简直比比武赢了还高兴，“天意，真是天意！刚才也算是胡大哥借你的手破了我这一招！”

“如果不是胡大侠的话，刚才输的就是我了！”，想必苗人凤也不会赖账，陈家洛也不介意和他多说几句。

“愿赌服输！我这就去把东西给你拿来！”，

苗人凤收剑回房，不一会儿就拿出一张泛黄的纸张，“从今天开始它就是你的了，希望陈总舵主能好好用它！早日夺回我汉人江山！”

藏宝图这就到手了？陈家洛接过纸张，不过光有藏宝图还不够，还要有另一样东西才能找到闯王留下的宝藏！

感谢无名氏族005的打赏，今天两更，要是新书榜上升得快就加更，求点击求收藏求推荐。（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十九章京师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 - 添加公众号 - 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 - 添加公众号 - 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苗大侠无需再送，这几日叨扰了；再过三年我就来接胡斐，到时候我们再会！”，陈家洛摸了摸胡斐的头，苗人凤本是孤言寡语的性子，点点就不再相送。

“老道我生平没服过几个人，听了苗人凤和胡一刀的事之后对这俩人可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等小胡斐到了红花会，要是他不嫌弃老道武功低劣，我就把压箱底的功夫传给他！”，无尘道长坐在马上

单手拉着缰绳说。

“哈哈，恐怕到时候红花会上上下下所有人的拿手本是都得让这小家伙学去！”，苗胡二人的行为十分符合武林中人的道德观念，连带着作为胡一刀遗孤的胡斐也收获了不少喜爱。

一行三人快马加鞭赶到京城，早有红花会的属下在各个城门口守候，对上暗号很快就把他们带到了城中的一个院落内，骆冰和常氏双侠已经等了好几天了，“总舵主，幸不辱命，东西已经到手了！”，说完骆冰推过一个铁盒，盒子上生满了铁锈，斑斓驳杂，腐蚀凹凹凸凸，看上去像是百年古物。

陈家洛没有直接查看铁盒，反而关切的问道，“四嫂、五哥六哥，一行可还顺利？没出什么意外吧？”，这些小细节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他向来很注意这一点。

“有劳总舵主挂念，我等平安无事！”，骆冰是个爱笑的性子，咯咯笑道，“天龙门在辽东好大的威风，在我看来却不过如此；我和五哥六哥进到田归农的书房，没有一个人发现；取了东西之后第二天，天龙门内才乱起来；不过这盒子有些蹊跷，也没有锁孔，想了半天也没找到打开的办法。”，

她是独行大盗洛元通的女儿，翻墙入户、取物开锁等小手段是家传的本事，她都打不开这个盒子可见的确不一般。

看着三人好奇的眼光，陈家洛也就不再拖延，伸手把盒子接过来翻来覆去的查看，笑着对无尘道长说，“说起来这盒子可是胡大侠的遗物，我等取了东西之后还是差人把它送回苗家交给小胡斐吧！”

“小胡斐是什么人？怎的总舵主和二哥都如此看重？”，骆冰好奇的问。

陈家洛一边摆弄着盒子一边把胡一刀和苗人凤比武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胡夫人自杀殉情的事情略过不提以免引起她的伤心事；“这俩人硬是要得！早知道我们兄弟俩也跟这总舵主去湘潭好了！”，常赫志和常伯志击掌赞道。

“好，我们就看看那东西究竟在不在盒子里！”，陈家洛这时也找到了打开盒子的办法，按照书中记载在盒子四角依此掀了三掀，然后伸拇指在盒底正中向上一按，啪的一声盒盖弹了开来，只见盒中果然有一柄短刀套在鞘内。陈家洛拿起短刀指着刀鞘上刻着的一行字说，“诸位请看！”

只见那刀鞘上生满铜绿铁锈，除了镶有一块红

宝石外，只是平平无奇的一把旧刀，刀鞘上刻着两行字，“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这十四个字极为平易浅白，却自有一股豪意侠气，跃然而出。

陈家洛道，“各位可知这十四个字的来历么？”

骆冰嗔道，“总舵主你就别卖关子了，快点告诉大伙儿吧！”

声音中投出一股媚意，让陈家洛的心跳不受控制的快了起来，不动声色的按捺住心中的异样，陈家洛解释道，“这是闯王李自成所遗下的军令。这一柄刀，就是李闯王当年指挥百万大军、转战千里的军刀。”

众人一听，一齐离席而起，望着陈家洛手中托着的这口短刀，此时距李闯王已有一百余年，可是在草莽群豪心中，闯王的声威仍是显赫无比。陈家洛道，“各位请看此面。”，说着将刀鞘翻了过来。只见这一边刻着“奉天倡义”四字，“李闯王当年的称号，便叫做奉天倡义大元帅。”

陈家洛又道，“当年九十八寨响马、二十四家寨主结义起事，群推李自成为大元帅。他后来称为闯王，转战十余年，终于攻破北京，建大顺国号。

崇祯皇帝迫得吊死煤山。若非汉奸吴三桂卖国，引清兵入关，这天下就是姓李的了。自古草莽英雄，从未有如闯王这般威风的。”他叹了一口气道：“唉，只可惜他刚成大事，转眼成空。崇祯十七年三月闯王破北京，四月出京迎战清兵，月底兵败西奔。这花花江山从此送进了满清鞑子的手里。”

这话有一半是给在座的红花会首领听得，在陈家洛看来同样是造反起义，李自成比起朱元璋来，手段上可就差远了。“闯王进入京师以后，深恨贪官污吏，把崇祯手下的大臣们抓起来拷问，可叹当时崇祯让手下的大臣捐献军饷，一共才凑出万余两，李自成派人一打就拷问出四千多万两白银，金玉宝石无数。”，当初读史书读到这里的时候陈家洛总是不明白这些官员们脑子都想些什么，“清军入关后闯王见局势不利就派心腹将一部分金银宝物藏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而宝藏的地点就藏在这军刀和藏宝图里！”

陈家洛取出藏宝图放在桌上，“如今军刀和藏宝图都已经到手，我们这就去取出宝藏、购买物资准备起事！想必闯王在天之灵也愿意让他留下的宝藏用在造鞑子的反上！”

众人被这一番话说的热血沸腾，哗啦一声全都站起来，“但凭总舵主吩咐！”

之前陈家洛就任总舵主不过是于万亭遗命，众人面上虽然尊敬，但心里却不一定服气，直到这一刻眼前的这几位才算是心服口服。陈家洛摆摆手，“四嫂、众位哥哥请坐，宝物众多。光靠我们几个人可没办法全部搬走，还是等三哥、十三哥他们到了再去寻宝！”

又等了两天，赵半山和蒋四根也到了京城，又在京城购买了一些必备之物，一行人带上红花会的兄弟们赶了几辆大车这才出京向东北赶去；回头望着北京的城墙，陈家洛心中念道，便宜哥哥啊，这次就不去见你了，希望下次能给你一个惊喜！ps：第三十名了，加更一章，突然发现dadadadada给我的老书投了月票，跪谢支持。六点还有一章，要是名次上升的快再加更。（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

号！）（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二十章大宝藏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 - 添加公众号 - 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结合藏宝图、军刀和自己当初看过的原着，陈家洛很快就判定宝藏藏在长白山玉笔山庄附近；还真是奇怪啊，李自成的军队从未进入东北，他又为何把宝藏藏在长白山中呢？莫不是他也相信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可惜不知道韦小宝的后人在哪里，不然的话顺便取出鹿鼎山的宝藏，再在山上随便挖几个坑就说破了满清的龙脉，这样在宣传上起码能扰乱人心，可比单纯的宝藏强多了！坐在马车上陈家洛一边望着路边的风景一边想到。

这一日到了丹东附近，人马分为两路，赵半山和蒋四根带着几个人留在本地准备接应，陈家洛带着其他人继续往玉笔山庄前进。“总舵主，久闻玉

笔山庄庄主杜希孟仁义无双、武功出众，我们红花会这番来了长白山，可得上门好好结交一番才是！”，无尘道长说道。

“呵呵，知人知面不知心罢了！”，看过原着的陈家洛可不会被他的面具骗到，“此人不过是个假仁假义的伪君子；道长有所不知，胡大侠的夫人就是这杜希孟的表妹；当年平四爷救起小胡斐之后千里迢迢来长白山投靠杜希孟，谁知这杜希孟觊觎胡大侠家传的拳法刀谱，还好平四爷警觉及早带着小胡斐逃脱，才没让着贼子得逞，不过胡夫人的遗物却落在了这家伙手中。”

“江湖败类！”，无尘道长一掌拍在车辕上，破口大骂，“这一番到了玉笔山庄，老道就去一剑捅了他！”

宝藏所在地点距离玉笔山庄很近，这么大一个车队过去，难免被杜希孟发现，所以对无尘道长的想法陈家洛也没有反对，“我们也不用专程找他麻烦，要是取宝藏的时候他不来找麻烦也就罢了，胡夫人遗物的事情就让小胡斐长大了自己来解决；要是他不开眼就别怪我红花会不给面子了！”

距离玉笔山庄越来越近，车队两旁不时走过几个骑马的大汉，眼神有意无意的瞟向车中，看来这

些大概就是玉笔山庄的护卫了；无尘道长几次想出去把他们打发了，都被陈家洛阻止，要么不动手，要动手就一网打尽，打草惊蛇没什么意思。

到了玉笔山庄山下，一行人施展开轻功在附近找了起来，陈家洛忽然看见峰下一条丘峦起伏的小小山脉，细看那条山脉，但见一路从东北走向西南，另一路自正南向北，两路山脉相会之处，有一座形似圆墩的矮峰。举起宝刀一看，再望山脉，见那山脉的去势位置，正与刀上所雕的双龙抢珠图一般无异，那圆峰正当刀上宝石的所在，哪里大概就是闯王宝藏所在之地了！连忙招呼大家聚到一起，再按照原着记载挑开军刀上的宝石，镶嵌宝石的窝儿之中，刻着一个箭头，指向东北偏北，箭头尽处有个小小的圆圈。这窝儿正中，当是圆峰之顶，一算距离远近，看准了方位，一步步走将过去，待走到所计之处，果然脚下松动，身子下落。陈家洛早有防备，双足着地，立即晃亮火折，拨开冰雪，见前面是条长长的通道。

“劳烦五哥、六哥带人在洞口看守，我和其他兄弟一起下去取出宝藏！”，陈家洛可不想被人堵在洞里；常氏双侠应了下来，飞身跃上洞口的大树远远地张望着。

一连拐了几个弯，领头的无尘道长咦了一声从地上拾起一根金子打成的小笔，上面刻着一个田字！这应该就是田归农的父亲田安豹所用的暗器了！又走了一盏茶的功夫，通道到了尽头，只见一块圆形巨岩叠在另一块圆岩上，两块巨岩封住了去路，两岩之间都是坚冰牢牢凝结。陈家洛伸手一推，巨岩纹丝不动，来之前早有准备，陈家洛向后招手，上来两个会众将火油浇在坚冰之上用火把点燃，不一会儿坚冰便一块块落下。再推的时候岩石转开露出一条缝隙，钻进缝隙里面竟是一个巨大的洞穴，四面堆满了金砖银块，珍珠宝石，不计其数。只是金银珠宝都隐在透明的坚冰之后。料想当年闯王的部属把金银珠宝藏入之后，浇上冷水。该地终年酷寒，坚冰不溶，金珠就似藏在水晶之中一般。各人眼望金银珠宝，好半晌说不出话来，一时洞中寂静无声。

“有人！”，无尘道长拔出长剑指向侧面，洞内顿时响起一片兵器出鞘的声音。

陈家洛顺着无尘所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坚冰里封着两道人影，见那二人右手各执匕首，插在对方身上，一中前胸，一中小腹，自是相互杀死。大概这就是田归农和苗人凤的父亲了吧？“大家无需

惊慌，这俩人早就死了多年；大伙儿取出家伙按计划行事！”

一声令下早有人拿出斧子、凿子劈开坚冰，另一群人在洞中烧起大火试图融化坚冰，也不知这山洞通风口在哪里，烧了好一阵陈家洛也没觉得有气闷的感觉。一连忙了一天一夜，众人才把所有宝藏从坚冰中取了出来。

“总舵主，这两位的尸首如何处理？”，无尘道长问道。

“其中一位是苗大侠的先人，这次寻得宝藏多亏了苗大侠，我们还是给他送回去吧！”，俩人尸体保存完好，其中一个人长得和苗人凤有七八分像，“至于另一位...是天龙门的上代掌门，如果送回去天龙门肯定知道我们拿了宝藏，必然不肯罢休，不如就留在这里好了！”

小心翼翼的把苗人凤父亲的尸首收起来，众人把宝物一一装箱；陈家洛粗粗的看了一眼，翡翠宝石不算，光是金银就价值上千万两，还好金少银多，不然自己带来的这几十辆大车都不够装的！

刚走到洞口，就听见外面传来兵器交击的声音，“二哥！我们快出去，五哥六哥和人动上手了！”，飞快的从洞口窜出来，只见远远地奔来几

十条大汉，在一个中年人的指挥下向常氏双侠围了过去。（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 - 添加公众号 - 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二十一章如何花钱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玉笔山庄附近向来是杜希孟的地盘，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在这里拉起这么多的人马；杜希孟坐在马上看着这头洞口不断涌出的人，咬牙切齿的想道，没想到自己在山上找了这么多年，结果宝藏竟然藏在山下！还好老天有眼，前两天宁古塔都统邀我去宁古塔我没去，才等到了他们，只要把他们都杀光，这下所有的宝藏就都是我的了！

半个时辰过后，杜希孟心中的后悔变成我当初怎么就没去宁古塔呢？要不然也不会丧命于此！容得不得他多想，面前那个独臂道人手中的宝剑就刺入了他的胸口！带来的那些人马也被杀的干干净净！

“总舵主，不如我们杀上山去把玉笔山庄的人都干掉，以免泄漏宝藏的消息！”，常氏双侠过来问道。

“不必了，这么大一队马车走在路上怎么可能

保得住秘密！刚好杜希孟带来这么多马匹，我们赶紧把宝藏搬到马车上快些离开！”，陈家洛吩咐道，想必山庄之上也少不了妇孺，红花会的这些人对妇孺估计下不去手，秘密早晚会泄露，还不如跑快一些。

把所有宝物装好，一行人连夜离开；路上好几次遇到不开眼的马贼，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等人杀了个过瘾，这一日来到丹东，赵半山等人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总舵主！我已经准备好三艘商船，船长水手都是会里的兄弟，绝对可靠；船上还存了些倭国来的土产，到时候把宝物放到土产下面，就谁也发现不了了！”

“有劳三哥了！我们快把宝物搬到船上去吧！”，来不及客套，陈家洛领人将宝藏搬到了港口的船上，偌大的港口就停了他们三条船，其他的船只已经被红花会使了手段，短时间内是开不出去了！

“三哥，这海上可还太平？”，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陈家洛的心才稍微定了些，“我们不会遇到海盗吧？”

“不瞒总舵主说，我们王家在海上还算有些面子，这片海上的好汉们也从来不为难我们；总舵主

放心，我一定把这批东西平平安安的送到浙江去！”，赵半山略有自得是说，温州王氏是大海商，就连在清廷禁海期间也没少了活动，他们不仅自己跑船，还帮各路人马销赃，在海上讨生活的这些人马可是万万不敢得罪在温州王氏太极门学艺的赵半山的。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宝藏已经安全，接下来就该考虑怎么去花了，这些问题陈家洛早就想好了，把众人叫到自己的船舱，“诸位哥哥，再过半个月船就要到浙江了，这笔钱财究竟如何去花诸位哥哥可有打算？”

无尘道长、常氏双侠、章进等人是穷惯了的，骆冰虽然出身豪富，但平时也就是买些首饰胭脂，赵半山倒是看出了些端倪，但他为人心思细腻，见陈家洛似乎心有成竹也就不再开口；还是无尘道长忍不住先开口了，“总舵主，要我说拿着这笔钱去招兵买马反了他娘的！”

“我们肯定是要反的，但是如何招兵买马？在哪里造反？粮草军械从哪里来？”，陈家洛一连串的发问把无尘道长打晕了。

“我在佛山有一些兄弟，佛山产铁，我可以去佛山购买铁锭回来打造兵器！”，出身广东的十三

当家蒋四根倒是出了个靠谱的主意。

“如此有劳十三哥了！不过大规模购买铁锭必然会引起鞑子的注意，十三哥还是小心为上，第一次去的时候不要买太多！先摸清门路再说！”，陈家洛补充道。

“嗯，等下了船我就去佛山！”，蒋四根应了下来。

“浙江绿营里我们红花会会中很多，如果在浙江起事的话就不缺人手了！”，无尘道长总算琢磨出了个主意。

一说起浙江绿营陈家洛就恼火，看原著的时候被这群**气的不行，就为了在乾隆面前装逼耍帅，一声令下所有潜伏在军营内的红花会会众都站出来拜见总舵主，这下风头倒是出够了，但是想必事后这些士兵就等着被清算吧！埋一个钉子进去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被他装逼一分钟弄没了，让于万亭知道了肯定气的活过来抽他们。假装思考了一会儿陈家洛摇摇头，“江浙一带粮食充足、豪族众多，各家多有在朝廷为官之人，他们是不会跟着我们走的！加之靠近运河，鞑子调兵过来也方便，我们起事之后就算能先打败绿营、驻防八旗，等收拾完境内的豪族，鞑子的大军也该到了！”，陈家洛本人

就出身浙江海宁，祖父、父亲两代为官，都做到了尚书，浙江像他这样的大家族为数众多，可以说浙江的读书人要么被**杀了，要么被满清收买，成了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是不会跟陈家洛起来造反的，这些人控制了浙江的土地、商业、人口，红花会和他们竞争并无太大优势。

“哎，当初光想着有了银子就不愁起事了，现在没想到银子拿到手里却不知道怎么花了！”，无尘道长自嘲的笑道。

“总舵主心中可有打算？”，赵半山恰到时机的问道。

看把他们敲打的也差不多了，诸位当家的都意识到造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陈家洛开口说道，“小弟这里有些不成熟的想法，先说出来请诸位哥哥帮我参详一番；这笔宝藏价值超过千万，看起来虽多，但是想要推翻满清却又差得远了，因此我想把这笔钱分为几笔，第一笔交给三哥，由三哥和温州太极门合作走海上，一路去倭国，倭国产白银和铜，运回来利润颇丰，同时铜又能造军械，对以后起事大有裨益，另一路下南洋，如今洋人在南洋的生意不小，我们可以从洋人那里买火枪，当然能招到造火枪的匠人就更好了！第二笔则交给红花

会内经商之人，让他们扩大店面，一来可以赚钱，二来可以打探消息、收买官员，三来由商户出面购买粮草等物也不显得碍眼；第三笔十三哥去佛山购置铁锭，同样也要招收匠人……”

啊，现在签约作者新书榜二十九名，到二十五了加更，求收藏求推荐求**。（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二十二章杭州（加更）

ps：看《陈家洛的幸福生活》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十三哥去的时候也是以商人的名义，到时候让会里安排几个经商的兄弟陪你一起去！”，陈家洛记得红花会杭州分舵的舵主马善均就是开大绸缎庄的，经商的人才是不缺的，“除了这三笔，剩下的钱先放着，等我们拿下地盘之后，发放军饷、安置民众等等都有大用”

陈家洛这一番话有理有据，说出来之后众人心服口服，尤其是受到重用的赵半山和蒋四根脸上露出喜色，连拍胸脯表示一定帮总舵主把事情办好！

众人都走了之后陈家洛把骆冰留了下来，“四嫂，刚才我还有一些话没说出来，现在想和你商量下！”，看着骆冰脸上的不愉陈家洛摆摆手，“不是说信不过诸位哥哥，只是事情紧要，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风险。”

“总舵主这是要让我去干什么？”，骆冰疑惑的问道。

“我想在红花会内组建一个新的堂口，专门负责打探消息、造谣生事、刺杀官员，想来想去只有四嫂最合适了！”，其实赵半山和徐天宏都比骆冰要适合，但是这俩人一个要负责海贸，一个去了山东协助王伦，剩下的人里脑子还算灵活的就是骆冰了，她从小就跟着父亲闯荡江湖，对于江湖上的套路一清二楚；同时文泰来死后她日日寡欢，陈家洛给她找些事情做也是想让她忙起来分分心。

“既然总舵主看重，那我就答应了。”，骆冰也没有推辞，“却不知这个新建的堂口叫什么名字？又该如何行事？”

“嗯！不如就叫谛听营好了！”，陈家洛想起某小说里名字，“谛听是地藏菩萨座下的神兽，天上地下无论什么事都逃不过它的耳朵；至于如何行事，我这里早有准备。”，说完陈家洛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包袱里拿出本小册子递给骆冰，那里面是他根据后世的知识写的一些情报部门组织架构、形式规范等等，虽然都是些支零破碎的东西，但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已经很先进了。

骆冰越看脸上的讶色越多，很多东西她乍一看觉得没什么，但是却越想越心惊，自己以前在江湖上那些手段和这里面的东西比起来就成了小把戏。

草草翻了一遍把小册子小心翼翼的收起来，“总舵主请放心，在船上这几天我好好看看这本册子，等到了杭州我就开始着手把谛听营弄出来！”

在剩下的半个月里，陈家洛基本上没闲的功夫，一会儿赵半山找他商量如何去倭国贸易，如何向洋人购买火枪的事情；一会儿骆冰来找他商量谛听营的组建细节、如何选人、如何培训；一会儿又是蒋四根找他商量如何招收匠人、铁锭购买之后运到哪里。好不容易闲下来，无尘道长和常氏兄弟又要找他练上两招。不过也不是没有好处，这半个月过去，众人看他的眼神越来越崇敬，自己在这几位当家心中的威望可是越来越高了！

从踏板跳到码头上的时候，陈家洛脚下一歪差点栽倒在地，这段时间每天在船上晃了晃去的，都有些不适应陆地坚实的感觉了。三艘大船停在温州港口，早有太极门和红花会的人前来接应，其中不乏有身着水师军服的，红花会在浙江的势力可见一斑。

把财宝快速卸下抬进提前准备好的院子当中，早有温州王氏太极门的掌门人前来迎接，陈家洛在温州留了三天，仔仔细细的商量好合作的细节、商路的选择，把赵半山留在温州负责海贸事宜；蒋四

根带着银子乘船去佛山准备购置铁锭。

经台州过宁波，在绍兴品过黄酒，一行人来到了杭州府，到了杭州队伍又分成几路，无尘道长和章进压着苗人凤父亲的尸首前往湖南，骆冰则去准备谛听营筹备事宜，其余的人跟着陈家洛来到杭州分舵舵主马善均安排好的住处。

马家坐落在西湖孤山脚下，湖光山色，风物佳胜，放到陈家洛来的时候，想在这边弄套院子没有大几千万是想也不用想。马善均是大绸缎商人，自置两所大机房织造绸缎，因生性好武，结识了卫春华，由他引入红花会。马善均五十上下年纪，胖胖的身材，穿一件团花缎袍，黑呢马褂，一眼看去，直是个养尊处优的富翁，哪知竟是一位风尘豪侠。

“最近杭州可有什么大事？”，陈家洛刚落座就问道，一路上光顾着赶路了也没来得及打探消息，进城的时候看到城墙上士兵多了不少，也不知是发生了什么。

“启禀总舵主，近日抚台衙门戒备森严，有成千兵丁点起灯火，彻夜守卫，巡查的军官有几名都是戴红顶子的二三品大员，想必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到了杭州。”，马善均说起话来条理分明、中气十足，“要不要属下再去派人打探？”

应该是乾隆到了吧？或许自己可以做些什么？陈家洛摇了摇扇子，“派人去看看也好，不过小心为上，且不可被鞑子捉去。”

马善均转身出去安排，等他回来的时候陈家洛细细的问起苏杭一带的纺织业发展来，从马善均口中得知苏杭一带在明末的时候就有上万人从事纺织业，到了清初由于清军的几次屠戮导致机工星散、机户凋零，不过到了康熙年间，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乾隆刚登基的时候这里又聚集起数万从业者，苏杭一带几乎每家每户都在从事和纺织有关的行当，看上去似乎此地又恢复了繁华；不过好景不长，乾隆五年以后，由于官府的控制干涉和压榨，市面上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失业机工再次出现，一度甚至有机工投水自尽。“这不，前两天衙门又派人来收钱，说是给在西北打仗的兆惠将军征集军饷，送了五十两的银子才把那些狗腿子打发走。”

传统的手工业向工业过度期间，封建制度果然是阻碍者啊！安抚了马善均一番，又把红花会提供资金让他扩大商业规模的事情说了一遍，马善均转身回房去准备扩大经营的方案，陈家洛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到底要不要去看看乾隆呢？ps：到二十五名了，加更一章，继续求收藏求推荐，到前二十了

继续加更。（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二十三章王见王

没犹豫多久，陈家洛就决定去看看，起码短时间来看乾隆都是自己要面对的最大对手，能有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尽量不要错过，通过观察判断他的性格和做事方法，那么就能针对他性格中的缺陷制定相应的策略，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陈家洛可没觉得自己会有原著中那样的运气，于是第二天一早就在抚台衙门对面的茶楼上坐下，点了一壶茶一直坐到晚上也没见有像乾隆的人出来；一连去了几次，第三天一早，三四十号穿着蓝袍的壮汉围着一个四十来岁缙绅打扮的中年走出大门，远远地望见那中年和自己的面貌有几分相似，看马车的方向应该是去西湖！

等他们转过路口，陈家洛马上扔了锭银子在桌上，飞快的下楼从另一条路往西湖奔去；走到飞来峰顶，透过郁郁葱葱的树木，隐隐约约看到三天竺哪里有几个汉子走来走去，从衣服上看大概就是刚才抚台衙门门口的那些人。

手摇纸扇，扮作来游玩的士子，陈家洛慢悠悠的往上中下三天竺行去，顺山而上，一边在脑中搜刮着晚清词人的诗句一边寻找乾隆，偶尔在路上遇

到的蓝衣汉子看到他都面露异色，这下陈家洛就更肯定乾隆就在山上了，那些侍卫是看到他长得像乾隆才露出惊奇的表情。

快刀天竺观音庙时候，忽然听到山侧琴声朗朗，夹有长吟之声，随着细碎的山瀑声传过来。只听那人吟道：“锦绣乾坤佳丽，御世立纲陈纪。四朝辑瑞征师济，盼皇畿，云开雉扇移。黎民引领鸾舆至，安堵村村飏酒旗。恬熙，御炉中叆叇瑞云霏。”

辞藻华丽但格调不高，不仅借用了杜牧“水村山郭酒旗风”的典故来衬托盛世景象，还塞了好几个生僻字进去，证明作词的人艺术水平不高还爱显摆，做了这么一首破词还好意思在才子云集的西湖边上大声念出来，那么说明他经常收人吹捧导致不知道天高地厚，根据上述几点陈家洛很容易就判断出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乾隆。

顺着声音的方向走过去，之间刚才那个缙绅打扮的人正坐在山石上抚琴，身旁站着两个蓝衣壮汉和一个瘦小的老者，这老头子大概就是金爪铁钩白振了；此时琴音刚落，乾隆也看到了陈家洛，不知为何心中升起一股亲近之意，开口相邀，“兄台可也是来游山的？”

陈家洛懒洋洋的的行了个礼，“在下适逢此处，听见有人弹琴，就过来瞧瞧，没打扰到兄台吧？”，据说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最能看出本性，反正陈家洛也没打算认这个兄弟，就打算气他一气。

看到陈家洛无礼的样子，侍卫就要喝骂，乾隆轻轻咳了一声，俩人又退了回去，“这一曲《锦绣乾坤》正是小弟新作，阁下既是知音，还望指教！”

陈家洛走到跟前盯着乾隆怀中的古琴左右打量了半天，口中不停地发出啧啧声，“哎，可惜了这一具好琴啊！”

乾隆的脸顿时挂不住了，问他自己的曲子怎么样，他却可惜这把琴，什么意思？脸色一沉，“兄台这是何意？”

“琴乃清心去燥之乐器，用来演奏这种阿谀奉承的曲子，俗了俗了！”，陈家洛摇头晃脑的说道，端端一副魏晋狂生的姿态。

“呵呵，如今圣天子在位，国泰民安，此曲不过抒发应有之意罢了，如何算的上阿谀奉承？”，乾隆到底是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硬生生的忍住没有发火，把琴递向陈家洛，“看兄台的样子想必是

精通琴艺了，就请弹奏一曲如何？”

“也好，我想想看弹什么好？”，陈家洛接过古琴盘腿坐下，一边调弦一边念叨着，“其实我想弹一首《沁园春》来着，不过怕你听了不高兴，还是换一首你没听过的曲牌好了！”

陈家洛出身世家，弹琴的本事是从小练出来的，虽说这一年多没怎么动过，可是身体的记忆还在，回忆了下那首曲子，铿铿锵锵的弹了起来，一边弹一边放声高歌，“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剩了衣襟晚照。苍生笑，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

“兄台的这首曲子…倒也别致！”，乾隆憋了半天才憋出几个词，“格律不落俗套，在下思索半天却没有找到一个曲牌能对的上的！一听此曲令人心生豪气啊！”

“没听过就对了，这首曲子是我今日新作，兄台能品味到其中的妙处，也是不凡。”，陈家洛做出一副喜滋滋的样子。

“兄台仪表不凡，琴艺出众，想必是出身世家

了？不知令尊身居何职啊？兄台有何功名？”，乾隆问道，心想等问出你家大人是谁，下次一起招进宫里看你有何话可说。

我爹不就是你爹么？这还要问？陈家洛道，“先严已不幸谢世，在下十五岁那年曾得中举人。”

“哦？那后来可有参加会试？可是考官无目，导致兄台科场失利？”，乾隆追问。

“非也非也，在下自从得中举人之后见朝廷上多事是蝇营狗苟之辈，也就断了功名的心思，与其残民以逞，不如曳尾于泥涂耳。”，最后一句倒是原著中的话。

乾隆闻言脸色三变，稍稍一顿，不知怎的，眼前这张脸却不能让人生出怒气来，呵呵笑道：“兄台高人雅致，胸襟自非我辈俗人所及。”，话虽如此，但陈家洛屡屡讽刺也就没了再聊的心思，“兄台，我还有事，今日就此别过。”

陈家洛不以为意，起身把琴递还回去，乾隆摆摆手，“兄台琴艺出众，这具琴就送给兄台吧！”

陈家洛也没客气，把琴抱在怀里，“也好，反正这具琴留在你手里也是暴殄天物。”

第二十四章弘历的气量

这下乾隆再也控制不住了，哼了一声，袖子一甩扭头就走；远远地听见他好像给周围的侍卫吩咐着什么，金爪铁钩白振接着搀扶乾隆的机会瞥了一眼陈家洛，似眼神灼灼，似乎要把他的脸刻在自己脑子里。

陈家洛不以为意，也没急着离开，继续盘腿坐下弹起古琴来，先是《千本樱》、又来《甩葱歌》，琴声激荡，惊得林中的鸟儿哀鸣不断，曲子尚未结束，这三天竺林子里的飞鸟走兽倒是跑了个干净。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陈家洛抱起古琴，慢悠悠的往山下走去，行至山下，路口当中一瘦小的老者背对着他拦住了去路；听到陈家洛的脚步渐近，老者回过头来，“小子，得罪了我家主人还想走？看你也是身怀武艺的人，且与老夫过上几招！”

“没想到三十年前名震江湖的金爪铁钩白振却做了狗腿子，也不知嵩阳派诸位前辈在天之灵见了是何感想。”，这白振三十年前就凭借大力鹰爪功名扬江湖。

“放肆，我家主人何等身份，白某在他老人家

手下办事乃三生修来的福分，废话少说，放马过来吧！”，说罢白振伸出右手五指成钩，隐隐罩住了陈家洛上身几大要穴。

“且慢！”，陈家洛稍微往后退了一步，瞬间就脱离了白振爪力笼罩的范围，“我还有件事想咨询白师傅，等我问完再打不迟！”

“你还有何话要说？若是向鄙主人道歉的话，我家主人宽宏大量，又有爱才之心，相比不吝高官厚禄之赏！”，看刚开始的时候乾隆对陈家洛印象颇佳，白振也不想马上动手，要是能说服陈家洛去给乾隆道歉就再好不过了。

“我不过实话实说罢了，又何须道歉？”，见白振眉头一紧，陈家洛连忙问道，“我这个问题是关于你嵩阳派的，我听说嵩阳派有位前辈名叫郭嵩阳，擅使一把铁剑，单论剑术，江湖中绝无对手，不知道白师傅听过没？”

“我嵩阳派向来以大力鹰爪功传世，却不曾有人擅长剑法，阁下怕是听错了吧？”，白振皱着眉头回答。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话音刚落陈家洛双手抱住古琴蒙头盖脸的砸过来，“没有的话那就动手吧！白师傅接招！”

“鼠辈竟敢偷袭！”，白振被他打了个手足无措，下意识的伸出双爪就要把古琴击个粉碎，爪尖刚要碰到琴身的时候却想起这是主人的爱物，虽说已经送人，但被自己弄坏终究不好，于是连忙变换招数，身法顿时一滞。

身子后仰一个铁板桥避过陈家洛砸来的古琴，刚要起身却被陈家洛一掌击在胸口，这一掌所蕴含的内力极为浑厚他只觉得胸口一麻，就躺在地上怎么也动不了了；想到自己三十年纵横江湖少有敌手，今日不过一招就被这年轻人打倒在地，白振的老脸红的快要滴血了。

哎，我的理想可不是做大侠啊，那还会摆好姿势等你过来？陈家洛笑了笑，抱着古琴飘然而去，这一路上再也没遇到其他侍卫，估计是白振对自己的武功有信心就单独来拦截的缘故，没想到却栽了个跟头，也不知他回去后怎么和乾隆交代。

回到马善均的院子，陈家洛盘算着这次和乾隆见面的收获，首先从他弹琴唱曲来看，证明这人爱附庸风雅，却又缺乏自知之明，应该是被吹捧惯了的缘故；在自己多次当面讽刺还能按捺下怒气，说明还有一些城府；不过之后的应对却又落了小家子气，要是当面翻脸令侍卫拿下他还能说明他有些血

型，要是置之不理也显得这人心思深沉，不过他却选择了最糟糕的应对方式，事先压下怒气事后偷偷找人麻烦，既不够心黑手辣又不够大度，气量有限又缺乏血气，今后遇到重大抉择的时候恐怕没办法做出正确应对，看来清朝从乾隆年间开始由盛转衰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此陈家洛对造反成功又多了一份信心。

“总舵主，这是我这两天整理出来的绸缎庄扩大章程，还请总舵主过目！”，马善均双目布满血丝，看来这两天都没休息好。

“马舵主辛苦了，快请坐！”，陈家洛连忙起身招呼马善均坐下，对他来说经商能力出众的马善均可比那些只会打斗的武林高手有用多了；接过马善均递过来的章程，陈家洛仔细的看了起来，这份章程还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如何收购蚕茧、如何招收织工、如何打通关系、如何销售都写得清清楚楚，不过距离陈家洛想要的效果还差的很远，按照这份章程做下去，最多不过是个比较大的手工作坊罢了，这对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想要的是一个近代化的工厂，利用较为先进的机器和超出同行的规模压缩成本，冲击目前已经逐渐衰落的苏杭纺织市场，一方面能给红花会提供充裕的资金，另一方

面大量手工作坊倒闭带来的大批失业工人都是社会不安因素，稍一鼓动这江浙一带就不怎么太平了；江浙是清廷重要的税赋来源地，这里不稳对清廷的打击可就大了。

陈家洛看完后把章程放到桌子上，“马舵主这份章程令小弟大开眼界，之前还不知道这丝绸行业还有这么多门道，马舵主堪称陶朱之才！”，先表扬了马善均几句，陈家洛接着说，“不过，小弟这里也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还请马舵主参详一番。”，接着陈家洛按照自己的记忆把英国血汗纺织工厂的运作流程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马善均刚开始的时候还不以为意，后来越听头上冷汗越多，要是眼前这位总舵主也经营绸缎庄的话，恐怕自己这点家业早就被弄垮了，“总舵主，按照这个章程做下去的话恐怕苏杭一带的绸缎庄就剩不下几个了啊！”

感谢苍千顷的588打赏，现在23名了，马上就到前二十了，到了加更。

第二十五章离间计

陈家洛观察了下马善均脸上的神色，眼神中惊讶的成分占了大多数，却不见多少悲天悯人的意思；还好他不是儒生，没那么多不该有的想法，“马舵主，如今朝廷苛刻，就算我们不用出这样的手段，你觉得再过十年这苏杭一带的绸缎庄又能剩下多少？”

“这...”，马善均被问的愣住了，“我马家在杭州多年，祖孙三代都是做这一行生意，现在和康熙年间比起来，生意可难做多了！去年不过堪堪持平罢了，每次同业聚会，总是会少几个熟悉的面孔，不瞒总舵主说，要是在这么下去，不用十年，五年后我马家也该败落了！”

我就说么，你一大财主的怎么会想着加入红花会，恐怕不单单是好武的缘故吧？或许也存了一些利用红花会的影响力保住自身产业的心思，“对啊，马舵主，苏杭一带丝绸行业倒掉是迟早的事情，就算没有我们，官府也会让他们过不下去！”，陈家洛麻溜的把责任推给满清，“既如此，还不如我们来把这笔最后的钱赚了！等有一日红花会夺了天下，马舵主可就是开国元勋了，将来

杭州马家和当年江宁曹家、苏州李家比起来，定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想起当年江宁织造曹寅家的豪奢，马善均不自觉得咽了口唾沫，呼吸也越发粗重起来，咬咬牙仿佛下了天大的决心，“总舵主，我这就下去安排。”

“如此有劳马大哥了！”，陈家洛故意换了称呼，语气中透出一股亲切地味道。

又在杭州待了几日，估摸着时间乾隆差不多该去海宁拜祭自己的父母了，陈家洛独身一人往海宁赶去，临行之前专门叮嘱属下帮他找来一对奇门兵器和一套夜行衣。进了海宁城，按照记忆往城西北陈家老宅行去，一路上但见来往的行人都面露喜色，却不知是何缘故；远远地望了几眼，只见自己家门头的匾额已由“隅园”换成了“安澜园”，笔致圆柔却又少了一份筋骨，透出一股松松垮垮的味道，显然是弘历这个二把刀书法家的笔迹。门口几个太阳穴凸出，目露精光的汉子走来走去，隐约之间有几人好像在三天竺见过。

陈家洛悄无声息的退去，远远地在城南找了间客栈住下，在酒楼吃饭的时候听到酒客聊起皇上因为陈阁老的缘故免了海宁三年钱粮，这才明白城中

行人面露喜色的缘故；自古以来造反之后朝廷还不敢对付自己的家人，数遍华夏历史恐怕也就只有我一个了吧？

用过晚饭回到客栈安心打坐，把状态调整到最好，待到月明中天的时候陈家洛拿出夜行衣换上，取出那对独门兵器，轻轻推开窗户左右望了几眼，见无人注意运起轻功跃出窗户伸手勾住屋檐一个翻身飞上了屋顶；看明方向踩着屋顶往陈家老宅飞去，到了安澜园外瞅见侍卫巡逻的间隙悄无声息的翻过院墙往自己母亲的居所赶去。

越过爱日堂，行到母亲的旧居筠香馆。只见馆前也换上了新匾，写着“春晖堂”三字，也是乾隆御笔，孟郊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春晖堂这三个字写在这里，那么就意味着乾隆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当年陈家洛的父亲陈世倌位居尚书之职，深得康熙宠信，妻子刚产下一子就被四王爷胤禛请奶妈抱过去观赏，哪知还回来的却是一个女儿；原来此时正是九龙夺嫡关键之时，其他几个皇子都有了儿子，偏偏胤禛的儿子要么早夭，要么天资拙劣不成气候，总是盼着自己的附近能给自己生个儿子，没

想到这次却是个女儿，从血滴子哪里得知陈世倌生了儿子，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来了个掉包，这孩子长大之后继承帝位就成了当今乾隆皇帝。

红花会前舵主于万亭就是知道了这个秘密才试图要挟乾隆反清，并在临死之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文泰来。当然陈家洛今天过来可不是打算和乾隆相认的，他翻身上了母亲的旧居二楼，点晕房内的侍女，假装在房内翻找东西，并故意弄出一些声响来。

透过窗户向下看，院内的侍卫果然被惊动围了过来，陈家洛立刻从箱子里翻出一个婴儿的襁褓揣在怀里，这襁褓应是他儿时所用，没想到却被母亲保存至今。眼看着围过来的侍卫越来越多，陈家洛翻身下楼往院墙方向冲去。没走两步就有侍卫拦截，陈家洛从背上取出准备好的镔铁点钢穿两下逼退对手再次冲向院墙。

一路上打退好几拨侍卫总算到了院墙下，身子一晃跃上院墙，一把宝剑带着劲风刺了过来，看招式应该是少林达摩剑法，这人的武功可比其他侍卫高多了，不出意外的话此人就是少林叛徒褚圆了。三招过后陈家洛找了个破绽点在他的小腿上，褚圆惨叫一声掉到围墙下面。

“好贼子，看爪！”，声音刚落就感觉有五道劲风袭向自己的肩膀；不好，是金爪铁钩白振，这人和自己照过面不能和他过多纠缠一面看出破绽。陈家洛身子一矮躲过这招，顺势提到围墙下面，哑着嗓子说，“嘿嘿，关顾着追我也不怕你家主子出事？”

这句话让白振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放弃了陈家洛往院内奔去；摆脱侍卫的纠缠跑到钱塘江边将两只镔铁点钢穿扔进江里，陈家洛绕了个大圈子从另一边回到客栈内。

这时乾隆正在陈家老宅里发着脾气，“养你们有什么用！一大群人连个小贼都拦不住！查出来了没有？丢了什么东西？”

片刻后白振硬着头皮回答，“据伺候老妇人的瑞姑说，金银首饰什么的都没丢，唯独丢了一件婴儿的襁褓。”

“襁褓？”，乾隆心中一惊，“那贼人是什么来路？”

“这...”，白振看看四周，乾隆挥手示意他们退下，房内只剩下他们两人，白振心惊胆战的回答，“小的看出了些线索。”就差一千多积分就到第二十了，求收藏求点击求推荐。

第二十六章各方反应

“哼！”，见白振支支吾吾的样子，乾隆哼了一声；白振马上跪下，“小人不敢隐瞒，小人曾和那贼人过了一招，看他手上的兵器是一对镔铁点钢穿，武林中使用此兵器的极少，小人这么多年就见过郑王府的总教头万庆澜用过。”

“万庆澜？郑王府？”，乾隆咬牙切齿的问。

“是，万庆澜在这对镔铁点钢穿上花了二十年功夫，在京城连败十多名武林高手，这才被郑王爷聘为王府武术总教头的，此事在京城人尽皆知。”，白振满头大汗的回答，“陛下，此前御前侍卫瑞大林曾和万庆澜一同办事，他也是见过万庆澜的！”

“传瑞大林！”，乾隆对着窗外喊了一声，片刻之后瑞大林也跪在了白振旁边，“瑞大林，你且说说那万庆澜用的是什么兵器？”

“回禀陛下，那万庆澜用的是一对镔铁点钢穿，武林中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瑞大林恭恭敬敬的回答。

“白振，你先下去吧！”，乾隆挥挥手，白振起身退了出去，乾隆焦躁不安的在屋内踱了几个圈

子，瑞大林在地上跪的膝盖发麻却动也不敢动；过了许久乾隆回到椅子上坐下，“瑞大林，你把那天的事再仔仔细细的说一遍。”

“是，陛下；那日小人失手被擒，和万庆澜关在一间屋内，听他们说文匪下葬之时就是小人丧命之日，谁知前一天夜里有一黑衣人来救万庆澜，说郑王爷让查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因为害怕小人吵闹惊起红花会匪众，故将小人一起就走，行到路口处黑衣人把万庆澜拉到一边说了几句，然后黑衣人就要来杀小人灭口，托陛下鸿福，小人钻进林子里才逃过一劫。”

“可还记得那人和万庆澜说了些什么？”，乾隆的声音中透出一丝惧意。

“当时隔得太远，小人...小人只听见‘大内’、‘身世’、‘南少林’几个字！”，这个问题已经被乾隆问过好几遍了，每次回答的时候瑞大林都满头大汗，深恨自己当初为何耳朵那么长，听到了不该听的东西。

“行了，你下去吧！”，半天之后乾隆挥挥手把瑞大林赶了出去，“记住，此事不可与任何人提起，否则小心你瑞家满门的脑袋！”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又磕了几个头瑞

大林才颤颤巍巍的退了出去。

“郑王府！南少林！”，乾隆啪的一掌拍在桌子上，“朕轻易动不了郑王府，还对付不了你南少林么？白振！给朕进来！”

“陛下有何吩咐？”

“你马上带着朕的密旨去福州，让福州将军带人去把南少林寺给我烧了！如有一人走脱拿你是问！”，说话间乾隆笔走龙蛇一道密旨就此书成。

“是！小人遵旨！”，白振不敢多问，小心翼翼的接过密旨，出门之后快马加鞭奔向福州；半个月后福建莆田南少林被清军兵马围得水泄不通，寺内天虹等高僧葬身火窟，仅有达摩院首座天镜爬狗洞逃脱。

“白大人，福建可不只是这一座少林寺，除了莆田之外，泉州还有一座少林寺，那一座究竟是烧还是不烧啊？”，福州将军新柱摸着胡须问道。

这...白振头上的冷汗就下来了，自己领旨的时候可没敢多问，万一乾隆要烧的是泉州少林寺怎么办？于是咬咬牙，“泉州少林容纳反贼，罪当不赦，也一起烧了！”。

于是泉州少林寺也遭受了无妄之灾，全死上下十有九死，仅余几个俗家子弟杀出重围，幸免遇

难。其中，洪熙官逃往广东与方世玉会合，另有蔡德忠、马兴超、方大洪、李式开、胡德帝五名弟子北走中原，千方百计查探寺庙被烧的原因，与官兵展开生死之战，后世称他们为少林五祖。

就在乾隆下旨的时候，北京郑王府内，万庆澜正在向郑王爷辞行，“王爷，小人自进入王府一来多蒙王爷厚爱，承蒙王爷不嫌我这几手庄稼把式粗鲁，委以总教头重任，如今万某年老体衰，想回乡颐养天年，还望王爷成全。”

此时的郑亲王奇通阿是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的孙子，今年五十八岁，曾历任侍卫内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宗人府宗令等多职，现在担任的是玉牒馆总裁，专门掌管纂修皇家家谱，职位可谓请贵。万庆澜当日从西北回来向他汇报之后他也很纳闷，自己没有派人去查那个大内要人的身世啊？这是怎么回事？虽说自己担任宗人府宗令期间隐约听过一些乾隆身世的传闻，不过也只是听听罢了，过后就忘了，一时也没有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听完万庆澜求去的话，他试着挽留了几次，见万庆澜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既然万老师心意已决，本王就不挽留了；管家，去取一千两银子给万老师作路费。”

恭恭敬敬的道谢之后，万庆澜第二天就从王府离开了，他也没有回家，出城之后远远地找了个小城隐居起来；自从回到京城向王爷汇报完消息，看到郑王爷纳闷的神情，万庆澜就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大阴谋之中。凡是牵扯到大内的，肯定不会是小事儿，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还是走的远远地吧！

第二日一早，陈家洛返回杭州城内，在浙江呆了这么久，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西北那边霍青桐他们估计正在和兆惠打仗，自己也该过去帮忙了；原著中霍青桐只是把兆惠的军队围在黑水营，这次过去怎么说也要把这支军队全灭了才好。少了这一只能打的军队，满清的西北就会多乱几年，自己的机会就能更多一些。

“嗯？前面那人好生眼熟啊？”，陈家洛正在茶楼中喝茶，眼神不经意的扫过下方街道，却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还正想着这人去了哪里，没想到在这里给碰见了。ps：前二十了，加更，俺说到做到，到十五了再加更；推下朋友的书《青云仙路》，普祥真人老作者了，节操还是满满的。

第二十七章诱拐李沅芷

正想着该如何同对方搭讪，没想那人也进了这家茶楼，楼梯嗵嗵响了几声，一位面貌清秀的年轻公子手摇折扇上了二楼，看到陈家洛的时候这年轻公子陡然一愣。

“多日未见，李...公子倒是风采依旧啊！”，陈家洛站起来打了个招呼，眼前这人正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绵里针陆菲青的弟子、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的女儿。

“哼！”，李沅芷哼了一声，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陈家洛对面坐下，啪的一声把扇子扔到桌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陈总舵主啊！快说，你把我师父拐到哪里去了？”

“陆老前辈护送十四哥和张召重的遗体回武当山去了！算算日子早就应该办完事情了，怎么陆老前辈没有来找李公子么？”，陈家洛也奇怪陆菲青能去了哪里，莫不是留在武当山不出来了？

“自从在安西和师父分开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还以为师父出了什么意外呢！”，说着说着李沅芷的眼圈开始变红，似乎是想起了陆菲青当初和人比武受伤的事情。

“李公子勿用担心，我们从河南分开的时候陆老前辈还好好地呢，三哥和十一哥一路把他送到武当山才回来，想必陆老前辈现在正在武当山清修吧？”，陈家洛赶紧安慰道。

“师傅没事就好！”，李沅芷不过十**的年纪，正是心思活络的时候，听到师父平安之后马上又问其他事情来，“陈总舵主怎么到杭州来了？”

“哦，回家看看而已，我本是浙江海宁人，自小离家跟着师傅学武，前段时间母亲病逝也没来得及见最后一面，这次回来是拜祭母亲。”，说到这陈家洛略微有些内疚，继承了这具身体，却没帮他尽到多少义务。

“陈总舵主竟然是浙江人？我就说呢，西北风沙那么大，哪有你这样眉清目秀的男子。”，李沅芷脱口而出，说完就脸红了，女儿家家的怎么就说起男子的相貌来。

“额。”，陈家洛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后世遇到这种玩笑多了，来清朝后这还是第一次；咦，刚才说到余鱼同的时候她怎么也没多大反应？略一思量陈家洛就明白了，原著中李沅芷虽然和余鱼同是情侣，不过在这时候她刚刚见了一面余鱼同就死了，现在在她心中余鱼同仅仅是自己的同门师

兄，而不是那个让她刻骨民心的心上人；发觉两人之间气氛变得尴尬，陈家洛连忙转换话题，“我这次回西北或许会从武当山路过，不知李公子可有什么话要带给陆老前辈？”

“你要回西北？”，李沅芷的眼睛亮了，自从来了杭州，平时和她交往的都是杭州城内各个官员家的千金，说话规规矩矩，聚在一起了不是吟诗作对就是品茶赏花，生性活泼的她快被闷坏了；再加上母亲不停地在她耳边唠叨着那家的公子文采出众，哪家的公子行事得体，说的她烦躁不堪，不由怀念起在西北无忧无虑的时光来。

“是啊。”，反正她都知道自己红花会的身份了，陈家洛也就不再隐瞒，“木卓伦老英雄正在和兆惠打仗，我这次过去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上点忙。”

“啊！他们在和兆惠大将军打仗？霍姐姐不要紧吧？”，李沅芷刷的一下站了起来，之前在西北的时候，一路上和霍青桐朝夕相处，现在一听见她的部落正在打仗，顿时担心起来。

陈家洛眉头紧锁，“兆惠大将军是朝廷宿将，用兵老道，我这次过去也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到时候万一准格尔部落败，我尽量想办法把霍

姑娘和木老英雄救出来；不过霍姑娘性子刚烈，恐怕不肯独生。”

“那可怎么办才好？”，李沅芷焦躁不安的在桌边踱来踱去，陈家洛则跟着唉声叹气，过了好一会儿李沅芷仿佛下定决心，重新坐下说，“总舵主，我好久没见到师傅了，甚为想念，你要走的时候也带上我吧？”

“这...”，陈家洛为难的说，“此去路途遥远，离家太久的话李公子不怕家人担心么？”

“不要紧的，我父母最是通情达理，知道我去看师傅他们不会说什么的！”，李沅芷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总舵主什么时候出发？我到时候在城门那里等你！”

“明日就走！去迟了恐怕木老英雄他们撑不住了！”，陈家洛故意把事态描述的非常紧急。

“好，明日一早我就去城门口等着你们。”，说完李沅芷就急匆匆的下楼去了，陈家洛优哉游哉的喝完茶才转身回了马善均家。

“这些珠宝先放到你这里，到时候用来打通关系、行贿官员。”，陈家洛把从闯王宝藏里取出的珠宝拿了一大箱送给马善均，现在这年头做点生意没个靠山可不成，。

马善均做老了生意，这些门道早就摸得烂熟，当下也不客气，让大儿子马大挺带着心腹家人将珠宝送到密室收好，“总舵主但请放心，这几日我已经在筹备新工坊的事情了……”

细细的听马善均说完，陈家洛点点头，“此事事关重大，马舵主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就派人去温州找赵三哥，今后赵三哥就常驻温州负责海贸事宜，你工坊里产出的丝绸刚好可以供应给赵三哥！”

有说了一些合作的细节，陈家洛就回房休息了；第二天一早，陈家洛往城门口赶去，事情越来越多，各个当家的都忙了起来，这次和他一起前往西北的就只剩下了常氏双侠，还好杨成协、卫春华和石双英已经在西北等着了，不然人手可就有些不够用了。

刚走到城门口就看见李沅芷穿着一身男装等着哪里，见他三人出城也翻身上门跟了上去，陈家洛连忙给常氏双侠介绍，“五哥、六哥，这是陆老前辈的女弟子李沅芷，这次去武当山找陆老前辈，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感谢hfjgf的100打赏，感谢大家的努力，俺现在19了，到15了继续加更，能到前十二首页就可以

看到了，俺爆更。

第二十八章情愫暗生

“陈总舵主，你说你家是浙江海宁的，却不知和陈文勤公是何关系？”，女儿家心思活跃，走的时间长了难免无聊，常氏双侠面目可怖，于是李沅芷搭讪的对象就只剩下了陈家洛。

陈家洛的父亲陈世倌生前历任山东巡抚、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要职，死后谥号文勤，世人敬称为陈文勤公，自己的身世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似乎也没什么隐瞒的意义，于是陈家洛直接答道，“不瞒李公子，文勤公乃是先父。”

“啊！”，李沅芷惊讶的捂住了嘴巴，之前在安西见到陈家洛的时候，看他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就觉得他不是普通人家子弟，没想到出身竟如此显赫，稍一思索疑虑更深，“陈总舵主，你既然出身海宁陈家，却为何不去考功名，反而...反而做了...”，反贼两个字却终究说不出口。

“却为何做了反贼是吧？”，陈家洛不以为意，淡淡的说道，“幼年读书的时候也曾想过像父亲一般做个大大的清官，稍微年长之后见如今朝廷上下乌烟瘴气，贪腐无度的多，肯为百姓办事的少，像我父亲那样的官员在朝廷上已经见不到几个

了，于是也就熄了做官的心思；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被我义父于老舵主送到天山学艺，学艺稍成就逢义父不幸过世，义父留下遗命命我来做总舵主一职，若能将鞑子赶出中原，倒也不枉在这世上走一遭了！”

李沅芷想起这段时间来府中送礼的各路官员那令人厌恶的嘴脸，对陈家洛所说的话倒也有了几分认可；再想想最近母亲要给自己说亲的那些青年俊彦，要么读书读得呆头呆脑，要么仗着家里的地位骄横无比，和眼前这位总舵主比起来可是差远了，要是能和他一起金戈铁马为伴，在江湖上闯荡一遭倒也快意，想到此处不由得面上一热，忙晃晃脑袋把那些羞人的想法赶到一边，“总舵主，我们什么时候吃午饭啊？”

陈家洛一行的打算是先到南京，再从南京换船朔长江而上到武汉，在武汉和无尘道长汇合后再前去武当山，因此除了杭州就一路向北；他指着前方说，“前面再走十来里就是德清县了，到了德清用完饭再走！”

没过多久前方就出现一座城池，四人进了德清县找一间酒楼要了个雅间，常氏双侠一落座就大声吩咐着店小二，“格老子的饿惨了，好酒好肉快点

上来！”

陈家洛却先问了李沅芷的口味偏好，才点了几个精致的小菜，等菜上来之后李沅芷挨个尝了尝，果然都很合自己的口味，于是对陈家洛的好感又多了一分。

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儿，四人继续赶路，一路上陈家洛给李沅芷介绍着沿路的山光水色、历史典故，听得她如痴如醉，等晚上看到前方的城镇的时候李沅芷悄悄放慢了马速，生怕明天就听不到这些了。

接连几日，陈家洛除了和常氏双侠商讨会中事务之外，就是和李沅芷边走边聊，从琴棋书画说到武林轶事，间或还把后世的武侠小说那几本出来说给她听；到了客栈，陈家洛总是会细心地安排小二重新打扫房间、更换被褥，送上可口的小菜；常氏双侠见了虽然觉得别扭，不过一想总舵主年纪也不小了，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面前的这位姑娘又是陆菲青陆老前辈的弟子，说起来也算是门当户对，就没有干扰，每次上路的时候都借口打探路径早早的跑到前面。

“那张无忌最后娶了赵敏没有啊？”，这天到了客栈李沅芷硬拉着陈家洛要把故事说完。

“李公子，现在天色已晚，明天还要赶路，还是等明早再说吧！”，《倚天屠龙记》是陈家洛刻意拿出来的，赵敏和张无忌的身份和他俩有许多相似之处，说这个故事他也存了潜移默化的心思。

“哎，这让我今晚上如何入睡啊！陈总舵主，明天你一定要给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啊！”，陈家洛刚好讲到张无忌大婚，赵敏来搞破坏的时候，要是在后世他肯定要被骂一句断章狗了。

“前面就要到江宁了，鞑子驻兵甚多，这总舵主三个字还是不要再提，叫我陈兄就行了！”，估摸着时机差不多了，陈家洛提出建议。

“也好，陈兄；你也别老是李公子李公子的，就叫我...叫我沅芷好了！”，李沅芷脱口而出，刚说完就羞红了脸，哎呀一声扭头躲进了自己的客房。

到了南京，去码头包了一只客船，李沅芷从小长在西北，少乘舟楫，船行不远就扶着船帮吐了起来，再加上近日旅途劳累，很快就卧床不起；这船上又都是粗汉子，于是喂药照顾李沅芷的事情就都落到了陈家洛身上。劝人喝药向来是苦差事，李沅芷嫌药太苦怎么也不肯喝，陈家洛只好用各种故事吊住她的胃口，每到关键之处就闭口不说，非要她

喝完药才肯继续讲下去。

又过了几日，船行到九江的时候，李沅芷的病已经好了，不过她却继续装作弱不禁风的样子，竟是宁肯多喝几口苦药也要继续听陈家洛陪她说话。陈家洛虽然看出了些端倪，不过有美人相伴本是人生一大乐事，自然也不会揭穿，讲完《倚天屠龙记》，又说《天龙八部》，说道阿朱去世的时候李沅芷哭的稀里哗啦，陈家洛依照后世的经验习惯性的揽住了李沅芷的肩膀，李沅芷没察觉到不对，反而趴在他的肩头哭的更大声了。在外面的常氏双侠还以为舱内出了什么事情，猛地闯进来，弄的俩人好不尴尬。

不过从那以后李沅芷也不装病了，大大方方的从舱里钻出来，陪着陈家洛指点江山好不快意。不知不觉又是几天过去，这一天客船终于靠到了汉口码头上，登上岸之后，这样的日子恐怕就不会再有了吧？李沅芷默默地叹了一口气。ps：感谢dadadadadada的588打赏。

第二十九章江湖动态

上得岸来，常氏双侠熟门熟路的找到红花会在武昌的分舵，武汉乃九省通衢之地，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来往船只络绎不绝，红花会武昌分舵就控制了一家不大不小的货栈，另有几只货船，借着做生意遮掩他人耳目；常氏双侠进的货栈里面，对上切口，货栈老板马上将众人引到后院大礼参拜，从他口中陈家洛得知无尘道长和章进已经来了好几天了，现在正在外面拜会武林同道。

稍事休息，院内就响起了无尘道长爽朗的声音，“可是总舵主到了？”

“二哥数日不见，这精神倒是越发的好了！”，陈家洛推开门将他二人迎了进来，“二哥、十哥一路辛苦了！”

红花会多是粗豪的汉子，二人听到陈家洛关切的问候心里暖洋洋的，想要表达感激之情却拙于言辞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笑了两声无尘道长说起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来，“苗大侠见到父亲遗体后十分感激，直说红花会大恩大德无以为报，要不是还要教导小胡斐定然抛家弃业跟着总舵主杀鞑子去；等到三年后小胡斐根基稳固就带着他来投奔总舵主！

我红花会又多了一条好汉啊！”

“如此甚好！”，陈家洛击掌赞道，又说了几句苗人凤的事情，他问起江湖上最近的动态来，“二哥，小弟最近一直赶路，却不知这些日子江湖上可有什么大事？”

说到这里无尘道长脸色变得黯淡，“哎，前几日杭州传来消息说有人刺杀乾隆，不久之后金爪铁钩白振和福州将军新柱领着大军接连将莆田少林寺和泉州少林寺烧的干干净净，两座古刹毁于一旦，僧众几无生还；也不知这两件事有何联系。”

刺杀的话应该是天山双鹰，原著中他们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去的杭州，而福州则应该是自己前一段时间的布置起了作用，于万亭出身莆田少林寺，临死之前除了将自己的身世告诉文泰来之外还告诉了莆田少林寺的天虹方丈，同时还将一些证物存在了莆田少林寺，这一番大火下来除了乾隆恐怕就再也没人会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吧？陈家洛装作关切的问，“莫不是因为义父出身莆田少林寺的缘故？可这又与泉州少林寺有何关系啊？”，连他也猜不出泉州少林寺不过是因为白振没有问清圣旨，遭受了无妄之灾罢了。

“哼，鞑子生性凶残，杀人放火那还需要理

由！”，无尘道长义愤填膺的说道，“出家人向来与世无争，又那会惹上鞑子？雍正年间嵩山少林被一把火烧了，如今又轮到了南少林，鞑子这是要把我武林中人赶尽杀绝啊！”

“吩咐下去，让福建的兄弟们多注意一些，要是遇到侥幸逃生的僧俗弟子，把他们尽快送到安全的地方！”，既然他们都是的差不多了，陈家洛也乐的虚情假意一番收买下人心，刷刷武林的声望。

“嗯，我听到消息后就飞鸽传书福建分舵让他们帮忙了！不过据说有人在莆田少林寺被烧之后曾经见过达摩院首座天镜禅师，也不知是真是假；另外泉州少林寺也逃出来几个苏家弟子，据说往广东去了！”，无尘道长汇报到。

什么！竟然还有人逃出来，陈家洛心中一紧，不过转瞬就恢复平静，就算有人带着证物出来，第一个要找的还是自己，自己只需要等鱼上钩就好；“却不知马英雄哪里现在如何了？”，把少林的事先放到一边，陈家洛问起马朝柱的近况来。

“马英雄如今好大的动静啊！如今已经聚集起十来万人马，正在攻打开封！鞑子的陕甘绿营都在西北鏖战，河南省内只剩下开封驻防八旗和河南绿营；开封驻防八旗不过七百六十骁骑，河南绿营虽

说定员万人，可是将领多吃空饷，能有个六七千就不错了，又驻防各地，开封城内最多两千人，况且绿营早已腐化，不堪一战，开封陷落指日可待啊！”，无尘道长说的眉飞色舞，恨不得亲身前往开封厮杀。

听到此处陈家洛脸上却并无喜色，要是马朝柱不去攻占开封，转从仪封厅杀入归德府的话还能有些作为，归德府位于河南、山东、江苏三省交界处，土地贫瘠、民风彪悍、官府控制薄弱，能迅速拉起大量人马；反观开封，虽说开封自古是易攻难守，但好歹有完善的城墙，靠他手下那些饥民可不是一时半会能打下来的，时间一久饥民的气势就泄了，再耗上一段时间其他各地的援兵就该到了，这开封城下估计就是马朝柱的葬身之处了；哎，现在马朝柱估计正在兴头上，开封城内又有驻防八旗，马朝柱这次起事的目的就是为了家人报仇，就算自己去劝说他转攻归德府，他也是不会听的！

不过就这么看着他死了也不符合陈家洛的战略计划啊，“哎，马英雄去攻打开封这是下策中的下策啊！”，陈家洛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画着地图把自己刚才的想法说了一遍，“想来用不了多长时间马英雄就会被各地赶来的援军围在开封城下

了！”

“这...”，无尘道长等人听得目瞪口呆，常氏双侠站起身来，“总舵主，我们这就去开封，把你的话转告给马英雄！”

陈家洛摆摆手，“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断然听不进去的，再说了开弓哪有回头箭，现在十来万灾民都指着能打进开封填饱肚子，就算他现在转往归德府，也不会有多少人跟着他的！”

“如此说来马英雄这次是在劫难逃了？”，众人不由得悲观起来。

“倒也不是！只要他的嫡系人马还在，一切都还有转机！”，只要不把自己的老本拼光，逃出包围窜到其他地方就又能很快拉起一批人马，明末的流寇就是这么干的，虽说如今人心思定，但现在黄河泛滥，河道两边过不下去的人多了！只要不和官兵硬碰硬，马朝柱多坚持一段时间也不是不可能，“马英雄起码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到那时候我们也该从西北回来了，走图无路之下他也该能听进去我们的话了。”

嗯，驻防八旗的数量出自《开封驻防八旗初探》，绿营数据来自《绿营营制》，谁要这方面详细资料麻烦给我一份。

第三十章武当的选择

虽说是没抱什么希望，但陈家洛还是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马朝柱，把自己对局势的分析详详细细写在信里，其他的他不懂，但是保存实力的话总该能听进去几分。

“总舵主，十弟，你一向不都说自己骑术过人么？来和二哥我较量较量！”，说完无尘道长一骑当先冲了出去。

“二哥，我啥时候说我骑术好了？哎...二哥，别跑那么快啊，等等我...等等我！”，章进也快马加鞭追了上去，于是队伍后面又只剩下陈家洛和李沅芷。

李沅芷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刚从汉口出来的时候，常氏双侠还是借口探路跑到前面，无尘道长和章进不明所以，楞乎乎的跟在陈家洛身边不停的说着会里的琐事，气的李沅芷直翻白眼；还好吃午饭的时候常氏双侠和无尘道长耳语片刻，说完后无尘道长看陈家洛和李沅芷的眼色就不对劲了，刚从镇子上出来就借口赛马跑得远远的了。

“陈大哥，你这些属下倒真是有趣！”，李沅芷催动马匹赶上陈家洛，和他并排前行。

“哦，二哥向来是不服输的性子，估计是十哥刚才又惹着他了吧！”，陈家洛装作不懂，马鞭指着前方，“前面过了安陆府就是襄阳了！沅芷妹子不想去看看当年郭靖大侠守城的地方么？”

“哎，陈大哥，你说郭大侠当初为何非要来襄阳？他和黄帮主留在桃花岛上双宿双飞、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不好么？”，李沅芷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看他的眼神有些复杂，似乎是终于想起了自己和陈家洛的身份。

“要是天下已定，那么像张无忌和赵敏那样归隐山林未尝不可。”，陈家洛同样拿小说里的故事来回应，“但那时候蒙古暴虐，郭大侠又怎么忍心看着生灵涂炭。”

“哼！你们男人都是这样，个个把天下百姓放在心里，可是谁有想过身边的妻子该有多担心！”，说完李沅芷狠狠地瞪了陈家洛一眼，狠抽几鞭头也不回的往前奔去。

“沅芷妹子！”，陈家洛摇头苦笑两声，赶紧催马追了上去；穿过安陆府，进入襄阳府境内，在襄阳城内歇了一晚，这一日到了谷城，前面不远处就是武当山了，自从那天之后李沅芷对待陈家洛又恢复到之前那种不冷不热的样子，陈家洛明白她心

里担心什么，不过这种事也没办法，只能让她自己慢慢转过弯来。

“诸位施主，请问是拜神还是上香？”，到得山下，早有眼尖的道童迎了上来，看着一行六人都骑着高头大马，想来囊中钱财颇丰，要是把他们伺候好了，香油钱必然不会少；道童看他们的眼神越发的热切起来。

在清代，满清高层主要倡导佛教，对道教缺乏了解，后来出于笼络汉人的缘故也对道教进行了一些扶植，但到了乾隆之后对道教限制又重新严格起来，把正一道的范围限制在龙虎山，并将正一真人的品级从二品降到五品，禁止正一道在其他地区传教；全真道则运气好一些，道士王常月北上京师入主白云观，后来取得康熙信任，得到传教的许可，到了乾隆年间，中原各地、西北、西南乃至满清发家的东北都出现了道士传教的踪迹，不过人家王常月是丘处机所创龙门派的传人，目前道教这点红火局面和武当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要是在明初武当山红火的时候，恐怕这些迎客的道童连看都不会看他们一眼。

“我等是来拜访马真人的，劳烦通报一声，就说无尘道人来访，马真人自然知晓。”，陆菲青毕

竟背着通缉，所以还是先见了他的师兄——真武观观主马真再说。

听到不是来上香拜神的，小道士立刻没了精神，勉强行了个礼，回到观内向马真汇报去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陆菲青和一位穿灰色道袍、面目慈祥的老者迎了出来，“原来是无尘道长来了，快请快请！”，连忙把众人领到观内。

“徒儿拜见师父。”，到了屋内，李沅芷马上大礼拜上，“师父，这么长时间你也不去杭州看看徒儿，是不是不要我啦！”

“你这个调皮的家伙，还不赶紧拜见你大师伯！”，陆菲青慈爱的看着眼前的徒儿，张召重和余鱼同的死对他打击很大，此时看来比分别之时憔悴多了，今日见了自己的徒儿难得的露出笑容。

“无须多礼。”，马真从口袋里摸出一本拳经当做见面礼送给李沅芷，然后转向红花会群雄，“这位就是陈总舵主了吧，果然英雄少年。”

来来往往客套了几个回合，陈家洛这才表明来意，“马真人，在下此次来武当山，一是拜祭十四哥，二来么想邀请马真人出山，马真人在武林中地位尊崇，如能加入到反清大业之中，推翻清廷指日可待啊！”

“这...”，马真捋了捋胡子，“贫道年高德薄，不堪总舵主如此看重；哎，鱼同孩儿登仙之后我这精神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总舵主的提议老道恐怕是有心无力了。”

陈家洛此次来邀请马真一是考虑到武当在武林中的地位，二是有明一代武当山屡次被朝廷册封，在湖北可谓是根深蒂固，虽然到了满清逐渐没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果有了他的帮助，将来掌握湖北则要轻松许多；看他拒绝陈家洛也不气馁，“呵呵，刚在进山的时候，看到好几座道观都在大兴土木，这武当山可是越发的兴旺啊！”

一听这话马真揪断了几根胡子，新修的那几座道观可都是龙门派的产业，真武观都快被人欺负到门上了，闭上眼睛思索片刻，马真说道，“老道虽说年老体衰，但反清大业乃众望所归，我这师弟武功在我之上，不如陆师弟你就和总舵主一起去吧？”

“谨遵掌门师兄号令！”，陆菲青稽首后应了下来。ps：和第十五名差距不是很大，大家加油追上啊！求收藏求推荐。

第三十一章心砚的新身份

朔风怒号，尘沙扑面，烈日当空，将这一望无际的大漠戈壁染成金色，似有涛涛的海潮，波浪起伏，又似明镜般的秋水，或相联成片，或远近分布，在天地相接之处，形成变幻移动的奇异景象。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前方截山横卧，山势险峻，碧水中流，形成天然隘口；陈家洛引吭高歌，用马鞭指着前方的残垣断壁对李沅芷说，“沅芷妹子，你看，那就是唐时的玉门关了！”

李沅芷心想，我爹爹在安西镇做了多年总兵，这玉门关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回，又何须你说，虽说如此心中还是涌起一丝甜蜜，不过转瞬就化为惆怅，哎，要是他不是红花会的总舵主该多好，那时候他也不用挂念这么多，和我一起浪迹天涯，去看看终南山后是不是真的藏有《九阴真经》，去云南大理看各种茶花，也不知究竟有没有他说的那种十八学士……等我们走累了的时候就去东海找一座小岛，给岛上种满桃花；不过要他不是红花会总舵主的话，那就是阁老家的公子了，也不知道他的家人会不会嫌弃我是武人家出身？

“沅芷？沅芷妹子？”，陈家洛的喊声把她从胡思乱想中惊醒，“你的脸怎么突然变红了，是不是身体不适？”

“没有...没有；可能是天太热的缘故吧！”，李沅芷结结巴巴的回答，“陈大哥，我们还有多久才到安西啊！”

你父亲在这里当了多年安西总兵，你会不知道还有多远？陈家洛知道她最近心神不宁，也就没有揭穿，右手一按马背，双足轻轻落在马鞍上，右手放在眉上挡住刺眼的阳光往远处看去，隐隐约约的看到城墙的轮廓，“不远了，再有个把时辰就到了！”

进入安西城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沿着城中的大道往客栈走去，经过一座酒楼的时候陈家洛听见楼上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稍微放缓了马匹摸出一颗棋子轻轻弹出去；然后一个士子打扮的年轻人探出头来，不动声色的指了指街对面的一间院子，陈家洛点点头继续前行。

把众人安顿好，陈家洛简单的用了些饭菜，从包袱里摸出纸扇，换上长袍，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位风度翩翩的风流才子；出了客栈踱着方步慢慢的往刚才那人所指的方向行去。

到了院子门口还不等他问话，一阵香风飘过，一具软绵绵的身体就靠在了他怀里，“哎呦，公子，你可是好久没来了，奴家想死你了！”

“呵呵，你这眼神可不怎么样，我这还是第一次来呢！”，瞅着院门上方的群玉馆三个字，陈家洛就知道了这是什么地方。

“哎呦喂，公子，那你可算是来对地方了，我们这儿的姑娘大小学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您跟我来我找位姑娘陪您好好聊聊！”

去你丫的，到这地方了还聊什么琴棋书画啊，赶紧给我找个波大水多活儿好的过来！陈家洛按捺住心中的吐槽，不动声色的推开**子的手，掏出一锭银子扔了过去，“去二楼给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再叫个文静点的姑娘来。”。

接过银子**子露出喜色，忙安排人将陈家洛带到楼上，刚到二楼就远远地看见心砚和一群同样士子打扮的年轻人坐在一张大圆桌边，个个身边都坐着个姑娘；找了个角落坐下，不一会儿茶水点心接连送上来，一个看起来十六七的姑娘被**子带上了，“漱玉可是我们这的红倌人，公子您可中意？”

陈家洛唰的一声打开纸扇摇了摇，“可会下

棋？”

漱玉细声细气的答道，“和师傅学过一些。”

“行了，那就是你了！去给我拿一套棋具上来！”，陈家洛还要注意心砚那边的动静，吟诗唱曲什么的明显不合适，下围棋就再好不过了。

待围棋送上来之后，陈家洛分心二用，一边留意着心砚那边的动静，一边和漱玉下棋；估摸着今天是心砚做东，一起来的士子们阿谀之词不断。

“严兄，今日可有好词？”，一名男子醉醺醺的问道。

化名严新的心砚推脱了一番，还是没有拗的过那群起哄的家伙，起身离开座位左手背在背后右手握着折扇轻轻地敲着脑袋，约莫半柱香的功夫一拍双手，“有了，诸君且听听我这首《虞美人》如何？镜屏香冷芙蓉荐，花趁人凝澹。问谁下马看梳头？长是画帘高卷卧清秋。宿妆留得新眉在，人意依前改。一沟脂水绕楼东，中有几行闲泪往来红。”，心砚念得是晚清四大词人之一郑文焯的作品，陈家洛同一办公室的语文老师是他的粉丝，耳濡墨染之下陈家洛也记住了几首，临分别前都给了心砚。

“宿妆留得新眉在！好词好词！”，话音刚落

众人纷纷叫起好来，就连陈家洛对面的漱玉也偷偷的瞟过去。

“诸位，诸位，小弟有些喝多了，要先去方便方便。”，心砚也早就看到了陈家洛，瞅着个机会从酒席中脱离出来。

陈家洛见机也马上往楼下赶去，俩人走到角落僻静处，心砚刚要行礼就被陈家洛一把拦住，“你现在可是士人了，哪能随便给人行礼？快说说这段时间准备的如何？”

“少爷，最近的文章颇有长进，走了门路和本省的学政大人见了一面，学政大人看了我的八股文章还赞赏了几句！”，心砚汇报到。

“切不可放松，乡试在即，这种场合还是少来一些，万一传到学政耳朵里恐有不便。”，说了一些注意的事情，陈家洛拉着心砚的手，“乡试之后如果的中你就要去京师了，哪里鞑子爪牙众多，万事可要小心啊！”

叮嘱完回到二楼，却见他的位置上早已有了另外一个年轻公子，看到他回来，年轻公子笑着说了一句，“陈公子真是好雅兴啊！”，顿时陈家洛的头就大了起来。ps：还差一名就第十五了，到了加更。

第三十二章亲事

李沅芷在客栈洗漱过后，推开窗户恰好看到陈家洛换了身文士打扮出去，这下勾起她的好奇心来，悄悄地跟着他走了一段却发现他进了群玉馆。这下她气不打一处来，有本姑娘跟在你身边你还来找这些庸脂俗粉？在门外徘徊许久，一咬牙回客栈换了身衣服闷头钻了进去，就看到陈家洛正在和漱玉下棋，正要过来质问的时候却见他下楼去了，于是就坐到了漱玉对面。

还好陈家洛上一世也谈过几个女朋友，知道这时候千万别心虚，也千万别主动解释，否则事情越来越糟，刷的打开纸扇摇了摇，“原来是李公子啊！哎呀漱玉，你怎么一点眼色也没有，看到李公子来了还不赶紧去叫个姐妹过来陪他？”

这下又轮到李沅芷不自在了，“不...不用，我就是看见陈公子过来打个招呼罢了，现在也该走了，陈公子我先告辞了！”，说完就慌慌张张的站起身来准备走人。

“正好，我也该走了。”，待李沅芷路过自己身边的时候陈家洛一把拉住了她的小手，顺手摸出一块银子扔到漱玉怀里，“李公子不如我俩把臂同

游这安西城！”

小手被抓住的时候李沅芷身子就像过电一般，脑子晕晕的不知不觉就被陈家洛拉到了门外，走到街上夜间的凉风吹过，她总算清醒了些，忙从陈家洛手中把自己的手抽出来，“陈公子不用陪哪位漱玉姑娘么？”

“呵呵，我这次来是和一位会中的兄弟会面，安西乃西域重镇，朝廷鹰犬众多，叫她过来陪着下棋不过是遮人耳目罢了！”，陈家洛轻描淡写的把事情解释了一番，接着反问道，“李公子怎么也来了？”

陈家洛这么一说李沅芷就信了七八分，这下就显得自己无礼了，总不能说自己是跟着他来的吧？“我…我…”，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沅芷妹子可是饿了？要我说这群玉馆的点心也是一般，不如我来去前面那家店尝尝西域的烧烤，说起来好几个月没回来了倒是怪想念的。”，陈家洛知道也该是给她台阶下的时候了，再追问下去惹得她恼羞成怒反而不美。

“对对对，我是饿了出来找东西吃，还以为那是酒楼呢！”，李沅芷连连点头，跟着陈家洛去吃

了几串烤肉回到客栈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被陈家洛拉过的小手一阵阵的发热发烫……

“陈总舵主！快请快请！”，出城走了十来里地，前面就是周仲英的铁胆庄了，碰巧遇见安建雄领着一群庄丁出来，看到陈家洛一行人连忙上来打招呼，把他们迎进庄内。

“周老英雄多日不见，这精神倒是越发的矍铄起来，不知庄内可有什么好事？”，看到周仲英红光满面的样子陈家洛好奇地问。

“呵呵，总舵主要是再不过来的话，我就要动身去杭州找了！”，周仲英左手转着铁胆，右手摸着胡须，脸上抑制不住喜色。

陈家洛等人顿时好奇起来，问了几句周仲英却只顾着笑不说是什么好事儿，还是周仲英的夫人周大奶奶爽快，“嗨，陈总舵主，老头子不好意思开口我就直说了！这段时间贵会九当家的一直为庄里的事儿忙来忙去，我和老头子都挺喜欢这孩子的，我家闺女年纪也不小了，就想和贵会结个亲家！”

“哎呀，妈！”，周仲英的女儿周绮刚好也在大厅内，听到这话马上捂着脸跑出去了。

“诶，绮妹！”，红花会九当家九命锦豹子卫

春华追了两步又觉得不合适，脸红通通的退了回来，眼睛不停地打量着厅外。

“哈哈哈哈！”，看到这种场景大伙儿都笑了起来，看来这俩人早已情根深种了，不过说实话这位九当家人品俊朗，年纪又不大，一身好武艺，放到哪门哪派都是招女婿的好选择；铁胆庄又地处安西，周围没多少武林门派，除了卫春华还真没其他合适对象。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无尘道长虽是出家人，但见到自己的兄弟得遇佳偶自然开心，“我替九弟做主答应了！”

把卫春华派到铁胆庄来的时候陈家洛本来就存了这个心思，选卫春华就是看他模样俊秀，心中暗暗的对原著中周绮的老公七当家武诸葛徐天宏道了声歉，陈家洛站起来道，“承蒙周老英雄看中，我红花会在此多谢了！我这就去选个良辰吉日上门提亲！”

卫春华父母早已过世，陈家洛打量了下厅内的众人，走到无尘道长面前，“二哥，这男方长辈可就只有你来担任了！”

“责无旁贷，责无旁贷！”，自从文泰来逝去后无尘道长脸上就没多少喜色，今天终于可以开怀

大笑了！也不顾在别人家里就和陈家洛商量起提亲的礼物、流程来。

“咳！咱们武林中人哪有这么多的讲究！”，听到又是什么问名又是什么纳吉的，周仲英的头都大了，“照我说用不着这么复杂，选个合适的日志直接拜堂成亲就得了！”，由于他的儿子被陈家洛救下，所以周仲英并没有和原著中一样提出入赘的事儿。

由于还要赶去霍青桐哪里，陈家洛也就不再坚持，周仲英让管家送来黄历，陆菲青干这个是老行家了，问清卫春华和周绮的八字之后很快选中了黄道吉日，时间就定在了五天之后！

虽说是时间紧迫，但红花会上下还是迅速回到安西城里购置了各色礼物，铁胆庄众人也开始布置新房。

五天后，铁胆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卫春华和周绮一身大红吉服跪倒在周仲英夫妇和无尘道长面前，三跪九叩之后周绮被送入洞房，众人则拉着卫春华灌起酒来，大厅之内各个喜气洋洋；唯独坐在角落的李沅芷不为人知的发出一声叹息，看着洞房的方向眼神中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还差五百多分就到第十五了，加更已准备好，

就看你们啥时候能拿到了

第三十三章李沅芷的决心

又在铁胆庄歇了几日，正当他们准备前往霍青桐部落的时候，安建雄传来消息，给统领西北诸军的定边大将军兆惠运送粮草的车队已经到了安西城外一百二十里处，预计用不了几日就将到达此处。

“鞑子有多少人马？大概运送了多少粮食？何人领兵？”，陈家洛仔细问道。

“鞑子护送的军队约莫一千人左右，中间夹着民夫，粮食不下万石，领兵的是个参将！”，安建雄一五一十的回答。

“一千多人，不好办啊！”，无尘道长摸了摸胡须，“就算把安西分舵和铁胆庄的人都叫上，我们不过才凑得出二三百号人，想去劫粮食这点人是不够的！”

“如此以来只可智取不可力敌了，要想把他们的粮草都劫下来基本不可能，不过要让他们损失这些粮食倒不是没有希望！”，陈家洛起身往出走，“我先去看看沿途的道路，看能不能找到个埋伏的好地方！”

“总舵主，这里的路我熟，我带你们过去吧！”，卫春华一边招呼庄丁备马一边说道。

“九弟你新婚燕尔，还是在家多陪陪新娘子，这些事情我们去办就好了！”，无尘道长笑眯眯的把卫春华拦住。

“就是，你去陪着小师妹就好，带路的事儿交给我吧！”，安建雄主动结果了领路的差事。

陈家洛带着无尘道长、陆菲青、常氏双侠和章进跟着安建雄出了门，李沅芷想想也牵了一匹马跟在师傅身边。关内通往安西城的那条路前几日已经走过了，除了玉门关旧址之外没其他合适的埋伏地点，但玉门关旧址距离安西城过近，要是在那里埋伏用不了多久城里的驻军就会发觉，因此只好将此地弃之不用。

顺着安西城向天山的方向跑百余里，直到天黑众人总算发现一个合适的埋伏点，此处道路紧贴山石，另一侧则是河水，道路仅容两匹马并行，实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段道路约莫两里来地，要是自己手上能凑个五百人马，那么毁了这批粮草还是有可能的。

“哎，可惜无论怎么凑自己这边都只有两百来人啊！”，陈家洛叹了一口气，况且这些人大多是江湖汉子，要是单对单一个对付三五个士兵不成问题，不过上了战阵可就不好说了。

“安大哥在安西多年，熟悉安西事务，在下想请安大哥帮我寻一样东西不知可否？”，前前后后在这条小道上走了几次，陈家洛对该如何应战有了打算。

“但凭总舵主吩咐！”，安建雄爽快的答道，“却不知总舵主要什么东西？”

安西距离后世的玉门油田很近，这里的人们早就有开采石油的历史，早在唐代突厥进攻酒泉的时候城内守军就用石油烧了突厥的攻城器械，打败了突厥的进攻；既然没有实力劫走粮草，那么干脆就把它烧了！

“总舵主说的可是火油？”，安建雄听完后拍拍胸脯，“请总舵主放心，我这就带人寻去！”

接下来的两天，陈家洛带人横扫了安西城内大大小小的商铺，无论是大大小小的酒坛子，还有油罐、盐罐、醋坛子都被买了个精光！

待他们准备就绪的时候护送粮草的军队也到了安西城内；众人领着属下凑了七八十匹马，一人一马带着放火的材料和兵器连忙赶往埋伏点等候；这次除了安建雄之外铁胆庄的人一个都没带，一来卫春华刚刚结婚让他们夫妻俩上阵过于不近人情，二来铁胆庄还要作为情报站使用，如果被清廷的人发

现就得不偿失了。

卫春华乍一听还不同意，说了半天还是陈家洛用总舵主的身份压了下去；一行人在山后躲了两天，为了防止敌人发现连火都不敢生；这一日远远地望见前方烟尘渐起，无尘道长快马回来汇报，“总舵主，鞑子人马已经到了十里外，我们该准备准备了！”

“嗯，传令下去，留十个人看守马匹，其余人都带着火油躲到山顶上来！”，一大群人悄无声息的爬到山顶，把引火物和火油放好准备接战。

“传令下去，不许轻举妄动，放他们几个过去！”，对方领军的参将经验颇丰，看到面前的小道并未直接带着大队人马钻进去，而是连续放出了三批探马，来来回回的查看了好几次，还好陈家洛早有准备，探马并未发现红花会群雄隐藏的地点。

不过接下来红花会众人就有些傻眼了，确定没有埋伏之后那参将把队伍分成三队，第一队快要全部进入小道的时候第二队仍未动身，看来做的是一队队经过的打算。如此看来陈家洛等人最多能烧掉对方三分之一的粮草。

正当众人思考对策的时候，清军末尾突然乱了起来，“是九弟和九弟妹！”，无尘道长惊叫道，

陈家洛远远地望见两匹马冲入清军队伍之中开始砍杀，不一会儿就被大队人马围了起来。

“已经进去的人马继续向前，还没进去马上回来！”，一个清军传令兵大声喊道，清军刚刚起来的骚乱被他安抚下去，前面进入小道的队伍开始加快速度，后方的人马开始收拢阵型。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眼看着那俩人陷入重围，陈家洛气的说不出话来，这俩人的贸然行动不仅打乱了自己的布置，然后自己还要过去救他们！要不是看着铁胆庄还有用的份上，我管你去死！接下来该好好整治下红花会了！

“把火油罐都砸下去，点火！二哥、五哥、六哥我们去救人！其他人放完火就冲下去，记住能砸烂大车就不杀马，能杀马就不杀人！”，说完常氏双侠用飞爪勾住岩石带着陈家洛和无尘道长坠了下去，抢过四匹马冲向卫春华被围的方向。

看着远去的陈家洛，李沅芷握紧了手中的宝剑，咬咬牙也顺着常氏双侠留下的飞爪坠了下去，同样抢过一匹马往陈家洛的方向追去！貌似前面有人下榜了，于是加更放出。

第三十四章乱战

等和清军接触上的时候陈家洛就后悔没把张召重的凝碧剑弄到手了，他这还是第一次和军队作战，这和江湖比武完全是两回事儿，刀枪从四面八方往他身上刺来，将身体伏在马鞍上躲过迎面而来的长枪，同时瞅住个空隙一剑刺向对方的胸口，只听铛的一声剑尖被护心镜挡住，来不及变招接着一冲之力右臂划了个圆弧劈在后方士兵的脸上，左手摸出几颗围棋子朝拦在自己前面士兵的眼睛打去，这才杀出了一条血路。

“你怎么也跟上来了！”，陈家洛皱着眉头看着李沅芷，来不及多说，“快跟在我后面，我们一起冲过去！”

还好领兵的参将害怕有人乘乱袭击装着粮食的大车，大批兵力都用来守护车营，围追他们的不过百人而已，一行五人这才能从清军围住堵截中生还。冲到卫春华和周绮二人身边，卫春华的左臂被砍了一刀，他好像没感觉到疼一样兀自舞着双钩不断冲杀。

从口袋里摸出围棋子施展漫天花雨手法洒向围着卫春华的清军，大多被盔甲挡住，少数几颗打在

了清军的脸上，包围圈出现一道准瞬即逝的缝隙，“九哥！快突围！”

卫春华回过头来看了陈家洛一眼，哈哈大笑着喊道，“总舵主不用担心，看我再冲杀一阵！”，话音刚落扬起左手的铁钩挡住劈过来的单刀，右手勾住对面清军的脖子一拉，有收获了一颗首级，不等那具无头尸体落马，他留下的缝隙就被两名手拿长枪的清军补上，卫春华和周绮再次陷入重围。

如果现在身边没有无尘道长等人的话，陈家洛那肯去管这个二货的死活。眼下却只能咬咬牙冲了上去，这次陈家洛吸取了教训，长剑专盯着清军的脖子招呼，付出了左手轻伤的代价总算冲进了包围圈，“九哥！你自己不要命不要紧，也得想想嫂子啊！”

“绮妹？”，卫春华发红的眼睛暂时恢复了清明，看着身边浑身鲜血的周绮不由的一阵后悔，自己现在可不是那个光棍汉了，就算为了她自己也该珍惜这条命才是；连忙调转马头护着周绮往陈家洛杀出的缝隙冲了过来。

“你们先走，我断后！”，给卫春华和周绮让开道路，陈家洛横剑挡住了清军的去路，看到卫春华又打算返回来，陈家洛怒喝，“九哥！你想把大

伙儿都害死在这里么！”

“咳！”，卫春华恼怒的大喝一声，跟着无尘道长等人往安西城的方向奔去，李沅芷本想留下来和陈家洛一起迎敌，却被无尘道长死死地拉住，在她所乘战马的屁股上狠刺一剑，战马发出一声哀鸣跟着无尘道长往东奔去。

因为害怕调虎离山，所以这群士兵没追多远就停住马匹，从背上取下弓箭往陈家洛射去，回首挥动长剑挽了个剑花击飞箭矢，眼见着追兵停住不动陈家洛灵光一闪，瞅见一支歪歪斜斜、没什么的力度的箭矢飞过来剑尖稍微一偏，把肩头凑了过去，同时将内力运在肩头做好接受冲击的准备。

嗯的一声闷哼之后，箭头浅浅的扎在了他的肩膀上，陈家洛小心翼翼的护着箭头不敢让它脱落，慢慢的往无尘道长等人的方向追去。

“陈大哥！你中箭了！”，越过一道山坡，无尘道长等人正在坡后休息，见陈家洛背上插着长箭，李沅芷忍不住惊呼起来。当下不顾他人的眼光，把陈家洛扶下马撕开肩头的衣服查看起来。

“沅芷妹子，我没什么大碍。”，回头温柔的一笑，然后转向卫春华等人，“诸位哥哥都还好吧？”

“九弟受了点伤，其他人没什么大碍。”，无尘道长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这战阵厮杀和武林打斗果然不同！要不是鞑子大队人马护着粮草的话，我们几个估计就交代在这里了！”

“老九，你这回莽撞了！要不是你引起鞑子的警觉，那些龟儿子早就钻进峡谷里去了！”，常氏双侠的老大常赫志忍不住责怪道。

“五哥，是我莽撞了！”，看着陈家洛为了救他而受伤，卫春华现在满心的内疚，走到陈家洛面前噗通一声跪下，“总舵主，属下连累总舵主受伤，罪过甚大，请总舵主责罚！”

你到现在还没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真的只是连累我受伤么？陈家洛挤出一丝笑容，把卫春华从地上扶起来，和颜悦色的问，“九哥这么急匆匆的赶来，可有什么重要消息？”

“我...我...”，卫春华支支吾吾的好半天才把事情说清楚，原来自从陈家洛等人走后他一直觉得气闷，一想到兄弟们都在外面拼杀，自己缩在庄子里抱老婆就觉得不自在，不想被周绮看了出来，俩人一商量就快马追了过来。刚到清军马队后方，卫春华脑子一热就冲杀过去。

“总舵主，峡谷里的战斗差不多结束了，我估

摸了下，这次也就烧了清军三成粮草，要是再晚一点动手的话起码能烧了四成！”，在山顶打望的常伯志回来汇报。

“发烟火让兄弟们赶紧撤吧！”，陈家洛说道，常伯志从怀里摸出烟火打着火镰点着，烟火啾的一声飞向天空，然后炸出一幅红花的图案。

一听到自己的莽撞行为害的陈家洛的计划功亏一篑，卫春华更抬不起头来；李沅芷从口袋里掏出金疮药就要给陈家洛敷上，陈家洛忙道，“我的伤不要紧，先去帮九哥包扎一下吧！”

“你背上这么多血，还说没事儿！”，李沅芷都快哭出来了，其实大部分血都是鞑子的，李沅芷也是心慌则乱，匆匆包扎完卫春华的伤口，又回来小心翼翼的拔出箭头给他包扎。

自己在坏了会中大事之后又连累的总舵主受伤，之后总舵主不仅不怪他还让人先给他包扎，卫春华难受的嚎啕大哭起来；待他哭完陈家洛的伤口也被包扎好了，活动了下身体没发现什么大碍之后，陈家洛把众人聚到一起，“诸位哥哥，小弟有些话想说。”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求收藏求点击求推荐求打赏。

第三十五章灌输思想

陈家洛自从上任以来和诸位当家的说话都是面带笑容客客气气的样子，还从未有像现在这样严肃的表情，再想想他先是击败了张召重，又在河南掀起一场好大的风波，接着从辽东挖出上千万的宝藏，今天为了救助兄弟独自断后，这一桩桩事情摆在面前，众人看着陈家洛的眼神越发的恭敬起来，规规矩矩的围在陈家洛身边坐好，“请总舵主示下！”

“小弟初入江湖，有些事情实在想不明白，不知哪位哥哥肯为小弟解惑啊？”，陈家洛环视眼前的众人。

“不知道总舵主说的是什么事？”，众人互相望了几眼，还是年纪最大的无尘道长接过话来。

陈家洛幽幽的说道，“却不知我红花会和当年陈近南总舵主的天地会比起来如何呢？”

“额...这...”，虽已过去多年，但天地会和陈近南的名字还是深深地刻在了这些豪杰的脑子里，“我红花会虽然有数万兄弟，不过势力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远比不过遍布天下的天地会！”

“那陈总舵主和于老舵主比起来又是如何

呢？”，陈家洛接着问道。

“陈总舵主的凝血神爪乃是武林一绝，不过于老舵主出身南少林，一身武艺已臻化境，想必当不弱于陈总舵主！”，无尘道长和于万亭是同一辈分的人，有些话也只有他能说，“不过陈总舵主是国姓爷的军师，这文治方面估计于老舵主就不如他了。”

“是啊！陈总舵主当年何等英雄，武艺出众、行军布阵、统筹粮草无所不会，天地会会众又遍布天下胜过我红花会许多；”，陈家洛越说声音越高，当群雄听的热血沸腾的时候声音又转为低沉，“可就算是当初有陈总舵主这样的天纵英才领着天地会如此多的好汉都没有推翻鞑子的统治，红花会会中数量、势力范围远不如天地会，我陈家洛也和陈总舵主差得很远；那么我红花会究竟凭什么能把鞑子赶到关外呢？”

“天下的汉人这么多，谁肯甘心受鞑子欺压，就算是一百个打一个也能把鞑子赶出关外去！”，卫春华闷声闷气的说道。

“诸位想想刚才和我们打斗的是鞑子还是汉人？”，现在八旗早就不复入关之初的悍勇，铁杆庄稼将这些**哈赤的子孙们喂得白白胖胖的，除了

少数热心功名的家伙，大多数人不过是躺在满城里做寄生虫罢了；如今在西北大战的则是清军中最能打的陕甘绿营，里面大多都是汉人；至于一百个打一个？如果打仗是这么算的话，哪还有清军入关这回事儿？

“总有人贪图富贵做鞑子的走狗啊！”，无尘道长叹了一口气，“天地会当年也是叛徒出卖才被鞑子横扫一空。”

“若天地会里没有叛徒，那他们能成事么？”，陈家洛追问道。

“这...恐怕是不行！”，想了半天还是无尘道长答话，“天地会人数虽众，手上却没有兵马，打探消息、刺杀官员或许能行，争霸天下就不够了。”

“那么我还想请教诸位哥哥，当初洪武太祖同样是帮会出身，却又为何能夺了天下呢？”，满清入关一来，各大反清势力打的都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对于朱元璋的来历他们都说得上一二。

“洪武太祖乃紫微星下凡，身边有武曲星徐公爷、文曲星刘伯爷相助，自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听到卫春华的回答陈家洛眼角一阵抽抽，特么的你这是评书听多了吧！

“洪武太祖虽出身明教，却并未按照明教的方式行事；占据南京之后采用学士朱升的策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收集粮草、严明军纪，又引得李善长、胡惟庸、刘伯温等士人来投，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有了充足的粮草，又有一支令行禁止的军队，再加上士人的支持，这才得了天下。”，看他们回答的实在不像话，好歹读过几年书的李沅芷忍不住插嘴了。

“格老子滴，还是读过书的人懂得多，我兄弟俩可说不出这么多道道来！”，常赫志对着李沅芷竖起大拇指赞道。

到这时候无尘道长总算是摸到了点陈家洛的意思，“总舵主的意思是咱们也学洪武太祖？”

“对！”，陈家洛点点头，“诸位哥哥方才也厮杀过了，想必也知道了战阵厮杀和武林打斗的不同，想要打败鞑子的军队，手上总得有只自己的军队才行。”

“总舵主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等拉起队伍了，我卫春华就去当一个小兵！”，卫春华拍着胸脯叫道。

“我红花会想要做个武林门派的话，现在这个样子也就够了；不过想要拉起队伍和鞑子拼命，现

在这个样子可是万万不行的！”，陈家洛对着卫春华轻轻摇头，“不怕说句得罪九哥的话。依着九哥的脾气，您就是想去投军我也不敢收。”

　　右手下压示意卫春华稍安勿躁，陈家洛接着说，“我知道许多兄弟自从加入红花会之后就将生死置之度外，这么多兄弟的性命他们自己可以不当一回事儿，可我不能看着兄弟们白白流血；想要他们少流血，一是平时的训练，众位哥哥想必也清楚，只有练武勤快了出去闯荡江湖的时候才不会被轻易打死；二就是严明纪律，无论是军队也好帮派也好，要是首领下命令了，底下的人还是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打算，恐怕不用打仗他们就自己败了。”

　　在座的几位除了陈家洛和李沅芷之外都是没读过几本书的、在江湖上又散漫惯了，听了这些话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年纪稍长的无尘道长算是摸出点门道，眼神复杂的看着陈家洛，看来于老舵主确实选了一个好继承人啊！

　　看着他们皱着眉头思索的样子，陈家洛也没有催促，“诸位哥哥，这些事情下去慢慢想吧，前面清军已经过峡谷了，我们追上去和兄弟们会和！”ps：貌似榜单是按星期统计的，那么我晚上

十二点过后再更新一章好了，看能不能占个好位置

第三十六章武林高手的正确用法

穿过峡谷的时候，路两边还不时有几股黑烟冒起，人和马匹的尸首被清军推进了河里，从衣着打扮来看，。

“呕。”，刚才厮杀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现在看到泛红的河水，闻着刺鼻的气味，李沅芷没忍住吐了起来。

“沅芷妹子你没事儿吧？”，想着她的父亲是清廷高官，却肯为了自己拔剑刺向清兵，陈家洛心中涌起一股感动，如果说刚接触她的时候还存了一些功利心，那么现在他暗暗发誓此生定不会辜负这个姑娘。

“陈大哥，我没事！”，李沅芷强自挤出一丝笑容；看她身体不适陈家洛放缓马速，出了峡谷前行数里地，旁边的沙丘上冒出一颗脑袋望了几眼，然后站起身往他们这边奔来。

“安大哥咱们伤了多少兄弟？”，来人正是安建雄，陈家洛面色凝重的问道。

“还好按照总舵主的吩咐没和鞑子过多纠缠，一共有七名兄弟不幸丧命，另有十来个重伤的！”，安建雄汇报道。

一共才带了七八十人出来，一眨眼的功夫就损失了近三成人马，陈家洛这才领略了战争的残酷，“牺牲的兄弟把遗体送回家去，好生安葬，再厚加抚恤；拍几个机灵点的把受伤的兄弟送回铁胆庄去，一切医药开支从会里出！”，想让人给你卖命就得替他们解决后顾之忧，陈家洛先去拜了几拜逝去的兄弟，再一一慰问受伤的兄弟。

等到安排的人手带着遗体和伤员离开的时候，队伍只剩下五十来人了，“陆老前辈，麻烦你和沅芷先行一步去给木老英雄他们送信，我们尽量把鞑子的粮队拖住，要是他们有余力的话堵住鞑子的粮队，兆惠也就只能撤兵了！”

“不行，我要跟你一块儿杀清兵！”，刚说完李沅芷看着周围人脸上的笑容变得不好意思起来，赶忙找着借口，“我和霍姐姐情同姐妹，能在这里多出一份力，她那边就少一分压力；陈总舵主，你就让我留下来吧？”

“沅芷妹子，正因为你和霍姑娘情同姐妹才让你去的，我们其他人和霍姑娘不怎么熟，恐怕短时间内不好说服她！”，陈家洛坚持道。

“无尘道长他们也见过霍姐姐啊！”，李沅芷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呵呵，送信可是要骑马快，老道只有一只胳膊不太方便，再说了我们兄弟几个笨嘴笨舌的，到时候见了霍姑娘恐怕说不清楚！”，无尘道长笑着说道，一阵争论之后李沅芷还是没有拗得过他们，一步一回头的跟着陆菲青往西赶去。

路过陈家洛身边的时候她轻声说道，“陈大哥，答应我，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等我回来啊！”

“多谢沅芷妹子挂心，你和陆老前辈也要一路小心啊！”，陈家洛同样轻声回答。

“好了，看看还剩下多少火油罐？我们赶紧追上去找机会再给鞑子点厉害尝尝！”，看着俩人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上，陈家洛回身吩咐道。

“回禀总舵主，火油罐还剩下三十五罐，恐怕烧不了多少粮草了！”，片刻之后常赫志回报道，自从说过那些话之后，当初在场的人再和陈家洛说话的时候都严肃了许多。

“嗯，有劳五哥了！”，对此陈家洛还是比较满意的，就和他当老师的时候一样，不怕学生笨，就怕学生不肯学，见到自己说的话被听见去了，自然欣慰许多，“不过我们接下来并不是要把鞑子的粮草都烧了，延迟些他们到达的时间就好；兵丁带上民夫恐怕不下两千人，再加上马匹，一路上人吃

马嚼的消耗就不好，能让他们晚一天，送到的粮草就少一些。”

当日晚上清军刚扎营入睡没多久，营地中央的粮车就突然着起火来，刚躺下的兵丁马上又被上司叫起来赶去救火；西北一带多是戈壁，一时间又哪里找得到水源？营地旁边的哪条小溪连供人马饮用都不够，就更别说用来救火了。

“五哥、六哥，你们没事儿吧？”，看到混进营地的人回来，陈家洛赶忙关切的问道。

“莫得事，那些龟儿子睡的就和死猪一样，我们兄弟俩烧到第三辆粮车的时候才被他们发现！”，正面打仗可能这些武林高手起不到太大作用，不过混入营地、杀人放火这些倒是得心应手。

“总舵主，下次让我去吧！我发誓绝不和人动手总成了吧？”，卫春华看到常氏双侠得意的样子不由得心里痒痒的。

“下次我和十哥一起去，九哥你还是等伤好了再说吧！”，陈家洛打算熬一熬他，什么时候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怒气了，什么时候再让他出去。

第二日清军出发的时间比往常晚了半个时辰，看来昨晚的捣乱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接下来的几日领军的参将饱受折磨，不是前头的探马被人干

掉，就是晚上巡逻的士兵死于非命，再加上营地里时不时燃起的大火，夜间熟睡时营中突然传来尖叫，众人一阵忙活之后却又找不到发出叫声的人。晚上睡不好白天自然没精神，粮队前进的速度一日比一日慢了下来。

这才是武林高手真正的用武之地啊！把他们用到正面战场上太浪费了，看着精神萎靡的清军，陈家洛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小说、电视剧里无数次看过的特种兵来。破坏敌人后勤、制造恐慌等等，这不就是自己目前干的事情么？要是把这些武林高手弄到一起单独成立一个特种兵连不知道效果如何呢？

想象一下，夜里常氏双侠用飞爪从城墙翻进去打开城门；某将军正起码穿过闹市的时候被人群中飞出来的暗器击中太阳穴；大运河里堆满粮食的漕船被蒋四根潜到水里凿穿……想到这里陈家洛看眼前的这些红花会当家的眼神可就不一样了，在造反活动中武林高手还是有些用的啊！

第三十七章西北局势

一路晓行夜宿，沙漠由浅黄逐渐变为深黄，再由深黄渐转灰黑，便近戈壁边缘了。这一带更无人烟，一望无垠，广漠无际，群雄精神振奋，策马发力奔跑，不久远处出现了一抹岗峦。转眼之间，石壁越来越近，一字排开，直伸出去，山石间云雾瀰漫，似乎其中别有天地，再奔近时，忽觉峭壁中间露出一条缝来，沿山道直奔了进去，那便是甘肃和回疆之间的交通孔道星星峡。峡内两旁石壁峨然笔立，有如用刀削成，抬头望天，只觉天色又蓝又亮，宛如潜在海底仰望一般。峡内岩石全系深黑，乌光发亮。道路弯来弯去，曲折异常。这时已入冬季，峡内初有积雪，黑白相映，蔚为奇观，心想这峡内形势如此险峻，真是用兵佳地；可惜现在落在了粮队后面，不然火油充足的话定能毁了他一半粮草。

此时虽然已是九月，但西域依然昼长夜短，众人不知木卓伦的部落如今在哪里，只好跟在了粮队后面，如今火油早已用完，清军防范日紧，众人一时也找不到好机会，只好拿落单的士兵出气。过了哈密到达迪化，粮队在城中休整了两天，陈家洛等

人也赶紧购买马匹补充干粮；从迪化出来一路人迹罕至，穿过库尔喀喇乌苏到达惠远城。

“唐显庆二年高宗命苏定方为伊丽道大总管，进军此城，统一西北，其地置州、府，隶属安西都护府，唐武周长安二年改隶新设置的北庭都护府。”，陈家洛指着前方的城池说道，他这些话也不单单是给众人解说城池的来历，更多的是想灌输此地自从老祖宗开始就是我中国所有，以免到时候那些不争气的腐儒借口此地无用拿去送人。

“评书里说那苏定方可是奸贼！”，这群家伙显然没听进去，章进开始吐沫四溅的和常氏双雄说起评书里苏定方暗算罗艺、罗成的事来。

“评书不过是杜撰而已，那罗艺在太宗登基之后因为之前得罪过太宗皇帝，害怕报复于是起兵反叛，太宗令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领兵平叛，大军还没到罗艺就被附近的唐军击败，抛弃妻子逃入突厥，后被左右斩杀，却不是死于苏定方之手。”，陈家洛耐心的解释道，忽的转念一想现在天下人识字者稀少，要是训练一批说书人操纵舆论倒是可行，暗暗把此事在心中记下，打马绕城而过。

粮队先向西再向南，穿过天山到达徕宁城，前面不远就是定边大将军兆惠正在和木卓伦激战的叶

尔羌城了。众人早已换了当地人的衣着打扮，混进城后不久就打看到红花会的暗记，根据暗记指示众人来到一间不起眼的客栈之中，对上会中切口被小二带到后院。

“总舵主，诸位哥哥！你们怎么来了？”，看到他们进来，正在后院打拳的石双英面露喜色，“可想死小弟了！”

“十二哥辛苦了！”，进门的时候看到掌柜和小二都是当地人模样，现在却成了红花会会众，想必是面前这位鬼见愁石双英的功劳，陈家洛赞道，“短短几个月功夫，我红花会就在这徕宁城扎下根来，十二哥功不可没啊！”

“总舵主过奖，都是霍姑娘在当地威望颇高，我才能找到这么多人！”，石双英向来表情严肃，刚才那点笑容已经是难得了，现在又恢复了冷冰冰的样子。

“可曾见了陆老前辈和李姑娘？八哥去哪里了？”，刚坐下陈家洛就打探起其他人的消息来。

“八哥和陆老前辈、李姑娘都在木老英雄部落里，得知总舵主要来的消息之后我就守在这徕宁城里迎接总舵主。”，石双英汇报道。

听到他们平安无事陈家洛就放下心来，转而问

起西北的局势来，“却不知道近期战事如何？”

“今年八月，定边将军兆惠奉命由惠远城率部南下，指挥清军攻打木卓伦老英雄的部落；兆惠遣副将富德驻温宿，以为后应，自率马步兵4000余往攻打木老英雄所在的叶尔羌城。”，石双英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一边画图一边解说，“叶尔羌城周十余里，城门12座。木老英雄在接到总舵主的消息之后，在清军必经的城东5里处，挖沟筑台，以为屏障；并实行坚壁清野。十月初三日，兆惠所部抵辉齐阿里克，距叶尔羌城40里，隔河扎营，并派出左、右两翼兵，抢占了城东土台，控制进出要道。初六日，东、西、北三座城门中冲出数百名骑兵，两军厮杀，木老英雄三战皆败，遂退回城中固守。兆惠大营安扎于黑水河畔，现在两军正在对峙。”

“其他各地战况如何？”，此次清军在西北用兵，可不是只有叶尔羌一处，客观的说乾隆此次用兵对于维持国土的统一是有功的，不过现在陈家洛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自然只能想办法破坏，最好是让清军和各部落两败俱伤，那么到时候自己得了天下之后收复此地也能容易一些。

“今年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宣谕各部专剿首逆、招抚多数，委任指挥作战的将帅，以雅尔哈善

为靖逆将军，都统哈宁阿为参赞大臣，副都统顺德纳、爱隆阿为领队大臣。五月，雅尔哈善率满、汉清军万余人，以鄂对等为向导，由吐鲁番抵达库车，雅尔哈善到达后并未迅速攻城失了良机，后来大小数十战，到了八月终于打下库车，对方的部落首领却跑到附近和木老英雄左右声援；现在附近数十城皆归附清廷，从目前城里的情况来看，清军将领士兵多有轻敌之意，加之西北战乱已经持续了三年，耗费巨甚，兵将思乡之情愈盛，都想这一战把木老英雄的部落打败就可以回家了。”，石双英功课做得很足，详详细细的回答道。

　　人才啊！这十来个当家的里面总算有可以大用的人了！陈家洛心中暗赞一句，“兵法有云骄兵必败，此次木老英雄或许能打个胜仗啊！”

　　害怕违禁词，好多地名只好用了古称，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感谢苍千顷和日下部麻吕的打赏，又退后到19名了，求追上。

第三十八章我不是李逍遥

“兆惠的人马现在粮草匮乏，如能把这批粮草劫了，那么这数千清军就只能突围了，部落里的武士虽不擅攻打营地，但衔尾追杀却是拿手好戏，如此以来等他们逃回徕宁城的时候估计就剩不下多少人了！”，眼见胜利在望，陈家洛却没多少喜悦的心情，清军是自己要打败的，到时候自己得了天下也断断容不得木卓伦部落的叛逆；现在自己却要帮着一边打另一边，虽说是为了消耗清军实力，但眼看着两个对手在中国的土地上作战，心中怎么都不是滋味，就好像是清末看着日俄在东北大战一般。

“此战定要拿下那兆惠的狗头！”，无尘道长喜笑颜开，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西北太过遥远，就好像是另一个国度一般，丝毫没有意识到陈家洛心中的苦楚。

“有劳十二哥在城中打探消息，弄清楚粮队出发的时间、路线和兵力；再派个向导带二哥他们去找木老英雄！”，陈家洛吩咐道。

“是！徕宁城一带鞑子众多，正好晚上出发！”，石双英答应后开始安排向导。

“总舵主你不和我们一起走么？”，无尘道长

问道。

陈家洛现在心情烦躁，红花会会众那爽朗的笑声也变得刺耳起来，自己终究是与这个世界的人有隔阂的，恐怕就算自己把心事说出来也没多少人能理解吧！他现在只想一个人找个地方静一静，“我去附近看看地理，看看那些地方适合埋伏。”，眼见着其他人跃跃欲试的样子陈家洛摆摆手，“此地鞑子众多，去的人多了反而不美，我的武功还过得去，遇到鞑子就算打不过逃跑还不是问题！要是迷了路抓个鞑子问也问出来了。”

见他说得有理，众人也就不再坚持，分批混出徕宁城，石双英安排的向导带着他们往叶尔羌城的方向赶去，而陈家洛则放缓马速落在了后面。

西北太阳落山的晚，一直到夜间九点的时候太阳还悬在地平线上空，陈家洛在山脚下寻了个避风的地方支起帐篷，喂完马匹后一边啃着干粮一边望着被夕阳染成金色的大漠，良久之后长叹一口气回帐篷里睡去。

第二天天气忽然热了起来，烈日当空，人马身上都是汗水，他想找个阴凉所在休息，所见之处尽是沙丘，尽管从徕宁城出发的时候带了好几袋水也不敢多喝，喂过马之后按照当初看贝爷视频的经验

含了一口水抿在嘴里缓缓前行。正走得昏昏沉沉、人困马乏之时，忽然胯下的马匹仰起头来，向天空嗅了几嗅，然后精神猛的一振，希律律长嘶一声就向南奔驰，陈家洛这匹马是石双英专门给找的本地老马，估计是从风中闻到了什么，于是也就任着它去。跑了没多久，沙丘间忽然出现了稀稀落落的骆驼草，越往前走地下青草越多。陈家洛心想怪不得说老马识途呢，它这是找到水源了。

　　转眼之间，面前出现一条小溪，老马奔到溪边，陈家洛跳下马来，见水清见底，伸手进去只觉一阵清凉，浑身的暑气转瞬就被驱赶的干干净净。捧了一捧水送到嘴边，想了想又先递给老马，好歹也看了那么多的贝爷视频，野外的生水喝起来还是谨慎一点好，那马喝了几口水后，长嘶一声，撒着欢儿跑了几步，看起来挺高兴的。

　　喝了几口又脱下靴子好好地泡了泡脚，再钻到水里洗的干干净净，出来后也给老马洗涮了一番；再次上路的时候就重新变得神清气爽起来，也没拉着缰绳，任由老马自己顺着溪流向上溜达。走了一段远远地看见一座大山，山上郁郁葱葱，陈家洛知道西北之地，各部落多是逐水为居，到了山下想必就能找到人问问木卓伦在哪里了。

绕过一条瀑布，老马带着陈家洛穿过几排松树，眼前豁然变得开朗，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大湖，湖的南端又是一条大瀑布，水花四溅，日光映照，现出一条彩虹，湖周花树参差，杂花红白相间，倒映在碧绿的湖水之中，奇丽莫名。远处是大片青草平原，无边无际的延伸出去，与天相接，草地上几百只白羊在奔跑吃草。草原西端一座高山参天而起，耸入云霄，从山腰起全是皑皑白雪，山腰以下却生满苍翠树木。

有羊的话就该有人啊？放羊的人那去了？正当他四处打望的时候，忽然看见湖水中微微起了一点漪涟，一只洁白如玉的手臂从湖中伸了上来，接着一个**的头从水中钻出，一转头，看见了他，一声惊叫，又钻入水中。

就在这一刹那，陈家洛已看清楚是个明艳绝伦的少女，心中瞬间冒起好几个念头，第一，倒霉，也不知道自己刚才喝水的时候她下水了没有；第二，没想到自己倒是干了和李逍遥一样的事儿；第三，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位大概就是霍青桐的妹妹喀丝丽了。

片刻之后湖面一条水线向东伸去，少女的头从花丛中伸出来，青翠的树木空隙之间，露出皓如白

雪的肌肤，漆黑的长发散在湖面，一双像天上星星那么亮的眼睛凝望过来，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你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不等他答话又接着说，“你走开，我要穿衣服！”。

陈家洛也不是没见过女人的人，自然不会腆着脸留在这里不走，转身快走两步躲到了松树林里。

忽然湖那边传来了娇柔清亮的歌声：“过路的大哥你回来，为甚么逃得快？口不开？人家洗澡你来偷看，我问你哟，这样的大胆该不该？”，歌声轻快活泼，想见唱歌的人颊边含有笑意。

呵呵，轻快的歌声驱走了他心头的乌云，自从接任总舵主之位开始自己每天劳心劳神弄得很累，今天在这歌声里他重新变得开朗起来；心念一动，从树后面转出来，也扯着嗓子唱起歌来。

第三十九章闻香识女人

陈家洛上一世当的是老师，一到寒暑假就喜欢出去旅游，无论是西北民歌还是西南山歌都见识过不少，很快就找到合适的旋律，“湖里的仙女你莫怪，不是我要偷看，过路的客人本是饮马来；你要问我该不该，我就说吆，不该跑的这么快1”

心中盘算下时间，估摸着她已经穿好衣服了，陈家洛一边唱歌一边慢慢走回湖边，只见湖边红花树下，坐着一个全身白衣如雪的少女，长发垂肩，正拿着一把梳子慢慢梳理。她赤了双脚，脸上发上都是水珠。只见她舒雅自在的坐在湖边，明艳圣洁，仪态不可方物，白衣倒映水中，落花一瓣一瓣的掉在她头上、衣上、影子上。任凭他后世在电影电视里见了那么多的美女，也一时说不出话来。

那少女见他歌唱得好，又是一笑，再次唱了起来：“过路的大哥哪里来？你过了多少沙漠多少山？你是大草原上牧牛羊？还是赶了驼马做买卖？”

陈家洛轻轻摸着马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

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每天看着她动人的眼睛，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她去放羊，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这首歌有些过于热情，少女红着脸咯咯的笑着问，“你叫什么名字。”

大概猜出这少女就是霍青桐的妹妹喀丝丽，陈家洛也就不再隐瞒自己的身份，“我叫陈家洛，姑娘你呢？”

“我叫喀丝丽，你的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一般？”，少女皱着眉头思考片刻，“好想听爹爹和姐姐说起过。”

“哦？不知道你的爹爹、姐姐是谁？”，这下陈家洛已经肯定对方就是霍青桐的妹妹。

“我爹爹叫木卓伦，姐姐叫霍青桐，还有个哥哥叫霍阿伊。”，西北部落没有汉人那么多避讳的规矩，喀丝丽直接说出了他们的名字。

“原来你是木老英雄的女儿啊！”，陈家洛假装惊喜的说，“木老英雄和你哥哥、姐姐可好？我这次来这里就是找他们的。”

“想起来了，你是哪个什么红花会的首领吧？

前一阵有位老道长带人过来找我爹爹，说你最近会过来，姐姐听了可开心了！”，说完喀丝丽站起身来，从树丛后面摸出个哈密瓜和一个皮袋，“你饿了吧？我那点东西给你吃，吃完了我就带你回部落去！”

“谢啦，我正好饿了！”，陈家洛也不客气，接过她切好的哈密瓜吃了起来，皮袋里装的是马奶酒，一口酒一口瓜，不一会儿陈家洛就吃饱了。

喀丝丽一边看着他吃一边扎辫子，“满清大军无缘无故的来打咱们，男人都打仗去啦，我和姊妹们在这里瞧着牲口。天气热，我下湖洗澡，哪想到这里还有你这个男人躲着。”

无缘无故倒是未必，不过这些事给她说了她也不懂，喀丝丽说话天真烂漫，毫无心机，瞬间让他有种身处二次元世界的感觉；喀丝丽梳完头拿出个牛角吹了几声，几个姑娘从远处骑马赶来，喀丝丽迎上去和她们说了几句，她们一边点头一边好奇地打量着陈家洛。

喀丝丽牵了一匹红马走过来和陈家洛并肩而行，陈家洛只觉得一阵阵淡淡幽香从她身上渗出，明明不是附近的花香，也不是世间任何花香，只觉得甜美难言，心想这大概就是她的体香了吧，怪不

得被人称作香香公主。

喀丝丽看到了他的异样，嫣然一笑，“因为我从小爱吃花，所以身上有一股气味，你不喜欢么？”

陈家洛毕竟是后世来人，并无那么多礼法束缚，大大方方的回答，“香味倒也独特，不似玫瑰的浓烈，也不似牡丹的艳俗，淡雅清幽，令人嗅之难忘。”

看他不似一般男人那般遮遮掩掩，喀丝丽高兴起来，松开缰绳任由红马随意前行，一路上给陈家洛说着草原上牧羊、采花、看星、觅草，以及女孩子们的游戏闹玩。陈家洛这段时间一直精神高度紧张，被她这么一说就好像回到了高中时候，听着同班的女生说话一般。

这天将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侧，喀丝丽一抬头，忽然惊叫起来。陈家洛依着她目光望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喀丝丽道，“这是最难遇上的雪中莲啊，你闻闻那香气。”

陈家洛果然闻到幽幽甜香，从峭壁上飘将下

来，那花离地约有二十余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那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的不愿便走。该不会是让我去摘下来吧？陈家洛一阵儿牙疼，自己可没学过全真教的金雁功，这山崖陡峭，有个万一可就不划算了。要是拒绝的话又怕她心里不舒服，于是问道，“你想要么？”

喀丝丽叹了一口气道，“走吧，咱们今日见到了雪中莲，闻到了花香，那也是很大福气了。”

“这雪中莲开过之后会长出种子，然后风把种子吹落在四周，明年这里就会长出更多的雪中莲；我倒是可以上去把那两朵花摘下来，不过如此以来这里恐怕就再也见不到雪中莲了！”，陈家洛望着那两朵莲花说道。

“啊，那真是太可惜了！”，喀丝丽转瞬就释然了，笑着说，“那还是让它们留在这里好了，这样我明年就有好多雪中莲可以看了！”

女人始终是要哄得，因为对方的一个眼神就去拼命的那是傻瓜，再次鄙视了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后，俩人继续向远方行去。ps：睡过头了更新吃了不好意思，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推荐下朋友的书《青云仙路》，资深后宫爱好者普祥真人的作品。

第四十章偎郎大会

一路上喀丝丽给他说着草原上的各种事情，陈家洛给她说些苏杭一带的景致，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俩人总算赶到了叶尔羌城；看到俩人过来，早有部落里的士兵迎上来，看见陈家洛和喀丝丽有说有笑的样子，他们眼中隐隐含着敌意。

“麻烦通报木卓伦老英雄一声，就说红花会陈家洛前来拜访！”，陈家洛不以为意，当初自己看那个拐走自己班上最漂亮女同学的那个男生也是这个眼神。

一听红花会的名字那几个士兵顿时恭敬起来，“原来是红花会的诸位英雄到了！首领可是盼了好几天了！”，也没派人去传报，就带着陈家洛进入城中。

“嗳，我先去找姐姐啦！一会儿爹爹肯定要设宴招待你们，到时候我再出来见你！”，喀丝丽打了个招呼从另一条路走了，陈家洛跟着士兵走到大帐外，领头的士兵进去汇报，把陈家洛留在了外面。

“陈总舵主来啦！”，一阵豪迈的笑声过后，木卓伦龙行虎步的迎了出来，背后跟着他的正是翠

羽黄衫霍青桐，见到陈家洛面露喜色，却碍着旁边人多没有上来说话。

“见到木老英雄康健如昔，在下不胜欢喜啊！”，陈家洛上前抱拳行礼，乘着其他人不注意的时候对着霍青桐眨了眨眼，霍青桐面上一红低下头去。

“来来来，快到大帐里去！”，木卓伦搂着他的肩膀把他引入帐中，“听说你是和喀丝丽一起回来的？”

“路上偶遇贵千金，要不是她带路的话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这里呢！”，陈家洛笑着答道，进了帐中，早有人送上烤肉、葡萄、哈密瓜、马奶酒等物，陈家洛打量了下问道，“却不知陆道长和我的那些兄长那里去了？”

“陆道长和诸位英雄去巡逻去了，马上就回来，兆惠营里最近来了几个武林高手，刺杀了我好几次，多亏有青桐和诸位英雄在才没让他们得逞。”，木卓伦怜爱的看着霍青桐。

“爹爹，兆惠连这种手段都使出来了，就说明他们失去了耐心想速战速决，我们只要劫了他的粮草再坚守一段时间，兆惠必败无疑！”，霍青桐斩钉截铁的说道。

“哈哈，有道理！”，木卓伦摸着胡须得意的大笑起来，看来他非常赞同霍青桐的看法，“多亏陈总舵主提前带来的消息，还有帮着我们延缓车队，不然的话我恐怕连这叶尔羌也守不下去。”

见一叶落而知秋，单单从几次刺杀就能判断出兆惠大军的心理，这霍青桐的军事天分不容小视啊！陈家洛惊喜的看着她，这次离开西北的时候怎么说也要把她带走，脑子里闪过几个念头，陈家洛总算是找到了合适的搭讪借口，“霍姑娘，请问令师可好？前段在中原的时候好像听说两位前辈去了一趟杭州，不知可曾回来？”，霍青桐的师父雪雕关明梅和她丈夫秃鹫陈正德并称天山双鹰，在武汉的时候听说他们去杭州刺杀乾隆；刺杀皇帝乃是了不起的大事，陈家洛也就没在帐中明说。

霍青桐的眼神变得黯淡，“对方守护严密，师父师公无功而返；师父还受了些伤，他们现在正在天山上养伤。”

不在就好啊，有这俩脑子一根筋的家伙在，自己想带走霍青桐可不容易，“两位前辈武艺高强，想必很快就能恢复，霍姑娘无须担心。”，陈家洛安慰道。

正在这时红花会群雄和陆菲青从帐外进来，见

到陈家洛面露喜色，“总舵主！你可算到了！”
　　李沅芷早已恢复了女子打扮，一身准格尔的服饰倒是别有一番情致，从衣服的样式大小来看倒是和霍青桐的有七八分相似，或许就是霍青桐借她的，她多日不见陈家洛一时间竟忘了大帐内还有旁人，快走几步眼泪汪汪的喊道，“陈大哥！”
　　“沅芷妹子一路辛苦！”，陈家洛站起来刚说了一句，李沅芷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在这么多人面前主动和男子打招呼，顿时羞红了脸哎呀一声躲到了师父背后；陈家洛接着问候其他人，“陆老前辈、二哥、五哥、六哥、八哥、十哥多日不见，小弟甚是想念；八哥这几个月可是壮实了不少啊？想必是木老英雄这里羊肉可口的缘故吧？”
　　“哈哈，杨英雄如今可是深受勇士们的爱戴，自从他来之后，还没有一个人能在角力中赢过他！”，木卓伦赞道。
　　“嗨，光顾着吃了，也没帮木老英雄啥多少鞑子，怪不好意思的！”，杨成协摸着脑袋说。
　　当李沅芷上前的时候霍青桐眼神里透出一股伤心，陈家洛连忙借着起身的时候露出腰上挂着的短剑，看他随身携带着自己送的礼物，霍青桐这才恢复了笑容。

夜色将至，营地中间燃起了篝火，木卓伦大声吩咐到，“已有妻室的弟兄们，今日你们辛苦一点，在外面守御，让你们的年轻兄弟高兴一晚；让他们和心爱的姑娘在今晚的偎郎大会上欢叙。”

“这偎郎大会是我们自古相传的习俗，青年未婚男女在大会中定情订婚，所谓‘偎郎’，是少女去偎情郎，锦带绕颈，一舞而定终身，确实和汉人男方向女方求亲的风俗有所不同；陈总舵主英雄了得，想必一会儿肯定会有不少女子搭讪。”，木卓伦的长子霍阿伊一边陈家洛解释完偎郎大会的来历一边不停的用眼神瞟着霍青桐，想来他是很想自己的妹妹嫁给这个人的！霍阿伊早已成亲娶了四个老婆，解释完就带着其他已成亲的战士出去守护大营，其他人则围着篝火开始唱歌跳舞、摔跤角力。

只见两个少女并肩走到木卓伦身旁，一个穿黄，一个穿白。穿白的就是与他同来的喀丝丽，穿黄的帽上插了一根翠羽，正是霍青桐。

新月当天，歌声四起，许多少女开始跳起舞来，跳到意中人身旁纠结开锦带套在他的脖子上；忽然众人发出一声惊呼，只见喀丝丽和霍青桐同时站起身来走向火堆。

糟了！陈家洛看着陆菲青身边的李沅芷满头大

汗。

欢迎大家进群：99343033，有啥关于剧情的意见可以进来讨论。

第四十一章三选一？

“想不到咱们的香香公主和翠羽黄衫也出来偎郎啦！不知道谁能配得上香香公主呢？”，陈家洛旁边的骑兵队长语气复杂的说道，有一丝欣慰，有一丝不舍，更多的恐怕是痛恨自己配不上喀丝丽的遗憾。原来她喀丝丽虽只十八岁，但美名播于天山南北，她身有天然幽香，大家叫她香香公主。部落里的青年男子见到她的绝世容光，一眼也不敢多看，从来没人想到敢去做她的情郎，此时忽见她下座歌舞，那真是天下的大事。相对的霍青桐虽然同样容颜出众，但一来和自己的这位妹妹相比却要差了些，二来她长期在天山上和天山双鹰学武，在部落里呆的时间较少，所以没有妹妹这么受爱戴。

陈家洛刚把视线转向李沅芷的时候，她也奇怪的看向陈家洛；李沅芷和霍青桐曾在安西路上与陈家洛同行过一段时间，少女心思敏锐早就发现霍青桐对陈家洛存有好感，这下出来难道是找他？

李沅芷、霍青桐、喀丝丽三人同时在场，而且其中的两个貌似要过来向自己表白，这和原著说的不一样啊！原著中只有喀丝丽一个人站出来啊！哦，是了，原著中偎郎大会的时候霍青桐并不知道

陈家洛在场，现在却是早就知道了；自己当初帮霍青桐夺回部族宝物的时候收下了她的短剑并回赠她美玉，恐怕在她心里就认为自己对她同样抱有好感，这次又是不远万里来相助，深受感激之下做出这种举动倒也合情合理。

摆在陈家洛面前的是一个三选一的局面，作为志在反清的红花会总舵主来说他应当选择的是翠羽黄衫霍青桐，因为短时间内除了霍青桐之外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通晓军略的人了，原著中黑水营之战充分展现了霍青桐出神入化的战争指挥艺术，起码在开创阶段自己手下的兵马只能交给她来指挥；而作为陈家洛本人来说，从杭州到西北，李沅芷和他一路同行，俩人接触的时间最久，感情积累更深厚，自从看到她拔剑挥向清兵的时候陈家洛就已经暗暗发誓此生必不辜负李沅芷；最后作为一个普通男人来说，如果得到喀丝丽的青睐，那么就是莫大的幸福，没别的原因，无非是这三个人里她最漂亮而已。

霍青桐站起来的时候看到喀丝丽也起身准备偎郎，大出意外，很是高兴，眼中含着泪光，伸手挽住喀丝丽的胳膊一起到了场中，然后她退后一步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喜爱的妹妹，想知道究竟是哪位勇

士有如此好运能得到喀丝丽的青睐。

香香公主轻轻的转了几个身，慢慢沿着圈子走去，双手拿着一条灿烂华美的锦带，看她走的方向似乎正是陈家洛所在的位置，霍青桐的眉毛不知不觉的皱了起来。

糟了，千万别让她把表白的歌曲唱出来，陈家洛怎么说都是当老师的人，自然懂得这些青春期少女的心事，如果等她唱出来之后自己再拒绝的话，喀丝丽肯定会觉得非常伤心，而那些部落的勇士们也会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恐怕红花会的人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如果自己答应的话那么霍青桐和李沅芷就该离他远去了；自己辛辛苦苦准备这么长时间跑了这么远的路结果过来就收了一个美女？要是这样的话还造什么反？早点回家抱孩子去！

脑子里电光火石般闪过许多念头，陈家洛回过头来和李沅芷四目相对，嘴唇微微蠕动用口型比出“此生定不相负”六个字，李沅芷似乎看懂了他的意思，脸唰的一下红了，却也坚持着不肯低下头去，眼睛眨了几眨同时微微点头。

她答应了！陈家洛来不及喜悦，对李沅芷投以安抚的眼神然后马上站起身来，对着木卓伦长长一揖，“木老英雄，今日在下算是见识到了准格尔和

我中原的不同，值此欢喜之时在下却有一个不情之请还望木老英雄答应。”

木卓伦正想看看自己的两位爱女究竟挑选了谁作为如意狼君，正在心情激动的时候被陈家洛打扰心中微微不喜，不过陈家洛先是帮自己夺回部族的宝物又万里迢迢赶来助阵，顷刻间就将不快抛到脑后，摸着胡须问道，“陈总舵主有何事相商？”

陈家洛做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扭捏了一会儿才呐呐的开口，“在下义父今年不幸归天，义父他老人家膝下无子，在下想请木老英雄将霍姑娘许配给在下为义父继承香火，还望木老英雄成全！”，说完又把腰深深地弯了下去。

木卓伦早就瞥见他腰上佩着的是霍青桐的短剑，心想若不是自己的女儿中意他的话短剑怎么会在他身上，加之陈家洛虽然不是自己部落里的人，但人品出众、武艺高强，又长得一表人才；对部落有恩、女儿中意、为人出色，这三点加起来让木卓伦实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当下哈哈大笑道，“今天我说了可是不算，今天是姑娘们偎郎的日子，如果青桐把锦带套在你的脖子上，那么你就可以把我的女儿带走了！”

当他站起来对着木卓伦说出那些话的时候李沅

芷脑子嗡的一声炸了，瞬间一片空白，等清醒过来打算起身回帐的时候又想起刚才陈家洛给她比的口型；此生定不相负？这就是你说的定不相负么？刚说完就去求着别人将女儿许配给你为义父继承香火...嗯？为义父继承香火？那他陈家的香火怎么办？莫非......

霍青桐听到陈家洛对自己的父亲说出那番话，顿时羞红了脸，不过片刻之后就重新抬起头来一边哼着部族古老的歌曲一边踩着轻快的舞步走到陈家洛身前，将锦带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木卓伦和在场的红花会群雄纷纷开怀大笑，围着篝火的部众们纷纷唱起祝福的歌曲。在这欢快的笑声中唯独一人不知所措的站在人群中，就好像被世界抛弃了一般。

ps：啊啊啊啊啊，又是十六名，我想进前十二上首页啊，求支持。

第四十二章大战在即

喀丝丽自小就是部落里的公主，长大之后出落得越发美丽起来，平时在部落里那些勇士见到她之后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自从遇到了陈家洛，对方俊朗的相貌、落落大方的举止和脑子里装的那么多故事很快就吸引了她，套用一句后世滥俗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小姑娘陷入到懵懂的初恋当中，虽不如原著中经历了生死之后那么深沉，却也让她辗转反侧；恰好今晚就是偎郎大会，正当她准备将锦带缠在他的脖子上的时候，陈家洛却站起来向她的姐姐求婚，这下让喀丝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如果是外人的话她或许还会去争一争，但这可是从小疼爱自己的姐姐啊。

眼角扫到茫然无措的喀丝丽，陈家洛稍稍有些内疚，不过转瞬就被涌上来贺喜的人围在了中间。

“格老子滴，这是嘛个回事，总舵主在路上不是和李姑娘……”，常氏双侠四目相对，完全摸不着头脑。

无尘道长到底年纪大一些，经历的事情多，很快就明白了陈家洛刚才话里的意思，“你们呐，没听到刚才总舵主说什么么？他说求娶霍姑娘为老舵

主继承香火，意思是到时候他和霍姑娘的孩子姓于，这样一来陈家的香火怎么办？自然是要靠……”

常氏双侠这才恍然大悟，正当他们也打算挤进去贺喜的时候远方号角嘟嘟嘟吹了三声，这是紧急军情的意思，众人一听马上散开，众人齐向号角声处凝望，男子抄起兵刃，预备迎战。两骑马驰近，来人向木卓伦汇报清军使者来了，木卓伦点点头示意领他们进来。

那满清使者身材魁梧，步履矫健，后面跟着四名随从，却是吓人一跳。那四人都是七尺以上身材，比常人足足要高两个头，身子粗壮结实，实是罕见的巨人。那使者走到木卓伦跟前，点了点头说道，“你是族长么？”，神态十分倨傲。部众和清军屡次作战对对方早已恨之入骨，见对方态度倨傲，几个少年更是忍耐不住，刷刷数声，白光闪动，长刀出鞘。那使者毫不在意，“我奉兆惠大将军之命，来下战书。要是你们识得时务，及早投降，大将军说可以饶你们性命，否则两军后天清晨决战，那时全体诛灭，你们可不要后悔。”，众人一听，都跳了起来。

木卓伦见群情汹涌，双手连挥，命大家坐下，凛然对使者道，“你们无缘无故来杀害我们百姓，

抢掠我们财物，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人，也决不投降。”

众人举刀大呼，“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人，也决不投降。”月色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态悲壮。

使者一口吐沫狠狠地吐在地上，对背后的四个大汉使了个眼色，那四人是同胞兄弟，名叫忽伦大虎、忽伦二虎、忽伦三虎、忽伦四虎，出身辽东宁古塔，天生神力，兆惠在东北打猎之时碰巧遇见就把他四人收到了帐下。

四人收到眼神四处看了看，看见旁边白杨树下拴着几匹骆驼，大虎上前拔起一棵白杨树把一匹骆驼的缰绳扯断，在它屁股上踢了一脚；二虎急速赶上骆驼把它放倒扛了回来；三虎砰的一拳打在骆驼头上，骆驼晃了两圈栽倒在地；四虎抓起骆驼奋力一掷将它扔出六七丈远。这下将众部众惊得目瞪口呆。

“呵呵，清军这是要给咱们下马威了！不过这些不过是小把戏罢了，要比力气的话八哥、十哥可不会输给任何人。”，陈家洛笑道，红花会有三大神力之士，除了蒋四根之外，杨成协和章进今天都在现场，这四个家伙吓唬吓唬普通人也就罢了，在这俩武林高手面前可算不上什么。

杨成协和章进看到对方显摆，早就按捺不住了，听总舵主这么一说马上站起来，“那四个汉子，可敢和爷爷比比力气？”

杨成协在部落里多日，众人早就见识过他的神力，见他出来当下欢呼起来；杨成协和章进同样四处看了看，瞅见旁边一根胳膊粗、两丈来长的铁棍插在地里，杨成协上前伸手拔了出来；众人方想拔起这根铁棍却不如拔起白杨树那般厉害，这汉子想要干什么？却见杨成协我这铁棍两侧，膝盖顶着中间猛地一喝，铁棍被扳成了弓状。

“好！”，喝彩声顿时四起；杨成协不以为意，和章进合力将铁棍扳直后走到四兄弟面前，“你们可敢与我俩角力？”

四兄弟是浑人，当下就答应下来，四人紧紧地握住了铁棍的一头，章进和杨成协握住另一头，双方同时用力向前试图将对方推倒在地；方过了五六息的功夫，四兄弟就撑不住了，被章进和杨成协推得一步一步向后。突然章进和杨成协大喝一声铁棍向上一挑将四人挑在了空中。

“哈哈哈哈，尔等不过如此！”，木卓伦大笑起来，拿过纸笔龙飞凤舞的写了八个大字“抗暴应战、神必佑我”，甩手扔给使者，“拿回去给兆惠

复命吧！”

使者气势被夺，于是也就没像原著中那样要求喀丝丽去送回信，哼了一声扭头就走，忽伦四兄弟垂头丧气的跟在后面。

“来来来，不管他们继续喝酒！”，木卓伦端起马奶酒一饮而尽，草原上重新恢复了喧嚣，章进和杨成协刚才大出风头，部族的战士纷纷端着马奶酒围了过来，俩人也是好酒量，那会害怕这些，来者不拒喝了一碗又一碗。

陈家洛瞅见木卓伦虽然面带笑容，但眼神中却有隐藏不住的忧色，于是凑到他身边轻声问道，“却不知木老英雄后天打算如何和清军作战？”

“清军虽人数比我们少，却都是百战精锐，后日一战不容乐观，现在唯有祈求神的保佑了！”，木卓伦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担心，小声的说道。

眼瞅着霍青桐正在和喀丝丽说话没注意到这边，陈家洛暗叹一声可惜，斟酌一番对木卓伦说道，“在下有些想法，想请木老英雄参详一番，不知可否？”

第四十三章战起

“陈总舵主请讲！”，如果不是陈家洛提前派人送来兆惠的进军计划，让他有时间坚壁清野，他的部落恐怕早就被兆惠击溃了，此时听陈家洛如此说话，想必他心中有了打算。

陈家洛没说出主意反而问道，“不知贵部有多少人能战？战力如何？”

“我部男子皆可上阵，算下来有一万五千余人，不过缺少盔甲武器，和清军打起仗来还是有些吃亏。”，木卓伦答道。

这边一万五千人，兆惠那边马步军加起来不过四千人，接近四比一的军力对比木卓伦却没多少信心，可见这个时代的清军还是有一些战斗力的；不过也不能过于高看清军的战力，兆惠所领的应该是目前满清最能打的陕甘绿营了；由于西北战乱不断的缘故，陕甘绿营自顺治二年设置至今，人数日益增多，从康熙二十五年的八万五千余人增加到现在的九万七千多人，光看兵员数量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两广和闽浙；不过要说是战斗力，陕甘绿营毫无疑问称得上第一。如果在这里能把兆惠的四千大军全部灭掉的话，对于满清可是不小的损失，可别

看这四千人连陕甘绿营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但却是近十万陕甘绿营的精华所在，灭掉这支军队就相当于打掉了陕甘绿营三成战力。近十万人控制陕西、甘肃和西域三地本来就捉襟见肘，再损失掉这四千人，整个西北就将陷入持续的混乱，这对陈家洛的计划大有帮助。

“依我看来，却不必与鞑子硬碰硬；兆惠远道而来所带粮草不足，从徕宁城运送粮草到这里路途艰难，如果劫了鞑子的粮道，那么咱们就可以不战而胜！”，陈家洛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些部众正面打不过去袭击下对方的粮道还是没问题的。

“清军粮道护卫森严，我们又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运粮过来；去的人少了不管用，去的人多了这叶尔羌城恐怕就被兆惠夺了。”，看来木卓伦之前也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红花会在徕宁城留有人数，说起打仗么我的这些兄弟可能比不上木老英雄的部众，可要是探听消息，他们可是做惯了的！只要鞑子开始运粮出来，他们肯定能把清军运量的线路、兵力摸得清清楚楚。”，陈家洛笑着说道。

“如此甚好！”，木卓伦一拍桌子站起来，在帐篷里走了几圈，“后日作战先不和兆惠硬拼，尽

量把他拖在这里，等他没了粮草看他怎么办！”

总算是看到了希望，木卓伦大笑着说，“既然这些都说完了，你也该去陪陪青桐了，其他人都在跳舞，你不去可不好！”

陈家洛又陷入到窘迫当中，回过头来看着霍青桐，只见她正用期盼的眼神看着自己，心中一软起身走到她身边，拉着她来到篝火边跳起舞来；周围的青年男女们见翠羽黄衫也到了他们身边，于是把他俩团团围在中间，弄得陈家洛想和霍青桐说会话都不方便。只是在跳舞的时候总感觉有人在盯着他看，从人缝中瞄见李沅芷已经消失不见，而喀丝丽则双手捧着下巴望向这边。

面前的霍青桐满心欢喜确实没觉察到陈家洛的异样，一曲结束俩人像其他青年男女一样手拉着手回到摆满烤肉鲜果和马奶酒的几案旁，本来坐在旁边的人纷纷笑着挪到远处，给他俩留下说话的空间。陈家洛却又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要不要和她说说李沅芷的事情？还是先说后天的打仗？

“陈公子，尝尝哈密瓜吧！这些你在中原恐怕不容易吃到。”，不等他开口，霍青桐就递过一块哈密瓜来。

“我在天山跟着师傅学了十年武功，近些年都

呆在西北，倒是中原去的少了。”，这姐妹俩怎么都爱请人吃哈密瓜啊，接过哈密瓜送到嘴里却尝不出是什么味道，看着霍青桐微微躲闪的目光，陈家洛道，“自从玉虚道院一别就时常挂念你，今日看到你站出来却是害怕你找了别人，所以先站起来向木老英雄求亲；现在想想却是我唐突了。”

霍青桐大着胆子抬起头迎向他的眼睛，“不，其实我本打算找的人也是你来着；只是站起身的时候却又不敢迈步，还好你主动提出来了，不然的话我恐怕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哎，陈家洛心中叹息一声，把本打算和她说的话埋在心里，转而说起后天和兆惠打仗的事儿来；篝火渐渐熄灭，大会也到了尾声，众人慢慢散去，陈家洛把霍青桐送回营帐的时候恰好发现李沅芷就住在她隔壁；待众人都睡着了，陈家洛又偷偷跑到李沅芷帐外，把她叫了出来。

明月当空，营地外的小山丘后面，李沅芷默不作声的站在了陈家洛身后，见四处无人陈家洛回过头来，“沅芷妹子，今日...今日我对不住你了！”

“陈总舵主这是哪里的话，我还没恭喜您得遇佳偶呢！”，李沅芷强自欢笑着说，心中满是委屈，从杭州到西北一路上的场景再次浮现在她的脑

海里；在他心中，我究竟是周芷若还是赵敏呢？

“沅芷妹子！”，陈家洛上前两步紧紧地抓住她的肩膀，双眼死死地盯住她的眼睛，“我之前说过此生定不负你！那么就一定不会辜负你！今天我陈家洛对天发誓，此生必定要娶李沅芷做我陈家的妻子，如有违背天打雷劈！”

“谁...谁说要做你陈家的妻子了！”，听到他发誓的时候李沅芷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却又嘴硬的说道。

“不答应我就上门去抢，我可是反贼的首领啊！”，陈家洛开了个玩笑，转而温声说道，“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中国第一情诗一出，李沅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扑到陈家洛怀里呜呜的哭了起来；轻轻的抚摸着她的头发，陈家洛暗道，总算是又搞定了一个。

第二日，陈家洛在营中帮着木卓伦做战争的准备；第三天一早，两军在城东一字排开，大战一触即发。

陕甘绿营数量出自罗尔纲先生的《绿营兵志》。求冲榜啊，进入前十二就可以上首页了，求

点击求推荐求收藏。哎，还没想好基地开在那里，初步想应该沿海交通便利，朝廷势力不强，你们有啥好建议。

第四十四章僵持

叶尔羌城是西北重镇，城周长十里，四周有十二座城门；此次木卓伦和兆惠对峙的地点在城东，城东外不远处有自南向北流过的叶尔羌河，俗称黑水河；河对岸本是水草丰盛的平地，不过在接到陈家洛的消息后，木卓伦早就明人将草烧了个干干净净，并把周围的居民都迁入城中，黑水河上的桥梁也被大军拆的只剩下一座，并在河对岸挖壕沟、筑土台、驻守军队，此时木卓伦带了五千人远远地看着兆惠的军队。

兆惠，乌雅氏，出身满清正黄旗，今年五十岁，历任兵部郎中、内阁学士、盛京刑部侍郎、刑部右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自从乾隆十九年起就在西北协理军务、总理粮草，因为攻击卓越被封为一等勇毅伯；今年八月代替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成为西北军事的总负责人，自他南下以来各地望风而降，导致其错误的判断了形式，才有了这次轻敌冒进；此次本来带了四千兵马，分出八百人由齐齐哈尔副都统爱隆阿领军前往东南，防御另一个部落的军队，自己则带着剩下的三千余人和木卓伦对峙。

“叛贼人数虽众，但以老弱病残居多，队形散漫、号令不齐，兼之缺少铠甲火炮，此战我军必胜！”，兆惠放下举在眼前的千里镜递给旁边的户部侍郎明瑞。

满清开国以来采用的就是以满制汉的策略，在军权上对汉人防范颇深，但有大动兵戈之事必定以满人为主，所以明瑞虽然是文官，却也被乾隆派到了军中；明瑞接过千里镜看了看，“将军所言甚是，卑职先为将军道贺了！”，周围的西宁镇总兵高天喜、副都统三格、护军统领鄂实、监察御史何泰、侍卫特通额等也纷纷道贺。

“稍后我军击破敌军后，诸位英雄就乘乱将这老贼的头颅拿下，事成之后朝廷必有封赏！”，兆惠对几个武林人士打扮的人说。

此次来兆惠军中效力的武林高手有关外六魔中的三位，老大腾一雷、老二顾金标和老四哈合台；腾一雷出身辽东大豪，力大无穷，擅使独脚铜人；顾金标本是关外马贼，为人狡诈，惯用钢叉和飞叉；老四本是蒙古牧人，擅长摔跤。老三焦文期在甘肃找陆菲青寻仇，不料想不仅未能报仇还死在了陆菲青手中，老五阎世魁和老六阎世章帮着护送准格尔的宝物回京，一个死在了围攻之中，一个死于

霍青桐剑下；他们这次来西北就是找霍青桐寻仇的。三人中唯有腾一雷和官府打过交道，见兆惠问话抱拳行礼后回答，“我等并非贪图封赏而来，若我等侥幸拿下那贼子的首级，还望将军击溃贼众后将霍青桐交给我等处置。”

“不过一小小的女子，交给你们就是了！”，兆惠对准格尔内部的关系早就烂熟于胸，在他看来霍青桐并不是什么要紧人物，满口答应了下来。

“如此多谢将军了。”，腾一雷恭恭敬敬的答道，旁边的二魔不停的给腾一雷使着眼色，显然对他拒绝封赏不满，四魔哈合台则呵呵的傻笑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兆惠一声令下，西宁镇总兵高天喜领着五百军士上前讨战，这边霍阿伊带着数百骑兵迎了上去，战不多时霍阿伊所率的部众就有些顶不住满清这边的铁甲军了，且战且退，高天喜乘机冲杀过去打乱对方的阵型，霍青桐这边早有准备，一声令下万箭齐发，把高天喜射了回去，地上留下了数十具清军的尸体，看到清军退去，众人欢呼一片。

刚才那阵接战高天喜约莫损失了百人，而霍阿伊这边却损失了接近三百人，战力高下一望可知。接下来无论清军如何挑战，霍青桐都严令部众不准

擅自出战，部族的勇士心中多有怨气。

一直打到日落，在霍青桐的指挥下部落放弃了两条防线，却也把清军挡住了；太阳落山双方各自收兵，此番接战清军伤亡约三百余人，而木卓伦的部众则损失了上千人。

回到帐内兆惠脸上的表情凝重了许多，心中暗道看来这次自己有些轻敌了，没想到木卓伦一改往日野战的风格，倒是打起了防御战，这次自己带的人有些少了，要是这么和木卓伦耗下去可不是办法；考虑片刻后有了个主意。

兆惠心情不好，木卓伦这边也差不多，一下伤亡上千人，叶尔羌城内哭声不绝于耳，陈家洛听到不时地有勇士抱怨今天这一仗打的憋屈，老是躲在围墙后面算什么，天山上的雄鹰就应该去和清军硬碰硬。

霍青桐正在帐内和木卓伦商量着明天的对策，陈家洛和红花会群雄呆在旁边的帐篷里，“诸位哥哥，今日一战有何感想？”

“鞑子的铁甲军战力非同小可，兆惠用兵老道，今日虽然守住了，但部众怨言不少，在这么下去可不是办法！”，陆菲青读过些兵书，又在李可秀身边呆了多年，对于军事上的事情略微有一些经

验。

“总舵主，我今晚去偷偷摸入鞑子大帐内把兆惠杀了吧！”，无尘道长的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应和，九当家卫春华尤为积极。

“兆惠是用老了兵的，想刺杀他没那么容易，道长忘了咱们袭击粮队的事情了么？”，沿途袭击粮队的时候无尘道长就想杀掉对方领军的参将，谁知对方谨慎在大帐附近留了重兵，无尘道长差点陷了进去；转念一想木卓伦这边的大帐守护到不是很严密，万一......于是马上起身找到霍青桐说了一番话；晚上果然等到了关外三魔的偷袭，三人刚靠近大帐就被红花会群雄堵了个正着，陈家洛自然不会给他们单挑的机会，一声令下群雄一起围了上去，三人顷刻间就丧命于此，这下关外六魔总算是在阴间聚齐了。

第二天天亮见三人还不回来，兆惠心知自己的计划失败了；接下来的几天清军小股人马不停的骚扰引诱，霍青桐强压着不许出战，两军陷入对峙阶段。

金庸小说里兆惠的兵力有些夸张啊，有四万人的话霍青桐他们早就被打成渣渣了，于是按史书上的来好了。

第四十五章腹黑的陈家洛

“你去徕宁城催下粮草，让他们赶紧送过来！办完这件事之后不用回来，接着去温宿找定边右副将军富德，让他带三千人过来！”，兆惠一遍书写信件一边吩咐道，经过几日的相持，自己这边的粮草越来越少，徕宁城哪里在不送过来恐怕就该杀马了；来之前没想到木卓伦竟好似提前知道他的计划一般，每一着棋都落到了自己最难受的地方，看来想依靠这四千人打下叶尔羌城是不肯能的了，还好留守温宿的富德手下还有一批人马，加上这三千人拿下叶尔羌将不在话下；写完信又看了看，出于谨慎又写了一封信，“去玩温宿之后再去巴里坤，找办事大臣阿里衮，让他也带兵过来！”，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手下能拿出来的兵力不到千人，兆慧此时也是着急了。

“是！”，士兵接令后马上出营，一行五人一人双马、快马加鞭往徕宁城方向赶去，跑了十来里地兆惠的兵营越来越远，前方是一座小山，山上的石头被西北日夜不息的风沙吹成千奇百怪的形状，要是大石后面埋伏上一队人马，自己可就交代在这里了；军情紧急来不及探查，士兵加速冲了过去，

越过小山之后抹了一把汗，来不及回头细看就继续向前奔去。

“总舵主，刚才为何不让我去宰了那几个鞑子啊？”，卫春华一脸的不愉。

“让他们去催催粮草也好！”，陈家洛轻描淡写的说道，“烧了鞑子的粮草，兆惠就该急着早日解决战斗了，他一着急我们的机会也就到了。”，陈家洛期盼的可不只是有鞑子的粮草，最好援军能一块过来，见识过霍青桐的指挥艺术之后他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兆惠这四千人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并不想木卓伦部在此战之后还保留有很强的实力，对他来说清军和木卓伦部一死一伤才是最理想的结局。要是让木卓伦轻易打败兆惠，从此在此处割据一方的话，那他就是历史的罪人了。最好是木卓伦全歼兆惠大军，然后再和富德、阿里衮打场硬仗，大战结束清兵退去，木卓伦损失惨重无力扩张，清军再从口里调集大军前来讨伐，然后西北继续鏖战，清军精锐被束缚在西北，自己去东南扩充实力。

这些话却不能和外人去说，陈家洛远远地看着信使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上，带着他们回到了叶尔羌城中。三日后，石双英送来情报，徕宁城的粮队

已经出发，靖逆将军、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纳穆札尔和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吏部侍郎、参赞大臣行走石三泰领军五百护送粮草；同时探马也看见齐齐哈尔副都统爱隆阿领兵二百从营中出发往徕宁城的方向赶去，应当是去接应粮队。

“好！机会来了！八哥，前日让你准备的火油可准备好了？”，陈家洛看完信大喜，马上问杨成协。

“准备好了，总舵主，敌军最多七百人，我们这次带三千人过去取胜不在话下，为何要准备火油？夺了他们的粮草不好么？”，杨成协问道。

留着粮草让木卓伦部壮大么？陈家洛当然不肯干这种傻事，应对之词他早已想好，“凡事有主有次，此次最重要的是让兆惠得不到这些粮草；清军虽少但都是精锐，要是一开始就想着夺取粮草的话恐怕战斗的时间会拖得很长，久则生变，万一兆惠从营中出来就麻烦了；而且就算是我们夺了粮草，运送粮草必然拖慢行军的速度，很容易被兆惠追上；所以干脆带了火油去，烧了粮草就走，不等兆惠反应过来我等就回到城里，如此才是上策。”

陈家洛这段话说的有理有据，就连霍青桐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陈公子说的有理，我这就下去

挑选人马。”
　　霍青桐走后陈家洛摸着自己的下巴，哎，自从来了清朝以后，自己好像越来越腹黑了啊？不过转瞬就将这点内疚抛到一边，不腹黑的话怎么斗得过那群鞑子！
　　纳穆札尔和石三泰领着队伍沿着大道快步向前，脸上满是焦急的神色，时不时的挥动皮鞭抽打在赶车民夫的身上，“快些！再快些！要是误了时辰，把你们的狗头都砍了！”
　　道路在前面拐了个弯，此时正好是朝阳的方位，阳光直直的射向他们的眼睛，纳穆札尔赶忙用手遮住眼睛，适应之后放下手掌，看到视野里出现的大批人马顿时睁大了眼睛，“敌袭！石三泰，你带本部人马护住粮草，我先去冲杀一阵！”
　　说完纳穆札尔从腋下抽出宝刀打马冲了上去，一炷香之后，纳穆札尔被一个使狼牙棒的驼子砸飞手中的宝刀，再一棒砸在天灵盖上；石三泰哪里也不比他好多少，冲过来的马队不与他们接战，飞驰着从粮队两侧擦过，同时将手中的瓦罐砸向车队，“不好，是火油！”，没等他喊出声，下一波骑兵就将火把扔到了车上，整个粮队顿时变成一条火龙。

石三泰睚眦俱裂，丢了粮草就算回去也是被砍头的下场，当下大喝一声冲向敌军，在砍了十来个敌军之后，石三泰被一个使双钩的俊秀青年割去了脑袋。

“总舵主，这家伙好像是个大官！”，战斗结束，卫春华喜滋滋的拿着纳穆札尔的脑袋凑到陈家洛身旁。

对照石双英的情报陈家洛很快就判断出他的身份，“是个侍郎，从二品的大官，恭喜九哥了！”

丢了粮草，首领又被杀，清军顿时陷入混乱，很快被霍青桐指挥的部众杀了个干干净净；杀完护粮队众人并没有走，反倒是前行了一段埋伏起来；不久之后齐齐哈尔副都统爱隆阿死于霍青桐剑下，随行二百人全军覆没。

此战清军损失将领三员，士卒七百，粮草无数；木卓伦部则有千余人死亡，参战之人几乎个个带伤。兆惠闻讯后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第四十六章决战在即

“轻敌冒进，轻敌冒进啊！”，兆惠被侍卫扶起来后无力的瘫倒在椅子上，嘴里不停的自言自语；这次出战十分顺利，旬月之间就收复了天山南麓的好几个城池，把木卓伦部堵在了叶尔羌城之中；本想着一战将其拿下自己就可以班师回朝了，满清历来最重军功，凭借这次平定天山的功绩，自己差不多也该封公爵了，没想到如今却陷入了绝路；粮草被烧自己恐怕坚持不到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和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援兵到来的那一天了。就算是侥幸逃生，死了这么多汉人士卒也就罢了，但爱隆阿出身满洲正黄旗，石三泰出身满洲正白旗，这俩可都是上三旗的人，深受皇上宠爱，纳穆札尔出身差一些是蒙古正白旗，可蒙古和后宫的关系不浅；等消息传回京城后不知道有多少旗里的大爷要找自己的麻烦呢。

“将军，此消息万万不能泄露！营地里的粮草可不多了，要是让士卒知道了军心就乱了啊！”，户部侍郎明瑞也得到了消息，匆匆赶进来挥退左右对兆惠说道，他负责总理粮草，得知消息后比兆惠还急。

“就说爱隆阿已经接应到粮草了，还有三天就能赶回来！”，过了半晌兆惠吩咐道。

“将军，你这是饮鸩止渴啊！要是三天后还没有粮草到，士卒非哗变不可！”，明瑞急的满头大汗。

“你慌什么！”，到底是百战宿将，兆惠这么一会儿工夫已经做出了决定，“明日一早就全军出击，只要能打下叶尔羌城，粮草算什么问题？”

兆惠这是打算孤掷一注了，明锐还想再劝，看到兆惠鹰隼一般的眼睛又缩了回去，兆惠治军严厉，军令一旦下达就不容反驳，如果自己还要坚持恐怕兆惠就要拿自己的脑袋祭旗了。

正思量间外面有人来报，却是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三格，三格进来后面带喜色，“启禀大将军，属下一连几日在叶尔羌城南见有逆贼老弱带着数千牛羊放牧，如能夺了去我部粮草之困立解啊！”，三格是高级将领，粮草的事情也瞒不过他？

“此事当真？敌军可有埋伏？”，兆惠刷的站了起来，心想莫非老天还给自己留了一条生路？有了这批牛羊怎么都能坚持到富德和阿里衮的援军到来了。

“千真万确，属下带人一连盯了好几天，放牧

的人群皆是老弱；探马探查多次，并未发现埋伏！”，三格恭恭敬敬的回答。

“好！如能夺了叶尔羌城，我记你的头功！”，眼见战局露出一丝生机，兆惠自然不吝惜封赏，走到大帐中央坐好，“召集所有将领，明日准备出战！”

半柱香的功夫过后，西宁镇总兵高天喜、护军统领鄂实、监察御史何泰、侍卫特通额等大小将领齐齐到了帐中，兆惠先让三格把得来的情报细细的说了一遍，然后环视帐中，“明日哪位将军愿打头阵？”

“大将军！末将愿往！”，三格从队列中出来抱拳答道，他去年误信敌军诈降之计，放跑了大批叛贼，导致职位被夺，这次看到了有恢复职位的机会，当然不肯放过。

“好！明日你领军五百埋伏在城南，听到炮响之后立刻杀出，不求杀伤敌众，全力抢夺牛羊！”，说罢兆惠掷下令箭，三格拾起令箭回到队列中；兆惠又抽出一支令箭，“特通额、鄂实听令！”

“末将在！”

“末将在！”，二人走出队列站到帐中。

“你二人各领五百人马随本将紧随三格，如敌军从城里出来，立刻与之接阵，掩护三格掳掠牛羊！”

“末将尊令！”，二人接过令箭退下。

“高天喜！”

“末将在！”

“明日你继续带着人马攻打逆贼防线，佯攻即可切勿陷入激战，切忌让逆贼发觉异样！”

“末将尊令！”

与此同时，叶尔羌城内木卓伦的大帐内同样挤满了人，红花会群雄和部落各骑兵队队长屏声静气，看着上首的霍青桐；霍青桐手握令箭有条不紊的开始布置，“青旗第二队队长，你率领五百名弟兄，在黑水河南岸固守，不许清兵过河。对方大军来攻，切不可与他们硬拚，只求拖延时间，有一名清兵渡河，别来见我。”，队长接令回到队伍中。

霍青桐又道，“白旗第一队队长，你带领本部人马，明日继续在城南放牧，清军过来后只许败不许胜，把牛羊一路丢弃，引得他们追过河来！。”

那队长素来凶悍好胜，这几日被安排领着老弱去放牧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昂然说道，“咱们天山下的勇士只会打胜仗，打败仗我可不会；干么把自

己的牲口送人？我可不干！”

霍青桐一张小嘴绷得紧紧的，沉声问道，“你不听号令？”

那队长扬刀大呼，“你领我们打胜仗，我听你号令。你叫我打败仗，我拚死不服。”

霍青桐道，“我是领你们打胜仗。你先败退，再反攻。”

那队长红了眼，叫道，“谁会信信这套鬼话，怎骗得过我？我从十二岁开始打仗，打了二十多年还从没接到过这种命令！”

霍青桐喝道，“抓起来。”，四名亲兵抢上前去，抓住了他双臂。那队长并不抵抗，只是冷笑。

霍青桐大声道，“满洲兵来欺侮咱们，咱们要全军一心，方能打胜仗。你到底听不听号令？”

那队长大叫，“不听！你能把我怎样？”，陈家洛在旁边轻轻摇头，人要找死谁都拦不住啊！

霍青桐道，“把他砍了！”那队长自负勇猛，以为霍青桐不敢罚他，听了这话，登时脸如土色，亲兵将他推出帐外，一刀将他的头割下。霍青桐下令首级示众，众军无不凛然，接下来的命令无人敢违。

第二日一早，天还没亮；叶尔羌城中和兆惠大

营中同时悄悄地涌出两队人马，聚集到了叶尔羌城南，双方的决战即将开启。

第四十七章黑水营之围1

叶尔羌城的城南棋盘山下是一片广袤的牧场，此时正值深秋，牧草渐黄，朝阳将整片牧场镀上了一层金色；一大早从叶尔羌城南门涌出大队的牛羊，约五百多老弱赶着牛羊来到了这片牧场上，牛羊在牧人们的驱赶下慢慢散开，远远望去怕是有数千头，一些稍微年轻一点的牧人挎着弯刀骑着马在牧群边缘来回走动，警惕的望着远方，并时不时的把走出范围的牛羊赶回去，年老一些的牧人则开始收割牧草为过冬做准备；看上去好一幅祥和的草原生活景象，仿佛没人注意到山丘背后埋伏着的敌军。

“大将军，现在可以动手了吧？”，明瑞凑到兆惠身边轻声问道。

“再等等，派人去高天喜哪里看看逆贼和昨日有什么变化没有？”，兆惠将千里镜凑到眼前耐心的观察着，这群牧民神色放松、有说有笑的，似乎并没有太大问题。

“是！”，侍卫特通额领命亲自快马奔向高天喜军所在的方向，约莫一炷香的功夫，特通额回来报告，“启禀大将军，敌军营地今日并无不同，高

总兵正在攻打逆贼防线，对面那些熟面孔一个不少！”

“嗯，知道了！”，兆惠从千里镜里看到或许是这么长时间都没什么异样的缘故，牧民们变得放松起来，守在边缘的护卫开始接下腰间装满马奶酒的皮袋喝了起来，并时不时的将皮袋扔来扔去，不一会儿每个人都喝了几口；喝了酒之后，那些护卫的工作也就不像刚开始那样谨慎了，几名牧民看到河对岸的牧草肥美，赶着数百头牛羊从河上唯一的一座桥上穿过，护卫见状喝了两声，那些牧民不以为意的笑笑继续过桥；护卫总算记得自己的职责，快马跑到桥边和牧民争论起来，牧民渐渐变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招呼人把牛羊赶回河这边，前面的牛羊想回来，后面的牛羊想过去，桥上顿时乱成一团；就是现在！兆惠敏锐的发现了战机，猛地收起千里镜，“鸣炮，下令三格立即出动！特通额、鄂实！让所有人赶紧上马准备接应三格！”

“末将尊令！”，咚的一声炮响，三格领着五百骑兵从山丘后面杀了出来，三格拔出自己当蓝翎侍卫时宫里给配的宝刀冲在了最前面，“儿郎们，不要去管那些牧民，快跟我冲过桥去抢了逆贼的牛羊！”

“杀啊！”，雷鸣般的马蹄声打碎了草原的祥和，刚过河的牧民来不及收拢牛羊赶快往桥上跑去，却被桥上拥挤的牛羊群拦住了去路，于是不顾河水寒冷直接跳进合理拼命往河对岸游去，护卫马上抽出牛角呜呜的吹了起来，城里却不见丝毫反应。

三格挥舞宝刀左右劈砍，不一会儿就冲到了桥上，桥上的牛羊纷纷落入水中哀鸣不已。“快快快！”，兆惠早就看见叶尔羌城的南门还开着，要是今天能趁机冲进城里，那么大局可定！连忙催促特通额和鄂实领军跟上。

“啊！”，战场中情况突变，三格部下的五百人刚要过完桥的时候大桥哗啦一声塌了，末尾的数十人落入水中。

“糟了，中计了！”，兆惠话没说完只见叶尔羌城头一声炮响，哗啦啦从南门里冲出数千人马将三格围在了当中。三格勇武过人，一马当先带着手下的兵马左冲右突，不时有木卓伦部的骑兵被他劈砍下马；奈何寡众悬殊，他带过河去的四百多人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损失了一半；兆惠看了看河水的深度，“众将士随我杀过河去救出三格！”

刚到河边只见南边又冲出一队人马将清军截成

数段，兆惠和特通额等人同样陷入苦战；“大将军，快撤吧！”，明瑞面无人色的叫道，“趁现在河那边的贼人还被三格副都统拖着，我们快走吧，等他们解决完冲过来的时候就晚了！”

“大将军，你带人先走，我和鄂实给你们断路！”，特通额回到挡住一支迎面刺来的长枪再反手一劈将敌人砍落马下，脸上的血都顾不上擦回头对兆惠说，“大将军，营里还有两千多人吗，你要是陷落在这里可就全军覆没了啊！”

恨恨的看了一眼敌军中领头的那个黄衫女子，兆惠拔马后转，“二位不可恋战，稍微阻拦下敌军就回营！”，说罢带着自己手下的士卒往营中跑去，他知道这俩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回来了。

“鞑子果然凶狠，五千多人围住四百人，打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解决掉！”，城墙上观战的陆菲青叹道。

“总舵主，我也下去帮忙吧！”，卫春华早就憋不住了。

“我等看了这么久了，也该下去凑凑热闹了！”，陈家洛带着众人下城上马冲了过去，到了战场上陆菲青的剑术可就不如章进这样大力士了，只见章进和杨成协一左一右挥舞着铁棍和狼牙棒冲

杀进去，三格猝不及防之下被杨成协一棍砸落马下，来不及惨叫就被马匹踩成肉泥，大将一死清军顿时失去胆气，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被杀的干干净净。

　　这边的清军解决了，霍青桐马上带人冲向河对岸，不到半个时辰，特通额和鄂实接连战死，断后的队伍被霍青桐带人一扫而光。

　　“可惜没逮住兆惠！”，霍青桐看着远去的大纛恨恨的说道。

　　“别着急，损失了这么多人马，又没了粮草，他坚持不了多久了！”，陈家洛安慰道。

　　“嗯。”，霍青桐点点头，带着人马继续往兆惠追去，兆惠早就退入营中，收拢败军和高天喜的部下一起据营而守，营地被上万木卓伦部人马围得严严实实。

　　因为召回驻军黑水河畔，所以这次包围在历史上被称为黑水营之围。

　　“青桐这几日辛苦，今晚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陈家洛笑着说，过了一会儿还没听到回复，疑惑的转过头来，正好看见霍青桐眼睛紧闭往后倒去。

　　战斗的经过和兵力参考了一些黑水营之围的论

文，要是按照金庸说的清军有上万人木卓伦早就被打成渣渣了。ps：感谢无法￡天€的8888打赏，俺加更一章好了，在前进一名就进首页了，跪求支持！进了俺加更！出门忘了带笔记本充电器了，所有加更明天放出，求收藏求推荐求打赏求**。

第四十八章黑水营之围2

“青桐！”，陈家洛连忙一把扶住，却见霍青桐双唇发白、双目紧闭，怎么叫都没有反应，陈家洛连忙招呼陆菲青，“陆老前辈，快过来救人呐！”

陆菲青在武当山学艺多年，自古道家多习医术，陆菲青这么多年待下来，医术却是比一般医生要好得多，他伸出右手二指搭在霍青桐的右手手腕，过了好一阵才收回手指捋着胡须说道，“陈总舵主无须担心，霍姑娘不过是操劳过度罢了，等醒过来补一补，休息几天就好了；不过近期最好不要再让她受累了。”

“如今兆惠被围困在营里，接下来的战事就不麻烦青桐了；喀丝丽，这几日你要好好照顾姐姐，千万别让人把战事上的事说给她听！”，木卓伦内疚的说道，自己打仗全凭勇猛，不习谋略，这一阵谋划战事、指挥作战这些事全压到了女儿的身上，现在看她累得晕了过去很是心疼。

说完木卓伦看着陈家洛，他知道女儿喜欢眼前这位总舵主，想必在病中的时候他能陪在身边的话多少会好一些，不过这些话却是不方便说；陈家洛

明白他的意思，点点头答应了下来；木卓伦见状大喜，连命人收集人参、雪莲等补品送到霍青桐帐中。

陈家洛抱着霍青桐回到帐篷里，把她在床上放好，自己就坐在旁边静静地瞪着她醒来；由于是女子的帐篷，红花会的男子不方便进来，李沅芷虽然原谅了陈家洛，可也不喜欢看他陪伴霍青桐的样子，就和师傅一起去营外观战；帐篷里除了几个侍女之外就剩下了喀丝丽一人，她双手捧着下巴眉头微蹙，眼神在陈家洛和霍青桐之间晃来晃去，心道要是我生病的时候他肯像今天照顾姐姐一样照顾我就好了。

过了没多久，霍青桐缓缓地睁开了眼睛，陈家洛连忙凑过去，“青桐，好点没有？现在口渴吗？我去给你倒点水。”，说完就要起身。

“别！”，霍青桐轻轻拽住他的衣袖，“抓到兆慧没有？我的出去看看！”，说完挣扎着就要起来。

“你现在病着可别乱动!”，陈家洛按住她的双肩，“兆惠已经被围在营地里了，想必用不了多久木老英雄就可以把他抓住了。”

“可不能大意，兆惠老奸巨猾，要是据守不出

的话，族人不习攻城之术，恐怕短时间内那攻不下营地，时间久了援军赶过来就麻烦了！”，霍青桐眼神里满是焦急。

“放心好了，徕宁城里抽不出人来，最近的援军要从温宿赶过来，就算兆惠现在马上派人去搬救兵，也得一两个月才能赶过来，这么长时间兆惠的人马早就饿死了！”，陈家洛隐瞒了信使早就已经出发的消息安慰道，“再说了，十二哥就在徕宁城里，援军到了的话他那里肯定会送信来的，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养病，等身体好了再说。”

陈家洛的一番话总算打消了她的顾虑，霍青桐不再挣扎，她轻轻抿了抿嘴唇，对着旁边的侍女喊道，“青衣我想喝水，。”

青衣是她的贴身侍女，听了霍青桐的召唤马上用玉碗盛了一碗热水，想想又在里面加了些蜂蜜，这才给霍青桐端过来；陈家洛伸手接过玉碗，“我来吧！”；把霍青桐扶起来靠在床头，因为害怕她不舒服又给背后垫了个枕头，用勺子舀起一勺蜜水轻轻地吹了吹，感觉不那么烫的时候才送到她的嘴边；这些流程都是陈家洛上一世照顾女生照顾惯了的，放到现在可是有点惊世憾俗了，青衣连忙和其他侍女躲了出去。

霍青桐羞得脸都红了，低着头不敢看他，小口小口的喝着勺子里的蜜水，一碗喝了大半霍青桐差不多饱了，却因为舍不得他离开而硬撑着不说，一直到整碗喝完，肚子都有些涨了才轻轻地说道，“我喝不下了。”

“嗯，饱了就躺下好好睡一觉。”，陈家洛把玉碗放好，扶着她重新躺下，体贴地替她盖好被子，看见帐篷里有一支玉笛，就起身取过来吹着安神静心的曲子，不一会儿霍青桐就进入了梦乡。

见霍青桐的呼吸变得平稳悠长，陈家洛放下笛子蹑手蹑脚的走到喀丝丽旁边，“你姐姐睡着啦，我留在这里不方便；我先出去了，一会儿你姐姐醒了就马上让人来找我。”

喀丝丽嗯了一声答应下来，把陈家洛送到帐外，看着他远去的身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陈家洛从霍青桐帐篷里出来上马直奔黑水营外，远远地就看见卫春华挥舞双钩杀向清军，却被一阵鸟铳打了回来。

“战况如何？”，走到无尘道长旁边问道。

“兆惠果然了得啊！大败之后兵营并未大乱，士卒很快被他收拢起来据营防守。”，无尘道长指着眼前的营寨说道，“此营易守难攻，鹿柴、拒

马、壕沟无一有缺；加之寨墙结实，士卒靠着寨墙打鸟铳，木老英雄的部族一时无法靠近，兆惠又在营里安排士卒挖土加固营地；这一仗恐怕还得一段时间。”

“道长无需担心，营里缺少粮食，想必兆惠坚持不了多长时间。”，陈家洛安慰道，拔马上到一座小丘上远远的看着霍阿伊一次次令人攻上去，又一次次被打退，陈家洛心中暗道，打吧打吧，打得越激烈约好。

从小丘上下来左右打量着红花会众人，一时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最后还是点了章进的名字，“十哥你轻功好，麻烦跑一趟徕宁城，让十二哥来这里一趟，我有些事情找他！”

章进领命而去，陈家洛心中叹道，哎，连个送信的人都找不到，还只能让石双英过来说，麻烦啊。夜幕将至，霍阿伊又一次无功而返后带着手下在远处开始扎营，今天的战斗到此结束；众人也开始回城，陈家洛看着后边的李沅芷，稍稍放慢了马速。

再看了下原著，霍青桐带着十来万人杀了兆惠三万多人，吓尿了有木有。

第四十九章黑水营之围3

“沅芷妹子，此间战事一了我就带你回中原去！”，看她面带凄色陈家洛安慰道。

“回中原？”，李沅芷的眼睛亮了下又迅速黯淡，“你红花会不是立志反对朝廷么？如今陈大哥帮着木老英雄打败兆惠将军，又娶了她的女儿，到时候借兵起事不是正好？怎么还要回中原？”

“呵呵，我从未想过问木卓伦借兵。”，木卓伦的部众才多少？能借给自己多少人？况且这些部众和自己的想法可不一样，陈家洛可不想这些人获得自己传授的后世知识然后割据西北，“我是汉人，推翻满清朝廷的事还得我们汉人去做；这次帮木卓伦不过是想消耗朝廷的实力罢了；兆惠一完蛋，乾隆就得从内地调兵，这样我们红花会才有机会。我估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回中原了。”，陈家洛安慰道。

“那霍姐姐怎么办？”，听到陈家洛不会留在西北，李沅芷开心了许多，不过马上就又为霍青桐担心起来。

“灭了兆惠，木老英雄就能休养生息一段时间，我是想让青桐和我一起回中原的！”，陈家洛

真诚的看着李沅芷，“沅芷，男儿当一诺千金，我将来不会辜负你，也不会负了青桐；可能我是贪心了，但你们俩人对我来说都是同样珍惜，舍弃任何一人我都舍不得。”

李沅芷心中突然想起陈家洛给她说过的张无忌、赵敏和周芷若来，也不知道张无忌当初是如何抉择的；想想昔日和霍青桐相处的日子，李沅芷一时也生不起气来，扭头瞪着陈家洛，“我可是提督家的女儿，才不会嫁给你这个反贼！”

陈家洛知道如果一个姑娘对你做出嗔怒的样子通常不是真的生气，于是笑眯眯的说道，“既然我是反贼，那你落到我手里还想跑？从今以后我把你看得紧紧的，等回了中原我就找座山立个寨子，把你抓进去当压寨夫人。”

“哼！”，李沅芷气鼓鼓的哼了一声，打马甩开陈家洛跑到了前面，压寨夫人？一想到这四个字，李沅芷的脸蛋不由得红了起来。

回到霍青桐的帐篷里看到她还在熟睡，回想她这一阵确实累得够呛，陈家洛在她床头坐了一会儿就回了自己的帐篷。夜间听到黑水营那边响起一片喊杀声，不过等他要起身去看的时候又没了声音。

第二日出门遇到霍阿伊，从他口中得知昨晚正

熟睡的时候兆惠派人出来冲杀了一阵，部众没想到在重重包围之下兆慧还敢主动出击，猝不及防被杀了数百人，大队人马感到正要反击的时候清军又缩回了营地。

“果然是宿将啊！”，陈家洛赞了一声，难怪史书上兆惠能从十月被围一直坚持到一月，安慰了霍阿伊几句，陈家洛又到了霍青桐账内，昨晚夜袭的事情自然不提，喂她吃完早餐后又说了一会儿话，知道看她有些困了，陈家洛这才告辞出门。

霍阿伊不知道的是昨晚夜袭不过是为了掩护另一只队伍罢了，借着部众的注意力被出营的清军吸引的机会，御前三等侍卫伊萨穆带着兆惠的信件和四名骑兵乘乱冲出了包围，往徕宁城的方向赶去。

在通往徕宁城的路上，伊萨穆和石双英等人不期而遇，章进刚要动手却想起陈家洛当初放走信使的举动，一时难以决定，只好把他们都放走了。

“这是去干什么？”，从霍青桐营帐里出来，刚好遇到霍阿伊带着上千人往南边赶去；南边现在没有清军了啊？想到此处陈家洛好奇的问道。

霍阿伊现在完全把他当自己的妹夫了，亲热的拍着他的肩膀，“你们汉人的书里不是经常有掘水灌营的故事么？我们这次也给兆惠来这么一手！”

从兆惠之前指挥战斗的情况来看，除了轻敌冒进这一点并无太大漏洞，霍阿伊这个主意恐怕起不到什么效果；不过陈家洛也不会点透，赞了霍阿伊几句就到黑水营对面的山坡上观战，他的所有军事知识不过是来源于大学时期的军训和一些电影电视以及论坛帖子，真是的经历战争这还是第一次，自然不肯放过现场观摩的好机会。

眼见着营边黑水河里的水流越来越细，约莫中午的时候河水断流，又过了两个时辰，上游响起轰轰的水声，浑浊的河水咆哮着冲向兆惠的大营，小丘上红花会群雄顿时响起一片喝彩，唯独陈家洛凝神盯着大营的寨墙。

之间河水快到寨墙的时候突然低了下去，原来兆慧看到大队人马往上游去的时候早有防备，命人绕着寨墙挖了一圈壕沟，黑水河河水本就不怎么丰裕，霍阿伊等人拦河的时间又短，河水很快就顺着沟渠流入下游。众人见水攻失败，皆是一声叹息。

大水退去后兆惠仍然紧锁眉头，营地里的粮食可不多了，再下去恐怕就要杀马了；但是没了马就只能死守无法出击，这样下去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报，营内发现异样，明大人请将军过去

看！”，跟着报信的人走到营地的一个角落，明瑞正不顾形象的蹲在地上仔细打量一片被河水泡过的土地；见到兆惠过来，明瑞喜形于色，“将军！我们有救了！”

“哦？明大人发现了什么？”，兆惠连忙走过去。

“大人请看！”，明瑞指着地上的一块湿痕，“此处湿痕与他处迥然不同，可见地下必有古怪！”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把我拉过来跟你一块瞎胡闹！兆惠的脸瞬间拉了下来；见兆惠没听明白他的意思，明瑞赶紧补充道，“大人，来西北之后我就多方打听本地风俗；知道这一代多有战乱，所以百姓经常挖窖将粮食藏在地下，此地湿痕和他处不同，一看地下就埋有东西，我观此处必定是逆贼坚壁清野时遗漏的粮窖！”

一听此事兆惠立刻下令，“给我挖开看看！”

看史料看到这段时候跪了，兆惠运气真尼玛好啊，随便扎营地下就有粮窖。感谢俊甯的588打赏，今天上推荐，跪求支持，一会儿加更感谢无法￡天€的土豪打赏。

第五十章黑水营之围4（加更）

事关生死，士卒们分外卖力，锄头雨点般落下，不一会儿便挖了数尺深，“停下！”，明瑞眼尖，看到一名士卒的锄头上沾了些东西，马上让人停下，也顾不得脏从他手中抢过锄头用手捏起锄头尖端的泥土轻轻捻着，脸上的喜色越来越浓，“将军请看，锄头上沾着粮食！”

“好，天助我也！”，兆惠接过锄头仔细的打量了一阵儿，“接着挖，现在人少一些，挖的轻一点，别把粮食浪费了！”

约莫两刻钟后，士卒从地窖里挖出两石粮食，接下来明瑞带人四处挖坑试图再次找到粮窖，功夫不负有心人，连续几天都有斩获，最终挖出了二十多处当地人埋藏米谷的地窖，清军的粮草危机得以缓解；更重要的是受此奇遇影响，清军的士气越发高涨起来，百日防守，夜间出来骚扰，弄得霍阿伊不胜其烦。

清军据寨死守，霍阿伊一时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绕着黑水营挖掘壕沟、树立围墙将清军困在营中，并不时派人前去袭击，试图消耗清军的弹药；清军所带火药虽然充足，但铅子消耗严重，幸好兆

惠在派人去营地附近的白杨树林里伐木修筑寨墙的时候发现白杨树上镶嵌着不少铅子，原来此处靠近战场，多次交战之下许多铅子被打进了树身里，于是清军的弹药危机同样得到缓解。

“将军，有了这些窖藏的米谷，再杀一些马匹骆驼，预计我军的粮草还能支撑两个月；弹药则要少一些，最多还能再坚持一个半月。”，大帐里明瑞向兆惠汇报。

“如果第一次去催粮的时候富德接到求援信就出发的话，应该还能在断粮前赶过来！”，兆惠盘算着日子。

富德的援军还早，不过石双英倒是来得很快，在接到陈家洛的命令之后他马上跟着章进快马加鞭，终于在这天中午到了叶尔羌城。

“十二哥一路辛苦！”，陈家洛亲自把石双英接到账内，“十二哥先歇息一会儿，我马上让人准备酒菜！”

“多谢总舵主！”，石双英抱拳答道，“正事要紧，总舵主这次叫在下过来可有要事吩咐？”

石双英端正的态度赢得了陈家洛的好感，他笑着把石双英按到几案旁坐下，“十二哥不用着急，事情虽然重要，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吃完饭

再和你细说。”

说话间早有仆人送上烤肉、水果和马奶酒，石双英听到事情并不急迫，这才开始吃饭，看他吃完饭恢复了精神，陈家洛拉着他的胳膊向账外走去；石双英也没问去哪里，紧紧地跟在陈家洛后面，俩人出城之后打马向前奔了十来里，来到一座小山丘上，确定四下无人后陈家洛这才开了口，“十二哥，现在却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办！”

“请总舵主吩咐！”，石双英干净利落的答道。

“这...”，陈家洛有些头疼如何开口，毕竟这件事从江湖道义的角度来说并不厚道，想了下先问起其他情况来，“十二哥在徕宁城的手下可靠否？”

“鞑子在当地肆意杀戮，我这些手下都和鞑子有不共戴天之仇，绝不会出什么问题。”，石双英面带悲愤。

额，看来他还没懂自己的意思啊，陈家洛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一些，“这些手下是汉人居多还是当地人居多，要是红花会和木卓伦部发生分歧他们会站在那一边？”

“总舵主？”，石双英被陈家洛的话吓了一

跳，考虑了一会儿才接着说，“西北汉人稀少，总的来看还是本地人多一些；要是我红花会和他们发生冲突的话，这些恐怕会比较为难。”

“十二哥暂且放心，我并不是想与木老英雄对抗。”，陈家洛一阵儿头疼，该怎么和石双英说呢，说这里是我华夏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他也不懂啊，转瞬想到左宗棠当年的话，“十二哥，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我红花会立志反清，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把鞑子赶出关外就完事儿了；我们还要恢复汉唐盛世，给子孙留下一个大大的太平江山，纵观华夏历史，凡中原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域，这也是乾隆为何派重兵来攻打木老英雄的缘故。我红花会这次帮着木老英雄打败兆惠，虽然让鞑子消耗了大量兵力，但也在西域买下了隐患，如果让木卓伦部壮大起来，让他有时间一统西域；那么就算到时候我们打下了中原，页面不了要与他兵戎相见。你明白现在应该怎么做了吧？”

“总舵主！您现在娶了木老英雄的女儿，我红花会和木卓伦部结为秦晋，他们壮大了对我们也有好处啊！”，石双英不解的问道。

“将军国要事寄托在一个女人身上可乎？”，陈家洛反问道，“而且就算我在世的时候双方能和

平相处，那么我死后呢？你能保证下一代人不会出问题么？”

“这……”，石双英在此地多时，自然知道当地居民多桀骜不驯，畏威而不怀德，想凭借这点关系让他们安稳恐怕是不可能的；刚才反问那一句不过是一时无法接受昨天还并肩作战，现在就开始琢磨怎么对付对方而已。

“当然，鞑子同样不会让他们壮大的，不过此地距离中原路途遥远，兆惠全军覆没之后再从中原调集兵马需要一年的时间，有了这么长时间木卓伦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既不让木卓伦迅速壮大，又不让他损失过于惨重。”，陈家洛继续诱导。

“还请总舵主示下。”，石双英抱拳道。

“好，你回到徕宁城之后找几个信得过的汉人属下，把他们派往温宿到徕宁城之间的要道上盯着，一旦富德的援军到了就尽快告诉我，记住，只告诉我！”，陈家洛郑重的说道，“在我同意之后你再派人将这个消息告诉木卓伦！”加更感谢无法￡天€的土豪打赏

第五十一章黑水营之围5

“富德从温宿赶到叶尔羌城估计要到十二月去了，兆惠用兵老道，木卓伦部又不擅攻城，他还能坚持一段时间；我们尽量让木卓伦部在全歼兆惠所部之后马上遭遇富德的援军，不给他们留下喘息的机会；富德长途奔袭到达叶尔羌城之时必定疲惫至极，木卓伦部鏖战数月才能灭了兆惠同样人困马乏，双方定然又是一场苦战。木卓伦部人多，又有我们相助最后定能击败富德，不过那时候恐怕他们就没有多少实力去扩张了！”，陈家洛给石双英分析着未来可能发生的局势，“乾隆是个好面子的人，这一战损失如此之大，他必然会调重兵宿将前来此处，如此中原的机会就多了，到那时候我红花会就可以找个地方起事了！”

“如此十二哥可明白？”，说完陈家洛转身死死地盯住石双英的眼睛。

石双英眼神里闪过一丝挣扎，不过片刻后就恢复了宁静，“总舵主，属下遵命，属下是红花会的人，一切当以红花会事物为上！”

“那就有劳十二哥了！”，陈家洛拍拍他的肩膀，接着俩人又说了一阵儿行动的细节。

“总舵主，如此说的话我们既要让木老英雄知道富德援兵到来的消息，以免他被打个出其不意，又不能给他留下太多的准备时间，好让双方都仓促应战，如此才好消耗他们的兵力。”，石双英很快就摸透了陈家洛计划的关键，“如此以来，我要把消息的时间控制在两天之内。”

“嗯，两天刚刚好！不过给我的消息越快越好，要是那时候他们还没打下兆惠的营地，我就带人冒险进去刺杀他！”，陈家洛满意的点点头。

“如此属下明白了，我这就回徕宁城准备去，保证绝不让木卓伦提前知道！”，说完拱手和陈家洛道别，打马向徕宁城方向奔去。

在山丘上站了一会儿，陈家洛拍马回到叶尔羌城中，来到霍青桐的营帐里，细心地帮她喂食稀粥、微笑着陪她说话，一直到她有些倦了才告辞出门。站在营帐门口，陈家洛一时有些恍惚，自己刚才还在和人商量如何阴她爹，现在又和她有说有笑的，这转变有些大啊，不过自己刚才的变现毫无违和之意，果然没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都是一名好演员。看来自己在这方面还是有些潜力的么。

来到黑水营外，今日霍阿伊依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好不容易在寨墙上打了个缺口，刚冲进去就

被清军调来大炮轰了出来，寨墙也很快就被清军用白杨树补好。整个黑水营九号线怪兽一般，缓慢的吞噬着对战双方的血肉。

“总舵主，这几日我都看过了，兆惠营中并无武林高手，今晚上我偷偷摸进去取了他的脑袋，清军就不战自溃了！”，无尘道长看到陈家洛，忙凑过来说道。

听到这话陈家洛又是一阵头疼，偏偏留下的这几个当家的又都是正义感过剩的人，自己还不能和他们直说，于是劝道，“道长勿要冲动，清军营里虽然没有高手，但兆惠掌兵多年，大帐中岂会没有防备？再说了，找回如今被围在这里，早已是插翅难飞，等到他们吃完了粮食，就是灭亡之时，道长无需冒险。”

前几日大战的时候章进和杨成协这俩大力士还能披上盔甲拿起重武器上场练练，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这些精细活儿在战场上作用不大，眼看着别人出风头早就憋坏了，陈家洛好说歹说才把他们劝了下去。

又过了些日子，霍青桐的身体逐渐康复，已经能够自己下地走路了，稍一好转就急着要去战场上看看，陈家洛说了半天好话也没拦住。到了黑水营

对面的山丘上，霍青桐仔细打量着兆惠的布置。

看到霍青桐出来，霍阿伊就带着手下的队长走过来，话题不自觉得转移到如何攻打黑水营上面；霍青桐当下接管过军队的指挥权，排除几只小队进行了试探性攻击。

“妹妹，你还是回去歇息一阵吧！”，看这霍青桐面色苍白、皱眉思考的样子，霍阿伊又心疼起来。

“是啊，现在兆惠被我们团团围住，插翅难飞，他营中的粮草不多，咱们先不急着攻打，等他没了粮食黑水营自然就守不住了。”，陈家洛也跟着劝道，唯恐她想出什么办法来迅速攻破黑水营，导致自己的计划功亏一篑。

“兆惠的防守可谓滴水不漏，先围起来慢慢耗着吧！”，正待回城的时候霍青桐突然脑中灵光一闪，“对了，上次烧毁车队的火油可还有？让投石车把火油扔到兆惠营中试试看！”

该死的，我当初怎么就没想到这里呢！陈家洛咬紧了牙关，兆惠你可千万要顶住啊！霍阿伊闻言大喜，马上带人去城里搜集火油，安排工匠打造投石车。

过了几日一切准备就绪，陈家洛又跟这霍青桐

到了小丘上，投石车在黑水营外排成一排，几个战士将装满火油的瓦罐放到投石车上，霍阿伊一声令下投石车同时发射，燃着火的瓦罐被抛到了清军大营中，大部分落在了地上，小部分则引燃了帐篷。

满洲人好歹都是从小看三国学兵法的，兆惠对火攻早有准备，营中并未慌乱，落在地上的被沙土迅速扑灭，点燃的帐篷立刻被砍倒再盖上沙土；同时寨墙上的大炮在多日之后重新吼了起来，不到一个时辰，投石车就没剩下几辆了。

此战虽然没取得太大后果，却也让木卓伦部的人看到了些希望，城中的火油被一扫而空，工匠被集中到一起日夜打造投石车，木卓伦部的士卒们也日夜不停地将火油罐投入营中；弄得兆惠的人马疲惫不堪。

眼看着兆惠坚持不了多少日子了，一天夜里石双英悄悄地来到了陈家洛的帐篷里，告诉他了一个好消息，富德的援军不远了。ps：推下朋友的书《大分身》，求推荐求收藏求打赏求**。

第五十二章黑水营之围终

“很好！”，陈家洛折扇一拍左手，面露喜色，“富德带了多少人？预计还要几天到这里？”

“富德率副都统鄂博什及侍卫玛瑞、额尔登额、老格等，于十一月十一日出发，日夜兼程开拔，领队大臣豆斌、散秩大臣永庆、副都统瑚尔起、福禄、总管端济布等领兵协同，所带内地、索伦士兵与原驻兵丁共三千五百人。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率兵八百，携带马匹三千、骆驼七百与富德同行，双方兵力合计四千三百人！按照目前富德的行军速度来看，三天后即可到达徕宁城。”，石双英把清军的情报打听的清清楚楚，显然是下了一番功夫。

他似乎比骆冰更适合掌管情报部门？陈家洛心中冒起了个念头，不过想想又放弃了，听话、嘴严、执行力强，这么有用的人仅仅用来做情报太浪费了；“这么说必须在这三天内把兆惠灭了！”，陈家洛自言自语了一句，又问了些细节问题后把石双英送出门外，“十二哥，事情紧急，我就不留你了，你连夜赶回徕宁城去，如清军有变随时报告！”

“是！”，石双英抱拳行礼后悄无声息的隐入夜色当中。

远远地望着黑水营方向，陈家洛小声说道，“兆惠啊兆惠，之前你在惠远城的时候能带着一千五百人突出重围，这次恐怕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吧？”

与此同时兆惠大营内，这一个多月一来兆惠和士卒同吃同住，明显瘦削了许多，营中除了必不可少的战马之外，其他牲畜已经被杀得干干净净，就连马皮和马鞍都被啃得精光，剩下的粮食已不足三日之需，是时候突围了！见援军迟迟未有消息，兆惠下了决定，“传令下去，明日饱餐一顿，高天喜带人从北边突围，老夫亲自带人断后。”

“将军！还是我留下来断后吧！”，西宁镇总兵高天喜马上站出来说。

“无需多言，老夫有愧皇恩，轻军冒进导致数千好儿郎殒命，实在无颜返回中原，此战唯死而已，剩下的士卒就拜托高总兵了！”，说完兆惠向帝都的方向拜去，“皇上啊，奴才唯有来世再报君恩了！”

高天喜不敢再争，领命而去；第二日一早用过早饭后，兆惠领着八百士卒从黑水营南门杀出，直

冲木卓伦部营地，兆惠一马当先喝杀不已，连砍三人才被霍阿伊拦住；霍阿伊大笑道，“兆惠将军，我妹妹早晨发现你们营中做饭的烟柱比平日多了不少就知道你要突围，我们早就布置下了埋伏，你还是乖乖地投降吧！”

“呸，逆贼休要猖狂！就算今日让你侥幸得逞，来日必有更多的人马来剿灭你等！”，说完举起手中宝刀往霍阿伊砍去。兆惠毕竟五十岁的人了，比不过正在壮年的霍阿伊，没几个回合就被霍阿伊打落马下，正要追杀之时又被兆惠的亲兵拦住；兆惠乘机换了一匹马继续冲杀；片刻之后兆惠脸上中了一枪再次落马。一名部落骑兵举枪向地上扎去却被他拽住枪杆拖下马来杀死，他所乘的马匹也顺便便宜了兆惠。

与此同时高天喜带着明瑞和剩下的士卒从北门冲出，行不多远箭如雨下，前方一身着黄衫，头上小帽插着一只翠绿羽毛的女子率队拦住了去路；霍青桐并未和高天喜过多纠缠，截杀了一阵就放他们过去，尾随在队伍后面进行追杀；清军中的马匹早就不够一人一骑了，不少步卒落在了后面，惨叫声不绝于耳。

跑了两三里地，路两侧又杀出一队人马把高天

喜所部截为三截，等他冲出重围的时候所带士卒已经少了三分之一。霍青桐知道归师勿截的道理，从来不直接在对面拦住清军，每隔数里地就会从侧面冲出一队人马把高天喜的队伍削薄几分；前方无人阻挡，清军也就没了做困兽之斗的打算，拼命打马往徕宁城方向奔去。

“这一个月和清军打的如此艰难，为何今日却如此容易？”，无尘道长看着一个个落在队伍后面的士卒被霍青桐所率清军轻易砍死不解的问。

“他们已经没了回头作战的胆气，现在只想着逃命，对付起来自然容易。”，陈家洛叹了一口气，“当年在辽东数百人的明军被十来个鞑子起码追着不敢回头反抗，最后活活累死，这就和今天一样啊！”

黑水营这边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兆惠带着最后的几名亲兵守在一座小丘上，霍阿伊带着数百人将他紧紧围住，试图再次劝降。兆惠丝毫不做理会，下马对着京城的方向拜了三拜，然后横刀自刎，身旁的亲兵也无一投降，或怒骂或大笑之后同样自刎；看到眼前的场景，霍阿伊毫无获胜后的喜悦，心中满是苦涩。

霍青桐的追击战持续了两天，高天喜被斩落马

下，所带士兵也大都丧命，唯有明瑞带着数十人逃脱了追杀。

等霍青桐回到叶尔羌城的时候，城中再次燃起一堆堆篝火，牧民们将整只整只的羊羔剥洗干净、撒上珍贵的香料放在火上烤，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叶尔羌城难得的暂时恢复了和平景象。

“来来来，我的乖女儿，快到我身边来！”，见到霍青桐，木卓伦高兴地喊着，这次要不是他的宝贝女儿，估计部众早就被兆惠击败了。

月上中天，酒过三巡，醉眼醺醺的木卓伦又一次看到霍青桐痴痴的看着下首的陈家洛，不由得摸着胡子大笑起来，然后站起来大声说道，“打败了狡诈的敌人，年轻的小伙子们又可以和心爱的姑娘牧马放羊了，我的女儿也到了出嫁的时候啦！”

正当木卓伦要宣布陈家洛和霍青桐举办婚礼的时候，外面突然想起呜呜呜的牛角声，片刻之后一个浑身是血的汉子冲到他面前，“木老英雄！清廷的援军来啦！”。ps：感谢悼武华夏和日下部麻吕的打赏，大家有啥意见发群里或者书评区，求收藏求点击求推荐求打赏求**。

第五十三章富德的选择

“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正领兵前行，前方探马忽然来报，“禀将军，前方抓住几个溃兵，领头的自称户部侍郎明瑞，还请将军示下该如何处理？”

溃兵？难道兆惠大将军已经败了？富德心中一紧，“快将人带过来！”，还不等探马回身富德又命，“算了，还是我亲自去一趟，你在前方带路！”

富德刚才突然想起明瑞的出身来，明瑞出身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从小就继承了父亲承恩公的爵位，又是目前乾隆重新的一等忠勇公傅恒的侄子，无论从爵位上来说还是看在傅恒的面子上，自己在这里等他过来都不合适。

“富将军，快去救救兆惠大将军吧！”，明瑞一见到富德，连滚带爬的跑过来拉住了富德的缰绳，说话都带着哭腔了。

“前方战事如何？”，看他着急的样子，富德也顾不上寒暄，翻身下马拉着他的胳膊问道；要是兆惠大将军全军覆没的话，估计乾隆是不会让自己有好下场的。

“我军…我军被困黑水河畔近两月，内外消息…不通，粮草…粮草日尽；今天早上…兆惠将军见快断粮了，于是…决定突围，他亲自带了八百人人断后，命…命高天喜和我带剩下的队伍突围。”，明瑞断断续续的说道。

见他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富德从亲兵手中接过水袋递了过去，明瑞咕噜咕噜喝了大半袋水才缓了过来，“谁知敌军狡诈，早就防备我们突围了，一路不断追杀，高总兵不幸为国尽忠，在下只带出来了数十人。”

“兆惠大将军如何了？”，富德立马追问道，如果兆惠还活着，自己带人过去救了他再击溃敌军，那么战局还能挽回。

“走的时候正看见大将军带队冲杀，逆贼人马众多，大将军恐怕…恐怕…”，明瑞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富将军，你快带人过去救救大将军吧，要是走得快，说不定还来得及！”

这…富德紧锁眉头思考起来，如果兆慧已经死了，自己最好会到徕宁城从长计议，如果还活着就去救他出来，现在生死不明倒是让自己为难了；虽说从明瑞的话里可以看出兆惠还活着的几率不大，

但是毕竟没见着尸体，要是自己现在就会徕宁城，事后得知兆惠现在还在厮杀，那可不好和皇上交代了。

　　见富德还在犹豫，明瑞连忙说道，“贼军大部分人马都用来阻击我和高总兵了，大将军如果见机得快退回营中，还能坚守几天！就算是大将军万一有个不测，敌军大胜之下必然懈怠，我们快马突袭，定可毕其功于一役啊！”

　　“去把阿里衮大人叫过来！”，事关重大，富德不敢独断专行，连忙让亲兵去请和他一块来援助的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

　　片刻后阿里衮急匆匆的赶到，一见明瑞大惊，“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大将军现下如何？”

　　明瑞连忙又把事情说了一遍，完了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还请两位大人快快发兵去救救大将军吧！”，明瑞现在也着急了，兆惠全军覆没就跑出来他一个，回去后肯定没好果子吃，如果能和富德、阿里衮一起击败木卓伦，好歹还能将功折罪。

　　“富将军，照这么看来大将军的情况恐怕不妙啊！”，阿里衮皱着眉头说道，不等明瑞反驳他又接着说，“不过明大人说的也有道理，贼军连续作战两月，早已人困马乏，兼之大胜之后必然松懈，

我军未尝没有机会！”

阿里衮是清初辅政大臣遏必隆的孙子，有曾担任两广总督等要职，说话分量十足，这番话最终让富德下定了决心，翻身上马，“传令下去，扔掉辎重，全军加快速度，明瑞你带人在前方带路，此战定要取了木卓伦的首级！”

“是！”，传令兵领命通知下去，队伍突然躁动起来，大车、粮草、骆驼等被抛到一边，“快快快！还带着大炮干什么？全扔了！除了干粮、水袋和兵器其他的东西都扔了，违令者斩！”，富德手下的总兵参将们不停的在队伍两边前后奔跑催促着，全军在明瑞的带领下往叶尔羌城方向奔去。

越靠近叶尔羌城，道路中间清军的尸首越多，这也太惨了吧！富德暗自咂舌，就连上次平定大小金川叛逆的时候也没一次性死这么多人啊？阿里衮同样想起了大小金川之战，他的哥哥讷亲就曾担任过大小金川之役的统帅，因为和川陕总督张广泗不和导致延误军机，之接过张广泗被斩，讷亲被乾隆请出遏必隆留下的宝刀处斩。要是这次未获战功自己恐怕就要步哥哥的后尘了！

富德和阿里衮相视一望，不约而同的下令加快行军的速度，鄂博什、玛瑺、瑚尔起、福禄等人接

到命令后先是一阵鞭子，又斩杀了几个掉队的士卒，全军的速度再次提升。

“启禀将军，前方再有十里就是兆惠将军的大营了！”，明瑞满头大汗、脸色苍白的过来汇报，连续两天没合眼，他的声音变得沙哑，“过了大营前方不远就是叶尔羌城了！”

“全军暂且停下休息，派出探马前去探查！”，富德马上下了命令，几十匹马散开后从各个方向往明锐所指的方向奔去，剩下的士卒就在路两边盘腿坐下，默不作声的喝水啃干粮，但有人发声就是一顿鞭子。

稍后探马陆续回报，兆惠大营早已被攻破，叶尔羌城中篝火连天，歌声四起，似乎正在庆祝；“可有惊动敌人？”，富德问道。

“未曾！我等一直走到叶尔羌城前三里处，尚未发现敌军哨探！”，探马首领回报道。

富德看看天色，“让他们再得意一会儿，全军休息一个时辰，等体力恢复之后直杀叶尔羌城！”

一个时辰过后，清军重新整队，束马衔枚，悄无声息的往叶尔羌城袭来。ps：上推荐效果一般啊，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新书榜进前十了加更，收藏增加五百加更一章，目前已经350了，求支

持。

第五十四章狭路相逢

见到那个浑身是血的汉子进来，陈家洛马上站了起来，跑过去扶住他关切的问，“十二哥！你受伤了？”

那汉子正是石双英，他悄悄给陈家洛比了个手势，然后急声说道，“清军援兵已经到了徕宁城，快马加鞭的话明日夜里就可以到这里了！还请木老英雄多做防备！”

“清军来了多少人马？何人领队？”，木卓伦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变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霍青桐连忙起身问道。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领军，所带兵丁三千五百人，另有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摔八百人支援。”，石双英答道，说完还不忘提醒了句，“鞑子多带马匹，行军迅速，木老英雄还是早些做准备才好啊！”

“可有大炮？”，霍青桐接着问道，要是敌军没有携带攻城器械自己倒是可以踞城而守。

“大炮的话...”，石双英偷偷看了一眼陈家洛，然后果断的回答，“清军大炮携带众多。除了虎蹲炮等小炮，还有两门红衣大将军。”

干得漂亮！陈家洛心中暗暗的给石双英比了个大拇指，站出来补充道，“清军为救人二来，为了赶时间或许大炮会留在徕宁城中。”

“出城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正在给炮车套上马匹，此次阿里衮带了数千驮马，带上大炮减少不了多少行军速度。”，石双英和陈家洛唱起了双簧。

“就算是把大炮留在，到时候清军把叶尔羌城一围，再慢慢的运大炮过来也用不了多久。”，霍青桐看了下木卓伦，“父亲，这城的守不住的！如今唯有主动出击打富德一个措手不及，把他逼回徕宁城去，这样我们才有一线生机啊！”

“对对对，赶紧传令下去集合队伍！”，木卓伦在才反应过来，连忙招呼亲兵去聚集将领，“青桐啊，这次还是由你之指挥作战！”，霍青桐前一阶段的指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霍青桐身上。

“是！”，霍青桐没有推辞，从木卓伦手中接过令箭；过了好半天醉醺醺的霍阿伊才带着一群骑兵队长进来，霍青桐点了下人数，还有好几个骑兵队长没有到，“其他人都哪里去了？在派人去找，半个时辰之内还不到帐中就把他的部众分给副队长！”

“妹妹，今天打了...打了打胜仗，估计他们喝醉了躺在那个帐篷里呢。”，霍阿伊大着舌头说道，他还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有事情快点说，我还得...还得回去继续喝酒呢！”，说完那些骑兵队长同时附和，帐篷里顿时吵成一片。

“鞑子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霍青桐拔出宝剑将面前的几案劈成两半，“把喝醉的都拖出去扔到河里，弄醒之后再让他们进来！”

“什么！”，这个消息顿时把众人都惊呆了，守候在账内的亲兵赶紧把几个醉的不成样子的队长拖了出去，等他们回来之后虽然还摇摇晃晃的，但是好歹能听清楚话了。

“十二...石大侠，麻烦您把敌军的情况再说一遍！”，霍青桐这几日一直跟着陈家洛，耳濡目染之下差点也叫起石双英十二哥了。

“是！”，石双英站出来大声说道，“清军由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和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率领四千三百人马已经到了徕宁城，我出城的时候看到他们已经在赶过来的路上了，最迟后天早上就可以到达此处。”

“这么快！你怎么不早点来报啊！”，霍阿伊着急的埋怨起来。

“清军十分警惕，好几个兄弟才把这个消息传到徕宁城中，我接到消息后马上赶过来，路上连续杀了好几批鞑子探马，出城的时候还有五六个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石双英面带悲愤的喊道。

“我大哥不是这个意思！”，霍青桐瞪了霍阿伊一眼，连忙走到石双英面前鞠躬致歉，“石大侠乃我部的大恩人，青桐在这里给您行礼了！”

霍阿伊也是直性子，话刚出口就有些后悔，在看到石双英浑身是血的样子就更内疚了，走到面前抱了抱石双英，“你是个好汉子，我霍阿伊今天说错话啦！我这就带人出去给你的兄弟们报仇去！”，说完就要出帐去。

“大哥且慢，清军来势汹汹，我们得想个万全的主意才行！”，霍青桐连忙阻止，清军有四千多人，他这点人马还不够塞牙缝的；霍阿伊历来佩服自己这个妹子，对石双英抱歉的点点头，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站好。霍青桐则对着地图仔细的研究起来，账内顿时陷入了寂静。

“十二哥，我带你去找陆老前辈看看伤势！”，陈家洛扶着石双英走出了帐篷，“十二哥伤到了哪里？”

“都是一些皮外伤罢了。”，石双英见没人注意小声说道，“出城的时候和守门的士卒打了一仗。”

“真的死了这么多兄弟？”，陈家洛扶着他一边走一边问。

“提前去探查富德军情的人我让他们先躲藏起来了，城门口死的那些是不太可靠的人。”，石双英低声说道。

“十二哥做事果然周到！那些人愿意走的等此战结束就和我们回中原去，不愿意走的就给他们些银两让他们在本地置业潜伏起来。”，说话间就到了陆菲青的帐篷，陆菲青年纪大了不喜欢吵闹，现在正在帐内打坐，见陈家洛扶着石双英进来连忙起身，仔细把过脉之后发现石双英不过是有些脱力罢了。

安置好石双英，陈家洛回到帐内，此时霍青桐正在给木卓伦手下的将领们布置任务，不停有人大声接令，然后拿着令箭走出帐去。不消片刻，帐篷里的将领就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木卓伦、陈家洛和霍青桐。

“此战可有把握？”，木卓伦问道。

霍青桐轻轻的摇摇头，“时间仓促来不及布

置，如今不过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罢了！” ps：困死了，今天写了好多啊，晚上的一章先发了，俺睡觉去了，今天两更完成，要是达到加更条件明天补上，求收藏求推荐求打赏。

第五十五章突袭

“报，清军在前方十里处开始休息！随行并无大炮！”，叶尔羌城外的山丘上，探马来报。

“有无开始扎营？有没有遇见清军的探马？”，霍青桐问道，她现在只希望清军能休息一晚才来打仗，如此以来就可以在凌晨进行偷袭了。

“士卒只是原地喝水吃干粮，并无扎营的准备；清军一连放出几批探马，不过我等小心隐藏起来，对方并未发现我等。”，探马答道。

“看来他们也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霍青桐喃喃自语道，不等探马答话就跃上马匹，“让城里的歌声再大一些！通知各骑兵队队长，提前开始突袭！”，说完就领着自己的亲兵往清军的方向冲去；陈家洛赶紧带着红花会的人跟在了她身边。

此战若能拿下叶尔羌城还好，如果拿不下的话该如何应对陛下的问责呢？富德一边啃着干粮一边思考着对策，正思索间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忙定神仔细的听起四周的动静来，除了清军士卒进食喝水的声音，好像还有其他的声音，听着有些像是……顾不得招呼别人，富德立刻不顾形象的趴在地上，侧着脑袋把耳朵贴紧地面，片刻后猛的跳起

来，“敌袭！所有人立刻上马准备列队应战！”

“快快快！快起来，拿好兵器站到自己的队列里去！”，跟着他的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一听有敌袭马上开始整队，士卒顾不得收好手上的干粮，扔到地上拿起兵器跟着把总千总开始整队，期间不敢开**谈，只好用眼神和相熟的士卒交流，眼神中充满不安。

马蹄声越来越近，将领们在队伍前后奔走检查队列，好几个还没找到自己位置的倒霉鬼被砍了脑袋；“队伍已经列阵完毕，现在是守是攻？还请将军示下！”，副将快马过来问道。

“守？现在拿什么守？我军既无营寨又无粮草，连拒马鹿柴都没有，士卒身上的干粮不过勉强够数日之需要！一旦被逆贼围住就死定了！”，富德面色狰狞，狠狠地瞪了明瑞一眼，拔出刀来大声喝道，“儿郎们，逆贼和兆惠大将军战后损失惨重，已是强弩之末，此番冲杀必能一击破敌！此战封赏加倍，第一个冲入叶尔羌城中的连升三级！都给我冲啊！”

说完富德一马当先冲到了最前面，被富德描述的美好前景和赏赐刺激的面红耳赤的士卒们也大喊着冲了上去，马蹄声震天般的响了起来。

“真神保佑我们，此战必胜！”，霍阿伊同样跑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手中的弯刀高高举起，往富德大军冲了过来；在歼灭兆惠所部的三千多人后，木卓伦部的士兵只剩下了不到一万人，这次部落里上到五六十，下到十三四，只要能拿的动刀、骑得上马的男人都拉了出来，凑足一万三千人齐齐的往清军杀去。

白色的大纛和黄色的龙旗越来越近，两股铁流砰的撞到了一起，霍阿伊挥刀劈向富德的脑袋，富德侧身躲过回手一刀砍向霍阿伊的背部却砍在了斜冲过来的一名部落骑兵的肩膀上，部落骑兵惨叫着落马，瞬间就被双方的马蹄踩成肉泥。顾不上再找对方的首领，霍阿伊和富德同时向敌军大队杀去。

霍青桐银牙紧咬看着焦灼的战场，身后是部落中最精锐的一千骑兵，这些是她手上最后的底牌了，要么是霍阿伊支撑不住的时候冲下去挽救局面，要么是富德崩溃的时候给他最后致命的一击；清军是百战精锐，部落里的勇士虽然个人武力上差不了对手多少，但是他们自由散漫惯了，有些骑士打着打着就忘记了队形，被清军熟练地包围住，三四根长枪同时刺来，回到挡开迎面刺来的两只长枪，在一个镫里藏身避过右侧劈来的长刀，还来不

及起身只听砰的一声枪响，胸口好像被巨锤击中一般，双手无力地松开长刀和缰绳跌落马下。

“再不下去的话我们的人就全完啦！”，霍青桐身边的骑兵队长忍不住哭了起来，不一会儿的功夫，上千部族的勇士就丧命于此；其中还有不少是和他一起从小玩到大，一起放羊牧马，一起在夜间的篝火边对着美丽的姑娘唱着情歌，一起挥刀冲向兆惠的大军……看到那些棋迷的伙伴们越来越少，他却只能在这里看着，心中不由得怨恨起霍青桐来。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下去，清军远道而来，又没休息多长时间就算人能扛得住马也受不了，等到他们的战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霍青桐压抑着哭腔，咬牙说道。

“可是霍阿伊现在就顶不住啦！”，骑兵队长现在看霍青桐比敌军的首领还可恶，攥着刀的右手青筋绷得老高；陈家洛悄无声息的扣住三颗围棋子，唯恐他冲动之下做出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来。

“吵什么！不是青桐，我们早就被兆惠打败啦！”，木卓伦骑马走到他俩中间，他做首领多年，威望颇高，那骑兵队长被他一瞪顿时低下头去，木卓伦慈爱的看着霍青桐，“我的孩子啊，今天我们部落的命运就交到你手上啦，不用管其他

人，坚持到你觉得合适的时候再出击，真神会保佑我们的。”

“可是...可是大哥他...”，远远地望见霍阿伊的左肩中了一枪，左手无力的下垂着，霍青桐说不出话来。

“这里还有我呢！我把部落里的男人都带来啦！”，木卓伦微笑着说。

霍青桐往木卓伦身后看去，紧挨着木卓伦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霍青桐小的时候还经常和他的孙女一起玩耍；再往后是霍阿伊才十二岁的儿子，然后是前天围杀兆惠时丢了一只胳膊的骑兵队长......木卓伦把部落里的老弱病残都带来了。

“走吧，让那些清兵看看，我们部落的男人无论多大年纪，只要还有一只手，就能拿得住刀！”，说完木卓伦看了一眼霍青桐，义无反顾的冲下山去。ps：涨了586个推荐，加更一章，到一千继续加更，求收藏求推荐求打赏。

第五十六章两败俱伤

“他们顶不住了！”，阿里衮大吼着给属下鼓劲，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清军整齐的队形攻击下，双方的交换比逐渐被拉开，往往部族的勇士每收获一名清军的姓名就要付出己方三个人的代价；随着战况的胶着，他们心中的勇气慢慢被残酷的现实所消磨，清军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一击即溃，不仅顽强的顶住了自己的第一波攻势，现在还试图进行反击。

翠羽黄衫怎么还不来，阿密特用手中的长刀挡住对面刺过来的长枪，连续作战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长刀差点脱手而出，眼看着自己就要倒在敌人的下一次攻击中，他心中不仅涌起了一股埋怨之意。

“木卓伦首领，让这些孩子们看看，他们在战场上还嫩着呢！”，就在阿密特即将丧命的时候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冲入清军阵中好，巧妙地避开清军的攻击手中的弯刀划过一道玄妙的弧线掠过对面清军的脖子，那名自己刚才费尽力气都没办法解决的清军勇士就这么轻易地死在了老人的刀下。

“爷爷，你怎么也来了？”，阿密特喊道。

“打仗可不是只有力气就行，你们这些小伙子还得和我们多学学呐！”，老人说话间扬起长刀准备磕开对面砸来的狼牙棒，可惜他忘了他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年轻时候可以独自放倒一头野牛的力气早已离他而去，长刀被无情地击飞，狼牙棒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爷爷！”，阿密特发出一声悲鸣，纵马向前狠狠地朝杀死他爷爷的凶手劈去，那名清军还来不及从收获一枚首级的喜悦中走出来就被砍落马下。

木卓伦所带的老弱病残联军给已经疲惫不堪的部族勇士打了一针强心剂，本来已经开始衰落的士气再次高昂起来，清军的队形变得混乱。

“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富德眼中闪过兴奋地光芒，既然敌军的老弱病残都上了，那么只要顶住这一波攻势，全歼叛逆收复叶尔羌城的功绩可就全在自己手中了；大清历来最重军功，有了此等战果，我瓜尔佳 - 富德似乎也可以被人称作伯爵了；伸手拉过亲兵大声喊道，“让守在后方的那五百人也都上来，敌军已经没有兵力了！”

“尊令！”，亲兵挥舞令旗从人缝中挤到后方，五百生力军的加入让胜利的天平再次偏向清军，木卓伦所带的人马毕竟比不上青年战士，方才

冲杀了三阵就损失过半，刚才被激起的那点士气又重新变得低落。

“敌军所有人马都派出来啦，我们的人快顶不住了！”，有一名骑兵队长跑到霍青桐面前喊道。

“不行，敌军的马匹还没有累。”，霍青桐的眼泪早已流干，冷冰冰的说道，骑兵队长恶狠狠地看了她半天，才恨恨的离去。

月亮慢慢的落到了西边的山上，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半张脸，厮杀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夜，双方的喊杀声都变得沙哑，旁边黑水河的河水早已泛红。

“时机差不多了！”，富德和霍青桐心中涌起同样的念头，富德再次挥刀砍向对面的霍阿伊，这家伙受伤不轻，自己这次定能取下他的首级；铛的一声巨响，霍阿伊手中的长刀被磕到了天上，富德左手一拉缰绳就要回身再次冲向霍阿伊，眼见大功即将到手他露出狰狞的笑容，此时却听见希律律的一声哀鸣，胯下的宝马瘫倒在地。

糟了！马术精湛的富德在落地前从马镫中抽出脚就地一滚才避免了被马匹压伤的危险，等他站起来心中顿时涌起不祥的征兆，果然清军的马匹接二连三的倒下。

“就是这个时候！”，霍青桐用腰间抽出长

剑，“真神保佑，都跟我冲啊！”，木卓伦部最后的一批骑兵投入战场，瞬间就改变了战场的局势，早就被别的快要发疯的勇士们将自己积攒了整整一夜的怒气发泄到清军身上。

　　这一队骑兵就好像热刀子切黄油一般轻易地将清军的阵型撕成两半，直奔富德的中军，副都统鄂博什、侍卫玛瑺、领队大臣豆斌、总管端济布接连丧命。

　　他们怎么还有兵力？富德就好像被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一般呆住了，刚才如此凶险的时候他们竟然宁肯把老弱病残都送上来送死也不肯出来，逆贼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酷了？

　　“将军快走！”，亲兵奔到他身边跳下马来就要把他往马上推，“逆贼势大，我军顶不住啦！阿里衮大人正试图收拢队伍打算撤军。”

　　“富德，纳命来！”，一名身着黄衫的女子挥舞长剑冲了过来，剑光四射两侧的清军不断落马，手下竟无一合之将。

　　“将军！快走吧！”，几个亲兵连拉带扯的把他推上马去，然后冲向了霍青桐。

　　怎么会这么？富德在马上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这会功夫他的亲兵早已死伤殆尽，眼看着霍青

桐就要冲过来，富德肝胆俱丧，拔马夺路而逃。

富德的行为就像是导火索一般引爆了清军的恐惧，大队人马争相逃命，霍青桐带人沿路追杀过去；不过阿里衮刚才收拢队伍的行为还是给清军保留了一丝元气，他手下的八百人刚才处于清军后方，还有些体力，拼死拦住了霍青桐，掩护富德手下的清军撤退。

双方对峙片刻后缓缓退去，他们都没有力气厮杀了；富德和阿里衮一路防备木卓伦部的笑对袭击，狼狈的逃回了徕宁城，去的时候还有四千三百人，能跟着他们回到城中的不过一千五百人，接近三千人永远的留在了黑水河畔。

而木卓伦这边损失更是接近六千，部落大半青壮都殒命于此，要想恢复实力非得十年不可，此战可谓是两败俱伤。

“总舵主！我抓住了个鞑子的大官！”，杨成协兴冲冲的提着个人进来。

“啊！”，富察－明瑞看到陈家洛时发出一声不可思议的惊呼。这个算500收加更好了，成绩惨淡求收藏，到一千了继续加更。

第五十七章意外收获（加更）

“嗯？”，陈家洛有些奇怪他为何见到自己后会是这样的反应，于是问道，“你姓甚名谁，官居何职？”

“富察...富察－明瑞，暂以户部侍郎之职协助兆惠大将军统筹粮草军用。”，明瑞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来，下意识的回答道，眼睛在陈家洛脸上转来转去。

富察氏？陈家洛似乎明白了他惊讶的原因，转身对杨成协说，“有劳八哥了，我还有些问题想问他，麻烦八哥去帮我挡挡人。”，杨成协应了一声走到帐外，还顺手帮陈家洛拉上了帘子，陈家洛围着明瑞来回踱了几步，突然问道，“你和傅恒是什么关系？”

“忠勇公乃是家叔。”，明瑞小心翼翼的回答；傅恒在大小金川之战后因功被封为一等忠勇公，故明瑞如此称呼。

“你是不是觉得我长得像某个你熟悉的人？”，陈家洛问道，记得原著中说陈家洛的福康安长得很像，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刚好有个福康安的熟人被擒获，他于是想验证下。

“是。”，明瑞这两天基本没睡过觉，见到陈家洛的长相又十分惊讶，脑子一下就乱了，现在基本上就是陈家洛问什么他答什么了。

富察氏在乾隆时期显赫一时，除了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外，明瑞的父亲富文也被封为承恩公，富文的妹妹更被乾隆册封为皇后，十年前死于随乾隆东巡回銮途中，死后极尽哀荣，谥号为“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唷，她姑姑是我哥哥的老婆，这么说我还比他长一辈，看了下自己便宜侄儿可怜的样子，陈家洛点开他被杨成协封住的穴道，拿了点点心端了杯茶递过去，“先喝口水吃点东西，一会儿还有话要问你。”

看来短时间内自己的小命是保住了，两天水米未进的明瑞顾不上思考这人为何这么像傅恒家的老四，拿起点心狼吞虎咽起来，不一会儿就被噎住了，还好有茶水救命。陈家洛坐在一旁也不说话，一边用折扇拍打手心一边琢磨着眼前这人有何用处。

一碟点心下肚，明瑞恢复了些力气，拱手试探着问道，“请问如何称呼？阁下看起来像是中原人士，不知为何到了这叛贼账内？”

“我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来这里么自然是

给你们添麻烦了！不瞒阁下说，从中原运到这里的粮草有一半就是我烧的！”，陈家洛笑着回答，不等明瑞继续发问他反问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和傅恒家的老三福康安长得一模一样？”

“咳咳咳”，明瑞被他这话吓得不轻，红花会乃是天下闻名的反贼，福康安是乾隆宠信的臣子，如今这贼酋和福康安长得一模一样，到时候恐怕会生出许多阴谋来；自己挣后悔刚才露出惊色，正琢磨着如何圆过去，没想到这贼酋竟然早就知道了。

“怎么？吓着了？更吓人的还没和你说呢！”，方才陈家洛已经打定主意，眼前此人和福康安是堂兄弟关系，这是很亲近的亲戚，定然了解福康安的生活细节，以后自己说不定要扮演下福康安，能从此人口里掏出一些有用的消息就再好不过了。

见明瑞哆哆嗦嗦的不敢说话，陈家洛又道，“好了，既然你没死在战场上也没舍得自杀，说明你还是爱惜自己这条小命的，从今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

“我富察氏深受皇恩，想让我从贼，却是万万不能！”，明瑞鼓起勇气回答道。

陈家洛本来都走到门口了，听到这话又转了回

来，“你就不好奇我为何和福康安长得这么像么？”

“这...”，明瑞刚才回想了下傅恒家的情况，没听说过他家有走失的孩子啊？抱着万一的心思试探道，“莫非阁下是我富察氏的人！”

呸，把我给当鞑子了！陈家洛一折扇砸在明瑞脑袋上，“我是纯正的汉人，我父亲是陈文勤公；至于福康安么？他到底姓不姓富察还是两说呢！”

“海宁陈家？”，陈世倌当初在朝堂上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再加上近年来乾隆对海宁陈家封赏愈厚，所以明瑞一听陈文勤公四个字就反应了过来。

“对！”，陈家洛点点头。

“你陈家历来诗书传家，你又何苦从贼呢？就不怕呗全家抄斩么？”，明瑞劝道。

“哈哈哈哈！”，陈家洛抚掌大笑，“你去给弘历说说看，让他抄了我海宁陈家，看他答不答应！”，小子，威胁杀皇上全家，你有种。

明瑞被他有恃无恐的样子弄糊涂了，海宁陈家虽说连续两代出了尚书，但是在满人看来也不过是比较有用的奴才罢了，眼前这人为何就一点都不担心呢？莫非是想嫁祸陈家离间满汉关系？想了半天

不得其所，明瑞又问起他更关心的事来，刚才他说自己的三堂弟不一定姓富察是什么意思？有求于人他说话也客气了些，“不知陈公子方才为何说我三堂弟不一定姓富察？其中可有隐情？”

“你确定想知道？”，陈家洛面色诡异的看着他，“如果你知道了这个秘密，恐怕你富察氏就要被人连根拔起了！”，弘历给傅恒带了绿帽子的事还好说，反正这些人从深山野林里钻出来不过百年，礼义廉耻这些不怎么在乎；但是乾隆的身世一旦被他知道了，恐怕富察氏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见他半天不敢说话，陈家洛转身往门口走去，“你就在这里呆着吧，我去问给木卓伦说一声，免得你被他们给杀了！”

此处皆是敌军，明瑞自然不敢乱跑，陈家洛出来走到木卓伦帐中，只见账内木卓伦、霍阿伊、霍青桐、喀丝丽都在，个个脸色凝重，不见一丝胜利后的喜悦；见他进来木着陆挤出一丝笑容，“陈公子你来了正好，我刚想派人去找你呢，现在有件事情想拜托陈公子帮忙。”ps：第九名了，加更一章，感谢hunanlp的打赏，成绩惨淡继续求收藏求推荐求打赏。

第五十八章离开

“木老英雄太见外了，有什么事吩咐小侄去做就是了！”，这俩月一直在忙打仗的事情，虽说木卓伦已经答应他和霍青桐的婚事，但各方面的细节还没来得及谈，所以陈家洛暂时没有改口。

“嗯。”，木卓伦点点头，像是很满意他的态度，“我先说说部落接下来的打算吧！连续两场恶仗，部落里的小伙子没剩下多少啦，再要打仗我们部落就改完啦。”

“木老英雄不用担心，清军损失同样惨重，现在他们在西北的兵力仅仅够维持现状的，富德也不敢贸然进攻，有了这些时间，木老英雄的部落可以好好休养生息一番。”，陈家洛连忙安慰道。

“嗯，我也是如此打算；清军要重新调集人马没有一年的功夫是不行的，我刚好趁这个空隙去收拢其他部落散落在外的勇士，如此以来等清军援兵到了未尝没有一战之力！”，嘴上说着有信心，但眼神中却十分忐忑，想必他也知道凭借他们的实力是没办法和清廷如此消耗的，就算明年能打赢了，后年再来怎么办？

“不如想办法和清廷的皇帝议和吧？”，帐中

一位老者提出建议。

木卓伦毫不犹豫的摇摇头，“我们刚杀死了兆惠，清廷丢了好大一个面子，现在正在火头上，他们是不会和我们议和的！”，看到老者还要说话，木卓伦挥挥手，“好了，不说这些了，世间哪有打了胜仗还委屈求和的道理！立刻安排下去，现在营里的兵力分成两批，一批我亲自带领留在叶尔羌城防备富德，一批霍阿伊带着去各处收拢其他部落的人马。我们打了个大胜仗，借着这个名头肯定能收拢不少勇士，到明年部落说不定比现在还壮大呢！”

“是！”，霍阿伊领头答应了下来，老者也不再说话。

木卓伦说完部落的事情后怜爱的看着霍青桐，“青桐啊，这段日子最辛苦的就是你了，如果没有你在我们部落恐怕早就被兆惠打败了！”

“爹爹，女儿是部落的人，自然要为部落的事出力！”，霍青桐淡淡的答道。

陈家洛发觉现在帐内的气氛有些诡异，霍青桐说完话后除了木卓伦父子外其他人都是一些冷冰冰的样子，刻意回避着不去看霍青桐；这是怎么回事？稍稍一思考陈家洛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一来

部落中向来男尊女卑，女子没什么地位，这次作战中最大的功劳被霍青桐拿到了其他人心中都不是很舒服；二来部众自由散漫惯了，霍青桐治军严厉，在这俩月得罪了不少人，那时候有兆惠和富德的压力还不敢发作，现在战争告一段落了，想起这些事自然不会给她好脸色。哎，飞鸟尽良弓藏这也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专利啊！

木卓伦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讲完部落的安排后马上就和陈家洛说起霍青桐的事情来，“陈公子，你当日向我求亲，我是答应啦；本想着等战事结束了就给你们办婚礼，但是现在部落损失惨重，恐怕没什么能力做这些事情啦！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啦，你再不回中原的话就得等到明年了，这次离开的时候就把青桐带走吧！”，说到这里他恋恋不舍得看着霍青桐，他知道这次离开后在想要见到青桐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请木老英雄...不，请岳父大人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对待青桐的！”，陈家洛还想着怎么把霍青桐带走，没想到木卓伦自己提出来了，当下大喜。

“青桐，回去收拾收拾，看要带那些人，还有那些东西；词曲路途遥远，父兄都不在身边，你要好好听陈公子的话！”，木卓伦继续叮嘱着。

“爹爹！就让女儿再在你身边陪你一段时间吧！”，霍青桐流着眼泪说道。

“这说的是什么话！女儿大了自然要嫁人，难道你要在我身边待一辈子么!”，木卓伦假装生气的说道，“好了，我困了，你们先都下去吧，好好准备准备，过几天我给你们践行！”

陈家洛等人鱼贯而出回到各自的帐篷，唯独喀丝丽出来后在大帐外徘徊良久，最后抄霍青桐的帐篷走去。

“道长，我们也该走啦！麻烦你去和陆老前辈、五哥六哥他们说一声，这就开始收拾东西吧！”，回到帐篷里陈家洛这就开始安排回归事宜。

“总舵主，徕宁城的会众怎么办？是跟我们一起走还是留下来？”，等其他人都走了，石双英问道。

“按上次说的办，愿意和我们走的都带走，不想离开的让他们潜伏下来，你安排个当地的分舵舵主，有事的话就去安西铁胆庄！”，短时间内红花会在西北不会再有太大的动作，留的人多也是浪费。

三天后众人准备就绪，木卓伦带人把他们送到

徕宁城外十里，霍青桐流着眼泪依依道别；“好了，别哭了，我认识的翠羽黄衫是个英气勃勃的侠女，可不是现在这样哭哭啼啼的小姑娘。”

终究是早有心理准备，被他安慰片刻后霍青桐就重新露出笑容，一想到从今以后自己就要跟着眼前的这人了，霍青桐有些羞涩，拍马快走两步追上李沅芷和她有说有笑起来。

还想着一路上美人为伴何等快意，但现在看来好像一个也捞不到啊！看着她俩亲密的样子，陈家洛露出一丝苦笑。

夜里扎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霍青桐的侍女霍青衣在收拾霍青桐的箱子时发现喀丝丽不知为何躲在了里面。霍青桐当下就要派人把她送回去，她却说什么也不肯，最后姐姐拗不过妹妹，只好派人回去向父亲汇报。

第二天继续出发，陈家洛一边看着前方的霍青桐，一边哼起后世的西北民歌来，“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百万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

第五十九章归途

不过几日，一行人就来到天山脚下，霍青桐的师父雪雕关明梅和她的丈夫秃鹫陈正德所居之地距离不远，因此霍青桐顺道前去拜会。

武林中人向来注重长幼尊卑，作为霍青桐的未婚夫，陈家洛自然也要跟着去，一想到这俩人和自己师父天池怪侠袁士霄的关系，陈家洛就是一阵头疼，这俩人又是脑子一根筋的货，可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啊！还好一切还算顺利，上得山上霍青桐仅进去拜会自己的师父，陈家洛陪着陈正德过了几招后故意漏了个破绽败下阵来，这事情就算结束了。

在山上留宿一宿，第二天一行人继续前行，路过那座大湖的时候陈家洛手在霍青桐送给他的短剑上摸索半天，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去迷宫中寻宝的打算。记得里面好像只有玉石，没有金银财宝，变现很麻烦，而且此处距离中原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就算是弄出来了也不好运，再加上算算时间乡试早已放榜，如果心砚考上了的话自己还要和他去京师，实在没时间用在这上面。

眼看着就要到春节了，众人桂香之情愈盛，一路快马加鞭、披星戴月，这一日终于到了铁胆庄；

见到女儿女婿平安回来周仲英自然大喜，连忙吩咐厨房安排酒菜。酒过三巡陈家洛问起近期中原的局势来。

“这几日沿途快马不断，我徒儿偷偷宰了一个信使，他身上携带的是八百里加急文书。”，说话间早有亲信弟子去取信过来，陈家洛接过信看了看，不出他所料正是富德给兵部的告急文书，为了掩盖自己的败绩还故意夸大了木卓伦部的实力。

此事先放到一边，陈家洛又问起马朝柱的情况来，“一个月前有消息说马英雄已经从开封城下退兵了，最新的消息还没有送来，估计情况不大妙！”，周仲英说道。

“如此有劳五哥六哥了，劳烦二位哥哥明日快马加鞭去河南找到马英雄，把我们上次讨论的结果说给他听听。”，常氏双侠之前和马朝柱打过交道，见面也好说话，“到时候如果有用得到红花会的地方两位哥哥可自己决定，可以从其他地方调集一些兵器银两支援马英雄。”，马朝柱现在还不能死，只要有他在清廷就不敢把陕甘河南一带的兵力都投放到西北，而且等他进了归德府，山东那边也该把兵力重心移向这边，那么陈家洛在山东埋下的那颗棋子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常氏双侠抱拳应了下来，第二日一早就往河南奔去；众人都急着回中原，也就没在铁胆庄多留，又休息了一天就往安西城赶去，当然卫春华则是留了下来，毕竟马上就要过年了，他又没什么家人，还不如留在此处和岳父一家过年，顺便再处理下此地红花会的事情。

“沅芷，马上就过年了，你还是回家去陪陪家人吧！”，路上陈家洛抽了个空和李沅芷并肩而行，“等过完年我就去杭州找你！”

“你不和我们一起回中原么？”，李沅芷觉察到了他话中的异样，现在距离中原还远，莫非陈家洛接下来不和他们一路？

“我还有些事情要在安西呆几天，之后要去趟京师；青桐她们姐妹会和无尘道长一起回杭州。”，陈家洛考虑了下，接下来的事情不适合太多人参与，去京师的人越少越好。

李沅芷脸上的神色黯淡下来，前俩月战事匆忙，俩人相会的时候很少，这次路途遥远本想着能有机会多说几句话，没想到刚开始他就要走了；本想和他一起去京师，但是毕竟是过年，自己离家这么久，要是过年还不回去就太说不过去了，只好微微点头，“嗯，我知道了。”

见她难受的样子陈家洛心中也有些内疚，于是轻声说道，“等上元的时候我去杭州找你，我们一起去看花灯！到时候就我俩。”

“真的？”，李沅芷眼睛一亮，此时女子多养在深闺，上元节是她们为数不多可以出来游玩的日子，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对于年轻男女的意义就好似今天的情人节一般，陈家洛要在这天约她出来，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嗯，到时候你留在家里，我翻墙进去找你！”，陈家洛说道。

安抚完李沅芷，夜间在安西城中休息的时候陈家洛又跑到霍青桐房里，拉着她的小手把自己要去京师的事情说了一遍，霍青桐倒是很体量的没表露出不瞒，只是关心的问道，“京师是朝廷心腹之地，你千万要小心啊！”

“嗯，没事的，我红花会的总舵就是杭州，到了杭州后给你找个宅子住下，四嫂也在杭州，让她带你们去好好看看杭州城，江南的景色和西北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要是无聊了也可以去找沅芷妹子。”，霍青桐和李沅芷的关系本来就不错，陈家洛想再推上一把，也免得以后三人见了尴尬。“你们姐妹俩孤身在外的，可要照顾好自己，有什么事

情就和四嫂说，千万别把自己当成外人。哎，今年过年我估计要在京师，不能陪你们过了，到时候我尽量抽出一天时间回去看看你们。”

“又洛姐姐和沅芷妹子在，我这里没什么问题的；倒是京师险恶，我有些放心不下！”，霍青桐柔声说道。

那就和我一起去好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放心吧，就算办不成事情，我想逃出来还是很容易的！”。

从霍青桐房里出来，又去找无尘道长说了些红花会内部事务，这才回房睡去。第二日一早把他们送到安西城外十里才返回来。他们走了之后留在安西城内的就只剩下了陈家洛和十二当家鬼见愁石双英，以及被俘虏的前户部侍郎富察 - 明瑞。

西北的事情解决了，消耗了清军大量兵力，自己的战略目的暂时达到，那么接下来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ps:感谢无法￡天€、书友150520140636895和日下部麻吕的打赏。

第六十章透露身世

“明大人，一路辛苦，接下来去京师还有很多事情要麻烦明大人啊！”，回到房里陈家洛笑呵呵的对明瑞说道。

“呵呵，到了京师你就不怕我逃跑么？”，明瑞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位长得和福康安几乎一摸一样的贼酋为什么会留下自己的性命，思来想去唯一的可能就是此人要冒充福康安，一次一路上无论如何也不肯和陈家洛说和福康安有关的事情。陈家洛也不着急，反正路上时间还长，可以慢慢问。听说要去京师明瑞心中一动，京师可是自己的地盘，到了京师自己说不定就有机会脱身了，一转念陈家洛不会没有防备，于是试探着反问道。

“等了听了这个消息，大门开着让你跑你也不敢跑了。”，陈家洛走到他面前俯身看着他，“你不想知道为何我和福康安长得这么像么？”

“为什么？”，这也是他最近日夜思考的问题，一听陈家洛有吐口的意思马上问了出来。

“事情很简单！”，陈家洛盯着明瑞的眼睛，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字一句的说，“因为我是福康安的亲叔叔！”

“呸！我富察家哪有你这号人！”，福康安和明瑞是一辈人，陈家洛要是福康安的叔叔，那么也就成了自己的叔叔，明瑞当下气的不行。

“谁说我是你们富察家的人？”，陈家洛见机的快，折扇刷的打开扣到了明瑞脸上，他刚才那一口唾沫全部自己享受了，“福康安可不是傅恒的亲生儿子，想不想知道他爹是谁？”

叔叔家的阴私那是自己该听的，明瑞立马破口大骂起来，陈家洛毫不在意自顾自的说道，“你姑姑还活着的时候经常把自己的嫂子叫进宫里去会面，你婶婶长得不错，这一来二去么，就让弘历这小子给盯上了；弘历是你们家主子，主子想要你婶婶伺候了，她哪敢拒绝？时间一长，你婶婶就怀上了弘历的种。”

明瑞现在恨不得自己死在战场上，这些事情听了要人命啊！一旦让人知道，无论是乾隆还是叔叔傅恒都不会放过自己，当下口中不停地说着，“你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

“不信？这也难怪，此事宫中无人敢泄露，不过还是有些事情能看出些蛛丝马迹的！你想想看，你婶婶在怀福康安之前是不是经常入宫？福康安的长相和弘历是不是有些相似？”，陈家洛一样样的

证据摆出来，“还不信？再给你说个事儿吧，福康安的大哥福灵安娶了亲王的嫡女，二哥福隆安娶了弘历的女儿，然后傅恒去和弘历说也给自己家老三一个公主吧？弘历没答应，按照你们富察家的身份要个公主还能不答应，除了这个原因还能是什么？”

看着明瑞牙齿直打颤，陈家洛玩心顿起，“哦，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啊，你说这福隆安娶了弘历的女儿，弘历又睡了福隆安的妈，那福隆安该怎么称呼弘历啊，是叫岳父呢还是叫干爹呢？”

陈家洛的话太损了，明瑞当下暴怒，当下就要起身和他拼命，陈家洛一巴掌把他拍回座椅上，“行了！我话还没说完呢，刚说到福康安是弘历的孩子，还没说为何我是他叔叔呢！别看我，我和爱新觉罗家没有一丝关系！”

陈家洛要把自己身世的秘密说出来也是深思熟虑后的事情，想要明瑞说出福康安的生活细节并不是威严恐吓、严刑拷打就可以的事，万一他某些事情给你埋个陷阱，到时候损失可就大了，所以还是要他心服口服才好；知道了乾隆身世的秘密，天下之大恐怕明瑞也无处可去了，想要保住自己的小命

就只有期盼陈家洛不会把他知道秘密的事情泄露出去。而且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可以利用他把消息传递给满清贵族，离间乾隆和满清高层的关系。

“奇怪吧？既然我和爱新觉罗家没有关系，那么为何我又是福康安的叔叔呢？”，陈家洛凑到他耳边轻声说道，“那是因为弘历根本就不是爱新觉罗家的人！”

声音虽小，听到明瑞耳朵里却像是炸雷一般，无视了他惊恐的眼神，陈家洛继续说道，“这事儿要从康熙年间说起，那时候玄烨的几个孩子可不安分，胤礽、胤禛他们为了皇位闹来闹去弄出个九龙夺嫡来，胤禛想当皇帝想疯了，但他有个最大的缺陷，连续几个孩子都早夭，老三弘时身体又不好，没个优秀的孙子玄烨哪会放心把皇位传给他？好不容易钮钴禄氏怀孕了，哪知道一出生却是个女儿，恰好这时候我母亲刚生了个男孩，胤禛就派人把孩子报了去，等还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女孩！”

说完陈家洛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抿了一口茶，“现在你明白了吧？”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这个消息给明瑞带来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他瘫倒在椅子上无力的骂着，声音如此之小，显然已经信了几分。

“我来西北之前回了趟家，刚好遇到弘历住在我家，我母亲所住的地方弘历给题了块匾，上面写着春晖堂三个字。你们满人就算不认识几个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句诗也该听过吧？这是皇帝该给朝廷命妇的题词么？”，陈家洛再次甩出个证据。

“好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明天我再来找你，门我就不关了，也没人看守你，想跑你就跑吧；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回来要是还没看到你，你知道这个消息的事情很快就会传到京城，我就看你富察氏的脑袋够不够砍得！”，说完陈家洛扬长而去，把个惊惶无措的明瑞留在了房里。

解决完明瑞的事，陈家洛带着石双英来到安西城内的一座宅院门外，见四处无人敲了敲门，对上切口走进门去，他的书童心砚早就在里面等着了。

查资料时候发现福康安的大哥福灵安这时候貌似在兆惠手下啊，算了就当他没在好了。

第六十一章新举人

“少爷！十二哥！”，见陈家洛进来心砚连忙挥退左右上前行礼，“这段时间来拜访我的人太多了，故而未曾出迎，还望少爷见谅。”

“你做得对！”，陈家洛走到庭院中间坐下，石双英绕着院子转了一圈没发现异样后才坐到了陈家洛旁边，陈家洛打趣道，“对了，还没恭喜你乡试中举呢！你现在可是举人老爷了！”

心砚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少爷别取笑我了，您当年十五岁就中举了，和您比起来我可差远了，况且我这是在文风不盛的甘肃中举，要是和您一样在浙江考，我这点学问说什么也是考不上的。”

“行了，别谦虚了，现在已经十二月了，我们还是早点动身去京城吧！会试向来从二月初八开始，早点去京师拜访拜访几位大人，到时候也能多几分把握。”，陈家洛说道。

心砚面露难色，“少爷，就我这点水平会试恐怕考不上。”

“嗯，以你现在的水平想要中进士的确困难。”，清朝时会试录取人数并不多，录取人数最多的顺治十二年也不过录用了三百九十九人，录取

人数最少的乾隆五十八年甚至只有八十一人；每次会试平均录取不过二三百人，而参加会试的人数多则七八千，少则三五千，录取比例差不多二十比一，而且录取名额多被文风鼎盛的南方所占据；心砚虽说从小陪着陈家洛读书，但是备考也不过才一年多，想要中进士基本不可能，不过对此陈家洛早有准备，“这个不用你操心，我早有准备，到时候一甲二甲不敢说，考个三甲同进士还是颇有希望的。”

目前举人想做官必须四科不中然后去吏部报名，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路，名曰大挑。这最少要等九年功夫，再加上心砚九年后也不到三十，这个年纪参加大挑太扎眼了，因此必须把握住今年的机会考上进士。

“如此谨遵少爷吩咐！”，心砚应了下来，对于陈家洛能搞定科举他一点也不奇怪，这一年中陈家洛通过潜移默化早在他心中埋下了说到做到的印象。

“嗯，算算你要多久才能处理好本地的事情出发去京城？”，陈家洛问道，“一路上我会给你准

备一些题目练习，因此就不要和其他举人同路了！”

“安西城本来就没几个举人，其他人都先去京城打点了，还没动身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不过离去之前总是要拜访下本地的官员乡宦，再加上他践行之类，三天后就可以出发了！”，心砚细细的解释道。

“嗯，安西城中认识你的人颇多，我就不在城中和你会面了。”，陈家洛点点头，“十二哥今天就留下来，充当你的护卫，到时候你和十二哥一起出发，我在前面路上等你。到时候别人问起了就说我是你的西席；对了，我还带了一个人充当你的管家，这一路上你就不要再少爷少爷的叫了，我们称呼你为少爷，你称呼我老师即可！”

“是，少爷！”，心砚应了下来，接下来心砚把自己乡试的卷子拿出来给陈家洛过目，陈家洛细细的点评了一番，听的心砚不住点头。临近晚饭的时候，家里仆人来报，某某老爷请举人老爷前去赴宴的时间到了。

“去吧，如今多和他们接触接触，学学如何和乡宦打交道，等将来到了地方上才不至于应付不过来。”，陈家洛又叮嘱了几句，把石双英留在心砚

宅子里，独自一人回到客栈。

走到明瑞房间外陈家洛透过窗户看了看，明瑞面色苍白神色呆滞的坐在椅子上，身子不住的哆嗦，看来还没从震惊中醒过来。见他没跑陈家洛就知道他已经信了七八分，当下也没急着进去，再多给他一些消化的时间好了。回到自己房中叫过小二，“有什么好酒好菜都给我送过来，哦，对了，给隔壁那位爷也送一份进去，那位爷最近家里出事了心情不好，你等把饭菜送进去就好，不用和他说话、”

小二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就送来酒水饭食，陈家洛美美的吃了一顿，盘腿坐在床上开始打坐搬运真气，十二周天搬运完毕，顿觉自己的内力又上了一个台阶；此去京师途经陕西，要不要去终南山后的活死人墓看看能不能找到《九阴真经》？想想还是算了，一来自己的武功目前已经够用了，而且自己的主要目的是造反，花大量时间用在练武上不划算；二来就算有《九阴真经》也不一定练得到郭靖、黄裳的水准，金庸小说中武功似乎从古到今慢慢倒退，要说其他门派是断了传承，那武当和少林的武功典籍可都还在，也没见陆菲青和周仲英有多厉害，陆菲青身为武当掌门的师弟，门内数一数二

的高手，要是放到《倚天屠龙记》的世界恐怕连宋青书都不如，由此看来似乎这个世界的规则限制住了武功的极限。

琢磨明白后陈家洛和衣睡去，第二日一早洗漱完毕推开了明瑞的房门，只见桌子上饭菜丝毫没动，酒壶倒是倒在了桌子上，明瑞正趴在桌上打呼噜，嘴里似乎在念叨着什么，陈家洛细细一听，一会儿是“皇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一会儿是“皇上饶命啊！”。

“诶，我说大侄子啊！该起来了！”，陈家洛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在做噩梦下去吓傻了可不好。

明瑞被他一拍，猛地坐起来往后退去，却被板凳绊了个跟头，等他看清楚来人是陈家洛之后嚎啕大哭起来，“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啊！你还是让我去死好了！”

“想死就去死呗，我又不会拦你。”，陈家洛关上门，“死了之后我帮你上个遗折，然后你们全家就可以团聚了！”

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

第六十二章收服明瑞

“你...你...”，明瑞指着陈家洛，气的说不出话来，再次觉得自己还不如当初就和兆惠一起死在大营中呢，也省的落到如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下场。

“大侄子，想清楚没有啊？”，陈家洛走到椅子边坐下，翘着二郎腿一抖一抖的看着他。

“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明瑞咬牙切齿的问道，经过昨天一晚上的思索，他明白现在还是按照陈家洛说的去办好一些。

“大侄子你想清楚了就好！”，陈家洛现在的神情在明瑞看来无比可恶，“也没其他事情，就是问你一些福康安的事情罢了！看你一天多没吃东西了，先吃饭，吃完咱们再说。”

说完陈家洛出门让店小二送上酒菜，明瑞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想清楚了自己的处境，胃口似乎也好了不少，狼吞虎咽不一会儿就把饭菜吃的干干净净。“你想冒充我三堂弟？接手他手下的兵权造反？”

“我看起来有那么傻么？”，陈家洛瞥了他一眼，再次感慨这个位面和真实历史位面的差距，真

实位面福康安今年不过才六岁，而这个位面他已经二十了；乾隆对这个私生子极其宠爱，十三岁承袭云骑尉，十七岁担任御前侍卫，一年后就做了户部右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十八岁就到了绝大多数辛辛苦苦考科举的汉人一辈子也无法达到的高度，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满汉一家不过是笑话罢了，满人生下来就有铁杆庄稼，轻轻松松就能身居高位，汉人不过是奴才罢了，就算你做到张廷玉那个地位也不过是高级点的奴才罢了，看他敢不敢对那些满族勋贵稍有不恭敬？今年福康安二十岁的时候，更是一年数次提升，封爵三等嘉勇男，由户部右侍郎转为左侍郎；四月，擢为镶白旗蒙古都统；七月，赏戴双眼花翎；九月，再调正白旗满洲都统；十月，赐紫禁城骑马，风头一时无二；“正白旗的人怎么可能凭借都统一句话就杀到紫禁城去？”

“那你要问三堂弟的事情做什么？”，明瑞稍稍遗憾了下，要是陈家洛愣头愣脑的去命令福康安的属下造反，说不定会被当场格杀，那么自己还有机会逃跑，这个秘密也就没人知道了。

“这个你就不劳大侄子你操心了。”，福康安深受乾隆宠信，自己造反之后必定有和他对阵的机

会，到那时候才是假扮他的好机会，“来先和我说说看我那三侄子日常有哪些习惯？”

“我说你能不能别叫我大侄子！”，明瑞年纪比陈家洛大不少，被他一口一个大侄子叫的心情极为不爽。

“好的，大侄子！”

“……”，明瑞叹了一口气慢慢说起福康安的行为举止来，“福康安好穿深绛色服饰，此事京城尽人皆知，人言之为福色，因

为福字一语双关，都愿有福，所以民间也争效其色，都要做件福色袍子穿，以借福音。”

“嗯。”，陈家洛点点头在心中默默记下，脑子里想了下深绛色的色彩，不由得为福康安的奇葩品味感慨，“还有呢。”

“他虽然是武人，却不喜欢骑马，出行之时坐轿，需用轿夫三十六名，轿夫们轮流抬轿，轿行如飞。就连出师时，福康安也要坐轿，并给每个轿夫配备良马四匹，轿夫换班后，就骑马跟随。轿子中有小童两人，负责装烟倒茶，并备有冷热点心百十来种。”，明瑞说着说着就恢复了帝都人侃大山的本事，说的眉飞色舞语气里抑制不住的艳羡，“他身边的人中轿夫最受宠信，出门在外就算是知府轿

夫也敢给他脸色。”

“呵呵，三十六个人，这可比张太岳当年还多四个人啊！”，陈家洛笑着说，张太岳就是张居正，他掌权期间的轿子也是赫赫有名，据说轿屋里一进两间，外间摆有书案，案上笔墨纸砚俱全。里间仅搁一张床，做倦卧的熏香兰室、顶上都是别具匠心的彩绘，脚下铺的是加厚的猩红地毯，踩上去柔柔软软，没有一点声音，里面还有两名侍女。需要三十二个人才能抬动。

“额...”，张居正死后下场不怎么好，明瑞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行了，你继续说，等会儿把他轿子的样式画出来给我看看！”，陈家洛说道。

“是，福康安喜好吹箫，箫艺冠绝京师，平时出门总是把最喜爱的玉箫带在身边，在下去他府上的时候曾听过几回，当真是绕梁三日余音不绝啊！”，明瑞抿了口茶说道。

“吹箫？”，陈家洛汗了下，这家伙学什么不好非要学这个啊！不过仔细想想飞狐外传里他好像就是在海棠树下吹了一曲，一句话没说就把马春花推到了，由此可见福康安的箫艺当真是一绝，不过自己也是从小学习音律，稍微糊弄下也不是问

题，“嗯，你继续说。”

“福康安好美色，他……”，明瑞一连说道下午，嗓子都有些哑了才把福康安的日常习惯说了个差不多，“其他的在下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了。”

“先就这些吧，剩下的慢慢想。”，陈家洛收起二郎腿站了起来，“从今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吧，假扮成管家，后日启程和我一起去京师一趟。”

“京师？”，一听这两个字明瑞冷汗都出来了，“京师去不得啊！认识在下和福康安的人众多，我俩同去的话很容易就被人认出来了啊！”

“此事你不用担心，我红花会自有易容之术，稍微改装一下不是太熟悉的人是认不出来的！你和福康安平时爱去的哪些地方我们离远一些好了，京城那么大，哪有这么巧的事情。”，陈家洛到了京城还打算花钱帮心砚打通关节，没有明瑞这个熟悉官场潜规则的人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哎！”，明瑞叹了一口气无力的应下，见事情无可挽回唯有向满天神佛祈祷好运了。ps：下周要上三江鸟，大家快准备好给俺投三江票，能到第一了俺爆更。

第六十三章管家贾六

　　第二日明瑞又回想起了些福康安的生活细节，早上细细的给陈家洛说了一遍，接着递上他昨晚画的福康安所乘大轿的图案，“啧，你画的这是什么啊？”，陈家洛接过来一看满头黑线，几道横不平竖不直、歪歪扭扭连在一起的墨线组成了一副很抽象的图案，完全看不出来明瑞所画的是什么东西。

　　明瑞讪讪的说道，“在下未曾习得书画，故而...故而画的不尽人意。”

　　“哎，我就不该对你们这些满清贵族的文化修养报太高的期望！”，陈家洛鄙视了他一番，指了指旁边的包袱，“走吧，换上给你拿来的衣服我们出去逛逛。”

　　片刻后明瑞从房间里出来，不时拉拉袖口，看样子对这身穿着他十分的别扭；瓜皮小帽配着一身棉布的长袍马褂，倒是和一般士绅家的管家打扮并无不同，但陈家洛感觉怎么就这么别扭呢？围着他转了圈终于找到漏洞了，一拍明瑞的背，“哎，我说，有你这么当管家的么？看看你昂头挺胸的样子，比主人还神气，这还得了？好好想想你家管家见了你是什么样子？把腰弯下来，记住了你是伺候

人的人，在我面前时刻要保持卑躬屈膝的样子！”

“是！老爷！”，明瑞学的倒挺快，马上换了副奴颜卑膝的样子，落后陈家洛半步往客栈外走去，还不时提醒着陈家洛，“老爷您留意脚下，老爷要不要给您叫马车？”

“呦呵，你这一套伺候人的功夫挺熟练的么？”，走到大街上陈家洛打趣道。

“哎，别看我们平时在外面人五人六的，其实我们也不过是皇帝的奴才罢了，在下早年间当御前侍卫的时候可没少学过伺候人的功夫。”，明瑞解释道。

“看看，看看你们的朝廷都是什么玩意儿！”，陈家洛鄙视了一番，“自打宋朝开始历代都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到了你们这儿就变成皇帝和奴才共治天下了！”，从三藩之乱结束汉人就一直被隔离在核心权力之外，朝廷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满蒙贵族手中；一直到太平天国之后，满清高层实在是没有能拿的出手的人了才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掌握了军权，不过就算如此朝廷也是百般提防；满清始终鼓吹的满汉一家不过是笑话而已。

涉及国策的问题明瑞不敢回答，讪讪的笑了

笑，“爷，您现在要去哪儿？是去酒楼吃饭还是去茶楼喝茶？”

“走，伺候爷喝花酒去！”，陈家洛前头一指，往群玉馆的方向走去；今天是本地士子在群玉馆给心砚践行的日子，陈家洛打算去瞅瞅；走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个问题来，“你这名字得改改了，不然进了京城被人听见可不好，叫个什么好呢？”

陈家洛前面摇头晃脑的思索着，明瑞愁眉苦脸的跟在了后面，得，这下连自己的名字都保不住了；只听前面陈家洛一拍手，“有了，你就叫贾六吧！贾六管家！这名字听起来不错！”

“诶，奴才以后就叫贾六了！”，明瑞垂头丧气的回答。

陈家洛一听猛地转过身来，折扇敲敲他的脑袋，“有你这么和老爷说话的么？一点规矩都不懂！”

嗯？明瑞马上反应过来，躬身行了个礼，“多谢老爷赐名！”

“诶，这才像话么！”，陈家洛满意的点点头，转身继续前行。

到了群玉馆门口，明瑞机灵的跑上前去，“赶紧给我家老爷找个清静的地儿，把姑娘们都叫过来

让我家老爷好好挑挑。”，说完从袖子里摸出个元宝塞到**子手里。

做**子的都是人精，她一眼就认出陈家洛来，“这位公子您都好一阵儿没来了，漱玉可是天天念叨您呢，今天还让漱玉来陪您下棋？”

“嗯！”，陈家洛用鼻子应了一声，昂着头上了二楼，只见心砚还在老地方，正被一群士子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

走到上次的桌子上坐下，明瑞刚想到桌边坐下被陈家洛瞪了一眼后乖乖地站到了他身后；刚坐稳就有丫鬟龟公送上茶水点心，手脚轻快的布置好棋盘棋子后对陈家洛躬身行礼，“爷您慢用，漱玉马上就到！”

“嗯，贾六看赏！”，陈家洛拉长声音喊道。

“嗯？...哦哦哦。”，明瑞刚听见贾六的时候还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会儿看没人动才想起自己如今叫贾六了！连忙捏了几钱碎银子扔到龟公的托盘中。

“谢爷赏！”，龟公丫鬟走后，明瑞又回到陈家洛身后，不由得一阵儿心酸，想当初自己在京城去八大胡同那自己掏过钱啊！如今不仅的自己出钱，而且还得看着别人玩姑娘，这是什么世道啊！

没多久漱玉来了，陈家洛和她说了几句话，俩人就开始下棋；可怜的明瑞还得不时地给陈家洛和明瑞续茶；倒完茶回到陈家洛身后瞟着漱玉，想我堂堂承恩公、户部侍郎给你倒茶，你这**当的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啊！

他们这边悠闲，心砚那边可是热闹，来送行的士子不断地说着各种巴结的话，听得明瑞一阵心烦意乱，于是轻声说道，“爷，他们吵到您下棋了吗？要不我去把他们赶走吧！”

“二位是外地人吧？那边的哪位可是刚中举的举人老爷，万万惹不得的！”，陈家洛还没说话漱玉就连忙劝道。

“既然是举人老爷，那咱们的确惹不起！”，陈家洛笑了笑。明瑞在身后撇了撇嘴，要是放到以前自己弄死个举人还不和弄死个蚂蚁一般。

下了两盘棋，在群玉馆用过晚餐，陈家洛和明瑞回到了客栈中；第二日一早俩人上马出城，来到城外三十里处停了下来，又过了半个时辰远远地看见两匹马往这边奔来，明瑞定睛一看，前面的是红花会的十二当家石双英，后面那个不就是自己昨天鄙视过的举人老爷么？

第六十四章遇劫

“少爷！”，“总舵主！”，石双英和心砚见到陈家洛连忙下马行礼，心砚的脸上微微发红，似乎是昨晚的酒还没有醒透彻。

“一路辛苦。”，先问候了声，陈家洛这才开始叮嘱，“心砚呐，从今以后尽量不要喝酒，你孤身潜伏敌营的时候万一酒后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就糟了！”

“是，少爷，昨日他们过于热情，我不好拒绝，这才有些过量了！”，心砚额头冒出冷汗，自己自从考上举人后的确有些放松了。

“嗯，以后注意就好！”，陈家洛点到为止，伸手把明瑞从身后拉了出来，从早上出发前已经帮他收拾了下，眉毛剃短了少许，脸色也用颜料染上了些黄色，再在左颧骨的位置点了一颗痣，不是熟人还真认不出来；同样陈家洛也做了些打扮，让自己的真实年龄看起来老了些，“从今以后大伙儿称呼都注意点，心砚是去京城参加会试的少爷，我是心砚的西席教师，十二哥改名石宝柱，是心砚的保镖，这家伙么就是管家贾六了！路上此后吃饭住店的事儿就交给他去做好了。”

“少爷好！”，明瑞无精打采的过来行了个礼，他这是越混越回去了，几个人互相熟悉了下各自的身份之后继续上路，石双英走在最前面探路，明瑞落后心砚半个马身，陈家洛则和心砚说着会试的事情。

一路上打尖住店、喂马烧水的事儿都落在了明瑞身上，把这个八旗大爷折磨的够呛，等到了西安的时候明瑞也基本上适应这个身份了，整体佝偻着腰跑前跑后伺候着，吃饭的时候也不上桌子，伺候完心砚之后抱个大碗蹲在门口几口拔完，任谁也想不到这货身上还有公爵的爵位、

在西安多停留了一天，从红花会分舵得到消息，马朝柱已经从开封城外退到归德府，不仅避开了清军的围剿还连下睢州、宁陵两县，兵力比他在开封城下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朝廷忙从曹州府、济宁州、兖州府和徐州府调兵围剿，务必要把马朝柱挡在运河之外。

看来五哥六哥已经说服马朝柱了，此次围剿涉及三府一州，互相推诿之下恐怕短时间内是没办法威胁到马朝柱的，有了时间马朝柱就又能拉起一杆人马，等到山东过来的援军越来越多的时候，徐天宏就可以撺掇王伦起事了！

因为河南刚刚遭了水灾和兵灾，于是一行人从风陵渡进山西，从平定州向东到了直隶省境内，过了正定府就距离京城不远了。“先生，依照现在的速度，在春节前赶到京城绝对没有问题！”，明瑞对陈家洛说道。

“如此便好！”，到了京城还要打通关系送礼，可是得早点去，等到春节各家都不会招待陌生人，等过了十五就距离会试没几天了，一路上紧赶慢赶总算没有迟到。

眼看着天要黑了，前方还没看到城池，陈家洛眉头微皱，难道今晚上又要露宿荒郊野外？正思量着石双英打马从前头回来，“先生，前面有个阵子，不如今晚就在那里过夜吧！”

“如此甚好！”，众人跟在石双英后面快马加鞭，约莫一炷香的功夫后到了一座小镇上，镇子不大只有一间客栈，要了三间客房，早有小二送来洗澡水；已经两天没洗澡的陈家洛迫不及待的钻进了木桶里。

擦洗干净神清气爽，换了身新衣服陈家洛就打算出门去叫心砚他们吃饭，此时却听到外面传来一个小姑娘的声音，“爹，这家客栈好脏啊！我们换一间好了？”

“咱们行镖在外那这么多讲究，有住的地方就不错了！早知道这次就不带你出来了！”，一个老人呵斥道。

镖局？该不会是王维扬的镇远镖局吧？红花会和镇远镖局结下的梁子可是不轻，要是被他们认出来可就糟了。正犹豫间外面继续有人说话，“总镖头，兄弟们都安置好了。”

“嗯。”，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换班吃饭吧，你可看的紧了，切不可让人饮酒！”

他的声音虽然响亮，中气却不是很足，应当没练过高深的内力，陈家洛顿时放下心来，那王维扬和张召重齐名，内力定然过人，门外的这人肯定不会是王维扬，于是推开门走了出去，叫上心砚等人来到前头叫了几个小菜吃了起来。

“总舵主，刚才我都看过了，的确是护镖的镖局，里面没几个硬点子，不是冲着我们来的！”，石双英借倒茶的功夫凑到陈家洛耳边小声说道。

“嗯，明天我们走晚一点，和他们错开，别惹上麻烦！”，陈家洛吩咐道，这时候镖局的人也进来了，陈家洛忙转换话题，和心砚子曰诗云的聊起文章上的事情来。

“哼，酸秀才！”，打头的青年汉子听了半天

没听懂一句，不忿的哼了一声，旁边的老人忙瞪了他一眼。

陈家洛打量了下，领头的应当是那个老头，看上去约莫快五十岁，精神健旺，头上微见花白，身高不过五尺，但目光炯炯，凛然有威。和他同桌的是一男一女，女的十四五岁年纪，一张圆圆的鹅蛋脸，眼珠子黑漆漆的，两颊晕红，周身透着一股活泼的气息。男的就是刚才说话的汉子，浓眉大眼，比那少女大着六七岁，神情粗豪，脸上生满紫色小疮，相貌虽然有点丑陋，但步履轻健，精神饱满，却也英气勃勃。

啧，就你这样的还走镖啊！祸从口出没听说过么？我们几个坐在这好好的你就来拉仇恨，小心明天遇到劫镖的！陈家洛摇摇头，镖局向来讲究和气生财，这汉子的性子不适合干这一行。

吃完饭回房的时候隐隐的瞅见镖局的镖旗好像有些眼熟，不过也没在意。第二日听见外面响了一阵后才起床，出门时镖局的人马已经不见踪影。行了二十来里地，只听见前方传来喊杀声，陈家洛心中一动，莫非是自己一语成谶，镖局真的遇到劫道的了？

第六十五章接盘侠你好

“先生，我去前头看看？”，石双英问道。

“应当是昨晚客栈里镖局的人马和人在动手，我们同去！”，陈家洛想起昨晚看到的镖旗来，为什么会觉得眼熟呢？再看看在场的四人，自己和石双英的武功不用多说，心砚武功也不弱，明瑞虽然没学过武林招式，但在沙场上砍杀多年，又是侍卫出身，自保还是没问题的，当下就带着三人顺着声音的方向寻去。

越过一座山丘，之间下方山谷里几十号山贼围着镖局的车队厮杀。领头的那个干瘦老头武功不弱，空着一双手没拿兵器，片刻间就放到了三个喽啰。“总舵主，那人使得是查拳。不过能把查拳练到这个地步的，武林中却不多见。”

“潭、查、花、洪”，向称北拳四大家，指潭腿、查拳、花拳、洪门四派拳术而言，在北方流传极广，任何练拳之人都略知一二，算得是拳术中的入门功夫。“查拳？”，陈家洛似乎抓到了点什么，再定睛往镖车上插着的镖旗看去，心下当时了然，“原来是他啊！”

“总舵主认得这镖头？”，石双英好奇的问

道。

“只是听说过而已，你看那镖旗！可曾认出来了？”，陈家洛指向镖旗，只见那镖旗黄底黑丝线绣着一匹插翅飞马。

“原来是飞马镖局的‘百胜神拳’马行空啊！”，石双英见识广博，一下就认出了那面镖旗，“不过他武功虽然不错，但是距离百胜两个字可差得远，贸贸然取了这么个外号，麻烦肯定少不了。”

“我看那山贼手上没什么功夫，马总镖头应该很快就能解决他们了吧？”，心砚问道。

“那可不一定！”，石双英指了指山贼后方，一个太阳穴微微鼓起的大汉正盯着马行空看，“看见那人没有？那人太阳穴微鼓，定时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却不知为何流落到山贼之中，有他在马行空没那么容易过关！”

说话间那大汉一挥手，喽啰们纷纷退了下去，他上前几步，“早就听说‘百胜神拳’马行空手上功夫过硬，今日一见果然不凡。”

马行空客客气气的行了个礼，“江湖朋友给面子罢了，我这点破烂玩意儿当不起这几个字不敢，这外号是江湖朋友给在下脸上贴金。浪得虚名，不

足挂齿。”

大汉哈哈一笑，指着站在周围的一列喽啰，说道，“在下‘血手人屠’叶添龙，在此开山立柜，弟兄们饿了几天肚子，想请马老英雄赏口饭吃。”

马行空道，“叶债主言重了。铮儿，取五十两银子，请叶寨主赏赐弟兄。”，他这是按照江湖规矩行事，不过看样子眼前这人不是五十两银子能打发的。

“师父！我们已经把敌人打退了，为何还要给银子！”，被称为铮儿的正是昨晚和他同一桌吃饭的浓眉大眼汉子，他现在每个月不过二两零花钱，这一下就要给出五十两，不由得心疼。

“小徒不懂规矩，还望叶寨主见谅！铮儿，还不快去拿银子！”，马行空扭过头来喝道，自己这个徒弟学武虽然卖力，但脑子不怎么灵活，做镖局这一行的讲究和气生财，一路上各山各寨关系要走到位，不然就算是能一路杀过去，抚恤银子也赔死你。

“五十两？打发叫花子吧你！”，叶添龙不屑的笑笑，伸手止住马行空接下来的话，“咱们混江湖的靠拳头说话，今天马老英雄要是能胜过在下，在下二话不说拧头就走。要是在下不小心赢了，那

就把银子都留下吧！”，说完叶添龙瞟了一眼马行空的女儿，“不过要是马老英雄愿意将令爱许配给在下的话，这些银子就当是在下的聘礼了！”

马行空闻言勃然大怒，淡淡的说道，“那在下就来领教叶寨主的高招了！”，当下摆开架势等对手攻来，叶添龙二话不说迎面就是一拳直取中宫，马行空一掌劈向对手的手腕，俩人顺脚打成一团。

“总舵主，那人是少林的功夫！”，石双英看了两招就摸清楚了叶添龙的功夫来路，“自从雍正年间嵩山少林寺被清廷烧了之后，多有武僧流落在外，少林功夫也就这么慢慢流传出去，不过从此人的架势来看，当是正宗嫡传。这一手达摩掌法没个二十年的功夫到不了这个程度。”

陈家洛瞅了瞅，也不过如此，不用他出马，石双英上前也就是一二十招的功夫；可是马行空显然不能和石双英想比，三五十招过后被叶添龙瞅了个破绽一脚揣在大腿上，当下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总舵主，这马行空在江湖上并无恶名，你看？”，石双英看着陈家洛，在他点头后拍马冲了过去，果然在第十五招上面一掌劈在了叶添龙的胸口上，叶添龙吐血遁去，喽啰们也跟着四散而逃。

“石师傅果然好功夫！”，见敌人都走了，陈家洛也带着心砚和明瑞来到谷里。

“多谢诸位英雄仗义相助，在下马行空有礼了！”，马行空带着手下恭恭敬敬的行了个礼，“不知诸位英雄高姓大名？”

“好说好说，这位是我家严少爷，这次乡试高中，正要去京城参加会试；这位是我们家的护院石宝柱石师傅，这位是管家贾六，我姓罗，草字嘉辰，小时候教过少爷几个字，这次也和少爷一起进京。”，陈家洛把编造的身份说了一遍。

马行空一听有位举人老爷就更恭敬了，“严少爷气度不凡，此去京城必能进士及第，小老儿先给少爷贺喜了，来铮儿、春花，快来见过严少爷和诸位官人。”

那浓眉大汉不情不愿的走到心砚前面行了个礼，“在下徐铮，多谢诸位仗义相助！”

“哦~原来是接...徐铮徐英雄啊，好名字好名字！”，陈家洛差点把接盘侠三个字脱口而出，想想眼前这人后来喜当爹的悲惨命运，陈家洛不由得同情起来。

之前报名的龙套“叶添龙”出场了，这个外号威猛吧。两点后上三江，求三江票，点击进入三江

页面可以免费领，到第一了爆更，跪求支持。

第六十六章飞马镖局

小姑娘也上前学着徐铮的样子行了个礼，“小女子马春花，多谢诸位英雄仗义相救。”，说完偷偷的瞟了陈家洛一眼，面色微微泛红。

不是吧，虽然我和那人长得很像，但你也不至于第一次见面就对我有意思吧？陈家洛看着眼前的两位青年男女，心中微微叹了一口气，这俩人的下场可都不怎么好；几年后这俩人在商家堡遇到了胡斐、福康安等人，上演了一出缠绵的悲剧，马春花被福康安引诱**于他，怀了双胞胎，无奈之下徐铮做了接盘侠，后来福康安的手下发现这两个孩子长得像福康安，于是出马抢走了孩子，徐铮因此而毙命，马春花也被福康安的母亲赐毒酒后死在胡斐身边。

“哦，两位真是人才出众，快不用多礼！”，陈家洛忙下马扶起徐铮，徐铮本来就不怎么情愿给他行礼，见状马上直起身子，马春花也跟着站了起来。

心砚有举人的身份又被陈家洛教导要时刻保持举人高高在上的样子，因此马行空不敢轻易搭话，见剩余的人里陈家洛像是个领头的，于是一瘸一拐

的走到陈家洛跟前，“如若不是诸位先生，小老儿此番恐怕就要丧命于此了；碰巧小老儿这趟镖也是要送往京城，不如同行如何？小徒小女虽然笨手笨脚，但帮诸位扛个行李还是没问题的！”，马行空本想送上银子感谢，但一听对方有举人的身份，这银子就拿不出手了，见随行的并没有仆从，于是就想了这么个主意，自己沿路把他们伺候的好好的也算稍微报答下救命之恩。

“少爷您看？”，陈家洛凑到心砚身旁假装请示，趁人不注意微微眨了眨眼；反正距离京师也不远，能和原著中的人物多接触接触也好，而且和镖局在一起还能稍微掩饰下众人的身份。

心砚高昂着头看也不看马行空一眼，用鼻子嗯了一声，轻轻点了点头就当是答应了。陈家洛转身一抱拳，“那就叨扰诸位了。”

“不敢不敢！诸位的行李可以放到小老儿的镖车上。”，马行空行走江湖多年，见惯了那些官员豪富高高在上的做派，对心砚的傲慢丝毫不以为意，在得到陈家洛的同意后马上安排人搬运行李，“铮儿，快去帮几位爷把行李拿过来。”

徐铮刚开始跟着马行空走镖，以前在镖局里天天看着镖师们对着马行空恭恭敬敬的样子，于是就

把自己的师父当成了全天下最了不起的人物，如今看到心砚无礼的样子心情自然不爽，学着心砚的样子昂起头哼了一声不肯挪动步子。

“铮儿！还不快去！”，马行空的声音又严厉了几分，徐铮看师父生气了这才跑过去把几人的大件行李搬到镖车上，马行空见状微微摇头，自己这个徒弟在人情世故上还要多学啊。

一行人收拾好重新上路，马行空稍稍落后陈家洛半个马身跟着他们走在了队伍中间，他到底是习武之人，走了一段就忍不住问石双英，“石师傅是哪门哪派出身？恕小老儿眼拙，刚才竟没看清石师傅的来路。”

“呵呵，一些庄稼把式罢了。”，石双英淡淡的回答；马行空碰了个软钉子，只好讪讪的笑了笑。

见他有些尴尬，陈家洛开始转移话题，“马总镖头，你这飞马镖局看起来生意红火啊！”

“脑袋抗在肩膀上混口饭吃罢了！”，马行空叹了一口气，“做镖局这一行的都是拿命换钱，稍微有个万一就是倾家荡产的下场；前一阵京城最大的镇远镖局就失风丢了一趟镖，好几个镖师丧命，还好镇远镖局有王维扬老爷子坐镇，陪了一大笔钱

总算是应付过去了；小老儿刚才要不是遇到诸位，恐怕这一关是怎么也过不了的！”

王维扬的镖不正是自己和霍青桐劫的么，这个话题不宜多说，陈家洛问起其他的事情来，“马总镖头言重了；不知这镖局除了护镖之外还有那些门路啊！”

一说起镖局的门路马行空来了精神，当下就给陈家洛细细的分说起来，“这走镖算是镖局最来钱的活，当然风险也大，咱们飞马镖局小门小户的这种大买卖平时也不常有；平日里也兼着做一些坐店、护院的活路。”

“护院这我倒是明白，大概是和石师傅一样保住宅院平安、防备贼人的意思，却不知这坐店是什么意思？”，听到这里陈家洛脑中灵光一闪，好像抓到了些什么。

“这坐店么！顾名思义就是在店铺里安排几个镖师防备其他人找麻烦，先生您也知道如今做生意难，但凡有新店开业，总是有街面上的破皮无赖去捣乱，这时候就用得上咱们这些人了，有镖师在他们多少会顾忌一些。”，虽然不明白陈家洛为何会对这些感兴趣，不过能稍微报答对方些许，马行空自然不会藏私，一路上给陈家洛说着各种镖局里的

门道。

如此看来这镖局倒是个收集情报、掩人耳目的好去处，可惜这马行空年纪大了、为人死板，又害怕官府，不然把飞马镖局拿到手里，红花会就多了个收集情报的渠道。

到了傍晚，一行人又来到一座小镇上，马行空先行一步前去安排住处，陈家洛走到石双英身边小声问，“十二哥，却不知咱们红花会里面有没有镖局的人？”

“却是有几个小镖局，不过没什么得力的人手，成不了太大气候！”，石双英答道。

“若是能有个大镖局遮掩身份，收集情报、运送物品的事情或许会便利许多。”，陈家洛把自己刚才想到的和石双英说了一遍。

“总舵主说得有理，稍后我就安排人去做！”，石双英点头应了下来。

走到客栈门口，就听见徐铮又在大声和马行空争论着什么，稍微听了一会儿陈家洛就明白了，连忙上前准备劝说。

求三江票，去泸沽湖的路上。

第六十七章高帅富控要不得

“师父，你怎么能把上房都给他们呢？我们几个都无所谓，师妹怎么办？和我们这些糙汉子一起睡大通铺么？”，徐铮叫道，“他们一共才四个人，睡两间不就够了，还剩下两间你和师妹一人一间不正好？”

“铮儿，你糊涂啊！人家是什么身份？那是举人老爷，可以直接做官的！安排到这破客栈已经委屈人家了，你还要让人家去挤，像什么样子！”，马行空越发的头疼起来，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这个徒弟还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到时候怎么放心把镖局交给他。

“举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他那文弱的样子我一个人能打十个！”，徐铮性子执拗，被师父一骂越发的倔起来。

呵呵，不是小看你，让你去和心砚单挑你连十招都走不过，陈家洛摇摇头；马行空一听这话连忙马上喝断，“闭嘴！这些话是你能说的么！”

“马总镖头可是客房不凑巧？”，陈家洛走进来问道，装作没听见他们吵架的样子。

“没有没有，刚好剩下四间上房！你四位一人

一间正好！”，马行空满脸堆笑的说道，右手背在背后死死的捏住了徐铮的胳膊，徐铮见师父生气不敢多说，只是眼睛瞪得铜铃般大小，好像要把陈家洛吃了一般。

“这如何使得！马总镖头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该多为马小姐想想，一个姑娘家的，出门在外总得住的好点。”，陈家洛说道，“不如就这般，上房我们一人两间。”

“江湖儿女哪有这么多计较，使不得使不得！”，马行空连忙推脱。

徐铮见师妹的上房又要被师父送出去，不满的说道，“师父，人家罗先生都说可以了，您就答应了吧！”

“你闭嘴！”，马行空瞪了徐铮一眼，又推脱了一阵还是没说过陈家洛，只好答应了，“小徒不懂事，让您见笑了；还请诸位早点进房歇息。”

“多谢罗先生！”，马春花学着自己之前帮着大户人家内宅护院时看到的那些大家闺秀的样子微微福了一福。

“小姐切勿多礼！”，陈家洛伸出折扇把马春花扶了起来，徐铮见装又是一声哼；两间房心砚一间，石宝柱呆在心砚房里装作贴身护卫，陈家洛则

和明瑞一间，到了房里透过窗户还看到徐铮时不时的瞄过来，好像对陈家洛很是不满。啧，你看我干什么，我又没抢你师妹，况且你看看金庸小说有那对师兄师妹有好下场的，岳不群切了留下师妹守活寡，令狐冲被小师妹甩了，大武小武为了郭芙拉了多少仇恨最后还不是没得手？你就更惨了，手都没摸到就喜当爹了。

“罗先生，这晚上怎么睡啊？”，明瑞进房后就直皱眉，他那住过这么破的客栈啊，昨天好歹一人一间，今天这间只有一张床怎么办？

“我说大侄子，难道你还想叔叔我把床让给你？”，陈家洛指了指墙角，“去哪打地铺去！”

明瑞一路上被陈家洛折腾的够呛，当下不敢多嘴，收拾完被褥就出门去找店家要开水；陈家洛稍微坐了一会儿从腰间抽出一支玉箫吹了起来，自己之前主要是练琴，洞箫虽然也会但水平不是很高，要模仿福康安的话还得多练练。

“师妹，你这是要去哪儿？”，徐铮屁颠屁颠的帮着马春花收拾好房间，正想着和师妹说会话，却见马春花提着自己刚打来的热水就要往外走。

“我...我去给罗先生送点水去。”，想起陈家洛那风度翩翩的样子，马春花的脸有些发烧。

徐铮见她脸若朝霞，心中情动，心头当下一股无名之火冒了出来，心中满是醋意，“这天都黑了，你一个姑娘家的去大男人房里总是不好，还是我送去吧！”

“那你到我房里来算怎么回事儿？”，马春花柳眉一挑，“你笨手笨脚的，做的了什么事儿，还是我去吧！”

刚帮你收拾房间你怎么不说我笨手笨脚了？徐铮从小看着马春花长大，师父膝下无子又只有自己一个徒儿，早就把她当成了自己未过门的媳妇，不禁疾言厉色地追问起来，“师妹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了！”

这师哥对自己又素来依顺容让，想不到自从遇到罗先生他就这么强横霸道起来，本来马春花只是念着对方今日救了父亲的恩惠，只要一解释徐铮自无话说。但她赌气偏偏不说，“我爱看上谁就看上谁，你管得着么？”

“我…我…我是你师兄，当然管得着啦！”，徐铮气的脸红脖子粗。

马春花平时在家被马行空和徐铮宠坏了，哪受得了这个气，赌气之下也不送水了摔门而出；走到客栈院里的石凳上坐下，平日里爹爹虽然没说话，

但是看他的意思等再过几年就要把自己嫁给这个师兄，心想难道我要跟这个蛮不讲理的粗鲁汉子过一辈子么？想着想着就流下泪来，也不知坐了多少时候，忽听得箫声幽咽，从楼上传出。马春花正自难受，这箫声却如有人在柔声相慰，细语倾诉，听了又觉伤心，又是欢喜，不由得就像喝醉了酒一般迷迷糊糊。顺着箫声的方向望去，只见不远处的窗户边立着一名男子，手持玉箫吹奏，手白如玉，和玉箫颜色难分，正是刚说起的罗先生。

罗先生含笑点首，跟她打过招呼箫声仍是不停。马春花红着脸儿，慢慢走近，但听箫声缠绵婉转，一声声都是情话，禁不得心神荡漾，眼前是这么一个俊雅美秀的青年男子，眼中露出来的神色又是温柔，又是儒雅。她蓦地里想到了徐铮，他是这么的粗鲁，这么的会喝干醋，和眼前这位罗先生相比，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泥涂。

等陈家洛放下玉箫的时候，马春花也到了他的窗外，眼神朦胧的望着他，轻声问道，“你吹得是什么曲子？”

“《凤求凰》！”

第六十八章心有不甘

“闲来无事练习下曲子，没想到马姑娘也在这里，没有吵到你吧？”，《凤求凰》这三个字刚一出口陈家洛就后悔了，这曲名太暧昧，连忙补充道。

原来他不是吹给我听得啊，马春花心中涌起一阵儿遗憾，不过他吹的可真好听呢，马春花正是爱做梦的年纪，平日里也没少去茶楼听那些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眼前的陈家洛温文尔雅倒好像是和那些评书里的主人公一般，她感觉胸口里好像有只小鹿乱撞一般，不由得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罗先生吹这首曲子是在想念尊夫人么？”

《凤求凰》这三个字浅显易懂，别人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陈家洛也不奇怪马春花为何会这么问，“这却不是，在下尚未正式成亲。”，说到这里就想起霍青桐来，她远离父母孤身在外的，自己总得给她个名分，等京城事情结束回了杭州，最好抽时间把婚礼办下。

“罗先生尚未成亲啊！”，马春花的语气里满是惊喜，不过转瞬又纠结起来，哎，人家是读书人怎么看得上我这样的野丫头。

“却不知马姑娘何事来此？”，快晚上了，这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传出去不好听，陈家洛咳了一声把马春花唤醒问道。

“哦...我...我是来看看罗先生这里缺什么东西不？”，马春花结结巴巴的说道，顺着窗户看进去，桌上的茶碗还扣着，于是连忙转身往回走，“店家还没把水从过来吧？我这就去帮你催下！”

“马姑娘不用去了，管家已经去催了！”，陈家洛连忙喊道，但马春花早就跑到一边去了，到了客栈前面见小二正忙没时间搭理她，于是连忙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徐铮刚送过来的水壶往陈家洛的房间跑去。

“罗先生！水来了！”，来到陈家洛房间外也没敲门就这么闷头钻了进去，正好看见明瑞殷勤的给陈家洛泡茶，这下马春花有些尴尬了，提着水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如此多谢马姑娘了！”，陈家洛起身接过水壶把水倒进洗脸盆里，“管家说店里现在人多，水一时没烧够，我正愁没办法洗脸呢。”

见有外人在马春花不好多呆，拿回水壶转身就要往外走，“不用客气，如此罗先生我就先走了，

一会儿我爹爹要请你们吃饭，还请罗先生赏光。”

“马总镖头太客气了，在下一定去！”，送走马春花回头正看见明瑞表情暧昧的看着门外，陈家洛关上门，“我说大侄子，你看什么呢！”

“你没发现那小娘们看你的眼神不对么？我敢打赌她是看上你了！”，明瑞年少时也是京城有名的风流人物，嬉游花丛多年，马春花这点小心思哪能瞒过他的眼睛。

“实在闲了赶紧给我默写你们八旗的各地驻防情况去！你就这么急着给你找个婶子啊？”，陈家洛发现这家伙有些贱，一会儿不骂他几句他就不开心。

明瑞被骂完讪讪的躲到一边去了，陈家洛慢条斯理的拿起心砚昨天晚上写的八股文看了起来，约莫一盏茶的功夫，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明瑞过去开门一看原来是马行空，“贾管家有礼了，在下略治几杯薄酒，还望两位赏光。”

“我家少爷和石师傅呢？”，明瑞问道。

“哦，严少爷和石师傅已经去了。”

“如此我们也过去吧！”，陈家洛说道，跟着马行空到了前院，院子里摆了好几张桌子，马行空把陈家洛和明瑞带到首座，心砚忙起身见礼。

陈家洛跟着马行空和心砚坐到了首座，在外人面前陈家洛等人还是要讲究些上下尊卑，于是明瑞和石双英去了另外一张桌子，自有老成持重的镖师作陪。

“小地方没什么好东西，都是些粗茶淡饭，还望严少爷和罗先生见谅。”，马行空给他俩倒上酒，举杯致谢，“几位救命之恩，小老儿无以为报，只好略备几杯薄酒祝愿严少爷科场连捷！”

“扶危救困乃我读书人本色，马总镖头无须在意。”，心砚现在在外人面前说话也有模有样了，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

此时读书人地位甚高，这浅浅的一口已经是给了马行空天大的面子，把他乐的连干了三杯，见心砚夹了一筷子清蒸鲤鱼，马行空一挥手，其他桌子的镖师这才吃喝起来。稍微喝了些酒镖师们的嗓门就大了起来，心砚皱皱眉借口酒量不适回房去了，石双英也跟着回去。院子里就剩下陈家洛和明瑞陪着马行空。

连忙催促店小二送些精致的小菜到心砚的房间，马行空这才回来给陈家洛致歉，“都是些粗鲁的汉子，吵到严少爷了。”

“马总镖头不必在意，我家少爷每晚都要温习

功课，现在恰好到时间了而已。”，陈家洛解释完又和马行空说起镖局的事儿来，俩人边喝边聊倒是十分投切，只是陈家洛无意间扫过徐铮那一桌的时候却看见马春花正痴痴的看着他。

接下来的几天马春花总是有意无意的找他说些话，一路上有什么端茶递水的小活儿她马上就跑过来，弄得明瑞这两天无事可做。每到这时候陈家洛总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不用回头也知道是徐铮在盯着他看。马行空虽然看出些端倪，不过碍于面子不好多说。

这一日总算是到了京城，入城后陈家洛拱拱手，“马总镖头，我们要去客栈投店了，不如就此别过，来日有缘再会！”

“不知严少爷下榻在哪家客栈？小老儿把镖送到后就来拜访！”，马行空问。

陈家洛进京来是要办大事的，不愿有人打扰，一番推脱下始终没告诉马行空地址；陈家洛等人走了好久，马春花还是呆呆的站在路口不动，“乖女儿，我们走吧，人家和我们这些跑江湖的不是一路人。”，马行空看到女儿这个样子一阵心酸。

马春花嗯了一声，依依不舍得跟着马行空往前走去，心中满是不甘。ps：这俩告一段落了，继续

求三江票，现在第三了，到第一爆更，感谢日下部麻吕和fyxxl的打赏。

第六十九章考题

送走马行空一行人，陈家洛回头瞅着明瑞说，“大侄子，这可是到了你的地盘了，赶紧给咱们找个安静点的住处，最好离贡院近一些，严少爷还要准备会试呢！”，陈家洛不想过早让红花会的人知道心砚参加考试的事情，故而进京后不打算联系京城分舵的人手。

“得嘞，您瞧好吧！”，明瑞这段时间被陈家洛折腾的没脾气，屡次抗议未果后只好任由他这么叫了；他从小就在京城长大，对于京城大小胡同都清清楚楚，挥手叫过四顶轿子带着陈家洛一行人左拐右拐，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家僻静的客栈门口。

下轿后陈家洛跟着明瑞进去看了一圈，房间还算干净，店小二打量了下陈家洛的打扮，“这位爷您是来参加会试的吧？咱们这儿在巷子里不吵不闹的，正好让您专心温书，出了门过两条街就是贡院，您赴考也方便；您瞧见墙上那些墨宝没有？都是前几届会试高中的先生留下的，咱们店历来得文曲星君眷顾，每一届都有人高中，你住我们这儿准没错！”

“行了，就这儿了！”，陈家洛对这个环境还

算满意，“去收拾套干净的小院儿！再烧点热水送过来！”，说完扔给小二一锭碎银子。

“谢爷赏！我这就给您准备去！”，小二接过银子把四人领到后面的小院中，美美的洗了一个澡，陈家洛来到心砚的房间，他正捧着本朱熹的注释专心的看着，

“温习的如何？现在有几成把握？”，现在没外人陈家洛也就懒得装模作样了，坐到上首的椅子上问道。

“此次乡试能够中举都是托了在甘肃的福，如今这会试却是一分把握也没有！”，心砚苦笑道，会试得中比例大约是三十选一，乍一看没有后世某些热门的公务员职位百中选一那么吓人，但能参加会试的人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难度可有高了一层；心砚大小跟着陈家洛在文风鼎盛的浙江长大，自然知道分寸。

陈家洛嗯了一声，从袖子里摸出个纸条递了过去，“把这个拿去看看，看完之后烧了；最近一段时间就专心按照这个准备策论，或许会有意外之喜。”

心砚接过去一看，只见纸条上写着“西北屯田事宜”，疑惑的问道，“少爷，这是这次会试的题

目？您是从哪弄来的？”，这一路上陈家洛都和他在一起，怎么刚到京城没几个时辰这会试的题目就弄到手了？

“呵呵，这你就不用管了！”，陈家洛故作高深的一笑，“切记不可对任何人说起，练习的草稿给我看完就烧了，千万别让其他人看到了；自己专心准备，这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足够你弄出篇花团锦簇的文章了！”

“是，少爷！”，心砚又看了一遍纸条，然后就着书桌上的油灯点燃烧的干干净净。

“现在时间还早，你先让小二帮你叫辆车，和十二哥一起去甘肃会馆拜会下其他赴考的举子，晚上回来再准备文章；我和明瑞还有其他事情要去办就不和你一起去了！”，说完陈家洛转身出了房门。

陈家洛之所以知道这次考试的题目也是凑巧，之前某次读书的时候读到这一届状元毕沅的神奇经历，毕沅于雍正八年出生于镇洋（今江苏太仓），幼年失父，由母亲张藻养育成人，深受其母的熏陶。后至苏州灵岩山，拜沈德潜从学。乾隆十八年，顺天乡试中举，被授内阁中书，撰拟、结写诏令。后来入值军机处，担任素有“小军机”之称的

军机章京，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在今年参加会试的前夜，毕沅与同僚诸重光、童凤三在军机处值班。他们三人都要参加会试，诸、童二人想回寓所准备考试，让毕沅一人值班，说，“我俩书法好，可望夺魁。你书法不行，就别作非分之想了，替我们代劳吧！”，古代科举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毕沅见二位同僚如此讲，也就答应了。当夜，陕甘总督黄廷桂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下转军机处，毕沅详加研读。第二天进了贡院打开试卷一看，时务策正是策问新疆屯田事宜的。他胸有成竹，挥笔立就。当诸、童二人得知毕沅那晚的事后，无不嗟叹。当时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深深的为毕沅的运气而拜服，所以也就记得了这次策论的题目，现在轮到心砚好运了。

哎，可惜啊，只记得这一届的会试题目，要是能多记得几届的话每次开考前到京城卖一圈试题，然后等名单公布了再把试题泄露的事儿曝出来，既能捞一笔钱又能破坏鞑子的科举，一举两得岂不美哉？一边叹气一边走到明瑞的房间门口，推门进去这家伙正仰在床上发呆呢，“怎么？想家了？都到京城了就回去看看呗？”，陈家洛戏谑的看着他。

“唉吆喂，我哪敢呢！”，明瑞一脸的苦笑，

自从在陈家洛口中得知乾隆身世的秘密后，他就知道自己完全被陈家洛吃住了。

“走，跟我出去逛逛街去！你现在的样子不细看别人也认不出你！远远地看看家人也省得你老是牵挂！”，看他最近还算听话，陈家洛打算给他点福利，况且见了家人心中的牵挂就会又多一分，他也就更舍不得死了。

“诶，谢谢您了！”，这次明瑞的道谢倒是真诚了许多。四个人出门后兵分两路，石双英和心砚去了甘肃会馆；陈家洛则带着明瑞到了承恩公府外的茶楼，上去叫了个包间，吩咐小二无事不要来打扰。

明瑞眼睛眨也不眨的透过窗户缝盯着自家院子的大门口，一直到夜色将至才叹了一口气，“哎，咱们走吧！”

“不急，你的事情完了，我这儿还有事儿呢！”，陈家洛喝了一口茶，指着对面的座位，“先坐下，我还有些事儿要问你呢！”

毕沅其实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我把会试的时间往前拉了一年，而且那个是殿试的题目，大家就当看个乐子好了，不必深究；话说还没想好根据地开在那里，初步打算去福建，可以兼顾台湾，大

家觉得如何？继续求三江票、推荐票、收藏和打赏。

第七十章行贿

“不知陈总舵主有何吩咐！”，明瑞坐下后问道，“今日我能看一眼自己的家人已经知足了，今后总舵主但有吩咐莫敢不从。”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陈家洛轻描淡写的说，“这第一件事么，我想走和珅的门路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第二件事儿么就更容易了，当年九龙夺嫡虽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当事人也都死的差不多了，可胤禔、胤礽、胤祉、胤禩、胤禟、胤?这些人总有后代还活着吧？有没有那个脾气大脑子不够使的？说两个出来听听？这些事情你在京城多年应该很清楚吧？”

“这...”，明瑞额头的冷汗顿时下来了，这第一件事还好办，第二件么结合乾隆的身世一想就知道陈家洛要做什么，这是要搅得爱新觉罗家鸡犬不宁啊！

“嗯？有什么问题？”，陈家洛拉长鼻音嗯了一声，眼神有意无意的扫了扫明瑞的府邸。

“哦，我正在想总舵主您要找和珅办什么事儿，我才好估量该怎么走门路啊！”，明瑞当下心中一紧，连忙问道。

“找他买个县官当当！”，陈家洛说出了自己的目的，“等心砚考上之后再去托人就有些迟了，现在先去和大人哪里挂个号，最好等殿试名词一出来就能上任。”

“却不知您要去的是哪个县？”，明瑞摸着胡须开始给陈家洛普及各项官员的价格，“这卖官现在都是明码实价，京官不如地方官贵，京官郎中五品，银9600两，主事六品，银4620两；地方官道员四品，银16400两，知府四品，银13300两，同知五品官，银6820两，知县七品官，银4620两。您要买个县官大概就是4620两，但是这县和县还是有区别的，上县和下县的价格大不一样，您要去江浙一带的县肯定要贵一些，要去云贵那边说不定都不用花钱，只要您说您要去，吏部的那些人巴不得您早点动身呢！当然这些都是没中进士的价格，少爷要是会试得中，县官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稍微花点银子就能指定地方。明儿个一早我带您去个地方，您给和大人送点礼，这事儿就差不离了！”

“嚯，这有整有零的，还真是童叟无欺啊！”，陈家洛当初只听说晚清的时候庆亲王奕劻和大臣叶赫那拉 - 那桐开办庆那公司大肆卖官，没想到这“乾隆盛世”的就有人开始卖了。

接下来明瑞的话更是让他吃了一惊，“这都是从康熙朝传下来的老规矩了，西北这一仗败了，朝廷又要想办法敛财，说不定还能便宜些呢！”

“你就先按照中下县的标准给我办吧！”，陈家洛没说明是哪个县，这等紧要的事情还是晚一些让人知道比较好，“来给我说说看胤礽他们的后人有没有那个像是我说的那样？”

明瑞见实在回避不过去了，只好开口说道，“废太子的第十子弘?在乾隆四年的弘皙逆案后继承理恪郡王的爵位，虽然一直深入简出，但据说偶有酒醉鞭打下人、发泄不满的传闻，陛下见他平时还算规矩也就没加以惩罚。”

弘皙是康熙的皇长孙（长子早夭），胤礽的次子，曾深受康熙的宠信和喜爱，本人自认为自己是旧日东宫的嫡子，血统比乾隆更为高贵。乾隆皇帝与朝堂大臣推论，弘皙纠结皇亲国戚阴谋趁乾隆春狩时夺取宝位。乾隆四年，三春过后弘皙逆案爆发。事发遭除宗籍与爵位，改弘皙名为四十六，幽禁与景山东果园内。直至乾隆七年九月，逝世，终年四十九岁。想想这家伙也亏得慌，自己老爹当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皇太子，到头来落了一场空，本想着自己能继承皇位，却没想到老爹最后被

圈禁，皇位落在了胤禛身上，自然对接替胤禛皇位的弘历不满。

弘?想必得知乾隆身世的消息后会忍耐不住吧？因为毕竟弘历一系失去继承皇位的资格后，最有希望继任的就是他了。“好！”，陈家洛一拍手，“他的王府坐落在哪里？他平时都喜欢去哪里玩？这些都给我细细的说一遍！”

“是！”，明瑞此时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索性把弘?的资料卖了个干净，把他日常爱去的几个地方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陈家洛一边听着一边详细的编织着计划。

“先生，就是这家店了！”，第二日一早，明瑞就带着陈家洛来到京城专卖古玩的琉璃厂，俩人又恢复到西席先生和管家的身份，明瑞熟门熟路的把陈家洛带到一家古董店门口。

“您二位里面请！”，掌柜殷勤的把他们带到了里面，待伙计上完茶掌柜问道，“您二位是想要点什么？是书画还是瓷器啊？”

陈家洛看了看明瑞，明瑞不急不忙的抿了一口茶才说道，“我家少爷想求购一副震川先生的墨宝，不知店里可有？”，震川先生就是明代嘉靖三大家之一的归有光，他的《项脊轩志》可谓尽人皆

知。

“有有有！本店刚好有一副，您二位里面雅室稍坐片刻，我这就给您取去！”，掌柜听到震川先生的名字眼睛一亮，马上把他俩迎到里间。

“这条街上大部分店面都有朝中大员的背景！”，趁着掌柜不在的功夫，明瑞给陈家洛解释道，“这些大员都是要面子的人，直接送金银太**裸了，所以就借着书画古玩掩人耳目，其实这些藏品本来就是他们家的，您买了他们家的书画再送上门去，他们自然知道您想要什么；一个县官的话归有光就差不多了，要是知府估计就得唐寅的画了！”

“有意思！”，这种事儿陈家洛在书里看过，亲身经历起来感觉颇为荒诞。

不一会儿掌柜拿来一副横幅，要价四千两，明瑞上前熟门熟路的用暗语砍价，不一会儿就砍到三千二百两；付完钱拿着书画出门，下次只要把这件东西送到和珅府上，县官基本就手到擒来了。求三江求推荐求收藏。

第七十一章和珅

“这就算成了？”，从店里出来，陈家洛好奇的问道；前后两世，除了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点烟酒之外，这还是陈家洛第一次正式行贿，怎么感觉和书上说的不一样啊！不是还要隐晦的说上半天囫囵话再把礼物送出去么？就好像去高级青楼，你得陪着头牌劈上好几次情操，又是吟诗作对又是弹琴画画的，等时机差不多了才能推倒，怎么到了这里就像是去洗浴会所，拿个手牌就可以进去啪啪啪了，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一个先付账一个后付账。

“对，不过接下来您可得抓紧时间了。”，明瑞说道，“这眼看着就快过年了，这一阵儿拜访和大人的大小官员都在和府外面排队呢！去的晚了年前轮不上可就耽误事情了！”

啧，这和大人看来还是个红牌技师啊，也不知道一天能接多少客！感慨了一番陈家洛和明瑞回到客栈，小院里石双英正在练拳，打过招呼来到心砚的房间，心砚正皱着眉头作文，见陈家洛进来连忙起身，“少爷，我刚写完一篇策论，您看看写得如何？”

陈家洛接过来扫了几眼放到一边，“先不忙说

这个，一会儿你和十二哥去趟和府，礼物给你们准备好了，带上礼单和名帖；和珅要是问起来了你就说求个知县。”

　　陈家洛把县名和要注意的细节说了一遍，心砚点点头，“我这就去准备！”

　　拿过笔墨纸张写好名帖礼单，心砚和石双英出门寻了轿子往和府赶去；哎，和福康安长得一模一样也有坏处啊！到这时候就没办法跟着心砚一块去了，扇子一拍明瑞的肩膀，“走，去看看哪位王爷平时爱去的地方！”

　　且不说陈家洛和明瑞易容打扮混迹京城各大酒楼，心砚和石双英那就没这么好运了，俩人到了和珅府邸所在的巷子，前面的轿子都排到巷口了！由此可见和珅目前红火的程度，把轿子停在外面，心砚和石双英小心翼翼的挤到门口，投上拜帖和礼单。

　　门子接过拜帖扫了一眼，不屑的嗤了一声，“你小小一个举子就敢来和大人府上拜会？”，说完作势就要把心砚的拜帖丢出去。

　　还好心砚记得临来之前陈家洛的叮嘱，从袖子里摸出锭银子递过去，陪着笑脸说道，“晚生一向仰慕和大人，您就看在我千里迢迢而来的份上多担

待些，来的时候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给和大人尝尝新鲜，您看看合不合大人的口味？”

门子接过银两颠了颠，满意的点点头，“嗯，是个懂事的人；我这就帮你看看，嗬！归有光的书法算什么土特产！嗯？归有光……”，门子若有所思的看了眼心砚，“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拜帖和礼单我交给里面，你去外面等着吧！”

“如此就多谢您了！”，心砚陪着笑脸退了出去，外面的长凳上坐满了来拜访的大小官员，像他这样的白身可不多，找了个座位坐下，旁边一个四品补子的文官，一个三品补子的武将，俩人看了下心砚的打扮就把头扭到一边。

心砚也乐得清静，一边默默温书一边等着和珅归来，一个多时辰后，巷子口突然热闹起来，几个小厮飞奔进来，“和大人回府了！”，“和大人回府了!”

在场的所有官员马上站起来，恭恭敬敬的站在路边等候，不一会儿一顶华丽的轿子从巷口抬了进来，官员们纷纷行礼问好，“和大人您吉祥！”，“和大人福寿安康！”，“和大人给您请安了！”……心砚也跟着凑在人堆里一边心中暗骂一边对着轿子行礼。

和珅打开轿帘瞄了一眼径直进入府内，连搭理都没搭理他们，又过了一阵门子手拿拜帖出来，“哪位是李道台？我家大人有请！”

“下官就是，下官就是！”，一名胸口挂着正四品云雁补子的中年官员屁颠屁颠的小跑过去，被门子领着进了府内，周围响起一片艳羡的赞叹声。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道台苦着脸出来了，看来事情没办成；接下来又是一名参将，照样是片刻后耷拉着脸出来；如是再三，在外等候的人交头接耳的议论着，也不知道和大人今天是怎么了？心情好像不是很好？心砚也紧张起来，万一办不成少爷吩咐的事情该怎么办！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门子再次出来，拿着拜帖发问，“那位是甘肃来的举子严新？我家大人有请！”

“晚生就是！”，心砚连忙过去，跟着门子进到府内，塞过去一锭银子，“多谢您老了！”

到了和珅的会客厅，只见上方坐着个二十来岁、面色白净的青年官员，见到心砚大礼参拜后微微抬手，“起来吧，你就是甘肃来的举子严新？找本官有何要事？”

“多谢大人！”，心砚起身后把自己的目的说

了一遍，“还望大人多多提拔！”

“我记得那个县的知县任期刚过一半！”，和珅能被乾隆如此看重自然有他的不凡，心砚刚说完他就回想起那个知县的简历，“现在会试还有一个多月，谈论此事为时尚早，等考完试再说吧！”

说完不等心砚答话，和珅就端起了茶碗，背后所站的仆人拉长声音，“送客~~”

见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心砚也不好再纠缠，行完礼跟着和府的下人到了门外；上了轿子回到客栈中，见陈家洛正在和明瑞喝茶，就哭丧着脸走过去，“少爷，今天的事我没办好！”

“哦？怎么了？”，陈家洛问道。

心砚把去和府的经过说了一遍，陈家洛安抚道，“此事不怪你，你先喝口茶休息下，我来想想办法！”，心砚退去后陈家洛看着明瑞，“我说大侄子，你不是说照你说的去做肯定没问题么？怎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明瑞沉吟片刻，“照今天的情形看来，和大人或许在宫里遇到什么事情了！”ps：三江成绩惨淡啊，再求一波三江票，感谢日下部麻吕、果冻的书、燥热的风和fyxxl的打赏。最近好累啊，早上六七点起来搬砖，中午骑着自行车到处看客栈，晚上

回来码字。

第七十二章纪晓岚

“嗯？那从哪能打听出来他遇到什么麻烦了？”，陈家洛问道，这未尝不是一个机遇，如果能帮助和珅解决问题，那么心砚就有了和他拉关系的机会，以后到了地方上，和大人的招牌还是很管用的。“都不用专门去打听，这京城就藏不住秘密！”，明瑞不屑的说，“明儿个中午您跟我出去各个茶馆转一圈，什么都轻轻楚楚了！”“也好，就照你说的办！”，陈家洛打发走明瑞和石双英后拿起心砚的文章看了起来，一边看一边拿笔在文章上涂改，给心砚解说着文章的亮点和缺陷，“你在甘肃呆了这么久，对于西北的事情多少清楚一些，这就比那些足不出户的腐儒多了一分胜算，在文字上再斟酌些这次会试的把握就更大了，明日就留在客栈写文章，我和明瑞出去看看。”“爷，您里面请！”，到了茶楼门外，小二殷勤的招呼着陈家洛和明瑞，把他们迎到里面后扯着嗓子喊道，“老客两位，楼上招呼着！”上了二楼，楼上的小二躬身问道，“您二位是坐外面还是雅间？要什么茶？本店有新到的碧螺春，您二位要不来点？”他二人是为打听消息来的，自然不会去雅间，明瑞摆摆手熟

门熟路的吩咐道，“就在外面好了，收拾个干净的桌子，就尝尝你家的碧螺春，在上些瓜子点心！”“好勒，二位爷这边请！”，小二将他们领到靠窗的位置，取下肩膀上搭着的毛巾仔仔细细的把桌子抹了一遍，“您二位请坐，茶水点心马上就来！”“这座茶楼离着大内不远，常有大内的公公和朝中的小官过来喝茶，别看他们职位不高消息可是灵通，要打听消息来这再合适不过了！”，瞅见旁边没人明瑞低声解释道，“现在稍微早了些，再过半个时辰这边人就该满了！”果然就和明瑞说的那样，半个时辰后茶楼里的人慢慢多了起来，从服饰上看有大内的太监，也有绣着鹭鸶鹌鹑的芝麻小官，一个个故作神秘的笑声议论着最近朝中发生的事情，虽说都压低了嗓子，可是陈家洛内力早就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竖起耳朵把这些消息听了个清清楚楚；不过郁闷的是听了好一阵都没听到关于和珅的消息。“纪学士，您来了！快楼上请！”，正在这时楼下又传来小二的招呼声，随着嗵嗵的脚步声木制的楼梯咯吱咯吱作响，显然上来的这位体重不轻；一个胖子走上楼来，看上去三十来岁的年纪，身穿皮衣大冬天的手上还拿着把扇子，眯着眼睛瞅了半天才找到个空桌子坐下，大约是眼睛有些

近视。刚坐下邻桌的太监就打趣道，“这不是纪翰林吗？您这大冬天的那把扇子是怎么回事儿啊？我这刚想了个对子您要不给对对看？”被称为纪翰林的胖子手摇折扇，显得自信满满，“老总管请出题！”老太监手捏兰花指，用略带南方口音的官话说道，“您听好了，我这上联是小翰林，穿冬装，执夏扇，一部春秋可读否？”那胖子文思敏锐，听老太监南方口音，马上就有了下联，“您听好了，我这下联是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吗？”话音刚落陈家洛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茶楼里除了几个太监纷纷捧腹大笑，那老太监顿时面红耳赤，哼了一声落荒而逃；陈家洛问明瑞，“这人倒是有趣！不知是什么人啊？”“此人姓纪名昀字晓岚，直隶沧县人，父亲是大学士纪容舒，幼年就有神童之称，乾隆十二年中了乡试解元，十九年又中了进士，现在是翰林学士！”，明瑞对于官场情况了解极为通透，对方的资料张口就来。“他就是纪晓岚？！”，陈家洛瞪大眼睛看着对面的这个胖子，再结合张国立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顿时有种三观崩溃的感觉。“是，此人向来诙谐，不少人都在他这张嘴皮子下吃过亏，刚才那个太监不过是自找无趣罢了！”，明瑞没觉察陈家洛

的异样，依旧说着纪晓岚的事迹。“哦。”，陈家洛若有所思的看着纪晓岚，好像抓住点什么又一时想不起来，于是一边听着茶馆里的八卦一边留意着纪晓岚这边，没想到马上就有了意外地收获。没多久纪晓岚的同伴也来了，俩人说起昨天宫中的事情，纪晓岚揭露了和珅烦恼的原因，原来是乾隆在收到兆惠大败的消息后异常生气，马上就要派人前去西北平叛，筹备了一段时间后户部来报今年先是河南动乱，又是西北大败，再加上乾隆南巡，眼看着到了年跟前又有一笔大的支出，暂时无力为出征的军队供应粮草，总而一句话就是没钱了，西北平叛的事儿您得再等等；乾隆当然不高兴，因为和珅有善于理财的名头，就拿这个问题问起他来，和珅一时之间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于是挨了乾隆一顿打骂，回家之后心情自然不会好。原来如此，陈家洛把这件事儿默默记下，该怎么处理呢？红花会是不是能从其中找到一些机会给清廷添些麻烦？不过仓促间陈家洛也想不出好主意，既然消息已经打听清楚，再留在这里也没多大必要了，正打算离开的时候从纪晓岚嘴里听到一个名字，立马又坐下了；我说呢怎么刚才听到是纪晓岚的时候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怎么把这件事儿给忘了，纪晓岚刚才说的那

人不就是他的朋友么！如果把那人拉到自己的队伍里，对于红花会的造反事业当大有帮助啊！想到这里陈家洛再也坐不住了，当下起身走到纪晓岚桌边，拱手行礼后问道，“敢问这位可是纪学士？”

纪晓岚眯缝着眼睛打量着陈家洛，疑惑的问道，“敢问足下是哪位？纪某看起来您有些眼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第七十三章数学家（加更）

他肯定是见过福康安的，还好自己出来之前易容打扮了一番，陈家洛笑道，“在下罗嘉辰，区区一个教书先生而已，之前虽久仰纪学士大名，不过见面这倒是第一次。”

纪晓岚这人虽然嘴贱一些，但为人却不坏也没什么架子，当下就请陈家洛入座，“敢问先生何方人士？又从哪里听过纪某的名头？”

“纪学士名满天下在下又岂能不知？”，陈家洛先捧了一下他然后开始介绍自己，“在下出身江浙，后流落到甘肃，今年弟子乡试得中，我是来陪他参加会试的！”

“如此就祝愿贵弟子金榜题名！”，俩人又说了一阵儿科举的事情纪晓岚问道，“听先生的谈吐当是有功名在身，莫不是本科也要下场碰碰运气？”

我这琢磨着怎么和你开口呢，没想到你就把话题递过来了，陈家洛当即毫不犹豫的说道，“在下十五岁时曾得中举人，不过后来痴迷算学，倒是把功名的事情抛在脑后了！”

十五岁中举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纪晓岚身

为才子自然有自己的骄傲，刚才和陈家洛说话不过是客套应付罢了，直到这时才正视起面前的年轻人来，“十五岁中举！在本朝开国以来也不多见啊！可惜了！可惜了！”，这句可惜应该说的是陈家洛不参加会试。

“侥幸得中罢了！和解元公您比起来可差远了！在下也是偶尔在友人哪里找见一部前朝徐阁老的《几何原本》，从此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功名之心也就淡了，但愿此生能在算学上略得一二我就满足了！”，徐阁老说的是明朝的科学家徐光启，他和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原本》前六卷，陈家洛说这些就是想引出他刚才说的那个人来。

纪晓岚果然上当了，“可惜今日东原不在，不然当能和罗先生畅聊一番算学！”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啊！陈家洛假作无知的问道，“不知纪学士所说的东原是哪位先生？”

“哦，东原是在下友人戴震的字！他在算学上造诣颇深，著有《筹算》、《勾股割圆记》，讲的是西洋算学，倒是和徐阁老的大作有共通之处！”，介绍完戴震，纪晓岚叹道，“可惜东原科运不佳，虽有大才却屡试不中！惜哉惜哉！”

我不仅知道他著有《筹算》和《勾股割圆记》，我还知道他校订了《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及《五曹算经》等数学著作，被梁启超和胡适誉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相较这一名号，区区一个状元又算得了什么呢？数学是一切科学之母，陈家洛要造反免不了培养科技人才的事情，能把戴震拐来再合适不过了！当下装作急切的问道，“可是徽州府的戴先生？现在戴先生身在何处？在下早就想见见这位先生！”，戴震是徽州府休宁隆阜人。

“巧了！东原现在正在京师！”，纪晓岚抚掌赞道，“他来京城寻求《勾股割圆记》付梓一事，想必也愿意与同道中人交流。”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陈家洛激动的说，“在下薄有家财，此事务必让在下尽一份力！”，此事印书是一件花费不小的事情，戴震父亲是行商，出身微寒，之前《考工记图》的印刷就多亏了纪晓岚的资助。

“可惜我午后还有要事！不能陪罗先生前去拜访东原！”，纪晓岚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名帖，“既然罗先生和东原志趣相投，我自当乐见其成，东原

现在住在客栈中，你拿我的帖子过去自然会见到他！”，接着纪晓岚把戴震的地址细细的说了一遍。

客套了一阵陈家洛收下纪晓岚的名帖，“如此就多谢纪学士了，日后定当去府上拜访，在下此时心情颇为激动，恨不得马上见到东原先生，就先行告辞了！”

起身招呼明瑞一起下楼，帮着纪晓岚把账结了，出门叫了辆马车往戴震所住的客栈行去；马车上明瑞好奇的看着陈家洛，“这戴震名声不显，莫不是遗落乡野的大儒？值得你如此去交结？”

“呵呵，这位戴先生可比那些沽名钓誉的大儒有用多了！”，陈家洛现在心情颇佳。

“这历来造反要么煽动愚民，要么寻访大儒寻求士人的支持，既然此人并非大儒，又有何值得交结的地方？我是有些看不懂你了！”，明瑞摇摇头。

“要是让你去造反你能成事儿么？”，陈家洛反问。

“如今圣天子在位，天下海清河晏，我劝你还是早早的归顺朝廷，你既然有这一层关系在封侯拜相不过是早晚的事情，又何苦行此大逆不道之事

呢？”，明瑞苦口婆心的劝道。

“好一个圣天子，还一个海清河晏，却不知道西北和河南的事情算什么？明码标价的卖官又算什么？”，陈家洛讽刺道，“你不懂就对了，你要是懂了你也能造反成功了！”，此时的人们还无法意识到科学的威力，放到后世恐怕没人会认为一名出色的数学家对国家的作用小于一名国学大师吧？

马车行到一条窄窄的街上，陈家洛和明瑞下了车，街道两边房屋破旧，看起来这位戴先生的境况确实不是很好，走到戴震所住的客栈里，掌柜连忙迎了上来，不等他开口陈家洛问道，“请问这里可住着一位戴震戴先生？”

“戴先生是在小店住！不知您二位找戴先生有何事？”，掌柜问道。

陈家洛拿出纪晓岚的名帖递了过去，“请把这张帖子交给戴先生，就说是帖子的主人介绍在下来拜访戴先生的！”

掌柜进去后不久，从里面出来一位三十来岁、模样清瘦的男子，“不知是哪位要找戴某人啊？”

陈家洛见状马上迎了上去，“在下罗嘉辰，特来拜见戴先生！”

嗯，我又篡改历史了，《勾股割圆记》印刷的

时间要早一些。不好意思发错章节了，加更一章以示歉意，估计是今天被太阳晒晕了。求三江票求收藏求推荐。

第七十四章关于算学的争论

“罗先生里边请！”，虽然搞不清陈家洛为何要找自己，但是有纪晓岚的名贴在，戴震还是把他迎到了房内。

陈家洛打量着面前的房间，狭小破旧、贴窗户的纸破了不少，也不知道这大冬天的戴震是怎么坚持下去的！戴震本打算去给陈家洛倒茶，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面露尴尬，明瑞老于世故哪能看不出他是没有茶叶了，忙退出去吩咐店家上茶。

“让陈先生见笑了！”，戴震自嘲的笑了笑，“在下如今竟连待客的茶叶都没有！”

“戴先生毋庸见外，在下早就仰慕先生大才，今日一见不果然不凡，先生此时不过是偶遇窘迫，将来必能留名青史！”，戴震一生坎坷，三年前因为乡中豪族子弟侵占他的祖坟，害怕他报复就花钱买通县令罗织罪名，戴震于是逃亡京城，寄居歙县会馆，衣食无着，后来遇到纪晓岚之后才好一些。

“说笑了，在下何德何能能当此赞誉！”，戴震把陈家洛的话当做普通的客套，并没有当真，在他看来自己如今不过是个秀才，如何配得上陈家洛的赞誉。

“在下并未虚言，单凭《筹算》、《勾股割圆记》两书，先生必定留名后世！”，陈家洛斩钉截铁的说道。

或许是感受到了陈家洛语气中的真诚，戴震惊讶的看着他，“算学不过是小道而已，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不出于圣人之经，皆非学也。算学平时用来陶冶琴操尚可，但终究上不了台面！”

一听这话陈家洛就知道自己今天恐怕无法达成目的了，戴震依然是传统中国文人的思维，把四书五经之外的东西都当做是旁门左道，自己想要凭借后世的数学知识来吸引他是不成了！人的固有思维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想要说服他想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自己又不能为了他长留京师。对付顽症还得下猛药，陈家洛立刻起身，“哼！本以为戴先生并非凡人，今日一见大失所望，不过是一腐儒罢了！今日算是白来一趟！告辞！”

说完就要往出走，刚好碰见明瑞端着茶壶进来，“先生，怎么这就要走了？”

“闻名不如见面，早知道不来也罢！”，陈家洛长叹一声，“哎，我们回去吧！可惜如今世上再也难找到在算学上有如此造诣的人了！”

“罗先生请留步！”，戴震被陈家洛搞得莫名其妙，怎么此人刚说两句话就翻脸了？自己好像没说什么错话啊？

陈家洛缓缓回过头来，“戴先生还有何事？”

戴震过来走到陈家洛面前拱拱手，“在下不知刚才何处得罪了罗先生，还请解惑。”

“戴先生并非得罪了在下，我只不过是看不惯他人轻视算学罢了！”，陈家洛说道，“在我看来算学之道并不下于六经，上到天地宇宙，下到百姓生活，天地万物无不在算学之中，戴先生刚才的话实在是荒谬！”

“算学不过是工商之学罢了！与国又有何用？我等读书人协助君王治理天下还是得靠六经！”，戴震对陈家洛的话不以为然。

“圣人讲学时可是六艺同传，却不见小看算学！”，陈家洛马上反驳道，“若不习算学，不知钱粮、不知天时地理，又如何去治国？”

“这...还请罗先生为在下解释一番这算学在治国上究竟有何用？”，戴震恭恭敬敬的问道。

见自己的话起了作用，陈家洛借坡下驴，就着戴震的拉扯回到座位上，接过明锐手中的茶壶给戴震倒上，“这并非一朝一夕能说清楚的事，先生请

用茶，待我慢慢说来！”

稍稍斟酌语句，陈家洛反问道，“以戴先生看来如今各地方究竟是官治还是吏治？”

如今做地方官的，具体事务的办理都落在了胥吏手中，无论是催粮收税也好，还是刑狱诉讼，那些只知道读经书的进士们可操办不来这些，所以在明清一代地方官上任总是要带上钱粮师爷、刑名师爷，可以说明着是县令当家，实际上却是师爷和胥吏做主，戴震经历坎坷对于地方上的事物还是比较清楚地，“这地方上胥吏互相勾结蒙蔽上官的事情多有发生，说成是吏治未尝不可！”

“其原因何在？”，不等戴振回答陈家洛接着说，“除了胥吏久居一地，势力盘根错节之外，地方官不通算学未尝不是原因；试想一下地方官看不懂粮册账本又如何能避免胥吏上下勾结败坏地方呢？”

“罗先生说的有理！不过地方官上任都带着师爷，这些小事交给师爷去办不就好了？居上位者只需要懂得用人就好！”，戴震态度稍有松动不过并未服气。

“太阿岂能持于他人之手？”，陈家洛反问，“焉能保证师爷不与胥吏相勾结？呵呵，我倒

是忘了如今千里做官只为财，地方官一旦上任自有师爷前去和胥吏说斤两，该给那些大人的钱倒是一分一毫也少不得！”

“这...”，戴震也是贪官污吏的受害者，当下说不出话来。

“况且算学之道并不止这些！”，陈家洛的声音激昂起来，“有了算学，我们就能知道何时有雨何时干旱，如此何惧天灾？有了算学，我们就能知道如何兴修水利增加粮食产量，如此何愁百姓挨饿？有了算学，我们就能改善军械，有了坚船利炮何愁天下不平......”

“哦？还请先生示下！”，读书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些大话顿时引起了戴震的好奇心。

“《周髀算经》有云：禹治洪水,决统江河,望山川方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垫(老百姓)之厄(危难),使与注于海于无浸逆(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这就是说禹王治水成功就是凭借了勾股之术！......”，陈家洛开始细细的说起算学在生活中的运用，戴震越听越入迷，一直到入夜陈家洛告辞时还意犹未尽。

约定了再会的日期，陈家洛和明瑞往回走去，马车上明瑞问陈家洛，“此人对陈总舵主有大

用？”

“呵呵。”，陈家洛笑道，“在我看来此人顶的上五个营的精锐！”

昨天貌似中暑了，坚持着码字。感谢新山东响马的打赏，那个一串数字的书友点击进去怎么也是响马熊兄。

第七十五章给和珅的惊喜

一天的时间距离扭转戴震三十来年的固有念头为时尚早，最多算是在堤坝上钻了一个小小的窟窿，不过陈家洛也不是老实人，咱明的不行还可以来暗的，在自己离开京城之前还搞不定的话大不了学宋江赚卢俊义上山那一套，反正戴震不过是个小小的秀才，又出身贫寒，操作起来难度不是很大。

既然有了打算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回到客栈后不久陈家洛就找到了帮助和珅的好办法，找到心砚如此如此的吩咐了一番，惊讶的心砚张大了嘴巴，“记住，此事务必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给和珅汇报的时候只说给他一个人听，出门口就当这件事儿没发生过！”

“是，少爷，我明白了！”，心砚知道这办法一出必将遭受全天下的骂名，自家的总舵主是要做大事的人，此等破事儿千万不能弄到他身上。

第二天一早心砚又去和府门口排队，送上门包门子白了他一眼，“你怎么又来了？和大人不是让你回去等消息了么？”

“劳烦您再通报下，就说我有解决和大人困扰的好办法！和大人听了自然会见我！”，心砚陪着

笑脸说道。

门子脸色一变，“此事非同小可，开不得玩笑，你要是不能让我家大人满意的话，也就不用参加会试了，连你的举人功名都给你扒了！”

“学生哪敢拿自己的功名开玩笑，您放心和大人听了我的主意保准满意！”，心砚不知道的是陈家洛所说的主意本来就是和珅提出来的，他当然会满意了。

一直等到和珅下朝回来，又过了好一阵儿心砚才被门子领了进去；和珅打量着心砚，“说说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我的难题？说的好了保你进翰林院。”

“恕学生冒昧，大人烦恼的可是朝廷用度不足？”，心砚小心翼翼的问道。

“嗯？”，和珅拿鼻烟壶的手顿了下，重新打量着心砚，“你继续说！”

心砚扫视和珅身边的幕僚，并未直接开口，和珅鼻子哼了一声，“这些都是我的亲信，但说无妨！”

“是！”，心砚硬着头皮说道，“学生的方法不仅能解决朝廷用度不足的问题，还能让内务府日渐充盈，大人您现在掌着内务府……”

“先停下！”，和珅眼中精光一闪，和珅挥挥手，旁边侍候的人纷纷退了出去，房间里顿时只剩下了心砚、和珅和管家，“刘全打小就跟着我，你不用担心。”

“是，大人，学生的想法是这般...这般...如此以来朝廷就可以不再为银子的事情发愁了，陛下花钱也能自由些，对大人您也是大有好处，到时候大人您就是全天下官员的再生父母啊！”，心砚按照陈家洛的叮嘱仔仔细细的把想法说了一遍。

和珅听完抚掌大笑，“妙！妙！实在是妙！这等绝妙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在下也是受了大人您的启发才想到这个主意的！没有大人您的教导学生也想不出来！这都是大人您的功劳，学生不敢居功。”，心砚隐晦的将功劳全送给了和珅。

“好说好说！”，精明如和珅哪能不明白他的意思，“你这次来是参加会试来的？可有把握？”

“有劳和大人过问。”，心砚知道这是到了利益交换的时候了，“在下虽有几分把握，但场中莫论文，一切都还是要看天意了！”

“有把握就好，到时候我给考官打个招呼，必不让明珠埋没！”，聊完和珅一直把心砚送到会客

厅外，“你之前求我的事我做主了，我现在就给他找地方给你腾位置去！”

送走心砚和珅也顾不上招呼其他等候的官员了，马上就往宫内赶去，到了宫内乾隆正在大发雷霆，“这也没钱！那也没钱！我大清的银子都被这群贪官污吏吃了么！”

和珅蹑手蹑脚的走过去把乾隆扔到地上的奏折捡起来放好，“万岁爷，这又是谁惹您生气了？”

“还不是户部那些家伙！一说起正月十五放花灯就哭穷！”，乾隆犹自气鼓鼓的样子，“和珅哪！朕让你想办法你可有眉目了！”

“正要和陛下说呢！奴才想到个好主意，定能让陛下再无用度匮乏之忧！”，和珅毫不犹豫的把心砚的主意据为己有。

“哦？说说看！”，乾隆来了兴致。

“陛下您看如今官员办事不力，要么罢官要么罚俸；罢官只能警戒后人与国事无补，罚俸才几个钱，那些贪官定然不放在心上；于是奴才就想了个办法，对于那些犯错稍轻的官员可以用银子来免除一定的刑罚，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户部，而是归入内务府，到时候您要用钱吩咐奴才就是了！也不用看户部的臭脸！”，和珅喜滋滋的

向乾隆汇报，“当然这笔钱得罚的他们肉疼！给他们长长记性，以后办事也能多出些力！如此以来既能解决朝廷的财务问题，又能警示官员，您用起钱来也方便些，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和珅一边说乾隆一边用心听着，只觉得和珅的每句话都说到了自己心里头，要是有了这笔钱以后自己下江南就再也不用听户部那些老头子哭穷了！不枉自己的宠信，这和珅果然给朕出了个好主意啊！不过也不能太骄纵他了，还是警告下再说，“和珅呐，你想这个办法是不是为自己以后办事不力开脱？”

“奴才给主子办事可是一向用心啊！”，和珅连忙分辨，“不过只要是做事哪能不犯错呢，要不奴才就先拿两万两放到内务府，以后奴才不小心犯了错，您就把银子扣了去！”

“哈哈哈哈！”，乾隆被和珅的知情知趣逗得大笑，“你要是犯错了两万两哪够？起码五万两！”

难得的给乾隆送钱的好机会和珅当然不肯错过，“好，奴才明天就把五万两送到内务府去！主子您看这项制度叫什么名字好？”

乾隆在房间内转了两圈，“就叫议罪银

吧！”，于是议罪银制度就此提前诞生。

第七十六章朝堂上的闹剧

其实这种手段说起来一点也不新鲜，罚俸是自古就有，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放到宋朝官员待遇好的时候大家可能还心疼下，要是放到明朝，就抠门的老朱家发的那点薪水还不够官员们吃顿早餐的，扣了也就扣了，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

但是到了和珅这里，就被这个史上第一大贪官玩出花样了，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因为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简而言之皇帝又多了条来钱的路子，可以不受任何监督想把这笔钱拿来干什么就拿来干什么！乾隆又是个好大喜功、生活奢靡的人，自然觉得和珅的主意高明。

至于议罪银会导致什么后果，他们想不到么？当然想得到，有了这条规定以前官员们贪污**还得顾及点皇帝的惩罚，到了现在交钱就行了，于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大贪特贪了！反正到时候出事儿交钱

就行了！大不了交钱之后再从老百姓那里加倍捞回来就是了！而且廉洁的官员没钱交议罪银罢官了，贪污的倒是留下了，长此以往朝堂上会留下什么人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当然这也是陈家洛想要的后果，对方越渣渣，自己造反的难度就越低，被贪官污吏逼得活不下去的百姓越多自己这边的实力就越壮大！

第二天和珅就在朝会上抛出了议罪银的提案，乾隆装作毫不清楚，“大伙儿都议一议看看和珅的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乾隆自登基以来力图乾纲独断，将雍正设立的军机处发扬光大，加强了军机处的职能，同时军机处的一切人事、制度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在大政方面除了几个军机大臣其他人基本都插不上嘴。从乾隆二十一年开始，军机处主要成员为：傅恒（领班大臣），太保、保和殿大学士、一等忠勇公；来保，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汪由敦，工部尚书；裘曰修，吏部左侍郎；刘统勋，太子太傅、刑部尚书；梦麟，工部右侍郎。其中傅恒、来保是满洲人，梦麟是蒙古人，其他三人都是汉人；不过去年汪由敦和梦麟去世，裘曰修被罢免，填补了户部右侍郎刘纶，重新形成两满两汉的格局。

乾隆话音刚落刘统勋就站出来反对，“陛下，此举万万不可啊！和珅此乃误国之道！此举一旦实施必将贪腐横行、天下大乱啊！”，刘统勋为官清正廉洁，秉公无私，自然看不惯和珅的这一套，对了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刘墉刘罗锅，乾隆十六年考中二甲第二名，现在正在安徽担任学政。

“刘尚书您这是什么话？我也是为陛下分忧啊！如今西北不安宁，河南又有马朝柱作乱，这平叛可都是要银子的！不如此你从哪找银子去？”，和珅马上跳出来反驳。

“还请陛下裁减宫中用度，歇了巡幸江南的计划！”，虽然是个清官，但刘统勋也没什么好主意，无非是劝说皇帝节省开支那一套。

乾隆可不是前明那些被大臣一咋呼就克扣自己零花钱的昏君，人家是大大的圣君，现在又是盛世，怎么能丢了皇家的体统？当下不搭理刘统勋，“傅恒，你是领班大臣，你说呢？”

傅恒是什么人？老婆送给乾隆玩还甘之若饴的，当然不会让自家主子不痛快，况且这条政策一听就是给主子捞私房钱的，马上就表明态度，“和大人此法大善！如此以来我大清再也不用为银子发愁，平定河南、西北只在旦夕间啊！”

来保不甘示弱，马上跳出来，“陛下！奴才昨日不慎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惶惶不可终日，现自请罚银三万两以偿奴才不敬之罪！”

乾隆没想到自己的奴才这么识趣，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爱卿办差辛苦，偶有失误在所难免，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傅恒狠狠地瞪了来保一眼，麻痹劳资巴结主子的机会就这么被你抢走了！当下跟着认罪，“陛下，奴才身为军机处领班大臣，不能给陛下解决用度不足的问题，自当领罪；现自请罚银五万两以偿奴才失职之罪！”

关键时候还是满人奴才懂事啊！乾隆心里乐开了花，正想把傅恒的议罪银也免到一万两，不过想着他是领班大臣，位次在来保之上，不能寒了奴才的心，于是吩咐道，“爱卿事务繁杂，偶有遗漏也在情理之中，加恩宽免银三万两，交两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奴才谢主子恩典！”，傅恒跪下恭恭敬敬的磕了几个头，起身后得意的望了来保一眼，小子和我比你还嫩着呢！看见没，主子爷最看重的还是我！

刘纶一看，得，两位满洲大员都站出来表明态度了，如今讲究满汉一体，咱们汉人也不能落在后面，“陛下，臣身为户部右侍郎，却未能给陛下开拓财源，臣有罪。”，想想自己入军妓最晚可不能盖过两位前辈的风头去，当下报了个数字，“现自请罚银一万五千两以偿臣无能之罪！”

不愧是朕看好的人，没有白提拔你，“加恩宽免银七千两，交八千两上来就可以了！”

有了几位军机大臣领头，朝会上的群臣马上动了起来，“臣昨日上朝朝珠歪了，此乃殿前失仪之罪，现自请罚银一万两！”

“臣昨日写奏折时放了个屁，现自请罚银八千两！”

“臣...臣....，现自请罚银一万二千两！”

“......”

开始众臣子还顾忌军机大臣的体面不敢多认罚，不一会儿就被现场热烈的气氛激发了肾上腺激素，不顾一切的开始加注，最后被和亲王弘昼以十万两的高价摘得罪孽最深重的桂冠！

第七十七章夜探郑王府

“爱卿果然妙计！我朝论理财无人能出爱卿之右啊！”，朝会结束，乾隆翻着朝臣们报上来的议罪银单子夸奖和珅，粗粗看了下仅仅一上午的功夫自己就多了上百万银两的私房钱，这还只是有资格入朝的高官，要是能把这项政策推向全国又该收多少钱！“再过段时间你就去做户部尚书吧！”

“多谢陛下！”，和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那名姓严的举子的确给自己出了个好主意，转瞬间就解决了自己的困扰，不仅让自己捞到了户部尚书的宝座，又给自己拓展了一条宽阔的财路，议罪银归内务府管，那到时候该罚谁的钱，具体罚多少岂不都是自己说了算。

一想到此君臣二人同时为自己的光辉钱途哈哈大笑起来。一定要把这个举子揽到自己的手下！忍着激动地心情陪乾隆用完晚膳，刚出宫和珅就吩咐随从，“去把那名姓严的举子请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少爷，和珅让我过他府中去，您看？”，心砚过来请示道。

“既然派人来请了就不是坏事，你去应酬下，

记得还是只要一个知县，不过说话也别太硬了。”，陈家洛专心致志的临摹着眼前的书信；待心砚走后陈家洛吹干纸上的墨汁自己核对两幅作品的笔法和行文习惯，嗯，练得差不多了，今晚就把它用上。

子时三刻，陈家洛穿好夜行衣从窗户翻出来，按照今天白天和明瑞一起走过的路径往郑王府的方向奔去，到了郑王府外蹲在围墙下方仔细听了一会，没发觉里面有什么动静，运起轻功轻轻一跃双手扒住围墙顶端探出脑袋大量片刻，飞身落入院内。按照明瑞白天的指点径直找到现任郑亲王奇通阿的卧室，将内力运在指尖对着窗户轻轻一点，窗户纸被点开一个小洞，右眼凑上去偷偷打量；只见卧室外侧坐着一个丫鬟正在微弱的灯光下打瞌睡，内侧的大床上躺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怀里还抱着个不到二十的妖娆女子。

呸！你个老不休的，都快六十的人了，还硬的起来不？陈家洛从怀里摸出一只飞镖，将信缠在飞镖上，右手一抖飞镖嗖的穿过窗户扎在床头上方的墙上，发出梆的一声响！

人老了睡眠就浅，再加上奇通阿今天本来就在为送出的两万两议罪银肉痛，一听到声响马上坐了

起来，“谁？！”

陈家洛马上飞身上房，生怕别人不知道还踹了两块屋瓦下去，等王府护卫过来的时候陈家洛早已消失不见；侍卫头领在门外轻声问道，“王爷，您没事儿吧？”

奇通阿这时也发现了墙上扎着的飞镖，奇通阿当年也是做过头等侍卫、领侍卫内大臣的人，如今虽然老了胆子还在，起身披上衣服取下飞镖，看到上面有封信顿时心机一动，“我没事儿，你们都走远点，有事明天再说！”

听到侍卫远去的脚步声，奇通阿这才把飞镖放到一边打开信件，这时候睡在他旁边的妖娆女子也凑了过来，“王爷，大半夜的怎么还有人送信过来啊！”

这名女子是他新收的姨太太，目前正是得宠，奇通阿想着自己现在做的是玉牒馆总裁，不牵扯什么大事，想必这封信也没什么不能让人看得，于是笑呵呵的捏了一把她的脸蛋，“小宝贝你想不想看看写的是什么啊？”

“王爷让看我就看！”，姨太太伸长了脖子，刚看了几个字脸就刷的一下白了。

奇通阿啪的一下合上信纸，一把揪住姨太太的

脖子，“你刚才都看到什么了？”

“我...我...什么...什么都没有看到！”，姨太太结结巴巴的说道。

这时候外侧的丫鬟也醒了，迷迷瞪瞪的问道，“王爷，可要奴婢进来伺候？”

第二日一早陈家洛就和明瑞绕着郑王府走了一圈，听见王府的下人小声议论着府内进了飞贼，郑王爷最宠爱的十二姨太太和贴身丫鬟不幸殒命；陈家洛叹息一声往戴震的客栈走去。

“您昨晚来过郑王府了？”，明瑞小心翼翼的问道。

“是啊，不过我可没杀人，只是留了一封信而已！”，陈家洛答道。

“信？里面写的什么？”，明瑞忍不住打听，是什么信让郑王府丢了两条人命？

“和那天在安西城客栈里和你说的是一件事。”，陈家洛饶有趣味的看着他。

明瑞顿时闭上了嘴巴，那天所听到的事情就要像一块巨石压在了他的心上，让他一刻都无法喘息。

郑王府内的下人现在个个战战兢兢，说话走路都悄无声息，唯恐自己惹怒了这座王府的主人，郑

亲王奇通阿独自一人呆坐在书房内，飞镖被他收到一边，信件却换了好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合适，有心烧掉却又不知道出自什么心理留了下来，于是只好暂时贴身收藏；现在这封信就好像烙铁一般灼烧着他的心，让他一刻也不得平静。

从笔迹上来看这封信应该出自万庆澜之手，当然他并不知道这其实是陈家洛根据当初从万庆澜身上搜出的信件模仿的。信上面所写的内容很好的和万庆澜从西北回来给自己汇报的话结合起来。他把这一切当做是万庆澜为了报答他的恩德做的私下调查，万庆澜在历经种种惊险后终于查出大内哪位九五之尊的身世，却被这个消息吓到了不敢面呈给自己，于是通过飞刀留书来告知自己这个大秘密。奇通阿现在心情很复杂，大部分是因为获知秘密带来的惊恐，还有那么一丝对于满人失去皇位的不满。

思前想后他想着自己已经快六十了，没几天好活了，还是不要再多管闲事的好；昨晚房间里的两个人已经被自己亲手杀死，短时间内自己或许不会再为这个秘密困扰了吧？

仿佛听到了他的心声，陈家洛在远处心中念叨着，郑亲王，请放心，你的**烦还在后面呢！

第七十八章郁闷的理郡王

就在郑亲王奇通阿处理完昨晚意外的同时，理郡王弘?刚从睡梦中醒来，他这一支的爵位并非世袭罔替，他阿玛胤礽在死后被追封为理亲王，他哥哥弘皙在康熙死后被封为郡王，雍正八年又加封为和硕理亲王，到了乾隆四年弘皙和庄亲王允禄及弘升、弘昌等皇族涉及结党营私，被乾隆以心怀异志为理由罢免爵位，于是原被封为奉恩辅国公的弘?继承了理亲王一系的爵位，不过到他这里爵位则降成了理郡王。

“儿子给阿玛请安了！”，一大早他的长子永暖就过来请安，永暖是乾隆七年生人，今年已经十七岁了，身上既没有差事也没有爵位。

“起来吧！”，弘?淡淡的说道，哎，等这孩子继承爵位的时候恐怕只能被称为贝勒了。

“阿玛，儿子陪您走走吧！”，永暖是个孝顺的孩子，见阿玛兴致不高就想带他在院子里走走。

自己的孩子越懂事弘?越心疼，自己这一系不受皇家待见，永暖注定只能像猪一样被皇家喂养一辈子，建功立业这些事情和他完全没有关系；弘?不忍让这孩子伤心，尽管他自己并不想走动，但还是站

了起来。

永暖跟在弘?身后，二人绕着园里的海子转悠，海子沿岸长着许多一人合抱粗的垂杨柳，这都是胤礽被废太子位后种的，那时候胤礽经常在海子边散步，内务府害怕他投湖自尽，于是就栽了这许多杨柳，每到夜间在树上挂上灯笼，每逢胤礽出来散步，树下守候的人都点亮灯笼说是给二爷照亮，胤礽不喜欢如此就改了散步的习惯，这些树倒是留了下来。一看到这些树弘?就想起自己的阿玛来，要不是自己的阿玛丢了太子位，如今金銮殿宝座上坐的或许就是自己了吧？看着永暖又是一阵心酸，这孩子这么懂事，未尝不能成为一代明君。可惜了，可惜了，如今他只能在这破院子里当一辈子废物了！

勉强绕着海子转了一圈弘?叫过仆人，“去给爷备车，爷要出去喝酒！”

仆人领命下去，永暖知道阿玛的习惯也就不再劝说，“阿玛早点回来，儿子去书房读书去了！”

读个屁的书，你还想出去当差做官不成？咱这一系没指望了！弘?瞪了他一眼就想骂，话到嘴边了又舍不得，摇摇头出门去了，要是自己的孩子是个纨绔他心情还能好一些，如今这个样子只能让他更郁闷。

上了马车不用吩咐，车夫就把他带到了常去的酒楼，他没注意到马车后面悄悄地跟了两个人。

“王爷，您今个儿来的挺早啊！小的给您请安了！”，到了酒楼，小二不待吩咐就把他带到了院内的雅间。

“房里不用你伺候，还是老规矩，菜上的快些！”，弘?没好气的吩咐。

见他心情不好，小二不敢多说，虽然理亲王这一系已经没落了，但是弄死他还是像碾死只蚂蚁般容易。人一郁闷了喝酒就醉的快，弘?很快就醉的迷迷糊糊了。半醉半醒之间隐隐约约的听到隔壁传来说话声。弘?想起身招呼小二让隔壁安静些，刚按着桌子站起来又一屁股坐了下去。

看来是真的醉了啊！弘?摇摇头正打算喊人的时候却听见隔壁好像说了一声傅恒的名字，傅恒如今深受乾隆宠信，弘?顿时凝神屏气想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这一听弘?的冷汗就下来了。

只听见隔壁正说着傅恒的阴私，一个略高的声音说，“这官场上的红顶子分银红、老红、粉红、血红，银红么就是送银子得的官位，老红是熬资历可怜巴巴的七老八十了陛下不忍给加个官，血红则是军功，杀良冒功染红自己的顶子；至于这粉红

么……为了巴结上司送女人，扬州瘦马送了，送闺女，闺女送了送老婆；只希望上司睡的满意了能提拔提拔自己。”

“不至于吧？这送瘦马、送闺女去给上司做小也就罢了，哪还有送老婆的？”，另一个较低的声音问道。

“这可不稀奇，别的不说就说如今的军机处领班大臣傅恒，这位可都是靠他老婆给乾隆爷吹枕头风捞来的官位！...你还别不信，你看看福康安哪有一点和傅恒长得像的，人家是乾隆爷的龙种！”，这事情理亲王也风闻过，不过听别人议论还是第一次。

“那傅恒这绿帽子不是戴严实了？”

“傅爵爷人家也不亏啊，乾隆睡了他老婆，他转身就去把乾隆的妹妹洁英和硕公主给睡了...给额驸德雅送了顶绿帽子；德雅和月瑛格格又不清不楚；别看这些高官厚爵一个个人摸狗样的，背地里脏着呢！”，人都有八卦的本能，弘?听到这些如今风光的家伙背后的阴私，心中莫名的快意，不过马上又怒起来了，因为对面说道他爹了，“就连康熙爷的后宫也没能幸免，废太子当年就和康熙身边的嫔妃有勾搭！”

哼！弘?咬牙切齿握紧了拳头，想过去揍那两人一顿又舍不得放弃这个听八卦的好机会，当下打定主意，等他们说完了就带人过去打断他们的腿，身子往隔壁靠了靠，当下听得更清楚了。只听那略高的声音说，“怎么样？长见识了吧？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在京城住久了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我今天给你说个没人知道的！”

“哦？是什么事儿？”，弘?和声音略低的人同时被激起了好奇心。

“你确定要听么？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声音略高的人卖着关子。

“这里就你我两人，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还是算了吧！这件事儿传出去可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他又买了半天关子，直到对方答应晚上请喝花酒后才说道，“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说了，你可千万别告诉其他人去！”

对方连声答应，他压低了嗓子说道，“我告诉你啊，这乾隆爷他可不是先帝的骨血！”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

第七十九章父子夜谈

什么！弘?听到这话猛地一惊，满腹的酒意都化作冷汗冒出来了，赶忙起身蹑手蹑脚走到门口隔着门板听见外面没人，马上又回到墙角把耳朵贴紧墙壁凝神倾听。那边不知为何突然没了声音，弘?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跳得好快，好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般，仿佛过了许久那个声音再次响起，“你不知道了吧！我还是从郑亲王府得到的消息，你前段时间不是问郑亲王府的总教头万庆澜怎么不见了么？我告诉你，他就是去打探这个消息去了！昨晚上回来飞刀留书一五一十的都告诉郑亲王了，我跟你说啊，这当今陛下他不是雍正爷的骨血，他其实出身海宁陈家……”，隔壁的男子仔仔细细的把当初雍正为了夺嫡把陈世倌刚生下的孩子换走的事儿说了一遍，完了还强调，“你还别不信，昨晚上万总教头飞刀留书的时候郑亲王最宠爱的姨太太也在房里，今早上就传出十二姨太太不幸殒命的消息，就是因为这事儿郑亲王要灭口，不然他那会舍得？”

没过多久隔壁响起开门的声音，俩人的说话声越来越远，似乎是已经离开了；弘?一屁股坐在地

上，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猛地坐起来，打开门冲到门外，那俩人却早就不见了，他一把揪住守在门口的随从，“刚才在隔壁的是什么人？可看清楚了？”

“王爷，小人只看见一个大概二十来岁，另一个年纪要大一些，看上去好像是读书人的样子，其他的就看不出来了！”，随从战战兢兢的回答。

“没用的东西！”，弘?一把把他推倒在地上，跑到外面一把拉住掌柜的就往内院走，到了自己的包间把门关上，“掌柜的，刚才在我隔壁的是什么人？”

“看上去像是两个读书人，说话也都是京城口音，不过之前没见过，应当是第一次来！王爷，他们吵到您了？”，掌柜莫名其妙的问道。

“你怎么开店的！来得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就能放进来？”，弘?怒道。

“王爷，看您说的！怎么开的是酒楼，客人只要给银子就能进来吃饭喝酒；又不是客栈，还要登记客薄。”，掌柜的陪着笑脸说道。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弘?想知道今天的事情是对方有意为之还是巧合。

“您还没来他们就来了，他们本来要在您的这

间房子喝酒，谁让您这间房子最好呢！”，掌柜说话间还不忘卖弄，“小的就说了这间房子有人定了，于是他们就去了隔壁。”
“你有没有说是谁定的房？”，弘?追问道。
“这我哪能随便说啊！您是皇亲贵胄，万一有人不懂事冲撞了您我可担待不住！”，掌柜的连忙摆手。
见问不出什么弘?挥挥手让掌柜的出去了，自己在房里踱来踱去，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来；回到府中就把自己关在书房，谁也不让进来，连午饭都没吃。
到了晚上，伺候他的下人们担心的不行，连忙把永暖请来，永暖敲了敲门，“阿玛，您没事吧，该用晚膳了！”
“是永暖啊！你先去吃吧，阿玛不想吃！”，房间里弘?魂不守舍的说道。
之前都说了永暖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见自己的阿玛都这样了，当下不顾弘?的阻拦推门进到书房里面，只见弘?愁容满面，连头上的白头发都好像多了一些，永暖马上就急了，忙走到弘?跟前，“阿玛，您这是怎么了？”
“阿玛没事儿，就是有些事情要好好想一

想。”，弘?一天水米未进，说话有气无力、声音干涩。

永暖噗通一声跪在弘?面前，“阿玛，有什么事儿您给儿子说啊，自己一个人憋在心里弄坏了身子怎么办？”

弘?眯缝着眼睛看着眼前的爱子，对啊，我还有儿子，这件事就算是不能和别人说，给自己的儿子说说也成啊，“这可是你要听的，但愿你听了不会后悔。”

“能为阿玛分忧是儿子的本分！”，永暖也知道自己的阿玛要告诉他的肯定是很隐秘的事情，当下起身把下人都赶出门外，一直看着他们退出院子才把门关上回到弘?身边，“阿玛，他们都走远了，您有什么事就给儿子说了吧！”

“永暖啊，你可知道要不是你爷爷被废，你现在就是太子了啊！”，弘?疼爱的看着自己的儿子，越看越觉得这孩子比弘历家的永琪、永琰、永璋、永珹出色。

“阿玛，您今天怎么说起这事儿了，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永暖是乾隆年间出生的人，没经历过九龙夺嫡的时代，对那段历史缺乏深刻感受，况且在他看来就算是自己的爷爷继承皇位，那么接下

来也该是自己的伯伯弘皙当皇帝，怎么都不会轮到阿玛。

“我今儿个去喝酒，听到了一个大秘密！”，一贯眼神浑浊的弘?眼神冒出一股精光，一字一句的说道，“宝座上的哪位他不是咱们爱新觉罗家的血脉！”

“阿玛，您说什么啊！”，永暖的额头顿时冒出一层冷汗，忙起身打开门四下打望片刻，见没人偷听才关上门回来，“阿玛，这种事哪能乱说，您今儿个又喝多了吧？”

“阿玛没喝多！阿玛在酒楼里偷听到隔壁有人说话……”，弘?把自己偷听到的话细细的说给了永暖，“我打听过了，郑亲王府今个一早确实抬出去两具尸体。”

“阿玛！这...这是真的？”，永暖也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回来我细细的想了一天，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前段时间那位去了江南，就住在陈世倌家，据说他给陈府的题词非同一般，爱日堂、春晖堂这些词可不像是皇帝赐给臣子的！”，有了结果人们自然会去找证据，弘?今天一天就找出了不少漏洞。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孟郊写给母

亲的《游子吟》啊！”，永暖磕磕绊绊的说道。

第八十章暗潮涌动

“对，你阿玛当年也是在上书房读过书的人，这首诗的意思我还是明白的！”，弘?继续说道，“扬雄《法言·孝至》有云：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亲之谓也，孝子爱日。他这是要给陈世倌当孝子啊！”“阿玛，儿子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永暖年轻脑子转得快，略一琢磨就琢磨出不对来，“您想想看，一般人知道这个秘密恐怕早就吓得魂不守舍，又怎么会出去和人说呢？而且还是在人来人往的酒楼里。这该不是有人要陷害咱们家吧？”“此人没存什么好心是一定的，但陷害的话还不至于，咱们身上又没差事，整天窝在家里混吃等死，这个样子又有什么值得陷害的？况且陷害的办法多的是，谁有敢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害人呢？”，弘?叹道，“这件事应当是真的，我估摸着这俩人应该是哪家王府派出来的，想让咱们去前面冲锋陷阵把水搅浑，他好渔翁得利。”，不得不说弘?的政治素养还是不错的，很快就琢磨清了泄密人的目的，唯独想不到的是泄露这个秘密的人是陈家洛。“阿玛，那咱们该怎么办？”，永暖问道。“就算知道这是鱼饵咱们也得

吃下去，要是咱们没动静的话泄露这个秘密的人就该对付咱们了。与其如此还不如拼死一搏！”，弘?满脸狰狞，“这皇位本该就是我们家的！让胤禛这个阴狠歹毒的家伙捡了便宜，我就不信此事一公布，弘历小儿还坐得稳皇位！”“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永暖被自己阿玛现在的样子吓了一跳，唯恐他马上就去找人透露消息，“仓促行事难免被陛下知道啊！”“我明白，再过几天就是过年了，咱们往年都会去郑王爷家拜年，今年去的时候我试探试探他！看他有何反应再说！”，弘?憋了一天的话全说出来了，心情略微好了一些，“你去叫人送饭进来吧，我饿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你下去后再琢磨琢磨，看有哪些人可以联系！免得郑亲王哪里确定了不知道如何行事。”“是，阿玛！”，永暖躬身退下；当天晚上父子俩人同时失眠了，弘?做着自己身登九五之尊宝座的美梦，而永暖则开始幻想自己成为皇太子的风光时刻了。“理郡王家如今早已失势，手下根本就没有能用得上的人手，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又有何用？”，从酒楼回到客栈，明瑞终于忍不住问道。“正因为他们家已经失势了，所以他才是最合适的人选，要是门生遍天下的王爷反而不合适！”，凡事讲究循序渐进，先从小麻烦开

始慢慢离间满人内部的关系，要是目标势力太大迅速搞定乾隆反而不美。“理郡王一向胆小怕事，万一他把这件事儿憋在心里不说怎么办？”，明瑞之前见过弘?几次，说实话挺看不起他的。“你没听过一句话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皇位放在他面前，我就不信他能受得了这个诱惑。”，陈家洛说道，转念一想明瑞提醒的也有点道理，“不过把希望全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似乎不太合适，我们在找一个人好了！”于是已故多罗恂郡王、前抚远大将军胤禵之孙、多罗恭勤贝勒弘明之子，辅国将军永忠也在机缘巧合之下听到了乾隆身世的消息。“如果当初不是隆科多把传位十四阿哥的遗诏改成传位于四阿哥的话，如今坐在宝座上的就是我阿玛！”，永忠此时忽视了遗诏还有满文版本的事实，满文版想把十四阿哥改成四阿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行，我要回去和阿玛商量商量，到了深夜时分，贝勒府内同样开始准备过年拜访郑亲王的礼物，而郑亲王目前还在为十二姨太太善后的事忙的焦头烂额，浑然不知更大的麻烦马上就要降临了。当天夜间郑王府再次迎来不速之客，还好有了前几天的教训，王府护卫守卫森严，黑衣人刚落到王府内就被护卫发现，一番争斗之下黑衣人落荒而逃，临走时

还掉了一只靴子。“看出来的是什么人没有？”，奇通阿问话时胆战心惊，生怕又是万庆澜回来了。护卫首领是郑王府的家生子，跟着万庆澜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江湖上各门派的武功都说的上一二，当下屏退众人后汇报道，“启禀王爷，来人用的是少林达摩剑法，据我所知达摩剑法流传虽广，但使得这么好的在京城只有一个人。”“哦？是谁啊？”，一听不是万庆澜，奇通阿又把心放到了肚子里。“额...是大内的褚圆！他是陛下的亲信，在大内仅居于金爪铁钩白振之下！”，护卫首领哆哆嗦嗦的回答。“什么！你可看清楚了！这种事情千万要慎重！”，奇通阿厉声喝道，刚落回肚子的心有提到了嗓子眼。“小人不敢乱说，小人和他过了十来招，绝对是达摩剑法！”，护卫把黑衣人丢的靴子年递过去，“王爷您看，这种靴子一向是大内侍卫爱穿的，外面几乎没有。”像捧着婴儿一样小心翼翼的接过靴子，不顾靴筒里传来的脚臭气，奇通阿把靴子凑到面前仔细的打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挥挥手，“你先下去吧，去账房领五百两银子给在场的人分了，明天...不，一会儿就把名单报上来！今天的事情都给我烂在心里，但凡让我听到一点风声，今晚所有人都不用活了！”“是！”，护

卫首领擦了一把汗，悄无声息的退了出去，走到门外长出一口气，自己的小命好歹是保住了。奇通阿望着窗外的月亮，弘历啊弘历，我什么都没打算做，你就忍不住要把我灭口了么？济尔哈朗的子孙可不会引颈就戮，就算是为了我满人的江山，我也会和你拼死一搏的！感谢日下部麻吕和~~猪猪~~的打赏，大家过节好

第八十一章除夕

袁士霄是个好师傅啊，客栈中陈家洛收起夜行衣，今晚上能够成功假扮褚圆还要多谢他的师傅袁士霄，天池怪侠袁士霄精通各门各派的武艺，他的达摩剑法就是和袁士霄学的，虽说和正宗少林弟子比起来略有出入，但糊弄下郑王府的总管还是绰绰有余；至于那双靴子，则是在明瑞的指引下去某个大内侍卫的府里偷的。“戴先生好！”，心砚的官位以及挑拨满清内部关系的事情已经处理结束，陈家洛变的清闲起来，一大早就又去拜访戴震。“罗先生快请，你上次和在下所说的圆锥曲线，在下这两天一直沉迷其中，有好几个问题思来想去无法参透，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去客栈里找你了！”，戴震热情的把陈家洛迎进屋内，最近一有时间陈家洛就过来和他讨论数学问题，很是刷了不少好感度。“此乃法兰西大贤笛卡尔在百年前所创立的算学体系。”，笛卡尔被誉为近代科学的鼻祖，而戴震则被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当然戴震在科学上的成就无法与笛卡尔相比，不过这很大程度上是俩人所处环境不同的原因，经过这几天的接触陈家洛发现戴震在数学上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

哎，让他去考科举实在太浪费了，科学才是你应该选择的道路，陈家洛继续对他进行潜移默化，“这位笛卡尔先生曾担任欧洲另一大国瑞典的王太傅，为瑞典国王传授算学。”，陈家洛其实并不记得笛卡尔给瑞典女王克丝斯蒂娜传授的是哪一门知识，不过为了忽悠戴震，还是说成了算学。此时文人的至高梦想就是“生封太傅，死谥文正”，陈家洛的话给戴震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哦？擅长算学也可以做太傅？”“那是当然，欧罗巴人重视算学，在算学上已经将我中华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此时牛顿和莱布尼茨已经去世多年，微积分体系早已建立，航海、天文、矿山建设等诸多问题得以解决，也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中华和欧洲的科技水平逐渐拉大；当然此时大多数人还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直到百年后才被英国人的大炮唤醒。“可惜算学终究不是正途啊！”，戴震的思想却不是一两日可以改变的，陈家洛没有接他的话，继续和他讨论圆锥曲线的问题。一直到午饭时间，俩人的讨论才告一段落，陈家洛和戴震来到客站外面的酒楼，酒过三巡陈家洛试探着问道，“不知东原兄年后有何打算？”“多亏罗兄赞助，让我《勾股割圆记》得以付梓。”，戴震拱手致谢，“此事一了我在京

城就再无牵挂，等书印出来我就回南方去闭门读书准备科考。” 考你麻痹！陈家洛一听这个就火大，好好地钱学森不去做，非要傻逼的去参加公务员考试，你特么的就不能有点出息？压抑着心中的怒气，陈家洛笑着建议，“请恕小弟冒昧，东原兄在南方可有落脚之处？” “在下曾与乡中豪族交恶，这家却是不能回了！”，戴震说的是他得罪地头蛇被县令捉拿的事，“不过之前曾结识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在下打算去扬州投奔他。” “扬州乃纸迷金醉之地，不利读书！”，扬州是盐商聚集地，若论豪奢天下城市中无有出其右者，“在下在杭州也算薄有产业，东原兄不如和我同去杭州，杭州文风鼎盛，东原兄可与诸多才子互相切磋，却不比在扬州强？”，等到了杭州可就由不得你了！要是识相点还好说，不识相的话就等着官司吧，我就不信了你写了这么多书就没有违禁的地方。戴震摸着胡须思索片刻，最终还是摇摇头，“罗兄为了帮我出书已经花销不小，我又怎好再麻烦罗兄！” “不瞒东原兄，在下族中多有子侄，等罗兄到了杭州可开馆授徒，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功课岂不美哉？”，的确是想请你教书啊，不过教什么可得我说了算。“如此……且让我考虑考虑、”，戴震总算是心动了；多

日的辛苦终于有了收获，接下来几天陈家洛趁热打铁，总算在除夕前说服了戴震，等《勾股割圆记》一印刷完成，就和他一起回杭州。“来来来，大侄子，这是你的压岁钱，拿好了！”，陈家洛将一个红包递给明瑞，此时正是除夕夜，接受过客栈老板的道贺后，陈家洛、心砚、石双英和明瑞四人在大厅里摆开桌子，准备庆贺新春。尽管不明白陈家洛为何叫明瑞大侄子，但石双英和心砚看到他苦着脸的样子同时笑了出来。“这大过年的诸位还不能和家人团聚，实在辛苦，来大家干一杯！”，陈家洛举起酒杯。一边喝酒一边说事儿，“心砚你的文章已经差不多了，有和大人发话这次的会试理当不成问题，这几天你再去拜访下和大人，还有那些进京的举子也多打些交道，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十二哥，过几天我要回趟杭州，这里就拜托给你了！大侄子......”，一直到子时的打更声响起，守岁结束众人酒足饭饱各自回房。陈家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乾隆二十三年就这么过去了，现在是公元1759年，这一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弗吉尼亚议员；哈雷彗星的预言得以证实，万有引力定律成为真理；俄奥联军和普鲁士在欧洲大战；英国和法国在印度打成一团；詹姆斯－瓦特在格拉斯哥大

学里的小修理店里忙碌，尚未开始进行对纽可门蒸汽机的改进。这一年清军本该在西北获得一次大胜，不过因为陈家洛的参与，这件事应当不会发生；二月会试，四月殿试，殿试后心砚就会被授予官职，等他上任之后，红花会就会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红花会会在哪里打造好给满清掘墓的锄头。

第八十二章我踏月色而来

“你今年都十九岁了，还不嫁人成什么样子？整天见不着人影，这次回来怎么说都得把你嫁出去！今晚上我约了知府夫人去看花灯，知府家二少爷和你年纪相仿，人才样貌都不差，他今晚上也会去，你和娘一块去瞧瞧，要是中意了娘给你说亲去！”，杭州水陆提督府内，李可秀的夫人数落着李沅芷。

“娘，女人不嫁人，女儿想一直陪着你和爹爹。”，李沅芷拉着母亲的胳膊，拉长声音撒娇道，“管他什么知府少爷、道台衙内的，女儿都不要！”

“这也不要那也不要！莫非你想让我给你找个阁老家的公子？今晚上说什么你也得和我一块出去！”，平常一用就灵的手段这次没起作用，李夫人把胳膊从她手里抽回来。

哎，要真是阁老家的公子就好了！李沅芷脑海里又浮现出陈家洛的影子，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否还记得当初对我说过的话！李沅芷看母亲生气，索性破罐子破摔，“女儿说不嫁就是不嫁，你要是再逼我我就离家出走！”

年前李沅芷借口去找自己的老师陆菲青，留下张纸条就消失了几个月，这才回来没多久，李夫人心疼还来不及那舍得把她逼走，听她这么一说马上慌了手脚，“好好好，母亲不逼你了，今晚上我自己去见知府夫人，你就留在家里好好休息！”

“多谢母亲大人！”，李沅芷顿时喜笑颜开，抱着母亲的手臂，脑袋埋在她的臂弯里，“还是母亲最疼我了！”

“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一点大家闺秀的风范都没有，倒像个野丫头！”，嘴上这么说，李夫人脸上还是露出笑容，慈爱的抚摸着她的面颊，“厨房里给你留着你最喜欢吃的藕粉，要是饿了就让他们送来，我先出门去了！”

“哎，他怎么还不来啊！”，绣楼中，丫鬟早就被她打发到一边，李沅芷独自一人坐在窗口双手托着下巴望着窗外的月亮，嘴里喃喃自语道。

“月华冷，佳人候西窗，我踏月色而来！”，一阵衣袂飘飞的声音响过，陈家洛落在了她的窗前，“沅芷，我来了！”

“那个在等你啊？我不过是在这里赏月罢了！”，李沅芷兀自嘴硬，说话间瞟了一眼食盒里的藕粉，也不知道现在还热着不？

陈家洛前世也是嬉游花丛多年的老手了，自然不会被她唬住，当下厚着脸皮跳进窗户，“可冻坏我了，一路快马加鞭，累死了两匹马总算是按时赶到了！”

“哎呀，不要紧吧！”，李沅芷看着陈家洛被冷风吹得通红的脸蛋，心中涌起一股甜蜜的感动，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她不想让陈家洛看到自己流泪的样子，起身借着关窗户的时机悄悄擦了擦，“可别冻着了，我去把窗户关了，食盒里有藕粉，你尝尝还热不热，不热的话我去让人再送一份上来。”

窗户一关上李沅芷的闺阁就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孤男寡女同处在封闭空间中很容易引发绮念，陈家洛的心跳开始加速；李沅芷回过头来也发现了不对，脸刷的一下红了。陈家洛装作低头喝藕粉没去看她的脸，“沅芷妹子有心了，这藕粉正热着呢！”

“怎么样？好喝么？”，李沅芷当下忘记了害羞，“喜欢的话我让他们再送一些过来！”

厨房是按照李沅芷的饭量做的，小碗里装不了多少，陈家洛三口两口喝完，“沅芷给我准备的当然很好喝啦！”

李沅芷虽说是个很大方的女子，但这个时代的姑娘又有多少人听过这些缠绵的情话，脑子里一阵慌张，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陈家洛放下小碗走到她身边，拉着她的小手，柔声说道，“沅芷，你瘦了！”

陈家洛的话打碎了李沅芷的矜持，她扑到陈家洛怀里，眼泪像泻闸的洪水一样涌了出来，“你不在身边的时候人家好想你！生怕你不回来了！”

“好了好了，我这不是来了么！”，陈家洛伸手轻轻的拍着她的背部，“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别哭，再哭就不好看了！”

“嗯！”，李沅芷擦了擦眼泪抬起头来望着陈家洛的眼睛。李沅芷的眼睛里充满少女的柔情，陈家洛忍不住又靠近了些，就在他的双唇即将贴上李沅芷双唇的时候，她猛然惊醒，伸手推陈家洛，“别这样，我害怕！”

这句害怕不仅没有打消陈家洛的绮念，反而让他的**变得更猛烈，用力把李沅芷拉回来抱紧，“别怕，你忘了在草原上我给你说过的话么？我说过要把你抢走做我陈家的妻子，现在我来了！”，说完再次低头吻了上去。

李沅芷打小长在深闺，除了父亲和师父陆菲青

之外就没和其他男人说过几句话，被车架了这么一抱浑身就好像触电般失去了力气，任由陈家洛吻上了她的嘴唇；陈家洛的吻给她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嘴唇上传来酥酥麻麻的感觉，让她沉醉其中不能自拔。

正痴迷中感觉到好像有一只手攀上了自己的玉丘，李沅芷顿时惊醒过来，想要把陈家洛推开却连动下小指头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可怜巴巴的哀求，“陈公子，不要…”

陈家洛听到她的声音后停住了自己的动作，他知道自己有些急迫了，这可不是后世那种开放的时代，虽说自己硬要勉强的话还是能得手，但总要她心甘情愿才好，“沅芷妹子，是我冒昧了！都怪我太想你了，一下没克制住。”

“不，我不怪你。”，李沅芷软软的靠在他的怀里，“只是再给我一些时间好么？我现在心里有些乱。”

俩人就这样抱着坐了一会儿，李沅芷恢复了力气，起身把陈家洛用过的小碗收回食盒；陈家洛起身打开窗户，窗外吹来的冷风让他清醒了些，拉着李沅芷走到窗边，“你看，今晚的月色真美！”

第八十三章花市灯如昼

陈家洛搂着李沅芷的肩膀，“今天可是上元佳节，我们出去看花灯吧！”，此时的上元节类似于后世的情人节，是青年男女和情人幽会的日子。

“嗯。”，李沅芷轻声应道，俩人都有名师教导，轻功自不必说，手拉着手从窗户悄无声息的落下，几个起伏就出了提督府。

杭州最有名的莫过于西湖，这上元灯展就放在了西湖边上，此时湖中处处笙歌，点点宫灯，说不尽的繁华景象、旖旎风光。只见水面上二十余花舫缓缓来去，舫上挂满了纱帐绢灯。近看时，见灯上都用针孔密密刺了人物故事，有的是张生惊艳，有的是丽娘游园。更有些舫上用绢绸扎成花草虫鱼，中间点了油灯，设想精妙，穷极巧思。

锣鼓声响，丝竹齐鸣。一个个烟花流星射入空际，灿烂照耀，然后嗤的一声，落入湖中。起先放的是些“永庆昇平”、“国泰民安”、“天子万年”等歌功颂德的吉祥烟火，当是官府中人为了吹捧乾隆所放，接着来的则是“群芳争艳”、“簇簇莺花”等风流名目了。

湖岸路旁密密麻麻的扎着无数花灯，花灯前人

潮涌动，无数青年男女徘徊其中，眼波流转、眉目传情，说不清的浪漫旖旎；更有那无赖泼皮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专朝大姑娘小媳妇身边蹭来蹭去，偶有那如狼似虎的深闺怨妇不仅不避让还主动贴了上去，泼皮当下心中大喜，拽着妇人钻进旁边树丛中，**一发不可收拾，也算是成就了一桩好事。

李沅芷在西北长大，这灯影水色、桨声脂香却也是第一次见，不由赞道，“这江南风光果然不同凡响。”

上元游灯的人虽多，但像李沅芷这么出色的女子却没有几个，陈家洛正要回答身后突然传来吟诗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这首却是唐代苏味道咏上元灯会的诗句，话音刚落一名文士打扮的年轻男子挤到李沅芷跟前，也不顾当下寒气逼人打开折扇摇了摇，“姑娘不是本地人吧？不妨由小生来给姑娘介绍下这西湖的美景？”

李沅芷被他滑稽的样子逗得咯咯笑了起来，转身拉住陈家洛的手，“陈大哥，我们去前面看看灯谜吧！”

“好啊，沅芷妹子既然喜欢，在下岂有不从之理。”，俩人无视了骚包的文士，挤到挂着灯谜的

花灯前。

“公子，您只要猜中这灯上所挂的灯谜，这盏花灯就送您了！”，花灯旁守候的老者介绍道，他的身后挂着大大小小制作精美的花灯，神仙鬼怪、才子佳人、花鸟鱼虫无一不有。

“沅芷妹子，你喜欢那个？我给你赢过来！”，陈家洛把李沅芷拉到身前护着她不被人挤到。

“这盏牡丹太艳了，我不喜欢；牛郎织女一年才能见一面，我也不喜欢。”，李沅芷一盏盏花灯看过去，最后在风尘三侠的面前停了下来，“我想要这个！”

红拂女出身于隋朝高官杨素的府中，后来相中青年才俊李靖，逃出府外和他私奔，沅芷选了这个是否在暗示什么呢？陈家洛不动声色的走到灯前，灯上挂着三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三句似是而非的古诗：孔雀东南飞、新人西辞黄鹤楼、黑夜放歌须纵酒。

“公子，这三个谜面分别隐藏了三句古诗，您要三个都答对才能把这花灯拿走！”，老者面露得色，显然这三个灯谜难倒了不少人。

“倒也不难！”，陈家洛指着写有孔雀东南飞

的纸条问，“这个的谜底可是西北有高楼？”

“为什么是西北有高楼啊？”，李沅芷也跟着陆菲青学习多年，这两句诗之前都读过，却没有把它们联想到一起来。

“你看这谜面是孔雀东南飞，那孔雀为什么要往东南方向飞？而不是西北方呢？这么一想答案就出来了，可不正是因为西北有高楼孔雀飞不过去么？”，陈家洛解释道。

“哦~原来如此！”，猜谜找到窍门的话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李沅芷看这第二条，“新人西辞黄鹤楼？原本是故人西辞黄鹤楼来着，为什么换成新人了呢？这个的答案我知道了，老人家，谜底可是西出阳关无故人？”

“小姐说的正是！”，老者鼓掌叫好，“还剩下最后一个，猜中您就把灯拿走！”

“这个更简单，白日放歌须纵酒，白日变成了黑夜，为什么不在白日纵酒？因为白日依山尽对不对？”，李沅芷说完双手合十看着老者。

“多谢长者厚赐！”，李沅芷福了一福才从老者手里接过花灯，把花灯凑到陈家洛面前，“陈大哥，你看好看么？”

“这红拂女虽然美艳动人，不过还是比不上沅

芷妹子你！”，灯下观美人别有情趣，陈家洛忍不住调笑道。

“尽会说些哄人的话，男子汉大丈夫的，羞也不羞！”，现在不比刚才，这西湖边到处都是人，陈家洛的话也不知道被多少人听到了，李沅芷顿时羞红了脸。

“无情未必真豪杰！更何况我说的都是实话啊！”，陈家洛摊开双手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俩人顺着人流往三潭印月的方向走去，李沅芷小心翼翼的护着花灯不让它被行人碰到，“可惜没有郭靖和黄蓉的，也没有张无忌和赵敏的。”

“你喜欢的话明年我做一对送你好了！”，陈家洛拉着李沅芷行到无人处，找了个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李沅芷轻轻应了一声，俩人不再说话就这么挨在一起静静地看着天上的月亮、湖上的画舫......

月上中天，李沅芷轻声说道，“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家了！”

“我送你回去吧！”，陈家洛拉着李沅芷的小手，俩人运起轻功掠过一间间房屋回到李沅芷的闺阁中，“早点睡吧，我过一阵儿再回来看你。”

说完走到窗边打算离开，这时一句暖热的身体从后面抱住了他。

第八十四章小尾巴

“我跟你一起走好不好？”，李沅芷贴在他的背上轻声说道。

现在可不是陈家洛来的那个时代，一名女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可谓付出了莫大的勇气，陈家洛又怎么可能不为之感动呢？答应的话差点脱口而出，不过最后一丝理智让他清明下来；他没有回头，轻轻抚摸着李沅芷的小手说道，“沅芷妹子，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让我感动，你的心意我早已知道，我之前说过不会辜负你就一定能做到，请再稍等我一段时间，我从京城回来后就带你走！”

“嗯，陈大哥你可要早点回来啊！”，李沅芷带着哭腔回答，她的眼泪早已打湿陈家洛的肩头。

“我再陪你说会儿话吧！”，这时候再走的话就太冷血了，陈家洛回过身来抬手轻轻抹去她眼角的泪水，“再哭就不好看了！来，我们去那边坐下，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

李沅芷破涕为笑，“陈大哥你好久没有给我讲故事了呢！这次说什么？是郭靖黄蓉还是杨过小龙女？”

“这次要说的却是前朝的事情，话说在前朝武

林中正道以武当少林和五岳剑派为首，这五岳剑派之中的华山派有一名大弟子叫令狐冲......”，陈家洛牵着李沅芷的手走到桌边坐下，绘声绘色的讲起《笑傲江湖》的故事来，一直到李沅芷实在睁不开眼睛才把她抱到床上，替她盖好被子，拿起纸笔在床头留了张纸条，这才飘然而去。

“总舵主！”，“总舵主！”......一大早刚到马善均的宅邸门口就碰到了常氏双侠。

“五哥、六哥这是要去哪里？”，陈家洛问道，“诸位哥哥可都在府里？”

“我们兄弟俩最近闲的发慌，正打算四处走走；大伙儿昨日一起在宅子里喝酒，这会儿都还没醒呢！”，见到陈家洛，常氏双侠也不也不出去了，带着他到了内院。马善均闻讯赶来自然又是一番客套。

“总舵主，诸位当家的昨夜饮酒到深夜，现在还在房里睡觉，我这就去把他们叫醒！”，马善均说罢就准备动身。

“且慢！”，陈家洛挥手制止，过一段时间就要忙起来了，就让他们再享受一段悠闲的时光吧！“先不必打扰诸位哥哥，有劳马大哥准备一间屋子，晚上我打算和诸位哥哥商议会中事务，等他

们醒了马大哥务必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遵命！”，马善均叫过儿子马大挺吩咐一番，从书柜里掏出账本就打算汇报，还没开始一阵香风飘过，霍青桐从门口走了进来，马善均面带笑容收起账本，“总舵主，属下刚想起来这账本还有些东西没填进去，等弄好了再给总舵主汇报！”，说罢见陈家洛没有反对就退了出去，临出门比了个手势，门口守着的下人也跟他一块儿离开。

见四下没人，陈家洛站起来快走两步迎了上去，拉着霍青桐的双手，“青桐妹子，我回来了！”

“陈大哥一路辛苦！”，霍青桐丝毫不见扭捏，把手抽出来反握着陈家洛的手背，“陈大哥一早过来的么？”

“昨晚到的杭州！”，陈家洛拉着霍青桐到椅子边坐下，想起她远离家乡自己又不在身边，心中有些内疚，“当初本该陪你一起回杭州的，但会中有事要去京师，总觉得对不住青桐妹子；在杭州住的可还习惯？”

“我们之间却不需要说这么话！”，霍青桐制止了陈家洛的道歉，“会中的哥哥嫂嫂对我都很照顾，这里比西北可要舒适多了！”

“住得惯就好！”，眼见无尘道长等人还没起来，陈家洛自然珍惜这难得的机会，“青桐妹子吃过早餐没有？不如和我去街上一起吃？”

“嗯？马大哥这里不是有么？”，霍青桐看到陈家洛面露笑意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轻轻一笑站起身来，“我去换身衣服，陈大哥稍微等一会儿。”

约莫半盏茶的功夫，霍青桐重新出现在门口，陈家洛放下茶杯刚走过去，霍青桐身后又转出个人来，“陈大哥要和姐姐一起出去么？”

霍青桐抱歉的看着陈家洛，“喀丝丽也用过早餐，所以我带她一起过来了。”

陈家洛微微摇头示意自己并不介意，三人既没有乘车也没有叫随从，相伴着出了马善均的宅邸；霍青桐一身黄衫，头戴小帽上插翠羽，明丽之中带着一丝英气；喀丝丽白衣飘飘，行走之间不带一丝烟火气，仿佛仙女下凡；陈家洛青衫磊落、器宇轩昂，三人都是难得一见的出色人物；走在杭州城的街上顿时引起一片骚动。

“喀丝丽姑娘，今天起得这么早啊！来尝尝我做的藕粉吧！”，陈家洛发现喀丝丽和街道两侧的小商小贩都混的很熟，一路上不停的有人和她打着

招呼。
“妹妹天真无邪，又生性活泼，在这里住下后经常去街上和人说说话，帮他们做些小事情；时间长了，大家就都认识了！”，霍青桐解释道。
“原来如此，那青桐你这段时间都在做什么呢？”，陈家洛问道，想顺势拉住她的小手，伸到一半的时候却想起如今是在清朝，于是又缩了回去。
“我？平日里在家看看兵书，偶尔沅芷妹子会来找我，跟着她去清军大营里看了几次；你早晚是要起事的人，我不会缝衣做饭，唯独在带兵打仗上有些想法，就只有在这些地方帮你了！”，霍青桐答道。
陈家洛心中又是一番感动，正要说话间喀丝丽从后面追了上来，拉着他们俩进了旁边的一家小店，把他满腔的热情堵在了心里；哎，约会的时候跟着个小尾巴还真是讨厌啊。
用完早餐三人顺着街道一直走到河边，昨夜陈家洛回到客栈后下起了雪，如今河两岸白茫茫一片，喀丝丽忽然转过身来拉住了他俩的手，“陈大哥，姐姐，咱们来玩个游戏好吗？”
感谢dh+bm的588打赏，求收藏求推荐求**。

第八十五章和尚你就不能好好念经么？

陈家洛看了一眼霍青桐，霍青桐心想这段时间自己忙着读兵书，没多少时间陪她玩耍，想必她一定很寂寞吧，于是轻轻点头，“好啊，你想玩什么游戏？”

喀丝丽走到一块大石前，把石头上的雪都扫到中间，堆成一个四四方方的样子然后压结实，再取下头上的金钗插在雪堆中间，“咱们用这把小刀，将沙堆上的沙一块块的切下来，切到最后，谁把蜡烛弄掉下来，就罚他唱歌、讲故事、或者跳舞，陈大哥先来。”，把小刀递给了陈家洛。

陈家洛虽然觉得这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但有美人相陪倒也惬意，拿着小刀走到雪堆前狠狠地划了一刀，将小刀交给霍青桐。霍青桐也切了一块，轮不到三个圈，雪堆变成了一条雪柱，只要稍微一碰，金钗随时可以掉下。陈家洛拿小刀轻轻在雪柱上挖了一个凹洞。喀丝丽笑道，“你坏死啦！”。

这一声叫的陈家洛心中一荡，在后世一个姑娘对男人说坏死了表示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收拢心神把刀子递给喀丝丽，她本想学陈家洛的样子在另一边挖个洞，谁知手微微抖了一下，金钗顿时倒

下！陈家洛和霍青桐同时鼓掌起哄，“喀丝丽，你要表演个什么呢？”

喀丝丽轻轻的转了个身，慢慢绕着石头转了几圈，望着西北方向轻轻的唱起歌来，“谁在湖边和我对歌，你还会给我唱吗？谁带我看了雪中莲，你可知道我在想你啊！”

这说的不正是自己和她相遇时候的事情么？陈家洛偷偷看了下霍青桐，只见她疼爱的望着自己的妹妹，并没有其他异样，这才稍微定住心神。可能是心已经乱了的原因，重新开始玩耍后不久，陈家洛就将金钗碰到了。

喀丝丽拍手大笑，“陈大哥，你是唱歌还是跳舞呢？”，霍青桐也好奇的看着他，自从认识陈家洛后他都是一本正经的样子，却从没见过他唱歌跳舞。

我给你们说个故事吧，话到嘴边不知为何又鬼使神差的变成了，“那我也和喀丝丽一样唱只小曲好了！”，说完起身酝酿片刻，轻声唱了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篷。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她那粉红的小脸，好象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象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流浪在草原给她去放羊，每天看着那粉

红的小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唱歌的时候陈家洛看着霍青桐，喀丝丽看着陈家洛，俩人的眼神中同时充满柔情蜜意。

又玩了几局，雪慢慢的化了，陈家洛站起身来，“时候不在了，咱们该回去了，不然无尘道长他们起来又该问了！”

三人慢悠悠的走回马善均的府邸，此时红花会群雄和陆菲青都已经醒来，赵半山和蒋四根也都在院子里，无尘道长身边还站着个身材极高的和尚，两颊深陷，全身似乎无肉，瞧上去不怒自威，见到陈家洛过来双手合十口占佛号，“阿弥陀佛，陈总舵主终于回来了！”

不等陈家洛问，无尘道长就主动介绍，“总舵主，这位是莆田少林寺达摩院首座天镜禅师，少林遭逢大难，全寺上下仅有天镜禅师得以避免，此来杭州有要事寻总舵主。”

这弘历办事也太不靠谱了！怎么就让这秃驴给跑出来了呢！陈家洛心中怒骂，面带笑容回了一礼，“少林遭此劫难在下深感痛惜，不知大师此来有何要事？但有用得到陈某和红花会的地方尽管开

口便是。”

“老衲确有要事说给总舵主听。”，天镜目视左右闭口不言。

看他这个样子陈家洛也知道他要和自己说什么，无非就是自己的身世罢了！见马善均也在一旁候着，于是开口说道，“马大哥，府内可有静室？且找一间出来我去聆听大师教诲。”

马府作为红花会杭州分舵总部所在，静室这种东西当然有所准备，马善均带着陈家洛和天镜走到后院，拿出钥匙打开房门，“总舵主、天镜禅师请进，此处甚是隐秘，不会有外人前来打扰，我这就去外面守着。”

倒好茶水后马善均退出去远远地守在后院门口，“大师请喝茶！”，陈家洛一边拿起茶盏示意，一边脑子飞快的转着，暗暗盘算一会儿该如何应对天镜。

“阿弥陀佛！”，这老秃驴又念了一句佛号，耳朵微颤似乎在探查房外是否有人，片刻后开口问道，“陈总舵主，你可知道你义父于万亭老舵主出身我莆田少林？”

“在下知道！”，这句话一说陈家洛对他的来意就十分清楚了，肯定就是告知自己乾隆身世的秘

密，陈家洛心中暗骂，和尚你就不能好好地在寺庙里念经么？老是出来掺和这个掺和那个做什么？

“实不相瞒，若老衲没有猜错的话，此次少林遭此大劫的根源正是出在于老舵主身上！”，天镜缓缓说道。

他的话无非是想让陈家洛反问原因，然后再引出乾隆身世的秘密，不过陈家洛却没按照他给的剧本走，听天镜禅师说完微微点头，“我义父出身莆田少林寺的事在武林中尽人皆知，想必是鞑子因为义父组建红花会的事牵连了少林！此事错在我红花会，禅师请放心，我红花会虽不富裕，但还是有些积蓄的，我这就找人寻块风水宝地重建少林寺！想必禅师已经见过陆菲青道长了，陆道长出身武当，这看风水择地的事情最是拿手，有陆道长在，定能为禅师觅得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说到这里陈家洛心机一动，既然于万亭是少林的弃徒，那为何又会将遗物存放在南少林？

天镜禅师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这特么的有盖和尚庙让道士看风水的么？这是帮忙还是砸场子啊！

第八十六章少林的野望

“阿弥陀佛！”，天镜禅师毕竟是出家人，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老衲此来并非是要向总舵主化缘，莆田少林寺被毁之前方丈将于老舵主留在寺中的遗物交给我，叮嘱我一定要送到陈总舵主手中；老衲总算不负方丈所托，还请陈总舵主收好！”，说完天镜从背后取出一个黄布包袱送到陈家洛面前。

只见包袱上朱笔写着“于万亭”三字，陈家洛知道这里面装的就是于万亭的衣服和写有乾隆身世的遗书，陈家洛双手接过，并没有马上拆开查看反而放到一边，“天虹方丈和大师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难忘，却不知这包袱里装的究竟为何物？”

从寺里出来的时候天虹方丈倒是给天镜说了包袱中的秘密，不过这秘密实在过于惊人，因此天镜不好直说，于是含糊的答道，“老衲这几个月来时时刻刻背着个这个包袱，似乎应该是衣物。”

“或许是义父当年的衣服吧？”，陈家洛提起包袱颠了颠，“嗯，没多少分量，应该就是衣物了！义父去世前我未能给他老人家送终，今日就在这府内将衣物烧给义父聊表祭奠。”

天镜禅师都快抓狂了，眼角抽了几下，“总舵主还是打开看一看的好，老衲将这包袱背在背上的时候，似乎感到里面还有些其他东西！”

啧，你说这些佛门子弟怎么都不安分呢？安安静静的在庙里吃斋念佛不好么？非要掺和到天下大事中，哪有一点出家人的样子！陈家洛此时想到的却是大唐双龙里藏着和氏璧的白马寺，同样试图利用某样关系到皇位的东西搅动天下，同样的把拯救苍生挂在嘴边，同样的令人生厌。往深里想一想，于万亭作为少林弟子，出去组织反清社团，少林竟然什么行动都没有，那或许说明于万亭是得到了少林的认可。再联想到清代宗教势力的分布，上层笃信喇嘛教，下层则是全真龙门派和临济宗二分天下，少林属于曹洞宗，早已不复当年的风光，和目前的武当处境类似，同样看着以前被自己死死压制的宗派大兴，自己却守着破庙暗自伤感。陆菲青在屠龙帮，于万亭组建红花会，不过是少林和武当布的两颗棋子罢了；历史上少林之所以兴盛，是当初十三棍僧辅佐秦王李世民打下的根基；武当则是因为大明的崛起而成为皇家道观。有了这两个先例在也就难怪武当少林会有如此举措。

陈家洛理解少林的选择，但并不代表他喜欢这

样，在他看来宗教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别瞎几把没事儿就参与到世俗政治斗争中来。听到天镜这么说，陈家洛更肯定他早已看过包袱里的东西，于是冷着脸解开包袱，包中是一件绣花的男人背心，还有一件撕烂了的白布女衣，上面点点斑斑，似乎都是血迹，年深日久，早已变黑，此外便是一个黄纸大折。绣花背心是陈家洛的母亲送给于万亭的，白布女衣则是陈母为于万亭包扎伤口所用。见陈家洛拿起黄纸大折，天镜眼中闪过一抹异色，转瞬又恢复平淡，低着头默念佛号。

陈家洛打开黄纸大折，开始却是一段青梅竹马的情事，“福建莆田少林寺院门下第二十一代天字辈俗家弟子于万亭带罪敬白。弟子出身农家，自幼贫苦，从小与左邻徐家女儿潮生相识，两人年长后甚相亲爱，我二人后来私订终身，约定弟子非徐女不娶，徐女非弟子不嫁。先父过世后，连年天旱，田中没有收成，弟子出外谋生，蒙恩师慈悲，收在座下。缴上绣花背心，乃弟子离乡时徐女所赠。”

看着别人描写和自己母亲的情史，陈家洛心中十分别扭，再往下看去，再看下去，“弟子未入本派武学堂奥，即便下山，只因挂念徐女恩情，尘缘不能割舍，待归故乡，惊悉徐女之父竟已将女嫁于

当地豪族陈门。弟子伤痛之际，夜入陈府探视。仗师门所授武艺，为一己私情而擅闯民居，此所犯戒律一也。及后徐女随夫移居都门，弟子恋念不舍，三年后复去探望，是夜适逢徐女生育，得一男儿，纷纭之中，弟子仅在窗外张望数眼。四日后弟子重去，徐女神色仓皇，告以所生之子已为四皇子胤祯掉去，归还者竟为一女。

未及竟谈，楼外突来雍邸血滴子四人，皆为高手，显为胤祯派来视察者，想是陈府如有人泄露机密，即杀之灭口。弟子惊而逃逸，为其追及，激战中弟子额间中刀受伤，拚死尽杀血滴子，回楼晕倒。徐女以内衣为弟子裹伤。所呈血衣，即为该物。弟子预闻皇室机密，显露少林武功，为师门惹祸，此所犯戒律二也。

此后十余年间，弟子虽在北京，但潜心武学，不敢再与徐女会面。及至雍正暴毙，乾隆接位。弟子推算年月，知乾隆即为徐女之子，心恐雍正阴险狠毒，预遣刺客加害徐女灭口，故当夜又入陈府，藏于徐女室内。是夜果来刺客两人，皆为弟子所杀，并在其身上搜出雍正遗旨，现一并呈上。”

陈家洛翻到最后，果见黄折末端粘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如朕大归之时，陈世倌及其妻徐

氏未死，速杀之。”，字后盖着小小朱印，是篆文“武威”两字。雍正手下养着一批密探刺客，号称“血滴子”，专为皇帝干暗杀的勾当。雍正密令血滴子杀人，便以“武威”朱印为记。

再读折子，“乾隆大抵不知此事，是以再无刺客遣来。但弟子难以放心，乃化装为佣，在陈府操作贱役，劈柴挑水，共达五年，确知已无后患，方始离去。弟子以名门弟子，大胆妄为，若为人知，不免贻羞师门，败坏少林清誉，此弟子所犯戒律三也。”

陈家洛看到这里，心想于万亭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居然在我家甘操贱役五年之久，可惜晚生了几十年，不然的话倒是可以去和哪位守候在陈圆圆身边的美刀王胡逸之做把兄弟；红花会摊上这么个不靠谱的总舵主可真是倒霉，这五年时间想必他就没怎么理会过会中事务吧？陈近南愚忠、于万亭毁于情事，都不是合格的社团领袖，怪不得天地会、红花会诺大的声势，却连满清的一根毛都动不了。

接着看下去，“弟子犯此三大戒律，深自惶恐，谨将经过始末，陈于恩师座前，跪求开恩发落。”，于万亭的供词至此而止，下面是两行朱笔的批文，想是他师父所写的了，文曰：“于万亭犯

三戒律，如幡然悔改，皈依三宝，则我佛十恶尚恕，岂不恕此乎？若恋尘缘，不能具大智慧力斩断情丝，则立即逐出我派。愿好自为之，善哉善哉！”，看到这里陈家洛暗暗冷笑，少林恐怕未尝没有试图通过这个秘密谋取好处的意思。

见陈家洛读完却没有太多惊讶的表情，天镜感到事态开始脱离自己的掌握，于是试探着问道，“却不知于老舵主有何遗命？”

嗯，这章抄的原文有些多了，不过这个是解释故事背景必须的东西，大家见谅。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

第八十七章红花会第一届代表大会1

“是义父当年的一些私事。”，陈家洛若无其事的收起黄纸大折，乾隆身世的秘密却是不用和他挑明了，尽管天镜八成已经看过这封遗书，但自己不说出来就能拖延一段时间。

天镜见到陈家洛之前设想了无数种他有可能做出的反应，或是大惊失色，或是瞠目结舌，或是手足无措，但从未想过他看了这个惊天大秘密后竟然如此平淡，他对此毫无准备，之前准备的那些用来说服陈家洛的话只能吞到自己肚子里；“阿弥陀佛，既然于老舵主的遗物已经交到陈总舵主手上，方丈交代给老衲的任务已经完成，老衲就此告辞。”

说完天镜起身往门口取走，陈家洛忙起身假意挽留，“大师请留步，如今少林被鞑子烧成白地，大师可有合适的去处？若是没有不如就在我红花会多留一段时间。”

“如此也好！”，天镜就坡下驴，索然不明白他看到遗书后为何如此平静，只要自己一直跟在陈家洛身边，总能看出些蛛丝马迹。

陈家洛没想到天镜脸皮这么厚，刚才稍一客套

就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早知道就把刚才的大师换成道友了，心中怒骂脸上却挂着笑容，“如此便好，久闻大师佛法精湛、武艺高深，在下日后定会常向大师请教！”

安置好天镜，陈家洛拿着于万亭的遗物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自己又不能随身携带，交给别人肯定不放心，烧了吧似乎也有些不妥当；头大啊，自己在杭州的时候还是放在身边好了，等去京城前再想办法处理掉。陈家洛回到马善均给自己安排的卧室，把包袱和衣物放到柜子里，遗书贴身藏好，盘腿坐在床上细细的思考着晚上红花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的议题，对于任何一个社团来说组织工作都是重中之重，目前红花会的组织架构十分松散，不利于组织的壮大，必须进行改造，通过之前杀死张召重、寻找闯王宝藏、帮助木卓伦击败清军等事件，陈家洛目前已经积累起初步的威望，有了进行改革的资本。

可惜十二哥没办法回来啊，虽然很相信心砚不会叛变，但陈家洛并没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个人的忠诚上，把石双英留在北京未尝没有监视他的意思，断绝他面临诱惑的可能性才是维持忠诚最好的方式。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目前最值得信赖的

部下无法参加晚上的会议，陈家洛少了一个有力的臂助。

谁会成为自己的支持者，谁又会成为自己的反对者，谁是可以争取的，谁又是无法说服的？他们为什么会支持自己，又为什么会反对？陈家洛把红花会目前剩下十二位当家的背景资料再次过了一遍，预想着回忆中可能发生的变化。

“总舵主，该吃晚饭了！”，不知不觉一个中午就这么过去，马善均在门外喊道，“诸位当家的都在外面等着拜见总舵主！”

“好，我这就出来！”，陈家洛摸了摸胸口的遗书，推开门走了出去，跟着马善均到了前院，无尘道长、赵半山和骆冰等人正吵吵闹闹说着什么，见陈家洛过来忙上前打招呼，寒暄一番陈家洛来到上首的席位坐下，“诸位哥哥、嫂嫂，今晚尚有要事相商，这酒就不喝了！明日我再陪大伙儿喝个痛快！”

除了天镜禅师、无尘道长等几个出家人外，在场的那个不是酒量过人，这吃饭没酒可把他们憋坏了；凑凑用过晚餐，陆菲青、天镜禅师和霍青桐姐妹纷纷告辞，马善均将红花会众人领到密室当中。杭州分舵的会众远远地围着密室警戒，马善均帮他

们弄好茶水就打算离开。

陈家洛叫道，“马大哥，你是杭州分舵的舵主，也来一起商讨吧！”，陈家洛打量了下桌子，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劳烦马大哥再去拿些纸笔过来！”，做会议记录的东西还是要的。

借着马善均去取纸笔的功夫，陈家洛挨个打量着自己的班底，二当家追魂夺命剑无尘道长、三当家千手如来赵半山、五当家黑无常常赫志、六当家白无常常伯志、八当家铁塔杨成协、十当家石敢当章进、十一当家鸳鸯刀骆冰、十三当家铜头鳄鱼蒋四根。红花会一共十四位当家，老舵主于万亭、四当家文泰来和十四当家金笛秀才余鱼同已经去世，七当家徐天宏奉命去了山东，九当家卫春华在安西铁胆庄。加上陈家洛和马善均，今晚与会的一共十个人。

应该租条画舫去西湖上开会啊，当初怎么就没想到呢！正遗憾间马善均拿着笔墨进来了，“有劳马大哥为我们记录，还请马大哥坐到我旁边来！”，会议记录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它可以记录会议达成的决议，并指导会后的执行。

下方各当家表情不一，有的交头接耳，有的神游天外，他们大都是些粗豪的汉子，从未经历过这

种议事方式，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陈家洛咳了一声，众人停止议论把目光集中到陈家洛身上，陈家洛开口说道，“小弟自担任总舵主以来，一直想和诸位哥哥、嫂嫂细细的聊一回，奈何这段时间过于忙碌，先是文四哥不幸落入敌手，又要取出闯王宝藏，最后还远赴西北帮着木老英雄对付清军。”，陈家洛不落痕迹的摆了摆自己的功劳，“今日总算得了空闲，还请诸位当家的开口直言，咱们把今年的会务好好议一议！”

“但凭总舵主吩咐！”，众人齐声应道。

“好，我先说下今晚议事的议程，前半段先把大伙儿手上的事物说一说，后半段再说说今年的安排！”，陈家洛把这当成了后世的年会，说话间马善均笔走龙蛇把陈家洛的话细细记下；见他们都没反对，陈家洛继续说道，“那就先从我这里开始吧。”

第八十八章红花会第一届代表大会2

“我呢，最近一直在京城办一件要紧的事情，再有三个月就能分晓，若是成了，咱们红花会就可以有自己的地盘了！”，细节方面陈家洛没有多说，毕竟心砚的事越晚公布越好，“造反还是要手上有兵才行，有了地盘就能招兵买马、打造兵器，慢慢的积蓄力量……”

“却不知是在何处？”，一听有地盘，众当家的都激动起来，无尘道长忍不住问道。

“事情尚未确定，今天我就不说了，只能告诉诸位是在沿海一带！距离杭州并不算远！”，陈家洛又说了几句就切换到下一个话题，“好了，我说完了，诸位哥哥可有什么要说的？就从二哥开始吧！”

“老道从西北回来基本就闲着了，除了前段时间和十弟一起收服了两个小帮派就没其他事情了！”，无尘道长有些不好意思。

“二哥不必过谦，今年还有一大堆事要劳烦二哥呢！”，陈家洛安抚道。

相对而言赵半山手上的事情就要多得多，自从闯王宝藏到手，利用温州王家和红花会在浙江水师

里的势力，一艘艘海船从温州出发驶往倭国和南海，运走一箱箱的茶叶、瓷器和丝绸，还回来铜、火枪等物。清代本来有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等四个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但在乾隆二十年发生了英国侵略分子洪任辉(james - flint)驾船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事件，清政府才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十日宣布：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的贸易，仅允准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江浙一带的海贸转入地下，这也给赵半山提供了机会，红花会有了闯王宝藏做基础，迅速成为江浙一带最大的海商。

“火枪？是什么型号的？买了多少把？”，一听有火枪，陈家洛格外兴奋，他可没有把自己当做正宗的武林人士，在这个时代火枪和大炮才是王道啊！

“启禀总舵主，此次购得的火枪名曰褐贝斯，按照西洋人的说法此枪一分钟可发射五到六发子弹，射程可达二百米。不过经属下查验，超过百步此枪就打不准了，发射的速度也才是洋人说的一半！”，从一个武林高手嘴里传出米、分钟这些外国词汇让陈家洛有种怪异的感觉，“此时洋人正在天竺大战，自己的火枪也不是很多，属下这几个月

才购得一千支，不过已经和几个大商人说好了，他们今年会专程从欧罗巴运来大批火枪售给我等，同时还有弗郎机炮等。”

“有劳三哥了！”，自己召集军队还需要一些时间，就起始阶段来说一千把火枪已经够用了，“三哥记得问洋人要几个教官过来，要是有洋人工匠和传教士愿意为我红花会办事，勿用顾忌银两。”

赵半山下来轮到常氏双侠，常赫志说道，“我们兄弟俩回来后去了趟归德府，马英雄已经打下了归德府大半县城，府城虽然还没有攻下，但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过马英雄手下人马虽多却没多少兵器，咱们兄弟听从总舵主吩咐，从浙江绿营里搞了些兵器运过去才好了些；归德府位于三省交界处，三省官员互相推诿，到我俩离开之时兵马尚未开动，马英雄理应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五哥六哥辛苦！”，陈家洛再次致谢后将目光投到杨成协身上，杨成之前一直在西北，并没有多少事情，接下来章进也是一样，很快就轮到骆冰了。

自从在杭州分开，陈家洛有几个月没见到这位四嫂了，她现在身上还为文泰来带着孝，一身白衣

衬托的皮肤越发的红润起来，这段时间忙于红花会情报系统的整合完善，略微缓解了点丧夫之痛，气色也比陈家洛离开杭州时好了许多。她只是大概的说了下红花会近期搜集到的一些重要信息，对人员构成、运作模式并未多说，这也是情报机构保密性的要求，陈家洛离开时给她说过多次，显然她将这一切都记在了心中。

骆冰说完是蒋四根，他用带有浓重广东口音的官话说道，“接到总舵主的吩咐后，属下立刻前往佛山，到了佛山联系上之前的兄弟；由他们引荐结识了一些佛山的铁业商人，不过购买铁锭时遇到了些麻烦；佛山铁锅、铁犁、铁钉。钟鼎、铁链遍销天下，每个化铁炉都有熟悉的铁匠，铁刚出炉就被分的干干净净；想要大批铁锭却是难上加难，属下在佛山呆了三个月才凑齐三万斤铁锭，临行时还被佛山当地土豪盯上，对方摄于我红花会威名，最终还是放行了！不过看他们的样子，下次想要再去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佛山当地土豪？姓甚名谁？”，陈家洛问道。

“此人名曰凤天南，与当地官府多有勾结，名下当铺、赌坊不计其数，大半个佛山都是他家的产

业；擅使一根黄金棍，我与他切磋了几招，并未占到便宜。”，蒋四根答道，“此人在佛山无恶不作，我本想回来请二哥帮忙料理了他，又怕惊动官府断了铁锭的供应，因此尚未动手，接下来该如何还请总舵主示下。”

我当是谁啊，原来是绿茶婊袁紫衣她爹，“与官府勾结？这却也简单，我在京师结识了乾隆的宠臣和珅，到时候我去问他要一张片子，你拿去给当地官府，言明要凤天南的产业，保证他们双手送上！”，凤天南不过是个小土豪罢了，和珅的名字一摆出来，全广东上下没人能救得了他！

按时间算袁紫衣也该出生了吧？到时候她还会不会和胡斐见面呢？陈家洛收回思绪，接着聆听马善均的汇报，这几个月来他的丝织工厂已经初具雏形，生产效率和成本都大大超过原始的手工作坊，等今年蚕季一开始，将会给苏杭丝织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感谢有多远啊没多远的打赏。

第八十九章红花会第一届代表大会3

从自己接任以来，红花会获得了上千万银两的资金、成为江浙一带海贸龙头、获得一定数量的铁锭储备、情报系统初步建立、西北和河南同时在给清廷放血；欲夺天下必须有钱、有人、有地盘，陈家洛现在钱算是有了，人虽然有一些但还需要筛选培训，地盘的话三个月之后即将揭晓。

见大家有些疲倦，在马善均汇报完陈家洛就暂停了会议，众人走到院子中略事休息；一刻钟后会议重新开始，陈家洛开始安排工作，“咱们去年给鞑子制造了一些麻烦，但满清终究是个庞然大物，若我等贸然起事，成功的概率极小。因此接下来几年我们要弄到一块地盘，慢慢积蓄实力，据我推断满清在今后几年即将开始由盛转衰，待到烽烟四起之时我们再行起事！不知诸位哥哥怎么看？”，乾隆身世的秘密已经放出，可以预见满清高层将出现动乱；议罪银一开始实施，官员就会开始肆无忌惮的贪污受贿、压榨百姓，人一旦活不下去了就会铤而走险，各地大小起义必将层出不穷；再加上西北木卓伦、河南马朝柱、山东王伦三处叛乱，第二次金川之战迫在眉睫，乾隆出身汉人的秘密被满清高

层知晓后，汉人掌军的概率越来越小，单凭那些三藩之乱时已经废了的八旗子弟，平叛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来满清现在就已经开始衰退，再加上这三件事朝廷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这…”，下面交头接耳议论几句，还是威望最高的无尘道长提出疑问，“不知总舵主这由盛转衰的预测由何而来？”

“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自古以来官员就没有不贪污的！官员贪污的多了，百姓就活不下去了。自打康熙朝后期，满清的官员就越来越不像话了，再加上九龙夺嫡闹得天下不宁，嘴上说着康熙盛世，但这时候鞑子的朝廷就有些摇摇欲坠了！不过鞑子还算有几分气运，接下来的雍正是个狠家伙，设立军机处、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改土归流一连串举措又让鞑子活下来了！他累死累活的撑起这个朝廷，终于把身体折腾垮了，才当了十三年皇帝就死了。咱们现在这位乾隆爷一登基就说雍正为政苛刻，当以宽厚待官员，稍微谨慎了一段时间的官员可算赶上好日子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再加上乾隆好大喜功、贪图安逸，贵州苗乱、大金川之战、下江南等等把雍正留给他的家当败得干干净净；这次在西北

被木老英雄击败后连军费都凑不出来了。”，后世对康熙和乾隆吹嘘的厉害，倒是雍正**很多，但在陈家洛看来要不是雍正铁腕改革，满清早就亡了，“我从京城来的时候和珅给乾隆出了个主意，说既然缺钱就让犯错的官员花钱赎罪！官员一旦犯错交上一大笔银子就能免罪，如此一来，官员盘剥更甚！这满清的衰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座的除了赵半山出自海商世家、马善均数代经商，读过一些书之外，其他人最多也就认识几个字，之前只是觉得鞑子的朝廷可恶、贪官污吏众多，但却从未站到这个高度来看问题，经陈家洛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又回答了几个问题，众人暂时接受了陈家洛的战略计划，见今晚会议的第一个目的达成，陈家洛心情大好，“诸位哥哥都习武多年，自然明白只有基础打得牢才能打赢别人的道理，我们这几年就相当于站桩打基础，等再过几年就能和鞑子过上几招了！”

“总舵主说的有理！老道我当年可是走了三年的梅花桩才开始学武的！”，这道理简单，大家一听就明白。

“如此我就开始分配任务，还望诸位鼎力相助！”，刚说了一大段，口都干了，端起茶杯喝了

一口，陈家洛这才继续安排，“那我就不客气了！咱们当下有几件要紧的事要办！一是人，要造反没人可不行，咱们会中兄弟虽多，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还得好好筛选一遍才是，同时还要多多吸纳新人入会；二哥在会中威望最高，这筛选人员的事情就拜托给二哥了！二哥先从会中选出一些年轻人，要能吃的了苦、和鞑子有深仇大恨的，最好还认识几个字，等我从京城回来就亲自给他们上课！二哥看还要哪位哥哥帮忙？”，这些是陈家洛给自己准备的班底，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放到了最前面。

“要说这事还是七弟和十二弟最合适，既然他二人都不在总舵，那就八弟来帮我吧！八弟之前做过一帮之主，这些事也应付得来，不知总舵主要多少人？”，无尘道长问道。

“越多越好！到时候边上课边筛选！”，陈家洛一边回答一边想着诸位当家之间的关系，虽说红花会都是兄弟相称，但彼此之间还是有些远近，无尘道长收服杨成协入会，和章进交好；章进又听骆冰的话；赵半山之前和文泰来关系不错，又因为和蒋四根同在海边长大，平时来往不少；常氏双侠是兄弟自不待言；卫春华性格冲动，但最怕石双英，

徐天宏乍看和谁关系都不错但深究起来却没有那个更亲近一些。

“三哥的话，还是继续经营海贸，注意搜集洋人的工匠、军事教官，但有一技之长者，立刻重金礼聘！”，说道人才陈家洛想起一个人来，“对了，去倭国的时候如有朱之瑜先生的后人，可设法接触，能拉到我红花会中最好。”，朱之瑜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贡生，在清军入关后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活动。南明亡后，东渡定居日本，在长崎、江户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在开始阶段肯定不会有多少读书人投到陈家洛麾下，但要造反又离不开读书人，陈家洛就把目标放到了朱舜水的后人身上。

第九十章红花会第一届代表大会4

人员、钱财的事情安排妥当，接下来该继续给乾隆添麻烦了，“五哥六哥，二位在江湖上声名显赫，我想请二位兄长去江湖上联络马英雄这样的好汉共同举事，我红花会可提供情报、钱财、兵器等各种支持！”，常氏双侠有配合马朝柱行动的经验，做这些事比其他人要合适许多，“诸如红阳教、白莲教、青阳教、白阳教、天理教、混元教、捻子等会道门各有各的长处，二位兄长切勿小看！”，天理教在嘉庆年间曾攻入皇宫，现在正由乾隆初年在山西起事的飘高老祖之弟子姚秦在京畿一代传教，已经颇有成效；王聪儿领导的白莲教大起义更是声势浩大，虽然现在距离王聪儿出生还有二十年，但向王聪儿传教的刘之协已经十八岁，他的师父刘松正在在河南、安徽、湖北等省传教，能在历史书上留下名字的必有过人之处，红花会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提供支持，让他们早些爆发出来；捻子在太平天国起义后才广为人知，但他们的起源要追朔到康熙年间，目前活跃于安徽、河南一带，若现在就能拉出来，倒是可以和马朝柱互为犄角，再加上山东王伦，三股人马扰乱山东、河南、安徽，

满清的漕运将面临巨大的威胁，这时候陈家洛在其他地方搞些小动作恐怕满清就算注意到也是有心无力了。

常氏双侠出身青城派，是青城名宿慧侣道人的弟子，放到江湖上那是响当当的名门正派，平日里对白莲教这些装神弄鬼的教派十分鄙视，听陈家洛如此吩咐面露难色，迟迟不肯答应。

这一点陈家洛也早就想到了，归根结底像是武当、少林、青城这些名门正派大多依托正统宗教，一是教派理念的冲突，二来这些名门正派大多有稳定的产业，像是少林僧田遍布登封，明代对武当的赐地同样不少，青城作为道教名山这些东西也是少不了的；换而言之他们算是半个体制内成员，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追求秩序的稳定，而白莲教这些是造反专业户，目的是推翻现有秩序，一个是守序阵营，一个是混乱阵营，当然尿不到一个壶里。说实话陈家洛也看不上这些邪教，不过作为政治老师他很明白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又是次要矛盾，见常氏双侠很难接受，于是解释道，“五哥、六哥，我知道你们是名门子弟，看不上这些装神弄鬼的家伙，不过目前更重要的是反清；还请五哥、六哥暂时忍耐几年，等咱们红花会得了天下，自然容不得

这些人作乱。”

陈家洛话说的这么透了，常氏双侠再也不好拒绝，“我兄弟二人自当遵命！”

徐天宏、卫春华不在现场，于是陈家洛把他俩负责的事项简单的说了下，“七哥在山东协助王伦准备起事，等我处理完京城的事情就去山东看望七哥；九哥在安西负责探听清军消息，帮着木老英雄对付鞑子！周老英雄在西北的实力根深蒂固，定不会让他的女婿处什么问题！”，对于章进陈家洛一时不知道如何安排才好，他脾气暴躁、别人多看一眼他的驼背就会惹来**烦，也就轻功还拿得出手，“如今各位兄弟分布各地，咱们还的有个往来联系的人才好，十哥你轻功出众，这项重任就拜托十哥你了！”

骆冰负责情报部门是早就定下的事情，情报工作不适合放到会议上来谈，陈家洛打算私下抽个时间好好和她说说，就暂时略过；“十二哥原是刑堂堂主，职责照旧，不过目前咱们能用得上的人手不多，我想让十二哥多帮着我处理一些杂务。”，石双英是这些当家的中陈家洛最为看重的，想给他加上更重要的任务，但他仅仅排名第十二，资历过浅，为避免别人非议，陈家洛只好先用杂务当借

口，等工作上手后再慢慢过渡。

“十三哥继续去佛山一代，既然凤天南不让咱们卖铁，咱们就先不轻举妄动，等我拿到和珅的帖子，有的是办法收拾他！这段时间十三哥就帮忙留意凤天南的不法事宜，想必凤天南没少做丧尽天良的勾当，有了证据，那些当官的处理起来也方便些。”，蒋四根之前没完成陈家洛嘱咐的事，正在内疚中，见陈家洛有了解决的办法马上答应。

“马大哥这里还是继续做好丝织厂的事情，同时把咱们红花会中经商的兄弟都联系起来，大家抱在一起做大做强，不仅能为咱们红花会赚取银子，而且将来购买粮草、火药、药材等物也要方便许多！”，待红花会的商会成立后，击败晋商、徽商这些目前中原大地上最强的商业势力，满清的经济命脉就控制在红花会手中了！

一口气安排完诸位当家的工作，陈家洛缓了一口气，“诸位哥哥、嫂嫂还有什么事情，趁今天大家都在，且拿出来议一议，等大伙儿都忙起来了，再想凑齐人可就不容易了！”

“总舵主，我倒是有件事情和总舵主商量商量！”，赵半山头一个站了出来。

“三哥有事请讲！”

“总舵主，如今陆大哥一直跟着咱们红花会办事儿，没个名义可不方便！我就想看能不能把陆大哥也拉到红花会中来!”，赵半山和陆菲青相交多年，早就想把他拉入会中了。

“却不知陆老前辈是何想法？”，陈家洛对于陆菲青也很欣赏，武功高强、身后有武当的资源可用、而且能在李可秀的府邸里混上西席，证明此人的文化水平相当不错，红花会目前就缺少这样的人。

“在下和陆大哥提过几句，陆大哥是愿意的！”

“好，不知诸位哥哥有何意见？”，陈家洛环视众人，陆菲青这段时间和众人相处的不错，自然没什么意见，“那就这么定了，却不知陆老前辈的座次该如何安排？”

感谢gao先生的打赏。

第九十一章未亡人骆冰

一阵推来让去的谦虚，最后确定陆菲青排名第三，仅次于无尘道长，赵半山退居第四，由于以前的四当家文泰来已经去世的原因，其他人的位次无需改动。陆菲青的事情说完会议就此结束，自有人挑选黄道吉日筹办入会事宜；陈家洛从马善均手里接过会议记录仔细看了看，然后诸位当家挨个画押确认，红花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总之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奋进的大会！

“诸位哥哥、嫂嫂！从今日起大伙儿就要忙起来了！还望大家小心谨慎，迟早有一天咱们要打进京城，推翻鞑子的朝廷！好了，天色已晚，大伙儿回去休息吧！这几日我就留在这里，诸位有事可随时来找我！”，说完陈家洛起身领头走了出去。

回房躺在床上思索了一番这次会议的细节，相对于自己刚接任时诸位当家对自己明显信服了许多，自己上任以来这些努力不是白做的！在他们心中已经建立起初步的威望，不过目前红花会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不足！希望无尘道长能给自己筛选一些优秀的种子出来，再加上戴震，赵半山哪里搜集来的西洋人、朱舜水后人和蒋四根弄来的工匠，依

靠这些人完成一个县的布局暂时勉强够用。

“总舵主，后天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吩咐人出去购置香烛等物，咱们后日就把陆前辈的入会事宜办了！”，一大早马善均前来汇报！

“马大哥辛苦了！此地是马大哥的宅邸，一切就由马大哥操持吧！”，陈家洛说道。

“属下遵命。”，马善均入会多年，这新入伙的仪式也参加了不少马上和陈家洛商量起细节来，“总舵主，属下是这么打算的……”

修改了两个细节，陈家洛点点头，“如此甚好！就按照马大哥的意思办！”，属下办事得力自然需要给个甜枣，“自从马大哥主持杭州分舵事物以来，杭州分舵日渐兴盛，马大哥功不可没；如今又肩负起主持商业事宜的重担，待过些日子我会提议让马大哥也坐一把交椅！”

一方面红花会目前的领导层主要以武林人士为主，这样的搭配很不合理，需要吸纳其他阶层的人员；另一方面自己接手红花会后提拔新人可以适当的增加中层骨干的做事动力，要是高层一直维持不变，中层看不到上升的空间，做事定然会懈怠；陈家洛目前接触最久的中层就是马善均了，看到办事干净利落，自然不吝惜奖赏。等心砚上任后，自己

再按照原来的历史把心砚拉进来坐一把交椅，自己在会中也算有了铁杆心腹。

“多谢总舵主厚爱！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总舵主办事！”，马善均大为感激，虽说自己是杭州分舵的舵主，为了会务可谓鞠躬尽瘁，但武艺一般，会中多有不服之人，如今得到总舵主如此信任，他心中涌起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

好言抚慰一番把马善均送到门外，正要去找霍青桐聊一聊的时候，骆冰过来找他了，“总舵主，我有些事情想和您说说！”

“四嫂快请进！”，陈家洛忙将骆冰迎了进去，去过茶杯冲洗干净给骆冰倒了一杯茶，“四嫂请喝茶！”

俩人分别在桌子两侧坐好，骆冰接过茶杯抿了一口，“多谢总舵主。”

“四嫂此来可是要和我说说情报部门的事务？”，骆冰今日一身素白，鬓角插着一只白花，陈家洛恍然间有种欣赏制服诱惑的感觉，这孝服也算是制服吧？放在茶杯上的芊芊素手修长白皙，看的陈家洛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这未亡人可是比李沅芷、霍青桐那些青涩的小姑娘有魅力多了！

骆冰从衣服里摸出本册子放到桌子中间，“总

舵主，这是我这段时间做的事情，按照你的指点谛听营的框架算是有了个框架。”

“好，我看看！”，陈家洛伸手接过还带有骆冰体温的册子，闻着书页间飘出的女人香，不由得心中一荡，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一年多了，连个女人都没碰过，自制力有些下降啊，忙收敛心神翻看册子慢慢看了起来。

骆冰书法不错，写的一手好簪花小楷，册子上细细的罗列着谛听营的人员构成、职责及分布，全部按照陈家洛所说采取了单线联系的模式，如此以来就算有人叛变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目前谛听营工作的重点在京城、杭州、南京以及运河沿线，等这几个地方理顺了再扩展到其他城市。

一边翻看册子，一边时不时偷偷瞟一眼骆冰的领口，可惜被布扣扣得紧紧地，只露出一段天鹅般修长白皙的脖子，有时候看不到比看得到更惹人遐思，顺着脖子往下，挺拔的玉丘将胸口我衣物撑得鼓鼓的，陈家洛不由得脑补起来。

过了许久，陈家洛依依不舍得合上册子，“四嫂辛苦了，如今这红花会的情报搜集能力和往年比可是厉害多了，这一切都是四嫂的功劳。”

“不是总舵主给我说的那些话，我哪能明白这

些！”，骆冰吐气如兰，声音里透出一股让人迷醉的柔媚。

再这样下去我会犯罪的啊，接着起身倒茶的时候陈家洛换了个坐姿，掩饰住身体发生的变化，“这册子只写到一个月前，最近可有要紧的事情？”

“近日江南一带并无大事，倒是京师几个王爷家里最近进进出出的三教九流慢慢多了起来，却不知是何缘故。”，骆冰似乎并未发觉陈家洛的异样，“我正要亲自去京城一趟。”

说的应该就是郑王爷、理郡王和恭勤贝勒这几家吧？他们终于忍不住跳出来了？一听骆冰要去京师，陈家洛忍不住脱口而出，“我过几天也要回去，四嫂不如和我一起去好了！”

话刚出口就觉得有些冒昧，孤男寡女一起上路成何体统啊，没想到骆冰却不在意，“如此甚好，一路上正好向总舵主多多请教。”感谢fyxxl的打赏。

第九十二章与骆冰同行

“青桐妹子，和我出去走走吧！”，送走骆冰，陈家洛敲响了霍青桐的房门，身为21世纪的好青年，自然知道感情是要慢慢维系的，再说刚才和骆冰坐了那么一会儿有些按捺不住了，和霍青桐一起出去逛逛，就算不能吃掉，占占手上的便宜也好啊！

“姐姐，陈大哥，你们要去哪里？带上我吧！”，没走几步，喀丝丽就蹦了出来，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他俩，于是俩人身后又跟上了个小尾巴！

有人跟着俩人有些尴尬，一路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倒是喀丝丽兴致勃勃，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有人当电灯泡自然不好谈情说爱，陈家洛带着她俩去西湖边依此拜过岳飞墓、于谦墓和张苍水墓，心中暗暗祈祷，三位英雄在上，请保佑我陈家洛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河山，待功成之日为三位英雄重塑金身，将三位英雄的事迹列入教材，广为传颂。

在陈家洛跪拜时霍青桐也跪在他身边口中默默念着什么，从岳庙出来陈家洛问，“青桐妹子刚念叨着什么呢？”

“大哥要赶走鞑子，我当然要全力助你。”，说着脸微微红了下，“师父也给我讲过岳王爷的故事，他是你们汉人的大英雄；我向岳王爷祈祷，让他保佑你平安。”

出到外面，陈家洛觉得三人之间的气氛凝重了些，于是指着雷峰塔说，“不知道你们听过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没有？”，见二人摇头，陈家洛领着她俩往雷峰塔走去，“那我今天就给你们说说这个故事吧！”

略过细枝末节，慢慢的回忆着当初看电视剧的情节，把白蛇传的故事绘声绘色说了一遍，故事说完三人恰好到了塔下，“从那以后众人都传说来这里拜拜雷峰塔，可以得到白娘子的保佑，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一定要拜一拜！”，喀丝丽抢先跪在塔下闭上眼睛小声祈祷着。

自己的妹妹有了心上人？霍青桐面露喜色，待喀丝丽站起来后问道，“妹妹是在求白娘子保佑你和哪家的小伙子？”

“姐姐！”，喀丝丽拉这霍青桐的胳膊嗔道。

“好好好，我不问了！”，霍青桐历来心疼自己的妹子，以为她是害羞就没有追问下去；待游完

这些地方，天色渐晚，三人往马善均的宅邸走去。

“青桐，后日我就去京城了，你照顾好自己，若是无聊就去找沅芷玩！”，陈家洛暗暗打了个埋伏，她俩提前处好关系对将来有莫大的好处。

“嗯，陈大哥你在京城也小心些！”，霍青桐偷偷拉住他的手用了握了下，“遇事不可勉强，保住自己的有用之躯最重要！”

陈家洛用手指挠挠霍青桐的手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青桐妹子也不要过于劳累，待到从京城回来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好么？”

说起婚事霍青桐的心跳明显加快了许多，双颊泛起红晕，低头咬紧嘴唇，轻轻地嗯了一声；陈家洛刚要说些什么，喀丝丽突然回过头来，“陈大哥，你说为什么小青对许仙那么好？许仙却没有娶她呢？这个故事我不喜欢！”

第二日，马善均府中人潮拥挤，僧人、道士、商人、绿营兵丁将领等三教九流模样的人马济济一堂，杭州分舵主要人员和附近有名望的武林名宿或站或坐，兴高采烈的议论着什么！见吉时已到马善均走到布置好的香堂上首，双手抱拳环环一揖，“诸位英雄、诸位兄弟，多谢诸位今日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红花会纳新仪式……”，马善均到底是场

面上的人，一段寒暄的话说的滴水不漏，在座的嘉宾都觉得自己面上有光。

“下面有请我红花会新任三当家陆菲青陆三哥！”，话音刚落，陈家洛陪着陆菲青走了出来，自然又是一番见礼；叩拜红花会祖师、宣读帮规、鸣炮庆祝等等一套流程走下来，陆菲青正式成为红花会的三当家！

咿，这事儿好像办的不是很合适啊？远远地看着被众人围在中间的陆菲青，陈家洛突然想到个问题，陆菲青是李沅芷的师父，现在他要改口叫陆菲青三哥，岂不是平白无故大了李沅芷一辈？到时候该不会和杨过小龙女一样，被人以有违伦常为借口阻止他迎娶李沅芷吧？不过再一想，余鱼同算得上是李沅芷的师兄，如果从这边论的话似乎自己又和李沅芷成了一个辈分。哎，封建主义烦死人啊！

在群雄的撺掇下陆菲青当场表演了一段柔云剑法，赢得一片喝彩！仪式结束，马善均早就在院中准备好酒席，群雄闹闹哄哄的折腾到傍晚才慢慢散去！陈家洛借口不胜酒力回到房中，打坐运气把酒逼了出去，稍稍擦洗身子，换上一身夜行衣，陈家洛偷偷摸出院子往浙江水陆提督府中奔去。

在窗户下方凝神听了一会儿，没听到有人说

话，陈家洛敲了敲窗户，“沅芷妹子，沅芷妹子！”

窗户吱呀一声开了，李沅芷身着睡衣出现在窗口，“陈大哥，你来啦！”

见她没换衣服就急着给自己开窗，陈家洛很是感动，轻轻一跃悄无声息的落入她的闺房中，把她抱在怀里，“沅芷妹子，小心着凉了！”

离别之际自是有说不尽的情话，关上窗户陈家洛把李沅芷抱到床边坐下，俩人一直说到鸡鸣声起陈家洛才回到马善均府中，这一夜算是过足了手足之瘾，把个未经人事的小姑娘挑逗的面红耳赤。

刚睡了个把时辰，陈家洛又爬起床来，此间事物处理结束，自己也该回京城去了；收拾好行李，来到大厅中，骆冰已经背着包裹在哪里等着他了。

用过早餐和诸位当家打过招呼，走到门外早有仆役牵过马匹，陈家洛正要道别，天镜禅师从后面冒了出来，“阿弥陀佛，陈总舵主要去京师的话不妨带上老衲！”

第九十三章闪亮亮的电灯泡

信不信出了门我砍死你！见过不长眼色的，但没见过不长眼色到你这种地步的！天镜的提议太招人恨了，陈家洛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这家伙却要出来当电灯泡！照他这种性格，就算乾隆不烧莆田少林寺，这家伙总一天出门被人砍死！额，不对，这家伙的武艺好像比自己还厉害啊，一般人真砍不了他。

陈家洛皮笑肉不笑的问道，“不知大师去京城有何要事？鞑子烧了少林寺，想必对大师也追的紧，不如就留在我红花会中，咱们这分舵还算安全，大师自然可以安心念佛清修。”

“阿弥陀佛！”，天镜又是一声佛号，“少林遭此大劫，全寺上下却不知道缘由，老衲总得去探个究竟。”

是什么原因你不知道？不是你少林自己作死谁会没事儿干去烧秃驴玩？天镜的理由十分正当，陈家洛一时也找不到反驳的借口，“大师，我们三人同时出行，一男一女再加上个和尚，未免有些扎眼，不如我和四嫂先行一步，大师随后赶来？沿途我自会安排红花会会众照顾，大师尽可不必担

忧。”

可天镜就好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一样，非要和陈家洛一起走，“阿弥陀佛，陈总舵主虽然是坦荡君子，但这孤男寡女的难免惹人非议，带上老衲刚好可以掩人耳目；总舵主请放心，凡涉及贵会会中事务的，我绝不掺和。”

信你这话我就见鬼了！这秃驴死缠烂打的还不是想和我一起去京城看看我会不会去见乾隆么？陈家洛没说话骆冰那边先忍不住了，文泰来下葬这还没几个月呢！就有人胡乱说话，这秃驴实在可恶，当下跳下马来，走到天镜面前，“天镜！我敬你是武林前辈，没想到你如此不知好歹，你就不怕死后入拔舌地狱么！”

“阿弥陀佛！老衲并未说文夫人的是非，只是难免别人会这么想！”，身为一代高僧说出这种话实在不应该，不过天镜修佛多年，脸皮早就练得比城墙还厚了，哪怕是骆冰的手已经搭在刀柄上也不肯让路。

“既如此大师就和我们同行吧！马大哥，劳烦再准备一匹马过来！”，事到如今，再阻拦的话到显得自己和骆冰真有什么问题了。

“是，总舵主！”，马善均应了一声，后退躲

过被无尘道长用力拉住的章进对旁边的仆役挥挥手，章进最听骆冰的话，见自己敬爱的四嫂被这秃驴如此说，恨不得一狼牙棒砸碎他的光头给四嫂出出气。

不一会儿，仆役牵马过来，天镜翻身上马跟在了陈家洛身后，“诸位哥哥，小弟这就去京城了，咱们前日里说过的事还望诸位哥哥用心去做！”

“请总舵主放心，总舵主一路顺风！”，众人齐声应道。

陈家洛拱手行礼后双腿一夹，胯下宝马希律律一声长嘶往前奔去，骆冰和天镜跟在了身后；跑了一阵陈家洛的心情才算平复下来，转念一想天镜这么做对自己未尝没有好处，在这个年代一个人的风评和到的十分重要，今日他的行为给红花会众人心中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日后再要说些乾隆身世的事情，恐怕众人在心中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一路上天镜也还知趣，远远地吊在后面也不上来打扰陈家洛和骆冰，但陈家洛老想着后面有人跟着，这种感觉非常别扭，就好像在网吧用qq视频聊妹子，身后总有人走来走去一样！于是只好一本正经的和骆冰说些情报部门的事情。

“咯咯！”，骆冰突然笑了出来，“总舵主，

你今日有些心不在焉啊！刚才你已经说了三遍如何通过市面上的变化分析鞑子的动态了！”

骆冰这爱笑的脾气始终改不了，当初就是以为一声笑引得余鱼同神魂颠倒；陈家洛但见她这一笑，温柔妩媚，当真令人**蚀骨，情难自已。一时浑然忘了对方是自己的嫂子，也忘了天镜就在身后，忍不住赞道，“四嫂，你笑起来真好看！”

“呸！有你这么和嫂嫂说话的么？”，骆冰啐了一口，转而叹了口气，“总舵主你这每日跑来跑去的，何时和霍姑娘完婚啊？人家跟着你千里迢迢到了杭州，你总得给人家个名分才是！咱们武林中人没那么多规矩，虽说你母亲去年刚去了，但也不用守孝三年；等这次从京城回来，你们就把事情办了吧！”

“理当如此！”，要不是骆冰说陈家洛还想不起来有守孝这回事儿，“青桐对我情深意重，我定会给她个交代！”

“如此最好！”，骆冰说到一半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似乎是想起自己当年和文泰来新婚时的场景，十里红妆、鞭炮齐鸣、宾客如云，自己在洞房里盖着盖头心怀忐忑的等着文泰来进来，一时间竟然忘了把自己的衣服压在文泰来衣服上面。

“四嫂？四嫂你这是怎么了？”，陈家洛拉住缰绳，停在骆冰身边关切的问道。

“我没事儿！只是想起你四哥了！”，骆冰性子活泼，眼泪来得快也去的快，擦擦眼角又路出笑容，“我可跟你说，洞房的时候千万记得把你的衣服放在新娘子衣服的上面，要是让青桐妹子放到上面，你可就得被她压一辈子了！”

“多谢四嫂教导！”，陈家洛虽然不信这些，但还是感受到了四嫂的关心，见她没事儿重新拔马向前，“不过四嫂啊，这些话你该不会也对青桐说过了吧！”

“哈哈哈！”，骆冰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这些就不告诉你了！”

经过这一番对话，俩人之前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一路有说有笑的，待说完陈家洛的婚事，也差不多到该歇息的时候了。

进得城里找到一家干净的客栈，谁知只剩了两间上房；于是在陈家洛和骆冰同行的第一天，他倒霉的和天镜这个大灯泡住在了一间房里。感谢苍千顷、铁匠孟德、俊//日下部麻吕和诉尽平生云水心的打赏，今天村子里停电，泸沽湖又木有网吧，所以更新迟了不好意思。

第九十四章忙碌的郑王爷

陈家洛和骆冰先放到一边，时间回到春节时分；每到春节郑王府总是很忙碌，身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奇通阿府上总是少不了过来拜年的勋贵；这一日刚送走了现任庄亲王允禄，门子来报，理郡王弘?携子永暖来访。

“快请！”，放到往年奇通阿对一个从未得过势的王爷自是用不着这么殷勤，不过自从得了那个消息，念着若有一日消息泄露，理郡王作为前任太子胤礽的后人，可谓根正苗红，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就算为了后人打算自己也不该像往年一般冷落他。

“郑亲王过年好！”，弘?和永暖进来就打算行礼，郑王爷如今哪敢受他们的礼，忙上前把他俩拦住；弘?借起身的时候和永暖换了个眼神，今日郑亲王果然不对劲。

俩人坐到客座，翻来覆去的说了一些拜年的套话，预计时间差不多了的时候弘?说道，“今日我听到一些传闻，却不知该不该和郑王爷讲！”

一听到传闻两个字奇通阿背上的冷汗就下来了，该不会是要说乾隆的身世吧，这可是要人命的

玩意儿啊！这么一呆弘?就当成他默认要听自己说话，继续说道，“近日我府里的包衣给我带来一个消息，是关于刚过世没多久的陈文勤公的！”

“却不知是何等消息？”，奇通阿握着茶杯的手开始打颤，脑子飞快的转着在想一会儿听到他说出口后自己改如何应对。

“在下听到有人传闻，如今逆党红花会的大头目就是陈文勤公的儿子陈家洛！却不知郑王爷有没有听说过啊？”，虽说陈家洛的身份和身世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弘?也是费了好大劲才打听到的。

“本王近来忙碌玉牒馆事物，对于外事却是听得少了些！”，奇通阿睁着眼睛说起了瞎话。陈家洛的身世万庆澜刚从西北回来就和他说了；当时他并未往心里去，自从得到乾隆身世的消息后才又想了起来，找了不少人去核实消息，就连陈家洛中过举人都打听出来了。

“王爷，您可是咱们满人的主心骨啊！如今朝堂上那些官员想着陛下宠信陈家不敢多说，您可得站出来啊！”，弘?继续试探着。

“本王除了玉牒馆之外不管其他事物！”，郑亲王越发的笃定弘?知道了些什么，想撺掇自己出头，没门！

“王爷，这红花会干的可都是谋逆的活路啊，他们这是要毁了我满人的江山，您可不能坐视不理！这陈文勤公是大忠臣，咱们都知道，再说人已经去了咱们也不好多说，但他还有其他儿子呢！这些人的官位总得剥了吧？要不然天下人该如何看待朝廷？”，弘?还是没敢说出陈世倌的名字。

“理郡王忠心耿耿，本王自然明白，不如就由理亲王上书给陛下说明此事！本王自当支持。”，奇通阿打了个太极，又把皮球踢回给弘?。

“我现在就是个闲散王爷，要不是逢年过节宫里都进不去，哪有资格上书！”，弘?早就想过奇通阿会这么说，于是耍起了光棍。

“也不一定要自己上书么！”，明白这俩人并不是来直接问他乾隆身世的问题，奇通阿稍微缓了口气，眼睛一转有了主意，“理郡王还是有不少门人的，有些也有上书的权利，不妨让他们去办好了！”，他也想试探下看看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

我如今手下就只剩下三瓜两枣了，哪舍得如此去败？不过京城多得是穷的眼睛发绿的官员，只要肯花银子要钱不要命的人总能找出来两个。今日来访弘?确定奇通阿已经知道了乾隆身世的秘密，当下拱手示意，“如此在下就去办了，还请郑王爷多多

支持！”

“嗯，这大清还是我满洲人的天下！”，奇通阿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不过弘?立刻就领会了他的意思；这种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决定的，今日到访已经是大有成效，当下起身告辞，奇通阿把他俩送到门口。

刚坐下没多久，门子又来了，“多罗恭勤贝勒弘明携子辅国将军永忠前来拜访！”，怎么又是一个平时不打交道的啊！奇通阿有气无力的挥挥手示意快请。

坐下寒暄没多久，弘明故作神秘的问道，“王爷，您可听说了？这陈文勤公的儿子里可出了个大反贼啊！”

怎么这么大的事情就搞得尽人皆知了！奇通阿头皮发麻，似乎看到整个京城烈火四起、血流遍地的场景，深吸一口气抑制住激动的情绪，“弘明贝勒有何打算？”

“王爷您是咱们满人的主心骨，您要上书去了陈文勤公的谥号和他夫人的诰命啊！”，弘明玩的比弘?更狠！

“本王忙于玉牒馆事物，没时间理会这些，这件事还是弘明贝勒你找人去办吧！本王自当支

持！”，奇通阿把刚才对弘?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把弘明送走后奇通阿忙不迭的叫过师爷，“去吩咐下去，让咱们的人这段时间都安分一些，朝堂上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掺和进去！”
上元节后不久，军机处的奏折里出现了两封芝麻绿豆小官的奏折，不约而同的把弹劾的对象指向了已经去世的故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陈世倌！
“这该如何是好？”，傅恒拿着奏折问其他三名军机大臣，“这奏折上所说陈家洛之事证据确凿，但陛下一直宠信海宁陈家，直接报上去唯恐陛下震怒啊！”
“事情都核实过了？这陈家洛果真是陈文勤公之子？莫不是冒名顶替？”，来保犹豫着问道，要是假消息就好了，把那俩不开眼的狗东西弄死就是了！
“此事我也有所耳闻。”，刘统勋说道，“前几日我在茶楼品茶时听人说起过，下来仔细打听了一番，确认无误，若不是他们上书我也要去汇报给陛下！”
“那就交给刘大人了。”，见有人出来抗事儿，傅恒连忙脱手；这天中午，刘统勋将两封奏折递到了乾隆面前。

第九十五章暴怒的乾隆

“混账东西！”，哗啦一声，一盏价值千金的宋代官窑茶盏被乾隆摔得粉碎，皇家向来缺乏亲情，胤禛又是一个性格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乾隆大小就没体验过多少父爱、母爱；当于万亭告诉他亲身父母的消息后，他心中有八成紧张一成惶恐，但也产生了一丝别样的感情，可惜此时陈世倌夫妇已经去世，于是他只好借着对海宁陈家的封赏寄托自己对亲身父母的内疚，借着把陈世倌夫妇塑成潮神的机会光明正大的拜祭了一会。如今海宁陈家成了他不为人知的逆鳞，如今有人试图触碰他的逆鳞，如何能忍？

“陛下息怒！”，旁边伺候着的太监连忙跪了下去，他们已经很久没见过万岁爷如此发火了，手忙脚乱的收起碎片。

“刘统勋！”，乾隆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还真悠闲啊？云南巡抚郭一裕怂恿总督恒文购买金铜制作禁物的案子查清楚了？这点事儿都办不好还来传播这些谣言！朕看你是老糊涂了！”，要不是脑中还有一丝清明，刘统勋今天就该滚回山东老家去了。

“陛下，此事臣已经核实过了，却不是流言蜚语，那陈家洛的确是逆贼红花会的大头目！”，刘统勋可是个认死理的人，乾隆的威胁并没有吓到他，仍然面不改色的劝谏道。

红花会可是声势颇大，要是自己能联系上陈家洛，稍微透露下身世是不是就能将他收服呢？乾隆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不行，自己的身世决不能让别人知道！还是谨慎的想法占了上风，“那陈家洛今年不过二十来岁，听说他十来岁的时候就被人拐走了，或许是被人引入歧途罢了！他毕竟是文勤公的儿子，乃忠良之后，处理不宜过于草率，这两封奏折就放在这里吧！”，自从于万亭告知他身世的秘密后，乾隆对陈家人的情况还是查的比较清楚的，见陈家洛的哥哥不是当官的材料就给了他一个清闲的职位把他养起来；而陈家洛的消息只打听到他刚中了举人没多久就失踪了；陈家洛称为红花会头目的事朝廷里也有一些人知道，不过见乾隆对陈家如此宠信，自然不会没人不识趣的上报，也就刘统勋这二货敢说。乾隆知道刘统勋不会说假话，对这件事儿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于是打算拖一拖。

“陛下，谋逆乃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啊！且不可

姑息养奸，纵然文勤公有大功与朝廷，可是他的儿子犯了这种错，理当追去他的谥号，剥夺陈夫人的诰命以儆效尤才是！”，刘统勋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乾隆又抓过一个杯子，抬手就要往刘统勋的头上砸去，你这是要翻了天了啊！竟然敢对付朕的爹娘！扬到一半乾隆咬牙切齿的把杯子摔在桌子上，一甩袖子扬长而去，把刘统勋扔到了一边。

出了大殿直直的往布库房走去，一连打伤了三个布库，乾隆的怒气才稍微平息；用过晚膳又歇息了一会儿，这才想起刘统勋来，轻声吩咐身边的太监，“你去看看刘统勋现在在干什么呢？”

片刻后太监回来，“启禀主子爷，那刘统勋还在大殿里跪着呢，听说都晕过去一回了！”

可别让他死在大殿里，乾隆可不是心疼刘统勋的性命，他不过是不想让人借着刘统勋的死做什么文章罢了！沉吟片刻后下令，“传朕口谕，福建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四县上月遭受风灾，命刘统勋为钦差大臣去福建办理赈灾事宜！灾情紧急，刻不容缓，让他明天就出发，不用再来见朕了！”

“是！”，太监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回来汇报，刘统勋已经出宫去了。

君子可欺之以方，古人诚不欺我也；乾隆摇摇头，要是自己命令下旨让刘统勋不用管这件事，他肯定会抗旨不准，但自己拿百姓当理由，这刘统勋就屁颠屁颠的跑了；这福建遭灾遭的好啊！乾隆心中大悦，“来人，拟旨，免去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四县今后三年的钱粮！”，见这四县给自己解决了个**烦，乾隆也不吝啬给他们赏赐，当然他的这项政策有多少能落到实地就不得而知了，大清国官员的节操可是很稀缺的！

“阿玛，儿子打听出来了！”，永暖急匆匆的赶回来，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弘?的书房，这几日王府立了新规矩，只要弘?在书房，所有人都得远离书房，不然直接拖出去打死。

“哦？哪位什么反应？”，弘?哗的一下站了起来，看到永暖激动的样子，他已经预计到可能是个好消息！

“阿玛，折子是由刘统勋递到皇上面前的，皇上看了大怒！当场摔了个茶碗，极力为陈世倌开脱，刘统勋再三劝谏，气急之下皇上拂袖而去；刘统勋在大殿里整整跪了两个时辰，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啊！”，永暖激动地满脸通红，“当天晚上传来口谕，命刘统勋去福建赈灾，这明明是皇上

害怕刘统勋继续纠缠啊！”

“这么说那件事是真的了？”，弘?一连在书房里转了好几个圈子，“不然的话，陈世倌不过是个汉人奴才罢了，家里出了这样的逆贼，理当追回所有封赏，满门抄家才是！如何会像现在一样一点惩罚都没有？”

“阿玛说的事！”，永暖连声应和，“不过有件奇怪的事，儿子只找了一个小官上书，但刘统勋却送上去两封奏折，阿玛你也找人了么？”

“嗯？怎么会这样？我从未找人上书啊？”，弘?愣住了！

与此同时辅国将军永忠也对自己的阿玛问出了同样的话，恭勤贝勒弘明思考片刻后说道，“看来透露消息那人并不是只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你，下去打听打听，看看另外一封奏折是谁的人上的？”

“是！阿玛！”，永忠躬身退了下去。推荐本朋友的书，终极侧位的《华夏海权》，也是去清朝的。

第九十六章和尚、先生和寡妇

“我说大和尚，你就不能安静点么？”，陈家洛实在忍无可忍，连大师都懒得称呼了；这天镜回房后开始打坐念经，像一只苍蝇一般嗡嗡嗡的烦死人。

“阿弥陀佛，陈总舵主见谅！老衲自小开始每晚就会诵经，如今已有五十年了；陈总舵主虽是儒门中人，但听听佛经还是有好处的！”，天镜说完又开始诵经。

我虽然有举人的功名，但那是前任去考的好么，我可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有为青年，和儒门有毛的关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得，你念佛经我跟着念道教经典，看谁先扛不住。

事实证明天镜五十年的禅功不是白费的，陈家洛从《道德经》换到《南华经》，后来把《圣经》也拿出来念，天镜依然不为所动；陈家洛哀叹，要是放到我来的那个年代，弄俩低音炮给你放黑暗金属看你受得了不！

“四嫂，早啊！”，第二天一早陈家洛顶着俩

黑眼圈出来了。

“总舵主，你这是怎么了？”，骆冰打量着他的黑眼圈问道。

陈家洛双眼望天，“昨晚上一直有苍蝇在耳边嗡嗡嗡嗡的叫个不停，吵得我一晚上没睡好觉！”

“这大冬天的，哪来的蚊子？？”，骆冰看到陈家洛身后冒出来的天镜，心中当下了然，捂着嘴巴笑道，“总舵主你暗器功夫如此了得，下次再有苍蝇你用棋子打他。”

“理当如此！”，陈家洛一本正经的点点头，用过早餐三人继续上路；陈家洛和骆冰快走两步把天镜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今日陈家洛稍稍落在了骆冰后面，看着她曼妙的身材在马背上上下起伏，看的陈家洛心痒痒的，心中暗道，要是我现在能和这匹马换个位置该有多好。

“总舵主今日怎么骑得这么慢？可是昨日那苍蝇太烦人？”，骆冰稍微放缓马速和陈家洛并排前行。

陈家洛一边看着前方的路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时不时的扫过骆冰微微泛红的双颊，真是越看越有味道，怪不得人都说好吃不过饺子呢，这成熟女人的风韵果然不是霍青桐、李沅芷这样青涩的小姑娘可

以比的，他忍不住又开始口花花了；“四嫂，你今日戴的这幅耳环可比昨天那对好看多了！”

“哎，这是你四哥当年送我的！”，骆冰的声音开始变得低沉。

“小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陈家洛犹豫了片刻后说道。

“总舵主且说来听听！”，骆冰答道。

“那小弟就冒昧了！”，陈家洛说道，“四嫂如今正是花信之年，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若是整日里唉声叹气，恐怕四哥在天上也会责怪我等没照顾好四嫂。”

“哎，我是你四哥的未亡人，按道理讲应该在家安心为他守孝才是；想着你四哥一直立志把鞑子赶出中原，这才没有留在你四哥身边。待到鞑子滚出中原的那一天，我就回安西去陪着你四哥！”，骆冰说道最后脸上竟然出现一丝笑容。

妈蛋，封建思想害死人啊！如此尤物竟然要一直为文泰来守孝，这...这这这太浪费资源了！表彰节妇的传统开始于汉宣帝，不过一直到理学兴盛后才发扬光大，唐代李世民为了促进人口增长曾下旨专门要求寡妇改嫁；在宋代女子改嫁也是常有的事儿，比如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嫁给了张汝州，唐婉

在和陆游离婚后嫁给了赵士程等等。按照陈家洛的观念来看守节这种传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妻子和儿女是一家之主的私人财产，如果放任这种传统延续，后期想让女人出来工作可就难得多了。这种习惯必须改变，就从说服四嫂开始吧！陈家洛给自己找了个光明正大的理由，他劝说道，“四嫂，若红花会得了天下，我必定要制定律法不再表彰节妇，若有人逼人守节必将严惩不贷。守节一事不过是一些无用的腐儒拿来蒙蔽百姓的借口罢了，无需遵守。”

骆冰没想到自己的感慨引来陈家洛如此大的反应，“若是死了丈夫就改嫁，那不就...不就成了**荡妇了么！”，说道**荡妇四个字骆冰有些结巴。

“丈夫在时妻子忠于丈夫，丈夫去世了妻子自然有权利为自己打算。”，陈家洛还好没把互相忠诚说出去，他还想开后宫呢，“汉景帝的皇后王氏当初也是先嫁了金王孙，还生下了一个女儿，第二次嫁人才嫁给了景帝；可有人敢说王皇后的不是？”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如今可是不成！”，想改变一个人固有的观念很难，骆冰摇摇头。

陈家洛没有气馁，他也是当过老师的人，知道

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于是慢慢的和骆冰说着一些历史上改嫁过的名人。夜间到了城里，这次还好上房剩下的不少，不过陈家洛眼睛转了转，“还是开两间吧，今晚我还是和大师一起住好了！”

安置好天镜和骆冰，陈家洛出了客栈走过两个街口，找到一家书坊，进去翻找半天抱着两本书笑眯眯的回到客栈。用过晚饭回到客房里，天镜又盘腿坐到地上开始打坐念经；陈家洛冷笑两声，翻开新买的书大声念了起来，“元末有杨知县者，妻汪氏，乃千户之女，15岁时嫁与这杨官儿，17岁时生女名长姑。长姑许与李商人之子李可白。杨官儿致仕后回原籍扬州，夫妻与女三口过活......”

没过多久，天镜就变得面红耳赤，大怒道，“如此谤佛之言如何能念出口，也不怕死后下十八层地狱么！”，见陈家洛没有停声，天镜念佛的声音中带上了内力，试图压过陈家洛的声音。

内功，我也会啊！陈家洛也运气内力大声念着小说和天镜比拼起来，这下隔壁住着的骆冰可就遭罪了。

咳咳，你们猜猜陈家洛念的是啥书？

第九十七章文学的力量

刚说到第三回《和尚施法牙床大战－夫人恋情甘心受邪》，天镜就扛不住了，捂着耳朵跑出了客栈，陈家洛得意的一笑，将内力灌注双耳，想听听天镜跑到哪里去了；这一听不要紧，却让他听到了隔壁骆冰房间里传来的奇怪声音。

这声音如泣如诉、婉转低沉，娇羞中透出一股快意，压抑中爆发出阵阵快感，陈家洛连忙跃到墙边，耳朵贴着墙壁仔细听了起来。听了一会儿可能是他念书的声音停止的缘故，那边的声音也渐渐低了下去。这不行啊！陈家洛拿起书本来到墙边，想想又从桌子上拿起一个茶碗扣在墙壁上，耳朵贴着茶碗盘腿坐下，翻到一段十分带劲儿的章节继续大声念了起来。这下隔壁的声音又重新变得高昂。

四嫂的声音还真是好听啊，声音酥酥麻麻如同天魔女般勾人心魄，听的人心里痒痒的；又读了三页，隔壁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陈家洛连忙加快速度，再读到书中的主角飞上天去的时候，骆冰发出一声高亢的尖叫，隔壁转为静谧。

机会来了！陈家洛连忙关切的叫着，“四嫂？可是出了什么事情？”，说完不等骆冰答应就蹿出

房外敲响了骆冰的房门，“四嫂你快开门啊？”

“总舵主，我没事！你还是回房休息去吧！”，隔了一会儿，房间里才传来骆冰有气无力的声音。

“四嫂，我刚听见你大叫了一声，你可是被强人绑架了？”，说完掌力外吐，咔嚓一声门栓被陈家洛震断，他猛地冲了进去，嘴里喊着，“四嫂，小弟这就进来救你！”

“你快出去！”，一进门正好看到骆冰衣衫凌乱的躺在床上，虽然一见陈家洛马上把被子盖在身上，但这一刹那陈家洛已经看到骆冰罗衫半解，酥胸半露，脸上薄薄一层细汗下面正是女**后独有的红晕。

“对不住了，四嫂，我什么都没看到！”，陈家洛连忙捂住眼睛转过身去，“小弟只是听到四嫂房中的声音，还以为有什么异样，这才冒昧闯进来！”

“我没事儿，你快出去！”，骆冰现在害羞的无地自容，用被子蒙住脸说道。

“四嫂你真的没事儿？”，陈家洛用疑惑的声音问道，“刚才确实听到四嫂房中有声音啊？真的没有其他人？”，说完就回转过来左右打量着。

“你快出去，我真的没事！刚才不过是扭了一下而已！”，骆冰急得都快哭出来了，自己如此狼狈的样子被人看到，这该如何是好啊！

“好好好，我这就出去！”，陈家洛慢慢退到门口，正当骆冰刚松一口气、放下被子的时候，又猛地回过头来，“四嫂，你真的没事？”

“没事！你给我出去！”，一个枕头砸在了陈家洛的头上，骆冰已经忍无可忍了。

“小弟这就出去，这就出去，四嫂你没事就好！”，陈家洛连忙闪了出去，顺便帮骆冰拉上了房门。

文字的力量果然无可匹敌啊！回到房里，陈家洛躺在床上感慨道，可惜自己手边没有骆冰那啥传，不然读起来就更有味道了！细细的回忆了下骆冰刚才的神情，娇羞中透出一股媚意，实在是让人难以自拔！再想想她的面相和身材，眉毛浓黑秀长润泽，必定精力充沛持久不衰；鼻头与鼻翼饱满亮丽，一般人想要满足她可不容易；眼神迷离妩媚，乃易于被挑逗之相；蛇妖腰丰臀，是**较强之兆！真是极品鼎炉啊，陈家洛叹道，可惜她是自己的嫂嫂，要是被别人知道了可不好。

吹灭油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

都是骆冰那**的叫声和酥胸半露、面带红晕的媚意；与此同时，隔壁的骆冰也在辗转反侧，迷迷糊糊之间又梦到了文泰来，梦到她和文泰来那一次次的翻云覆雨，突然文泰来的脸却不知为何变成了陈家洛，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见四处无人才拍拍胸口松了一口气，重新躺下又坐了起来，红着脸去包袱里翻出小衣换上，刚才的梦让她双腿之间成了沼泽。

“不知大师昨晚去了何处？哎，大师念经念到一半就不辞而别，倒是让我难以入睡啊！不如今晚大师继续度化在下？看看在下是否与我佛有缘？”，早上醒来刚走到客栈外面，却见天镜正在路边打坐。

“哼！陈施主好手段，老衲领教了！”，天镜没好气的说。

啧啧啧，你这可比那些经常给女施主开光的少林后辈差远了啊！怪不得在人家手上少林都上市了，在你这儿却是落了个被烧为白地的下场。“如此还请大师今晚继续向在下传法！”

“老衲定当奉陪！”，天镜怒目圆瞪，自己五十年坐禅练就的定力昨晚被陈家洛轻易破去，这老和尚可是郁闷的一晚上没睡觉啊！生生念了一夜的

经文才平息下来。

“四嫂面色憔悴，可是昨晚没睡好？”，这时候骆冰也出来了，陈家洛凑上去小声关切的问。

“无妨！”，骆冰想装出冷冰冰的样子不搭理陈家洛，但她生性活泼，没走多远又和陈家洛有说有笑的聊了起来。

夜幕将至，陈家洛和天镜又来到客房中；天镜盘腿坐到房子中间，拿出木鱼念起经来；陈家洛泡了一杯清茶润润嗓子，然后翻出一本经典水浒同人文朗声念了起来；俩人运起内力以文字为兵器交战起来。

一边念着大官人的风流往事，一边竖起耳朵听着隔壁的反应，心中暗暗感激天镜，要不是你我还找不到这么绝妙的办法。

这一夜天镜的表现比昨天好一些，硬生生的多扛了半个时辰，一直到《李瓶姐墙头密约－迎春儿隙底私窥》之时才狼狈而逃；陈家洛则是一直念到隔壁再次传来高亢的声音后才放下书本睡去。

第二日起来，骆冰的脸上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显然昨晚又没有睡好。

第九十八章会试考官

“总舵主，如今到了京城我就先去京城分舵了！若是有事去分舵寻我便是！”，一到京城，骆冰就逃也似得离开了，自从陈家洛开始念书，这一路上她就没睡好觉！

“四嫂万事小心，等我安顿好就去分舵拜会！”，陈家洛目送骆冰离开后看着天镜，“如今已到京城，大师打算去那座寺庙挂单？是雍和宫还是潭拓寺啊？”，陈家洛这是活生生的打脸了，雍和宫是藏传佛教的地盘，潭拓寺在明代还是禅宗的势力范围，但在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皇帝命著名的律宗高僧止安律师为潭柘寺的钦命住持，从此潭拓寺归改禅宗为律宗。上一世陈家洛来过这两座寺庙旅游参观，对这些典故清清楚楚，之所以这么说是不爽天镜一路跟着自己，想出一口恶气罢了！

能成为大师的和尚必须有一副比这北京城城墙还厚的脸皮，天镜念了一声佛号，“老衲还是跟着陈总舵主好了！”

“在下要去办的是我红花会的会务，事关机密却不方便大师跟着！”，陈家洛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他，谁知道到了北京城这货会出什么幺蛾子呢。

“陈总舵主这可是信不过老衲？我少林被鞑子烧成白地，老衲无时不刻不想着看这些鞑子堕入地狱的惨状！”，天镜古井不波的脸上终于出现表情变化。

“大师，出家人切忌动怒，你这可是犯了嗔戒！”，陈家洛拱手行了个礼，“一路上听大师讲经受益良多，今日我要先告辞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来日江湖再见！”，说完牵着马往心砚住的客栈走去。

天镜也不说话，默默地跟在了陈家洛后面。陈家洛停他也停，陈家洛走的快他也走得快；我这就郁闷了，陈家洛一怒之下拐进了八大胡同，我就不信你还跟过来！

要去自然去最好的场子，陈家洛来到位于韩家潭胡同里的庆元春，早有龟公迎了上来，陈家洛丢过一大锭银子，指着后面的天镜说，“去，这位大师要参欢喜禅，去给他找两个四十以上的过来！这些银子就都是你的了！”，见龟公要反驳陈家洛挥手制止，“我不听你什么理由，管你这里有没有这样的货色，你多问一句话就扣一两银子！不管你从哪找你给我把事情办好了，办得好再给你一锭，把我的马牵到后面喂上，明天送到xx客栈去！给你第

二锭银子！现在带我去后门，爷要走了！”

“是！”，一听问问题要扣银子，龟公连忙闭上嘴，接过陈家洛的马缰绳交给一旁伺候着的小厮，“上好精料喂着，再去前面巷子叫两个老妓给这位大师送去！爷，您这边请，我带您去后门！”

“我先上楼去看看！”，陈家洛上到二楼，见天镜被两名脸上浓妆艳抹的**搞得狼狈而逃后才跟着龟公施施然从后门出去叫了辆马车回到客栈。

“总舵主！您来了！”，见陈家洛回来，石双英和心砚连忙迎了上来。

陈家洛把他俩叫到静室，细细的说了一遍这次在杭州开会的细节，“如此以来刑堂的事情就要多辛苦十二哥了，从今以后十二哥要管的不只是那些犯事的会众；等回了杭州二哥会交上来一份名单，都是我红花会的中层骨干，十二哥要为他们做一份档案，注明每个人的详细情况，何时入会，做何营生，有何长处等，同时写上评语……”，陈家洛想让石双英做的是组织部和纪委的双重工作，虽说这两项权力放到一个人手中有些不妥，但他手上实在是没人了，只好让石双英暂时兼着，等将来有合适的人选了再替换。

石双英思索一番答应了下来，陈家洛转头看着

心砚，“如果这次会试没出什么问题的话，你就是县官了，我会带着人陪你去上任，到时候哪个县就是咱们红花会的地盘了！”

“是，总舵主，这是我这几日写的策论，还请您帮我看看！”，心砚从袖子里抽出一摞纸第给陈家洛。

陈家洛接过来细细的看完，“嗯，倒是写的透彻，却不知这次会试的考官是谁，有时候文章写的好却不对考官胃口也难以得中！”，陈家洛好歹呆过高三毕业班，对于这种针对性准备的事情很是熟练。

“主考官是刑部尚书秦蕙田，此人乃宋代词人秦观的二十六世孙，乾隆元年进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工部、刑部尚书，治经深于《礼》；同考官也姓秦，是乾隆十七年的状元秦大士，现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乃是京城鼎鼎有名的才子，诗、书、画称三绝同时为人称道！”，石双英之前已经打听清楚，见陈家洛发问忙答道。

“心砚你的《礼记》也算是有些功底，这次却是占了便宜；以此二人的性格来看，一重文章博大闳远，一重文采风流；这两样却也有些冲突，心砚你可稍微中庸些，文章的架构要严谨，个别语句可

以写的出彩些……”，陈家洛略一思索就有了对策。

临近考试这几天心砚就一直留在家中修改文章，陈家洛则出门去找戴震联络感情，如今《勾股割圆记》已经印刷完毕，陈家洛趁机恭喜了一番，见戴震高兴又说起和他去杭州的事情，“东原兄，前几日我已为东原兄在杭州准备下宅邸，等在下的学生会试结束咱们就动身。”

“额。”，戴震面露难色，“前几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又送来信，说是邀我做他的幕僚；在下也想一边积累做官的经验一边继续读书，这杭州么……”

我靠，当官有那么诱人么？我前段功夫白费了？陈家洛忍住怒气，想了一会儿说道，“实不相瞒，在下对科举一道也有些研究；在下的弟子今年不到二十，我可以在此断言他此科必中！到时候当可主政一县，东原兄若是不弃，不如一起去上任，到时候白日学习政务，夜间切磋学问岂不快哉？”

“若是贵弟子真能的中，在下跟着去倒也并无不可！”，戴震有些动心了！

感谢铁匠孟德的打赏，求收藏求推荐求打赏。

第九十九章会试

戴震科举之路十分坎坷，在二十九岁的时候才中了秀才，如今都三十五了，连个举人功名都没考上；按道理说他的学术水平远远超出了进士的标准，但就是考不上；如今面前的陈家洛十五岁就中了举人，他的弟子才二十就敢说肯定能中进士，这让戴震无比羡慕。经过这么多年屡战屡败的经历，他也明白自己考不上不是水平的问题，现在有人能在这方面给他提供帮助，他又开始考虑起是不是要跟着陈家洛走的问题。

“既然如此，不妨我们打个赌！”，陈家洛说道，“若是在下的弟子此科不中，东原兄就去扬州；若是他侥幸得中，那么东原兄就和我们一起去上任！”

“一言为定！”，戴震伸出右手和陈家洛击掌为誓！

心砚在考试前去了趟和珅家，如今他也算得上是和珅府上的红人了，门子见了他连忙把他迎进门房，端上茶水，“爷您稍等，和大人正在和人说话，一会儿说完了我就去给您通报！”

“如此有劳了！”，心砚不带一丝烟火气的把

门包递了过去；约莫过了半个时辰，门子过来通知，和珅让他进去。

见了和珅寒暄几句，不等他说话和珅主动问道，“听说你就要去参加会试了？可有把握？”

“若是看文章的话在下却是有几分把握，不过就害怕……”，心砚说到一半停了下来。

和珅当下明白了他的意思，轻笑几声，“文章写的好就行，这届的考官是秦蕙田，他为人方正，断不会做出让明珠蒙尘的事情；我再给几个房官说说，让他们留意下你的卷子，如此当可万无一失！”

“多谢和大人栽培！”，心砚连忙起身大礼致谢。

“起来吧！”，和珅右手微抬，心砚照样规规矩矩的行完礼才站了起来，和珅轻描淡写的说道，“你上次的主意让我在圣上面前得了面子，稍微照顾下你也是应该的！”

“这都是和大人的主意，与学生何干？再说若不是和大人朝中也无人能担此大任！”，心砚可不敢居功，要是传出去是自己的主意，他的名声可就没救了。

“嗯，年纪轻轻的就知道进退，将来前途不可

限量啊！”，和珅夸了心砚几句，突然问道，“如此好的前途却为何要去那种穷山恶水之地？”

说完和珅小眼中冒出精光，死死地盯着心砚；心砚知道自己若是一个回答不对，之前做的功夫就白费了，还好陈家洛早已想到和珅这么问，于是按照陈家洛的叮嘱回答道，“不敢隐瞒和大人，小人虽是在安西考的举人，但小人祖上确是在沿海一带；族中多有通海之人；在下想去那个地方也是为了……为了挣些银子！将来若是大事能成，自当报效和大人！”

和珅本来就是个贪官，平生笃信无利不起早，见心砚这么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选了个穷县心中早有疑惑，如今听他这么一解释倒也说得通了，手指下意识的敲了敲了桌子，思考片刻后点点头，“我正好管着内务府和江宁织造，圣上颇为喜好海外奇珍，海外之人多喜欢丝绸，如此以来倒是一举两得啊！”

和珅的意思是让心砚进贡些宝物，同时把江宁织造的丝绸运出去赚钱，心砚满口答应，“和大人能用得到学生，是学生的荣幸，一切单凭和大人吩咐。”

“嗯。”，和珅端起茶杯，“等你上任的时候

再来我这里一趟吧！”，事关重大，他需要去和下属商量商量。

见和珅端起了茶杯，心砚马上站起来告辞，和珅屁股动也没动，挥挥手派仆役把心砚送到门口。

终于到了会试开考的时间，众人早早的起来帮心砚检查完考篮，门外早有定好的马车在等候；客栈店主和小二在门口一字排开，见得心砚出来马上躬身行礼，“祝少爷进士及第、独占鳌头！”

“多谢老板吉言！”，拱手还了一礼，三人登上了马车，走到贡院前面那条街众多马车将道路堵得严严实实已经是挤不进去了！

没想到这帝都两百多年前就开始堵车了啊，陈家洛叹道；三人下了马车，石双英在前开道，陈家洛在后顶住挤过来的人群，石双英和陈家洛武艺过人，心砚也不算弱，很快就挤到了贡院门口。

“先生，十二哥，我进去了！”，心砚对他们说道。

“不要紧张，好好考！”，恍然间陈家洛仿佛回到了当初送学生去高考的时候。

检查完证明资料，搜身完毕，心砚领了三根蜡烛走进号房。号房矮小逼仄，坐不直睡不舒坦，再加上众多考生挤在一起散发出的各种异味，身子稍

微弱一些的考生一场考试下来就能被要了半条命。心砚身怀武功还要好一些，进去后先默默的调整呼吸，待考官发下考卷，细细思索一番，这才开始在草稿纸上书写。一连过了好几日，终于到了最后一天的策论，打开试卷一看，果然考的是新疆屯田事宜。

这...总舵主怎么会在一个多月前就知道考试的题目？那时候考题应该还没决定吧！心砚对陈家洛又多了许多敬畏。既然连考题都能提前猜出来，那么红花会的大事必定能成！闭上眼睛收拢心神，片刻后睁开眼睛直接在试卷上开始书写早已背的滚瓜烂熟的文章。

不到半个时辰，心砚的文章已经默写完毕；不过为了避免给考官留下不够稳重的印象，心砚没有提前交卷，一直等到考试时间结束才施施然的把试卷递了过去。

出的贡院，旁边的考生各个面色灰白好似得了一场大病一般，唯独心砚一人仍是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

考生们算是熬完了，考官的辛苦才刚刚开始，秦蕙田看着送上来的试卷，正了正官帽，“诸位，咱们奉命主持这抡才大典，可得小心谨慎才是；如

有疏忽本官定不轻饶！现在开始吧！” 感谢gxwang的588打赏，话说这名字是冠希王的意思么？感谢长毛卓的10起点币打赏，话说现在可以打赏十个起点币了啊，泪奔俺想做五毛，给我一百好不好。推荐本朋友的书，普祥真人的《青云仙路》，我大后宫党威武。另外，快去培训红花会的中层干部了，有人要报名龙套木有？

第一百章放榜

“感觉怎么样？”，接了心砚回来，陈家洛习惯性的问道。

“策论果然和少爷说的一样！”，心砚压抑住激动地心情，凑到陈家洛耳边小声说道，“若是其他文章没犯了忌讳，此科有八成把握！”

“如此就好！”，计划成了一半，陈家洛叫了一声好，“这几日你再去趟和府，把文章和他说说，万一房官无眼，也有个挽回的机会！”

“是，少爷！”，心砚恭敬地答道。

“心砚啊！”，陈家洛拍了拍心砚的肩膀，“此事事关重大，待你上任之时，我就召集红花会诸位当家，把你也收入会中做我们的小兄弟；从此以后你我就是兄弟了，这少爷什么的就不用再叫了！”，到时候心砚就是县官了，人的地位不同想法也不同，虽说他的忠诚度没问题，但时间一长难免会有想法，还不如未雨绸缪早些解决他的身份问题。

“少爷，我不过是个小小的书童，这如何担待得起！”，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心砚有些无所适从。

“心砚，我俩一起长大，我早已把你当成我的兄弟，这次你又为红花会立下大功，我如何还能把你当成书童。”，陈家洛正色道，“不过入会之后务必以会务为重，为咱们的大业做好掩护！”

“是，少爷！”，心砚又习惯性的叫起了少爷，见陈家洛眼色不对才又重新答道，“是，陈总舵主！”

“嗯！这才像话！”，陈家洛点点头，“这几日你辛苦了，先下去休息吧。”

等待放榜的日子很无聊，陈家洛想去山东见见徐天宏又怕会试出问题，去找了骆冰好几次他都避而不见，反倒是瞅见天镜在红花会京师分舵附近晃来晃去，似乎是在等他，陈家洛连忙脚底抹油躲得远远的。

无事可做就只有去找戴震了，俩人来到茶楼，里面早就坐满了高谈阔论的士子。戴震见了满眼的羡慕，“这些都是来赶考的吧？若是放榜之时能名列其中该是何等的快意啊！”

兄弟你真是叫戴震而不是范进？陈家洛无奈的摇摇头，怪不得李世民当年看到科举的盛况发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感慨，这科举对于文人的吸引力可谓强大；要不要找和珅给他找点罪

名？反正清代**这么厉害，我还真就不信《勾股割圆记》里找不出犯忌讳的字词！到时候他没了参加科举的资格也该死心了吧？反正当年宋江也是这样把卢俊义弄上山的，他梁山做的我红花会做不得？想想陈家洛还是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免得刺激坏了他，要是到了南方他还是这种态度就别怪自己狠心了！

又熬了一段日子，终于到放榜的时间了，一大早贴皇榜的地方早就堵得严严实实了，个个表情严肃、神思不属，这让陈家洛想起蒲松龄描写放榜的一段文字，

“盼望捷报，但有风吹草动，都以为是报马到来，连做梦也出现幻觉。”蒲松龄写道，等待成绩的日子，时而觉得自己高中，时而觉得考不中，“此际坐立不安，好似被拘禁的猿猴。”等到报马传送喜报给了别人，而没有自己的名字，考生便“神色骤变，好似吮了毒物的苍蝇”。

“初落第时心灰意冷，大骂考官有眼无珠，骂自己文思失灵，将案头之物付之一炬；烧了不算，再用脚踏碎；踏碎不算，还要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如果有人再和自己谈论八股，一定操戈逐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不少考生又揣摩八

股，跃跃欲试，准备下届应试。寥寥数语将考生盼望张榜、落第后的心态描述得淋漓尽致。道尽了当年考生的辛酸和忐忑心态，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罗先生，您和少爷且在这里喝茶，带我挤到前面看看去！”，石双英说完双臂分开前面的人群挤了进去，当下引起一片骂声。

“陆兄，以你的文采此科必中，勿要慌张！”，茶楼里坐的也大多是来应考的举子，有人坐立不安、不停的张望着贴皇榜的地方，旁边的人忙劝道。

突然人群猛地往前涌去，有人大声喊着，“快看，皇榜贴出来了！”，几个机灵的人瞄了一眼皇榜就拼命往外挤去。

不一会儿，楼下响起了噔噔噔上楼梯的声音，一个无赖打扮的年轻人走上楼来左右张望几眼，走到旁边桌子前躬身问道，“这位可是江苏丹徒来的王文治王老爷？”

“正是！”，王文治哆哆嗦嗦的站起来，手撑着桌子菜没有跌倒，当下也不顾的自己的名讳被冒犯，颤颤巍巍的问道，“我可是中了？”

无赖马上大礼跪拜，“恭喜王老爷得中第三名！恭喜王老爷，恭喜王老爷！”

“我中了！我中了！”，王文治当下手舞足蹈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报喜人还在那里跪着呢，“打赏！重重的打赏！”

无赖接过银子又行了个礼，马上起身急匆匆的跑去，如果跑的快还能再多挣一份赏钱。“恭喜王老爷！”，“恭喜恭喜！”，“还请王老爷留下墨宝，以供后人瞻仰！”......王文治身边马上围起了一圈人。

“十二哥回来了！”，陈家洛瞅见石双英正往这边挤过来。

心砚顿时紧张起来，还没等到石双英上楼，又一个报喜人跑上楼来，“哪位是甘肃安西来的严新严老爷？”

“我就是！”，心砚比王文治要好一些，当他看到策论考题起对自己这一科就有了八分把握，也没有站起来，下巴微养朗声说道。

“恭喜严老爷今科高中！得中一百七十六名！”，报喜人大礼参拜！

一百七十六名，这倒是出人意料啊，本以为这次也就是在三百名之后呢，要么是策论得了考官欣赏，要么是和珅出了一把力气！脑子里过得快，手上也没闲着，陈家洛从怀里摸出一块碎银子扔过

去，“赏你了！”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谁要报名龙套就去留言啊。

第一百零一章一等满蒙二等官

虽然还有一场殿试，但是殿试历来不过是排名次罢了，自从宋仁宗年间张元殿试被黜落和吴昊一起投奔西夏，给大宋造成巨大损失之后，殿试上就很少黜落人了，到了我大清之时也不例外；因此心砚在会试之后就相对轻松下来，自有那好事之人四处联络会试得中的举子们办文会、诗会，心砚出手阔绰，有时不时的能抛出一两首极其惊艳的诗词，很快就成了本届士子中的红人，心砚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有用的人，比如说上次在茶楼碰到哪位王文治，安徽歙县举子曹文植以及毕沅等。

“少爷，为何这举子之中少有满人呢？”，参加了几次文会都没碰到个满人，心砚回来好奇的问。

“这就要从满人刚入关之时说起！”，关于这个问题陈家洛小时候也听陈世倌说起过一些，“最早顺治年间科举其实是分满汉两榜取士，但是让那些鞑子读书可是要了他们的老命了，满汉两位状元的文章拿出来比一比，你让满人的面子往哪放？所以这满汉榜办了两届就办不下去了，这两届的满人状元一个叫麻勒吉，一个叫图尔宸，并没有什么文

章事迹留下来。从那以后满汉合为一榜，不过鞑子朝廷并不鼓励满人和蒙古人参加科举，美其名曰免得阻挡了汉人的进身之阶。实际上不过是满人、蒙古人不用科举就能做官，而且他们科举也考不过汉人罢了！偶尔也有满人、蒙古人参加科举，他们考试的时候考官惯例是要照顾照顾的，考中可比汉人容易多了，为了免得面子上不好看，鞑子朝廷宣布最后殿试头三名习惯只授予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旗不点元’，当然他们想要得前三名也没那个命！你看如今军机处的几位满人，傅恒是当御前侍卫出身，来保最早不过是内务府的一个库使罢了，后来也做了侍卫；这御前侍卫和笔帖式是满人和蒙古人的晋身捷径。除此之外还有恩荫、世袭、翻译科和武举考试、进军营里混一圈以军功入仕等等，这大清想当官首重满人，这就决定了满人的入仕途径比汉人宽的多，他们那会费这个力气读书考科举，故而你最近见不到多少满人。”，归根结底，一是满人控制朝廷的需要，二是他们读书读不过汉人。

　　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进士二万六千人；进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满人，其中两人是顺治分榜时所取，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鲁忒·崇

绮在同治乙丑(1865年)考中状元。不过这崇绮考上状元也是因为他幼年时家道中落，所以奋发读书的缘故；他的女儿还做了同治帝的正宫皇后，可惜好景不长，在同治出宫**得了花柳死去后，光绪即位，光绪和同治是一辈人，小叔子当了皇帝，她这个皇后就有些尴尬了，再加上慈禧看她不顺眼，过的就更艰难了。崇绮探明了慈禧对皇后的意思，知道天命难为，就帮助女儿自杀，说皇后死志已定，叫来崇绮，问该怎么死。崇绮跪在外面，问“不吃行不行”，皇后说行，于是绝食而死。皇后即死，慈禧去了心头大患，就过往不咎，命令厚葬，谥号孝哲。不过这崇绮也没什么好下场，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他的妻子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归来后全家自尽。

“原来如此！”，心砚苦笑着摇摇头，“我等苦学十余载却比不过那些满人有个好出身啊！”

“自唐宋以后，到这鞑子入关之前，除了蒙元之时，无不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有蒙元在先，鞑子也懂得治理国家还是要靠汉人中的读书人，故而面子上做的好看了些。”，陈家洛手指敲着桌子慢慢说道，“不过归根结底，这汉人还是要比满人低了几等，如今可称得上是一等满蒙二等

官，三等包衣四等汉！这满人和蒙古人是第一等人，这当了官就能做二等人，投身到满蒙贵族府里做包衣就可以当三等人欺压汉人了！”

纵观清朝二百多年间的历史，先后担任过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这样的重臣中有一百二十位汉人，而这一百二十位汉人中科举出身的就有一百一十八人，而这一百一十八人中又只有三人是举人出身（貌似左宗棠就是其中一个），剩下的一百一十五人中全部是进士出身。我们再看看满人，先后担任过同等职位的满人有一百人，当然不是说满人比汉人人数少就说明汉人占优，这不过是满人犯了错误受惩罚的几率比汉人小，所以在朝堂上呆的时间比汉人长罢了。再来看看这一百人入仕的途径和汉人有何不同，这些人中科举出身的二十五人，担任笔帖式发迹的二十一人，世袭出身的十四人，侍卫出身六人，翻译科考试出身六人，荫生七人，生员三人，中书、主事、銮仪卫（这个职位其实就是掌管帝、后车驾仪仗的，在明代属于锦衣卫的职能，在顺治年间改为銮仪卫，和珅就是在这个职位上伺候的乾隆舒服才发家的，他就是这两个从銮仪卫做到大学士的人之一）各两人，护卫、监生、理事官、知县、库使（特么的看库房的都当了大学士，

你让那些读了几十年书的汉人情何以堪）、拜唐阿（满语。本义为“有用”、“成材料”,引申为“听差的人”、“听用的人”。清朝内外衙门中无品级的管事人员、随营听用的各项匠人、医生等,统称拜唐阿。）、纳捐（特么的连交钱买官的都有。）各一人。由此可见，鞑子朝廷为了维护满人对朝廷的控制可谓是煞费苦心啊！

“由此可见，朝廷鼓吹的满汉一家不过是个笑话罢了！”，心砚叹道，“有这些满人压在头上，咱们汉人终究没有出头之日啊！”

入仕途径的资料来源于辽宁师范大学韩晓洁2006年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清代满人入仕途径与清代政治研究》。

第一百零二章泄密

“东原兄早啊！”，心砚这边成绩一出来陈家洛就跑去戴震的客栈里，必须得先把他跟着心砚上任的事情先敲定了！

“嘉辰兄早！”，戴震拱手行礼将陈家洛引到桌子边坐下，“还未恭喜令弟子今科高中呢，来日殿试必能连奏捷报！”

“多谢东原兄吉言！”，陈家洛还了一礼，摇摇头说道，“其实他的学问比起东原兄来客差远了，不过是侥幸得中罢了！”

“哎，场中莫论文。”，戴震叹了口气，他二十九岁的时候才考中秀才，如今六年过去了连个举人都没拿到，和心砚比起来这把年纪可算是都活到狗身上了；眼看着一个个学问远远不如自己的人高中举人甚至进士，他心中的苦涩可谓是难以言说。呆了一会儿才想起人家弟子刚考中，自己愁眉苦脸的难免让人家心里不快，忙抱歉道，“让嘉辰兄见笑了，想我戴某人如今已近不惑之年，身上却连个举人功名都没有，真是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东原兄不必如此！”，你在后世的评价可比九成以上的进士高多了，可惜的是你并没有在自己

最擅长的道路上走远，但愿我能够让你在后世留下更高的名望，“小弟不才，在这科举上还有些经验，待到我的学生上任之后，不妨和东原兄切磋切磋！”，陈家洛继续忽悠着，他记得的可是只有这一届的考题，后面的也完全没办法，不过等戴震跟着他到了南方，可就由不得他了。

“那就麻烦嘉辰兄了！”，戴震拱手致谢，这师徒俩一个是十五岁的举人，一个是不到二十岁的进士，戴震不由不相信陈家洛手中有独门秘籍。

“东原兄这就见外了，你我一见如故，何须如此客套？”，陈家洛假装不高兴，“来来来，上次说的那个三角问题不知东原兄这几日思考的如何了？”

一说起这个戴震变得眉飞色舞起来，“你要再不来我可要去找你了，这几日我已经有了头绪，不妨到我房中去看看。”，说完他就领着陈家洛到了房中对着草稿纸讲解起来。

与此同时，理郡王府内的下人常三借口出门买菜出了府门，走到街上左拐右拐，有时在街边的铺子边停下拿起一件小东西和店主说上几句，用眼角瞟见没人跟在他后面这才放下东西继续向前。如此再三，常三走进一家猪肉铺子，敲了敲案板，“给

我切二十斤肉，要八斤肥肉六斤瘦肉六斤排骨，再来一只左前蹄，一只右后蹄！”

本来在案板后面打瞌睡的店小二眼中冒出两道精光，上下打量了常三一眼，“客官，您要的这些一共二两七钱八分九毫银子！”

“怎么这么贵？”，常三眉头微皱，“如今我却只带了二两六钱三分四毫银子，不知掌柜的可能便宜点？”

见暗号已经对上，店小二左右张望下，小声说道，“舵主就在里面，我这就带你进去！”

进得里间，只见除了红花会京城分舵的舵主之外，还有一名青年妇人，常三正犹豫间，京城分舵舵主说道，“这位是文四奶奶，在会中坐第十一把交椅，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是！”，常三答应了却不肯开口，待到店小二退出去后这才说道，“启禀十一当家、舵主，小的在理郡王府中打听到一个天大的消息！因此特来通报！”

“稍等！”，一听有大消息，骆冰马上站了起来，推开窗户左右张望片刻，这才回来说道，“外面没人，你现在可以说了！”

“是！”，常三咽了口唾沫缓解下紧张的情

绪，慢慢说道，“理郡王虽然是王爷，但他历来不受皇帝待见，因此府内平时并无大事；但从年前开始府中突然变得很奇怪，理郡王和他的儿子常常把下人都赶走，俩人躲在书房里不知道议论什么，慢慢的府上来来往往的生面孔也多了起来；小人好奇之下就找了个机会在书房后面偷听了几次，这却让小的打听出来个天大的秘密！”，一想到那天理郡王口中说出的话，常三就感到脖子发麻，若是让人知道自己偷听到了这个消息，恐怕自己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不过想到自己的深仇大恨，一时也顾不得这么多，瞅到个机会就跑来向舵主汇报。

“是什么秘密？”，骆冰问道。

“是有关当今乾隆皇帝身世的！”，常三把乾隆出身海宁陈家的消息细细的说了出来，“今日理郡王打算用这件事做文章，好夺回皇位，前些日子好像收买人递上去一封奏折，好像没什么动静，最近他又在琢磨着再上几封看看。”

京城舵主和骆冰对望一眼后点点头，“嗯，你这次立下了大功，待我报上总舵就升你做香主；今日你早些回去，切不可让人发现破绽，继续留在理郡王府打听消息！记住，此事决不可对其他人提起！”

“是。”，常三躬身退下。

“这总舵主似乎也是出身海宁陈家，若是如此的话，反清大业指日可待啊！”，常三刚走京城舵主就忍不住站了起来，一连在房子里转了几个圈。

“此事事关重大，总舵主目前就在京城，待我去寻他把事情说清楚，在此之前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骆冰忍住激动说道，她想起去年文泰来似乎和于万亭一起闯过大内，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

常三提着猪肉回到理郡王府内，走到厨房把肉放下，“咦，这来顺儿今天怎么不在啊？”

“来顺儿说他老娘病了，急匆匆的回家去了，你把肉放着就行，他回来我和他说一声！”，厨房里另一个人说道，常三不疑有他转身就走了。

他不知道来顺儿此时并未回家，而是去了城外的一个小院里，在院门口鬼鬼祟祟的转了几圈，这才敲响了门环，“快去禀报教主，就说我打听到一个天大的秘密！”

感谢日下部麻吕、狂看不停、kstg2024的打赏。

第一百零三章天理教

守门之人之前见过来顺儿，闻言不敢怠慢，忙把他引到后院，轻轻敲了敲门，“启禀教主，来顺儿说有要事禀报。”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里面的人先念了声八字真言，然后吩咐道，“让他进来吧，你去院子外面守着，别让其他人进来！”

守门人应了一声蹑手蹑脚的退开，生怕打扰了教主的清修；来顺儿推门进到屋内，只见屋子中间的蒲团上坐着一个似道非道、似佛非佛打扮的中间人，童颜鹤发、骨骼清奇，颌下三缕长髯，看上去竟似神仙中人；看来这就是教主姚秦了，来顺儿连忙跪下大礼参拜，“小的拜见教主，愿教主福寿安康！”

“起来吧！”，姚秦的声音好像有一种魔力，听完来顺儿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姚秦上下打量了一番说道，“你就是在理郡王府当差的来顺儿，你母亲的病可好了？”

“多谢教主挂念，前些日子得了您赐的符水，小人的母亲感觉好多了，这几日也不喊疼了，昨天还说要下床给小人做饭呢！”，说着说着来顺儿激

动地又跪了下去，“小人母亲得教主赐符水才能活下去，小人无以为报，只有这条性命，以后教主但有吩咐，小人就算是粉身碎骨也绝不皱眉！”

“如今世衰道微，我奉上天之令广开方便，济度群迷；令母用了我的符水自会康复，而且能得无上福报，去世后能上天宫，上天则即到家乡，到家则参见古佛，享无尽富贵。”，姚秦缓缓说道。

来顺儿听到这话激动地不能自已，浑身颤抖着连连叩头，“多谢教主赐福，多谢教主赐福！”，一直磕到额头红肿才直起身子说道，“启禀教主，小的在理郡王府打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特来报给教主听。”

姚秦微微颔首，“你且说来听听，若是有用本教主不吝厚赐重赏！”

“是！”，来顺儿又磕了个头，“启禀教主，自从年前开始，理郡王突然变得行为诡秘起来……”，他把理郡王在书房和永暖讨论乾隆身世的事情说了出来。

“好！好！好！”，没等来顺儿说完姚秦就不顾保持自己的神仙姿态，刷的站了起来，“来顺儿你此番可是立下了大功！本教主这就收你做我的真传弟子！赐你白银五十两，灵符两张！”

“多谢教主厚爱！”，来顺儿听到这个消息脑子轰的一下炸了，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弄昏了头，教主可是神仙中人！收自己为徒那不是自己也有希望成仙去天上享福？等冷静下来来顺儿犹豫着问道，“不知教主可否赐两枚仙丹给我母亲？我母亲用了教主的符水后身体虽然好了些，但行动还是有些不便，还望教主可怜可怜小的，赐上两枚仙丹让母亲早日康复。”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母亲命中该有此一劫！”，身为神棍当然知道不能给人肯定的答复，姚秦忽悠道，“你如今立下大功，你母亲到时候在天上就能过上好日子；若是你以后再立下大功，将来白日飞升之时自可将你母亲接到天上享福。”

来顺儿是个孝子，一听将来可以把母亲接到天上享福，马上就和打了鸡血一样，“禀教主，这几日理郡王联络了不少人，似乎在谋划着什么，小的回去后一定打听出来报给教主！”

“好！”，姚秦走到来顺儿身边拍拍他的肩膀，拉着胳膊把他扶起来温声说道，“下次你回来我就开香堂收你为徒！一会儿走的时候去把银子和灵符领上，去给你母亲买些补品！记住，此事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小的明白，小的叩谢教主！”，来顺儿今天这是不知道第几次磕头了，三叩首后退出门外，喜滋滋的拿着银子和灵符像踩着棉花一样高一脚低一脚的往城里走去。

来顺儿刚出门姚秦就收起笑容，右手摸着胡须自言自语道，“听闻乾隆喜欢微服出巡，若是有机会把他截住，以此为要挟则大事可成啊！”，激动之下一不留神下巴上粘着的假胡子被他一把扯下。

手忙脚乱的从袖子里的口袋摸出胶水重新粘好，对着镜子看了半天没发现什么破绽后喊道，“来人呐，去把你们大师兄叫来！”

片刻后一个身材敦实、三十来岁的汉子走了进来，“师父，您找徒儿有何事吩咐？”

“刘洪啊！你现在就去京城一趟，在老地方留下暗号，把宫里的那几位叫出来带到我这里来，我有要事吩咐！”，天理教已经把信徒发展到了宫里，许多饱受欺压的底层太监宫女为了死后享福皈依了天理教。姚秦本想着让这些人潜伏起来，留待将来举事之用，没想到来顺儿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秘密，当下也顾不得太多，立刻要见一见他们。

“可是师父！”，刘洪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劝道，“这些人难得出宫，就算出来了也在外面呆不

了多久，恐怕没时间过来呀！”

“既然如此我就进城一趟！”，姚秦刚才激动之下没想到这一层，咬咬牙下了决心，“你在京城给我找间院子，我在那里等他们！”

“师父，您的通缉令可都挂在城门口阿，若是被朝廷的人认出来可就糟了！您有什么事儿不如吩咐徒儿去办吧！”，刘洪一听姚秦要进城就急了。

“不要紧，我易容打扮一番就行了！”，见刘洪还要再劝，姚秦一甩袖子，“此事我心意已决，你不用再劝！快下去准备吧！”

“是！”，刘洪应了一声退下去，没过多久又急匆匆的回来，“启禀师父，西川双侠常赫志、常伯志前来拜访！”

“他们一向不是自诩名门弟子，看不起我们这些人么？这次来找我干什么？”，姚秦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琢磨了一会儿道，“不见，就说为师云游去了，不在庄内，问清楚他们找我有什么事，等我从京城回来再来见见他们！”

第一百零四章殿试

就在姚秦偷偷摸摸混入京城之时，骆冰也找到了陈家洛，看她面色焦急，陈家洛屏退众人把她带到书房内，“四嫂找我有何要事？”

骆冰确认无人偷听后面色诡异的看着陈家洛，“总舵主，我属下的探子在理郡王府打听到一个天大的秘密，和总舵主你有关，却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这大青果药丸啊！郡王府都被红花会渗透成筛子，原著中陈家洛得失多弱智才能把这一手好牌打成这样啊！如今已经不是陈家洛刚接手红花会的时候了，那时候自己缺乏威望害怕泄露身份导致红花会按照于万亭的遗命行事；如今自己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红花会大部分当家都对自己心服口服，再说了文泰来已死，于万亭的遗命再也没人知道，说服乾隆造反的路线也就无从说起。当下陈家洛反问道，“四嫂说的可是乾隆出身我陈家的事情？”

“总舵主你都知道了！”，骆冰被陈家洛的话吓了一跳。

“四嫂请看！”，陈家洛从怀里取出于万亭留下的黄纸大折递给骆冰，“在杭州的时候天镜禅师

将此物交给我，我已经从这里知道了！”

骆冰连忙接过翻看起来，常三报告给她的只是乾隆出身海宁陈家的结果，对于这件事的过程却不清楚；看着于万亭书写的事件经过，她又想起英年早逝的文泰来，看到最后合上折子哭了起来，“我就说那些朝廷的鹰爪子为何死缠着我和四哥不放，原来是因为这个？”

“此话从何说起？”，陈家洛假装不知问道。

“在老舵主去世之前带着我和四哥夜里去了趟皇宫，我武功低微就留在宫外接应，老舵主和四哥进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出来后四哥只是说去见了乾隆，别的就不肯多说了！想必他们就是和乾隆说这件事！”，骆冰擦干眼泪说道，“没想到刚离开京城不久，于老舵主就过世了，一路上鞑子高手不停追杀，四哥...四哥临死前也没能把这个秘密告诉给总舵主！”

“四嫂节哀顺变！”，看着她梨花带雨的样子陈家洛一阵心疼，刚伸出手想帮她擦擦眼泪，又想起这不是他来的那个时代，手顿了下拐了个弯拿起茶壶给骆冰倒了一杯，“人死不能复生，还请四嫂爱护自己的身体；四哥的血不能白流，到时候我必定要以百倍鞑子的狗命祭奠四哥！”

“多谢总舵主！”，骆冰的悲伤来得快也去得快，很快控制好情绪问道，“不知老舵主进皇城去找乾隆是为了什么？老舵主可曾对您说过什么？”

“却是不曾说起，想来恐怕是要说服乾隆协助红花会回复我汉人的江山罢了！”，这件事就算自己不说，有心人也能推测出来。

骆冰眼睛一亮，急忙说道，“既然乾隆是汉人，又是您的哥哥，想必于老舵主的想法是可行的吧？若是有了他的帮助，大事可成啊！”

哎，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想，陈家洛在向理郡王透露消息的时候已经想好对策，“四嫂稍安勿躁，在我看来乾隆不会也不能答应这件事！”

“这却是为何？”，骆冰疑惑不解，“明明是汉人，难道就那么想做鞑子么？”

只要有权有钱，别说做鞑子了，做狗都行，没见到当初鞑子入关之时那么多大明的官员投敌么？连剃发令都是汉人孙之獬提出的！陈家洛摇摇头，“乾隆能成为天子是因为别人都认为他是雍正的儿子，若是这个秘密被人知晓，那么他就当不成这个皇帝了，四嫂不妨细想一下，若是乾隆当初同意于老舵主的安排，又为何会派人追杀你和四哥呢？还不就是想杀人灭口，保住这个秘密！”

骆冰眼中的光彩黯淡下来，过了一会儿又迟疑的问道，“若是用这个秘密威胁乾隆呢？让他为我们红花会提供些便利不行么？”

“做皇帝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陈家洛摇摇头，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过是统治阶级推出来的代言人罢了，“乾隆之所以能坐稳皇位，是因为有满蒙贵族和汉人地主的支持，若是为红花会行方便，势必侵害满蒙贵族和汉人地主的利益，那些王爷、大臣的反对之下，他想帮我们也帮不了，再说了宫里还有位皇太后呢，若是事态危急皇太后在几位铁帽子王的支持下可是可以废黜皇帝的！况且他恨不得我红花会早日灭亡，又怎么会帮我们呢。”

说完陈家洛挤出几滴眼泪，“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我这哥哥自小长在鞑**里，耳濡目染之下，恐怕没把自己当做汉人。”

“哎，老舵主的想法是有些想当然了！”，骆冰跟着叹了口气，“但是这理郡王是从那里得知这个秘密的？他知道了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反清大业？”

“不瞒四嫂，此事却是我故意泄露出去的！”，陈家洛擦了擦眼泪，如今鞑子入关已有百

年，统治日渐稳固，所说官场贪腐横行，百姓民不聊生；但如果鞑子自己抱成一团，我们也不好下手。所以我才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一些不得志的皇子皇孙，让他们闹起来，在鞑子内部造成分裂，如此以来我们才会有机会。理郡王没什么势力，一时半会对乾隆的皇位造不成什么威胁，但他串联之下必定会给乾隆造成一些麻烦，麻烦慢慢的由小变大，鞑子内部的裂痕也会越来越大，我们乘着这个机会积蓄力量，等到矛盾爆发之时就是我们起事之日！”

　　费了半天的功夫总算说服了骆冰，乾隆在找借口罢免了几个针对海宁陈家上书的官员后，殿试的时间到了，朝堂上诸位官员的注意力从陈世倌转移到殿试之上；心砚在殿试上表现不错，名列二甲赐进士出身；至此他做官的条件已经具备，就等着和珅那边安排好走完流程就可以走马上任了！有木有人报名红花会中层龙套？

第一百零五章福鼎知县

“这是刘安，过几天你上任的时候他会和你一起去！到时候海贸的事情由他帮衬着你！”，和珅慢条斯理的说道，“去了福建，办事用心些，若是有人刁难就拿我的片子去找闽浙总督杨廷璋或者福建巡抚吴士功，谅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会给你行些方便。”

谦让了一番心砚把和珅的片子收下，又说了几句闲话心砚起身告辞，刘安跟着他一起出了书房，“却不知刘先生和刘总管怎么称呼？”，刘总管就是和珅的管家刘全。

“实不相瞒，刘总管乃是我的族叔！”，刘安吹嘘道，“我打小就和刘总管住在一个院子里，后来父母去了别处就分开了，去年总算让我打听到刘总管的下落，方才得以团聚。”

哦，这不过是个刘全发达后前来投奔的穷亲戚，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多精明的人，等去了福建就把他好吃好喝的养起来吧！心砚打定主意，“此去福建千里迢迢，刘先生一路辛苦了，不如今晚就由我做东去八大胡同摆一桌，还请刘先生赏脸！”

“好说好说！”，一听八大胡同刘安满口答应

了下来，酒桌上软玉在怀，杯来盏往一阵儿过后刘安就和心砚称兄道弟起来，“严兄弟！说实话这趟我可真不想去福建啊，这京城多繁华啊，吃喝玩乐的地方多得是；福建那地方穷山恶水的，又有海盗，能有什么好玩的？不如我去和刘总管说说，你就留在京城做个京官好了，有和大人照应，升官发财还不是指日可待？又何必去那破地方受罪呢？”

“如今圣旨已下，却是不好推脱，想来在福建待上一两年把和大人的事情办好，和大人自会提拔我回京！”，心砚敷衍道，“我所在的福鼎县虽然破败，但福州也算个大城市，里面好玩的地方也不少，刘先生尝遍了北地姑娘的味道，不妨去试试闵地的风情？”

一说起姑娘刘安来劲了，双眼放光看着心砚，“严兄弟，咱们上任的时候走那条路？照我说最好走大运河，一路坐船比走陆路舒服多了，等到了扬州不妨去见识下扬州瘦马？”

明清两代扬州盐商垄断全国的盐运业，腰缠万贯、富甲天下，生活奢侈程度可与皇家媲美，他们的富足由此也养活了一大批傍其生存的行业，“养瘦马”就是其中之一，先出资把贫苦家庭中面貌姣好的女孩买回后调习，教她们歌舞、琴棋书画，长

成后卖与富人作妾或入秦楼楚馆，以此从中牟利。因贫女多瘦弱，“瘦马”之名由此而来。初买童女时不过十几贯钱，待其出嫁时，可赚达千五百两。此时扬州瘦马之名传遍天下，心砚之前也曾听说过，当下满口答应，“一定一定，等到了扬州，在下就为刘先生买两匹瘦马带到福建去，在福州置个宅子安顿下来，刘先生但有闲暇就可以去福州尽享艳福！”，为什么是福州而不是心砚任职的福鼎，那当然是想把刘安支开了。

“严兄弟果然够意思！”，刘安不过是刚攀附上刘全，这些日虽说比过去过的好多了，但真正享受的机会也没遇到几次，见心砚如此识趣，当下乐的哈哈大笑起来。

陈家洛听了心砚的汇报后摇摇头，所谓宗族社会就是如此，凡事只看亲疏关系，难免被一些不争气的亲戚拖累，当然这刘安如此好对付，对红花会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当然在以后红会中可是要严格控制这种倾向。

有了和珅的支持办事就是快，去吏部按规矩送上银子之后没多久，心砚的官位和相关文书证明就拿到手了，成了这一届进士中第一批获得实缺的人之一。

“这次来京城呆了将近半年时间，事情总算是办妥当了，咱们这就去福建吧！”，陈家洛看了看骆冰、石双英和心砚，“明日我就去请戴震戴先生，到时候他和十二哥还有心砚一起去福建，戴先生有大才，十二哥和心砚切不可怠慢了，明瑞也和你们一起走，沿途不可泄露他的身份；我和四嫂去山东见见七哥！”，徐天宏和骆冰的分工有些交叉之处，因此这次最好带上骆冰一起去。

“是，总舵主！”，石双英应了一声然后提出建议，“我红花会根基在江浙一带，福建分舵实力薄弱，不如先派人去福建打打前站，到时候我们去的时候起码对当地风土人情能有个大致的了解。”

“十二哥说的有理！此事就拜托十二哥了！”，安排完之后陈家洛开始解释为何选择福鼎作为根据地，“鞑子绿营如今总兵力大概有五十八万人，其中闽浙有十一万人，为全国之首；但福鼎位于闽浙两省之间，兵力薄弱；福鼎县驻有桐山营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两员、把总四员、外委千总两员、外委把总四员、额外外委三员，马战兵三十八名、步战兵二百五十名、守兵三百六十九名，兵馬三十八匹。总共不过六百出头，再加上吃空饷，能打的不过二三百人，对我红花会来说不值

一提。况且福鼎是福建一带难得的产粮区，起事后可为我红花会供给粮草；福鼎距离温州不远，又有港口方便赵三哥为我等供应物资。如今鞑子重新开启海禁，福鼎一代百姓多靠海谋生，此令一出民心浮动，加之福鼎并没有多少名门大户易于收拢人心。再加上有南雁荡山和太姥山隔绝浙江、福州的清兵，易守难攻；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手，正好作为起事的根基！”

把自己当初的考虑细细的说了一遍，石双英、骆冰和心砚都点头称是；又过了三天，戴震也收拾好了，心砚备上一份厚礼向和珅告辞后，和石双英、戴震、刘安一起出京前往通州，到了通州换乘舟船前往扬州，然后在杭州等候陈家洛汇合。

陈家洛则和骆冰一起乘马出京去山东见徐天宏，刚出城门陈家洛正想着怎么和骆冰搭话，目光扫过前方，卧槽，他怎么在这儿？

感谢龙空基友yuanbai提供的福建驻军数据，哪位书友有目前闽浙一带官场的资料也提供给俺吧。

第一百零六章微服私访

“那两个上书的官员查清楚没有？”，紫禁城内乾隆问和珅，“到底是谁指使的？文勤公耿介清明，刚去世就有人给他身上泼脏水，若是不加以严惩，日后还有谁肯为我大清出力？”

“主子，奴才已经查清楚了，一个是工部的主事，一个是御史台的御史。”，和珅小心翼翼的答道，“这俩人都是旗下的破落户，以前就干过不少收钱上书的事情，这次恐怕也是被别人收买才上书的！”

“哼！把朝廷制度都当成什么了！革职！查办！”，乾隆一掌拍在桌子上，“和珅，这事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查清楚他们背后是什么人！”，乾隆毕竟是做了二十多年皇帝的人，从这两封奏折中已经嗅出些莫名的味道，该不是有人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吧？

“主子，军机处今天的奏折送来了！”，一名太监捧着厚厚一摞奏折放到乾隆桌上然后叩首退下。

乾隆拿起奏折翻了几翻，“大胆！”，一封奏折被扔到地上，和珅偷偷瞄了一眼，只见奏折里清

清楚楚写着“陈世倌”三个字，“这些人都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和珅，把这几封奏折都拿下去好好查查！和那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一起拷问！务必查处幕后主使！”，啪啪两声又是两封奏折落在了和珅面前。

“喳，奴才这就去办！”，和珅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抱着奏折准备退下，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场大阴谋。

“等一下！”，刚走到门口他又被乾隆叫住，“这些折子你先放下，派人暗地里盯着他们，朕倒要看看还会有谁跳出来！”

陛下这是要引蛇出洞啊！和珅回来跪下，“奴才遵旨！”

乾隆挥手斥退左右侍候的太监宫女，大殿里就留下了和珅和白振，“朕要出宫微服出巡，白振派人去盯好大内侍卫、九门提督以及丰台大营几个地方；和珅你安排人看看朝中有哪些王爷贝勒、文臣武将在这段时间有异动，一个个都给我看仔细了！”

“喳！”，这俩人多次跟随乾隆微服私巡，对主子的爱好已经见怪不怪了，白振问道，“不知陛下这次要去哪里？臣好安排人手线路。”

乾隆在大殿里踱了几步，看着屏风上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手指按在京城的位置向南挪了一段，“大明湖上一杯酒，昨日绣江眉睫间。晚凉一棹东城渡，水暗荷深若无路。江妃不惜水芝香，狼籍秋风与秋露。兰襟郁郁散芳泽，罗袜盈盈见微步。久闻大明湖乃天下一绝，此番咱们不妨到济南府去走一遭！”

济南府到京城不远，若是有事也能尽快赶回来，白振想道；而和珅想的则是不知主子是想去看大明湖呢还是想看看大明湖畔的罗袜盈盈，当下击掌叫好，“主子真是博闻广记，奴才这想了半天才想起您刚才念的是元好问的《泛舟大明湖》，一般人只记得他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首恐怕听都没听过；这大明湖虽好却无绝世诗词传世，难免有些遗憾，主子爷去了之后定要写上一首盖过这元好问。杭州西湖因为苏东坡和白乐天的诗词扬名，等主子爷从大明湖回来，这大明湖必能盖过西湖啊！奴才替济南的百姓谢过万岁爷了！”，说完和珅噗通一声跪下连连叩首。

“哈哈哈哈哈！”，乾隆当下龙颜大悦，走过去踢了和珅一脚，“你这奴才就会阿谀奉承，朕现在去给皇太后请安，你和白振今天把事情安排好，

明个儿一早就和朕出宫去。”

“奴才遵旨！”、“臣遵旨！”，二人领旨后退下开始安排微服出巡及监视大臣的任务。

第二日一早，和珅就准备好了出行的马车，白振领着众多御前侍卫换了便装簇拥着乾隆从小门出了紫禁城。“主子爷，您看这马车可还和心意？”

乾隆掀开帘子一看，这辆马车虽然外表没什么过人之处，可是里面却布置的极为精致，熏香炉、棋盘、古琴、书籍、零食小吃、各种酒水无一有缺，宽大的椅子上放着几个软垫，可坐可卧极为舒适，当下满意的点点头，“和珅的差事办的不错！咱们这就出京去，老爷我还叫做东方耳，你是何管家，白振是护院，咱们是去济南府办货的商人！”

“是！东方老爷！”，和珅扶着乾隆坐到车内，自己坐到车辕上挥鞭催动马匹拉着马车缓缓前行，前方有大内侍卫“一苇渡江”褚圆提前探路，后面有龙骏和范中恩师叔侄两个断后，马车旁边护卫的是“金爪铁钩”白振。

一行人没走多远，紫禁城内有个小太监探出头张望两眼，然后飞快的写了个纸团扔到墙外，不等纸团落下一个中年人伸手接住打开看了两眼马上往城东跑去、

“咦？”，刚出城门白振眉毛一动，稍微往乾隆的马车靠了靠，同时打出手势让周围护卫的侍卫们提高警惕。

“这是怎么了？”，和珅回过头来问道。

“和大人，刚才路边有个和尚是武林高手，不得不防备一番！”，走出一里多地白振才放松下来答道。

城门外的和尚正是南少林达摩院首座天镜禅师，白振领兵烧毁南少林那日，天镜一开始就钻进了狗洞，没有和白振照过面，因此俩人都没认出对方，不然的话定是一场恶战。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一连过去这么多武林高手？前面第一个好像身上是我少林的功夫，那个枯瘦矮小的老者一看手掌的样子就知道练得肯定是鹰爪功之类的功夫。天镜身为达摩院首座对武林各派的功夫都有了解。本打算追上去问问那个少林弟子是谁的门人，但一想到今日那人就要从这里出城又坐了下来。

断后的龙骏和范中恩过去后不久，大路上又响起了马蹄声，这次来的正是天镜要等的人，天镜当下坐起来踱到路中间，“阿弥陀佛，陈总舵主别来无恙！”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继续召唤龙套。

第一百零七章再遇乾隆

这和尚还是甩不掉啊！要不是我打不过你我早弄死你了！陈家洛恨得牙痒痒的，挤出个笑容翻身下马，亲热的拉住天镜的胳膊，“禅师许久不见，不知最近可好？家洛最近可是颇为怀念聆听大师诵经的日子啊！”

一听到诵经两个字，天镜眼角不为察觉的抽动两下，“阿弥陀佛，陈总舵主一心向佛却是一件好事，不知陈总舵主这是要到那里去？”

“此去处理一些会中事务，就不劳大师操心了！”，说完陈家洛伸手搭在马鞍上准备上马，“事情紧急，就不和大师寒暄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有缘再会！”

“陈总舵主且慢！”，天镜拉住缰绳，“不知是何事务，看看老衲是否能帮的上忙？”

“无非是些打打杀杀的事情，大师是出家人戒杀生，似乎不太方便吧？”，陈家洛皱了皱眉，这和尚还有完没完了？

“我佛家亦有金刚怒目之时，红花会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总舵主要对付的想必不是什么好人，佛祖也会原谅老衲的！”，天镜垂着眉毛，似乎陈家

洛不答应他就不会放手。

陈家洛盘算着就算自己不答应天镜也会偷偷跟在后面，与其让他偷偷摸摸的跟着还不如放在身边监视着，于是说道，“如此就有劳大师了！”，刚说完天镜就从旁边拉出一匹马上马跟在了陈家洛后面。

日落时分，一行人行到通州，陈家洛在街头来回走了几圈，指着前方的客栈说，“这家客栈看起来还算干净，不如我们就住这里好了！”

骆冰和天镜自然没意见，三人走到柜台前，陈家洛敲了敲柜台，“掌柜的，来三间上房！”

“客官，对不住了！”，掌柜的陪着笑脸说道，“今日有些不巧，客官您晚来一步，小店已经被人包下了！”

“包下了？”，陈家洛四下打量几眼，“那算了，咱们换家客栈吧！”

刚走到门口，背后传来说话的声音，咦，这声音有些熟悉啊！陈家洛回头一看，正看见白振和乾隆从后院出来，双方都停住了脚步。

“东家停步！”，白振一个闪身挡在了陈家洛前方，虎视眈眈的看着他，在西湖的时候他可是吃了陈家洛的大亏，虽有陈家洛偷袭的原因，但他的

武功高低也能略见一斑，怎么他会出现在这里？白振心中盘算着。

“哈哈，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兄台你怎么也在这里啊！”，陈家洛打了个哈哈双手抱拳对乾隆说道。

“兄台的琴艺让在下颇为怀念，这几日又得了一具好琴，正想着兄台没想到又再次相逢，真是缘分啊！不知兄台要往何处去啊？”，一回忆起在西湖边陈家洛所说的话，乾隆心中就涌起一阵不快，但看到这张脸却怎么也也生不起气来，伸手拨开白振问道。

“在下刚从京城出来，打算往山东去，本打算投店，谁知这里却被人包下了！”，陈家洛一边回答一边盘算着，要是天镜知道对面的就是下令火烧少林寺的乾隆不知会是什么反应。

“小弟生性好静，为避免一些闲杂人等打扰，故而下人们把客栈包下了！不过是兄台的话居无所谓了！何管家，去给这位公子安排几间上房！”，乾隆伸手招过和珅吩咐道。

还好和心砚兵分两路，不然现在可不好解释了，陈家洛也想多观察观察自己这位便宜哥哥，假装勉强的拱手行礼道，“那就多谢兄台了。”

“兄台本非俗人何须这些俗话！”，乾隆伸手拉住陈家洛的胳膊，“来来来，收拾房子这些事情交给下人们去做就好了，我俩去楼上喝茶！”

陈家洛给骆冰和天镜使了个眼色，他二人跟着和珅往后面走去，陈家洛跟着乾隆上了二楼，楼上空无一人，二人走到靠窗的位置坐下。白振立在乾隆身后，警惕的看着陈家洛。陈家洛不以为意，用折扇敲了敲桌子，“你这下人怎么一点事都不懂？我俩都坐下了，他也不知道安排茶水点心？”

白振气不打一处来，自己虽然是乾隆的奴才，但也是大内侍卫中顶尖的人物，平日里那受过这种气？但见了乾隆的眼神只好低头弓腰叫过茶博士，各种干果点心流水般送上来；茶博士问道，“二位要些什么茶？”

乾隆略带自矜的吩咐道，“白护卫，你去找何管家把我从大内弄到的明前龙井拿来！”，白振领命而去，乾隆回过头来对陈家洛说，“是今年的新茶，我也是费了好大劲才弄到的，兄台不妨品鉴一番！对了，还未请教兄台高姓大名？”

“我叫罗嘉辰，你叫什么来着？”，陈家洛说道。

为什么这人说话就这么可恶呢？乾隆又想起在

西湖不愉快的经历来，不过被人吹捧惯了偶尔遇到个不鸟他的人，反而觉得有趣，呵呵一笑说道，“在下复姓东方单名一个耳字！”

东方耳？执掌东方牛耳的意思吧？化名都取得这么高大上，陈家洛摇摇头，“兄台这名字却是有些不合适啊？”

“哦，这是为何？”，乾隆来了兴趣，自己随口取得名字有什么问题吗？

“咱这大清国不比前朝，对于文字上的事情较真的厉害！年年都有因为文字犯了忌讳被抄家问斩的文人。”，陈家洛摇摇纸扇侃侃而谈，“你看你这名字——东方耳，可不是执掌东方牛耳的意思？这天下谁能执掌牛耳？可不只有紫禁城里的那位么？这可是犯忌讳的事情，若是有心人听到了兄台难免牢狱之灾啊？”

啧，乾隆这下郁闷了，陈家洛这话让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刚好白振把泡好的茶送上来了，乾隆忙借着倒茶掩饰尴尬，“来尝尝这茶如何？”

陈家洛接过茶杯闻了闻香气，微微皱了皱眉，茶盖在茶碗上抹了两抹浅浅的吸了一口，然后噗地一声，把茶吐在了地上！

不要问我为何乾隆一把年纪了喊陈家洛兄台，

原著就是这么写的。

第一百零八章四股势力

嗯？乾隆瞪了白振一眼，莫非是拿错茶了？见白振一脸无辜的样子乾隆小心翼翼的拿起自己的茶碗抿了一口，和自己平时喝的味道一样啊？他疑惑的问道，“罗兄，这茶可是不对？”

“小二，那杯清水来我要漱口！”，陈家洛没搭理乾隆，等小二送来清水漱过口后才说道，“这哪里是今年的新茶！明明是大前年的货色！东方兄，你可是上当了！”

“这//、这//这不会吧？”，乾隆的面子挂不住了，“这可是我从大内拿到的啊？难道这些人还敢欺骗皇上不成？”

“东方兄，这你可不懂了！”，陈家洛略一思量就想起当年韦香主要把花雕茯苓猪进献给小玄子的时候，御膳房的那些太监所说过的话，顿时就明白了原因，“这大内啊，一般是不敢把这些稀罕玩意儿上贡给皇帝的，你想啊，要是皇帝喝上瘾了天天要喝怎么办？那底下的太监就只能去自杀了！所以给皇上皇后他们吃的东西一定是些随时可见的大路货，什么新鲜的豆角、明前的新茶统统不能让皇帝见着了！就算是底下的官员上贡来了，也是被几

个大太监分了！想想这皇帝当的也够可怜，吃的喝的还没大太监享受。”，陈家洛一边摇头一边说道。

乾隆又扫了一眼白振，见他低下头去心下顿时明白陈家洛说的是事实，这次回去就把那几个大太监赶到洗衣局去！乾隆暗暗发誓，竟然敢拿别人挑剩下的玩意儿给我！

“哎，还是问问看店家有什么好茶，随便上一些就好！你这茶说句不好听的话喂猪猪都不喝！”，陈家洛心中暗爽，忍着笑意继续刺激乾隆。

回去把那几个大太监给宰了！乾隆受他这么一激，对那些太监的恨意又多了几分；什么叫喂猪猪都不喝，合着我这四十多年过的比猪都不如？当下火起，吩咐白振，“去！把剩下的茶叶都给我扔了！”

“还是一把火烧了吧！”，陈家洛又开始捅刀子，“万一有些要饭的贪便宜捡去喝喝坏肚子了怎么办？”

“听到罗公子的话没有！全都给我烧了！”，乾隆吼完回过头去开始转移话题，再说下去自己非被气疯不可，“不知罗公子去山东有何要事？在下

在和山东的官府也有些关系，不妨说出来听听，或许我能帮的上忙？”

帮忙？这个可以有，你去把山东的八旗、绿营全宰了就行！陈家洛接过小二新送上来的茶喝了一口，“嗯，这茶还不错，倒是比你的好多了！东方兄不妨试试。”，刺完最后一句说道，“前些日子在京城带了一阵，这次打算从山东出海回江南去，确实没什么要紧事，就不劳东方兄操心了！”

“前些日子正是会试，罗兄莫不是参加科考去了？”，乾隆在脑海里飞快的过了一遍最新的进士名单，却是没有罗嘉辰三个字。

“我早就说过我是不会当官的！”，嗯，不会当大清的官，等到时候红花会事成之后我要当最大的那个官，这个却是你给不了的，“此去不过是拜访一位友人罢了！”

“罗兄人才出众，想必贵友也是一时俊彦吧？不知姓甚名谁？”，乾隆问道。

“我不过是个疲懒之人，哪算得上什么人才，不过在下这位友人倒是有天纵之才！纵观前后百年无有出其右者！”，嗯，我说的是数学。

“这就算是子房再世、卧龙复生也不过如此吧！”，乾隆被陈家洛的评价吓了一跳，忙追问

道，“此人有次大才，想必早已扬名天下，还请罗兄告知我姓名！”

哎，这些满人也就是看三国演义的水平了，“我这位朋友姓戴名震字东原号杲溪，不知东方兄可曾听过？”，陈家洛把戴震的名字说了出来，心中暗想有了今天这次经历，想必以后乾隆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戴震也会变成通缉犯吧！刚好让他绝了当官的心思，一心为我研究科学吧！

乾隆凝神思索良久，最终摇摇头，“却不曾听说过，不知这位贤才有何大作？”

“《筹算》、《勾股割圆记》皆是能流传后世的巨作！”，陈家洛看着楼下的街道微微起疑，好像有几个力工打扮的人一直鬼头鬼脑的往楼上看，却不知是什么来路！此时骆冰刚好走到街上，她似乎也发现了这些人有些不对，给陈家洛打了个眼神晃了几晃消失在人群中。

“不知这位姑娘是？”，一见骆冰乾隆顿时把戴震扔到一边，刚才在客栈下面竟然没注意到旁边有如此美人。

“呵呵，此乃我家嫂嫂。”，这人果然好色，怪不得会中红花会的美人计，被玉如意勾引落入圈套。

一听是别人的嫂嫂，乾隆不好打听，不过也没了多聊的心思，当下起身告辞，“今日我有些困了，陷下去歇息，明日罗兄不妨和我们同路，沿途互相照应着也好。”

“如此甚好！”，陈家洛随口答应下来，乾隆退下去后他又在二楼坐了一会儿，一直到骆冰回来才下楼跟着小二来到他们三人住的地方；和珅办事就是利落，不知道他们三人的关系就给安排了个小院子，空房甚多任由他们自己分配，房间里还摆着各种新鲜瓜果。怪不得能升官发财啊，这种办事的水准那个不喜欢？

把骆冰迎到客厅里，检查完无人偷听陈家洛这才问道，“四嫂可发现了什么眉目？那些都是什么人？是跟着我们的还是跟着哪位东方兄的？”

“我跟着那些人好一阵儿，最后到了两外一家客栈，偷听了一会儿，应该是天理教的人，似乎他们的教主姚秦也来了！他们应该是要对付东方先生，听他们的口气东方先生似乎身份很是了得！”，骆冰说道。

自己和骆冰是红花会的人，天镜的少林的人，乾隆等人是朝廷的人，再加上这天理教，一下子四股势力掺和到了一起，局势有些复杂啊！感谢屵

颂、日下部麻吕的打赏。

第一百零九章同行

“听出来他们打算如何对付东方先生了么？”，陈家洛有些纳闷，看天理教的样子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乾隆身世的秘密，可是他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在嘉庆年间天理教就曾通过宫里的太监做内应攻入紫禁城，也许在皇宫或者那个王爷府里有他们埋下的钉子吧？

“似乎只有他们的教主姚秦知道，听下面那些人闲话却是没听出他们有何计划！”，骆冰想了一会儿回答道，“总舵主，这位东方先生是何等身份？”

“呵呵，他就是我那便宜哥哥！之前在西湖的时候见过一次，没想到在这里又重逢了！”，陈家洛缓缓说道，这件事迟早是要被他们知道的，刚好借着这次机会让他们看看乾隆是个什么样的人，乘早熄了和乾隆合作的心思。

“他就是你哥哥啊？”，骆冰顺着陈家洛的话说了一句，马上就醒悟过来，“什么！你说他就是乾隆皇帝！”，骆冰说完刷的站了起来，伸手摸向腰间，看样子想要抽刀过去杀了乾隆。

“四嫂且慢！”，陈家洛一个箭步冲过去拉住

骆冰的胳膊，“四嫂你冷静点！”

“我要宰了他给四哥报仇！”，骆冰双目泛红，牙齿咬得咯吱作响；文泰来虽然是死于张召重之手，但归根结底还是乾隆的命令，眼看着仇人就在面前她积蓄已久的怒气瞬间爆发出来，“总舵主，你让开！”

“四嫂！请恕小弟得罪了！”，陈家洛右手食指中指并在一起点在骆冰身上，内力透入穴道，骆冰身子一软就要倒下，陈家洛搂着骆冰的肩膀把她抱到床上躺好，“四嫂，你且听小弟慢慢道来。且不说现在金爪铁钩白振就在乾隆身边，就算你杀了弘历就真的是给四哥报仇了么？弘历死了皇室有那么多的王子皇孙，随便找个人坐上宝座还不是满人统治天下？四哥生前日日想的可是恢复我汉人的江山！乾隆有把柄捏在我们手中，等到起事之时用来挑拨鞑子内部关系，却是比其他人坐在皇位上容易得多！四嫂你可明白？”

“现在杀了弘历，朝廷必然大乱，乘机起事不是更好？”，陈家洛只是定住了她的身体，却未点她的哑穴，因此骆冰还能说话。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红花会还没做好准备，手上无兵无将、粮草军械什么都没有如何起

事？”，况且之前埋下的王伦、议罪银等发挥功效还要时间，红花会内部的整合梳理尚未完成，现在就起事要么被满清扑杀，要么便宜了别人，“到时候丢了千千万万会中兄弟的性命，却一事无成，想必于老舵主和文四哥的在天之灵也会责怪我的吧？”

“呼~”，骆冰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总舵主，你放我起来吧！今日是我被个人私怨冲昏了头脑；从今以后我听总舵主的吩咐，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你的命令我绝不多看乾隆一眼！”

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女人说这种话不好吧？很容易让人想歪啊！陈家洛打量着骆冰的眼神，看她不像说谎就解开了她的穴道，“四嫂，小弟刚才得罪了，还请四嫂原谅。”

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英俊脸庞，再想起刚才他的手指点在自己的身体上，骆冰面上一热，低下头躲开陈家洛的目光翻身下床，用和蚊子哼哼差不多大的声音说道，“总舵主也是关心会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有些困了先回房歇息去了，总舵主也早点休息吧！”，说完逃也似的出了陈家洛的房间。

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看到窗外明月高悬，陈

家洛也脱了外衣躺在床上，被子上似乎还残留着骆冰的体香，引人遐思，今晚陈家洛做了好一番绮梦。

“罗兄，不知这位大师是？”，陈家洛三人出了小院，来到客栈门口，刚好遇到乾隆，他看着天镜问道。

“东方兄，这位是杭州灵隐寺的高僧，法号...永信，在下曾和他学过佛法，此番碰巧在京城遇到了，就和小弟一道返回杭州！”，陈家洛故意大声说道，不好意思啊天镜禅师，谁让我记永信这个法号记得最清楚呢！

天镜听到了陈家洛的话，合十对乾隆行礼，“阿弥托福，东方施主吉祥！”

“原来是云林禅寺的高僧！”，乾隆微微颔首就算是回过礼了，“我前两年去过云林禅寺，怎么没见过大师？好像寺内也没有永字辈的和尚啊？”

陈家洛说的是灵隐寺，乾隆说的却是云林禅寺，这就牵扯到一个典故，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临幸灵隐寺，寺中的方丈谛晖求康熙赐题寺名，康麻子当时喝醉了酒，提笔便写。哪料，手腕一抖，落笔太快，“雨”字占了大半张纸，“灵”字下部的三个“口”和一个“巫”，随你怎么摆布也写不

下了。重新写一个吧，那多丢脸面！麻子一手拈笔，一手不住地拈他那撮山羊胡须。旁边的官员们明知皇帝下不了台，自己有没有好的主意。高士奇急中生智，他先在自己手掌心写了“云林”两个字，装作去磨墨的样子，挨近皇帝身边，偷偷向皇帝摊开手掌。皇上一看，哎呀，这两个字真是救命菩萨，这时喜得麻子酒也醒了，也聪明了，立刻将“雨”下写上“云”，接着写完了“林禅寺”几个大字，写完洋洋自得，把手一扬，将比抛出老远。

老和尚见写的不是“灵隐寺”，就结结巴巴地问，“我这里叫‘灵隐寺’，不叫‘云林禅寺’，是不是皇帝写错了？”

这是犯上欺君，这还了得，皇上金口玉牙，哪里会有错，麻子一听，把眼一瞪你懂个屁，回过头来，对官员们说，“此处地上有林，天上有云，故曰‘云林禅寺’你们说好不好！？”“好！好！皇上圣明！”康熙乐的哈哈大笑，便吩咐把匾雕刻起来，撤下旧匾，换上金底黑字，镶有二龙戏珠的金匾。从哪以后灵隐寺就改名云林禅寺了，可百姓不**麻子啊，该叫灵隐寺还是叫灵隐寺。由此可见，被打字吹捧为千古圣君的麻子也不是个多有文化的

人。

“阿弥陀佛！老衲不过是在外云游落脚杭州罢了！却不算在灵隐寺的排行之内！”，天镜含含糊糊的答道。出家人不能说谎，他只好用这种误导性很强的话把陈家洛说的谎圆过去。

“原来如此！”，乾隆把天镜抛到一边回头看着陈家洛，“罗兄，今日天色不错，不如我们就一同启程吧？”

第一百一十章英雄救美？

“如此叨扰东方兄了！”，陈家洛拱拱手跟着乾隆一起出了客栈，刚上马走出通州，就看到和珅从后面赶了过来。

“罗先生，我家主人邀您和他共乘一辆马车！还请罗先生到马车上坐坐，长路漫漫有人陪着说说话、谈谈诗词歌赋岂不快哉？”，和珅满面笑容，让人生不出拒绝的心思来。

“固所愿不敢请也！”，陈家洛对骆冰和天镜使了个眼色，拉住缰绳停在了路边，骆冰和天镜也停了下来。

没多久乾隆的马车就追了上来，他掀开车帘探出闹脑袋招呼，“罗兄，烦请上车一叙！”

“好！”，陈家洛把缰绳丢给迎上来的大内侍卫，下马钻进马车，和珅忙上前接过御手的马鞭，骆冰和天镜跟在了马车后面；车里除了乾隆之外还有白振，看来他还是没彻底放下警惕心。马车没有现代车辆那么先进的减震系统，一路摇晃的厉害，因此不能弹琴对弈，俩人就一些风土人情、诗词歌赋聊了起来。陈家洛还是老样子，时不时的刺乾隆几句，但比在西湖的那次稍微注意了些，见他又生

气的意思就马上转移话题，因此一路上聊得也算愉快。

乾隆正吹嘘着自己祖父的丰功伟绩，陈家洛摇摇头，“在我看来，纵观前后两千年，为帝者无出始皇、隋文、明太祖之右者也！其余人等就算是唐宗宋祖也不足与这三人想比！”

“哦？这却是为何？”，乾隆生来最崇拜自己的哪位兔子杀手祖父，心中早就把他当成了千古一帝，听陈家洛这么说有些不高兴了。

“始皇帝吞并六国、划分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奠定了我华夏一统天下的根基，自秦以后虽有汉末三分、南北朝、五代十国之分裂，但终究会归于一统，始皇帝如此功绩当为历代帝王之首；隋文帝结束南北朝割据也就罢了，难得的是开办科举，让这士人有了进身之阶，从此天下不再只是世家贵胄才有资格做官，此举奠定了今后千年的朝政格局，就算是如今的朝廷也还是沿用了隋文帝的用人策略。，试想一下如今若是取消科举天下会如何？明太祖……”，陈家洛正打算说下明太祖驱除暴元恢复汉人江山的丰功伟绩，马车突然停下了！

乾隆方才听得颇不是滋味，他也知道陈家洛要如何评价明太祖，放到一年前不清楚自己身世之时

乾隆恐怕会大怒，但知道了自己是汉人，却又不知听到陈家洛赞扬明太祖的话该如何反应才好，忙借着这机会掀起车帘，“何管家，出了什么事？”

“启禀老爷，前方有山贼拦路打劫，似乎是一位小姐的车辆！”，和珅回头答道，“老爷，我们还是避一避吧？”

“有山贼？”，乾隆刚才还和陈家洛吹嘘如今天下太平、海清河晏，那知刚出通州没多远就出现山贼了，这是活生生的打脸啊！如今的通州知州是谁来着？回去一定要他好看！乾隆远远的望向前方，只见前方路中间倒着一辆马车，一名车夫已经倒在血泊里，一个丫鬟正抱着一位仕女打扮的姑娘，周围围着三五条大汉，手持刀抢哈哈笑个不停，嘴里说着挑逗的话；乾隆心想自己打小练习弓马，身边又有白振这样的高手，对付三五个山贼不在话下，当下放下心来细细的打量着哪位小姐，只见她她脸色白腻，娇小玲珑，瑟瑟发抖之间倒是显得格外动人，于是心中一动，“白护卫，去将那几个山贼打发了！”。

“是！”，白振看了一眼陈家洛对车外的侍卫使了个眼色，见他们靠向马车后才纵身跳了出去，嗖的一声像大雕一样扑向了山贼。

呵呵，刚才还看到褚圆在前面探路呢，这山贼倒是来得巧了，陈家洛心思转动，脸上去露出惊讶的神色，“东方兄，您这位护卫可是武艺高超啊！”

“哈哈哈！”，乾隆难得从陈家洛嘴里听到好话，心中顿时大乐，“我家这位白护卫的武艺可是少有人能比，罗兄若是喜欢我....我本该转赠给罗兄，但白护卫在我小的时候就跟着我，时间一长这感情也深了，一时却有些舍不得！若是罗兄喜欢武林高手，在前面探路的哪位褚护卫武艺也很出众，不如就将他赠给罗兄好了！”

你怎么就控制住了呢？我正想马上答应呢！要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金爪铁钩成了自己的仆人该是多拉风的一件事情啊！至于褚圆就算了，这人武功人品都比不上白振，还是留着祸害你自己吧！陈家洛一边看着白振和山贼动手，一边答道，“君子不夺人所爱，况且像白护卫这样的武林高手其可视为一般仆从随意送人？东方兄此事休要再提！”

正说话间白振已经赶走山贼，将两名女子带到乾隆面前，那位仕女打扮的姑娘身子下蹲福了一福，用软软糯糯的声音说道，“多谢这位老爷仗义相助，若非老爷小女子只能自尽以维护清白之身。

还请老爷告知姓名，带小女子回家之后日日为老爷念经祈福。”

乾隆见她眉梢眼角，风情万种，声音如黄莺儿一般玩转缠绵，加之这英雄救美最能激发男人的保护欲，马上从车里钻了出来，伸手扶起这名女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人之本分，小姐无须多礼，在下复姓东方单名一个耳字，不知小姐可否告知芳名？”

“小女子姓余，双名媚娘！家住前方永清城中，父母早已过世，和丫鬟彤儿及看门的秦大爷守着父母留下的几亩薄田度日，此次去通州走亲戚归来，没想到遇到山贼，秦大爷竟不信殒命......”，说完余媚娘忍不住哭了起来。

乾隆是花丛老手了，那肯放过这个机会，当下扶着余媚娘的肩膀，“小姐莫哭莫哭，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小姐节哀。这荒郊野外的小姐和丫鬟留在这里我也不放心，恰好我们也要去永清，不如就坐我的马车回去吧！”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哎，本周的推荐好像没用啊，编辑告诉俺月末上架，求一波收藏。

第一百一十一章美人计

“先生已经救了小女子性命，又哪敢再劳烦先生呢？”，余媚娘眼波流转欲迎还拒。

果然民间的女子比宫里的那些有趣多了啊！余媚娘的眼神勾的乾隆心里痒痒的，拍着胸脯说道，“我们恰好也是要去永清，刚好顺路，一点也不麻烦；再说了，这里距离永清还有几十里地，荒郊野外的也找不到马车，你们两个小小的弱女子又能如何走得到？小娘子忍心让我沿路挂念么？”

“小姐，我们就听这位大爷的吧！等到了永清，小姐好好款待这位大爷不就好了。”，丫鬟彤儿也在一旁劝说，“奴婢现在两腿发软，却是走不动了！”

“如此就多谢东方先生了！”，余媚娘再次福了一福，后头看着自己的马车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可怜的秦大爷……”

乾隆挥挥手叫过和珅，“你去安排几个人把这位老者下葬了吧！”，和珅领命而去，带着几个侍卫就开始挖坑。

陈家洛走到骆冰身边，小声说道，“四嫂，我看这事有些蹊跷，一会儿进城的时候你先找个地方

躲起来看看有没有人跟上来。”

“是。”，骆冰应了一声后说道，“刚才那几个山贼听口音有些熟悉，好像就是昨日偷偷打望的天理教会众。”

他们想干什么啊？陈家洛叮嘱道，“姚秦能闯下这么打的局面，想必不是一般人，四嫂记得小心些，宁肯打探不到消息也不要让自己置身险地，免得小弟担心。”，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陈家洛几乎贴到了骆冰的耳朵。

陈家洛口中的热气喷到骆冰的耳朵上，惹得她身子一阵酥麻，连忙退开两步，“我知道了，从昨日来看那些天理教会众武功并不出色，我应付得来。”

骆冰在父亲要独行大盗洛元通，家传的轻功，就算是打不过跑还是没问题的，陈家洛放下心来，回过身只见乾隆正往他这边走过来，“罗先生，这二位姑娘身子娇弱，不如把马车让给她们吧？我二人纵马驰骋一番岂不快哉？”

“理当如此！”，陈家洛瞟了一眼那两名女子，只见余媚娘眼带得色，哪有一点熟人逝去后的悲伤；我且看着，看你到时候上当了是什么表情。

说是纵马驰骋，但乾隆上马后却未快马扬鞭，

反而磨磨蹭蹭的跟在马车旁边，陈家洛觉得无趣就落在了后面。没多久彤儿掀开车帘探出头来，“东方先生，我家小姐身子有些不适，劳烦您进来看看！”

身体有问题也该问有没有药或者有没有大夫啊，找他有什么用？这勾搭的也太明显了吧？不过乾隆将这一切都归为自己潇洒出众、人才风流，立刻下马钻到了马车里面，不一会儿马车里就传来他得意的大笑，看来双方勾兑的进展不错。

太阳刚落在山顶，永清县城就到了，乾隆从马车里出来说道，“罗兄，余姑娘在永清城中有个大宅子，不如今晚我们就去余姑娘家歇息吧？”

“如此也好！”，陈家洛也想看看天理教究竟打算干什么，顺口答应了下来，刚进城门骆冰对陈家洛点点头就下马闪到一边准备监视天理教的异动。

顺着余媚娘的指引，一行人来到城东的一间大宅子里，进去转了几圈陈家洛发现了不少异样，前后五进的大宅子却只有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做主人，竟然没有被族里的亲戚夺取家业，这大清国的士绅也太有节操了吧？宅子里来来往往的仆从看起来都不太像是做惯了下人的样子；而且彤儿似乎对这里

并不熟悉，刚进门就走错路了，忙借口今日受了惊吓故而有些恍惚应付过去。

“罗先生。”，陈家洛正打量着花园，白振悄无声息的走到他身旁，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白先生有何吩咐？”，对于他的来意陈家洛已经猜测到几分。

“罗先生您不觉得这二人有些古怪么？”，白振也是成名多年的江湖人，哪会看不出余媚娘的异状，“如今到了别人的地盘，夜间恐怕会有事发生啊！”

“既然如此，白先生何不去劝劝你家主人，咱们出去找个客栈住下就是。”，陈家洛说道。

“我家主人近期心思烦闷，我等却不好打扰、”，白振不再兜圈子，长长一揖，“那日在西湖是我得罪了，还望罗先生不要见怪；罗先生武艺高超，夜里若是有事希望罗先生能施以援手。”

“好说好说，东方兄带我不薄，我自不会袖手旁观。”，陈家洛现在也害怕乾隆提前出事，自己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展开，乾隆现在就挂了不符合红花会的利益。

略事休息，余小姐就安排厨师设宴招待乾隆一行人，陈家洛也跟着作陪。宴饮之间她二人眉来眼

去，短短的一个下午乾隆和这小姐就勾搭的**一般了。

酒足饭饱，陈家洛回到房内翻了几页书，门外响起了说话声，推开门一看只见骆冰跟着一名大内侍卫走了过来。送走侍卫后骆冰说道，“果然不出总舵主所料，咱们进城后不久一大群人就跟了进来，那几个山贼也在其中。我跟着他们来到城西的一座庙里，那姚秦果然名不虚传，我才偷偷听了一会儿就被他发现，我念着总舵主的吩咐没有纠缠剁了过去，只听见他们说今晚动手，却不知道他们打算如何对付乾隆。”

“四嫂辛苦，今晚我们都别睡了，仔细盯着便是！”，等骆冰吃完饭，陈家洛叫过天镜，问和珅要了一副围棋和天镜对弈起来，骆冰在一旁泡茶侍候着。三人一边下棋一边留神听着乾隆房间的动静，却一直没发现什么异样。

第二日一早，白振急匆匆的赶过来，“罗先生，大事不好了！我家主人和那两名女子都不见了，这宅子里的仆人也跑了个干干净净！”

嗯？这就被绑走了？不对啊，我昨晚上明明没听到什么动静啊？

第一百一十二章试验品

“你家主人昨夜在哪里歇息？”，陈家洛跟着白振出门就往乾隆所住的地方走去，走到一半发现不对劲，这个方向好像是余姑娘的闺房吧？

“昨日用过晚饭，我家主人听见余小姐在弹琴，便循声而往，与余小姐就音律方面交流颇久，直到夜深，就...就留在了余小姐房中。”，白振说这话的时候有些脸红，昨晚上他可是在屋顶上给乾隆放哨来着，当时除了他龙骏在前院，褚圆在后院，一干大内侍卫将余媚娘的闺房围的水泄不通，打起万分精神务必要让乾隆爷**打的安全、打的舒心、打的快活，没想到今日和珅去请乾隆用早膳之时，在门外喊了几声都没人答应。众人本以为乾隆昨夜操劳过度睡得比较沉，哪知道一刻钟后又喊了几次还没有回应。和珅心想着这位该不是和西门大官人一样脱阳挂了吧？情急之下破门而入，这才发现屋内早就没人了；当然这些话不方便和陈家洛说，就含含糊糊的应付过去。

“屋子里搜了没有？”，走到闺房门口，只见现场就像被打劫了一样，众护卫把屋子里的各种家具都推到了墙边，原先本应是拔步床的位置露出一

个黑黝黝的大洞，乍看之下不知道有多深。

白振讪讪的说道，“已经有两名下人进去查看过了，这个地道新挖了没多久，直直通往隔壁的院子，看来贼人是有备而来。”，白振其实也早就看出余媚娘有些不对劲，但见自家主人神魂颠倒的样子也不敢出声提醒，心想那二人也不像是身怀武艺的样子，有自己在屋顶守候必能确保主人无忧，哪知道贼人却从地道跑了。

“隔壁屋子的主人是谁？可有去报官？”，陈家洛问道、

“已经打听过了，这两间屋子都是前几日突然换了主人，说是南边来的商人，但出来办事的都是下人，却没有人见过此家主人是何模样。”，至于报官白振还不敢，要是让人知道自己没照看好乾隆，他非得被皇太后打死不成。如今只有靠自己把乾隆找回来才能幸免于难。

“在下与东方兄一见如故，当然不能置身事外，我这就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现在乾隆应该在骆冰昨日所看的院子吧？说完陈家洛就打算往外走，白振身形一闪堵在了门口，只是笑着不说话也不放他出去，陈家洛思索片刻便明白了他的意思，“此事大师永信就不用去了，还请白

先生帮我照看好大师。”

“理当如此，理当如此！”，见有人质留下白振让开了出口，“若是罗先生能找回我家主人，在下定当厚谢！”

“这却是不必了！”，说话间陈家洛已经带着骆冰出了院子，只见和珅正在门口指挥着侍卫们分头往永清县城各个街道散去。陈家洛和骆冰在街上饶了几个圈子确认无人跟随之后径直往昨日姚秦落脚的地方而去。

“总舵主，昨天就是那些人！”，刚到院子附近，只见院门打开从里面出来一辆马车，恋人连忙躲到树后。

“这姚秦倒是小心，恐怕是嫂嫂昨日惊了他，他只好把乾隆送到其他地方！”，陈家洛小声说道。待人走完骆冰和陈家洛小心翼翼的跟在了后面，姚秦行事谨慎，一路上屡次更换路线，幸好骆冰的跟踪是天赋技能，始终没有跟丢，一路出了永清县城，又行了十来里地来到一座庄子上，庄上的人恭恭敬敬的把姚秦迎进庄子；陈家洛二人绕到后面翻墙进去躲在了角落里。

“去把马车上的人带过来！”，姚秦下令后不久，余媚娘和彤儿扶着昏昏沉沉的乾隆走到姚秦面

前，看样子乾隆好像是中了迷药，姚秦挥挥手，“你们下去吧，没有我的命令不管屋内发出了什么声音你们都不准进来！”

“是！”，二女行礼后将乾隆放在椅子上躬身退了下去；陈家洛和骆冰相视一眼，将内力运在指尖轻轻地点在窗户纸上，窗户纸无声无息的破了一个洞，他凑到洞前看了进去、

只见姚秦绕着乾隆转了几个圈子，数次想将手中的药丸塞进乾隆嘴里，刚伸到乾隆嘴边又像是触电般缩了回去。如是再三，他回到屋子中间的蒲团上盘腿坐下，口中默默诵经收敛心神，约莫一盏茶的功夫重新站起来，仿佛下定决心，捏开乾隆的嘴巴将药丸塞了进去。

此药见效极快，没过多久乾隆就睁开了眼睛，发觉自己不在闺房之内眼中闪过一抹讶色，不过片刻后就恢复平静，略微活动了下手足，缓缓开口问道，“不知这位先生如何称呼？将我请到此处有何事相商？”

陈家洛暗暗点头，到底是当了二十多年的皇上，这份涵养倒是不错。姚秦呵呵干笑两声，“我是该称呼你为东方先生呢？还是当今乾隆陛下？亦或是....”，姚秦拉长了声音，走到乾隆跟前厉声问

道，“亦或是海宁陈家的大公子？”

刚听到乾隆皇帝几个字的时候弘历脸色大变，紧跟而来的“海宁陈家”、“大公子”更像是炸雷一般把他震得头晕眼花，过了半天才颤颤巍巍的说道，“我不过是个去山东办货的商人，说什么皇帝陛下！”，海宁陈家几个字却是不敢说出来。

“普通的商人能让金爪铁钩白振给你做护卫？能让如今正当红的和珅和大人给你当马夫？”，姚秦反问道。

见自己身边人的身份一一被指出来，乾隆面如死灰，看样子这些人是早有准备了，都怪白振这些没用的东西，连自己的安全都护不住，他却忘了要不是自己贪图美色又如何能落到如此下场？过了良久他重新抬起头来，“你请朕过来有何事相求？”

“哈哈哈哈！”，见他终于承认自己的身份姚秦大笑起来，笑声震得梁柱上的灰尘都落了下来，这身内力倒是不俗，大笑过后姚秦说道，“启禀陛下，小人正要为陛下送上一份大礼！”

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今天累死了更新晚了不好意思，还有人报名红花会龙套木有。

第一百一十三章龙袍

乾隆闻言默不作声，从窗户可以看出如今已经是白天了，他们带着自己走不了多远，现在应该还在永清县城附近，希望白振、和珅能尽快找到自己。对面的姚秦也很有耐心，见他不说话也不生气，端起茶杯慢慢的品着。过了一会儿还是乾隆先熬不住，从昨晚到现在他还没用过膳，肚子饿的开始咕咕叫了。他抬眼看着姚秦，“这位不知如何称呼？要送朕什么礼物啊？”

姚秦见乾隆开口面露喜色，放下茶杯右手摸了摸胡须，起身从里间捧出一套明黄色的衣服来，“草民名叫姚秦，陛下不用挂怀；还请陛下更衣，看我为陛下准备的这身龙袍合身否？”

擅造龙袍这可是灭门的大罪！但这些人连自己都能绑了过来恐怕也不在乎这个了，乾隆早就打定主意和这人虚与委蛇，伸手结果龙袍抖开来看，待龙袍展开乾隆面色大变，“这……”

姚秦从他手中接过龙袍在乾隆身上比划两下，“陛下觉得这件龙袍和您之前穿的那件比起来如何？”

之只见眼前这套龙袍乃圆领袍搭配折翅向上的

幞头，幞头分为“前屋”、“后山”和“金折角”三个部分，冠上加二龙戏珠，此物又称翼善冠。龙袍乃是圆领，绛丝织造，以黄色的绫罗为主，上绣龙、翟纹及十二章纹，三朵团龙分别位于胸口、腹间和下摆上方。乾隆惯穿的龙袍可不是这样，他平日里穿的龙袍并非圆领乃是右衽，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襟左右开，棉、袷、纱、裘，各惟其时。乾隆自幼通读史书，大内所藏的前朝图册也看过不少，马上就认出姚秦所敬献之龙袍乃是大明的样式，当下往后退了一步，“这件龙袍恐怕不太合身吧？”

“合身不合身要试了才知道，陛下不妨穿上一试！”，姚秦跟着上前一步把龙袍按在了他的身上。

见他面带威胁，心想若是不听他的话自己恐怕就要吃苦头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乾隆接过龙袍披在了身上，他平日里穿衣服都有专门的宫女太监侍候，那会自己穿衣服，拉来扯去半天也没弄好，最后还是在姚秦的帮助下将这套大明的龙袍穿好。姚秦绕着乾隆转了两圈满意的点点头，伸手挽着他的

胳膊把她拉到一面大穿衣镜前，“陛下看看这套龙袍可还合身？”

乾隆走了两步，伸开胳膊拉了拉袖子，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件龙袍就好像是专门给自己定做的一般，一寸不长一寸不断刚好合身，莫非广储司衣作里也有这人的手下？再看看镜子里自己头戴翼善冠，身着团龙袍的样子却是比头戴镶有镂雕小金佛、东珠莲座与八宝佛光的顶戴好看多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翼善冠下面露出一截青色的头皮让这身衣服有些不伦不类。不等他回话姚秦似是自言自语的说道，“这套衣服还是要蓄发穿着才英武啊！陛下觉得如何？”

乾隆见镜中自己一身大明龙袍，除了那一点光溜溜的头皮，面目神情毫无满洲人的痕迹，心下已经知道了姚秦的打算，叹了口气，“大明已亡国百年，如今朱绍美还安安稳稳的做着他的一等延恩侯，这大明的皇子皇孙都归顺了我大清，你又何必妄图恢复大明呢？”

所谓的一等延恩侯始于朱之琏，其祖父朱彝某为洪承畴监军于松山,洪承畴军败，朱彝某与其侄朱文元被俘，降清，隶镶白旗下。朱之琏生于康熙年间，入仕，官正定知府。为官政绩尚可，颇有民

望。雍正时，察访明裔，得朱之琏。雍正二年赐朱之琏一等延恩侯，把他一家子视为大明皇室归顺大清的吉祥物养了起来。但稍微读过点书的人都知道，大明皇室从朱元璋的皇太子朱标开始，每一代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严格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排字辈（从朱棣、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朱见深到最后的朱由校莫不如是），这特么的朱之琏名字最后的琏字和五行有毛的关系！康熙四十七年崇祯第四子朱慈焕在山东汶上县被捕，要是养吉祥物的话这人再合适不过了，但他最终却被以假冒前朝皇室的名义杀害，显然清朝对前明皇室的身份是十分忌惮的，所谓一等延恩侯朱之琏不过是个拿出来笼络人心的假皇族罢了。朱绍美在朝廷上没什么存在感，姚秦也没听过这个名字，听乾隆这么说他摇摇头，“陛下会错在下的意思了，此次请陛下来却不是为了反清复明，人死不能复生国亡亦是如此；自古胡人无百年之运，自清军入关算起如今已有一百一十五年，也该换回咱们汉人坐江山了！”

乾隆道，“那么你要朕怎样？要逼朕退位么？”

姚秦跪倒在乾隆面前，“陛下如今大权在握，改朝换代易如反掌，与其去做鞑子的皇帝，不如做

汉人的皇帝；陛下何不将鞑子赶回关外，立万代不易之基，做一名开国君主岂不比承袭祖宗余荫来的痛快？到时候我汉人江山得以恢复，陛下之功将远超汉高祖、唐太宗，这千古一帝的伟业就在面前，还望陛下好好珍惜啊！”

乾隆本来就是好大喜功的性子，要不然后来也不会时时夸耀他的“十全武功”，听完姚秦的话不由一阵心动，平定金川和准格尔这些功绩和改朝换代比起来仿佛萤火虫与皓月争明，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不由得一阵心动。

窗外的骆冰看到乾隆面上表情，回过头来责怪似得看着陈家洛，仿佛在说你有这么好的身份不利用，反倒是让别人占了先机。陈家洛摇摇头，靠过来耳语道，“四嫂别急，咱们接着往下看！”感谢六艺_的打赏，这周收藏长得好慢，心塞，求收藏求推荐。

第一百一十四章陛下咱们造反吧！

姚秦见乾隆面色有异大喜，心道自己这一番准备却也没白费功夫，皇帝者，天下之至宝也，与其杀之，不如用之。杀了乾隆只能让清廷乱上一阵，要是能把他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时候天下可就是天理教说了算。当年朱元璋靠明教成事之时也是先拿小明王韩林儿做幌子，自己未尝不能依靠乾隆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当下起身问道，“陛下考虑的如何?”

乾隆摇摇头，刚才他想起如今宫里还有皇太后，外面还有八大铁帽子王，御林军、丰台大营、九门提督都掌握在八旗手中，自己稍有异动恐怕皇太后就会召集群臣把自己废了另立新君，一念至此那些热望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哎，朕既然落在你手中，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何必多说这些废话。”

“听那些当官的说你是个雄才大略之人，没想到竟胆小如斯？”，见劝说不成，姚秦用起了激将法。

“朕九岁就敢独自杀熊，胆小两个字恐怕用不到朕身上吧？”，乾隆怒道。

“杀虎搏熊不过是匹夫之勇，有甚么可贵？可

是图大事、决大疑，却非大勇者所不能为。这个你就不能了。”，姚秦面露冷笑。

乾隆怫然而起，“天下建大功、立大业之事，有没有被人胁逼而成的？”

姚秦道，“当年唐高祖在太原起事之初，犹豫不决，他儿子李世民多方部署，令他迫于情势，不得不从。宋太祖如无陈桥兵变，岂有黄袍加身？这两位开国之主虽受儿子或部下所迫，不得不冒险自立，终成大事，但后世何尝不对他们景仰拜服？”

乾隆顿时语塞，心道此人倒也有些见识，可惜入了歧途，若能归顺朝廷将来官居一品犹未可知啊！见言语上占不到便宜，他当下打定主意，先顺着他的意思走渡过难关，等脱身之后再想办法灭口便是。于是假装心动，沉吟片刻后缓缓说道，“唐高、宋祖倒也令人向往，不过要是成了楚怀王、小明王，倒还不如今天就杀了朕好了！”

楚怀王熊心被项羽拿来借民望，事成后被项羽派英布杀死；小明王韩林儿被廖永忠沉入江中，都是成大事之前被人当做幌子，事成之后被害，姚秦打的就是这个主意，见乾隆道出自己的心事不由暗暗佩服，到底是做皇帝的人，思虑果然深远。他举起右手说道，“草民志不在此，草民一生惟愿我教

能发扬光大，待到陛下事成之后还望灭佛废道，将我天理教立为国教，封我为国师即可。陛下若是不信我可以发誓！”，不等乾隆答应姚秦就对着前方的神像跪下，“无生老母在上，弟子姚秦今日起誓，此生惟愿我天理教发扬光大，待到事成之后又国师之位足以，若贪图俗世富贵必遭五雷轰顶之罚，永坠地狱不得超生！”

这段誓词说的斩钉截铁，乾隆也为之色变，“若是能成大事，朕又何吝国师之位？龙虎山张家已经享了千年的富贵也该享受够了，也该换换人了，到时候姚先生看中那座名山朕就将它册封给你姚家！”，龙虎山乃正一道张天师的道场，自从汉末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开始，历朝历代都会册封张天师一脉。曲阜孔家和龙虎山张家是华夏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横贯千年屹立不倒的世家，乾隆拿出张家作比喻倒也符合姚秦口中的期许。

殊不知越是位于教派高层的人对于神神鬼鬼的东西越是不信，姚秦发起誓来毫无心理压力，若是真有无生老母，白莲教又为何屡次举事不成？当下做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连连跪拜，“多谢陛下封赏！我天理教数百万教众必将以陛下马首是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乾隆被他口中的数百万教众吓了一跳，若是真有这么多人这大清的江山可谓是危如累卵啊！不过稍一思量就明白这大概是他夸大其词了，见再无性命之忧乾隆心放下一半，“朕身世的事情颇为隐秘，你是从何处得知？”

“草民教中有信徒在理郡王府当差，不小心听到了理郡王父子在书房密议，故而得知！”，姚秦毫不犹豫的就把理郡王给卖了，反正他也不是自己的会众，就算乾隆将来灭口自己也没有损失，借此也能给乾隆卖个好！

理郡王！怪不得会有人上书说陈世倌的事情，看来背地里是理郡王指使的了！乾隆脑子转的飞快，知道自己身世的人中陈世倌夫妇早已过世，乳母廖氏也被自己灭了口，于万亭和文泰来一个暴毙一个死于张召重之手。剩下的人里皇太后不会说，理郡王究竟是从哪里得到消息的呢？要是姚秦从江湖中探听到消息还可以说是于万亭、文泰来死前把消息传了出去，但红花会最近并没有试图联系自己；再联想到自己南巡之时有郑亲王府的人潜入海宁陈家，或许是宫里有老人泄露给这些王爷的吧？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回头定要好好收拾收拾这些王爷！乾隆点点头，“若是有人

得知这一秘密，恐怕对大事不利啊！”

姚秦知道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低着头阴测测的说，“据草民所知，这理郡王府内只有他父子知道这个秘密，不如草民送他俩归天，此事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好，就照你的意思去办！”，乾隆暗暗的把姚秦的死期往后挪了挪，理郡王毕竟是王爷，平日里也不掺和朝政，自己想光明正大的杀人还不太方便，如今有人代劳再好不过了，想想又加了一句，“郑亲王年纪也大了，若是见了皇室有人去世恐怕会伤心过度啊！”。

“郑亲王年纪既然大了，恐怕会走到理郡王的前头，陛下不用多虑。”，姚秦闻弦音而知雅意，反正杀一个王爷是杀两个也是杀，当下满口答应了下来。

第一百一十五章教训

“你教内那个探听到消息的教众是否可靠？”，乾隆一边试探一边引诱，“等理郡王和郑亲王归天之后，朕给你安排个职位，有了光明正大的身份才好做事！”

“此人生性至孝，他母亲病重得了我的符水才能活命，等回京之后我就收他做亲传弟子，日日留在身边，定然不会泄漏消息！”，姚秦心知乾隆是想自己杀了来顺儿，但多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自己的性命就多一分保障，于是假装听不懂糊弄过去，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此人在理郡王府多年，由他负责送理郡王父子归天再方便不过了！”

“如此甚好！”，此时身在敌营，乾隆也不好逼得太紧，“朕现在身在何处？此次出行带了不少护卫，若是他们发现朕不在院子内，恐怕会多生事端。”

“陛下现在在永清城外不远，草民这就安排人送陛下回去！”，姚秦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陛下看那余媚娘可还中意？不如就安排她主仆二人进宫伺候陛下？”

这是要在我身边监视我啊！我现在恨不得杀了

她俩，又怎么会把她们留在身边？但若是不答应恐怕他会起疑心，“这位佳人真乃天姿国色啊，若是能与她长相厮守此生无憾矣！可惜后宫选人早有定规，贸然引人进去难免惹人生疑，不如就把她俩安排到和珅府上，让和珅好好伺候着，朕平日里寻些理由出宫去相会也好！”

虽没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也算差强人意了，姚秦道，“还请陛下更衣，我这就安排人把陛下送回去！”

乾隆点点头开始解扣子，在姚秦的帮助下换回自己昨夜所穿的便装走到院子里，余媚娘和彤儿正在马车上等着他，乾隆掀开车帘坐进去又探出头来，“待回京之后我有事找你怎么办？”，眼见马上要脱离险地，他又起了斩草除根的心思。

“东方先生若是有事吩咐在下去办，只需通知余姑娘就好！”，姚秦答道。

乾隆点点头放下车帘，车夫甩动鞭子马车缓缓地往永清县城驶去。陈家洛和骆冰见乾隆平安归去，也抄小道离开。“总舵主，这皇帝是答应了姚秦么？”

陈家洛摇摇头，“此事哪有这么容易，你且让京城的属下留意着，想必不久之后天理教将遭受大

劫！”，原著里红花会最后可是被乾隆玩的够惨，这姚秦看起来倒是比原著中的陈家洛机灵些，但和老奸巨猾的乾隆比起来还不够看，“对了，在理郡王府的哪位兄弟让他小心些以免遭受池鱼之灾！若是发现天理教下手不妨救理郡王一救！”

见骆冰面色有些犹豫陈家洛说道，“四嫂，你若不信咱们等一个月再看！要是天理教没发生什么大事我马上就入宫去见皇帝，怎么说我和他都是兄弟，要是他能听天理教的话也一定会帮着我红花会！”，在皇位面前兄弟之情算什么？就先让天理教栽个跟头，也好用这个教训让红花会彻底死了这份心思。

“嗯，回城后我这就去联系当地的会众，让他们把消息送到京城去！”，骆冰应道。二人轻功在身却是比乾隆的马车快了一些，骆冰进城去找红花会的堂口将命令传出去，没过多久就办好回来和陈家洛则留在城门口等着乾隆一行人。

马车摇摇晃晃的到了城门口，乾隆掀开车帘一眼就看见陈家洛，忙叫到，“罗先生！罗先生！”

“可是东方兄？”，陈家洛一个箭步窜过去拦住马车，面色焦急的问道，“东方兄可是遇到了什么事？单请放心，有小弟在定能护得东方兄周

全！”

见白振、和珅等人尚未出现，这位才不过见了两面的罗嘉辰对自己如此关心，再加上这张亲切的面容，乾隆心中一阵儿感动，忙道，“无事无事，我今日起得早，一大早就和余姑娘去郊外踏青去了，走得有些急没来得及通知罗兄，倒是让罗兄担心了！”

“无事就好！”，陈家洛假装责怪道，“这出门在外的东方兄还是谨慎些好，何管家他们可是急坏了，小弟也在城里转了两个时辰这才碰到东方兄，咱们赶紧回去吧！”

回到宅子和珅等人见到乾隆大喜，这下脑袋总算是能保住了；“余小姐先回房歇息去吧！我还有事要和家人说！”，乾隆和颜悦色的将余媚娘二人哄回房，从她的闺房出来脸色变得铁青哼了一声就往自己所住的房间走去！

“东方兄！昨夜可是遇到什么事了？小弟看那闺房里有地道，这两名女子恐怕并非良人啊！若是有用的到小弟的事吩咐一声便是！”，陈家洛陪着乾隆边走边说。

“是遇到了一些事情，不过事情不大，我这些下人也还有点用处，若是他们解决不了我再来请罗

先生！”，乾隆挤出一丝笑容说道。

“如此就不打扰东方兄了，小弟先回房去，若是有事东方兄派人通知一声就好！”，说完陈家洛带着骆冰告辞离开，院子里都是大内侍卫也不好偷听，陈家洛回到院子里摆开棋盘和天镜下棋，同时等着乾隆的消息。

“你们这些废物！都是干什么吃的！”，没了外人，乾隆积蓄已久的怒次终于爆发出来，噼里啪啦摔了好几个杯子，“朕都被人劫走了你们还安安稳稳的待在这儿？”

“陛下恕罪！”，和珅、白振等人跪在地上也不敢争辩只是一个劲儿的磕头，任由乾隆骂了一阵儿白振估摸着他气出的差不多了，小心翼翼的抬起头来问，“劫走陛下的是哪路贼人？小人这就带人去灭了他们！”

“天……”，乾隆刚要说出天理教的名字又觉得不妥，那姚秦手里可还有自己的阴私呢，摆摆手道，“其他人都出去，和珅、白振留下！”

众护卫悄无声息的退了出去，乾隆道，“咱们不去济南了，今日就回京去，那两名女子也带上，和珅你找个地方把她们安置起来，平日里不可让她们随意走动，你先下去准备吧，朕还有事要和白振

说。”

第一百一十六章山东王伦

和珅退下去后乾隆踱了好几个圈子才开口说话，“白振，你跟着朕多久了？”

“回陛下的话，小臣追随陛下已经二十九年八个月零三天了！”，感觉到了乾隆话里的异样，白振头也不敢抬的回答道。

“二十九年八个月零三天？你倒是记得清楚！”，乾隆叹了一口气，“哎，朕登基不过才二十四年，你可算是从宝亲王府出来的老人了啊！”

“能伺候陛下是小臣的福分！若非陛下赏识，小臣恐怕早就死于江湖争斗了！”，这话却是不假，白振出身嵩阳派，嵩阳派位于嵩山，长期受少林的欺压；虽说嵩山少林在雍正年间被付之一炬，但毕竟是流传千年的门派，树大根深，流落在江湖上的高手可是不少，白振当年在剿灭少林的时候也出了不少力，要不是常年呆在大内，一**的仇家可不会让他活到现在；再说了自己目前身为乾隆的贴身护卫，出去连大学士都持之以礼，这可比在江湖上风光的多了！

“眼见着都快三十年了，也难为你了！”，见白振回答的尚属得体，乾隆渐渐放下心来，“平日

里你也帮朕做了不少事情，这次有件要紧的事情交给你去做。”

“还请陛下吩咐，小臣肝脑涂地再所不辞！”，白振又重重的磕了个头。

“白振啊，你的儿子眼下是个游击吧？”，乾隆没有说明任务，反而问起他的儿子来！

“有劳陛下过问，犬子文不成武不就，能当上游击已经是陛下厚爱了！”，想到一种可能，白振的心跳开始加速。

“等回京后朕就颁布旨意，升他做参将！驻地么，就让他到扬州去好了！”，果然从乾隆口里说出了白振预期的话语。

“扬州！”，白振虽然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升官，但没想到竟然被派到了扬州，此时的扬州为盐商聚集地，若论豪富天下无有出其右者，这明摆着是给老白家送钱啊！白振心中狂喜，钢直起来的腰又弯了下去，“小臣替犬子叩谢吾皇隆恩！”

“朕和先皇不一样，朕是个宽厚的人，对于跟着我的老人能照顾的总会多照顾一些！”，见白振被自己的手段玩的死心塌地，乾隆终于说出了目的，“此次把朕绑走的是天理教的人！幸好朕虚与委蛇得以脱身，这天理教教主姚秦犯上作乱大逆不

道，我要你去去了他的狗命！务必一击必中，且不可打草惊蛇！”，乾隆眼中冒出精光，一字一句的说道。

“小臣领旨！小臣早年闯荡江湖之时也和他的师父飘高道人打过交道，此次定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白振隐隐约约的觉得乾隆没有说出实话，但在大内生存多年，他早就明白不该问的不问，当下果断应了下来！

“嗯，对了，那天理教在理郡王府中埋有奸细，你把这人打听出来再动手！此人也不能放过！”，乾隆补充道。

俩人细细的说了半个时辰，乾隆才从屋内走出来，“和珅！收拾收拾，准备回京!”

“东方兄这是要去哪里？”，正收拾期间，陈家洛赶了过来。

“遭此横祸，小弟无心再去济南，此番未能与罗兄抵足夜谈深以为憾！”，乾隆此话真情流露，从腰间解下一块玉佩送到陈家洛手中，“此块玉佩乃我心爱之物，此番增与罗兄，罗兄才华出众难免惹人嫉妒，日后若有官场上的人纠缠不妨将此物拿出，或许会有些作用。”

陈家洛谢了接过，触手生温，原是一块稀有的

暖玉，玉色晶莹，在日光下发出淡淡柔光，玉上以金丝嵌着四行细细的篆字铭文，“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良如玉”，貌似这就是原著中乾隆在海宁和他兄弟相认后送他的那块玉吧？后来被他送给香香公主，最后做了她的陪葬。这次我决不能让悲剧重演！陈家洛暗暗下了决心，又说了几句话，见日色渐高再不走的话就要误了时辰，乾隆这次依依不舍的放开陈家洛。

乾隆一行人回京城，陈家洛三人则上马继续向山东走去，出了城门又行了十来里，路上行人渐渐稀少，天镜凑到陈家洛身边，“阿弥陀佛，这位东方施主面相贵不可言，却不知是何身份？”

这和尚还有几分功夫啊！刚感叹了句转念一想，就凭乾隆随意将宝玉送人的阔绰，以及随行人等的阵仗，稍有阅历的人都能看出他不是一般人吧！差点中了江湖术，陈家洛淡淡一笑，“大师佛法高深，难道看不出来么？”

见没诈住陈家洛天镜干笑两声，“还请陈总舵主示下！”

陈家洛笑笑不语，见他不说天镜也没有好办法，没了乾隆同行，陈家洛三人的速度明显快了不少，不出数日就到了山东省会济南府。

到了济南府自然不能不去看大明湖，拜过铁公祠陈家洛手摇折扇站在大明湖的高处四下打量，骆冰好奇的问道，“总舵主，你这是在找人么？”

是啊，我想看看能不能碰到夏雨荷姑娘来着！陛下，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么？这句话可是如雷贯耳啊，这次乾隆没到济南，是不是说以后就没有紫薇和小燕子了？这可是一件大功德啊！简直能和阉了尹志平相提并论，想必若是去了洪荒世界自己也能凭借这一功德证无上道果成就圣人了吧？

在济南府歇息一日，从红花会分舵得知，眼下徐天宏正在兖州府寿张县陪着王伦传播教义、发展信徒，三人遂有折向西南往寿张县赶去。

“劳烦通报一声，就说红花会陈家洛前来拜见王教主！”，到了寿张县找到王伦香堂所在递上名帖，守门人恭恭敬敬的邀请陈家洛入内等候，早有人拿着帖子飞奔进去汇报。陈家洛摇着折扇，我倒要看看这赫赫有名的山东王伦是何等模样！是否可堪托付大事！

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

第一百一十七章又是白莲教

说起来山东叫王伦的造反领袖还真不少啊，最有名的要数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伦，宋仁宗年间有在沂州起事的王伦，现在又出了第三个王伦。

没等多久只听见院子里传来一阵爽朗的大笑，“哈哈哈哈，陈总舵主到访让寒舍蓬荜生辉啊！快去把人都叫回来！今日为陈总舵主接风洗尘！”，话音刚落一条身材魁梧、相貌粗豪的大汉站到了陈家洛面前，久未谋面的徐天宏正站在他的侧后方。

想必此人就是清水教教主王伦了，王伦气力过人，武艺超群，并且长于医道。乾隆十六年加入白莲教。不久，在白莲教中自立支派，称“清水教”，在寿张、阳谷等地行医，专治痈病，不收诊费。许多年轻患者痊愈后，即拜王伦为义父。行医的同时，他往来兖州、东昌各州府县，进行传教活动，教授拳棒武术，发展秘密组织。经过多年的努力，清水教徒遍布寿张、阳谷、堂邑等地。他的底细陈家洛早在安西时就打听的清清楚楚，见到他本人陈家洛拱手道，“久仰王教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王伦面露得色，嘴上谦虚道，“我这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可比不了红花会诺大的声势！”，说着伸手挽住陈家洛的胳膊，“来来来，陈总舵主快里面请！”

陈家洛也不推辞，跟着王伦来到香堂内分宾主坐下，双方互相引荐属下后陈家洛朝徐天宏拱拱手，“七哥多日不见，此番辛苦了！”

“呵呵，在此有王教主照顾，日日有酒有肉，可是比在西北的时候舒服多了！”，徐天宏性子精明，不知不觉就捧了王伦一番。

“哈哈哈哈，徐兄弟说的是哪里话，徐兄弟不远千里来山东助我传教，我感激还来不及呢，若非徐兄弟早就入了红花会，我都想请徐兄弟来做我清水教的军师了！”，江湖人最看重面子，徐天宏的话让王伦十分满意，半真半假的说道。

“大伙儿都是为了反清大业，又何分彼此呢！此番来山东走了一趟，遍地都在传颂王教主的大名，王教主如今的势头可比红花会好多了！”，陈家洛这话倒不算夸张，进了寿张县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有清水教的神位。

一听到反清两个字王伦的眼睛眯了起来，“陈总舵主说笑了，我乃本分良民，这造反的事可不敢

随便说；如今黑风劫将至，我在山东传教不过是为了渡人入教避祸而已。”，说完不等陈家洛回答就站起身来，“酒水宴席已经准备妥当，陈总舵主咱们先去喝个痛快！”

自孔有德作乱山东到清军入关，山东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清军四处劫掠以及剃发令，让山东底层百姓怨声载道，造反事件此起彼伏，势如燎原，反清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再加上当时天灾不断、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激增和物价飞速上涨，底层社会动荡不安，流民日益增多，历来社会动荡的时候就是邪教发展壮大自身的机会，等他们积累够了实力就要起事造反了；王伦所在的清水教是白莲教的分支，白莲教自打宋朝起就是造反专业户，此时免费治病发展信徒的目的不问可知，他起事是迟早的事情，陈家洛此行的目的就是把起事的时间往前推一些；当然初见面就聊这种话题有些早了，陈家洛当下也不再劝，跟着王伦到了院子里。

院子里早就摆好几张八仙桌，上面大碗装着大鱼大肉和大坛的酒水，从菜品的样式上来看这些应该是早就准备好的，要用的时候热一热就可以吃了，想必这王伦也没少招待过各路豪杰！“来来来，陈总舵主请上座！”，王伦拉着陈家洛的胳膊

把他引入上座，打量了下他随行的人一巴掌拍在额头上，“看我这脑袋，都忘了天镜禅师也在，小的们再去准备一桌素斋给大师送上来！”

此人心思倒也细腻！陈家洛对王伦的评价又高了一分，不到一柱香的功夫，一桌素斋就准备完毕，宴席正式开始。此番陈家洛可算见识了山东人喝酒的豪迈，一大碗一大碗的酒就想水一样被灌了下去，幸好他内力深厚才没出了丑。倒是骆冰巾帼不让须眉，碗到酒干让诸多教中骨干大开眼界，一个个竖起来大拇指。

“陈...陈总舵主。”，酒宴结束王伦大着舌头说道，“酒席粗陋，让陈...陈总舵主见笑了，今日我有些不胜酒力，先下去歇息了；陈总舵主在这里多留几日，咱们慢慢的商议大事。”

回到王伦给他们安排的小院内，眼见着骆冰面带红晕、眼神迷离，怪不得都说酒乃色媒人，这几碗酒下去四嫂看着格外娇羞啊！左右打量见天镜早已回房休息，我现在下手是不是有些乘人之危呢？正心痒痒间外面传来敲门声，“总舵主，徐天宏拜见！”

“七哥快请！”，徐天宏的声音惊醒了他，这可是在别人的地盘，要是被别人发现了自己的名声

可算毁了，连忙起身开门把徐天宏迎进来。

“四嫂今日可是大出风头啊！”，徐天宏进来笑着说，“刚过来的时候还听他们在佩服四嫂呢！”

“哎，当年和你四哥一起闯荡江湖的时候也来过山东，那时候你四哥可是和人论坛喝的，我这又算的了什么呢？”，骆冰又想起了文泰来。

“四嫂若是累了就先去歇息吧，我和七哥好好聊聊！”，陈家洛见骆冰面露哀色劝道。

“不碍事！”，骆冰摇摇头，“七哥此来要说的必定是要紧的事，我也是红花会的当家，正事要紧！”

如此陈家洛也不再劝，回过头问徐天宏，“七哥在山东多日，对这王伦的脾气想必早就摸透了，不知此人是否堪当大任？”

“启禀总舵主！”，徐天宏收起笑容正色道，“这王伦……”

第一百一十八章商议

“这王伦表面看着粗豪，心思却极为细腻，武功虽比不上总舵主，但在江湖中也算的上一流高手，兼之医术出众，平日里通过义诊广施善缘，兖州、东昌两府百姓深受其惠，许多青年都拜他为师。”，徐天宏眼里露出欣赏的神色，“属下初来之时，他明知道我是红花会的人，但教中大小事物从不避讳，这份肚量实为难得。”

“依你看他有没有造反的想法？”，教派造反历来都是此种手段，利用义诊、救济收买人心，待时机成熟之时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初时声势浩大，但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架构及长远目标，兼之无军政人才，兴盛的快也衰亡的快，一场大乱后留下遍地疮痍，跟随他们起事的贫民并不能从中获取好处，从白莲教、八卦教到清水教、义和团莫不如是，虽然没办法直接推翻朝廷，但也能消耗朝廷实力，这正是陈家洛想要达到的目的。

“王伦传教之时总是说黑风劫将至，无生老母将降临世间普度众生，唯有入教者才能渡劫，又宣称只要诚心信奉无生老母，上阵后皆可刀枪不入，我估摸着此举正是为了起事。”，缓了缓徐天宏继

续说道，“王伦义诊施药从不收钱，但教中会众众多，猪人皆有供奉，这些钱除了支付义诊及招待往来好汉的消耗，还剩下不少；这些钱都被王伦用来囤积粮草兵器，想必室友争霸天下的打算。”

原来义和团那些号称刀枪不入的大师兄都是跟着王伦学的啊！感慨过后陈家洛继续问道，“依七哥来看这王教主大概还有多久才会起事？若是起事是否能成？”

“依属下来看，这王伦的性子倒有些像三国里的袁绍！”，徐天宏出身贫家，小时候未曾读书，许多东西都是从说书先生的口中得来，说话间不知不觉用上了三国里的典故，“袁绍此人优柔寡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王伦也是如此；此人干的是杀头的买卖，却迟迟下不了决心，起事的事情一议再议，去年冬天大雪冻死百姓无数，官府却不肯放赈，我当时就劝说他乘机起事，他却说再等等，再等等；一直到春天百姓重新忙于耕作王伦都没下了决心，于是只好作罢！要是没人逼他，想让他自己站出来领头造反，恐怕不知道要拖延到什么时候了！”

“嗯！这就要我们想办法推一推他了。”，陈家洛点点头，患得患失、缺乏主动进取精神，这就

是典型的小农意识，也是历来农民起义领袖的通病，“如今清水教有多少会众？若是起事能否攻占州县？”

“如今清水教势力遍布兖州、东昌两府，会众数以万计！若是起事短时间内拉出十来万人马不成问题，但都是些贫民百姓，没上过战阵，若是野战凭着血气之勇一拥而上或许能打一两个胜仗，但如今兖州、东昌两府的城池还算坚实，贸然攻城恐怕讨不了好！就算一开始凭借内应夺下一两座城池，等鞑子有了防备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徐天宏的外号不愧是武诸葛，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

“攻城难就难在那道城墙，若无器械确实不好办！”，别说现在这个时候了，就算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重炮也拿好多城墙没办法，陈家洛后世也去西安、南京等城市参观过，那些高大宽厚的城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好寿张周边的县城没那么夸张，“到时候我们红花会送王教主一批火药，若是穴地攻城或许会有些作用。”，是否有用没经过实验陈家洛也不敢保证，但总比单纯拿人去堆要好得多。

说完王伦的事情陈家洛倒是起了别的心思，如今自己的根据地建设在即，会中像徐天宏这样有头

脑的人才不多，最早害怕他留在会中对自己的行动产生疑问，如今自己威望日盛，此项顾虑可以抛到一边，把他留在这里就有些浪费了，“七哥在山东数月辛苦了，前些日子会中几位当家的对接下来的打算商讨了一番，不知七哥可曾收到消息？”

“十弟已经专程来通知过小弟了！”，徐天宏眼中闪过一丝遗憾，想必正在为自己错过这次会议而叹息吧，“总舵主目光长远、行事缜密，小弟身为佩服。”

“四哥过奖了，心砚已经得中进士，正在去福鼎上任的路上；此去福鼎事务繁杂，我身边又没多少得力的人手，不知七哥是打算继续留在山东还是和我一起去福鼎呢？”，陈家洛并没有直接命令，而是给出了他选择的机会。

“我来山东已经半年多了，若是一事无成的离开，恐怕几位哥哥都会笑话我的吧！劳烦总舵主稍等一阵儿，待我鼓动王伦起事后就去福鼎！”，这半年以来几位哥哥或在西北冲杀、或跟着总舵主去辽东挖掘宝藏，唯独自己默默无闻，徐天宏难免有些不服气，一心想着弄出个大动静在诸位哥哥弟弟面前长长脸！

虽然心里有些可惜，但陈家洛知道他说的也有

道理，当下点点头，“如此有劳七哥了，明日我就去和王伦商讨红花会和清水教的合作事宜，争取让七哥早点回去。七哥智谋出众，小弟日后少不了有麻烦七哥的地方！还请七哥多多操劳！”，说完陈家洛起身长长一揖。

“总舵主这个使不得！”，徐天宏连忙拦住陈家洛，这番礼遇和看重让他颇为感动，“此番事情一办好，小弟就马上去福鼎。”

又说了些清水教中事物后送走徐天宏，陈家洛回房躺在床上琢磨着明天如何说服王伦，一直到窗外夜色泛白才缓缓睡去；第二日醒来洗漱过后在院子里打了几趟拳，刚要出去拜访王伦，门外再次传来爽朗的笑声，却是王伦主动过来看他了。

陈家洛忙收起架势，推开门迎了上去，“王教主早啊！”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和粽子，快过端午了，大家记得吃月饼啊。

第一百一十九章结盟

“陈总舵主早啊！”，王伦见陈家洛额头冒着一层细汗，心知必定是刚刚练武结束，“久闻陈总舵主武艺高超，不知在下是否有幸能一睹为快呢？”

“在下练得不过是些粗浅把式，恐怕入不了王教主的法眼！”，来之前陈家洛就对比武之类的事情有了心理准备，毕竟是混江湖的，最终还是要拿手上的功夫说话；经过徐天宏的描述和自己昨日的观察，这清水教中并没有能和他相提并论的高手，唯一的问题就是不能让他们输的太过难看以至于觉得没面子。

王伦对红花会在江湖上偌大的名头隐隐有些不服气，昨日一见陈家洛觉得他看上去不过是个书生，又才二十来岁能有多深的功夫？于是心中存下了稍微给他点教训的念头，听到陈家洛答应心中大喜，忙带着陈家洛往演武场行去。

一会儿不知道是先和清水教的会众动手还是直接和王教主动手呢？要是和他动手的话自己在第几招击败他比较合适？陈家洛一边走一边暗暗琢磨。

今日若能击败红花会的总舵主，那么我王某人

在江湖上可就大大长脸了啊！不过红花会中的无尘道长和赵半山成名多年想必武艺不在自己之下，若是今日让红花会过于丢面子，接下来他们打上门来可不好办啊！再说这徐天宏精明能干，自打他来了自己处理教中事物也顺畅了许多，就算看在他的面子上也不能让这位总舵主太过难堪啊！

双方各自怀着给对方存些面子的心思到了演武场中，演武场早被打扫的干干净净，两侧兵器架上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擦得锃亮，二人分上首坐下，王伦拍拍手，“孩儿们，今日陈总舵主到访，大伙儿都打起精神来，可别在陈总舵主面前丢了我清水教的面子！”

“是！”，场中二十来号人齐声应道，领头一人走上前来双手抱拳，“还请陈总舵主瞧瞧咱们清水教的功夫！”，说完一挥手，众人分队列站定，早有其他教众将点燃的线香一一分发到这些人手中。

怎么演武之前还要上香？这是哪门哪派的规矩啊？陈家洛正纳闷间线香分发完毕，众人双手擎香一连三拜，口中大声念着，“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有请山东秦叔宝上身！”，说完啊的一声大叫右手拉开衣服把线香往**的肚皮上按

去，一连按了三下后抛开线香如疯虎般打起拳来，拳势有如群魔乱舞、似癫似狂。

“陈总舵主觉得如何？”，王伦面露得色问道。

“此拳法的确威武。”，陈家洛随口赞了一句，“不过贵弟子只攻不守，时间一长恐怕不妙啊？”

“陈总舵主不知我教中奥秘，只要诚心信奉无生老母，必会得到老母庇佑，刀砍不进枪扎不穿！不信总舵主请看！”，王伦一挥手，身后伺候的亲信去兵器架上取下一柄大刀走到一名演武的会众面前，那名会众鼓着腮帮子运气，直到脸都憋红了才点点头，亲信大喝一声横刀劈在会众肚皮上，一连三刀只劈出几道白印，人却毫发无伤。

不过是些遮眼法罢了，义和团的大师兄们玩这套比你们熟多了不也没挡住鞑子的钢刀和洋鬼子的铅弹么？心中不以为意脸上却露出惊讶的神色，手指微微颤抖的指着那人说道，“王教主这神功果然非同一般啊！在下闯荡江湖多年虽也见过些练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练的人，却从未见过如此境界，佩服佩服！”

“哈哈哈哈哈，不过是些雕虫小技，让陈总舵

主见笑了！”，王伦摆摆手，眼中掩饰不住的露出得色，“今日我清水教和红花会以武会友，只是切磋，切不可伤了和气，还请陈总舵主露两手给兄弟们长长见识！”

“在下学艺不精，练武多年一无所成，本不该班门弄斧。”，陈家洛一边说着谦虚的话一边起身走到兵器架旁，取出一把单刀颠了颠，“既然王教主诚意相邀，那我就献丑了！”，说完一手持刀柄一手捏着刀尖，双手用力啪的一声单刀断为两截，不等他们反应过来陈家洛又把两截断刀折成四截，再双手运足内力不一会儿便把断刀捏成一团铁球丢在地上。

这手功夫顿时镇住了全场，全场鸦雀无声，唯有陈家洛的长衫在风中猎猎作响，“好！”，过了好一会总算有人清醒过来大叫一声，接着叫好声响成一片。见了陈家洛如此功夫，王伦顿时熄了和他切磋两手的心思，吹捧的话不要本钱一般扔了出去。陈家洛谦虚几句乘机小声提出结盟的事情。

王伦此时气势被夺，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陈家洛带着骆冰、徐天宏，王伦带着手下几个亲信走到密室中细细商谈起来。一直说到夜间才把红花会和清水教的盟约定了下来，盟约大致几项内容，

一是红花会免费送清水教一批兵器火药，等起事后再便宜供应；二是等清水教在山东起事后红花会也要在南方起事呼应；三是双方若是探知和对方有关的机密消息，则必须报与对方听；四是徐天宏目前作为红花会的全权代表驻留山东协调双方关系，与之对应的是清水教也选了一名叫王经隆的教众跟随陈家洛前往江南……其余零零碎碎的十来条略过不表。

　　接下来就是斩鸡头、烧黄纸、喝血酒，一套江湖流程走下来，红花会和清水教的盟约就此落定。

　　山东王伦、河南马朝柱、西北木卓伦，再加上京城的理郡王、郑亲王和多罗贝勒弘明，如此以来朝廷恐怕没什么精力注意到小小的福鼎县了吧？自己忙碌了一年多总算是争取到了种田的时间和地盘。

　　定盟过后又留了两日，第三日一早陈家洛就带着骆冰、天镜和王经隆踏上了返回浙江的路，算算时间无尘道长也该筛选出青年会众了吧？此去杭州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建立自己的班底了！

第一百二十章红花会中层

和王伦定盟的过程乍看起来有些戏剧化，但想想也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山东连年灾害、百姓生活艰难，朝廷虽然下了免收赋税的诏书，但那些地方官可不管这么多，该收的钱一样不少，士绅们也乘机兼并土地，老百姓过不下去了，清水教自然找到了发展的机会，王伦借机收拢了不少会众，目标渐大目前已经有官府的人注意到他，再不造反的话恐怕就会被抓进大牢好好享受一番，陈家洛此行刚好给他提供了起事急需的兵器火药，王伦对于攻占寿张县城的把握也就多了一分，至于攻占县城后的事情，他还没想那么多，杀了县城的那些官员财主，睡几个官家小姐，这辈子也就不亏了，剩下的日子有一天算一天！说不定自己运气好和宋江一样被招安了呢，那时候咱可就是官了！

陈家洛等人等上海船暂且不表，这红花会杭州分舵近期可热闹了不少，不时有人手持代表着红花会中层干部的红花，口称奉命前来报到，这些人都是会中骨干，大多身怀绝技个性难免突出了些，把马善均弄得是焦头烂额。

武林门内的茶馆里新来了一对双胞胎，一部

《说岳》讲的是出神入化，刚到杭州不久就扎下根来，夺了原在此茶楼说《三国》的李瞎子的饭碗。“掌柜的，爷都点了两壶茶了，你这说书的怎么还不出场啊？”，一名二十来岁、士子打扮的青年喊道。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爷您稍等！”，陪着笑脸说了几句好话，掌柜的来到后院，“王大江、王大河，你们兄弟俩死哪去了？快给老子说书去！客官们都等着呢！”

“这就来勒！”，从后面的房子里冒出两颗一模一样的脑袋，拎着惊堂木等家伙从掌柜身边走过到了前院，来到茶楼中央的桌子后，哥哥王大江一拍惊堂木，“上回说到那岳云押运粮草归来一锤打碎免战牌，岳飞大怒正要把岳云拿下问罪！”

这俩人说书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说书的都是一个人站在桌后慢慢道来，这俩人却是俩人同站一人一句，王大江话音刚落王大河马上接上，“幸好牛皋就在帐中，忙站出来道‘元帅且慢，我军被围数日士气低落，不如让公子戴罪立功出阵和那金弹子较量较量以功抵罪也好！’，岳元帅思虑片刻应了下来！”

“理当如此！”，那名士子手摇折扇点头赞

道，“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岳公子武艺高超，正当出马迎敌!”

“兄台说的正是，依我看这金弹子恐怕扛不住岳公子的大锤！”，隔壁桌有人应道。

那士子正要回话只听惊堂木一响马上又转投过去，“那金弹子见有人出阵，心中大喜，哇哇大叫披挂整齐走出阵来，只见此人镔铁盔，乌云荡漾；驼皮甲，砌就尤鳞。相貌希奇，如同黑狮子摇头；身材雄壮，浑似狠狻猊摆尾。双锤舞动，错认李元霸重生；匹马咆哮，却象黑麒麟出现。真个是：番邦产就丧门煞，中国初来白虎神。”

“真是一员恶将啊！”，士子摇摇头屏声静气听了起来。

“那金弹子正要出阵，麾下一员番将大叫一声‘杀鸡焉用宰牛刀，王子且慢，让我拜鳌战他一战！’，说完那拜鳌挥舞狼牙棒纵马而出......”，王大江兄弟二人唾沫横飞的把这场大战说的天昏地暗、**四起，“那岳云假装不支，拔马而走，拜鳌见此良机紧跟其后，两马越来越近，正在此时岳云一拉缰绳回身一锤砸来！”

正当众人在猜测这一锤能不能干掉拜鳌之时，王大河一拍惊堂木，戳除了最让人痛恨的一句

话，“欲知此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愣了一会儿众人才回过神来，这兄弟俩早就没影了，那士子连声叹气，“这么好的故事，要是能写成书就好了！”

隔壁桌那人马上站了起来，“兄台高见，小弟也有此意，不如我俩人将此书完成可好？小弟金丰，广西永福人，未请教兄台？”

“哦，小弟钱彩，就住在这杭州城内，兄台既有此意，不如去舍下一叙？”，那士子忙回礼道；这俩人初一见面却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若干年后《说岳全传》就在他俩人手中诞生。

这俩人的事情先放到一边，那双胞胎此时正往西湖边赶去，“我说哥哥，咱们把鳌拜说成拜鳌不会让鞑子抓起来吧？”

“你且放心，如今杭州城内的鞑子早就不能打仗了，这绿营之中又多是会中兄弟，没人来管咱们的！”，王大江说道。

“如此就好，二当家的急匆匆让咱们兄弟从泉州分舵赶来，却不知有何要事？”，王大河回道，“哥哥，早上我听见有两名官员喝茶时说朝廷近期可能会解除海禁，这对咱们红花会可是不妙啊！此事定要让诸位当家知道！”

“嗯，也让那些人看看，咱们兄弟平日里可不只是出来瞎混的！十一当家传下的情报技巧果然有效！”，说话间两人已经到了马善均宅子外。

“两位王兄这是又去说书了？”，刚进门一个胖子打招呼道。

“原来是尹飞啊！”，王大江吸了吸鼻子，“你这又是喝酒了？”

“不能喝酒吃肉，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尹飞拍拍肚子，“听说总舵主马上就回来了，想必到时候会大宴一番吧？”

三人笑哈哈的走向后院，从门后转出一个二十来岁的儒生来，口中小声说着，“想我向振华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如今却做了逆贼，若不是父亲当年入了红花会，凭借我的文采恐怕早就高中了吧？哎，只希望这次能探听到些有用的消息，报与官府，有此功劳想必能洗刷干净我出身的问题！”，说完摇摇头赶紧跟了上去。

到了后院，演武场中满满当当不下百人，这些都是无尘道长召集来的红花会青年精英。

嗯呢，龙套出场，谁想要去书评区报名，感谢果冻的书送的粽子。

第一百二十一章去广东

“大师小心些！甲板上风大，大师既然身体不适，还是在舱中好好歇息吧！”，陈家洛正站在甲板上打量自己所乘坐的这艘海船，脑子里拼命回忆着自己所看过的那些海战影片，想要寻出一条红花会海军的发展道路，却看到天镜禅师摇摇晃晃的走到甲板上。

“无妨无妨！”，天镜虽然一直待在距离大海并不遥远的莆田，但从来没上过海船，没走多远就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不过这老和尚内力确实雄厚，这才第三天已经能在甲板上走动了，他挣开陈家洛的搀扶，走到船边双手扶着船舷，“昔日鉴真大师就是乘坐海船东渡倭国，将佛法传到倭国，我现在不过行了几日，和鉴真大师当初所受的苦难可是差远了。”

人家鉴真大师是律宗南山宗的人，和你这禅宗的和尚可不是一回事儿，你就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啊！哎，和那些跟随殖民者走遍全球的传教士比起来，你们这些秃驴的确缺乏进取精神，心中吐槽完毕，陈家洛问道，“不知大师到了杭州有何打算？”

“这……”，天镜垂着眉毛，“我少林遭此大难，老衲如今已无落脚之地，还望陈总舵主收留。”

这脸皮有些厚啊，自己问他有何打算就是摆明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了，这和尚怎么还和牛皮糖一样死缠着不放呢？陈家洛摇摇头，“我虽然也想日日聆听大师诵经，但此去杭州干的可是造反的买卖，我义父是少林弟子，深究起来我也算少林一脉，若是大师有个闪失，我可对不住少林的诸位祖师啊！”

天镜瞅见水手都站的远远地，无人偷听他二人的谈话，定睛望着陈家洛，眼中不见一丝混浊，“红花会试图推翻鞑子朝廷，恢复汉人江山在江湖中尽人皆知，陈总舵主却是小看老衲了！不过若要达成此目的，似乎用不着妄兴兵戈，据说于老舵主已经找到了恢复汉人江山的方法！”

呵呵，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说和尚你都这么大把年纪了，如此幼稚的计划你也相信？太祖都说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手上没有可靠地武力，如何夺取政权？如今满清的兵权可是牢牢的控制在八旗手里呢！领兵的将领不是满人、蒙古人就是汉军旗人，难道乾隆一声令下他们就能把兵权交给汉人

不成？陈家洛毫不示弱的瞪了回去，“大师可是看了我义父的遗书？”

“于老舵主是我少林的弟子，他的遗物我等查看一番也是应该的！”，天镜的眉毛重新垂了下去，低声答道。

“大师前些日子不是问哪位东方先生是谁么？”，陈家洛没有继续纠缠遗嘱，反而凑到天镜耳边小声说起东方耳来，“实不相瞒，哪位就是当今的乾隆爷！”

声音虽小，但听到天镜耳中却像是炸雷一般，天镜猛地抬起头，“如此说陈总舵主已经和乾隆皇帝联系上了？皇帝对于老舵主的计划有何打算？”，一瞬间天镜好像看到了昙宗祖师的身影，仿佛自己即将立下堪比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丰功伟绩，少林就要在自己手中涅槃重生，风光犹胜往昔了啊！

“却是不曾和他相认！”，陈家洛无情地泼了他一盆冷水，“在下虽然没和他谈过，不过于老舵主和文四哥从宫里出来后被大内高手一路追杀的经历已经告诉我，我的那位哥哥似乎做皇帝做的很舒服，并不打算按照义父的计划走！”

“这...这不应该啊！他是汉人，怎么会安心做

鞑子的皇帝呢！”，希望被击得粉碎，天镜顿时失去他一贯的稳重，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呵呵，大师这话却不像是佛门子弟该说的！”，陈家洛讽刺道，“佛家不是讲究众生平等么？这满人和汉人在佛前又有何区别？”

区别大了！满人都特么的去信喇嘛教去了，这是砸我禅宗的饭碗啊！叔可忍婶婶也不能忍啊！天镜深吸一口气压下激动的心情，又换回宝相庄严的样子，用悲悯的语气说道，“满清朝廷暴政苛敛，百姓民不聊生，我佛慈悲实是不愿见到天下变成如此模样，若是换上一位汉人皇帝，百姓的日子总能好过些！”

大师的脸皮可真厚啊，在下佩服佩服，陈家洛感到自己有些绕不过他了，索性放开了直说，“不瞒大师，如今乾隆身世的秘密已经有不少人知晓，前些日子在永清县城，乾隆就被天理教的姚秦绑去，以此秘密为要挟想让乾隆反清，乾隆嘴上倒是答应了下来！”

这下天镜真急了，要是红花会得了天下，自己所在的禅宗或许还能借着于万亭的出身风光一番；但若是天理教得了天下，恐怕三武一宗灭佛的故事就要重演；“陈总舵主，那天理教可是邪教啊！若

让此辈中人得了江山，为祸更甚于满清啊！”

“我看那乾隆不过是身在敌手和姚秦虚与委蛇罢了！大师不如和在下打个赌吧！”，见他上钩，陈家洛抛出了诱饵。天镜默念佛号却是不说佛门子弟不和人打赌的话，真是当**了还要立牌坊啊，看他的样子陈家洛已经知道他这是默认了，于是说道，“咱们就以三个月为期，若是那天理教在这三个月里平安无事，就说明乾隆真心想恢复汉人江山，如此就是我输了，我这就和大师一起进京拜会乾隆，说服他和我红花会合作；若是在这三个月里天理教被朝廷剿杀则算是大师输了，大师需得帮我办一件事。”

“总舵主想要老衲去办什么事？老衲年事已高，行将朽木，若是要紧的事情老衲恐怕力有未逮啊！”，这货已经开始琢磨退路了。

“这件事对大师来说很容易的！”，陈家洛笑笑，“嵩山少林、莆田少林和泉州少林虽然都被鞑子烧了，但也有不少弟子流落在外，听说泉州少林的洪熙官、方世玉、蔡德忠、马兴超、方大洪、李式开、胡德帝等人在广东一带风生水起，大师不妨去广东见见他们？”

第一百二十二章留学生

说完天镜并未当场回话，一直到海船即将到达杭州之时才答应了下来，想必是通过这几日的考虑已经对于万亭的计划失去了信心。陈家洛闻言心中暗喜，既然已经联系上了白莲教、清水教，那么多一个洪门也并无不可，福建和广东相邻，若是洪门起事的话必定会分薄福建的兵力，如此以来自己的压力又少了一分。

办成一件大事，陈家洛的心情好了许多，优哉游哉的踱到甲板上打算吹吹海风，却见骆冰正白衣飘飘的俏立在船头，海风微微的吹动，衣带飘飞恍若神仙中人，陈家洛一时恍惚，心中升起cos下杰克的冲动；刚走到骆冰身后她却闻声转身过来，于是只好作罢。

这一日海船终于停靠在码头，港口早有红花会的人在此等候，陈家洛带着骆冰、天镜和清水教代表王经隆换乘马匹往马善均在西湖边的院子赶去。

“恭迎总舵主，总舵主一路辛苦！”，多日不见的红花会诸位当家齐刷刷的在门口等候，一见陈家洛拱手行礼。

“诸位哥哥才是辛苦，来来来，我给诸位引荐

一番，这位是清水教的好汉王经隆，七哥在山东时王英雄对他多有照顾，此番王英雄到了杭州，可别冷落了人家才是！今晚设宴为王英雄接风洗尘！”，陈家洛把王经隆拉到身前，诸位当家自是一番热烈的招呼。

热闹了一阵，陈家洛借口旅途劳累先安排众人下去休息，回到自己房中不久赵半山就找上门来，“总舵主，年初的时候您吩咐我寻找人才，小弟已经联系了几名欧罗巴教官，去倭国寻访舜水先生传人的船也在路上了，待总舵主到了福鼎，他们恐怕就能到了！前些日子出海却是有意外之喜！让我寻得两名传教士！”

“哦？是哪国人？”，陈家洛闻言大喜，自己是个文科生，种田这些活儿还得依靠专业人士才行，年初开会才几个月赵半山就弄了俩过来，考虑到这个时代的交通状况，这位三当家办事可谓相当有效率啊！

“额，此二人却非欧罗巴人，乃是正儿八经的中华人士。”，赵半山缓缓的将此二人的经历道来。

公元1754年(乾隆十八年)，澳门码头上，21岁的高类思和20岁的杨德望登上法国印度公司的大帆

船驶向浩瀚的大洋。此行是受北京耶稣会派遣，前往法国留学，同行者中亦有一陈姓者，名字不详。高类思与杨德望均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是基督教徒，两人都在北京的教会学校读书。此番能赴法深造，对二人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机遇，而从教会到父母也都对这两位年轻学子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抵达法国后，高类思与杨德望顺利进入位于拉夫雷斯的皇家学院，学习法文、拉丁文，并研修神学、逻辑学等学科。在该学院毕业后，二人来到巴黎，请求到修道院做修士，但法国耶稣会会长参酌在华耶稣会教士之意见，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未予批准，而是安排二人在耶稣会继续学习。后来法国耶稣会突然解散，高类思、杨德望的去留顿时成了问题。所幸在布罗开维尔、克拉和圣?弗罗伦汀伯爵等知名人士的大力帮助下，法国政府为二人提供了750利耳的年金，使他们得以继续在巴黎从事研究工作。考虑到利玛窦等人当年在中国是凭借科学技术打入到士大夫圈子中，这二人申请进入法国科学院学习并顺利通过，此后数年此二人一边学习神学一边跟随拉格朗日、拉瓦锡等人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及天文学等知识。前年高类思、杨德望学业结束，决意归国服务，拟乘坐法国印度公

司的海船，逐申请于当时兼管该公司的柏坦宰相。柏坦为爱惜人才及深入沟通中法两国文化、学术、工艺之交流，奏请法王路易十五将二人留学期限再延长一年。路易十五欣然准奏，并给予二人以丰厚的赏赐，其中包括体现了法国美术、工艺及新式科学利器水准的诸多物品，如望远镜，显微镜、手携印刷机、精密器械，以及精美的装饰玻璃、珐琅制品、金表等。

高类思、杨德望自然欣喜异常，在这延长的一年中，他们不辞幸苦，为研究中法两国工艺美术的异同及法国科学仪器的制作，从里昂到多非内，参观了众多的工场、作坊，且跟从名教授布吕松与凯德研究物理学、化学、博物学，并学习西洋机械制造与铜版雕刻术，以备归国后使用。

听完赵半山的话陈家洛惊讶的张大了嘴巴，我还以为庚子赔款后的留美幼童是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呢，没想到一百多年前就有人远渡重洋求学去了啊！这二人才是货真价实的第一批留学生啊！谁特么的说中国人没有进取精神来着，十八世纪就有人不远万里去追求科学了；若不是鞑子入关，有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带来西洋科技，有徐光启、孙元化等开明士大夫推广宣传，想必百年前就会有人随传

教士远赴欧洲了吧？那时候启蒙运动刚刚开启，牛顿尚未总结出三大定理，微积分还藏在他和莱布尼茨的脑袋里，当中国人从欧洲学成归来，两种文明的撞击必将碰撞出灿烂的火花；中国人从来都是聪明勤奋，建国后五十多年就追上了西方好几个世纪的科技积累，若是此时接触到西方科技，那么在十八世纪追上并赶超西方未必就是奢望。可惜野蛮愚昧的通古斯野人毁了这一切，徐光启、孙元化辛辛苦苦翻译来的书籍被鞑子酋长付之一炬并下令禁毁，中国人追赶西方的脚步刚刚迈出就戛然而止，造成的后果就是一次次的炮火侵略，一份份的不平等合约，直到英国人炮轰虎门百年后，中国人才重新站了起来。

　　这两个人一定要用好！“快请他二人过来，不不不，我亲自去拜访！”，陈家洛兴奋地道。

　　备注：其实这俩人也不是第一批留学生，公元1650年(顺治七年)，广东香山澳(澳门)24岁的郑玛诺，随同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卫匡国乘船前往意大利，后入罗马公学修习“格物穷理探究之学”，即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郑玛诺才是第一个旅欧留学生。这俩人其实1764年才回国，我把时间提前了，那时候拉格朗日和拉瓦锡才二十来岁，学

术上尚未有那么高的成就，不过谁叫俺是文科生不知道这时候法国有哪些牛人捏，谁知道提供给俺俺修改。这俩人就是陈家洛种田的科技挂了，感谢书友悼武华夏提供的资料。

感谢日下部麻吕和冠希陈打赏粽子。

第一百二十三章暗战

“白振，理郡王府内的奸细可查出来了？”，刚从和珅府里出来回到宫中的乾隆问道，刚刚和余媚娘颠龙倒凤的确快活，这名女子比起后宫那些只会躺着不动的嫔妃们可有情趣多了，婉转承和各种花样层出不穷，让乾隆体会到了飞上云端的快感。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打算假装好色去虚与委蛇一番，但一番**下来却是有些舍不得了，若不是她后面有姚秦，把她金屋藏娇倒是不错。不过乾隆毕竟是当了二十多年皇帝的人，很快就从沉醉中醒过来，问起白振前段时间在永清叮嘱的事情来。

“请恕小臣无能！”，白振噗通一声跪下，“这几日小臣安排了不少人盯着姚秦和理郡王府，但那狗贼做事隐秘，并未见到有天理教的人出入王府；不过小臣夜间进了几次王府，时常看到理郡王和世子在书房密谋，听到他们再商议多找几名官员上书弹劾海宁陈家！那几名官员的名字小臣已经记下，还请陛下过目！”，说完白振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递了过去。

“户部给事中、督察御史、国子监司业......”，乾隆对照着那些名字一一说出他们的官职，冷笑两

声，“我这位堂兄平日里只会喝酒看戏，没想到手里还捏着这么多人啊！不愧为废太子之后，还真是野心不死！”

白振跪在地上眼观鼻鼻观心，这种皇室内部的阴私却不是他一个汉人该听的！“你下去吧，这些日子再盯得紧一些，若是有事马上来报！”，乾隆的话好像仙音一般把他从困扰中解救出来，白振忙躬身退下。

到底哪个是天理教的人呢？常三躺在床上琢磨着会中传来的消息，那些管事的身居高位、吃喝不愁应该不会去入教，这些教门通常是以扶危救困吸纳教众，这两年有谁家里出过事呢？常三为人机灵，江湖经验也足，很快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书房伺候的小六子他哥哥去年成亲，好像是因为凑不够彩礼钱婚事吹了；花匠陈大家里去年遭了火灾；厨房来顺儿的娘前段日子生了重病……嗯？来顺儿的娘得病后这家伙一直愁眉苦脸的，不过前些日子好像脸上恢复了笑容，依稀听人说他母亲是得了仙人赐的符水。想到这儿常三猛地坐了起来，画符施药可不就是那些教门发展信徒的惯用手段么？明日我且试他一试！

第二日一早来顺儿提着新买的蔬菜回到府中，

交完差事被管事儿的派到柴房劈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顺儿母亲日渐康复，教主又要收自己为徒，一想到自己即将学会教主那高深莫测的神通，来顺儿的脚步就轻快了几分。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刚走进夹道胡同，来顺儿的耳边突然传来这么一句话，嗯？是教中有人来联系我了？来顺儿猛地回头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身后只有长长的小巷和随风摇摆的花木，却不见一丝影子、莫非是自己日日想着教主何时受自己为徒出现癔症了？左右瞅瞅看到四处无人来顺儿压低嗓子问道，“是教中的哪位兄弟？”，一连三声都无人回应，来顺儿把刚才的声音当成幻觉，摇摇头继续往柴房走去。

在来顺儿走出胡同后又过了半袋烟的功夫，胡同拐角处的花丛一阵摇摆，从后面探出颗脑袋，正是常三，常三自言自语道，“果然是你，这下可被我逮到了，我就看看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又过了几日，来顺儿借口回家探望母亲出府了一趟，管事儿的知道他母亲病了也没多问，在他回府后常三发现他好像有些魂不守舍，走到无人处总是下意识的摸摸腰间。这趟出去肯定是和天理教的人碰头去了，看他的样子近期府内必有大事发生！

我可得盯紧了！常三心中暗暗提高了警惕。

“去，把这参汤给王爷和世子送去！”，厨房管事儿的把两盅汤放进食盒里递给来顺儿，终于等到机会了！来顺儿双手微微发抖接过食盒！从厨房出来走到半路一闪身躲到树后，鬼鬼祟祟的左右打量一番后从腰间摸出个小纸包，打开食盒掀开盅盖把一些细细的粉末撒进汤盅之中，然后用汤匙搅匀，这才重新盖好食盒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往书房走去。他走后不久常三从假山后面转了出来，正要快步跟上想想又放缓了脚步！

“护卫大哥，小的奉命给王爷送参汤来了！”，来顺儿陪着笑脸举起手中的食盒说道。

“给我吧，我给王爷送进去！”，一名侍卫伸手接过食盒。来顺儿递过食盒后躬身退了下去，刚过拐角就加快速度往府门的方向走去，但愿王爷不要喝得太快，不然我的小命儿可就保不住了！

常三算算时间，估摸着差不多的时候才从墙角快步往书房奔去，一边跑一边大喊，“王爷，千万别喝参汤啊！”

“站住！”，还没到书房门口两把带鞘腰刀就架在了他脖子上，“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鬼叫什么？脑袋不想要了！”

“二位爷！笑的刚看见来顺儿给参汤里下东西了！”，常三做出一副焦急地样子一边挣扎一边大喊，“王爷，您可千万不能喝啊！”

“什么！”，两名护卫顿时紧张起来，迅速交换了下眼色，一名护卫拔刀把常三抵到墙上，另一名连忙往房门跑去，也顾不得请示合身撞了上去，“王爷，千万别喝啊！”

“怎么回事！”，永暖放下手中的汤盅厉声喝道。

护卫顾不得解释急奔过去拿起永暖放下的汤盅一看里面早已空空如也，护卫的脸色变得煞白，瘫倒在地，“王爷，刚有人说这参汤中被下了东西！”

“你说什么！”，永暖刚要站起来腹中传来一阵绞痛，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嘴角流出一丝乌黑的血迹。

第一百二十四章血滴子？

“王爷？”，护卫报着万一的希望伸过脑袋看了看弘?的汤盅，还好那里面的参汤一丝未少，当下大声说道，“王爷，小的这就去叫大夫！”

“快去快去！”，弘?从呆滞中恢复过来，心疼的抱着永暖哭道，“孩子，你坚持住，大夫一会儿就过来！”

“王爷，不可放跑了贼人啊！”，护卫临出门时又补了一句。

“把所有人都叫起来，把这个吃里扒外的贼子给我抓住，我要活的！我倒要看看是谁要对我父子下毒手！”，弘?想起父亲夺嫡时的一些隐秘来，莫不是那个衙门还未裁撤？

“刚才对不住了！日后我自会给你赔罪，现在你赶紧去把管家找过来！”，护卫风一般跑到常三面前，一把拉开横在他脖子间的腰刀，对另一名护卫说，“我去叫大夫，你赶紧招呼人把来顺儿抓回来，王爷吩咐了要活的！”

三人急速奔出，整个理郡王府顿时乱成一团；好歹是个王府，府内也养着有专职的大夫，他被护卫急匆匆的拉过来，一进书房看到此情形大惊失

色，顾不得行礼一把拉过永暖的左手按住了脉门，瞬间眉头就变得紧锁，“士子方才吃了什么东西？”

“是厨房送来的参汤，有奴才来报说是被人下药了！姚大夫，我儿子究竟怎么样了？”，这一会儿功夫弘?的眼睛就变得血红血红了。

“参汤可还有剩的？”，姚大夫抬眼看见书桌上的汤盅，忙捧到手里低头闻了起来，“这似乎是......”，姚大夫迟疑了半天，摄于理郡王的威势，硬着头皮用小指沾了一丝参汤伸出舌头一沾即分。

“姚大夫，这参汤里究竟下的是什么药？”，理郡王现在的心都快到嗓子眼了。

姚大夫当下也顾不得礼仪了，劈手拿过理郡王专用的官窑茶盏漱了漱口，把舌头洗了好几次才答道，“若是小的没有尝错的话，这参汤里下的似乎是鹤顶红。”

如今世间用毒最厉害的毒手药王讲到天下毒物的时候，虽然把七心海棠列为第一，但鹤顶红同样不可小觑，它和孔雀胆、墨蛛汁、腐肉膏、彩虹菌、碧蚕卵、蝮蛇涎、番木鳖、白薯芽等毒物都只是仅次于七心海棠而已，毒性从此可见一斑。

鹤顶红也就是砒霜，学名**，姚大夫能在王府

混的一席之地也不是庸手，判断出毒物后马上拉过永暖，一边把中指和食指塞进永暖喉咙里用力抠一边说，“快去拿牛奶和鸡蛋来，对了再去取三个馒头烧成碳送过来！”，被常三叫过来的管家赶紧出去拿牛奶等物。

“呕……”，在姚大夫的努力下永暖总算吐了出来，吐出物初似米泔样,后呈粘液或胆汁状，同时永暖肚子里咕咕一阵响，裤子里传来一阵恶臭，他已经拉到肚子里了。

“不好！”，姚大夫面色大变，剧烈呕吐和腹泻这是中毒已深的症状啊，“牛奶和鸡蛋怎么还不送过来！”

“来了来了！”，管家气喘吁吁的捧着一盆牛奶送到面前，后面跟着的小厮手里拿着鸡蛋和烧焦的馒头。姚大夫赶紧先灌了一些牛奶，再把鸡蛋磕开将蛋清倒进茶盅里给永暖灌了下去，命人把烧焦的馒头碾成细末用清水给永暖服下，等一切做完他这才擦了擦汗。

“姚大夫，永暖他……”，弘?鼓起勇气问道。

姚大夫下意识的摇摇头，“鹤顶红毒性太烈，世子又喝了不少，虽然催吐的及时，但能不能康复就要看老天了！我先开个方子，若是世子吃了三日

之内没有...没有...的话，哪还有救！”，他终究没敢把那两个字说出来，从书桌上拿起毛笔龙飞凤舞的写了起来，写完药方递给弘?，弘?扫了一眼塞给管家，管家连忙奔出去抓药。

经过一番折腾，永暖早已变得奄奄一息，几名奴仆在姚大夫的指挥下合力把他抬到卧室躺下，弘?坐在床头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子，一边想着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当年胤禛在和自己阿玛夺皇位的时候就在自己的亲王府中设立粘杆处，收罗江湖人士为他办事，其中有一批人专职暗杀。世人都传说这些人操持着一种名曰“血滴子”的杀人利器，能取敌人的首级于百步之外。据传，他的八叔“阿其那”(允祀)、九叔“塞思黑”(允禟)都是为“血滴子”所杀。

但弘?毕竟是胤礽的儿子，知道的比那些普通百姓清楚地多，所谓“血滴子”实际上确有其物，里面所贮者为一种极毒的毒药，这种毒药是用毒蛇的毒液混合一种毒树的汁液炼成，一滴就令人通身溃烂而死，故称“血滴子”。

炼制这种毒药主要原料的树汁，是一种名为“撒树”的树汁，这种树是出产在广西边境深山中的。胤禛曾有密谕给广西巡抚，要他暗中寻访这

种毒药，并研究熬炼和解毒的秘方。他的密旨这么说：“近闻贵州诸苗之中，獞苗之弩最毒。药有二种，一种草药，一种蛇药。草药虽毒，熬成两月之后，即出气不灵。蛇药熬成，数年可用。但单用蛇汁，其药只能溃烂，仍有治蛇之药可医。更有一种蛮药，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熬箭，其毒遍处周流，始不可治。闻此“撒”药，系毒树之汁，滴在石上凝结而成。其色微红，产于广西泗城土府。其树颇少，得之亦难。彼处猎人暗暗卖入苗地，其价如金，苗人视为至宝。

“尔等可着人密行访问此树，必令认明形状，尽行砍挖，无留遗迹。既有此药，亦应有解治之法。更加密密遍处访询，如有解毒之方，即便写明乘驿奏闻。”

乾隆即位后虽说没了“血滴子”的消息，但粘杆处可还是在啊！或许这些人隐藏了起来，这次用的不是“撒树”的树汁而是鹤顶红恐怕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吧？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正思量间护卫来报，“来顺儿抓住了！”

我大清总是说大明用锦衣卫、东西厂素恶政，但我大清的屁股也不干净啊，粘杆处规模虽然没锦衣卫、东西厂那么大，但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

感谢日下部麻吕和我是后宫党的打赏；咱最近在泸沽湖一边当义工一边考察打算自己开个客栈来着，这两天端午旅游高峰期，累的要死实在木有时间码字，今天就一更好鸟。下周回家努力存稿争取爆发，对了，谁在旅游区有啥可以开客栈的地方给俺介绍下。

第一百二十五章死士？

“把他带到后院去！”，服药过后的永暖看起来似乎好了些，已经停止呕吐发出微微的鼾声，弘?替他把被子掖了掖，“姚大夫，此处就拜托你了。”

“王爷放心，小人一定尽心尽力照看好世子！”，姚大夫还是没敢说出保他无事的话，含含糊糊的答道。

“嗯。”，弘?应了一声，带着几名护卫走到后院，来顺儿正被五花大绑的捆在柱子上，这家伙也是倒霉，本来都已经出府了，正要逃之夭夭的时候突然想起教主赐给自己的灵符拉在了王府内，急忙回府去拿，刚好被护卫堵个正着，来不及挣扎就被扑倒在地。弘?绕着来顺儿转了几圈，伸手把塞到他嘴里的白布取了出来，温声说道，“来顺儿，我平日里对下人从不苛刻，想来你我也无冤仇，说说看是谁指使你给我父子下毒的？只要说出来，本王饶你不死！还给你赏赐！”

来顺儿的牙齿嘎嘎作响，下毒被抓住的后果他已经想过多次，可真落到如此下场让他害怕的浑身发抖，听理郡王如此说心中冒出一丝希望，正要把

天理教说出却又想到教中将毒药给自己之时已经说了，教主念他办事得力，特意将他的母亲接到香堂中由教主为她施法祛病。若是招了就算自己能够活命，恐怕母亲就活不下去了，再想想天理教平日里说的那些叛教之人死后在地狱受的各种苦难，来顺儿心中一横一口将舌头咬掉半截。

“快把他的嘴撬开！”，弘?眼见来顺儿嘴角冒出一丝血迹，心中顿觉不妙，一声令下众护卫马上扑了上去。

一阵手忙脚乱过后还是没把来顺儿救回来，护卫头领硬着头皮走到弘?面前，“禀告王爷，这...这贼子已经没气了！”

这是死士啊，理郡王心中一阵儿发凉，自古能用得起死士的都不是一般人，自己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府里养着一些，平日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父亲身为太子对这些人都是以礼相待，一旦有用得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绝不吝惜生命。能养的起这种人财力、势力、地位无一可缺，这些人当初粘杆处里也有不少！

也难怪理郡王这么想，自己一个闲散王爷平日里也不惹事，除了身为废太子的后人导致宝座上的哪位看自己有些不顺眼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谁会对

付自己，再加上得知乾隆身世的秘密后整日里总觉得乾隆要对付自己，因此一出事儿就把矛头直指大内、

“王爷.....”，正思量间，管家气喘吁吁的跑过来，“王爷不好了，世子...世子快不行了，您快过去看看吧！”

“暖儿！”，弘?发出一声悲鸣，连忙推开管家往卧室跑去，进得屋内里面早就乱成一团，姚大夫手拿银针插在永暖身上弹拨抽捻，额头密密麻麻的布了一层汗也顾不得擦。

“姚大夫，我儿子究竟怎么了？”，弘?看着永暖没有一丝反应的脸庞厉声问道。

姚大夫就好像没听见一般咬紧牙关竭力转动银针，企图能从阎王爷手里把永暖的小命救回来，但奇迹终究没有发生，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姚大夫叹了一口气拔出银针，“王爷，还请节哀顺变！”

“暖儿！”，弘?的哀嚎响彻整个王府，惊起一群乌鸦嘎嘎叫着飞向天空，王府内再次变得混乱起来，几名小厮乘人不备偷偷摸出府去。

“陛下，理郡王府出事了！”，白振急匆匆的走到乾隆身边小声说道，“府内有下人在给理郡王和世子的参汤里下了毒，世子永暖中毒身亡，理郡

王未喝参汤得以无碍。”

“什么？理郡王世子死了？”，天理教办事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为何不把理郡王也干掉！“是什么人下的毒？凶手可抓住了？”

“是厨房帮忙的来顺儿，世子毒发后不久他就被府中护卫抓个正着，理郡王没问几句话他就咬舌自尽了！”，白振答道。

凶手死了？看来这人就是天理教在理郡王府的奸细了吧？“理郡王府可有奏折呈上来？”，在得到没有的回答后乾隆吩咐道，“等奏折送上来再说！白振，安排一下，朕一会儿要去和珅府上！”

“是！”，白振领命退下，不一会儿就改装完毕送来便装，宫女伺候乾隆换上出了宫门，门外早有马车在此等候。

到了和府没去找和珅，径直往余媚娘所住的小院走去，屏退众人**一番后乾隆搂着余媚娘说道，“你去通知你们家教主一声，让他明日过来一趟。”

“东方先生有何事吩咐？”，余媚娘问道。

“你们教主总在暗地里传教也不是办法，明日来了我给他在僧道衙门安排个职位，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外面走动了。”，理由乾隆早就找好

了。

“奴婢一定把话带到！”，余媚娘心中暗喜，自从进了和府，她早就被和府的奢华晃花了眼，虽不知道东方先生的身份，但看众人对她恭顺的样子就知道此人定是身居高位，若是有一日能进他府中就好了。

乾隆点点头手掌再次攀上玉丘，不一会儿房间内再次响起诱人的娇喘声。四分之一柱香的功夫过后，乾隆办事完毕，在余媚娘的伺候下穿上衣服出门回宫。

“白振，明日那姚秦会到和府，你找准机会杀了他！”，回到宫中，乾隆面目狰狞的吩咐道。

“小臣领命！”，白振跪拜之后下去考虑明天该带那些人手，在何处埋伏才能保证一击必中，又不会伤到乾隆。

待白振走后乾隆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最后走到博古架前取下一把酒壶，拿在手中赏玩半天才放下来轻轻叹了一口，“没想到还有重新用上它的时候，明日就用你送那姚秦上天去吧！”

于此同时，理郡王府中，弘?双眼通红的看着爱子的遗体，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抬起头来望着窗外的明月，弘历小儿你杀了我儿子，我定要把你从宝座

上拉下来，千刀万剐方能解我心头之恨！

今天还是一更，俺已经买好车票了，到家就恢复更新。

第一百二十六章转心壶

“你是说他让我去见他？”，天理教香堂内，姚秦摸着胡须略带疑惑的问道，“没说找我是什么事？”

“是，教主，东方先生说要安排您进僧道衙内，从此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传教了！”，余媚娘低眉顺目的答道，见姚秦半晌不回话她试探着问道，“若是教主不方便，奴婢明日去说让他来此处见教主？”

姚秦摇摇头，“不可，东方先生身份尊贵，理应我去拜访他才是！你回去吧，好好准备一番明日我就去你那里见东方先生。”，待余媚娘走后，姚秦盘腿坐在蒲团上暗暗想着乾隆找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莫不是给理郡王父子下毒失败？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个原因，若是理郡王盛怒之下把乾隆身世的秘密公开可就大大不妙了啊！来顺儿那个没用的东西，这点小事儿都办不好，经此事之后理郡王府肯定会加强戒备，再想找机会杀他可就不容易了，一念至此姚秦愈发生气起来，“来人呐！”

“教主有何吩咐！”，门外守候的弟子忙推门进来。

“去把来顺儿的老娘拉到山后……”，姚秦比了个勒脖子的手势，“事情要办的干净利落！”

“是，弟子一定办好！”，来人面不改色的应了下来，显然他不是第一次办这种事了。

第二日乾隆依约来到余媚娘的小院中，余媚娘忙跪下请安，乾隆微笑着把她扶起来，“你家教主可到了？”

“教主一早就来了，一直在厢房等着东方先生呢！”，余媚娘柔声答道，“奴婢这就去准备小菜酒水，先生和教主边喝边说。”

“若此甚好，你去做菜吧，酒水就不必了，我带了宫中的御酒过来，一会儿和你家教主说完了，在来陪美人儿说话！”，刚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乾隆十分满意，身后捏了下余媚娘的脸蛋说道，指尖传来的滑腻让他心中生出一丝不舍，如此美人儿今天之后就见不到了实在是有些可惜啊，不过还是对皇位的眷顾压过了美人儿的吸引，乾隆重新硬下心肠，大不了死后给她找块风水宝地就是了。

到了书房，乾隆从白振手里接过酒壶，“你在外面守着吧！一会儿听到我连叫三声好的时候你就进来说有要事找我汇报！”

“陛下，此人武艺不俗，还是小臣带人去抓他

吧？陛下万金之躯万万不可冒险啊！”，白振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你既然知道他武艺不俗，可有十分的把握？”，乾隆反问道，更关键的是他害怕姚秦临死前将秘密说出，为此不得不冒险。

进到书房内，把酒壶放好，不一会儿余媚娘带着姚秦进来了，俩人相对无言，一直到余媚娘将小菜送上，姚秦才开口说道，“你先下去吧，我和东方先生有要事相商。”

书房的门关上了，听到余媚娘的脚步慢慢远去姚秦从椅子上滑下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草民办事不力，还请陛下赎罪。”

“哼！你都是怎么办事的！不是说了先杀郑亲王再杀理郡王么？先对理郡王动手也就罢了，还让人逃过一劫！他定然把这些事都算到朕头上了！”，乾隆怒斥道。

“小人昨日本打算两边一起动手，谁知郑亲王临时改变行程，属下的埋伏落了个空，还请陛下宽限几日，三日内我必将此二人的小命取来。”，姚秦一边暗叫倒霉一边分辨道，“今晚我亲自带人潜入理郡王府，若不能杀了理郡王，陛下就把草民的头拿去！”

“你且起来！”，乾隆的声音缓和了些，伸手拉起姚秦引到小桌边坐下，“是你属下办事不谨慎，倒是不难怪你，先喝口酒压压惊，再给朕说说你打算怎么对付理郡王。这可是宫中的御酒，你在外面怕是没喝过，来来来，朕给你斟酒。”

乾隆伸手拿过酒壶，酒壶柄上左右各有一个小孔。他斟第一杯酒时大拇指捺住左边小孔，斟第二杯酒时，拇指似乎漫不经意的一滑，捺住了右边小孔。然后把第二杯酒递给姚秦，自己拿起第一杯酒，“来，先干了这杯。”

姚秦见乾隆如此好说话本来心生疑虑，但见两杯酒是从一个酒壶里倒出来的，便不再起疑心，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宫中的御酒果然名不虚传，草民从未喝过如此美酒。”，他不知道这把酒壶名曰转心壶，乃宫中巧匠打造，壶中有两个空格可以储藏两种不同的酒，实乃暗杀下毒的不二法宝。

“你喜欢的话不妨多喝几杯！”，乾隆立刻接上他的话头，又是一连三杯酒下肚，他估摸着差不多了这才把酒壶推到一边，“姚教主说说看今晚打算怎么对付理郡王？”

“启禀陛下，草民手下的人马已经在理郡王府周围埋伏好了，只待夜深先在马厩放一把火，然后

草民亲自带人换上理郡王府护卫的衣服假装保护理郡王冲到他房中把他杀掉！”，姚秦细细的把从那混进府中，如何找到理郡王的下榻之地，遇见附中人起疑怎么办都说了一遍。

乾隆估摸着药效差不多该发作了，击掌赞道，“好好好，姚教主果然心思缜密，如此以来今晚就是理郡王的归天之日了！”

姚秦正要谦虚几句就听见门外的白振喊道，“先生，府里有人来报，说有要紧的事找先生。”

“姚教主稍坐，我出去看看有何要事！”，不等姚秦答应乾隆已经起身推开门走了出去。姚秦心下并未在意，一边想着晚上行动的细节一边等着乾隆回来；又过了一炷香的功夫，乾隆还没有回来，刚想起身出去看看，突然腹内传来一阵剧痛。

不好，中毒了！姚秦立刻警醒过来，左右扫了两眼，没走门口反而飞身向窗户撞去，咔嚓一声窗户应声碎开，他的身子尚未落地迎面刮来一阵劲风，“哪里逃，你给我回去吧！”感谢日下部麻吕、道爷是我、台上东、fyxxl的打赏，俺为了赶回家更新买了全价机票，拒绝了长途汽车上艳遇到的毕业旅行妹纸，看在俺这么大付出的份上，求推荐

求收藏求打赏求**。

第一百二十七章一箭双雕

有埋伏！姚秦电光火石之间挪动身子避开要害把肩膀迎向了劲风所来的方向，“啊！”，姚秦一声痛呼，肩头传来的感觉告诉他自己的左臂算是废了。落地后姚秦也顾不得体面了，一个懒驴打滚避开来人，转身就要往墙边窜去。

跑到墙边一个旱地拔葱腾身跃上墙头，尚未站稳一把长剑斜斜向他的腰间削来，“相好的，你给我下去吧！”

这是少林达摩剑法，姚秦脑中闪过好几种应对方法，但没有一种可以在墙头施展，身子后仰一个跟头翻回院内，当下数名高手围上来封住了他的左右和前方；大意了，看来今日我要了断在这里了，姚秦心中涌起一股悔意。从方才交手的情况来看，那名在墙头的少林弟子武功和自己差相仿佛，而打自己一掌的则明显高过自己几分。

一边警惕的看着围上来的高手，一边打量四周环境试图找出一条生路；白振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双手捏成爪状疾速扑上去，同时口中大喊，“他中了我的大力鹰爪功，坚持不了多久了，大伙儿并肩子上，且不可让贼人逃脱。”，双爪如

电瞬间就到了姚秦面门。

“好好好！”，姚秦怒极反笑，对于白振的双爪不管不顾，一掌拍向他的胸口，姚秦在江湖上闯荡多年，知道如今已是绝境，想要安全逃出几乎是不可能了，唯有置于死地方能觅得一条生路，他现在赌的就是白振在此大好局面之下不肯受伤。

事情果然按照他预想的方向发展，白振见他不守反攻大为惊讶，忙收招护住自己的胸口，但仓促之间招式未施展完全姚秦的右掌就击到他的双手上，身子一歪包围圈露出一条缝隙；姚秦顾不上庆幸立刻闪身从缝隙中窜出。

“来得好！”，远处传来一声喝彩，姚秦刚从白振身后露出半个身子，五枚铁蒺藜分别袭向他的上中下三路，姚秦一咬牙强行改变身形，但腹中传来的剧痛让他的身子滞了一滞，终究没有全部躲开暗器。左胸、右腿同时传来一阵酥麻，暗器上有毒！

不用说打出毒蒺藜的就是大内侍卫中擅长暗器的龙骏了，见敌人中招他心下大喜，今天的头功可就归我了！忙将手伸入囊中打算给姚秦补上几枚暗器，但他的手尚未伸出，白振就一爪扣在姚秦的后心，姚秦终于坚持不住倒了下去，见敌人已无还手

之力白振笑道，“老夫纵横江湖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如此雕虫小技就想骗过老夫？就算你能躲过龙兄弟的暗器，后面还有人等着你呢，姚秦，今天就是你的丧命之日！”

姚秦双眼圆瞪，张大嘴巴好像要喊些什么，白振见他如此模样右手疾出拇指、食指、中指同时发力捏碎了他的喉头；心中暗道，陛下自从永清回来总是神思不属，想必姚秦知晓了陛下不该被人知道的阴私，自己却不能让他说出来，不然在场的所有人都要给他陪葬了。伸手在他鼻孔下探了探，发觉姚秦仍有微弱的呼吸，于是一不做二不休运起十成功力一掌劈在他的脑门上这才吩咐道，“来啊，把他的脑袋割下来。”

“怎么样？人死了没有？”，在厢房等待的乾隆见白振进来忙问道。

“托陛下鸿福，幸不辱命！”，白振将姚秦的首级双手送上。

乾隆顾不得恶心，低头细细的看过确定此人正是姚秦后松了一口气，“白爱卿辛苦了，等回宫后朕定有封赏。”

“陛下，那两名女子已经被小臣抓住关在屋子里，还请陛下吩咐该如何处置？”，一听有封赏白

振心中大喜，毕恭毕敬的问道。

“那二人.....”，想起余媚娘在床榻之间的媚态，乾隆心中泛起一丝不舍，但一瞬间就被吹的烟消云散，一甩袖子，“送她们归天，念她二人是受了贼子诱惑，就留个全尸好了，你在城外找块风水宝地好生把她们安葬了吧！”

“渣！”，白振叩首领命，起身后正要往外走，乾隆好像想起了什么似得忙道，“且慢，我还有事吩咐。”，白振又规规矩矩的跪下准备聆听圣训。

乾隆合起折扇一边在手心拍打一边思索着措辞，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白振，天理教今日在理郡王府附近埋伏下诸多高手，准备刺杀理郡王，你带着人去把他们全部杀了！”

“是，小臣一定护得理郡王周全！”，白振叩首答道。

“如此最好！”，乾隆面上看不出表情，就当白振以为事情即将结束的时候乾隆似是吩咐又似是自言自语的说道，“理郡王世子已经过世，若是理郡王去了该由谁继承爵位呢？”

陛下这是要让理郡王去死啊！白振双手微微颤抖起来，见他半天不吭声乾隆又嗯了一声，白振立

刻把头趴在地上答道，“此事实非小臣能答，不过想必宗人府会安排好这些事的！”

见他理会了自己的意思，乾隆默不作声的挥挥手，白振悄无声息的退了下去，不一会儿又返回来告知余媚娘二人已经毙命，乾隆点点头，“去吧，记得一定要保护好理郡王！”，他把“一定”和“保护”两个字咬的很重。

“小臣定不辜负陛下的吩咐！就算豁出命去也不会放跑一名贼子！”，白振的回答中忽视了理郡王，把贼子二字也咬的很重。

待白振退下去后，乾隆长长松了一口气，姚秦和理郡王这二人知晓自己身世秘密的事让他如鲠在喉，今日姚秦已经毙命，理郡王也活不了多久了；刚好姚秦在理郡王府周围埋伏下人马，顺势可以把杀死理郡王的事栽在天理教身上，却是省了自己再费工夫想办法，如此一箭双雕解决掉两个**烦让乾隆心情变得愉快起来，但没过多久他的眉头又皱了起来，郑亲王可还活的好好的呢！该怎么对付他呢？

第一百二十八章遗诏

“白大人，那贼人的位置小的已经都探查到了，门口的茶楼里有两人，后门的......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动手？”，理郡王府外，一名亲信小声问道。

“不急不急，再慎重一些，你再去查一遍！”，白振把亲信报上来的位置和人数用心记下，摸着胡须答道，亲信不疑有他领命而去，白振看看身边的褚圆、龙骏等人，“你们先在这守着，我先去探查一番，若是贼子动手了你们马上杀进去！”

说完慢慢的走到理郡王府正门，再绕到后门瞅见没人跟过来按照亲信所说的位置走到那两名天理教弟子埋伏的屋子内。

“什么人？！”，两名弟子刚叫出口就被白振锁住了喉咙，他们伸手抓住白振的手腕想要拉开，但白振的双手就好像铁铸一般不动分毫。

“你们打算何时攻入理郡王府内？”，看他们快要窒息的时候白振稍微放松了点力气，淡淡的问道。

“哼！你休想.....”，左侧的弟子刚骂了半句就被白振捏碎了咽喉，他把尸体抛到一边看着剩下的

那名弟子，“这下你肯说了吧？”

那名弟子两股战战，哆哆嗦嗦的答道，“小人...小人也不知道！”，见白振眼色一变连忙手忙脚乱的摸向腰间，“教主临行之时给每名弟子发了烟火，说等他本人到场后鸣放烟火就杀进去。”

“哦？你说的是这只烟火么？”，白振手伸到他腰间摸索了一阵，抽出一支糊着红纸的烟火，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捏碎了第二名弟子的喉咙，走到门口看看日头，从怀中取出火石打着点燃了烟火。

“啾～～嗵！”，烟火拉出一道长烟在天空中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声音刚落本来安安静静的街道突然变得嘈杂起来，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同时有人窜出往理郡王府内杀去！此时正值晚饭时间，王府护卫都在饭堂用饭，留守的几名护卫那拦得住这么多人，况且理郡王为了避嫌也没敢收留武艺高强之人，如今在府内的不过是些庸手罢了，他们那挡得住这些天理教中的精华，不一会儿就被攻入府内。

事起仓促，府外的大内侍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等反应过来也连忙追了进去，府中人哪知道他们的身份，三伙人顿时战成一团。大内侍卫范中恩以前来过理郡王府，见一名刺客正往理郡王的卧室

奔去，连忙追上去准备截杀。眼看着就要追上对方了，白振从斜刺里杀出来，“后面有人杀进来了，你快去拦住，这个交给我对付！”

白振的职位比范中恩高，虽不满自己的功劳被他抢走，但也不敢争执，悻悻的转身往回奔去，待他走后白振却放慢了脚步，不急不缓的远远吊在刺客身后，过了两座花园、一道回廊，正碰见三五个人簇拥着理郡王往外跑，刺客见状合身扑了上去，两名护卫死死地抵住刺客，“王爷快走！”

“这是要杀我灭口啊！”，理郡王不由得说出了声，见两名护卫支撑不住他已然明白自己今日是逃不脱了，一把拉过管家，“要是我死了，你就去找郑亲王，说我因为过年时给他说的事儿被人灭口了，让他一定守好我满人的江山啊！”

吊在后面的白振有些等不及了，附身拾起两颗石子弹出，两名护卫身子一歪被刺客两剑刺在咽喉顿时毙命，刺客不等他二人的尸体落地两步冲到理郡王面前一脚踹飞管家刷的一剑刺向理郡王的胸口。

“贼子敢尔！”，身后传来一声大喝，白振从树后闪出装作焦急地样子往这里奔来，但他人跑的终究没有剑刺出的速度快，他的手掌落在刺客背心

之前，理郡王一连躲过两剑，却被第三剑划破了咽喉。

“王爷！”，白振一掌击飞刺客，附身揽住理郡王的身体，理郡王手指颤抖的指着白振，眼睛里满是愤怒，用尽力气却说不出一个字，片刻后就倒在了白振怀里。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刺客和大内侍卫的混战已经打到了这里，白振悲愤的喊道，“王爷被他们害了，都给我杀干净了，一个都不能放过！”

一个时辰后，这场恶战终于结束，二十来名刺客无一得脱，大内侍卫也几乎是个个带伤，有八名侍卫以身殉职。白振走到管家身边，“今日我接到消息说有人要对王爷不利，于是马上带人过来，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我这就回宫复命，这里就拜托给管家了！”

回到宫中把事情对乾隆细细的说了一遍，当然那两颗石子自然被白振略了过去，只是说自己救援不及导致理郡王被害，“小臣无能，还请陛下降罪！”

干得好！乾隆心中暗赞一声，嘴上却厉声喝道，“你都是怎么办事的！自我大清入关一来有哪位王爷是在京城内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客取了性命

的？朕要重重的罚你，就...就罚你一年的俸禄好了！”

被你爹派血滴子干掉的王爷多了，白振腹诽了一句，听到处罚后心中窃喜，自己这次可算是做对了，区区一年的俸禄才多少钱？自己儿子去扬州当官恐怕一天就赚回来了，陛下这是掩人耳目啊！马上叩首，“谢陛下隆恩。”

且不说乾隆正在这里得意，后宫深处皇太后钮钴禄氏正在听一名太监说着什么，待他说完太后点点头，“这么说理郡王薨了？好了，哀家知道了，迟玄你下去吧！”

太监躬身退下，宫中只剩下了她一人，她从袖中摸出一把钥匙打开墙上的暗格，看着暗格里的漆盘，只见盘中铺着一块黄绫，上放铁盒。太后拿起铁盒，揭开盒盖，拿出一个小小的卷轴来，卷轴外是雍王亲笔所书“遗诏”两字，旁边注着一行字道，“国家有变，着八旗亲王会同开拆。”

太后轻轻抚摸着遗诏，自言自语道，“理郡王死了也好，他知晓这个秘密终归是麻烦；皇帝啊皇帝，你可要记得你现在的身份，别让我有用这个杀手锏的机会。”

第一百二十九章海龟

一听陈家洛要去见高类思和杨德望，赵半山迟疑的说道，“总舵主，方才已经安排好要设宴招待王经隆，现在厨房估计已经准备好了！”

“哦，是我有些过于激动了！”，陈家洛拍拍脑袋，“多谢三哥提醒，不过上菜还要一些时间，我先去见见二位，待宴席过后再去正式拜访！”

“总舵主又忘了！”，赵半山笑呵呵的说道，“我如今可是四当家，三当家早就变成陆大哥了！”

“叫惯了一时却改不过来。”，陈家洛跟着笑道，“如此四哥在前引路，我去拜访一下这二位不远万里归国的传教士。”，没走两步陈家洛又想起叫赵半山四哥的话，该如何称呼骆冰呢？再叫四嫂的话难免误会啊。

“总舵主，这二位就是高类思、杨德望。”，赵半山把陈家洛带到后面的一间小院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两名身穿天主教黑色教袍的青年，一名正在书桌上用鹅毛笔写着什么，另一名则在后面翻看一本厚厚的书，并不时和他说些什么。

陈家洛抬手示意赵半山不要打扰他们，轻轻走

到二人背后，只见纸上写着《中国问题集》五个大字，下面细细的列出一系列的问题，陈家洛粗粗扫了一眼，只见问题涵盖财富、土地分配、耕作、印刷术、中国历史等疑问，见他在回答印刷术的问题之时陈家洛忍不住插话道，“若是用胶泥活字，铜板却是比铁板好一些，宋人周必大曾用从沈括哪里学来毕昇的方法加以改进，用铜板印刷了自己的著作，不过在成本上铜板却是比铁板贵得多。”

“为何用铜板比铁板好？”，问题出口那人才回过头来，见赵半山陪着一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人来到房中，忙起身行礼，“在下高类思，敢问这位兄台是？”

“在下陈家洛，高兄、杨兄为求学不远万里实属不易，那欧罗巴比天竺要远得多，二位兄台此举远超昔日玄奘禅师西游之旅啊！”，陈家洛连忙回礼赞道，“方才见二位专心致志，因此未敢打扰，还望二位兄台海涵。”

“原来是红花会的陈总舵主！原主保佑您！”，高类思面上并无惊讶，熟练地在胸口画了个十字后问道，“陈总舵主方才说铜板比铁板好却是何故？”

“这是因为铜的导热性比铁要好，易使粘药熔

化之故！”，陈家洛解释道，也不知道如今的物理学研究到金属导热性的问题没有。

“导热性？”，杨德望放下手中的书赞道，“陈总舵主这个词用得好，不过这个词却不像是我华夏固有词汇，陈总舵主是从哪里得来的？”

物理老师教的啊，不过却不能直说，扫了一眼杨德望刚放下那本书的封面，只见上面写着几行法文，陈家洛前世只学过英语，法语的话则只是当初为了泡妹子学了一句“je－t‘aime”，于是故作好奇的拿起那本书问道，“敢问杨兄这是何书？”

“此书名曰《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乃泰西研究财富如何产生、流通之学，为法兰西国财政总长杜尔哥的著作。”，说完怕陈家洛不懂还专门解释了一句，“这财政总长类似于我大清的户部尚书。”

高类思扬了扬手中写满问题的纸张道，“我这《中国问题集》也是杜尔哥先生在我临行前交给我，上面一共列了五十二种问题，事关我华夏的大小事宜皆在其中，杜尔哥先生嘱咐我二人务必详尽无误的答好寄回法兰西。”

杜尔哥？这人貌似听说过啊，陈家洛在脑子里细细的回想了一遍，才想起自己在学习西方经济史

的时候听过此人的名字，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这也和儒家长期以来的思想有共同之处，怪不得此人对中国会如此感兴趣；一想到如今西方的杰出人物纷纷对中国投以好奇和向往的目光，再看看中国，自从教皇克雷芒十一世1704年发出禁约，正式禁绝中国礼仪后，中国官方渐渐停止了和西方的交流，再也没有了像徐光启、孙元化那样肯开眼看世界的士人，一直到百年后满清才被大炮打开国门，一百年的时间就这么浪费了。

“能得高兄如此认真对待，想必这位杜尔哥先生是那法兰西国的大才了？”，陈家洛继续说道。

“那泰西诸国虽不习儒术，但也是人才辈出，这位杜尔哥先生在经世致用上见解颇深。”，回国后一说起自己在欧洲的事，那些读书人都投以鄙夷的目光，好不容易有人对此感兴趣，高类思的话也多了起来，“不过和另一位亚当斯密先生相比，这位杜尔哥先生的才学却又略逊一筹，我二人在哪法兰西国的国都巴黎与亚当斯密先生深谈过几次，此人在经世之才上不逊于管仲、陶朱。”

亚当斯密这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啊！只要是对政治学、经济学稍有涉猎的人都不会没听过《国富论》的名字，要是能把他忽悠到中国来可就赚大了，陈家洛忙问道，“高兄可还与这位亚当斯密先生有来往，可否请他来我华夏？”

“此事恐怕不易。”，高类思摇摇头，“此人正在准备著书，恐怕没有时间过来。不过我与他多次秉烛夜谈，他胸中所学我也略知一二，陈总舵主若是有事相询，在下也能说上只言片语。”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陈家洛击掌赞道，“以后免不了多多劳烦二位先生！”，见他还要说话赵半山赶紧咳嗽一声，陈家洛这才想起宴会马上就开始了，于是抱歉的说，“小弟有急事要去办，若二位兄台不嫌弃的话，待事情办完咱们再谈！”

二人点头同意，陈家洛出门前又回头道，“对了，在下还有一位友人对数学颇有研究，过几日他就到杭州，到时咱们一起聚聚！”

注：这俩人和杜尔哥的交往是史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引用中国的资料，或许是因为接触了此二人的原因。

第一百三十章教师队伍

参加完给清水教驻红花会联络代表王经隆接风的宴会，陈家洛就又去找高类思和杨德望，三人谈兴大发，天文地理、政治历史、科技风俗等整整聊了一夜，一直到天边渐渐发白才各自回房睡去。

经过一番畅谈，高杨二人惊喜的发现陈家洛对欧洲历史、科技等等都有非同一般的了解，并且言语间对于天主教也并无排斥。陈家洛对他二人同样非常满意，高杨二人虽然信教但却不是狂信徒，更多的则是一种精神寄托，在见识了西方的不同社会后对满清也谈不上多少忠诚；陈家洛试探的提出允许他们在红花会的管理下进行传教，此二人大喜，略微犹豫了下就接受了为红花会工作的邀请。

在知识储备上此二人却也有所不同，高类思除了对经济、政治等有研究之外，还在法国的兵工厂里呆过一段时间，擅长工厂的运营，可谓是一位管理型人才；而杨德望则偏好物理、化学、数学、航海等理科知识，可谓是一位研究性人才。

陈家洛年轻精力充沛，再兼内力深厚，睡了个把时辰就恢复了精力，在院中打了几趟拳马善均就闻讯赶来，“总舵主，二当家选出的青年才俊如今

都到了杭州，总舵主要不要见见他们？”

“嗯，先不急！”，陈家洛引着马善均到屋内坐下，“这些人是我红花会的种子，该如何教导须得细细斟酌才是，马大哥待会儿去通知诸位当家的，待用过午饭大伙儿聚到一起好好议一议。”

接着又说了一会儿丝绸工坊的事情，以及红花会商会组建事宜，马善均这才告辞去通知诸位当家。用过午饭，众人齐齐的聚在上次开会的密室，与上次开会相比，常氏双侠在外联络各大教派，蒋四根在佛山没回来，却多了一位绵里针陆菲青；二当家追魂夺命剑无尘道长、三当家绵里针陆菲青、四当家千手如来赵半山、八当家铁塔杨成协、十当家石敢当章进、十一当家鸳鸯刀骆冰再加上杭州分舵舵主马善钧一共八人与会。

“诸位哥哥许久不见，如今心砚已经得中进士被封为福鼎县令，过几日就会到杭州，咱们会中已经有人去福鼎先行打探消息，今后几年咱们就在福鼎练兵，待到时机成熟之时就起兵造反！此外前些日子我去山东见了见七哥，已经和清水教教主王伦约定共举大事！”，陈家洛把这些日子自己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

经过上次的会议，除了陆菲青之外大家都熟悉

了这种议事模式，陈家洛刚说完无尘道长就开始说自己的工作，“老道和八弟这几个月各个分舵都跑了一趟，总共选了二百一十七名可造之材，如今他们都到了杭州，这是他们的档案，还请总舵主过目。”，制作个人档案也是陈家洛传授给他们的方法，有了档案将大大提高人力资源的运用效率。

“有劳二哥、八哥！”，陈家洛接过档案，接着陆菲青等人也把自己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陆菲青还在熟悉会中事务，赵半山仍然主持海贸和海外人才搜集事宜，其他人也都按照年初的会议议程有条不紊的开展工作，这些东西马善均都一一记下。

“各位哥哥、嫂嫂辛苦。”，问候完陈家洛开始布置下一步工作，“如今这二百多人都到了杭州，该如何教导还得议一议，我的打算是在心砚到杭州之前大伙儿先见见面，说说和满清的深仇大恨，也好让他们知道我红花会造反可不是为了我们几个当家的的富贵！”，诉苦大会可是聚拢人心的**宝，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同仇敌忾方能战无不胜，总舵主此举高明！”，陆菲青赞道，其他众人早已对陈家洛心服口服，自然无意见。

“待到了福鼎安顿下来之后，咱们找个僻静的

庄子，选几名教师细细的给他们传授红花会会中规矩、行军布阵、满清朝廷如何运作、如何打造兵器收集粮草等学问，这位哥哥嫂嫂，咱们今日就说说该选那些人当教师？”，等地方找好了门口挂什么牌子呢？是红花会干部培训基地还是红花军校？亦或是红花会中央x校？

“这山长一职非总舵主莫属，到时候十二弟也回来了，十二弟执掌刑堂对会中各项规矩极为熟稔，到时候可由十二弟讲述会规！”，无尘道长建议道。

“嗯，此事非十二哥不可！”，陈家洛点点头，不过会规还得自己看过修改之后再传授给他们，之前红花会的会规太过简陋，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组织的运行。

“陆大哥在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的府中多年，对鞑子朝廷的事知之颇深，不如就由陆大哥来给他们细细的说一说。”，赵半山和陆菲青向来交好，见陆菲青入会以来并无功绩，连忙把他推了出来。

“霍青桐霍姑娘在西北和兆惠一战用兵可谓出神入化，咱们会中虽有些在绿营、水师中的兄弟，但都是些小官，像霍姑娘这样能领千军万马打仗的人却是没有，这传授行军布阵一事还需霍姑娘出

马。”，骆冰平日里常去和霍青桐姐妹聊天，对霍青桐可是非常佩服。

“霍姑娘教授军略自无不可，不过还得找几个人帮忙才是。”，陈家洛本打算让赵半山找来的西洋教官教授军事，但又怕学院不服，借着霍青桐的名声压一压也好。

“此次我从京城带回一位大才，赵四哥昨日也为我引荐了两位青年俊才，到时候自然免不了要让他们出马！”，说了一个下午，教师名单初步出来了，陈家洛担任校长并传授政治学，霍青桐和欧洲教官负责军事，石双英负责会规讲解，陆菲青讲述满清朝廷运作，骆冰传授情报常识，戴震普及数学知识，杨德望传授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高类思则担任着让他们开眼看世界的重任，其他无尘道长、赵半山、马善均等人也要抽时间去传授江湖经验、航海、商业运作等知识。

会议结束，众人一一在马善均的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被叫做陈校长的感觉貌似不错啊！从密室出来脑子里yy了下，陆菲青突然走到他身边悄声说道，“总舵主，在下有事相询。”啊，终于到家了，从今天开始恢复正常更新，晚上还有一章，感谢九难神水的打赏，跪求收藏。

第一百三十一章为什么要造反？

其他人见状都露出暧昧的笑容，打着哈哈闪个精光，把陈家洛和陆菲青留在屋内；陈家洛有些摸不着头脑，这陆菲青入会以来尚未专门负责事物，会有什么事情找我呢？当下引着他坐下后问道，“道长找小弟有何要事？”

“哼！你做的好事！”，陆菲青一甩袖子，面带不愉的说道。

“额，不知小弟哪里做错了事，还望道长指出来。”，你这是要闹哪样啊，最烦你们这些有话不直说的人了。

“你还不肯承认！”，陆菲青一拍桌子，右手剑指陈家洛，“此来杭州我几次见到我那徒儿，每次都是强颜欢笑，这究竟是为何你会不清楚？”

陈家洛一听顿时蔫了下来，给陆菲青说了一大堆好话，再三保证绝不辜负李沅芷、这两天就去看她，总算把这位给应付过去了。

解决完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哄走陆菲青后陈家洛又来到霍青桐的小院外，正好碰见她的侍女霍青文开门出来，陈家洛止住了她的行礼问，“你家小姐可在里面？”

“小姐和香香公主都在屋内，陈总舵主进去就是。”，霍青文红着脸蛋行了个礼就逃也似地从陈家洛身边闪过。

进得院内只听见书房内传来喀丝丽的声音，“姐姐！陈大哥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过来看你啊？”

“他是红花会的总舵主，手下这么多人要听他的命令，处理会务是公务，见我是私事；凡事应该先公后私才是。”，霍青桐平静的解释道。

听得陈家洛心中一阵惭愧，其实回来的当天晚上就想过去找她，奈何高类思和杨德望二人的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抬手掀开门帘走了进去，“青桐，我回来了！”

“陈大哥！”，霍青桐刚才的平静被这一声打得粉碎，刷的一下从书桌后坐了起来，连手上的书都被她碰到了地上。

陈家洛忙向前两步弯腰拾起书本，拍了拍灰尘放回到书桌上，但见书的封面上写着《纪效新书》四个大字，她这是为了我攻读兵书么？陈家洛心中涌起无尽的感动，当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拉住霍青桐的手说，“青桐，这些日子你辛苦了！”

霍青桐瞟了一眼喀丝丽试图把自己的手抽出

来，却被陈家洛紧紧握住抽了几次也没抽动，低着头轻声说道，“大哥东奔西走才是辛苦，我不过在这里看看书罢了，却也算不上什么。”，一旁的喀丝丽看着他俩握在一起的手不知道想些什么。

陈家洛握着霍青桐的柔荑柔声说道，“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在杭州等到心砚回来，咱们就一起去福建；我从京城回来之前已经派人去通知我师父和天上双鹰两位前辈，再过些日子他们也该到杭州了，到时候咱俩把婚事给办了！”，木卓伦现在恐怕正忙着整合实力以应对清军的再次来袭，因此陈家洛只是派人去说了一声罢了，到时候婚礼上就由袁士霄和天山双鹰充当双方的家长。

“哼！”，不知为何喀丝丽听了这话一跺脚气呼呼的冲了出去，把他俩留在了书房内。尴尬了一阵陈家洛拿起那本《纪效新书》翻了翻，“戚少保此书深得用兵之道精要，想必青桐看了多有收获。”，戚继光堪称古典中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在他手中将古典军队的威力发挥到淋漓尽致，并开始注意到火器对战争的贡献，这本书也反映了火器发展一定阶段上作战形式的变化。可惜的是满清入关打断了中华民族对于**战争的研究，在戚继光去世六年后，古斯塔夫二世出生，自他手里

开始了西方军队近代化的变革，自那以后诸如拿破仑、苏沃洛夫、威灵顿公爵等优秀统帅层出不穷，最终由克劳塞维茨奠定了近代军事理论的基础，而我大清在此时仍然痴迷于骑射无双的美梦之中。

“你们汉人真了不起，若是我早些看到这套书，恐怕和兆惠打仗的时候就不会死那么多部众了！”，霍青桐轻轻地摩挲着书皮。

戚少保是了不起，但自他之后四百年未有能超越他的军事人才，这不得不说是华夏的悲哀，陈家洛见屋内无人趁机搂住了霍青桐的肩膀，“此番赵四哥寻得两位从泰西归来的大才，青桐日后不妨去向他们听听泰西的用兵之道；对了，过些日子我打算办个学校，给红花会的年轻人讲讲学，到时候青桐你就去给他们讲讲军略吧！”

霍青桐初闻此事感到不可思议，连忙推脱，但陈家洛一再强调如今红花会中只有她有率领大军和清兵作战的经验，最后她只好答应了下来。“陈大哥，若是你将来起事，沅芷妹子怎么办？她爹爹可是朝廷的浙江水陆提督啊！”

“到时候我定不会让沅芷为难！”，从原著来看李沅芷的父亲李可秀并不能算是满清的死忠，大不了到时候俘虏了养起来就是。和霍青桐一起用过

午饭，陈家洛回到房内开始整理培训的教案，等到夜间偷偷的摸出院子往浙江水陆提督府奔去，熟门熟路的摸到李沅芷的闺房，自然又是一番旖旎。

安抚好后院，第二日一早红花会第一期干部培训班就正式开课了，西湖边一所僻静的院子里，二百来号人挤得满满当当，各地来的青年会众们嗡嗡嗡的猜测着总舵主把他们叫来究竟要给他们讲什么？还有正前方那块涂成黑色的木板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正猜测间陈家洛夹着几本书走到前方，环视四周，片刻后院子安静了下来，二百多双眼睛齐刷刷的望着陈家洛，他清了清嗓子，“在正式上课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说完陈家洛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八个大字——“你们为什么要造反？”，写完把粉笔扔到一旁回过头来看着这些学生。

第一百三十二章红花会成员阶级构成

　　此言一出，本来嗡嗡嗡嗡的课堂顿时安静下来，红花会立志造反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但在数百人面前公然谈论这还是第一次。陈家洛也不催促，背手握着粉笔在讲台上来回走动，耐心的等候有人站出来。看了下黑板上的字迹，有些模糊，远不如自己穿越前用的毛玻璃黑板那么清楚。当然这也没办法，就是现在用的粉笔和黑板也都是马善均临时召集人手按照陈家洛的指点做出来的，高类思和杨德望也在制作过程中帮了不少忙，这才得以让粉笔提前了百年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等了好一会儿一个胖子站了出来，“这世道逼得人活不下去了，小人尹飞乃江苏金匮人士，家中本有薄田数十亩，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吃喝不愁。”，说到这里胖子尹飞面上露出莫名的光彩，仿佛在回忆那时候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过转瞬就黯淡下来，“可惜在我十五岁那年，乡中豪绅看上了我家的地，我爹不肯卖，那豪绅就沟通官府给我爹安上了个刁民的罪名，把我爹押到县衙门口枷上重枷塞到站笼里活活的给站死了。我娘得知消息后也上吊自尽了，那豪绅还想杀我灭口，幸好族中

有人看不过去，帮我逃了出来……”，话未说完尹飞已经泣不成声了。

陈家洛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尹兄弟你可记得那豪绅的名字？等到我们起事后打到江苏，定会为你报仇！”

“小人一刻不敢忘！”，尹飞咬牙切齿的说道，“那贼子自称是朝中刑部左侍郎于敏中的族人，买地也是拿于敏中要为族中购置义田为借口。”

于敏中是乾隆二年的状元，后来做到了军机大臣，此人向来有清名，想必这是有人借着他的名头行事吧？尹飞的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立刻有不少人站出来群情激动的说着自己家的土地是如何被人侵占的。这土地兼并一事对于封建社会来说就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一样，是根植于制度之内的、无法避免的顽疾。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是地主阶级，地主们对于土地有着超越一切的渴望，他们会利用手中的特权通过高利贷、天灾**、控制粮价、操纵纳税及诉讼官司等手段将农民手中本就不多的土地巧取豪夺过来，那些失地的农民如今又没有工厂等地为他们提供谋生的岗位，于是要么沦为雇农、要么铤而走险，待土地兼并积累到一定程

度，那这个王朝就将被积累许久的怒火烧成灰烬。这就好像是完贪吃蛇，地主们通过吃掉一个个方块壮大自己，等到了一定程度操作难度越来越高，最终导致毁灭。

陈家洛仔细的听着他们的话语，不时安慰上两句，他大概看了下，这二百多名会众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出身于失地的农民。当他们的声音渐渐低下去的时候又有人站了出来，“晚生向振华，出身书香门第，家父本为塾师，平日里读书耕作倒也逍遥自在；但在乾隆十八年有人告官说我父亲窝藏逆书，酷吏从我父亲的书房中翻出《坚磨生诗抄》来，家父立刻被判了斩首之刑，幸好有会中义士将我父亲从狱中救了出来，从此我父子二人就入了红花会。可惜家父在狱中落下病根，被救出来后不久就去了，父仇不共戴天，在下愿为总舵主效犬马之劳，惟愿总舵主能为我报仇啊！”，说完向振华深深行了一礼，同时心中念叨着，我入会时间已久，若不能立下大功恐怕朝廷就算恕了我的从逆之罪也不会给我官做，不如先取得此人的信任，探得会中机密后再去报官！

《坚磨生诗抄》案是乾隆年间著名的一场**，《诗抄》作者为曾任翰林院学士和广西学政等职的

胡中藻，坚磨生是他的号；乾隆十八年有人将他的《坚磨生诗抄》送到乾隆处告密，说其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胡中藻和其族人处斩，祸及师友；就连和他有诗词唱和的广西巡抚满人鄂昌也因为没有及时举报而被赐自尽。

向振华此言一出，座中十数名文士打扮的人都是一副心有戚戚的样子，细问之下原来也都是**的受害者；乾隆年间先后发生**130多起，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康雍乾三朝中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现在正是**的高峰，也难怪有这么多文人加入红花会。不过陈家乐并不打算重用他们，一来这些人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对自己以后要做的事恐怕存有抵触，二来这个时代的文人可不怎么可靠，难保朝廷一封赦令就有人屁颠屁颠的跑到清廷那边去了。

接着其他人也纷纷发言，有的是被行会逼得破

产的小手工者，有的是饱受官府欺压的商人，还有那些被喇嘛们夺了山门的和尚尼姑、道士等等，当然也少不了各大武林门派的传人。二百来人一个个说完可是要不少时间，再加上中间休息、吃饭的时间，等大部分人说完天已经黑了。

陈家洛总结了几句后开始留课后作业了，“诸位兄弟今日都说了各自假如我红花会的原因，大都是被官府、地主、行会等逼得过不下去了，但大伙儿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何会走上这条路？”，陈家洛挥手制止了下面人的发言，“先不要急着说，待晚上回去后和同屋的人商议一番明日再说。记得不单单要说你自己的原因，还要说下你同屋之人的原因。”，这也算是加深他们对朝廷的认识和培养初步的集体观念了吧。

第一百三十三章统一思想

“想不到我红花会中这么多人与鞑子有不共戴天之仇。”，从教室里出来，陆菲青感慨的说，“小时候老听师祖说起武当山和前朝时候比起来香火少了许多，日子一日不如一日，但现在看来和这些人比起来，山上的日子还算好过些。”

听到陆菲青口中说出“我红花会”四个字陈家洛心中略感欣慰，但对他口中的话却不以为然，大明时候武当山那可是皇家道观，武当掌教接受朝廷册封，时不时的发动人力修筑道观、赏赐钱粮土地；到了清代由于武当供奉的真武大帝是大明的守护神，因此清室入主中原后，便有意贬低真武，大大降低其祭祀的规格与礼仪，虽偶有赏赐但终不能和前朝相比。武当享受了两百年的鼎盛香火，也该没落了，就算是自己得了天下也不会给他们和明朝同等的待遇，最多派人修修道观，让他们自己玩旅游业去。和霍青桐姐妹一起用过晚饭，陈家洛回房开始准备明日的教案。

第二日一早，来到教室之中，按照昨日所说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有说贪官污吏横行的、有说土豪劣绅不法的，有说朝廷为政苛刻的；这些答案都

没出乎陈家洛所料，听了好一阵见没人说出自己的想要的答案陈家洛敲了敲桌子，待大家都安静下来后说道，“诸位兄弟说的都对，但都有些过于浅薄了，要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些哪朝哪代都有，还算不上是我们要造反的根本理由。”

　　陈家洛说完下面的人皱着眉头开始思考，有些读书人隐隐约约好像觉察到了什么，若有所思的抬眼透过窗户看向杭州城中的某个地方；估摸着他们考虑的差不多了，陈家洛走到窗边伸手指向那几个读书人所望的方向，“你们谁知道哪里是什么地方？”

　　众人哗啦一声同时把头转向陈家洛所指的方向，过了一会儿一个杭州口音试探着答道，“总舵主，那里是满城！是旗人住的地方！”

　　“嗯！”，陈家洛点点头回到讲台前，“像这种地方全国很多城市的都有。除了杭州之外你们还在那些地方见过？”

　　“额们西安也有！”，一个陕西口音的人答道，“额第一次去西安时候见城中间还有一圈被围起来的房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想进去看看还挨了好一顿鞭子；后来才听人说是旗人大爷们住的地方！”

“我们南京也有！”

“福州也有！”

“还有荆州！”

“……”

下面各种口音报出一座座城市的名字，等声音渐渐落下的时候陈家洛一拍桌子，指着满城的方向说道，“这些地方就是我等活不下去被迫造反的原因！全国上下旗人何止百万，他们不事农、工、商各业，全靠我等汉人供奉！每名满人甲兵岁支饷银、米、马乾等银共84两3钱3分，如今一名七品知县的俸禄不过是是每年银45两、米22石5斗，大伙儿想想看你们养着上百万的知县，这日子能过的下去么？”，陈家洛在此时偷换了概念，第一现在满人旗丁的数量是朝廷最高机密，所谓百万不过是随口而说罢了；第二将旗丁的粮饷和知县的俸禄想必其实略有偏颇，毕竟我大清可没有海瑞，没那个知县是靠俸禄过日子。

但是除了那几个读书人一般人那会想到这么多，联想下自己家里县太爷威风的样子，再想想天下的百姓要供养数以百万计的县太爷，现场顿时炸开了锅，“怪不得里长每年都拼命压榨我们，原来都是拿来供养这些旗人大爷！”

陈家洛伸手制止了现场的喧嚣，“如今朝廷嘴上说着什么满汉一家，但如今满人都住在城中，我等汉人想要进满城都会被鞭打；而且满汉之间不能通婚，汉人男子想娶满人家的姑娘除非抬旗，汉人家的闺女嫁入满人家只能做小，子女多受欺凌。”，陈家洛看了看那几名读书人，“我等汉人想要当官必须参加科考，而满人却不用，同等职位满人的地位在汉人之上，你看看这杭州知府可敢管满城的事？”

虽然陈家洛想要掀起的是一场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变革，但在目前这种环境下，提出这种观点恐怕还不到时候，如今唯有利用民族矛盾激发会众的斗志，统一思想。至于工业社会的事情还是到了福鼎，让高类思和杨德望等人建立起近代化的工厂之后再说。

这一策略果然起了效果，今天一整天众人群情激昂的诉说着满汉之间的种种不公，一个个会众拿出自己被满人欺压的例子来和大家分享。就连向振华也在下面琢磨着若是朝中没了满人该空出多少席位来留给他们这些读书人啊！在想想宋明之时读书人优越的地位以及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他告发红花会的心思略微有了动摇。

接下来一连三天，陈家洛从**哈赤起家说起，历数满清成立以来犯下的种种罪恶，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禁海令”以及**等事件被他细细的说了又说，为害怕过于渲染鞑子的凶残从而引起会众的畏惧感，他又讲了李定国两蹶名王、郑成功收复金厦等史实，最后还把霍青桐大败兆惠的事情拿来说了说，“如今鞑子过了一百多年舒坦日子，早就不是入关之时的那只虎狼之师了，连一名女子都能带兵将他们打败，难道你们连女子都不如么？”

一番揭发黑幕、树立信心过后，红花会众人的思想初步得到了统一，众人对鞑子的仇恨日益加深，对造反的前景也渐渐看好。陈家洛也通过观察刷下去一批不怎么坚决的会众。如此过了几日，心砚和石双英等人也到了杭州，他们也该启程前往福鼎了。于是陈家洛安排这些学员分批前往福鼎，而自己则等着和心砚一同上任。

咳咳，这两章干了些，接下来马上开始种田。

第一百三十四章三潭印月

“据说这三潭印月乃西湖第一胜境，奈何只有中秋之时才看得到！”，李沅芷坐在曲桥栏杆上幽幽的说道。

“沅芷妹子若是想看现在也未尝不可！”，坐在她身旁的陈家洛抬头看看夜空，此时正值月中，一轮明月宛若银盘挂在天空上，月中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一些黑色的阴影，也不知道哪些是不是吴刚日日砍伐的桂树。心砚到达杭州的时间比预定的晚了一些，石双英差人送来消息，刘安痴迷扬州风月，在哪里多留了一段时间，等到了南京他又接着和珅的名头去了江宁织造府上，这一住就是十天，心砚稍作催促他终于透露出了实情，原来此任江宁织造早就换成了和珅的人，临行之前和珅早有吩咐，让刘安一到南京就去找江宁织造，江宁织造这里负责把上好的丝绸当做损耗便宜折价卖给刘安。再由心砚安排人将这批丝绸销往海外牟取暴利，当然这些钱自然也少不了江宁织造一份。因为丝绸的处理需要不少时间，幸好距离到任的期限还有一段日子，不至于耽误公务，故而心砚等人也在南京多呆了几天。这一耽搁袁士霄和天山双鹰反而赶在了

心砚前面，后天他们就要到杭州了。陆菲青道长掐指一算，他们到达杭州的第二天就是黄道吉日，于是陈家洛和霍青桐的婚期眼看着就到了眼前。结婚之前陈家洛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李沅芷，这不今晚又翻进提督府内把李沅芷约到了西湖之上。

“陈大哥有何良策？”，所谓三潭印月指的是岛南湖中建成有三座石塔，相传为苏东坡在杭疏浚西湖时所创设。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五个等距离圆洞，若在中秋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印入湖面，呈现许多月亮，真月和假月其影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故得名“三潭印月”。如今距离中秋还有好几个月，当然是没办法看到的了。

“沅芷妹子你先坐着，我去去就来！”，陈家洛微微一笑，运起轻功好像轻烟一般消失在夜色之中；过了一炷香的功夫，陈家洛返回桥边，将两块木板甩到湖面上，腾身跃起脚尖轻轻一点木板就落在了宝塔之上，伸手从怀中摸出三支蜡烛用火折子点燃依此安放在三座宝塔之中，再用白纸蒙上；圆形的洞放出了蜡烛的光芒，远看像月亮一样，三个石塔总共映印出十五个月亮，加上倒影三十个，还有天上一个，倒影一个，一共三十二个月亮出现在

了夜幕之中。陈家洛飞回桥上，“沅芷妹子可还喜欢？”

李沅芷噗嗤一声笑了，“你这蜡烛是从哪里来的？”

“额。”，陈家洛瞟了一眼远处的灵隐寺，“佛祖方才听到沅芷妹子的祈求，故而赐了我三支蜡烛，让这西湖第二美景能在今日一露真容。”

“哦？这三潭印月不是西湖第一美景么？为何在你口中却成了第二美景？莫非有什么典故？”，李沅芷不解的问。

“今日之前它还是第一美景来着，奈何沅芷妹子你来了西湖，这三潭印月也只好屈居第二了！”，陈家洛一本正经的说道。

李沅芷听完眼圈微微泛红，斜靠在陈家洛怀里，微声说道，“就会哄人家开心。”，嘴上假装嗔怪，但她的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得知陈家洛要结婚后的那点抑郁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沅芷妹子，过几天我就要去福建了，等我下次再回杭州来的时候就娶你为妻好么？”，陈家洛顺势拉住了李沅芷的小手，等下次回来应该就是自己带兵攻下杭州的时候了！

“嗯！”，李沅芷闻言并没有像其他姑娘一样害羞的低下头去，反而看着陈家洛的眼睛，郑重的点了点头，把头靠在了陈家洛的肩膀上。陈家洛叹了一口气，李沅芷如此情深意重，自己唯有加快种田早日拿下杭州大大方方的把她娶过门。过了一会儿李沅芷抬起头来柔声问道，“陈大哥，既然乾隆是你的哥哥，那为何不能利用他来反清呢？”

陈家洛拍拍她的背，“记得我给你讲过杨康的故事没有？一个人锦衣玉食的长了十八年，突然有一日一个穷光蛋过来告诉他自己才是他的亲爹，要他和自己浪迹江湖去，试问杨康又如何肯答应呢？我那哥哥也是一样的，他在王府里长了二十多年，又做了二十四年皇帝，早已习惯了荣华富贵的日子，这反清大业稍有不慎就会死于非命，他是不肯冒这个险的！”

“呜呜～～”，李沅芷突然扑到他怀里哭了起来，“陈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要像靖哥哥那样傻乎乎的死守襄阳，若是...若是抵挡不过鞑子，你就...你就跑掉好么？”

看着她眼泪汪汪的样子陈家洛一阵心疼，正打算说些什么只见李沅芷擦了擦眼泪，挤出一丝笑容，仿佛下定了决心，“陈大哥我又说傻话了，你

不要怪我，我知道你是要做大事的人，我不该托你的后腿，这次去福建我和你一起走吧，咱们两个就像靖哥哥和蓉儿一样永远不分开好么？”

“沅芷都这么说了，我再不答应的话就不是男人了！”，陈家洛将李沅芷抱在了怀里，过了好一会儿才迟疑的问，“那李大人和李夫人哪里？”

“不碍事的！到时候我留书一封，就说我又去找师傅去了！父亲母亲知道我身怀武艺，想必不会过于担心！”，李沅芷说道。

儿行千里母担忧，更何况是闺女呢！等到了福建以后还是让沅芷常常给家里写信才是。俩人就在桥栏上依偎在一起静静的坐着，直到蜡烛燃尽，西湖里的月亮重新变回两个，这才依依不舍得起身离开。

把李沅芷送回府内，约定好出发的时间，陈家洛回到马善均府上；又过了两日袁士霄和天山双鹰到了杭州，陈家洛和霍青桐的婚礼也开始了倒计时。五千收了，今天三更。

第一百三十五章婚礼(加更)

“无尘道长送宝剑一对，剑谱一册！赵四当家的送西洋琴一部，泰西自鸣钟一架……”，这一日红花会上下喜气洋洋，马府内外鼓乐齐鸣，悬灯结彩，装点得花团锦簇。几名人才出众的会中弟子站在大厅门口高声唱着来往宾客所送的礼物。杭州官府虽也得知消息，但想着对方也不是要起事的样子，若是枉然前去捉拿逼反了对方总是不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大小小的官员纷纷当做不知此事躲在府里睡大觉。

“心砚你今日就留在屋内，若是被人认出来却是有些不好。”，心砚和石双英等人也赶到了杭州，陈家洛把他们安排在了马府内院，让高类思和杨德望去陪戴震讨论算学，找了俩机灵的弟子带着刘安出去吃喝嫖赌，至于明瑞该干嘛干嘛去，反正他也不敢跑。

“恭喜少爷大婚，若是老爷和夫人见了少爷今日，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心砚道贺过后感慨的说。

“哎，如今我却是不好回海宁去拜祭他们！”，陈家洛叹了一口气，“等咱们打下了海

宁，我就带着青桐去给他们磕头！”

“少爷，我也有贺礼送上！”，心砚感慨了片刻又恢复了笑嘻嘻的样子，从旁边拿出一匹绸缎递给陈家洛，“这是刘安从江宁织造府内掏摸出来的好东西，据说是给后宫的贡品，少爷去给少夫人做几身衣服吧！”

“你这小子！”，陈家洛笑着敲了敲心砚的脑袋，接过绸缎摸索了一番，触手滑腻端是一副好料子，把绸缎放到一边说道，“心砚啊，等到明日我就安排你正式入会和我等结为兄弟的事情，不过你身份紧要，这次只能几位当家的主持大礼，切莫觉得委屈了。”

心砚当下满口答应，不一会儿吉时已到，一群人涌进来七手八脚的把陈家洛推到外面礼堂之中。袁士霄作为男方家长，天山双鹰作为女方家长端坐上方，此间主人马善均当仁不让的做了主婚人，见陈家洛出来号炮连声鸣响，丝竹之声渐起。那边喀丝丽和霍青文左右搀扶着一身大红锦袍，凤冠霞帔，脸罩红巾的霍青桐走到大厅中央。喀丝丽的眼睛死死的盯着霍青桐的凤冠霞帔，眼神里满是羡慕。

陈家洛理了理衣服正要走向霍青桐，只听见外

面的迎宾大声喊着，“桃花岛黄蓉送玉璧一双，祝陈总舵主和霍小姐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桃花岛黄蓉？陈家洛当下明白这是李沅芷来了，因她和自己的事情红花会上下早已知道，故而不好用本名送礼。对面的霍青桐似乎也有察觉，转头隔着盖头往门口的方向望去。

“总舵主！总舵主！”，身后充当伴郎的石双英轻轻捅了下陈家洛，把他从恍惚中唤醒，陈家洛收拢心神两步走到霍青桐面前，男左女右，新郎新娘并肩而立。

赞礼生朗声喝道，“一拜天地！”，陈家洛和霍青桐齐齐在红毯上拜倒。

赞礼生再道，“二拜高堂！”，二人手拉着手回转过身往上首的袁士霄和天山双鹰拜去！袁士霄和陈正德乐呵呵的连忙道，“快起来！快起来！”

雪雕关明梅则是冷哼一声，也不顾这是婚礼现场，厉声说道，“陈家洛，你以后若是敢欺负青桐，我定不会放过你！”

她说话虽不中听，但对于霍青桐的关爱之心却一览无余，陈家洛也不以为忤，朗声答道，“请前辈放心，我必以真心待青桐妹子！”

关明梅闻言点点头，声音转为柔和对霍青桐说

道，“青桐啊，从今往后你就是于家的儿媳妇了，记得收收你的性子，好好相夫教子才是！”

我可不打算只是让她呆在内宅里做些家务啊！不过这些话也没必要在婚礼上说。见双方家长说完话，赞礼生第三次喝道，“夫妻对拜！”

霍青桐和陈家洛转过身来面对面的拜了下去，从这一刻起他们俩就是夫妻了，有天地为证，双方高堂共鉴，彼此心意相许，从今往后的许多年都要这二人携手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波折，并肩前行，至死不渝！

大礼已成，霍青桐被洞房，陈家洛则被到场的宾客们拉住灌酒，幸好今日的伴郎选了石双英，这位十二当家执掌刑堂，平日里又是多以冷面对人，兄弟们都有些怕他，故而由他出面挡酒几乎无往不利。唯独几位当家的狠狠地灌了陈家洛几杯。等到无尘道长上来敬酒的时候陈家洛看到他的眼中依稀泛着泪光，或许是想起了当年那位骗了他一只胳膊的官家小姐吧？

酒过三巡，夜幕渐深，今日所来宾客纷纷告辞，陈家洛也被众人赶到了洞房之外。用红包打发走了喀丝丽和霍青文后，陈家洛进入洞房反手关上门。门合上的一刹那陈家洛仿佛看到霍青桐的娇躯

微微抖了抖。

屏住呼吸仔细听了听，抬手从碟子里摸捏起几颗花生、桂圆弹向窗外，只听见几声哄笑过后脚步声渐渐远去，听墙角的人已经走了，现在终于可以正式洞房了啊！

掀起你的盖头来，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陈家洛哼着歌用秤杆挑开霍青桐面上蒙着的红巾，轻声换了一句，“娘子！”

霍青桐忍着娇羞，红着脸望向陈家洛，自从那日在安西路上相逢，这位翩翩公子早就印在了自己心里，后来他不远万里来西北援助自己部落，在偎郎大会上向自己的父亲求亲，而今日自己终于要成为他的妻子了！霍青桐心跳从未有像今日这么快过，深呼吸数次后才颤声叫了一句，“相公！”

“哎，娘子，我们先喝了这杯合卺酒吧！”，陈家洛递过酒杯！喝过交杯酒后，陈家洛把霍青桐抱在怀里说起自从认识她之后的种种相思之情，霍青桐也渐渐放松下来，待到月上中天陈家洛才止住了话语，轻轻地吹灭了烛火，“娘子，我们歇息吧！”

加更求收藏、求推荐。

第一百三十六章新婚燕尔

就算千军万马在前也面不改色的霍青桐此时变得慌乱起来，手忙脚乱的从袖子里拿出块白布铺在床上，然后缩进被窝里把头盖得严严实实的。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元帕？陈家洛身体顿时有了反应，解开衣服上了床，“娘子，我来了！”，钻进被窝里左手搂着霍青桐的脖子，定睛看着她的眼眸，低头慢慢吻了下去，待到她情迷意乱之时右手慢慢的解开了她的衣衫，不一会儿房间里响起了让人血脉贲张的声音……

“相公，你在做什么呢？”，霍青桐刚睁开眼睛就看到陈家洛嘴角含笑打量着自己，口中念念有词不知道说些什么。

“为夫正在吟诗啊！”，初逢人事的少女此刻看起来格外娇羞，陈家洛呆了片刻才笑道。

“哦？”，霍青桐坐起身来，好奇的看着陈家洛，“只听说相公是十五岁就中举的大才子，但平日里还从未见过相公吟诗作对，不知有何好诗？”

“你且听来！”，陈家洛挺了挺胸，轻声吟道，“昨夜锦被里，香汗满罗衾；唤醒如意棒，知道桃源津！娘子，为夫这首诗如何？”

“前两句还有些样子，但后两句......”，霍青桐品了半天终于琢磨出不对来，这可不说的就是昨夜的颠龙倒凤之事么？“相公！”

“哈哈哈哈。”，陈家洛大笑着，“日上三竿做艳词，闺房之乐莫过于此啊！娘子，乘着日子还早我们再来一次吧！”

说完陈家洛翻身压了上去，霍青桐正手足无措的时候门外传来霍青文的声音，“姑爷、小姐，该去给几位老前辈请安了！”

霍青桐闻言如逢大赦，连忙推开了陈家洛，“相公，咱们赶紧起来去给袁老前辈和我师父师公敬茶吧！”

卧槽，洞房第二天还要早起！这还有没有人性了！陈家洛嘴里嘟嘟囔囔的穿好衣服和霍青桐一起下床。“哎呀！”，霍青桐的右脚刚踩到地上就是一个趔趄，幸好陈家洛眼明手快扶了一把才没有摔倒。

“青桐，不要紧吧？”，陈家洛还是觉得叫娘子有些别扭，搞得他总有种cos白蛇传的赶脚，老琢磨着出门遇到天镜了要不要给他一掌，所以还是换回了之前的称呼。

霍青桐到底是练了多年武艺，稍微走了两步就

恢复正常；打开门正看见霍青文捧着热水毛巾守在门口，陈家洛用折扇敲了下她的脑袋略微发泄了下自己被打扰的懊恼，“你这小丫头！”，弄得霍青文摸不着头脑。

洗漱完毕来到厅中给双方长辈敬茶，自然又是一番叮嘱。这几日红花会参加培训的会众已经开始分批赶往福鼎，刘安留恋钱塘风月不肯走，心砚等人也乐的和诸位哥哥多聚一阵儿，陈家洛也好不容易有了悠闲的时间。

身为后世来人，这新婚后度蜜月自然是少不了的，现在虽然不方便去什么欧美巴厘岛，但杭州附近名胜也不少，陈家洛和霍青桐好好地游玩了两天，等回到西湖边的时候喀丝丽一阵责怪，说姐姐结婚之后就不要自己这个妹妹了，弄得俩人哭笑不得。

可惜眼下还不是优哉游哉的时候，心砚上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一再催促之下刘安无可奈何地舍弃了杭州城内的红姑娘，垂头丧气的跟着他们上了马车。陈家洛帮着高类思和杨德望收拾好从欧洲带回来的书籍资料、实验器材和各种机械，准备一同去福鼎。

“总舵主！”，正收拾期间，骆冰面色严肃的

找到陈家洛，“京城分舵传来消息，前些日子京城内有大事发生！”

哦？陈家洛闻言立刻跟着骆冰到了僻静的地方，“嫂嫂请说。”

“常三回报，前些日子天理教在理郡王府内的暗子试图毒杀理郡王父子，在他的阻止下理郡王逃过一劫，但世子中毒身亡，天理教的暗子被抓后自杀身亡。事发后没多久就有大批武林高手杀入理郡王府内，理郡王这次终究未能逃脱。”，说到此时骆冰面上的神色变得诡异，“这些高手杀到理郡王府内不久就有大内高手赶过来把他们一网打尽，好像...好像他们早就知道此事一般。”

“那些大内高手领头的是谁？”，陈家洛根据骆冰的描述已经猜到此事的内幕。

“就是乾隆身边的哪位白振！”，在出京偶遇乾隆之时陈家洛就给她细细的说了一遍乾隆身边人的资料。

“果然不出我所料！”，陈家洛一拍折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姚秦此刻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

“总舵主如何得知？京城的消息说最近朝廷正在大肆捉拿天理教教徒，这位姚教主已经有多日未

曾露面了！”，骆冰的话似乎正好印证了陈家洛的猜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天理教之所以杀死理郡王是因为乾隆想杀人灭口，等杀了理郡王之后乾隆自以为再也没人知道他的秘密，所以就开始对付姚秦了！”，这和原著中乾隆暗算红花会的手段如出一辙。

“哎，总舵主说的对，乾隆此人的确不想恢复汉人江山！”，骆冰叹了一口气。

“嫂嫂莫要沮丧，这反清大业也不是只有他出马才能成功！”，陈家洛安抚道，“前些日子嫂嫂也听过那些会众说的事，如今天下官员**、兼并愈烈，朝廷又在多处用兵，咱们暂且慢慢积蓄力量，终有一日能把鞑子赶回关外去。”，如此这般红花会的人该对乾隆彻底死心了吧？

等骆冰退下去后陈家洛找到了天镜，把这番消息细细的说了一遍，“大师还记得咱们当初说的事情么？”

天镜沉默半天念了声佛号，“阿弥陀佛，既然如此那老衲这就去广东！”

好，又给满清添了一场乱子！这里的事情都处理干净，举行完心砚和马善均升任当家的仪式，陈

家洛带着一行人乘坐马车前往福鼎！此番同去的当家有赵半山和陆菲青，赵半山负责海贸事宜，而陆菲青则充当心砚的师爷！

第一百三十七章上任

“沅芷妹子也来了！”，霍青桐这几日还乘不得马，陈家洛也跟着坐在了马车里，她远远地望见前方陆菲青身旁的那个男子打扮的俊秀少年说道。陈家洛握着她的手不知道如何说才好，刚刚新婚完毕自己就要说还打算娶一个好像太不合适了啊！霍青桐感受到了陈家洛的窘迫，轻轻抚摸着陈家洛的手背柔声道，“沅芷妹子能抛家舍业跟着你，你可不要辜负了人家才是！”

感谢万恶的封建社会！陈家洛第一次对封建社会有了好感，他怜惜的看着霍青桐，“青桐妹子，如此以来却是委屈你了！”

霍青桐奇怪的反问道，“陈大哥这是为何？男子汉大丈夫三妻四妾不是常事么？莫非你以为青桐是善妒之人？”，中午停下用饭之时霍青桐主动把李沅芷叫过来，没多久俩人就有说有笑了，休息后再出发的时候霍青桐更是把陈家洛赶出马车，和李沅芷说了一路，陈家洛见状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行不数日就到了福建境内，众人也追上了心砚，两队人马汇合后陈家洛把明瑞拉了过来，“大侄子，这多日不见你也不给你叔叔请安？你叔叔刚

娶了婶婶，怎么礼也不随一份？”
明瑞闻言无比蛋疼，“我说陈总舵主耶，我如今可是身无分文，每日吃喝都要靠贵会救济，那有什么钱送礼啊！”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陈家洛挥挥手，“来和我说说这福建的大小官员吧！”
“爷，您这可问对人了！不是我吹，这大清上上下下的督抚是何等人物，有什么喜好，这些可都在我的肚子里呢！且听我细细道来！”，明瑞立刻变得眉飞色舞，陈家洛恍惚间想起了自己去京城旅游时遇到的出租车司机。
“甭废话！快给爷说来听听！”，一扇子敲到他的脑袋上。
“诶诶，咱们就先说这闽浙总督杨廷璋吧”，明瑞揉了揉脑袋讪讪的收起笑容，“这闽浙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福建、浙江二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总督府驻福州；如今这位闽浙总督叫杨廷璋字奉峨，汉军镶黄旗人。”
“吆！这位和你一样都是镶黄旗的人啊！”，陈家洛调笑了一句。
“那哪能一样啊！我可是满洲镶黄旗，他不过是汉军镶黄旗，汉军旗可比不上咱们这些正宗的旗

人！”，明瑞一脸的不屑，正待吹嘘几句，却看到陈家洛似笑非笑的神情，马上收回了想说的话继续说着杨廷璋的履历，“此人为世袭佐领，雍正爷年间自笔帖式授工部主事，再迁郎中。历任广西桂林知府、左江道、按察使、湖南布政使。三年前授浙江巡抚，如今刚刚接任闽浙总督一职。”

“此人才能如何？有何喜好？”，虽说和珅给了帖子，但知晓了对方的性格办事也顺当些。

“在旗人里也算上的是干才！熟悉水利、兵事，在浙江巡抚任上曾因兴修水利得良田十万亩而获嘉奖。平日里讲究一团和气，对于属下极为宽容。”，明瑞说起和气和宽容两词时面色暧昧。

“你就直说他对属下的贪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完了！”，陈家洛瞪了他一眼，“这么说他也是个爱钱的人了？”，贪官好啊！遇到什么事了送钱过去就行了！

“看您说的！这天下还有不爱钱的旗人么？”，明瑞肚子里果然有货，立刻就说了几个关于杨廷璋索贿的趣事；说完杨廷璋又说了说福建巡抚吴士功和福州将军新柱。吴士功乃河南光州人，雍正十一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和旗人杨廷璋比起来他的升官速度可就慢了许多，如今已是花甲之年才

因为赈灾出色做到福建巡抚，平日里略有清名和杨廷璋不怎么对付。至于福州将军新柱平日里不怎么管事可以忽略。如今心砚的顶头上司是福宁知府李拔，此人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进入官场八年就做到知府也算得上是官运亨通。此人官职太小明瑞不怎么了解，只有等以后慢慢了解了。

在福州拜会了闽浙总督杨廷璋和福建巡抚吴士功后，刘安借口身体不适要留在福州休养，陈家洛知道他贪恋这里的繁华，也乐得自己身边少个外人，给他在福州置办了个院子，又找了两名粉头伺候，在安排几名会众盯着他，刘安还一个劲儿的感谢，浑不知自己已经落入圈套。

“前面就是福宁府了！前朝的时候这里曾是福宁镇总兵的驻地！”，赵半山指着前方的城墙对陈家洛说。

“哦？这里就是福宁镇？”，陈家洛远远地望着那略显破败的城墙，心中暗暗向另一位穿越前辈祈祷，黄大帅保佑我能驱除鞑虏，恢复我汉人江山。

进城之后，心砚去府衙拜访知府李拔，其余众人则在客栈休息。回来后心砚汇报到，“此人刚寒暄了几句就和我说起修葺城墙的事，看来此人倒是

个做事的官员！”

做事的不怕，刚好县内那些土豪劣绅可以用他的名义去对付，要是有问题大不了让和珅把他调走便是，想必和珅见了海贸的银子之后办这点事还是心甘情愿的吧？

出了福宁府陈家洛将人马分成两队，赵半山带着大队人马先行一步去和已经到了福宁府的会众会面，心砚、陆菲青、石双英、戴震和陈家洛等人则放缓了速度，这也是为了避免让人觉得区区一个县令上任还要带这么多随从而奇怪。

福鼎城外十里，早有训导带着衙门里的大小官吏早早的就在那里等着了，一边望着心砚要来的方向一边交头接耳的议论着这位县令是何跟脚、好不好伺候的问题！

“来了来了！知县大人来了！”，一名衙役气喘吁吁的跑来通报，“知县大人已经到了前方两里处，马上就到了！”

“快起来站好！”，训导闻言立刻从亭子里钻出来整了整衣冠带着众人列队恭迎心砚的到来。

第一百三十八章福鼎势力分布

“这福鼎县自乾隆四年放从霞浦分出，首任知县为傅维祖傅公，傅公上任以来大兴市政、造福一方，体恤百姓、减赋减税。”，接到心砚后训导带着自己新到任的上司乘轿慢慢走回县衙，一边走训导一边给心砚说着福鼎置县以来的种种大事，来到县衙门口训导吴亚指着署衙的楼匾道，“严大人请看，这‘作新楼’三字正是傅公所题，当日署衙落成之时傅公曾做‘作新楼记’，文曰‘光明正大，无党无偏，仰以瞻圣德之巍焕，俯以验民气之日新。并望后之登斯楼者，鉴予之经营缔造，恢扩成规，谅予苦衷，庶告无罪，故记之。’”，看吴亚摇头晃脑的样子，似乎沉浸在傅维祖文章之中不得自拔。

“真是好文章啊！”，心砚跺跺脚，待轿子停下后掀开轿帘钻了出来，跟着吴亚进了县衙，这才过去了二十年，县衙已经显出破败之象，屋顶上生出几丛野草，围墙露出几条裂缝，花园里也是杂草丛生；不过有道是官不修衙，这寒窗十年好不容易当上知县了得赶紧捞钱把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补回来才是，谁还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引着心砚将县衙转了一圈，帮着众人把心砚带来的行李安放妥当，吴亚拱手道，“大人一路辛苦，今日县中上下官吏和诸位乡绅在太白楼设下酒宴为大人接风洗尘，乡亲们盼大人上任有如久旱之望云霓，还望大人赏脸！”

初到一地了解当地风土人情是必做的功课，虽然红花会先期已经有人来调查，但从县令的角度去了解下也是多有裨益，心砚当然不会拒绝，于是带着陈家洛和陆菲青等人到了酒楼之内。

“拜见严大人，严大人一路辛苦！”

“严大人请上座！”

“严大人相貌威仪、才学出众，在下深为福鼎百姓抱憾啊！”，一片阿谀之声中突然冒出一句怪话。

“嗯？严大人才学出众对福鼎人不是好事吗？你这老儿为何要抱憾啊？”，旁边立刻有人追问。

“正因为严大人才学高于常人，故而升任知府不过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想必用不了多久严大人就会高升，我福鼎百姓不能长受严大人教化，岂不是憾事？”，此人振振有词道，原来是拐着弯来吹捧心砚啊！

心砚到了上首坐下，训导吴亚和几位德高望重

的乡绅作陪，陈家洛、陆菲青和戴震也坐到了这一桌，至于石双英则由典吏李秀闲陪同，这李秀闲名字虽然秀气，但却是一条黑壮黑壮的大汉，满脸憨厚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不过陈家洛可没放松警惕，能坐稳典吏宝座的人又岂会是简单人物？

“大人，我给您介绍一番！”，待心砚等人坐定，吴亚笑嘻嘻的站起来给心砚介绍席上的几位乡绅，他对心砚下首第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拱拱手，“这位是家住点头王孙的赵寅成赵老先生，赵老先生乃大宋太祖四子秦王爷的二十七世孙，赵氏也是我福鼎第一望族！”，老者忙向心砚行礼。

秦王就是演义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八贤王赵德芳了，心砚微微还了半礼；吴亚又将手指向第二位中年人，“这位乃西门高氏的族长高坤高先生，西门高氏自北宋乾德年间迁入福鼎，先祖高讳国楹公乃朱文公亲传弟子，高氏仅宋一代就有八人中了进士，在福鼎饶有名望。”

朱文公乃朱熹的尊称，那高坤笑着谦虚道，“不敢当不敢当，这福鼎之内还是以赵老先生家为首。”

接着是第三位，“这位是杨功文杨先生，杨先生的先祖杨楫杨公也是朱文公的弟子，高杨两家也

是世代交好，在福鼎也是一段佳话。”

一个皇室后人，两个朱熹门人的后代，这福鼎的大家族风格偏保守啊，刚听完吴亚的介绍陈家洛就把这三家人划到红花会的敌对一方，以后是死是活就看你们的运气了。

终于到第四个的时候风格陡然一变，此人不再像前三位一样做缙绅打扮，反而是穿了身劲装，吴亚介绍道，“这位是蟠溪的林震南林堡主，林堡主乃南宋时武状元林汝侠的后人，端是一身好武艺，可惜林堡主无意功名，不然的话再拿个武状元不在话下啊！”

一听林堡主的名字，陈家洛下意识的就往他两腿之间瞟去，福建林家又叫林震南，真想知道你有没有练习那啥剑谱啊，“哦？想来林堡主身怀绝技了？不知练的是什么剑法？”

林震南很是诧异，这位年轻的师爷不搭理前面那几位为何对自己如此感兴趣，“林某学的不过是些家传的粗浅功夫，会几手枪棒，这剑法却是不曾练习。”

原来没学过辟邪剑谱啊，陈家洛略感遗憾，不过遇到个武林中人总是好的，在吴亚介绍完到场嘉宾开始喝酒后，陈家洛就把注意力全部放到了林震

南身上，说些枪棒上的事情，可以笼络之下俩人面子上很快就热络起来；当问起林震南为何不参加武举之时，他却笑着把话岔开，似乎不愿意和陈家洛聊这个话题。

酒酣耳热之后大小官吏和乡绅纷纷告辞，陈家洛和心砚等人回到衙内，石双英出去探查一番发现无人窥探后回到房里，众人开始商量着今日的见闻。

“如此看来这福鼎县内该是以这赵、高、杨、林四大家为首！官面上么这吴亚是外地人也到任没多久应该没积累多少人脉，不过那李秀闲面上看着虽然憨厚，但我几次试探都被他化解开，想必不是个好对付的！”，石双英说道。

“嗯，十二哥说的和我看到的差不多。”，陈家洛点点头，“等明日我去和会中兄弟汇合，把他们得到的消息听过之后再说。心砚这些日子也不要轻举妄动，一切政事前任是怎么做的，你萧规曹随便是！”

一番吩咐后各自回房睡去，只是窗外呼啸的风声似乎在告诉人们，这福鼎即将变天了。

第一百三十九章社会调查

第二日白天继续扮作师爷陪着心砚一起查验府库、文档等，交接事物，和大清其他地方差不多，上任福鼎知县离任后留下了不少窟窿，但数额也在潜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心砚来此也并非是要做一名我大清的好县令，并未发现什么大漏洞后痛快的办完了交接手续。吴亚和李秀闲见此互相交换了几个眼神，悄悄地落后几步交头接耳道，“看来咱们这位大老爷还算宽容，我等接下来的日子应该不难过；稍后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赵、杨等家，想必少不了有你我的好处！”

他们以为自己做的隐秘，但陈家洛早已运足耳力听的清清楚楚，当下心想怪不得都说封建时代的县政多被胥吏和士绅把持，知县这里刚交接完毕，下面的人就琢磨着把消息透露给当地士绅，若非格外精明之人，恐怕迟早会被这些人架空啊。

交接完毕陈家洛借口需要休息拒绝了他俩的邀请，回到后衙自己的小院中，过不得片刻改头换面跳墙出来落在了小巷中。福鼎县城并不大，依他的眼光看来无论是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比不上后世的普通小镇，不消一炷香的功夫，县城仅有的两条街

道都被他转了个遍，很容易就发现了红花会留下的暗记。

根据暗记的指引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小院门口，叩响门环对上暗号，大门吱呀一声开了；“我当总舵主过两日才能过来呢，没想来的这么快，快里面请！”，迎接他的是骆冰银铃一般的笑声。

“四嫂辛苦了，来这福鼎吃住可还习惯？”，陈家洛这具身体刚刚**，加之正是食髓知味的年纪，一路上旅途不便夜间并未和霍青桐一起歇息，如今见得骆冰风情万种的样子，身体立刻有了反应，忙借着查看周围环境的理由走到屋内坐下。

“我闯荡江湖惯了，这福建以往也来过几次，没什么不习惯的；倒是青桐妹子她们一直在西北，从未到过海边，你该先去看看她们才是。”，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骆冰直接把霍青桐姐妹搬了出来，“上一批来的人已经在县城外十里置办下一座庄子，我已经把她们安置在哪里了，有无尘道长照顾，总舵主暂且放心。”

“有劳四嫂！”，稍微客套一番陈家洛又把话题转到了正事上，“不知那些提前来的弟兄们可曾打探到些有用的消息？”

“正要和总舵主说呢！”，骆冰起身从一旁的

箱子里取出本册子，“时间仓促只打听到福鼎县一些大户人家的分布，我慢慢说给总舵主听！”

说着骆冰翻开小册子慢慢的说了起来，和昨日应酬之时看到的情况差不多，本县大户还是以赵高杨林四大家族为首，这四户人家又分为三派，赵家势力最大、族人最多，单独列为一派；高家和杨家由于祖上同为朱熹弟子关系要亲近一些，平日里虽面部了有些小龃龉，但双方族长都还能顾全大局，遇事一般共同进退；这三家人讲究耕读传家平日里走的又稍微近一些。最后林家可不一样，他们人数虽少，但人人习得武艺，官面上的关系和上述三家比起来稍微差一些，但也无人敢惹。据传这林堡主还在海贸之中掺和了一脚，自己名下虽然没有海船，但这林家堡在这闽浙一代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销赃窝点。

除了这四家，另外还有几个近几十年崛起的小家族，他们或是族中有了中了举人，或是巴结上衙门中的某位要人而发家，比如城西吕家就是族中的吕斯文在乾隆八年中了举人，短短十来年功夫已经由家中仅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变为家有良田千亩的土豪了；城北李家则是由于出了李秀闲这么个公门中人也急速暴富起来；不过这些人或许是因为乍富

的缘故，家教不是十分严谨，平日里的吃相也难看了些，风评却是比前四家差远了。

“这县中可有根底较深能和朝中大员扯上关系的人？”，陈家洛听完问道。

“呵呵。”，骆冰冷笑两声，“这赵家可是皇室之后，虽说大宋灭亡已经数百年了，但如今这大清可是满人的江山，那个不要命的大员敢和汉家皇朝后人扯上关系？这高、杨两家虽说是耕读传家，但已经有百年没出过进士了！若非此地文风不盛，加之族中总算没过几十年就能出个举人，他们家恐怕早就败了，有哪里有什么朝中奥援呢！至于这林家却是有些看不懂了，按说这林堡主的功夫拿个武举的功名不在话下，却不知为何他好像对功名毫无兴致的样子。”

“如此就好！”，自己要做的事情短时间内还不能让朝中知道，既然此地的士绅和朝中并无太甚关系，那么只要自己控制得当，朝廷要知道福鼎变天可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倒是这林家似乎有些意思，陈家洛手指敲敲桌子，“不妨派些人盯着这林家，看看能否挖出些有用的消息来！”

骆冰点头称是后接着汇报，“其他都是些小门小户不值一提，但是这山海两路都有些好汉需要提

防一二，这大嵛山岛为闽东第一大岛，如今有数百海盗盘踞在此，不过或许是因为有林堡主在的缘故，他们倒也不曾骚扰地方；太姥山中有个恶虎寨，寨中约莫有那么百十号土匪，除了拦截过往客商之外还时不时下山劫掠一番，留着他们终究是祸害，不如我带人去把他们平了吧？”

“不急，先让十二哥去看看能不能把那些头目控制起来！”，总有些事情红花会不方便出马，把他们留着或许能干一些脏活儿，这种谨慎的事情徐天宏不在的情况下目前只有石双英能干。说完这件事陈家洛准备开始执行目前最重要的计划了，“那些中层会众现在怎么样了？你通知一下，明日我去给他们上上课！”，哎，也是时候把社会调查这件大杀器拿出来了！

第一百四十章如何建立武装力量

衙门里有陆菲青这个在李可秀府内潜伏多年、通晓官场运作手段的老人家在，陈家洛大可放心，第二日稍事改扮一番出门和骆冰碰头后俩人一起到了红花会购置的庄子里。福鼎县在乾隆四年初置县之时仅有丁口两千余人，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在册丁口增加为近两万人，就算是加上那些隐匿不报的人口也不会超过三万；如此小的一个地方突然来了二三百号外地人难免惹人怀疑，所以骆冰前期购置房屋的时候刻意选择了一座藏在山沟沟里的庄子、原先仅有二三十间房子，又搭建了些帐篷才勉强够住。

“高兄、杨兄，二位这是发现了什么？莫非此处有矿？”，还未走到庄子口，就看见高类思和杨德望俩人在山崖下那这块石头争论着什么，周围几个精壮汉子将他二人围在中间，用警惕的眼光打量着四周。见红花会对这二人护卫的十分严密，陈家洛满意的点点头，忙过去打招呼道。

“总舵主请看！”，高类思将那块布满黄褐色锈斑的石头递到陈家洛面前，“我俩在庄子里呆着憋闷，就出来走走，没想到有意外收获；如果在下

没有看错的话，此物正是铁矿石！”

有矿好啊！一来自己可以开炉炼钢，二来有了矿场作掩饰这里进进出出的人马也就不那么引人怀疑了，“高兄、杨兄辛苦！依照二位来看，此处有多少铁矿？可有开采冶炼的价值？”

高类思扶着杨德望的肩膀爬上了旁边的大石头，指着左右两侧绵延不绝的山脉说道，“自从昨日发现第一块矿石开始，我俩就带人在周边的山上走了走，打了好几个洞查看，若是没有看错的话这左右两座山下都有铁矿，就是开采起来或许麻烦些，非得用上火药不成！”

“哦？这火药乃军国利器，弄上少许或许不成问题，但开矿这么大的数目可不好办啊！”，陈家洛自己可不会配置火药，目前想大量购买也不太现实。

“在下在法兰西之时也去他们的兵工厂呆过一段时间，这造火药的工艺并不复杂，若是总舵主能找到硫磺和硝石，我二人可在此盖个火药厂！”，高类思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若此甚好！”，陈家洛鼓掌赞道，“硫磺台湾府就有出产，硝石的话在琉球也有大量分布，回头我就让赵四哥多运一些回来！”

敲定设厂开矿事宜后陈家洛来到庄内，整整花了一星期时间才把社会调查的意义、方法和技巧传授完毕，遗憾的是这些会众来自全国各地，通晓闽地方言的人并不多，最后仅仅找出三十多人去进行社会调查，剩下的人则白天帮着高类思和杨德望筹备办厂事宜，夜间和那些社会调查回来的同伴分享成果，同时接受陈家洛、骆冰、陆菲青等老师的培训。

出去调查的会众们已经开始行动，短时间内还无法提供详实的数据，不过陈家洛还是收获了一个好消息，通过自己的运作戴震的秀才功名还是被革除了，这就意味着他的功名之路基本断绝，在心如死灰了一段时间的劝说后，也慢慢地接受了事实，开始给红花会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们上课教授算学。当然给他的借口就是知县大人决定在此开矿以充实县衙府库，为了更好地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给这些工头们教些算学知识也是应该的。不知是受打击太深还是其他原因，戴震似乎并未觉察这些学员的异样，每到下课后就去找高类思和杨德望交流泰西算学知识。还拿出了新的地图绘制方式，陈家洛见状大喜，将后世的等高线、比例尺等绘图技法通过交流传授给戴震，自此红花会在科技上终于有了一

项领先世界的技术。

这老是躲着人窝在山沟里也不是办法啊！眼看着庄子一日日的扩大，高类思和杨德望每天忙碌着规划矿山的开采以及工厂开办事宜，陈家洛却并未感到开心。这些日子来这里窥探的人越来越多，明显已经引起了当地人的疑惑。若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迟早会引起事故，再说了以后招收工人和士兵也需要光明正大的理由，看来自己的计划也该提前了，也不知道十二哥那件事办的如何了？

说曹操曹操到，刚想着石双英，他就到了庄子内，“总舵主，恶虎寨的底细我已经打探的清清楚楚了！”

“十二哥一路辛苦，来先坐下喝杯茶再慢慢说。”，陈家洛赶紧把石双英迎到屋内；

喝完茶石双英开始慢慢诉说这恶虎寨的根底，“这恶虎寨有三位当家的，大当家杨二虎原是杨家的佃户……老父病重，偷了东家的鸡给老父补补身子……被管家发现，老父被毒打致死，他逃了出来上山落草……二当家原是个小地主家少爷，读过些书…..高家看上了他家的地，勾结官府把他全家捉进官府，父母死于狱中，仅以身免……三当家是当地猎户，捕猎误入赵家山林被通缉……剩下大大小小的喽

啰也多是被地主逼的活不下去了才上山落草，倒也不是穷凶极恶的贼人！”

“逼上梁山啊！呵呵，这就是乾隆盛世啊！”，以前只在小说里见过这些事，没想到小小的福鼎县就有这么多被迫落草的人马，想必会众们的调查报告会带来更触目惊心的数据吧，陈家洛冷笑两声，对着石双英耳语一番，“十二哥你带上几个好手，去宅子里找到那几位当家的，就说...如此...如此！”

石双英面色不改，经过这么久的相处，他对陈家洛的计划早就是言听计从了，追问了一些细节后拱手离去。陈家洛回了县衙找到心砚，见他正在和陆菲青商量着什么，问过才知马上就是夏汛了，这福鼎历来水灾多发，想要修葺堤坝府库中却没有银子，他俩正头疼呢。

陈家洛笑道，“此事容易，把县内士绅都叫过来，让他们捐一些便是！”，谁要是不从，恶虎寨的人就能派上用场了，如此以来自己组建武装力量也就有了借口。

第一百四十一章大力士凤天南（加更）

“此事老朽去办即可！”，陆菲青摸着胡须抢道，“老朽入会以来未立寸功，总舵主日理万机，这些小事就交给我吧！”

李万姬？我可不喜欢棒子啊！见到陆菲青一步步融入到红花会的圈子中，陈家洛非常开心，当下点点头，“如此就有劳道长了！”

“总舵主，还有一事。”，心砚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家洛，“十三哥派人送信过来。”

“哦？可是佛山出了什么事情？咱们这铁矿一开还非得有些熟手帮衬才是，光靠高杨二位先生恐怕有些忙不过来。”，陈家洛一边说着一边拆开信封一目十行的扫过去，不一会儿就皱起了眉头。

“总舵主，可是佛山哪里不顺利？”，陆菲青看到陈家洛面色不愉问道。

“呵呵，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有些没见过世面的家伙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陈家洛笑笑说道，“陆道长可听过凤天南这个名字？”

“倒也听人说过。”，陆菲青眉头微蹙似乎在回忆这个人的资料，过了一会儿道，“以前只听人说过此人是广东的豪杰，交游广阔、出手大方，对

来往佛山的各路好汉多有照顾，兼之武艺高强，擅使一根黄金棍，长七尺，径一寸半，舞起来滴水不进，故而在武林中声望颇高，可是与十三弟发生了什么误会？此人在佛山经营多年，却是不好对付啊！”

“长七尺，径一寸半的黄金棍？”，陈家洛心中粗粗算了下，清朝一尺大概是32厘米，一寸就是3.2厘米，一寸半就是4.8厘米，体积是3.14*2.4*2.4*32*7=立方厘米，黄金的密度是19.26克/立方厘米，那么这黄金棍的重量是克换算成公斤就是78公斤，啧啧，这凤天南随手就拎着一百五十多斤的家伙和人打架，开什么玩笑，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也才八十二斤，这凤天南的力量都快顶的上俩关二爷了！想必金老爷子当初是和体育老师学的物理吧？当下笑道，“这种土豪想必和官府关系不浅，十三哥性烈如火恐怕不会和官府打交道，如今有陆道长在这福鼎想必不会出什么问题，我就去趟佛山好了！若是坐海船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总舵主要是离开的话，这给学生们的课程怎么办？”，陆菲青问道，“总舵主这些日子所讲博大精深，老道也颇有收获，寻遍会中上下也无人可

代替总舵主讲课啊！”

没人能代替就对了，陈家洛摆摆手，“陆道长谬赞了，刚好前段时间给他们布置了社会调查，让他们回来先自己讨论，再把课程表调整下，多让高杨二位先生和戴先生讲讲格致之学便是。”

和陆菲青商议了一番把课程表修改完毕，陈家洛回到城外庄子上，即将离开一段时间怎么也应该和霍青桐说说才是，一番温存过后陈家洛把自己要去佛山的事情说了一遍，霍青桐并未埋怨，反而说道，“大哥不用担心我，这些日子我给他们讲述清军的用兵习惯过的倒也快活，又有喀丝丽和青文陪着我，大哥只管放心去便是。”，但见她的笑容略微有些僵硬，当知她心中还是有些不舍。

陈家洛搂着霍青桐肩膀的手臂紧了紧，右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青桐妹子，这些日子苦了你了，在这吃不好住不好的，明日你就搬进城里去住吧！”

霍青桐摇摇头，“大哥，若是我搬进城里，这些弟兄们该如何看我？我也是带过兵的人，自然知晓与属下同甘共苦的道理；再说我当初和师父学武的时候可比现在苦多了。”，说着把头埋在陈家洛怀里，柔声说道，“青桐只要可以陪在大哥身边就

好。”

少女的柔情让陈家洛感动的一塌糊涂，无以为报之下只好用行动让霍青桐一次次到达云端，早上起来看到霍青桐还在熟睡，于是小心翼翼的起身穿好衣服再合上房门，对门外的霍青文吩咐一番这才去课堂把自己要临时离开一段时间的事情说了一遍。

等他准备回县衙收拾东西去港口的时候，正看见霍青桐拉着李沅芷的手在路边等候，交谈之下才知道霍青桐怕他路上无人照顾，于是去说动李沅芷和他一起去佛山；想必也有让他二人增进关系的想法在里面。看到李沅芷穿着的男装和背上的包袱，陈家洛也不推辞和她们道别后带着李沅芷往码头赶去。

“姐姐！”，看着陈家洛和李沅芷远去，喀丝丽抱着霍青桐的胳膊嗔声道，“你为何不让我去照顾陈大哥呢？”

霍青桐轻轻掸去喀丝丽肩头的落叶，“哎，此去路途遥远，妹妹你不通武艺，万一有事我如何向父亲交代？”，喀丝丽无法反驳，只是嘟着嘴吧望着他俩消失的方向久久不肯转身。

“沅芷妹子在这里可住的惯？”，陈家洛心怀

歉疚的问道，李沅芷是大家千金，以前在提督府都是单独住一个院子的，如今到了福鼎却要和喀丝丽合住一间小房子，更别说每次自己留宿的时候还要把霍青文赶到她们的房间去，也真是难为她了。

“喀丝丽天真活泼，霍姐姐对我多有照顾，青文善解人意，我和她们相处的都很好！”，李沅芷仿佛想起了第一次和陈家洛一起出行的时光，大着胆子说道，“再说了天天能看到陈大哥，却是比在家里开心多了！”

没想到她们相处的如此愉快了，看来自己有望打造一个和谐的后宫啊！瞅见四下无人陈家洛拉住了李沅芷的小手。

行不多时到了海边的码头，赵半山早已安排好快船，二人上船后就解缆扬帆往广东驶去，一路上还算平安，并未遇到大风浪，偶尔有些心怀鬼胎的船只靠近，待看到船上挂着的旗帜后就远远地避开，想来赵半山的船队已经在这片海上打响了名声。

一路和李沅芷朝夕相处，俩人关系增进不少，虽然尚未推到，但平日里一些亲昵的举动对方也不拒绝了，但路程虽远终有到时，这一日海船驶入了港口。感谢冠希王的一万起点币打赏，加更一章。

第一百四十二章佛山

“总舵主，前方就是佛山镇了！”，蒋四根用带有浓重粤地口音的官话给陈家洛介绍道，“那凤天南着实可恶，我带着真金白银去购置铁锭、招揽工匠却被他一阻再阻，若不是害怕坏了会中大事，我早就上门去领教他的黄金棍了！”

从一路上蒋四根的话中可以得知，这凤天南乃佛山镇一霸，控制着佛山铁器行业的命脉，与佛山所属的南海县大小官员都有来往，甚至有传言在广州城和巡抚衙门都有关系；他之所以不让蒋四根购置铁锭、招揽工匠，一方面是因为铁锭利润远不如铁器，熟手工匠培养困难被他挖的多了难免影响自己生意；另一方面他对蒋四根的身份也知晓一二，不愿意和红花会这个造反组织牵扯过多以免惹祸上身。陈家洛此番前来怀中揣有和珅的名帖，自然不惧怕凤天南在官场上的关系，但下船之后并未直接去南海县衙，而是在蒋四根的带领下先去佛山镇上探查一番，待抓住凤天南的痛脚也好说话。

这佛山自来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并称天下四大镇，端的是民丰物阜，市廛繁华。陈家洛到得镇上，已是正午时分，左右打量片

刻正好看见路南有座三开间门面的大酒楼，招牌上写着“英雄楼”三个金漆大字，两边敞着窗户，酒楼里刀杓乱响，酒肉香气阵阵喷出。当下心想这应该就是小胡斐后来遇到钟四嫂的地方了，见他打量招牌，蒋四根道，“总舵主，这英雄楼正是凤天南的产业，除了英雄楼之外还在镇上开了英雄当铺，英雄赌坊，佛山人辛辛苦苦挣得钱几乎都进了他的口袋。”

“如此正好，我们先去楼上看看有何等英雄！”，说完折扇啪的一合，抬脚就往酒楼走去。

酒楼门口守着的伙计见陈家洛器宇不凡，又瞅着他腰间的玉佩、手上的折扇都非凡物，忙谄笑着迎了上来，“这位公子，您楼上请！”，刚说完看到后面跟上来的蒋四根，眉头微皱，心想今日他怎么带了陌生人过来，忙给柜台上的老板使了个眼色，老板点点头，陈家洛等人上楼刚坐下，就有小二从后门出去通风报信。

“客官您要点什么酒菜？”，伙计一边猜测着陈家洛的身份一边问道。

“你这小地方能有什么好酒菜？”，陈家洛打开折扇摇了摇，“有什么拿手的只管上来便是！若是吃的不满意，爷就砸了你们的招牌！”，难得过

一把恶霸的瘾，陈家洛心中极为快活。

“客官，咱们酒楼自然比不得广州城那些老字号，您可别难为小的；不过英雄楼可是风老爷的产业，这招牌可不是谁都能砸的！”，伙计说话软中带硬，倒也不卑不亢。

“你这伙计倒也有趣，下去吩咐上菜吧！”，陈家洛见李沅芷快憋不住笑了，挥挥手把他赶走，伙计下去后和掌柜的嘀咕了几句这才去吩咐上菜。

“陈大哥你这恶霸做的倒也像模像样么！”，待伙计走后李沅芷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见惯了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此刻倒是觉得有趣。

“我不过是妆模作样罢了，倒是刚才这伙计行走之间颇有规矩，右手虎口有老茧，想必是身上带着功夫；连个跑堂的小二都练过几年，这凤天南在佛山的势力由此可见一斑！”，陈家洛冷笑道。

“这姓凤的是五虎派的掌门人，人称广东第一高手，门下弟子众多，有些刚入门的弟子时常被派到各处店面去帮着招呼，此人到并非真正的伙计。”，蒋四根解释道。

“呵呵，广东第一高手？”，信不信我让天镜带着洪熙官、方世玉来砸你的场子？一想到天镜等人陈家洛冒出个念头来，“十三哥，咱们会中在广

东有多少人马？可能吃的下这凤天南的产业？”

蒋四根摇摇头，“这广东是天地会的地盘，我红花会向来在江浙一带发展，这广东只是留了些人手探听消息罢了，一时半会却找不到这么多人来接收凤天南的产业！”

“嗯，我知道了！”，这时酒菜也上来了，陈家洛不再言语，开始闷头吃饭，这英雄楼的大厨手艺相当不错，几个粤菜名吃做的十分地道，怪不得此处生意如此之好。

吃完饭有趣英雄当铺、英雄赌坊等地溜了一圈，或许是提前知道了消息的缘故，当铺和赌坊的老板十分小心，没让陈家洛找到发火砸摊子的理由。再想想后来凤天南对钟四家的肆无忌惮，果然这些土豪劣绅都是欺软怕硬的货色。

从佛山镇出来，到南海县城找了个客栈住下，这南海县比起佛山镇来繁华程度却是差了许多；整理了一下今天的收获，陈家洛对蒋四根吩咐道，“不知十三哥可曾查出这凤天南的不法事宜？”

“这凤家在佛山可称得上是无恶不作，欺压百姓、侵夺田产、追债伤人致死者不知道有多少！”，蒋四根怒气冲冲的答道，“不过凤家势

大，本地的狗官又被他们喂饱了，就算有人去衙门伸冤，那些狗官也不会搭理。”

“有人愿意告就好！十三哥是否能找出几个苦主去衙门喊冤？”，陈家洛问道。

蒋四根细想一番，赧颜道，“前些日子听说有个叫银姑的要告凤天南**民女，但没几天人就不见了；平日里忙着收购铁定、联系工人，这些事情倒是没用心去查探；不过总舵主吩咐了，小弟明日就去找，凤家作恶多端，想必很容易就能找到。”

这银姑不就是袁紫衣的娘么？现在估计跑去汤沛哪里了吧？“嗯，也不需要太多，有那么三五人就好！”，陈家洛心中叹了一口气，这蒋四根做事只能推一步走一步，远远不如石双英和徐天宏啊。

第二日下午，蒋四根就带着三男两女来到陈家洛面前，陈家洛问清他们的案子安抚一番后道，“明日你们就去衙门击鼓鸣冤！”

第一百四十三章恶人自有恶人磨

“老爷，那官府早就被凤天南喂饱了，我等每次去喊冤都被衙役乱棍打出，无人理会啊！”，那几人由于半晌，才有一位老者支支吾吾的说道。

“尔等无需惊慌，我是打京城来的，有人告状告到京城去了，我是受命前来查访，若是真如尔等所言，自有人为你们做主！”，陈家洛好言劝道。

前面都说过了佛山是四大名镇之一，市面上极为繁华，就连当地的百姓也比其他县城的人见识广博许多，听陈家洛这么一说众人顿时想到戏文里常说的微服私访来，再细细打量一番陈家洛，器宇轩昂、衣着打扮透出一种贵气，当下就认定陈家洛乃京城来的钦差大臣，心想自己的冤案终于可以昭雪了，忙不迭的应了下来。

第二日一早陈家洛带着李沅芷来到县衙对面的茶楼上要了个靠窗的雅间一边喝茶一边等着他们的到来，俩人来得有些早了，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人出现，难得今日没有其他人陈家洛抓住机会坐到李沅芷身旁搂着她的小蛮腰很是温存了一番。小姑娘那受得了他这个老手的挑拨，不一会儿便面红耳热、情不自禁，正当陈家洛将要吻上她的双唇之

时，只听楼下传来嗵嗵嗵嗵的鼓声。

“陈大哥，那些鸣冤的来了！”，李沅芷被鼓声从迷乱中唤醒，连忙推开陈家洛。

艹，你们就不能晚点来！深呼吸数下抑制住怒气，陈家洛推开窗户望了下去，刚好看到衙役手持水火棍将那五人打的狼狈而逃，“呵呵，这南海县衙果然和凤天南有勾结！”

李沅芷见状义愤填膺，抓起放在桌上的宝剑就要下楼，“这些家伙太过分了，我去给他们个教训！”

陈家洛回身一把拉住李沅芷的手腕，“沅芷妹子莫急，稍等片刻和我一起去好好收拾收拾他们！”，说着硬把李沅芷按到了座椅上，看来这些衙役平时没少干这种活儿，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五个人赶得远远地，衙门外又恢复了平静；陈家洛拿起折扇，“走吧，咱们下去拜会拜会这位知县老爷！”

“站...且慢！您二位有何贵干？”，看门的门子“站住”两个字刚喊道一半，见陈家洛和李沅芷一身富贵打扮忙改口问道。

“嗯？”，陈家洛先拉长声音嗯了一声，昂着头看也不看门子，从袖子里抽出和珅的名帖递过

去，“让你们大老爷出来！”

嘿，要不是看你俩穿的像模像样的，我早就把你俩扔出去了，还让知县老爷出来迎接，你以为你是……门子一边腹诽一边打开了名帖，当看到和珅俩字之时顿时石化，忙起身行礼道，“您二位稍等，小的马上请大老爷出来！”，说完急匆匆的冲了进去。

片刻之后衙门大开，狼奔鼠窜的冲出了一大群人，领头的那位一手扶着歪戴的官帽一手正在系官袍领口的扣子，想必刚被门子从床上叫起来，等冲到陈家洛身前，“下官南海知县苏灿拜见公子！”

嗯！看你这膘肥体壮的不像是要饭的啊，陈家洛被这名字吓了一跳，愣了下才用鼻子哼了一声，“你就是这南海县的知县？”

“下官正是！”，知县双手将和珅的名帖递回给陈家洛，“敢问公子如何称呼？”

“我叫罗嘉辰，平日里帮着和大人做些事情，此番来南海势必要麻烦苏县令啊！”，陈家洛点点头就算回礼，单手接过名帖塞回袖子里。

“公子里面请！”，苏县令不敢计较，弯着腰就要引陈家洛入内，陈家洛看了看南海县衙的门匾，一百多年后广东南海知县徐赓陛以“各省制办

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以及机器缫丝厂“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夺人之生业”为由，查封了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机器缫丝厂——陈启沅建立的继昌隆缫丝厂。可惜现在陈启沅的爷爷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不然的话倒是可以为我所用。

进到内衙，奉上茶水后苏知县屏退众人，只留下自己和一名师爷打扮的中年人，互相客套一番还是苏知县先按捺不住，“不知罗先生此来有何要事，若是有用得上苏某的地方，苏某定然竭尽全力帮罗先生把事办好！”

“听说你们佛山有个凤天南？不知和苏大人有何瓜葛？”，陈家洛一边用茶盖拨去漂在水面上的茶叶一边问道，说起凤天南三个字之时语气中透露出些许不满。

要说咱大清的官员办其他事不靠谱，但抡起揣摩上意，纵贯华夏数千年都是顶尖的存在，苏知县连忙摆手，“那凤天南不过是一介武夫，下官是读书人，向来和他没什么来往。”，师爷在一旁撇撇嘴，谁昨天还念叨着凤天南这个月送上来的银两又少了呢。

“如此就好，在下此番来南海是奉和大人之命

要为内务府购置一批铁器，但是听说这凤天南不好打交道啊？”，和大人三个字重读，内务府则一带而过。

苏知县立刻明白了陈家洛话中的隐含之意，眼前此人是来为和大人敛财来了，要是为和大人办好了差事，自己升官发财还不是指日可待，一念至此马上变得精神起来，“不怕罗先生笑话，这南海县地处偏远，难免有些人不知道天高地厚，不过如今圣天子在位，朝中又有和大人这样的干才，断断容不得此等小人猖狂！”，这段话说的是掷地有声，浑然一副不畏豪强的样子。

陈家洛击掌赞道，“苏大人真乃朝廷忠臣啊！待我回京之后禀报给和大人，想必和大人也会欣赏的吧！”，

“不知罗先生此番想要多少铁器？”，苏知县同样重读了铁器两个字。

陈家洛闻弦音而知雅意，当下说道，“和大人所需数额巨大；若是佛山换个人掌事似乎筹措起来要方便些。”

苏知县早就想插手佛山的事情了，奈何凤天南在此根深蒂固又与广东诸高官交好，自己只能按时拿供奉，如今有了和大人撑腰那肯放过这个机会，

当下和师爷细细的开始计划该如何对付凤天南。

陈家洛则在一旁冷笑，凤天南你不是恶霸么？我找个贪官来看你如何应对。

哎，下周上架还是没档期啊，心塞的。

第一百四十四章贪官VS土豪

“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人在衙门口击鼓喊冤状告凤天南，莫不是这凤天南做了什么怨天尤人的事情？”，陈家洛装作不经意的说道。

衙门里状告凤天南的状纸都快堆成山了，往日里念在他送过来的银子和他在广东上下的关系上，自己假装没看到，如今有了和大人撑腰，正好拿来做借口，说到底这凤天南不过是个土豪罢了，身上既没有功名也不是旗人，怕他作甚？苏知县换了副悲天悯人的表情吩咐道，“来人啊，快去将几位喊冤的百姓找回来，本官向来爱民如子，今日定要为他们主持公道。”

师爷借机站了起来，“我下去盯着他们，衙役多为本地人士，若是有人去给凤天南报信却是不妙。”，这南海县衙上上下下早就被凤天南喂饱了，往日里任他们和凤家勾结倒也罢了，反正少不了自己和老爷的好处，但今时不同往日，和大人的人看上了凤家的产业，自己得用心把这件事办好才是，说不定得了和大人的赏识自己也能混个官做做。

那些喊冤的人得了陈家洛的吩咐，被从衙门打

出后并未走远，不一会儿便被师爷带到了后衙，苏知县恭恭敬敬的问道，“罗先生，您看此事……”

“苏大人按朝廷律法公正审案即可！不用管我。”，陈家洛道。

“是，还请罗先生移步，下官这就去带他们去大堂问案。”，苏知县恭恭敬敬的把陈家洛和李沅芷请到大堂上，师爷早就在哪里安排好椅子和屏风，还派了个知县的心腹亲随守在二人身旁随时等候吩咐。

案子其实没什么好判的，这凤天南自持喂饱了南海县上下，平日里做事肆无忌惮，这五人的案情条理清晰、证据确凿，在征得了陈家洛的意见后苏知县掷下火签，“来人啊，速速将这凤天南父子带来问话！”

衙役们闻言愣了下，大人这平日里不是这样啊！见衙役毫无反应苏知县面上有些挂不住了，要是让罗先生认为自己是个连属下都管不住的废物可就不好了，拿起惊堂木重重一拍，“还不快去！”

“喳！”，班头见形式不对，立刻跪下双手捧起火签领命而去；南海县富庶衙门也养了几匹马，班头带人快马加鞭到了佛山凤宅，门子瞟了一眼班头，心想莫不是又来打秋风了，艳遇了也少了几分

恭敬，“吆，这不是李班头吗？今日到府上来有何贵干？”

李班头见此心中火起，往日里你凤家势大不把我放在眼里也就罢了，今日你们可是惹了了不起的人物，还做出这幅样子，真是不知死活，当下把往日的交情扔到一边，厉声说道，“你府上的事发了！有人状告凤天南、凤一鸣父子强夺民产、殴伤人命，此番我来是传此二人上堂的！”，说完啪的一声将火签拍到桌子上。

嗯？这家伙今日怎么和吃了枪药似得火气如此之大？能当门子的都是机灵人，见事不对连忙陪着笑脸道，“李班头您先里面坐坐，我这就回禀老爷去！”

到了院内，凤天南正和五虎派几位耆老闲聊，收到门子的消息后皱了皱眉头，英雄楼的掌柜凤七是凤天南的族弟，别人不好问他自持身份不一般开口问道，“掌门人，发生什么事了？可有兄弟们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这苏知县派人传我上堂，说是有人状告我凤家！”，凤天南一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自打苏知县上任以来双方合作的还算愉快啊！今日为何做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凤七冷笑一声，“哼，这姓苏的怕是又想要钱了！大哥不用理会，待小弟去走一遭！”

凤天南点点头，“嗯，你去看看，若是钱不多就给他，若是狮子大开口咱们就去请知府大人出面，我凤家可不是任人揉捏的人家！”

凤七领命跟着李班头往县衙走去，李班头见不是凤天南父子正要说话，但看着凤七横眉冷对的样子又把话吞进了肚子里，这佛山可是凤家的地盘，惹怒了人家自己被打都是轻的。回到县衙李班头将凤七带到大堂上，凤七大大咧咧的拱拱手，“拜见苏大老爷！”

苏知县也去英雄楼吃过几次饭，自然认得凤七，但今日可不是叙交情的时候，一拍惊堂木，“堂下何人，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凤七听到此话心顿时凉了半截，平日里自己来县衙都是好茶招呼着，今日这是怎么了，当下觉得不对，不情不愿的跪下行了个礼，“小人拜见大老爷！”

“堂下跪的可是凤天南？”，知县继续妆模作样的审案。

“小人凤七，我大哥今日不在府中，听闻大人召唤，小人特来拜会！”，凤七不亢不卑的答道。

陈家洛在屏风后哼了一声，这一声虽然不大但听在苏知县耳朵里却像炸雷一般，这罗先生对自己不满意了！连忙扶了扶脑袋上的顶戴，一拍惊堂木，“大胆！本县传人竟敢不来，来人呐先把此人拉下去重打三十大板！”

左右衙役左右张望，却没人敢先站出来，师爷见状厉声喝道，“尔等是要与凤家同罪么？”

见今日躲不过去了，几名衙役走到凤七身边陪着笑脸说道，“七爷，我等也是身不由己，您多包涵！”，说完就要把凤七按倒在地。

凤七那肯吃这种亏，双臂一抖将衙役弹开，既然已经翻脸自然不肯继续跪着了，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你这知县好不讲理，我家大哥平日里可没短了你的银子，若是想和我凤家作对且看知府大人答应不答应！”，总算他还知道些规矩，说完也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转身就打算往外走，两侧衙役颤颤巍巍谁也不敢出头，堂上的苏知县气的两手发抖。

正在凤七即将走出大堂之时，一枚暗器携着劲风打在他的腿弯上，凤七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陈家洛从屏风后转了出来，“苏大人，此等狂悖之徒正该大刑伺候才是！”，啊最近表弟结婚，俺被分派

了散烟的活儿，这尼玛是没时间码字了，哎，这周改成一更好了，待搞定此事加更补偿。泪奔，完了又该催我结婚了，想我一次恋爱都木有谈过的魔法师，结婚好遥远啊。

第一百四十五章拿下凤一鸣

“尔等往日受凤家的贿赂也就罢了，今日他得罪了朝中的大人物，你们想要陪着他去送死么！”，苏知县明白如今凤家只有死路一条，若是自己办不好这件事，这个知县的宝座就该坐到头了，当下厉声喝道，“往日种种我既往不咎，从现在开始谁要再首鼠两端，当心本官要了你的脑袋！”

两侧衙役当下立刻神情一变，今日之所以敷衍了事不过是担心凤家势力大，害怕日后被报复罢了，一听说凤天南得罪了朝中的大人物，这哪敢再糊弄，更有甚者有些人想到往日里凤家奴才趾高气扬、不把自己这些当差的放在眼里的可恶模样，大声答道，“谨遵大人号令！”，说完麻溜的把凤七捆成一团，水火棍腿弯一架，噼里啪啦的打了上去。

凤七一听说得罪了朝中的大人物顿时汗如雨下，自己家虽然在佛山称霸一方，但可经受不住朝中大员的一个小指头，君不见少林千年基业也不说烧就烧了么？顾不得屁股上传来的阵阵剧痛，大声争辩道，“大人冤枉啊，我凤家一向遵纪守法，一

向遵纪守法啊！此番定是有人诬陷，还望大人帮忙辩解一番，我凤家定有厚报！”

“若是遵纪守法又何来这么多的苦主！还在胡说八道，左右给我掌嘴！”，陈家洛就在身旁呢，他就说起行贿的事儿，嫌自己的官帽戴的太稳么？

噼里啪啦一阵耳光，再加上衙役们卖力的大板，凤七没多久就奄奄一息了，师爷凑到陈家洛身旁，“罗先生，这尚未定罪要是打死人了似乎有些不妥，不如先关押起来再行处置？”

“嗯。”，陈家洛微微点头，折扇指了指现场的衙役，“这凤家果然势大，光靠这些衙役恐怕不好办啊，一会儿给你家老爷说拿和大人的名帖去本地参将府上一趟，让他派兵协助，日后自然少不了他的好处！”

“是！”，师爷恭恭敬敬的双手从陈家洛哪里接过名帖，走到知县身旁耳语一番，此时知县正要下第二道火签传凤天南父子到场，闻言思索片刻，一拍惊堂木，“退堂！先把这凤七押入大牢，待捉拿到凤家父子一同处置！”

知道调兵需要时间，陈家洛也懒得在衙门多呆，借口倦了要回客栈休息先行告辞，知县一再挽留见陈家洛态度坚决便不再坚持。不过等陈家洛回

到客栈中之时，整座客栈早已被腾地干干净净，巷子口也守着数名衙役，心下得知这是知县在巴结自己了，这大清的官员果然懂事啊！

“总舵主！狗鞑子怎么把这里围起来了？我立刻传讯叫人来一起杀出去！”，回到小院内蒋四根还有些摸不着头脑。

“十三哥无需惊慌，这是当地知县派人给咱们看门呢！今日那凤七已经被押入大牢，凤天南父子也蹦跶不了几日了！十三哥你就等着看好戏吧！”，陈家洛笑着解释道。

“啊？”，蒋四根顿时张大了嘴巴，自己费心费力半年多没搞定的事儿，总舵主以来就要把凤家弄垮了，这...这差距也太大了吧？忙不迭的追问道，“总舵主，您是怎么办到的啊？”

“我借了京中某位大员的名头压了下知县，他自然不敢再维护凤家。”，陈家洛也没细说，这位当家的性子直、脑袋里又满是行侠仗义的念头，若是知道了事情的详细经过说不定会生出许多是非来，干脆不如不说，“劳烦十三哥去广州城里联系下天镜禅师，咱们在广东人手少，到时候运送铁锭、工匠免不了要借用他们的人手。”

“诶，我这就去办！”，蒋四根不疑有他，兴

冲冲的就往外跑，小院里又只剩下了陈家洛和李沅芷两个，想起早上在茶楼里的情景，陈家洛心头一热又往李沅芷身边凑了过去。

广州知府衙门内，知府大人刚办完公务，正在后堂喝茶和幕僚说说近期广东政坛的动荡，正说到高兴处下人来报，佛山凤家有人求见，念着往日里凤家送来的供奉知府点点头，“让他进来吧！”

“小人凤一鸣拜见知府大人！”，来的正是凤家的大少爷凤一鸣，南海知县虽然在大堂上警告众衙役不得泄露消息，但凤家在此地经营多年，立刻就得到了消息，凤天南慌忙派自己的儿子前来广州打探消息。

“起来吧！”，双方地位悬殊，知府也懒得客套，直接问道，“你找本官有何要事？”

“大人日理万机，小人本来不该打扰，但那南海知县……”，凤一鸣把南海知县派人传唤自己父子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在他口中就变成了刁民诬告、知县大人受刁民蛊惑误信谗言，说完见四下都是知府的亲信，就从袖中抽出大额银票双手送上，“还请大人主持公道，还我父子清白啊！”

这南海知县莫不是缺钱缺的急了？既然凤家如此识趣且让我做一回和事老，知府大人接过银票看

着上面的数额满意的点点头，正待开口说话却见一名亲信幕僚在门外打着手势，这老钱平日还算稳重，今日怎么如此不识体统，知府大人正待呵斥几句转念一想，不对恐怕真的是有要事，当下起身走出门外。

“大人，你可千万别掺和到这件事里去啊！”，知府大人刚走到门外，幕僚顾不得行礼忙把他拉到一边说道，“刚才南海县令派人来拜访，手上拿的可是和珅和大人的名帖……”

凤一鸣见知府大人中途离场，心情突然紧张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他回来，自己的膝盖都跪的发麻了，正琢磨着该找什么借口起来活动活动的时候，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大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一队兵丁闯了进来手持刀枪把他团团围住。领头的正是刚才那位把知府大人喊出去的幕僚，只见他大喝一声，“身为知县大人传唤的案犯，竟敢畏罪潜逃？左右，给我拿下！”

凤一鸣虽然一身好武艺，但此情此景有哪敢动手，只好乖乖束手就擒。

第一百四十六章凤家倒台

这也是知府大人被和珅的名帖吓坏了，早知道是和大人的关系要收拾凤家，自己连门都不会让凤一鸣进来！自己能从凤家拿些钱是不假，但和大人那可是一句话就能要了自己官帽的人，两者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心急之下，得，我就把这小子当份大礼送回南海县去吧！

跟着头戴重枷、坐在囚车里往南海县赶去的除了凤一鸣和知府大人的亲兵之外，另有一员参将领着数百绿营兵丁；参将大人久在广东，对于佛山凤家的富庶早有耳闻，心知此番办事不仅能得到和大人的赏识，还能捞一笔，自是心中大悦，一路上不停催促兵丁加快脚步，“你们都他x的给劳资快些，这是去抄家的活路，又不是去剿匪，有大把的银子等你们去拿，都给劳资打起精神来！”，至于传说中凤家的高超武艺早就被他抛到一边，武功再好你来和我的正规军试试？一阵鸟铳打不死你！

快马加鞭赶到南海县刚好是中午时分，见了南海知县及和大人的亲信罗先生，听陈家洛吹了一会儿京师秘闻，当下心中再无怀疑，摆着胸脯说道，“罗先生您就看末将的吧！末将这就带着手下

的儿郎去把那凤家给抄了！”

“将军切不可小觑，那凤天南可还是什么五虎派的掌门人，据说武艺出众，将军还是小心些！”，陈家洛又给烧了把火。

“若是单打独斗这些江湖人确实有两下子，但如今我带来的都是精锐，战阵娴熟，对付几个江湖盗贼不在话下！”，参将拍着胸脯保证，眼看发财在即参将酒也不喝，匆匆用过知县准备的饭菜后带着人马就往佛山赶去，陈家洛和知县也跟着前往。

到了佛山镇外，参将挥手止住了前进的队伍开始下达指令；这参将倒是有两把刷子，军令下达条理分明，不一会儿这几百号人就把佛山镇几条要道堵得严严实实。自己则带着麾下三百亲兵直直杀往凤天南府上。

凤天南在府中左等右等不见儿子有消息传来，正要亲自前往广州之时却迎来了晴天霹雳，一大群兵丁已经朝佛山杀来了，“掌门人，这可如何是好啊！”，“大哥，咱们和这些狗官兵拼了吧！”，“大哥，咱们还是先避一避，待探明究竟是得罪了哪位大人再做计较！”，“大哥……”，手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也都集中在了凤府，七嘴八舌的说着截然不同的意见。

凤天南被吵得一阵头大，一边挂念儿子一边担心将要到达的军队，心乱如麻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是，猛地一拍桌子，“都别吵了！去准备些银两给带兵的将领送去，问清楚是谁要对付咱们！”

“大人，前方有那凤贼的使者求见！”，得，现在亲兵都直接把凤天南叫贼人了；参将见陈家洛点点头，吩咐道，“把人带上来，我看这些贼人究竟有何话要说。”

来人是凤府的管家，身后跟着十来个挑着箱子的家丁，一见参将马上大礼跪拜，说了一堆求情告饶的话，参将见陈家洛并未反对，派人打开箱子一看，满满的都是银两，怕是不下万两，当下咽了口唾沫看着陈家洛，“罗先生，您看这......”

“呵呵，将军一路辛苦，这些就拿下去和贵众分了吧！”，反正到时候也不会少了自己一份，接着陈家洛用只有自己和他听得到的声音说道，“将军想想看，这一下就拿出上万两白银，府内留的恐怕更多啊！”

这句话让参将精神大振，“把这些贼人都抓起来，立刻进军凤府！”，留下几十号人看管俘虏银两、保护陈家洛和知县，参将亲自带人冲向凤府。

到底是有组织的活力社团，等他们冲到大门口

的时候还是冲出来了那么几十号人，一阵冲杀倒是弄得官兵有些措手不及；当然散兵游勇和正规军还是没法比，在损失了十来号人后兵丁们重新整好队形，一阵鸟铳过来五虎派的人马遭受当头一棒。看着那些练过几年武艺的家伙在绿营兵的追赶下狼狈而逃，陈家洛心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如今果然不再是武艺称雄的时代了啊。

对方的反扑也坐实了凤天南图谋不轨的罪名，半个时辰后凤府被绿营兵整个占领，五虎派的好汉们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也都做鸟兽散，倒是凤天南或许见机的快没被抓住。不过知县大人却是松了一口气，留的此人若是在公堂上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反而不美，如今他家业已失，倒也不怕他翻出什么风浪来。

到了房屋正堂，旁边的兵器架上正好摆放着凤天南赖以成名的黄金棍，陈家洛好奇之下拿到手中耍了两个棍花，这特么的哪有一百五十斤，再想想当初看《飞狐外传》之时这棍子里似乎还可以发射暗器，原来不过是个空心的棍子。

“罗先生，您看这府中……”，或许是看出他现在心情比较好，参将凑到他身边小声问道，“这府中或许有人藏在暗室之中，是不是该好好搜一

下？”

“这些你们看着办！这街上的英雄楼、英雄当铺、英雄赌坊可都是凤家的产业，都一并搜查下！”，陈家洛哪会看不出他的心思，反正此来就是打算把凤天南的势力连根拔起，既然目的已经达到，自然不介意他们发点财。

在银子的激励下，绿营和南海县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效率，一日之内威震佛山多年的五虎派被连根拔起，除了掌门人凤天南在逃之外派中重要人士被一网打尽，家产统统被抄没入官，整个佛山镇鞭炮齐鸣，百姓奔走相告，赞颂青天大老爷之声不绝于耳。

没有绿茶婊出来打扰的感觉真好啊！事后第三天，正当陈家洛和之两名满清官员商量着如何瓜分凤家产业的时候，牢头来报，关押在大牢里的凤一鸣被人救走。陈家洛一转念，难道这俩人真的是命中注定要交给胡斐来对付？但愿哪位绿茶将来不会再出来骚扰。

第一百四十七章大获丰收

“沅芷妹子，这串珍珠项链你戴着一定很好看！”，客栈里陈家洛正在灯光下赏玩抄家后的战利品，此次抄家的主力是参将大人率领的绿营兵，具体的收获还在统计中，但他是做久了官的人，又怎么会忘记先给陈家洛送上一份呢，这第一批送来的可都是珍品。

李沅芷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如此圆润的珍珠也从未见过，拿在手中把玩片刻后似乎想到了什么，恋恋不舍得放下项链说道，“陈大哥，这些都是凤天南压榨佛山百姓所得，我们不如把这些还给百姓吧？”。

“我们没办法在佛山常驻，就算将凤府的金银财宝还给百姓也会被那些贪官污吏搜刮走。”，陈家洛解释道，“不过既然咱们来了，待知县大人审完案子，将这些年凤府侵占的土地、掠夺来的不义之财返还给事主便是，虽说这些比起凤府历年所获肯定要少上许多，可是目前咱们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李沅芷并非长在深闺中的女子，自然明白陈家洛所说的是正理，点点头应了下来，不过却再也没

去看那串珍珠项链；陈家洛起身将她揽入怀中，在耳边轻轻说道，“我只是看着这串项链和沅芷妹子很配，你不喜欢就算了，等回去了我再寻一串送你。”

想着他能念着自己，李沅芷心里甜丝丝的，靠着他宽厚的臂膀，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味道，为掩饰自己加速的心跳，李沅芷换了个话题，“自从来了佛山，陈大哥好久没有给沅芷说故事了呢！”

“好好好，我这就说给你听。”，大事已了，陈家洛也决定稍微放松下，拉着李沅芷坐到窗边，“这次说点前朝的故事好了，话说前朝武林以少林、武当为尊，稍次便是那五岳剑派，这一年五岳剑派中的衡山派传来一个大消息......”

在金钱的激励下，南海县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效率，凤天南一家的种种不法很快审理清楚，该判的判、该赔的赔，整个佛山称颂苏知县青天大老爷之声不绝于耳，他们那知道这不过是知县大人为了巴结上官而已。

“罗先生，此次抄家收获金银财宝、田产地契无数，折合银两大概有八十一万七千六百余两！你看这些银子......”，事情处理完毕就该到分赃的时候了，县衙内知县大人、参将大人和陈家洛三人在密

室里商议着。

“我此次来主要是为内务府收集铁锭、招揽工匠。”，陈家洛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两件事还要多多劳烦知县大人和参将大人帮忙，二位大人请放心，待回了京城我定会将二位大人的功劳细细说给和大人听！”

“如此多谢罗先生！”，既有钱拿还能巴结皇帝面前的红人，二位大人顿时笑的合不拢嘴，苏知县和参将大人交换了个眼神，还是知县大人接着地主之利开口说话了，“罗先生，下官以为这赃银报上去十多万两即可，剩下的和大人拿一半走如何？实在不是下官贪心，只是此时发生在广东，像是总督大人、抚台大人、知府大人这里多多少少都要表示一二！”

“嗯。”，陈家洛嗯了一声，既不说答应也不说不答应，把话题转移到凤天南剩下的产业上来，“不知苏知县打算如何处置凤天南留下的这些产业？”

“这凤天南名下还有铁器作坊若干，酒楼、当铺、赌坊数间，罗先生若是想要一并拿去便是！”，说话间苏知县一阵心疼，这可都是日进斗金的买卖啊！

“苏知县说笑了，我不过是个外乡人，又那有这么多的人手经营。”，天镜禅师派来的人手陈家洛已经见过了，也没几个做生意的料，能维持铁业行会的经营就不错了，其他产业还不如拿来送人情，“这铁器一事是和大人吩咐过的，这一块我就当仁不让了，剩下的酒楼、当铺、赌坊就由二位商量着处置吧！”

二人闻言大喜，谦让一阵后见陈家洛态度坚决于是觍颜答应了下来，为回报陈家洛的好意俩人商议后将现银又匀了一部分给陈家洛。

“罗先生一路顺风，等回京见了和大人，还望美言几句！”，码头上，大大小小的官员挤得满满当当，一个个嘴里说着恭维的话，恭送陈家洛离开。

“一定一定！天色不早了，诸位大人请回吧！”，陈家洛也笑的脸皮都快抽筋了，不知道这些人知道自己是反贼后该会是何等表情啊？

来的时候是孤零零的一条船，而现在自己这艘船后面跟着整整五艘大船，上面满满的装着铁锭及开矿、冶炼等所需的种种器械，除此之外苏知县整整找了三百多号工匠一股脑的打包运上船，再加上他们的家眷，总人数快接近一千了。

“陈大哥，我已经算清楚了，船舱里共有白银五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两，黄金八千五百四十五辆，另有珠宝首饰、古玩书画整整五大箱！陈大哥这次可是发了大财！”，李沅芷兴冲冲的拿着账本跑到陈家洛面前。

“哈哈哈哈！这都要多谢我大清的官员办事得力啊！”，陈家洛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这些人可比常凯申运输大队长的服务好多了！

身旁的蒋四根摸摸脑袋，“小弟在佛山大半年功夫还顶不上总舵主来半个月，小弟佩服佩服！”

庆祝过后蒋四根按捺不住又去船舱里盘点收获，陈家洛则靠着船舷上手拿小刀一下一下的刻着什么东西，李沅芷在一旁看了一阵儿后问道，“陈大哥，你刻得是什么东西？”

“凤钗啊！沅芷妹子不喜欢从凤天南家抄出来的东西，我就亲手给你做一个好了！”，说完俩人不再言语，约莫半个时辰后一只精巧的凤钗出现在陈家洛手中，吹去上面的木屑，陈家洛把凤钗举到李沅芷头边，“来，沅芷妹子，我给你戴上看看！”

“嗯！”，李沅芷轻轻低下头去，心中满是欢喜。

第一百四十八章收保护费的

福鼎本是小地方，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船只造成的轰动就不用说了，让陈家洛感到奇怪的是船已经靠岸，那些码头上讨生活的搬运工、拉客的**等人却没有凑上来，好在自己船上也有千把号人都也用不上他们帮忙。“沅芷妹子，你去县里通知一声，让陆道长派些人过来带路；十三哥，先安排几个兄弟下去买些热食给大伙儿垫垫肚子，休息一阵儿等咱们的人来了就把东西运到岸上去！”

俩人应了一声就开始分头行事，陈家洛也没闲着指挥会中的亲信整理从佛山弄来的那些金银珠宝、书画古董，有了这些起码矿山和军队的启动资金就必须要从闯王宝藏里拿了，这凤天南还真是送财童子啊！

李沅芷此时已经换回女装，未等跳板搭好就腾身而起，脚尖一点船舷在空中几个转折落在了码头上，武当乃是道家，武功讲究浑然天成，这套轻功施展起来犹如白云出岫姿态优美，再加上李沅芷本来就人才出众，这脚尖尚未落地就迎来一圈的喝彩声。李沅芷站稳后落落大方的还了一圈礼表示谢过，顺着栈桥就往县城的方向奔去，此来福鼎多

日，闲暇之时也曾四处游览，这码头也不是第一次来，因此也不用找人带路。

“且慢！”，刚走到路口左右各闪出一名少女，一伸左手一伸右手，将李沅芷拦了下来。

李沅芷定睛一看，这两名女子约莫十六七岁年纪，难得的是她二人面貌上有**分相似，相貌娇美，肤色白腻，莫说闽地罕有此等佳丽，就算是江南也不多见；二人身穿鹅黄色锦缎长裙，颜色甚是鲜艳，但在她们的荣光映照之下，再灿烂的锦缎也显得黯然失色。自来美人不是温雅秀美，就是娇艳姿媚，但她俩却是十分美丽中带有三分英气，三分豪态。李沅芷一见便心生好感，无视了她们拦路的失礼，柔声问道，“二位妹妹有何要事？”

“谁是你妹妹来着！”，右侧哪位看样子是姐姐，一甩手中长鞭，下巴微微抬起故作傲慢的说道，“你们这支船队从哪儿来？运送的是何等货物？到福鼎可知道这里的规矩？”，左侧的妹妹闻言也摸了摸腰间的双剑。

李沅芷本就是活泼的性子，见她二人如此模样玩心大起，一甩袖子左手背在背后，昂头挺胸故作豪气的说，“哦？规矩？想我李某人纵横七海多年，无论到哪都是我说了算，还从未守过别人的规

矩！”

“无论是哪路英雄好汉，到了福鼎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你这是要挑衅.....”，那姑娘眉头微蹙一边反驳一边打量着李沅芷，似乎是在猜测她的来路，话说到半截突然噗嗤一声笑了。

“额，妹妹为何发笑？我话中可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李沅芷这些江湖经验大多是从陆菲青口中得知，自己闯荡江湖的机会极少，上次去西北一路上又有陈家洛照顾，并未真正见识过多少江湖中人行事，见她发笑还以为自己言语中出了岔子，当下变得有些赧然。

笑了一会儿，那姑娘刚才的那点怒气也已经烟消云散，语气也变得温和起来，“这位姐姐一看就是不常出海的人，在海上漂惯了的人哪有姐姐这么白嫩的肌肤；不过姐姐的轻功倒是不俗，不知是哪位高人门下？”

李沅芷面上一红，心想原来岔子出在这里，见别人问起自己师门，立即双手抱拳正色道，“在下李沅芷，出身武当，家师的名讳却是不方便说，敢问二位女侠芳名，乃是何门何派弟子？为何拦住在下？”，她师父绵里针陆菲青是朝廷钦犯，却是不方便说出来。

那姑娘见李沅芷一本正经的按照武林规矩说话，当下手腕一抖将长鞭缠在腰间，规规矩矩的换了一礼，“在下林静，这是我妹妹林漓，我二人的父亲是此间林家堡的堡主，凡是来福鼎停靠的海船统统都要去我林家堡拜会，若是有货物也得去我林家堡出售，姑娘可是要和我去林家堡走一遭？”，态度虽然好了些，但脚步却是一寸不让。

原来是来收保护费的啊！陈家洛见情形不对也悄无声息的来到李沅芷背后，他武功要高出这三人不少，一时竟无人发现，见李沅芷不知该如何回答就上前一步道，“二位姑娘有礼了，我等却不是在海上讨生活的好汉，此次是给知县大人运送货物；在下乃是知县大人的钱粮师爷，不信二位可和我一起去县衙走一遭。”

“你家大人可是生财有道啊！”，林静面带讽刺的看着码头上停泊的一艘艘大船，“怪不得一上任就让我爹爹捐献钱粮。”

“这些船是运送开矿所需的器械和工匠，号召县里士绅捐献乾隆也是为了修建堤坝防汛。”，陈家洛不卑不亢的答道，“林堡主在下也见过，既然都是熟人还请二位姑娘让开路吧？船上还有病人，若是耽误了可不太好！”

“上一任知县也是说要修建堤坝，最后还不是全进了自己腰包！”，林静小声嘟囔了一句，手又搭在了腰间的长鞭柄部，“我管你是师爷还是师母，来了福鼎就得守我林家堡的规矩！想过去也行，先赢了本姑娘手中的长鞭再说！”

呵，上一世我拿鞭子抽姑娘抽的多了，到如今竟然有人想抽我？像这种傲娇的妹子是用言语打发不了的，陈家洛将折扇插回腰间，“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若是我在三招之内夺不下姑娘手中的长鞭就算我输了！”

林静闻言大怒，抽出长鞭甩了个鞭花，“好小子，放马过来吧，看姑奶奶不打得你满地找牙！”

陈家洛正要上前，李沅芷一拉他的胳膊，难得遇见这种和人比武的机会，而且对手和自己同样的年轻女子，当下见猎心喜，眼中闪着兴奋地光芒，“陈大哥，这一阵还是我先来吧？”

第一百四十九章原来是自家人

“沅芷妹子你小心点！”，陈家洛微微一笑退了下来，从刚才林静甩鞭花的那几个动作可以看出她的武艺要略次于李沅芷，让她上场理应可以拿下；不过为了以防万一陈家洛还是悄悄地扣住了几颗围棋子。

“你们姐妹俩是一起上呢还是？”，李沅芷握住了剑柄，见有热闹可看蒋四根等人也凑了过来，加上林静姐妹带来的人马和码头上讨生活的人，将她们几人围在中间，空出一个十丈见方的圈子。

“对付你这样的我一个人就够了！”，林静冷哼一声，“妹妹，你先退后，待我教训教训她，下场你再上！”

待陈家洛和林漓退出圈外，林静右手一抖长鞭就像毒蛇一般动了起来，乌黑的鞭稍携着劲风袭向李沅芷的面门，这小姑娘出手真是一点情面也不留。

李沅芷不惊反笑，“来得好！”，话音刚落只听仓啷一声，秋水一般的长剑从剑鞘里废黜划过一道玄妙的弧线击在鞭稍略后处，长鞭就像被击中七寸的毒蛇顿时变得无力起来，这正是武当密不外传

的柔云剑法。

“咦？”，林静眼神闪烁，李沅芷的剑法给了她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此时正在比武当中来不及细想，右手再抖长鞭划出三个圆圈一环接一环的往李沅芷头上套去；李沅芷纤腰一扭如随风扶柳闪开长鞭挺剑刺向林静手腕的神门穴，这一剑出自武当开派祖师张三丰真人所创的神门十三剑，武当六侠殷梨亭当年曾用此剑术轻而易举地使三江帮十余人撤下腕中之剑，可惜年代久远整套剑法早已失传，剩下的几式残招被武当后人融入到柔云剑法之中。李沅芷爱惜对方人才，故而使上了这式温和的招数。对面的林静可不管她的好意，见自己这招“三环套月”并未派上用场后退一步右手啪的一甩长鞭，落在李沅芷身后的鞭稍突然从地上跃起袭向她的后脑。

纵使泥人也有三分火性，更何况李沅芷本来就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刚才几下留情不过是看在对方是个漂亮小姑娘的份上，哪知对方迭出辣手，顿时心头火起，柔云剑术中的几手辣招接连使出，林静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起来。刚打算喊林漓上来帮忙，又想着自己刚才已经夸下海口，羞愤之下只能自己咬着牙坚持。

又过了十来个回合，林静早已香汗淋漓，但李沅芷却是闲庭信步一般，一边挡开林静的长鞭一边调笑道，“你这姑娘倒也有几分本事，不如拜我为师，我传你几招保你受用不尽！”

“哼！想做我的师傅你还不够....”，林静却不似李沅芷这样还留有余力，刚反驳了半句就被对方的剑招逼了回去。

若是李沅芷全力以赴林静早就败下阵了，她难得遇到个好对手还想多和她玩玩，但在下面观战的陈家洛有些看不下去了，船上还有大批工匠等着下船呢。他上前两步就打算将她二人分开，这时人群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沅芷，住手！”

是师父！李沅芷心中一喜，两剑逼开林静跳出圈外，“师父，你老人家来啦？”

林静喘了两口气缓过神来握紧长鞭正要继续动手，又有人叫道，“静儿，人家方才已经是让着你了，你可不能不知道好歹！”

人群中闪开一条通道，一名师爷打扮的老者和一名中年壮汉走到人群中，那老者正是李沅芷的师父绵里针陆菲青，而那名壮汉则让陈家洛有些意外，这不是林家堡的林堡主么？他怎么会和陆道长混到一起了？

陆菲青给陈家洛递了个眼神，陈家洛按下心中的疑问上前打了个招呼，林堡主笑着说道，“小女顽劣，让陈...罗先生见笑了！这些码头上讨生活的汉子都是我的人马，就由他们帮着罗先生搬运行李吧！”

陈家洛见陆菲青微微点头，也笑着说，“如此有劳林堡主了！”

有人帮忙船队卸货的速度加快了许多，当然一些紧要的东西还是红花会自己人搬运，林堡主的手下似乎做惯了这些活路，见状也不问自顾自的忙着搬运别的货物。周围看热闹的人见无热闹可看也逐渐散去。

陆菲青瞅了个机会将陈家洛、李沅芷和林堡主父女拉到一边，“总舵主，当日福鼎士绅为我等接风之时我就觉得林兄弟有些眼熟，不过一时没想起来是谁，前几日林兄弟上门拜访我才得知这是我以前在屠龙帮时的兄弟啊！”

“陆大哥见笑了，我们俩已经快二十年没见面了，当年我还只是个小伙子，如今已经老了，倒是陆大哥风采依旧！”，林震南笑着把他俩结识的经过说了出来，雍正年间众多反清义士组建屠龙帮，陆菲青武功高超又是武当大侠，自然要在会中坐一

把交椅，林震南那时年纪尚幼，武功尚未练成，只是做了一名小头目，后来执行某次任务之时同行过一段时间，林震南还蒙陆菲青指导过几手武艺；可惜后来屠龙帮被朝廷镇压，烟消云散，陆菲青隐姓埋名藏在李可秀府中，林震南心灰意冷回到家乡，好在他在帮中名声不显也无人通缉，于是就安心在家乡住了下来，一边勤练武艺一边收拢周边海上势力，以图某一日屠龙帮重组时能出上一把力，“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屠龙帮再无音讯，倒是红花会越做越大，前些日子和陆大哥相认才发现陆大哥竟然也入了红花会。”。

“原以为林堡主只是个普通乡绅，没想到竟然还是屠龙帮的反清义士啊！”，陈家洛一语双关的说道。

“想我林某人乃南宋武状元汝侠公的后人，在宋时我林家抗击蒙元，在大明之时我林家无数先人在与倭寇和辽东鞑子的战场上为国捐躯，若是我林某人安心为鞑子卖命又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林震南似乎听出了陈家洛的意思，语气有些不悦。

原来是根正苗红的烈士后人，这我就放心了，陈家洛深深一礼，“小弟失言，还请林堡主原

谅。”

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继续求收藏求推荐。

第一百五十章开始种田

陈家洛出言相询也是出于谨慎，他可是记得当初风际中将天地会卖的干干净净的教训，要说清廷在江湖中没有探子是不可能的，红花会风头日盛难免引人瞩目，但经过刚才一番交谈，他初步消除了对林震南的怀疑。既然话已经说开，那就继续按照原计划卸载货物、运送工匠下船，有了地头蛇林震南的帮忙，没过几个时辰，五艘大船上运送的货物全部被卸到了码头上，此时红花会的人也到了，开始接手林家堡的工作；林震南若有所思的看着堆放的像小山一样的铁锭和各种开矿器械，“贵会是打算在福鼎大干一场啊？”

“日后还请林堡主多多关照！”，既然都被别人看到了，陈家洛也不遮掩，“此番运来生铁数万斤，福鼎又有铁矿，正好打造兵器积蓄实力，待时机一到我红花会就正式举事！”

林震南此刻的心情颇为复杂，年轻时他也想推翻满清朝廷，但遭受挫折后又缩回了福鼎，依靠林家在本地的威望日子过得还算惬意，只是每年祭祖之时想起那些死于鞑子之手的先祖就恨不得杀入紫禁城为先祖报仇雪恨。可如今机会真的到了他又犹

豫起来，造反毕竟是掉脑袋的事，想当初屠龙帮偌大的声势在清廷的打击下很快就烟消云散，现在红花会实力虽然更胜屠龙帮一筹，不过这位总舵主稍显年轻，自己如今背后还有一大家子人呢，早也不是当初那个了无牵挂的光棍汉，如此大事还是慎重一番比较好；因此面对陈家洛的招揽只是简单地应了两声，“好说，好说。”

“今日尚有要事在身，等过几日在下定会登门拜访！”，陈家洛也知道这不是一句话就能搞定的事儿，目前更要紧的是赶紧安顿好这批工匠，笑笑提出告辞。

林震南也需要时间来思考一番，当下并未挽留，“如此老夫就在家中恭候陈总舵主和红花会诸位英雄上门，静儿、漓儿，我们走！”

林静和林漓正在一旁和李沅芷小声说着什么，见父亲召唤又拉着李沅芷的手说了几句，这才向红花会众人施礼后告辞，路过陈家洛身边之时林静小声说了句，“哼，自己不敢出手让女人上场算什么本事？”

呦呵，还是个小辣椒，不过就你的水平我一个能打十个！陈家洛并未将小女生的傲娇放在心上，笑着摇摇头没有理会。铁锭和器械运送尚需一些时

间，倒是这些工匠和他们的家属在海上飘了些日子，早已旅途劳累得早些休息才是。陈家洛安排好留守码头和运送货物的人马后带着这些人往庄子行去。

“如此多的人手，现在庄子上这些地方怕是住不下啊！”，高类思和杨德望接到消息后就守在庄外等候陈家洛，看到长长的队伍不禁皱起了眉头。

“现在能住得下多少人？”，陈家洛问道，临行之时已经想到会有工匠到来，早就吩咐高类思二人准备修建房子了。

杨德望从怀中掏出个小本子翻了几页，“算到昨天夜间，目前一共修葺好房屋一百三十四间，尚有七十八间未完成；不过现在的房子都是简易木质房屋，短时间内使用尚可，若是过上三五年就不堪用了；而且目前的房子都是大通铺，孤家寡人的还好说，要是成家了的人也不能长期让人家分住，这些还是得早作打算才好！”

陈家洛瞅见小本子上用鹅毛笔写满各种数据，心中暗赞果然这海龟办事就是不一般啊，来了快两年总算听到人拿数据说话了，“嗯，一百多间房子这些人挤挤暂时也够用了，等到正式开工之后再给他们加盖。”，说到这陈家洛想起早些年公职人员

的福利房发放方式来，“你弄一套评分标准出来，对每个工人的工作进行考评，累积获得一定数额的积分之后即可兑换房屋一套，当然目前只是给他们住，若是想据为己有还得花钱购买。”

杨德望楞了一下，现在的工厂管理可没有绩效考核这一套，“总舵主，这考评该以何为标准啊？”

“嗯，就先以本职工作完成的好坏、是否遵守矿场的条例，对了不上工的时候安排人手教他们识字、算术，这识字的数量、是否会算术也是一项重要的考核标准。”，不识字的工人作用终究有限，“哦，若是有人能对矿场的生产提出有用的建议，根据建议的作用提高奖励，若是有特别的突出的可以直接发放房屋并给予银两奖励。”，鼓励技术改革也不能忘了，这些工匠在铁厂生活多年，总有些人手中有独门绝活，18世纪东西方的冶金技术的差距虽然已经开始逐渐拉大，但我华夏数千年的积累还是有一些西方未曾涉及的绝活。

“总舵主此计大妙！”，高类思击掌赞曰，“现在法兰西的工厂里都靠监工的鞭子督促工人干活，纵然肯下力气心中也难免有怨言，若是按照总舵主的方法实施下去，恐怕这些工人会豁出老

命去干活了！”，他虽然在西方多年，但从小在华夏长大，当然知道房屋对中国人的吸引力。

“方法虽好也得要执行严格才是，若是查出有人弄虚作假，定要严格处置！”，陈家洛可不希望考评制度最后变成评分者向工人索取好处的利器。

“总舵主请放心，这些小弟自会处置！今日还要给他们烧水洗澡、准备饭菜、安排住处，就先说到这里，过几日我理好条陈再送给总舵主看。”，杨德望见陈家洛并未反对，收起小本子开始安排工匠。

庄外架着一排大锅，炉火烧得通红，锅中是按照陆菲青的方子熬制的汤药，每名工匠到了后先喝一碗汤药，再进入澡池子洗澡，洗完澡换上洗衣服去餐厅用饭，这套流程还是陈家洛看《临高启明》学的。

看着乌压压的人群，陈家洛心中感慨道，我这种田之路总算是开始了。感谢残月未殇的1888打赏，今天又周五了啊，祈祷两点能收到好消息。

第一百五十一章林震南的担忧

从码头回来，林震南就将自己关到了书房里，一直到晚饭时候还没出来；林震南平日治家严厉，下人们也不敢打扰，只得悄悄地通知了两位小姐。

“爹爹，该用晚饭了，今日孩子做了您最爱吃的荔枝肉。”，每当林震南躲进书房的时候，也只有林静敢推门进来，就连林漓也没这个胆子。

“哦，是静儿啊！”，林震南愣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挤出一丝笑容，轻轻摇摇手，“你和漓儿先去吃吧，爹爹今日没什么胃口。”

林静闻言没有离开，反而走到林震南的书桌前撤去早已冰冷的茶水，取了新茶冲泡好给他换上，“爹爹有何烦恼，不妨说出来给女儿听听，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说不定女儿能想到一些办法呢？”

林震南早年闯荡江湖，成年后才回到家乡娶妻，夫妻感情甚笃，可惜妻子在生下两个闺女后撒手人寰，他也未曾续弦，而是将所有的疼爱给了自己的女儿，大女儿行事果断，小女儿温柔贤惠，无论是管理家业还是武艺都高人一等，在福鼎赵高杨林四大家的二代之中还没有比这姐妹俩人才更出众

的。见大女儿如此懂事，林震南老怀大慰，端起茶盏抿了一口，叹了声气道，“哎，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爹爹这话我不爱听！”，林静嘟起嘴巴，原打算给林震南捶背的小拳头放了下来，“女子怎么了？女儿那点比赵家、高家还有杨家的那些大少爷差了？若说武艺女儿一个能打他们十个，若是论文采女儿的文章也是得了前任知县赞誉的。”

“好好好，爹爹错了还不成么！”，林震南连忙致歉，自己这个女儿什么都好，就是容不得别人说可惜她不是男孩，今日也是自己心乱之下说漏嘴了。

“爹爹今日从码头回来就一直皱着眉头，可是因为那个什么陈总舵主？”，林静心思缜密，很快就找到了关键。

“也罢，静儿，你去把门关上，咱们父女俩好好商议一番。”，今日自己在书房闷了一下午也没理出个头绪来，自己这个大女儿行事向来得体，这两年帮着自己管理堡中事物也没出过什么差错，让她帮着分析下也好。

林静关好门回来走到林震南背后，一边帮他捶背一边问，“爹爹前些日子见了陆老爷子回来后高

兴了好几天，怎么今日一见那陈总舵主却又变得愁眉苦脸？他们不都是反清的义士么？爹爹应该开心才是啊？”

“哎，那不一样啊！”，林震南又叹了一口气，将心中的担忧说了出来，“我与陆大哥相识多年，前些日子见了他还以为他是躲避鞑子的追捕才隐身官府之内，本想着我林家堡在福鼎也算得上是一号势力，若是陆大哥有什么计划我们也能帮得上忙；那天去见他一是为了叙旧，二是为了看看他哪里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没有。未曾想到陆大哥竟然入了红花会。”

“红花会不好么？女儿也听人说起过这红花会，江湖上都传言这红花会也是反清的帮会，如今在江浙一带好生兴旺。想必陆老爷子入了红花会也是好事。”，林静说起红花会只是眼中闪烁着兴奋地光芒，要是爹爹能同意我出去闯荡江湖就好了，这小小的福鼎都快把自己憋坏了，若非今日遇到哪位李姐姐，自己还以为要是论起武功高低，天下除了爹爹就是自己了呢。

林震南摇摇头，“不是说红花会不好；与陆大哥重逢之时，我还以为他只是借着官府的掩护藏身，没想到红花会竟然来了这么多人。早些年我在

屠龙帮的时候，帮中的兄弟不比红花会少，论起高手来或许还要胜过红花会一筹；但那时候咱们反清，无非是刺杀官员，联络江湖上的好汉相约共同举事之类；但如今红花会的举措倒是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林静捶背的拳头稍微顿了顿，“也是啊，咱们福鼎县城狭小，又非交通要道，他们红花会来这么多人做什么？”

　　林震南点点头，“爹爹也在想这个问题，今日一见这位陈总舵主和他带的船队，我才算是猜出一二来，我估摸着红花会是打算以福鼎为基业，打造兵器准备大举起事了！”

　　“啊！为何会是福鼎？红花会不是在江浙一带么？”，林静虽然啊了一声，但眼神中却看不出多少惊讶，反而流露出一丝兴奋。

　　“红花会虽然在江浙势大，但官府盯得也紧；反观福鼎新设县不过二十年，人少地偏，在此练兵能避人耳目，一旦练成精兵，由海路通往江浙也方便；外有精兵内有暗应，江浙旦夕可下啊！”，林震南既然是坐地分赃的大头目，当然知道海运的威力。

　　“如此来看这红花会倒是比爹爹当年的屠龙帮

目光长远多了！”，无视了林震南瞬间变黑的脸，林静接着问道，“可是爹爹不是一直想赶走鞑子么？怎么见了红花会今日的局面不仅不高兴反而深怀顾虑？”

“就是因为红花会思虑深远，爹爹才烦恼啊！若是他们像屠龙帮当初一样行事反而好办了。”，林震南苦笑着说，“那样的话爹爹大不了帮着他们刺杀本地的知县、知府，我林家在此地经营多年，他们行刺之后远去，爹爹也不怕有人将此事怀疑到我头上来，我林家照样过我们的日子。但他们如今明摆着要在福鼎大干一场，爹爹一时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才好啊！若是归顺他们，将来万一举事失败，我林家就是灭顶之灾；若是不从的话，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鼾睡，想必红花会也不会对我林家堡置之不理。”

这也就是一个现在和红花会作对被剿灭和暂时归顺最终被清廷剿灭的选择，林静听完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才好，考虑了半天才说道，“爹爹不妨先看看再说，若是红花会能成事，咱们加入他们也就是了，若是不能成事，咱们先虚与委蛇一番再作打算，有陆老爷子在想必他们也不会过于逼迫咱们家。”

感谢日下部麻吕的1888打赏，从明天起恢复两更。

第一百五十二章焦炭炼铁

“嗯，也只有如此了。”，林震南眼中精芒一闪，重重的一拍桌子，“若是他红花会能成事，我也不吝惜林家堡这份小小的产业！明日一早我就去拜会陈总舵主！”

县城西北，经过昨天一整天的忙碌，从佛山来的工匠及其家属已经安置妥当，不过毕竟是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尚未恢复，暂时还需要休养几天，这几日刚好由红花会的学员们对他们进行盘查，摸清楚每个人的技能，好为后期的工作安排提供资料。

“陈总舵主请看！”，高类思指着前方的高炉说，“这些日子我和杨大哥已经带人修好高炉，赵四当家的也安排人从台湾府运来煤炭，只等工人恢复后即可开工。”

“不知高先生打算采取何种炼铁技术？这座高炉似乎比我在佛山看到的那些要高大的多啊！”，陈家洛是文科生，对于这些专业性的东西就有摸不着头脑了，不过还好他没有满清官员那些不懂装懂的坏毛病，当下问道，“若是采用泰西炼铁技术，恐怕还要对这些工匠稍作培训。”

“总舵主说的是。”，高类思引着陈家洛到了工厂的另一边，“如今说起炼铁，还是英吉利人技术最好，幸好我和杨大哥在法兰西之时结识了来巴黎谈生意的达比二世先生，这位达比二世先生的公司是英国各种大型铸铁件的主要供应商，他主要采取的是焦炭炼铁法，在下也曾去他在科尔布鲁克代尔的炼铁厂中呆过一段时间，对于焦炭炼铁的工艺有几分把握。总舵主请看，这就是炼制焦炭的窑洞。”

17世纪后半期，虽然英国已有人开始尝试用焦炭来炼铁，但将其真正实现的是18世纪初的亚伯拉罕－达比，此人正是高类思认识的哪位达比二世的父亲，他在利用铸铁锅攫取第一桶金后来到希罗普郡的科尔布鲁克代尔创办了自己的铁厂。在麦芽糖厂的经历让达比有使用焦炭的经验，他租下了一座已经废弃多年的炼铁炉，进行焦炭炼铁的试验。通过实验他发现了焦炭不如木炭那么容易燃烧，有必要改进鼓风设施和调整炉内结构以获得更充足的空气。因此，他改进了高炉的内径使之适应焦炭炼铁，并为高炉安装了一套新的鼓风设施。改进后的高炉于1709年成功用焦炭炼出生铁。除了对炉子的调整外，在炉子工作时还需进行其他方面的试验，

如风压的调整、焦炭和铁矿石的配比等。因此，达比的成功必然是在复杂而漫长的试错中实现的。而我大清则对于技术革新毫无概念，商人们更热衷于通过官商勾结来获取利润，这也是西方能在近代逐渐超过东方的重要原因之一。达比二世在继承了工厂狗并未停止对技术革新的追寻，比如修建了马车运水的轨道，在工厂中使用纽可门蒸汽机等。

焦炭炼铁技术的出现让英国摆脱了冶铁业对木材和水力的需求，向市场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质量优秀的铸铁和熟铁，使得动力机械得以大规模应用，同时带动了煤矿业的发展，使得铁路建设成为可能。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瓦特改良蒸汽机正是由于焦炭炼铁技术得以扩散之后，市场对于煤炭的旺盛需求所致。

当然高类思对于焦炭炼铁技术所产生的意义并未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所能看到的是这一技术比自己在中国的那些铁厂中见过的效率更好、炼出的铁锭成色更好，“采用此种方式咱们可以修建更大的炼铁炉，一次能冶炼出数千斤乃至上万斤的生铁！远远超出如今大清境内的那些铁厂！”，说道最后，高类思脸上兴奋的潮红渐渐退去，摇摇头说道，“若是任由泰西如此发展下去，恐怕他们终有

一日会远赴重洋来侵占我中华的领土，到那时候.....”，他终究未能说出到时会如何，但看他脸上的表情很不乐观。

对此陈家洛有深刻的认识，历史书上的百年屈辱就是我大清愚民政治的后果，他拍了拍高类思的肩膀，“高兄勿需不安，想我华夏文明绵延数千年，才华横溢之士层出不穷，古有张衡、祖冲之等格物致知，近有徐光启、孙元化等引入西学，这百年来虽然由于鞑子的入侵导致格致之学日益衰落，但也有戴先生这样的高才，如今红花会的这些学员里也出了不少热衷于格致的学生；高先生和杨先生不妨选取一些有天分的孩子来工厂里给二位打下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等过个几年，他们就能独当一面了！”，陈家洛顺手又给他俩加了一副担子，毕竟科学是一个需要极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的项目，单靠他二人和戴震远远不够，这些学员就当做培养种子吧！

“固所愿不敢请也！”，高类思难得的拽了一句文，“我知道他们都是总舵主的爱将，早想收几个学生，又怕总舵主不肯割爱，今日有了总舵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说完高类思又带着陈家洛在工厂里转了起来，

目前的这座工厂和陈家洛后世参观过的那些大型钢铁厂比起来就好比是大象和蚂蚁的区别，但和佛山的那些铁厂比起来却要大得多。规划的也井井有条，火药厂、炼焦厂、选矿厂、冶炼厂分别根据各自的需求分布，中间的道路宽阔结实，不断有马车跑来跑去；更难得的是他二人从欧洲回来时竟然还带了几部蒸汽机，如今已经安放在矿山上，虽然还是老式的纽可门蒸汽机，但也让陈家洛格外激动。

正和他二人说着蒸汽机的改良事宜，有红花会会众来报，“总舵主，陆三当家的带着林堡主父女在外求见。”

哦？他来找自己有何要事？陈家洛略一思量，“他们现在何处？快带我过去、”

泪奔，今天停电了，现在才来，于是更新迟了，抱歉。

第一百五十三章恶虎寨

“大当家的，咱啥时候在下山去干一票吧！整日在山上窝着都快憋出病来了！”，太姥山上恶虎寨聚义堂中，一个粗豪的声音说道，“我听说南溪那头有人正在开矿，哪里打宋朝起就有人开银矿，我看这伙人一定攒了不少银子，要是抢上一会可比打劫客商划算多了啊！”

“三当家的莫慌，他们来福鼎才多长时间，就算是开矿也挖不出多少银子，不如先放一放养着。”，二当家陈光耀摇了摇手中的折扇，心下对三当家李狗子的话不以为然，但凡开矿都是青年劳力聚集之地，就山上这一百多号老弱病残定然讨不得好去，但若是只说出来恐怕大当家的和三当家的又要说自己贪生怕死了，还不如找个借口先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大当家的杨二虎摸了摸脑袋，“二当家的说的有理，等那伙人攒下银子了咱们再去弄他狗日的，我说四当家的你咋不说话，你看二当家说的可有道理？”

“二当家到底是读书人，看的比咱们这些粗人要远得多！”，四当家正是新上山的石双英，听见

李狗子要带人去打劫红花会，心中冷笑不已脸上却不动声色，先捧了二当家的一句，看着陈光耀洋洋得意的样子说道，“不过这论起银子，那些开矿的可比不上那几家大户。”

见石双英又提起这个话题，三位当家的面面相觑，互相交换了几个眼神，最后还是陈光耀开口说道，“四当家的有所不知，咱们之前也不是没打过这几家人的主意，可是这几家人在福鼎经营多年，个个院墙修的又高又结实，常年有庄丁放哨巡逻，一有生面孔靠近就紧锁庄门，可不好找机会啊！”

“若是有人能打开庄门，不知三位哥哥可有把握攻入庄内？”，石双英不动声色的问道。

三人闻言眼睛一亮，“这事儿咱们兄弟三个也不是没想过，可是能住到庄子里的都是和庄主一个姓的本家人，外人根本不让在里面过夜，想要埋伏几个内应进去可不容易。”

石双英冷哼一声傲然说道，“那几家庄子围墙虽高，但也拦不住小弟，若是三位哥哥有心，待小弟先去走一遭查看查看。”

“哈哈哈哈！我咋就忘了四弟你武艺高超，这点事儿肯定难不住四弟！”，李狗子拍着桌子大笑道，这石双英还是他下山打劫之时拉上山的，自己

带来的人出风头他也觉得有面子。

陈光耀眼睛咕噜噜转了几下，暗地里盘算着山上的人马，现在山上能拿的住刀敢厮杀的汉子也有五六十号，虽说比庄子里的人要少一些，但那些都是拿锄头种地的农户，要是没了围墙的阻隔，不过是些待宰的羔羊罢了，但这四当家才上山不久，还不能完全信任，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四当家说的有理，不过该打那家还需从长计议啊！”

“肯定是先打赵家庄子，赵家是福鼎首富，据说他们家天天大鱼大肉，等到时候打下了赵家庄俺也要天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李狗子想起了当初被赵家庄的庄丁们带着猎狗追的满山乱窜的深仇大恨来。

“还是先打杨家！”，杨二虎也想起了自己老夫被东家毒打致死的惨状，咬牙切齿的说道，“到时候老子要用杨功文那狗贼的心肝祭奠先人！”

“大哥，那杨家的大小姐可得给俺留着！”，李狗子流起了口水，“当初俺去杨家庄卖猎物的时候偷偷看过那杨小姐一眼，那细皮嫩肉的.....”，李狗子张大嘴巴、两眼放空陷入到yy之中。

呸，那杨小姐可是读过书的，到时候也应该归我才是，给了你这个粗坯岂不是焚琴煮鹤；哎，想

我陈光耀小时候也是四里八乡有名的神童，如今竟落魄到和这帮粗人为伍，惜哉痛哉；不过他也只敢在心里骂几句，要是说出来那李狗子的拳头又该砸过来了。

三人乱七八糟的吵了一阵也没讨论出什么结果来，石双英咳嗽了两声，见他们都把头转过来才说道，“三位哥哥勿需争吵，不如小弟下山走一遭，看看哪家好混进去，咱们就先打那家！这三家人被咱们打下来都是迟早的事，倒也不在乎哪家先那家后！”，心砚的帖子已经发下去了，那四家人都没有回话，先打那家还得是总舵主说了才算。

“孙子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陈光耀摇头晃脑的拽了句文，“大哥，既然四弟说了就让他走一遭去吧？”，说完还不忘递过去个眼神。

这眼神是什么意思啊？杨二虎愣了下，算了不管了，二弟既然说让他去那就让他去，“那老四你就下山一趟，等回来了给俺们个准信儿！”

“是，三位哥哥，我这就下山去！”，石双英咕咚咕咚将面前的酒喝完，一抹嘴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老四老四，等等我，我送送你！”，李狗子见状也马上跟了过去。

等他俩出了聚义堂，陈光耀踮着脚尖走到门口张望两眼，看着他们已经走远才返回来凑到杨二虎耳边小声说道，“大哥，这老四武艺高超却甘愿坐第四把交椅，咱们还是得小心提防才是，不如安排几个人跟在他后面看看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去探查去了。”

“哎呀，还是老二你想的周到啊！就照你说的去办吧！”，杨二虎说话间打了个嗝，看来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陈光耀撇撇嘴，就你这样的也能当大当家？若不是我打不过李狗子，早就把你弄死了！当下也不管已经趴在桌子上打呼噜的杨二虎，出门找了两个亲信喽啰，对他们耳语一番；然后站在山顶上远远地张望着，直到看见石双英和李狗子挥手作别，那两个喽啰开始远远的跟在石双英后面，这才回到自己屋内。

路过县城之时石双英并未进去，在城门口的茶摊上喝了一碗茶，扔下几个铜板转身往赵家庄走去，那两个喽啰不疑有他也赶紧跟了上去；他们没注意到的是石双英扔过去的除了几个铜板之外还有一个小纸条。

第一百五十四章看不明白

“林堡主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陈家洛笑着拱拱手，顺便瞟了一眼旁边的林静，这妹子不说话的时候看着还挺温柔么。

“呵呵，陈总舵主初来鄙地，在下身为东道，理应上门拜访才是。”，林震南也客客套套的回了一礼。

听说林家堡是坐地分赃的大头目，在当地应该有些实力，又和清廷不对付，如果能拉拢的话对红花会在福鼎站稳脚跟大有帮助啊，陈家洛一伸右手，“林堡主快里面请！”

一行人有说有笑的往庄子里走去，半路上看着林静左顾右盼的样子，陈家洛略一思索挥手叫过一名红花会会众耳语一番，他悄悄退了下去。到了会客厅，无尘道长和霍青桐、李沅芷早就站在门口等候了。进得厅内分宾主坐下，互相引荐一番后开始喝茶闲聊。

无尘道长也是江湖上的老字号了，对于屠龙帮当年的风光也颇有印象，当下兴致高昂的和林震南说起早些年屠龙帮做成的几件大事。陈家洛则一边喝茶一边思索着他们此来的目的，偶尔插上几句

话。

说了一会儿话就到吃饭时间了，酒足饭饱之后林震南终于按捺不住说出了自己的目的，“陈总舵主，看起来贵会是打算在福鼎大干一场了？不知可否带在下四处走走，看看有没有在下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这是打算来摸底了？既然他们不太可能是清廷来的奸细，那么让他们去看看也无妨，“小弟出来贵境，正要多向林堡主请教；现下庄子里还有些乱，林堡主不嫌弃的话小弟就带诸位去看看！”

出了客厅来到外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高高耸立的高炉，陈家洛见林震南停住脚步远远的望向高炉的方向，笑着解释道，“此乃遵循泰西炼铁技术所修建的炼铁炉，堡主若是有兴趣咱们不妨过去看看？”

“固所愿不敢请也。”，林震南乍看之下就猜出那里是打造军械的地方，历来无论哪家势力起事，这军械打造之地都是机密要地，眼见陈家洛如此不见外，自不肯放过这个好机会；跟着陈家洛到了高炉附近，只见高类思正领着几个红花会的青年会中忙来忙去。

远远地看着还不觉得什么，越靠近高炉林震南

就越惊讶，等到了高炉下面愣是惊的说不出话来，呆了半天才用颤抖的手指指着高炉问道，“陈总舵主！这炉子如此之大，每一炉出铁恐怕不下万斤啊！”

不等陈家洛回答高类思就轻描淡写的说道，“这才是第一个高炉，若非工匠尚不娴熟，还能造更大的炉子。”

“更大的炉子？！”，林震南呆了半晌才自言自语道，“这一炉铁该能打多少刀枪啊？”

我可没打算打造多少刀枪，这些都是要用来造火枪大炮的！陈家洛心中念道，不过这些话说暂时勿需向林震南解释。接着一行人又去看了矿山、火药厂、选矿厂。林震南又被矿山上的蒸汽机吓了一跳，一直到参观结束嘴里还不停地念着“鬼神之力、鬼神之力。”

重新回到庄子，院内嘈杂的吵闹声又吸引了林震南的注意，他回过头来问陈家洛，“陈总舵主，不知此处......”

陈家洛早已听出那是红花会的青年学员们正在争论几个数学问题，“哦，此处是我红花会的学堂，此时正是上课时间。”

“哦？竟然还有学堂？”，林震南顿时产生了

极大的兴趣，他家祖上虽然是武状元，可是有宋一朝乃是中国历史上文人地位最高的时代，林家历代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

陈家洛自然不会反对，等走到教室门口，里面的吵闹声仍未停息，林震南心中有些不喜，心中暗想听说陈总舵主有举人的功名，为何这学堂之地竟会如此吵闹，想必是学生顽劣不看教导吧！刚刚参观工厂时刚刚升起的信心又低了一分。等进了教室发现塾师教授的既非四书五经也非诗词八股，而是账房所用的算学，心情更是跌倒了谷底，走马观花的看了一圈就借口身体劳累回到客房休息。

“爹爹，今日可有收获？这红花会究竟能否成事？”，林静在门口打量几眼，发现红花会并未派人看守后回到屋内问道。

“哎，为父有些看不明白啊！”，回来后林震南捋了捋思路，发现红花会目前的行事和屠龙帮大不一样，也和自己在史书上看到的那些起事者截然不同，“这自古起事都是先积累粮草、打造兵器、收拢人心，无论是唐高祖还是明太祖莫不如是；但就凭今日所见，这红花会虽然也在准备打造兵器，但这学堂中竟然不教授圣人之学，恐怕将来无法收拢人心啊！”

林震南当年之所以从屠龙帮中退出回到家乡，一方面是因为屠龙帮遭受清廷镇压，另一方面则是据他观察屠龙帮行事草莽气过重，缺乏长远计划，不是能成事的组织，心灰意冷之下才决定回家。前些日子与陆菲青重逢听到红花会如今偌大的声势又重新燃起希望，但今日所见却让他有些看不透了。

林静到底是姑娘家，对于儒学并未像林震南一样刻在骨子里的敬重，待问清楚他今日所见之后说道，“看如今红花会的举措，倒也有些规矩，爹爹勿用急着做决定，不妨先暂时应付着，等看一段时间再说。”

林震南闻言默默的点了点头，第二日和众人闲聊之时陆菲青试探着问道，“近日知县大人给各家的帖子林堡主可收到了？”

“修葺堤坝乃是利于百姓的大好事，陆大哥若是想要小弟出力，小弟自当遵从。”，按照林家的实力，自己独立完成堤坝修建都没有问题，既然打算和红花会暂时杰出一番，这点小忙自然不会拒绝。

“如此甚好。”，有了内应接下来的计划就要方便许多，陆菲青细细的把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林震南不停点头称是。

求收藏求推荐。

第一百五十五章劝捐

“要说起这大清的财税分配，话可就长了。”，县衙之内陆菲青正给心砚和陈家洛讲述为何县里要修水利必须去找境内士绅劝捐的原因，“康熙年间的时候，朝廷每年收入大概有三千万两，其中各省八旗、绿营饷银就要占一千四百两左右，占朝廷全部的四成五还要多，京城、盛京八旗饷银再用去五百多万两，然后是京城官员俸银、杂项银等两百五十万两，剩下给各省存留俸工、驿站、河工等银就只剩下了不到八百万两；而到了乾隆年间，岁入上升到四千余万两，但各省留用却不升反降，京城、盛京及各省兵饷银所费不下两千五百万两，若是加上八旗添设养育兵银、满汉兵赏恤银、恩赏旗兵钱粮银又要花去百万两，再算上从雍正年间增设的文武百官养廉银四百余万两，除去河工、采买、织造、京城各衙门的开销，各省留支驿站、祭祀、官俸役食等银只剩下了六百万两，比康熙年间还少了两百余万两。这些银子听起来不少但分摊到每个县可就不剩几个了，平日里缝缝补补还能勉强度日，若是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得劝捐了。”

陈家洛粗略的算了下，一年四千万两的收入，军费支出就占了两千五百万两，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就连后世称霸世界的米**费支出才占了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还不到而已。值得一说的是我大清每年这两千五百万两还大都是饷银而已，米国人家支出这么多的军费是要在全球各处开战维护自己的霸权，我大清则主要拿来养八旗的那些废物和防范国内的动乱，我大清对国内的警惕可见一斑。

心砚见陈家洛略微有些发呆接着问道，“陆老前辈，那您估计咱们这次修筑堤坝需要多少银子，劝捐又能弄来多少银子？”

陆菲青摇摇头，“这些日子我也和戴先生、高先生、杨先生他们去河道上看过了，我们几人合计了一番，要想挨过这次夏汛，怎么也得三万两银子！这劝捐一事并无定数，若是知县强势能收上来的就多一些，若是县内士绅强势不给知县面子能收上来的就少一些。如今咱们刚上任，当地的乡绅就算是为了以后打算，这次也不会拿出太多的银子。”

“哦？此话怎讲？”，心砚到底年纪还小，听不出陆菲青话里的意思，“按道理说我这刚上任，

他们不该是给我些面子么？”

“心砚啊，你这可就想错了！”，陈家洛笑着打断了他俩的对话，“你想想看你这刚上任就要钱，他们若是给的多了不是显得自己家里有钱而且好说话么？下次若是给的少了你会不会有想法？因此还不如第一次少给一些，等日后时间长了摸清你的脾气和胃口再增减数字。”

“原来如此！”，听他这么一说心砚才算是明白了些，不过又马上提出了新的问题，“可是这福鼎县城左右有桐山溪和龙山溪两溪夹流，这些大户人家在溪水两边也多有田地，他们就不怕溪水泛滥冲毁良田么？”

“若是溪水泛滥对于这些大户人家来说反倒是好事！”，陆菲青走遍各地，对于这些大户人家的行事看得多了，苦笑着解释道，“福鼎置县至今不过二十年，出了赵高杨林这些原有的大户人家，多有外地移民，这溪水两侧的田地大都是新开辟分配给移民的；这些大户人家在这二十年里费尽心思却不过夺了不到三成，早就对剩下的那些徒弟虎视眈眈了；此次夏汛正好给了他们机会，若是大水冲毁良田，他们可以依靠家中积蓄平安度日，那些没多少田地的移民就没有那么好过了，他们一旦遇灾就

只能像大户人家借贷度日，这驴打滚的高利贷借起来可不好还，利滚利息滚息非得逼得他们卖光田地、沦为佃户不可！带到大水过后这溪水两边的田地就可要改姓了！试问他们又怎么可能出钱修筑堤坝呢？”

砰地一声，心砚重重一拳砸在桌子上，咬牙切齿的说道，“这些趁火打劫的强盗！一个个嘴上念着圣人经文，却干着强盗的勾当！怪不得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好了，如今我红花会到了福鼎，可断断不会让他们得逞！”，陈家洛拍了拍心砚的肩膀安慰道，“算算时间他们也该到了，你先出去应付一下，看看能收上多少钱再做打算！”

心砚应了一声戴好正七品知县的素金顶戴，领着陆菲青、陈家洛到了外堂，正在外堂品茶的诸位乡绅齐齐大礼参拜。心砚走到上座坐下，陆陈二位师爷分列左右，心砚念着刚才陆菲青所说的话，对他们自然没有好脸色，等了一会儿才淡淡的说了声，“起来吧！”

“谢知县大老爷！”

心砚也懒得和他们废话，“都坐下说话，今日请各位来就是议一议这堤坝修筑事宜！不知各位有

何打算？”

“大人刚一上任就打算修筑堤坝，实乃我福鼎百姓的福分啊！”，众人先是一连串的吹捧送上，却无人肯站出来报上捐款的数目。

心砚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陆菲青轻轻咳了一声示意他控制情绪，然后站出来说道，“诸位都是福鼎有名望的乡绅，这修筑堤坝也是造福桑梓的事情，如今县衙府库空虚，县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还望诸位鼎力相助。事后我家大人自会向朝廷奏报诸位的义举。”

“这...”，众人左右看了半天，还是赵寅成站出来说道，“启禀严大人，这修筑堤坝也是利在千秋的事情，我等世代居于福鼎自然是责无旁贷。只是在下家中人口颇多，近些年收成又不好，早些年的积蓄已经消耗了不少，此次我赵家就先捐二百两！”

“我杨家捐一百五十两！”

“高家捐一百二十两！”

“我刘家捐五十两！”

“苏家......”

有了赵寅成领头，剩下的各家也纷纷按照这个标准报出数字，听得心砚三人心中冷笑不已。

第一百五十六章宁给私人不给公家

“我林家出三千两！”，就在这些人即将报完数字之际，人群中突然响起一个炸雷般的声音，三千两的数字顿时把他们都震呆了，愣了一会儿后有叽叽喳喳的议论起来。

“三千两？！这林堡主莫非是得了失心疯？”

“这林堡主向来精明，今日为何甘愿当肥羊？”

“莫非这新任的知县有何背景？竟然让林堡主甘心拿出这么一大笔银子来？”

“哎呀！我刚报的数字是不是少了啊？”

此时此刻，众人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但时间已经晚了，心砚一拍桌子，“好了，既然诸位都已经报出各家愿意捐献的数字，本知县就在此多谢了；陆师爷，且带他们下去用饭，我有些倦了，就不去做陪了。”，说完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心砚就施施然的离开。

酒席上这些士绅哪有心思吃菜喝酒，一个个换着法的香葱陆菲青和林震南哪里套出话来，但此二人都是老江湖了，又怎么可能就凭几句话就泄露自己的目的，林震南平日里和他们并无深交，别人问

起只是说自己家在溪边良田颇多故而拿出这么一大笔银子，不过是为求平安罢了；陆菲青则施展开武当绝学，几手太极轻而易举的就把话题带到一边。

“银子已经统计出来了，一共是五千六百三十五两，连修葺堤坝所需的两成都不到！这些乡绅是要给我下马威啊！”，县衙内心砚冷笑着说。

“全国上下上千个县，那个不是如此？”，陈家洛接过清单看了看，除了林震南之外，其他人都严格按照自己家和赵家的资产比例报出数字，“看看这些，他们心里可都清楚得很呢！先不管他们，有了这五千多两，起码可以先开工了，边干边说吧，在这些银子用完之前，我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

“知县大人，赵家老爷在外求见！”，一名红花会会众假扮的亲随进来汇报。

“呵呵，这才刚吃完饭就等不及了？”，陈家洛笑道，“还是陆老前辈出去应付下吧，看看这位老先生有什么话要说。”

陆菲青走到外间，“赵老爷快请坐，我家大人已经躺下歇息了，赵老爷有什么事说给我听就好！”

“陆师爷！您先坐！”，赵寅成接着搀扶陆菲

青坐下的机会不带一丝烟火气的递过去一张银票，“陆师爷千里迢迢来我福鼎，实乃我福鼎百姓的福分，小老儿无以为报，这些陆师爷就拿去买点补品吧！”

陆菲青久在官府，对于这些事情早就习以为常，刚上任之时这赵老爷还带着诸位乡绅借口为自己洗尘送了一笔银子，今日相送定然是有事相求；他也不矫情，打开银票轻轻一扫，只见上面写着五百两整的数字，心下冷笑道甘愿出五百两巴结我却只肯出三百两兴修水利，这些人还真是我大清的好乡绅啊！随手把银票放在桌上，“赵老爷这是何意？今日看赵老爷捐了三百两，想必家里不宽裕，这银票你还是拿回去吧！，说这让他拿回去，却并未把银票递过去。

赵寅成还以为陆菲青想继续索贿，悬起的心顿时放下去一半，当下笑道，“小老儿家业虽然**，这点银子还是拿得出来的；只是俗话说财不外露，故而今日在厅上只报了三百两，小老儿这里还有一千两要报效给知县大人。”，说完又从袖子里抽出张银票递了过去，至于这些钱是拿来给县衙兴修水利还是给知县大人个人他并未明说。

这就是暗许心砚可以吞下了，陆菲青接过来淡

淡得说了句，“好说，好说。”

赵寅成见陆菲青收下银子心下大喜，心想今日这一关算是过了，但一下子送出去一千八百两银子总归有些肉疼，和陆菲青不咸不淡的说了几句空话后试探着问道，“有知县大人在这桐山溪的堤坝必然万无一失。”

陆菲青眼皮低垂，脸上看不出表情，“风雨无常，这又那说得准呢，若是有个万一，到时候还要考诸位乡绅竭力相助才是。”

赵寅成自以为听懂了陆菲青的暗语，接着问道，“若是有个万一我等出粮出人责无旁贷！只是不知这善后事宜该由何人牵头？”，这问的就是灾后溪水两边的田地该归谁了。

还真够无耻的！陆菲青压住心中的怒气，淡淡的说道，“这些日后再说。”

这死老头子到时候还打算勒索一笔啊！赵寅成恨得牙痒痒，心中暗骂这么贪心也不怕撑坏肚子，殊不知陆菲青在心中也是同样这么评价他的。好歹今日的目的已经达成，日后的事日后再说，大不了联合所有乡绅一起压价，既然打定主意赵寅成也不再逗留，起身就想陆菲青告辞。

他刚出去高坤、杨功文等人陆续申请求见，所

作所为和赵寅成如出一辙，陆菲青收下一笔笔的贿赂后三言两语将他们打发走。

“这些寡廉鲜耻的东西！好好意思自称名门之后！”，回到内衙，陆菲青终于忍不住怒气重重一掌拍到桌子上。

“陆老前辈稍安勿躁，如此也好，免得咱们动起手来下不了狠心！”，早在进入福鼎之前陈家洛就想到要和当地的大地主们发生激烈的冲突，但他并非是个残暴的人，也愿意给对方一个机会，但如今既然他们不识趣那就别怪自己了。

“为了几亩田地，他们就非得逼的人家家破人亡不可，一个个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陆菲青仍然怒气未消。

“十二哥刚刚送信回来，他现在已经初步获得恶虎寨众人的信任，就等着咱们选一家先开刀了！”，陈家洛将石双英传回来的纸条递给陆菲青。

陆菲青匆匆看过后问，“总舵主，那咱们先对哪家下手？”

“今日先不急，等明日去了庄子上，把庄子上的几位头领都叫过来细细商议一番再说。”

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

第一百五十七章一箭三雕

选取任务目标并不是一件大事，陈家洛自己就可以轻易下命令，但是他还是想和红花会的领导层商议一番；因为红花会目前终究是一个会党组织，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可用的人才更是相当稀少，虽然他现在已经拉了几百号青年进行培训，但他们的成长需要时间，在短时间内他只能依靠红花会目前的领导层，那么通过议事来潜移默化逐渐提升红花会领导层的素质远比耽搁两天行动的时间重要。

第二天陈家洛按时来到庄子内，看了下到场的诸位当家，无尘道长、陆菲青、赵半山、蒋四根、骆冰以及心砚，连石双英也到了；“十二哥来的路上可发现什么扎眼的人物没有？”，陈家洛坐下后问道。

“恶虎寨的二当家派了几个人跟着我，不过昨日已经有会中的兄弟引开他们进了青楼，想必此时正在快活自在呢，三个时辰内我回去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石双英还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模样。

“如此就好！今日所议之事虽然紧要，但也不必瞒着大伙儿；把高先生、杨先生也请来吧。”，戴震的话目前虽然看出些问题，但还没到公开的地

步，暂时还是不要过于刺激他，“近期会中有些弟子表现不错，诸位也可以推荐几个进来一起议事。”，适当的让储备领导层参与到政治决策当中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无尘道长等人很快报出十来个名字，陈家洛有删减增添了两个，这才派人去通知他们，这倒不是对那几个人选有不满，只是他目前的权威还不是十分稳定，需要利用这种小技巧来体现自己的权利；这种手段很让人讨厌却又不得不做，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恐怕在自己打败几次清廷的军队后才会有好转。

“说起来咱们这些人里还没有谁领过兵打过仗，既然要对这几个大户下手，不妨把霍姑娘也请来坐坐！”，骆冰想了想提出自己的意见。

此举正中陈家洛下怀，他早就想把霍青桐叫过来了，但若是自己出言又怕让别人产生不好的想法，骆冰出面倒是免了这个麻烦；其他人要么见过要么听说过霍青桐领兵大败兆惠的事迹，自然不会反对。

不一会儿十来个学员和霍青桐陆续走到屋内，陈家洛不等霍青桐打招呼就吩咐道，“新来的按学号顺序在旁边坐下，霍姑娘你坐到心砚旁边。”，

喊出霍姑娘三个字就是要公事公办了，这是在告诉大家霍青桐能进到这里来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和自己的关系。

　　霍青桐稍微愣了下，很快反应过来，两步走到心砚下首坐下。大门缓缓关上，陈家洛环视左右，“现在开始议事吧，陆三哥，十二哥你们二位把事情先和大伙儿说下吧！”

　　“是！”，二人对视两眼，还是陆菲青先把劝捐的事情说了一遍，接着石双英把恶虎寨的打算讲了讲，底下的学员们静静地听着，陈家洛仔细的观察着他们的神情，把那些神游天外和格外专注地人名一一记下。

　　“好了，事情就是这样，大伙儿有什么想法不妨说出来听听！”，陈家洛问道。

　　“呵呵，我们几个若是说了，他们恐怕就不好开口了，总舵主不妨让这些孩子先说好了！”，陆菲青老于世故，看着那些年轻人说道。

　　前一段时间的培训效果不错，见陈家洛点头，很快就有人站出来问道，“总舵主，既然咱们要造反，何不坐视堤坝垮掉，等那些人没了吃的，咱们登高一呼自然有人响应！”

　　这个胖子好像叫冉飞吧？陈家洛摇摇头，“你

说的这是白莲教的法子，白莲教从宋朝就开始利用灾害鼓动百姓起事，虽然能扰乱一时，但终究会被剿灭，由此可见此种方法并不可靠。”，没有远大理想的武装力量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再说了，如今福鼎县的知县可是咱们的十五当家，我红花会还要在福鼎长期立足下去，若是坐视大水冲毁百姓的良田，又如何让百姓信服？心甘情愿的为咱们做事？”

陈家洛耐心的解释让众人心服口服，冉飞刚坐下又有人站起来，“总舵主，那看来咱们是要对付这几家大户了？为何要用恶虎寨的人？咱们自己动手岂不更干净利落？”

“让恶虎寨的人对付大户有几个好处，第一还是刚才说的咱们要在福鼎长期待下去，若是一上来就杀的血流成河，百姓只会害怕而不会信服咱们，有恶虎寨出手则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等到恶虎寨劫了大户，官府必然要清剿他们，本地军力衰弱，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向朝廷申请组建乡勇维持地方，如此以来咱们练兵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进行了；第三等咱们剿灭了恶虎寨，他们抢去的银子就可以收归官府，从他们哪里过了一遍手，自然无需向那几家剩下的人返还了！如此以来消灭大户、以此为

借口练兵、收获一笔银子，一箭三雕岂不比自己动手方便？”，还有一点陈家洛没有说，他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参与到对平民的袭击当中。

又回答了几个问题直到大家都没有异议后陈家洛将戴震领人绘制的福鼎县地图挂在墙上，标明赵高杨三个庄子的位置，开始讨论目标的选择。同样也是学员们先提出意见，经过一番讨论霍青桐的建议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她选择的是赵家，理由是赵家的庄子最大也最难打，既然是突然袭击那么第一次肯定要啃掉最硬的骨头，赵家没了剩下的高杨两家实力远不如赵家，只有等死一条路了。

见众人都没有意见后陈家洛一锤定音，“好，那咱们就先对付赵家！十二哥你这就回恶虎寨去！三日之后子时动手！我们这边要如何配合就由霍姑娘来安排吧！”

第一百五十八章赵家的覆灭

“禀报寨主！四当家的回来了！”，经过几日焦急的等候，杨二虎终于得到了石双英回归的消息。

“好！老二，你的人回来没有？”，杨二虎性格粗豪，丝毫不在意李狗子就在旁边，直接问道，幸好李狗子脑子也不够使，没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我先出去看看！”，陈光耀害怕杨二虎说出更直接的话，连忙跑了出去，站在山崖上远远地看见石双英慢吞吞的往山上走来，前面正是自己派出去跟踪他的那两名喽啰。

过了半袋烟的功夫那两名喽啰气喘吁吁的跑到寨门口，陈光耀连忙将二人拉入自己的屋子内关上门细细的问了起来。等他出来的时候石双英已经在聚义厅大碗喝酒了，他进去后对着杨二虎微微摇头示意石双英并无问题。

“哈哈！老四快给咱说说这趟下山踩盘子踩得如何？”，这下杨二虎彻底放下心来，砰的把酒碗放在桌子上问道。

“大哥、二哥、三哥！小弟此番下山去看了赵家、高家和杨家三个庄子！”，说到这里石双英露

出不可一世的表情，“小弟半夜在这几家庄子进进出出好几个来回，都摸进赵老爷小妾的闺房了，都没人发现小弟。诸位哥哥请放心，只要有小弟在，打开庄门不费吹灰之力！”

“老四，老四，快给我说说，那赵老爷的小妾长得好看不？”，杨二虎听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在山上虽然也有压寨夫人，但那个不过是他从山下抢来的村姑，长相实在是拿不出手，当下想着要是打下赵家庄抢上几个富家太太回来定然过瘾啊！

“那就去打赵家庄，俺要亲手看了赵寅成这老不死的的狗头！”，李狗子和赵家有深仇大恨，眼看着复仇有望顿时激动起来。

“老四没去林家堡看看？”，陈光耀也被杨二虎勾起了心中的**，在他看来自己文采出众，整个福鼎能配得上他的只有林家的两个姑娘了。

石双英摇摇头，“这林家堡可不比前三家，小弟只是在堡外转了转就被人盯上了，江湖上都说这林堡主武艺高超，想必确有其事。咱们不如先把那三家打下来之后再说。”

陈光耀心中颇为遗憾，接下来三人有开始为先打那家激烈地争吵起来，他们三人和赵家、高家、杨家各有深仇大恨，都想先给自己报仇。最后还是

在石双英的劝说下决定先拿赵家开刀，理由是赵家的庄子最大，里面的银子最多。

三日后，天刚黑一行人就从恶虎寨上乱糟糟的走了下来。幸好今日月光明媚，也省了打火把暴露目标的担心。一路上三个当家的不停喝骂着整理队伍，一想到赵家庄里那堆积如山的银子、白白净净大姑娘，众喽啰个个血脉贲张，真恨不得立刻就杀到赵家庄去，

走了两个时辰，终于到了赵家庄外一里处，杨二虎止住队伍，吩咐开始休整准备进攻。石双英先走一步去为他们打开庄门。石双英运起轻功来到庄外一颗大树下，吱吱的做出两声鸟叫，不一会儿树上传来同样两声鸟叫，落下两个人来，正是陈家洛和霍青桐。

“四嫂已经进去了，给看门的庄丁下了迷香，一时半会儿他们是醒不过来的！”，陈家洛此来就带了霍青桐和骆冰两个，无尘道长和陆菲青为人过于方正，他害怕一会儿发生的事情会让他们看不过眼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故而未曾领来；另有一群红花会学员在远处等候他的暗号。

石双英默不作声的点点头，运起轻功往庄门的方向奔去，不一会儿只听吱呀一声庄门缓缓地打

开，门楼上出现一个火把左右摇了几圈。

“四当家的得手了！”，杨二虎看到火把兴奋地叫到，提起大刀就往前奔去，“孩儿们快根器杀个痛快去啊！有大把的银子等着我们去拿啊！”

“杀啊！”，一群人鬼叫着往庄门口杀去，不一会儿就到了庄门口，石双英在门口急声叫到，“快进来，我带你们去找赵老爷的院子！”

一直进到庄子里面，才碰见第一队巡夜的庄丁，杨二虎大喝一声带着喽啰们冲杀过去，那些庄丁以前都是依靠围墙和土匪对峙，面对面的厮杀还是第一次，他们毕竟只是农夫，能有守城的勇气就不错了，一见对方凶神恶煞的样子顿时失了胆气，扔下手中的兵器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惨叫着，“土匪进庄了！土匪进庄了！”

“前面就是赵老爷的院子了！”，石双英指了指前方的小院，然后悄无声息的退到黑暗之中。赵老爷的院子围墙虽高但也比不过庄子的围墙，他们又来的突然，护院们尚未来得及防备；杨二虎一声令下，几名身手利落的喽啰翻进院墙打开院门，一群人迅速扑了进去。

“赵寅成，你这老狗也有今天！”，李狗子抓起赵寅成丢在地上，一脚踩住那个往日里他只能仰

望的老爷背上，他先是大笑慢慢的呜咽起来，“爹！娘！孩儿今日给您二老报仇了！”

赵寅成在李狗子的钢刀下瑟瑟发抖，口中不住的哀求，“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李狗子那会理会他的哀求，举起钢刀毫不留情的劈了下去，只听一声惨叫，这位高贵的皇室后人被一分两段。

惨叫声、哀嚎声渐渐地响彻整个赵家庄，不时有喽啰从某户人家中背着大包小包出来，再一脚把主人踹翻，若是惹得他怒了更是一刀砍下去。

“都快些，都快些，若是天亮了官兵来了可不妙！”，幸好二当家陈光耀还有些励志，不停的催促着喽啰们快些收拾银两、粮食。这也间接地减少了赵家庄的人员伤亡，不过赵老爷一家却没留下几个活口。

等到天渐渐发亮的时候，恶虎寨的好汉们已经抢劫完毕，押着庄丁们推着大车小车往恶虎寨赶去，县内大名鼎鼎的赵家庄今夜被洗劫一空。

第一百五十九章要钱不要命

有石双英在内照应，等喽啰们快要杀红眼的时候又有陈家洛在外假扮军队，再加上赵家继续颇多一晚上的时间有限，那些喽啰都忙着抢钱抢女人，故而恶虎寨此次袭击除了赵寅成全家之外并未伤害多少平民，当然有些比较靠近赵老爷府邸的住户屋顶被扔上几支火把就在所难免了，不过能住在这里的想必也是和赵家关系比较近的人，陈家洛心中并无多少内疚。

带着大包小包东西喽啰们的行军速度自然慢了下来，好在我大清的军事反应速度更慢，等福鼎县驻防的绿营兵丁收到消息他们已经回到山寨了。至于沿途那些小村子，恶虎寨的好汉们不去攻打他们就是好的了，又哪有人敢站出来拦路呢。

恶虎寨上的大肆庆祝略过不提，县衙门口也热闹起来，有的是来县衙报信的，有的是来探听消息的，赵家突遭此劫让其他乡绅产生了兔死狐悲之感，昨晚上是赵家今天晚上会不会轮到自己了呢？不过现场人数最多，争吵最激烈的却是赵家几个幸存的远房亲戚，赵老爷虽然已经死了，多年积累的家财也被一扫而空，但赵家留下的土地还在啊！县

城里还有几个铺子呢！这些可得好好争取一番，晚了可就没自己啥事了。

福鼎沿海一带虽然经常有海盗来袭，但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抢一笔就走，像如今高门大户被强盗屠戮一空的惨案已经有多年未曾发生过了，接到消息后教谕吴亚、典吏李秀闲等大小官吏急匆匆赶到县衙内等候心砚吩咐。

“本官刚刚上任，对县内事务不太熟悉；缉盗乃典吏分内之事，不知李大人有何打算？”，先是和其他人一起大骂了一阵强盗后心砚问道。

这大老爷话里的意思是想让自己背黑锅啊，李秀闲马上反应过来，不行，我也得找个垫背的去，“启禀老爷，下官已查明此案乃恶虎寨的贼人所为，那恶虎寨在本县以盘踞多年，人数众多又都是穷凶极恶之辈，光靠下官属下这些衙役恐怕力有未逮。此事必须得大人请桐山营出面才行！”

逼迫桐山营出面消耗他们的实力也是红花会既定的计划，心砚闻言点点头，“嗯，你说的有道理，那就麻烦李大人去桐山营走一遭，把游击大人请来议事。”

前面都说过了福鼎县有六百多绿营的驻军，营地和县衙同在桐山镇上，领兵的乃是一名绿营游

击，姓黄名奎，据说还和清初向鳌拜献“平台五策”的海澄公黄梧是同族；游击虽然是从三品，远远高过心砚的正七品，但我大清也和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一样，一旦承平日久武官的地位就逐渐下降，他这个游击在心砚这个知县面前还真不好摆谱，所以这福鼎县的文武二人平日里并无多少交往；但如今县里发生了这种大事，要是追究起来游击的责任要比知县大得多，也不怕他不来。

不一会儿游击黄奎带着几名亲兵来到县衙，他今日并未着盔带甲，头戴蓝宝石顶子，身穿绣着云豹补子的从三品武馆官服。双方互相见过礼后分宾主坐下，俩人平日里没什么交情，心砚开门见山的说道，“游击大人，县内突遭此劫，严某深感痛心，为我福鼎百姓日后的平安，还望黄大人早日派兵剿灭这群贼寇啊！”

“这……”，黄奎来之前也和自己的师爷合计过了，他本以为知县大人叫他来是商量着一起捂盖子的，毕竟发生了这种事对于本县的文武官员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消息，那赵家有没有在外做官的子弟，只要他俩商量好，再去府城打点一番完全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哎，知县大人年轻不懂事，你们俩也是吃闲饭的么？黄奎狠狠瞪了一眼心砚背后的

陆菲青和陈家洛，眼睛转了几圈就找到了借口，“不瞒严大人说，接到消息后本官也是伤心了许久啊，也想为赵老爷报仇，奈何咱们桐山营地处偏远不受上官待见，去年的军饷还没有发，军械也多有残缺，一时怕是开拔不了啊！”

这话说得也有道理，不是我不肯出兵啊，关键是没钱，这皇帝还不差饿兵呢！要想出兵好说，拿钱来！黄奎也知道县衙的底细，知道心砚没办法凑出这笔开拔费，故而是有恃无恐。

“额...”，心砚沉吟片刻，眼神扫过吴亚和李秀闲，似乎是想让他二人站出来说句话，但目光所过之处，二人迅速低下头去，竟是不肯出一言；到最后还是陆菲青开口了，“黄大人，不知劳烦贵军出战要多少银子？”

嗯？一听有银子可拿黄奎顿时精神起来，吐沫四溅的给他们算了起来，“这桐山营在册兵丁共六百一十九名，每名兵丁月饷二两，算上守备、千总、把总这些带兵的每月需银一千七百六十五两，如今欠饷已经三个月，光是补上军饷就要五千二百九十五两！再加上开拔之前得下发一笔赏银，军械马匹等得修葺增补，打胜仗了得犒赏抚恤......这些全加起来的话恐怕得上万两银子，不过既然严大人问

了，本官怎么也得给严大人个面子，本官做主了，严大人只要拿出八千里来，我这就带兵灭了恶虎寨！”

八千两，你还真能算！陆菲青不理会他刚才算法中的猫腻，对心砚耳语片刻，心砚沉吟片刻后说道，“本县府库空空如也，如今看来又要向众乡绅劝捐了。”

见拿不到钱游击大人立刻起身告辞，临走放下话来啥时候有钱啥时候出兵。接着又把前段时间劝捐的流程走了一遍，还是和上次一样一群地主扣扣索索的挤出几个银子，距离黄游击所要求的八千两还差得远，出兵一事只好拖延下去。

“呵呵，这些人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事情的结果不出陈家洛所料，“既然如此就让十二哥再加把劲！”

第一百六十章出兵

陈家洛一声令下，高家和杨家又接连倒霉，尽管他们在见识过赵家的惨状之后提高了警戒，庄子里巡夜的人手增加了三倍还多，又许下重赏激励士气；但那些最多练过几手庄稼把式的护院那防得住骆冰和石双英这样的武林高手。在付出了十来个喽啰的性命之后，高家和杨家的庄子被洗劫一空，一时间恶虎寨威名远播，吸引了不少江湖败类来投，山上的喽啰数目迅速膨胀到两百多人，红花会也乘机埋进去不少钉子已接应石双英。

赵家、高家、杨家一倒，福鼎县剩下的中小地主们个个着急的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生怕恶虎寨的好汉下一个就会光临他们家。心砚的县衙也再次热闹起来。

“严大人，您快救救我们吧。”，大堂上齐刷刷的跪着几十号在乡间颇有名望的老爷们，“恶虎寨不灭，我福鼎县永无宁日啊！”

“诸位快快请起！”，说实在的，要是心砚真是一名新上任的知县，若是县里的情况让知府大人知道了，压力也不会小。他做出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将跪在前面的几个地主扶了起来，“本县也想早

日剿灭恶虎寨，还我福鼎一个朗朗乾坤，奈何县衙空空如也，无力支付黄大人手下兵丁的饷银，本县也是束手无策...束手无策啊！”

“大人，我等愿意助饷，我等愿意助饷！”，此时此刻，往日再吝啬的家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当下一个个踊跃的报出自己捐献的数字，不到半个早上就凑了六千余两，加上上次劝饷的积蓄，终于凑够了桐山营开拔的银两。心砚连忙差人把黄游击请来商议出兵事宜。

“黄大人您看！”，心砚指着大堂中间摆放的银箱，“这是本县士绅凑得开拔费，整整八千两白银！还望黄大人早日出兵！”

“好说，好说！”，黄奎看着那些银闪闪的金属锭，眼睛都直了，他虽然是个从三品武馆，但福鼎此地贫瘠，走私又是水师的专利，他往常也没见过这么大一笔钱。呆了半晌他终于想起剿灭恶虎寨的事情来，当下拍着胸脯说道，“既然知县大人给咱们凑够银子了，我这就回去整兵，三日后就去攻打恶虎寨！”

俩人又商议了派遣民夫助阵、粮草收集等事宜，黄奎婉拒了心砚共进晚餐的邀请，带着亲兵挑着银子回了大营，当然临走之前他还是没忘从这八

千两里拿出一笔来送给心砚，这都是多年以来形成的潜规则，可比军法要紧多了，这是绝对绝对不能忘了的，不然一旦他不懂事的消息传出去，整个官场都不会有他的容身之地。

接下来整个县城陷入鸡飞狗跳之中，衙役们在李秀闲的指挥下四处出击，搜刮粮草、强拉壮丁，三日后总算是凑够了黄奎出兵所需。

桐山营的校场上，黄奎高坐台上，旁边就是福鼎知县严新严大人，身后守备、千总等大小头目排成一排，台下则是桐山营的兵丁。不过心砚数了好几遍都只有四百多人，其中还有不少一看就不像是当过兵的，倒是和街面上那些混混的模样有几分相似。想必是黄奎花钱买来临时充数的，这家伙的空饷吃的也太狠了。自己拿出来的那八千两银子能有两千两发给这些士兵就不错了。

操练一番，演示了几个阵势变换后黄奎下令，让守备马腊德带领三百士兵和两百壮丁前去太姥山剿灭恶虎寨的贼人，自己则领着剩下的士兵在大营坐镇，美其名曰保护知县大人、防备贼人偷袭县城。当然他也没把恶虎寨的贼人放在眼里，那恶虎寨好歹在自己的防区之内，山上也就百十号老弱病残，这次自己派了三百人过去定会马到功成。

哎，那赵高杨三家历年的积蓄可是不少，此番乃是一个大大的肥差，虽说最大的那一份马腊德肯定会交给自己，但他要是藏起几件贵重的宝物自己也不知道啊！队伍远去后不久黄奎就有些后悔了，但是一转念那恶虎寨地势险要，要是有个万一伤着自己就不好了，一念至此那点后悔就飘然而去。嗯，等回来了一定要狠狠敲诈马腊德疑一番不可，不要以为本官没去就不知道他抢了多少钱。

马腊德也不是独自领兵前往，跟着他的还有知县大人的师爷罗先生和县里的典吏李秀闲，他二人一个负责统筹粮草，一个负责管理壮丁。

“罗先生请放心，本守备手下都是精兵强将，扫灭恶虎寨不费吹灰之力！等到时候打进寨子，还要罗先生帮忙查验缴获啊！”，马腊德知道这位罗先生是知县大人的亲信，到时候知县大人上报知府大人的文书多半是由这位先生起草，要是能在上面说自己几句好话，说不定还能让自己的官位升上一升，因此守备大人开始暗示要送礼了，这查验缴获的时候罗先生看上那样那样就从清单上抹去。

“好说好说，此战还要仰仗将军大人的虎威啊！”，陈家洛随口应道，等会儿你能活下去就不错了，还想什么缴获呢！

这一声将军叫的马腊德心花怒放，一个劲儿拍着胸脯赌咒发誓。不知道是运气不好还是怎么，刚出了县城还没走到十里就开始遇到各种麻烦，先是过桥的时候木桥坍塌，十来个兵丁被大水冲走，再是山上落下巨石砸死数人，然后又从林子里飞出几支暗箭，有人追入林中却再也没能出来……折腾的马腊德不胜其烦。

还算马腊德有几分领军的本事，当即下令不管其他直杀恶虎寨，尽管如此他们到达恶虎寨山下的时间也比原计划晚了一天，到达之时已经是下午了，今天是没办法进攻了。马腊德下令，“原地扎营休息，明日一早进攻恶虎寨！”

众人开始乱糟糟的打木桩，扎帐篷，埋锅造饭；没人注意的是有几个生面孔乘人不备之时潜进了林子。

第一百六十一章捂盖子

马腊德也知道这里靠近地方营地，扎营之时也做了相应防备，夜间更是增加了双倍的循巡哨，奈何这个世界有种叫武林高手的bug，他们和官军刚正面或许不行，但是说起夜间偷袭这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了，暗器、潜伏袭杀等等一连串的绝活儿使出来，那些巡哨很快就被一扫而空，接下来的故事就不用说了，反正到天亮的时候马腊德收拢败兵，原先三百绿营只找到二百出头，两百庄丁也只剩下了一百多人。打扫战场之时清点出七十来具尸体，还差的那些数字估计是逃跑了。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马腊德的心情从昨日的云端降到现在的谷底，本来轻松愉快的发财之旅成了丧命之路，这次来的三百人算是桐山营中最能打的了，一下就让他损失了差不多五十人，这下回去恐怕黄游击要砍自己的脑袋了。

一旁的陈家洛也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嘴里不停的念叨着，“这下如何向知县大人交代啊！知府大人不日就要来福鼎巡查堤坝修筑事宜，要是让他看到福鼎如今乱成这样，我家大人的顶戴恐怕不保啊！”

嗯？要说起打仗马腊德可能不太在行，但是要抡起做官他可是非常拿手滴，听到陈家洛的诉苦他很快就想到一个逃避责任的主意！既然知县大人都害怕丢掉顶戴的话，那么游击大人想必也不会想把官军惨败的消息暴露出去，如此一来自己或许能找到活路。

“罗先生，您看咱们现在肯定是没办法进攻恶虎寨了，若是在此地继续停留，一来粮食不够吃了，二来到了夜间要是贼人再来，下官恐怕无法护得先生周全啊！”，在马腊德看来陈家洛是文人，文人么向来都是怕死的，自己不妨先吓唬他一下，要是他下令撤兵的话自己的责任能少一些。

“怎么？还有来！那咱们呆着这里岂不是很危险？”就像他想的一样，陈家洛马上露出惊恐的表情，一把拉住马腊德的胳膊，“那一切就拜托将军了，将军但有吩咐，晚生定会全力配合。”，可惜的是对方虽然怂了，但就是不说出撤兵的话。

“既然师爷说此地不宜久留，那咱们就回县城去吧！”，马腊德大声说道，还是把责任扔给了陈家洛一些。收拢败兵，把尸首放在大车上安放好，几百号人不复昨日的风采，垂头丧气的往回走去。

“我估摸着他们也该到恶虎寨了，严知县请放

心，本官手下的儿郎个个骁勇善战，知县大人您就等着好消息吧！”，这两日心砚每天都要往桐山营跑三回，黄奎倒是没多少担心，看在到时候上奏报还要心砚说好话的份上不停安慰着。

黄奎吹牛的话还没说完，一名亲兵闯了进来，“大人，不好了，有人看见马守备领着人马回来了，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打了败仗！”

亲兵的话给了黄奎一记响亮的耳光，自己正吹嘘着你就给我来这个？没看到屋内还有别人么？有什么话不能下来再说么？呵斥的话还没说出口只听身旁的知县大人惊呼一声，“什么！马守备败了？”

“呵呵，知县大人勿需惊慌，或许是下面的人看错了呢！”，黄奎回过头来挤出一丝笑容，立刻又转过头去喝骂道，“军中切忌传播谣言，还不下去打听清楚了再说！”

“且慢！”，陆菲青从心砚身后转了出来，凑到黄奎耳边小声说道，“大人，若是贵军真的偶有小挫，切勿让他人知道啊！若是有人去知府大人面前恐怕对大人不利啊！”

黄奎这才反应过来，同样小声答道，“多谢陆先生提醒，下官理会的。”，他紧锁眉头在屋内转

了几个圈，然后吩咐道，“你现在就骑马出城去通知马守备，让他暂缓行军，天黑了再回来，一路上若是有人问东问西就地拿下！”

心砚和陆菲青闻言相视一笑，果然让总舵主猜中了，这家伙真的要把事情捂在福鼎县之内！天黑再进城是为了避免更多人知道兵败的消息，拿下路人也同样是为了封锁消息。虽然这么大的事情终究瞒不住，但能多几天反应的时间总是好的。

马腊德收到这个消息后也很快领会到游击大人的意思，稍微松了一口气，看来短时间内自己的顶戴算是保住了。陈家洛则在队伍后面安抚着典吏李秀闲，他在昨夜乱军之中被射了一镖，正中大腿根部，虽不致命但短时间恐怕是没精力去管衙门的事儿了。

夜里马腊德带着人马悄悄地回到城里，他和陈家洛马上被人带到黄奎的房内，在屋子里的还有心砚和陆菲青；他们五人细细的商议起善后事宜来，按照黄奎的说法就是这次不过是误中敌人奸计，等休整完毕下次出兵定能直捣贼人巢穴。但心砚问起下次出兵的时间他又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显然是不想再出兵了。

经过一夜的商讨，双方总算是商量出一个都能

接受的方案来，对外宣称官军大败恶虎寨的贼人，杀敌众多，但官军也有死伤，准备休整后再战。至于向上司汇报和索求援兵的话双方谁都没有说，他们打算把这件事捂在福鼎县之内。反正福鼎在外的士子不多，只要把他们招呼好就可以，至于平民百姓的话，想必府城的那些大人也不会理会。

好不容易对好口径，黄奎正要回去休息之时，陈家洛又提出新的问题，“大人，眼前这一关虽然过了，但恶虎寨的贼人还在，若是他们又要下山劫掠该当如何？”

只要不打县城就好啊！乡里的那些土财主我管他们的死活！黄奎心里骂道，当然这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他反问道，“不知罗先生有何高见？”

陈家洛沉吟片刻，“下官倒是有一策，不知当讲不当讲？”

第一百六十二章募集乡勇

自己手下真正能打的不过百多人号人，昨天一晚上就被恶虎寨干掉四分之一，半年之内恐怕是无法恢复了，在这半年里恶虎寨想必不会缩在宅子里不动，福鼎的大户人家除了林家都被他们干光了，说不定哪天就会开始攻打县城，那时候消息可就捂不住了。眼前知县的这位师爷就算给他拿的是毒酒他也只能喝了，黄奎有气无力的说道，“罗先生请讲，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还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呢？”

“说到底这恶虎寨的贼人不过三五百之数！翻不起大风浪来。”，陈家洛一上来先把恶虎寨的人数翻了几翻，“只要他们不攻打县城，咱们就能将这件事捂在县里头，但眼下黄大人的属下遭此一劫短时间内恐怕无力再战。”

“这些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就直接说呗！”，黄奎一夜没睡了，早就憋了一肚子的火，不耐烦的打断陈家洛的话。

“那晚生就直说了。”，陈家洛摇摇折扇缓缓的说起了一段故事，“雍正八年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鄂尔泰鄂大人平定西南之时，曾在乡间募集乡勇助

战。如今咱们也可以在福鼎召集壮丁防备恶虎寨突袭县城，等黄大人练兵大成之后咱们再打恶虎寨！”，陈家洛本来想用团练的名义，可惜团练要到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发生后，当时八旗、绿营严重腐化，扰民有余，不足以御敌。合州知州龚景瀚上《坚壁清野并招抚议》，建议设置团练才正式开始，目前还没有这个词。幸好陆菲青记得雍正年间的这一典故。才让他找到了借口。

“额…”，黄奎眼睛转了转，有别人代替他的属下去送死当然好了，转念一想又发现个问题，“可是这饷银要从哪里来？不瞒罗先生，我这营中人吃马嚼的银子还不够花，恐怕无力支援啊！”

“此时不劳黄大人担心！”。陈家洛断然否决了黄奎的猜想，“那赵高杨三家此次死伤惨重，留下许多无主的田地。咱们拿这些田地来供养乡勇绰绰有余。事关全县百姓安危，想必诸位乡绅也不会有意见。”

卧槽，原来你们早就盯上这些土地了！现在这种情况下谁敢有意见？谁有意见的话到时候不用知县大人动手，只要放出风去哪家没有乡勇护卫。想必恶虎寨的人马上就会上门了！黄奎自以为发觉了他们的目的。心中最后一丝疑惑也随之飘散，这三

家人名下的土地可不少啊！自己是不是也能捞点呢？黄奎说起练兵来或许不行，但是一到要钱的时候思维就变得非常敏锐，“罗先生此计大妙，不过这乡勇教导可有人选？要不我从营中抽几员宿将帮着大人教导？”，只要我的人进去了，这土地你还不得分点？

滚你大爷的，我用你的人教什么？教如何克扣军饷、欺压士兵么？“这三家留下许多土地。县里人力匮乏一时之间恐怕找不到这么多人耕种，不知黄大人可否帮着县里出一把力？”。陈家洛没有直接回答，反而又提出了一个建议。

既然肯分地那一切都好说啊，“哎，下官营中人手也不充裕，若是大人给分配的田地多了的话，恐怕就抽不出人手来教导乡勇了！”，对方没有说要自己派人帮着练兵，那就是不喜欢了，现在土地已经到手，不妨让他一让，要是给的地多咱自然不会骚扰。

这些讨价还价的事情自然不好在两位大人面前来，心砚和黄奎各自回去休息后陈家洛和黄奎的师爷一番讨价还价敲定了数目，同时也把乡勇的名额限定在了一千人。拒绝了师爷的挽留，陈家洛从桐山营中出来，虽然一夜没睡但如今精神却是格外的

好，自己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组建部队了！尽管现在只有一千人，但只要练好了日后变成五千、一万乃至十万人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回到县衙之内来不及休息，陈家洛就安排人去请县衙内的大小官吏和有名望的士绅前来商议乡勇召集事宜。一听官军新败众人大惊，生怕恶虎寨马上就杀过来，衙门里典吏李秀闲手上修养在家，教谕吴亚又是个死读书的腐儒，众乡绅没了赵高杨三家领头，更有林震南做内应，再加上不用自己出钱，很快就通过了招募乡勇的方案。

待众人散去之后，陆菲青笔走龙蛇很快起草好一封告示，心砚盖上自己的知县大印，第二日午时，新鲜出炉的乡勇召集令就贴在了县城门口。当然这种大事还是要在上官那里报备一番，心砚给出的借口是为防止宵小破坏堤坝修筑事宜，特召集一百壮士维持秩序，知府李拔目前最关心的就是修筑堤坝，想必不会驳回。至于数字到时候他来检查的时候把多余的人找个地方一塞就是了。

告示刚贴上，城门外就围了一堆人，几名红花会学员假扮的闲人也挤到了中间摇头晃脑的看着告示。

一名小贩儿壮着胆子问，“这位先生，这告示

上写的是什么啊？给咱念念吧？”

“哼！”，那名被他拉着袖子的红花会学员哼了一声，捏着鼻子往前走了两步，似乎是在掀起他身上的汗味，但又有些享受这种被人瞩目的感觉，瞪了他两眼后念了起来，“因恶虎寨贼人骚扰乡里，现招募乡勇若干，凡报名通过者每月可领饷银一两，支米三斗，自入营之日起即分良田三亩；报名者需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四肢健全……”

一听到每月给发一两银子三斗米，还有地可以分，城门前顿时炸开了锅，“一人分三亩地！我家兄弟四个有两个去当乡勇岂不是可以分六亩地？”

“你没听秀才公念得么？这可是要去打恶虎寨的！就怕你有命拿没命花啊！”

“要是有三亩地，就算我死了，我爹娘也能过上好日子了！”

土地的吸引力果然大啊！旁边茶摊上坐着的陈家洛心中暗道。

ps：上架了万字更新求订阅，均定过三百每多一百加更一章。

第一百六十三章招兵

“戚少保曾云招兵有四要四不要，要曾在田里耕作过的乡下人，要黑大粗壮皮肉结实之人，要目光有神之人，要见了官府会害怕之人；不要城里人，不要在官府任过职之人，不要年老肤白之人，胆子极大和极小之人都不要。我方此次招兵也应以此为据。”，红花会的庄子内，诸位当家的喜笑颜开，奋斗多年今日终于可有招兵了。霍青桐手持戚继光的兵书慢慢的解说道。戚继光的这套选兵标准,后来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原样照抄，由此可见这套标准是非常适合封建社会需求的。

但是这些对于陈家洛来说就有些不够了，他想打造的是一支近代军队而不是封建军队，“再加几条吧！这是我红花会的第一只军队，要求提的高一些没坏处，武林各大门派收徒弟还要挑一挑呢，咱们这也不能随便什么人都放进来啊！”

“呵呵，陈总舵主这话说得，各门各派选嫡传弟子的时候要求虽然比咱们现在严的多了，但那些都是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咱们现在可比他们招收外门弟子严的多了！”，眼见大业有了希望，连无尘道长也开起了玩笑。

“道长你这是盘着给你的追魂夺命剑找传人了吧？”，陆菲青立刻附和，大厅内顿时响起一片笑声。

“好了，大伙儿都议一议，还要加上那些标准？”，众人见到陈家洛右手下压顿时止住了笑声，这让他感到颇为欣慰。经过此事自己的威望又高了一重。

“我先说说吧，咱们将来的军队中肯定要有大炮，炮兵可是一项技术兵种。若是不习算学恐怕无力承担此重任，我建议若是读过书的优先录取。”，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高类思、杨德望二人和这些当家的也混熟了，看着众人都在思考杨德望说道。

“若是进过学的人恐怕不会来贪图这几个银子。”，陆菲青摇摇头反驳道。

“二位远赴海外多年，怕是对大清有些陌生了，这也怪不得杨先生。”。陈家洛对杨德望投以安抚的眼神解释道，“大清到如今也是文贵武贱，但凡认识几个字的都不会甘愿当兵。再说了如今能读得起书的家里多多少少有些势力，就算是入了乡勇，护卫乡里倒也罢了，只怕将来起事之时不肯跟咱们走啊！”

“如此以来不妨将乡勇的年纪降低一些。年轻的时候读书学的快。咱们白日操练夜间读书，不怕他们赶不上来。”，杨德望再次建议。

“如此也好，到时候就有劳高先生和杨先生了！”，陈家洛点点头表示赞成，“若是有识字的来投，查查他的底细，如果家里和官府有深仇大恨的不妨也先招进来。”

“所有人都要摸摸底细。要是有乡绅家的人想进来分一杯羹的绝对不能要！”，石双英补充道。

“如此以来这福鼎县恐怕招不够一千人啊！”。赵半山苦笑着说。

“当然不会只在福鼎招收，咱们红花会在江浙一带有的是人！有劳四哥再去江浙跑一趟，按照咱们的标准招一些年轻可靠地会众过来。对了，可以在义乌一带多招一些，戚少保当年的精兵大多都是从义乌招的，咱们将来也要练出一支堪比戚家军的精锐来！”，文化可以后期补充，性格却是天生的，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义乌出精兵，那么不拿来用用就太可惜了。

“咱们广东也出好汉！”

“我也可以去湖北招一些！”

“……”

众人的激情很快被调动起来，七嘴八舌的提出自己的建议，霍青桐手握毛笔飞快的在白纸上记录着，众人虽然没有明说，但这批人估计是要归她带领了。吵吵闹闹的议论了两个时辰，终于把招兵的任务安排完毕。

“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了，家是哪里的？”，县衙门口的空地上摆着两张桌子，桌子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陈家洛和陆菲青分别坐在桌子后面，对着七里八乡赶来的年轻人问出一连串的问题。

“小的...小的叫杨...杨大柱，今年十六了，是....是塘底村人！”，一位皮肤黝黑、身材结实的年轻人结结巴巴的答道。

陈家洛打量了一番，年龄、身高、健康情况和气质都基本符合招兵的标准，点点头道，“行了，在这张纸上按个手印，然后拿上去后面跑几圈，举举石锁。”

杨大柱千恩万谢的拿着代表初试通过的表格走到后面，里面早有无尘道长、霍青桐等人招呼着。陈家洛伸了个懒腰，回头望着县衙大门上的匾额，心中笑道，从古到今除了隋末那些世家子弟，在县衙门口招兵准备造反的恐怕只有自己了吧？

可惜咱们这“康乾盛世”的百姓日子过得还是有些苦啊，大半来应募的百姓都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迫不得已之下陈家洛只好降低招收标准，又加了一道流程，让习过医术的陆菲青来给他们检查一番，若是补充几个月营养能挽救回来的就先暂时录取。

“官爷，小的真的只有二十三岁啊！小的绝对不敢欺骗大人啊！”，一个外表看起来快四十的汉子佝偻着背哭道，“官爷您就收下小的吧！只要给小的一口吃的，您让小的干什么都行！”

看他这幅瘦骨嶙峋的样子，也不知道是饿了多少天了，陈家洛心中的同情慢慢浮起又渐渐消散，队伍里像他这样的人好多着呢，若是答应了他其他人是收还是不收？他叹了一口气安抚道，“若是想吃饭我倒有个去处，过几日知县大人要招人修筑堤坝，给的银子虽然没有乡勇的多，但吃几顿饱饭还是没问题的！”

好不容易把他哄走，陈家洛又开始面试下一个人，一直到夜间盘算下来才收了不到百人，这淘汰率都堪比后世的公务员考试了；由此可见我大清百姓的身体健康状况到了一个何等严酷的局面。

ps：求订阅

第一百六十四章入营

给黄奎分的那些土地也没有白给，他将县城外不远处的一片营房腾了出来供县里安置乡勇，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巧合，这座营房偏偏坐落在从恶虎寨到县城的必经之路上。营房不大总共就二十来间房子，房子前面是一大片空地，翻过一座小山坡就是大路，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小山坡也能遮住他人的视线，倒是很符合陈家洛的需求。接收了这座营房后陈家洛立刻从庄子里调来人马彻底清扫一番，给每个房间换上了新的被褥，同时吩咐木匠开始打造衣柜。洗脸盆架子等物；第一天通过筛选的乡勇们在陈家洛的带领下来到营房。

“不许说话！都给我规矩点！进了大营先去排队洗澡，然后回自己的营房休息等候开饭，吃完饭等候师爷给你们讲述营里的规矩！”，陈家洛专门从学员中选了个面相凶恶、嗓门大的家伙来给自己当发令兵，目前看来效果不错。

营房门口站着二十来号红花会的学员，这些都是前期经过基础军事培训并通过霍青桐考核的学员，陈家洛打算暂时用他们来充当基层干部。

“一二三四五六七**十！来你们十个跟我走！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的长官！你们要听我的命令！”，经过多日培训，冉飞的这番话倒也说得有模有样。

“你们十个跟我走！”，“你们十个到这边来！”......陈家洛初步计划是连班长在内一个班十一个人，这二十来个学员很快就将这些新招募来的乡勇领到营内。在他们的督促下开始造澡堂外排队。

杨大柱穿着崭新的粗布衣服蹲在炕沿边上打量着这间房子，房间不大但窗户可不小，靠窗的一侧是铺着新被褥的大通铺。靠门的这面左侧放着一排柜子，右侧放着一排木架，上面放着白生生的毛巾和洗脸盆。这老爷倒是阔气，杨大柱把手伸进衣服里挠了挠后背，刚洗完澡又换上新衣服让这个穷苦的后生有些不适应，老是觉得浑身发痒。

长官把他们领进房间让他们先休息一会儿后就出去了，此时房间里的十个人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开口说话。杨大柱突然觉得有人在打量自己，下意识的回过头去，正好看到一张惊喜的面孔。咦，这人好像有些面熟，应该是在哪里见过吧？“你是...你是塘底村的大柱兄弟吧？”，那人试探着问道。

“我是。你是前村的二弟哥？”。陌生的环境

下突然遇到熟人让杨大柱变得高兴起来，“我说咋没认出你呢，你现在看着可比以前白净多了！”

“你不也是一样么？”，二弟红着脸反驳道，“平日在家谁舍得烧柴禾洗澡？你看看这屋里的弟兄们，谁不是比平日里白净了许多？”

“嘿嘿，也是也是！”，杨大柱摸摸头傻笑着。俩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房间里渐渐变得热闹起来。众人开始七嘴八舌的说着自己是哪个村的、为啥来当乡勇等话题；突然不知道是谁肚子咕噜叫了一声，然后话题迅速变成了啥时候开饭的问题。

当他们关于开饭的问题讨论的越来越激烈之时，门吱呀一声开了，长官进来扫视一圈，众人的议论声戛然而止，乱七八糟的站了起来。长官鼻子哼了一声似乎是对他们的表现表示不屑，“都闭嘴，按照高低个子排好队跟我一起去食堂！”

整整花了半袋烟的功夫这些昨天还在家里拿锄头的年轻人才把队伍排好，跟着长官走出营房往食堂走去。进了食堂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里面整整齐齐的摆放着一排桌子，桌子上面端放着一大盆红烧肉，一大盆青菜，旁边还有一个大木桶，木桶里面是白米粥。闻见香味，看着那油汪汪的红烧肉，众人齐齐的咽了一口唾沫，“有肉吃啊！”，

杨大柱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

“不许说话！”，长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下次再犯，罚你不准吃饭！”

一听不准吃饭杨大柱马上双手捂住了嘴巴，长官的眉毛顿时竖了起来，似乎想呵斥几句，纠结片刻却没有开口，只是重重的哼了一声。

“去前面水池里洗手，记得打皂角！洗完手去拿碗筷到队伍后面排队，排队的时候禁止说话！打完饭到门口第二张桌子上坐着吃饭！”，一连串的指令把这些年轻人弄得晕头转向，好不容易洗完手拿了碗筷排到了队伍末尾，一个个伸长脖子一边咽着口水一边数着前面还有几个人才能轮到自己。

杨大柱个子最高排在了末尾，长官则排在了他后面，见如此他想起离家之时村里长辈说的到了营里要巴结好上司的教训，回过头来问，“老...老爷，您排到我前面来吧！”

“不住说话！”，回答他的又是一声呵斥，不过好在没有罚他不准吃饭；打完饭众人来到长官刚才说的那张桌子上坐下，长官又哼了一声，“吃饭吧！”，饭桌上顿时响起了狼吞虎咽的声音。

年轻人吃饭就是快，不消片刻打来的饭菜就被他们干的干干净净，众人不停的瞟着打饭的桌子，

在得到长官的许可后飞奔到桌前，可惜现在只剩下白米粥了。这也是陈家洛等人早就计划好了的，像这些饿久了的年轻人突然暴饮暴食容易导致生病，若非为了激励士气今日连红烧肉都不会给他们做。

吃完饭又吩咐他们洗碗，这些活在家的时候都是婆娘才干的，男人哪能做这些，但看着长官的哪一张黑脸，谁也没敢提出反对意见。吃完饭回到房间休息了一会儿，又被长官赶着去校场上听了一会儿一名大长官的训话，他说的话杨大柱有些没听懂，他就死死地记住了一点，到了这里要听长官的，只要听话肉管够、饭管饱，家里还有地种！只要让我多过上几天这种好日子，就算给长官卖命也甘心啊！

第一百六十五章小姨子

“布鞋、草鞋！布鞋、草鞋！”，陈家洛听着校场上的口号声两眼发直，教会这些刚从土地里出来的分别左右实在是太难了啊，无奈之下只好拿出当年军阀采取的方法，你还真别说这办法倒挺管用，原先三天都没教会左右，这招一出两天下来队列就走的有些模样了。

本次招收的一千人福鼎本地的和红花会外来人员大概四六开，随着各地红花会会员的到来基层干部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当下也顾不得将来了，陈家洛将第一批红花学院里身体条件差不多的都拉进了队伍里。

陈家洛把这一千人编成了一个团，团下面分为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自己出任团长一职，霍青桐担任参谋长，石双英担任军法官。赵半山从欧洲招来的退役军官也逐渐到位，有了他们的协助陈家洛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下了。

“高先生，告诉皮埃尔他们，接下来一周的训练计划就按照我修改过的执行！”，这次来的大多是法国的军官，这让陈家洛大学时候辛辛苦苦通过的六级考试失去了意义，每次下达军令都得让高类

思做翻译，这导致炼铁厂的工作进度一再拖延。一念至此陈家洛又郁闷的吩咐道，“还有，让他们快点学会汉话！每次开会都要劳烦高先生翻译成什么样子！”

“陈咸生，这不能拐窝们，事再是汉语太难学了！”，一身红色龙骑兵制服的皮埃尔耸耸肩膀。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回答，“海游，我仍然保留我对作训计划的意见！”

好容易打发走这些人房间内只剩下了陈家洛和霍青桐两个。陈家洛伸了个懒腰走到正在伏案疾书的霍青桐背后，轻轻俯下身子搂住她的肩膀，“青桐妹子，你都累了一个月了，明日无事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

霍青桐下意识的扫了一眼门口，见大门紧闭，僵直的身体稍微放松下来。拉这陈家洛的手贴在自己脸上，“陈大哥，我这里还要审核那几个参谋提交的方案。明日你和沅芷妹子一起去好了！”

我也想早点推倒她啊，可惜一直没有好机会，霍青桐白天忙着摸索参谋部的组建事宜，夜间还要兵营、工厂两头跑着上课。简直比陈家洛还有忙碌；抚摸着她有些消瘦的脸庞陈家洛一阵心疼。深吸一口气把她放在书案上的方案推到一边，“听

话，明日休息一天出去游玩一番，就我们两个！”

“可是.....”，霍青桐欲言又止，自从进入军营后俩人都忙得不可开交，的确有些日子没有单独相处了。

“没有可是！为夫的话你敢不听？”，陈家洛板起脸摆出一家之主的样子。“把这些东西收好，一会儿和我回家去！”

霍青桐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好好好，我这就收拾东西；今天晚上想吃什么？赵四哥派人送来一些马奶酒，不如晚上我给你烤肉吃吧？”

“好啊！好长时间没尝过娘子的手艺了！”，这段时间陈家洛为了起到表率作用，每顿饭都是跟着士兵一起排队吃大锅饭，早就吃的扛不住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庄子里的条件比刚开始好了不少，他二人分了一套小小的院子，回到院内，霍青桐取出烤肉的炉子，摆好盐、辣椒、孜然等调料，陈家洛则到厨房去拿了几斤腌好的羊肉，回来切块用柳树枝穿好，架在炉子上烤了起来。

“姐姐！你回来了么？”，门外一阵儿清亮的叫喊打断了两人之间的暧昧。

“是喀丝丽来了！”，霍青桐连忙从陈家洛怀里脱身出来，整了整衣服起身打开院门把她迎了进

来，“妹妹吃过没有？没吃的话一起吃好了！”

“喀丝丽来坐这边帮你姐姐烤肉吧，桌上还有马奶酒，想喝就拿来喝吧！”，陈家洛不动神色的换了一个姿势，幸好今日穿的是长袍，不会让她看到自己的尴尬。

“有马奶酒！”，一阵香风飘过，喀丝丽几步走到陈家洛身边，将皮袋中的酒倒在小碗里慢慢喝了起来，“哎，放的时间有些长了，味道有些不一样了。”，说完放下碗抬头望向西北的天空，眼睛中似乎开始泛着泪光。

“这是周老英雄专门派人送到杭州，然后四哥再从杭州送到这里，路途遥远难免有些变化！可惜没有哈密瓜，吃着哈密瓜喝着马奶酒可是莫大的享受啊！”，陈家洛安慰道。

“哈密瓜？”，喀丝丽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陈家洛之时请他吃的好像就是哈密瓜，哎，为何早认识你的不是我呢？

“妹妹，你这是想家了么？”，霍青桐走过去将她揽入怀中，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嗯，我想爹爹了，还有阿伊哥哥，不知道他的孩子现在是不是还那么调皮？我的那些羊儿不知道现在让谁养着？天山上的雪莲花开了没

有？……”，霍青桐的话勾起了喀丝丽的思乡之情，趴在她的肩膀上呜呜的哭了起来，嘴里絮絮叨叨的念着在西北的各种生活。

不过这种感觉来得快也去得快，喀丝丽哭了一会儿就破涕为笑，“陈大哥你发什么呆啊？还不赶紧翻羊肉串？这一边都烤糊了！”

三个人之间的气氛又变得热闹起来，一边喝酒一边说着西北的各种事情，吵吵闹闹到月上中天才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日一早，陈家洛和霍青桐骑着马王庄外走去，一路上陈家洛总是觉得有些别扭，好像今日和往常有些不一样。

见他不停回头霍青桐问道，“陈大哥这是怎么了？可是忘了什么东西？”

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今天那个小尾巴没跟上来，于是摇摇头笑道，“没什么，就是奇怪喀丝丽今天怎么没有跟过来。”

霍青桐闻言轻轻叹了一口气，“昨日送她回去的时候他看起来好像不开心，似乎有什么事埋在心里。”

第一百六十六章刺刀格斗技术

“或许是我俩最近都忙着，把她一个人扔在庄子里寂寞了吧？”，陈家洛猜测道。

霍青桐回过身来望着他，“女儿家总是要有个归宿的，喀丝丽离了家乡，自己的姐姐又嫁人成了别人家的人，她一个人时间久了自然不合适。”

“是啊，从西北出来已经一年了啊！”，陈家洛叹了一口气，却没有顺着她的话接下去，喀丝丽为什么会偷偷跑出来跟着自己的姐姐来中原，他心里十分清楚，但现在李沅芷还没有着落，自己再去沾染别人也太不厚道了。

“陈大哥，我自小疼爱这个妹妹，见不得她不开心，若是有办法让她重新笑起来，让我做什么都可以！”，霍青桐仍然固执的盯着他的眼睛。

“这世上又有谁忍心看着她受委屈的样子呢！”，话都到这份上了陈家洛再遮遮掩掩的就没意思了，他把霍青桐揽入怀中，“若是喀丝丽愿意等的话，我定会给她一个交代，但我与沅芷妹子相识在前，总不好让喀丝丽跑到她前面。”

“有陈大哥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回去给妹妹说说，想必她也会感到欢喜的吧？最近她整日和沅

芷妹子泡在一起，定会明白陈大哥的情深意重。”，霍青桐幽幽的说道。

“今日不说别的，我俩是出来玩的，应该开心才是。”，陈家洛指着远方的小山，“好久没和青桐妹子比试轻功了，现在不妨比一比。看谁能先到那座山顶！”

“好啊，家师人送外号雪雕，若说打斗我比不上大哥。但要论轻功的话我却不肯认输！”，说完二人将马匹拴好，互相交换了个眼神同时发力向山顶奔去，两道人影在山林中时隐时现、你追我赶，惊起一片鸟雀，山间不时传来银铃般的笑声。

经过一日的休整陈家洛恢复了元气，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刚到营地又收获了一个好消息，高类思来报给褐贝斯步枪加装刺刀的工作已经完成，整整一千二百支步枪已经运到军营之中。可以交付使用了。其实刺刀早已在欧洲出现，但现在流行的是套筒式刺刀，陈家洛则要求高类思改为卡榫式刺刀，拆卸方便。平时还能当军刀用。比套筒式方便多了。

陈家洛伸手拿过一支步枪端在手中比划了几下，无论重量还是长度都恰到好处，“好！高先生果然大才，上次所说燧发枪一事可有进展？”，刚

问完陈家洛就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会众科技人才匮乏，高类思、杨德望二人手上已经压了太多的工作，连忙道歉道。“是我着急了，二位先生已经忙了好多天了。今明两日就暂且休息一番，若是身子累坏了，我可要后悔莫及啊！”

“不妨事，我二人平日就喜欢这些东西。”，高类思笑了笑，“不过如今总舵主的场面越来越大，只靠我二人的确忙不过来，戴先生若是能过来帮忙就更好了！”

“理当如此！这两天我就找戴先生仔细说说，除了戴先生之外，赵四哥早就派人四处搜索泰西来的传教士，据说前些日子在澳门多有收获，想必用不了多长时间二位就能喘口气了！”，来福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戴震恐怕早就看出问题，既然他没有走就证明他的心思已经有所松动，不妨就借着这个时机去给他挑明了。

高类思走后陈家洛放下步枪对着门外站岗的学员喊道，“去把在福鼎的当家的都喊过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商。”，这些步枪已经到位，那么也该这些当家的发挥作用了，既然他们都是武林高手，那么整理出一套简单实用、易于教学的步枪刺杀术应该不难吧？

等他们都到了后陈家洛才发现自己把问题想的过于简单了，无尘道长先是甩了甩自己的袖子，“这刺杀术理当从枪术中借鉴，不是老道不帮忙啊！老道自从丢了这支胳膊后就一心练剑和腿上的功夫，这枪术……”

额，确实，这让一个一只胳膊的人来教授刺杀术确实有些为难了；诶，那杨过可是杨家枪的传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教自己的后人的？陈家洛汗了下，“道长虽然没练过枪术，但若是论起见识广博，会中恐怕只有陆老前辈能和道长相较一二，到时还要道长指点一番。”

无尘道长摸着胡子应了下来，接下来陆菲青也推说自己虽然练过几路武当的四门枪，但功夫也不够深，指点一二尚可，研究出一路刺杀术来却有不足。四当家的赵半山精通太极，这太极虽然是从**大枪中演化而来，但也毕竟不是枪术，他这边也只能帮着敲敲边鼓。常氏双侠不在福鼎，而且他俩练得是飞爪和黑沙掌，也派不上用场。剩下还在福鼎的几人里杨成协用的是单鞭、章进用的是狼牙棒、蒋四根用的是铁浆，石双英是无极门的弟子，入了红花会后又和赵半山学单刀，骆冰使得是双刀，据说还是从韩世忠哪里传下来的武艺。霍青桐、李沅

芷和自己都不用说了，三人都是耍剑的。至于心砚.....好像他玩的是弹弓来着。

数了半天红花会十来个武林高手竟然没一个玩得转长枪的！最后还是无尘道长一语道破天机，出来闯荡江湖带个刀剑什么的还不算碍眼，要是拿根长枪，那一路上就等着不停被官兵查问吧，而且说到底侠士这种玩意儿大多依托城市生存，在城里长枪他耍不开啊！

“总舵主莫急！我记得这些学院之中有军旅中人，也有江湖上各门各派的弟子，不妨查问一番，想必能找到几个枪术高手。”，最近恶虎寨狠狠的吃了一笔，山上的好汉们都忙着吃肉喝酒赌博啪啪啪地主家小姐，防守松懈，石双英也找了个机会摸下山来，他掌管刑堂对会中弟子最为熟悉。

“有理，此事就交给道长了！”，石双英还要在山上潜伏，陈家洛安排了无尘道长负责此事。

“林堡主乃是南宋武状元之后，他可是习得一手好枪棒啊！”，受石双英启发，陆菲青也很快找出一个人选来，“但林堡主非我会中之人，恐怕还得总舵主去请！”

第一百六十七章武人好名

陆菲青虽然和林震南有故交，但这次是红花会的公事，所以他自己出面就不太合适了，他这话也是依照江湖规矩说事，林家堡和红花会比起来虽然是小门小派，但人家林震南也是一个门派的扛把子，要是红花会有事儿一个小弟就把他提溜出来，那多没面子！江湖上也要讲究一个对等原则，这就好比后世圣马力诺的国家元首访美，尽管奥观海同志可能连这国家再来都不知道，但还得亲自去接待。所以必须的陈家洛亲自去请才符合江湖规矩。

今日时间有些晚了，第二天一早陈家洛带着霍青桐帮他备好的礼物和陆菲青一同前去拜访林家堡，考虑到上次李沅芷和林震南的闺女关系打的不错，为了处好关系陆菲青也把自己女弟子捎上了。

刚走没多远陆菲青就找了个借口带着背着礼物的下属先行一步，把陈家洛和李沅芷留在了后面，陈家洛最近这段时间忙于军训，俩人见面的时间少了些，这次好不容易逮住机会自然是眉目传情、你侬我侬，可惜良辰美景虽好，这倒林家堡的路却是短了些，一个时辰后他们就来到林家堡门外。

陈家洛依足江湖规矩送上礼单和拜帖，帖子传

进去没多久林家堡堡门打开，涌出一群衣着统一的年轻人在门两边一字排开，林震南一身劲装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迎了出来，刚走出大门口就双手抱拳大声招呼，“陈总舵主、陆大哥前来。在下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两侧的年轻人同时齐声大喊道，“恭迎红花会陈总舵主。陆三当家！”，嗯，这也和后世外国元首来访鸣礼炮一样，都是礼节。

陈家洛来之前就做好了准备，一阵繁复的寒暄推让之后进入林家堡来到大堂之中，不过该走的流程还没走完，接下来又是喝茶。又是摆宴席喝酒，一直闹腾到下午，陈家洛才有了和林震南商量事情的时间。

“陈总舵主此来有何要事？若是林某能帮的上忙的尽管吩咐！”。林震南今天得足了面子，满面红光的拍着胸脯说道。

“此来是为了感谢林堡主往日多我红花会的照顾！”，陈家洛依此把林震南帮着卸载货物、捐献堤坝修筑费用的事赞扬了一遍，陈家洛本身文学底子就不错。这一段吹捧的话说的可谓是天花乱坠。

林震南越听脸上红光越盛。连连摆手谦虚道，“总舵主过奖了，咱们兄弟干的就是装卸货物

的活，您事后还给了双倍银子，这些过了过了。修筑堤坝乃是本地人应该做的事，交给总舵主我也是心甘情愿。”

旁边的林静姐妹羞得都快把头埋到胸口了，自己的这个爹爹就听不得别人的好话。乘着林震南高兴陈家洛试探着问道，“听陆老前辈说林堡主习得一手好枪棒。不知在下是否有这个荣幸见识一二？”

“好说好说，孩儿们。去抬我的枪来！”，乘着他的弟子们去拿长枪的功夫，林震南说起自家枪法的来历，“我先祖汝侠公先将家传的三十六路枪法改为十八式，又在朝期间结识岳元帅的后人，从岳元帅后人哪里学的岳家枪精髓；汝侠公字朝堂上归乡后，历经十年潜心琢磨将岳家枪和我林家家传枪法合二为一，我林家列代先祖都依仗此枪法纵横沙场斩获无数。”

说话间他的弟子已经将长枪请来，林震南起身双手接过长枪送到陈家洛跟前，“陈总舵主请看，此乃我家传宝枪，曾饱饮蒙古鞑子，倭寇和女真鞑子的鲜血！”

“喔！竟有此来历，我倒要好好见识一番！”，陈家洛闻言立刻站了起来，这杆长枪的枪

杆和红缨似乎是新换的，但枪刃根部依稀有些黑点，当是鞑子的鲜血染成，陈家洛赞道，“真是一杆好枪啊！林家诸位先人的英姿依稀可见。”

“哈哈哈哈！我这就给陈总舵主演示一番我林家枪法的精髓！”，林震南大笑一声走到大厅中央，长枪竖在地上凝神而立，片刻后突然由静至动，双手紧握长枪抖出碗大的枪花如蛟龙出海一般向前刺来，这一刺蕴有一股义无反顾的气势，仿佛前面是铜墙铁壁也能刺开一般，接着枪尖绽开朵朵梨花，戳、点、扫、挑等各式枪法一一闪现。

陈家洛注意到林震南的枪法毫无江湖武艺中的那些花巧，招式狠辣、有进无退，整整一路枪法使完竟然没有一招是防守，铁血之气表露无遗，一看就是在战场上经过千锤百炼的。

“好！好枪法！”，林震南刚收枪站住，大堂内想起一片喝彩声，其中陈家洛喊得最响亮，林震南使出的正是他想要的枪法。

又夸赞了一阵他的枪法，陈家洛说出了自己此来的目的，想邀请林震南为自己属下的士兵传授刺杀之术，这都是为了反清大业，想必林震南也愿意看到自己家的枪法能为反清出一份力吧？

听完后林震南并未露出喜悦的表情，反而紧锁

眉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凝重的摇摇头说道，“按说总舵主今日给我林家堡面子，又是为了反清大业，再加上我和陆大哥多年交情，无论哪一点我都不该拒绝总舵主，但是……”，一听但是两字陈家洛的心顿时吊了起来，“但是先祖有命我林家枪法不传林姓之外之人！先祖之命不敢违背，还请总舵主见谅！”

　　啧！封建糟粕真该死啊！看着他斩钉截铁的样子，陈家洛已经知道自己这趟算是白来了，又不甘心的试探了几次，林震南始终咬紧牙关。陈家洛和陆菲青交换了个眼神，知道此事亦不可行，无奈之下只好提出告辞。

　　除了堡门，止住林震南相送的步伐，陈家洛往前走了几步叹道，“本想将林家枪法定为我红花会中必习枪术，让百万人敬仰林家先祖的风采，奈何无缘得成啊！”

　　“嗯？陈总舵主请留步！”

　　ps：哎，扑街鸟，木有上三百。感谢削苹果前进和smalljiao的月票，跪求订阅。

第一百六十八章，粮食问题

试想一下如果把解放军练习的军体拳改为林家拳、岳家拳什么的，恐怕为了争这个名字武林中人能打出脑浆子来，归根结底武林中人和文人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靠名声混饭吃，文人的名声响亮了去哪里都会有人管饭吃，临走还送上一大笔银子，千金求文者络绎不绝，运气好的话被那个大人物看中了说不定还有官当。习武之人也是一样，名声响了行走江湖处处有人招待、受人敬仰，来上门拜师的人也会多起来，这经济收入自不必说。所以陈家洛说出这番话来不愁林震南不动心，这可是让林家枪法留名千古的大好时机啊！一旦红花会夺了江山，凡是参军之人都学自己家的枪法，到时候什么少林武当、太极八卦都会被林家的武艺死死地压住。

情急之下林震南也顾不上把陈家洛等人请回屋内，就在门口站着和他们说了半天，等确定陈家洛的打算后二话不说就跟着他们回了军营。到了军营，林震南连水都没喝一口，直嚷嚷着要陈家洛把步枪拿来看看。

“陈总舵主所练之兵用的都是这种火铳？”，

林震南摩挲着改良过的褐贝斯步枪眉头紧锁，“就没有枪兵、刀盾兵？要说这火铳只能远战，论起斩首杀敌还是要靠肉搏战。”

时代不一样了，满清入关以来中国的军事技术不进反退，如今的欧洲长枪利剑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和林震南解释起来过于费力。陈家洛没有向他解释直接问道，“依林堡主看来林家枪法可能用到这上面？”

林震南拿起步枪耍了几个动作，思考片刻后说道。“长枪枪杆性柔，火铳枪杆性刚，二者截然不同，像抖、崩、弹这几式在火铳上就用不出来，唯有在刺字上下功夫！”

“如此足矣，军中青壮资质参差不齐，若是招式复杂反倒不利流传。林堡主只需琢磨出几式简便易学的刺杀术即可。”，陈家洛回忆了下纪录片中看过的解放军所用的刺刀格斗技术，“对了。在单人刺杀术之外还请林堡主费些心思，考虑下多人合作的战法，两人遇敌该如何应对？三人遇敌又该如何？”

“我先祖也曾在戚少保军前效力，练过鸳鸯阵。这群战之法我也有些心得！”。林震南点点头，“若是总舵主没其他吩咐的话就先去忙其他事

情吧，林某打算在这军营中住上几天，等把枪法琢磨透了再来找总舵主！”，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如此甚好！”，陈家洛招过一名红花会的学员，“这几日就由这位兄弟招呼林堡主，若是有事吩咐他去办就行了。我等就不打扰林堡主了。等功成之日不醉不归！”

刺杀术有林震南，队列射击等有皮埃尔等法国老兵。参谋部有霍青桐，夜间上课有高类思等人，陈家洛终于可以腾出时间来处理内政了。回到久违的县衙，经过这段时间缓慢的渗透演变，县衙里的人都换成了红花会的下属，典吏李秀闲在家养病，教谕吴亚整日不是在县学里就是和几个文人游玩唱和，这县衙彻底被红花会所掌握。

“心砚，在忙什么呢？”，回到后衙看到心砚正抱着厚厚一摞文书翻看着。

“总舵主，过些日子知府大人就要巡查堤坝修筑事宜，我正在看高先生给做的修筑方案！”，这个时代科学家的研究范围往往会跨越好几门学科，高类思对于工程学也有研究，在经过实地考察，仔细询问过当地水文状况后，他给出了解决的方案。

“可有什么问题？”，赵高杨三家覆灭之时陈

家洛带着红花会会众伪装的衙役从火堆里翻出不少好东西，有了银子这人力自然不是问题，钱、人、方案都有了，剩下的就是按照计划了，所以他也放心的交给心砚去做，若是能培养出一员内政干才那是最好不过。

“小时候在浙江，看那些知县知府整日游玩唱和，日子好不自在，我还以为当官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没想到轮到自己做了知县竟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操心！”，心砚抬起头来苦笑道，“整日操心钱粮、石料、人力这些繁复的事情，还好有高先生给的方略，不然小弟真不知道该如何才好。”

“那些当官的过得逍遥，他们治下的百姓可就过的辛苦了，如今你累一些，福鼎的百姓就能过的稍微宽松些！”，陈家洛温声安慰道。

“小弟明白，只是总舵主和陆先生这几日不在，小弟独自掌控这么大的局面，难免有些吃力。”，心砚之前只是伺候陈家洛的书童，连管理家中奴仆的经验都没有，突然把他弄到知县的位置上确实有些仓促。

“现在还只是一县之地，等将来咱们打下福建、浙江，还有一省之地要你去治理呢！”，从目前看来红花会缺少内政人才，学员还需要一段时间

的培养才能使用，那种老派文人陈家洛又不想用，因此最近相当长一段时间心砚都会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我肯定不会给少爷丢脸！”，激动之下心砚又换回了少爷的称呼。

“对了，最近政务上可有什么难题？”，陈家洛并未责怪他的激动。

“如今银子已经足够使用，但粮食快要有些支撑不住了。福鼎虽然产粮，咱们也从被恶虎寨袭击的那几家大户庄子里取出不少存量，但河工、军营、矿山三处都要消耗大量的粮食，恐怕现在的这些粮食支撑不到秋收之时了。”，心砚从桌上翻出一张表格递给陈家洛，上面细细的列出了福鼎县现有的存粮和消耗。

这表格也是按照陈家洛的要求制作的，陈家洛接过来粗粗一看，粮食的确不充裕了，这还没有考虑到第二批、第三批红花会人马到达福鼎所需的粮食消耗。短时间内倒是可以依靠赵半山的船队从外地买粮运来解决，但长期的话就有些问题了。

ps：继续求订阅

第一百六十九章集体农场

想要生产粮食就必须有土地、劳动力以及种子，所以陈家洛开始从这三个方面来思考如何解决问题，“那三个庄子还剩下多少土地？”

心砚从架子上取下一本册子翻了翻，“三家被恶虎寨灭族后无主土地共有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亩，其中前一阵儿发给乡勇的有一千三百四十四亩，给黄游击分了一千亩，还剩下一万一千四百零八亩，现在都是这三家的佃户种着，我衙门里要求继承这些土地的状纸都堆成山了。”

“若是家中有人当乡勇的，不妨发一些下去，下次再招人就更容易了。”，想要别人给自己卖命，总是要给些好处才行，土地发下去容易收上来难，等到将来造反的时候，哪怕是想着家里的土地，这些人都不得不跟自己走。

“现在本地的乡勇才四百多人，就算每家人都发，也还有一万多亩没有着落。”，心砚粗略的算了算。

“剩下的如何处理我先想想看。”，陈家洛走到外面花园中，找了个阴凉的地方靠在躺椅上闭着眼睛想起后世的粮食生产来，袁大德鲁伊的杂交水

稻技术？孟德尔现在还没出生呢，这项技术太过超前了，倒是可以考虑去引进一批现有的良种。化肥？目前的工业技术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兴修水利？这倒是个办法，封建时期的土地多为地主私有，土地分布极不均匀，再加上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小规模的修点水渠倒也罢了，想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完全不可能；这就在后世也是个难题，陈家洛自小在农村长大。在他的记忆中村子里的水利工程大多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集体出力修建，包产到户之后反而没了动静。不过福鼎现在到了自己手里，修筑堤坝又聚集了大批劳动力，等修完桐山溪和龙山溪两侧的防汛工程过后，可以把这一批人拉来去干这个。但要是兴修水利之后再把土地分给当地人，后期的维护修补优势问题，依照现在这些百姓的性子。要是能让自己家的稻田多灌一桶水，他们不惮于破坏整条沟渠。

　　记得村子里的粮食在满足农民自身所需之外剩余的并不是很多，那么后世的中国是如何保障自己的粮食安全呢？陈家洛脑中灵光一闪。想起自己去西北和东北旅游之时见得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农场来。大规模集约化机械化生产，只需要少部分劳动力就可以完成成千上万亩耕种、收获。依照目前的

条件，机械化是没办法达到的，但大规模集中耕种同样可以节省劳动力、提高粮食产量。不说别的。单就耕牛来说。现在每家的土地大多零散的分布在村子的各个角落，说不定每天耕牛在田里耕种的时间还没有在路上来回奔波的时间长；等土地集中耕种之后就可以大大的增加耕牛的利用效率，而且有了自己的财力支持，之前那些农民想都不敢想的大型农具就可以排上用场了！而那些农民则可以转换身份，擅长养牛的负责耕牛的照看，擅长木匠活的可以去打造、修理农具，擅长育种的可以去专门培养种子......归根结底就是用工业化生产的思维来经营农业。

　　我本来还打算弄出几个生产民用品的工厂来把地主的目光从土地吸引到城市中来，没想到工业化变革却从农村开始了！幸好福鼎还有几片较大的平原啊。要是在西南那种多山的地区恐怕就没这种机会了。等自己的集中化农场建立之后，效率大大提升。耕种的劳动力却越来越少，收获远远大于那种零散型耕种。等收获之后福鼎的其他地主恐怕就会大大的眼红了，到那时候他们就会通过置换、购买将自己名下的土地连成一片，缩减佃户数量。这样一来就会有很多劳动力在无奈之下进入城市，为后

期的工厂、军队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细细的把自己的思路滤了一遍，顾不上吃饭，陈家洛就拉着心砚回到庄子里，叫上红花会的几个当家开会讨论。

陈家洛说完之后底下的人表情各异，高类思、杨德望若有所思，无尘道长、蒋四根等人一副你说神马我听不懂的样子，学员代表们交头接耳说着什么，时而点头时而摇头；唯独陆菲青面有难色。

“陆老前辈有何顾虑不妨说出来听听？”，自己的这个想法才刚刚完成，陆菲青阅历广博，要是能找出漏洞总比实施后再抓瞎好得多。

“总舵主此举倒是有些像屯田！这田地既非耕者所有，产出如何分配？”，陆菲青问道。

这确实是个问题，陈家洛之前也想到了，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底薪加年终奖的分配模式，农民在签订合同后进入农场成为农场工人，每月发给一定数额的钱粮作为基本工资，这些工资不会很高，仅仅能满足工人日常所需，等到收获后将农场的产出分成三份，第一份当然是归红花会所有；第二份作为年终奖根据分给农场工人，如果收成好的话这一笔收入会很高，甚至会超出全年的基本工资，当然这一笔也不会是平均分配，谁干得多谁就

拿得多；第三份则作为农场的再发展基金及农场福利，用于购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为农场工人看病疗伤，农场夜校的日常运营，春节中秋等福利以及将来的养老金等。如此以来红花会只需要提供土地和第一笔资金，等农场上了正轨后就可以开始自己造血并为红花会提供大批的粮食了。

“陆某走遍天下也不曾见过如此善待佃户的东家！”，陆菲青感慨道，转而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此以来这些佃户敢不尽心尽力？但这样一来农场里恐怕用不了这么多的佃户了，剩下的佃户岂不只能坐等饿死？此法虽好，奈何夺人饭食，不妥不妥。”

ps：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感谢日下部麻吕、有病就看医生、微明执政官、龙天大圣868、hanbao1984等人的月票，继续求月票求订阅。

第一百七十章大学

这就是老调重弹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过陆菲青的这种论调，当初朝中有人建议官员将轿夫由四个缩减为两个以节省开支，被其他官员以此乃轿夫衣食之所需为借口驳回，古罗马之时有人向皇帝建议修筑水渠引水进入罗马，却被皇帝大骂你这是要夺走穷人的饭碗。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农业社会无法为若此多的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的问题，一旦劳动力没有谋生的手段天下就会大乱，宋代每逢灾害都要从在民众选取青壮录入厢军，清代明知道海运比漕运省钱，但还是选择漕运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都是我红花会治下的子民，我自然不会让他们衣食无着。”，陈家洛这话浑然把自己当做了福鼎县的统治者，“高先生的矿山、工厂都要人，日后四处兴修水利也要人，更别说乡勇还要继续扩招。”，他没有说开办纺织厂之类的事情，满清推崇理学，对男女大防看得十分严谨，移风易俗要一步步来。

“如此我就放心了，不过这经营农场可是要得力的管事，总舵主打算从哪里找这些人？”，陆菲

青又问道。

陈家洛看了下旁听的学员，“还是从会中挑选吧，你们下去通知一下，看看有谁愿意帮着会中管理农庄的，把名字报到戴先生处。”

会议结束之后，乘着今日来到庄子里，陈家洛想顺便把戴震的问题也解决了；走到教室外透过窗户看见戴震正在讲课，从黑板上的图案文字来看。这节课教授的应该是三角函数，底下的学生一边听讲一边用鹅毛笔在本子上奋笔疾书。这可比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认真多了啊，等着一批毕业了。炮兵军官的问题就能得以解决；倒是这用鹅毛笔记笔记效率好像不高，也不知道铅笔现在发明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安排高类思和杨德望把它弄出来。

陈家洛没有打断戴震的教学，站在窗外一直等到下课才走到教室门口，和戴震一边走一边聊天，“这些孩子可还听话？”

“这些都是一心想学的好苗子啊，可惜总舵主不肯让他们修习经文，实在是有些可惜了！”。戴震长叹道，来了福鼎陈家洛的身份自然瞒不过他，但一来他的功名已经被革除。做官之路彻底断绝，二来和高类思、杨德望二人交流算学时，从泰西传来的先进知识让他如痴如醉，于是他暂时留了下

来。

在课堂上教授儒学的话题这都不知道是戴震第几次向陈家洛提出了。但陈家洛怎么可能答应。开始一段时间学堂里政治和历史都是由他亲自教授，这段时间稍微忙了些只好把这两门课托付给几个成绩优秀的学员，但教材和教学大纲都是严格按照陈家洛制定的来。起码在现阶段他不想有其他学说来干扰学员们的思维。不是说儒学毫无用处，只是在目前这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儒学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了。“此事过些日子再说，我这次来却是有其他的事情要找戴先生商量。”

回到戴震的办公室，他拿过学生交上来的作业本一边批改一边问，“总舵主找晚生有何事吩咐？”

陈家洛扫了几眼。找出茶壶茶杯先给戴震泡了一杯茶这才说道，“这些日子高杨二位先生忙的不可开交。矿山、学堂、乡勇、修筑堤坝这些事情都要劳烦二位先生，过些日子还要下乡丈田、兴修水利，二位先生就算是铁打的也撑不下去啊！小弟此是想请戴先生出山。”

“总舵主麾下人才何其多也，又何必找我这个

一事无成的穷书生呢！”，戴震头也不抬，飞快的批改着作业。

哎，最烦和你们这些文化人说话了，一个个矫情的不行，“我红花会会众虽多，但在算学、格致上有造诣的除了高杨二位先生再无他人。若是戴先生肯出山，有什么需要在下去做的尽管开口！”

“若是我要求将儒学加入到课堂上你也能答应？”，戴震终于肯放下笔抬起头来了。

“此事倒也不是不能商量，只是眼下尚未到时机！”，陈家洛也知道这个问题是避无可避的，就算现在拒绝了戴震，等将来占更大地盘的时候还是要去面对，毕竟儒学已经在华夏流传了千年之久，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事情。

“嗯？不知何时才是好时机？”，戴震提出这个要求本没指望陈家洛能答应，只盼着能拿这个阻挡他一二，没想到他的回答给了自己意外之喜。

“过些日子炼铁厂就该开工了，到那时候黑烟滚滚、雷声阵阵，此处就不再适合做学堂了！”，陈家洛没有直接回答反而说起起他来。

“那就把炼铁厂拆了啊！”，戴震脱口而出。

我去你大爷的！信不信劳资拆了你！陈家洛的语气瞬间冷了下来，“拆除炼铁厂是不可能的事，

我正想把教室腾出来给工匠用！这教室看来要搬到别处了。”

戴震刚才不过是下意识的反应，见到陈家洛语气不善连忙道歉，“是小弟唐突了，小弟也是心忧这些学子罢了，还望总舵主见谅。”

“无妨。前几日我和高杨二位先生已经看好了地方，咱们现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定要盖出一个大大的学堂来！”，说到这里陈家洛的语气中透出一丝玩味，“到那时候戴先生若是想教授儒学的话，我是不会反对的。”，嗯，我不会直接反对，但是等你讲完了我再去把你的讲的批判一番，俗话说堵不如疏，反正学生们迟早要面对，还不如早些让他们看清本质。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答应了，我这就去找高杨二位先生。”，多日的愿望一朝得偿，戴震激动不已，立刻答应了陈家洛的请求，临出门前他突然回过头来，“新学堂叫什么名字？”

“额。”，陈家洛沉吟片刻，“这个学堂要培养的是经世致用之才，就叫经世大学吧！”

第一百七十一章前途

“李大哥，俺们这日日在较场上走来走去是打算干什么啊？不是说要打恶虎寨么？这都大半个月了也不见发刀枪让俺们操练，莫非光靠走路就能把那些土匪吓跑？”，在一个屋子呆了这么长时间，杨大柱也慢慢的和自己的室友混熟了。

“你管这么多干嘛，教官让干啥你就干啥，这整日里大肉白米吃的你不自在了？”，李有地斜靠在床上揉着自己的小腿，现在每天的训练量逐渐加大，小腿更菜有些抽筋。

“别吵吵了，班长说了明天就给咱们发兵器。”，蒲二弟推门走了进来，这家伙在村里的时候就经常帮着乡里人操办红白喜事，人情世故上很有一套，来了没多久就和班长冉飞混熟了，经常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并未要求保密的消息。

“哦？快给咱说说发的是啥兵器？”，李有地忽的坐了起来，“俺想要把青龙偃月刀，以前听村里的先生说三国，俺最佩服关二爷了！”

蒲二弟瞪了他一眼，“关二爷那刀可是有八十二斤，就你这小身板扛得动？再说了那可是大将才能用的兵器，咱们一个小兵卒，估计也就发根长枪

了！”

“长枪也行啊，那赵子龙、岳爷爷用的都是长枪！”，杨大柱闭上眼睛幻想起赵云在长坂坡七进七出的飒爽英姿，“我要是有那一天就好了！”

等第二天他们拿到兵器的时候都呆了，三尺多长的一根棍子。后面是木质的柄部，前面是细长细长的铁筒，这又没尖又没刃的那什么杀敌啊？稍微有些见识的人顿时认出来。这不是火铳么，连忙和同班的好友说道，“俺们村的张猎户家里就有这么一根，装火药打铅子的！不过用这玩意儿可得小心了，张猎户有一次用这玩意儿的时候砰地一声炸了，炸得他一脸坑，闹的现在还没娶上媳妇。”

“队伍中不经允许不准说话。军法都忘了么？你，你，你。还有你，出列！马上绕着校场三圈！”，连长很快打断了他们的交谈。

领到步枪后皮埃尔带着法国老兵手把手的开始给他们讲述步枪的使用方法，从持枪、举枪到瞄准。待练习开始之后较场上又开始响起那诡异口音的叫骂声。

夜间回到宿舍。众人将步枪按照班长要求的靠墙放好，众人都觉得今日所见和自己料想中的军队生活大不相同，几个人互相打量片刻，还是蒲二弟

借着和班长关系好试探着问道，“班长啊，大人咋给俺们发的都是火铳，为何没有刀盾啊？俺去看过桐山营操练，那里面虽然也有火铳。但还是以刀盾和长枪居多。”

“教官都说了这叫步枪！还火铳火铳的！”，冉飞先骂了一句。然后一边回忆庄子里上过的军事课一边解释，“俺们大人说了，这步枪是从西洋买回来的，比桐山营的火铳打得更快、打得更远，有了这家伙就用不着刀枪了！”

“俺见过张猎户打猎，这火铳可是要先装火药再装铅子，打一枪好长时间，要是打完一枪恶虎寨的贼人杀到俺们跟前了咋办？”，又一名士兵问道。

“问那么多干嘛？大人只发步枪自然有大人的道理。”，冉飞一时想不起当初军事课上是怎么说的了，不得不开始转换话题，“刚刚我去团里开会，团长说了，过一阵让每个班报一个副班长的名字上来，接下来你们几个谁打枪打得好我就报他的名字上去！”

冉飞的这句话让杨大柱人生中第一次品尝到失眠的滋味，这可是当官的机会啊！你说俺爹咋不是猎户呢？要不然家里有火铳练着，接下来的训练自

己肯定能比蒲二弟他们干的好！不行，明天晚上下操了俺去校场上加练去！杨大柱暗暗下定了决心。

“班长，俺出去转转！”，第二天吃完饭刚回到宿舍，杨大柱就向班长请示。

“嗯，出去吧，记得熄灯号前回来！”，冉飞随口应道。

出了宿舍来到较场上，杨大柱发现似乎今天较场上的人比往日多了不少，转了半天好容易找到个人少的地方，却看到李有地正把枪举过肩膀，眯着一只眼瞄向前方。原来不是自己一个人这么想啊，李有地见他过来尴尬的笑笑，“大柱，你也来了？”

“有地，你也在啊！”，杨大柱干笑了两声，也把枪举过肩膀，和李有地一样瞄向前方，此时较场上还有很多人和他俩一样为了前途而奋斗着。

与此同时在庄子里学堂的自习室外也发生着类似的对话，“大江，听说四当家的又从浙江运来一批青壮，这次你报不报名当班长？”

“你想当军官你就去呗，为何每次都要拖上我？上次你要是去了的话说不定这次就能升排长了！我还是打算跟着骆当家的去做情报工作。”，王大河又一次拒绝了他的提议。

“上次不是因为戴先生的三角函数还没讲完么？听说要当炮兵必须得学这个，我是打算学会了再去的！”，王大江见他不同意又转向了第二个目标，“振华，要不你跟我去吧？”

“我今日已经答应戴先生，要跟他一起去新学堂，给他当助教！”，向振华有些儒学底子，平日里和戴震走的要近一些，戴震在获得陈家洛的允许后马上就找到了他。参军可能死于战场，工厂乌烟瘴气，农场太辛苦，稍作比较向振华马上就答应了戴震。

“哥，你要去就自己去吧！到时候你当大将军，俺当锦衣卫指挥使；你带兵打仗，俺探听消息，俺们兄弟合力，把鞑子杀个干干净净！”，王大河拍着自己哥哥的肩膀鼓励道。

“过几天我就去十五当家的县衙里帮当家的处理政务，你们当了大将军、指挥使，俺就当个知府好了！”，在杭州马善均补了余鱼同的十四当家，心砚则和原著中一样做了十五当家。

哼，一个个就做你们的美梦吧，等我探明陈家洛的计划报于朝廷，把你们一个个都关进大牢！向振华心中暗自冷笑。

ps：哎，才二百均定，三十多比一的收订比

啊，泪奔。

第一百七十二章海外明人

日本，常陆国，水户藩的藩厅水户城中，水户藩的第五代藩主德川宗翰这些日子感到无比头疼。德川宗翰生于1728年，乳名鹤千代，1730年他的父亲水户藩第四代藩主宗尧去世后，年仅两岁的宗翰成为藩主。之后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赐予“宗”一字，改名为宗翰。尽管他现在才二十二岁，却已经做了近二十年的藩主。宗翰成年之后也尽力重整困顿的藩政，但改革刚刚有了框架却突然遭遇到巨大的打击——藩中几位帮着他筹划改革的明人突然提出告辞回国的请求。

这些明人都是明末大儒朱之瑜及其师友王翊、朱永佑、吴钟峦等人的后人，永历十五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州，攻克镇江，朱之瑜都亲历行阵。北伐军一度进军顺利，收复四府二州二十四县，直抵南京城郊，兵威震动东南。然而由于郑成功目光短浅，盲目屯兵南京坚城之下，贻误战机，且律兵不严。至七月，北伐军在南京城外被击败。郑成功转而退往福建沿海，后行师海上，不得已而趋兵台湾，张煌言则数年后被捕遇害。朱之瑜鉴于复明无望，又誓死不剃发，“乃次蹈海全

节之志”，学鲁仲连不帝秦，再次凄沧渡日，永不回到故国了。这年冬，东渡日本定居大阪。

永历十九年，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礼聘朱氏为国师，要朱到江户去讲学。从此，朱之瑜取“舜水”为号往来于江户、水户两地，公开讲学。对水户藩影响颇深。他的弟子安积觉和德川光圀一起成为日本水户学派的领袖人物。一些跟随他来到日本的大明遗民也留在了水户藩娶妻生子，却始终保持着明人衣冠，节衣缩食将自己的俸禄积攒起来以备复国所需。

朱舜水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这些明人们也继承了他的这一观点，对处理实物颇有研究。德川宗翰前期的改革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得以缓慢的展开。

“他们还在那里等着么？”，德川宗翰长叹一声站了起来，“百年厚遇终比不过故国情深呐！我再去和他们最后谈一次吧！”

大厅内那些梳着发髻的男子在一群阴阳头之中格外显眼。见德川宗翰出来他们深深一礼，“还望藩主准许我等归国！”

德川宗翰快走两步亲手将他们一一扶起，“诸

位先生快快免礼，余已经命人取来上国的茶叶。还请诸位稍坐片刻。”。这些人为复国而辞行乃是占了大义，德川宗翰不好直接拒绝，只得一次又一次的使出拖字诀。

“我等心意已决，还请德川公成全！”，领头的吴思华再次施礼道，自从接受赵半山的邀请后，自己说服这些伙伴和自己一起向德川宗翰辞行，却被他一拖再拖。今日他下了决心一定要辞行成功。

“我德川家百年厚遇终比不过故国情深么？”，德川宗翰双目含泪。用颤抖的声音问道，水户德川家是德川御三家之一。单单被称作水户家。家祖是德川家康的十一子德川赖房，根据德川家康的遗命，水户家的历代藩主是为“天下副将军”，必须辅佐幕府将军。而家康也规定，如果将军秀忠的男系子孙断绝时，只能从尾张藩或纪伊藩中挑选男子继承，不得从水户家挑选；对此德川宗翰深表不满，他想在水户藩进行改革也是希望能够壮大本藩以期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上洛，而吴思华等人正是他进行改革的骨干，这番辞行几乎等于断绝了他上洛的希望，不由得他不伤心。

“大人素有雄心，我等早已深知。”，这番人情的确是他们心中跨不过去的坎，德川宗翰也是试

图利用他们心中的内疚才一次次的将他们留住，吴思华对此无法反驳只好转头看了看跟随他前来的赵半山。

“不知这位是？”，德川宗翰看着那人的金钱鼠尾发式，微微皱了皱眉，在他看来如今的天朝上国已经不复汉唐时的雄风，正沦为蛮夷的国度。

“在下红花会四当家赵半山，见过藩主大人！”，赵半山在温州长大，从小到大哪里都流传着戚继光抗倭的故事，念着德川家庇护了朱舜水后人百年之久的功劳以及自己此行的任务，这才勉强行了一礼。

“原来是红花会的英雄，赵先生在大阪一代可是赫赫有名啊！”，大阪为日本商业最发达之地，赵半山在日本大肆采购铜、硫磺等物，手笔之大令人惊诧，很快就扬名整个日本。

“不过是为会中办些小事罢了！”，赵半山谦虚的笑了笑，没有和德川宗翰继续寒暄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我此番来是接吴先生一行人回国的，还望藩主大人成全。”

“这……”，吴思华等人的人心已经不在水户藩，强留恐怕无益于事，但就这么放走了又有些不甘心，德川宗翰再次使出拖字诀，“赵先生原来辛

苦，不妨在本藩住上几日再说。”

“也好！”，赵半山思索片刻答应了下来，待德川家的仆人将他带回客房后他又马上提出独自拜见藩主大人。等见了德川宗翰他开口问道，“不知藩主大人可曾听过百里奚否？”

百里奚本为晋国的奴隶，后由秦穆公以五张羊皮的代价赎回秦国，辅佐秦国迅速成为霸主，德川宗翰修习入学多年，自然听过他的故事，“不知赵先生的意思是？”

“赵某愿出每人一百支泰西火铳赎吴先生等人回国！”，赵半山直接开出了价码。

“火铳？”，德川宗翰迅速想到了织田家的铁炮队，有了这些武器想必本藩的实力即将大大增强，那么失去吴思华等人的损失倒不是不能接受。

俩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确定了一百二十支火铳赎回一人的价码，这些离开故土百年的大明遗民终于得返故国。

第一百七十三章风云将起

“贵县的河工办的不错，银子还够用么？”，大清福宁知府李拔刚到福鼎拒绝了心砚接风洗尘的姚秦，直接来到桐山溪的堤坝修筑现场。

“启禀大人，本县乡绅深感皇恩浩荡，踊跃捐献，故而银子暂且还够用。”，心砚陪在李拔身边小心翼翼的回答。

“嗯，这些银子要用到实处!”，李拔满意的点了点头，不等心砚回答接着说道，“严知县上任之时我本以为你年纪尚轻，对实务或许不太擅长，故而巡查的第一站就到了福鼎；现在看来贵县实乃朝廷干才！老夫在这个年纪还在乡间读书，严知县可比老夫强多了，未来不可限量啊！”，李拔快四十的时候才中进士，算是个大清官场上难得一见的实诚人，见心砚任务完成的出色自然不吝惜夸奖。

“知府大人谬赞了！”，心砚谦虚道，“大人请看，再有半个月溪水两边的堤坝就能建造完成，从此这桐山溪两侧的良田再也不用担心洪水肆虐了！”

“嗯，为政一方当爱惜子民，严大人切勿短了这些河工的工钱！”，李拔走到煮着食物的大锅

边，拿起勺子伸进锅里搅了搅，再次对心砚表示满意。

视察完工地李拔有来到县衙细细的问过县中各种政务，心砚一一作答，一直到夜深他才回房休息，第二天一早就告辞转往下一个县。

“这人倒是个能吏！可惜举国昏聩，他一个人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斤钉呢？”。送走李拔后陈家洛感慨的说道。

“总舵主打算怎么对付他？有此人在恐怕对咱们的造反大业不利啊？此人也是汉人，不知能否收为己用？”，陆菲青问道。

“此人深得福宁民心。若是任由他留任，将来攻打福宁府时会是个大麻烦。”，陈家洛对陆菲青的前一句表示赞成，“咱们如今尚未成势，想必他就算被咱们捉住了也是不会归降的。我打算去福州一趟，把海贸的银子送给刘安，这几年咱们还要借着和大人的虎皮遮掩一二。此事不能耽搁；等到了福州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把李拔送走。”

“如此最好，说实在的我也不想和此人为敌！”，不得不说忠义自在人心。尽管和李拔分属不同阵营，但李拔的行事还是给红花会众人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印象。

“陆老前辈行走江湖多年，像李拔这样的官见过几个？”，陈家洛问道。

陆菲青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前朝的田文镜算一个。本朝的刘统勋算一个，哦还有总舵主的令尊大人也算一个，其余不过碌碌之辈罢了！”

“以陆老前辈的见识，算上这李拔才见过四个合格的官员。”，陈家洛笑笑谢过陆菲青对陈世倌的赞扬，“由此可见这朝廷的吏治败坏到何种地步！我此番去福州办完事再去各处游历一番，看看能否给朝廷找些麻烦。福鼎还要多多劳烦陆老前辈了！”

这也是无奈之举，无尘道长虽然资历最老但除了砍人之外其他方面实在是......赵半山精明过人海贸又离不开他。其他人又压不住人，陈家洛只好拜托陆菲青在自己离开的时候暂时居中联系各部门了。

推让了一番陆菲青答应了下来。现在学堂有戴震照看着，县衙有心砚，矿山工厂有搞蕾丝和杨德望，就是乡勇那边是陈家洛自己掌管，到时候需要陆菲青去帮着霍青桐压一压阵脚，还好林震南的刺杀术已经研究成功，在乡勇中树立了一定的威望，有他、陆菲青、霍青桐和那些法国教官共同管理乡勇哪里出不了什么乱子，恶虎寨哪里前一阶段的收

获尚未消化完毕，据石双英分析两三个月之内那边几乎没有出击的打算。

“总舵主，你看我那徒儿已经离家多日，此次总舵主若是方便可否顺便把她送回杭州？”，陆菲青似笑非笑的看着陈家洛。

这又是要给我创造和李沅芷独自相处的机会么？路途寂寞有个青春貌美的姑娘陪着谈情说爱倒也不错啊！陈家洛含笑应了下来。

当然陈家洛现在手头的事情还不少，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先去军营接了霍青桐好言安抚了一阵，霍青桐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做事有大气，当然不会阻拦陈家洛的计划，陈家洛也不瞒她，把李沅芷要和他同行的事情也说了出来。霍青桐柔声说道，“陈大哥又何须和我解释这些，莫非我是那种善妒的女子不成？只要陈大哥别忘了我和妹妹就好！对了，陈大哥若是方便不妨帮我打听下我爹爹现在如何了？周老英雄哪里一个月才送一次消息，我这边总是有些担心。”

“依照乾隆好面子的性子，他肯定会再找岳父大人麻烦的，不过中原去西北路途遥远，他想聚集兵力也要花一些时间。我这次出去争取让王伦开始起事！山东一乱岳父大人哪里就能轻松一些。”，

陈家洛安慰道，“我不在的时候青桐妹子你也别整日呆在军营里，过段时间就稍事休息下，要是我回来看见你瘦了可不依！”

“嗯！”，霍青桐轻轻应了一声，把头靠在了陈家洛的肩膀上。

花一般的面容看的陈家洛心头一热，伸手搂住她的纤腰，“娘子，天色不早了，我们歇息去吧！”

接下来几日陈家洛去军营宣布副班长的名单，根据前期训练的表现表彰了一批士兵和军官；去赵半山哪里把和珅的收益换成银票；再和戴震、高类思、心砚等人一一做了细谈；把福鼎这边的事情安排好后这才带着众人从陆路往福州行去。

此次和他同行的除了李沅芷之外还有骆冰和无尘道长，骆冰负责情报事宜肯定不能长期呆在福鼎，无尘道长则是觉得福鼎呆着有些憋闷，主动要求去帮着常氏双侠联络各地英雄。

陈家洛望着前方的路，这次出去可不会再像上次一样平淡了，势必要让着大清的江山好好热闹一番才是！

ps：感谢书评区几位书友的支持，看书看的真细致啊。

第一百七十四章分红

当陈家洛踏上福州地界的时候，吴思华等人才刚刚登上从日本开往福鼎的海船，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早已换下了大明的衣冠，当然让他们留金钱鼠尾那是打死也不能的，好在赵半山早有准备，头戴混元巾，身披羽衣鹤氅，再加上货真价实的度牒，一批新鲜出炉的道士就此诞生，尽管聚集这么一大批道士还是有些扎眼，但总比汉服要好得多。“诸位先生暂且忍耐几年，我华夏衣冠光复之日不远矣！”，赵半山现在对陈家洛可谓信心十足。

“刘先生可在？”，到了福州安置好骆冰和李沅芷，陈家洛独自一人来到了给刘安在福州购买的宅邸，之所以不带着她们是因为刘安生性好色，要是让他看见了恐怕又要生些事端。

看门的仆役是红花会埋的钉子，认识陈家洛，连忙把他迎了进来，“总舵主快里面请，老爷出去了，小的这就派人去请老爷回来。”

“嗯。”，陈家洛嗯了一声问道，“你们老爷这是去哪里了？”

仆役看看四周无人小声汇报道，“启禀总舵主，这刘安自从到了福州整日四处游玩，不是喝花

酒就是去和巡抚家的公子、将军家的外甥赌博。”

废物好啊！你太精明了反而是个麻烦，“不是从扬州给他买了瘦马么？怎么还出去找姑娘？”，陈家洛有一搭没一搭的问着。

“那些在府里还没住俩月就被他拿去送人了，许是腻味了吧！”，仆役撇了撇嘴说道。接着又细细的问了刘安平日里交游的对象，和和珅联系的频次，仆役一五一十的答了出来。到底是路途遥远，和珅和他联系的不是很多。偶尔来人也是催着收钱的。

一直到夜间刘安才醉醺醺的回来，见了陈家洛礼也不行一个端直坐在椅子上，“罗先生您可算来了，兄弟我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

“大海茫茫一去数月也是平常之事，幸好依仗和大人的福分，此次满载而归。晚生此来就是送银子的！”，陈家洛笑呵呵的从袖子里摸出一叠山西老字号的银票递给刘安。

“快拿来我数数！”，一听有钱刘安醉意顿消，一把接过银票细细的数了起来，“十万六千五百两！这比之前说的多了不少啊！”

“呵呵，多亏了刘总管调来的丝绸，那些红毛夷对此物可是喜爱有加，故而比预计的多赚了

些！”，陈家洛摇摇折扇说道。

刘安的眼睛转了几转。起身关上房门小声问道，“不知罗先生打算怎么和和大人说呢？”

“和大人的府门又岂是晚生轻易能进的？晚生给刘总管送完银子，还要去湖广一带给我家大人办些事，一时半会怕是去不了京城了，这银子还要拜托刘总管转交给和大人！”，看这样子是想要贪墨一笔，陈家洛当然乐见其成，有了把柄握在自己手上。以后找他办事可就容易多了。

刘安虽然不认识几个字，但对这些贪污克扣的勾当早就摸得精通。一听陈家洛这话就明白他的意思，当下大笑道，“哈哈哈哈，罗兄弟尽管去办自己的事，这点小事儿就交给兄弟我了！不过怎么说也要在福州带上些日子，哥哥我明日就带你去见识见识福州的风花雪月！”

这现在青楼里的妹子实在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啊。而且我哪有那个蛋疼的功夫和她们吟诗作对劈情操去，“哎，我也想和刘总管同赏风月，奈何我家大人吩咐的事情紧急，恐怕只能谢绝刘总管的美意了！”

今日刘安收获了一大笔银子。心情自然大悦，拍着胸脯说道，“罗先生这就见外了，不过咱都是

给老爷办事的，既然有事你先去忙，等回来了咱们兄弟再不醉不归！”

“如此甚好，哎，就是不知道下次的银子什么时候才能送来了！”，陈家洛故作愁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哦？莫非这福建还有人敢打咱们的主意不成！”，正在盘算着这次能克扣出多少银子的刘安一听这话就急了，连忙拉着陈家洛的胳膊问，“罗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次回来正好遇到福宁知府李拔带人巡视海防，幸好跑得快才没被他抓住，不过从那天起福鼎周围的海面上多了不少巡防的海船，下次的生意怕是要等一等了！”，实际上福鼎位于浙江福建交界处，赵半山每次带人走的都是浙江的界面，有红花会在浙江水师的会众做内应，一次检查都没遇到。

“你没给他看和大人的名帖么？莫非他还敢不卖和大人的面子？”，刘安的眉毛顿时竖了起来。

“李拔此人自命清流，和大人的名帖在他哪里没用啊！晚生也派人送了银子，却被他扔了出来！”，陈家洛拍着桌子说道。

“我可不管这些！下次到了时间你不把银子送过来就自己跟和大人说去！”，刘安立刻就翻脸

了。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么！刘总管您在福州呆了这么长时间想必也认识了一些人，能否想办法把他调到其他地方为官？”，陈家洛又抽出几张银票塞了过去，“要花钱的话都算到我头上，这些算是定金，不够的话我回来再补！”

银票的威力无穷，瞬间就扇灭了刘安心中的怒火，点了点数目笑呵呵的塞到怀里，“好说好说，这些日子我也认识了些福州的人物，像是巡抚大人的师爷，总督大人的管家都有来往，我先试着去办吧！你这些银子倒也勉强够了，不够的话我自己再出一些便是！”

陈家洛知道这话可不能当真，“这本来就是我等的事，怎么能让刘总管出钱呢？您只管放心去办，银子绝不劳刘总管操心！”

推让半天刘安还是假模假样的答应了下来，又陪着陈家洛喝了一会儿酒，命人将陈家洛送到客房休息。第二天陈家洛起来即向他辞行，他再次拍着胸脯保证一定把事儿办得妥妥的！(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第一百七十五章毒手药王

夕阳将两个人的影子拖得很长，哒哒的马蹄一声声敲在李沅芷的心上，都说离家越近思乡之情愈盛，但她却希望这条路永远也走不完才好。在福鼎之时陈家洛整日忙碌，陪伴她的时间并不长，不过对她来说那十天半个月的一次见面已经足以满足了。在其他的时间里，她要么练习武艺，要么和霍青桐细细的解说清军的情报，她的父亲是清军武官，自己打小就常见父亲练兵，自从认识了陈家洛后又刻意留意，对于江浙绿营的情况摸得极为透彻。哎，我这倒是越来越像陈大哥所讲的故事里的赵敏了，不过我和他都是汉人，想必日后他不会过于为难自己的父亲吧？

“沅芷，在想什么呢？”，正魂不守舍间陈家洛回过头来问道，眼看着就要到杭州了，他也一直想着如何安抚李沅芷。

“陈大哥，没什么，只是想着回家该如何跟我娘说，离家这么久回去她又该说我了。”，李沅芷强自挤出一丝笑容。

别说现在是我大清的天下，就算是21世纪，除了工作、上学，那个姑娘家的离家好几个月回去爹

妈不骂的，想起眼前的姑娘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陈家洛鼻子一酸，深吸一口气将情绪稳定后道，“沅芷妹子你再等等吧，最多再有一年，我就去你府上提亲去！”

“一年？”，李沅芷下意识的反问了句，红花会目前的兵力才不过一千，想要在一年后打到浙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一年！”，陈家洛重重的点了下头，右手指向京城的方向，“如今天下乱象已生。再有一年的时间将生大变；令尊为人精明，虽然眼下我红花会还入不了他老人家的法眼，但等到了乱世，想必他也会思索一二。”，从之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李可秀并不是一个迂腐的人。等自己展示出一番实力后或许他会考虑在自己身上下一注。

“陈大哥！”，李沅芷缓慢但坚定的抬起头来，两只含情脉脉的眼睛直直的看着陈家洛，放佛刚刚作出艰难的决定，“我们不去杭州了好么？我跟你走吧！”

好啊！陈家洛话到嘴边上又吞了回去，且不说如今这世道对于私奔的态度，自己这趟出来肯定是险恶重重，把李沅芷留在身边不一定能护得住周全，陈家洛拉住缰绳翻身而下。走到李沅芷身边拉

住她的小手，“沅芷妹子你对我如此情深意重，该叫我如何是好？”

话已经说出口，李沅芷心中的大石陡然放下，整个人也变得轻松起来，跳下马笑着说道，“陈大哥莫不是嫌弃我了？”

“哪里的话，是我陈家洛欠你良多！”。陈家洛伸出左手轻轻摩挲着李沅芷的面颊，瞬间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沅芷妹子你明日进城后还是回家去吧！”

“大哥...”，李沅芷眼中的光彩瞬间黯淡下来。

“听话。”，陈家洛柔声安抚道，“我此番出来是要办些大事，你留在身边我怕无法照顾你周全；这次也不用一年了，等我回杭州的时候就去找提督大人好好谈谈。这次我要光明正大的把你带走！”

“真的？”，阳光驱走乌云，李沅芷闻言重新恢复神采，“那我爹爹要是不答应怎么办？”

“哈哈！”，陈家洛心中豪气大发。“李大人虽然手握浙江一省兵权，但我陈家洛也不是吃素的！我红花会可是反贼啊！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打上门去！把小娘子抢上山去做压寨夫人！”，说到这陈家洛伸手勾住她圆润的下巴，“小娘子，跟本大

王上山吃香的喝辣的去！”

“咯咯咯！”，李沅芷顿时被他逗得花枝乱颤，再次得到承诺后李沅芷彻底放下了包袱，二人重新上马手拉着手往杭州行去。

到了杭州将李沅芷送回家，陈家洛带着无尘道长转向西往湖南走去，取出宝藏已经一年了，无论如何也该对苗人凤做个交代才是；骆冰留在了杭州处理其他事物。

二人快马加鞭过安徽穿江西不过数日就到了湘潭苗家庄外，叩响门环后不久，一个独臂男子打开大门，正是平四。平四见到他二人面露喜色，“原来是陈总舵主和无尘道长来啦，苗大侠和胡斐少爷整日都在念叨二位呢，快里面请！”

“平四哥许久不见，精神倒是愈发的好了！”，陈家洛笑着问候了一句，跟着平四来到院内，平四知道他俩都不是外人，直接把他们带到了后院的演武场中。只见演武场上一名孩童正手握木刀一板一眼的练着刀法，虽然是木刀但在胡斐手中却也使出了一丝豪气，陈家洛和无尘道长不约而同的叫了一声好！

“陈大哥！无尘道长！”，胡斐闻声转过头来惊喜的叫到，手上的动作略微缓了缓。

“哼！习武之人讲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瞬！像你这种三心二意的样子如何继承胡大哥的衣钵？”，苗人凤哼了一声，说中的木剑毫不留情的打在胡斐的屁股上！

胡斐龇牙咧嘴片刻重新凝神比划起来，直到一套胡家刀法练习完毕，苗人凤这才转过身来拱手道，“陈总舵主，无尘道长！许久不见了！”

“苗大侠教徒严厉，小胡斐武功......”，话说到一半陈家洛发现苗人凤的手上竟然包着绷带，以他的武功武林中又有谁能伤到的他呢？惊讶的问道，“苗大侠你这是？”

看到陈家洛的眼光落在他手上缠着的绷带上，苗人凤摇摇头洒然笑道，“苗某以前妄自尊大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却是小觑了天下英雄，上次败在总舵主剑下，前几日又吃了一位武林奇人的亏！”

“那毒手药王暗箭伤人，算不得好汉！”，不带陈家洛追问一旁的小胡斐就愤愤不平的说道。

毒手药王？这是怎么回事？苗人凤怎么和他对上了？陈家洛心中涌起了疑问。

ps：感谢我是后宫党、背叛者之影、暗夜之花影、上高广苍穹的月票，继续求订阅、求月票，求打赏、

第一百七十六章账册

“苗大侠怎么和毒手药王对上了？”，连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无尘道长现在的表情都是异常凝重。

“我岁中招，他也没讨得便宜去！”，苗人凤傲然一笑，说完转过头来呵斥胡斐，“我削了他两根手指，他还我一道也算是扯了个直；咱们习武之人理当随时警惕，我中招是我不够谨慎，却也怪不得他人！况且那毒手药王杀人虽多，但死在他手下的人，大都自有取死之道，不是作恶多端的飞贼大盗，便是仗势横行的土豪劣绅，倒没听说有哪一个侠义的死在他的手下。倒也说得上是我辈中人，你不可恶言以对！”

陈家洛心道这苗人凤光明磊落确实不愧为一代大侠，胡斐有他教导相比日后定能继承他父亲的侠名，但愿他能比原著快活许多。正思量间只听无尘道长说道，“听江湖中人说着毒手药王是个相貌清雅的书生，又有人说他是个满脸横肉的矮胖子，还有人说其实真正的毒手药王是个老和尚，不知苗大侠见得是哪个？”

“二位请跟我来！”，苗人凤没有直接回答，

转身将他们带进了书房，从书架上取出一个八寸见方的铁盒递给无尘道长，“道长请看！”

无尘道长揭开铁盒一看，只见盒中有一条小蛇的骨骼，另有一个小小磁瓶，瓶上刻著“蛇药”两字，看完后无尘道长不解的问，“这是？”

苗人凤淡淡一笑说道，“我胡大哥之死虽说是受了田归农暗算，但那刀剑上的毒药终究是从毒手药王手里流出来的，自从总舵主和道长从我家走后，苗某就一直在江湖上打探那毒手药王的消息；前些日子终于被我打听出他的下落，见了本人原来是位僧人；我和他理论了几句。哪知他虽为僧人脾气却说不上好，几句话下来言语不和动起手来。我一时收招不住削去了他两根手指，惭愧而退；第二天他命人送了这只铁盒给我，传言道‘若有胆子，便打开盒子瞧瞧，否则投入江河之中算了。’我自是不受他激。一开盒盖，里面跃出这条小蛇，在我手背上咬了一口，这条小蛇剧毒无比，我半条手臂登时发黑。但他却在铁盒中附有蛇药，我服用之后，性命是无碍的，这一番痛苦却也难当之至。”说着哈哈大笑，竟把这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作为笑话来说。

“你给了他一剑。他放蛇咬了你一口，倒也算

得上是恩怨分明！这毒手药王竟然能逼得苗大侠收不住招，想必武功也是相当不俗啊！”，无尘道长附和道，言语中跃跃欲试，只恨不得那毒手药王能马上出现在他面前，俩人好交手一番过过瘾。

陈家洛同样对毒手药王产生了兴趣，中医用药除了草药、动物之外同样也有矿石入药的传统。若是能把毒手药王拉进会里，一来有了这位和平一指、薛慕华、胡青牛并称金庸小说四大神医的医生能解决迅速解决会中医疗人才缺乏的问题。二来还可以试试看此人在化学上的造诣如何，是否能研制出一些大杀器出来。

“此人倒也是一位奇人！”，陈家洛赞了一句从怀中摸出一本册子递给苗人凤，“苗大侠，在下此来一是为了探望苗大侠和胡小弟，二是为了从这本账册。闯王宝藏中所有的开销明细都在上面，还请苗大侠过目！”

听到闯王宝藏苗人凤眼中露出复杂的神色，有自豪也有伤感，有开心也有悔恨，似乎是想起了苗田胡范四大家这百年的恩怨纠葛。伸手接过账册轻轻地摩挲着封面，最终所有的情绪归为一声长叹，“闯王留下的东西今日也算是物归其用，我们四大家的恩怨也到该放下的时候了！陈总舵主是至

诚君子，这账册不看也罢！”

“苗大叔，我还要等练成武功了去给我爹爹报仇呢！” ，一听到苗人凤要放下恩怨，胡斐就急了，他倒不是想让苗人凤出手，只是害怕将来自己报仇的时候苗人凤会来阻拦。

苗人凤被他的话弄得一愣，若不是陈家洛送来了胡斐，要是让他知道当年和胡一刀决斗的真相恐怕他自己就回去找田归农的麻烦，这江湖中的恩恩怨怨果然没有那么容易放下啊！

趁着苗人凤愣神的功夫无尘道长递过来一个得意的眼神，放佛在说看吧，我就说苗人凤是不会看账册的。陈家洛笑笑没有回应，面子是别人给的却是自己丢的，苗人凤将藏宝图给红花会是信得过这帮人，但自己要是没有个交代，那就太不懂事了。这账册堪与不看并不重要，只要自己能送来就证明红花会在这笔钱财的使用上问心无愧。

正事说完平四已经安排好了酒席，一上桌胡斐就展示了神马叫遗传，小小的孩子坐在椅子上脚都沾不到地，手里却拿着酒盅眼巴巴看着苗人凤；苗人凤也没觉得有何不妥，笑呵呵的亲手给他倒了一杯。

这尼玛孩子上小学的年纪都没到你就给喝酒，

不怕未成年人保护法么！陈家洛心中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无尘道长倒是大为高兴，“好孩子！像个男子汉！一会儿喝完酒老道教你几手功夫去！”

哎，我是知道为啥你脑子不管用了，肯定是小时候喝酒喝得！陈家洛对这个老头子都无语了！不过还好苗人凤控制的还算合适，一盅酒喝完后，无论胡斐和无尘道长怎么说他都不同意给他续酒。俩人只好三口两口吃完一溜烟的跑到演武场上比划去了。

酒足饭饱苗人凤带着陈家洛来到演武场的屋檐下，平四亲手给他们送上茶水，陈家洛一边看着无尘道长调教胡斐一边捡一些比较光彩的花销细细的说给苗人凤听。过了一会儿见秒人听得比较开心，陈家洛试探着问道，“苗大侠，不知那毒手药王现在所居何处？”

“嗯？总舵主为何问这个？”，苗人凤回过头诧异的问。

第一百七十七章程灵素

上次来的时候光想着毒药对于大规模作战并无用处，却忘了毒手药王还是一位好医生，陈家洛道，“听闻这位毒手药王前辈医术冠绝于世，若能加入我红花会之中，对于反清大业大为有利啊！”

苗人凤听闻此言眼中露出一丝不愉，沉默片刻后摇摇头道，“这位老先生脾气古怪，总舵主还是另觅他人吧！”

嗯？这是什么意思？就算毒手药王真的脾气不好也不用露出这种神色啊？陈家洛脑子一转念瞬间明白了苗人凤的意思，他恐怕以为自己招揽毒手药王是想利用他精深的下毒技巧，苗人凤一生中最欣赏的人胡一刀正是死于毒手药王的毒药，他当然对下毒害人极为反感。明白了原因陈家洛很快想好了应对之法，“向来在某方面有杰出成就者必是痴于此道之人，苗大侠痴于剑故而能成为天下第一高手，这毒手药王在医术上出类拔萃相比也是痴于医道之人，在下从泰西听来一个预防天花的方子，可惜仅是只言片语无法实施，想必这毒手药王听了定会心动。”

陈家洛虽然没有直接反驳，但也说明了自己并

无利用毒手药王给人下毒的打算，再加上预防天花的借口，苗人凤脸色顿时缓和下来，迟疑的问道，“这天花乃是不治之症，总舵主手中果然有预防的方子？”

“正是，此方子出自泰西，在下看了之后细细想来也有几分道理，可惜我会中并无神医，无法将方子补全！”，陈家洛缓缓说道。

苗人凤沉吟片刻，点头道，“若能补全此方。乃是一场大功德；我这就将一嗔大师的地址告诉总舵主！大师现在就在洞庭湖畔的白马寺，陈总舵主不妨前去一见，去之时记得言语恭敬些，切勿冒犯大师。”

原来这毒手药王现在还叫一嗔啊！陈家洛稍微紧张了下，记得毒手药王出家之前，脾气很是暴躁。他出家后法名‘大嗔’。后来修性养心，颇有进益，于是更名‘一嗔’，脾气修养的再好一些更名‘微嗔’，最后终于用佛法化去嗔怒改名‘无嗔’，现在还叫一嗔的话看来脾气还是有些不好，等到了白马寺可得小心些才是。

谢过苗人凤之后陈家洛下到场中指点了胡斐几招拳法，第二日就拒绝了苗人凤和胡斐的挽留，往洞庭湖方向行去。一路上无尘道长不停地嘟囔着小

胡斐如何骨骼清奇、天资卓越。乃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看样子直恨不得在苗家庄长待下去。

一路紧赶慢赶，这一日终于到了洞庭湖畔，在路边小店歇息之时陈家洛问清楚了白马寺镇的方向，第二日一早就到了镇上；用过午饭按照苗人凤的指点出了镇子一路向北，约莫行了一里多地，曲曲折折的转了几个弯，陈家洛看见离大路数十丈处有个大花圃。一个身穿青布衫子的女童正蹲在地上整理花草，瘦弱的胳膊手握小锄头看起来煞是吃力。不过小姑娘倒是坚强，硬是咬着牙关撑了下去。花圃之后有三间茅舍，放眼远望，四下别无人烟，于是陈家洛上前几步，向那女童作了一揖。问道，“请问姑娘，敢问一嗔大师可是住在这里？”

那女童抬起头来，向着陈家洛一瞧，一双眼睛明亮之极。眼珠黑得像漆，这么一抬头，登时精光四射，竟是亮的异同寻常，她除了一双眼睛外，容貌却是平平，肌肤枯黄，脸有菜色，似乎终年吃不饱饭似的，头发也是又黄又稀，双肩如削，身材瘦小，显是穷村贫女，自幼便少了滋养。女童看了一眼又低下头来，冷冷的道，“这里没有什么一嗔大师！”

陈家洛见她话语冷淡，略微有些惊讶，这么小

的孩子遇人问话要么害羞要么热情，冷淡的倒不多见，正想再问药王庄在那里时只听茅舍的柴门吱呀一声想，从里面走出个胡子白透了的老僧。陈家洛连忙上前两步，再次做了一揖道，“敢问可是一嗔大师？”

“哼，一嗔那老秃驴早死啦！”，那老僧哼了一声，快走两步到女童身边蹲下，“乖孩儿，他们吓到你没有啊？”

无尘道长一愣，凑到陈家洛身边问道，“前些日子那毒手药王不是还和苗大侠交过手么？怎么就死了？”

那老僧耳中听到苗人凤三个字马上站了起来，厉声喝道，“你们是来给那苗人凤报仇的么？”

那女童也跟着他站了起来，见他满脸怒容伸出小手轻轻地拉了几下他的衣角，“师傅！”

“乖徒儿，没事的，师傅这就把他们赶走！”，老僧似乎很害怕惊倒了这位小姑娘，连忙伸手摸摸她的头安慰道。

陈家洛眼睛一直盯着老僧的手，见他左手果然少了两根手指，心下顿时明了这位就是毒手药王了。再次上前一步拱手道，“红花会陈家洛拜见毒手药王前辈！”

毒手药王又要发怒，但看见小姑娘清亮的目光瞬间又冷静下来，头也不回的挥挥手道，“老衲今天脾气好，不和你们计较，乘我没生气快些走吧！”

无尘道长也是个暴脾气，见状大怒，抬脚就要上前，陈家洛伸手拦住，脑中飞快的想着应对的策略。这小姑娘大概就是程灵素了吧？现在这里就他们两个，也不知道毒手药王的其他徒弟哪里去了？嗯？其他徒弟？陈家洛一想到毒手药王的其他几个弟子慕容景岳和薛鹊等人瞬间有了办法，“呵呵，没想到毒手药王前辈竟收了如此好的一名女弟子，可惜，可惜了啊！”

“嗯？你可惜什么？”，毒手药王面色一冷，死死的盯着陈家洛问道，看他的样子要是一言不合就打算动手了！

陈家洛闭住了呼吸，往后退了半步才一字一句的说道，“这么好的一个徒弟不知道能不能长大成人啊？实在是可惜可惜！”，说完话陈家洛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对毒手药王的攻击！

ps：萝莉是养成还是留给小胡斐捏？

第一百七十八章对症下药

此话一出毒手药王双眼变得通红，握紧拳头就要冲过来，小女童忙又拉了几下他的衣角，“师傅！”

女童的话音刚落毒手药王眼中的红色马上褪去几分，忙回过头安慰道，“灵素莫怕，师傅控制得住脾气。”，说完转过头来问，“阁下说的是什么意思？若不说个清楚恐怕红花会就要准备换总舵主了！”

“在下并无冒犯的意思！”，陈家洛暗暗松了口气，没马上动手就好说，一想到对面站的是个施毒高手还真瘆的慌，“只是听闻药王前辈有几名弟子行事与前辈颇有不同，眼下大师尚在还能护得住她周全，不过看前辈的年纪也是不小了，若是......那她又该如何？”，毒手药王有三个弟子：慕容景岳、姜铁山和薛鹊，这三人性格乖张，动辄用毒取人性命，在毒手药王死后曾上门向程灵素索要《药王神篇》，手段恶毒之极。

毒手药王听完这番话面露尴尬，不过眼中的怒气还是缓和了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后问道，“多谢陈总舵主提醒，不知陈总舵主光临寒舍有何贵

干？”

“呵呵，在下此次前来拜访药王前辈，一是为了替苗大侠向前辈道歉。”，苗人凤在送行之时确实说过这话，他只是痛了几天，毒手药王却是丢了两根手指，苗人凤算起来还是觉得他自己做的有些不对。

“此时不提也罢！想必那苗人凤也是吃了老衲的亏，一报还一报正好两不相欠！”，虽为眼见苗人凤中毒，但看他的样子对自己的下毒技巧颇为自信。

“大师心怀仁心，苗大侠极为佩服，在下临行之时苗大侠的毒已经去的差不多了！”。陈家洛笑着把苗人凤的情况说了一遍。

“嗯，不知陈总舵主还有什么事情？若只是代人致歉这就请回吧！”，毒手药王颔首道。

“久闻药王前辈医术高明，陈某此来正是想前辈假如我红花会！”，陈家洛随即说出自己的目的，“我红花会属下也算有那么几个人。定能保得令徒周全。”

“不劳陈总舵主挂心，老衲自信还能活个十来年，若那时灵素还没学到护身的本领，那也怨不得别人！”，毒手药王自信的说道，“老衲除了下毒

再无本领，想必红花会也用不上老衲，总舵主的好意心领了！”，说完就要拉着程灵素回屋。

“药王前辈过于谦虚了。谁人不知药王前辈的医术举世无双。”，陈家洛连忙说道，“在下从泰西得到一个预防天花的法子，可惜会中缺少神医，还请药王前辈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去我会中一趟！”

毒手药王虽然外号中有“毒手”二字，却从不滥杀无辜，死于他手下的都是为非作歹、劣迹斑斑之人，一听陈家洛有能预防天花的法子马上回过头来。“陈总舵主手中果真有预防天花的法子？”

“不知药王前辈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凡是养牛之人，家中少有得天花的！”。陈家洛所说的正是爱德华-琴纳医生总结出的牛痘免疫法，此时的琴纳医生方才十岁，在这个位面免疫学之父的名号大概是要换人了！

毒手药王已经六十来岁了，自幼年学医开始所见过的病人不知凡几，思索片刻便对陈家洛的话信了几分，“竟是真的如此。老衲三十岁那年跟随恩师去一个遭受天花的村庄行医，该村上下除了一家养牛的外死个精光，莫不是这牛身上有治疗天花的药材？”

“虽不能治愈，但可预防！”，见毒手药王起了兴趣。陈家洛吐了几个字就闭口不言。

毒手药王此刻的心情就像是曲洋见了广陵散、洪七公见了满汉全席、老顽童见了好玩的游戏，心里好像有十五只耗子在挠，见陈家洛停下话语顿时反应过来，“陈总舵主快里面请，这位是无尘道长吧？道长大名老衲也久有耳闻！”

跟着毒手药王到了屋内，在桌边坐下，程灵素不等他吩咐就去取下炉子上烧着的小壶冲了三杯茶端过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中有着淡淡的药味，入伏之后有一股暖流从丹田而生瞬间流向四经八脉，令人浑身通泰，不由得赞了一句，“好茶好茶！”

“呵呵，陈总舵主不怕老衲在茶里下药么？”，毒手药王笑呵呵的问道。

“以前辈的手段，下毒又何须借用茶水？若是药王前辈想下毒的话，恐怕在下早已不在人世了！”，《飞狐》里程灵素下毒的手段那可真可谓是出神入化、润物细无声，想起茶还是她给泡的，陈家洛忙弯下腰对程灵素道，“多谢，不知刚才为何说一嗔大师不在这里？”

“我师父前些日子收我为徒的时候已经改法号

为微嗔啦！”，见毒手药王进他们请进屋内，程灵素的声音也柔和了些。

“这是我新收的徒弟，姓程，我给取了个名字叫灵素，灵素还不给陈总舵主和无尘道长行礼？”，毒手药王话音刚落，程灵素就向陈家洛和无尘道长福了一福，“拜见二位前辈！”

“这名字可是出自《灵枢》、《素问》？好名字！”，《灵枢》和《素问》是中国古代的两部医学经典，毒手药王取这个名字对程灵素的期望可见一斑；陈家洛从怀里摸出几颗从闯王宝藏中取出的珍珠递了过去，“来得匆忙，没备什么礼物，这些就拿去穿个手串吧！”

无尘道长见了急的抓耳挠腮，他平时身上银子都不带，这时候那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憋了半天才红着脸说道，“我看着小姑娘骨骼清奇，若药王不嫌弃的话我就传小姑娘几手剑术如何？”

“哈哈哈哈，无尘道长剑术高明，这是灵素的福分！”，这番举动热的毒手药王大笑起来，屋内的气氛瞬间缓和。

还好他现在改名微嗔了啊！要是还叫一嗔的话我俩估计会吃点小亏，陈家洛心中暗道。看了一眼正在向无尘道长道谢的程灵素，心想或许正是这个

小姑娘改变了他的性格吧？

第一百七十九章再临帝都

大笑过后毒手药王继续缠着陈家洛追问如何预防天花的方法，陈家洛只记得基本原理，对于细节就不清楚了，只好推说所的方法不全，“在下知道的就这么多了，据说泰西某地有人将牛痘种与幼儿身上即可终生不染天花，效果非同一般。若是药王前辈有兴趣不妨去福建一趟，我会中有高杨二位先生从泰西带来许多精妙器械，对于医术大有裨益！”，这个时代西方的医学已经开始出现向科学化发展的萌芽，某些杰出医学家逐渐摒弃了依靠迷信、经验为基础的古老、肤浅的医学体系，开始将实验观察和数据分析体系引入到医学研究当中，同时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进步也带动了医学的发展，如显微镜的应用，氧气的制取等，在此基础上西方医学取得了若干突破性发展，如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托马斯-西登哈姆医生开创了近代临床医学等。

“老衲往年也见过些泰西的和尚给人行医，他们的医术么...”，毒手药王摸着胡须笑而不语，就差说出呵呵两个字了。

毒手药王是中医界顶尖的存在，当然看不上那

些传教士的二把刀医术，陈家洛接着劝道，“药王前辈当然看不上他们那些雕虫小技，不过这些人并非泰西医术高手，在下还听了一些泰西的医术精华，不妨说给药王前辈听听！”，接着陈家洛搜肠刮肚的把血液循环理论、血型匹配理论、细菌说等一一说了出来。

毒手药王听得很是仔细，并时不时的问上几句，“佛观一碗水有八万四千虫，这泰西之人所说或许有些道理。贵会之中果真有那能将细微之物放的极大的镜子？”

“自是有的，此镜名曰显微镜，乃泰西高手匠人所制。药王前辈若是肯去福建，在下自当命人送上供前辈使用。”，陈家洛见事情有了希望，连忙许诺。

“这些器械稀奇也就罢了，但总舵主方才说的实验观察和数据分析对我大有启发！可惜总舵主未曾学过医术，不能领略那泰西神医的高妙之处。可惜啊可惜！若非老衲年纪大了，再加上灵素年纪还小，不然定要去一趟泰西。”，毒手药王果然是行家，一下就抓住了要点，个别神奇的治疗方法对他来说并不稀奇，藏医、苗医等在不少领域都有独道之处，但他们也没能总结出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理

论。

额，你现在去的话恐怕会失望的。我说的好多东西欧洲还没研究出来呢，他赶紧补充道，“我也是机缘巧合碰到了一位异人，据他所说这些东西泰西也没钻研透彻。药王前辈不如先去福建，待我办完事再回去和前辈好好说道说道！”，陈家洛又看了一眼程灵素，“前辈一个人带孩子恐怕照看不过来，再说了男人照顾小姑娘终究有些不方便。我会中人员众多，到时候可帮着前辈照顾灵素小妹。”

毒手药王看着程灵素。眼中露出慈爱的神色，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孩子，你跟着我受苦了！”

“师傅，灵素一点也不辛苦！”，程灵素用稚嫩的童音答道。

“好吧。老衲就答应陈总舵主了！”，见程灵素这么懂事，毒手药王的痛爱之情更加泛滥，转瞬就下了决心。

“好！”，陈家洛大喜。连忙吩咐无尘道长，“有劳二哥这就去附近的分舵，让会中的兄弟准备一辆马车，再雇上两个擅长照顾女童的老妈子，顺便备上一些孩子爱吃的糖果糕点，到这里来待命，等前辈收拾好二哥就先陪着前辈去福建！”，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把事情敲定，不给

毒手药王反悔的机会。

　　无尘道长办事也极为利落，陈家洛刚说完就立马起身告辞，不等毒手药王挽留就窜出门去，不一会儿门外就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

　　接下来几天陈家洛帮着毒手药王收拾好他历年积攒下来的珍贵药材和医书，晚间休息的时候还搜肠刮肚的把自己还有印象的后世医学知识一一道出。东西还没收拾完无尘道长就带着红花会的人马到了药王庄。众人一起动手将毒手药王的东西装上马车，于是有一位优秀人才落入了红花会掌握之中。

　　无尘道长走后陈家洛成了孤身一人，他策马北上过湖北到了河南省境内，沿途但见流民遍地，兵马横行，想来这些流民是黄河水患后朝廷救治无力之故，那些兵马分作两个方向，有的朝西、有的朝东，朝西去的大概是到西北攻打木卓伦，往东去的应该是去剿灭盘踞归德府的马朝柱，这马朝柱经过开封一败也学聪明了，并不和官兵打硬仗，瞅见大队官兵就望风而逃，若是遇到小队则直杀过去，所到之处先杀官放粮赈济贫民，队伍倒是越大越多，官兵想要剿灭他们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陈家洛本想去见见马朝柱，但一琢磨目前最主

要的还是去京城搅乱清廷内部，朝廷内部若是乱了，马朝柱的压力也会小很多，这可比自己上门实惠多了。

从河南继续北上，又跑了数日，风尘仆仆的陈家洛终于到了京城门外。回头望了望来时的路，可惜这次并未碰到镖局的人马啊！也不知道那小姑娘还是不是和以前一样刁蛮任性。陈家洛一身富贵公子打扮，守门的兵丁自然不敢骚扰，施施然的牵着马进了京城。

先去理郡王府外转了一圈，只见府门紧紧关闭竟好似荒废已久；接着又去多罗贝勒弘明的府外看了看，这里看上去倒好像没什么事。

转完回到红花会京城分舵，分舵舵主连忙将陈家洛迎到院内，寒暄了几句后陈家洛发问，“这些日子京城可有什么大事发生？”

分舵舵主挥退左右，仔细的关好门窗后说道，“自从前些日子理郡王府出事之后京城表面上看并无大事，但属下还是发现了些蹊跷。”

ps：不好意思停电了，更新晚了。

第一百八十章茶馆异闻

“哦？是何事？且说来听听？”，陈家洛扫了一眼分舵舵主说道。

见陈家洛的目光中带有一丝不满，分舵舵主知道自己卖关子引起了总舵主的不快，当下不敢拖延，“启禀总舵主，属下在理郡王死后将分舵的弟子都撒了出去，有弟子发现理郡王死了没几天那白振又带人在郑亲王府外转悠，不知是何打算。属下正要加紧追查，但自从宫中太后传郑亲王入宫觐见后，白振等人又退了回去。其中或有隐情，但属下在宫中的人手不多，至今尚未探出。”，汇报完他擦擦额头的冷汗，这位总舵主虽然年轻，可是威严日盛，刚刚那一眼差点让他喘不过气来。

从之前的情况来看，或许乾隆已经清楚郑亲王奇通阿知道了自己身世的秘密，白振在他府外晃悠想必是要杀人灭口吧？太后召郑亲王入宫明显是要保他，乾隆害怕引起太后的不快，所以才让白振撤走。陈家洛很快就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嗯，我知道了，这件事你办得好！还有其他事情没有？”

听他这么说分舵舵主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说

了些诸如天理教余众正密谋起事为教主姚秦报仇、和珅的卖官生意越做越大、朝廷的议罪银越收越多此类的琐事，陈家洛听完后点点头，“李兄弟辛苦了，你的功劳我们几个当家的都记得！日后还望李兄弟能继续帮着会中盯紧京城！”

“总舵主谬赞了，都是会中兄弟得力！不知总舵主此次来京城有何要事？可有属下能帮的上忙的？”，李舵主闻言心中大宽。

“若是有要李兄弟帮忙的地方我自会开口，我来京城之事切勿外传，分舵该怎么办事就继续去办，不用理会我！”。和京城分舵的几个骨干吃了一顿酒席，在酒桌上勉励了他们几句后陈家洛留在京城分舵歇息了一晚，第二天中午出门飘然而去。

从分舵出来找了家清静的客栈住下，稍微改变了下自己的面容，换了身上好丝绸所制的长袍，手持纳兰容若手书的折扇。陈家洛出了客栈来到一家老字号茶楼拾阶而上，到京城打探消息便利莫过于茶馆、青楼，今日且来听听，刚好可以给红花会的情报做个补充。

要了一壶瓜片，几碟点心，陈家洛一边喝茶一边听着四周茶客们的高谈阔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茶楼上的客人越来越多，而他们讨论的话题也渐渐的

指向同一个人——一个倒霉的知府大人，这位知府大人本来仕途顺利。中进士后数年就坐到了知府的宝座上，谁知突然被捉拿下狱，眼看着就要拉到菜市口砍头去了，一位前途远大的青年才俊就此陨落，众人都在猜测他下狱的原因。

“兄弟，你那都是过时的消息了，我小舅子的二姨夫的大妹子是刘中堂家的厨娘，昨儿个晚上。我从她儿子那里打听的清清楚楚！那刘知府下狱是因为赈灾不利被刘中堂参了一本！”，一个提着鸟笼的家伙故作神秘的说道。

“嗤！笑话！”。隔壁桌传来了嗤笑声，一名把玩着鼻烟壶的中年瘦子不屑的看着他俩。

“你这是什么意思？”，提着鸟笼的家伙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今儿个你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可别怪刘爷我不给你面子了！”

“区区一个厨娘还能知道刘中堂的奏折上写的什么？你以为刘中堂家就和你家一样没规矩？”，刘统勋为官清正、治家严厉。断然不会出现刘爷口中所说的事情，中年瘦子一句话就道出了关键。

“这……”，这位刘爷一下被说的哑口无言，不过咱京城的爷们丢啥也不能丢面子，刘爷梗着脖子硬撑道。“或许是那厨娘送饭的时候看到了

呢？”，不过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不信。

茶楼里顿时响起一阵哄笑声，刘爷红着脸像斗败的公鸡一样蔫蔫的坐下了，中年瘦子洋洋得意的抹了一点鼻烟到自己上唇，舒爽的打了个喷嚏。旁边的人可等急了，还等着他八卦呢怎么就享受起来了，当下有相熟的人喊道，“那六爷，您就别卖关子了，赶紧给我们说说啊，您要是不说这再好的茶喝着也没味啊！”

见那六爷还在矜持，一个粗粗的声音喊道，“给那六爷上一壶好茶，捡拿手的点心端上了，还望那六爷赏脸！”，

“来勒！”，小二见惯了这种情况，二话不说捡买的最贵的茶叶点心端了上来，“那六爷，您请用！”

此刻全茶楼的目光都集中到那六爷身上，刺客他心中的舒爽那就不用多说了，再加上又有人请客得了实惠，那六双手抱拳团团一揖，“多谢诸位赏脸，我就给大家说道说道！”

那六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道，“这事儿说来也简单，按道理说刘知府犯得事儿无非是贪污受贿，咱大清国上上下下有几个官员敢说自己没干过？他之所以会栽进去，是因为他得罪人了！”

“得罪谁了？”，立刻有人追问。

“呵呵！”，那六爷冷笑两声，环视四周，等到众人都有些不耐烦地时候才一拍桌子说道，“他把全省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得罪了个干干净净！上到总督巡抚，下到知县无一有漏！”

“他做了什么事得罪了这么多人？”

“前些日子刘知府干了什么大事？他给乾隆爷交了三万两议罪银！这可是犯了大忌讳！这议罪银推出已经半年，什么职位的官员犯了什么事儿该交多少银子早有定数，这刘知府光想着巴结乾隆爷却忘了规矩！一件小事儿就交三万两，您让总督大人、巡抚大人怎么办？下面那些知县怎么办？千里做官只为财，他这三万两一交就等于拔高了议罪银的数量，这是从全天下官员手中夺银子啊！那还有他的活路！”

那六爷的话惹得满堂寂静，众人都被这个听起来荒诞但略一思考又觉得合情合理的理由镇住了。唯有陈家洛呵呵一笑走下楼去，从今日所闻可以得知朝廷的腐化比自己想象来得还要快！造反成功的几率又多了一分。

ps：求一波打赏月票订阅。

第一百八十一章后手

多罗贝勒弘明的府邸宽大之极，若非提前打听过府内的格局，陈家洛恐怕还得费些功夫；自从十四王爷允祯死后，他这一支就逐渐没落，府内的侍卫还不到郑亲王府内的一半，陈家洛一路所见都不过是些庸手，轻而易举就摸到了弘明的书房外，轻轻一跃挂在屋檐下的梁柱上，将辫子缠在脖间，内力运向指尖轻轻一点，正好看见屋内弘明和永忠二人一边喝闷酒一边商议。

“阿玛，儿子今日又被郑亲王拒之门外了！他身为玉牒馆总裁，这种混乱皇室血脉的事情竟然置之不理！他还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么？”，永忠重重的将杯子砸到桌上，自己的父亲已经五十多了，身体又不好，要是能废了弘历，要不了几年自救就能坐上九五之尊的宝座！但眼下郑亲王竟然退缩了，这让他情何以堪！

“这些话除了书房不得向任何人提起！你以为理郡王父子是怎么死的？”，弘明谨慎的打量着门窗，小声警告道。

“不是说是天理教的乱匪所杀么？莫非有什么隐情？”，永忠平日自命风流，喜好吟诗作词，被

一帮狐朋狗友称为“少陵、昌陵之后，惟东坡可与论比”的优秀诗人。至于真实水平么？要是写的真有这么好为何后世并无一首脍炙人口的作品留下？文人么，对于政治的敏感性要差上许多，故而他对理郡王的死因并没有怀疑。

“过年咱们去拜访郑亲王的时候，刚好碰见理郡王父子从郑亲王府中出来；理郡王受废太子连累，平日深居简出少有应酬，他为何会去郑亲王府？”，弘明面带讥笑看着自己的儿子，他从小就在九龙夺嫡的残酷环境中长大。政治经验比永忠要强得多；见儿子不明白他摇摇头继续解释，“你还真以为天下有不透风的墙？你能从别人口中得到这个秘密，理郡王就得不到？那天理教在京畿多年，从未袭击大户人家，为何就拿理郡王下手？要图财去和珅府上不好么？要图名气为何不去找怡亲王？找理郡王这个没落王爷作甚？再说了，他们刚杀进去白振就赶来了。这真的是巧合？”

一连串的反问把永忠砸晕了，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举着酒杯的右手飒飒发抖，“阿玛，照你的意思理郡王是被灭口的？”

“天下的事情哪有这么蹊跷！”，弘明世故老道，小时候又见识过九龙相争时的各种险恶手段，

稍一思索就把事情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估计是那理郡王行事不密被宝座上哪位知道了。天理教不过是借刀杀人罢了！若是白振早一步到理郡王就不会死，若是晚一步天理教的人就有时间逃脱。白振这下来得好啊！你没听说他的儿子事后不久就去了扬州，死了一位王爷他的儿子还能升官？想必是做了让皇帝满意的事情！”

平日里和狐朋狗友吹嘘的时候他们都说自己才智过人，现在看来自己和这个平日里被自己当做庸才的爹爹比起来还差得远啊！永忠对父亲的分析佩服的五体投地，恭恭敬敬的问道，“阿玛，那咱们现在该如何行事？”

“以我的猜测郑亲王或许也得知了一些消息，本以为他在理郡王死后也会出意外。但他竟然平安活到了今日，或许这就是他闭门谢客的原因吧！”。弘明慢慢的说道，“听说在理郡王死后不久他被太后召进宫去了一趟，皇帝的身世无论如何也瞒不过太后，想必是太后对郑亲王说了什么。”

“太后竟然知道了！那她为何还让今上登上帝位？”，永忠脱口而出。

“哼！”，弘明平日里觉得儿子做个文人不牵扯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倒也不错。但如今却有些怒

其不争的感觉，“若不是弘历做了皇帝，她又如何能做太后？”

“阿玛教训的是，是儿子思虑不周！”，永忠垂头丧气的答道。

“遗照先帝的性格。临死之前定会留下制约弘历的后手。”，弘明对于有清一代最腹黑的皇帝——雍正有着痛苦的回忆，自己的父亲当年在他手上没少吃亏。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可惜不知道先帝究竟留下了什么，要是能找到就可以拿来大做文章了！”

哈，来之前还想着怎么让他们相信遗诏的事情，没想到弘明竟然分析的差不多了，人才啊！陈家洛听到此处心中大悦，从怀里摸出一把飞刀朝书房内掷了出去。

只听嗖的一声，一把雪亮的飞刀扎在了二人中间的桌上。“啊！”，永忠一声惊叫，连人带椅子倒在了地上。弘明惊讶过后很快沉下心来，瞅了一眼飞刀上缠着的纸张，低声对永忠喝道，“不许叫！”

不等永忠止住尖叫，弘明起身顺着飞刀来的方向走到床边轻声问道，“敢问屋外是哪路好汉？可否进屋一叙？”，心中暗暗盘算，刚才那番话肯定

被屋外的人听到了，若是传出去，整个贝勒府上下恐怕无有幸免。

“呵呵，贝勒爷好胆色，进屋就不必了，我是送礼来的，礼物已经送到，我也该走了。贝勒爷请放心，在下今天什么都没听到！”，话音渐渐远去，等弘明推开窗户的时候，屋外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

“阿玛，这人的声音似乎和当初告诉儿子皇帝身世秘密的那人有七八分相似。”，永中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记忆里够好，快一年过去了还记得陈家洛的声音。

“哎，不知对方是何等来路啊！”，弘明关好窗户回到桌边，轻轻拔出飞刀取下纸张展开，匆匆两眼扫过，“果然如此！”

永忠也伸过脑袋看了过去，只见纸上写着：“太后手上握有先帝遗诏，遗诏上写着若宫中有变则持遗诏召集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怡亲王弘晓、果亲王弘瞻、和亲王弘昼、裕亲王广禄、显亲王衍璜，以及信郡王德昭共掌军国大事。”(未完待续……)

ps：跪谢在海一方01的月票。

第一百八十二章八王议政

永忠心中大惊接着看了下去，“由八位王爷分别统领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旗旗兵，废黜弘历帝位，另选贤能即位！”

“果然如此！”，弘明又看了两遍，似乎要把每一个字都刻到脑子里，看完后就着桌上的蜡烛点燃纸条，一直到最后一个字也化为灰烬，这才重新坐下。

“阿玛，这不合祖制啊！”，永忠叫道，按照大清开国遗规，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由皇帝自将，称为上三旗，余下五旗称为下五旗。每一旗由满洲都统统率。此时遗诏将八旗兵力分给八王统领，却是大大的不符祖宗规矩了，摆明是削弱皇帝权力之意。

“哼，到了我满人生死存亡的关头，区区祖制又算得了什么？”，弘明冷哼一声，“更何况我大清起家之时八王议政才是惯例。”，想到这里弘明的心就更热了，就算到时候争取不到皇位，弄个议政王大臣的职位也比现在风光无数倍啊！

所谓八王议政是指努尔哈赤谕令八旗旗主贝勒

共议国政的政策，和蒙古人的布里尔泰会议类似，都是由极少数的几个皇亲贵胄共同协议一些军国大事，包括推举皇位（汗位）的继承人；满清入关后皇太极又改良了这一政策，由宗室贵族中的王与八旗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即称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等到了康熙消灭三藩、攻陷台湾重新统一全国后，象征着贵族政治权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议政王大臣会议人数的增加，较低级别的贵族和大臣的参加议政，实际上降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与地位。顺治与康熙时期，由内阁处理政务，而雍正时又设立军机处。作为赞襄皇帝决策的机构，使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继续存在，但所议之政，已只限于军务、皇帝出巡、旗务、少数民族事务及重大刑审案件等具体事务，无关乎军国大事。也就是说这些人基本成了样子货，大清的权利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努力集中到了皇帝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臣并不甘心充当吉祥物。还时不时的找些机会试图恢复八王议政的荣光；理郡王之所以能继承爵位，正是因为他哥哥弘皙在乾隆初年联络八大铁帽子王想要利用八王议政篡位，

事情暴露后被捉拿下狱，他这才捡了个便宜；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弘明已经成人，对事情的经过清清楚楚，那些铁帽子王地位尊崇，就算牵涉到案子中，乾隆也不好将他们处死，只好停俸罢职略施惩戒。竟让他们平安度过一劫。

　　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怡亲王弘晓、果亲王弘瞻、和亲王弘昼、裕亲王广禄、显亲王衍璜、信郡王德昭，弘明脑子飞快的开动，一个个数着这些王爷的背景出身，看能否从中选出合适的人选进行合作！

　　首先庄亲王允禄，他是康熙的十六子，弘明的十六叔；雍正年间颇受宠信，历任正蓝旗、镶白旗、正黄旗都统。乾隆元年，任总理事务大臣。兼管工部事务，食亲王双俸。乾隆四年的时候掺和到弘皙谋逆的事情当中被停双俸。罢都统职，从此赋闲在家，如今已经六十有五了。虽然身上没有职位，但允禄辈分高在宗室中颇有威望，再加上罢职后难免对乾隆心怀怨怼，此人或许可以争取。

　　履亲王允祹年纪更大。序齿为康熙的十二子，现在已经七十五了，深受乾隆信任，一度在乾隆出巡时留他在京城总理政务。不过在三年前他已经被乾隆免去宗人府事务回家养老了，这么大的年纪恐

怕早就老糊涂了。也没几天好活了，事关机密不宜找他。

怡亲王弘晓，他爹是康熙十三子，满清的第九位铁帽子王允祥，满清立朝以来唯有八位开国时立有大功的王爷承袭爵位无需降等被称为“铁帽子王”，允祥成为第九位厚遇可见一斑。可惜的是他并未继承父亲出色的政治才能，反而喜欢上了藏书，据说最近正和一个叫曹雪芹的落魄文人打得火热，此人不可托付大事。

果亲王弘瞻是乾隆最小的弟弟，今年才二十七岁，这是个被宠坏的家伙，活脱脱一个话本小说里的恶少，聚敛钱财、抢男霸女无恶不作，乾隆看在小时候的情分上对他的罪行置之不理，但关怀却已被消磨的差不多了。对于这个人的处理弘明有些举棋不定，按说这人不适合当盟友，但是他暴躁的性子利用得当的话或许会有惊喜。

想起和亲王弘昼的时候弘时苦笑连连，此人是雍正的第五子，脑子不清楚，没事干就喜欢在家办丧事、吃祭品，也不知道雍正是怎么想的，竟会在遗诏里把他写上。

裕亲王广禄是康熙哥哥福全的孙子，比他高一辈，在郑亲王之前当过玉牒馆总裁，现在是正蓝旗

满洲都统、宗人府宗令。此人执掌宗人府、手上又有兵权，弘时在心中将广禄的名字重重的画了个圈。

显亲王衍璜是豪格的孙子，他家中数代人都未曾出任要职，只是担任一些闲散的差事度日，对朝政的意向几可忽视。雍正将他的名字列入遗诏或许是看中了他铁帽子王的身份，用来拉拢其他七位铁帽子王吧！

最后一位信郡王德昭同样是一位铁帽子王，他是多铎的四世孙，在雍正年间当过宗人府右宗正，同时还管理正白旗等三旗都统事务，可谓位高权重，在八旗将领中颇有威望，可惜现在已经六十岁了，而且身子不怎么好，这几年一直在家养病，只能作为备选了。

“阿玛...阿玛！您在想什么呢？”，永忠的声音将他从思考中唤醒。

“没事，今日就到这里，你去睡吧！记得此事万万不可在别人面前提起！”，弘明起身收拾好东西推门而出，显然他已经有了打算。

第一百八十三章和亲王

现在理郡王死了，郑亲王怂了，陈家洛当然不会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到弘明身上。他的第二个目标选择了和亲王弘昼，都说此人喜欢办丧事、吃祭品，脑子有些不正常。但看看他写的诗：世事无常耽金樽，杯杯台郎醉红尘；人生难得一知己，推杯换盏话古今。这像是脑残写的么？脑残能写出这种借着吟诵饮酒表达出自己无意皇位、只想把酒言欢及时行乐心意的诗？综合分析下这位和亲王的生长环境，他与康熙五十年出生，雍正继位时他已经十岁了，或许听过一些九龙夺嫡时的惨烈故事，等到了雍正年间，弘时和弘历为皇位又掐个你死我活，弘时触怒雍正被赐死在他心中留下了极大的阴影，从那以后他就有些不正常了。

弘昼的装疯卖傻让陈家洛想起了孙膑和王翦，孙膑借着装疯骗过庞涓，王翦假装贪财昏聩让秦始皇对他放下戒心。弘昼此举或许是在掩人耳目，哎，都说当王爷好，但从他身上来看这王爷当的也是够憋屈的。

白天在和亲王府外探查了一番，等到夜间陈家洛又做起了夜行客！等他进到里面才发现今天和亲

王府好不热闹，正中的大堂上灯火通明，许多浑身缟素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有的跪在大堂中间捧着灵牌，有的在给棺材上香，更多的人正在像死了亲爹一样鬼哭狼嚎，和亲王府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灵堂。

陈家洛借着夜色悄无声息的摸到灵堂外，很快在人群中找到了和亲王弘昼，只见他叉开双腿坐在棺材旁的蒲团上，怀里抱着一个果盘一边吃一边傻笑着，再看看棺材前摆放的贡品果然少了一盘。“阿玛，夜深了。您早点回去歇息吧？”，旁边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紧锁眉头劝道。

有这么个爹你也够苦逼的！陈家洛一边幸灾乐祸一边在闹孩子寻找着这个年轻人的资料，片刻后便有了答案，这似乎应该是和亲王的世子永璧吧，他现在的爵位是不入八分辅国公，今年正月刚被封为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手上有些兵权。

弘昼好像没听到儿子的话一样，傻呵呵的笑着，口水快流到下巴上了也不知道擦，双目无神直直的看着棺材前下跪扮演孝子的仆役们，突然指着前排第三个仆役说，“嗯，你哭的好，是个孝子！赏他五两银子！”

此人闻言大喜，心说刚入府不久就遇到这种晦

气事。正心酸呢，没想到还有这好处，马上裂开大嘴笑了起来，“谢王爷赏！”

旁边的仆役看到银子被个信任抢去了正不爽呢，见他竟然笑了一个个也跟着在心中偷笑，果然弘昼见到他的笑容突然又生气起来，抓起盘中的梨子就砸了过去，“你个忤逆的东西！你亲爹死了你还笑得出来！来人呐。把这个不孝的畜生拖下去重打二十大板！”

“王爷！饶命啊！小的再也不敢了！”，这个倒霉的家伙顿时吓尿了。到手的银子丢了不说还要挨打，连连叩头向弘昼求饶。弘昼却是理也不理，几名健壮仆役进来拖着这个倒霉的家伙就走，不一会儿外面就响起了惨叫声。惨叫声、板子打屁股的声音、号丧声、唢呐鼓乐声等等焕成一团，把个亲王府弄得好似精神病院一般。

见众仆役都吓得不敢抬头，弘昼露出得意的神色。手又偷偷摸摸的伸到供桌上，抓起一只烤鸡塞到了怀里，还自以为得计没被其他人发现。接着又赏了几个人，打了几个人，一直到子时才心满意足的回房去了。

回到房中喝退仆人。弘昼呆呆的坐到了桌边。窗外的陈家洛心想你现在该恢复正常了啊？哪知道

这货脸上仍旧保持着那傻乎乎的笑容，蹑手蹑脚的走到门边将耳朵贴在门上仔细的听着。除了我外面没人！陈家洛这晚上也诶他折磨的够呛，毕竟憋住笑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弘昼好像听到了他的心声，重新回到桌边坐下。

你现在该恢复正常了吧？但弘昼再一次让他失望了，他接下来的举动差点让陈家洛从房梁上栽下来。弘昼左右张望片刻，鬼鬼祟祟的从怀里摸出烧鸡啃了起来。陈家洛在心中大骂，你还是王爷呢！洪七公的吃相都比你好看。

就在陈家洛即将失去耐心的时候，这位王爷终于把烧鸡啃完了。他起身在屋内转了几圈，取出宣纸铺在桌上，磨墨润笔，当他握起笔的那一刹那，眼中的混沌一扫而空，深吸一口气右手的毛笔重重落在了纸上，笔走龙蛇不消片刻功夫，一首《七步诗》已经完成。

愤懑之气跃然纸上啊！他的字将曹植当时的心情展示的淋漓尽致。这家伙的书法相当不俗！陈家洛对书法有一定研究，很快就判断出没有一定天分是写不出这手好字的！可是之前没听过他在这方面有才能啊？稍一思索陈家洛就明白了原因，当年康熙的老三胤祉不就是借着文名收拢人心么？他恐怕

也是考虑到这个才从未展示自己的才华吧？对了，他的八世孙启功先生好像就是一位书法大师，想必也有遗传了他的书法天分的缘故吧。

字刚写完弘昼的眼神又恢复浑浊，呆呆的看了半天这幅字，长叹一口气将纸张拿起凑到烛台上点燃，嚯，他房子里竟然还放着个烧纸钱的灰盆，倒是家伙齐全，将作品投入灰盆，再添上些纸钱；弘昼有几次想伸手取回作品，最终还是把手缩了回去。片刻后这幅价值千金的书法和纸钱同时化为灰烬，再也看不出一丝痕迹。

之后弘昼并未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躺到床上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陈家洛又等了半个时辰见他并无异样才悄悄地退出了和亲王府。这家伙也太谨小慎微了？照此来看就算是把消息告诉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今天这趟似乎是白来了？陈家洛有些郁闷的想着，

ps：感谢一个小北鼻的月票。继续跪求订阅、月票。

第一百八十四章爱新觉罗在行动1

但是就这么放弃了陈家洛又不甘心，要想从这八个人物里选出合适的人选可不容易，于是接下来几天他一直盯着和亲王府。

弘昼先放到一边，自从收到飞刀留书后弘明整日盼着能有合适的机会光明正大的去接触纸上写的那些遗诏执行者。今天中午刚用过午饭，管家就给他带了个一个好消息，“贝勒爷，刚才庄亲王府上的管家来过了，说是府上进了时令瓜果，派人给咱们送了些过来；您看咱们该如何回礼？”

弘明闻言眼睛一转有了主意，“听闻十六叔最近抱有微恙，我这做晚辈的也该去探望一番。去库里把那支高丽参取来我给十六叔送去！”

侄子探望叔父本是应有之意，管家不疑有它应了一声很快从库房取出他所要的人参，又搭配了写其他补品，安排好车马载着弘明往庄亲王府行去。

“吆，这不是十四伯家的二哥么？怎么今日有空到府上来了？”，刚到门口，弘明就碰到一个让他十分尴尬的人。

尴尬的原因很简单，来的人是庄亲王家的老六，她的名字也叫弘明！不过这个弘明混的还不如

他，身上只挂这个辅国将军的爵位。同样的名字自己是辅国将军，人家可是贝勒，怪不得他一见弘明就出言讽刺。

“听闻十六叔身子不太舒坦，我这个做晚辈的特意来探望。”，今日弘明是有大事要找允禄，所以对他的冷言冷语只装作没看到。

见他不应招庄亲王家的弘明也觉得没劲，领着他就进了内宅；允禄的身体其实没大毛病，弘明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池塘边钓鱼。允禄扫了一眼礼单，“礼物有些重了，咱们都是自家人。何须如此客套？你要是记得十六叔，常过来陪我说说话比什么都好！来，帮明贝勒拿根鱼竿过来，陪十六叔钓钓鱼说说话！”

弘明偷偷看了看，池塘边就摆着一个小板凳，其他仆役生恐惊倒了鱼都躲得远远的。这种场合正适合密谈，当下笑着接过仆役送过来的鱼竿和板凳坐到允禄旁边。俩人一边盯着水面上的浮漂一边小声的说些谁家孩子最近成亲、谁家养外室被福晋打上门去之类的琐事。

这么扯淡下去不行啊，我这话该如何说出口呢？瞌睡来了正好有人送上枕头，正当弘明纠结着该如何把话题转到自己想要的轨道上来的时候，允

禄叹了一口气，“哎，前些日子见了弘?家的二儿子，这孩子没了爹，到结婚的年纪了还没人给他张罗；虽说要守孝三年。但这结亲的事儿还是要提前准备才好！你们这些做叔叔的若是遇到合适的人家了不妨去提一提！免得到时候找不下好人家！”

弘明闻言大喜，终于说道理郡王家了！当下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假装在脑子中筛选了一下人选后答道，“纳兰家好想有位小姐和他年龄相仿，还有钮钴禄家，瓜尔佳家，这些人家都有合适的姑娘，等哪天我去理郡王府上先问问他的意思。”

“嗯。是得先去问问，咱们看中的人家不一定喜欢。还是先问好才妥当。弘明你办事利落，这件事你就多操心些！”，允禄微微点头，对弘明的回答表示满意。

“哎！可惜了弘?兄弟和永暖侄儿啊！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又遭横祸，老天何其不公啊！”，弘明长叹道。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是说他父子受胤礽连累平日谨言慎行，这话略微有些犯忌讳，这么说也是想看看允禄会如何应对，他才好根绝允禄的应对更换说辞。

“哼！上一辈的事情又何苦落到儿孙头上！二哥和先帝早已过世多年，陛下早就应该给他父子二

人派些差事安抚人心才对！”。允禄正逢壮年之时被卸了差事，若说对于乾隆没有怨念那是不可能的，他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又一直有些小病，加上辈分高、资格老，平日里说些过分的话也没人当真，所以今天被弘明微微一激埋怨的话脱口而出。

“十六叔，关于理郡王家的事小侄最近听到些传闻，也不知当讲不当讲？”，见他如此，弘明继续吞吞吐吐的试探道。

“嗯？”，允禄闻言放下鱼竿，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弘明，“不是说他父子二人是死于天理教之手么？莫非还有什么隐情？”

“十六叔您不妨想一想，您不觉得白振去的时机有些蹊跷么？”，成败在此一举，弘明一咬牙说道，“若是晚一步这些天理教的人怎么也能逃脱不少，若是早一步理郡王父子也不会殒命。十六叔！这是有人不想让理郡王父子继续活下去啊！”

“你好大胆子！”，允禄低声喝道，“除了宫里的哪位谁还使唤得动白振？理郡王现在对哪位又有何威胁？人家为什么要对他下手？”

“小侄听说永暖在年初的时候曾经找人上书要去了陈世倌的封赏，或许是这事触怒了哪位吧！”，弘明一句句将允禄引入深沟。

“他父子二人向来不理会朝政，为何要找一个死人的麻烦？”，允禄被他吞吞吐吐的话惹得烦了，眉毛一竖道，“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别拐弯抹角的！”

“是！侄儿听说是理郡王知道了哪位身世的秘密，然后被哪位灭口了！此事事关重大，小侄也是思前想后许久才来找十六叔的！您是咱们爱新觉罗家的长辈，可要为咱们这些爱新觉罗家的子孙做主啊！”，说完弘明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身世的秘密？”，允禄听到这话马上站起来打量四周，见仆人们都站得远远的听不到他们的话，这才重新坐下问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小侄不敢隐瞒十六叔，小侄年前方才得知这个秘密，有人说当今陛下不是先帝爷的血脉，而是那海宁陈世倌的儿子；当年先帝爷的福晋和陈世倌的夫人同时怀胎，生下一男一女，结果陈世倌的儿子被先帝掉包弄到雍王府中充当自己的儿子，长大后被封为宝亲王！”

ps：满清内乱即将开启，造反的时机快到了

第一百八十五章爱新觉罗在行动2

宝亲王是乾隆未登基之前的封号，弘明今天**裸的将乾隆身世的秘密说了出来，说完后趴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若是允禄的心思和他所想稍有出入，他就之后回家等死了。谁知说完半晌也不见允禄答话，他大着胆子慢慢抬起头来，只见允禄摸着胡须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宏明见状大喜过望，心想允禄和先皇是同一辈人，莫不是他当年听说过什么秘闻不成？于是大着胆子轻声喊道，“十六叔...十六叔？”

允禄此时正在拼命回忆乾隆诞生前后的事情，当年他才十六岁，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记忆早已模糊，只是依稀的记得乾隆的年纪好像和陈世倌的女儿年纪差不多。他女儿长大后嫁给了大学士蒋廷锡的儿子蒋溥，貌似当初还是钦命赐婚，这对于汉人大臣来说可是少有的荣誉。若是弘明所说是真的，这倒也说得通。而且去年乾隆下江南又在陈世倌家住了许久，允禄越想心跳越快，被弘明这一叫才缓过神来，当下厉声喝道，“你这是在胡言乱语什么？不想要自己的脑袋了么？陛下的身世也是你能胡编乱造的？你莫不是因为理郡王的死伤心过度失

了疯？快些回家去歇息！以后切莫再对人乱说。”

听到他呵斥的话弘明不惊反喜，若是允禄对乾隆的身世没有怀疑，就凭刚才他说的话也该把他拿下绑送宫中，如今只是呵斥显然是已经起了疑心。弘明知道自己今天要是走了下次可就别想再进来了，立刻膝行两步抱住允禄的腿哭诉道。“十六叔！你若是不信可以派人去海宁陈家查啊！如今陈家的宅子里有陛下御笔亲题的匾额，像‘爱日亭’、‘春晖堂’这样的题字可是皇帝给臣下的？而且...而且这事郑亲王他老人家也知道啊！”

“什么？！你说郑亲王也知道？”，允禄终于控制不住了。当下起身把弘明拉了起来，“你说郑亲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过年的时候我去郑亲王家拜年，刚好碰到理郡王父子从郑亲王府中出来，小侄看见理郡王神色慌张，等进府见了郑亲王，发现他老人家也是神思不属的样子。此前必定是理郡王将那位的身世告诉了郑亲王啊！”，弘明半回忆半猜测的答道。“而且前些日子理郡王死后，郑亲王进宫了一趟，等他从宫里出来小侄数次拜访都闭门不纳。想必是被理郡王的事情吓坏了！而且...而且小侄还得知了一个大秘密！”

“你究竟有多少秘密！”，允禄咬牙切齿的问道，看他就要开口立刻挥手制止，“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你跟我来！”。说完允禄带着弘明除了花园来到书房之中，将左右远远地赶到一边，这才长叹一口气道，“你还有多少秘密都说出来吧！”

“是，十六叔！小侄还听说太后手里有一封先帝的遗诏，遗诏的内容就是针对陛下的！”，说道这里弘明顿了顿，见允禄的好奇心被钓了起来才说道。“说是若有一日陛下干了有损咱们爱新觉罗江山的事情，就由太后请出遗诏召集八位宗室中德高望重的王爷废黜陛下的皇位。由八位王爷分掌八旗、共商国是！”

“这八位王爷都有谁？”，允禄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按照他的辈分以及在雍正朝的宠信，想必这八位王爷里必定有他，想起八王议政时那些王爷的风光，允禄尘封多年的权力**重新发酵、膨胀。

“有履亲王允祹、怡亲王弘晓、果亲王弘瞻、和亲王弘昼、裕亲王广禄、显亲王衍璜、信郡王德昭...”，说完七个名字弘明又暂停了下，忍受着允禄那能吃人的眼光慢吞吞的说道，“当然还有十六叔您！”

权力欲迅速燃烧了允禄的热血，他的脸激动地刷的一下红了，颤颤巍巍的拿起茶碗想喝口茶冷静下，但茶碗还没送到嘴边就掉到了地上，价值千金的官窑茶碗摔得粉碎。“哼！”，允禄索性把手里的茶碗盖也扔到地上，站起来指着弘明的鼻子说道，“说！你这消息是从那里听来的？可靠么？”

“小侄有几个脑袋敢在这种事上撒谎？”，弘明反问道，“这遗诏上又没有小侄的名字？小侄能从中拿到什么好处？要不是陛下最近实在有些怪异，小侄只会把这事烂在心里，但如今咱们爱新觉罗家的江山已经危在旦夕，小侄这才不得不来求十六叔啊！”

“爱新觉罗家的江山危在旦夕？你这是什么意思？”，允禄想了想，这两年除了西北败仗、河南马朝柱造反之外并无大事，这两处不过癣疥之疾，还动摇不了大清的根本。

“十六叔有所不知，那陈世倌不止一个儿子，如今他的小儿子正是逆党红花会的贼酋！据说西北之乱是由陈家洛插手才让官军败绩、兆惠将军殒命的啊！”，这段时间弘明也没闲着，倒是打听了不少陈家洛的消息，“那陈家洛似是对官兵的行军了若指掌，若非如此以兆惠将军之才又怎么会败给那

些准格尔的乱贼呢？”

“陈家洛？红花会？”，允禄重复了下这两个名字，“朝中的大臣都是废物么？怎么我就没听过这两个名字？”

“红花会是屠龙帮之后江湖上最大的逆党，势力和当初康熙年间的天地会不相上下！会中逆贼遍布全国各地，会众不下数万！这些十六叔稍微打听下就知道！”，弘明的话越说越快，“朝中之人都想着陛下宠信海宁陈家，故而少有人敢在陛下面前提起这个名字！年初几位忠直之士上书说这陈家洛的事情，却被陛下以各种借口发配黜落，就连刘统勋也被陛下赶到了福建。”

一连串的话说完，弘明顾不得喘气，又扑通一声跪下了，“十六叔，如今内有陛下，外有陈家洛，二者内外齐出，我爱新觉罗的江山危如累卵啊！”

ps：感谢zhong7220、暗夜之花影和我是后宫党的月票，哇，大丰收啊！

第一百八十六章爱新觉罗在行动3

京城最近新开了一家酒楼，名叫会宾楼，据说老板柳青有宫里的关系，所以自从开张以来无论是顺天府还是九门提督的人都不敢骚扰。这一日会宾楼迎来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富贵公子，在门口四处张望的小二见了马上喜笑颜开迎了上去，“五爷您来了！快里面请，您的包间早就收拾好了，您先稍坐，我这就叫老板去！”

“几日不见，你这嘴可是越来越甜了啊！小桌子看赏！”，被称作五爷的少年一声令下，身后跟着的小厮扔出一块碎银子。

小二兴高采烈的接下带着五爷到了楼上包间，不一会儿店主柳青也跟着进了包间。这一幕被二楼角落的两名精壮汉子看在眼里，“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爷说的哪位？”

“没错儿，我当年跟爷一块去过木兰围场，曾经远远地看过一眼这位五爷，咱们没白来这一趟！”，被问话的汉子小声答道，“我估摸着他们大概还有个把时辰就出来，你先去把人都叫进来，咱们按之前商议的行事！”

对面的汉子应了一声，起身下楼转了一圈又回

到楼上，轻轻点头，“都安排好了，就等哪位出来了！”

不一会儿楼上的客人越来越多，有持幡的郎中，有走镖的镖师，还有肌肉虬结的行伍之人……几两黄汤下肚，这些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伺候的小二个个胆战心惊，生怕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遭受无妄之灾。

害怕什么就来什么，哪位五爷刚推开包厢的门出来，一位镖师站起来敬酒时脚下一个踉跄，一杯酒全洒到了旁边官兵的头上。官兵大怒，一拍桌子站起来就是一脚。对面的镖师那肯吃亏，马上有人上来把官兵打倒在地，二楼顿时乱成一团。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是你们能撒野的么？”，五爷推开护在他面前的老板，站出来喝道，但那些人都被酒精冲昏了头。那还顾得其他，拳脚相加、碗碟齐飞，乱况愈演愈盛。

“爷，这里乱的很，您是千金之躯，还是回去歇息一会儿，等小的处理完了您再出来！”，老板见状劝道，就算酒楼被砸了也没关系。这位爷可不能受伤了。

见五爷就要退回，一位镖师眼中精光一闪，从怀里摸出把飞刀嗖的一声掷向五爷，“啊！”，五

爷一声惨叫，右臂上方被飞刀划了一个口子。

“糟了，伤人了！快跑！”，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楼上打架的两拨人顿时跑了个干净。店中的人都在关注五爷的伤势，竟然连一个都没拦住。

“爷！您不要紧吧！”。老板吓得脸色刷白，一手按住五爷的伤口，忙大喊道，“你们这些废物，快去请大夫啊！”

“我就是大夫，快来让我看看！”。哪位持幡的大夫挤了过来，“去去去，挤这么多人干什么，腾一间清净的房子出来，闲杂人等都闪开。去烧些热水送进来！”

“大夫，您只要治好了五爷的伤，在下定当重金答谢！”，老板忙把拉着五爷回到包厢里，派两名小二守住大门，其他的人烧水的烧水，拿毛巾的拿毛巾，屋里只剩下了五爷、老板、大夫和五爷的小厮四人。

大夫刷的一声撕开五爷的袖子，露出**的肩膀，一道两寸来长、铜钱深的伤口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夫从药箱里掏出一条绷带勒住五爷的肩膀，再取出个小瓶子，“得先看看飞刀上有没有抹了毒。”，说完将小瓶子凑到伤口下面接了一些新鲜的血液，再用银针伸到小瓶子里，过了一会儿抽出

银针仔细看了看，“还好，飞刀上无毒。伤口不重，我先止住血，在敷点药就没问题了！”

虽然觉得检验是否有毒要用小瓶子接血有点奇怪，但见大夫接下来的动作十分麻利，扎针止血、敷药蒙绷带一气呵成，半柱香的功夫刚过五爷的伤口就被包的严严实实；老板于是只把这当做是大夫的独门绝技。做完这一切大夫收好药箱，“好了，我在给你开个方子，你照方抓药服用就好，大概三天后就能拆伤口了！”

“多谢大夫！”，老板深深一礼，从怀中取出几大锭银子递了过去，“些许诊金不成敬意，还请大夫收下！”

“呵呵，有些多了，诊金两钱就好！”，大夫笑笑把银子退了回去，争执再三老板只要又摸出块碎银子递过去，大夫接下后飘然而去。

“都说江湖中多奇人异事，我这次总算见到了！”，五爷用了药之后伤口也不疼了，眼露异色说道，对自己的受伤似乎不怎么在意。老板也悄悄松了一口气，幸好这位爷不计较，不然自己就得拿脑袋赔了！

老板把今天的事当成了一场意外，但他不知道的是哪位大夫在下楼之后马上拐进了一条小巷，急

匆匆的左拐右拐行了半里地走进一间隐秘的院子。进去后立刻叫道，“快快快，东西到手了，爷在不在里面？时间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开门的那人正是刚才扔出飞刀的镖师，一边引着大夫级部进到院子里一边答道，“爷早就在里面等着了，东西也都准备好了，你切进去！”，到了内宅门口镖师止住脚步，“爷就在里面，你自己进去吧！”

今天那人究竟是谁，竟然连他也不能进到内院？大夫带着心中的疑惑推门进去，只见屋内除了庄亲王之外，还有最开始那两名在楼上的壮汉，另外一个老头自己从未见过。答复不敢多看，从怀里掏出装着五爷鲜血的瓷瓶递了上去，“王爷，东西到手了！”

屋内正是庄亲王允禄和多罗贝勒弘明，那两名壮汉是庄亲王的包衣奴才，十分亲信。庄亲王接过瓶子打开看了看，“你先下去吧，一会儿本王自有厚赏！”

把大夫赶走关好门，庄亲王和弘明的脑袋凑到一起死死地看着桌上的一碗清水，庄亲王颤抖着将瓶子里的鲜血滴了一滴到碗中。

第一百八十七章爱新觉罗在行动4

原来今天的意外全部是由允禄安排的，虽然弘明的话说的有板有眼，但他也不敢仅仅凭着弘明的一面之词就认为乾隆真的不是雍正的血脉。经过连夜谋划，允禄把破局的方向放到了滴血认亲之上，当然要弄到乾隆的血不太实际，于是允禄把目标放到了乾隆的儿子身上，今日受伤的哪位五爷就是乾隆的第五个儿子爱新觉罗-永琪，

允禄的逻辑是这样的：自己身为乾隆的亲叔叔，身上爱新觉罗的血脉纯正的不能再纯正了！如果乾隆真的是雍正的儿子，那么他的儿子也应该是爱新觉罗的血脉，这样的话永琪的血和自己的血肯定能融到一起。如果乾隆不是雍正的血脉，那么永琪的血和自己的血肯定不能融到一起。

允禄呆呆的看着水碗中的那滴鲜血，心跳陡然加速，手上的匕首抵着指肚迟迟刺不下去，“王爷！”，弘明有些等不及了，出声提醒道。

“哦。”，允禄被他这么一叫才缓了过来，抬眼看着那两名包衣奴才，挥挥手道，“你们先下去吧，把门看紧了，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进出！”

“是！”，两名包衣应一声退了出去。允禄重

新拿起匕首，一咬牙刺向中指指肚，捏着中指挤出一滴鲜血滴向水碗。鲜血落入水碗之后，允禄和弘明同时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水面上的那两滴鲜血。

　　若是这一幕被陈家洛看到他恐怕要急得跳起脚来，尼玛滴血认亲不科学啊！不是骨肉至亲的血液也能融到一起的说！要是允禄的血和永琪的血融到一起那按照目前人们的普遍认知，永琪和允禄就应该属于同一血脉，自己之前做的功夫不是白费了？

　　还好不只是本位面和其他位面的法则有不同还是陈家洛运气好，碗中的那两滴鲜血始终没有融到一起，许久之后允禄抬起头来。拿起水碗狠狠地摔到地上。门外立刻传来包衣的声音，“王爷！出了什么事！”

　　“滚远些！没我的话里面发生了什么都不准进来！”，允禄怒骂道。

　　弘明也呆了好一会儿才被水碗破碎的声音惊醒，尽管他早就知道乾隆身世的秘密，但直到现在才确认。今日这是带给他的第二个惊讶，第一个是允禄如今手里竟然握着这么强大的实力。与无声无息之中收集到皇子的血液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有了他做主，那么废黜乾隆的机会又多了几分。

“王爷，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弘明试探着问道，他爹因为被猜忌在雍正年间一直被圈禁，知道乾隆年间才恢复自由，后来虽然被封为郡王，当过正黄旗都统等职，但那时候他年纪已经大了。无力理事，给弘明留下的只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人手；凭他的实力是没办法成就大事的。

“此事只凭我二人可不成！你我先回去好好商议一番，看看如今宗室里还有那些有用之人！”，允禄的脑子飞快的扫过一个个宗室的名字。

“正当如此！不过此事知道的人宜少不宜多，这人选的问题还得慎重才是！”，弘明点头答道，其实在这里他也有些私心，他自己如今实力不济。若是参与的人多了，到时候自己能得到的东西可就少了！

“嗯！回去后我就装病。你带上东西来探望，咱们细细的说！到时候也可以接着探病试探一番其他的宗室！”，允禄心中的小算盘也和弘明差不多，他现在手上的势力还算不错，要想将自己的儿子推上帝位可不能引入实力太强的宗室。

第二天庄亲王病重的消息迅速传开，就连宫里的太后和皇帝都排了太监前来探视。弘明也准备好礼物再次登门拜访。门子或许是早已得到吩咐，见

弘明到来恭恭敬敬的将他引到里间坐下，“贝勒爷您稍等，王爷正在和裕亲王说话，等裕亲王出来小的就给您通传。”

裕亲王也来了？他并非康熙爷的子孙。并未有资格继承皇位，手上握有兵权，在遗诏上也挂着名字，实在是拉拢的不二人选啊！

屋内的允禄和弘明想的一模一样，装作有气无力的和裕亲王广禄寒暄了几句后他长叹一口气，“哎，我这病啊是心病，光凭吃药是不管用啊！”

“十六哥这是遇到什么事了？”，广禄比允禄小了将近十岁，故而称呼他为兄。

“哎，此事不提也罢！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要是让兄弟你知道了，你也该像我一样了！”，允禄以退为进，接着又是一句长叹，“可怜就算我死了，到天上也无脸去见我爱新觉罗家的列祖列宗啊！”，说完允禄竟然呜呜的哭了起来。

看着他老泪纵横的样子，广禄实在是没办法直接走了，试探着问道，“十六哥你别哭啊！到底发生什么大事了，竟让十六哥你如此失态？”

“咱们爱新觉罗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可惜你十六哥我如今老了，连刀都拿不动了！可怜我这些儿

孙就要死无葬身之地啊！”，允禄越哭越伤心。

“十六哥你这是哪里的话，咱们爱新觉罗家又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小弟虽然不才，现在还开得了硬弓！十六哥你要是再不说的话可就是不把我当**新觉罗的子孙了！十六哥请直说，若是真有大事，小弟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你了！”，广禄受这一激，当即拍着胸脯说道。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允禄立刻擦了擦眼泪，“这事还要从前几天说起，前些日子十四哥的孩子弘明找到我，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允禄细细的把乾隆的身世以及自己用永琪的血做滴血认亲的事情说了一遍，完了还说道，“如今弘明就在外面，兄弟若是不信可以把他叫来对峙！”

广禄被允禄的话惊呆了，麻痹我就是来探病你告诉我这掉脑袋的事儿？特么的我现在已经是亲王了，你还能给我什么？总不能到时候皇位给我吧？

ps：感谢懒惰的小乌的打赏。

第一百八十八章爱新觉罗在行动5

但广禄深知当自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自己就别无选择了，要么跟着允禄走，要么去乾隆那里告密，但是这种事情就算去告密事后自己也得被灭口。再加上满清入关已有百年，满尊汉卑的观念简直刻到了这些满人贵族的骨子里，广禄也无法接受自己给一个汉人行跪拜礼。见他神色有所松动，允禄又加了一把火，“十三哥当初立下大功遂得世袭罔替的许可，为铁帽子王，由此可见咱们大清的铁帽子王不一定只能有八位。若是此次能后力挽狂澜，那么我大清再多两位铁帽子王也不是不可能！”

广禄活到这岁数对于自己的地位已经没多少追求了，但人年纪一大就格外担心自己的子孙，要是他死了，他的儿子亮焕只能承袭郡王的爵位，到他孙子文和的时候，又要减一等爵位，只能做个贝勒了。想到这广禄咬咬牙，“若真是如此，小弟我责无旁贷，一切听哥哥的吩咐行事！”

听到这话允禄才放下心来，“弘明就在外面，我这就把他叫进来，咱们好好商议一番。”，等广禄离开之后陆陆续续的又有数名满人亲贵前来探

病，允禄根据对方的身份或是装病不起，或是出言试探，一时间庄亲王府好不热闹。

夜深十分，红花会分舵中，陈家洛正在听着属下的汇报，“今日到庄亲王府探病的共有裕亲王广禄、多罗贝勒弘明、兵部尚书如松等满人勋贵十三人！”

“都进去了多长时间？这些人出去后举止和往日有何不同？他们回府后又见了哪些人？”，陈家洛一连串的发问。

被问话的几人满头大汗，支支吾吾的说道，“属下没想到这么多，我这就再安排人手把这些人的府上一一盯紧！”

哎，专业度还是不够啊！“近期京城中将有大变。事情的根源就出在允禄和弘明二人身上，你们把分舵所有精干弟子都集合起来把进出庄亲王府的人都盯紧了，万万不可马虎！”，骆冰接手不过一年时间，要把红花会的情报系统改造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陈家洛并未责怪。“尤其是那些手上握有兵权的人，作为重点目标十二个时辰不能断人，若有异常立刻回报！”

“是！”，众人齐声应道，分舵舵主试探着发问，“总舵主，到底出了什么事？咱们出了盯着他

们又该如何应对？”

陈家洛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直到他畏惧的低下头去才说道，“此事事关重大。若有泄露必将遭受雷霆之灾，为了众兄弟的安危着想，还是不知道的好！咱们红花会在京城势力不强无力掺和到这件大事中去，还是作壁上观吧！”

待众人退去之后，陈家洛一边用折扇敲打手心一边琢磨着近期京中局势的变化，如今有实力派庄亲王领头，定能给乾隆造成极大的麻烦，但是万一庄亲王等人政变成功马上拥立一位新君也不符合红花会的利益。还是得略微提醒下乾隆比较好，可是现在时间是不是有些早了？陈家洛当下打定主意。等庄亲王手上握有一定兵力的时候再把消息透露出去。

可是和亲王哪里怎么办？就这样放弃了实在不甘心啊！要不再去他府上几次看看？听到屋外传来的梆子声，现在才刚到亥时，时间还早，陈家洛立刻换上夜行衣往和亲王府行去。到了府中，还是老地方，但今日王府里没了那些办丧事的人。显得格外清静。避开巡夜的护卫倒挂在房梁上将窗户纸捅开一个小洞，右眼贴着小洞望了进去，只见灯光昏暗的屋内只有弘昼和一名佝偻着腰的老太监在轻声

说着什么。

陈家洛屏声静气将内力运到耳朵上细细倾听，只停在那老太监说道，“王爷。今日庄亲王和裕亲王聊了许久，后来十四爷家的弘明也进去了；裕亲王出来后面色煞白，似乎是受了什么惊吓！回到府中就把自己关进书房里，连晚饭都没吃。”

卧槽，这人比红花会的情报人员给力多了！没想到弘昼府上还有这种深藏不露的势力？接着弘昼又问，“他们谈了什么可打听出来了？”

“奴才无用，裕亲王进去密谈之时屋内所有的下人都被赶出来了，故而未能打听出来。”，老太监尖声细气的答道，“不过据说庄亲王是在弘明上门拜访后几天才突然病重的，想来此事和弘明脱不了干系。”

“弘明？”，弘昼把这么名字重复了一遍，“我记得过年时这弘明突然去给郑亲王拜年，事后出来活动的次数就慢慢多了；但是在理亲王死后又缩了回去，这些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竟然又出来了？”

这哪像是一个疯子的思维模式啊！记忆力超常、思维逻辑缜密！这货绝对是个阴谋家啊！自己果然没有白看重这个家伙！激动之下陈家洛的呼吸

粗重了几分，那老太监立刻回过头来之间手中白光一闪，一枚暗器直奔陈家洛的面门，等暗器快要及体之时那老太监才喊了一声，“谁在外面？”

高手啊！就刚才那点动静无尘道长都不一定发现的了，看他暗器出手的速度比赵半山也满不了多少，此人武功当在白振之上！电光火石之间陈家洛侧身一扭避开暗器，同时从怀中摸出飞刀甩了进去，“哈哈，我是来给和亲王送大礼的！还望和亲王笑纳！”。

那老太监伸出右手中指和食指轻轻一捏就将飞刀捏在手中，同时纵身而出，等他到门外之时早就不见了陈家洛的影子。

回来后老太监跪倒在地，“老奴无能，让那贼人跑了！”

弘昼脸色顿时变得铁青，要是自己刚才的话被别人听去，自己多年装疯卖傻隐藏起来的面目就要暴露了！但弘昼毕竟不是一般人，硬是将这口气忍了下去，“那贼人留下了什么东西？呈上来给本王看看！”

第一百八十九章爱新觉罗在行动6

陈家洛给他准备的自然是乾隆身世的秘密和庄亲王与弘明这几天在商议的事项，弘昼仔细的看过后将纸张撕碎吞到肚子里，“起码目前看来此人是友非敌，上面把庄亲王最近行事反常的原因说了出来，海公公可曾看出此人武功的来路？”

那海公公摇摇头，“此人方才避让老奴打出的铁莲子，掷出飞刀再飞身退去一连用了三门不同的武功，但细细想来却又和这些门派的功法略有出入，老奴一时想不起江湖中有哪位高手和他有类似之处。”

弘昼闻言沉默片刻后挥挥手，海公公悄无声息的退了出去。待他走后弘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踱着步子在屋内转来转去，自言自语道，“看来小时候听的传闻果然是真的，眼下既然庄亲王都知道了这一秘密，那个贱种看来在宝座上坐不了多久了！”，一想到乾隆被废后皇位的归属弘昼久不起波澜的内心开始翻腾起来，若论和先帝的亲疏关系，自己当是皇位的不二人选啊！但前提是他得得到庄亲王等实力派的认可才行，可是自己装疯卖傻多年和这些亲戚平日里没什么来往，该找个什么借

口和庄亲王接触呢？弘昼陷入了深思。

又过了几日，庄亲王的身子似乎好了些，借口京中吵闹，带着几名亲信下人往城外行去，对外的理由是去城外的庄子上静养。若是有熟悉的人看见这一行人会惊讶的发现弘明和裕亲王的爱子竟然同在队伍中。

“十六叔，出城了！没人注意到咱们！”，从城门出来又走了几里地，路两边的行人渐渐稀少起来，弘明敲了敲车窗说道。

“嗯，还是谨慎些。切勿放松警惕，庄子上的人已经提前安排好了，都是打小跟着我家的老包衣了！等到了庄上咱们得好好议一议！”，允禄说完看了看跟着弘明身后的裕亲王世子亮焕，“你爹既然把事情都给你说了，你也得好好思量思量。莫要堕了宪王爷的威名！”，宪是裕亲王这一系老祖宗福全的谥号，福全是顺治的次子，康熙的异母兄长，曾任抚远大将军，在征讨噶尔丹的战事中立下大功，是宗室中赫赫有名的大将。

“侄儿记得！”，广禄位高权重出来目标太大，于是只好安排了自己的爱子出马。出来之前自然对亮焕说明了一切、

又行了数里地，前方出现两名带着斗笠的老

者，见到大队人马不退反进，眼看着就到了庄亲王队伍前，弘明看着两人行为诡秘不由得心头一紧，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忙快走两步来到队伍前方，“来者何人，见了庄亲王的车队还不避开！”。说话的同时背在身后的右手比了两个手势，亮焕见了手势立刻握紧了刀柄。

“弘明哥哥。不认识兄弟我了么？”，领头的老者见到弘明出来伸出右手取下斗笠，将整个面庞露了出来，正是和亲王弘昼。

见到他弘明的紧张更盛三分，挤出一丝笑容问道，“和亲王今日怎么不在府中。跑到这荒郊野外的来干什么？”，说话的同时心思转的飞快，怎么今天这位神神叨叨的兄弟出现在这里，死两个路人没关系，要是死个王爷事情就大了！

弘昼好像没看到亮焕等人手中紧握的刀柄一般。笑呵呵的说道，“弘明哥哥为什么而来，我就是为什么而来。”

“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弘明的脸色顿时冷了下来，自己行事机密怎么会让他得到消息呢？

这时候允禄也从马车里钻了出来，厉声喝道，“老五，你今天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若不说个

清楚就别怪叔父狠心了！”，说完一挥手，众随从将他二人紧紧的围到中间。

“皇阿玛的诏书上可也有我的名字！叔父是为了咱们爱新觉罗家，侄儿自然不肯落于人后，此次前来是想助叔父一臂之力！”，尽管身陷重围，弘昼仍然面色不改的侃侃而谈。

“你都知道了什么？”，听他这么说允禄迟疑了片刻，把目光转向弘明，弘明立刻连连摇头示意自己并未联系这位王爷。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叔父不妨带小侄去您庄上，咱们再细细的说。”，弘昼抖了抖袖子，表明自己并未携带兵器，“小侄就两个人，叔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么？”

允禄到底是领过兵的人，行事果断，“那成，你二人先到队伍里面，等到了庄子上咱们再好好说道说道，若是锅入贤侄所说，叔父保你无事。”，言下之意是若是说得不好，他就不用想回京了。

于是队伍里有多了两个人，对此心里最不舒服的就是弘明了，论身份自己是胤祯的儿子，弘昼是雍正的儿子，人家的血脉可比他要尊贵一些，要是到时候成了大事，这皇位按道理也该弘昼去坐，这可如何是好啊！

到了庄内，允禄将弘昼领入密室，配坐的只有弘明和亮焕二人，其他的下人都被赶得远远的。一番长谈下来，弘明的脸色越来越黑，自己不仅血脉比不过弘昼，就连才华也和他差的好远。弘昼不仅三言两语就打消了允禄的戒备，还将京内各个王府家的情况细细说了一遍，哪家王府手上握有兵权、哪家宫里有人、哪家和乾隆又怨、哪家可以拉拢、哪家必须提防等等说的清清楚楚。

允禄拍着桌子赞道，“往日里本王看侄儿行事异于常人，对侄儿有些不满，今日一说话才知道侄儿真乃卧龙之才也！有了侄儿的帮忙，何愁大事不成啊！”

“让叔父见笑了，侄儿也是身不由己啊，我那弘时哥哥死的可怜，我若不是装疯卖傻恐怕也活不到现在。”，弘时是乾隆的异母哥哥，因和乾隆争夺皇位被赐死。

哀叹了一番弘时之后，弘昼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如今事情的关键在太后身上，若是太后肯拿出遗诏，那么咱们就可立于不败之地！”

ps：感谢我烦起昵称、暗夜之花影、我是后宫党的打赏。

第一百九十章爱新觉罗在行动7

允禄思索片刻后摇摇头道，“哪位的身世太后早就知道，但她和钮钴禄家的富贵全寄托在宝座上的哪位身上；除非哪位惹下泼天的乱子，不然太后是不可能拿出遗诏的！”

“可是如今那陈家洛在外召集奇人异士密谋造反，这兄弟二人里应外合我爱新觉罗的江山危矣！”，此间的道理依照弘昼的智商完全没有理由想不到，但他出于自己的考虑还是说了出来，因为不排除太后拿出遗诏的可能就没办法进行下一个计划。

“些许草莽之士能成什么气候？”，允禄对所谓的江湖帮派不屑一顾，“不过是些癣疥之疾罢了，以此为借口是说服不了太后的！”

“那可如何是好？”，弘昼心中早有计划，但他还是装作无知的问道。

“哼！”，经过这几日的酝酿，允禄心中对宝座上的哪位早已没了敬意，手指敲敲桌子说道，“和亲王难道没听过信陵君故事么？”

“信陵君窃符救赵？”，弘明好容易找到了插话的机会，允禄所说的是史记中记载的一段典故，

秦昭王时秦军大败赵国，平原君派人向魏国求救，魏王不敢出兵，于是信陵君利用魏王后宫中的没人偷出兵符调兵救了赵国，“王爷的意思是咱们找人把遗诏偷出来？”

“嗯！既然她不肯拿出来，那咱们就自己去取！”，允禄转过头来看着弘昼，“和亲王，如今咱们这些人里只有你在宫里有人，探明遗诏下落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如何？待到查清楚遗诏的下落，咱们再想办法把它取出来！”

弘昼的母亲在雍正死后被尊为皇考裕贵妃，如今仍然生活在大内之中。他们这些外臣进入后宫不方便，但裕贵妃就容易得多。允禄并未说让她直接偷出遗诏，一来是担心她行事不密造成意外，二来是遗诏掌握在谁手里，谁在日后的发言权就最大，他为了自己的富贵着想也不愿意遗诏落在弘昼手里。

“十一月就是母妃七十大寿。侄儿可借着筹备寿宴之名进宫探望，此事就交给侄儿去办好了！”，弘昼拍着胸脯说道，但查明遗诏下落后该怎么办他却没说，想必是另有打算。

“遗诏的事情急不来，就有劳侄儿小心打听。这历来谋划大事都离不开兵权，这个咱们得好好商

议一番！弘昼，你有什么主意？”，弘昼刚开始的那些分析深得允禄欣赏。在这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也想听听他的意见。

“如今京城里的兵力分为内外两层，宫城之外是京营八旗，正黄旗、镶黄旗居北，正白旗、镶白旗居东，正红旗、镶红旗居西，正蓝旗、镶蓝旗居南。镶黄满蒙汉各三旗安置在安定门内，镶白旗安置在东直门内，正蓝旗安置在崇文门内。正黄旗安置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安置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安置在阜成门内，镶蓝旗安置在宣武门内。领侍卫内大臣统领侍卫，掌管皇帝身边的侍从和守卫；由各旗子弟组建的诸营骁骑营、护军营、前锋营协作承担宿卫、清跸、宫门启闭和皇城夜巡之职；内务府三旗也选拔兵丁编为本府前锋、护军、骁骑三营，分掌内廷与御苑的守卫。另有步军营掌管京城九门的守卫与治安；巡捕营掌管北京城区外围的治安。火器营、健锐营，驻扎在京外备战；虎枪营、善扑营、上虞备用处等掌管随侍皇帝游猎。”，弘昼先是把京城中的兵力分布细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东西自从他决定装疯卖傻的时候都记在心里，无时不刻不想着有一天能用上。

“弘昼哥哥实在了不起，我日日帮着阿玛带兵

都不记得这么多，没想到弘昼哥哥不怎么出府都弄得这么清楚！”，亮焕心直口快。脱口赞道。

弘明闻言心中的抑郁又多了几分，允禄也不为人察觉的抖了抖眉毛，借着喝茶掩饰自己的异色，放下茶杯后才问道，“和亲王好记性，那依你的意思咱们该从哪些人马下手？”

“这大内侍卫历来都从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中选出，叔父和都裕亲王都曾当过正黄旗都统，想必在侍卫之中有旧部，将来大事一发必定在宫中决胜，到时候咱们宫中得有人接应啊！”，弘昼说道，心中深恨自己手上没有兵权，“另外如今的九门提督托恩多当年曾在裕亲王麾下效力，此人亦可争取；前锋营都统某某的老婆曾经被哪位睡了，他心中早有怨气，想必容易拉拢；骁骑营中……护军营中……”

弘昼口不停歇一连说了十来个名字，都是手握兵权，要么和在座的有旧，要么对今上多有怨气，要么家中长辈名列遗诏可以争取。“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还请叔父和二位兄弟细细筛选一番，务必要找到可靠的人！”，弘昼最后叮嘱道！

在脑子里把这十来个名字细细过了一遍，允禄才稍微松了一口气，这些人中有三成是自己有把握

拿下的，广禄也能拉拢一二人，剩下的大多也都可以通过关系间接拉拢，而和弘昼有关系的竟然连一个都没有。满人笃信谁拳头大谁说了算，故而他对弘昼的戒备略略松懈了些。四人商议一番从这些人中选出一名侍卫统领，一名前锋营副都统，连带着九门提督托恩多作为重点联系人员，其中侍卫统领和哪位被绿了的副都统由允禄负责，托恩多由广禄负责；弘昼入宫去打探遗诏下落，弘明去联系其他满人贵族。

　　确定了联系方式后允禄仍然留在庄外，不停的派出亲信去上述人家拜访，弘昼等三人则改头换面分开三路由三座不同的城门回京开始准备忙活自己的事情。他们没注意到的是他们的身后都远远的跟着几位红花会的会众。

　　为了大清的万年江山，为了爱新觉罗家的皇位不被外人窃取，为了尊贵的皇室血脉不被玷污，诸位爱新觉罗家的优秀子孙们开始了打倒伪君、恢复正统江山的行动！

　　注：木有查到现在的九门提督是谁，只好用后来的代替。

第一百九十一章幸运的褚圆

“若是打听出遗诏的下落，你能否把它取出来？”，和亲王府内，仍然是弘昼和那老太监二人。

“太后身边的高手中武功最高的不过是迟玄，老奴三十年前和他交过手，就凭他们那些人还拦不住老奴！”，海公公说道武功时露出一丝傲气。

“如此就好。”，弘昼闻言点点头叹道，“可惜我这二十年都在装疯卖傻，手上缺少带兵之人啊！就算大事有成恐怕这皇位还得落到庄亲王手中！”

“王爷！先帝如今还在世的血脉就只有您和六阿哥，六阿哥早已过继给果亲王袭了果郡王的爵位，没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这皇位除了您还有谁有资格坐上？”，海公公劝道，“况且遗诏上写着是八王议政，庄亲王本身势大，恐怕哪位王爷也不愿意他家登上皇位，您手上没兵权反倒不是坏事！”

“你说的虽然有理，但手上无兵这皇位终究坐不稳！”，弘昼紧锁的眉头依然没有展开。

“当年圣祖爷即位时也是如此，但终是诛了鳌拜收拢大权，如今这八位议政王爷中除了王爷您其

他的都是些庸才，王爷您只需登基后缓缓而图即可！”，海公公虽是一名太监，见识却不凡。

“嗯，如今有两件事要办，一是弄到遗诏，二是在弘历跟前埋颗钉子！”，弘昼到底是枭雄之才，略一颓废就警醒过来，“我明日就进宫去拜见母妃，你去打听下看看弘历身边有哪些人可以拉拢！”

褚圆最近日子过得很是逍遥，理郡王的死并未给他带来处分，事后过了些时间反而被皇帝以各种借口赏下银子；这些日子皇帝也不外出微服巡游，宫中自有大内侍卫伺候，他们这些人的假期也多了起来。纷纷轮流出宫快活。

这一日他正在酒楼上喝酒，等到据说是用从樊哙哪里传下来的古法炖成的狗肉端上来后，褚圆咬了一口，随即皱起了眉头，这可比当年自己和师兄弟们在少林后山自己烤的味道比起来差多了啊！褚圆没读过多少书，自然不知道朱元璋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典故。只觉得是上了店家的当。还好他知道京城水深，如此大的酒楼背后至少站着一位贝勒，也不敢闹事，只好郁闷的一杯接一杯灌酒。

一直喝到深夜，有了六七分酒意，褚圆才摇摇晃晃的下楼打算八大胡同为那些可怜的女子传授佛

法、开开光。过了两天大街，穿过一条幽暗的胡同，耳边突然传来女子呼救的声音，“快来人哪！救命哪！”

这声音中透出三分惊恐、三分娇弱、三分清纯更有一份不甘。这让他想起了当初和师父下山收租子时哪位被师父和师叔拖进屋内的牧羊女，那时候自己大概才十五吧？那位牧羊女经常在他下山打水的路上出现，每次自己见了她都害羞的低下头去，可惜事后她就咬舌自尽，自己的初恋尚未开始就这么夭折了。

我现在的武功忙，就算是师父和师叔加起来也打不过，这声音重新唤起了褚圆的初恋回忆，他大喝一声。“小娘子莫慌，我这就来救你！”。叫完循着声音的方向跃上墙头翻进旁边的院子中。只见西侧的厢房中灯光忽明忽暗，里面传来女子被捂住嘴的呜呜声。

褚圆立刻飞身过去撞开窗户钻进屋内，落地之时也顺势抽出要见宝剑一个夜战八方护住全身，再定睛看去，只见一个黑衣蒙面的男子正把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姐按在床上，一手捂住她的嘴吧一手撕扯她的衣服。

那位小姐样貌可人。双目含泪，手足无力的挣

扎着。哪位牧羊女的面容再次浮现在褚圆脑海中，他飞身过去一把拉住黑衣人的胳膊，“淫贼受死！”

那黑衣人也不答话，回身就是一掌。掌势来得凶猛，褚圆心中一惊连忙转身避了开来，那黑衣人见他身手灵活，当下也不纠缠从被褚圆撞开的窗户一跃而出。褚圆正准备追上去，只听见那位小姐娇声喊道，“大侠还请留步。”

褚圆回过头来，只见那名女子双颊微红，衣衫凌乱，露出白花花的一片胸脯来；褚圆本来就是犯了清规才被逐出少林，眼见如此诱人的情景哪还忍得住，不由得咽下一口唾沫，支支吾吾的问道，“敢问小姐有何吩咐？”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若非大侠相救，小女子...小女子恐怕没脸活在这世上了！”，那名小姐撑着半坐起来行了一礼，这一动却是让胸口的春光更盛三分。

褚圆眼睛一转上前两步，假借搀扶顺手握住了小姐那玉雕粉琢一般的皓腕，空中说道，“我辈武林中人，行侠仗义乃是本分，小姐无需道谢。”

“那淫贼该不会再回来吧！”，小姐望着黑洞洞的窗口问道，突然又是一声惊呼，身子往褚圆这

里靠了几分。

“小姐放心，有我在那贼人不敢回来。”，被这柔软的身子一贴，褚圆的心跳又快了几分，他往日里勾兑的女人不是江湖中的**就是青楼中的娼妇，想这种大家小姐的滋味还从未尝过。

“如此多谢这位大侠了！”，小姐此时似乎也发现自己的举止有些不妥，当下往后缩了缩，用被子盖住自己。

“男女有别，我这就出去守在小姐屋外，待天亮再离开，小姐请放心安歇！”，褚圆嘴上说的好听，脚下却像生了根一般一动也不动。

“啊！胸口好疼，那贼人下手太重了，小女子好像受伤了！”，此时耳边传来天籁一般的声音。

莫非今日该我走桃花运？褚圆立刻回过头来，如电光火石般掀开了小姐的被子，“哪里疼？我帮你看看！”

小姐伸出玉手拉着他粗糙的大手按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媚眼如丝的望着褚圆，“大侠，人家这里好疼！”

刚感受到那圆润柔软的触感，还来不及有下一个动作，只听嗵的一声巨响，厢房的门被撞开了，门外火把无数，好几个声音同时大喊，“抓淫贼

啊！”

ps：感谢帝王就是我、微明执政官的月票，感谢fyxxl的打赏。

第一百九十二章屈服

　　上当了！褚圆满肚的酒气顿时化为冷汗冒了出来，心中懊悔不已，自己今日是怎么了竟然连这种小伎俩都会中计；当下顾不得多想，在人缝中瞅见个空挡窜了出去，右手使出达摩剑法逼退围上来的众人，几步赶到围墙边就打算上墙逃走。

　　“朋友，留下吧！”，眼看着就要逃出去了，褚圆背后袭来一阵劲风，同时一个尖细的声音说道。

　　糟了，是高手！褚圆心中一惊连忙使出压箱底的功夫长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向后方，但此刻酒精发挥了作用，没过几招褚圆的要穴却被接连点中。“先带到柴房审问一番，等问出供词明日一早就交到顺天府去！”，那个尖细的声音吩咐道。

　　“我刚才真是来救人的啊！我是在外面听见这位姑娘呼救才进来的啊！”，还好那名高手没有点褚圆的哑穴，他连忙辩解道，“刚才那贼人已经被我打跑了，不信你们去问哪位姑娘啊！”

　　“哼，我们家小姐已经说了，就是你干的！还想抵赖？”，褚圆后背有重重的挨了几拳，“待会到了柴房我们再好好伺候你！想必你这贼人也祸害

了不少姑娘了，今日先斩了你的是非根再说！”，说着夹着褚圆的俩人不怀好意的看了看他的裆部。

褚圆顿时菊花一紧，这玩意儿要是没了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当下也顾不得名声受损，连忙报出自己的身份，“我是大内侍卫！谁敢动我！小心你们的狗命！”

“大内侍卫？”，夹着他的两人对视一眼，都在彼此眼中看到了惊讶的神色，但片刻后就化为嘲讽。又是两脚踹在褚圆的腿上，“孙子，你要是大内侍卫爷就是大内总管！”

“呦呵，当大内总管可是要把那玩意儿切了去的，你小子那话儿还在么？”，一旁有人刚调笑了句似乎觉得有些不合适。忙小心翼翼的瞥了一眼哪位刚才拿下褚圆的高手，讪讪的闭上了嘴巴。

“我真是大内侍卫啊！不信你摸摸我衣服，我怀里可还揣着出入大内的腰牌啊！”，褚圆赶紧分辨道，要是等明天到了顺天府才拿出腰牌，自己这大内侍卫也该当到头了。

“慢着！”，那尖细的声音再次发话，“你俩摸摸他身上看看有些什么？”

“是！”，此人似乎是颇具威望。话音刚落就有俩人上前熟练地摸了起来。

摸到褚圆怀里的时候那人的手明显顿了顿，转眼看向哪位高手，见他并无反应咬着牙把腰牌取了出来，刚看了一眼他就脸色大变，忙飞奔到高手跟前把腰牌递了过去，“老总管您请看，似乎是真的！”

被称为老总管的那人接过腰牌颠了颠，冷笑两声。“就算是真的又如何？区区一个大内侍卫就能欺负到咱们府上来？”，尽管话是这么说。但老总管还是更改了原先的计划，“都散了吧，你们两个把他带到我房中去，我亲自来审问他！”

这家人是什么来路？竟然不把大内侍卫放到眼里？褚圆本来略微放下的心又重新吊了起来，等到了老总管屋内他才发现这位似乎是个太监！这下褚圆顿时觉得浑身冰冷，府中有资格用太监。这可不是一般人家！

“你们俩先退下去吧！”，老总管坐下后挥挥手道。

“是！”，看来那俩人对老总管的武艺非常放心，随手把褚圆扔到地上就退出房门，临走之时还顺手关上了门。

那老总管任由褚圆躺在地上。先是慢条斯理的泡了一壶茶，然后才一边拨弄着茶盖一边问

道，“看你使得是达摩剑法，你是少林弟子？”。

一听此言褚圆心中的挫败感更盛，自己家的武艺被人摸得一清二楚，人家的武艺门路自己却没看出来，运起内力冲了两次穴位却一无所获，褚圆气馁的问道，“敢问阁下是哪门哪派的前辈，也好让晚辈知道是栽在谁的手里！”

“我并非武林中人，这就不必问了！宫中擅长达摩剑法的高手似乎只有一个，你是褚圆吧？”，老总管摆摆手，接着发问，“你可知道你今日试图强迫的是哪家的格格？”

刚听到老总管叫出自己的名字，褚圆脑中如遭雷劈，又听见他嘴里说出格格两个字就更后悔了，莫非这位还是满人家的姑娘？当下垂头丧气的说道，“前辈，我今日真是听到呼救声来救人的啊！”

“呵呵，我循声而来的时候只看到你，你让我如何肯相信？”，老总管干笑两声，“好叫你死个明白，方才那位姑娘是和亲王新认的干格格！”

死定了！就算和亲王如今不得势，但人家怎么说都是王爷啊！弄死自己就像是碾死一只蚂蚁般容易，褚圆两眼一黑差点晕了过去。

“会写字吧？”，老总管颤颤巍巍的站了起

来，取出纸笔扔到地上，“你先写个服罪的文书，我可以请王爷开恩留你个全尸！”，说完脚尖在褚圆腰间踢了两脚，他的上半身重新恢复了知觉！

褚圆匍匐在地连连叩头，“老总管，我真不是淫贼啊！还请您再去问问格格啊！”

“你当年就是犯了清规才被逐出少林的，你这话让我如何相信？”，老总管眼神一变，“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写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褚圆还打算抗下去，但老总管脚尖再次轻点，褚圆浑身上下顿时又痛又痒，在地上翻来滚去哀嚎半天之后老总管才暂时止住了她的痛苦，“我这套功法共有九层，这还是第一层，你莫不是想挨个试试？”

痛苦过后褚圆也算想明白了，眼睛直勾勾的看着老总管问道，“阁下还请明示，如何才能放我一条生路！”

“哈哈，果然是聪明人！难怪少林被灭之后你倒是越混越好了！”，老总管击掌赞道，然后慢慢的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第二天褚圆被老总管送出府外，“认罪的文书我已经收好了，你服下的毒药我每个月都会给你送去解药，你只要安心为王爷办事，日后亏待不了

你！”

第一百九十三章随便的时代

褚圆竟然一大早从和亲王府出来，莫非这家伙已经被收买了不成？这和亲王果然有两下子啊！茶楼之中陈家洛一边听着周围茶客的高谈阔论一边琢磨着。眼下诸位宗室都已经开始串联，皇宫之内又埋下了内线，自己要不要去提醒下哪位便宜哥哥呢？要是这些宗室突然发难把他拿下就有些不好玩了啊！

时间还有些早，思索片刻后陈家洛否决了这一计划，现在时间还稍微有些早，那些宗室尚未掌握兵权，和乾隆相比他们的实力过于孱弱，再过一段时间等他们有了反抗之力再说。站在红花会的立场上来看，皇帝和宗室双方谁胜谁负都不好，弄得他们两败俱伤才是对红花会最有利的局面。不过这段时间可得盯紧了，若是时机掌握不当可就不好了。现下京中的人手还有些紧张，得通知四嫂让她调集一些得力的人手来京城！

思前想后把思路理顺了，茶馆里有没什么新闻，陈家洛让下块碎银子摇着折扇悠哉悠哉的出了茶楼。刚来到大街上陈家洛就捂住了鼻子，都特么的说京城繁华，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拥挤到一座城

市里，我大清又不像大宋那样懂得城市规划，街上人屎马尿味、汗臭味、熏香味等混在一起让人闻之欲吐。麻痹，等劳资拿下京城第一件事就是组建城管，看见谁随地大小便先打一顿再说！

　　如今时间尚早，是不是先去皇城边晃悠晃悠？免得自己将来有事要进皇宫找不到路！稍一思索陈家洛转身往皇城的方向走去！

　　“师兄！你别老跟着我成不？这些女儿家买胭脂水粉的地方你进来干什么？”，突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陈家洛回过头一看，正好看见马春花气鼓鼓的从一家胭脂水粉店出来，身后是正在不住赔小心的徐铮。

　　额。她怎么也在京城？莫不是飞马镖局又走镖来了？眼下自己还要忙着会里的事儿，要是被她缠上了可不好！陈家洛正准备回身避开，哪知道似乎是心有灵犀一般，马春花也朝他这边看过来，俩人的视线对个正着。

　　“咿！罗先生！”，马春花惊喜的喊了一声。连忙快步往陈家洛这边走过来，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叫着，“罗先生请留步！”

　　得，这下想走也揍不了了！陈家洛收回脚步笑着拱拱手，“原来是飞马镖局的徐少侠和马姑娘

啊！没想到在京城又见到二位，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说话间马春花已经到了陈家洛面前，先是羞涩的低了下头，然后重新抬起头来说道，“昨日和爹爹押镖到了京城。今日好容易闲下来四处走走，没想到就碰到罗先生了！”，说完眼角不经意的扫过徐铮，心中暗暗郁闷，要是今日没他跟着自己就好了。

“想必有马总镖头和徐少侠在，此次走镖一定很顺利吧！”，陈家洛不经意的捧了徐铮一下，看他的眼中都快冒出火了。若是一时冲动在大街上闹起来可就不好了。

“那是当然！直隶、山东一带，谁不知道我师父百胜神拳马行空的威名？些许小贼哪敢招惹咱们飞马镖局！”。徐铮摆着胸脯大声说道，引得周围的人不住侧目。

“嗤，百胜神拳，好大的名头啊！”，一旁两名挂着腰刀的武人笑道，见徐铮瞪过来对方也不甘示弱的瞪了回去。“小子！看什么看？”

我靠，这不是你瞅啥，瞅你咋滴的剧情么！陈家洛连忙拉着徐铮走到一边，“来来来，许久不见徐少侠。甚是想念，街上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找

个地方边喝边聊！”，照徐铮的性子再在街上待下去恐怕就要干起来了，还是赶紧拉开的好。

徐铮还待反驳，马春花先说话了，“师兄，出门时爹爹可是再三叮嘱你不许和人打架！咱们还是先走吧！”，对自己这个师妹徐铮可是言听计从，当下不再挣扎，跟着陈家洛一起过了两条街到了一家清净的酒楼。

大鱼大肉的点上，又要了一坛酒，陈家洛问道，“二位这是从哪里来？”

“咱们从沧州押镖过来，有位沧州的财主要进京帮儿子捐官，雇了咱们护卫！”，徐铮大大咧咧的说道。

马春花自从坐下之后眼睛几乎就没离开过陈家洛，柔声道，“罗先生这又是从哪里来？严少爷上次会试可是高中了？”

“嗯，我家少爷侥幸得中，现在在福建当知县，在下此次进京是为了帮少爷送些公文。”，陈家洛含含糊糊的说道。

“福建啊！”，马春花眼中的光彩黯淡了些，此去福建千里迢迢，自己以后在想见到这位罗先生可不容易！

“哼，怕是来送钱的吧！”，徐铮看到马春花

面上那从未给自己露出过的温柔，不由得冷哼一声。

哎，看在你那么可怜的份上我就不和你计较了！陈家洛点点头，“正是福建，马总镖头若是想走南边这条线，我家少爷倒是能给些方便。”

马春花苦笑一声，“多谢罗先生好意，我家镖局摊子小，能维持如今的局面已不容易，恐怕无力去南边了。”

陈家洛也就随口这么一说，见她推辞随即岔开了话题，问起她行镖过程中的事情来，马春花眉飞色舞的讲个不停，徐铮则郁闷的一口接一口的灌着酒。

酒过三分天色转暗，见他俩都吃的差不多了，陈家洛起身道，“时候不早了，在下晚上还要去给少爷办事，就不陪二位了！”

“不敢耽误罗先生的大事，我和爹爹就住在城东的四...四海客栈，罗先生有空不妨去走走！”，说起四海客栈的时候马春花略微有些尴尬，那地方住的都是粗汉子，让罗先生这样风度翩翩的人过去似乎是唐突了他。

结完账帮他俩叫了一辆马车，陈家洛转身往红花会分舵走去，心中暗想这妹子长得倒也不错，若

是自己愿意晚上去四海客栈敲敲窗户肯定能拿下了！可惜啊，这个时代女人太随便了，只要是上个床就非得寻死腻活的嫁给你！不然的话和她发生点什么倒也不错。

ps：感谢sunblade、边走边看boy、上高广苍穹、多面脸和判星的月票，感谢kxycw的打赏。

第一百九十四章告密

马春花的出现在陈家洛心中激起一片短暂的涟漪，但没过多久就被他抛到脑后，就连几天后他路过城东时也没去四海客栈。若是太平年间他自然不拒绝和这个漂亮的妹子发生点什么，可是如今京城被自己搅得无比混乱，削弱满清实力的计划是否能成功就在这几个月，他实在没有心情去谈什么儿女私情。

那些爱新觉罗的宗室在庄亲王允禄和和亲王弘昼的带领下不断进行私下串联，短短的一个多月就联系了几十号宗室近亲，起码有三个旗的兵力落在了这些人手中。听完京城分舵和情报部门的汇报后陈家洛独自呆在房中判断着局势。就目前庄亲王一方所掌握的兵力来看若是计划得当、行动迅速，很可能一举将乾隆拿下。

如今的关键就在遗诏上面，只记得原著中遗诏在太后手中，但具体藏在哪里可是想不起来了。陈家洛又翻出下属递上来的情报找出和太后相关的内容翻看起来，这些日子和亲王弘昼入宫的次数明显增多，对外的借口是为他的母亲裕贵妃筹办七十大寿，每次入宫后都停留了不短的时间。想必是想通

过后宫的关系打听遗诏的下落吧！若是让他们拿到这件东西手中就有了大义的名分，不然的话就算是兵变成功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这玩意儿要是落在他们手中杀伤力就太大了，但是要是留在太后手中的话被乾隆知道了肯定要想方设法销毁掉，这样也不好！若是能拿到自己手中就好了，一方面可以勒索乾隆，另一方面等时机合适拿出来公之于众就可以让朝廷大乱！但是皇宫毕竟是皇宫，自己的武功虽然不错，白振、褚圆、龙骏等人单对单谁都不是自己的对手。但有三五个围上来自己就要跪了！得调人进京了！

陈家洛发现现在的局势变化已经超出了自己能独力掌握的范畴，调谁进京好呢？骆冰掌管情报部门，她得过来替自己看好这一摊；假如要入宫盗取遗诏还得找几名高手，陈家洛挨个把红花会的武林高手数了一遍，无尘道长武功虽高但脾气暴躁，再加上他少了一只胳膊很容易被人看出来路；陆菲青手上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暂时走不开；黑白无常也和无尘道长一样外形有些惹眼。剩下的几位当家武功上却是差了一些，来了容易变成累赘。

不知道师傅方不方便过来啊？陈家洛想起自己的师傅袁士霄来，这位现在可以算得上是天下第一

高手，而且自己和师傅的关系密切，也不害怕他见了遗诏产生别的想法。既然人选选到了红花会之外，陈家洛又想到一位高手，若是自己邀请苗人凤的话，他也应该不会拒绝！有了新老两辈天下第一高手为伴，只要知道遗诏的下落。想必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既然决定了那就开始行动，陈家洛立刻手书两封密信，找了几名可靠的会众，分作两路快马加鞭分别往西北和湖南奔去！按照路程计算，自己师傅那里或许要一个多月，苗人凤要近一些，大概一二十天就能到了！时间放宽一些就按照两个月计算，两个月之后的话就是十一月裕贵妃七十大寿的日子了！嗯？一想到这里陈家洛脑中如电光火石般闪出一个念头。大寿之时太后和皇帝以及宗室各位王爷想必都会前往祝贺吧？如果是我谋划的话，这一天倒是个发动政变的好机会！

看来差不多就是这一天了！陈家洛一拍桌子。既然是裕贵妃的寿宴，那么地点自然应该放在裕贵妃的地盘，裕贵妃的亲信很容易掌握现场要地，外面有被庄亲王等收服的侍卫；此时太后宫中想必守备空虚，差遣一二名高手去太后哪里盗出遗诏，然后拿到宴会之上当场亮出遗诏。内外呼应之下乾隆

就没跑了！如今只有两个月了，不能再拖下去了！陈家洛当即下了决定，尽快把庄亲王谋逆的事情通知乾隆，再迟可就有些来不及了！可是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乾隆呢？琢磨了一阵儿，陈家洛和弘昼一样同样把目标放到了乾隆身边的大内侍卫身上。毕竟自己熟悉的除了和珅之外也就是这些人了！

　　白振不当值的时候就呆在家里，很少出去应酬，身为皇上身边的人，和外人接触多了总是不妥。他在京中的宅子距离皇城不远，为的是能随时入宫伺候；院子的面积么说不上很大但也不小，前后三进，后院和江湖中的那些大豪一般留有演武场，这天用过晚饭他和往常一样来到演武场中，一套三十六路大力鹰爪功打下来白振的额头微微冒汗。心中叹了一口气，哎，终究是有些老了，一套拳打下来竟然有些喘不上气，如今自己儿子已经有了着落，自己是不是该告老还乡了？这念头稍一生出又被他捻灭，自己在大内多年，皇家的阴私被他看了无数，难道还想回乡安度晚年？只要他告老的折子一上去，迎接自己的恐怕就会是一杯毒酒了！

　　再次叹了一口气，白振摇摇头打算回房休息。突然从围墙边的大树上传来击掌声，“呵呵，金钩

铁掌果然名不虚传！”

白振回头一看，一名黑衣人正站在树枝上，人被密密麻麻的树叶遮着，若不出声恐怕自己还发现不了。终究是老了啊，白振第二次感慨，不动声色的挪动脚步，“这位朋友，窥人武艺有些不厚道了吧？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吧！”

“哈哈，这大力鹰爪功也没什么稀奇的！”，黑衣人笑道，“不过某家此次来却不是想和您老过招，某家是送礼来的！姓白的，你敢不敢和我走一遭！”

说完黑衣人脚尖一点树枝腾身跃起落在围墙上，伸出手指对着白振勾了勾，然后纵身跳下围墙。白振冷哼一声立刻跟了上去，他虽然有些老了，胆气却未失，这黑衣人行为诡秘，定然有什么阴谋！

ps：最后一天了，还有剩下的月票砸过来吧

第一百九十五章应对

出了围墙只见那黑衣人远远地望着他，看到他跟出来这才转身钻进一条小巷，白振越追心里越觉得诡异，此人好像是要引着自己去什么地方一般，自己快他也快，自己慢他也慢，俩人之间的距离死死地保持在十丈左右。

一直跟着这黑衣人跑了半个时辰，他终于在一个院子外面停下了脚步，对着白振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后小声说道，“就是这里了！里面有两位你认识的人，咱们一起悄悄进去看看他们在聊什么？”

白振的好奇心被黑衣人勾了起来，既然到了地点，也不在乎多做一点，于是点点头跟着他悄无声息的落在了院内。黑衣人落脚的地方看来是早就选好了的，白振落下后发现自己身处一座花园之中，远远地望见前方二十来丈外的亭子中灯火通明，两名男子正在亭子中一边喝酒一边说着什么。伺候的下人都站在距离亭子很远的地方。

黑衣人对着白振招招手再指向亭子，弯下腰往前走了一段，躲在了假山后面，对白振指了指另外一座距离亭子更近的假山。等白振到了加上后面抬眼一看，顿时大吃一惊，亭子中的竟然是庄亲王允

禄，陪着他说话的不是正红旗的大内侍卫钮钴禄-马德么？从来没听人说起过他和庄亲王有什么关系，今天这俩人怎么坐到了一起？白振立刻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可惜隔得还是有些远了，那俩人说话又刻意压低了声音，就算他运足内力也听得不是很清楚，只依稀的听见，“弘历…侍卫换防…腰牌…”等词。

白振的汗毛顿时竖了起来，以他在大内行走多年的经验。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正在目睹的是一个大阴谋。这庄亲王竟然敢直呼陛下的名讳，还和大内侍卫打听宫中换防的情况！他想做什么简直是不言而喻！

白振还想继续听下去，可那个黑衣人却不答应了，伸手弹出一颗小石子落在了白振的脚下，在他看过来的时候比了个出去的手势。白振摇摇头示意自己还想留下，那黑衣人又拾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指了指花园中的池塘。意思是白振要是不走他就会把石头扔进池塘里。

白振狠狠瞪了黑衣人一眼，见他态度坚决只好退了出去。到了墙外白振连忙问道，“阁下究竟是谁，今日若不是阁下提醒，就要耽误大事了！还请阁下示明身份，在下自当为阁下请求封赏。”

“庄亲王密谋造反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据说他手里握有一个对皇上十分不利的大秘密！你身边的人里也已经有人被他收买了，我早些年受过他的馈赠，今日特为报答而来。封赏之事不用再提，你赶紧回去汇报吧！”，陈家洛心道，古琴和玉佩也算馈赠吧。

“大恩不言谢！”，白振知道此事事关紧急，也不敢在和陈家洛纠缠，深深施了一礼后说道，“阁下日后若是有事请只管来我家中。在下决不推辞！”

陈家洛不耐烦地挥挥手，“那来的这么多废话。赶紧走赶紧走！”，说完直接将手中的石头高高抛起，片刻后院中传来扑通一声，那块石头似乎是恰好落入了池塘之中，院子里立刻乱了起来，陈家洛做完这一切立刻三步两步隐入黑暗之中！

咳！若不是这一下自己日后还能经常来这里探听消息。但是被他这么一闹庄亲王恐怕要丢掉这个院子了！白振在京中多年，自然认得出这不是庄亲王的王府。当下顾不得多想，连忙朝皇宫的方向奔去。陈家洛远远的看着他的背影，心中想道，让你知道庄亲王要造反就够意思了。要是你知道的多了这一局游戏还怎么玩？

白振到了皇宫前忽然冷静下来，深夜入宫乃是大事，既然庄亲王连宫中的侍卫都联系上了，自己贸然入宫恐怕要打草惊蛇！不妥不妥。还是明日当值时在入宫比较好！接下来的一夜白振过得无比煎熬，一会儿想着自己报信迟了一步被庄亲王带人攻入大内，一会儿想着自己贸然入宫引起庄亲王警觉连夜逃出京城。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打开宫门他才顶着一双红通通的眼睛入了宫。

“白振，你今儿个是怎么了？”，乾隆看着他的眼睛好奇的问道。

“额，昨日得了消息，一位故人过世，小臣伤心过度，在陛下面前失仪了！小臣待会儿下了值就去内务府交议罪银去！”，白振立刻跪下请罪。

这番话说的乾隆极为开心，若是当臣子的时时刻刻都把议罪银放到心上，用不了多久自己就可以再去江南游历一番了！“算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朕今日就准你的假，你回家歇息去吧！”

“陛下！”，白振立刻叫了起来，这要是再回去可不知道要耽误多少事情，见乾隆不悦的看过来他连忙用眼神暗示乾隆，“国事为重，小臣还是等当值结束再回去吧！”

“嗯！”，乾隆阴沉沉的应了一声，转身进了

旁边的书房坐下，白振连忙跟了进去，乾隆挥挥手赶走伺候的太监宫女转身问道，“白振，你可是有事启奏？”

“是，陛下！”，白振不敢隐瞒，一五一十的把昨晚的事情说了一遍。

“你可看仔细了！那人真的是钮钴禄家的马德？”，乾隆立刻站了起来。

“小臣昨日仔仔细细的看过了，平日里小臣和马德经常照面，不会认错人的！”，白振跪在地上头也不敢抬，“哪位侠士说陛下与他有恩，此次是来报恩的，还说庄亲王手里握着一个对陛下很不利的大秘密！正准备密谋造反！”

大秘密！难道死了一个理亲王还不够么！乾隆的直觉告诉他庄亲王手里的或许就是自己身世的秘密。来不及细想外面传来太监的声音，“陛下，该上朝了！”

“今日罢朝！”，乾隆心乱之下脱口而出。

“陛下不可啊！”，白振连忙劝道。

乾隆也反映过来了，越是要紧越不能慌张，点头道，“白振你又立下大功了，你先留在这里，等下朝后你再把事情细细的说一遍！”

ps：感谢残心妖梦、smalljiao、tongx、

jaeew、fifty-se7en、青鸟轩居士、上高广苍穹、来往、端木秀的月票。八月咱们继续努力。

第一百九十六章反击

今天乾隆心中有事，在朝堂上三言两语应付完三五个大臣的启奏后就匆匆退朝了，回到殿中顾不上用膳就把白振叫了进去，“昨日除了庄亲王和马德，你还看到了那些人？”

“启禀陛下，昨晚议事的只有庄亲王和马德，但从他们的话里来看应该还有其他亲贵也参加了此事！”，白振昨晚还是听到了些东西，“还有，昨晚那人说小臣身边的人也有被庄亲王收买了的，小臣管教不力，还请陛下责罚！”

乾隆拳头握紧又松开，既然连庄亲王和马德都牵扯到谋逆当中，自己身边还有多少人可信任呢？眼下不是追究白振责任的时候，温声安慰道，“想来那些逆党已经谋划多日，既然连满人侍卫都被他收买了，那么你的属下出两个不肖之人也不稀奇！你下去后暗地里仔细查探一番，务必要把那人查出来！”

“是！小臣今天下去就查，保证将那罔顾君恩的东西抓出来！”，白振对那人也恨得牙痒痒的，若不是昨晚那人通报，自己还蒙在鼓里，等到将来对方发作，无论是否事成，自己都是全家抄斩的下

场！

“不急！待查明后悄悄盯紧他就是，切勿打草惊蛇！”，乾隆的政治经验颇为丰富，知道此人不过是个小卒子，杀了他对庄亲王造不成多大的损失，还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不如先放在那里，到时候或许会有妙用，“今晚你亲自去庄亲王府上偷偷查看一番，看看还有谁上门！”

“是...是！”，白振迟疑了片刻才答应下来，犹豫了一会儿解释道，“陛下。昨夜哪位临走时惊倒了庄亲王，恐怕...恐怕庄亲王早已有了防备，小臣...小臣此去不一定能探听到有用的消息！”

“哼...”，乾隆重重的哼了一声，摆摆手，“你先下去吧！今夜不用去庄亲王府了！找些可靠的人手把庄亲王一家和马德一家都盯紧了！一旦有事即刻回来汇报！”。宫内的侍卫、太监、宫女等也得细细的筛一遍，但这种事让白振去做就有些不合适了。

白振走后乾隆起身一边踱着步子一边想着庄亲王手上所握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能让他生出谋逆的决心呢？莫非是...乾隆立刻就想到那件自己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事，既然理郡王能知道，那么被庄亲王知道也不是不可能的！乾隆

立刻紧张起来，这件事情要是让那些亲王知道了，自己可就陷入大麻烦了！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查出庄亲王究竟笼络了那些人，手上又掌握了多少秘密。乾隆回到椅子上坐下，细细的回忆起庄亲王和马德的履历来。他担任过都统的那几个旗已经不可靠了，得尽快把那几个旗的大小官员动一动。马德身为大内侍卫，竟然勾结外人，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在宫中！想了半天乾隆的脑袋有些发胀，这种事情他连可以商量的人都找不到，全靠自己也是够累的。

若是查明了庄亲王谋逆的证据又该怎么办？赐死么？另外一个大难题又摆到了他的面前，他可不像雍正那么心狠手辣，自从上任以来都号称待臣子以宽厚。当然那些胡言乱语的读书人、不知好歹的汉人并不在宽厚对待的范围内。若是没有合适的借口，想杀掉庄亲王还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朕这个皇帝当的憋屈啊！乾隆第一次开始怀念先帝的行事方法来。

第二日白振回来禀报。“启禀陛下，小臣昨夜去了庄亲王府，庄亲王正在府中养病，并无其他异常！”，见乾隆面露不快他赶紧补充道，“小臣还特意查了查。庄亲王刚声称病重时有裕亲王广禄、多罗贝勒弘明、兵部尚书如松……等人前去拜访，尤

以裕亲王和弘明贝勒在府中待的时间最长！”

“裕亲王！弘明！”，这两个名字就好像两道响雷一般在乾隆耳边炸开，他们一位是康熙圣祖爷兄弟的后人，一位是十四叔的孩子。都是皇室近的不能再近的亲戚啊！竟然连他们都牵扯到谋逆之事里面了！而自己到今日才得知消息，这朝廷养这么多人都是吃干饭的么！乾隆心中涌起一阵悔意，早知道有如今这种事，自己当初就不应该为了面子把雍正给他留下的粘杆处丢到一边。若是有粘杆处在，那会落得现在这种局面？裕亲王手握兵权，当年雍正继位之时十四叔的身份就颇为尴尬，他的孩子跑出来莫不是要翻案不成？十四叔当初被封为大将军王，在军中威望颇高，这俩人牵扯进来也不知道军中成了什么局面！

“把这两人的府上也派人盯紧了！”，乾隆咬牙切齿的下了命令！“把这些日子去庄亲王府上拜访的人员名单给朕呈上来，朕到要好好看看，究竟有哪些不知好歹的东西要和朕贵不去！”

“是，陛下！小臣这就去办！”，白振双手将自己搜集到的名单送上，“小臣的属下这边已经开始查了，若有消息立刻给陛下汇报！”

“嗯。”，乾隆应了一声接着问道，“那天晚

上庄亲王可曾发现你的身份？”

“不曾，小臣出了庄亲王和马德议事的院子之后，庄亲王才被人惊醒的；庄亲王或许已经发现有人窥探，但绝不会知道是小臣！”，白振奏道。

起码现在是敌明我暗，乾隆稍微松了一口气，如此就好办的多，但这马德留在宫中终究不合适，思索了片刻后乾隆下令，“来人啊！拟旨！”，门外立刻有人进来跪在乾隆面前，他看了一眼来人一字一句的说道，“二等侍卫钮钴禄-马德、富察-于中、鄂娜海、都赖四人恪尽职守，特晋升为一等侍卫，今西北木卓伦为乱，正需勇武之人前往军中效力，命上述人等接旨后立刻前往西北阿桂军中效力，待大功告成之时朕不吝封赏！”，既然不好立即发落，那么就借着升官把他赶得远远的吧！为避免马德生疑，乾隆还特地找了三人陪绑。

ps：八月第一天，求月票、求订阅、求打赏。

第一百九十七章斗法

“奴才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马德恭恭敬敬的接下圣旨，起身后媚笑着递过一张银票过去问道，“有劳公公了，些许茶钱不成敬意，还望公公笑纳！”

那传旨的太监瞅见银票上的五百两三个字，早就笑的合不拢嘴了，笑嘻嘻的收下后说道，“恭喜大人了！大人此去西北必定能立下大功早日还京！”

“都是陛下的洪福！咱们做奴才的无以为报，只有到战场上奋力杀敌了！”，马德笑呵呵的应付了两句，说完话锋一转，“不知公公可否知道这次是哪位大人在陛下面前美言才让咱得了这天大的好处？”

“这咱家可就不清楚了！咱家不过是个伺候陛下的下人，这种军国大事又岂是我们这些做奴婢的能打听的？”，那太监眼神一变说道，乾隆对待大臣宽厚，对这些内宫的太监可是非常苛刻的！动辄就有人触犯了规矩被打死，他不敢乱说话。

马德也知道自己问的冒昧，连忙补充道，“呵呵，我也是高兴地发懵了，只是害怕找不到人道

谢，一时出言不慎，还望公公多多包涵！”

送走太监后马德即刻派人出去打听消息，很快就知道此次升职去西北的除了他之外还有三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德的思维陷入混乱，当日和庄亲王密议之时被人惊扰，当时就吓得他魂飞魄丧，今天又接到去西北的圣旨，这莫不是陛下知道了自己和庄亲王勾结，打算把自己远远地支开然后找个机会宰了自己？但如今扯上其他三人又算什么？是掩人耳目还是的确是升职？

别说马德一个粗人想不明白，就连弘昼也想不明白，自从前日庄亲王和马德议事被撞破后庄亲王这两天立刻缩了回去。联络满人亲贵的事情就落到弘昼头上，他听说马德接到升职前往西北军中的消息后立刻化装成送菜的混入马德府中，听马德说完他琢磨了一会儿才说道，“眼下还不能断定此事是好是坏！”

“那我该如何是好？是在京中拖一阵儿还是立刻上任？”，马德问道。

“决不能在京中拖下去！”，尽管可惜宫中少了一员内应。但目前他们还没准备好，任何能引起乾隆警觉地事情都不能做，弘昼连忙劝道，“无论如何说升职总是好事，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准备上

任，眼下咱们大清的精锐兵力可都在西北，你若是能得到阿桂的赏识，掌握一部分兵权，对咱们的大事将大有帮助！”。若是西北的陕甘绿营能为自己所用，哪怕是京中事败，自己也能有条退路！

“哎，那咱就去了！不过咱在京中这些家小还要拜托和亲王多多照看！”，马德拍着脑袋说道。

“这些请放心，将来起事之前本王必定会先把贵家眷送到城外，待事成之后再接回京城！”，这种收拢人心的手段弘昼自不会缺少。

从马德家出来弘昼回到自己府中慢慢的琢磨着这几日的变化。既然事情有被泄露的可能，那么自己这边也该加紧行动了！可惜庄亲王这些日子没办法出来活动。自己这边拉拢满族亲贵的效率恐怕要大大降低了！哼，既然我过得不舒服，那么也不能让弘历那贱种好过！

又过了几天，朝堂上关于红花会的奏折突然多了起来，都是催促朝廷早日行动将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捉拿归案的，言语中或多或少的都指出红花会的这位大头目就是已故大学士陈世倌的儿子。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乾隆收到奏折后叹道。若是真把陈家洛捉拿归案，那么下一步就该讨论是不是要剥夺陈世倌夫妇的封赏了！但这些奏折个个说

的冠冕堂皇、一副为我大清朝廷考虑的嘴脸，自己也不适合硬压下去！前几次还可以找借口把事情推到一边，但如今这么多人上书，刘统勋也早就回到京城。他要是又追着自己问该怎么办？乾隆感到一阵头疼，又考虑了两天只好不痛不痒的下了一封勒令追查陈家洛下落的奏折，暗地里对白振等亲信吩咐，眼下的关键是防备京中有人作乱，这件事只需要派俩人去应付下即可。

“哼！果然如此！那小儿果然不敢追查陈世倌的儿子！”，庄亲王收到消息后拍着桌子说道，“他不查，咱们派人去把那陈家洛抓回来，看他该如何发落！”

“王爷，此事不妥！”，弘昼摇摇头说道，他今天又假扮成了花匠，“侄儿也打听了下陈家洛，这红花会上上下下竟有数万人之多，咱们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抽出人手去查这件事难免落了下乘！”

“那你说该如何应对？”，庄亲王问道。

“当务之急是抓住京中的兵权，一方面继续派人上书催促让他无心他顾，另一方面如今西北和河南都有战乱，咱们刚好乘机上书，推荐那些乾隆亲信的将领领兵出征，把他在京中的人手支开，才好换咱们的人上位！等咱们拿下了京中的兵马，还怕

他有变不成？”　，对此弘昼早就想好了对策！

再接连派出三员亲信大将后乾隆也觉察到了不对，连忙从京外重新调来可靠地将领补充缺额，但这些人要理顺手下尚需要一段时间，他索性把庄亲王一系的人马也找借口赶出京去了几个，但这些人的缺额却还是落在了庄亲王一系人马的手中。

白振这些日子追查奸细的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经过一番探查他发现最近举止和往常有异的有五人，其中就有哪位倒霉的褚圆，这些人也被暗地里盯了起来。

就在乾隆和庄亲王两系人马斗得天昏地暗的时候，陈家洛一边四处洒出红花会的人马紧紧盯着经中的变化，一边等着苗人凤和袁士霄的到来。同时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办。这一日他改头换面来到京中某座声名远扬的酒楼之中，找了个角落坐下，安静的等着目标的到来。

ps：感谢背叛者之影和那一叶的枫情的月票。

第一百九十八章福公子

这家酒楼是京中的老字号，因为其格调高、菜品出色、伙计精干，出入之人非富即贵因此受到京中贵胄的热捧，陈家洛也是拿着和珅的名帖才能订到一个包间。

陈家洛一边细细品尝着酒楼的招牌菜，一边透过临街的窗户打量着进进出出的宾客！等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今日等候的目标终于到了，只见一行九人有老有少，衣饰都颇华贵，个个腰挺背直，豪健剽悍。只居中一位青年公子脸如冠玉，丰神俊朗，容止都雅，约莫二十岁年纪，身穿一件宝蓝色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帽子正中缝着一块寸许见方的美玉，相隔数丈，仍可看到那块美玉莹然生光，知道实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他这么随随便便地缝在帽上，也不怕失落，如此做派一看就是高门大户的子弟，最特别的是此人的面貌竟然和陈家洛有**分想象，若非熟人恐怕一时半会分辨不出来。

“福公子！您几位快里面请！天字第一号给您留着呢！”，门口守候的小二赶紧迎了上去，笑嘻嘻的将众人迎到楼内，那青年公子只是微微的点头就当应过了。

嗬，这福康安好大的做派啊！来人正是乾隆的便宜儿子，陈家洛的便宜侄儿福康安，他今日来就是为了仔细观察他的行为举止，好为以后假扮他做准备；虽然之前明瑞已经和他说了不少福康安的事情，但不曾近距离接触终归是隔了一层。

陈家洛和福康安的包间就隔了一面墙，这墙早就被他弄了一个小洞，见人上楼他立刻关好门窗，搬了把椅子坐到墙边，眼睛对准小洞偷窥起来。其他八人看样子要么是他府中的食客，要么是来求他办事的。众人进屋后把福康安推到上首，他也不推辞就施施然坐下；从进屋到点菜再到闲谈，她的言语动作无不透露出一股贵气，看来这世家子和其他人果然不一般啊！还好陈家洛从小也是在大学士府中长大的，虽说汉人家和满人家的礼仪有所不同，但学起来也并非困难。

“来来来。今日第一杯先恭喜福公子升任侍卫统领，福公子深受陛下宠信，真是羡煞我等啊！”，一名老者起身举杯道，福康安听完面色依旧如水，只是眼中略微透出一丝不快。

在座的都是人精，立刻有人起来补充道，“福公子无论武艺还是文采，在咱们满人年青一代里都是一等一的！能担任侍卫统领也是情理之中！”。

那老者这才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些映射福康安只是依靠乾隆的宠信才得以升官。并非凭借自身本事的意思，连忙跟着吹捧道，“那是那是，上次木兰围猎福公子亲手射杀猛虎的英姿老朽可一直都记得呢！”

福康安的脸上这才露出笑容，端起杯子笑道，“呵呵，都是些陈年往事，见笑了见笑了！”

福康安升任侍卫统领了？这是乾隆针对庄亲王的举措么？把自己的私生子放到身边管理大内侍卫。这一手玩的不错啊！隔壁的陈家洛很快想到他升官背后的隐情。

酒过三巡众人又谈起诗词歌赋来，福康安的话不多。但乍一听发言每每都说到点子上，看得出他在这方面也有不俗的造诣。

呵呵，在那老者新作的水调歌头被福康安指出其中某句不和平仄后陈家洛笑了；这些人明显都是故意藏拙来迎合他，可怜的福康安还真以为自己文采盖世力压东坡了呢！不过是个被宠坏的家伙，想来这种人必然容不得别人的意见；嗯，这对自己以后行事大有帮助。假扮他时就算是下官心有疑惑想必也不敢当面指出吧！

酒酣耳热后福康安在众人的吹捧下逐渐飘飘欲

仙，取出随身携带的玉箫吹奏一曲，一曲结束就连陈家洛都呆了半晌才缓过来，不得不说此人在玉箫上的造诣的确非同寻常。这一点陈家洛恐怕是没有能力补上差距了！

酒席结束后福康安径直回府，陈家洛也悄然离开。福康安回到府中后立刻被他名义上的父亲、军机大臣傅恒叫了过去。看着他脸色泛红，傅恒微微皱了皱眉头，“今儿个又出去喝酒了？”

“阿玛，都是些平日里的熟人为儿臣庆贺来着。”，福康安开口解释道。

傅恒刚想说上两句，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这些日子京中不太平，陛下让你掌管宫内侍卫大有深意，你还是好好琢磨下该如何用心办差才是！”，身为当下一等一的权臣，傅恒不可能没有察觉最近风声有些不对。

“阿玛，您说的是？”，福康安立刻警觉起来，凑到傅恒身边小声问道。

“阿玛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这段时间京中的那些宗室好像慢慢活跃起来，军中的人员变动也比往日多了不少！”，傅恒叹了口气，“此乃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啊，咱们家深受皇恩，必须得替陛下守好家业啊！”

“哦？是那些人不安分？”，福康安闻言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有跃跃欲试之势！

“追查线索这些事用不着你去操心！眼下陛下将你放到大内，你就得把大内守好了！”，傅恒的声音大了些，“只要大内无事，任何人都翻不出浪花来，若是大内不稳，咱们家的富贵也该到头了！你可别冲动了！”

“是！阿玛！”，福康安低垂着眉毛回答，也不知道究竟把这些话听进去没有。

“行了，去给你额娘请安吧！”，傅恒摆摆手把他赶了出去，哎，终究是年轻气盛啊，看来这事还得自己帮他多操心些。

福康安的母亲和当今皇后是亲姐妹，乾隆也是借着她进宫陪伴皇后的机会才把她推倒的，她对这个和乾隆苟且后的产物甚是疼爱，嘘寒问暖了一番后又和他商量起裕贵妃七十大寿的礼物问题。

好半天福康安才从额娘房中出来，在自己屋中暗自琢磨着，究竟是谁搅起了这一场纷争呢？

第一百九十九章夜探皇宫

又过了几天，骆冰先行来到京城，来不及问候陈家洛就细细的把如今京中的变化说了一遍。骆冰和陈家洛仔细商量过后，把自己带到京中的人手全部撒了出去，有了这些新来的情报骨干，陈家洛身上的担子总算是轻了些。

但刚第三天，骆冰就带来一个坏消息，“启禀总舵主，一名我带过来的兄弟被人打伤了！”

“怎么回事？如今人在那里？带我过去看看！”，陈家洛警觉的问道，骆冰带来的这一批人专业素质颇高。身手也不弱，若是跟踪查探并非一般人能发现的了，而且就算是发现了也能及时逃脱，能让他们受伤的人可不会是简单人物。

到了一间隐秘的院子，推开房门走进弥漫着浓浓中药味的房子，一名红花会的会众正左臂绑着绷带躺在床上，见陈家洛和骆冰进来他赶紧挣扎着就要坐起来，陈家洛一个箭步窜到床边把他重新按下，“养伤要紧，无须多礼！”

“多谢总舵主和骆当家的前来探望。”，这些日子骆冰在红花会情报系统中威望日增，众人慢慢的开始以骆当家而不是四嫂称呼她，这种称呼证明

她已经凭借自己的能力而非和文泰来的关系获得众人的认可。

“到底怎么回事？伤到你的人是谁？”，骆冰顾不上问候立刻追问道。

“是...是和亲王府的一名老太监！”，那人的脸微微红了下，似乎是觉得伤在一名老太监手上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那日我在和亲王府外面盯梢，看他出来就慢慢跟了上去，谁知他左拐右拐钻进一条小巷子。我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看他的样子并非身怀武艺就大着胆子跟了上去，谁知一进巷子就迎来暗算。还好属下记得骆当家的教导，进巷子之时就提高了警觉，见势头不对立刻跑到大街上，那老太监不知为何没有追上。属下才得以保命！”

和亲王府的老太监？陈家洛第一反应就是自己上次遇到的哪位，如果是他的话那此人被发现也不奇怪，“你可看出他是抄那个方向去的？”

他想了一会儿才答道，“一开始似乎是朝皇宫的方向去的，后来发现属下在后跟踪就故意绕了一段路。”

他去皇宫干什么？哦，对了和亲王的母亲是皇太妃，过些日子又是她的七十大寿，想必那弘昼是

派他去联络宫内吧？陈家洛暗自猜测，“嗯。我大概知道他想干什么了，我和他打过照面，此人武艺高超怪不得你，以后在和亲王府盯梢须得更小心些！你好好养伤，剩下的差事我再找人去办！”，陈家洛打定主意，这人身上似乎有了不得的计划，盯梢之事还是自己亲自去班比较好。

盯了两天并未发现异样。倒是把苗人凤给等到了，“苗大侠此来在下的担心总算是放下一半了！”。一见苗人凤陈家洛就笑着迎了上去。

“陈总舵主说笑了，陈总舵主的武艺不在我之下，之事稍微欠缺了些经验！我此来恐怕帮不上什么大忙！”，苗人凤谦虚地说道。

一阵儿寒暄过后陈家洛说明了邀请他前来的目的，苗人凤很干脆的答应了下来，“事关反清大计。苗某责无旁贷。”

“苗大侠既然来了京城，不知胡斐小兄弟和平四哥如何安排的？”，陈家洛问道。

“离开之前我带着他俩快马去了福建一趟，把他们交给无尘道长了！无尘道长对着孩子甚是喜爱，想必等我再回去小胡斐必能有所收获！”。苗人凤笑着说道。

哈，既然肯把胡斐扔到红花会去，证明这苗人

凤对红花会已经颇为信任，这是好事啊！陈家洛连忙说道，“如今陆三哥，赵四哥都在福鼎，他二位见了小胡斐必定也会把压箱底的功夫拿出来，小胡斐有福了！”

“正如总舵主所料，这两位也多小胡斐喜爱有加！”，苗人凤笑了笑，略微蹙了下眉然后从怀中摸出个小瓶子递给陈家洛，“这是临走之时一嗔大师交给我的，说是新配出来的迷药，总舵主或许用得上！”

这下陈家洛才明白了苗人凤刚才蹙眉的原因，当下对苗人凤的欣赏又多了几分，他为人方正不喜欢下药这种手段，但能为了大事抛弃自己的固执，既有原则也不失变通，实属难得。既然来了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今晚吧，陈家洛问清此药的使用方法后说道，“苗大侠，在下今晚打算去皇宫一趟，不知苗大侠方便同行否？”

闯皇宫之于武林高手来说就好比是李师师、陈圆圆之于才子一般，只要感觉自己有点斤两的都想试试，此言一出苗人凤黄蜡蜡的面庞顿时蒙上一层神采，眼中精光四射，“好！苗某也打算去看看皇宫中究竟有何等高手！”

一不做二不休，俩人即刻开始用饭，吃完饭就

在屋中打坐调整状态，快到子时的时候俩人才换上夜行衣，一路往皇宫奔去。

到了皇城外侧，俩人仔细的观察了一番侍卫巡逻的频率，瞅个空子悄无声息的翻墙而入，“苗大侠，前面就是皇帝的寝宫，后面是后妃的住处！咱们这次来是先探路，摸清楚皇帝、皇太后都分别住在哪些地方！等路子熟了，咱们下次再行动！”

苗人凤点点头，“总舵主可是要杀了狗皇帝？”

陈家洛闻言一哆嗦，大哥，咱可别这么干啊！连忙小声劝道，“皇帝暂时不能杀，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等出去了我再细细的说给苗大侠听！”

苗人凤点点头不再言语，这大内之中果然藏龙卧虎、防守严密，就是以陈家洛和苗人凤的功夫都有几次险些被巡逻的侍卫发现。尤其是皇帝的寝宫，到了寝宫外侧二十丈处就再也无法靠近，皇太后的住处要稍微好一些，俩人一路摸到了外侧十丈处。

等认清了路线陈家洛拍拍苗人凤的肩膀，“苗大侠，咱们走吧？”

“等等！对面好像有人！”，苗人凤指着前方的黑暗处说道！

ps：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月票。

第二百章混乱前夕

陈家洛顺着苗人凤所指的方向看过去，黑暗中的花丛微微抖了下，若不仔细观看断然发现不了那里有人。果然是老江湖啊，今日若不是苗人凤在，自己估计是发现不了这个人的。看样子这人也是不速之客，不知道他来太后寝宫有何目的。陈家洛和苗人凤重新潜伏下来，屏住呼吸静静地伏在黑暗中，注视着那人隐藏的方向。

两轮侍卫巡查走过，那人终于从花丛中闪了出来，如同狸猫一般轻巧的闪过若干障碍物窜到屋檐下重新潜伏起来。到了后半夜，侍卫巡逻的频次逐渐降低，那人从一间房子换到另一间房子，进去片刻后就重新退出来，几乎把太后寝宫找了个遍，唯独太后休息的地方和书房看守严密未能进入。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苗人凤在陈家洛耳边小声说道。

“嗯，此人似乎很熟悉太后寝宫的布局，你看他寻找的路线，都是最便捷的选择，没有一丝犹豫和浪费！”，陈家洛看那人的身形似乎有些熟悉，但黑暗中看人模糊，一时也想不起来那人在何处见过。

丑时快结束的时候，那人终于放弃了继续寻找，贴着围墙溜了一段，瞅个空子从轻身跃起右手一按围墙顶端就落在了外面，陈苗二人见状立刻跟了上去。皇宫中道路复杂，俩人打起十二分精神才没把人跟丢。到了宫外那人似乎放松了些警惕，再加上今晚月光明媚，终于让陈家洛看出了那人的来历！那不就是当日在和亲王府发现自己窥探的老太监么？既然是他的话，那么今日他来太后寝宫的目的也就呼之欲出了——毫无疑问，他想从太后寝宫找到的东西就是雍正的遗诏了！

“陈总舵主，是否拦住那人？”。在他思考的时候苗人凤从后面赶上来问道。

“不用了，我已知道他是何人，来皇宫有何目的，他行事对我方来说有利无弊，暂且就让他回去吧！”，陈家洛拒绝了苗人凤的提议。留着他也能对自己这边的行动提供掩护。

回到红花会分舵，乘着刚从皇宫出来正是记忆深刻的时候，陈家洛和苗人凤连忙把宫内的建筑布局和侍卫巡逻路径画了出来。画完后苗人凤接过图纸仔细看了一番，指着几个空白较多的地方说道，“我们方才不过看了皇宫不到一成的地方，接下来几日还得再进去几次好好查看一番！”

“正如苗大侠所说，不过也不用把所有地方都查探清楚，我们此次只要重点关注太后寝宫、皇太妃寝宫以及皇帝的寝宫三处即可！若是不出我所料的话，过些日子这几处将要发生大事！”。哎，庄亲王和乾隆啊，你们可要给力一点，把整个京城砸个稀烂才好！

至于要发生什么事情，陈家洛没说，苗人凤也没问，收拾好图纸就各自回房休息。到了夜间又换了一条路线潜入寝宫，这次没有再碰到那名太监。却是被他们撞见两名侍卫在角落密谋什么，话语里时不时的提起庄亲王三字。陈家洛暗自点头果然是老牌的王爷啊，掉了一个马德宫里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内线。

骆冰的到来让红花会的情报搜集能力迅速上了一个台阶，各个宗室哪里的情报不断传来，京城手握兵力的将领们也比往日活跃了许多，他们以宴请、探病、听戏等各种借口进行串联，乾隆也在谨慎的应对这些变化。或有人升职或有人被贬斥，不断有人从外地到京赴任，同时也有人从京中被派往外地。乾隆和庄亲王双方都在抓紧时间进行布局，京中的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就等着某天不小心冒出颗火星将他点燃。

“徒儿拜见师傅！”。就在裕贵妃的七十大寿即将到来之际，天池怪侠袁士霄也从西北匆匆赶到了京城。

袁士霄先是爱惜的打量了一番陈家洛，片刻后满意的点点头，“家洛，你长大了！”

“徒儿都是结婚的人了，再不成熟些成何体统！”，陈家洛嬉皮笑脸的说道，接着就给袁士霄引荐苗人凤，“师傅，这位就是金面佛苗人凤苗大侠，苗大侠此次是专程来京城给徒儿帮忙的！”

“哦？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苗人凤？”，袁士霄把打遍天下无敌手七个字重重的读了一遍，同时眼神扫过苗人凤周身，似乎是想找出破绽。

“见过袁老先生！”，苗人凤左右双脚微微分开与肩平齐，拱手施了一礼，“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过是在下当年想激出胡大哥的手段罢了，苗某自与胡大哥比武之后就再也不提这七个字了！”，这七个字给苗人凤惹上了无数的麻烦，但他毕竟是成名多年的武林大豪，一番话说得不卑不亢，若是袁士霄硬要计较，他也不惮和袁士霄过上几招。

袁士霄无论是辈分还是年纪都比苗人凤要高，按理说不该和晚辈计较，但武林中人对名号看的极重，三言两语后和苗人凤到了后院比划起来。好在

双方都没有以死相搏的意思，各自取了一把木剑就开始比划。

　　双方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好手，但袁士霄的功力毕竟要深厚一些，若干招之后他的剑尖轻轻地在苗人凤的肩窝点了一点，就此分出胜负。

　　哎，先是徒弟后是师傅，自己在江湖闯荡多年除了和胡一刀比武外从未落过下风，谁知今年接连败了两次，不过苗人凤也不是硬要面子的人，轻轻一笑收起木剑，“袁老先生果然武艺高超，苗某佩服！”

　　“呵呵！老夫在你这个年纪可没这么好的功夫！以你在剑法上的造诣恐怕在江湖中也没几个人能和你相较！”，袁士霄今日打败成名已久的苗人凤，心中难免得意，但苗人凤的武功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然不会出言讥讽。

　　此事就此揭过，三人之间去了芥蒂合作的越发顺畅起来，接连几日都在皇宫中四处探查，只见此时的皇宫处处都是喜庆的装扮，裕贵妃的七十大寿就要到了！

　　ps：话说洒家在厦门曾厝垵跟前开了个客栈，欢迎大家来旅游的时候入住。

第二百二十一章乱起

“明日就是母妃的七十大寿了，遗诏还没有找到么？”，随着时间的临近，弘昼也变得越发急躁起来，宫内宫外的人手都已经就位，但没了遗诏终究是少了大义的名分！

“奴才把太后寝宫几乎找遍了，除了书房和寝殿其他地方都没有，若是不出意外的话遗诏就该在这两个地方了！”，海公公毕恭毕敬的答道，“等明日太后和迟玄离了慈宁宫，奴才再去找，定能把遗诏找出来！”

弘昼的拳头握紧再松开，若是再三后说道，“你先去休息，养足了精神明日才好办事，我先去和庄亲王汇合商议明日大事！”

“喳！”，海公公躬身退下，弘昼改头换面一番出了王府，左拐右拐进入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刚到巷子口马车就被人拦下，弘昼下了马车对上暗号独自一人跟着拦路的人进入一间小院，院中庄亲王允禄、裕亲王广禄、多罗贝勒弘明、兵部尚书如松、九门提督托恩多等核心人员齐齐一堂，正围坐在大厅当中，谁也没有说话。

“弘昼，你来了。”，庄亲王开口说道，厅内

的气氛更加凝重起来，弘明见弘昼进来立刻急不可耐的问道，“遗诏究竟找到没有？”

“我已经查明，遗诏就在太后的书房之中，等今日太后去参加我母妃的寿辰之时，我们就能乘机将它取出来！”，弘昼知道此时万万不可泄气，于是睁着眼开始说瞎话。事到如今就算没有遗诏大家就能不发动么？乾隆的威逼越来越近，若是再不动手，不用过今年自己这伙人就要被挨个收拾掉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以我等前些日子的布置，明日万万没有失手的道理！等将那个贱种从皇位上揪下来，咱们就恢复八王议政的祖制。在座的诸位都能当议政王！”，庄亲王一拍桌子说道，他也发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

“可...可是据说遗诏上议政的八位王爷已经定了啊，咱们这么做合适么？”，九门提督托恩多迟疑的问道。

“哼！先帝在世之时的局面和如今可是大不一样，别的不说。我的十二哥履亲王允祹和信郡王德昭如今年岁都大了，身子又不好，就算是肯为咱们满人办事也是有心无力啊！况且这些人里还有几个已经被那个贱种收服，恐怕不会站在咱们一边！明日我等自当奋力向前，谁的功劳大谁就做议政

王！”，庄亲王一双虎目挨个扫视过去，谁若是眼中露出一丝犹豫就别怪他今日狠心了！

“一切听从庄亲王吩咐！”，众人齐声应道，大家都不傻。知道如今已无退路，纷纷压低声音嚎道。

“嗯，为了咱们满人的基业，明日就拜托诸位了！”，庄亲王起身团团一揖，“现在各自回去准备，弘昼你明日就在裕贵妃跟前伺候，待时机成熟之时就放信号。咱们一起杀进去！广禄兄弟，你明日在宫里掌管好侍卫。弘昼的信号一出来就立刻干掉那贱种身边的人，不可放一个人出裕贵妃的宫室；托恩多，宫中一乱你就带着你的人马把九门都封起来，不可放一个人进出！如松你……”，庄亲王按照早日做好的计划发出一连串的指令，宫中。内城，外城都有他这一边的人马，若是乾隆防备不足，明天我大清就该换扛把子了！

皇宫之中，乾隆身边是傅恒、和珅、福康安以及白振等人。除了白振之外都是满人亲贵，连被他称为朝廷柱石的刘统勋都不在殿中，看来汉人在高层斗争中丝毫不得信任。“白振，你说说看事情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启禀陛下，那三个有嫌疑的侍卫都被小臣控

制住了！明日寿宴的侍卫也都换上了可靠地人手，有小臣在定能护得陛下周全！”，白振颤抖着声音答道。

“傅恒，你那边呢？”

“陛下，奴才也已经把可靠地人马都安排妥当，明日各军若有异动必能一句成擒！”

“福康安！”

“奴才手下的侍卫已经被细细筛选过了，明日我亲自带人在裕贵妃殿外准备接应！”

“……”

“……”

一连串的问话结束，乾隆稍微松了一口气，“呵呵，庄亲王还以为自己做事隐秘，可咱们满人还是忠于朝廷的居多，明日就是他们的断头之日，你们都用心办事，朕不吝封赏！”

“奴才/小臣遵旨！”，众人齐齐跪了下去。

红花会分舵内，陈家洛、苗人凤、袁士霄和骆冰同样在秘密商议着，“明晚我和师傅还有苗大侠进宫去，骆当家的你带人在外接应，准备好接应的人马和撤退的路线，其他不干事的兄弟今天就先撤出京城，是在离不开的先潜伏起来；明日之后京城必定会大肆搜捕，让这些兄弟都小心些！”

“是，总舵主！”，骆冰本来好像想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只是轻声的说道，“总舵主，袁老前辈，苗大侠，明日务必小心！”

第二日傍晚，陈家洛换好衣服，又在外面过了一层夜行衣，早早的就在靠近皇城的一套院子里等候天黑。从窗外的的情况来看，街道两边的行人明显少了许多，手持兵器的兵丁倒是多了不少。

与此同时，宫中正是一番热闹景象，皇太后钮钴禄氏高居上首，乾隆和裕贵妃分列左右，一折戏刚唱完皇太后点头赞道，“嗯，唱得好，把那班主叫过来，本宫有赏！”

一番赏赐过后弘昼从席中出来走到堂前跪下，“母妃，儿子今日也专门请了安徽来的戏班子为母妃贺寿，恭祝母妃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嗯，弘昼果然孝敬！”，皇太后不动声色的称赞了一句。

片刻后戏班子登场，弘昼安排的是一场武戏，几位武生在台上翻来打去好不热闹，台下叫好声不断！就在众人看的正入迷的时候，领头的武生手中长枪突然脱手而出，直直的往乾隆飞来，剩下的戏子好像接到信号一般也同时把手中的兵器向乾隆和

皇太后掷去！

ps：感谢无法无天的打赏。

第二百零二章浑水摸鱼

“护驾！”，白振大喝一声伸出双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飞来的长枪击落，同时身形一闪将乾隆遮在身后，龙骏、范中恩也马上围了过来。

“保护太后！”，见侍卫们反应迅速，乾隆才从惊慌中恢复过来，大声叫道。

“皇帝不用管我，快将这些逆贼拿下！”，皇太后那边同样少不了当肉盾的人手，老太监迟玄挡在了她的身前。

“保护陛下！保护太后！”，弘昼也跟着叫了起来，比了个手势，殿中伺候的太监宫女纷纷朝他二人身边挤过来，同时一朵烟花升上了天空。

这时候福康安也跑到了乾隆身边，抽出腰间宝刀喝道，“所有人都站在原地别动，若敢靠近陛下小心我手中的宝刀不认人！”，他早就想过近期会遇到突发事件，只是没想到敌人竟会选择这一场合动手，现场秩序混乱，最要紧的是保护好乾隆别让外人摸到他身边了！

“福康安，莫非你敢挟持陛下？”，弘昼见势不妙也厉声喝道，“大伙儿快跟着我护驾啊！”，于是场中的人手分成了三伙，一伙儿保护皇帝和皇

太后，一伙儿在弘昼的带领下往乾隆身边杀去，更多的则是茫然无所站在原地瑟瑟发抖。

“捉拿逆贼！”，“保护陛下！”，园子外面也传来不同的呼喊声，双方心中同时一紧，眼下园中的局势呈僵持状态，谁的援军先到谁就可以占据先手。

潜入皇宫的陈家洛等人也发觉了宫内的异样，不过他并没有向给裕贵妃祝寿的园子中赶去，反而加快速度直奔太后寝宫。到了太后寝宫，他没有管其他房间，和袁士霄、苗人凤躲在花丛中望向书房。

“里面有三个人。都是高手，老夫要拿下他们非得花上一二十招不可，若是被他们惊动了其他人可就不好办了！”，袁士霄说道。

“按计划行事！”，陈家洛一边说话一边开始脱下他的夜行衣，里面露出一身宝蓝色的长袍。袁士霄和苗人凤也同样将外衣脱下露出大内侍卫的服饰；三人互相对视一眼，悄悄站起身来光明正大往书房走去。

“站住，什么人？”，刚到门口，一个尖细的声音问道。

“福康安逢陛下口谕前来拿太后平日里读得佛

经！”，陈家洛学着福康安说话的腔调回答，背在身后的右手悄悄比了个手势。

“哦，原来是福三爷啊！”，听见熟悉的声音。书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三名太监站在门口，另有一人迟疑的问道，“福三爷，您身后的两位看着面生啊！”

“哦，是白振新招揽的武林高手，最近宫里不太平，陛下调了些新人进来！太后方才将佛经赏了和亲王。那边正等着呢，千万别耽误了！”。说完陈家洛就要进去。

“福三爷莫怪。”，一名太监刷的伸出右手将他拦住，“太后吩咐过，书房要地外人莫入，福三爷可带了太后的信物？”

“哦，你说信物啊。有！来得匆忙忘了拿出来，我这就给你取！”，陈家洛一拍脑袋小把手伸入怀中，那太监刚放松警惕，一道寒光闪过。陈家洛从怀中抽出霍青桐送给他的短剑一剑插入那太监的胸口。后面两名太监来不及惊呼，袁士霄和苗人凤各处出绝招，这二人顿时被了账！

陈家洛飞快的闪进书房扶住三人的尸体，袁士霄和苗人凤也跟了进来，把这三名太监的尸体拖到后面。陈家洛一边大声说着，“既然信物没问题，

那就有劳公公将佛经取出，我好回去交差！”，一边飞快的在书房中搜查起来。

“家洛，快过来看看这里！”，袁士霄压低嗓音叫到，陈家洛转过身一看，袁士霄正轻轻敲着墙上的某处，墙面发出空空的响声，里面似乎是有暗格。

“师傅，让我来！”，霍青桐那把削铁如泥的短剑再次派上用场，陈家洛在墙上敲了敲，摸清楚暗格的大小，运足内力顺着暗格的边缘插进去转了一圈，墙面被削下，露出一个暗格，暗格中央放着一个漆盘漆盘，只见盘中铺着一块黄绫，上放铁盒。陈家洛拿起铁盒，揭开盒盖，拿出一个小小的卷轴来，卷轴外是雍王亲笔所书“遗诏”两字，旁边注着一行字道，“国家有变，着八旗亲王会同开拆。”

“就是此物！”，陈家洛赶紧将遗诏揣入怀中，顾不上收拾现场，大声说着，“东西我收下了，多谢三位公公，福某这就回去交差！三位无需相送！”，说完带着袁苗二人走出书房，还顺手把门给掩上了。

袁士霄和苗人凤虽然好奇，但也顾不得多问，急匆匆的除了太后寝宫，隐入黑暗之中，绕过两座

宫殿，打头的苗人凤突然站住，身子急速后退将陈家洛和袁士霄拉入假山后方多了起来，“小心点，有高手。”

话音刚落，一道黑影从他们方才要走的路上闪过，看方向似乎也是去太后寝宫的。过了一会儿不见再有人来，三人才从假山后站了起来，袁士霄望着黑影消失的方向说道，“似乎就是那日我们在太后寝宫外见过得那人！”

呵呵，这不就是和亲王身边的老太监么？他注定是要失望了！又往前走了一段，场面越发的混乱起来，穿着同样服饰的侍卫太监分作两批互相厮杀，为躲避这些人，陈家洛和袁苗二人躲在了一座偏僻的小屋子背后。

“褚圆，别喊叫了！明日就是你的死期，还是省点力气吧！”，屋内有人喊道。

褚圆？他不是被和亲王收买了么？怎么被关起来了，莫非是事发了？陈家洛突然灵机一动，把他救出来似乎还有些用处。小声的对着袁苗二人说了几句，重新取出黑巾蒙在脸上，轻轻捅破窗户纸，将毒手药王送的迷药吹了进去。过了半柱香的功夫，三人屏住呼吸打开窗户，里面的人早就横七竖八的躺在了地上稍微翻了翻就将褚圆找出。取出短

剑站短脚镣手铐，陈家洛背着褚圆往宫外奔去。

第二百零三章紫禁城流血夜

皇城外同样热闹，庄亲王和宗室亲贵们一边喊着护驾一边向里冲，乾隆一边的人马则拼命将他们一次次击退，皇宫门口堆满了尸体。借着门口的混乱陈家洛等人从皇城城墙上坠了下去，在皇城不远处，红花会早就安排好了接应的小院。进了小院陈家洛把褚圆丢在地上，“骆当家的，这人是被和亲王收买的大内侍卫，先把他看起来，日后还有大用！”，接着又摸了摸怀中的遗诏，咬咬牙掏出来递给骆冰，“这样东西你也收好了，我还得进宫一趟！”

“陈总舵主，如今宫中乱的不成样子，你再进去想出来可就不容易了！”，骆冰拉住他的袖子劝道，“如今鞑子内部已经开始狗咬狗了，总舵主身负重任，还是不要冒险的好！”

我得知道第一线的情报才好以最快的速度下决定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布好的局，若是收不好尾就太郁闷了，陈家洛坚决的推开骆冰的玉手，“放心吧，有师傅和苗大侠一起，出不了事情的，我方才的话也不过是以防万一罢了！你在这里也做好接应的准备，或许咱们今晚要帮着送一些人

出京去！”

陈家洛三人出门后，骆冰扶着房门远远地望着他的背影，口中喃喃说道，“你可一定要回来啊！”，不过这种小女儿姿态只维持了短短一瞬，骆冰很快就从对陈家洛的担忧中恢复过来，走出门外发下一连串的命令，小院之内顿时变得忙碌，红花会的精英们分作数批，有的将褚圆重新捆好，有的检查马厩里的马匹是否安好。有的将本来已经很锋利的刀剑放在磨刀石上小心研磨，有的小声的给骆冰汇报京中各处的最新情况.......

于此同时，陈家洛三人已经重新回到皇宫之内，这次他们把目标放到了裕贵妃寿宴现场，从刚才的情况来看目前皇宫中争斗最激烈的就是此处。伏在屋檐上远远的看着园中的战况，现下乾隆一方已经稳定住局势。除了白振依旧死死的守在皇帝身前，龙骏、范中恩等大内侍卫中的高手已经可以抽出身来杀向和亲王的人马，弘昼现在身边只剩下二三十号人，被乾隆的人马紧紧围在园子的西北角，范中恩和龙骏二人有如虎入狼群，每次冲杀都能将和亲王本已脆弱的防线再削弱几分。

“大伙儿别慌，千万顶住了，庄亲王马上就带人杀进来了！”，弘昼双目通红的望着皇太后的身

旁。他的母亲裕贵妃已经被太后的亲信太监迟玄控制住了。

老太妃眼下也豁出去了，对着弘昼大声喊道，“弘昼你勿用管我，咱们母子终究不能让爱新觉罗家的江山给外人夺去！你赶紧……”，话刚说到一半，迟玄右手急点，老太妃顿时瘫倒在椅子上。

哎，这庄亲王不给力啊！方才进来的时候陈家洛已经看到庄亲王的人马仍然被堵在乾清门外。随着乾隆一方的援军越来越多，他们看样子是没办法攻进去了！

“陛下。不好了，庄亲王已经带人杀进宫来了！”，一名浑身是血的侍卫连滚带爬的冲进园中，急冲冲的往乾隆的方向奔来。

嗯？难道情况有变？陈家洛看见那侍卫右手始终背在腰后，顿时心生警觉，见这名侍卫乘着白振等人愣神的功夫已经快到乾隆身边。糟了！当下顾不得暴露大声喊道，“小心！他是刺客！”

“站住！跪下回话！”，白振闻言立刻将露出半个脑袋的乾隆重新拉到身后，那侍卫见行迹暴露不退反进，纵身跃起从腰后抽出蓝盈盈的短剑向乾隆刺去！剑上有毒。白振心中一凛，迎上去吧挨一下可就挂了，躲吧皇帝又在身后，来不及多想右手

抓住旁边乾隆宠爱的小太监朝那刺客掷了过去。

“啊！”，短剑当胸刺下，那小太监惨叫一声，吐出一口黑血，就再也没了生气；好狠的毒啊，白振顾不上感慨，乘着刺客拔剑的功夫一掌劈面击出！刺客赶紧一个驴打滚躲开，短剑却是来不及拔出了，一旁的侍卫这才反应过来各出刀剑往刺客身上招呼，白振见刺客陷入重围又赶紧回到乾隆身边守候。

自己最后一着棋子也宣告失败，弘昼的心瞬间冷了下去，心中不由得骂道，那姓海的老不死不是说遗诏手到擒来么？怎么还不回来！

说曹操曹操到，一道黑影闪过，拳脚齐出连毙三名大内侍卫，海公公趁着他们退缩的时机冲到弘昼身边小声说道，“奴才迟了一步，遗诏已经被人取走了！”

弘昼闻言一屁股坐到地上，口中喃喃道，“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

“王爷莫要沮丧，太后书房中几名亲信太监都被人杀了，藏东西的暗格也被弄得乱七八糟，想来取走遗诏的并非皇帝一方，咱们还有机会！”，海公公目露精光，“眼下皇宫中的兵力要么在此，要么在乾清门堵着庄亲王，老奴不才尚能把主子平安

带出！”

“当真？”，弘昼暂时又恢复了一丝精神，眼珠咕噜咕噜转了几圈，略带犹豫的问，“可是母妃还在他们手里，还有这些兄弟们怎么办？”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王爷，眼下顾不得这么多了！只要您一日不落在皇帝手中，他们就不敢对老太妃下手！咱们赶紧走吧！”，海公公说着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见弘昼仍旧踯躅，二话不说拽着她的胳膊一甩就将弘昼背在了背上，一边想院墙飞奔一边尖着嗓子喊道，“想想你们的家人，为王爷效死的时候到了！”

剩下的十来名侍卫、太监立刻齐吼一声，猛地向乾隆冲去，借着乾隆一方的侍卫收缩防线的功夫，海公公背着弘昼跃出围墙，消失在黑暗中。

可不能让他死在皇宫里了，远处的陈家洛可舍不得这一枚棋子就此殒命，连忙招呼袁苗二人跟了上去。

ps：感谢ning1203的月票。

第二百零四章突围

“什么人？站住！”，刚拐过一座不知是哪位后妃的寝宫，十来名侍卫从前方杀出，齐齐亮出刀剑对着海公公和弘昼。

“主子，你先走！”，海公公放下弘昼，凝神静气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战；之你这是让我走到哪儿去啊！没了海公公，就连一名普通的太监就能把弘昼拿下，正犹豫间，一旁杀出三名黑衣人，领头的哪位哑着嗓子喊道，“王爷莫慌，这些人交给我们对付！”，说完如同切瓜砍菜一般很快就将这十来名侍卫大发干净。

“多谢诸位，不知诸位是那路人马？等小王出去了必有厚报！”，弘昼神色诡异的打量着陈家洛等人，若是此等高手能为我所用该多好。

“呵呵，王爷不用多问，我们这就带王爷出去！”，说完黑衣人领着弘昼转向另一条路，之前早就探查好了，这边并没有多少侍卫，约莫过了半柱香功夫，一行人翻过围墙落在皇城之外，黑衣人指着前方说道，“王爷，庄亲王就在前面不远处，乘着皇帝还没反应过来，诸位赶紧出城去吧！”

“呵呵，就算出了京城，我们又能到哪儿去

呢！”，弘昼装疯卖傻多年，在京城外面并没有亲近的人手，况且为了这次行动，自己将所有的筹码都压上了，身边只剩下一位海公公，就算到了外面也没有翻身之力。

“天无绝人之路，说不定王爷到了京外会别有收获呢！”，黑衣人高深莫测的笑了笑，“王爷赶紧去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我等告辞！”。说完不等弘昼挽留，三名黑衣人消失在黑暗中。

“褚圆醒了没有？”，重新回到红花会的小院中，陈家洛拉下蒙面的黑巾问道。

“方才醒过来，一直大喊大叫。”，骆冰答道。“庄亲王现在好像已经在考虑撤退了，咱们红花会该怎么做？”

“把人手都撒出去，各处捣乱将清兵调开，务必让庄亲王平安退出京城！带我去看看褚圆，我有事要交代他去办！”，说完陈家洛犹豫了一会儿，伸出右手，“骆当家的，眼下我已经平安回来了。东西还是交给我吧！”

“好！”，骆冰没有丝毫犹豫，伸手入怀取出遗诏递给陈家洛，看上面的痕迹她似乎并未打开看过。

接过带着骆冰体温的遗诏，陈家洛跟在她身后

走到后院关着褚圆的房间，“骆当家先去忙别的吧，这里就交给我了！”，陈家洛赶走红花会的人之后。把遗诏送到鼻子下方深深一嗅，哎。便宜你这个花和尚了！

拉了把椅子到褚圆面前坐下，略带玩味的看着这个倒霉的家伙，“这不是大内侍卫褚圆么？怎么落到如此下场，可是糟了歹人暗算？用不用在下把褚大爷送回宫去？”

“福三爷？”，褚圆惊讶的看着陈家洛，“不对不对。声音不对，你到底是谁，为何和福三爷如此相像？”

糟了，忘了褚圆肯定见过福康安这回事儿了！陈家洛略一思索又放下心来，自己像福康安这回事儿只要乾隆不知道就好。其他人知道关系不大。担心褚圆还不如担心太后寝宫书房外的那些太监，他不知道的是这些太监已经全数死在海公公手下，倒是让他和福康安相像的秘密又保存了一段时间。“哼，还是担心你自己吧！不知褚大爷回宫后该怎么说？”

“宫中现下如何？”，褚圆问道，若是和亲王获胜自己回去后说不定还能升官发财，若是乾隆获胜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和亲王谋逆，已被皇帝逼出宫去，褚大爷现下回宫刚好是立功的机会！”，陈家洛笑道。

“这位爷，想必就是您把我从宫中救出来的吧？”，褚圆这时候也反映过来了，“帮人帮到底，还望这位爷告诉我和亲王的下落，在下日后必有厚报！”

见他猜到了，陈家洛也没了继续逗他的心思，“厚报就不必了，和亲王估计眼下已经出城去了，你赶紧去城外找他，把这个也带给他！”，陈家洛解开捆着褚圆的绳索，恋恋不舍得将遗诏递过去，自己提前拿下遗诏就是为了防备弘昼在宫中拿出遗诏剥夺乾隆的帝位，眼下已无这种可能，和亲王一方手中若是没有这封遗诏，恐怕在短时间内就会被乾隆剿灭，这却并不是他想达到的目的。

看着卷轴外的“遗诏”二字，褚圆面色凝重，寻找遗诏的事情和亲王也和他说过，但他平日里一直在乾隆身边当差，没有去太后跟前的机会，因此并未打探到消息，没想到此物竟落在了此人手中。连忙接过遗诏犹豫再三始终没敢打开封印，拱手道，“大恩不言谢，还望阁下告知和亲王如今身在何处？”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出去帮你看看！”，

说完陈家洛转身离开，若是在京城中就将遗诏拿出，万一和亲王一时冲动不肯出京想依靠遗诏翻身就不好了，还是等他们出京之后再把褚圆放出去好了。

“总舵主，庄亲王他们已经开始撤退，看方向应该是往东边去了，有咱们的人四处放火分散了不少鞑子的兵力，因此庄亲王他们还应付得来，估计再有半个时辰就能杀出城去！”，骆冰汇报道。

东边？这是打算去哪里？又等了一刻钟的时间，陈家洛这才不慌不忙的起身来到褚圆的房间，褚圆眼下正焦躁的在房中走来走去，见陈家洛进来忙问道，“这位爷，王爷的下落打听出来了么？”

“哦，打听出来了，他往东去了，估计快出城了！你快过去找他吧！东西拿好别丢了！”，说完陈家洛侧身让开了大门，褚圆顾不上道谢，点点头快步奔出房去。

京城东边十里处，庄亲王和和亲王、裕亲王等人相顾无言，现下跟在他们身边的只剩不到千人，纵使逃出京城又能如何？

“和亲王，和亲王！”，远处突然一阵骚乱，一名大汉在兵丁的包围下大声喊道。

褚圆，他怎么来了？弘昼疑惑的猜测着。

第二百零五章出路

“让他过来！”，弘昼狠狠的说道，今日之事乾隆一方显然是有了准备的，褚圆竟然没有把消息传过来，待会儿他要是给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非把他千刀万剐了不可。

“王爷！小的今日被白振那厮抓起来了！误了王爷大事，还请王爷恕罪啊！”，褚圆一到弘昼身前就跪在地上哭号道，他眼下已经完全没了其他出路，之唯有期盼弘昼能够重新上位。

“被抓起来了？”，弘昼怒极反笑，“那现在怎么又跑出来了？本王还不知道皇宫的守卫竟然如此松懈！”，若是真的如此他今日也不会遭此大败。

“启禀王爷，小的本来被关在牢房内，结果有三名黑衣人将小的救了出来！”，褚圆左右打量一番，压低声音说道，“那人救出小的后还给了小的一件了不得的东西，说是让小的呈给王爷，还请王爷找个僻静的地方！”

嗯？莫非他想把我抓起来回去以功抵罪？弘昼脑子里第一反应却是这个，但褚圆的话也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伸手招过海公公，指着褚圆说，“你跟

我过来吧！”，以海公公的武艺，褚圆在他面前几乎没有反抗之力，有他在弘昼也不怕褚圆施展什么阴谋诡计。

三人走到一个小山包后面，褚圆从怀中摸出陈家洛给他的遗诏递了过去，看到卷轴上“遗诏”两个字弘昼顿时变得口干舌燥，当下顾不得危险上前一步伸出右手就要接过来。“王爷！”，海公公并为失去警惕，侧身拦住弘昼，从褚圆手中接过遗诏，并未打开反而紧紧盯着褚圆。

褚圆明白他的意思。摊开双手缓缓向后退去，一直退到三丈外方才站住。海公公这才将遗诏双手递给弘昼，弘昼立刻迫不及待的将卷轴打开，匆匆浏览一遍，很快就在遗诏上找到了自己和庄亲王等人的名字，当下哈哈大笑道。“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有了这东西在手，我弘昼未尝没有翻身之力！”

此刻对褚圆的怀疑尽数消失，忙快走几步来到褚圆身前，拉着他的双手道，“褚壮士可是为本王立下了大功！待到功成之日，本王定当厚赐！”，可能觉得自己空口白话没有凭证，弘昼解下自己的扳指递了过去，“此乃先皇所赐。今日就赠与褚壮士，等将来回了京城，本王再行重谢！”

“多谢王爷赏赐！”，褚圆这才稍微放下心来，起码短时间内自己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对了，救你的黑衣人到底是谁？他没说这东西是从哪里取出的？”，弘昼摇了摇手中的遗诏问道。

“王爷赎罪，小的担忧王爷安危未敢多问。不过领头的那人的面貌和福三爷有七八分相似，年纪么比福三爷稍微大一些。约莫有二十四五的样子！”，褚圆仔细的回想着和陈家洛说话的每个细节，“对了，此人在京中似乎颇有势力，对今日京中的变动可谓是了如指掌。”

“和福康安长得像？在京中颇有势力？”，弘昼似是发问又似是在喃喃自语。他很快就想到当初飞刀留书的那人，这次造反的背后，似乎是有人一步步推着他和庄亲王等人，看来我陷入了一个大阴谋啊！不知为何弘昼对藏身在背后的那人不但不反感，反而有种惺惺相惜之意。此人的所作所为好像也是在针对皇宫里的那个贱种，若是能打听清楚他的身份，双方联合起来共同行事该多好啊！

现在没有电视也没有照相机更没有网络，弘昼也无从得知陈家洛和福康安长得十分相像，他回忆了半晌也没想到褚圆所说的那人究竟是谁。正思索

间有人在远处喊道，“和亲王，大伙儿该动身了！”

算了，不管了，先过了眼下这一关再说吧！他们虽然暂时逃出京城，但远未脱离危险，就眼下这千余人马，若是等乾隆反应过来抗不过三天！弘昼闻声收好遗诏，连忙去找庄亲王，既然这东西已经到手，那么下一步的计划也就有了着落。

“和亲王！你方才那里去了！眼下是要紧时分，别耽误了咱们的时间！”，允禄一见弘昼就不悦的呵斥道，今日她的家眷除了几个年长的儿子跟随在身边之外其他人都在城中来不及救出，心情抑郁之下连侄儿也不肯喊一句！

“叔父，你看这是什么？”，弘昼知道现在队伍中已经开始人心浮动，不过是因为对乾隆即将到来的报复感到恐惧才聚到一起，若是没有目标激励他们，用不了几天这些人就要做鸟兽散了！而遗诏就是现在激励人心最好的道具，因此他没有在意庄亲王的不满，双手将遗诏送上。

“嗯？”，允禄接过匆匆看完，恼怒的喝道，“这东西刚才在皇宫中你怎么不拿出来！若是早些亮出来，乾隆小儿早就束手就擒了！”

“叔父，这东西是褚圆刚刚送过来的！”，弘

昼苦笑道，“侄儿若是早拿到了，那还用得着像现在一般狼狈？”

“哎，可惜有些晚了啊！”，允禄顺手将遗诏递给裕亲王广禄，“我估计乾隆小儿现在正在拟诏，说咱们是逆贼呢！眼下咱们就只剩下这么点人，进京城都做不到，何谈其他！”

弘昼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遗诏，见广禄看完转手要递给亮焕，连忙赶在亮焕前头接过，这东西眼下就是他的命根子，还是握在自己手中的好。为避免尴尬，他打开遗诏指着上面的玉玺红印说道，“这东西可做不了假，眼下咱们虽然只有千把人，但咱们满人中的忠义之士颇多，咱们只要赶紧去联系上他们，未必没有机会！”，说完弘昼伸出手指指向远方。

允禄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略一思索后沉吟道，“你说的莫非是……”

“是！哪里还有无数忠于爱新觉罗家的满人，咱们赶紧动身去找他们吧！”

“嗯，你说得对！”，允禄立刻上马，大声发号施令，逃亡队伍很快整理起来重新前进！

ps：感谢为了好书而取名和希夷的月票。

第二百零六章太后的恐惧

就在他们重新上路的时候，皇宫内方才恢复平静，躲藏在各个角落的逆贼余党一一被抓出来就地格杀，乾隆已经下了命令，遇到逆贼勿需审理，直接处死！为的是尽量不要让自己身世的秘密泄露出去。

“陛下，现已查明，今夜出现在逆贼军中的共有庄亲王允禄、裕亲王广禄、和亲王弘明、多罗贝勒弘明、兵部尚书如松、九门提督托恩多等三十五名首领！这些人大多已经逃出京去，不过他们的家眷尚未来得及逃脱，该如何处理还请陛下示下！”，傅恒战战兢兢的请示，这么多的满人贵族牵扯到谋逆中，自从鳌拜之后还尚未发生过，一时间把他也吓坏了。

若是三个五个还好处理，一下子冒出三十五个，连乾隆也有些虚了，这三十五个家族背后站着数以十倍计的其他满蒙亲贵，若是按照谋逆大罪诛九族判处，这京城中的满人几乎就没有剩下的了！但要是不处理或者处理轻了，皇室的权威何在？

“哼！先把他们的府邸都看管起来，不可逃脱一人！待查明罪状再依罪论处！”，太后冷哼道，

顺便扫了一眼瘫坐在椅子上的裕贵妃，“迟玄，裕贵妃身子不适，你先扶她下去休息；日后你就负责照顾裕贵妃起居，不可让人打扰裕贵妃休养！”，裕贵妃毕竟是先皇的妃子，若是直接处死皇家面子上也不好看，还是看管起来让她郁郁而终吧！

“谨遵太后懿旨！”，见有人替自己出头，乾隆略微松了一口气，“傅恒，看管各府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不许任何人和府中之人交谈！”。他顺便补充道，“福康安、白振，你二人继续追查宫中涉案人等，务必不许一个人落网！和珅，你协助傅恒追查京中涉案人等！遇事可随时入宫向朕禀报！”

这可是敲竹杠收钱的好机会啊！和珅心中一喜，连忙跪下谢恩。乾隆吩咐完后头看着皇太后钮钴禄氏。“儿臣做的可对？皇额娘还有什么吩咐？”

皇太后牵挂着寝宫内遗诏的下落，哪还敢多留，微微点头道，“你是皇帝，这些事情你看着办就好了；本宫有些倦了，先回去歇息了，你继续安排他们办事吧！”

“恭送太后回宫！”，见太后起身，众人跪倒一片齐声颂道。太后在宫女的搀扶下换换步上轿

子。慢慢的向寝宫赶去，等出了园子，太后一改往日慈祥平和的仪态，使劲拍打着轿子喝道，“快些，再快些！没吃饭还是怎么着？”

抬轿子的太监闻言连忙飞奔起来，太后咬牙忍着颠簸，只盼着自己回宫之时能看到一切平安的景象。但残酷的现实让她失望了。轿子刚进寝宫，她压住呕吐的**从轿子中走出来。所见之处一片狼藉，几名亲近高手太监的尸体还没从寝宫中移走。“出了什么事情了！”，钮钴禄氏此时的眼神就好似要吃人一般。

“启禀...启禀太后！”，一名领头的太监战战兢兢的回答，“方才有逆贼杀进书房，那几位是被贼人杀死的！”

“贼人现在哪里去了？”。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钮钴禄氏此刻唯有祈祷暗格隐秘，贼人未能发现。

“奴才...奴才闻讯赶来，贼...贼人已经跑了！”，太监首领汗如雨下。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没用的东西，拖下去杖毙！”，钮钴禄氏不再理会那些跪在地上太监、宫女，急匆匆的往书房奔去，几名亲信太监、宫女连忙跟上。

到了书房外，钮钴禄氏止住脚步，“你们都在

外面等着，武铭夫你进去看看里面情形如何！”，同时她在心中暗暗向满天神佛祈祷，遗诏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武铭夫和迟玄是太后最亲信的太监，迟玄去看管裕贵妃去了，还留在太后身边的只有他了；武铭夫知道太后心急，也没多礼立刻向书房内走去，片刻后又急匆匆的跑了出来，小声对着太后耳语一番。

“你说什么！”，钮钴禄氏闻言控制不住叫了出来，“快带我进去！”

“太后，里面尚未来得及收拾，情形惨不忍睹，太后还是等收拾好了再进去吧！”，里面还有被陈家洛等人杀死的那三个太监的尸体呢，武铭夫哪敢让太后看见这个。

“滚开！”，太后推开武铭夫走了进去，刚进去不久就发出一声惊呼，显然是被尸体吓到了，一名宫女护主心切连忙跟了进去，但她的运气显然不好，拍马屁正好拍到了马腿上，只听里面传来太后的呵斥声，“谁让你进来的！没规矩的东西！滚出去！”

那宫女刚面色惨白的出来，里面又传来太后的命令，“武铭夫，把这个不懂规矩的贱货拖下去杖

毙！”，这可是太后往日最心疼的宫女啊，就这么死了？旁边的太监宫女条件反射似得又往后退了几步，好像这书房能吃人一般！

书房中的钮钴禄氏此时面色似乎比方才出去的宫女更加苍白，双眼直直的望着那空洞洞的暗格，这要命的东西怎么就被别人拿走了！钮钴禄氏心中一阵阵儿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一把火把这东西烧了，反而要把这个把柄留下呢！爱新觉罗家的血脉关自己什么事，宝座上做的是汉人也好，满人也罢，只要他认自己这个娘，自己能安安稳稳的坐着皇太后的宝座、享受荣华富贵就好！如今这东西流出去了，若是落在有心人手中，自己和钮钴禄家恐怕就要倒霉了。

皇太后心里不舒坦，她宫中的太监宫女可就倒了血霉了，当晚就有十八个宫女太监被杖毙，接下来一个多月除了少数几个跟了太后几十年的老人儿之外，宫中伺候的人几乎被换了一遍。那些从太后宫中出去的太监宫女，从此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

临近天明的时候，乾隆处理完一切正要稍微睡一会儿，宫外突然传来消息，庄亲王一行正向北边逃去！

第二百零七章离开

“这么说庄亲王他们往东北去了？”，听完骆冰的汇报后陈家洛问道，庄亲王的选择倒是和他想的基本一致，自从我大清入关一来东北那嘎达就不准汉人进去，现在还留在东三省的基本上都是满人，那些家伙早就对中原的花花世界馋涎欲滴了，都特么的是满人，凭嘛你们在中原吃香的喝辣的啪啪啪好看的，俺们就得在这能冻死人的破地方啃骨头？庄亲王一行人手握遗诏，给了他们充足的大义名分！收拢留守满洲的满人，能不能攻进京城不好说，但割据一方还是能做到的！

“是！他们现下已经到了永平府，看样子应该是想去盛京！”，骆冰答道，盛京就是现在的沈阳，自从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盛京成为留都，这里有努尔哈赤的陵寝，因此防守的兵力不少，就看庄亲王能否掌握了。

“好，咱们这次再京中这么久，总算是有所成效！”，陈家洛击掌赞道，“但愿庄亲王能撑得久一些，满人的内耗越厉害，咱们汉人的机会就越多。”

“这都是总舵主神机妙算。”，一想到将有无

数的满人死于自己人之手，给文泰来复仇的希望又多了几分，骆冰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笑了出来。

这笑容中充满成熟女性的魅惑，陈家洛愣了会儿才反应过来，咳嗽两声掩饰自己的尴尬，然后吩咐道，“骆当家的去安排诸位兄弟隐藏好身份吧，此事之后鞑子必然要大肆搜捕，咱们还是小心些好！我先行一步去山东见七哥一趟，然后就回福建去，骆当家的此间事了也早些回去吧！”

骆冰似乎想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是，我这就去安排！”。

送走骆冰，陈家洛又头疼起来，院子里还有俩高手等着自己去解释呢！苗人凤本来以为是来刺杀乾隆，袁士霄多少知道一些他身世的秘密，还当他打算利用这条线来造反。谁知去宫里溜达了一圈只是去太后宫中拿了点东西、捎带着带了几个人出来，这算是怎么回事？

“师傅！苗大侠！这些日子有劳二位了！眼下京城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我也准备回福建去了，不知二位接下来有何打算？”，陈家洛请过安之后问道。

“家洛，你不打算和老头子说说你这些日子所作所为是为了什么么？”，袁士霄和苗人凤交换了

眼神后开口问道。

“是，师傅，徒儿正要和您说呢！”。苗人凤做人十分讲究，陈家洛也不害怕他会泄露秘密，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徒儿觉得，眼下鞑子入关已久，根基已经稳固，若想成就大事还是得他们自己乱起来才有机会。眼下庄亲王一系和皇帝已经分裂，满人之间也慢慢有了猜忌。咱们以后造反可就方便多了！”

“没想到当今的皇帝竟是陈总舵主的哥哥！总舵主为何不利用这一层关系将皇帝拉到我们这边呢？”，苗人凤果然问出了这个问题。

哎。你们真当皇帝是无所不能的了？所为皇帝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罢了，一旦他违背了本阶级的利益，那么等候他的只能是被掀翻。如今乾隆代表的是满蒙奴隶主的利益，权力也源自他们的支持，想要用他来推翻满蒙奴隶主那还不如给他根绳子，起码这样去寻死能少些痛苦。但此中道理对他二人来说有些深奥晦涩了。陈家洛抿了一口茶润润嗓子说起姚秦的事情来，“那姚教主也是咱们汉人中的好汉，对乾隆可谓是肝胆相照，期盼着他能带着咱们汉人赶走鞑子，结果却落得如此下场。我那兄长自幼在鞑子宫中长大。恐怕中毒已深，为了咱

们红花会数万兄弟的安危，在下不敢把希望都寄托到他身上！”

好在袁士霄和苗人凤总比丘处机开明一些，听他说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不再纠结与依靠乾隆反清的方案，但袁士霄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家洛啊，要是日后你得了天下，这乾隆皇帝该如何处置？”

“战场上刀枪无眼，徒儿也不敢确保他的安危，但将来若是他落入徒儿手中，又肯承认汉人身份的话，给他一个富家翁还是没问题的！”，眼下之人对于血缘关系看的极重，陈家洛不想让他们认为自己是个冷血之人，故而如此回答。当然要是乾隆真的投降那么留他一条活路也不是不行，他承认自己是汉人的话就失去了统领满人的号召力，对朝廷的安危也无法构成威胁，反而给了自己一个展现忍心的机会。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他可以不认你，但你不能不认他！”，袁士霄对他的回答表示满意，“好了，既然京中的事情已经办好，老头子我还是回天山去享享清福吧，天下的事就由你们这些年轻人去办好了！”

“师傅还请多留两天，徒儿给您准备了些名贵

药材，您年纪毕竟有些大了，带回去调理调理身子也好！”，陈家洛自从穿越以来，除了心砚之外就数和袁士霄打交道的时间最长，他的这位师傅对他的关怀可谓是无微不至，陈家洛心中自有一番计较，见他打算拒绝陈家洛赶紧补充道，“就算师傅内力深厚用不上这些，留着给天山双鹰前辈也好啊！”

　　袁士霄和雪雕关明梅有一番情史，一想到她把拒绝的话吞了回去。见说服了师傅，陈家洛又把目标转向苗人凤，“苗大侠，我观胡小兄弟的武艺根基已经十分牢靠，但咱们练武之人总是闭门造车总究不是回事儿，咱们红花会中能和苗大侠相提并论的人虽然不多，但会众诸位当家的也都有些绝活；为了胡小兄弟考虑，苗大侠不妨去福建住上些日子！”

　　陈家洛这番话说的在理，苗人凤也没和他客气，“如此就打扰总舵主了！”

　　这下总算是都处理完了，袁士霄先行一步回天山，苗人凤则留着准备和骆冰等人一起去福建，至于陈家洛已经独自往山东去了！

　　ps：感谢微明执政官的月票，感谢rva适格者的打赏。

第二百零八章再临山东

　　这次去山东比上次随意了许多，陈家洛并不想很快赶往山东，等庄亲王到达盛京之时才是开始谈判的好机会；因此一路上他过的很是悠闲，逢城即入逢景便进，还顺手打发了几伙不开眼且幸运值为负的山贼土匪。这就是农业社会政府的控制力啊，在距离京城不到百里竟然就有了山贼，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还过得十分滋润，也不知道我大清每年数以千万两计的军费是拿来干什么吃的！

　　等庄亲王抵达盛京的消息传到济南的时候，陈家洛正在一家酒楼内品尝山东名菜葱烧海参，隔壁的几位商人正面色凝重的讨论着庄亲王此举对生意的影响，下首一人恭恭敬敬对坐在首席的胖子说道，“范爷，您想来消息灵通，给咱们说道说道接下来这生意该如何去做啊？”

　　那胖子用一口山西腔说道，“如今皇帝圣明，咱们这些做买卖的只要忠于朝廷，总是不会吃亏的！”

　　这胖子的口音和姓氏让陈家洛产生了兴趣，缓步走过去问道，“可是介休范家？”

　　做生意的都讲究和气生财，再加上陈家洛仪表

不俗，那胖子闻言站起来抱拳道，“在下正是介休范家子弟，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呵呵，我的名字你就不必知道了！送你一句话，昧着良心做买卖终究落不了好下场！”，说完陈家洛扬长而去，介休范家从明朝开始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到了明末范永斗开始为满清周转所需军需粮饷,间接为清兵引关，对大明的危害比吴三桂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家洛见了他家的后人自然没有好脸色，这笔账终究有一天是要和他们算的！既然庄亲王已经到了盛京。而且听那些商人话中的意思似乎他已经初步掌握了盛京，那么和王伦谈判的时机已到！陈家洛回到客栈收拾好东西出了济南往寿张县行去。

到了寿张，陈家洛发现路两边带有清水教标记的人比上次来又多了不少，心中暗想这王伦的实力又增加了啊！等他来到清水教总坛之时，王伦已经带着属下亲信以及徐天宏大开正门在此等候了；想必是陈家洛进到寿张时已有清水教会众认出了他。

“王教主多日不见，越发的高深莫测了！真是羡煞我等啊！”。陈家洛笑着抱拳行礼。

“哈哈哈。”，王伦拍了拍身边某个亲信的肩

膀，“我这个徒儿上次见过总舵主，方才在街上认出总舵主就赶紧回来汇报！在下已经备好酒水为总舵主接风洗尘，来来来，咱们里面说话！”

陈家洛无意去想他的话是真是假，自己这次来寿张也没想过要隐藏身份，被发现了也不奇怪；“七哥，想煞小弟了！”。陈家洛上前挽着徐天宏的胳膊进到院子里面，看徐天宏眼中那兴奋地光彩，陈家洛已经猜出他或许得到了京城的消息。

到了院子里面，一顿胡吃海喝过后，陈家洛被清水教的人带到卧室休息，这天晚上徐天宏也没过来打扰，不知是王伦哪里防备着还是他已经猜出陈家洛的目的故意避嫌。

第二日一清早王伦又名人送来早餐，用过早餐之后陈家洛来到王伦的房间。“王教主这里的日子真是惬意啊，若不是会中兄弟等着。我都想在这儿呆个十天半个月了！”

陈家洛的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打算在这里停留很久，那么咱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吧！王伦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能创下这么大的家业，对于人心的琢磨还是相当厉害的，很容易就弄懂了陈家洛的意思，挥挥手将伺候的人赶走。大厅内只剩下了清水教的骨干以及陈家洛、徐天宏二人。

“总舵主的意思我明白，只是眼下时机未到。”，王伦双目低垂说道，“鞑子在山东的兵马众多，我教中又缺乏兵器。我琢磨着还得有个大半年才能准备妥当！”

我就不信你不知道庄亲王的事情，之所以这么说不过是想敲竹杠罢了，只要是能花钱办到的事儿那就不叫事儿，陈家洛有闯王宝藏打底，再加上海贸的暴利，为王伦提供兵器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王教主莫不知道如今庄亲王已经领着大批鞑子勋贵占了盛京？如今京城周边还能抽出兵力的地方只有山西和山东了！山西的兵力要留着防备蒙古不能轻动，想必用不了多久山东的兵马就要赶赴辽东，正是王教主起事的好机会啊！不知王教主需要多少兵器，在下看看我红花会是否能挪得出来？”

“陈总舵主果然爽快！”，王伦一拍大腿，“我会中尚缺少一万人的刀枪弓箭，陈总舵主若是肯支援，等兵器到位后再训练三个月，我就可以起事了！”

一万人！你就吹吧！陈家洛撸起袖子红着脖子开始和王伦讨价还价，一番争吵过后，双方各退一步，最终以五千人的兵器成交，当然双方都没有考虑给这些炮灰准备铠甲！双方击掌为誓后陈家洛继

续说道，“那在下就祝王教主旗开得胜，一统山东！”

“谢总舵主吉言，他日事成在下必有厚报！”，王伦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

“哎，此番为王教主筹备兵器，我会中的人手怕是有些不够用了，我想请七哥回去帮忙，不知王教主是否愿意放行？”，第一件事情搞定了，陈家洛又提出第二个要求。

“徐当家的对我多有帮助，教中一时半会儿离不开啊！”，王伦习惯性的推辞，但现在已经开始准备造反了，留个外人在身边总是不太合适。又是一番争论，最后王伦装作无比心疼的样子放徐天宏离开。

事情既然都搞定了，那么离开的时候也就到了，又是一夜胡吃海喝，第二日陈家洛和徐天宏带着王伦赠与的送别礼物踏上了海船，他们的下一站是杭州。

第二百零九章拜见岳父大人

“我还要在杭州办些事情，七哥若是着急可先行去福建，若是不急也可以去杭州分舵看看，七哥在山东的这些日子里咱们会中变化不小！”，到达杭州码头，坐上红花会杭州分舵准备好的马车，陈家洛对徐天宏说道。

“这一年多总舵主的给会中带来的变化小弟虽然从会中的信件中已经知道了，但总归是要眼见为实！”，徐天宏面色淡然，“若总舵主不嫌属下懈怠，属下想现在杭州休息些日子，等总舵主办完事后再一起动身。”

“如此也好！”，徐天宏是红花会首领中为数不多的有脑子的人，可惜现在还算不上是陈家洛的人，让他见识见识杭州的变化，以免到了福鼎产生不知所措的感觉！

依旧是马善均在西湖边的院子，马家父子得了消息，推了若干商场上的应酬专程等候陈家洛的到来，“见过总舵主、七当家的！”

“马大哥不必多礼，这次来又要叨扰马大哥数日了！”，陈家洛伸手将他二人扶了起来。

今日的宴会就陈家洛、徐天宏和马善均父子二

人，方才喝了三杯酒马善均就忍不住问道，“总舵主，据说京中有大变，不知是真是假？”

“嗯，鞑子的朝廷现在算是一分为二了！庄亲王带着一批满人亲贵去了盛京，想必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要打起来了吧！”，陈家洛不紧不慢的说道，“等他们打得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就正式起事！马大哥身负收集粮草的重任，须得加紧准备才是！”

“请总舵主放心，属下已经囤积了万石粮食，剩下的也在陆陆续续运来。”，马善均笑的眼睛都快眯起来了。“自从用了总舵主的法子，属下这生意可谓是日进斗金啊！整个苏杭倒闭的织造工坊不下两成，如今咱们红花会成了苏杭最大的工坊；属下出去其他商人多多少少都要给些面子，苏杭一带几个大粮商整日往属下府上跑，为的就是能从属下这里多弄一些丝绸、棉布等物。”

“嗯，苏杭一代的兵力调动也劳烦马大哥注意些。若是有心向汉人的军官平日里不妨多打打交道，其中的分寸由马大哥自己把握，总之万事以安全为上！”，陈家洛对马善均的工作表示满意，“这几日七哥会留在马大哥府中，马大哥不妨带七哥四处看看！”

会中的公事办完，在马善均府中歇息一晚，第二日中午陈家洛来到了浙江水陆提督府外，心中暗暗愧疚。自己当初和李沅芷说好的是很快就回来，哪知道京中的事情竟然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哎，这下她恐怕伤心了吧！到了提督府大门口，陈家洛又拿出和珅的名帖递了进去。门子接过一看连忙恭恭敬敬的将陈家洛请到门房落座，奉上茶水后急匆匆的进去汇报。但出于陈家洛意料的是这次并未向之前亮出和珅名帖那么顺利，硬生生的等了半个时辰门子才领着他进去。

咦？这是怎么回事？按照常理推断如今有人拿着皇帝最宠信臣子的名帖上门，李可秀无论如何也应该第一时间出来接待才对。但现在竟然拖了他半个时辰，这是为何？陈家洛脑子飞快的转动。从记忆深处将从陆菲青和李沅芷口中得到的关于李可秀的信息一一挖出来详细分析，此人军事水平一般倒是很会做官。颇得上司赏识，故而才能完成从贫瘠的安西调往富裕的杭州这一高难度动作。莫不是他在京中发生大变后起了别样的心思？当然造反他是没这个胆子的，但在局势未明朗之前稍微拖延一下以图待价而沽却是很正常的。

转眼间已经到了李可秀会客的客厅，进得厅中

抬眼望去，上首是一位四五十岁的老者，下首有师爷。也有军官打扮的男子。想必都是李可秀亲信的下属吧；陈家洛眼角微微抽动，尼玛这么多人让我如何开口求亲啊！

李可秀在接到名帖后就开动脑筋琢磨着来人的目的！结合京中的局势来看此人若是和珅的亲信，那么来找自己的目的估计只有一个，替乾隆收服自己。放到往日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如今庄亲王在占据盛京后将乾隆并非雍正骨肉和遗诏的事情大肆宣扬。弄得全天下的满人人心浮动，就连平日里和他打交道颇多的杭州将军最近也有些异样，若是自己贸然答应，万一恶了他怎么办？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皇帝远在京城，杭州将军可就在这杭州城内，还是避一避的比较好。于是为了避嫌，李可秀专门找来几名将领作陪，也算是给自己当个证人。

“来者何人？不知和大人有何要事吩咐本官？”，李可秀的语气中透着生疏。

“在下并非和珅的人，这张帖子是我花银子买来的，为的就是见李提督一面！”，陈家洛见和珅的名帖起了反作用，于是立刻将它甩开。

“你究竟是什么人？”，李可秀一阵儿牙疼，方才花了那么多功夫准备，却全成了无用功。

“在下的身份李小姐知道。”，陈家洛故作神秘地笑了笑，“在下此次前来为的是一件私事，不知提督大人可否换个地方说话？”，说完陈家洛看了看其他人。

自己的女儿回来之后前一个月还挺活泼的，哪知道时间越长笑容越少，莫非就是因为这个小子？李可秀仔细打量着陈家洛，此人面貌俊朗、气质不凡，一看就是世家出身且畏惧高位，光凭表象来看倒也是个能惹风流债的人物。

一听是私事而且和提督大人最宠爱的小姐有关，其他人纷纷告辞，李可秀轻轻挥手，诸多属下鱼贯而出；片刻后客厅内只剩下了陈家洛和李可秀。

“你到底是什么人？现在总可以说了吧！”，李可秀的声音中透出一丝不安，我是不是该把夫人也请来呢？

“在下乃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此次前来是专程向李提督求亲的！”，陈家洛说完长长一揖。

ps：感谢禁忌之殇、那一叶的枫情的月票，感谢扶风醉柳的打赏。

第二百一十章求亲

“在下与沅芷小姐情投意合，早已许下白首之约，还望李提督成全！”，见他有些发呆，陈家洛继续补充道。

“什么？！你是红花会的总舵主！逆贼！没想到你竟敢送上门来，就不怕本官把你抓起来么！”，李可秀从震惊中缓过来，立刻大声呵斥。

“呵呵，提督大人，切莫大声喧哗，若是让人知道红花会的反贼大头目来向你家求亲，恐怕李提督也落不得好吧？”，陈家洛头也不抬，兀自细细的品味着李府的茶水，“好茶阿好茶，似乎是今年的龙井新茶，不知在下猜的对否？”

“哼，看你的样子也是好人家的孩子，却为何去做了反贼？”，陈家洛的话也提醒了李可秀，此事要是宣扬出去，自己家也该倒霉了，但固有的观念让他依然没有好脸色。

“家父乃是陈文勤公，在下也算得上是名门之后，想必以在下的出身也不会辱没李小姐吧？还望大人成全！”，陈家洛借着表明身份的机会再次提出求亲。

“哼，你若是肯子承父业考个进士出来，我将

女儿嫁给你自无不可，但你如今做了反贼；我是官你是贼，自古官贼不两立！”，李可秀摆摆手，“看在陈文勤公的面子上，我今日不和你计较，你走吧！”

自古以来官匪勾结的多了！陈家洛就好像没听到他赶自己的话一般，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若是太平盛世，我做反贼或许没什么机会；但如今天下乱像已现，正是各路英雄大显身手的机会，李提督以为我没有成事的机会么？”

“一派胡言！”，李可秀双手抱拳向京城的方向揖了一揖。“如今圣天子在位，天下太平、宇内安康，这乱世一说从何提起！你若是再出言不逊，小心本官不给陈文勤公面子！”

“如今连满人家的亲王都造反了，还好意思说天下太平？”，陈家洛不屑的笑道。“若是李提督只有这点见识，在下就大失所望了！”

“京中如今太平祥和，哪有什么亲王造反的事情，看你的样子也是读过书的人，莫要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言！”，李可秀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在朝廷的统一口径尚未下达之时，妄自评论这件事乃是大忌。

“这件事是我做的，你说我知不知道？”。陈

家洛轻描淡写的说道。

“都说了不要相信……”，李可秀习惯性的否认，但话说到一半猛地站了起来，眼中带着骇然死死地盯着陈家洛，“什么！你说这件事是你做的？”

“正是！”，陈家洛微微点头。

“我不相信！”，李可秀冷笑一声，“就凭你一个反贼又有何本事说服庄亲王、和亲王这些王爷！”

“其实也不难。我不过是比别人知道的东西多一些罢了！”，陈家洛草草的将自己在京城中的行动说了一遍。“乾隆并非雍正骨肉的秘密是我告诉弘明贝勒的，雍正遗诏的事也是我告诉给和亲王的，就连遗诏也是我亲手取出送到他手上的！”

“你究竟从哪里得知这些秘密的！”，李可秀的面色变得凝重，他深深地为陈家洛布局的功力感到恐惧，若是让这人盯上自己。恐怕自己就算死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其实很简单，庄亲王只说了乾隆不是雍正的骨肉，却没有说他的亲生父母是谁。”，哎，实在是不想说这个话题啊。感觉就好像我硬和弘历攀亲戚一样，“当年雍王爷的福晋生产之时，我的母

亲也同时生下一个男孩；雍王爷特命人将这个孩子送进雍王府去看看，谁知还回来的时候那个男孩却变成了女孩！李提督，你说这些秘密我该不该知道？”

李可秀被这个秘密震得半天缓不过来，半晌之后才喃喃自语道，“竟然如此，竟然如此！”

“以这种出身，那些满人王爷又怎么可能放任他高坐金銮殿？所以这天下大乱已成定局，不知李提督是否安排好了在乱世中的自保之道？”，陈家洛继续试图说服李可秀。

“这...”，李可秀一时语塞，本想说自己拿朝廷的俸禄自当终于皇帝，但皇帝的血统已经成了问题，他继承皇位的法理性得到质疑，这些话却再也说不出口；要说投靠庄亲王一系，但庄亲王目前的势力还比较弱小，将来鹿死谁手有未可知，这出头鸟当起来不划算。

“不知李提督可曾听过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陈家洛继续问道。

冯谖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的门客，他曾经对孟尝君说过这样一段话，“狡兔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意思是狡兔三窟才免去死亡危险，你只有一处安身之所，不

能高枕无忧啊！

“自然是听过，你的意思是？”，李可秀面色一变，“本官可做不出拿女儿换富贵下流勾当来！”

此言一出陈家洛心中大定，李可秀已经听明白了自己的意思，而且有些动心了，现在差的就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陈家洛起身深深一揖，“实不相瞒，去年和今年沅芷妹子离家后都是和我在一起！我二人早已许下白首之约，还往李叔父成全！”

“你红花会有多少人马？打算在何处起事？”，李可秀突然问了个很莫名其妙的问题。

啧，这不是和相亲问家里房子多大、车子什么牌子一样么？这事儿有门！陈家洛立刻打起精神开始吹牛，“我会中弟子不下十万！已练出精兵上万，只待时机一到就高举义旗，天下百姓苦满人久矣......”，当然起事的地点、会众的分布等机密他是一个字也不肯说的。

李可秀又细细问了几个军略上的问题，见他对答如流，心中暗暗称赞，若天下真的乱了，此人但也不是没有机会；沉吟片刻后长叹一声，“罢了罢了，儿女婚嫁之事我还得和夫人商量一番，你和我

进去见见夫人吧！”

第二百一十一章金蝉脱壳

进入内宅，陈家洛在客厅等了许久李可秀才携着李夫人从后堂走了出来，李夫人仔细打量了一番陈家洛，“哎，你若不是做了逆贼，我们两家倒也算上是门当户对，你和沅芷的事情我自然不会阻拦，可是你以后要过的是何等艰险的日子，我怎么能放心让沅芷跟你走呢？”

李夫人寥寥几句就把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展露无遗，陈家洛站起来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礼，“还请夫人放心，家洛虽然不才，但也不会让令爱身处险地。”

李夫人抹了抹眼泪，“我说沅芷这次回来后怎么就整日郁郁寡欢，原来魂儿早就让你这个浪荡子勾走了！哎，我已经让人叫她过来了，你好好安慰安慰她！”

“这是在下的不是，在下本该早些来的，但在京中办事耽误了些日子！一会儿见了沅芷姑娘，在下一定重重赔罪！”，陈家洛惭愧的说道。

接着李夫人又问起陈家洛家中几口人、亲戚可好打交道之类的问题，陈家洛一一作答，陈世倌夫妇早已去世，自己和哥哥又断了来往，目前除了霍

青桐之外自己几乎就没了亲戚。听到他已经娶了一位妻子后李夫人皱起了眉头，“你是想让我家沅芷去做小么？”

“李夫人有所不知，在下虽然从小在海宁长大，但十五岁后就跟着义父在安西度过，义父终生未曾娶妻，在下在父母和义父去世后就立下誓言，要同时为陈、于两家继承香火；在下之前的那们亲事是为于家继承香火所用，到时候沅芷还是我陈家的儿媳妇！”，关于双方的地位问题陈家洛在西北之时就做好了安排。

“嗯。”，李夫人点点头，陈家洛的这种处理方式是符合现下人们的道德观念的。而且在她看来书香门第陈家的儿媳妇地位可比不知名的于家高多了。

正说话间李沅芷也来到了客厅中，陈家洛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眼望着有些消瘦的李沅芷，就要上前拉住她的小手却又想起人家的父母还在现场呢，于是只好止住脚步轻轻地唤了一声，“沅芷妹子！”

“陈大哥！”。李沅芷本来沉静如水的眼睛中泛出光彩，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转过身对李可秀夫妇施了一礼，“爹，娘！”

见到此情此景他们俩那还能看不出自己心爱的女儿早就被陈家洛把心勾走了，自己这个女儿生性固执、又有一身好武艺，若是硬逼着她和陈家洛分手，她恐怕是会离家出走的！多年的夫妻早已形成默契，双方互相交换了个眼神。还是李可秀发话了，“陈公子，你可是真心对待我家沅芷？”

“陈某对沅芷小姐的心意天地可鉴，此生定然不让她受半点委屈！还请李叔叔、李夫人成全！”，陈家洛撩起长袍前襟跪了下去。

“还请爹爹、母亲成全！”，李沅芷也跟着跪在陈家洛身旁。

李可秀看着他俩对李夫人露出一丝苦笑，他在官场上可谓是纵横捭阖、少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但眼下这件家务事却是让他伤透了脑筋。手指轻轻敲打着桌子，半晌之后才缓缓开口道。“沅芷，爹爹是绝不会让这姓陈的光明正大把你娶过门的！”

“爹爹！”，李沅芷闻言伤心欲绝，不过她早就想过这种可能，擦了擦眼泪说道，“除了陈公子之外女儿谁都不嫁。爹爹若是不答应我俩的婚事，我就在家侍奉二老！”

陈家洛却是听出了李可秀话中隐含的意思，不能光明正大的那偷偷摸摸的成么？虽然这是有些委

屈李沅芷了，但李可秀身为满清高官，他的女儿嫁给反贼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宣扬的！“李叔叔的意思是？”

“哎。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冤孽！”，李可秀半是愤怒半是疼爱的说道，“沅芷啊，为父和这姓陈的的身份你也清楚，你若是想嫁给他只能偷偷摸摸的；你可想好了，若是换个人家，为父保证给你备上十里红妆，把你风风光光的嫁过去。”

李夫人也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女儿啊，女人一辈子最风光的就是成亲这天，你难道不想风光大嫁么？”

见父母露了口风，李沅芷破涕为笑，“若是能嫁给陈公子，女儿就心中无憾了，风光不过是给外人看的，女儿若是过得幸福想必二老也会觉得开心吧？”

“哎，陈公子你先回去吧！三日后的子时三刻来后院校门处等候！那时候我二人亲手把沅芷交给你！”，李可秀吩咐道。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家洛拜谢岳父大人、岳母大人！”，陈家洛顺杆就往上爬，生怕他们反悔。

回到西湖边没高兴多久，第二天杭州城内就传

来提督大人家小姐病重的消息，陈家洛大吃一惊，不顾白天就飞身闯入李沅芷的闺房；等进到里面却看见李沅芷正和李夫人有说有笑，看她面色红润、精神焕发哪有一丝病态。

“额，岳母大人、沅芷妹子，这是？”，陈家洛尴尬的笑笑问道。

“算你是个有良心的！”，李夫人看了他半晌才慢慢的把李可秀的打算说了出来，陈家洛听完又呆了一会就告辞而去。

第三天提督府继续传来消息，李家小姐突发暴病已经不治，府里开始四处购买丧葬用品要给小姐办理后事了。红花会中知道陈家洛和李沅芷关系的人纷纷前来问候陈家洛，却见他面带笑容不见一点伤心。

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李府后门，等候片刻门吱呀一声开了，李可秀亲自赶着一辆马车出来，马车中李夫人泪眼婆娑的拉着李沅芷说话。

李可秀把马鞭交给陈家洛，“里面都是些沅芷惯用的东西，就一并交给你了！若是让我知道你有半分对不起沅芷，老夫定不会轻饶！”

“还请岳父大人、岳母大人放心，小婿绝不会让沅芷妹子受半分委屈！”，陈家洛忙发誓道。李

夫人又依依不舍得和李沅芷说了半天话，最后才在李可秀的催促下放开了手。

ps：感谢扶风醉柳的打赏

第二百一十二章徐天宏的选择

“沅芷，咱们走吧！”，后院的小门缓缓关上，陈家洛和李沅芷望着那道小门看了半晌之后陈家洛才拉起李沅芷的小手说道。

“让我再看一会儿！”，李沅芷任由他握着自己的手，呆呆的看着那道门，往日里离家出走还不觉得什么，但这次出去自己可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下次回来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

陈家洛往李沅芷的身边靠了靠，轻轻搂着她的肩膀，“沅芷，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再回来的！到那时咱们还是会和他们二老团聚的！”，浙江和福鼎的距离可比西北近多了，李沅芷用不了几年就能和李可秀再次相见，但霍青桐想要再见到木卓伦父子可就不容易了!

“上次说很快，结果人家硬生生的等了小半年，这次你不会再骗我了吧？”，李沅芷回过头来望着陈家洛。

陈家洛一阵汗颜，这事儿真是自己做的不对，忙将她揽入怀中哄道，“这次在京城办事确实耽误的久了，是我不对，爱妻想如何责罚，为夫都认了！”

“爱妻”两个字一出口，李沅芷就脸红了，一把把陈家洛推开说道，“人家还没嫁给你呢！现在就开始嘴上讨便宜？”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等咱们回了福鼎，就让陆道长帮忙看个好日子！咱们尽快把婚事给办了！”，陈家洛拉着李沅芷往马车走去，“咱们走吧，明天就往福鼎去！”

“嗯。”，李沅芷应了一声，挣开陈家洛的手，对着那道门跪下开始磕头，最终轻轻念叨着。“父亲、母亲，原谅女儿没办法在您二老跟前尽孝了，还请二老保养好身子，女儿一定尽快回来！”

陈家洛见状也跟着跪下说道，“岳父大人、岳母大人，您二老就放心的把沅芷交给小婿吧。小婿一定会好好照顾她，过几年带个外孙回来看您二老！”，说完偷偷的看了李沅芷一眼，见她面色泛红，却没开口说话，想是和陈家洛想的差不多。

又磕了三个头，俩人这才起来上了马车往西湖边赶去；等马车消失在街角，门又吱呀一声开了，李可秀夫妇站在门口一直望着马车消失的方向。许久之后才关上了门。

“这不是李姑娘么？”，第二天一早，马善均

见到李沅芷露出惊讶的神色，满杭州不都传说她已经死了么？怎么会活生生的出现在这里？

“马大哥，此事你知道就行了，切勿外传否则难免对提督大人不利！”，陈家洛笑着说道，昨日回来晚了。不好惊动别人就和李沅芷睡在了一个房间里，虽说是一个睡床一个睡地板。但这关系的进步也让他心情愉悦。

“哦..哦哦，属下醒的，恭喜总舵主了！”，马善均对他俩的事情也略知一二，见到此种情景那还能不知道缘由，当下笑着恭贺道。

“好了。七哥在么？我打算今日就启程回福鼎去，还请马大哥帮忙安排下车马！”，杭州的事儿已经办完，也该回去了，“对了。后院停着一辆马车，也是要一并带走的！”

“总舵主怎么刚来就要走？”，马善均挽留道，“再在杭州住些日子吧？我还有许多会中事务要请教总舵主呢！”

“呵呵，马大哥事情办得妥当，就勿用谦虚了！我离开福鼎时间过久，也不知道心砚他们把事情办得如何了，还是尽快回去好些！再说了沅芷如今也不适合留在杭州，若是被人认出来可就不好了，还是早些走比较妥当。”，陈家洛婉拒了他的

挽留，马善均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立刻命人准备车马、干粮等物。

用过早饭，陈家洛、李沅芷、徐天宏和几名红花会的下属一起赶往福鼎。有外人在陈家洛也不方便和李沅芷过于亲昵，说了几句话她就换乘马车和徐天宏并肩前行，“七哥，这几日在杭州不知有何收获？”

“在下当年也曾多次来过苏杭，也曾进过织造工坊，但马当家属下的工坊还是让在下大吃一惊！所产织物无论是品质还是数量都远远多于其他工坊！只是如此以来，剩下的工坊又该如何生存？眼下为了反清大业也就罢了，等咱们红花会夺了天下，总得想个办法才是。”，徐天宏缓缓说道。

“不知七哥有何良策？”，陈家洛顺便打算考校徐天宏一番，看他对工厂的认识究竟到了何种地步。

“方法么无非两种，一种是命马当家的关了工坊，苏杭一带恢复以前那种格局。”，徐天宏的第一个办法让陈家洛满头黑线，不过接下来的话倒是让他刮目相看，“不过以属下的经历来看，纵使马当家的肯关了工坊，其他人也会另起炉灶，用不了多久又会恢复到现下的景象，甚至会比现在更严

重。因此这种方法不可行！第二种么就是给那些破产的工坊另寻出路，若是他们有了能谋生的路子，想来也不会起来闹事！”

“七哥说的有理！”，陈家洛称赞了一句，徐天宏在这方面倒是比戴震更加实事求是一些，知道很难阻止工厂的扩散，于是就从另一个途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此人若是培养历练一番后说不定会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呢。一念至此陈家洛问道，“不知七哥到了福鼎后有何打算？”

徐天宏双目望向远方，“自从到了山东之后，红花会在总舵主的带领下取出闯王宝藏、经营海贸、西北大破鞑子、占据福鼎、布局山东、扰乱京城！这一桩桩事属下从书信中看来总是热血沸腾，恨不得能立刻回到总舵；这次山东的事已经解决，本想着回来后就大干一番，但此次杭州一行让属下醒了过来，这一年多我红花会已经不再是之前的红花会了。属下想的是等到了福鼎先跟着其他几位当家的历练一番，待有所得之后再请总舵主安排差事！”

“如此就请七哥在各个部门参观学习一段时间吧！”，陈家洛点头赞道。

第二百一十三章福鼎新貌

一行人皆是身怀武艺的高手，体力异于常人，因此没用多少天就到了福鼎县境内，顺着崎岖的山路爬到山顶，徐天宏止住脚步指着前方数道直冲云霄的黑烟问道，“这是什么？”

从方向看似乎是高类思和杨德望二人主持的炼铁厂，从黑烟的数量来看，炼铁厂的规模似乎比自己离开时扩大了不少，陈家洛看着这放在后世要被那些环保主义者骂死的景象顿觉心潮澎湃，“七哥，那就是我红花会新建的炼铁厂了，该铁厂由高杨二位先生用从泰西的方法建成，那高耸的黑烟正是炼铁时散发出来的，这炼铁厂可了不得，无论是出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大清其他铁厂。”，若是和英国的那些大型铁厂比起来还是要稍微差一些，当然这并非是技术落后的原因，而是缺乏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工人，等这批工人锻炼一段时间，再解决了煤矿和铁矿的问题，这座铁厂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工厂只是时间的问题。

“有了铁咱们不就能自己打造兵器了？”，徐天宏同样兴奋地说道，“不知这炼铁厂一年能出多少铁？又能出多少钢？”

“临走之时高先生对我说的是这座铁厂一年能出生铁五千万斤，精钢一百五十万斤。”，年产钢铁才2.5万吨的钢铁厂放到后世大概连村级企业都比不上吧？但放在如今的时代却是全球顶尖的水平，毕竟大英帝国在1788年全国的钢铁产量也不过才7.6万吨。

“五千万斤！”，徐天宏被这个数字吓傻了，眼睛瞪得铜铃般大，“就按一把钢刀用十斤铁算也能打造出五百万把钢刀啊！有了这座铁厂咱们给所有兵丁打造铁甲都绰绰有余了啊！”

“总不能全都拿去打造兵器，依我看这铁甲还是算了吧！”。作为红花会自己炼出的第一批铁除了少部分拿来打造枪炮之外，更多的是用来打造各种机械，然后用这些机械去生产更多的工业制品，这座铁厂就相当于将福鼎带入工业化的孵化器；若非如此，单单打造兵器的话那用的了这么大的产量。

“为何不打造铁甲？”，徐天宏开始据理力争。“总舵主，属下虽未参加西北的战事，但也听说给木老英雄的部众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兆惠的铁人队，那铁人队浑身上下皆披重甲，刀剑不能入，排成队列冲锋起来无人可挡！我红花会若是有这么

一支队伍，定可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啊！”

时代不一样了，冷兵器是没有前途的！陈家洛拍拍徐天宏的肩膀。“七哥莫急，等去了福鼎我带你去看看咱们如今正在训练的军队，你就知道我为何不给士兵配铁甲了！”，有打造一身铁甲的钱还不知道能打造多少火枪呢！有了火枪，铁甲还有什么用？

徐天宏将疑惑埋在心里，点点头继续前行，翻过这座山，到了一片小平原之中。道路两边是整整齐齐的良田，河流两侧竖着高大的水车。现在是冬季田中早已是光秃秃的一片，徐天宏看了一会儿又发现了异常，“总舵主，此处是哪家大地主的田地？”

“哦？七哥为何这么说？”，陈家洛好奇的问。

“总舵主你看。”，徐天宏指着前方一望无际的土地说道。“这片田地如此规整，田垄呈直线，田块方正，每一小块土地的大小几乎一模一样，显然是一家所有。不然的话那会如此整齐？也不知此人与我红花会是友是敌？若是敌人，以这家人的势力，恐怕会是个大麻烦！”

“哈哈哈哈，七哥多虑了！这些土地算是我红花会所有吧！”，陈家洛开怀大笑，徐天宏所指的这一片土地正是红花会在福鼎最大的集体农场！虽然这些水田早已收割干净，但从田中偶尔可见的稻茬来看，产量恐怕要比去年多得多！

“这片土地不下万亩，若是按一亩地产两石稻谷算，光就这块地咱们红花会就能收获两万石粮食！”，清代一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五十多斤，两石的话就是一百五十公斤，一万亩地就是一千五百吨粮食，“光凭这些粮食恐怕能养万余精兵啊！”

“这片土地的出产怕是要比七哥算的多些，但要养一万人的军队怕是不够！”，陈家洛给那些士兵准备的伙食在这个时代来说是非常好的，以至于几个犯了军规被赶出去的士兵因为舍不得这么好的伙食，在大营门外跪了三天，以求他能宽大处理让他们重归军营，当然陈家洛是不可能答应他们的，最后把他们丢到了工厂。

“总舵主这么一说，属下就更想早点去看看了！”，徐天宏急切的说道。

“呵呵，能让七哥吃惊的事情还多着呢！等到了县城咱们再慢慢看！”，陈家洛心中也泛起一丝

得意，短短的半年时间福鼎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再过上几年又该如何？

到了县衙，门口守着的两名衙役也是红花会的会众，一看陈家洛来了赶紧上前接过他们的马匹，将他们带到内衙。“总舵主回来了，哦，七当家的也来了！”，现在衙门里留守的是心砚和陆菲青，陆菲青重新遇到徒儿，从她脸上的表情已经看出了些什么，一想到自己爱徒的归宿问题得以解决，陆菲青不禁老怀大慰。

得到消息后还在福鼎的大小头目纷纷赶来，见陈家洛等人满脸风尘，加之最近并无要紧的大事，大伙儿也没说什么公事，纷纷准备为他们接风洗尘。

“沅芷姑娘也来啦！”，一身军装的霍青桐也赶了过来，一进屋就亲热的拉着李沅芷的小手，“沅芷妹子离开这么久，我甚是想念，不如今晚你就和我睡吧，咱们姐妹好好说说话！”

陈家洛闻言那是倍觉伤心，自己都憋了好几个月了，本想着回来先和霍青桐缠绵一番，哪知道多了一个老婆还得自己一个人睡！

ps：感谢六艺的打赏，裸奔快一个月了，心塞。

第二百一十四章新思维

眼下是事业初创的阶段，还没到可以随意浪费时间的时候，第二日陈家洛就开始了紧张的忙碌。一大早就带着徐天宏来到工厂，昨晚的接风宴高类思和杨德望也去了，知道陈家洛回来后肯定要找他们，于是早已整理好了资料。

“总舵主，如今铁厂的出铁率比您离开时又高了一成，出铁的数量则是多了一倍，预计到明年上半年还能翻上一番，只是那时候煤矿和铁矿恐怕就不够用了！”，高类思将资料递给陈家洛，简略的汇报道，“如今火枪已经基本可以自己生产了，火炮的话还只能生产一些小型的；以工厂现有的人来看，产能基本上已经到了极限，若想扩大生产必须得有更多的人才加入才行，我和杨兄最近一直在统筹机器生产的事情，其他方面难免有些顾不过来！”

“高兄。杨兄辛苦了！人的问题我来想办法！”，就凭他们两个人支起这么大的摊子实属不易，况且除了本职工作之外他们还要去经世大学上课，工作强度可想而知，陈家洛可不想把他俩累垮了，说着将徐天宏引到身前，“这位是我红花会的

七当家武诸葛徐天宏，七哥刚从外面回来，对福鼎的事不大清楚，接下来一段时间他就跟着高兄、杨兄学习吧！”

“有劳二位先生了！”，徐天宏深深一礼，对于能改红花会带来大量钢铁和武器的人，他抱着极大的敬意。

“徐兄勿需如此客气！”，两人连忙回礼，“这段日子徐兄就跟着我二人好了，若是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俩自会解答！”

“七哥从明天开始就跟着两位先生吧！过一会儿我再带徐兄去大学、县衙还有兵营去看看！”，介绍完徐天宏陈家洛开始为他二人解决难题。“铁矿和煤矿的问题好办，台湾就有现成的铁矿煤矿，赵四哥和林堡主手上都有船队，咱们到时候从台湾去运就好！至于人么，赵四哥找的传教士可到了？”

“到了一些，但这些人所学各不相同。能帮着工厂进行工作的并不多！”，这次回答的人变成了杨德望。

“有总比没有的好！我再让四哥去澳门一趟，看看还能不能多找一些！不过老从外面找人也不是办法，咱们还得靠自己培养，二位一会儿吃完饭不

如和我一起去经世大学一趟，看看哪里有多少可以培养的苗子！”，虽然有些拔苗助长，但眼下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就让这些种子在工作中学习吧！

“这…”。高类思和杨德望面露难色，“这个办法我二人也不是没曾想过，也有些学生愿意到工厂来，但是戴校长不肯放人，说学业没完成之前不放一名学子离开！”

“戴校长这些日子如何？”，说起戴震陈家洛就一阵头疼，他这种行为也是出于对学生负责而考虑，但还是有些不知变通了。再加上此人在儒学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真是白瞎了他在数学上这么好的天分。

“戴校长整日为学校操劳。每天都忙道深夜才歇息！就是…”，俩人支支吾吾半天才接着说，“就是每日都要和吴先生他们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

“吴先生？”，陈家洛有些疑惑，记得学校里没有姓吴的老师啊？

“是从倭国归来的吴思华吴先生。吴先生祖上跟随朱舜水先生远渡东瀛，在儒学上造诣颇深，总舵主离开后他才和一些友人从东瀛返回，眼下正在经世大学教书！”，中国自古就对忠臣义士几位尊

敬。吴思华等人至今保留华夏衣冠的行为让他们极为佩服。

有人和他作对就好啊！也不知道这吴思华所研习的思想是那种，别和我给学生灌输的东西冲突了才是！一念至此陈家洛再也坐不住了，思想领域的争夺是最关键的，匆匆吃过饭和李沅芷打了个招呼就带着徐天宏和高杨二人来到经世大学。

到了大学门口四人翻身下马走了进去，经过一番交谈陈家洛对吴思华等日本归来的大明遗民刮目相看，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朱舜水的学说，摒弃了腐儒好空谈的习性，讲究学以致用，在日本时他们就曾研习过“兰学”——也就是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技知识。联想到明末时徐光启、孙元化等人对西方科技知识的热衷，陈家洛对他们的行为也便是理解，中国的儒生在没经过满清的愚昧驯化前还是知道放眼看世界的！

这一群人在来到经世大学后接触到高杨二人带来的最先进的科技知识，顿时喜出望外，一个个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投入到对科技的研究中。戴震难免有些看不过眼，不过但就儒学上的造诣他也没办法和吴思华想比，吴思华可是明末清初五大师之一的朱舜水的嫡系传人，比戴震这个自小贫困四处求学

全靠自悟的人，知识体系要扎实的多。三言两语就把他驳倒，倒是戴震在数学上的造诣让他们刮目相看。

这个人留在学校有些浪费了啊！陈家洛试探着发出邀请，“吴先生，如今家洛身边甚是缺人，若是吴先生不嫌弃的话不如来我身边帮忙？”

吴思华摇摇头，“总舵主，并非吴某矫情，实是吴某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哦？不知是何要事？”，陈家洛追问道。

“这件事还是出自高杨二位先生身上！”，吴思华一身道袍，身材瘦削，面相清奇，恍惚间若神仙中人，“在下刚到福鼎时曾在炼铁厂呆过一些日子，又从二位先生手里借的不少泰西来的典籍，待看完后不禁汗流浃背！”

说到这吴思华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远远地望着大海的方向，“我自幼修习儒学，本以为天下并无不能为儒学包纳之物，但到工厂一看，此中的运行规律很难从儒学上找到解释。那些泰西之人虽不习儒术，但对天地至理、世间百态另有一番解释，在下就想写一本书出来，将儒学、兰学以及其他泰西学说混为一炉，看能否从中找出一条新路来！”

第二百一十五章儒家与新教

陈家洛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地敲着，吴思华的话算是勾起了他的一件心事，那就是用何种思想来改造这个社会，已经延续千年的儒学明显不符合他的要求，既然穿越了一次难道还要自己的子民们再遭受百年苦难么？用他熟悉的后世中国采取的思想也不合适，太过超前的思想只会让社会更加混乱；至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分歧太大，原样照抄恐怕只会落得和当初红军中的那些教条主义者一个下场。吴思华的话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陈家洛想起自己当初看过的一本经典著作——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的马克思-韦伯所撰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书里韦伯详细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他力图使用分析统计数字确立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产业兴起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

既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改造的新教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心理驱动，那么由吴思华来对早

已腐朽不堪的儒家进行改革，使得改良后的儒教能够像新教一样，对产业革命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推动作用。从历史来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长期受宗教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儒家在西方也被看做是一种宗教），但只有天主教进行了完善的改革，新教改革后新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东方也因此远远落后于西方。直到近代各个国家才从不同途径迎头赶上，中国和苏联选择了唯物主义彻底摒弃宗教，从而将人们的思想从腐朽的禁锢中解救出来，就现阶段来看用唯物主义代替儒家思想过于超前，那么学习西方的做法用改革后的儒家代替旧有的儒家是否可行呢？

当然陈家洛想要的结果并不是披着新皮的旧儒家，反而应该是披着儒家皮的新思想才对；要完成这样一个工作。则需要对儒家及西方科技都有深刻了解的团队才行，从目前红花会的人才储备来看吴思华等东归明人和戴震对于儒家有较为深入的认

识，高类思、杨德望二人对西方思想认识透彻，自己粗知以后二百多年间世界各大主流思潮，如果三方能同心协力，那么整理出一套新的思想貌似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单凭他们五个人绝对没有能力完成，还需要抽调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支持。但以红花会目前的实力并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

“吴先生！”，陈家洛沉吟半晌终于开口说话了。“您所说的话小弟也曾想过，小弟也觉得如今的世界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若是儒家仍旧默守陈规，恐怕百年后就要像墨家一样沉沦下去！如今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了！”。墨家在墨翟尚且在世的时候也是一门异常显赫的学说，但在战国以后已经开始衰微，到了西汉更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至于他们最终的下落有两个说法，一说是最后一代在晚清抗夷而全部灭亡。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最后一代钜子留下遗书。此位钜子只剩两名弟子，一外放一内传。外放弟子远行立业，内传弟子封闭了此隐灵秘府。反正陈家洛穿越两年了也没发现一个墨家传人。

“不止于此吧？”，吴思华虽然意识到儒家已经开始衰落，却没想过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儒家绵延两千余年，岂是昙花一现的墨家可比？”

这个话题说来太长。而且没有现实的证据也很难让人相信，陈家洛避而不谈，“吴先生思虑深远，想必已经看到些端倪；我们不妨慢慢研究，等研究的透了。答案自会揭晓！”

“不知总舵主从何处得到这个结论？”，吴思华紧追不舍，这些专研学术的人遇到一个心仪的课题，就好像是初识人事的少年一样，无时不刻都处于**状态。

“这就说来话长了！吴先生所说之事小弟非常支持，吴先生不妨一边做一边和小弟探讨！”，当然新思想还是得自己来掌舵，这种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决不能脱离自己的掌握。

“如此就多有叨扰了，不过此事事关重大却不是在下一人所能胜任！”，吴思华看看左右，“日后恐怕少不了麻烦陈总舵主、戴先生、高先生、杨先生等人。”

“自当如此！此事由我牵头，吴先生主笔，戴先生、高先生、杨先生等人协助！”，嗯，陈家洛给自己挂了个意识形态研究小组小组长的身份，吴

思华是常务副组长，其他三个是组员，“吴先生可从我红花会中选取合适的人手协助，不过眼下正是用人之际，这人手的总数还是尽量控制在三十人之内吧！”，这三十个人也是陈家洛咬着牙挤出来的。

戴震、高类思、杨德望三人表情各异，戴震想的是维护儒学的传统地位，高类思和杨德望一个想的是是否可以借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另一个则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思想和儒家的结合。既然各有所求那么当然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三人一一答应下来。

“今日我还要去军营一趟，此事先这么定了！吴先生这几日若是有空，咱们就找个时间先聊一聊！”，说完陈家洛带着徐天宏往军营赶去。

ps：感谢禁忌之殇、微明执政官、赌鬼不是我的月票，感谢微明执政官的打赏。

第二百一十六章目标，恶虎寨

徐天宏读过一些书，要不然也不会被称为武诸葛，可陈家洛和吴思华今日所讨论的话题过于高深，他站在一边虽是听了不少，但也就是一副你们说的什么我不明白，但是总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临走时陈家洛才想起还要帮高类思和杨德望争取人手，或许今日戴震在听闻吴思华的话后注意力被转移，所以费了好大的功夫陈家洛总算从他手里抠出五十个人安排到他俩手下，最后一琢磨既然开了口索性多要一些，于是又给军队和心砚手下各要了二十人。气的戴震饭都没留就把他赶了出来。

从经世大学出来，徐天宏身上的压力顿时少了许多，特么的和你们这些文化人说话太累了！重新上马走了一段，徐天宏开口问道，“总舵主，不知如今练出了多少兵马？”

陈家洛在心中默默算了下，“每一千人一批，按时间和训练计划算的话现在营中大概有三千人了！至于是否能战，我离开福鼎已久，还得去营中看看再说！”

“军营重地，闲人勿进！”，还没到门口，两名哨兵就将陈家洛和徐天宏拦了下来。

“我是你们的团长陈家洛，这位是红花会的七当家徐天宏！都不是外人！”，陈家洛依稀认出这两名哨兵似乎是赵半山从浙江运来的红花会会众。

“军中条例，认证件不认人，团长可曾携带证件？还有军中会客需先行登记，再由营中之人来门口迎接方可入内！”，哨兵不为所动。

证件？陈家洛在身上摸了摸，记得自己离开的时候证件似乎放到军营里了！当下尴尬的笑笑说道，“证件没带在身上，就先登记访客吧！我二人想见见霍参谋长！”

得亏这俩人还认得陈家洛。没有继续刁难，领着他二人到门房中填好访客登记表递了进去，没过多久霍青桐就亲自将他二人接了进去；徐天宏叹道，“总舵主治军果然严谨，我观此营当不下于周亚夫的细柳营！”

周亚夫乃汉室名将，曾领军驻扎与细柳。汉文帝亲自劳军时也被拦在营外，后来细柳营就成了治军有方的代名词。陈家洛摇摇头道，“我不过是军营初立时在营中待了些日子，能有眼下的局面青桐功不可没！”

霍青桐脸色微红，“若非总舵主留下营规，青桐是断断练不出如此强军的！对了，还有林堡主、

皮埃尔教官等人的帮助！”

都是夫妻也不用客气太多，陈家洛对霍青桐说道，“现在正在做什么操练？我带七哥去看看！”

“正在做常规的队列练习。由皮埃尔教官指挥！总舵主、七哥，这边请！”，霍青桐带着二人来到观礼台；只见台下三千人以连队为单位排成二十来个方阵，士兵们各个站的笔直，数千人站在那里竟无一丝声音！

“皮埃尔教官，可以开始了！”，霍青桐见陈家洛二人已经就位，立刻下了命令！

“遵命！”。皮埃尔大声应道，抽出腰间的佩剑开始下令。“全体都有，立正！”

这家伙的汉语标准了不少啊！陈家洛暗暗想到，只听话音刚落，数千人齐齐收脚并拢，将头转正，右手将枪放下。使火枪轻轻着地，同时左手放下，成持枪立正姿势。三千人的动作整齐划一，如出一人；接下来又是齐步走、向左向右转、跑步走等常规练习；刚看到一半徐天宏就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忍不住出声问道。“这等强军竟是我红花会所有？”

“正是！”，陈家洛的话中透出一股自豪，他也没想到短短数月功夫霍青桐就能将这些兵练到如

此地步。

徐天宏终于从震惊中缓了过来，仔细查看后发现一个问题，“总舵主，怎么用的都是鸟铳啊？若是遇到敌军骑兵突袭恐怕不易应付！”

“呵呵，我这火枪可和鞑子用的鸟铳不一样，等会让他们操练给你看看！”，此时刚好训练到了间隙，陈家洛皮埃尔叫过来吩咐道，“皮埃尔教官，请抽出一个排来进行射击练习！”

“团长阁下！”，皮埃尔端端正正的行了个陈家洛自后世抄来的解放军军礼，大声说道，“我军正按照训练计划严格执行训练，根据军中条例，若无紧急事由不应更改训练计划，请团长阁下收回命令！”

这句话弄得陈家洛面红耳赤，愣了下马上回礼道，“抱歉，是我的错，还请皮埃尔教官继续按计划进行训练！”，皮埃尔这才满意的离去，陈家洛回过头来解释道，“军中凡事以条例为先，我离开的时间长了，一时没想起来，等训练结束后咱们再去看火枪吧！”

徐天宏长长的叹了口气，“都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但如今一看，若是有一万像这样的精兵，足以将女真人赶回东北去！”

陈家洛摇摇头，“不过是训练的好罢了，军队若是没见过血就不能算成熟的军队，他们还得打几场硬仗才行！”

临近日落的时候，训练才宣告结束，陈家洛重新下了命令，皮埃尔这次没有拒绝，抽出一个排的兵力来到射击训练场内。安放好靶子，三十多名士兵分成三行在五十米外正对靶子，一声令下三行士兵轮番标准的完成了射击、后退、装弹、上前、射击的战术动作！

硝烟散尽，陈家洛带着徐天宏来到靶子前，“七哥请看！”

徐天宏数了数靶子上的弹孔，心中默默计算了了下，约莫有七成多的子弹射中目标，再加上三行士兵轮番射击，一般的军队恐怕还没冲到这些士兵跟前就失去战斗力了！不由得叹服曰，“有了此等神兵利器，满清骑兵何足道哉。”

回到营房，巧合的是霍青桐和皮埃尔也同时提出，是该给这群士兵开展实战训练的时候了，陈家洛听完他们的汇报后起身站在墙上挂着的福鼎地图前面，伸手在某个点上重重敲了两下，“是该把恶虎寨敲掉的时候了！”

第二百一十七章首战1

“这几个月恶虎寨的人又不安稳了，若不是十二哥祸水东将他们骗到临县去打劫了一番，恐怕他们早就来攻打福鼎县城了！”，霍青桐从书架上取出厚厚一摞文书地给陈家洛，“参谋部已经制定了七种攻打恶虎寨的方案，请总舵主过目！”

“在军营中叫我团长！”，陈家洛早就换上了军装，除了脑后的金钱鼠尾看起来有些别扭之外，倒也算得上英姿飒爽。之所以这么强调是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军队归谁掌管的问题，若是以总舵主的身份指挥军队，那么其他红花会当家的是不是也能拿自己在红花会中的身份来下命令？现行的军队是应该在红花会的掌握之下，但只能是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红花会成员才能以自己在军队中的职务执行指挥权。

“是，团长！”，霍青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干净利落的回答。

陈家洛接过方案粗略的翻了翻，“眼下我们需要的是一场歼灭战，阵地的话就是恶虎寨好了！主动打上门去总比等着别人上门好控制，霍参谋长，你选出一份最适合的方案出来！”

“是，团长！”，霍青桐从陈家洛手中接过方案找出一份打开，“若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第三号方案最合适！按照这个方案，我军需要进行五天的准备，抽调出两千人马，分三路前进，第一路一千人，第二路和第三路各五百人，分别封死进出恶虎寨的三条道路，其中第一路负责正面主攻，第二路和第三路协助攻击......”

“嗯。明天召集连以上的军官开会吧！若是他们没有意见就按照计划进行！”，霍青桐在军事上的天分很高，整套方案制定的极为缜密，并且相当符合目前红花会军队的现状。

“团长阁下，还有一个问题！”，皮埃尔站出来敬了个礼道。“还请您为这个计划进行命名！”，谁说外国人就不会拍马屁的，皮埃尔这不用的挺到位的么！

“命名？”，陈家洛眼睛一转，想起后世一部很著名的影片来，“就叫威虎山吧！”，说完又觉得有些不对，若是威虎山的话那石双英接下来岂不是要倒霉了？算了，反正不过是个名字。用不着这么忌讳！让陈家洛没想到的是，虽然换了时间，但威虎山的名字依然出现在无数文艺作品中，石双英公爵的飒爽英姿也激励了无数青年投入到军营的怀

抱之中。

不等营中的军官奇怪为何目标是恶虎寨，计划名却变成了威虎山，陈家洛就宣布散会！带着徐天宏和霍青桐往庄子里赶去，一路上徐天宏极有眼色，一马当先跑在前面。给离别已久的小夫妻留下了私人空间。

“青桐，这些日子还好么？”。看着霍青桐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样子，陈家洛的小腹中毛冒起一股热气。

“在军营之中收获颇多，以前还想着打仗不过如此，现在看来我之前是过于自大了！”，说完她转头望向西北，轻轻叹气道。“若是当初我所率领的是这三千人，恐怕兆惠和富德早就被赶出西北了！”

“我家青桐向来聪明伶俐，我看那打了十多年仗的皮埃尔教官都对你佩服五体投地，说不定咱们红花会要出个女元帅了！”，见自己的话勾起了她不好的回忆。陈家洛连忙调笑道。

“女元帅？我可不敢想那么多，若是能像梁...平...前朝秦良玉将军那样青桐已经知足了！”，霍青桐先是想说梁红玉，觉得此人出身不妥，忙改成平阳公主，但她的夫君似乎本领一般，于是最终换

成了大明的秦良玉。

“娘子你看为夫离家已久，今晚就去你屋里歇息吧？”，聊了一会儿陈家洛嬉笑着问道。

霍青桐脸上一红，“沅芷妹子哪里你如何安排的？”

“额。”，陈家洛愣了下，要和自己的老婆说起别的女人他总觉得有些别扭，“回来那日陆老前辈已经给看好日子了，就在下月的初九！”

“如此最好，尽快把事情办了也好让沅芷妹子安心！沅芷妹子对你痴心一片，你可不许欺负人家！”，霍青桐用欣喜的语气答道，脸上没有一丝嫉妒，然后小嘴张了张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终究没有说出口。

陈家洛轻轻拍马靠近霍青桐，伸出右手拉住她的小手轻轻摩挲，温声说道，“青桐，我们是夫妻，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么？”

“沅芷妹子总算是有了归宿，可怜喀丝丽还孤身一人，她不远万里跟着你从西北到了福建，你总不能不管她吧？”，霍青桐咬着嘴唇说道，“马上就是你和沅芷妹子成亲的日子了，我说这些话是不是有些不妥？”

额，陈家洛卡壳了，心中不由赞叹，封建社会

就是好啊！好言相劝一番，说好等和李沅芷大婚后找个合适的时间吧这件事和李沅芷提一提，三人到了庄子里，用过晚饭陈家洛就迫不及待的把霍青桐抱进了卧室，期间自有一番旖旎略过不表。

第二日，军营的会议室中，所有连以上的军官都挺胸抬头、目不斜视的坐在座位上，认真听着霍青桐讲述作战计划。陈家洛一心二用，一边听霍青桐的计划，一边打量着这些年轻、稚嫩的军官们，扫过冉飞、王大江等熟悉的面孔，数月的整训帮他们洗去了江湖中的痞气，整个人的精气神焕然一新。

“本次作战计划由陈团长担任总指挥，第一营到第四营以及炮兵营担任作战任务，第五营和第6营负责留守大营！”，霍青桐最后说道，团长是临走之前陈家洛给自己安的身份，但目前红花会的兵力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团的数量，陈家洛也没急着给自己升官，等这场仗打完了再升也不迟，顺便还能提拔一些表现优异的军官、士兵！

三日后，大营外，陈家洛拉着李沅芷的手，“等这场仗打完了，我就回来和你结婚！”

ps：感谢yy1258539628、那一叶的枫情、sunblade、希夷的月票，妈蛋审核半天了。

第二百一十八章首战2

骑在马上跟着大队前进的陈家洛心中阵阵懊悔，我怎么就把那句话说出来了呢？这不是找死么？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他抬眼望向前方的炮兵营，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队伍中的大炮上来。炮兵营的人马看上去大多都有些眼熟，放眼望去十个有八个是自己当初给上过课的红花会会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炮兵是技术兵种，熟悉数学特别是三角函数乃基本要求，能达到这一标准的除了经过戴震和高类思培训的学员之外就再无他人了！

红花会目前装备的大炮有三个型号，分别是四磅炮、八磅炮和十二磅炮，更大口径的十六磅炮乃至三十二磅炮尚在研制当中。这是皮埃尔的建议，出自1732年由时任法国炮兵总监让-弗洛朗-德-瓦利埃尔中将所创建瓦利埃尔体系，直到1730年，法国野战军还使用着五花八门的弹药，由法国本土制造或是从外国进口，口径也各式各样。这样的炮兵弹药体系是所有炮兵后勤军官们的噩梦。火炮运输则是另一大挑战，因为那时的大炮通常是极为笨重的。比如，一门12磅野战加农炮需要9匹马拖拽，有时甚至要用上小牛。由此可见，这些大炮车是极

不灵活迅捷的。瓦里埃尔中将精简了各种繁杂的弹药口径名目，以及使加农炮身管与臼炮身管标准化，使弹药与火炮均可以在法国本土被制造。

法国当年面临的问题在清军中同样存在，因此红花会的炮营如今几乎可以说的上是全中国最先进的炮兵队伍了！目前所装备的三种大炮都属于野战炮，在使用畜力的情况下基本能够跟上步兵的行进速度。到了傍晚队伍就来到距离恶虎寨三十里之外的地方安营扎寨，陈家洛率领的一千人就地休息准备明日的战斗。其余两支队伍分别由霍青桐和皮埃尔带领继续前进，他们得到了预订地点堵住恶虎寨的退路方可休息；因为他们担任的是次要任务，所以只带了少量四磅炮。这让他们的行进速度提高了不少。

到达预定地点后，陈家洛下达了就地扎营的命令，大小军官早就经过了扎营的培训和演习考研，有条不紊的带着属下的士兵迅速将任务完成，没用多久功夫一座防守严密的临时军营就修建完成。营房中升起袅袅炊烟，炊事兵们制造的香味让所有人都馋涎欲滴。

“报告团长。营外有一个叫石双英的人求见！”，刚打算去检查下士兵们的伙食，一名哨兵

奔过来向陈家洛报告！

“我出去接他！”，陈家洛举手回礼后跟着哨兵来到营门口，石双英正被一群虎视眈眈的士兵围在中间。陈家洛连忙迎了上去，“十二哥多日不见，一路辛苦了！”

“总舵主练得好兵啊！”，石双英这些日子一边在恶虎寨潜伏，一边还要处理红花会的内部事务。去军营的机会少了，就连本应该自己负责的军法官也只好临时让他人代替，以至于这些后期入伍的哨兵竟然没认出他来。

“若非十二哥留下的人手严格执行军法，也练不出这些好兵！”，办完手续后陈家洛亲热的拉着石双英的胳膊进了军营，“等这次解决完恶虎寨的事情，十二哥就可以回到军营中专心担任军法官了！”

“此事稍后再说，我此次前来带了恶虎寨最新的情报！”。石双英从怀中掏出一叠纸递给陈家洛，“恶虎寨的地形图和兵力分布图我早就给霍参谋长了。这是最新的人员变化！还有小弟在寨子中发展的内应！希望能对此次作战略有帮助！”

这一番话让陈家洛刮目相看，从他口中吐出的新式词汇比临别之时多了不少，可以看出石双英在

自己离开时候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去学习新知识，陈家洛看了一遍图纸，和之前送来的几份没有太大变化，仍旧是几个寨主各自领着自己亲信的人马防守一侧。就是人数比上次少了一些，陈家洛指着纸上的数字问道，“这是为何？”

“启禀总舵主，咱们大军出城声势浩大，有些机灵点的土匪估计是看出恶虎寨落不了好。就带着细软跑路了！小弟想着跑的人多了倒是也能给咱们省些力气，故而未曾阻拦！”，石双英依旧是万年不变的僵尸脸，就算是报喜脸上也不见一丝感情波动。

“既然对方情况有变，那么咱们的计划也应该相应调整才是，我去把军官们都召集起来开个会，会上还要十二哥详细介绍下最新的变化！”，陈家洛叫过通讯兵去召集军官，然后在大帐里开始了战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至于士兵们则在吃完晚饭后回到营房开始养精蓄锐准备迎接他们生命中的第一次战斗，杨大柱现在已经是班长了，不知是从未这么早休息过还是临近战斗紧张的缘故，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正打算起身出去撒泡尿，旁边的副班长李有地却比他先起来了。

这家伙估计也是睡不着，杨大柱笑笑跟了上去，走到营房外面李有地轻声问道，“大柱哥，你说咱们明天能打赢么？我可听说那恶虎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凶人。”

“战前扰乱军心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杨大柱小声呵斥道，说完指了指大营中间仍旧亮着灯光的指挥部，“他们再凶还能凶得过教官去？”

“也是！”，李有地自嘲的笑笑，“别说被他们骂了，就连你一听见教官两个字我都心肝打颤。”，要是和教官比起来，那些土匪似乎也算不得什么了，李有地打定主意，明天上了战场自己可得好好表现一番。上次考校枪法，杨大柱和蒲二弟都因为枪法出众升了班长，弄得自己这个副班长探亲时都抬不起头来，明天可不能在被他们甩到后面了。

杨大柱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当初召集乡勇为的就是打恶虎寨，明天万一要是把恶虎寨打败了，他们这些人岂不是又要回乡种田？

第二百一十九章首战3

不，不能再回去了！杨大柱此时就像那些经过刻苦学习从农村来到大城市读大学的学生一样，充满了对现在生活的珍惜和更好生活的渴望，每月一两银子三斗米，升了班长后饷银又涨了一些，而且营中还管饭，银子和粮食都是落在自己口袋里的；进了军营不仅能让自己过上好生活，连带着家里人的日子也逐渐宽裕起来。家里靠着他拿回去的军饷和粮食已经盖了新房子，最近一次回去的时候竟然在屋里见到了镇上大名鼎鼎的刘媒婆，像她这样的人往日里可是绝不对浪费时间多看自己一眼。这都是加入军营后的变化啊！

“大柱哥！你说咱们打完这仗还能继续当乡勇么？”，李有地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索，“俺可不想回去再给东家种地了，累死累活连口饱饭都吃不上，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

“团长和教官他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训练咱们，恐怕不是一场仗的事情！”，杨大柱迟疑的说，同时心下想着，若是这一仗打完了，自己表现好的话是不是可以当排长了？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还不回去休息！”，一

个熟悉的声音低声喝道，俩人回头一看原来是冉飞开完会出来了！

“连长！”，二人立刻立正敬礼，冉飞还礼后再次问道，“怎么了？莫不是想着明日就要打仗吓得睡不着了？”

“俺们塘底村可没有孬种。”，杨大柱被冉飞的话激的面红耳赤，“连长你就看好吧，俺明天保证带着咱们班好好地打给你看！”，李有地也跟着应和。

“打好仗是为了你自己，可不是给我打的！”。冉飞先纠正了他话里的错误，接着劝道，“既然不怕就早点回去睡觉，休息好了明天才有精神打仗！”

“连长，您给咱透个底，明天要是咱们灭了恶虎寨。咱们还能继续干乡勇么？”，杨大柱大着胆子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冉飞奇怪的看着他，“为何你觉得灭了恶虎寨你就干不了乡勇了？”

“当初告示上不是说的因为有恶虎寨贼人骚扰乡里，所以才募集乡勇的么？”，杨大柱摸着脑袋问道，“要是明天收拾了恶虎寨，还留着乡勇干啥？”

“怎么，舍不得离开军营？”，冉飞笑着问道。按团长说的这似乎是个好消息啊！起码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好生活是谁给带来的，而且有了初步维持现状的**。

“每天大肥肉吃着，大米饭管饱！这样的日子地主家也没有啊！”，杨大柱也跟着傻乎乎的笑了起来，“有这样的好日子，傻子才舍得离开！”

“哦？就是因为能吃饱饭，有银子拿才舍不得离开军营的？”，冉飞继续循循善诱。

“不。不是！”，杨大柱涨红了脸。连忙摆手否认道，“除了能吃饱饭，连长您和教官们也把俺当成个看！往日在村里给人扛活的时候。地主家的人从不正眼看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就算是为了活的像个人样，俺也舍不得从军营里出来！”

这还算有点意思。团长当初教的那一套果然有用啊！冉飞张张嘴想给他二人透点底，不过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伸手拍拍他二人的肩膀，“行了，你俩的心思我知道了。先回去睡吧，明日好好打仗，咱们肯定不会亏待了你们！”

这边杨大柱和李有地带着疑惑回到营房休息，出于对冉飞和军队的信任，他们很快就抛弃了顾虑进入梦乡；而恶虎寨中，几位当家的却心急如火，

守在聚义厅中难以入睡。

“老四还没有找到么？！”，杨大柱的本家恶虎寨大当家杨二虎又摔了一个酒碗后大声问道，他已经习惯了石双英替他拿主意，眼下找不到人让他顿觉手足无措。

“大...大哥！许是四当家的去山下探听消息去了，咱...咱们再等等看！”，三当家李狗子额头冷汗直冒，他心中对石双英的下落早已有了猜测，但石双英是他引上山来的，为了自己的地位眼下也只有咬着牙帮他扛着了，希望石双英真的是如他所说下山探听消息去了吧！

“探听消息为何不给大哥和咱们说说？”，石双英上山后二当家陈光耀的地位下降不少，他平日里军师的事务被石双英分去不少，再加上石双英武艺出众，懂得交际，以至于许多新上山的土匪几乎就没把他当军师，他心中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现在有了落井下石的机会哪肯放过，阴测测的说道，“我看老四怕是见狗官兵人多吓破了胆早就跑了吧！”

“别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老四的事情放到一边，先说说看咱们怎么对付那些狗官兵！”，杨二虎心中总算还有一丝清明，知道现在不是闹分裂的

时候，无论如何也得先过了眼前的这一关再说！

“要不和上次一样？咱们今天半夜去偷袭？”，李狗子试探着问道。

“额...”，这大半年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整日美酒喝着、肥肉吃着，晚上还有赵家的大小姐陪睡觉，杨二虎早已丧失了当初的光棍气，听到李狗子的话愣了半晌才挤出一丝笑容，“三弟觉得谁领兵出去偷袭的好？要不三弟你亲自带人去？”

杨二虎，我干你大爷！劳资给你出个主意，你不给好处也就算了还让老子送死？李狗子心中把杨二虎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脸上还陪着笑脸说道，“大哥，上次是老四带人去的，小弟留在寨子中守家；咱倒不是不怕去，就是担心办不好给大哥您丢脸啊？”

“要不二弟你去？”，杨二虎又将视线转向陈光耀。

“大哥，小弟手无缚鸡之力，如何能担此重任？”，陈光耀立刻认怂，眼珠子贼溜溜的转了几圈，伸手指向一位新来的好汉，“新上山的熊大头领勇力过人，不如就由熊大头领带人去吧？”

“小弟倒是想去，可手下人数不足，去不了啊！”

“小弟旧伤未愈。”

“小弟……”

一连串的拒绝让杨二虎大为恼怒，一掀桌子，“算求，都别去了！明天在寨里等他们打上来吧！”

第二百二十章首战4

清晨，当初生的太阳所射出的光芒刚照到旗杆顶端的时候，嘹亮的起床号将在树林中栖息的鸟儿从梦中惊醒；本来静若止水的军营顿时嘈杂起来，“快！穿上衣服快点起床，迟了小心关禁闭！”，杨大柱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起来，伸手取过放在床头的衣服利落的穿起来，不到一分钟就穿戴整齐，期间还没忘了催促自己的部下。

两分钟后杨大柱带着自己的班排着整齐的队伍往军营中间的集合地走去，陈家洛在检阅台上看着自己的第一支队伍，心中默默念道，推翻满清的第一仗就从这里开始吧，来吧，让我看看你们这几个月的辛勤付出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

“稍息！”，整好队伍后陈家洛大声喊道，浑厚的内力取代了扩音器的功效，哪怕是最后面的士兵也能清楚地听见他的指令，“弟兄们，咱们马上就要开始和恶虎寨打仗了，你们怕不怕？”

“不怕，不怕，我们不怕！”，上千人的嗓音合在一起直冲云霄。

“不怕就好，说实在的你们这几个月来练得比天下任何一支队伍都辛苦，现在也比天下任何一支

军队都强！”，陈家洛自动忽视了西方的那些军队，而且他也有信心将这支军队建立成全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那些恶虎寨的贼人不过是些只能欺负老弱病残的怂货罢了！今日此战，我军必胜！”

“必胜！必胜！必胜！”，虽然尚未打过一场仗，但想起这些日子的辛苦训练，他们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陈家洛双手下压止住了他们的呼喊，“今日我不说别的，作战计划你们的长官想必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们了。你们只需要按计划行事便是！我就说一点，今日作战诸位大可放心大胆的去打，若是有人受伤，营中给你们治伤，治不好了养你一辈子；若是有人不幸殒命，营中替你给父母养老。将你的孩子养大成人！”

说到这里陈家洛稍微顿了顿，让他们消化片刻后继续说道，“诸位，这一仗只是咱们的第一仗，等打完了还有更多的仗等着你们去打！不要怕打完这一仗就要回家去！”，这一刻他终于微微露出了自己的野心，“好了，现在先去吃饭，吃完饭立刻开始行军。中午之前到达恶虎寨！天黑之前将恶虎寨给我拿下来！你们办不办得到？”

“办得到！办得到！办得到！”，一听再无失业之忧，士兵们兴奋地大喊起来，在接到解散的命令后按顺序排着队伍往用餐的地点行去。陈家洛带着军官们也跟着他们排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用过早饭后继续前行，陈家洛骑在马上微微侧过身子对旁边的老者说道，“药王前辈，今日有劳了！”

“不碍事，医者父母心。眼下正是用得着我的时候，陈总舵主勿用道谢！”。毒手药王随意摆摆手，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不过后一句话立刻击碎了他的形象，“我说你可得快点啊，明日我可是订好了那显微镜的使用时间。”，目前红花会中的显微镜只有高杨二人从欧洲带回来的几部。完全不能满足使用，就连毒手药王也得按规矩递申请排队使用。

“前辈勿用着急，四哥过一阵就会从澳门再购买几具回来，到那时候我就送前辈一具，您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想用多久就用多久！”，见他对新领域如此迷恋，陈家洛心中大乐，这下他可就得被自己死死困在红花会的马车上了；不过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吧？竟然把程灵素也带了过来，也不怕小姑娘见到血害怕么？“前辈，战场上刀枪无

眼，还是把灵素姑娘送回去吧？”

毒手药王看了看身后的程灵素，她正在马车上专心的读着医书，旁边的胡斐嬉笑着和她说着什么，她却理也不理。既然胡斐在哪身边必然少不了苗人凤和平四。苗人凤江湖上的打斗经历的多了，上战场却是第一次，满脸的跃跃欲试。

看着两个孩子可爱的样子，毒手药王笑呵呵的摸着胡子说道，“不要紧，有苗大侠在，想必没人能伤的了他俩！况且不诊治那学得会医术？一会儿我治伤的时候就让她在身边看着！我也想试试总舵主所说的输血之术究竟有没有效。”

陈家洛闻言一头冷汗，血型匹配你还没研究出来呢！哪敢现在就动手，万一自己辛辛苦苦练出来的兵没死在战场上反而死在手术台上就太不划算了，忙出言阻止，“前辈，前辈，咱们的人若非万不得已，切不可施展此术。”，接着回头偷偷看了一眼苗人凤凑到毒手药王身边小声说道，“等咱们抓到了恶虎寨的土匪，若是有罪大恶极之人，任由前辈处置！”

毒手药王虽不是滥杀无辜之辈，但只看他名字里有毒手两个字就知道此人行事的风格，当下点点头应了下来。

两个时辰之后，全军终于到了恶虎寨山下，只见半山腰的寨门紧闭，寨墙上密密麻麻挤着看起来凶神恶煞的土匪，口中污言秽语骂个不停，同时还故作豪爽的大笑。

色厉内荏，陈家洛放下望远镜叫过石双英，“十二哥，今日暂时用不上你的人手，发信号让他们先退到后面，以免一会儿开炮时误伤了他们！”，第一次作战，陈家洛并不想太过轻松，还是稍微给士兵们一些考验的好，不过看恶虎寨人马那些样子，似乎也造不成多大的麻烦！

石双英点点头从怀中摸出一只火箭点燃，啾的一声，一道绿色的烟火飞上天空。

“按计划展开队伍，准备进攻！”，陈家洛下达了命令，士兵们迅速开始忙碌，步兵根据道路的宽度调整队伍，炮兵推着大炮飞速前进来到预定地点，并开始测距、调整炮口角度......

在接到一切就绪的报告后，陈家洛高高举起右手，“目标寨门，开炮！”

第二百二十一章首战5

“目标寨门，距离三百五十米，角度三十五度，按标尺调整角度，准备......开炮！”，王大江按照炮兵操典上的条例大声喊出命令，炮兵营的炮手、装填手等飞快的做好准备，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引信被火把点燃。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经高类思改良后的火药将铁球炸出炮口，尖啸着向寨门口飞去。

寨墙上一阵鬼哭狼嚎，喽啰们有的急忙将头缩到寨墙下方，有的径直跳下寨墙向后跑去，更有的人被吓傻了，浑身僵硬、直勾勾的看着飞来的铁球。还好第一发炮弹角度稍微高了些，炮弹从他头顶飞过砸到后院的屋顶上。他这才反应过来，大叫一声哭喊着扔下手里的兵器随着人群向后跑去。

“大当家的，这样不行啊！”，来寨门口观战的陈光耀急的，“若是任由狗官兵开炮的话，用不了多久咱们的人跑光了啊！”

“那你说怎么办！”，杨二虎大声喊道，他也就在当年打劫的时候见过俩抬枪，啥时候见识过大炮的威力啊，硬撑着才忍住没有逃跑。

“得把人拦住冲出去杀他一阵！听说山下的那

些官兵以前都是种地的，没见过血，要是咱们冲到他们跟前，必可大胜！”，陈光耀使劲给杨二虎打气。

“就照你说的！”，陈光耀的话就好比是救命稻草，杨二虎抽出腰间的大刀，手起刀落将从他身边跑过的一名喽罗斩杀当场，恶狠狠地看着那些喽啰，“谁敢临阵脱逃，这就是下场！”

见大当家的发怒，再加上那染着鲜血的大刀，现场的乱象总算是稍微稳定了些。杨二虎恶狠狠地看着众喽啰，“今天要是杀不退这些官兵，咱们谁都别想活！老三，你带上五百弟兄冲出去，给他们点厉害尝尝，我在你后面压阵。若是有人敢跑回来，小心我的钢刀不认人！”，说完杨二虎瞪着一双红通通的眼睛望向李狗子。

“大...大...大哥！”，李狗子都快哭出来了，外面这么多人，这是让我送死么？

“怎么，你不想去？”，杨二虎往前走了两步，手中的刀握的更紧了！

“不...不是！”。李狗子总算反应过来，他出去的话或许会被官兵打死，但要是不出去，肯定会被杨二虎当场砍了！一咬牙一跺脚，“大哥，我这就带人杀出去，您就瞧好吧”

说完回头点了几个亲信小头目，“你们几个。带上自己的人跟我杀出去！”，有个小头目稍一犹豫杨二虎提着刀迎头便砍。现场又多了一具尸首。

“大哥，这样不行！”，陈光耀见喽啰们的表情不对，赶紧凑到杨二虎耳边小声说了几句。

杨二虎点点头大声喊道，“去拿酒来！再从库房里取五千两银子来！今日出阵的兄弟每人赏白银十两，若是能杀一名狗官兵再赏银二十两。军官翻倍！”

不一会儿白花花的银子堆到了喽啰们的面前，见炮弹已经将寨墙轰开一条裂缝，杨二虎来不及可惜银子，提起酒坛亲手给李狗子倒了一碗，“三弟。今日全靠你了，事成后哥哥房里的东西你看上什么就拿什么，哥哥若是皱一下眉头就是小娘养的！”

如此一番，喽啰们的士气总算高昂了些，一个个大口大口的将烈酒灌进肚子里，再把碗摔到地上砸的粉碎，到杨二虎跟前领上十两银子塞进怀里。不知道李狗子刚才问杨二虎要了点什么，看他现在似乎也不那么害怕了，提着刀喊道，“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爷吃过香的喝过辣的，还睡过老爷家的大小姐，这辈子值了！孩儿们，跟我杀狗官兵去

啊！”

说完拉开衣襟露出满是黑毛的胸膛领头冲了出去，他手下的小头目们也赶紧带着属下跟了上去。

“敌人出来了！第一排举枪，第二排预备！”，守在最前方的冉飞抽出腰间的指挥刀大声喊道，“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开枪，把他们放近了再打！”

杨大柱此时却没了刚开始的那些紧张，看着喽啰们乱七八糟的队形，将手中的褐贝斯步枪平举过肩，左眼透出准星瞄准了那名**上身、胸口满是黑毛的大汉，心中不住的念叨着，靠近了再打，靠近了再打！

“八磅炮继续攻击寨墙，四磅炮换霰弹，目标敌人大队中央，准备开炮！”，王大江迅速根据现场形式的变化下达命令。

“轰！”，八门大炮同时吐出火舌，成百上千颗铅子带着致命的速度如暴雨般落在了喽啰们的身上，顿时溅起一朵朵血花，大约有二十来人在第一轮炮击中丧失了战斗力。

李狗子运气好，身上竟然一点伤也没有，连忙喊道，“狗官兵的大炮打完了，咱们赶紧冲上去，只有杀到他们跟前才有活路。”

如今红花会炮兵营中四磅炮的发射速度大概是一分钟一发，此时李狗子的人马已经冲到了距离步兵防线三百米处，若是速度够快的话的确可以赶在下一次发射前冲到杨大柱面前。

三百米了，杨大柱咽了口唾沫，忍住了扣动扳机的**；二百米，杨大柱的食指开始微微颤抖；一百米，还没听到长官开枪的命令；八十米，不知道是谁率先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后杨大柱条件反射似的跟着扣动了扳机，远远地望见那名胸口满是黑毛的头领一个踉跄栽倒在地上。

“第一排后退，第二排上前，第三排准备！”，来不及追求责任，冉飞赶紧下达第二道命令！第二排的枪声比第一排整齐了许多。

很快第三排射击完毕，杨大柱又站到了队伍最前面，咦，那家伙竟然还没死，他看见李狗子不顾左臂的伤口，又冲了过来。我就不信打不死你！瞄准她的胸口又是一枪，谁知道这一枪更是偏的厉害，连李狗子一根头发都没打到。

等杨大柱第三次站到前排的时候，发现视野里已经不见了李狗子的身影，出寨的喽啰还剩下不到百人，正乱哄哄的往回逃去。

ps：感谢在海一方01的月票；哎，俺当年也在

天津上过班啊，今天兑换了请假条，发两章免费章节为天津祈福下。

第二百二十二章战后

这场战斗并没有持续很久，在这伙残兵败将逃回寨子里后才发现，留守寨中的杨二虎等人早就跑的看不见人了，他们早已被乡勇们密集的火力吓呆了，待醒过来后立刻四散而逃；这些人自然也不会留在寨门等死，丢下手中的兵器就向后山跑去，就这样再没有付出一人伤亡的情况下，红花会顺利的拿下了恶虎寨的第一道关卡。

后期的战斗，恶虎寨虽然利用地形的优势给红花会制造了点小麻烦，但在霍青桐亲自带人杀到后山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丧失了斗志，要么跪地投降，要么一头钻进林子里，希望能逃脱一条小命。

“总舵主！李狗子和杨二虎的尸体已经找到，陈光耀被咱们俘虏了！”，石双英检查完后向陈家洛汇报道，“寨子里的库房已经被我安排的内应接收了，还请总舵主派人查验！”

“有劳十二哥！”，陈家洛立刻安排人手跟着石双英带来的人前去接收战利品，然后问参谋，“咱们的人伤亡如何？”

“报告团长！”，刚做完统计的参谋举手行礼后拿出一张纸念了起来，“此战共击毙敌人二百七

十八人，俘虏五百三十二人，恶虎寨主要头目无一得脱；我军牺牲五人，伤三十八人，其中十七人重伤，伤员已经被送往临时医院救治！”

“先去医院看看吧！”，统计缴获、审讯俘虏的事情自有他人，陈家洛跟着参谋出了大门往医院走去，这一仗的损失主要出在上山过程中，大多伤亡都是被顺山滚下的巨石造成的，若是放在平原上打这一仗，红花会的伤亡只会更少。

“灵素。刀！”，刚走进帐篷，就听见毒手药王的喊声，幼小的程灵素从医护兵手中接过经酒精消毒的手术刀递给毒手药王，小小的脸蛋上丝毫不见慌张和害怕。

做完一例截肢手术后，毒手药王擦了把汗转过身。正好看到陈家洛，不等陈家洛搭话他厉声喝道，“谁让你进来的！快出去！医院重地非医疗人士不得进去你不知道么！”

怪不得看到程灵素了却没看见胡斐呢！陈家洛止住了正要反驳的警卫员，什么话也没说就退了出去，也是自己心急了，错不在毒手药王。

从手术室出来转往伤员病房，一些受轻伤的家伙正在里面兴高采烈的吹嘘着自己方才的英勇表现，小胡斐则凑到里面兴致勃勃的听着，时不时的

提着水壶去给那些伤员的杯中续上开水。挨个慰问一番。陈家洛推出营房，正好看到苗人凤站在门口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苗大侠在想什么呢？”，陈家洛上前问道。

“有了这火枪大炮，我辈武人恐怕再无出头之日了啊！”，苗人凤怜惜的抚摸着腰间宝剑上的璎珞说道。

不知怎的这句话让陈家洛想起了死在洋人火枪下的程廷华等武术家，是啊，就算武艺再好又能对付几把火枪呢？况且现在红花会用的还只是前膛燧发枪。若是等日后发明了后装连发枪，到那时候再去练武又有何意义？嗯？不对。自己的想法有些过于功利了，习武更重要的是锻炼身体及尚武精神的培养，这些放到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过时，陈家洛反问道，“苗大侠，我辈武人学武可是为了杀人？”

“并非如此！”。苗人凤摇摇头，“我辈中人练功学武为的乃是行侠仗义。济人困厄，苗某习武多年，却也不是嗜杀之人。”

“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习武之人勇字当头。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我红花会正是因为不忿鞑子欺压汉人方才立志推翻鞑子暴政。此种精神无论何时都不会过时！”，说到此

处陈家洛话锋一转，“这两军对垒之时武林高手虽然起不了太大作用，但放到别处却胜过普通士兵数倍！”

“总舵主说的是？”，苗人凤听他说完沮丧的心情好了些。

“若论狙杀敌将、焚毁粮草、偷入敌军军营探听消息，这些武林高手可比普通士兵合适多了！”，似乎可以找一些人组建个特种兵什么的，有了练武的底子培养起来应该会快上不少。

和苗人凤聊了一会儿特种兵的事情，等毒手药王出来又给他道了个歉，陈家洛又回到了聚义厅，此时霍青桐和皮埃尔也已经到了厅中。陈家洛见状索性把有资格的军官都叫到厅中开始开会。

看到那些年轻的军官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样子，陈家洛把准备拿来表扬的话吞了下去，“你们觉得这一仗打的很不错了么？”

“团长，我军此战剿灭恶虎寨伤亡还不到五十，当属大胜啊！”，王大江小心翼翼的说道。

“那么说你们就没犯什么错？是我不该说你们了？”，现在不给他们泼瓢冷水，让他们冷静冷静的话，养成骄傲自大的毛病可就不好了。

“报告团长，此战初始，我军在没接到开枪的

命令就有人开始射击，导致第一轮射击的效果不尽人意，并且打乱了射击的节奏，以至于战果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放跑了不少敌人；属下治军不力，请团长责罚！”，冉飞第一个反应过来，站起来请罪。

“嗯，其他人还有没有要说的？”，陈家洛右手下压示意他坐下后接着问道。

“额，属下带人追击敌人之时一时昏了头了忘了条例，没注意与后队的衔接，险些被敌军杀个回马枪！”，又一名军官站了起来。

“属下忘了控制炮击频率，浪费了不少火药和炮弹。”

“属下……”

一名名军官的话让大家慢慢的冷静下来，的确此战获胜并非因为自己表现优异，而是因为敌人实在是太渣了，若是换一支队伍，就算自己能获胜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方才那点得意立刻消失不见。

“以后每次打完仗先开个总结会分析此战得失，任务下达到每一个士兵。及时发现不足才能继续进步！”，批评完陈家洛露出笑脸，“好了，先祝贺大家此战获胜，来让我们看看此战的收获！”

ps：最近接连不断出事啊，书友们注意安全

啊！

第二百二十三章善后

“此次战斗共毙敌……俘虏……我军伤亡……”，参谋先将战果又说了一遍，然后开始汇报缴获，“截至目前为止，已统计出的缴获数量为：黄金三千七百六十九两，白银五万六千四百八十六两，铜钱四十八万九千六百七十五文，粮食约九千石，猪羊一百余口；火药八百斤，刀枪等兵器三千余件，马五十余匹；另解救出被土匪绑上山的妇女一百余人，其他数据尚在统计中，预计明日完成。”

“此次真是发了大财啊！这么多银子够咱们会中用一段时间了！”，参谋刚合上文书，下面的军官们纷纷兴高采烈起来。

陈家洛凝神听了听，还好没听见有人讨论战后该赏多少银子的事情，无论是清军。明军还是其他封建军队，战后赏赐银两犒劳军队都是固定的流程，若是打了胜仗没有银子打赏，甚至会有哗变的危险；陈家洛想建立的可不是一只封建军队，如今的欧洲军队已经逐渐由封建军队向近代军队转变，自己的军队就算是比不上现代军队，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比他们差。

“大伙儿说说看，这些银子该怎么花？”，陈家洛敲敲桌子，待他们静下来后问道。

一说起这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见半天无人发话霍青桐站起来说道，“团长，此次我军所取得大胜，但仍是有人伤亡，我建议拿出一笔银子作为阵亡将士的抚恤，同时选一块好墓地将他们好生安葬；若是有人受伤无法谋生，咱们也得把他们养起来。”

“此乃应有之意，抚恤银子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待核实清楚后就发给他们的家人吧！顺便再免了他们家二十年的钱粮。若有子弟愿意从军优先录取；对了，银子切忌一次发完，咱们还是每月派人送上门去的好，务必发到牺牲战士的直系亲属手中，若是有人敢对这些银子伸手，决不轻饶！”。接着陈家洛向他们解释了此举的原因，红花会的战士大多来自农村，而此时的农村宗族势力强大，这些牺牲的战士留下孤儿寡母在村子中，若是猛地得了一大笔银子恐怕会惹上麻烦，再加上陈家洛在后世见过许多乍富后染上恶习又迅速归贫的案例，深刻的知道直接发银子并不是好办法！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陈家洛并没有说出口，直接发银子倒是能让这家人激动几天，但时间一久就忘了。细水长流的话

等于把这家人绑在了红花会的战车上，哪怕只是为了拿银子，这些人家也会对红花会表示支持。

“还是团长想的深远。”，有了霍青桐打头，其他人也开始畅所欲言，在座的都是红花会的精英，有些不合适对外人说的话在这里也堂而皇之的说了出来，“咱们眼下得了这么一大笔银子正该加紧招兵才是！等咱们练出一万精兵。天下哪儿去不得？”

“嗯，扩兵本就是计划中的事情；接下来咱们先招上两千人。等着两千人练出来之后咱们再招两千人！再多的话福鼎估计是容不下了！”，到那个时候红花会的脚步也该迈出福鼎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了。

“团长，按照您上课时所说的，咱们如今已有的士兵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团的编制，下一步是否该改编成师了？”，一名出身绿营的红花会军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呵呵。别不好意思，打了胜仗论功行赏是应该的！”，陈家洛笑着说道，“回去后升级为师的事情马上开始，组织部门会根据你们平时和此次作战的表现来综合考量。对了。今后凡是连以上的军官必须加入红花会，诸位的属下若是有业务熟练、

思想过关的好苗子不妨引荐入红花会，不过丑话说到前头，日后这些人要是犯事了，引荐人是要付连带责任的！”，陈家洛已经开始逐渐对红花会进行改造，在他的计划中红花会应该由一个松散的会党组织向组织严密、拥有远大理想的政党发展，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国在和欧洲的竞争中不至于落败。

“团长，这些刀枪火药该如何处理？属下方才去看过了，那些火药质量不一，兵器也杂七杂八的门类众多，恐怕不适合我军使用！”，方才汇报数据的参谋问道。

“分成两批，分别送到河南马朝柱处和山东王伦处！既然我们拿来没用，不如送给别人，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推翻满清，在此阶段咱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于满清倒台之后若是他们还活着，又能识时务的话，给个虚衔养起来也不是不行。

又回答了一堆问题后，众人的发问越来越少，就在陈家洛准备宣布散会的时候霍青桐在此发问，“团长，那些救出来的女子该如何处理？”

“若是有家人尚在就送.....”，话说到一半陈家洛方才反应过来，如今可是思想禁锢最严重的大清朝，讲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女子进了土匪窝

又活着出来，就算她们的家人心里欢喜恐怕也会摄于舆论压力让她们自尽全节，陈家洛叹了一口气，“先把她们安置在山寨中吧，等她们平静下来再问问她们有什么打算？若是肯回家就放她们回家，若是不想回去咱们就给她们找个出路，愿意留在本地的就联系下铁厂找些合适的工人把她们娶回去；若是不愿意留在本地，浙江马当家的纺织厂中同样有不少工人可供她们选择。”，眼下也只能是这样了，炼铁厂中青壮颇多，陈家洛给的待遇不错，可是福鼎本来就男多女少，许多到了年纪的工人还没有着落，他们大概是不会歧视这些苦命人的！

“此法甚好！这些人就由我来安排吧！”，霍青桐主动请命，陈家洛考虑到她身为女子和这些人沟通起来也方便就同意了她的提议。

“既然大伙儿都没什么问题了，明日一早回营；下去后你们把立功名单报上来，过几日咱们开个庆功大会！”

ps：咦，我发了免费章节怎么还有订阅，好奇怪

第二百二十四章入会？

“大柱，你说这次咱能领多少赏银？还有你这次可打死了不少土匪，怎么着也该升个排长了吧？”，李有地一边问一边心中暗暗盘算着，若是杨大柱当了排长，他留下来的班长职位怎么说也该轮到自己了吧？要是能发下五两赏银，再加上自己这段时间攒下来的军饷，差不多也够回村说门媳妇了。

杨大柱此时面色苍白，似乎还没从杀人后的恐惧中恢复过来，听到李有地的话也只是干笑两声，“我就盼着这次回去别把我赶回家去种地，只要你留在营中当个小兵俺也愿意啊！”

李有地撇撇嘴还要追问，突然眼角瞥见纠察从后方上来，立刻闭上嘴巴收腹挺胸、目不斜视跟着队伍向前走去。还好纠察并未在他身边停留，急匆匆的跑向前方，知道纠察的背影消失在前方拐弯处，他才放下心来，这次运气好，不然被抓住在行军中交头接耳又该是半天的紧闭了！

“红烧肉！”，刚走进食堂，士兵们纷纷深深吸气，顷刻间便沉浸在这美妙的香味之中，口水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

“今儿个改善伙食，量大管够，都好好地排队！”，炊事班长用铁勺敲着盛满红烧肉的大木盆喊道，“都是你们从恶虎寨缴获来的东西，兄弟我没上战场，今天就给你们做顿好吃的犒劳犒劳你们！”

平日里虽然没少了他们的肉吃，但像今天这样大块吃肉的机会并不多，众人立刻兴奋起来，有排在前面的打到饭之后匆匆几口拔完又派到了队伍末尾。

“今天的红烧肉真是好吃啊！我们村的地主家过年时候都没这么阔绰！可惜不能带回家去，不然真想给俺爹俺娘尝尝！”，李有地拍着圆鼓鼓的肚子说道。他今天整整排了五回队！

“你回家还有五十多里地呢！等你带回家去这肉早就臭了！”，同班的一名士兵嘲笑道，“你每个月一两多的银子也花不出去，真有心自己买些肉乘着探亲假的时候送回去呗！”

“自己哪舍得花钱卖肉啊！”，我还要攒钱娶媳妇呢！李有地望着前面的杨大柱随口答道，心里想的还是班长的位子。

“大柱。你跟我出来下！”，刚回到营房躺下休息，冉飞就推门进来喊道。

“是！”，杨大柱蹦起来立正行了个礼，整了整自己的军装，确认没有问题后才跟着冉飞出了营房，冉飞一路上也不说话，默默地快步向前，不一会儿就到了操场的角落。

“大柱啊。你这次表现的不错！”，冉飞转过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坐下说话吧！”

“是！”，杨大柱大声应道，学着冉飞的样子盘腿坐在了草地上，“连长，俺这次没记住你的话，犯错误了！”

“嗯？什么错误？”。冉飞奇怪的望着杨大柱，这家伙在战斗中表现不错啊！

“连长你开始的时候说要等到你的命令再开枪。俺听到别人打枪后没忍住也开枪了！”，杨大柱低着脑袋答道，在训练的时候都好好的，咋上了战场就控制不住了呢？

“第一次上战场难免紧张，犯错误的也不是你一个！”，冉飞先是安慰了一句。接着严肃的说道，“记住这次教训，下次再打可不能出现这种错误！第一个开枪的家伙本来这次能升排长的，结果就因为这一枪只能下去当个小兵了！”

“是！连长！俺下次一定等你的命令下了再开枪！没有你的命令，敌人的刀劈到我头上了我都不

动！”杨大柱连声应道。说完奇怪地问，“连长，咱们福鼎除了恶虎寨就没其他土匪了啊？咱们下次要打谁？”

“咱们为啥要打土匪？”，冉飞没有回答反而问起他来。

“额？”，杨大柱挠挠脑袋，“咱们不打的话这些土匪就抢俺们的粮食，祸害俺们村的大姑娘！俺们村的李大叔就是去县城给闺女置办嫁妆的时候遇上土匪被杀了的！”

“只有土匪抢你们的东西么？若是有其他人要抢你家的粮食，烧你家的屋子咋办？”，冉飞继续问道，看他熟练地样子，这种谈话似乎不是第一次了！

“有严知县在，有罗团长在，谁敢抢俺们的东西？”，杨大柱瞪大了眼睛。

“严知县做完这一任终究是要走的，他走了罗团长也要走，我也要走，我们都走了换上新知县可不一定会向严知县一样顾着穷人！”，冉飞摘下帽子放在手中把玩着，一边继续问话一边留意着杨大柱的眼神。

“严大人要走？”，杨大柱的眼神转为迷茫，似乎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知县一任三年，三年后严大人要么升官，要么调往他处；到那时候新知县上任，这乡勇也该解散了！”，冉飞点头道。

“是了，严大人这么好的人，是该当大官！”，杨大柱的观念非常朴素，可是严大人走了之后怎么办？他想起自己被前一任知县抓徭役累死在堤坝上的叔父来，他长这么大遇到真正对百姓好的官员也只有严大人这一个，“哎，当不了兵俺就回家种地去，俺把饷银好好攒着，到时候回去买些地……”，话到一半说不下去了，这短短几个月的军营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已经喜欢上这种充满激情的生活。

不等冉飞说话杨大柱摇摇头，“哎，要是严大人走了，就算俺买了地怕是也保不住！”，说着他转过头来看着冉飞，“连长，到时候俺跟你们走吧！你们让俺和谁打仗俺就和谁打仗！”

虽然没意识到他被压迫的根源，但能下的了决心和自己走，倒也符合了入会的基本要求，其他的可以等入会后再继续教育，冉飞重新把帽子扣在头上，“要跟俺们走也不是不行，不过你得先入了会才成！杨大柱，你可愿意入我红花会？为天下的穷苦百姓打仗？”

“俺愿意！”，杨大柱毫不犹豫的答道，他不关心红花会究竟是什么，他只知道冉飞是好人，是和严知县、罗团长一样对百姓好的大好人，跟他走准没错！

第二百二十五章掩饰

“入会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行了的，你得认同我们红花会的理念，遵守红花会的规矩！下定决心为我中华百姓谋福利，杨大柱，你可做得到？”，冉飞直起身子问道，一脸的庄重。

“能行！连长你还不相信俺么？”，虽然听不太明白，但是杨大柱认为连长和营里的长官兄弟都是好人，好人是不会害了自己的。

“嗯，杨大柱，你现在认识多少字了？”，冉飞点点头从怀里摸出一本小册子问道。

“额，俺笨得很，先生教了好几个月俺只学会了二三百字！”，杨大柱不好意思的低下头揉着脑袋说道，中国自古对读书识字看的极重，杨大柱好不容易有了学习的机会，每节课都非常用心，可惜毕竟过了最好的学习时间，学起东西来要慢了许多。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一天学上三五个字，时间久了自然就赶上了！”，冉飞安慰了几句后将手里的小册子递过去，“这是红花会的章程，你拿回去仔细研读，切不可给别人看到了，若是有不认识的字或者不懂得地方就来找我，等你明白了我们

红花会想做什么的时候你还想入会的话我会做你的引荐人！”

“谢谢连长，俺回去一定用心看！”，杨大柱接过小册子翻了几页，发现上面的字自己大多都认识，字句浅显易懂，连他这种只认识几百字的人看起来都不是特别费力；当然这些都是陈家洛在制定章程时专门考虑过得，而且所用之字也用的是在工厂、大学、军营里教授的简体字，为了这些他还和戴震吵了好几次，最后以这是给工匠、丘八用的俗体字才演示过去；在他看来但就简便易学这一条就完爆戴震所说的万般理由。

将杨大柱送回营房，冉飞又敲响了另一间宿舍的门，这一夜和他俩之间相似的对话发生在营地的许多角落。红花会也从这一刻开始由一支松散的会党组织缓慢但坚定的向组织严密的近代政党转化。

于此同时陈家洛则在干着另一件事，军营的某一处房子内，烛光忽明忽暗，陈家洛和石双英分坐上首，下方跪着恶虎寨的二当家陈光耀，刚把绳子解开陈光耀就连滚带爬扑到石双英前面。抱住石双英的腿哭号，“老四.....不不不，石爷，石爷爷，您在山上也看到了，那些坏事都是杨二虎和李狗子这俩人做的啊！小的我手无缚鸡之力，实在是没干过

伤天害理的勾当啊！您就饶小的一条狗命吧！”

“十二哥，先让他清醒清醒！”，陈家洛听到他的哀求。厌恶的皱了皱眉头。

“是！”，石双英站起来提着陈光耀的衣领将他拎了起来，拳头如雨点一般落在他的身上，石双英打的非常有技巧，保证每一下都会让陈光耀非常痛，但又不会给他留下难以恢复的伤势，这些不用说都是石双英担任刑堂堂主时练出来的。

打了一会儿，石双英将软成一滩烂泥的陈光耀扔到地上。陈家洛用茶盖拨弄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抿了一口赞道。“好茶啊好茶！”，然后放下茶盏用温和的声音问道，“我说陈光耀，你知道为何没有当场宰了你么？”

陈光耀以战五渣的身份还能在土匪窝里混上二当家的位子，别的不说脑子起码是够用的，闻言顿时止住了惨叫。打了个滚翻身跪在地上，膝行两步爬到陈家洛面前试探着问道，“可是小的对爷还有些用处？”

“哈哈，算你还有点脑子！”，陈家洛用折扇轻轻敲着他的脑袋。“现在有件事要劳烦陈二当家的去办，不知二当家的可愿意为我办事？”

“看您说的！能给爷办事是小的祖宗八辈积攒

下来的福分，那还有不愿意的呢！”，陈光耀谄笑着说道，“爷您有事尽管吩咐，小的保证给您办得妥妥的！”，说完陈光耀还想拍两下胸脯以示自己的决心，谁知刚拍一下就碰到了石双英刚才打的伤口，顿时痛的缩成了一团。

“好，这事说来也简单，你重新回恶虎寨当你的头领，不过这次可不是二当家了，你就当大当家吧！如何？可能办到？”，陈家洛优哉游哉的翘着二郎腿说道。

“爷，小的再也不敢了！小的本来就是良家子弟啊！被迫无奈才上山的！”，陈光耀脸色大变，还以为陈家洛在试探他，连忙发誓赌咒拒绝。

“我说你怎么就姓陈呢？”，陈家洛对这个和他同姓的家伙彻底无语了，怎么一点骨气都没有，亏得他还是读书人呢！一生气语气也冷了下来，“既然不愿意的话就拖出去砍了吧！”

“爷，饶命啊！”，陈光耀又是一声惨叫，飞扑过来抱住陈家洛的腿大声哀求，同时脑子飞快的转动，突然灵机一动脑子里浮现出鸟尽弓藏四哥大字，他这才隐约的猜到些陈家洛的目的，“爷，小的愿意，小的愿意为爷去当这个大当家！”

“还算你有点脑子！放开！去墙角蹲着

去！”，陈家洛一脚把他踢开。

陈光耀也不生气，犹自腆着脸笑着问，“爷，您说我该怎么当这个大当家！”

“石头领会和你一起回山，你们山上原来的那些人马已经全都没了，我再给你补几百人，你平日好好地当你的大当家！你可明白？”，就像杨大柱想的一样，乡勇是因为恶虎寨而诞生的，如今恶虎寨没了恐怕就会有人质疑乡勇存在的理由；福鼎县衙虽然已经被红花会彻底控制，但县里还有黄奎的军队，县上头还有知府等人，有点遮掩总比没有的好！

“上山之后小的全听石头领的，石头领让小的干什么小的就干什么！”，陈光耀这一刻才放下心来，起码自己的小命算是保住了！

又叮嘱了一番石双英带着陈光耀出去了，陈家洛开始起草福鼎县给上司的文书，这么大的阵仗结束后，无论如何总得给别人一点交代才是。

ps：感谢裂光的月票。

第二百二十六章政治联姻？

笔走龙蛇不消一刻钟的功夫，文书起草完毕，大意是乡勇付出惨重的损失暂时击退恶虎寨的进攻，斩首二百余，格杀恶虎寨大头领杨二虎、三头领李狗子，二头领依旧率领群匪盘踞恶虎寨；由于乡勇损失惨重，特申请招募良民补充兵力！

此次收兵之时陈家洛就留了两个营守在恶虎寨中，此时刚好派上用场，他们可以一边整理营寨将恶虎寨发展成红花会的第二个练兵场所，一边根据红花会的指令装作土匪打劫一些和红花会不对付的士绅商人，继续展示这一股匪徒的存在为募集第二批乡勇做借口。

“恭喜陈总舵主，恭喜陈总舵主！”，第二日陈家洛正在县衙内和心砚、陆菲青商量着递送公文的时机，徐天宏碰巧也来县衙传递工厂的公文，顺便在旁旁听熟悉政务；林家堡堡主林震南就大笑着走了进来。

“这都是林堡主练兵有方，有了林堡主的家传绝技，我军方可获胜！”，这句话略微有些浮夸，诚然此次战斗中的确有些土匪是死在刺刀之下，但和死于大炮、子弹的人比起来数量上却是少了许

多！

“陈总舵主客气了！”，林震南满面红光，毕竟自己也算是为这场大胜仗出了力的！尤其是在得到真实的战报后，立刻对陈家洛属下的这支军队刮目相看起来；伸手从随从手中接过一张礼单递给陈家洛，“听闻陈总舵主下月就要和陆大哥的爱徒喜结连理，林某略备薄礼，些许俗物不成敬意，还望陈总舵主笑纳！”

双手接过礼单，“林堡主见笑了。等婚礼的时候还望林堡主赏脸。”，陈家洛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拉拢当地土豪的机会，除了刺刀格斗术不说他手下可还是有一批海盗呢！身为后世来人当然明白海军的威力，可惜赵半山属下的船队以商船居多，刺客还肩负着为红花会造血的重大任务，一时半会儿恐怕抽不出人手来。

“那是当然！”。林震南当即应了下来，当然这只是口头答应，事后陈家洛肯定还是会派人送上请柬，如此才合规矩。

又说了一会儿闲话，还不见林震南有要离开的意思，陈家洛不禁奇怪起来，按说若是单纯送贺礼的话也应该送到自己的住处才对，怎么就送到县衙了呢？而且礼我也收了，还陪你说了这么长时间的

话。你还不告辞莫非有事不成？

还没等陈家洛发问，林震南倒是主动开口了，“哎，看到陈总舵主眼下如此兴旺，林某好生羡慕啊！”

这话是什么意思？陈家洛一边笑着一边猜测着他话中的含义，口中说着谦虚的话，“林堡主过谦了，若非林堡主肯摒弃门户之见将祖传绝技传授给这些士卒。我军断然不会有今天；况且我红花会目前不过才有三千步卒，这福鼎的海面上还是林堡主说了算！”

“林某此来正是为了我那伙在海上闯荡的兄弟！”。林震南正色道，“这些日子在军营里，我对皮教官的练兵之道甚为佩服，平日也爱和他闲聊几句，听他说起泰西的水师颇为羡慕；我那些兄弟和皮教官口里的水师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

陈家洛愣了一会儿才弄明白林震南口中的皮教官就是皮埃尔；此时的欧洲海洋，正是英国人的天下。他们在百年前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建立起自己在海洋上的霸权，在这一百年里屡次获胜，西班牙、荷兰以及皮埃尔的祖国法兰西。此时的欧洲，各国在海军的投入上可谓不遗余力。在激烈的竞争中更是诞生了一级风帆战舰这种强大的兵器，

单单从1732到1798年，西班牙皇家海军一共建造或改装了16艘一级风帆战舰，这些战舰的排水量超过三千吨，战舰上的大炮总数超过一百门，甚至有六十八磅炮这种火力强大的怪物；和这些战舰比起来，林震南手下那些船就好像是小孩子的玩具。

这只是单纯的感慨还是意有所指？这是个机会，无论如何也得试探一番，陈家洛迅速作出反应，“林堡主过谦了，国姓爷当年也曾多次击败荷兰人的船队；若不是鞑子长期禁海、闭关锁国，以我汉人的聪明才智，何愁不能造出如此巨舰来？若林堡主有心，小弟让赵四哥为林堡主请些泰西的造船工匠和水师教官过来帮林堡主造船练兵！”

“陈总舵主好气魄！”，林震南赞了一句又摇摇头，“可惜这造船连水师不比造枪炮练步卒，别的不说，就说这造船的木头吧，从深山伐下之后还要晾晒三年，得等到干透了才能拿来造船！况且我林家堡目前只能造出三百吨的小船，就算有人帮忙教导也只有从五百吨的开始，然后是八百吨、一千吨、一千五百吨、两千吨、三千吨！如此非得耗上几十年的功夫不成，我恐怕等不了这么久了！”

看来林震南和皮埃尔学了不少东西，连吨都会用了！“林堡主哪里的话，堡主如今正当盛年，再

活了五六十年不成问题，恐怕那时候鞑子早就被咱们赶出关外了吧？”，陈家洛劝道，不过百年海军这句话并非夸张，中国海军需要追上欧洲还真的需要花上几十年。

“陈总舵主无须安慰林某，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我林家后辈并没有什么材质出众之人，就算我还能撑个二三十年，事情做到一半交给他们也只会败落下去！”，林震南的语气中露出一丝不甘。

“林堡主这话就不对了，您的二位小姐武艺出众、聪明过人，并不输于他人！”，陈家洛的心跳开始加速，他隐隐约约的从林震南的话中听出一些意思来。

“哦？陈总舵主还记得我那两个不成器的丫头？”，林震南似笑非笑的看着陈家洛，“我就直说了吧！我看想要打造出泰西那种水师非得陈总舵主领头不可，林某此来是想要把手下这些弟兄和船交给陈总舵主！”

不等陈家洛反应林震南接着说，“不过话说到前头，你若是想要我的船就得娶了我的女儿！”

第二百二十七章反派？

陈家洛下意识的瞅了一眼陆菲青，他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支支吾吾的说道，“多谢林堡主厚爱，可在下已经娶了两位妻子，令爱......”

听到这话陆菲青得意的捋了捋胡子，似乎是是在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豪，若论地位李沅芷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妇，就连霍青桐也比她低了半格，毕竟生父和义父是不一样的，要是将来陈家洛得了帝位，太庙里祭祀的只能是陈家的先祖，太子之位也只能从李沅芷的儿子中选择。他高兴了林震南脸上可就不好看了，他林家也是有名望、有历史的大家族，现下晚来了一步自己的闺女连给人做正室的机会都没有了，当下冷哼一声，“总舵主可是嫌弃我林家小门小户，配不上你海宁陈家？”

“林堡主哪里的话，汝侠公的英名陈某和红花会的众位兄弟都是颇为敬仰的，来了福鼎之后如不是林堡主鼎力相助，我等恐怕难以扎下根来！”，陈家洛先吹捧了一段林震南的先祖——南宋武状元林汝侠，又对对方前期的支持表示感谢，最后再摆出自己的为难之处，“如今陈某婚期将近，恐怕无法接受林堡主的好意了！”

林震南左看看右看看，陆菲青正憋着笑呢，可眼角的纹路已经出卖了他的内心，至于其他人纷纷左顾右盼打定主意不掺和到陈家洛的私事之中，唯有徐天宏面露焦急之色，不住地给陈家洛打着眼神。嗯？这是什么意思，看他的样子好像是想让陈家洛答应下来？林震南连忙走到徐天宏跟前，“不知这位怎么称呼？是否有话要说？”

“这位是我七哥徐天宏，江湖中人送外号武诸葛是也！”，陈家洛连忙引荐道。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武诸葛啊！林某久仰大名了！”。看他的表情不似作伪，应该是真的听过徐天宏的名字，“不知七当家的有何想法？”

“在下也是早就听说福鼎有位林堡主，仗义疏财、威震四海！今日一见果然不凡！”，所谓江湖就是这么回事，有点名气的人物说起来大家都能有印象。徐天宏抱拳对陈家洛和林震南行了一礼，然后说道，“此事总舵主和林堡主都没错，总舵主信守承诺，林堡主慧眼识英雄，唯一不巧的就是总舵主已经有了婚约，咱们江湖中的汉子讲究千金一诺，答应别人的事情是断然不肯反悔的！”

陈家洛闻言微微点头，不愧是武诸葛。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林震南面色却是黑了起来，徐天宏

眼观六路立刻察觉到林震南的变化，马上说道，“但林堡主此番也是一番好意，咱们红花会眼下可是反贼，林堡主愿意将女儿嫁给总舵主也是下了和鞑子彻底翻脸的决心，总舵主若是不答应的话怕是要寒了天下英雄的心啊！日后我红花会想要联系诸位英雄。恐怕就不方便了......”

是啊，这件事一传出去。江湖中人说起来红花会和陈家洛来保证都是一副不屑的样子，陈家洛已经可以想象到那些人是怎么说了：那红花会也忒自大了，林家堡的林震南堡主你知道不？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一条好汉，可是主动要将女儿嫁给红花会的总舵主却被拒绝，也太不把我们江湖上的好汉放在眼里了。

林震南也是想到此节，陈家洛不过是背个自大的名声。自己可就更不堪了，江湖中人获得就是个面子，今日自己的面子算是掉到沟底了，面色瞬间由黑转红，大有当即翻脸的意思。徐天宏忙上前拉住林震南的胳膊，“林堡主勿怪，我家总舵主也是念着林家的名声，不肯让令爱做侧室罢了！若非总舵主已经娶亲，此事哪有不同意之理？”，一边说一边拼命地给陈家洛打着眼色，示意他把婚事答应下来。

这徐天宏是想借着自己彻底把林震南一家拉到红花会的战船上来吧？我怎么没看出你还有做奥贝斯坦的潜质呢？陈家洛一阵儿牙疼，不过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容不得他多想了，也跟着赔笑道，“林堡主家世出众，令爱又是贤良淑德，若非家洛已经成婚，定会主动上门提亲去，可是眼下您也知道……”

“两头大如何？”，心砚看自家少爷拒绝的意思不是特别坚决，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林震南和徐天宏双眼一亮，这貌似是个好主意，可陈家洛依然苦笑着摇摇头，“在下已经迎娶霍姑娘为义父继承香火，又要娶李姑娘为我陈家正室，这一家之中有三个正室似乎……”

哎，罢了罢了，这确实不怪他，要怪只怪自己下手晚了，林震南苦笑着，若是陈家洛刚到福鼎之时自己就提出，恐怕他也不好拒绝吧；想起陈家洛手下军队那强大的战斗力和福鼎日新月异的变化，林震南隐约的想着，就算做不了正室，要是漓儿肚子争气给他生下几个儿子，自己林氏一族将来恐怕也不用发愁；当下咬咬牙说道，“罢了，怪我林某开口迟了，我的女儿就嫁给陈总舵主做个侧室吧！”

说完通红的双眼望着陈家洛，只要他稍一犹豫，自己立刻就走，从此和红花会再无瓜葛！徐天宏连忙在背后给陈家洛打着眼色，陆菲青也一改得意的神色，微微对着陈家洛点点头示意他答应下来。

哎，这次是拒绝不了了，陈家洛迅速做出决断，当即深深一躬，“多谢林堡主厚爱，若令爱不嫌委屈的话，家洛自当用心呵护，不会让令爱受一丝委屈。”

“哈哈哈哈哈！如此就好！”，林震南坦然受了一礼，回过头冷冷的看着陆菲青，“咱们江湖中人没那么多讲究，陆道长给看个日子，近期就把事情办了吧！”，刚才你还嘲笑我来着，我也让你郁闷郁闷，在你徒弟和人结婚之前你给她男人和别的姑娘看日子是什么感觉？不妨说出来给咱听听。

“什么！爹爹让我嫁给那个小白脸？”，林家堡内，林静刷的站了起了！“我不嫁！”，陈家洛不知不觉间当了一回反派。

ps：感谢上高广苍穹的月票。

第二百二十八章冲突

陈家洛在答应的时候确实忘了林漓当时在码头上那趾高气昂的样子，林震南也忘了自己家闺女平日里对那些青年才俊不屑一顾的表情，他只是觉得自己闯荡江湖多年从未见过陈家洛这般优秀的青年，自觉是为自己的女儿找了一个好人家。

回到林家堡内，林震南大笑着向女儿的闺房走来，今天虽然没有逼迫陆菲青算下具体的日子，但他已经答应在李沅芷嫁过去后就好好给他俩合八字、算个吉利的日子。看着他那苦逼的样子，林震南开始时受的那点气也就烟消云散了。心中还时不时的盘算着，若是李家姑娘肚子不争气，那自己的外孙岂不就有了继承陈家基业的资格？

“静儿，静儿”，林震南大喊着走进了林静住的小院儿，咦，往日里自己这么喊闺女早就迎出来了啊？今日怎么还不见人？走到院内只见林静的贴身丫鬟正慌慌张张的从屋内走出来，双手下压福了一福，“拜见大老爷！”

“嗯？怎么是你？大小姐哪里去了？”，林震南哼了一声问道。

“小姐...小姐方才出去了！”，丫鬟慌慌张张

的答道。

“哼！整日到处乱跑，没一点女儿家的样子！她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走的？还有多久回来？”，往日里林震南还觉得自己这个大女儿不让须眉，临到要嫁人又害怕她不够温柔娴淑，生恐陈家洛不喜。

“老爷，小姐走的时候没说，奴婢也不敢多问！”，丫鬟低着头小声回答！

“什么都不知道！要你还有什么用？漓儿呢？”，林震南气鼓鼓的问道。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往日的教导是不是错了，哎，要是刚才答应嫁过去的是漓儿就好了！这一刻他忘了往日林静才是他最疼爱的闺女。

“二小姐也跟着大小姐出去了！”，丫鬟战战兢兢、用蚊子哼哼般的声音答道。

“哎！”，林震南也是无奈了，袖子一甩转身就走。“快派人出去找找，看看那两个丫头跑到哪里去了！”

“姐姐，咱们这是要去哪里？”，林漓细声细气的问着自己的姐姐，记得姐姐上次这么生气还是三年前赵家的二少爷在酒楼喝酒时说起自家姐姐来，出言轻浮了些，姐姐就像今天一样气鼓鼓的冲

出门去，时候赵家二少爷硬是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才爬起来，从此以后他听到林字就控制不住的浑身发抖；不过事后林漓也陪着林静被关了三个月。但愿这次事情不要像上次一般闹大。

“去找那姓陈的！”，林静咬着牙说道，伸手摸了摸盘在腰间的长鞭，也不知那小白脸有什么好的，娶了李家姐姐还想娶我？林静自从在码头和李沅芷打过一架后倒也是不打不相识，事后经常去上门拜访和李沅芷说些武功上的事情；不过如今可不是后世，俩人在一起的时候从未谈起陈家洛的事情，故而他对陈家洛的形象只是停留在长着一张小白脸和打起架来就会躲在女人后面这两点。

快马加鞭临近日落的时候她二人已经到了庄子外。林静放缓了速度；林静和李沅芷会面的时候也经常在庄子里闲逛，对这一块的格局十分清楚。她在庄外的路口拐了个弯转进一条小道，不一会儿来到一座小山背后，停住马匹，“先下来歇歇吧！等天黑了再办事！”

“姐姐，咱们要干什么啊？”，林漓看着幽静的山林。不由得有些害怕，等到了晚上里面该不会跑出来奇怪的东西吧？

“看你那胆小的样子！”，林静瞪了她一眼解

释道，“若是白天进去，里面肯定人多。若是惊动了李姐姐可就不好办了，等天黑了我摸进去给他个教训便是！”

“哦！”，林漓似懂非懂的点点头，陪着姐姐坐到一块大石上，一阵风刮过，吹动树叶发出飒飒的声响，林漓胆子一惊，又往姐姐身边靠了靠。

林静无声的叹了口气，伸出胳膊将妹妹搂在怀中，过了一会儿，她的肚子咕咕的叫了起来，出门的时候刚好是晚饭时刻，俩人急着出来找陈家洛的麻烦，谁也没顾得上吃饭，现在却有些顶不住了，林静肘部顶了下妹妹的胳膊，“喂，你带点心了没？我肚子饿了！”

“我也饿了！”，林漓可怜巴巴的看着自己的姐姐，伸手在包里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几遍，却什么吃的都没找到。

林静有心骂她两句，但看着她柔弱的样子又不忍心，只好气鼓鼓的坐下，一直等到戌时俩人就实在忍不住了。林静本来打算亥时再动手，可是看眼下的情况只好改变计划提前动手，她站起来活动活动手脚说道，“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给他个教训就出来。”

“姐姐，我怕！”，林漓死死地拉住她的衣服

不敢放手，唯恐姐姐一走就有什么东西从林子里出来把自己拖走。

林静看看四周，把妹妹丢在这里确实也不是办法，“好吧，那你就跟着我进去，记得跟进了，别说话！”

林漓立刻不住的点着自己的小脑袋，唯恐姐姐把自己抛下；检查了一遍携带的武器，林静带着林漓悄悄翻过围墙来到庄子内。这座庄子里往日住的可都是红花会的核心人物，平日里巡逻也是非常严密。可是随着工厂和大学的建成，县衙和集体农庄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住在外面，巡逻的力度也慢慢开始削弱，再加上林静也来过几次，依稀记得巡逻的线路；一路小心翼翼竟让她躲过巡逻来到陈家洛屋外。

陈家洛此刻正小心翼翼的给霍青桐解释着白天发生的事情，至于李沅芷那边就只有等到明天再说了，毕竟二人尚未正是成婚，晚上见面不怎么方便！好在霍青桐也见过林震南的女儿，对她印象还不错，并未责怪陈家洛，只是叮嘱他不要忘了喀丝丽。

陈家洛心里稍微轻松了些，正要抱着霍青桐回到卧室，突然屋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嗯？外面有

人？他顿时打起了十二分警觉！

第二百二十九章庆功大会

“青桐，你先躺着！”，陈家洛将霍青桐放到床上，温声说道，“外面好像有人，不知是哪里好汉，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我跟你一起出去吧！”，霍青桐作势就要起身。

陈家洛重新将她按了下去，“不用，想必你也听出来了，不过是两个二流小贼罢了，莫非你还信不过我的身手？”

霍青桐同样凝神听了听，果真如陈家洛所说，于是也不再坚持，只是小心叮嘱道，“切莫大意了！”

“我醒得！”，陈家洛轻轻摸了下霍青桐的脸颊，悄无声息的走到门外藏身到树荫之中，从细碎的脚步声来听那二人似乎是到了屋顶上，再任由他们乱闯恐怕就要惊倒霍青桐了，陈家洛跃到院子当中朗声说道，“是哪里来的好汉，还请现身一叙！”

“糟了，姐姐，被他发现了怎么办？”，林漓苦着脸说道。

“别担心，或许他只是瞎嚷嚷想把我们诈出

来！”，林静对自己的武艺很有信心，绝不相信那个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能识破自己的行踪，伸手从百宝囊中摸出一只小巧的飞镖，出手之前将目标稍微往上挪了挪，心想罢了就给他胳膊一下教训教训他就成了，爹爹如今正在和红花会合作，伤了人命终究不妥。

嗯？陈家洛听到风声伸出二指一夹，飞镖就被他稳稳地夹在手中，从来势看对方似乎没有置自己于死地的想法，顿时笑道，“多谢英雄手下留情，不过来而不往非礼也，还请英雄收下我这颗棋子！”，说完中指一弹棋子朝着飞镖袭来的方向飞去。

没看出他还有几分本事么？林静尚未惊讶完。就看见一个白色的暗器直奔而来，连忙转换身形想要避开，但棋子来势极速，她使出的动作难免过大，一不小心右脚踩空，啊的一声就从屋顶落下！

“姐姐！”。林漓伸手想要抓住却只揪到了林静的衣角，眼看着林静就要摔倒坚硬的石头台阶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双坚实的臂膀将她接了下来。

额，这不是林堡主家的闺女么？怎么到了我这里？经过后世无数脑残剧洗礼的陈家洛很快就判断

出了她的想法，像这种傲娇大小姐恐怕不会甘于自己的婚姻被长辈掌控，她今天来应该是想给自己一个教训。既然想明白了陈家洛也就不急着把她放下，搂着林静似笑非笑的问道，“不知林大小姐深夜来访有何贵干？”

“登徒子！快帮我放开！”，林静羞得满脸通红。自己想要教训别人却被对方把自己教训了，这种事情在她十八年的生命中还从未发生过，况且对方还是父亲给自己安排的夫婿，她简直有些没脸见人了！

“小生遵命！”，陈家洛本想直接将她丢到地上，想想还是作罢，以这种傲娇妹子的性格自己这么做的话恐怕会让她恼羞成怒的！虽然双方都对这桩婚姻不怎么满意，但身为一个政治人物必须学会妥协。娶了她就能将林震南的船队和人马收到手中，从而补足红花会缺乏海上武装的短板。别说只是傲娇了，哪怕是个丑女自己都得捏着鼻子认了。

刚把林静放下，林漓也急匆匆的落到院中，扶着自己的姐姐问，“姐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林静低着头，无比尴尬之下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二位是来找沅芷的吧？”，陈家洛善解人意

的送上借口，“沅芷住在隔壁，想必二位是天黑找错地方了。我这就带二位过去！”。

“对对对，听说沅芷姐姐回来了，我俩就马上过来了！”，林静连忙像小鸡啄米一般连连点头，“一时天黑走错路了！”

走错路就跑到屋顶上去了？还真是有意思啊！陈家洛忍住笑容转身领着她二人除了自己的小院，敲响了隔壁李沅芷的门，贴着她的耳朵小声的把事情说了一遍，李沅芷忍着笑意将二人领了进去。俩人虽然已经订婚，但此时已经是深夜了，婚礼之前也不宜过多接触，既然事情暂时解决了，陈家洛就告辞回房抱着霍青桐滚床单去了。

第二日陈家洛起了个大早，来不及关注昨晚李沅芷哪里发生了什么，就和霍青桐急匆匆的往军营赶去，今天是举办庆功大典的日子，可是绝对不能迟到的！

到了营中，一阵紧张而有序的忙碌过后，一身戎装的陈家洛和霍青桐来到观礼台上，台下两千多士兵也全都换上了新军装，显得格外精神。左右扫视一番，见全都准备妥当，陈家洛点点头轻声说道，“吉时已到，现在就开始吧！”

“嗵！嗵！嗵！”，一阵礼炮齐鸣过后，陈家

洛走到前方大声说道，“威虎山作战计划庆功典礼现在开始！全体都有，立正！”

刷的一声，两千多士兵收腹挺胸站的笔直，先用五分钟时间对此次战斗做了个简单的总结，即指出了战斗过程中的不足，也肯定了他们的功绩。之后稍微安静了一会儿，估计这些士兵把自己的训话消化的差不多的时候，陈家洛开始了庆功大典的第二项——战果展示，一队队士兵押着恶虎寨的俘虏从观礼台前走过，骄傲的红花会士兵和垂头丧气、惶恐不安的天虎寨俘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柱哥，你说这次能发下多少赏银来？”，李有地目不转睛的盯着俘虏队伍后面的缴获展示车队问道，经过多次紧闭的洗礼，他已经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如何在队伍中小声说话还不会被人发现的技巧。

“想那么多干啥，反正团长不会亏待了咱们！”，杨大柱就没这本事了，刚说一句就差点被长官发现，连忙闭上了嘴巴。

还好陈家洛没让他们等多久，庆功大典很快进入到大家最关心的环节，“我宣布，威虎山作战计划优秀表彰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士兵们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陈家

洛拿起奖状念出了第一个名字。

ps：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

第二百三十章勋章

“乡勇第一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在本次战斗中表现英勇，较好的完成了本职工作，现对该班记集体三等功一次，全员颁发英勇作战勋章！”，陈家洛铿锵有力的念出了第一个获得嘉奖的团队，“请一班全体成员上台领奖！”

“班长！团长叫咱...咱们上去呢！”，李有地激动地都快说不出话来，他前半生最风光的时候不过是十来岁那年从山上逮住一只野兔子收到了全家人的夸奖，眼下可是在数千人面前接受表彰，个种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嗯！咱们上去！”，杨大柱竭力压制住激动地心情，整个脸都憋得通红，重新整了整军帽，“都收拾收拾，打起精神来，可别让别人把咱们一班看扁了！”

“是！”，窸窸窣窣的整理衣服声过后，杨大柱一马当先，带着一班迈着正步向台上走去！到了台上，杨大柱下达命令，“立正，向右转，敬礼！”

十一人齐刷刷的举起右手，指尖与帽檐平齐，杨大柱大声说道，“一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应道十

一人，实到十一人，请首长指示！”

“稍息！”，台上的军官齐齐回礼，陈家洛在命令他们稍息后将奖状递到杨大柱手中，“这一仗打得不错，以后继续努力！”

“是！”，杨大柱双目通红几乎说不出话来，剩下的士兵们也都拼命地挺着胸脯，将自己最精神的一面展现到众人面前。

早有勤务兵双手捧着装满勋章的托盘走到了陈家洛身边，陈家洛从托盘中取出一枚精铜打造、系在红色绶带上的勋章，拍了拍杨大柱的肩膀，“你是杨大柱吧？是个好班长。”，说完将勋章扣在了杨大柱的左胸上。“以后凡是出席各种正式场合，你都有资格佩戴勋章。”

接着又取出第二枚勋章扣在李有地的胸口，“塘底村的李有地？听说你这次打死了三个土匪？好枪法！”

“你是陈宝仔？长得可真够壮实的！”，“张二甲，你母亲的病可好了？”，“徐山娃。肩膀受伤了？注意养伤！”......为了这次典礼陈家洛做了大量的工作，将获奖众人的资料硬生生的背了下来，他的辛苦没有白费，每一个被他叫出名字的士兵都激动地热泪盈眶，陈家洛相信现在就算前面是刀山

火海，只要他一声令下这些人也会奋不顾身、奋勇向前。

呼，第一批颁奖结束，陈家洛轻轻舒了一口气，自己已经给了他们得以养家糊口的钱财。眼下又给了他们荣誉，推翻旧时代的信念也在逐渐灌输中，再加上严格的纪律，有了这四样哪怕是给他们换上大刀长矛，也能把八旗的那些废物杀个干干净净！

看着杨大柱领着自己的士兵满面红光的走下台去，台下的两千多名士兵嫉妒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目送一班回到自己的位置后，他们齐刷刷的将目光重新投向陈家洛手中的奖状。心中默默念着，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蒲二地所在一团一营一连二排四班。在本次战斗中……请上述人员上台领奖！”，蒲二地听到这话紧握拳头得意的望了杨大柱一眼，放佛在说，瞧吧，咱也没输给你！一排上下的两个班就没什么好心情了，颁奖名单瞬间由一班跳到四班。这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获得集体三等功的资格，至于更高的奖状，他们还不敢想。

“二连三班……四连五班……六连七班……”，陈家洛一个个念出了获得集体三等功的单位名单，至

于二等功仅仅颁发了一个。哪个班在攻上恶虎寨后及时制止了匪徒们对那些被他们劫掠上山的女子的屠杀；陈家洛此举也是希望能在他们心中属下一个信念，红花会的队伍是守护老百姓的队伍，在红花会中，解救百姓才是最大的功劳。

“下面颁发个人奖项！炮兵团炮手张xx，在本次战斗**开炮十八次，十二次命中目标，命中率高居炮兵之首，现颁发二等神射手勋章！”，二等勋章虽然同样的红色绶带，但绶带边缘多了一圈黄线，奖章的材质也换成了白银。

“侦察营侦查员李xx在本次战斗中及时洞察敌军的撤退路线，为全歼敌军立下大功，现特颁发二等侦查勋章！......步兵营刘xx，在本次战斗中......参谋部......”，陈家洛又接连发出六枚二等功勋章，唯一让他觉得不满的是时间有些仓促，没来得及给这些勋章取上一个霸气的名字，不过看那些获奖人激动的神情，似乎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诸位，咱们能打胜仗可是离不开后勤部门的支持，给你们颁发完勋章，也该轮到他们了！”，话音刚落，本以为自己只是来观礼的工厂方阵和农场方阵纷纷议论起来，若论起打仗，向来都是这些当兵的立功，他们这些提供兵器粮草的人干好了是

应该的，干不好难免受罚，没想到今天还有自己上台受表彰的机会？

刚开始的时候陈家洛也想着在军队的典礼上对军队编制外的人进行表彰是否合适，但稍一思量就决定按照如今的方案来，一是目前福鼎县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心砚，心砚的权利来源于满清给的知县头衔，让心砚出面对这些人进行表彰，难免会让这些人产生对满清皇帝的感恩之心，这是陈家洛极力想要避免的；二来但就此次作战来说，他们的确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更让士兵们感到惊讶的是此次表彰大会唯一的一等勋章落到了高类思头上，理由是他为火枪、大炮的改良做出了突出贡献。若说士兵们对工厂和农场跟他们一起接受表彰还勉强能够接受的话，对于高类思一枪未发获得了本次战斗最大的表彰就有些不满了，现场交头接耳的声音也慢慢多了起来。

虽然军官们很快就将这些弹压下去，但一直到颁奖典礼结束，士兵和中下层军官们还都在议论着高类思的一等勋章。

第二百三十一章君子约定

士兵们的不瞒很快就被陈家洛获知，他并未专门进行解释，而是派人去黄奎哪里，从绿营兵手中买了二十支他们使用的鸟铳，扔到军营中供士兵们进行比较，当然相关的安全防备资料也一并发了下去，在经历了多次炸膛之后，军营中对于高类思获得一等功的非议顿时少了许多，大多数士兵这才明白拥有质量可靠的武器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

当然，此次恶虎寨之战的后续工作仍然没有结束，对土匪们的甄别审判、烈士陵园的建造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功夫，更被说还有庞大的扩军计划了！庆功典礼后陈家洛和几名主要军官开了个小会，对此次典礼做了简单的总结，梳理完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他这才和霍青桐上马准备回家。

“陈大哥你打算怎么解决林家妹妹的问题？”，昨晚回房之后陈家洛已经一五一十的将林静的事情告诉了霍青桐，在她看来有此事有些为难，一方面父母之命乃是天经地义，另一方面硬逼着个小姑娘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似乎也有些不妥，若是父亲当年逼迫自己嫁给别人想必自己也会想方

设法把这桩婚事破坏掉吧？

“如今已经不是我和林姑娘两个人的事情了！”，陈家洛叹道，他喜欢的可是像霍青桐、李沅芷这样温柔懂事的妹子，那种傲娇大小姐自己实在是不怎么中意啊！可是为了红花会的大业，他不仅得自己答应，还得去说服那个傲娇妹，“林堡主已经提出此事，若是最后未能举办婚礼，林堡主的面子上也会过不去。如此以来我红花会和林家堡或许就要化友为敌了！”

陈家洛在和霍青桐讲述自己的战略方案的时候，已经清楚的指出红花会必须得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霍青桐对林家堡的重要性也知之甚深，虽然对自己的妹妹还没嫁给陈家洛，就又有一个姑娘要插队稍微有些不满，但在大局面前她只好将这点不满埋在心里。反正陈家洛已经答应迎娶喀丝丽，只是预定的时间或许会往后推迟一些，眼下还是先解决这个问题再说吧！于是她回过头来问，“要么我去和林家妹妹说说话？往日我也见过她几次，岁没有沅芷妹子和她那么熟，但也说得上话！”

多贤惠的妹子啊！陈家洛再次感慨了封建社会的传统，霍青桐之所以自告奋勇一是想帮陈家洛解

决问题，二来不想让李沅芷在大婚前不开心，若是论关系。李沅芷出面可比她合适多了；陈家洛自然明白她的心意，伸手将霍青桐帽子上的翠羽扶直，柔声安慰道，“青桐莫要委屈了自己，这件事我自己能解决。”

“嗯！大哥若是不方便，我去也一样，我们夫妻二人又何须如此客套？”，霍青桐也体味到了陈家洛的心意。心中的那点小抑郁瞬间飘散。

回到庄子里，先陪着霍青桐吃完晚饭。还待和她说会儿话，就被霍青桐以自己要修订参谋方案赶了出去，“现在天快黑了，再晚的话你就不方便去见林家妹妹了！”

陈家洛把霍青桐抱在怀里轻轻地吻了下她的额头，这才转身出门，走到李沅芷的小院外叩响门环。

院门吱呀一声开了。李沅芷探出头来，见到是陈家洛，先是望望他，又回头看看屋内，终于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不知陈大哥过来是要找谁啊？”

“沅芷妹子怎么今日如此调皮？”，看到她开心的样子，陈家洛把准备好安慰解释的话放回肚子里，凑到她耳边小声说道，“不怕我打你屁股

么？”

李沅芷到底还是个姑娘家的，脸皮薄，被陈家洛如此一说脸刷的一下红了，接下来的话自然也就说不出来，打开大门将陈家洛迎到院内；只见小院中的桃树下摆着一张小圆桌，上面几碟小菜一壶酒，还有三个酒杯，林家姐妹正面色微红的坐在桌边，似乎在自己敲门的时候她们三个正喝的开心呢。

“陈大哥稍坐，我去给你拿个凳子，漓妹妹也过来帮我再准备两道小菜吧？你上次说的花蛤汤我怎么也做不好，还得漓妹妹来教我！”，李沅芷笑眯眯的拉着不知所措的林漓离开，小院内顿时只剩下了陈家洛和林静两个。

“林姑娘昨晚睡得可好？”，俩人眼对眼看了半天，还是陈家洛先开口说话。

“哼，休要在本姑娘面前献殷勤！若不是看着李姐姐的面子上，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不成！”，她好像忘了昨晚自己已经输给陈家洛了。

“林姑娘或许误会了，在下已经有了青桐做妻子，过些日子还要迎娶沅芷和青桐的妹子喀丝丽；在下的心中恐怕已经容不下其他人了！”，陈家洛先说明自己并无和她结婚的意思，不知为何说道心

中容不下她人的时候陈家洛突然想起骆冰来，“此次联姻也是令尊率先提出，为的是我红花会和林家堡的将来；此事已经获得我红花会和林家堡的双重认可，林姑娘莫不是真的要做个不孝之女？真的忍心看到红花会和林家堡分道扬镳甚至是挥刀相向？”

先用大义名分将林静的怒气打下去，接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林姑娘无需动怒，此次联姻的目的是将红花会和林家堡绑到一起，咱们办个婚礼就算是把事情解决了！至于婚后的事情我俩可约法三章！”

“哦？如何个约法三章？”，林静稍微有了兴趣。

“第一，自婚后我给林姑娘准备个院子，我陈家洛绝不踏入院子一步！林姑娘平日里只需要在需要的场合和我一起出面应付他人，其余的时间勿需承担其他妻子要尽的责任；第二，若是日后大事有成，林姑娘自可离去。”，这意思就是说俩人只要在外人面前装下恩爱就好，陈家洛是不会主动去碰她的，要是将来没了继续装的必要，她爱干嘛干嘛去，“第三，林姑娘若是有什么想去做的，陈某定当鼎力协助！”

第二百三十二章结盟

对付这种傲娇妹子陈家洛也是颇有经验，遇到事情了既不能顺着她来，也不能逆着她来，顺着她容易惯坏她的脾气让事情朝更糟的方向发展，逆着她来则会将炸弹引爆同样会坏事；呢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和稀泥了，陈家洛这番话先是指出这件事不只是关系到你我俩人，除非你觉得你能承担起林家和红花会大打出手的结果，不然的话他们俩人之间的婚约是不能更改的！不过婚约虽然不能更改，却不代表她就要真的嫁给陈家洛，大家相互配合演个戏，然后陈家洛就会给她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如此以来对于双方都没有坏处。

林静此时想的却是难道自己在姓陈的眼里真的那么没有魅力么？不由得恶狠狠地瞪了陈家洛一眼，拿起茶杯就要砸过去。不等她动手，陈家洛轻轻地挪了下放在桌上的折扇，从折扇所指的方向来看，若是林静真的动手，陈家洛也会在第一时间把攻击挡回去。这个举动让林静稍微冷静了些，家族的命令不容违背，自己又打过他，如此以来他刚才提出的建议似乎还不错？思索片刻林静轻轻点头，“听起来倒也有些意思，可陈总舵主如何保证

真的会按照约定去做呢？”

“咱们就一条一条的说；首先第一条，我知道林姑娘担心什么，想必你也见过青桐、沅芷和喀丝丽。”，说到这里陈家洛微微抬起下巴，嘴角露出一丝玩味的微笑，像是有些嘲笑、又有些不屑，仿佛在说有了这三个美女难道我还会对你感兴趣？“有了她们三人，陈某恐怕再也懒得把心思花到别人身上了！”，咦。从目前来看貌似自己后宫的年纪稍微小了些啊，产品线还是不够丰富啊！

“你！”，看着他那可恶的笑容，林静不由得火冒三丈，可是想想他说的好像也有些道理，霍青桐和李沅芷二人的姿色在林静看来起码不弱于自己。至于喀丝丽，她就算再自大也不会认为自己会比她好看。又被鄙视了！林静硬生生的咽下这口气，咬着牙说道，“若是将来你敢进我的院子，我就杀了你！接着说！”

陈家洛耸耸肩，林静虽然不明白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但从他的神态来看，想必不会是什么好意，一拍桌子就要站起来；哎呀。再刺激的话就该翻脸了，陈家洛连忙开始解释第二条，“至于大事有成或许还不够清楚，不如这样吧，就以三年为限；三年内我红花会若是能拿下一省之地就算是有

小成，到那时候我红花会和林家堡想必也不会把维系关系的希望全寄托在林姑娘身上，到那时候林姑娘可自行离去，陈某绝不阻拦。”

“若是三年内你没拿到一省之地呢？”。林静总算是找到了个反击的机会！

“哈哈！”，陈家洛大笑两声。“若是三年时间我红花会还拿不下一个省，那只能说明红花会不是成大事的材料，林姑娘也可离开！”

“哼！”，林静对陈家洛的自信不知可否，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第三个问题，“真的我想做什么你都会支持？”

“当然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支持！莫非林姑娘想投靠鞑子我也会支持？”。陈家洛摇摇头，“前提是不违背红花会的会中规矩，不影响红花会和林家堡的关系，不危及林姑娘自身的安危，其余的只要林姑娘喜欢。在下自无不从之理。”

“好！”，林静脑子里瞬间闪过若干念头，林震南平日虽然疼她，但终究还是把她当做女儿来养，往日有许多想做的事情都因为父亲的缘故不能去做，眼下倒也是个脱离父亲控制的机会，林静举起右手，“若是能做到这三条，我就答应了，陈总舵主敢不敢击掌为誓？”

“理当如此！”，瞅了一眼那只晶莹如玉的小手，陈家洛也伸出自己的右手和林静连击三掌，事情已经解决陈家洛也不再在李沅芷的小院里逗留，起身告辞道，“如此陈某就回去了，还望林姑娘能记得今日所说的话！”

林静此时正陷入到极大的惊诧当中，自己方才的三掌全部用上了内力，第一次害怕出事只用了三成，第二次用了七成，第三次更是十成功力全上，哪知道掌力却像泥牛入海一般不见踪影，从陈家洛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似乎应付的游刃有余。这家伙的武功到底有多高？一时恍惚连陈家洛离开都没发觉。

“姐姐，你们说了些什么？”，见陈家洛已经走了，林漓和李沅芷也从屋内走了出来，见到林静这般模样，林漓连忙上去拉了拉她的衣角问道。

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林静从恍惚中醒了过来，心中暗暗念道，可是一想陈家洛方才有意无意的对自己引以为豪的外貌表示不屑时的眼神，林静的怒气再次涌上来，“问这么多干什么？莫非你要回家去给爹爹告状？”

“姐姐！”，林漓可怜巴巴的看着林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好了好了，不要吓坏了漓妹妹！”，李沅芷走过来扶着她二人坐下，侧过头看着林静，“静妹妹若是不想嫁给陈大哥的话，我去和他说说，想必大哥也不会坚持。”

“姐姐！”，林漓听到李沅芷的话面露喜色，“要不就让李姐姐帮帮忙吧？”

林静缓缓地摇了摇头，“不用，还是算了吧！此事并非我一个人的事情，事关红花会和林家堡结盟的大计，切勿因为我个人的喜好而引起不必要的纠葛！”，说完起身对李沅芷福了一福，“以后就真的要叫沅芷姐姐做姐姐了！”

李沅芷赶紧将她扶起，三人之间重新恢复融洽。结盟最大的障碍既然已经解决，林家堡上下纷纷忙碌起来，四处搜集婚礼所需物品，林震南更是摩拳擦掌的等着陈家洛和李沅芷的婚礼结束后就去找陆菲青看个黄道吉日，林家堡和红花会的结盟就差一个手续了！

第二百三十三章画眉

攻打恶虎寨之后整个红花会都变得非常忙碌，军队要总结此战的得失、开展表彰大会、招收新兵、拟定军官晋升名单、制定下一阶段的扩张计划；衙门要向名义上的上级汇报此战的战果、试探新来的知府、监控福鼎还剩下的士绅们在战后有何异常；工厂要依照实战中得来的数据对各项装备进行改良、加大武器弹药的生产力度、接受来充当苦力的俘虏们；至于农场则在准备下一年的生产计划、同时配合军队进行征兵宣传；大学里的气氛则是变得更加热烈，在学生们的讨论中经常出现班定远、霍嫖姚、投笔从戎等词，陈家洛不得不亲自出面才把这些激动地学生安抚下去。

等理顺了这一系列的工作，时间也不知不觉的到了陈家洛和李沅芷大婚的日子，婚礼没用惊动外人，就是红花会内部人员参加，除此之外就只有目前的准盟友林家堡的人马和苗人凤、胡斐等人了。看着乐呵呵来送礼的林震南，陈家洛暗暗思索，不知道参加自己的女婿和别的姑娘的婚礼是什么感觉啊？

今天陆菲青当仁不让的做了女方家长，至于男

方家长，由于袁士霄早就回了天山，只好由红花会中年龄最大的无尘道长充当。李可秀的夫人心疼女儿，暗地里排了自己的亲信家人专程送来一些李沅芷上次没来得及带走的日常用品。

吉时已到，一身大红汉服的陈家洛从屋中走出，不用说这正是出自吴思华等海外明人的建议，由于是红花会内部的活动，到场的没有外人，陈家洛也不担心会引起什么误会。他早就对我大清的服饰忍无可忍了。恢复汉家衣冠的道路就从今天开始吧！

之前纳吉、问名等流程已经走完，今天只需要陈家洛迎回李沅芷再拜天地就好；今天李沅芷被陆菲青接到自己的小院安置，陈家洛到达小院的时候院门紧闭，门外防守森严，打头的就是小胡斐和程灵素两个小家伙。见到陈家洛过来一拥而上缠着陈家洛要红包；咦，貌似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程灵素笑啊？看来她在红花会的这些日子开朗了许多。嗯，不错不错。担任伴郎的心砚早有准备，从怀中摸出几个红包一把糖果撒了出去，乘着他们去抢的时候带着陈家洛冲到了门前。

到了门口，对方还想借助大门阻拦一二，这次出马的换成了红花会中的大力士蒋四根和杨成协，

二人侧过肩膀撞了两下，大门就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里面的人赶紧告饶开门，进去后又经过了一份折腾。陈家洛终于把李沅芷迎了出来，护着花轿回到礼堂。

拜过天地后李沅芷被送进洞房，陈家洛则被好生灌了一通酒，直到夜幕降临才得以脱身。没想到都第二次结婚了还是这么激动啊！陈家洛推开洞房的门，转身拴好门扇，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李沅芷身边。用秤杆挑起蒙头的红布，在见到李沅芷容光四射的面容后不由得赞了一句，“沅芷。你今日真美！”

李沅芷不是后世的姑娘，问不出难道我往日不美么这种话来。闻言先是羞涩的低下头去，但片刻后就重新抬起头来，望着陈家洛的眼睛问，“陈大哥可否拿个镜子过来给我看看？”

“怎么还叫陈大哥？改叫相公啦！”，陈家洛调笑了一句转身取来一面玻璃镜子递给李沅芷，顺势坐到了她身边。侧过身子和她一人握着镜子的一边同时看了过去。

李沅芷对着镜子看了好一会儿，才轻轻说道，“陈...相公，我的眉毛好像有些淡，今日你能帮我画眉么？”

这不是赵敏对张无忌说的台词么？陈家洛顿时想起俩人当初从杭州赶往西北时。一路上自己对李沅芷讲的那些故事，早在那时候两个人就在心中暗暗互许终身，到今天他们总算是修成正果了，陈家洛感慨的搂住李沅芷的肩膀，“沅芷，画一天哪够？我给你画一辈子的眉毛吧！”，说完放下镜子从梳妆台上取下眉笔，凝神静气、一笔一划的画了起来。

李沅芷此时面带笑容，眼眶却不知不觉得湿润了，过了半柱香的功夫，陈家洛终于放下眉笔，拿起镜子放到李沅芷面前，“沅芷，现在可喜欢？”

李沅芷望着镜子中新画好的眉毛，形如柳叶、色如新黛，给本就倾城倾国的容貌又增添了一份光彩，不由得轻轻依偎在陈家洛怀里，“喜欢，只要是陈大哥画的，我都喜欢！”

任由她靠在自己怀里，又陪着她说了一会儿话，陈家洛这才拿过酒杯，“沅芷，现在该喝合卺酒了！”

李沅芷闻言顿时羞红了脸，一杯酒喝完，结结巴巴的说道，“相公，妾身帮你更衣吧？”

手忙脚乱了好一阵儿，李沅芷才把陈家洛的大红吉服脱掉，至于**就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下手

了。陈家洛笑着开始自己解纽扣，“娘子，还是我来吧，一会儿相公再帮你更衣！”

“啊！还是妾身...妾身自己来吧！”，李沅芷羞得一下子躲到了床上，被窝里一阵窸窸窣窣后扔出几件衣服，她此时慌得已经忘了要把自己的衣服压倒陈家洛衣服上面。当然就算是她记得恐怕也不会这么去做吧？

“娘子，该歇息了！”，陈家洛吹灭了大红灯笼里的蜡烛，仅仅穿着小衣就溜进了被窝里，右臂轻神将一具层峦起伏的火热身体搂在了怀里。

李沅芷此刻脑子一片空白，只是下意识的说道，“还请...还请相公怜惜妾身。”

又是一阵窸窸窣窣，被窝里再次扔出了几件衣服，借着窗外的月光依稀可以看出似乎是肚兜、亵裤之类的贴身小衣；一声沉闷的痛呼过后，洞房中稍微沉寂了片刻，不过马上那张拔步床又重新咯吱咯吱的摇晃起来，一阵令人**的婉转低吟弥漫在洞房之中，就连窗外的月亮看到此情此景也害羞的躲到了云朵后面。

ps：大家七夕愉快，本单身狗只有苦逼的宅着了！

第二百三十四章女校

有诗云：纱橱月上，并香肩相勾入房，顾不得鬓乱钗横，红绫被翻波滚浪。花娇难禁蝶蜂狂，和叶连枝付与郎。陈家洛，休要忙，鸳鸯枕上少颠狂。

陈家洛刚钻进绣帐时，李沅芷手伸到枕头下面偷偷摸了下母亲专程派人送来的《取火图》，想起嬷嬷昨日给她说的那些羞人的话，心中一阵儿慌张，待陈家洛的胳膊搭上她的肩膀，浑身更是如触电一般，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待她醒转过来的时候，贴身的肚兜已经被陈家洛除去；金钗斜坠，枕头边堆出一朵乌云；锦被凌乱，肩膀上显出两弯新月；羞羞怯怯，红樱桃由小渐大。不知不觉陈家洛的手已经搭到了李沅芷的亵裤系带上，李沅芷心中一惊，连忙捂住了陈家洛的手。

“相公！”，这声音欲迎还拒、酥麻入骨，再看她的脸，此时星眼朦胧透出脉脉春情，樱桃小孔微微气喘，如何不惹人怜惜。

“娘子！”，陈家洛见她害羞，并未强行动手，腾出手来开始褪去自己的衣服，脱掉贴身小衣露出一件宝贝来，对这件宝贝兰陵笑笑生有诗赞

曰：一物从来六寸长，有时柔软有时刚。软如醉汉东西倒，硬似风僧上下狂。出入那啥为本事，腰州脐下作家乡。天生二子随身便，曾与佳人斗几场。此物见风即涨，须臾间已经显出形态，一场大战就此展开（此处省略15646字，大家七夕愉快）。

陈家洛顾及到李沅芷新逢破瓜，恐怕不堪征伐，故而一次之后就并未继续索取，搂着她的肩膀说了会儿小情话，直到俩人都困了才搂抱着睡去。

第二日一早。陈家洛还在酣睡，李沅芷就早早的爬起来穿好衣服，收拾好屋内的凌乱；这才在陈家洛耳边轻声呼唤，“相公，该起来了，今日还要去给我师父他们磕头呢！”

哎。这也太不人道了吧！洞房花烛夜第二天就要早起！我要蜜月假期、蜜月旅游啊！谁耐烦去见那些老头子。然而就算心中再不乐意，本时代该遵守的习俗还是不容违背的，陈家洛苦着脸在李沅芷的伺候下穿好衣服，去前厅给双方长辈一一见礼。忙到中午时分，这场婚礼的所有流程才算走完，他和李沅芷终于获得了暂时的自由。

之前安排工作的时候陈家洛专门为自己留出了两天假期——红花会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就是这短短的两天也是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协调过来。考虑到

李沅芷此时身子或许还有些不适，陈家洛找了一艘小船，没有带一个随从。亲自操舟带着李沅芷顺桐山溪而下，他负责架船李沅芷则在船舱内烧起火来煮着茶水。

“陈大哥，茶好了！找个地方停下船喝会茶再走吧！”，虽说对于这种结婚第二天就俩人单独出来游玩的行为感到奇怪，但想到陈家洛所说蜜月一词，李沅芷心中涌起一阵暖意，此时自己的心情可不正是像吃了蜜糖一般甜么？

陈家洛将小船停在一片树丛之中，虽是冬季。但河湾的这一丛榕树依然翠绿，绿荫掩映之下红袖烹茶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将缆绳拴好轻轻跃回船上，拿起茶杯笑嘻嘻的看着李沅芷，“娘子？你方才叫我什么？怎么不叫相公了？”

“陈大哥！”，李沅芷故作娇嗔的拉长了声音，经过昨日之后，她又恢复到之前那种活泼的神态。“沅芷只是觉得叫陈大哥更亲切啊！”

“哈哈！”，看到此情情景，陈家洛也变得开心起来，初时他还害怕李沅芷在结婚后变成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心相夫教子的主妇，眼下总算放下心来；茶过三杯。又吃了几枚她亲手做的杭州点心，陈家洛琢磨起该如何安置李沅芷来；不说他

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只从目前红花会的人才储备来看，把李沅芷这样文武双全的人放在内宅也是一件极大的浪费，反正现在有时间了，不如问问她的想法，陈家洛捏起一枚点心送到李沅芷嘴边，“沅芷，等过了明日我估计就要重新忙起来了，恐怕不能时常陪你，你一个人守着个大院子难免寂寞，不知你可有什么想做的？”

“陈大哥的意思是想让我和青桐姐姐一样帮着大哥处理红花会里面的事情么？”，李沅芷吃完点心后问道。

“不完全是这个意思。”，陈家洛摇摇头，“我红花会眼下的确缺少人才，但更多的还是害怕沅芷你日子过得无聊。”

李沅芷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我不像青桐姐姐那样擅长军务，虽说长在官宦之家却不喜欢政务，倒是觉得高先生和杨先生传授的西学有趣；大哥若是觉得合适的话我想先去经世大学里跟着几位先生学些东西，等学到了再做打算。”

额，后世都是上完大学再结婚，你倒好结了婚再上大学，不过李沅芷的年纪倒是和后世的高中毕业生差不多啊！陈家洛心中涌起一阵罪恶感，“沅芷想学东西我哪有不同意的道理，你就去学堂里跟

着她们一块儿上课吧！”

“大哥让我跟着那些男子一起上课？”，李沅芷露出惊讶的神色反问道。

哦，我倒是忘了现在还讲究男女大防呢！陈家洛敲敲脑袋，在独立自我、敢于追求幸福方面李沅芷倒是和后世的女子如出一辙，一时让他忘了自己现在是在大清朝，要么干脆玩个大的好了！陈家洛思索了一会儿说道，“是我疏忽了，既然沅芷觉得不方便的话不如在经世大学里开个女子班好了！到时候找一些和沅芷年纪相仿的女子，让几位先生为你们授课，这样可好？”

“若是为了我一个如此大动干戈似乎不妥吧？”，李沅芷迟疑的问道。

“让女子也能读书是我之前就想过的事情，此次不过是刚好有了理由罢了！沅芷也可以去问问，看看谁愿意和你一起读书。”，多日后，经过几轮艰辛的辩论，陈家洛终于说服戴震等人同意组建女子班的提议。

ps：想写一万字来着，写了个开头不敢写了。

第二百三十五章新知府

和李沅芷度过了两天愉快的假期，陈家洛又恢复到忙碌的工作中去，前些日子都在忙着攻打恶虎寨的事情，军队建设的初步成功已经得到证实，那么接下来该看看内政上有什么问题没有了。没想到陈家洛刚到县衙就接到一个坏消息。

“总舵主，新来的知府似乎来意不善啊！”，陆菲青从书案上拿起一张公文递给陈家洛，陈家洛接过来一看正是对福鼎县剿匪事宜的斥责文书。

“黄奎哪里接到文书没有？”，陈家洛反问道，黄奎所统帅的绿营兵同样有剿匪的责任，若是他和心砚都接到了斥责文书那么还可说是公事公办，要是只有县衙被斥责，那么针对性的意思就大了。

“已经派人去打听过了，桐山营那边这些日子除了一些日常文书之外并无其他信函。”，陆菲青摸着胡子答道，陈家洛所提出的问题他同样想到了。

“那新知府是何来路？上任之时你们送了多少银子？心砚在拜会之时有无失礼之处？”，陈家洛一连串的发问。

“新知府是个满人，叫纳兰元述，出身正黄旗，据说是乾隆五年病故的纳兰瞻岱之孙。”，说完陆菲青指了指陈家洛手中的折扇，“总舵主，若他的家世是真的话，您手上的折扇还是他家先祖的墨宝呢！”

陈家洛手上的折扇乃是从海宁陈家洛带出来的东西，上面有大才子纳兰明珠的墨宝，这纳兰瞻岱正是纳兰明珠的孙子。“嗯，陆先生继续说。”，陈家洛笑笑就此作罢，心中想着若真的是纳兰明珠之后。说不定明瑞哪里能打听到一些消息。

心砚见陆菲青的眼神望向自己，赶紧答道，“他刚到福州我就排了会中兄弟送了一份厚礼，上任之时也和周围几县的官员一样迎出府城外十里，单独接见时他也并无恶意，这次送文书上去也让人带了些从恶虎寨里搜出的珠宝。不知为何事情竟然到了这一步！”

“此人风评如何？”，心砚这边似乎也没做错什么啊？陈家洛也有些不明白了。

“他刚上任一个月，平日做事比前任李知府懈怠了不少，但和其他官员比起来还算中规中矩，该收的银子收，该办的事情也不怎么拖沓。其他的信息尚不清楚，不过骆当家的已经派人去京城打探他

的情况，也安排了人混进他的府中，想必过些日子就有消息了吧？”。这次说话的换成了陆菲青。

“陆老前辈想得周全！”，陈家洛点点头，“去把明瑞叫过来吧，看看从他那里能不能问出点东西来！”

自从到了福鼎，明瑞就没了什么大用处，看在他当过兆惠大军后勤官的份上被陈家洛扔到矿山上做些文书工作，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一听陈家洛召唤，还以为自己时来运转。连忙放下手中工作赶了过来。一进屋就大礼参拜，“奴才明瑞拜见陈总舵主。”

陈家洛被眼前这人下了一跳。就几个月没见怎么白白净净一个富家子弟竟然变得又黑又瘦如同老农一般，想必这些日子受了不少罪吧？陈家洛关心新知府的底细，于是没有像往日那样调笑他，直接问道，“明瑞，你可听说过纳兰元述此人？”

“知道知道！奴才知道！”。明瑞不住地点头，“总舵主您想知道什么，奴才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望总舵主可怜可怜奴才，把奴才从矿山上放出来吧！”

“行了。别装可怜了！”，陈家洛用折扇敲敲她的脑袋，“起来说话，若是说得好我就给你换个

活儿干！”，到了明年红花会也该开始正式扯旗造反了，到时候和满清刚正面的时候少不了要遇到一些满人大员，把他放到身边咨询对方的信息倒是不错。

“多谢陈总舵主怜惜奴才！”，明瑞谄笑着站起来，把椅子挪到陈家洛身旁，用袖子掸了掸本就不存在的灰尘，“爷您坐，奴才这就细细的说给您听。”

怜惜两个字听得陈家洛一阵恶寒，没好气的骂道，“好好说话！若是再拿出这种京油子的模样，我就把你给阉了！”

“不敢了，不敢了！”，吓得明瑞一手捂住裤裆一手连连摇摆，“奴才这就说奴才这就说，这纳兰元述在他爷爷还在世的时候就是个不学好的东西，整日在京里玩鸟斗狗、赌钱听戏，平日里没少惹事，看在他爷爷的份上，一般人也不和他计较。等纳兰瞻岱去世之后，他家没了顶梁柱，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后来接着祖宗的余荫进了户部做了个小小的笔帖式，也算是和我打过交道。”，明瑞当年也在户部当过差。

见陈家洛听得入神，明瑞心中隐隐有了一丝希望，“平日里除了收钱狠一些，对地位比他低的人

没什么好脸色之外就没其他毛病了！在户部呆了两年后不知道走了谁的门路外放出去了！我就再也没在京中见过他！”

“以你对他的了解此事是何原因？”，陈家洛将斥责文书递给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明瑞细细的看完文书后问道，“敢问严少爷您和他说了什么？可曾透露您当初走过和大人的门路？”，他用的还是当初一起上京赶考时的称谓。

心砚想了想说道，“去拜会他的时候有提过和珅的名字，我当时想着若是能借着和珅的名字让他产生忌惮，那么接下来福鼎的事情他恐怕就不会多插手了！”

“就是这个原因！”，明瑞重重的拍了一下大腿，“这纳兰元述和和大人不对付！”

“当初和大人落魄的时候这纳兰元述欺负过和家！”，话说到一半明瑞又卡壳了，“咦，不对啊？这纳兰元述还算识时务，和大人如今圣眷正隆，严少爷既然报了和大人的名字，他怎么还敢来找茬？”

估计是他也听说了庄亲王造反的事情，从而有了想法吧？陈家洛琢磨着，竟然是受了池鱼之灾啊，该如何应对呢？

ps：感谢无名无天、扶风醉柳的打赏，感谢暗夜之花影的月票。

第二百三十六章因势利导

信息的不对称导致陈家洛和明瑞二人对纳兰元述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明瑞困坐矿山缺少信息获取渠道，尚不清楚京城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而陈家洛身为亲历者对此一清二楚，和珅在动乱后的地位下降颇多，纳兰元述此举或许存了出气的念头，眼下虽然没有资本和和珅直接放对，但他门下的一个小小知县，欺负了也就欺负了。

挥挥手赶走明瑞，陈家洛把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陆道长、心砚，你二人如何看待此事？有没有好的应对法子？”

心砚稍一思量摇摇头说道，“总舵主，依我看不如置之不理！其他知县害怕知府是因为知府大人对他的仕途晋升有极大的影响，我既然不想升官也就不用怕他，至于其他的，我的任期还有三年，想把我罢免或者感到其他地方去也不那么容易；因此这封文书我们就当做没看到好了！平日里该如何行事还是如何行事。”

“心砚说的有道理，若是他想来硬的，咱们红花会这么多好汉，稍微制造点意外也不会很难！”，陆菲青当年就干过刺杀官员的事情，方才

听明瑞说着纳兰元述不是什么好人，连心中最后一点道德障碍也没了，若是现在的知府还是李拔，恐怕他不会说出这番话。

“咱们是不用在意他的看法，不过二位不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么？”，陈家洛笑着问道。

“总舵主的意思是？”，心砚和陆菲青二人有些摸不清楚陈家洛的意思了。

“二位觉得如今福鼎百姓可否算得上对我红花会归心？”，陈家洛没有回答，反而问了第二个问题。

陆菲青的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想了一会儿缓缓答道，“如今福鼎的百姓对我红花会颇为信服。会中的各项政策推行下去，百姓们还是比较支持的！不过若是此时我们起事造反，恐怕除了军队和农场中的那些人，其他人就不一定会跟我们走了！”，矿山上目前用的多是佛山和红花会从其他地方弄来的人，故而陆菲青没有提起。

“是啊。陆道长果然目光如炬、深谙人心！”，陈家洛赞了一句，这段时间福鼎百姓的生活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了土豪劣绅的压榨，往年那些趾高气昂的胥吏们征收徭役之时也不敢借机敲诈勒索了，同时县中还多了不少谋生的渠

道，只要肯卖力气，农闲时分去帮人做事，用不了多久就能攒下往年几倍的钱财。不少人家乘着这个好机会娶了媳妇、盖了新房；更别说那些家中有人进了军队、工厂或者是集体农庄的了，这些人如今的日子比往年那些小地主过得还快活。但是前期出于掩人耳目的需要，这一切都是借着心砚知县的身份颁布公文执行下去的，虽说后来红花会在福鼎站稳了脚跟，也刻意安排人将这些改变都是红花会所为的信息散播出去；可千百年来的惯性思维让这些百姓还是宁愿相信最近过上了好日子是因为他们运气好遇到了一个清官的缘故。可以说就目前来看，红花会造反的思想基础尚不具备；当然硬要起事的话凭借这数千精锐也能横扫福建，不过没了群众基础，军事上的胜利不过是无根之木。一时煊赫易得，想要长久就难了。

“依我看用不着在意这些。历来造反都是英雄豪杰领头，只要到时候咱们红花会登高一呼，那些百姓先前吃了咱们不少好处，若是咱们败了他们也少不了挂落，如此以来恐怕他们不从都不行了！”，陆菲青还是老一套帝王将相、精英主导历史进程的历史观；他说的法子和王伦的办法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陈家洛缓缓地摇头。“心甘情愿的去做事，和被逼着去做事，效率是不一样的！那些百姓眼下的日子变好了，就忘了鞑子朝廷的凶恶，还以为这样的日子能一直过下去；眼下这纳兰元述来了正好打破他们的美梦。等到他们知道好日子必须得自己去争取的时候。恐怕就轮到他们推动我们红花会尽早动手了！”，陈家洛想要的不是炮灰，而是一大批有血有肉、能够发自肺腑想要推翻满清的仁人志士，他是当老师的人，自然知道被逼着去学习应付老师和家长的学生和主动想要学习的学生差距是多么的大。

“若是如此，咱们要下的功夫可就大了！”，陆菲青的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暗暗盘算着要达到陈家洛所说的目的，估计红花会目前在福鼎的一大半人都要填进去。

“要想让这些人明白，怕是每个村都要安排人手教导他们！”，心砚也听明白了他二人的意思，他到底年轻，心思转的快，很快就算出需要的人手。

“光是去教导是不够的！咱们不是去给那些百姓做先生的！派下去的人必须要和他们做朋友，帮他们干农活、教他们认字、给他们看病，等到那些

人能找到这些百姓必须造反的理由才算是时机成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若不是那些先辈们能做到和百姓同甘共苦，又哪会有后来的共和国呢。

“这...”，心砚和陆菲青同时迟疑了，他二人算得上是现今社会的精英分子，一个是进士出身，一个来自道教名门，和那些百姓比起来仿佛一个天上，一个地上，要让他们打心眼里看得起这些百姓，实在是有些为难。

“此事我亲手来抓，你们去安排人手，到时候我统一给他们上课，培训完成后我亲自带人下村子里去，我也去给人种地、放羊！”，陈家洛的语气有些不悦，心中暗暗打算着，刚好乘这个机会将红花会彻底改造一番，要是有人赶不上红花会进步的步伐，没有人会去等他们。

“少爷，到时候带上我吧！”，心砚从小和陈家洛长大，那看不出他的怒气，再一想若不是公子，他现在还只是个伺候下人的书童，又哪有资格在别人面前摆谱呢！于是立刻答应下来。

第二百三十七章最后的准备

听到陈家洛要亲自下村子，熟读史书的陆菲青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春秋战国时的吴起，吴起对待手下的士卒十分用心，故而每次打仗这些士兵都恨不得以死相报；如此以来何愁汉人江山不能光复啊！他看陈家洛的眼神也逐渐由怀疑变为敬畏，历来帝王就算是得人心、得的也是士绅之心，眼前这位总舵主连最底层百姓的人心都要收买，实在是可怕啊！陆菲青连忙站起来深深一礼，“总舵主既然有如此心思，我就算累死也要为总舵主将此事办到！若是总舵主不嫌弃老朽年迈，到时候可否带上老夫随行？”

“固所愿不敢请也，道长既然愿意，陈某十分欢迎！”，陈家洛连忙将陆菲青扶了起来，眼下军队已经建立、初步的民用工业也在逐渐铺开，再解决了人心的问题，那么红花会造反的最后准备也就可以宣告完成了。

统一了思想之后，三个人凑到一起商量了半天执行的细节，对如何召集人手、如何划分片区、如何接近百姓、如何让他们和红花会站到一条路上等问题一一商讨后，方案也有了大致的雏形，坐了快

两个时辰的陈家洛从椅子上站起来，活动活动已经发僵的关节，“我红花会的会众大多出身苦寒，对百姓的日常苦难并不陌生，相信他们很快就能完成任务的！”，再说了之前那么多的课程、那么多的社会调查也不是白做的。

见陆菲青脸色有些发白，陈家洛连忙走过去输过一道真气，心中暗暗自责，一忙起来就不知道时间了，连自己这个年轻人都有些累的受不了，更别说陆菲青这位老人了。“都怪家洛疏忽，道长还是先回房歇息片刻，我这就派人去叫无嗔大师。”，嗯，最近毒手药王已经把自己的法号改成了原著中的最终版本。

“不要紧，不要紧！”。借着陈家洛的真气，陆菲青运行一个周天，稍微缓解了疲惫，“我道家最擅养生，方才不过是商量的入迷忘了运行真气，待会儿会房里打坐片刻就好！”

见陆菲青的脸色重新恢复红润，陈家洛这才放下心来，又叮嘱了心砚一番，看着陆菲青回房休息。陈家洛也出了县衙，转而往军营走去，前些日子的晋升名单已经初步拟定，明天刚好再开个大会宣布结果。

“苗大侠、胡小兄弟好啊！”，到了军营之

中，正看到胡斐提着一把比他还高的火枪，有模有样的学着林震南的刺杀术。

“此套枪法实属非凡，陈总舵主会中英才何其多也！”。苗人凤赞叹了一句。

“此乃林堡主的家传枪法……”，苗人凤把这套刺杀术的来历说了一遍。突然脑中灵光一闪，苗人凤最近也没什么事儿，光教胡斐一个人有些浪费了啊，“苗大侠，不知上次陈某所说之事您有没有兴趣？”

“陈总舵主说的是？”，苗人凤转过头来问道。

“苗大侠忘了当日攻打恶虎寨之时。我俩就武艺和火枪的那段对话么？”，陈家洛觉得现在差不多也该是组建特种部队的时候了，陈家洛指了指在操场上艰苦训练的数千士兵，“我打算总这些人中选出五十个人来，学习各种本领。专门负责打探情报、刺杀敌酋、截断粮草之事，不知苗大侠可愿意教授他们？”

“这….”，苗人凤看看胡斐，再看看那些士兵，似乎有些为难。

“苗大侠勿用担心，这些人不只是要练习武艺，还要学会如何绘制地图、如何伪装自己、学习

狙击爆破等技巧，每日能分给苗大侠的时间恐怕不多，耽误不了胡小兄弟！”，苗人凤如今把教授好胡斐当成了人生中最大的木匾，陈家洛心中暗暗赞道，好一个义气的汉子；看了看小胡斐陈家洛转念又想，苗人凤来了福鼎岂不是没机会遇到南兰了？没了南兰就没有苗若兰，到这时候这孩子莫非真的要娶程灵素？

　　苗人凤身为闯王李自成贴身护卫的后代，身负国恨家仇，对满清可谓是痛恨至极，眼下有了可以报复满清的机会，还不耽误自己教授小胡斐，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略一思索就答应了下来。

　　陈家洛前些日子和霍青桐等军中首领说过组建特种兵的事情，前期的人员筛选已经在进行中，有了苗人凤做武艺教官，陈家洛又开始琢磨起其他教官的事情了，赵半山可以教授暗器、毒手药王可以教授下毒、皮埃尔可以教授射击、高类思可以教授爆破、骆冰可以教授易容潜伏、戴震可以教授地图绘制、自己可以去给他们讲述特种作战理念，这套阵容何其强大啊！陈家洛仿佛已经看到这些人潜入紫禁城、截断大运河、狙杀阿桂的光辉身影了。

　　来到自己的营房，拿过晋升名单仔细审阅一遍，晋升名单除了晋升的理由之外，后面还附着每

个升职军官的档案，包括此人的家庭出身、为何入伍、训练情况、以及对满清的看法等等，从这上面基本能看出一个人的军事素养、性格和政治可靠性；花了一个时辰看完，调整了两个名字，陈家洛在名单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日的晋升大会上，杨大柱果然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排长，李有地也当上了班长；同时陈家洛宣布将团扩编为师，师下面下辖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自任师长，霍青桐担任总参谋长，在前期表现优异的红花会会员林虎和耿晨分别担任两个步兵团的团长，炮兵团由于技术要求较高目前红花会无人能达到要求，只好让皮埃尔暂时领军。

整军完毕又是一番简单但热烈的庆祝，士兵们看到这些新军官都是平日在训练、学习和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心中燃起了希望，训练更加努力。

解决完军队扩编的事情，陈家洛仍然不得一丝空闲，接下来还有深入乡村的工作要做。

ps：感谢黑暗☆法师和微明执政官的月票。

第二百三十八章赶场结婚

在去农村之前还要筛选人员、对数以千计的红花会青年进行培训、制定相应的策略方案、设计效果考核办法等等，这些工作起码要花一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陈家洛也安排人手将知县大人得罪了知府，或许不久之后就要被罢官的谣言放了出去，一时间整个福鼎都在讨论着知县大人究竟还能在福鼎干多久的问题。

先让这个消息发酵，等到这些百姓明白失去红花会的支持，他们的生活将要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再去做思想工作就要容易的多了！由于此项工作是红花会的内部机密，所以并未外传，倒是给陈家洛惹上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这一日，他正在县衙内和陆菲青、心砚二人处理公务，徐天宏和石双英也在一旁协助工作，由于最近工作量突然加大，他二人也暂时被借调到县衙内，除了他俩无尘道长也带着杨成协赶往杭州，继续抽调哪里的青年才俊。正忙碌间，有人来报林家堡堡主林震南求见，这可是红花会目前最关键的盟友，陈家洛不敢懈怠，领着众位当家的迎了出去。

进了房间，顾不上客套林震南就急匆匆的发

问，“陈总舵主，听说十五当家的最近得罪了那纳兰狗贼？”

“额，确有其事，纳兰知府早些年和和珅有过一些恩怨，心砚这个知县的位子还是走了和珅的门路得来，本以为占了便宜，却不想也惹上了麻烦！”，陈家洛把事情的缘由说了一遍。

“陈总舵主打算如何应对？”，林震南不能不着急啊，他刚和陈家洛说好联姻的事情，眼下就发生如此变故。若是应对不当，红花会恐怕会有大麻烦；自己在福鼎苦心经营十多年，眼下还不容易有了造反的时机，断然容不得别人破坏，不等陈家洛说话他就主动提出，“在陆地上红花会难遇敌手。不过在海上我林家堡还有些本事，若是总舵主用得上我林家堡尽管开口；福宁府沿海一带风浪大，若是知府大人出海游玩时遭遇风浪倒也不稀奇。”

听他的意思要是红花会不方便动手，林震南就安排自己的人给纳兰元述制造一场海难了；见他对红花会的事情如此关心，陈家洛心中不由一喜，他现在的态度可是和往日大不相同啊！莫非是因为确定联姻后把林家堡和红花会彻底绑在一起的缘故？“多谢林堡主仗义相助，只是眼下时机未到，先由他猖狂一阵，等再过几月有他好看的！”

见陈家洛如此淡定。林震南知道红花会早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左右打量一番，看到陆菲青也在就笑着走到跟前抱拳道，“陆大哥这些日子红光满面，想必是因为爱徒终生有托的缘故吧！沅芷侄女儿有了好归宿，我家的女儿可还在家等着呢！择日不如撞日，陆大哥今日就给看个好日子吧！”

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我徒弟刚办完喜事儿，你就让我给她丈夫看日子娶个小老婆？要不是念着多年的交情和反清大业的份上。我抽你信不信？陆菲青苦着脸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摸着胡子把视线投到陈家洛身上。

“总舵主。我的意思是尽快把事儿给办了。”，林震南为了早日敲定此事厚着脸皮说道，“我和旗下的那些孩儿们已经说的差不多了，那些船和人手我就当做静儿的嫁妆，什么时候把喜事儿办了，什么时候就把这些送给陈总舵主！”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陈家洛再不答应就该得罪人了，轻笑两声走到林震南和陆菲青跟前劝道，“陆道长，前些日子已经说好在沅芷和我的婚事办完后就开始准备林堡主这边的事情，这些日子林堡主的千金经常去找沅芷。她二人如今情同姐

妹，让她们早些聚在一起也好。”

陈家洛先是点名了这件事是早就说好了的，又指出李沅芷和林静现在关系很好，不存在婚后闹别扭的事情，一下子就把陆菲青堵住了，无奈之下陆菲青伸出右手掐算一阵儿后说道，“再有半个月就是黄道吉日，林堡主和陈总舵主若是不嫌时间仓促的话就半个月之后吧？”

“没事没事，嫁妆我都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就开始操办，半个月来得及，来得及！”，林震南连连点头答应，说完才想起还没征求陈家洛的意见呢，忙回过头问道，“女婿啊，你看你这边可还方便？”

连女婿都叫上了，我还能说不方便么？陈家洛也跟着点点头，“一切都照林堡主的意思，不过.....”，他又想起另一件事来。

“不过什么？”，林震南拍着胸脯说道，“女婿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只要我林某人能办得到的，绝不含糊！”

我倒是想建议借着这个机会把喀丝丽也娶过来，但是要真这么做了，林震南的面子可就没了，“小事，小事而已，小婿自己应付的来，岳父大人不必担心；就照陆道长的意思来吧，我这就去

找苗大侠上门提亲去！”，说完陈家洛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打遍天下无敌手当媒人，这个面子可是给的足足的，林震南也乐呵呵的回家做准备的去了；陈家洛找到苗人凤把此事一说，他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立刻就带上礼物往林家堡而去。

陈家洛忙完这一切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把此事和霍青桐一说，她果然有些不高兴，“哎，喀丝丽又该伤心了，你究竟要让她等到什么时候？”

陈家洛一阵头疼，算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乘着最近几个月都在福鼎，把她也一并娶了吧！“明天我就去找陆道长去，让他在林姑娘之后再找个好日子，咱们尽快把这事儿给办了！”

“不妥不妥，陆道长乃是武林前辈，我等如此频繁地骚扰他也不合适，咱们会中会看日子的也不止他一个，我明天去找人吧，你就不用操心了！”，霍青桐连忙拒绝。

陈家洛点点头答应下来，哎，别人是参加婚礼赶场子，我是自己结婚赶场子，太奇葩了！

第二百三十九章特种部队

结婚对于男主角来说是一件幸福与麻烦并存的事情，既然之前已经和林静约法三章，那么陈家洛脸连幸福也没有了，只剩下了麻烦。连日来登门道喜的人络绎不绝，有红花会中的自己人，有林家堡的亲戚，还有福建一带江湖上的好汉和福鼎的乡绅，不胜其烦之下陈家洛借口公务繁忙躲进了军营里。

经过千挑万选得来的五十名特种兵现在正在操场上负重跑圈，做着体能储备，队伍的尾部苗人凤手握一根荆条运起轻功不紧不慢地跟在了后面，但凡有人被他追上就是狠狠地一荆条抽下去。苗人凤自从当上教习之后也算是他们的半个师傅，如今这年头拜师之后全得听师傅的，打死勿论，这些挨打的人也不敢多说，被打之后立刻咬紧牙关加快步伐追上去。苗人凤下手也很有分寸，每一下都打到对方最痛的地方，却又不会留下内伤。

一连跑了三千米，这些人才暂时得以喘息，陈家洛走上前去，“苗大侠，这些人可还听话？这几日训练的如何？”

“这些都是习武的好苗子啊！他们要是再年轻

些，苗某说不定就想收几个徒弟了！”，苗人凤感慨一句，“可惜现在有些晚了，只能学些外门功夫，想要学高深的内家功夫恐怕不易。”

“如此足矣。”，这些人还都是红花会各个分舵送过来的精英，优中选优从近万人中选出来的精锐能不好么？对于不能修炼高深的功夫陈家洛并不十分在意，他跟随袁士霄练武多年，自然知道此中的难处，这些都是要从小有良师教导，再辅以名贵中药，历经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有所小成。就投入和回报的比例来说有些不划算；如今已经是火枪大炮的时代了，流水线生产，批量制造才是王道。陈家洛有自信，等这五十个人练出来了，对面出上十个二十年以上功力的武林高手都不一定是对手；为了不打击苗人凤，陈家洛笑道。“如今我红花会有不少会众将幼子带到了福鼎，苗大侠若是想收徒，不妨去挑选一番。”

“苗某不过是感慨一句罢了！此生若能将小胡斐培养成才就再无遗憾，再多几个人苗某恐怕就有心无力了！”，苗人凤摇摇头说道，休息不到三分钟，苗人凤又将他们集合到一起，演示了几手狠辣的短兵招式，这些人纷纷跟着练习起来。约莫过了半个时辰。见他们的动作已经逐渐规范，苗人凤放

下荆条，“今日我就先教到这里，赵当家的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你们去他那里接着练吧！”

“我去看看四哥，就不送苗大侠了，一会儿还请苗大侠赏脸带着小胡斐去舍下坐一坐。”，陈家洛顺势发出邀请。

“陈总舵主新婚燕尔。苗某才不去做恶客！”，苗人凤难得的开了个玩笑。“日后的时间还长着呢，等总舵主闲下来了再去拜访不迟！”

一听苗人凤说日后时间还长，陈家洛就知道他已经下了和红花会共进退的决心，心中顿时大喜，拉着他又说了几句这才往后方走去。

赵半山的训练场放到了靶场的一角，十个靶子前方三丈处摆放着一溜儿长桌。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的暗器。赵半山双手环抱胸前，静静地看着这些特种兵，身侧立着两个身材瘦高、面如恶鬼的汉子。

见得这二人陈家洛连忙迎了上去，“五哥、六哥是何时回来的？一路上可还平安？”

赵半山呵呵的笑着说，“五弟、六弟刚到福鼎。本来打算去拜会总舵主，可是招各级各地方都没找到人就来了军营。”

“这些娃儿硬是要得！”，常赫志开口就是一股四川腔，“总舵主要是不嫌弃我兄弟的把式粗

疏，我俩也想教教他们！”

常氏双侠赖以成名的绝技是飞爪和黑沙掌，黑沙掌见效时间长也就罢了，飞爪可是翻山越强、飞檐走壁的利器，他二人主动提出陈家洛哪有不从之理，当下没口的答应，“若此就辛苦五哥和六哥了！”

老大常伯志明事理一些，压低声音说道，“此处人多不是说话的地方，总舵主若是有空我二人就汇报下联络各路好汉的事情。”

“嗯！先看看四哥如何教导他们的吧！”，陈家洛微微点头，和常氏双侠站在一起看着赵半山教授他们使用暗器的技巧。先是铁莲子、飞镖这些常规的玩意儿，后来又标成了石子、瓦片等随处可见的杂物，到最后更是用上了高类思改进的高科技产品——手榴弹！

武林中数一数二的暗器高手千手如来赵半山玩手榴弹，这画风有些不对啊！陈家洛顿时风中凌乱了，不过赵半山的演示倒是让他大开眼界，隔着十丈远随手一扔，手榴弹就顺着微微张开的窗户缝被丢进了为训练专门搭建的屋子里，那条缝比手榴弹也大不了多少，赵半山这一手可是堪比陈家洛在后世看的特种兵训练视频了！

赵半山的训练方法和苗人凤又有不同，苗人凤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坚决要求他们将每一招练到最好；而赵半山则是对每一招设定一个最低标准，在暗器方面天赋差的练到最低标准即可，那些天赋突出的则受到了他的重点照顾，这五十人的暗器技巧明显拉开了许多。这两种方法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不足，一时半会儿陈家洛也不好做决定。

看到一半，陈家洛和赵半山打了个招呼，带着常氏双侠来到自己的营房之中，亲手为他二人送上茶水，寒暄了几句后常氏双侠交换了个眼神，还是老大常伯志先开口了，不过他并不是向陈家洛汇报自己联络武林豪杰的工作，而是问起了另一个问题，“总舵主，我二人在京中听说了一个关于您的传闻，不知该不该说。”

是关于自己和乾隆关系的传闻吧！该来的终究会来的！陈家洛平心静气的说道，“你我兄弟，又有什么话是不能讲的，五哥但说无妨！”

ps：感谢日下部麻吕的打赏，感谢法国队的的月票。这周竟然有推荐了，意外啊！

第二百四十章路线之争

常伯志说话的时候眼神游离，“总舵主，我二人前几个月本来在湖广一带联络各路豪杰，听闻京中有大变就迅速北上。”，说道此处，常氏兄弟同时抬起头来直视陈家洛，“到了京中我兄弟听到一个消息，据说此次庄亲王谋逆是因为当今乾隆皇帝不是满人，而是海宁陈阁老的骨血，敢问总舵主此事属实否？”

二人目光灼灼直直的望着陈家洛，似乎想要抓住他每一个微小的表情变化；陈家洛面色如常，点头答道，“确有此事，那一位的确可以说是我的同胞哥哥！”，红花会京城分舵和骆冰手下的情报部门都亲身参与了京城之乱，自己和乾隆的关系无论如何也瞒不住了，陈家洛果断的承认了这一点；心中慢慢开始不安，莫非这俩人也打算劝我按照老舵主的计划走？

他口音刚落，常氏兄弟就兴奋地站了起来，俩人一个奔向窗户，一个奔向大门，确认外面没人能听到里面的对话后方才说道，“莫非总舵主早已得知这个消息？为何不联系哪位共同起事？若是有了皇帝居中策应，恢复汉人江山易如反掌啊！”

哎，我就知道这个矛盾迟早会发生，陈家洛突然想起射雕里的丘处机来，人家杨康在六王爷府中长了十八年，父慈母爱、富贵逼人，你丘处机一蹦出来就说那个土豪不是你爹，旁边那个穷逼才是，赶紧杀了你爹和这个穷逼混江湖去吧！这特么的是个人都难以接受好么？放在乾隆身上也是一样，在他已经走过的四十九年里，先是康熙最疼爱的孙子，再是雍正时众望所归的储君，最后身登大宝，成为亚洲东部至高无上的存在；就算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出身海宁陈家。也曾对陈世倌夫妇礼敬有加，但要他冒着丢掉皇位的危险去帮着红花会造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当初天镜禅师来杭州之时，送来了义父的遗物，从义父的书信中我才得知乾隆身世的秘密。”，陈家洛先撒了个谎。暂时回避了常伯志的提问，“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多方查证，终于确认此事属实！”

“既然如此，我红花会大事可成啊！”，常伯志、常赫志喜不自禁，双手抱拳道，“还请总舵主写封书信，我二人这就上京去把信交给那皇帝，到时候里应外合。何愁大事不成？”

陈家洛用看白痴的眼光看着他们，我特么的现在告诉你俩，说你来其实不是青城派的弟子，而是

峨眉派尼姑的私生子，让你俩现在干翻青城投奔峨眉你俩干不？强忍着郁闷陈家洛耐心的解释道，“刚开始家洛也和二位兄长一个想法，只是想到当初天镜法师来杭州之前，莆田少林寺就被鞑子派兵将其烧成白地；此事在家洛看来有些蹊跷。后来多方打听方才得知那乾隆也知道义父有东西放在莆田少林寺之中，此举想来恐怕是毁灭证据！于是为了红花会上上下下数万弟兄着想。家洛觉得还是稍微谨慎些的好！此事事关重大，稍有泄漏便会遭受灭顶之灾，故而家洛把它藏在心里，谁也没告诉。还请二位哥哥见谅！”，说完陈家洛深深一揖，算是就隐瞒秘密的事情向常氏双侠道歉。

“不敢不敢。总舵主思虑深远，我等岂敢有怪罪之理。”，常氏兄弟赶紧把陈家洛扶起来。

哎，看他俩的意思还没打消找乾隆合作的念头啊！先不说乾隆会不会答应，就算他真的肯和红花会合作。陈家洛也不打算带他玩，首先带他玩了日后怎么处置？以乾隆的资历，日后估计会有一大批人支持他当皇帝，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么，不让他当吧有人反对，让他当吧，我特么的好不容易穿越来，还把皇位送给别人？你俩的脑子坏了我的可没坏！其次要是按照他们的计划走，就算大事成功也

不过是又一次的王朝更替罢了，中国还是会走上哪条以儒学为主的封建道路，直到百年后方才会被远渡重洋而来的大炮惊醒，陈家洛可不想让那百年的屈辱重新降临到中华民族的身上。

哎，就算他俩不问，等消息从京城传来无尘道长等人也会问吧，陈家洛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既然五哥六哥提起此事，不如就把几位哥哥都叫来，咱们大伙儿好好商议一番，看看此事究竟该怎么应对才好！”，与其一个个去解释，还不如一次性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眼下都有哪些兄弟在福鼎？”，常氏双侠交换了个眼神问道。

“会中的这些当家大多都在，陆道长、赵四哥、徐七哥、章十哥、骆四嫂、十二哥、十三哥、十五弟眼下就能过来，二哥和八哥去杭州办事，用不了几天就能回来，唯有九哥和十四哥一个路途遥远、一个事务缠身，怕是抽不出空来！以两位哥哥的意思，咱们是现在就开会还是等二哥回来再说？”，卫春华远在西北，马善均身负重任，这俩个是无论如何也赶不过来的。

“二哥德高望重，此事不宜避开二哥，这几日我二人就帮着总舵主教导那些士卒吧！等二哥他们

回来之后我等再细细商讨一番！”，不知是真的敬重无尘道长，还是像多拉点人手，常伯志选择等无尘道长和杨成协回来。

“如此就照二位哥哥的意思办！”，陈家洛站起身来，“今日先设宴为二位哥哥接风洗尘，有些日子没见了，今晚咱们不醉不归！”

常氏双侠闻言同时摇头，以大事在即无心饮酒为理由拒绝了陈家洛的邀请；陈家洛不动声色的给他二人安排好住处，看着他俩走远招招手叫过一名亲信，“这几日安排人照顾好五哥和六哥，两位当家的初来乍到不熟悉福鼎，别惹出什么误会！”

亲信领命而去，陈家洛心中长叹，一切都看过几天开会的情况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红花会按照老舵主的计划走！路线问题绝对不允许妥协！

第二百四十一章福鼎会议

“这些日子五哥和六哥见了那些人？”，海上传来消息，无尘道长和杨成协明天就要回来了，会议开始之前必须弄清楚谁会支持自己的计划，谁又会反对；看常氏双侠的意思还是想和乾隆接触一番，就是不知道这几天里他们拉拢了那些人，幸好自己早有准备，陈家洛叫过负责侍候常氏双侠的亲信会众问道。

“启禀总舵主，五当家的和六当家的这些日子大多待在军营里教导特种兵，向他们传授飞爪技巧和徒手格斗技巧。”，亲信从怀中摸出个小册子，按照小册子的记载汇报着常氏双侠的行程，“这几天还在福鼎的诸位当家都有拜访过他们，其中骆当家的、石当家的、陆当家的、赵当家的和十五当家都是喝了几杯酒就告辞离去；徐当家的、章当家的和蒋当家的呆的时间要长一些，当时二位常爷把小的支了开去，故而未能得知他们商议了什么，还请总舵主恕罪！”，说完亲信将小册子双手递上。

“嗯，我知道了！此事勿要对外提起！”，陈家洛接过小册子翻看了一遍后就这蜡烛烧掉，轻轻的挥挥手让亲信先行离开。他双眼微闭靠着椅子上

细细的分析着亲信的汇报，章进和蒋四根都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类型，被他俩拉过去不稀奇，可是徐天宏为什么待了那么久呢？他的外号是武诸葛，在红花会中一向以思虑深远、计谋多端著称，想来不会看不出此中隐含的意义，为何要掺和到这种事里去？莫非是嫌自己回到福鼎后没得到重用？可是我早就做好打算，等你适应了福鼎之后就委以重任的啊，难道连这点时间都等不及么？

哼，该来的总是会来。若是我经营了一年多还摆不平这件事，那我陈家洛这段时间就算是白混了，且看你明日能拿出什么办法！眼下会中真正办实事的人可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稍微烦恼了片刻，陈家洛就重新鼓足信心，一切就等明天了！

第二日，县衙后院的密室中。红花会目前尚在的十五位当家中，除了九当家九命锦豹子卫春华和十四当家马善均之外，其他十三人全员到齐。

十三个人？不吉利啊！莫非我们之中要出一个叛徒？陈家洛坐在上首打量着众人，着重观察了下徐天宏的神色，看见陈家洛望过来，徐天宏低下了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敲了敲桌子，待众人静下来后陈家洛没有寒暄直接说出了此次会议的目的，“有件关系到我红花会上上下下数万人的要紧

大事。想和诸位哥哥商议一番。”，说完陈家洛看着常氏双侠，“五哥、六哥，您二位看谁来把事情告诉给诸位兄弟？”

“我俩一起说吧！”，常伯志答道，接着他二人一人一句把在京中得到的消息细细说了出来，他们俩是双胞胎，心意相通。一人说完另一个人马上接上，竟似一人在说一般。把乾隆和陈家洛的关系说完后常伯志说道，“我兄弟二人想着这对我红花会和千千万万的汉人来说，是个莫大的好机会，就想利用这一层关系让那皇帝带着咱们反清，不知诸位兄弟有何想法？”

“此事当真？”，“总舵主。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啊！”，除了骆冰和心砚之外，其他人都纷纷望向陈家洛，想要从他口中获得确切的信息。

“此事属实！之前在杭州天镜禅师送来义父的遗物，我从中得知此事。由于事关重大我一时没有和诸位哥哥说，还请诸位哥哥原谅！”，陈家洛早有准备，将于万亭留下的遗物放到桌上，推给距离自己最近的无尘道长，“此事事关家中长辈**，还望诸位哥哥勿要外传。”，遗书上可是有于万亭暗恋陈家洛母亲的事情。

无尘道长连忙打开那封黄纸大折，仔细翻看起

来，看完后传给下首的陆菲青，陆菲青看完传给赵半山.....一圈过后遗物重新回到陈家洛手中。众人左顾右盼，像是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五哥和六哥建议我红花会派人联系皇帝，让他起来带着咱们汉人造反，不知诸位哥哥有何意见？”，陈家洛将常氏双侠的建议说了出来。

“哼！鞑子皇帝不可信！”，骆冰第一个反对，“当初于老舵主在世的时候曾带着四哥进了皇宫一趟，想必说的就是此事！可从皇宫出来后，老舵主病故，四哥和我也被大内高手一路追杀，四哥...四哥他就是因为此事死在了那张召重手里！”，说着说着骆冰又哭了起来。

抹了一把眼泪，骆冰接着说道，“若是那鞑...皇帝真的有心思复兴汉室江山，又何必派人来追杀四哥呢？我看他恐怕富贵日子过久了，早就忘了自己是汉人了！”，骆冰本想说鞑子，但一想此人是陈家洛的哥哥，就含糊了过去。

“嗯，骆当家的说的有些道理！算算日子，天镜禅师到达杭州之前，莆田少林寺刚被鞑子纵火焚毁，想来恐怕也是因为这些东西！”，无尘道长指了指于万亭的遗物，又一个支持自己的，陈家洛还

没开始高兴，无尘道长又调转话锋，“不过，若是咱们晓以大义将他说服，反清大业就能事半功倍啊！照我的意思，先行接触一番倒也无妨！”

老糊涂，陈家洛心中暗暗骂道，你都觉得这人不可靠了还去接触，这是让人去送死么？他正要反驳突然看到石双英想要说话，于是有闭上了嘴巴。

石双英看着无尘道长用他一贯冰冷的语气问道，“若是皇帝答应了咱们的计划，等将来得了江山，又该如何安排他？”

“要是得了江山，肯定是要寻找前明宗室登上帝位，至于他么？给他个闲散的王爷，让他在西湖边颐养天年岂不自在？”，无尘道长说完得意洋洋的看着众人，似乎对自己的安排十分满意。

ps：感谢扛枪日八方和随风笑敖的月票，感谢摄走他乡的打赏，话说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的新书《回到三国开超市》

第二百四十二章决不妥协

听到这话陈家洛好悬一口老血喷出来，无力的垂下头，手指轻轻揉着太阳穴，他对无尘道长的提议简直是无语了，好歹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怎么还如此幼稚？这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了么？待心情平复后重新扫视众人的神色，但见常氏双侠和章进脸上的表情似乎对无尘道长的建议颇为欣赏，哎，这些都是什么队友啊！陈家洛压住骂娘的冲动用平淡的语气问道，“二哥既然说了自己的主意，大伙儿不妨议一议，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二哥的主意硬是要得！”，常伯志立刻大声说道，“咱们弟兄起来打江山可不是为了自家富贵！等打下江山咱们就回归乡里，也显得咱们高风亮节，不是贪图富贵之辈！”

没想到你俩还是理想主义者啊！不贪图富贵？有本事先把你青城派在山下占得那些土地给佃户们分了？信不信慧侣道人马上把你俩逐出师门？凭嘛我陈家洛辛辛苦苦创办的公司就要转给别人？况且就算我不在乎个人富贵，把江山给了朱家后代，还不知道他们会把中国弄成什么样呢！

常伯志说完，个人表情不一，常赫志和章进面

露欣赏；心砚张大嘴巴一脸的不可思议，徐天宏嘴角露出一丝嘲笑，骆冰更是怒容满面。陈家洛看看众人，在座的也就陆菲青能在年龄和资历上和无尘道长比一比了，于是转过头问道，“陆道长如何看？”

“这...”，陆菲青在李可秀府中潜伏多年，政治经验可比无尘道长丰富的多了，知道陈家洛是想让自己表态，对于武当来说大明宗室重归帝位未必不是好事。武当山在明朝可是皇家道观，从永乐到嘉靖，大明的皇帝中多有亲近道教之辈；但一切的前提是能打下江山，陆菲青看的很明白，眼下红花会的一切行动都是陈家洛在谋划，他当上总舵主这一年多红花会闯下的局面比屠龙帮和于万亭加起来干二十年还要好。要是换个大明宗室上来，还指不定会变成怎么样呢！陆菲青坚定的摇摇头，“无尘道长这话有些...有些不妥，洪武皇帝打下江山没迎回前宋宗室，唐高祖打下江山也没给杨家后人，我红花会闯下的基业为何要给别人？再说了，若是眼下找来一个寸功未立的人统领红花会，恐怕会中的兄弟也不会信服！还有那乾隆如今已经是九五之尊，和我们一起提着脑袋反清。最后才落得个闲散王爷，这事情他会干么？呵呵，这自古以来掉脑袋的

买卖有人干，亏本的买卖可没人干！”

“他本来就是汉人！难道就不想恢复我汉人的江山？只需晓以春秋大义，想必他必定会洗心革面和我红花会合作；他的皇位本来就来路不正，到时候给个王爷难道还不满足么？”，无尘道长是火爆脾气，当下瞪着眼睛和陆菲青吵起来。

一旁的章进见二哥生气。这就要帮腔，却被骆冰一个眼神压了下去。骆冰站起身来缓缓说道，“去年那些追杀我和四哥的朝廷鹰爪又有那个不是汉人？怎么不见他们深明大义？朝堂上那些汉人官员帮着鞑子欺压百姓，怎么不见他们深明大义？天下数以千万的读书人为了赶赴鞑子的科举头悬梁锥刺股，怎么不见他们深明大义？怎么到了鞑子皇帝这里，二哥就认为他会深明大义呢？”

一连串的排比句把无尘道长砸晕了，支支吾吾的说道。“怎么又没和皇帝谈过，怎么就能认定此事不成呢？”

“哼！若是能谈成，老舵主和四哥早就谈成了，又怎么会有人来追杀我和四哥呢？”，经过这些日子。骆冰把事情也想通了，“再说了，此事江湖中已经有人做过，可惜最后还是落了个失败身死的下场，还连累了不少江湖好汉！”

四嫂，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陈家洛在心中给了骆冰三十二个赞，人家一个女人都比无尘道长你懂事的多！见到事情起了变化，陈家洛将自己的打算放到一边，打算先看看无尘如何回复骆冰的话再说。

“哦？已经有人干过？你说的是何事？”，无尘道长关切的问道。

骆冰看了一眼陈家洛，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随即说道，“年初之时，我和总舵主还有天镜禅师从京城出来去山东见七哥，路上遇到了微服出游的乾隆皇帝，总舵主之前和他见过一面，故而一路同行；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天理教的人马……后来京中传来消息，天理教自教主姚秦往下，教中主要人员几乎被鞑子杀了个干干净净！由此可以得知，那乾隆皇帝根本就没有反清的心思，他恐怕只想着如何坐稳自己的宝座吧！”，骆冰把当初和陈家洛一起偷听姚秦与乾隆对话的事情说了一遍。

此事对无尘道长的打击颇大，靠在椅子上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常氏双侠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才说道，“按时间算，那些日子我兄弟二人正在京城，也曾去天理教中拜访，却被拒之门外；我二人好奇之下暗自打探了一番，发现天理教似乎在谋

划一件大事，想必就是四嫂方才说的那件事吧！”

“照我说鞑子的皇帝终究是靠不住的，要想造反成功，还得靠我们自己，如今咱们红花会局面已成，等这批兵练出来咱们就可以相机举事了！又何须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石双英冷冰冰的说道，他跟着陈家洛的时间久，对局势看的很清楚。

见在座的大多数人都露出心有戚戚的表情，陈家洛缓了一口气，遂开口问道，“既然骆当家的已经将此事说清楚了，大伙儿说说看此事究竟该如何处理？”

“哼！既然老舵主当年就曾去过皇宫，想必依老舵主的意思也是让咱们联络皇帝共同举事；若是总舵主不肯去，那么老道我自己去好了！”，不知是恼羞成怒还是一根筋，无尘道长不仅没有退缩，反而直接说出这等话来。

好吧，作为一个组织的头领，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协，唯独路线问题不能妥协，陈家洛开始做最坏的打算了！

第二百四十三章新老交替

此时此刻陈家洛忽然想起死在西北的文泰来来，若果当初没有放任他被张召重杀死，而是将他救下来，那么接下来文泰来肯定会拿出于万亭的遗命，让红花会全力启动和乾隆接触的计划，自己那时候缺少威望，在老舵主遗命面前很容易就被架空。若说玩阴谋，会中的这些家伙可绝对不是乾隆的对手，一番博弈下来红花会必定损失惨重、人心离散，自己再想起来收拾局面又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四哥，此事是我做的对不住你，但若是再来一遍我依然会这么做，眼下二哥、五哥、六哥又想带着大伙儿去送死，请恕我不能答应了！

在陈家洛的计划里，随着时间的推移，红花会的这些老人们会因为能力不足而被新一代的青年才俊逐渐替代；只是没想到计划尚未完全展开就出现了这种问题，还好眼下他们已经翻不起大波浪，自己目前在红花会中的威望已足；会中的精英也都聚集在福鼎之中，军权、财权、人事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唯一有问题的就是可能会影响各个分舵对自己的印象，但他们要是执迷不悟的话，自己就只能舍小保大了！

“无尘道长，你可还记得红花会的会规？！”，正当陈家洛尚未决定是继续劝说还是和他们果断翻脸之时，石双英起身厉声喝道！“你对着总舵主大喊大叫，是要犯上作乱么！”

石双英是红花会刑堂堂主，掌管会中刑罚，平日对诸位当家都十分敬重，但要是有人犯事，他都是铁面无私；眼下见无尘道长举止失态，当即站了出来。眼下二哥也不叫了直呼无尘道长的名字，显然是打算公事公办了！

“十二弟！我并无此意！”，这一声断喝让无尘道长清醒过来，想想陈家洛道歉，又觉得自己一把年纪、辈分又高，给一个年轻人道歉似乎太丢颜面。

他反应迟钝。陈家洛可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双目直视无尘道长缓缓地说道，“既然大伙儿都说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也说说我的意思；我也和我那哥哥见过几次，断定他不会有反清的心思，况且自古以来想要成就大事终究得依靠自身，算算时间东北那边快要开打了，东北一开打山东就会乱，山东乱了咱们也该起事了。眼下会中正是紧要的时候，事务繁多，抽不出人手来办此事；大伙儿还是把心思放到会务之中，不要去想这些不切实际的东

西！”

话虽然说得婉转，但他反对的意思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在别人听来陈家洛的话合情合理；但无尘道长可不这么看，武林中人活的就是一个面子，他只知道眼下自己被一个年级远逊于他的人批评了。他本就是火爆的性子，被这么一激胡话脱口而出。“老道跟着老舵主闯荡江湖已经数十年，难道是不明事理的人么？我这也是为了咱们会中着想，总舵主莫不是嫌我多管闲事了？”

这话就有些重了，其他的当家再也不能坐视不理，赵半山眼疾手快拉住无尘道长的胳膊劝道，“二哥。你这又是什么话？自从总舵主登位以来我红花会日渐壮大，眼看着大事有望，你有何苦说气话呢？”

“切勿动怒，大家都是兄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么？”。“二哥，你刚才的话不是有心的是不？”，“总舵主，你也知道二哥就是这脾气，他绝无恶意！”......众人劝说间陈家洛也在留意着各人的举动；常氏双侠本打算起身，见其他人说话反而坐了回去，似乎是觉得无尘道长话虽然说得不合适，但本意却是好的；徐天宏依旧微闭着眼睛，似乎对局势充耳不闻；其他人都纷纷劝说着无尘道

长。

众人劝说之下无尘道长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红着脸说道，“总舵主，老道给你道歉了；可是我也是为了能早日恢复汉人江山啊！”

“对的，总舵主，有这一层关系在咱们总得去试试吧？”，这是常氏双侠。

还是不死心啊！陈家洛将视线转向徐天宏，他不说话的话陈家洛心中总是不安，“七哥是咱们会中的武诸葛，不知七哥有何高见？”，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也将目光转向了徐天宏，在他们心中徐天宏智谋出众，定能说服总舵主。

徐天宏睁开眼睛，眼神之中满是挣扎，过了一会儿，他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眼神重新恢复坚定，缓缓的说道，“大伙儿都知道，自从总舵主即位以后我就被派往山东，在会中的时间短了些。在山东之时我帮着那王伦筹备起事，本想着要造反的话无非就是王伦的那些路子，但自从来了福鼎，却让我大吃一惊。总舵主行事如天马行空，所用手段不存于任何史书，我初来之时觉得奇怪，但经过这些日子四处学习，才逐渐明白了些东西。总舵主思虑之深远非我等能及，那王伦眼下虽然势大，但若是造反用不了多久就会被鞑子剿灭；反观我红花会

不动声色之间就置办下如此大的势力，若能将福鼎的局面扩大到整个福建，那整个天下就唾手可得！”，说完徐天宏起身深深一揖，“我徐天宏除了老舵主之外没服过什么人，现在对总舵主可谓是心服口服，以后总舵主若是有令，哪怕让徐某去当一个小兵，徐某也心甘情愿！”

徐天宏这算是彻底投诚了，此举犹如反戈一击将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的希望打的粉碎，接下来会议的进程自不必说。陈家洛乘胜追击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意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改变了红花会眼下几位当家的议事决定会中事务的局面，将权力归到目前会中各个部门的领头人身上，比如海贸的赵半山、军队的霍青桐、工厂的高类思杨德望等，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这些实力不足无法融入到新局面中的老人逐渐被架空，红花会领导层完成了一轮新老交替，有这些更专业的人领导，红花会必将迎来更快的发展。

第二百四十四章接收水师

开完会之后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借口有事离开了福鼎，陈家洛知道这些人都是老派的武林中人，虽然对他的做法不满意，但也干不出投奔鞑子或者联络红花会属下作乱的事情，因此很干脆的答应了他们，等再过一段时间，自己就能抽出人手把各个分舵的领导层换一遍，到那时候红花会就完全归自己掌握了，也不怕他们惹出什么事情。

烦心的事情刚过去，陈家洛就迎来了一件大好事，林震南来找他要将手下的海盗移交给他，“岳父大人，不是说好婚礼之后再给么？现在早了些吧？”

“早给你我也早点省心！再说了，婚礼的时候不过是个仪式，这么大的家业全交给你那是一天就能交接完的？带上你的人咱们先去码头看看！”，林震南笑呵呵说道。

“既然如此，小婿就不推辞了；只是小婿不通海事，岳父大人还请稍等片刻，我叫些人和小婿同去！”，领着林震南进了书房一边品茶一边说话，没过多久赵半山、霍青桐和皮埃尔手下的一名法国海军退役老兵缪拉走了进来。

赵半山是红花会中最懂海船的人，霍青桐身为参谋长需要对手下的水上力量有个基本的了解，法国虽然不是海军大国，但缪拉身为前海军军官，对大英帝国、西班牙等海上强国还是知之甚详，了解目前世界最先进海军的现状，也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人已到齐，陈家洛和林震南即刻起身，快马加鞭来到一个隐藏极好的码头，码头前停泊着大大小小三四十艘船舶，“三百吨级船只二十一艘。五百吨级九艘，最大的不过八百艘，连一只上千吨的船都没有！英国人只要开来一艘一级风帆战列舰，就可以把这些杂鱼全部诵经海底！”，还没等陈家洛高兴，缪拉就给他泼了一瓢冷水。

他的中文怪腔怪调。但用心点也能听懂，陈家洛还没说话呢林震南先不高兴了！自己好心送礼还被别人说礼物不好，给谁也不开心啊！当下冷哼一声，“有本事让那什么英国人鸡国人把那劳什子的一级风帆战列舰开到福建来！保证让他有去无回！我这些兄弟可是有不少人的祖上是当年跟着国姓爷打过荷兰人的！”

“荷兰人的海上霸权已经没落很久了！”，缪拉不冷不热的嘲讽了一句，“如今的海洋已经是英

国人的天下了！不得不说，陈先生，您想要保护好这片海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毕竟已经有了个不错的开始不是吗？”，陈家洛望着眼前密密麻麻的船只心潮澎湃。“我知道百年方能打造出一支优秀的海军，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感慨完陈家洛立刻回到现实，“岳父大人，我们再次聚集不怕惹来福建水师的船么？”

“呵呵！那些人当海盗抢劫商船还有几下，想要追上我手下的这些人那是做梦！”，林震南得意的笑了笑，开始给陈家洛普及福建水师的现状，“福建绿营水师提督直辖提标五营。节制金门、海坛、南澳、台湾等水师四镇。眼下整个大清绿营水师有近十万人，而福建为两万八千余人。兵额为全国水师的四分之一强，其中台湾镇近一万三千人，乃各省兵力最厚者。福建绿营水师有外海战船三百四十多艘，其战船居东南四省之首。士卒多用火枪，不过他们的火枪我也玩过不少，比起总舵主手下用的那些可是差远了。不过他们的炮比总舵主的要大不少。眼下还不宜和他们硬碰硬！”

“炮大不一定威力就大！”，满清的火炮铸造技艺远远落后于西方，导致火炮的重量偏大，威力

却不怎么大，“再说了。如今高杨二位先生已经开始铸造二十四磅炮，三十二磅炮也在设计中，这两样也不比英国人所用的大炮威力小多少。”

“确实如此，这两种口径的大炮是目前欧洲的主力火炮，虽然也有些船只上安放了六十八磅炮这种怪物，但受船身条件所限，一艘船上有两门这样的大炮已经是极限了！”，缪拉证实了陈家洛的话。

“眼下我这些船都是做海盗船用的，船身的炮位不多，总舵主若是想要英国人的那些大船，还是得自己找人修造！”，林震南和那些欧洲教官接触久了，对于欧洲目前的海军战船还是略知一二，刚才鄙视英国一级风帆战列舰的话不过是气话罢了！

“如今的福建水师提督是谁？是否能战？”，如果红花会起事，对于陆上的胜负霍青桐毫不担心，反倒是海上或许会有一些麻烦。

“如今的水师提督是海澄公黄梧的曾孙黄仕简（真实位面他二十八年才当上水师提督，这里就他了吧，刚好给他祖上赎罪），如今正当壮年，只是此人八岁就袭爵，大小过惯了富贵日子，对这海上的事情么就远不如他祖上那么用心了！”，林震南对黄仕简的情况知之甚详，“一般的水师阵法是知

道些，但此人生性优柔寡断，若真的遇上事情，十成的本领能发挥出五成就不错了！”

“尽管如此，如今福建水师的船只也在我们的十倍以上，若想获胜还得出其不意才行啊！”，陈家洛叹道他的银子虽多，可要想马上把海军的力量不足可就不够用了。

“平日里我这些兄弟也和水师的人多有来往，我再安排人手把水师盯紧了！看看能否找到可乘之机！”，林震南主动请缨。

“多谢岳父大人。”，见到林震南一行人过来，船上的水手们也纷纷涌了过来，陈家洛见状止住了关于如何对付福建水师的讨论，“岳父大人还是给小婿引荐下这些英雄豪杰吧！”

“他们从今天开始都是你的属下了，无需客气！”，林震南带着陈家洛一一见过这些海盗中的头领后将他拉到一块礁石上，“你们这群王八蛋都给我看清楚了，这是我的女婿，从今往后你们就跟着他干！”

第二百四十五章我要单挑你们一群

味道可真大啊！眼前的这些汉子衣着褴褛，大冬天的也敞着衣服，被海风吹得皴裂的脸上满是盐斑，眼前这几十号人里有八成身上都带着伤疤！听到林震南的话他们并未立即向陈家洛表忠心，反而露出桀骜不驯的表情。

一个留着络腮胡子，左脸有一道长长刀疤的汉子站出来，不屑的看了陈家洛一眼，“当家的，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想要咱们这些弟兄了直说，找个小白脸给咱们当老大？那还不如直接散伙算了！”

“几天没挨打你又皮痒了吧？滚一边去！”，林震南笑着叱呵一声，那汉子犹自梗着脖子不肯退缩，他回过头来看着陈家洛，“都是些粗豪汉子，让总舵主见笑了！”

这是要给我下马威了？林震南之所以不过多责骂一来是想看看自己的本事如何，二来这些人之后终究是自己的手下，他出面能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收服这些人的事情还得陈家洛自己去办。陈家洛也不生气，上前一步看着那刀疤汉子，“这位兄台倒是比我长得威武多了，只不过么......”

“哈哈哈哈，算你是个有眼光的！男人么就得

长成我这样。”，刀疤汉子高兴地拍拍胸脯，“只不过什么？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哪来的这么啰嗦。”

“只不过啊！”，陈家洛拉长了嗓音，然后轻蔑的摇摇手指，“只不过是个花架子，光看着威武罢了，若是真要动手，怕是连个女人都打不过！”，无论山贼也好海盗也好，都是以实力为尊。要想收服他们必须先用武力压服他们，再行怀柔；他想给陈家洛一个下马威，陈家洛这边还想杀鸡儆猴呢！

“你说什么！”，刀疤脸的笑声就像是被卡住脖子的鸡一样戛然而止，四周的海盗纷纷起哄，“刀疤。给他点厉害看看！”，“刀疤，人家说你还不如娘们儿呢！”，“我看说的对，他上次从小桃红哪儿出来，腿都在打颤呢！”

本来就存了找麻烦的心思，再被众人这么一激，刀疤脸忍不住了，“怎么。小白脸！你还想和我过上几招？”

“和我过招？不敢不敢！”，陈家洛连连摆手，刀疤脸还以为他害怕了，但陈家洛接下来的话让他火冒三丈，“看你这么弱不禁风的样子，万一我手重把你打坏了怎么办？想要和我交手，先打赢

我的夫人再说！”，说完陈家洛把霍青桐让到身前。

“你！”。刀疤脸总算还记得眼前这位是自己老大的女婿，难听的话没说出来。“男子汉大丈夫，躲在女人后面算什么？有种的和我去那块礁石上过两招！”

从他方才走路的样子以及呼吸的节奏可以看出，他也就是粗通武艺，远远不是陈家洛的对手；但陈家洛想要压得他们狠一些，故而把霍青桐推到前台，输给男人和输给女人所带来的挫败感可是大不一样的！

“你不敢？”。霍青桐早已和陈家洛心意相通，故意倨傲的扬起了下巴，“若你能从我手上走过三招，就算你赢！”

那刀疤脸平日只见过些粗手大脚的渔家女，一见容光四射的霍青桐就低下头去竟然不敢直视；但一听这话却怎么也忍不住了。男人么最受不了的就是被女人鄙视，尤其对方还是一个美女，当下话也不说，闷住头愣冲冲的走到礁石上，亮出手中的长刀望着霍青桐。

陈家洛看到他手中的长刀有些特别，刀身呈弧线，细窄，外形姿态很接近倭刀，刀身侧面有一条

隆起的线，刀尖不是尖锐的形制，而是带有一个小小的弧度。“他用的似乎是戚家刀，戚家刀法注重砍削，倒也有几分犀利，青桐要当心些。”

“陈大哥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霍青桐听到陈家洛关心的话，心中涌起一股暖意，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背，提着宝剑缓缓走到礁石上。

“你...你先来吧！”，刀疤脸把刀交左手，右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他现在紧张的手心都开始出汗了。

“要是我先动手的话，你怕是连一招也使不出来，还是你先吧！”，霍青桐身为名门弟子，自然不肯占他这个便宜。

刀疤脸还想分辨几句，可是在霍青桐面前他实在是太紧张，话都说不清楚，索性刀横胸前做好出招准备，“我要动手了，你小心些！”，说完长刀斜斜的劈向霍青桐的右臂，刀快及身时又收回几分力，生恐唐突了佳人。

正当他以为霍青桐被吓呆了无力招架之时，一道剑光如电般闪过，霍青桐手中的长剑搭住长刀刀背一拉一缠一绞，刀疤脸的长刀脱手而出落在了地上。霍青桐收回宝剑看着呆若木鸡的刀疤脸，“你方才留手了，我也不占你的便宜，把刀捡起来用上

十分功力再来试试吧！”

刀疤脸的脸红的好像要滴血一般，络腮胡也根根乍起，海上闯荡的汉子终究有一股狠劲，就算知道自己不是霍青桐的对手，他还是捡起刀来后退几步，再大喝一声急冲过来，快到霍青桐身前之时跃到空中，双手握刀狠狠劈下。

这一刀还有点意思，若是一般人恐怕会摄于他的威势后退躲开吧，但霍青桐的武艺高出刀疤脸好几层，长剑伸出在他刀尖轻轻一点就将他的力气卸去，然后又是搭住长刀刀背一拉一缠一绞，长刀再次落在地上。

“再来？”，霍青桐收起长剑问道。

“不来了！我打不过你！”，刀疤脸气哼哼的看着陈家洛说道，“不过我不服！一个大男人老是让女人出手势什么意思？有本事你自己来！”

他已经不像当初那么信心十足了，能娶得到霍青桐这般女子的男人又能简单到那里去呢？他现在已经有了归顺之心，只是少一个台阶罢了。

“既然如此，我就和你比划比划吧！”，陈家洛空手走到礁石上，看着下面的海盗们，“一个个来太麻烦了，你们一起上吧！”

ps：感谢微明执政官的打赏，感谢幽眸的月

票，话说月末了，俺厚脸皮再求一波月票、打赏和订阅！

第二百四十六章人员分流

我要打你们全部，这句话说完陈家洛想起当初看电影《叶问》时候他的那句我要打十个来，礁石之上居高临下，白衣飘飘若风，自己这个逼装的到位啊！

这句话很是拉了一把仇恨，众海盗纷纷提着刀剑窜上礁石，剩下有几个稳重的看见林震南没有表示也咬咬牙跟了上去。霍青桐轻轻一笑，运起轻功跃到另外一块礁石上望向这边，在她看来，陈家洛连张召重都宰了，对付这些渣渣完全不是问题。

事情也正如她所想，待众海盗做好准备后，陈家洛将长袍下摆扎到腰间，挥拳冲了上去，只听见啊啊的惨叫声和刀剑落地的当当声不绝于耳，三十来个海盗不消一会儿功夫就被陈家洛全部打倒在地。陈家洛活动活动手腕，轻声说道，“还有谁不服气？”

“哈哈哈，贤婿，给我些面子，莫要让他们面上太难看！”，林震南这才大笑着走到礁石上，心中暗暗吃惊，若是自己长枪在手或许能解决掉这些人，但也不会如此轻松，自己这位女婿空手就把这些人搞定了，那岂不是说比自己武艺还高！果然不

愧是天下第一大帮会的龙头！我这是给静儿找了个好女婿啊！上前几脚踢在躺着的海盗头领身上骂道，“一个个是没吃饱饭还是怎么的？还赖在地上不动？我女婿可是留了力气的！”

　　那群海盗这才嘟嘟囔囔的爬起来，平日里说惯了脏话，眼下摄于陈家洛的武艺，竟然不敢大声骂出来了，林震南拍拍刀疤脸的肩膀，“咋样。苏昌全你可福气了？我这女婿能不能做你们的头领！”

　　他还能说什么呢？虽说海上讨生活最重要的并不是武力，但自己刚被打了两顿，眼下就算说出来也会被别人认为是强词夺理，当下讪讪的抱拳对陈家洛行了一礼，“陈总舵主果然好武艺，我姓苏的服了！”

　　“我们也服了！”。“以后都听陈总舵主的！”，众人纷纷涌上来见礼！

　　“众位英雄武艺了得，家洛一时收不住手，还请见谅！”，陈家洛拽住一个海盗的胳膊一拉一推，将他脱臼的胳膊复位，“还有那位英雄受伤了？家洛粗通医术，我来给看看！”

　　虽然知道他的话并不真，但海盗们脸上的戾气总算少了许多。待亲手治好最后一个海盗，陈家洛大声说道，“初次见面，家洛没准备什么好东西！

唯独带了几坛好酒，大伙儿到到这边来，咱们今日不醉不归！”，说完早有红花会的下属从马车上卸下一坛坛的好酒、香气扑鼻的卤肉，更有几个大师傅在海滩边支开锅灶挥舞大勺炒起菜来。

当海盗就没有几个不好酒的。一闻着酒味就用了上去，七手八脚的帮着红花会的下属布置现场。更有机灵的爬上船去弄来些木桶、木板之类的充当座椅，不消片刻功夫，海滩就支开了数百人的流水席。陈家洛、林震南、霍青桐还有缪拉被众海盗请到上首，苏昌全等海盗头目在下首作陪。

“诸位兄弟，今日初次见面，家洛先干三碗为敬！”。陈家洛拿起酒坛将面前摆放的三个大碗一一斟满，再给桌上的其他人也都满上，苏昌全见陈家洛亲自给自己倒酒，连忙就要起身，陈家洛道。“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莫要扭扭捏捏的！”，他这才重新坐下。

挨个斟完酒，陈家洛拿起大碗咕噜咕噜的喝了下去，一连三碗酒下肚，连一滴酒都没有洒出来，脸色依旧不变。“好！好酒量！”，数百海盗都眼睁睁的看着，当下齐声叫好，尤其以苏昌全声音最大。

见他如此，陈家洛已经判断出这是个直性子的

人，只要收服了他就不担心会被背叛，心下已经有了打算。挨个和这些海盗头领喝完酒之后，陈家洛又一手提着酒坛子，一手拿着酒碗，挨桌子敬了过去。下面桌子坐的都是些底层喽啰和小头目，平日里那受过大头目的敬酒，个个受宠若惊、觉得脸上极有光彩。

一圈酒喝完回到上首，陈家洛运起内力运行三个周天后，脑子慢慢恢复清明！重新站起身朗声说道，“众位兄弟，且听我一言！”

“都给我闭嘴！没听见大头领要说话么！”，苏昌全见陈家洛说完还有人说话，起来骂道，进这么一骂，场中终于安静下来。

“今日我岳父林堡主将诸位兄弟托付到我手中，家洛想着无论如何也要给诸位兄弟一个好交代才是！”，陈家洛的声音不大，但哪怕是最远处的小海盗也听的清清楚楚，他在不经意间又显摆了一把深厚的内力。“家洛思前想后终于想出个办法，现在就说出来给各位兄弟听听，看看是否和诸位兄弟的心意。”

“家洛打小也是在海边长大，从小就听说过一句话，叫能上山莫下海，在海上讨生活风险极大，若不是实在过不下去了，谁愿意找龙王爷讨饭

吃？”，陈家洛先说了些海上生活的不易，稍微拉进了一些关系，接着说道，“可如今咱们要干大事，没有水师可不成！所以家洛就想了个办法，诸位兄弟若是想继续在海上为我效力，我决不会亏待了大伙，凡是水手每月发二两银子给六斗口粮，枪炮手.....船长....除了银子和口粮之外，只要有人在水师干，家里就可以分地！”，陈家洛给他们开出的军饷比陆军高了不少，毕竟在这个时代海军的危险性和技术要求比陆军高了许多，多这点银子也是应有之意。

“日后若是立了功劳，家洛不吝封赏；若是有人觉得海上太辛苦，也可以回家种地去，每人可以分六亩地，免交三年赋税，还送农具和种子！大小头目依级别增加土地。”，适当的遣散一批意志不坚定的水手可以纯洁队伍，同时还可以顺便把自己的人插进去，若是海军里全是林震南的老人，自己反而不好掌握。

“今天先喝酒，明天醒来后大伙儿可以来我这里报名，想走的我保证你日后过上安慰日子，想留下来的咱们就用手中的刀枪拼个富贵出来，咱们先行训练、打造新船，然后干他娘个大的！”

第二百四十七章海军发展计划

“不过丑化说到前头，想留下来的就得按照我的规矩行事！等大伙儿都想清楚是留下还是回乡种地后，咱们就开始三个月的训练，若是有兄弟熬不住训练的辛苦或者受不惯规矩的管教，也可以退出，该给你的地和钱粮一分都不会少！可要是等到三个月后，大伙儿就都是正式的军人了，一切都要按照军法行事，若是谁翻了规矩就别怪我姓陈的心狠手辣！”，对于那些海上技艺出众却又受不了军中严苛规矩的人，陈家洛也不想浪费了，在他这里领取私掠证然后按照陈家洛划分的范围抢劫其他势力的船只才是这些人最适合的路子；不过这件事只能悄悄地去办，否则的话这里的人估计要跑掉大半，他还要依靠这些人支起海军的架子呢！

这段话让众海盗觉得有些不安，苏昌全摸摸脑袋问道，“姑爷，你这是啥意思啊？莫不是信不过我们兄弟？咱们在海上讨生活的汉子，一口唾沫一个钉，既然说了跟着姑爷你干就绝不会有二心！你这话可是看不起咱们兄弟了！”

“家洛绝没有这个意思！”，在陈家洛看来由兄弟义气笼络的下属绝没有考纪律约束的下属来的

可靠，“只是兄弟我也知道大伙儿都是自由惯了的汉子，可是这军中历来以军法为大，家洛也不想因为军法坏了兄弟们的交情，所以还是提前说清楚要好一些！喜欢自由的兄弟家洛这里也给安排好了出路，愿意受军法约束拼一场富贵的汉子，家洛也绝不会亏待；如何抉择就看诸位兄弟的了！此事关系重大，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想清楚的！大伙儿回去后可以慢慢想，今天先喝酒！来！再干三碗！”，该说的话已经说完。陈家洛又拿起酒坛子挨桌敬了过去。

头目们还在琢磨着陈家洛话中的意思，衡量着两条路的优劣；底层的喽啰可管不了这么多，只觉得林老大的这位姑爷处处为自己着想，是个好人！一个个碗到酒干，现场又重新变得喧嚣起来！一场酒一直喝到深夜方才散去。

“贤婿，这些都是好汉子。莫要辜负了他们！”，第二日起来，林震南拍着陈家洛的肩膀说道，眼神中露出一丝伤感，似乎舍不得跟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兄弟，“贤婿你的练兵之法我也领教过，就和你说的一样，我往日对这些人缺乏管教，将来或许会出现些违背军令的事情。到时候还望贤婿看在我的面子上刀下留人！”

“岳父大人！军中自有军法，连家洛也不敢违背！若是有人犯事而不受惩罚，日后再想管教就难了！”，陈家洛毫不犹豫的拒绝了林震南的说情，“家洛已经留出三个月的时间让他们适应，这三个月之内家洛保证除非他们投靠鞑子或者试图谋逆，不然绝不会伤一人性命！当然，违反军规还是要受一些皮肉之苦。不然也长不了记性！”

林震南摇摇头，“哎。他们在海上闯荡多年，你就算给他们良田千亩，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种！离了大海他们又哪有其他地方可去？”

见林震南伤感的样子，陈家洛忍不住微微透了口风，“就算从军中出来，未尝不能继续出海。毕竟有很多事情不适合咱们的人去做！”

“你的意思是？”，林震南转过头好奇的问。

“呵呵，且容小婿卖个关子，岳父大人到时候就知道了！”，陈家洛笑了两声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要是将来训练之时有人找他诉苦他忍不住透了口风就不好了。

“你既然有准备我就放心了！”，林震南心中去了芥蒂，顿时开朗了许多，望着海湾中的一艘艘大船问道，“你打算让谁来训练他们？红花会训练步卒的本事的确是天下无双，只是不知道对于水师

可有高见？”

“海战，无非船坚炮利罢了！”，陈家洛指着那些船只说道，“这些船和西洋人的战船比起来可是差的远了，小婿已经安排人从西洋人手里购买几艘大船，高先生和杨先生手下也有一些西洋工匠，剩下的咱们就自己打造！这些船到时候也要彻底修缮一番，大炮全都换上高先生新铸造的大炮。我昨日带来的缪拉先生曾在法兰西海军中服役多年，法兰西的海军虽然在泰西算不上一流，但缪拉先生对英吉利、西班牙等海军强国的战法多有研究，这些人的训练当以缪拉先生为主！等三个月之后，咱们的船只修理完毕，人员培训到位，在同等兵力情况下，小婿有信心让福建水师的人马有来无回！”

“哎！”，林震南落寞的摇摇头，“国姓爷当年屡次击败荷兰人，如今我们却要去学西洋人的战法，真是丢了祖宗的脸啊！”

“若是默守陈规，等将来被西洋人打上门来才是真正的丢脸！”，陈家洛毫不客气的驳斥道，中国终究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在刘大夏烧毁郑和宝船图纸的同时，西方正进入到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此后两百多年我华夏的航海技术进步细微，已经远远地被西方抛到了后面，“如今西洋人的航海

术远胜我等，咱们若不去学，迟早有一天会被他们打上门来！”

“不会吧？泰西到我华夏不远万里之遥，纵使他们劳师远征又能有什么好下场呢？”，林震南似乎不怎么相信陈家洛的话！

“岳父大人，如今西洋人已经占了天竺，距离我华夏已经不远了。”，陈家洛正色道，“若是咱们再不发力追赶，恐怕用不到百年就会被西洋人欺上门来！空口白话的恐怕岳父大人不信，等西洋人的战船拉回来再请岳父大人看看！”

林震南点点头不再争执，说了半天话太阳已经跃出海波，红花会的第二批支援人员也来到了码头附近，寻了块地开始修建营房。接下来的三个月这些海盗就要在这里接受缪拉的折磨，当然缪拉身边也少不了红花会的青年会员，毕竟海军将来还要依靠他们来掌握。

ps：话说谁有这个时代大清水师、欧洲海军和欧洲国家在亚洲海军的舰船、武器资料啊，给俺来一点吧！

第二百四十八章流言

在码头留了三天，待一切逐渐上了正轨之后，陈家洛回到县中，将缪拉和霍青桐留在那里培训海盗，经过三天的考虑之后还是有七成以上的海盗选择留下。用苏昌全的话来说就是拿惯了刀枪的手早就不会握锄头了！与其回家种地还不如在海上搏个富贵！

回到庄子上，正好碰到李沅芷放假回家，干脆带上她稍微打扮了下去县城找了间茶馆走了进去，乘现在还不怎么忙好好陪陪她，再过几天可就要去村里驻点了！福鼎近一年来的变化极大，小小的县城竟然也有了几分繁华景象，这间新开的茶楼还专门送杭州请了点心师傅，点了几样李沅芷爱吃的点心，又叫了一壶龙井，陈家洛问起她在学校的生活来，“在学校里可还习惯？老师们都教了什么？”

“初去之时还觉得有些不习惯，往里日都是师傅单独给我授课，如今和一群姐妹一起上课倒是有些别扭，不过这些姐妹待人和善，没几日我们就都熟了！”，李沅芷眼中闪闪发亮，似乎很喜欢在经世大学的生活，“对了，林家姐妹听说我要去读书，也跟了去！如今我们都在一个班上课！林静妹

妹天资聪颖，儒学上我还能压她一头，西学上我就比不过她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沅芷勿要沮丧，只要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专心去学，天长日久积累下来，终究会有所成！”，莫非要培养出一个科学美少女？陈家洛脑补起林静身穿白大褂手持试管的样子，姐姐是科学美少女的话妹妹会是什么呢？“对了，林静喜好西学，林漓又喜欢什么呢？”

“怎么？还没成亲就想讨好小姨子了？”。李沅芷调笑一句，“漓妹妹一副悲天悯人的性子，在无嗔大师的课上听得最认真。无嗔大师见她细心，平日里有些晾晒草药，记录实验数据的事情都交给她干！”

“无嗔大师莫不是想再收一名弟子？”，林漓去了程灵素怎么办啊？“灵素姑娘没有跟在无嗔大师身边么？”

“灵素姑娘毕竟年纪小。无嗔大师舍不得让她过于辛苦！”，李沅芷捏起一块定胜糕递给陈家洛，陈家洛瞅见四周无人注意到自己，伸长嘴巴只等着李沅芷喂给他；李沅芷先是瞪了他一眼，四下瞅瞅红着脸蛋将定胜糕送到陈家洛嘴边。

陈家洛一口吞下顺便还亲了亲李沅芷的手背，嚼了几下将定胜糕咽下去后摇头晃脑的说道，“又香又甜，实在是令人回味无穷啊！”，也不知道是说定胜糕还是李沅芷的小手。

“陈大哥！”。李沅芷娇嗔的轻声呵斥，“你还要不要听我说学堂里的事情了？”，李沅芷一着急对大学的称呼又换回了学堂二字。

“要听要听！”，陈家洛连忙道歉，“好几天没见到沅芷了，一时情难自禁，还请沅芷勿要生气，谁让你的手长得太好看了呢！”

“这倒成了我的不是了！”。听见心爱之人夸奖的话，李沅芷心里甜蜜蜜的。方才那点惊慌也就烟消云散，继续说起自己的大学生活来，“灵素姑娘聪明伶俐，凡是见过她的姑娘就没有不喜欢的，每次去上无嗔大师的课都要带些糖果点心。灵素姑娘懂事，收下后第二次见的时候总是要还些自己亲手做的小玩意儿。一来二去我们也不好让她辛苦了！虽说咱们都喜欢灵素，但论起关系还是林漓和她最好，或许是她们俩都热衷医术的缘故吧！”

姐姐是科学美少女，妹妹是美女医生？两个白大褂凑到一起……陈家洛yy了起来，这种场景还真是让人期待啊！在李沅芷面前终究不好多说别的姑娘

的事情。陈家洛转而问起她的功课来，说了一会儿话茶楼里的客人逐渐多了起来，吵吵闹闹的打扰了俩人的清净，陈家洛刚想带着李沅芷离开，但旁边桌茶客的话又让他重新坐了下来。

抱歉的对李沅芷笑笑，悄悄指了指隔壁桌的人，小声说道，“咱们先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只听见旁边桌子的人正说着心砚得罪知府大人的事情，一个行商打扮的人对一个地主模样的中年人说道，“哎，本想着这福鼎的生意能好做几年，我还打算在城中看个店面盘下来，在此长期扎根，可眼下看来还是先不急的好，免得严大人去后被别人给吞了！”

“怎么，你从哪里听到什么消息了？快给俺说说看！今年秋收的时候俺可是在那什么...什么集体农场看了好几天，那一亩地打的粮食可快赶得上我家的两亩地了！我还想着开春了要不要把地租给集体农场照看来着！按你这意思这事是不能做了？”，地主着急的问，“严大人这么好的官咋就得罪知府大人了呢？”

“哼，就是因为严大人太好了才会得罪知府的！”，行商冷哼一声，“前任李知府是不是好官？还不是给调走了！如今这朝廷就见不得咱们老

百姓摊上个好官！”

“二位慎言慎言！小店小本经营，还想多开些日子，还请二位勿谈国事！”，行商的话有些僭越了，慌得茶楼老板赶紧出来制止。

“你慌什么，咱们福鼎可不是其他地方，严大人从来不兴文字狱！”，一个秀才打扮的人站出来拦住老板，对行商拱拱手，“这位仁兄似乎知道些内情，还请为我等解惑！”

“不敢不敢！”，行商慌忙站起来对秀才深深一躬，“我也不过是道听途说，秀才公不嫌弃的话我这就给解说一二；我听说的是这新任的知府见福鼎日渐兴盛就想问严大人索贿，大伙儿也知道严大人从来不收礼，又哪来的银子送礼，这才得罪了知府大人！听说知府大人已经上书朝廷，弹劾严大人治理地方无方，导致匪患日重，恐怕严大人在福鼎呆不了多长时间了！”，说完行商的眼神黯淡下来。

第二百四十九章引导舆论

“如今这天下竟容不得一个清官了么？先是李拔李大人，现在又轮到严大人了！”，陈家洛之前不经意的行动竟然收到意外收获，先前通过和珅的人将李拔调走不过是不想和一名正直的官员发生正面冲突，但在这名秀才的脑补之下竟然成了官场上劣币祛除良币的罪证！

看他的样子也有三十来岁了吧？三十多还没考中举人，看来前景不妙，也难怪心中对朝廷有如此多的牢骚，想必是把自己多年科举不中的责任推到了考官贪污受贿有眼无珠上面了；就像后世的革命者多出自医生、记者和教师一样，天朝古代从黄巢到洪秀全，这落地的秀才可是造反者的主要来源之一。

“哎，要说这严大人来了，俺们的日子是好过了些！”，地主跟着叹了口气，“先是修筑堤坝保住了俺家的田地，后来又有那什么集体农场四处传授种地的技艺，秋收后收的赋税也比往日少了不少！如今这恶虎寨的贼人也好久不见动静，严大人来的这一年能顶的上之前三年，这严大人要是走了这好日子可就没有了！”

“秀才公，您是读书人见识广，给咱们说道说道这严大人真的要走了么？”，茶楼老板劝说不动也跟着问道，他这家茶楼也是看在福鼎日渐繁华的局面上才开的，要是真如秀才所说，这笔生意可就赔到姥姥家了！说完回头叫过小二，“去我房里将桌上的那包茶叶拆开给秀才公泡一壶，再上几份拿手的点心。”，到底是生意人，知道欲求先予的道理，回身对秀才拱拱手。“老友从杭州带来的龙井，也只有秀才公这样的雅人才能品出一二来，咱们这些粗人喝了就是明珠暗投了，还望秀才公不要嫌弃。”

这番话说的既有水平，让秀才生不出拒绝之心来，秀才呵呵笑了两声。“掌柜的过誉了，我不过是个穷秀才，之前哪有钱喝着种好茶，在下无以为报，唯有给掌柜的说说此中的道理！”，一旁的行商和地主赶紧拉着秀才坐到上首，掌柜的也在下首坐下，见整个茶楼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秀才的虚荣心大大满足。“这话就要从议罪银说起，若不是有议罪银这回事儿，严大人或许还能多干两年，可是如今有了议罪银，严大人就非走不可了！”

“额，这议罪银是怎么回事儿？为何有了这东

西严大人就非走不可了呢？”，掌柜问道。

“这议罪银乃朝廷为了筹措军饷所颁布的一项新政，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些当官的。大概么就是说这些当官的要是犯了事儿，给皇帝交上一笔银子就可减轻罪罚甚至是免罪！”。秀才愤愤不平的说道，“你想啊，俗话说的好千里做官只为财，往年这些当官的还害怕朝廷责罚，行事未免要遮掩一二，如今倒好。交钱就能免罪！那他们还怕什么？大不了交一万两银子上去，再从百姓身上捞回来就好！往年朝廷上或许还有那么几个清官，可这议罪银一出，这清官怕是在难找喽！”

“可严大人他不是贪官啊？和这议罪银又有什么瓜葛？”，地主还是不明白。继续问道。

“坏就坏在这严大人不是贪官上了！”，秀才的折扇啪的一拍桌子，愤愤不平的说道，“严大人他不贪就是挡别人的路子了！你想啊，往年的赋税为何如此之多？难道是知县一个人就能吞下去的么？知县要拿，知府要拿，巡抚衙门的要拿，总督衙门的也要拿！各自该拿多少钱早有定规，如今严大人不问你们收钱了，可不就是短了知府、巡抚和总督的银子么！你想想看，你要是知府大人，容不容不得下严知县继续为官？”

此话一出，茶楼上登下变得寂静，半晌之后掌柜的喃喃道，“容不下，断断容不下啊！”

“可不是么！”，秀才又是一拍桌子，拿起折扇对着桌上的其他人指指点点，“等严大人走了，莫说是明年的赋税，今年的你们都要给补上！说不定还要加赋！你家的地估计要卖出几亩才能度过这个难关，你这家茶楼怕是回不了本了，还有你这些日子出入县城没交过几次钱吧？明年都得翻倍补上！”

“那可怎么办才好啊！”，地主脸上衣服肉疼的表情，今年好不容易存下几个钱，还说等年关了看谁家过不下去多买几亩地呢！怎么现下成了这个样子。

“怎么办？”，秀才冷笑一声，“反正我是个穷秀才，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到我身上，你们还是自己想想吧！”

“哎，自古民不和官斗！咬咬牙忍个几年，或许下一个县令是个好官呢？”，要不怎么说地主软弱呢，这心砚还没走呢，这位地主老爷就打算认怂了。

“你也就这点出息！”，秀才讥讽道，“若是有人敢夺我家的银子，我拼个头破血流也要弄他一

身血！”

“慎言！”，掌柜的又慌了，压低声音说道，“秀才公，你这可是要掉脑袋的话啊！”

“怕什么！”，秀才反而加大了声音，“如今皇帝老儿正在京城焦头烂额呢！那还有时间管这些事，我看啊，这怕是要变天啊！”

“爷！爷我求你了！您小声点成不！”，掌柜的都快给秀才跪下了！

“秀才，你说这要变天是咋回事儿？”，一个手拿两颗铁胆、武夫打扮的汉子走过来问道；咦，这不是四嫂手下的人么，怎么到这里来了？陈家洛暗暗猜测着。

这秀才没有一般文人见到武夫时那种既鄙视又害怕的神情，不卑不亢的说道，“你没听说么？京中传来消息，说当今陛下不是先帝雍正爷的血脉，庄亲王和一些亲贵王爷造反未成跑到东北，正纠集兵马要杀回京城呢！我看这天下就要大乱喽！”

这话太过吓人，秀才也不敢多留，说完顾不上享用掌柜的赠送的龙井茶，立刻起身离开；慢慢的京中大乱和严大人就要走的消息传遍了县城，也传到了军营之中。

第二百五十章军中动态

武夫走后不久陈家洛也结账下楼跟了上去，瞅见他跟着秀才进了一条小巷也立刻带着李沅芷钻了进去；刚拐进小巷迎面而来就是一道劲风，陈家洛不慌不忙的伸出手指轻轻一点，武夫的胳膊就耷拉了下来。前方的秀才面色顿时变得惨白，但还是咬咬牙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就要上前帮忙。此时武夫已经看清楚陈家洛的脸，连忙喝止，“住手，是总舵主！”

“呵呵，兄弟，得罪了！”，陈家洛拍打几下解开了武夫的穴道，“你是四嫂的手下吧？叫许孚远？”

“总舵主好记性。”，许孚远拉过秀才介绍道，“这是我会中在福鼎行接纳的兄弟赵聚钰，赵兄弟是本地人，入会以来帮着会中办了不少事情！”

“可是赵家子弟？”，陈家洛此时想的是这人要是赵家子弟，将来知道了赵家被灭的原因后会不会对红花会生出怨念？套用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此人政审恐怕不合格啊！留在情报系统这种关键地方会不会出事？

“启禀总舵主，在下虽然出身赵家，但因为家祖乃是庶出的缘故，和赵老爷几乎没什么来往！”，仿佛听到了陈家洛的心声，赵聚钰苦笑一声说道，“若是族中肯支持一二，我现在也不会只是个秀才而已！”

“既然入了会，都是兄弟，只要肯用心办事将来少不得有你风光之日！”，陈家洛去了心中的怀疑，闻言安抚道。既然揭开了身份，四人说起茶楼中的对话来，果不其然这正是骆冰在接到陈家洛的指示后安排的，他们先在县中四处散播严大人要走和朝廷已经大乱的消息。利用朝廷得衰落和对自身财产的珍惜慢慢消去福鼎人对朝廷的恐惧，最后相机挑起百姓的对满清的反抗，正式起事！

赞扬了他二人几句，陈家洛带着李沅芷回到庄子里，一夜春风略过不表；第二日陈家洛就来到了军营之中，按道理流言也应该传播到军营之中。军队可是一切的根本，再过几天自己就要去乡下了，临走之前还是得把这一块理顺才好。

就在陈家洛赶往军营之时，杨大柱正和李有地说着最近的流言，李有地将杨大柱拉到操场角落问道，“排长，你听说了么？严大人可就要走了啊！他走了俺们怎么办？”

“都是哪里得来的消息？我说有地啊，我看这两日你的班训练成绩被拉下去了还琢磨是什么问题呢，原因是你心不在焉啊！”。杨大柱已经是红花会的预备会员，早已打定心思和红花会走到底，因此将流言上报后就抛到一边。

“城里都传遍了！大柱，严大人要是走了，咱们估计就要散了，我还哪有心思训练啊！”，李有地苦着脸说道，他可不想继续回村种地了。

“军规上怎么说的？禁止在军中传播流言。你这可是犯了军规了！”，杨大柱先呵斥了一句接着问道。“若是严大人和团长都走了你打算咋办？”

“这是真的？”，李有地连忙追问。

“你别管是真是假，我就问你打算咋办！”，杨大柱继续追问，眼睛直直的看着李有地。

“还能咋办，怕是只能回家种地去了！”。李有地先是沮丧的蹲在地上，捂着脑袋纠结片刻后猛地抬起头来，“大柱，我刚想了下，我怕是再也受不了那种被人呼来喝去、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了！陈团长他们真要走的话。我就跟他们走，去哪都行！”

“真的？”，杨大柱眼中闪过一道异彩，“哪怕是拉你出去和人打仗你也去？”

“嘿，就咱们这水平，打仗怕谁来着！”，李有地昂起头，“莫说是些山贼土匪，就是八旗绿营也让他有来无回！”

“哦？就算是真的要和八旗绿营打仗你也不怕？”，杨大柱参加红花会培训的时候已经得知了红花会的终极目的，陈家洛给他们授课时将他们为什么受穷分析的头头是道，杨大柱等新人听完后大哭一场，当下就恨不得立刻打到紫禁城去，后来更是亲自出面从自己的经历来讲述地主的压榨、胥吏的凶残，几次会开下来，他造反的心思愈加坚定。

“怕啥，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李有地红着脖子喊道，“我活了十八年，也就这几个月过得像个人样，你在让我下半辈子再和我爹娘那样过那种猪狗不如的日子，我是过不下去了！”，说着说着李有地竟然哭了起来。

一旁的小楼上，冉飞听到他们的对话后，轻声叹道，“军心可用啊！”

陈家洛在听完军队上关于近期军心变化的汇报后点点头道，“了不起啊，除去红花会本身的人马竟然有九成五的士兵愿意跟着咱们走！”

“若非满清压榨过甚，哪来的这么多人愿意提着脑袋干活？”，冉飞冷笑一声继续汇报道，“剩

下的那些人里有八成以上只是略有顾忌，再过些日子应该也能和咱们一条心！”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

“属下调出剩下那两成人的档案看了看，这些人大多出身不错，或许是想着新知县来了能去运作一二升上高位吧！”，冉飞将文件递给陈家洛。

“呵呵，想拿我红花会的人马去搏个富贵？他们想的到美！”，陈家洛冷笑着吩咐，“对这些人加紧看管，若有轻举妄动立刻拿下！”

见军营安稳，陈家洛心中的担忧去了大半；从军营中出来找到骆冰商量了一些舆论引导的问题，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诶，四嫂，你手下现在有多少艺人啊？有没有能说书、唱戏的人？”

“有啊，总舵主要这些人做什么？”，骆冰问道。

文艺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啊！陈家洛顿时想到《白毛女》、《红灯记》等经典戏曲来，普通百姓不识字，红花会的许多思想没办法很好的传播下去，要是编一批这样的东西四处巡演，肯定能更好的发动群众，“你把这些人抽调出来，我有些新东西要让他们去演！”

第二百五十一章自作自受

无论是唱戏用的剧本还是说书用的故事，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拿出来的；陈家洛肚子里有一大堆的故事，但若是让一个总舵主去做这些就太过了，让骆冰从会中找来几个在这方面有经验、脑子机灵的年轻人，开了个小会，将自己的要求和故事构想大致说了一遍，剩下的工作就要他们完成了。见多了后世宣传部门的猪队友，陈家洛希望能从这些人里面挖掘出几个可用之才来，这次的工作就当是第一次检验吧！

“吆，这是在绣什么呢？”，今天霍青桐还是帮着训练海军，陈家洛刚进到李沅芷的小院，就发现她把什么东西藏在了背后。

李沅芷一改往日的爽朗，扭扭捏捏了半天才把东西拿给陈家洛看，陈家洛刚看了一眼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我说沅芷，你这么早准备做这个了啊？”

李沅芷红着脸将那件绣了一半的襁褓抢了回去，“我娘临走的时候说了，我这十来年要么读书识字，要么调皮捣蛋，都没学过女红，吩咐我有时间就多练练！”

“哎，伤心啊；沅芷的第一件衣服竟然不是给我缝的，这儿子还没出世他娘就嫌弃我了！”，陈家洛假装伤心的调笑道。

“我...我这不是才刚开始学么！小孩儿的衣服小些好做，等...等我学会了再给你做！”，李沅芷还以为陈家洛真吃醋了，赶紧争辩道。

陈家洛拉过李沅芷的小手，看着那斑斑点点的针孔一阵心痛，“哎，做不好就别做了；反正我们家也不会缺了几个买衣服的钱，到时候直接去买就是了！”

“女儿家不会女红怎么行！缝纫织布、煮饭做菜这些都是女人家份内的事情。若是做不好别人会笑话的！”，李沅芷轻轻把手抽回来，“你都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今天想吃什么？”

“不会这些又怎么了？管他别人怎么说，我不笑话你就好！”。陈家洛听到这话微微有些不爽，李沅芷所秉承的依然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理念，能自己做的东西绝不去市场上购买，而他想要的则是细化社会分工的商业社会。

“人家要笑的是我又不是你！”，一想到陈家洛还没吃饭李沅芷就无心和他争论，“今日喀丝丽送了条鱼过来，我给你做宋嫂鱼羹吧？”

“宋嫂鱼羹？”，因为陈家洛出身浙江的缘故，在家中李沅芷做的也主要是江浙菜。陈家洛本想答应可是一想到接下来要干的事又改了主意，“宋嫂鱼羹沅芷你自己吃就好，今天为夫要吃点特别的，你去别处找找，看能不能找到....然后....这般...这般料理一番拿来给我！”

“啊？陈大哥，你今日是怎么了？莫不是生病了？这是别人给的偏方么？”，他的话把李沅芷听傻了，一个劲儿的追问道。

“我没事儿。你照着去做就好了，别做多了。按我平日一半...不，三成的饭量做就好！这关系到我接下来的布置，切记一定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好容易将李沅芷哄好，陈家洛坐在院子里静候饭菜上桌。

闻着厨房里传来的味道，陈家洛不禁暗暗后悔。这都是什么味道啊！闻起来就没办法下口好么！半柱香功夫过后，李沅芷用托盘端着两碗黑黝黝的饭食放到陈家洛面前，“陈大哥，你真的就要吃这个？”

“额，不是说有鱼羹么？对了。我刚说了我吃就可以了啊，你怎么做了两碗？”，陈家洛用筷子扒开看了看，嗯，麦麸、野菜团子，差不多就是目

前福鼎村里百姓吃的伙食了！这看上去连英国人都吃不下去啊！

“鱼羹还要一会儿才好！”，李沅芷坐到陈家洛对面，拿起筷子夹了一点送到嘴边，闻着味道皱了皱眉头还是硬生生的咽了进去，“夫妻本该同甘共苦，相公你吃这些我也该陪你一块吃才是。”

“别吃了！你快煮鱼羹去吧！你又不用和我一样去乡下，吃这个干什么！”，陈家洛不由分说的把李沅芷的碗抢过来，心中暗暗叫苦，方才说的是自己平时三成的分量，眼下两个三成加起来可就是六成了啊！今天吃这个是因为他想到自己从小锦衣玉食，若是去了乡下在吃饭的问题上恐怕会露出厌恶之情，这将会加大自己和村民们本来就已经很大的鸿沟。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他打算从现在到下乡前都吃这个。

入口苦涩，粗糙的粮食刮过他的咽喉，再加上缺油少盐，着实难以下咽；最苦逼的是他还不能囫囵吞下去，必须细嚼慢咽后再咽到肚子里。此中的滋味就别提了！哎，我这不是自作自受么！不行，明天就把这个推广到培训班里去，让每个要下乡的学员都吃上三天，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受罪啊！

一边细嚼慢咽，一边防备李沅芷过来抢他碗中

的东西，还要面对宋嫂鱼羹的诱惑，陈家洛这顿饭堪称有生以来最难受的一顿。好容易全咽下去后，陈家洛直接抱起鱼羹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

“大哥，你在想什么呢？”，洗碗回来的李沅芷看着呆坐在石桌边的陈家洛问。

“哎，咱们的百姓真苦啊！”，陈家洛在后世也去过许多次乡村，除了极个别的老少边穷地区之外，大部分农村别的不敢说，米面肉这些还是不缺的。和后世的村民相比，如今的这些百姓吃的简直连乞丐都不如。这固然有生产力的缘故，但同样也有朝廷压榨过甚的原因。

“福鼎这边如今已经好多了，起码今年很少听到有人饿死；我在安西的时候，几乎每次出门都能看到饿死在路边的尸体！”，李沅芷走过来轻轻抱着他，“大哥，我相信要是你得了天下，百姓们的日子总会好过一些的！”

若是自己得了天下该怎么办？学习英国那样建设血汗工厂么？那些工人的生活不见得比这些农夫好；地球就这么大，想让华夏的百姓过得好，那么就只能让其他国家的百姓过得不好了！

ps：最后几天，求一波月票、订阅和打赏，都木有推荐票也行啊

第二百五十二章童谣谶语

狠狠地折磨了这些学员三天后，陈家洛带着陆菲青和徐天宏来到了分配给他的李家村外，陆菲青是本来就安排好的，徐天宏的主动请缨则是让他有些意外，“七哥为何想到要和小弟一起去呢？”

“在福鼎这几天属下大开眼界，总舵主所行之事在史书上完全寻觅不到痕迹，但一举一动无不饱含深意，这才不到一年时间整个福鼎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属下实在是始料未及。”，徐天宏自嘲的笑笑，“兄弟们叫我一声武诸葛，时间久了我也自以为智谋出众，凡是天下的事没有能逃脱我的猜测的，见了总舵主的行事才知道自己原不过是井底之蛙。”

“七哥勿要过谦，七哥只是比他们来得晚一些，未曾经历过兄弟们齐协协力共同建设福鼎的事情！以七哥的聪慧，用不了多久就能将此中的套路摸清楚！”，对于肯沉到底虚心学习的人，陈家洛从不吝惜机会，“眼下会中能像七哥一般独当一面的人不多，等七哥熟悉了之后，小弟还想请七哥独担大任呢！”

“一切谨遵总舵主吩咐！”，徐天宏也没有谦

虚，对于红花会现在这几位当家的情况他十分清楚，若红花会只是个普通武林门派，他们尚能支撑，要造反的话他们除了打打杀杀之外能为会中做的事情实在不多。

经历了上次的会议，陈家洛对徐天宏的警戒大大减弱，乘着路途还远和陆菲青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红花会这一年来在福鼎的各种布置，徐天宏听得极为认真，偶有发问也能问到事情的关键处。虽然由于眼界的缘故，他尚不能完全领会陈家洛的意图，但和其他人比起来就要强多了。徐天宏听得开心。陈家洛和陆菲青说的也开心，不知不觉就到了李家村村外，村口几个垂髫小儿正一边唱着童谣一边追逐打闹，陈家洛细细的听了一遍，笑着对徐天宏说，“七哥。你方才说如今红花会行事多为史书中未见，眼下可不就是史书中常见之手段么？”

徐天宏顺着陈家洛手指的方向朝那些孩童望去，嘴里轻声的念叨着他们所唱的歌词，“汉不汉，满不满，古月何曾照百年！”，这句歌词粗俗易懂，徐天宏很快就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汉不汉满不满说的是如今宝座上哪位的尴尬身份。古月为胡，古月何曾照百年岂不就是说胡人无百年之运，“总舵主，这是？”

“是四嫂手下的人传出去的，估计这会儿工夫也该穿到浙江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凡是大乱之前必有童谣谶语流传，从秦末的“大楚兴陈胜王”到汉末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再从隋末的“河南杨柳谢。河北李花荣”到元末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一句句童谣谶语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

若说这些童谣谶语后面没鬼陈家洛可是不信，陈胜王的那句说不定就是吴广让人躲在旁边喊得，石人估计也是白莲教的人埋得。归根结底这也是与古代人们低下的认识水平分不开的。因为很多复杂的自然、社会现象都令人无从捉摸，尤其很多偶然性、巧合性而又频发性的事件往往令人无从解释，这时，童谣和谶语便会趁虚而入。以至主导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影响到历史的发展轨迹。陈家洛现在让人去给那些百姓们去说大道理估计他们也不会去听，还不如一方面利用童谣谶语这种神秘主义，一方面下到基层身体力行传播造反理念，双管齐下才是王道。当然这种手段也只能当做一时之用。长远来看第二种方法才是根本。

“呵呵，总舵主玩这套玩意儿可比那王伦差远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小术，成不了大气候！”，

徐天宏话语里的意思是劝说陈家洛不要沉迷于这种小道。

“七哥说的对，有位大哲曾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七哥此言小弟记住了，以后还望七哥多多警示！”，陈家洛端端正正的对着徐天宏行了个礼，这种能够指出上司不足的行为还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到了村中，陈家洛直接找到某户军属家住了进去，等饭菜端上来的时候他泪流满面，尼玛这是闹哪样啊，说好的野菜团子呢，怎么上的是大米饭啊！“额，大叔你勿用客气，家里平时吃什么就上什么好了，不用专门给咱们准备！”

“呵呵！”，老汉敲了敲烟袋锅，“罗先生哪里的话，您是我叫小二的长官，来家一趟，别的咱们出不起，一点米饭算得了什么？”

又劝说一阵儿见陈家洛还是不行，老汉将他拉到厨房，揭开米缸，“你看，自从小二当了乡勇，俺们平日虽然不敢顿顿吃大米饭，但隔个几天吃上一顿还是没问题的！”

陈家洛这才坐下开始吃饭，庄户人家吃饭不讲究食不言，一边吃一边和老汉说些闲话，“对了，大叔，这村里其他人平日里吃的都是啥？”

“还能是啥，无非是麦麸、野菜团子；要不是您老赏了小二的差事，俺们也得吃这个！”，老汉喝了两盅酒，红光满面的说道。

“哎，这日子过得苦啊！”，陈家洛叹了一口气，“还是得想个办法让他们都能吃上大米饭才是！”

第二日陈家洛开始走访各家，可是百姓们都不肯和他多说话，还好有陆菲青在，免费看病的梆子一敲，很快就融入到百姓之中。经过一个多月的驻村，陈家洛和该村的百姓逐渐变得熟稔起来，村民们也对这个肯帮他们下地干活的读书人有了十二分的好感，通过潜移默化陈家洛将红花会的理念慢慢传递到百姓当中。他们对陈家洛所描述的人人都能吃上大米饭的好日子充满了向往，有些年轻人更是不断的问着他如何参加乡勇的事情。民心慢慢的靠向了红花会一边，眼下只需要一个机会将他们挑动起来了！

第二百五十三章又要结婚啊

在村里待到一半的时候，陈家洛就先行离开了几天，陆菲青给看的黄道吉日到了，第二天就是林静嫁给陈家洛的日子了。

哎，这妹子除了傲娇一些其他都还不错啊，身材样貌都非常出众，而且也没有像这个时代的其他大家小姐一样裹小脚，加之长期练武带来的健康体魄，真要是能拿下的话感觉应该很棒吧！可惜这次只是演戏啊！稍微感慨了一会儿陈家洛就将心中的欲念抛到一边，他又不是没见过女人，远远没到见了妹子就走不动路的程度，眼下最关键的就是完成这次婚礼将红花会和林家堡的盟约彻底敲定。至于林静，反正之前都和她约法三章了，等婚礼结束了把她往房子里一扔，喜欢干啥就干啥去。

一大早陈家洛骑着马披红挂绿的来到林家堡外迎亲，哎，我怎么感觉自己和个傻逼似得，陈家洛看着自己胸口的大红花暗暗想到。平日里戒备森严的林家堡今日喜气洋洋，林震南专程从库房里调出一批新打劫来的布料给每个弟子、家丁、丫鬟、老妈子都做了新衣服，这些弟子和下人们也个个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来做事，生怕误了堡主的大事。

到了堡门外，又是射箭又是对对子，一连过了好几个关卡才把林静迎到大红花轿之中，林漓陪在轿子边眼中直冒星星，充满了羡慕和嫉妒。鼓乐鞭炮当头，一路吹吹打打的回到了陈家洛所住的庄子里，随着经世大学的建设完成，戴震和红花会的学员们大都搬到大学中居住，空下了许多小院儿，因此也不用重新盖房子，在李沅芷的隔壁给林静腾出一套院子。好好收拾了一番就当做是新房了。

回到院子里红花会成员和福鼎上下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道贺，陈家洛仔细打量了一番，有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来，想必最近的流言和红花会下乡的举动对他们触动颇深，此举未尝没有投石问路之意；这对红花会来说是好事，陈家洛挨个招呼了过去。

忙了半晌吉时终于到了。陈家洛和林静双双立在大厅中央开始拜天地，乐的林震南的老脸都绽成一朵菊花。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之后，林静被送入洞房，陈家洛则留下来大宴宾客；林震南的亲信弟子拿着酒壶陪着陈家洛挨个桌子敬酒过去，到了第一个桌子，陈家洛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嗯？不对啊，这酒怎么这么淡，而且其中好像还有中药味。陈家洛偷偷看了一眼林震南的弟子。他挤挤眼偷偷指了指林震南。陈家洛当下了然于心，这是老

丈人害怕女婿喝多了，再细细一品这酒中的药材可都是壮阳保肾之物，我这岳父大人也太没节操了吧？这是想让林静第一个生下孩子么？可惜你家闺女早就和我说好了只是做戏而已，你的这些药材的药力我只有去找青桐和沅芷发散了。

渾然不知已经给别人做了嫁衣的林震南大概是今天最高兴的人了，杯到酒干不一会儿就酩酊大醉，被弟子们抬到后院休息，众人也热闹的差不多了。乱哄哄的将陈家洛赶入洞房。

进入洞房，只见林静已经将自己的红盖头摘下。一边喝茶一边吃着点心，桌上还放着把短剑，看到陈家洛进来眼睛有意无意的望向短剑，大概的意思是陈家洛若是想推到她，他就会拿起短剑和陈家洛拼个你死我活。

啧啧，成了大反派啊。陈家洛有种想笑的感觉，真要动粗就凭你那两手恐怕不行吧！帽子一扔，胸口的大红花解开丢到桌上，坐到林静的对面说，“别怕。我在里面待一会儿，等他们都走了我就跳窗出去，明天一早再过来一起陪你拜见岳父大人！”

林静现在心中颇不是滋味，刚开始还害怕陈家洛用强，现在听他这么说有泛起一股酸意，暗暗想

到莫非我就一点魅力都没有？他竟然对我一点都不动心？一时郁闷之下脱口而出，“你就不怕被人看到么？不如...不如晚上你睡床我睡地上好了！”

陈家洛观察到了她脸上的微小变化，对于她心中所想也猜了个**不离十，呵呵笑了两声问道，“你就不怕我半夜借着酒意图谋不轨？”

林静听到这话下意识的就想拿起短剑，手刚摸到剑柄又松开了，心想如此这般也太显得慌张了，把手收回来装作若无其事的说道，“陈总舵主乃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定然不会对我这个小女子失信！”

哎，没意思，开个玩笑你也不知道配合下，陈家洛无聊之下站起来四处打量着新房内的布置，林家果然豪富，这屋里的东西可比霍青桐和李沅芷的新房加起来都贵；正打量间他在床上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东西，大红锦缎中间整整齐齐的摆放着一块雪白的锦帕。见到此物陈家洛谐趣心顿起，指着那块元帕问道，“林小姐明日打算如何和母亲去说？”

看到那件东西想起母亲昨日对自己的叮嘱，林静面上一红，恶狠狠地瞪着陈家洛说道，“大不了我刺破自己的手臂滴几滴血上去！你休想借机生事！”

陈家洛顺着她的领口望进去，口中说道，“林姑娘肌肤胜雪，若是留下疤痕恐怕就不好看了，这些粗活儿还是咱们男人来干吧！”

说完不等她答应，走到她身边右手轻谈，短剑就落在了陈家洛的手中。“你想干什么！”，林静嗖的一下躲到墙角，警惕的望着陈家洛。

哎，陈家洛也不答话，轻轻摇摇头走到床边，抽出短剑在自己手臂上轻轻一刺，照着霍青桐和李沅芷元帕的样子将血滴在洁白的手帕上。完事手将短剑归鞘丢给林静，林静接过短剑不好意思的走到跟前，“你的手臂没事儿吧？我给你包扎一番。”

“不用！”，陈家洛手指轻弹点了几个穴位，流血瞬间止住，回身去过一床被子铺到地上，“时间不早了，你先睡吧，我躺一会儿就出去！”

ps：感谢微明执政官的打赏，感谢天道铠、暗夜之花影、倚天长剑刺太苍、风云在起2204的月票，月末最后求一波月票打赏和订阅

第二百五十四章误入

　　此时院内宾客尚未走完，若是出去很容易被人发现，所以陈家洛打算稍微休息一会儿等外面彻底安静了再从窗户溜出去。可是刚卷上被子躺了一会儿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从丹田涌起一股热流，慢慢的扩散到全身，一时间口干舌燥，那话儿变得坚硬似铁。你特么的也太过分了吧！酒里面不仅下了壮阳药，还特么的加了催情药啊！你就没想过你女儿还是处么？万一被啪啪啪坏了怎么办！陈家洛心里对林震南一阵儿大骂，有这么坑自己闺女的么？

　　翻身起来拿起茶壶喝了几口，可惜未曾起到任何效果，按照书中说的取了些冷水泼在脸上依然无用，脑子开始变得迷迷糊糊，两眼望着林静，不自觉得舔了下舌头。林静本来和衣躺在床上，看着他双眼通红的样子，又把短剑横在胸前，用颤抖的声音发问，“你怎么了？”

　　“没事儿，有点喝多了，你睡你的吧！我这就走！”，实在是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恐怕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再说了，老是这么硬着也不是办法啊！陈家洛不由得想起后世上网时候看过的新闻

里经常爆出某人吃多了蓝色小药丸导致坚硬时间过久小丁丁彻底坏死的事儿来，这可是关系到自己半生幸福的大事儿，得赶紧去找个妹子帮自己解决一下才好！

轻轻推开窗户，探头探脑的左右打量片刻，屏声静气听了半天，才轻轻跃出窗户对林静挥挥手，关好窗户往无人的左侧溜去。喝了林震南的加料酒，陈家洛的脑子有些不太灵醒，再加上要躲避宾客。在院子里绕来绕去一时竟然迷路了。

咦，我记得沅芷的院子就在林静院子的右边来着，左边是今天女宾的住处，怎么就分不清楚是那边了呢？哦，翻过前面这堵院墙应该就到了，头晕眼花之下陈家洛一连翻了三次才爬上院墙。落下之后穿过小道到了另一道院墙外，嗯，从这翻进去应该就是沅芷的后院了，进去不远就是卧室了！一想到马上就可以抱着李沅芷好好折腾一番，陈家洛的心跳变得更加快了！抓着树杈爬上院墙再跳进院子里，陈家洛的眼睛变得模糊起来，糟了，药效上来了，再不解决的话怕是要出问题。陈家洛来不及观察院内的情况，直直的超前方那栋亮着粉红色灯光的房间奔去。

到了窗户下面，伸手轻轻一拉，里面竟然没有

扣上，双手按住窗台轻轻一跃落入房中，只见房里灯光昏暗，依稀可以看到雕花大床上睡着一个姑娘，扑鼻而来的女儿香让陈家洛本来就难以自抑的**更加高涨；胡乱扯下自己的新郎装。光着上身就钻进被窝，一边喊着。“沅芷，我来了！”，一边从背后抱着那女子，伸手就往双丘攀去。

李沅芷生性虽然活泼，但刚成为陈家洛的妻子没多长时间，平日在闺房之中总是有些放不开。对于陈家洛从后世带来的那些奇淫技巧接受度不高。若是在以前陈家洛还会顾忌她的面子并不勉强，可是今日林震南的药已经冲昏了他的脑子，当下顾不得这么多，轻轻含住耳垂吮吸，双手施展开十八般武艺轻拢慢捻抹复挑。不消片刻功夫怀中女子的呼吸就变得粗重起来，伸手探望双腿之间，早已泥泞一片。到这时候陈家洛那还忍耐得住，下身以挺就将自己硬的快要爆炸的那话儿塞进泥泞之中......

一连弄了大半个时辰陈家洛才爆发出来，脑子也清醒了不少，奇怪啊，沅芷虽然习武多年身子健康，但平日里一刻钟就不堪征伐了，怎么今日进坚持了这么久，还有....好像自己怀中女子的身形也不对，明显比李沅芷成熟了不少，不像是新婚的姑娘反倒是像已经嫁人多年的少妇。坏了，找错地方

了，陈家洛的眼睛也回复，，抬眼一看床上的布置和李沅芷的卧室截然不同，再低头望向怀中佳人的面庞，脑子嗡的一声炸了，这不是骆冰么！

骆冰此时玉体横陈，双颊红润，双目含泪，脸上的表情似是痛苦似是享受，陈家洛尴尬的看着她的眼睛，“骆...骆当家的，你...你怎么在沅芷房中？”

“这是我的房子，沅芷的院子在另一边！”，骆冰刚解释了一句才发现此时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伸手把陈家洛推到一边厉声喝道，“你...你怎么到我房里了？”

这都完事儿你才问这个？陈家洛这时候才发现骆冰脸上的红润不仅是男女之事后的反应，还有酒精的作用，她口中的酒气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下子陈家洛算是理清了事情的因由，或许是骆冰今日也喝醉了酒，早早回到房间睡下，然后自己朦胧之间钻进了她的卧室，俩人一个醉酒，一个中了春药，机缘巧合之下成就了好事。

“骆...骆当家的，小弟今日的酒中被林堡主下了春药，一时情迷意乱之下冒犯了，还请骆当家的见谅！”，陈家洛满头大汗的解释道，要是今天的事儿传出去自己可就没办法做人了。

“你快出去！”，骆冰一手拉着被子遮住自己美妙的酮体，一手抓起枕头砸了过来。

“我这就出去，这就出去。”，陈家洛走到一半醒转过来，要是自己出去之后骆冰反应过来大喊大叫一番自己可就完了，即使她不好意思将此事说出去，自己独身离开的话，红花会也少了一员能独当一面的大将，这可不是好事！今天必须得把她搞定！

陈家洛停住脚步冷静下来拼命回忆着今天的每个细节，咦，不对，纵使她酒醉，但啪啪啪了大半个时辰她总该醒了吧！当时怎么不喊出来，反而等到事后才叫？再联想到当初和天镜斗法，用《玉蒲团》破去天镜念佛时撞见的情形，陈家洛觉得自己似乎抓到了些什么，于是他不慌不忙的转回床边，看着骆冰。

第二百五十五章将错就错

“你...你想干什么！再不走我就要喊人了！”，骆冰抓紧了手中的被子，紧张的看着陈家洛，她现在脑子里也是一片混乱，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方才刚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和以往一样做了个绮梦，等到发觉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沉迷于那剧烈的冲击中不能自拔，当她发现侵犯她的人是陈家洛之后，更是将心头的最后一丝戒备丢开，全身心的投入到这美妙的感受之中。自己和文泰来虽然结婚有一段时间，可是他整日忙着打熬筋骨、修习武艺，生怕纵欲过度耽误了武艺修习，偶尔几次也只是匆匆了事，时间久了骆冰也难免在心中埋怨，只是想着俩人新婚不久，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他死后骆冰的日子更是难熬，自从在去京城的路上听到陈家洛念诵《玉蒲团》之后，骆冰就悄悄地收集了一些此类书籍，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翻开，然后自行解决。今晚几乎可以说是她初经人事之后最美妙的一个夜晚，故而尽管知道陈家洛此举不对，可也狠不下心来大喊大叫。

“冰姐姐！小弟今日的确是被人下药了，懵懂无知之下才犯了此大错。”，不知不觉之间陈家洛

已经换了称呼，抓着骆冰的胳膊道，“姐姐你一定要原谅弟弟啊！”

“好了，好了，我原谅你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成何体统，你还是赶紧走吧！”，骆冰现在心乱如麻，只想早些把陈家洛打发走；经此一事她满心羞愧，只觉得自己已经无脸在红花会待下去了，等他走后自己就收拾东西远走他乡，找个荒山野岭了此残生。

放佛猜透了她的心思。陈家洛摇摇头说，“哎，冰姐姐你还是不肯原谅我，你现在莫不是打算弃我红花会而去？”，他在骆冰眼中并没有看到许多恨意，故而做了如此猜测。

他怎么知道？骆冰又往后缩了缩。眼泪哗哗的流了下来，“我知道你今日是无心之错，我也怨不得你，只是此事既然发生了，我又有何面目在红花会待下去？你还是让我走吧！”

我靠，你可不能走啊！你走了我的情报部门就要瘫痪了！陈家洛顾不得男女之别，立刻爬上床双手按着骆冰的肩膀，“冰姐姐，此事千错万错都是小弟的错。与你何干？要说怪只能怪冰姐姐你太过迷人，纵使弟弟我今日没有被下药，误入姐姐房中见了姐姐如此醉人的模样，恐怕也还是要情难自

控！”

骆冰本就是个爱笑的性子，加之女儿家哪有不喜欢别人夸她美的，往日再余鱼同侵犯她之后就能立刻露出笑容，眼下听到陈家洛这么说又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总舵主你这张嘴可真是...真是会哄人；哎。我已经老了，哪比的上霍姑娘和李姑娘漂亮！”

咦。有戏！经验丰富的陈家洛很快抓住机会转过身子坐在骆冰身旁，左手搂住她的肩膀，“冰姐姐你这就错了，她们虽然美丽，可是稍显青涩；哪有冰姐姐你这般的成熟风韵，不用说话不用卖弄。只是一个眼波流转就能让人酥了半边身子。实不相瞒，从和冰姐姐你一起上京之时小弟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今日总算是得偿所愿，小弟死而无憾了！”，说着陈家洛从床头摸出骆冰放在枕边的金钗塞到她手中。拉过她的手将金钗对准自己的脖子，闭上眼睛说道，“如今我已经铸成大错，姐姐你杀了我吧！”

做完这一切陈家洛浑身放松，似乎完全不打算反抗，将自己的性命交给骆冰处置，暗地里可是提高十二分的警觉，虽说根据自己的判断她现在不可能对自己下手，但若是有个万一可就完了。骆冰果

然如他所想一般无力的松开手掌，任由金钗落在床上，喃喃自语道，“冤孽，都是冤孽！你走吧，切莫再回来了！”

见她无心对自己下手陈家洛就知道自己的行动成了一半，骆冰已经无心追究他的罪责，现在还要将她另一半的悔恨彻底抹去；陈家洛一狠心，要是来一次还能说是无意，要是有了第二次估计她就认命了。当下一手搂着她的肩膀，一手伸到被子里向她的迷人**探去。

“你...你要做什么？”，骆冰颤声说道，想要反抗，可是刚刚经历了那么激烈的运动，早就浑身瘫软无力反抗了，这时候陈家洛的手已经触摸到她的身体，方才那种酥麻的感觉又重新冒了出来。

“姐姐，既然已经铸成大错，你就让小弟再错一次吧！”，说完陈家洛含住了她的耳垂，顺着脖子一路吻下去，很快就碰到了玉丘上的樱桃，骆冰久旷之身，方才又品尝了如此美味的一道大餐，自是情难自禁；无力的瘫倒床上任由陈家洛在她身上施展各种手段。

这次比上次更久，骆冰害怕自己的叫声引来别人的注意，取过枕巾咬到自己口中，刚开始的时候还含羞腼腆不敢看陈家洛，等到了兴致渐高之时也

顾不得矜持，翻身骑在陈家洛上面如同女骑士一般驰骋起来。

“啊~~~~”，长长的**过后，骆冰再次瘫软到床上，浑身就像被水泡过一般全都是湿透了。

“方才是谁说不要却又一直用力夹住我的？”，陈家洛可不肯放过这个打碎她最后一点面具的好机会，陈家洛的手在她身体上画着圈圈。

“好...好弟弟，你就放过我吧！”，骆冰靠在陈家洛怀中无力的娇喘着。

“还走不走了？”

“不走了！”

“婚礼还要持续两天，明后两天你不许走，呆在房里等我过来！”，陈家洛在她的敏感部位挠骚着。

“不...不能再这样了！”，骆冰奋起最后的勇气拒绝。

“哦？你说什么？”，陈家洛的手加快了节奏。

“好...好吧！”，骆冰终于屈服了。

又陪着她说了一会儿话，在天色将明之际陈家洛回到了新房之中，今天也算是错有错着了！

ps：感谢上高广苍穹、苍千顷、zhong7220的

月票，最后一天再求一波

第二百五十六章1760

刚从窗户落下，林静就立刻从床上爬起来，手持短剑望向这边，看到是陈家洛这才松了一口气，“你昨晚去哪里了？”

“时辰还早，你再睡一会儿吧！我也困了，等会儿记得叫我！”，陈家洛一晚上没睡，现在早就困得睁不开眼睛了，掀开地上的被子钻了进去，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乡。

睡的迷迷糊糊之间，感觉好像有人在推自己的肩膀，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林静，“时候不早了，该起来了！”

揉揉眼睛，伸了个懒腰，陈家洛不情不愿的爬了起来，咦，怎么多了一床被子，回头看着林静，“多谢林姑娘了！”

林静脸微微一红低下头去，“我闻到你身上有胭脂味，昨夜你去哪里了？”

“哎，新娘子不让我上床，我总得找个地方过夜吧！”，陈家洛假装叹气道，整理整理衣服发现没问题后才推开房门，门外早有丫鬟拿着洗脸盆面巾在外伺候，梳洗一番和林静出来给林震南等长辈请安，又是一天忙碌，到了夜间二人重新回到屋

内。今天的宾客比昨日少了不少，陈家洛打开窗户四下打量一番，“你先睡吧，我先走了，昨天的那个时候再回来！”，说完不等林静答应就跃出窗外，只留下林静发出一声幽幽的叹息。

熟门熟路的摸到骆冰房里，她今晚没喝酒，穿戴整齐的坐在桌边，见陈家洛进来眼神迷离的说道，“你走吧，我们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今日又不听话了？”，经过昨夜陈家洛早就摸透了她口嫌体正直的属性，二话不说拉过来横放到腿上。啪啪几巴掌打到屁股上，骆冰瞬间就变得媚眼如丝。如实一连三天之后婚礼才宣告结束，陈家洛重新回到李家村，骆冰和林静一回城一个去大学，三人都松了一口气。

等做完所有工作重新回到县城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年关了。按照西历计算1959年已经过去，现在是1760年了。这一年英法七年战争进入到第四年，笛卡尔在斯德哥尔摩病逝，大清皇子爱新觉罗-永琰即将出生，在三十五年之后他将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年号嘉庆，当然在这个位面陈家洛大概是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了。

放眼中国，在西北，已经慢慢恢复实力的木卓伦正带着自己的部下和阿桂手下的绿营兵展开激

战；在东北。庄亲王所率领的八旗兵和朝廷派出的绿营兵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只等明年开春天气变好就展开厮杀，和亲王弘昼则带着自己的亲信奔走于蒙古草原之上，试图为庄亲王一系人马引来外援，全天下的满族亲贵都在注视着这一战，若是朝廷不能迅速扑灭庄亲王，恐怕他们就会有所行动了；在山东，王伦已经做好了起事前的所有准备。只等着时机一到就攻入寿张县城；在河南，马朝柱已经在归德府扎稳脚跟。并开始联系皖北一代的捻子，试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运河一带，他已经盯上了大清的漕运。在西南，大小金川的土司们一边舔舐着伤口一边瞪着绿莹莹的眼睛注视着大清的一举一动，只要他们稍微露出破绽，这些图斯就会狠狠地扑上去在大清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在广东。天镜禅师已经和方世玉、洪熙官等人建立联系，佛山的铁厂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刀枪，天地会也在慢慢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在杭州，马善均手下的织造工厂已经垄断了半壁江山，一批批的失业工人被运上船只送往福鼎；最后。在福鼎，红花会已经将福鼎的百姓彻底拉拢到自己这一边，数千兵马训练已成，只等着陈家洛一声令下就会举起反旗。

而陈家洛则在年关将近之际，召集了红花会所

有的核心人物开始梳理今年的工作，制定明年的工作计划，与之前不同，这一次与会的人员之中少了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多了高类思、杨德望，以及从日本归来的吴思华，除了陈家洛之外的军中第二人霍青桐，徐天宏也第一次参加到红花会的核心会议之中，马善均也专程从杭州赶来；除了他们还有林虎、耿晨、王大江等红花会新一代的代表，当然他们目前只有列席倾听的资格，没有权力参加到各项议案的讨论之中。

　　会议议程照旧是先进行今年的工作总结，钢铁厂已经进入正轨，钢铁的质量和产量大大增加，除了满足军事所需之外还有余力拿出一部分制作农具等民用品供给市场；火药的产量同样在增长，高杨二人还带着几名学生着力研究威力更大的火药，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有了集体农庄，在集约化生产、引进优质种子、使用农家肥等各项措施之下，再加上商贸部门从外地的购入，已经积累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粮食；赵半山的海贸部门除了赚取银子、购入各种战略物资之外，还引进了不少西方人才，从英国人手中购买的三艘战列舰也即将到达福鼎；经世大学第一批学员毕业在即，红花会的人才荒暂时得到缓解，更多的学员正从全国各地赶来；

陆军目前已经扩张到六千人，海军也增加到一千人，再多的话只有等陈家洛打下福鼎之后再扩军了；五十人的特种兵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训练，经过淘汰增补之后只剩下了三十多人；骆冰已经将情报部门的触角伸到全国各个主要城市，红花会目前的消息渠道比大清的都要畅通；受益于议罪银，红花会各个分舵的实力都在扩张，失地的农民、破产的小工商业者纷纷加入到红花会之中，那些经过培训的中层骨干回到分舵后，使用陈家洛所传授的手段对红花会进行改组，战斗力大大增强。

　　听完他们的汇报，陈家洛勉励几句，开始下一个议题，“明年除了这些常规事物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正式开始造反！”

第二百五十七章山东乱

山东，寿张县城，知县沈齐义（没查到现在的知县是谁，就拿真实位面王伦起事时的人代替了）完全没有过年的心思，县衙内外大红的春联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安慰，反倒是门外的鞭炮声让他本就不安的心情更加焦躁。在屋内踱了半天圈子最终长叹一口气颓然坐到椅子上，“王师爷，消息可曾确认了？”

“确认无误！”，留着山羊胡的王师爷同样郁闷，自己还没把钱捞够呢，自己的这位东家就有丢官的危险了，“那王伦蓄谋已久，接着过年的时间四处串联，用不了多久就会举起反旗，东家，咱们得想个对策才是啊！县内兵力不足，若是王伦现在起事，咱恐怕只能坐着等死了！不如派人快马上报知府大人，让他调兵来救吧！”

“县衙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事情到了这份上我才收到消息！”，沈齐义狠狠一巴掌拍到桌子上，骂完手下的废物，想了一会儿王师爷的话，最终还是摇摇头，“不成，不能惊动知府大人，眼下我任期将近，若是治下出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我这数十年苦读可就白白费了！”，他终究舍

不得自己的乌纱帽。

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想着自己的乌纱帽，小心连命都没了，师爷暗暗腹诽，浑然没想到自己也是因为舍不得师爷的收入而不肯辞了这份差事躲得远远的；他捻着山羊胡琢磨了一会儿说道，“东家，若是不肯惊动知府大人，如今唯有先下手为强，派人把那王伦抓入县衙，那群贼人没了领头的定然做鸟兽散。”

“现在县里只有几十个衙役。能行么？”，沈齐义略有心动，伸过脑袋问道。

“大人可有其他良策？”，师爷摊开双手，示意自己只有这点办法了。

沈齐义无奈的点点头，起身推开门对外面喊道。“来人啊，把赵班头给我叫过来，说我有要事找他！”

“大人，您找我？”，不一会儿面庞黝黑、留着络腮胡的衙役班头赵武来到房中。

“赵武啊，年过的可好？”，沈齐义先是寒暄了一阵，见赵武渐渐放松下来这才问道，“赵武。这些年我待你如何？”

“大人把小的从衙役提到班头，如此大恩，小的肝脑涂地也难报答一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

什么，但身为在县衙混了多年的老油子，赵武表忠心的套话张口就来。

他只是说说而已，沈齐义可是当真了，点点头赞道。“本官早知道你是忠义之人，眼下有件大富贵要送给你。就看你敢不敢接了！”

“大人有事尽管吩咐，小的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赵武心中暗暗猜测，这是县里那个富户又得罪大老爷了？大老爷要吃肉，咱们也少不了喝汤啊。

“你可听过王伦这个人？”，沈齐义慢慢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小人也曾听过一二。据说是个乡下的土财主，会些医术，经常给人治病。”，王伦两个字声音虽小，但听到赵武耳中却像炸雷一般。忙低下头小心应付道。

“哼！本官已经打听清楚，此人乃白莲教余孽，潜伏寿张图谋不轨！”，沈齐义重重一拍桌子，右手食指中指并起指着赵武说道，“本官已经上报知府大人，知府大人眼下派了一千人马正赶往寿张，此贼眼下可谓是插翅难逃；你这就带人去把那王伦抓回县衙，等大军到了再把他手下的贼子贼孙一网打尽！你可办得到？”，沈齐义知道这些衙

役都是贪生怕死的家伙，故而撒了个谎，打算用知府的援军给他们打打气。

糟了，教主的大事泄露了！赵武心中一个劲的打鼓，得想个法子赶紧通知教主去！赵武连忙跪下磕头，“小的即刻去办，老爷您就等着吧！”

师爷又叮嘱了几句这才把赵武放了出来，赵武来到前院，点了几个早就入了清水教的衙役，带起铁尺腰刀，除了县衙直奔王伦庄上，到了庄外连忙滚下马跑到看门的教众面前耳语一番，那人立刻将他带到院内。

王伦听了赵武的奏报之后哈哈大笑，“那狗官竟然让你来抓我，真是天助我也！”

“教主乃是仙佛转世，自有百灵呵护！”，赵武赔笑道，“那傻知县还等着我回县衙去复命呢，教主您看此事该……”

“罢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今日咱们就起事！”，王伦起身走到外面，本来安静的庄子猛地变得喧闹起来，一队队人马从大门进进出出，数十个骑术好的教众立刻上马奔向寿张各个村镇，更有人往堂邑、阳谷、兖州、临清等地奔去。

人马都派出去了，王伦也收拾好自己，身披大红斗篷，腰跨宝刀走到庄外，庄子外面早已聚齐七

八百年轻精壮的清水教教众，个个手拿刀枪，见王伦出来齐声高呼，“教主！教主！”

“孩儿们！昨夜我得了无生老母的神谕，今天就是起事的好日子，咱们这就打进寿张县城，杀了沈齐义那个狗官！到时候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说完王伦跃上马匹，斗篷一甩率先往县城奔去，众教众齐齐跟上。

寿张县城本来就不大，县中又有清水教的内应，王伦带着清水教教众没经过什么搏斗就进了县城，到了县衙门口王伦大声吩咐，“把这给我围住了，别让那狗官跑了！”

赵武立刻凑到跟前，“教主，小的熟悉里面的地形，就让小的给您带路吧！”

“好，今日记你的头功！”，王伦大手一挥，赵武领着数十名精锐撞开大门冲了进去，不一会儿就把沈齐义和王师爷拿住丢到王伦面前。

王伦还想劝服沈齐义投降，哪知道这沈齐义虽然是个贪官，却有几分骨气，当即破口大骂，被赵武手下的皂役李旺砍死在县衙门口。

拿下寿张县后王伦马不停蹄开始攻打周边，占寿张，陷阳谷，据堂邑，攻城杀官，很快威胁到大运河上的重镇临清，山东大乱！

ps：感谢月夜？孤独、微明执政官的打赏，感谢狂风555000、满伍哥、xucydq001、6trtfvti、多面脸、sdkfz182、阿斯莫帝斯的月票，最后一天好多啊，月初再求一波。

第二百五十八章连锁反应

“这张鹏是干什么吃的！”，乾隆狠狠地把山东巡抚张鹏的奏折丢到地上，“前些日子还奏报说山东太平，怎么这么快就有人反了！”

刘统勋是山东人，对于自己老家的这位父母官还是有些了解的，忙站出来替张鹏求情，“陛下，眼下山东的兵力都集中到西南防备马朝柱，境内空虚，这张巡抚方才上任一年多，不熟悉境内情况尚属有情可原！眼下贼人作乱，若是临时更换地方主官恐怕不妥！”

刘统勋这话说的有几分道理，将乾隆的怒气又憋了回去，照着往日的脾气乾隆恐怕要狠狠地责骂刘统勋一番，可时至今日关于他身世的秘密已经传的沸沸扬扬，众大臣不敢说离心离德，可大多数人早已不像往日那般忠心；刘统勋是为数不多心无二念的朝廷大员，他也不好不给面子，忍着怒气坐下吩咐道，“临清事关漕运，绝对不可有失，命那张鹏火速收拢兵力，务必将王伦剿灭在临清之外！”

“陛下，眼下山东的兵力半数以上都在西南曹州府，恐怕一时追不上王伦。”，傅恒曾经参加大小金川之战，熟知军务，出来建议道，“除了让张

鹏从山东调兵之外，直隶这边也得做些准备，陛下可给直隶总督方观承下旨。”

“哼，那方观承那懂什么军务！”，乾隆冷哼一声，这方观承出身大名鼎鼎的桐城方氏，因为牵扯到《南山集》案，他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均遭发配穷边，可是如此深仇大恨已然改变不了方观承趴舔鞑子的恒心，竟然让他一路爬到直隶总督的宝座上，桐城方氏的后人要说治学那是没的说。但军务么就呵呵了，乾隆对于此人也算是知根知底，“舒赫德不是从西北回来奏报了么，就让他去直隶处置王伦的事情！”

“陛下圣明！”，舒赫德当年也参加了大小金川之战，是现在为数不多懂军事的满人贵胄之一。傅恒对他也颇为放心，可是一想到眼下的局面，他皱了皱眉咬牙奏道，“可如今直隶的兵力都被派往东北，即使舒赫德再能干，手下无兵总不成啊！”

乾隆细细一想，如今周边山东的兵力去了南边防备马朝柱，直隶的兵力运往东北，河南更不必说。和山东的绿营将马朝柱堵在归德府已是不易，想在干点别的完全没有可能。乾隆不由得一阵头疼，我堂堂大清竟然没了可用之兵！

傅恒见主子头疼，立刻开动脑筋琢磨起

来，“陛下，不如调陕甘绿营东进河南，从河南调兵北上，眼下直隶的兵力进去不足。但防守还是能做到的！再从江苏、浙江调兵北上围剿马朝柱，等各路兵马一到。立刻进攻，那马朝柱、王伦二人不过是些跳梁小丑，我朝廷天兵一到必将做鸟兽散！”

“可陕甘绿营还要支援西北，眼下阿桂正和木卓伦在西北大战，盼援军又如久旱之盼云霓，这若是抽了他的后手。西北局势可就不妙了啊！”，乾隆有些犹豫。

“这…”，傅恒愣了下，旋即有了主意，“陛下。西北不过是癣疥之疾，山东河南才是心腹大患，不如先对木卓伦进行招安，等解决了山东、河南，再派遣大军出关。”

乾隆敲敲龙椅扶手半晌不语，好一会儿后才叹了一口气，在他看来眼下最要紧的是东北，下来是能影响到漕运的山东，然后是河南，西北怕是要排到最后了，点点头同意了他的看法，“如此调兵，陕甘和江浙又空了，这些地方不会出什么乱子吧？”

“陕甘绿营素来善战，就算留一半兵力足以威慑群小，江苏、浙江两地富裕，百姓多知书达理，

不易生变！”，傅恒赶紧安抚道，他现在是东北大战的总负责人，只想着自己如何平平安安的打赢这一仗，对于其他地方就只有祈祷老天保佑了。

“唯有如此了！”，乾隆感到一阵疲惫，兵力算是凑出来来了，可是俗话说大军一动黄金万两，这银子该从哪里出？“和珅，你掌管户部，算算遗照傅恒的意思朝廷要拿出多少银子？户部现在还剩下多少银子？”

“陛下！”，刚才傅恒在说的时候他就在心中暗暗盘算，算出来的数字把他吓了一跳，“奴才方才粗略算了下，若是从陕甘、江浙等地调兵，这粮食草料、军饷、开拔费等加起来恐怕不下百万，再加上西北安抚木卓伦还要花银子，两样加起来没有两百万两是不行的；为筹集东北大军的花销，户部的存银早就光了！眼下只有另开财路了！”

内务府好像还有些议罪银，但这是乾隆留给自己下次巡幸江南的，他可没有动这个钱的心思，不耐烦的问道，“你有什么章程？”

和珅满头大汗的跪了半天，在乾隆的忍耐即将到极限之际才想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陛下，这两百万虽多，可是分摊到各省就没多少了，不如勒令各省协饷！”

“这倒是个法子，不过各省贫富不一，制定金额的时候得考虑各地形势，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乾隆点点头，嗯，这个奴才不错，总能有好点子；瞅见刘统勋好像又要劝谏，乾隆不耐烦的站起来，“就这么办吧！朕乏了，退朝！”

消息一出，本来有些冷清的和府又迅速热闹起来，各省官员纷纷到和珅府上送礼，务必要让本省的协饷份额少一些，朝廷拿的少了自己不就能拿的多一些么？可是福建的官员反应慢了一些，还没等他们赶到和府，协饷的份额就已经出来了，相对贫瘠的福建省竟然分到了二十万两的巨额数字。

消息传到福鼎，陈家洛呵呵笑道，“瞌睡来了偏偏给咱们送枕头，眼下这可是福建上下官员发财的好机会，咱们就等着看看这位知府大人如何应对了！若是他过于苛刻，咱们就立刻起事！”

第二百五十九章少女心事

“姐姐，陈公子对你好不好啊？”，学校放了假，林漓跟着林静回到她的院子里，刚坐下还来不及喝茶就好奇的问道，姐姐已经结婚一个多月了，始终没有和她说起婚后的生活，让她觉得非常纳闷。

“怎么？小妮子思春了？也想嫁人了？”，林静调笑道，关于林漓的问题，她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若说不好吧衣食住行那样也没见缺了，平日里陈家洛也没少陪她说话；若说好吧，他俩始终遵循当初的约定，维持着不近也不远的关系，委实不像是真正的夫妻。

“哎呀，姐姐，你就告诉我么？”，林漓嘟着嘴拉住她的胳膊一阵儿摇晃。

“女人么，结了婚不都那样。”，林静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若是让妹妹得知事实的真相，那么距离父亲知道也就不远了，若是父亲知道了又该生出许多事端来，“陈公子还算好些，没说结了婚就把我们姐妹几个关到后院，我这一结婚反倒比婚前自由了许多。”

“还叫陈公子啊，都不叫相公？”，林漓拉长

了声音，女孩子家问题来的快也去得快，她很快把这件事抛到一边说起其他的事情来，“姐姐，你不觉得姐夫有些花心么？已经娶了你和李姐姐、霍姐姐三位夫人了，前几天怎么又娶了霍姐姐的妹妹啊？”

哎，李姐姐和霍姐姐是真的，我不过是件联姻的道具罢了，林静心中有些苦涩，按照她当初的憧憬，她未来的夫婿应该是一位盖世英雄，从陈家洛的情况来看，英雄两个字或许称得上。但有些过于冷静了，对于自己似乎没什么意思，她摇摇头道，“喀丝丽妹妹当初为了陈公子，不远万里从西北跟来福鼎，按时间说她比我来的要早。若不是爹爹坚持，喀丝丽妹妹嫁过来的时间要比我早！”

林漓转了转眼珠，凑到林静耳边说道，“姐姐，哪位喀丝丽小姐姐我也见过几次，长得好像天上的仙女一般，我从未见过如此美貌的女子；姐姐你就不怕陈公子娶了她之后不理你了么？这种事儿我在书里可看的多了！”

林静轻轻地啐了她一口，捏着她的脸蛋骂道，“呸。你个小浪蹄子整日看的都是什么书？也不学点好的去！整天想的都是什么啊，要不要我给爹爹说一声早些给你找个人家嫁过去？”

林漓脸上微微一红，嘟着嘴吧说道，“人家才不要呢，福鼎那有什么出色的年轻人，与其嫁给个废物，我还不如一直跟在姐姐身边好了？”

林静害怕妹妹继续纠缠自己的事情，抓着这个问题不放。将目前福鼎的杰出青年一个个数了出来，“赵家的二公子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据说今科的府试非常有把握，你不喜欢？”

“都二十多了还只是个秀才，有什么好显摆的，人家陈公子可是十五岁就中了举人的！”，林漓翻了个白眼，“况且那人整日子曰诗云的满身酸气。和他过日子怕不是要闷死。”

“哦？不喜欢文人的话不妨考虑考虑大师兄？大师兄的武艺可是得了爹爹的真传的！又从小宠你，到时候谅他也不敢欺负你！”，林静又拿出一个人选。

一听大师兄林漓就拉下了脸，“姐姐！你也不看大师兄那样子，才二十出头就一脸络腮胡。说他今年四十了也有人信啊！我可不想嫁给个老头子！”

林静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学文的你嫌人家酸气，学武的你嫌人家老相，你到底要个什么样的啊？”

“哼！福鼎这么小个地方，哪有配得上本小姐的男人！”，平日里姐姐总是对自己不假颜色，今日却开起玩笑来，林漓也难得的胆大了些。

“哦~”，林静拉长了声音，“原来妹妹看不出福鼎这些土包子啊！莫不是看上了红花会的哪位英雄？这个简单，只要妹妹看上了，我这就让陈公子给说媒去，谅他也不敢不答应！”，不等林漓回答林静就猜测道，“让我猜猜，红花会的这些当家里面年轻的没多少，章进、杨成协、蒋四根这些面貌狰狞的妹妹又看不上，哦，我知道了，莫不是哪位十二当家？”

“姐姐！你再说人家就要生气了！”，嘴上说着生气，但还是接着她的话题说了下去，“哪位十二当家一脸凶相，我在他面前话都不敢说，怎么会喜欢他呢！”

“那就是新来的七当家了？听说七当家文武双全又能言善语，前些日子还在学堂里跟着高先生读书，妹妹莫不是那个时候看上他的？”，这次中枪的换成了徐天宏。

“姐姐说的那人我都没见过！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学堂里见了男人都不敢抬头！”，林漓再次否认。

“哎呀，那我就猜不到了！”，林静正打算放弃的时候脑子里又转出一个人来，“妹妹你该不是看上了心砚吧？他的年纪好像比你还小来着！”

“我看上谁也不可能看上他啊！凭什么你就能嫁给少爷，我只能嫁给个书童？”，激动之下，林漓的话有些不过脑子了。

嗯？自己的妹妹莫非是看上了陈公子？林静仔细想了想，在外人看来这位陈公子外表英俊、出身名门；本人文能十五中举，武能以一当百，又是武林第一大帮会的龙头，对于自己这样出身武林的女子来说实在是没有比他更好的结婚对象了！可惜啊，要是妹妹早些说出这些话就好了，让她嫁给陈公子岂不是两全其美？既满足了爹爹联姻的需求，又能满足妹妹对他的爱慕，而且陈公子也会喜欢妹妹这样乖巧一些的女子吧？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自己该怎么办？自己的眼光只会比妹妹更高，满福鼎都没有她能看上的男子又何况是自己？而且就算了嫁了人，又有谁能愿意让自己像现在一样抛头露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林静不由得深深叹息。

ps：感谢无名无天的打赏，感谢悬崖边的贵族的月票。

第二百六十章我也装回逼

“总舵主，眼下浙江的绿营正调往北方，浙江空虚，正是我等乘虚而入的好机会啊！”，王伦造反已经两个多月了，浙江绿营的兵马已经有半数赶往北方守护运河沿线，红花会的诸位当家也有些等不及了。

陈家洛看着墙上的大庆寰宇全图，根据情报部门的最新汇报将代表清廷、东北庄亲王、西北木卓伦、河南马朝柱、山东王伦的军情变化一一在地图上标出，“再等等吧，眼下鞑子在福建的兵力依然不少，虽说和咱们的兵比起来绿营也好、八旗也好都不是对手，但咱们眼下只有六千人，能少损失一些士兵再忍耐一段时间还是划得来的！”

他指着广东说道，“四嫂手下的人马传来消息，自从王伦起事之后，两广的天地会有些按捺不住了！天镜禅师前些日子派人来像咱们求购兵器，看来他们近期就打算起事！广东那边乱了福建的兵力肯定要向南防备！咱们不妨等他们动手了再起事，到时候浙江的兵力在北，福建的兵力在南，这浙南闽北一代可就空虚了！岂不比现在的形势好得多？”

自古王朝末期早出来蹦跶的没几个有好下场的，陈胜吴广率先起义，最后便宜了刘邦；隋末王薄第一个造反，天下归了李家；元末刘福通、韩山童开创局面，朱重八笑道最后。陈家洛的打算是先让王伦、马朝柱等人消耗清军的实力，最后等他们两败俱伤之时再出来收拾残局，现在广东那边出现变局，红花会的计划还是往后推一推的好。

说完大局又说道日常事务，赵半山请示道，“这都快开春了。去年下半年海贸的收入皆已到账，这给和珅的分红究竟是给还是不给？”

陈家洛琢磨了一会儿，“罢了，先给他吧，我去趟福州，等咱们起事之后就没那么容易弄到这些泰西人喜欢的好东西了。我这次去除了分红之外再催催下一批东西，务必多要一些把这两年撑过去！眼下咱们对泰西人的战舰、大炮需求甚多，没点他们想要的好东西可不成！”

陈家洛这次去福州没带任何一位姑娘，到了福州找到刘安将银票送上，再说明来意，刘安不疑有他乐呵呵的答应了，保证陈家洛所要求的东西按时到位。

从刘安府中出来，陈家洛没急着回去，眼下距离攻打福州的时间可不长了。好不容易来省城一

趟，怎么说也要四处走走，若是能找到些城防的漏洞就再好不过了。绕着城墙走了一圈，看得他是直摇头，城墙四处残破，看守的兵丁也都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莫说是红花会的精锐兵力，就算是王伦出其不意的话也不难拿下！

今日大有收获。细细的记下自己观察到的几处漏洞，陈家洛来到一座装修清雅的酒楼之上。咦，今日这酒楼之上怎么如此多的读书人？略一思索陈家洛就明白了原因，眼下已经三月了，四月就是院试的时间，这些人定然是赶考来的！

见陈家洛上楼，当下就有那好交际的读书人上前打招呼。“看兄台的打扮应该也是读书人吧？莫不也是来参加院试的？晚生伊朝栋，字用侯，敢问兄台上下！”

“在下罗嘉辰，字慕时，见过用侯兄！”。陈家洛听到这个名字，好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莫不是哪位牛人？抱着多聊一会儿没坏处的想法将伊朝栋和他的几位好友引到自己桌前坐下，一边说些应考的诀窍一边思索此人的来历。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他的来历，此人倒算不得什么，他的儿子伊秉绶可是个名人，据说伊秉绶在担任扬州知府期间，他家的厨子发明了大名鼎鼎的伊府面，也就是方便面

的前身。

　　唉吆喂，一想起这人的来历就馋啊！陈家洛有些怀念后世方便面的美味了，于是对伊朝栋格外热情起来，双方很快就拉进了关系。这伊朝栋倒也不是死读书之人，对于政务自有一番见解，陈家洛心中暗暗想到，若是打下福建，此人倒也能收来用用。

　　文人在一起聊天自然少不了诗词唱和，伊朝栋的朋友提出以春为题作诗一首，格律不限；可惜他那几个朋友并无诗才，好容易憋出几句也就是勉强符合格律罢了，倒是伊朝栋稍一思索就拿出了一首还不错的作品，只听他摇头晃脑的吟道，“月河寺前水滃滃，聚星亭外草凝碧。春郊一夜微雨晴，晓起红芳俱弄色。紫骝缓鞚出高城，风拂青丝双玉瓶。几簇江头初破萼，一枝墙外半含英。石坛花盛为谁供，娅姹曾闻董生种。白头阁老醉看花，红袖传诗共吟讽。残劫匆匆五百年，暖云绿水花依然。繁香疑是仙家植，浪蕊浮花何足怜。尊前花恐薄寒中，春雨江南人似梦。高格芳心爱者稀，清吟与和流莺哢。”

　　“好！好诗啊好诗！”，话音刚落陈家洛就击掌赞道，一半是因为想和他拉关系的吹捧，另一半

的确是佩服，这么短的时间就写出如此水平的一首长诗来，没有一定的水平可是万万办不到的。

“慕时兄，咱们都做完了，现在该轮到你了！”，似乎他的叫好声引起了别人的不快，伊朝栋的一位朋友说道。

“就是就是，莫非慕时胸看不起我等，不愿我等俗人聆听慕时兄的佳作？”，另一人半带讥讽的附和。

嘿，我本想低调来着，你们非逼我装逼？陈家洛折扇轻敲，做出一副准备吟诗的样子，思索着自己还记得的咏春诗句，不一会儿就有了结果；这一首似乎能凑得上春字，不过王霸之气过盛，万一冲撞到别人可就不好了啊？

正犹豫期间，又有人出言讽刺；既然你们找不痛快那就怪不得我了，陈家洛刷的站起身走到窗口望着远处吟唱道，“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话音即落，整个酒楼瞬间陷入安静，竟无一人出声。

第二百六十一章作秀

这首诗虽然言语简单、并无一处用典，但气魄很大，更重要的是这首诗里的意思有些不太符合我大清所提倡的价值观，故而陈家洛念完伊朝栋等人左顾右盼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陈家洛也不追问，大笑一声扬长而去。

从福州到福鼎要路过福宁府，在府城的时候陈家洛找到红花会在此处的驻点，打听了下纳兰元述近期的动作；此次福建一省被摊派了二十万两银子，分到十二个府头上还不到两万两，再摊到各个县上面就更少了，若是官员们不谋取私利，倒也不会对百姓的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但在我大清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我大清的官员那是宁可去死也不肯放过一丝捞钱的机会，接到朝廷的摊派后福建巡抚直接把任务分了下去，平均到没个府头上差不多有三万两；因为福宁府能出产粮食、经济条件较好，故而被分配四万两的任务，福宁府下辖霞浦、福宁、福鼎、寿宁、宁德五县，按道理说平均到每个县头上八千两就差不多了，可是纳兰大人也得捞钱啊！因此把每个县的份额提升到一万两以上，给福鼎的标准更是提高到了两万两！

我说最近纳兰元述怎么没有大动作呢！原来都等在这里了啊！福鼎眼下在册的人口还不到两万，这笔银子摊下去每个福鼎百姓竟然要出一两银子还多！按照红花会来之前福鼎百姓的生活标准，一石粮食大概一两半，一名农夫一年的口粮差不多得三石，这此收钱差不多要了所有福鼎人三个月的口粮，放到家境稍微差一些的百姓家中，这可就是要了全家的命了！

陈家洛听完这个消息心中暗道。这倒是个煽动百姓造反的好机会，可是广东那边还没动手，我们这边就起事是不是早了些？他脑子一转想到前段时间关于心砚要离开的流言来，或许这两件事可以放到一起，正好彻底打消那些对清廷还抱有微薄希望的百姓的幻想。

既然有了主意，陈家洛快马加鞭回到福鼎。召集起心砚、骆冰、陆菲青、徐天宏、石双英等相关人员秘密商议一番；第二天，福鼎要缴纳两万两协饷的消息就通过各个渠道传递到百姓当中，整个福鼎迅速陷入恐慌之中。

不到三天，能从家里脱开身的百姓都涌到了县城之中，忐忑不安的交换着自己得到的消息，红花会的人员也混在人群中传播着各种流言；更有那胆

大的也跟着红花会的属下骂起朝廷来。老是聚在城里也不是办法，这些人很快推举出几名德高望重的乡老来到县衙门口击鼓请命，见心砚出来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刻跪倒在地，“还请青天大老爷体恤我等。福鼎人少地贫，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啊！”

“众位老人家快快请起！”，心砚和陈家洛连忙将这些人搀扶起来，交换了个眼神心砚无奈的摇摇头，“老人家，我也不想压榨福鼎百姓，奈何这是上官的意思，下官实在是无能为力啊！知府大人说了。若是一个月内不交上银子，我这官也就做到头了！”

心砚即将被赶走的消息第一次从他本人口中得到证实。这些百姓顿时慌了，红花会来到福鼎这一年，他们的生活多多少少有些改善，在家种地的没了大地主的压榨，集体农庄又有良种和先进农具接待，收成比往年好了不少。农闲时分还能去堤坝、工厂、船厂等地打零工；再加上心砚也不要火耗银等加赋，他们今年落在手里的钱比过去三年加起来还多。心砚这一走，怕是要马上回到之前的悲惨生活了。众百姓闻言立刻嚎啕大哭起来。

“罢了罢了！严某拼着顶戴不要，也要给诸位

求个恩典，我这就去府城向纳兰知府求情。希望纳兰知府能体恤百姓，稍微减免一点协饷，好让诸位乡亲有余钱购置春耕所需各物！”，心砚按照前几天的计划说出了上面的话，说完也不回县衙，直接让人牵过马来带着几名随从就往府城奔去。百姓中一阵喧闹，在红花会的鼓动下数十人也乘着马车跟了上去。

到了府城递上拜帖，或许是因为心砚没有给门包，一直在门外站了一个多时辰纳兰元述才把他招进府中，到了府中心砚大礼参拜后说明来意，纳兰元述听完后闷不做声的等了半天也不见心砚送上礼单，立刻冷哼一声回转内室，临走之前放下话来，协饷乃是陛下的旨意，心砚不卖力收取协饷就是对陛下不忠，若是不能按时手上银子他这知县就不用当了。

说完心砚被赶出府外，到了知府衙门外面，心砚直挺挺的跪倒大门口，口中大声的喊着，“还望知府大人体恤福鼎的百姓啊！还望知府大人体恤福鼎的百姓啊！”，此番作态让那些跟随心砚来到府城的百姓各个热泪盈眶，纷纷涌到门口劝说心砚起身。

纳兰元述的反应也没有让红花会的人失望，衙

门突然大开，几十个膀大腰圆的衙役飞快的奔出一阵乱棍将众百姓打的抱头鼠窜，更有几人被铁链锁拿抓紧衙门之内。就连心砚也被纳兰元述以煽动百姓威胁上官为理由狠狠地打了二十大板，心砚记得陈家洛的教导，不敢运起内力抵抗，二十大板过后鲜血浸湿了裤子，人也差点晕了过去。

本来四处逃窜的百姓得知了这个消息，纷纷不顾迎面而来的大棒，重新赶回衙门门口，从衙役手中将心砚抢了回来。见了心砚的惨状，那些百姓勃然大怒，拉住打板子的那几名衙役就是一阵好大，还是心砚好言相劝，这几人才留了条狗命。

众人搀扶着将心砚送上马车，一路细心呵护回到福鼎，守在县城的数千百姓顿时炸了锅；民心可用啊！陈家洛看着这些百姓的反应叹道，看来有时候作秀还是有些用啊！

ps：感谢六艺_、微明执政官的月票。

第二百六十二章造反前的最后准备

民心可用啊！要是纳兰元述这样的猪队友再多一些，大清剩下的日子可就不多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大清不是猪队友的官又能有多少呢？估计也就比晚明那些东林党强一点了吧？

“黄游击来问县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要不要他带人过来帮着大人处理下？”，正打算出去把这些百姓暂时安抚下去，有人来报。

“他是嫌营中的日子呆的太安稳了吧？”，打土匪黄奎不敢动手，可是对付百姓他就没有这么多顾忌了，在他看来百姓都是些胆小怕事的家伙，只要他的大军一到，这些人还不立刻做鸟兽散？再乘机抓一些人回去让他们的家人拿钱来赎人、在沿途打劫一番，这又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啊！而且事后知县大人免不了要送上一笔厚礼，这生意可比打土匪划算多了。陈家洛不用想也知道黄奎的打算，“先不理他，就说百姓已经被知县大人安抚下去了。”

扶着心砚起来安抚完百姓，陈家洛带着他回到内衙，无嗔大师已经接到消息带着程灵素和林漓在哪里候着了，这点皮外伤对于无嗔大师来说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情，敷上一层药膏，又留了张调养的

方子就急匆匆的赶往大学进行他未完成的实验。

“心砚苦了你了，这几日好生修养一番吧！”，陈家洛安抚道，把心砚放到后世还只是一个高中生的年纪，现在为了红花会付出如此之多，让他有些内疚，“如今福鼎大势已定，心砚你这次算是立下了大功！”

“能为少爷办事是小的的福分，眼下福鼎百姓的民心尽为我红花会所得。我受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呢！”，心砚突然被如此夸奖，一时变得不好意思起来。

“莫要再叫少爷，当初引你入会之后我们就都算是结义兄弟了！等咱们正式起事的时候你就恢复本姓吧！”，安抚完心砚，陈家洛又将今日黄奎主动跳出来的事情说了一遍。

徐天宏这些日子此处学习。对福鼎的势力分布已经了若指掌，听陈家洛说完略一思索就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总舵主，眼下福鼎县衙这边已经尽数落到了我红花会手中，四乡也都有红花会的人马，可以说整个福鼎除了桐山营之外都成了咱们的地盘。眼下起事在即，把这些鞑子的走狗放到身边似乎有些碍眼！”

“七哥说的是！”，陈家洛引出黄奎正是要解

决这个问题，“可是如今广东那边尚未动手。若是我们先行发动的话似乎也不太妥当。”

“此事可从两方面入手！”，徐天宏侃侃而谈，“眼下给广东的兵器火药已经装船完毕，不妨由属下走一遭，去广东见见天镜禅师等人，尽力让他们早些动手！另一方面总舵主这边也可以先调集人手将桐山营围起来，桐山营不过数百兵丁，去年围剿恶虎寨又折了一半；咱们会中有数千兵马。只要行动迅速，定能让他们跑不出一个人来！等围住了桐山营咱们先不打也不杀。只需将他们看好便是，日常若有公文来往也让那黄奎按老规矩报上去，如此一时半会想必鞑子也发现不了福鼎的异状！”

徐天宏的计划是暂时用大队人马把桐山营看管起来，让他们没机会去通风报信，同时维系正常的纸面工作以遮人耳目；“七哥说的的确是个好办法，只是咱们的士兵还要训练。哪有那么多的功夫陪他们玩耍！依照我的意思把他们全都抓起来，只留黄奎等几名主官守在营中，士卒都换成咱们的人；至于那些捉拿起来的绿营兵，挨个审问一番，若是未曾作奸犯科、还有改造希望的就编入咱们的新兵连；剩下的那些就都扔到高先生的矿山上去。

让他们去卖力气给自己赎罪！至于广东那边就照七哥的意思去办。”，虽然这些绿营兵大多数都是渣渣，但是渣渣也可以废物利用的么，到了矿山上，鞭子分分钟教他们做人！

大方向算是确定了，陈家洛到了兵营之中，和霍青桐一起召集起参谋部门，经过一个白天的讨论，拿出了详细的作战计划！桐山营吃空饷的情况本就很严重，再加上去年在恶虎寨的损失，营中只剩了两百来人。参谋部出于稳妥考虑拿出一千老兵来办这件事，几乎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二百多人还分布几处，再加上营中军纪松散，少不了有趣隔壁村踹寡妇门、进城逛妓院去赌坊的，要想全部抓起来还真有点麻烦。为解决这个问题陈家洛以心砚的名义借口昨日黄奎仗义相助送上猪羊酒水犒劳军队，总算是将绝大部分桐山营的兵马聚到了营房里。

经过一天的准备，就在这些绿营兵酒酣耳热的时候，两千红花会士兵带上兵器分作数队急行军向桐山营的各个驻点疾驰而去。等陈家洛带人闯入黄奎大营的时候，他还正搂着妓院送来的红姑娘睡的正香呢！将这些军官兵丁捆好之后按照名册一一核对，桐山营这次几乎被陈家洛一网打尽。

到了中午，剩下几个昨晚不在军营中的军官兵丁也纷纷被红花会的人马从妓院、赌坊等地一一揪了出来。陈家洛先把军官丢到一边，带着人挨个审问过去，凡是染上不良习惯、有劣迹在身的士兵都被送往矿山，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十人也被编入新兵连之中。

临走之时陈家洛还没忘了把他们的号衣拔下来给自己手下的士卒换上，不到一天的功夫，桐山营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等到把黄奎、马腊德等人带上来的时候，见了此情此景他们对陈家洛的话哪敢有异议，纷纷叩首归顺，以期陈家洛能饶他们一条狗命。为了保证这边不出漏洞，陈家洛专程把红花会中最为严苛的石双英调来作为看守，起码在短时间之内福建的官员们是不会发现桐山营的异样的！

第二百六十三章东风至

自从桐山营被拿下之后，整个福鼎变得忙碌起来，军营中教官的喊叫声响彻云霄，弹药的消耗量直线上升，一批批新兵迅速成长；海军这边已经接收了从英国海军哪里购买来的二手货，虽然只是三级战列舰，但这两艘排水量超过一千五百吨、火炮数量高达80门的战舰在台湾海峡根本找不到对手，唯一的问题是目前红花会还只能凑出一艘船的水兵，因此赵半山这段时间几乎将红花会中有过海上航行经验的会员一扫而空，但这些人要形成战斗力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好在有这么一艘巨舰就不用再害怕敌人从海上的进攻了！高类思和杨德望的工厂之中也是加班加点的生产火枪大炮还有火药，至于粮食，近一年的积攒已经足以满足红花会三年之用；大学那边吴思华除了根据陈家洛的意思编订新儒学之外，就是拉着那些从日本归国的海外明人起草反清檄文，至于戴震他只好装作没看见，一心钻研起微积分来，但是让他取得了不小的成功，陈家洛对此颇为欣慰。

“自从纳兰知府下达收缴协饷的任务已经一个月了，据我得到了消息，霞浦等其余四县已经交了

不少上去，唯独咱们还没有动静！听说纳兰大人极为不满，正谋划着派人来代替我收缴！”，例会上心砚在做工作汇报！

“能否拖延片刻？眼下七哥还没回来，若是纳兰知府派来的人激起民变，咱们就算不想也不得不起事了！”，陈家洛问道，现在福建的绿营尚未调动，起事的时机还没到。

说曹操曹操到。陈家洛话音刚落就有人来报，徐天宏已经回来了，正在门外等候召见；陈家洛连忙带着心砚、陆菲青、石双英等人迎了出去，出门看到徐天宏满面尘土，应该是刚到福鼎就赶来汇报，他连忙上前拉住徐天宏的胳膊。“七哥一路辛苦，快进来歇息歇息；心砚，去安排厨房做些小菜送上来，看样子七哥怕是还没吃饭呢！”

“总舵主不忙，咱们还是先进去再说吧！”，徐天宏眼角微微露出一丝笑意，跟着陈家洛回到会议室之中，见没有外人开口说道，“总舵主。属下幸不辱命已经说动天地会的诸位英雄起事！眼下天地会已经在广东大闹了一场，正转往惠州一带，哪里鞑子的兵力薄弱，正是大有作为的地方！想必用不了几日消息就会传到福建！”

“惠州府往北就是潮州府，潮州府和漳州府紧

挨着！”，陈家洛兴奋地站起来指着地图上的惠州府说道，“依照大清官员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性子，闽浙总督杨廷璋得知这个消息后定然会将福建的兵力调往南方。那时候就该咱们动手了！”

又过了半月，整个福建三成的兵力都被杨廷璋调往漳州府防备天地会。与此同时纳兰元述派来催缴协饷的人手也到了福鼎；心砚带着福鼎的大小官吏早早的到了城外十里等候。

“总舵主，知府派来的是他的师爷刘辉祖，还有户房的几位书办，随行的还有福宁府的一位游击，领着二百来号兵丁！”，前去打探的人向陈家洛汇报。

点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待汇报的人走后陈家洛向心砚和陆菲青说道，“看来这位知府大人是打算给咱们来硬的啊！”

“不怕他硬，就怕他不够硬！”，陆菲青笑笑说道，“这一个多月整个福鼎的百姓都知道知县大人为了他们死死地扛着知府大人的命令。若是他们稍微干出点出格的事情，咱们正好借着民愤光明正大的起事！”

“这纳兰知府估计也是猜到了咱们的心思，专

门派人给咱们送东风来了！”，陈家洛也配合着陆菲青开起了玩笑。

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刘师爷带着知府大人的手令气势汹汹的来到他们面前，看到这么多的人连轿子都不下，直接让心砚带着他们去了县衙。到了县衙，再次拒绝了心砚为他们接风洗尘的邀请，让游击带来的兵丁接管了县衙的防务，从福鼎县衙的户房之中抄出福鼎县的户籍册子，竟然是打算抛开福鼎的官员亲自收缴协饷了！

红花会对他们的打算早有预料，县衙内违禁的东西早就清理的干干净净，由红花会会员假扮的衙役、书吏等也不反抗，任由他们将县衙弄得乱七八糟。

“临行之时知府大人说了，严知县年纪尚轻，怕是容易被这些刁民蒙骗，故而将学生派来为严知县解忧！”，刘师爷说话间还算给心砚留了点面子，翻开户籍册子慢条斯理的说道，“咱们今日就从县城收起吧！劳烦严知县派两个熟悉本地的衙役过来，咱们照着册子挨个叫人来交钱！”

心砚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做出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陈家洛丢过一个眼神，堂下站出两个獐头鼠目的衙役，“大人，我二人乃是本地人，对本地

事务还算熟悉！”

“就你们两个了！”，刘师爷手指在户籍册子上缓缓移动，一口气念出十个名字，他来之前已经打听清楚，福鼎并没有什么惹不起的豪门大户，故而丝毫不做避讳，“路游击，你和这两个衙役去把这十户人全家都带到大堂上来！”

不一会儿十家人哭嚎着被如狼似虎的兵丁们揪到大堂之上，刘师爷直接开出了一个人五两银子的夸张价码，这些人都是些小门小户，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银子，说不得只有拼命磕头哀求了！刘师爷丝毫不为所动，“看来这些刁民不打是不行的了，来啊先押下去一人二十大板伺候！”

旁边的衙役纷纷露出不忍之色，竟无一人行动；路游击冷哼一声亲自带人将这些百姓拉下去打板子；刘师爷又念出了十户人的名字，不到一个时辰，就有一百多户人家挨了板子被羁押在县衙之中，县衙外面更是被闻讯而来的百姓堵得严严实实。整个福鼎就好像一个火药桶，只要一颗火星就会爆炸！

ps：好奇怪，俺这本书和第一本的推荐数差不多，怎么订阅只有三分之一？

第二百六十四章爆发

刘师爷似乎也觉察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不过他并未将局面看的很严重，按照他的想法眼下我大清虽然出了些乱子，但自己带的这些大兵可不是吃素的，给这些刁民一百个胆子他们也不敢生事！出于稳妥起见他叫过路游击耳语一番，路游击点点头出了大堂招手叫过二三十号亲兵大摇大摆的走到县衙门口。

刘师爷看到路游击带人出去了，重新拿起惊堂木，“来人呐，打完板子的刁民若是还不交钱就拉到外面关进站笼里去！看他们的骨头究竟有多硬！”

“刘师爷！万万不可啊！”，心砚似乎是再也忍耐不住，起身拱手求情道，“刘师爷，这些百姓个个带伤，若是进了战笼怕是有性命之忧啊！”

“严知县果然是体恤百姓的好官啊！”，刘师爷讥讽的看着他，以他多年帮人做幕僚的经验来看，像心砚这样心里只有百姓没有上官的官员是干不了多长时间的，眼下这协饷可是陛下最关心的事情了，他还试图阻拦，就算是他身后站着和珅也没用！刘师爷心中已经给心砚的官场生涯画了句号，

言语中也没了恭敬，“只是这协饷乃是陛下的旨意，莫非你敢抗旨不成？来人，既然严大人不忍心看这些刁民受刑，就请严大人下去歇息吧！”

说话间竟然要将心砚支开，心砚在堂上的时候这些百姓心中好歹有个念想，知道这位知县大人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打死，刘师爷使出这一招顿时击中他们的要害，一个个哭喊着哀求心砚留下来。刘师爷见自己的招数起了效果，忙再次喝道，“快请严大人下去！”

“哼。本官自己会走！”，心砚怒气冲冲的一甩袖子，背着双手出大堂往衙门大门外走去。

见到心砚出来，门口聚集的百姓仿佛有了主心骨，纷纷下跪，口中哀嚎着。“严大人，救救我们啊！我们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啊！”

“各位父老，快快请起！”，心砚在福鼎已经一年了，天长日久下来对这些百姓也有了感情，看到他们惶恐的样子不由得泪流满面，“严某无能，无力为诸位做主，协饷乃是朝廷的旨意。严某不过是个小小的七品知县，实在是没有办法啊！”，说完取下顶戴扑通一声对着百姓跪了下去！

“严大人！”，这一年的时间心砚在民间刷了不少声望，百姓对他崇敬有加，见他下跪顿时也都

跪了下去，后排有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也纷纷涌到前面，场面忽然乱了起来。

“老天爷啊。你开开眼吧！放我们一条生路吧！”，心砚的话击碎了这些百姓心中最后一点希望。几名老者绝望的嚎啕大哭起来，受此感染现场哭声一片。

这时候路游击还好死不死的给火上加了把油，他带着几名受刑过后的百姓出来，后面还拖着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站笼，见跪下的百姓挡住了自己的去路，挥起鞭子乱抽起来。一边抽一边骂道，“你们这些刁民莫不是想要造反？等我收拾完这几个再来收拾你们！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挨个给我上堂领板子去！”

“爹！爹你怎么了啊！”，这时候人群中传来一声嘶声裂肺的叫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从人群中挤到前面。抱着一个被绿营兵丁押送的老者哭喊道，“爹，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啊！”

“呦呵，没想到还有漏网的！”，路游击笑呵呵的凑到小姑娘身边，伸手勾住她的下巴打量一番，“虽说黑了点，模样倒还不错，走，跟爷回去爷就让人把你爹放了！爷加里有的是钱，保你今后吃香的喝辣的！”

“放开你的狗爪子！”，一名大汉紧跟着小姑娘挤到前面，看到路游击的手摸到了心上人的脸上，那还忍耐的住，一巴掌就把他的手打开。

果然还是爱情的力量大啊！陈家洛在后面感慨道，他本想着让红花会的人挑起事端，眼下看来却是不用了！忙打出几个手势，人群中几名身材结实的汉子又往前挤了挤，隐隐的将路游击等人围住。

“大胆刁民！莫非想造反不成！”，路游击失了面子顿时勃然大怒，从腰间抽出腰刀对着那名汉子，“跪下给爷磕头，爷饶你不死！”，同时一把把小姑娘拉入怀中。

看着眼前的雪亮的长刀汉子犹豫起来，“宝仔哥，你快走吧！别管我了！”，这时候小姑娘眼泪汪汪的哭道。

姑娘的哭声就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般，瞬间点燃了汉子的怒气，不管不顾上前一步左手握住路游击的胳膊，右手攥起醋钵大的拳头迎头便打！

“好！打得好！打死这些狗官！”，人群中的红花会会员见状立刻喊道，喊完后挤到前面就住这些绿营兵丁的衣襟迎面就打！后世的研究证明，一群人总是比一个人敢于冒险的，受红花会会员和那

名汉子的感召，本来就怒气冲天的百姓也纷纷涌了上去，不一会儿这些绿营兵丁就陷入人群的包围中，慌乱之中有人拔出长刀，这更加剧了百姓们的怒气，红花会会员施展开小巧功夫将长刀夺下塞到一旁的百姓手中，那百姓想也不想就劈了下去、

“啊！”，“饶命啊！”，“你们这些刁民不怕掉脑袋么！”，绿营兵的惨叫声，求饶声，怒骂声混成一片，然而这时候说什么都迟了，二十来名兵丁和路游击被愤怒的百姓们活生生的打死在了县衙门口。

等百姓们醒转过来的时候，看着这些尸体和自己身上的血又忐忑起来，他们转过头来看着心砚，心砚也是一脸的苦涩，“众位乡亲，快跑吧，这杀官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乘着现在还有时间赶紧能有多远就跑多远吧！”

“跑？我们又能往哪里跑？”，最先向路游击动手的那名汉子护着小姑娘苦涩的笑着。

“干脆，我们反了他娘的吧！”，人群中终于有人说道。

“对，反了他娘的！反正也活不下去了！”，更多的人相应道，百姓们的怒气终于爆发开来！

第二百六十五章初步计划

“罢罢罢！朝廷无道，今日我也跟你们反了吧！”，心砚将顶戴掷在地上，狠狠的踩上几脚，挽起袖子一挥手，“纳兰狗贼派来的师爷还在县衙中，大伙儿跟我去收拾了他们！”

“打死这伙不把咱们当人看的狗贼！”，红花会的会众们立刻响应，几十个武艺出众的会众挤到心砚身后，跟着他冲进县衙。那几十个特种兵此时早已就位，或占据有利位置进行狙击、或在人群中游走伺机刺杀，那些绿营兵的训练荒废已久，若是欺负下老百姓还有几分本事，对上武林高手就完全成了战五渣，二百来名绿营兵丁不到一个时辰就被红花会和百姓们干的干干净净，刘师爷也被留在衙内的陆菲青一举擒获。

“大人，饶命啊！我也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啊！”，看到心砚和陈家洛进来，刘师爷连声哀求。心砚看了看陈家洛，只见他不动声色的点点头，心砚当下明白了他的意思，“把他先押下去严加看管，说不定日后还有用处！”

“心砚你先去安抚下百姓吧，现在群情激奋，若是演变成打砸抢就不好了！”，陈家洛今日心潮

澎湃，多日的筹备终于见了成果，红花会从今天开始就要光明正大的竖起反旗了！“待百姓们散去之后，马上召集红花会所有中高层会员开会，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

“是！”，心砚领命而去，半个时辰后大多数百姓已经散去，剩下一些还心情忐忑的守在门口等着最新的消息。今日县城发生了如此大事，红花会几乎所有当家的都放下手中事务呆在城里观察局势，因此召集他们并没有花多长时间。

县衙的大堂中，正面的墙壁上高悬着福建省地图。陈家洛坐在上首，下面两排太师椅一字排开坐着红花会的几位当家和苗人凤、林震南等盟友，后面的长凳上则坐着红花会的新一代精英，这些人经历了陈家洛的培训和大学的学习，眼界要比那些老人开阔许多。

“今日召集大家来是为了商讨下一步的计划，眼下时间紧急我就先把我的方案说出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陈家洛起身拿起一根细棍指着背后的地图说道，“下一阶段咱们首先要拿下福鼎、福安、寿宁和福宁府，然后以此为届将鞑子挡在门外，再进行休养生息，这三县一府的人口加起来也有几十万，又能扩兵两万，再加上我们已有的兵

力，有三万人足矣荡平福建。等打下福建练出十万兵马就是咱们和鞑子南北割据的时候了！”

“总舵主，福宁府本有四县一府，为何留着宁德不打？”，赵半山问道。

“呵呵，这个青桐你来解释！”，陈家洛把木棍交到霍青桐手中。

霍青桐也不推辞，此计划也是她和参谋部研究多时的结果，她轻轻点着地图上的几个点解释道。“诸位当家请看，等咱们打下这三县一府后北有南雁荡山。西有鹫峰山，南边是霍童溪，东边则是大海，这两山一溪将咱们的地盘紧紧围住，乃易守难攻之势，咱们对付起鞑子也能轻松许多；而宁德在这个范围之外。又靠近福州府不利防守。故而不如暂且放一放！”

“原来如此。”，赵半山恍然大悟，随后笑笑道，“多谢霍参谋长为我等解惑，我也是心急了。恨不得马上就打过京城去。”

“而且眼下天下烽烟四起，咱们只打下三县一府还能稍微麻痹下鞑子，让鞑子依旧把战略中心放在东北和山东、河南，给咱们稍微留些休养生息壮大自己的时间！”，陈家洛补充道，“现在咱们的实力还很弱小，不宜和鞑子发生大规模冲突！”

“总舵主考虑的周到，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这剿灭鞑子也得一个县一个县的来！”，徐天宏点点头说道，“等咱们把福宁府消化干净，就一个府一个府的来！要是打下福建，咱们再一个省一个省的来，稳扎稳打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又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陈家洛继续说道，“既然大伙儿都同意了，那咱们接下来就说说怎么打福宁府！霍参谋长，麻烦你把作战计划给咱们说一说！”

“是，总舵主！”，霍青桐取出做好的计划，对照着地图细细的把计划说了一遍，这次众人的反应要强烈许多，纷纷踊跃的要求打头阵。

“诸位哥哥不必争吵，此次不过是牛刀杀鸡，还用不着诸位哥哥出手。”，陈家洛看了看，尤其是以章进、杨成协等人叫的响，“既然诸位哥哥请命，那小弟就让诸位哥哥打头阵好了！不过以后的大战就不劳诸位哥哥了！”，现在红花会的军队中，个人的武勇几乎没了用处，这些人参加到战斗中只会大乱原有的计划，今天就让他们在舞台上进行最后一次演出吧！

“日日盼着造反，这真造反了我等兄弟却没了用处！”，章进忍不住发着牢骚，他没读过什么

书，除了武艺之外又无一技之长，在到了福鼎后的确找不到多少事情干，杨成协和蒋四根也是差不多一样。

哎，现在已经不是你们的时代了，不懂文化迟早是要被淘汰的！可是这些人资历和人望都在，若是不处理好他们倒也是个麻烦！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已经离开了，若是这些人也要闹离开的话，传出去或许会被人说是没有容人之量，对自己的名声始终有些不利。还是得给他们找个去处啊！陈家洛略一思索有了安排，“十哥若是觉得闲不妨去军营中走一遭，眼下四哥正在那里练兵，十哥下来后和四哥聊聊，或许有些收获。”，想打架的话就去当特种兵吧！说不定这才是适合你们的舞台。

一切处理完毕，陈家洛大声说道，“林虎、耿晨，带上你们的部队，按照霍参谋长的安排行事！十哥，这夺门的重任就交给您了！”

ps：感谢嘿嘿呀——250、便感来袭的月票，感谢无名无天的打赏。

第二百六十六章占领福宁

桐山营的大门哗啦一声打开了，陈家洛带着章进、杨成协、蒋四根等人直直的往关押黄奎的营帐走去，进到帐篷里面，黄奎揉了揉眼睛，连忙佝偻着腰跑过来，陪着笑脸打了个千，“罗先生，您来了！”

“是啊！”，陈家洛大马金刀的坐到了帐篷上首，“想着黄大人您在这呆的久了，怕是有些闷了，所以今儿个来是放你出去的！”

“放我出去？”，黄奎听到这话却无半点喜色，陈家洛之前所干的事情堪称大逆不道，那会任由他出去散播消息，一念至此黄奎的冷汗就冒出来了，出去之后恐怕就是自己丧命的时候了吧？忙噗通一声跪下膝行到陈家洛身边，抱着陈家洛的靴子哭号道，“罗先生，您就饶了我一条狗命吧！我保证安安分分的待在营中，绝不生事！”

“想什么呢你？要宰你我早就宰了，那还会留到今天！”，被个男人抱住脚哭号可不是什么美好的享受，陈家洛一脚将他踹开，“今天你去给我办一件事！只要办好了，我就把你放了，虽说不能再当官了，不过你这些年应该攒下不少钱了吧？回家

当个富家翁还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没时间给你考虑，就是做和不做两个选择？黄大人你会怎么选？”

“做！小的愿意做！”，黄奎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腆着脸问道，“不知罗先生打算让小的办什么事情？不怕罗先生笑话，小的是个废物，若是紧要的事情怕是帮不上忙！”

哈，没看出你太挺诚实的么！要是我大清的官员都像你一样识时务就好了，陈家洛拍了拍他的脑袋，“不怕。此事不难，把你的人叫上几个，然后带我去看看你们存放号褂的地方！”

号褂？黄奎来不及多想，立刻带着陈家洛来到库房，打开后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查看一番拥有五百多人的桐山营。此时的库房里竟然只剩下了两百多件号褂，而且大多都是破烂不堪的玩意儿。“嘿嘿，漂没！漂没！这都是历来的规矩，我不过是萧规曹随罢了！”，见陈家洛面露不悦，黄奎连忙解释道！

“罢了，差不多够用了！你也换上铠甲，和我走一趟吧！”，陈家洛皱着眉头说道。

第二日凌晨。天边刚刚露出一丝鱼肚白，福宁府城外突然马蹄声大作，一队人马急匆匆的往城门

口奔来，守城的兵丁揉着眼睛骂骂咧咧的站了起来，“狗日的又是那路人马要调到南边去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打扰劳资的美梦！”

“好像有些不对！”，一名千总皱起了眉头，“那伙人是打北边来的。没听说北边的人马要调往那边啊？”

“来人止步！再靠近就要放箭了！”，千总站出来大声喊道。

“别放箭！我是刘师爷啊！”。一个老头大喊道，千总定睛一看，刘师爷正在一名驼子的护送下往门口奔来！

“还有我，我是桐山营游击黄奎！有紧急军务要给知府大人汇报！”，黄奎也大声喊道，身旁一名彪形大汉正为他牵着马匹。

“有何紧急军务？天不亮不能看门这是军规！刘师爷若是急的话我这就命人放吊篮下去接你上来！”。千总心中仍然有着那么一丝警惕！

“耽误大人的事你吃罪的起吗？福鼎县的林家堡已经反了，我等好不容易才跑出来，追兵就在后面，快放我进去！”，刘师爷话音刚落。身后远方就亮起了一点点的火光。

“快开城门！你想坐视我等被贼人歼灭么？这

可是杀头的大罪！”，黄奎也急的大骂起来！
看来是真的了，千总见刘师爷身后的火光越来越多，当下顾不得多想连忙下令打开了城门，城门刚打开一半，这些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溃兵就蜂拥而入，把刘师爷和黄奎都挤到了后面！“刘师爷！刘师爷！您在哪儿啊！”，这时候千总也下到城门口等着巴结刘师爷。
“这里没有什么刘师爷，倒是有你的章爷爷！”，随着一声大喝，一根狼牙棒照着千总的脑袋就砸；这不是刘师爷旁边的那个驼子么？这是千总临死前的最后想法。
好久没有动手了，章进将狼牙棒舞的如同风车一般，周围的士兵挨着就死、蹭着就亡，城门口很快就被他清出很大一块空地来！
“十哥！快住手！现在都是咱们的人了！”，正杀得过瘾，一根铁桨挡住了章进的狼牙棒。
攻打福宁最大的障碍就是这堵城墙了，眼下城门口被骗开，福宁就等于是陷落了一半！四千大军在林虎和耿晨的率领下鱼贯而入，根据之前的计划很快占据了城中的各个战略要地，同时守住了东西北三个大门，唯独留出了南门！
“依你们来看，此次夺门之战有何不足？”，

城墙上面，赵半山问着自己身边的一个年轻人。

那年轻人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冲击城门的时候队形有些乱，无人防备城墙上方的高点；入城之后只顾着前冲，没人清理城墙上的敌人；在城门口只顾着自己杀的痛快，反而阻挡了自己人前进的道路……在我看来这些人除了武勇一无是处！”

“你啊你，还真不给这些长辈留面子！”，赵半山半是欣慰半是无奈的苦笑道。

“敌人可不会想着给咱们留面子，总舵主说了，特种兵就是要一击必杀，不给敌人留下一丝机会！”，原来此人是赵半山训练出的特种兵，专业人士看不上半吊子也是应有之意。

到了午时，整个福宁全都落到了红花会手中，城中为数不多的兵力在红花会的大炮火枪轰击之下几无抵抗之力，稍微挣扎了一番就四散而逃。“总舵主，此次行动大获成功，福宁府的绿营已经被一扫而空，城内已经全部被我军控制，可惜让那狗知府跑了！”

“没关系，我是专门留了南门让他跑的，不然的话他哪能逃出去！”，陈家洛笑道。

第二百六十七章势如破竹

见陆菲青等人露出不解的神色，陈家洛解释道，“这纳兰出身不俗，在朝堂上很是有些关系，又知道咱们和和珅的关系；此次失落辖地后为了推卸责任肯定要狠狠的咬和珅一口，一个无用之人能给朝廷制造些麻烦，又有何乐而不为呢？”

众人这才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陈家洛摆摆手继续说道，“这纳兰不过是个闲子，有用固然可喜，没用咱们也没什么损失，眼下还是先把福宁府彻底掌握到手中再说！以我的估计，福州驻防八旗不堪一战，福建绿营不过七万，又多只能驻防本地无法跨境作战，按照四嫂的情报整个福建最多能抽出两万兵力，加之还要防备南边，能拿出一万人就顶天了，所以短时间内咱们还不用担心鞑子的大股兵力。”

正说话间霍青桐进来汇报，满清的福宁总兵已经被杀死，福宁府城的绿营兵也被一扫而空，林虎和耿晨正带着各自的兵马按照计划往其他几个县城杀去。霍青桐则带着剩下的人马清扫府城周边的零散清兵，汇报完她请示道，“本地民风彪悍，乡下多有大户人家编练壮丁，若是这些人不服咱们的管

教怎么办？”

“咱们连清兵都杀了，还怕这些土财主么？”，陈家洛冷笑一声，虽说自古以来凡是起事都要拉拢地主阶级才能成功，但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若是仍旧利用他们，那么将来即使夺取了天下，统治阶级中充斥着腐朽的地主，也不利于自己要进行的工业化改革，与其成事后再清理一遍还不如从开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不过眼下自己的势力相对还很弱小。稍微讲点策略也是应该的，“林堡主在福建交游广阔，让林堡主派出些人手跟着大军一起行事，若是他们识时务、肯把土地交出来的话，咱们也不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优待，无论是参股到赵当家的海贸还是从高先生哪里获取技术开办工厂都由得他们。”。无论是他们改行做海商还是成为工厂主陈家洛都不介意，只要不继续守着土地靠盘剥百姓发财就好。

霍青桐领命而去，心砚接着汇报道，“总舵主，眼下福宁府已经落入我们手中，鞑子的官吏死的死，跑的跑，咱们还是得找些人把架子搭起来才是。”

“嗯，这新的福宁知府还是你来当吧！”。陈家洛点点头，“你在当地名声颇好，有你出面也能

稍微安抚些人心，至于其他几个地方的知县就从前段时间一直跟着你学习政务的学员中选吧！其他各个部门的辅官也都从这些学员中选！”，陈家洛暂时还不打算打出红花会的旗帜，他知道红花会对乾隆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一举措在明眼人看来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但只要不直接挂出红花会的旗帜。乾隆哪里的压力就能稍微小一些，他也可以假装没看到。从而继续把主要兵力集中到东北和山东。

陆菲青听了半天也没听到陈家洛有召集贤才的计划不由得提醒道，“总舵主，自古成大事者无不以纳贤为重，这福宁府不得志的士子还有不少，里面或许有些贤才，咱们不妨贴出招贤榜广纳贤才。或许会有收获。”

“眼下咱们不过才掌握了一府一县，在这些士子看来咱们或许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朝廷的大军剿灭，又有谁会来从逆呢？”，陈家洛自嘲的笑笑，“再说了他们学的那一套对我并无太大用处。眼下咱们的地盘还小，就凭红花会这些人手还照看的过来。”

陆菲青闻言皱了皱眉头，他虽然出身道家，但道门发展了这么多年，早已融合了儒家和佛家的思想，在他看来治国还是需要儒家，稍一思索就继续

劝道，“总舵主，咱们终究是要争夺天下的，红花会人才虽多，但天下如此之大，光凭借红花会的人手怕是照看不过来，这些事情应该及早考虑才是。”

是啊，红花会说起来有十来万人，可能称得上人才的又有多少呢？现在一个福宁府还照顾的过来，不需要多长时间，只是一个福建省这些人就不够用了！可是儒家的这些人陈家洛实在是不想用啊！哎，也不知道吴思华的新书编写的怎么样了！陈家洛一阵头疼，“道长说的有理，只是此事操作起来颇为复杂，我还得好好考虑一番！”

接收府库、统计收获，这次征收上来的协饷还放在府库中尚未运出，倒是便宜了陈家洛，福建省给福宁府分了四万两，可是现在福宁府的库房中，除去福鼎县没有缴纳之外，光是其他几个县就交上来了五万两，这当官果然是容易发财啊，可惜纳兰元述尚未享受就全部便宜了陈家洛。再加上历年的积攒和抄没福宁府官员的家财，红花会大大的发了一笔财，已经足以支撑短时间内福宁府运作所需了。

整理户籍、统计福宁土地归属情况，筛选官府中剩余的官吏，罪大恶极的拉到行刑地斩首示众，

罪恶较轻的按律处置，少数一些老实的在参加学习班通过考核后根据个人能力重新安排职务，再加上军队的震慑，福宁府很快重新恢复了秩序。

七天后，林虎和耿晨分别传来消息，福安、寿宁、周宁三个县也已经落入到红花会手中，除去行军和传递消息的时间，攻打这三个县城连一天都没用到，真是堪称势如破竹啊！这三个县的官员陈家洛早已安排妥当，三位在学习班表现优异、并且在福鼎县政务实习中有着突出贡献的青年才俊获得了这三个县的知县职务，他们在接到命令后带着红花会给安排的团队快马加鞭往各自的任职地奔去。

经过一年的准备，眼下总算是打开一个小小的局面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将这块地盘牢牢地掌握到自己手中，同时准备应对清军即将到来的攻击；这第一波的敌人会来自哪里？陆地上还是海面上？

ps：感谢帝王就是我的月票，看到还有人追俺的书俺很欣慰

第二百六十八章击溃

福宁府陷落的消息很快震动了整个福建，闽浙总督杨廷璋，福建巡抚吴士功和福州将军新柱，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福建陆路提督马负书等重臣难得的聚到了杨廷璋府上，共同商议解决方案，此事厅内气氛非常压抑，福宁府的失落将众人压得抬不起头来。

“哼，辖地尽入贼人之手，他竟然还有脸跑到福州来！这守土有责四个字只是说说而已么？”，福建巡抚吴士功的话打破了沉默，他把矛头指向了福宁知府纳兰元述。

“纳兰知府方才上任多久？看这伙贼人的声势，他们谋划造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看前任知府李拔才是坐视贼人做大的罪魁祸首！”，新柱和纳兰元述都是满人，七拐八拐的还能拉一些关系，这次又收了纳兰元述的钱，加之他历来看不惯吴士功自命清高的样子，直接出言为纳兰元述推卸责任，顺便还敲打了吴士功一下，既然李拔有责任，他这个福建的最高行政长官就完全无辜么？

“好了，现在不是争论这些的时候！”，杨廷璋一阵头疼，福建出了如此大事纳兰元述免不了受

惩罚，自己和吴士功也未必能够轻易脱身；现在最关键的是收复失地，要是能在朝廷的出发诏书下达之前收回福宁，或许自己的责任能稍微减轻一些，“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收复福宁，新柱将军、黄提督、马提督，你们能抽出多少兵马？”

“眼下广东海盗不断骚扰漳州府，台湾府也不太平，水师的船只多在此两地防范贼人！”，黄仕简先诉了半天苦，林家堡的海盗在福建颇有名气。现在福宁落入敌人手中，要说那些海盗没有投贼黄仕简是不信的，自己水师中的情况自己知道，要他们欺负些商船，打打小股海盗还差不多，去和那些积年老匪硬拼可就不一定了。福宁不是容易啃的骨头，可是不出击也交代不过去，黄仕简接着说道，“下官现在能调出大船二十艘，小船六十艘，水兵四千助战；保证能封锁住福宁海面，不让一个贼人从海上逃走。”，他已经把自己摆到辅助作战的地位上，等到开战后他打算把船队放的远远地先行观望。若是陆路打了胜仗，自己可以冲上岸捡便宜，若是陆路败了自己也能尽快脱身不至于损失惨重。

众人将视线转移到马负书身上，福州驻防八旗不能轻动，眼下作战的主力只有靠他了，马负书来

之前早就把福州绿营的兵力数了又数，见总督大人问话立刻汇报道，“现在福宁绿营全军尽墨。台湾府的兵力路途遥远，漳州府、泉州府、汀州府要防备广东天地会的逆贼北上。因此只能从福州府、永春州、延平府、兴化府、建宁府和邵武府几处调兵；末将打算兵分两路，邵武府和建宁府两地抽出五千兵马从西向东由赤岩镇攻打周宁，作为牵制敌军之用；末将亲自带领亲兵下辖延平府、永春州、兴化府和福州府四处一万兵力从南向北攻入福宁。”

新柱一听有一万五千人，眼睛转了转，自己在福州将军任上已经不短时间了，本想着凭借上次为乾隆烧毁少林寺的功劳能动一动。可直到现在也没见动静。要是把握住这次机会，再去朝中活动活动，就算不能升官，调到杭州这样的富裕之地也好啊！一念至此立刻开口说道，“哼。福宁的绿营被那些贼人一击即溃，其他地方的又能好到哪里去？要说这打仗还得靠咱们满人！本将军打算带一千八旗精锐出战，保证马到功成！”

“将军还需慎重啊！”，马负书听完这话满头大汗，就算这次未能收复福宁他也不一定会倒霉，要是这些八旗大爷损失几个，他可就得割脑袋偿命

了！一个执意要去，一个好言相劝，吵闹了半天马负书还是没能说服新柱，于是攻打福宁的队伍中又多了一千多八旗大爷，领军之人自然换成了地位更高的福州将军新柱。

说完进军的事情，五个人又仔细商讨了一番请罪奏折的写法和议罪银的数额，这才各自散去回去准备书写奏折和筹备进军事宜。

听起来一万六千人并不多，可是人马分布各地，兵马出动又要粮草饷银，整个福建忙碌了个把月才把这些人马调齐，而且这一万六千人还只是纸面上的数字，要说实数的话，能有一万两千人就算是马负书手下的军官廉洁了！

在福州城外整顿兵马又花了几天时间，新柱和马负书这才领着大军往福宁府杀去，沿途八旗大爷带着绿营兵丁四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百姓苦不堪言。红花会早已接到敌军来袭的消息，在满清大军必经的霍童溪设好阵地坐等敌军到来。

“总舵主，敌军预计三天后到达预订阵地，我军现在除了一千人驻扎在周宁防备西边来的清军外，各地驻防还要一些士兵；此次作战一共能拿出四千兵力！”，霍青桐汇报道。

“一对三的局面啊！”，陈家洛脸上不见丝毫

紧张，“只要这次打退敌军，无论是西边的人马还是海上的水师都会知难而退；咱们这次务必要把这一万多人都留在福宁，福建兵力本就不多，只要打好这一仗，起码能给咱们留出半年的时间将福宁彻底消化！”

“参谋部已经做好方案，保证这些敌军有来无回！”，霍青桐信心满满，福建这些绿营兵的战斗力比起兆惠的大军可要差远了，兆惠的军队和红花会目前的人马比起来都没有胜算，更何况是这些渣渣。神马，你说八旗？如今早已不是刚入关的时候了，指望他们打仗那是做梦！

三天后，大战开启，红花会先是大炮齐鸣轰开清军阵地，接着火枪齐放，清军一触即溃，不到一天的功夫，一万两千绿营和一千八旗几乎被全数歼灭，三千多人丧命，六千多人被俘虏，逃回福州的只有两千多人。

第二百六十九章满汉有别

“这六千多俘虏里有汉人五千多人，满洲鞑子接近一千人，只是让马负书和新柱两个狗贼跑了！”，参谋拿着册子向陈家洛等红花会高层汇报工作，“目前这些人已经全部关押在临时牢房之中，我看他们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参谋部的意思是得及早拿出个解决的章程出来，若是时间久了，恐怕容易生变！”

“关于处置这些俘虏，诸位有何想法？”，黄仕简的水师得知陆路失败的消息后早已退去，从西边来的五千绿营更不堪战，在马负书大败后连退三十里；在接下来的半年中福宁府几乎不用担心受到大股清军的攻击了，红花会用手中的枪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

“照我的意思这些汉人都送去黄先生的矿山上开矿，鞑子都杀了算了！”，骆冰对鞑子恨之入骨，因此选择的方法比较激烈。

“眼下正是扩军之际，这五千多绿营或许能给咱们补充一二，总舵主不妨派人去筛选一番？”，赵半山是生意人出身，总觉得这么多人全部拉去开矿太浪费。

他俩之后红花会的几位当家又提出几个不同方案，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绿营兵身上，对于那些八旗则一致同意全杀了，见陈家洛久不做声有人问道，“不知总舵主有何打算？”

“我的想法呢首先要利用这些人在福宁府搞个胜利大阅兵，把这些俘虏都拉出现给福宁的百姓看看，一来可以展示咱们的实力，震慑宵小，二来可以在百姓之中树立信心，为接下来的政策实施和募兵打基础。”，若是那些百姓之前还想着清军很快就能收复福宁。那么见识了这么多的俘虏后他们恐怕要考虑在红花会的长期统治下生存了。

“至于阅兵完了么！”，陈家洛接着说道，“这么多人若是直接杀了也太浪费了，而且自古以来杀俘不祥，咱们不妨可以通知杨廷璋他们，让他们拿银子来赎回这些俘虏。”

“这不成了纵虎归山？恐怕后患无穷啊？”。陆菲青有些犹豫。

“呵呵，他们也配被称为虎么？”，陈家洛笑着解释，“诸位不妨想想，这些人被赎回之后，即使鞑子放心让他们再次上战场，他们在遇到我们的时候知道就算投降了也不会死，还会下决心和我们死拼么？况且依照这些鞑子官员的德行，他们怕是

舍不得把这些人全部赎回去。八旗那些满人他们不敢不赎，至于这些汉人绿营，谁会管他们的死活？”

“如此以来既可以削弱敌人的作战决心，还可以离间满汉士卒的关系。”，霍青桐附和道，“只是这些鞑子就这么轻易放过似乎有些可惜了！”

“只是暂时放过罢了，以后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了！”，陈家洛解释道。“等咱们有实力占据整个福建的时候，就是和鞑子算总账的时候了。到时候一个也不会放过！”

商讨了一番，众人还是接受了陈家洛的方案，从俘虏之中选出两满两汉两名不大不小的军官放了回去，身上还带着红花会给杨廷璋的信。

“满人士卒一名三十两，外委把总六十两，外委千总一百两。把总一百五十两，千总两百两……汉人士卒一名十两，外委把总二十两，外委千总五十两，把总八十两。千总一百二十两.....”，四名俘虏跪在堂中念着陈家洛给俘虏们标出的不同价码，堂上的杨廷璋、吴克功、新柱等人面如死灰，经此大败他们的前途一片灰暗，这封信倒是稍微燃起了一丝希望。

要是把这些人全都赎回来，自己的责任就能少

一些，然后在奏折上耍耍花样，再送些银子说不定这一关就能蒙混过去；听完后杨廷璋挥挥手让那四个人退下，手指轻轻敲着桌子问道，“诸位怎么看？这些贼人玩的什么花样？”

吴克功摇头苦笑道，“这些贼人既然有此打算，恐怕不会只派出这四个人，想必用不了多久那些俘虏的家中也会知道这个消息；咱们得迅速决断才是。”

“眼下咱们能拿出多少钱？”，这里面压力最大的就是新柱了，汉人士卒还好说，这些八旗平日里和他同住满城之中，稍微拐个弯就能和他家拉上关系，听说他家现在都让人堵上了，各家的夫人、女儿在他家哭的山响。

吴克功和杨廷璋对望一眼，最后还是杨廷璋说道，“眼下库中还有些银子，可是现在用钱之处颇多，最多能拿出十万两银子操办此事！”

“十万两银子可不够全把这些人赎回来啊！”，新柱默默地算了下，方才俘虏念的信中已经说了身上有勋职的赎金加倍，这些满人八旗身上可少不了这些，十万两也仅仅够把那一千多八旗兵赎回来而已。

众人再次沉默，良久之后杨廷璋咳嗽了声说

道，“贼人的话也不能尽信，咱们不妨先拿出些银子赎回一部分士卒，若是真的成了再凑钱赎回下一批。”

先赎回那些人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杨廷璋的话算是给了众人一个台阶，新柱第一个响应，接着黄仕简、吴克功也表示赞成，马负书就算心里有气也只能忍着了。

三日后，杨廷璋派出的信使带着福建官府的回复来到福宁府，正好赶上盛大的阅兵献俘仪式，威武的红花会士兵和那些垂头丧气的俘虏形成鲜明对比，整齐的队列、冲天的杀气惊得信使两腿战战、几欲晕倒，周围的福宁百姓也看出来了，短时间内朝廷是没办法收回此地了，再想到这些日子里红花会对他们秋毫无犯，心中隐约的觉得似乎这样也不是什么坏事。

牢房的大门哗啦一声打开，一名红花会的军官走进来，拿着名册一连点出几个名字，“额尔登布、佛尔滚、果兴阿，你们三个出来！杨廷璋派人送来银子把你们赎回去了，你们现在可以回家去了！”

“大人，那我们呢？”，同牢房的十来名汉人士卒立刻围了上去。

“你们？那些当官的可没打算在你们身上花钱！好好呆着吧！”

ps：感谢bigtower、眼镜儿哥哥和背叛者之影的月票，一天收到五张，好激动。

第二百七十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接下来一个月，除了那些满人大爷和家里有点背景的绿营军官被杨廷璋派人赎回之外，剩下的绿营士卒仿佛被遗忘了一般；红花会对此早有准备，又放出去几十个人面广、深受同袍信赖的代表，这些人将消息带回给士兵们的家属，只要肯出钱就能赎回自己的亲人，这些人砸锅卖铁凑够银子成群结队赶往福宁府，结果没到福宁就被清军拦回，所携带的银子也被清军以试图资敌为理由搜刮一空，在通往福宁府的路上，百姓的哭声响彻云霄。

当然这些设卡的士兵都不是绿营出身，福建省的这些大员们总算聪明了一会，知道绿营的士卒想着自己迟早也会有这么一天，他们也盼着自己被俘虏了能由家里人赎回，对这些送银子去福宁的人会网开一面；所以这次拦截百姓要么是满人大爷，要么是包衣奴才，他们才不会管这些人的死活，但有不从就是拳打脚踢，一度还闹出不少人命。

直到这些信息被红花会放出的绿营俘虏带回俘虏营，那些绿营士卒顿时气炸了肺，自己为朝廷拼死拼活却落得如此下场，不仅朝廷不把自己赎回，连自己亲人凑钱过来赎人都不让；不帮忙也就罢

了，现在还称火打劫！遇到这种情况但凡有点血气的都不会忍声吞气。红花会适时推出招降方案，经过筛选后给军队补充了一千多人，剩下的按照情况分配到工厂或者集体农庄之中。打下福宁后灭了不少大户，这点人手完全消化的过来。

与此同时，陈家洛则在府衙中接待一批新毕业的青年学员们，这间会议室是他按照后世的布置改造，宽大的房间中央是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桌上摆放着茶水、瓜果、点心等。陈家洛并未坐在上首，而是坐在了学员们中间。沉默了一会儿，陈家洛叹了一口气问道，“你们都想好了么？此行前途未卜，风险极大，把诸位放出去我实在有些舍不得；眼下福宁正是百废待兴之际。有的是大显身手的机会，诸位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总舵主，眼下福宁虽然需要人手，但其他地方的百姓更需要有人能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挽救出来！”，一名学员回答道，“咱们这些人虽然一直呆在福鼎，可会中没过几天就会送来最新的情报，眼下烽烟四起，朝廷又一再加赋。百姓苦不堪言！我老家就在山东，虽然不在王教主起事的范围内，但想必也会被那些狗官多加盘剥。我们跟着总舵主学了这么多的本事，能早回去一些也好早些让

家中的乡亲醒悟，起来和这些狗官斗上一斗。”

“对，我也想回四川去！”，他的话引起了众多响应，一个小个子站起来说道。“我显西登也和田浩池田兄一个想法，想早些回家去发动乡亲们去做咱们在福鼎做过的事情！”

“我来福鼎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会中兄弟帮扶，又有心砚在明面上提供支持，更别说赵当家源源不断的输送银子了！”，陈家洛耐心的劝说着，“你们此去只是孤身一人，只要三两个衙役就能将你们拿下！终究不能和我当年想比！”

“总舵主您上课时候也讲过了。眼下鞑子的朝廷尚无力将手伸到乡村之中，我等只需小心谨慎一些就是了！”，显西登对他的威胁不以为意，“我当初在乡中之时，除了收税时能偶尔见一回官府中人。其他时候那见得着？再说了，咱们这一年多也不只是光学文，等闲三五个衙役我等应付的过来！”

“是啊，那些狗腿子都是欺软怕硬的家伙，只要你狠起来他们才不敢轻易和你作对！”，立刻有人附和，“总舵主教过我们要争取百姓的支持，只要百姓肯支持咱们，几个衙役又算得了什么？”

“好吧，既然你们都下了决心，我也不多劝

了！”，对于他们的选择陈家洛既不舍又有些欣慰，中国这么大，按步骤一步步平推过去所花费的时间有些太长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能早些统一天下按照自己的规划彻底改变这片土地，稍微冒险风险终究是值得的，“只是眼下别忙着动身，再多留半个月，我好给你们做个关于如何开展敌后工作的培训！”

既然已经决定将这些种子撒往全国各地，那么临走之时多一些准备工作，他们也就能多一分生存下来的把握；这些经过了系统学习的年轻人都是红花会最宝贵的财富，哪怕损失一个陈家洛也舍不得。

半个月之后，预定的课程又延迟了半月时间，在这一个月里陈家洛按照前世看过的资料详细讲述了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建立造反武装、如何进行组织建设等内容，骆冰来给他们讲述了如何发展情报人员、如何传递情报，并给他们留下了紧急联络红花会的方式；高类思和杨德望来教授如何进行土法制造火药、打造兵器等知识；陆菲青来讲述如何利用官府的潜规则保存自己；当然还少不了武力上的培训。

“这是你的，拿好！”，陈家洛亲手将一个包

裹递到显西登手上，里面有短火枪、匕首供他们防身，金银元宝和铜钱若干充当路费，情报部门提供的身份资料及相应的打扮数份，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物资，伸手拍拍他的肩膀，“保重！”

显西登默默的点点头，然后上船，接着是田浩池，同样接过包裹点头上船，看着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们一个个走上船，他们都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并无一个人露出忐忑的神色，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自信的神采，他们将从这里出发奔往山东、四川、河北、湖南等全国各个地方，他们就像一颗颗火星散播到满清的黑暗统治之中，有些人将会熄灭，但更多的人会在鞑子的心腹之地燃起熊熊大火，直到将这个黑暗的统治机构彻底葬送！

ps：本章是不是太作死了呢？

第二百七十一章公务员考试

红花会占据福宁府已经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月里福宁的百姓们感受到了和之前截然不同的气息，无论是县令这一级别的父母官，还是仅仅管着税收催缴的微末小吏都比我大清的官吏和善了许多，市面上的泼皮混混也全都被关进了大牢里，市面上的风气为之一新，有那胆大的投奔红花会从军的家庭，家庭很快得到改善；就连那些普通百姓，没了苛捐杂税的压榨，也难得的赢得了喘息的时机。

既然现在局势安稳下来，朝廷的兵马大败之后又迟迟不见再次进攻，有些不得志的读书人开始频繁走动起来，这一日福宁府城之中，一所破旧的大宅子里，几名书生打扮的人坐在亭子中间，喝着苦涩的劣茶，小声的说着什么。

“林兄，这红花会短时间内怕是灭不了了！我看这城门口看管的并不严密，吕秀才和常秀才他们都偷偷跑出去到福州投奔亲友去了，林兄你为何不走？”，一个长衫上补丁摞补丁的干瘦书生问道，要是林秀才要走的话可得求他把自己带上，如此以来自己在福州的日常花销就算是有着落了。

“我家没落已久，福州的那些关系早就断了！”，林秀才大大方方的回答，丝毫不避讳自己的窘迫，“如今除了这栋宅子，我什么都没有，留在此地还有活路，去了福州怕是只能要饭了！在下并非不想走，实在是走不了啊！姜兄要是想去福州我这里还能凑出几两银子给姜兄当路费，出门在外不易，姜兄莫要推辞。”，林秀才一颗玲珑心早就听出了他的意思。

姜秀才面上一红，连忙摆手。“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林兄如此大才都在福州找不到生计，我这点斤两也就不用去了！”，其他人也跟着点头，想必是和姜秀才心有戚戚，席间再次沉默。

茶喝干了一壶。终于有人忍不住说话了，一名姓劳的童生字斟句酌的试探道，“我看这红花会也不像能成事的样子，说不定过些日子朝廷大军就能打回来了！”

“劳兄何出此言？”，姜秀才立刻假装不知的反问道。

“这不是明摆的么？”，劳童生立刻来了精神，手舞足蹈的解释道，“这自古以来凡是人主起事，首重人才！这红花会占据福宁之后。莫说上门拜访贤才了，连招贤文书都没有一封，哪像是要成

事的样子！”，说起这个劳童生就有气，红花会入城之初他还想着这伙贼人的大头目会挑着金银珠宝上门请他出山，他已经做好了把金银扔出门去大声斥责贼酋的准备，奈何别说大头目了，连小卒子都没来一个！

“劳兄怕是动了给红花会效力的心思吧？”。林秀才眼神犀利洞若观火，不待他反驳接着说道。“眼下烽烟四起，这红花会对百姓可谓秋毫不犯，我观其日常行事也颇有章法，说不定他们或许能成事啊！”

“我大清入关百年，现在是铁打的江山，哪有这么容易就倒了？”。在座的都是知根知底的人，说话间也少了许多顾忌。

“那可不一定，今年以来各地都在流传的那首民谣你们没听过么？汉不汉，满不满，古月何曾照百年。这岂不是说……”，接下来的话过于危险，他终究没敢说完。

“子不语怪力乱神，这童谣谶语一说过于渺茫，当不得真！”，读书人对这种神神叨叨的事情总是不愿多谈，不过这人的话倒是将话题转移到另一个方向，“我听说这位严大人可是正经的进士出身，为何竟然做下此等大逆不道之事！”

“他去年考上进士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啊！”，众人一阵感慨，他们之中最小的也二十多了，最大的都四十出头，连个举人的功名都没有，和心砚比起来这把年纪算是活到狗身上了。

“想那严大人也是读书人，为何现在反倒对咱们这些人不闻不问？”，终于有人说到这些人最关心的话题了，“我听说山东那边都开始招贤纳士了，严大人总不会连个农夫都不如吧？”，众人一阵儿抱怨，仿佛在为自己被轻视而感到不满。

“真请你去你敢去么？”，林秀才冷笑道，“从逆可是杀头的大罪，自己不怜惜性命不要紧，莫要连累了族中父老子侄！”

“我怕谁来着！”，劳童生的光棍气冒出来了，“我族中那些人那管过我的死活，现在红花会若是找上门来，我就把这条命卖给他们了！”，别的不说能吃几顿饱饭也是好的啊！

劳童生的话将众人的掩饰迅速撕开，一个个热烈的讨论起加入红花会之后该如何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来，“福宁靠近浙江，只需出偏师一支直捣大运河截断漕运即可坐等朝廷自败。”

“不妥不妥，浙江兵马众多，去的人少了不过是羊入虎口罢了！”，姜秀才轻摇折扇，飘飘然若

诸葛再世，“依我看不如西入江西，江西土地贫瘠，百姓生活艰难，可以迅速拉出一只队伍来！再北上安徽，东下金陵，即可与满清两分江山！”

“既然知道江西地少，这行军的粮食哪里来！”，立刻有人反驳，一群人争做一团，个个看上去都要比陈家洛来的专业。

“少爷，外面有人送来严大人的文书！”，一名老仆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将一封文书递到林秀才手上，又迈着蹒跚的脚步退去。

“林兄，快看看写的什么？”，众人一阵眼热，心中暗暗嘀咕，莫不是真的来了招贤令？

林秀才一目十行的扫完文书递给姜秀才，“红花会要开科举了啊！只是这要考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小生有些看不懂啊！”

“无非四书五经，比这些我等怕过谁来着？”，姜秀才笑着接过文书，眼下大户人家都跑到福州去了，真要考四书五经他还是有信心的，但方才看了几眼就愣住了，“这行政能力测试是什么意思？申论又是什么意思？”

ps：感谢liufirst和暗夜之花影的月票，花影貌似是从武侠世界大拯救那边来的吧？那边似乎更需要月票，俺多一张少一张没关系，要不你就先给那

边？

第二百七十二章应考

“我也看看。”，劳童生接过文书念了起来，“本次公务员考试分笔试和面试两项，笔试分为行政能力测试和申论，行政能力测试共包括五十道选择题，考生需从甲乙丙丁四个选项中选出唯一正确的答案，申论需根据试卷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分析，提出见解，并加以论证。两项考试各一百分，考试时间各一个时辰。笔试通过后进行面试，笔试和面试综合成绩达标者将成为福宁市政府的公务员，在经过培训后根据个人能力安排相应工作。凡有志于为福宁市政府效力者请与一个月内到市政府报名并领取考试培训教材！”

“这申论好像和策论有几分相似，行政能力测试就搞不动了！”，林秀才琢磨出些东西来，“不过听字面上的意思仿佛是测试我等为政的能力。”

“这上面写了要去市政府领取考试培训教材，想必这里面有题目吧？”，劳童生伸长了脖子，“这东西听起来有些像咱们以前买的时文集子！”

“这不考八股，不考经义！成何体统！”，姜秀才愤愤不平的说道，不知是真的为红花会不尊重

儒学而感到愤慨还是为自己苦读多年到今日反而失去了用处而不平。

“非也非也，你看着申论，这题目不还是得用圣人的话来解释么？”，劳童生辩解道，“这论述归根结底就是讲道理，这天下还有圣人没说完的道理么？”

“这八股废了也好，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诸君想必也没少看那些时文集子，那篇文章不是花团锦簇又空洞无物？这些东西与国何用？只是我看这红花会的样子似乎是连圣人经典都不打算考了，恐怕不得长久啊！这番考试我是不打算去了！”，林秀才失落的靠在椅背上。自此之后竟不发一言。

接下来众人就再也无心品茶了，尤其是穷困多年的劳童生，屁股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难得的连晚饭都没留下来吃就急匆匆的告辞而去，接着是姜秀才，不一会儿林秀才这些朋友就几乎走的干干净净。

劳童生在市政府门口贼眉鼠眼的张望片刻。看到四处没人注意自己连忙鬼头鬼脑的溜到卫兵身旁，谄笑着问道，“这位军爷，学生是来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不知该去寻哪位官爷？”，右手捏

着几个铜板死活舍不得递过去。

那卫兵打量了几眼，提着火枪走下岗哨，“就在旁边，我带你过去吧！”

“多谢这位军爷！”。竟然连门包都不要，这红花会治下有方啊！劳童生心中暗暗感慨，跟着卫兵到了原知府衙门的右侧，看到临街的一间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公务员考试报名处”八个大字，这字却是用俗体写成，比自己平日用的少了不少笔画；连字都不会写，也不知道这位大老爷是怎么考中进士的。劳童生越发的为自己多次落第不平起来；他那知道这些是陈家洛专门要求的，但就学习难度来说简化字要比繁体字强了许多。之前只是在军中和学校里推广简化字，眼下算是正式对外公布了。

进去后负责接待的红花会会员给他倒了一杯茶，送上一碟点心，和颜悦色的问了下他的个人情况后就将一本册子和准考证递给他，“下月初五开考，早上和中午两门。早上是巳时开考，下午是申时，千万别迟到了！”，事后自然有其他人去调查他的身份背景。

这态度可比我大清好多了啊！劳童生往日进衙门那遇到过这种好脸色，从门里出来不由得生出春

风得意之感来。还没出去呢就遇到个熟人，“姜秀才，你也来了？”

“额，来看看，来看看！”，姜秀才尴尬的笑笑，跟着卫兵走了进去。

回到屋里翻开培训教材，只见最前面是一张简繁字对照表，后面才是行政能力测试和申论的例题，先是行政能力测试和申论的样题讲解，再是几套模拟试题。这怎么还要考算学啊！还有这圆圈、三角、方块的是什么玩意儿，莫非要在这红花会当官还得会画符不成？再翻翻申论，这个倒是正常了些，给的材料都是平日里乡间发生过的事，劳童生家境贫寒，自然不是不识五谷之人，对这些事情都不陌生，可是看那答案又觉得别扭了，整段文字竟无一圣人之言，通篇都是大白话，可是细细琢磨这些话说的极有见地、鞭辟入里，对问题发生的原因分析透彻，给出的解决方案虽然不太符合常理但也极有可操作性。

这红花会之中有大才啊！劳童生叹道，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他整日抱着这本册子琢磨来琢磨去，开始只是一个人研究，后来觉得力有未逮又找上了姜秀才，几番接触下来，身边聚集的人倒是越来越多，除了林秀才之外当日交谈的那些人竟是聚齐

了！

时间过得飞快，在劳童生等人还没研究透的时候，考试的时间就到了；他起了个大早来到市政府门口，衙门内早就准备好了考场，在严明身份、查完夹带之后，劳童生进入考场找到了自己的座位。这考场就是之前府试的贡院，只是重新翻修了一番，座位比之前宽敞了不少。进去坐好丝毫没有往日的那种逼仄的感觉。

考官敲响代表考试开始的锣声，先是宣读了考场规矩，不外乎不准交头接耳、偷窥他人试卷之类；接着有人发下试卷来，劳童生别的不行这考试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拿过试卷迅速做了起来，但凡遇到难题也不纠结，先行跳过再做下一道。一个时辰过去，竟让他做了个**分，其中有把握的接近一小半。

下午的策论就两道，一是给出了一段海贸的资料让分析海贸对福宁的作用，二是红花会和杨廷璋协商俘虏交换的经过，让他们进行分析。劳童生绞尽脑汁才写了几百字。从考场出来他忐忑不安的等候着，七日后就是公布考试成绩的时间！

ps：周末去魔都参加起点培训班，努力存稿中。

第二百七十三章入职

虽然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放榜和放榜后的失落，但劳童生现在依旧感到紧张，在市政府对面的茶楼里，他和姜秀才等好友围坐在一起，心情焦躁的等着发榜的结果。“哎，不知诸位心中可有把握？实话说小弟见了那些算学的题目就头疼，此次怕是要落榜了！”

“哎，小弟也是啊！拿起那试卷一看，寒窗苦读十来年的东西竟无一用处！这真是……”，劳童生口不应心的说道，他当年为了谋生帮人做过一段时间的账房，在算学方面倒是比其他人强一些，可是这种事说出来只不过是徒增烦恼罢了，还不如不提。

“诸位哥哥，这行政能力测试的题目不好说，申论诸位答得如何？”，考试过后对答案是什么时候都少不了的事情，这些人也不能免俗，“小弟对第一题倒是有些心得，这海贸运来的都是些奇技淫巧之物，寒不能衣饥不能食，于国于民无用，若是小弟此次得中，须得好生劝谏一番才是！”，我大清百年的统治让这些读书人也失去了长远的目光。

“非也非也！”，劳童生出言反驳，“那海外

也不是无可取之处，起码在火器上就要胜过我大…天朝许多，若是能用些丝绸瓷器换取火枪大炮，倒也不是不可以。”，他习惯性的想说我大清，话到嘴边又想起现在福宁已经不是大清的地盘了，马上改口。

“太阿操于他人之手终究不妥，武备之事还是得自己来的好！”，姜秀才摇摇头说出另一番见解，“小弟读史书的时候，见那宋高宗渡江后竟能凭借南方一隅之地与金蒙对峙百年颇有不解。后来多番查证方才得知大宋靠着海贸赚取无数金银方能支撑下去，由此可见这红花会中必有熟读史书之人！”

“榜单贴出来了！”，一声大喊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这伙人唰啦一声同时站了起来，急匆匆的冲下楼去，到了贴榜单地方。前面早就堵得严严实实了。

众人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只见此次的榜单却和往日的不同，最上首是录取说明，讲明本次考试行政能力测试和申论各一百分，两门加起来的总分超过八十即为笔试通过，通过之人需在三日内到市政府内参加面试。下面是整齐的表格，表格中除了各考生的姓名之外，还有他们两门考试的成绩和总

分。众人草草扫过说明后立刻在表格里找起自己的名字来。

“行政能力测试五十六分，申论四十一分！哈哈。我过了我过了！”，劳童生先是手舞足蹈、哈哈大笑，等笑了一阵儿又蹲在地上呜呜的哭了起来。

众人没有安慰也没有劝解，只是轻叹一声拍拍他的肩膀，在场的都是屡考不中之人，自然明白劳童生现在的心情。

“林兄，你也中了！”，众人又很快发现了姜秀才的名字。“行政能力测试三十二分，申论竟然有六十五分之多！想必是林兄关于海贸的见解得了考官的赏识吧！”

“呵呵。侥幸侥幸！”，姜秀才却是比劳童生淡定许多，风轻云淡的对着他们拱拱手，“今日我做东，咱们去安泰楼，不醉不归！”

整个榜单看完。这伙人中又有两人得中，其余几个虽然没中，但是看成绩也就差了那么一两分，因此倒也不怎么沮丧，心中暗暗打定主意回去后把那考试指南再好生钻研一番。下次考试再来报名！

一番庆贺之后，众人各自回家休息，第二日一早就迫不及待的来到上次领取准考证的地方接受面

试。依旧是劳童生先进去，只见厅内怪模怪样的摆放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桌子对面坐着三名男子，见他进来引着他在对面坐下，稍微问了下他的情况后就开始面试。

这次面试的考官是陈家洛、陆菲青和心砚三人，对于第一批来投靠红花会的文人，陈家洛并未打算严加对待，只要是说话条理清楚、不过于迂腐的都打算留下来，简单的问了劳童生几个问题后陈家洛拿起他的成绩单，“嗯，我看你的算学倒还有些基础，现在的税务局、贸易局和工商局都需要算学熟练的人才，不知你想去那个部门？”

“学生这算是得中了？”，劳童生又激动起来，他是认得心砚的，知道他现在是红花会封的福宁知府，眼前问话这人位置居中，难道比知府的地位还高？

“嗯，算是通过了吧！”，陈家洛微微笑道，“我们红花会用人讲究双向选择，你对任职的部门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说来听听。”

“不知这税务局、贸易局和工商局都管些什么？”，劳童生小心翼翼的问道。

“这税务局么就是管收税，贸易局负责协调本地和其他地方的商业事物，工商局负责为本地的工

厂和商业发展提供支持！具体来说……”，陈家洛简单的把这三个部门介绍了下。

考虑了一番劳童生还是选择了税务局，在他看来为官府收税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说不定还会有丰厚的油水。接下来姜秀才也顺利通过面试，并因为申论中对海贸的分析被安排到了贸易局；其他各人也都有安排。

通过考试后红花会并没有让他们直接上岗，而是带到福鼎在经世大学之中经历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让他们对红花会的政治理念、行政流程等有了初步的理解，这才将他们安排到各自的部门。

到了各自的部门，又是为期一个月的实习阶段，这些新人跟着单位中的老人熟悉了部门工作的各个环节，这才根据各人的能力安排了相应的岗位。直到此时，他们才成为红花会政府中的一名正式员工。

不得不说这和他们之前的心理预期有不小的差距，在他们看来自己考中了就应该来做官，但现在只事一名微末小吏，可是部门中老人展示出来的能力和相对来说较为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舍不得离职，于是就这么留了下来。

ps：最近均定竟然有上涨，已经235了，啥时

候涨到250俺加更！

第二百七十四章黑科技

“是不是太重了？”，福鼎县的秘密军工厂内，陈家洛拿起一颗木柄手榴弹问，他颠了颠，这玩意儿似乎比自己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些家伙大了不少。

“要想达到一定的杀伤力，这已经是最小的装药量了，再轻的话就没有用了！”，高类思说道，“这已经比法国的手榴弹轻了不少，没办法，火药的爆炸力还是有些不够！”

杨德望补充道，“已经做过初步的实验了，一般士兵无法达到这种手榴弹的最低投掷距离，唯有从军中选择臂力过人的精壮汉人单独组成掷弹兵连队才行，差不多五十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是因此才组建了法国的第一支掷弹兵部队。幸好咱们军队的伙食跟得上，要选些身体达标的士兵还不算困难。当然，对于大威力火药的研发我们一直在做，总舵主说的几个方法我们都摸到了些门路，只是需要时间。”

“嗯，二位先生辛苦了！这实验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安全。”，陈家洛也知道任何武器改进都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自己的存在红花会能避免许多

弯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先制造一批装备部队吧，筛选人员的事情我来做。”

“好，生产的准备我已经安排好了，预计这个月就能拿出第一批产品。”，杨德望说完将陈家洛引到另一个实验台前，拿起一支枪管递给陈家洛，“总舵主请看，刻了膛线之后的步枪射程是原来的四倍，可惜装填的时间比原来的长了些。”

“以我大清士卒的素质，就算是装填的时间长了，恐怕他们也没有勇气冒着弹雨冲到咱们队列前面的！”。陈家洛笑了笑，现在枪管内部刻得是螺旋形膛线，在十七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中，因为放过华盛顿一马而名扬后世的帕特里克-弗格森用的就是这种枪管，“若是配合后装子弹，这种步枪的射速恐怕还要超过咱们现在的步枪吧？”。帕特里克-弗格森所发明的后膛枪每分钟可以射击六发，可以在91米的距离射中牛的眼睛，在这个时代完全可以当做狙击枪来用，要是再加上后装子弹威力就更大了。

“只是膛线刻制不易，现在的生产速度还跟不上。”，高类思遗憾的摇摇头，实验室制作成功再转化到工厂化生产依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先制作一批发到特种部队去吧，刚好可以让

他们测试一番，看看还有那些要改进的地方！”。陈家洛又拿过一颗造型怪异的子弹看了看，锥形弹头的直径略小于枪膛直径，弹头的底部有个圆锥形的空洞，一个木塞堵住洞底。

“弹头的直径小于枪膛直径，这样装弹就很方便，发射时燃气压迫木塞挤进空洞，迫使弹底膨胀，紧贴膛线。封闭住弹头和枪膛之间的空隙，使燃气无法外泄。又可以使弹头在膛线压迫下高速旋转。”，高类思解释道，“总舵主真是奇思妙想，若非总舵主提示，咱们一时半会儿那会想到这种方法！”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尼弹了啊！陈家洛暗自感慨，“早年间学武之时。曾经见过有些西南夷人所用的吹箭，尾部是柔软的木心，当吹出飞箭的时候木心会发生膨胀从而堵住吹管把箭头发射出去，我这才想到或许子弹也可以利用这种原理。”，这可是米尼弹啊！有了这玩意儿再配合后装线膛枪就可以把射程提高到四百米以上。在这种远射程步枪的阴影中，白刃战将逐步被淘汰，在射击距离和精度大大提高的前提下，再也无需依靠排枪弹幕来杀伤敌人，疏散队形将代替整齐划一的队列；火炮也将退到步兵的后面，成为一种支援性的武器。它的出

现将彻底葬送冷兵器的时代，并让红花会的军队彻底摆脱骑兵的威胁，等到这种步枪能够批量生产的时候，就算清兵派来大量骑兵，结果也只能是将八里桥之战提前。

接下来又看了火帽、雷汞等产物，后装枪的几个关键性技术难题都已经在实验室中得到了解决，当然要将它们组合到一起并实现工厂化生产仍然需要不短的时间，但只就这个方面红花会在和欧洲的竞争中已经暂时取得了领先，至于我大清那就更不必说了！

相对而言，火炮的改进就要比步枪的慢一些，长身管加农炮和开花弹的研制都遇到了瓶颈，不过高类思倒是自信满满，他们在试验中遵循的是笛卡尔的方法论：首先是怀疑一切，只要是没有经过实验证实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然后将要研究的复杂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将这些小问题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将所有问题解决后，再综合起来检验，看是否完全，是否将问题彻底解决了。

在这种科学思想的指引下，高类思和杨德望二人的研究方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果，再加上陈家洛

这个清楚后世武器发展方向的外挂，红花会的武器研发效率很快就走上正轨。

最后高类思拿出一个小玩意儿，“这是用雷汞击发火帽装置做的手枪，实验室手工打造了几把，总舵主不妨拿去防身。”

陈家洛接过来看了看，按照高类思的指导试射了几发，虽然装填依旧很麻烦，但倒也不失为一件防身利器。有了这玩意儿似乎自己再也不用担心和人单挑了，想象下月黑风高之时，和一名武林高手对峙片刻，对方刚运足内力，将精神状态调整到最好，提着兵器摆开架势直直的往自己冲来，自己这才慢条斯理的从腰间拔出手枪瞄准，之间火光一闪，往日里要过上几十兆才能拿下的高手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躺倒地上。这种感觉还真不是不一般的棒啊！陈家洛陷入到无耻的yy当中。

第二百七十五章焦躁的乾隆

“奴才傅恒请罪！”，刚看到这封奏折的开头乾隆的脑门就开始抽抽，眼下他最关注的就是东北的战局了，在他看来无论是西北、山东、河南还是福建最近冒出来的红花会都是些小问题，只要收拾了东北的庄亲王，整个朝廷就能重新拧成一股绳，以我大清的实力，捻平这些不思皇恩浩荡的乱民还不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若是短时间内弄不死庄亲王，朝中的人心就要浮动了，眼下那些王爷们可都等着看自己的好戏，要不是自己在京城内还留下福康安统领着对自己忠诚的兵力，他们就会逼宫质问遗诏的真伪了。好在太后也知道事情的轻重，一口咬死并无遗诏，可这也仅仅能把爆发的时间往后拖延。

再接着往下看，原来傅恒所率领的军队和庄亲王在盛京城外大战一场，傅恒刚打破庄亲王的阵型，就从侧面杀过来一只蒙古骑兵，双方混战一场各有损伤，尽管庄亲王的损失比傅恒的更重，可是短时间内拿下盛京的计划毫无疑问的泡汤了。

催饷、请求援兵！乾隆揉着太阳穴，如今北方能动的军队差不多都给傅恒调过去了，再调就只有

从京城和山西想办法了，可是京城的军队要防备那些王爷，山西的军队要防备蒙古入侵，一时半会儿又能从哪里抽出人手呢！至于饷银，上次那二十万两就闹得民怨沸腾，据说福建就是因为那些当官的接着协饷的名义压榨过甚才被红花会煽动民乱的。

再从陕甘抽些人马吧！饷银先从内务府抽一些，乾隆似乎看到下次巡幸江南的计划正在离自己远去。又翻出一封奏折，却是福建官员弹劾和珅勾结红花会、图谋不轨，他一个满人勾结红花会有什么好处？乾隆冷笑道，不过是这些废物试图把水搅浑推卸责任的策略罢了！看着奏折上写着心砚如何收买和珅，如何和和珅的家人一起将江宁织造的丝绸运往海外牟利的罪证。乾隆第一次对和珅起了杀心。往日里看你还能为朝廷理财，对你贪污受贿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想到你竟然闯下如此大的祸事！据说和珅家银子不少，要是把他家抄了或许能凑够给傅恒的军费？

乾隆这是大大的小看了和珅，把他家抄了别说东北的军费了，再加上山东、河南、福建和西北都绰绰有余。可惜眼下朝中除了和珅之外要么是满人的纨绔子弟、要么是只懂得子曰诗云的汉人腐儒，连个有和珅一半理财能力的都没有。

“陛下，和珅和大人求见！”，门外守候的小太监奏报。

“哼！”，乾隆正想让人把和珅赶走，想想又忍了下来，“让他滚进来吧！”

不一会儿和珅就弯着腰一路小跑进来，刚进门就跪在地上一路膝行到乾隆身前，“主子爷。奴才有负圣恩，奴才来请罪了！”

“哼，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么大的胆子！”，乾隆一脚将和珅踹倒，“竟然连朕的东西都赶拿出去卖！”，红花会对乾隆来说是个禁忌，就连在和珅面前他都不想提起。

“陛下！那不是奴才干的啊！”，挨了一脚和珅不惊反喜。主子爷愿意揍他就证明没有彻底放弃他的打算，连忙重新爬回来分辨道。“都是奴才御下不严，导致门人出去借着奴才的名义狐假虎威，才做下了此等大逆不道之事！”，和珅把责任全推给了刘安。

“这么说和大人你是不知情的了？”，乾隆怒极反笑。

“奴才绝不知情啊！”，和珅咬死不认。“奴才已经变卖家产凑了二十万两议罪银，还望陛下赎罪啊！”，和珅的心头正在滴血，二十万两银子！

这等于是把从心砚哪里拿来的全吐出来了，这笔生意亏大了！

“你和大人的家产就值二十万两银子？回去凑四十万两出来。此事就当是揭过了！”，乾隆心想这么大一笔银子该能给他长长记性吧！

和珅闻言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只要钱能摆平就好啊！忙不迭的磕头答应，一边想着多久把银子送上来才合适，一边琢磨着该从哪里把这些银子补回来。

第二天朝会上众臣分成两批，一批强烈要求追究和珅的责任，将他把职查办，以军机大臣刘统勋为首，一批满人助威；另一批则帮着和珅推卸责任，两边吵得不可开交。

“好了！和珅御下不严已经交了议罪银，此事不准再提！”，乾隆一拍龙椅扶手说道，“纳兰元述方才上任情有可原，就地罢职让他回家养老去吧！”，纳兰元述在朝中有些人脉，眼下非常时期，还是要照顾下满人亲贵的面子。

方才吵着要拿下和珅的满人官员也不是真的要弄倒他，目的不外乎是为了保住纳兰元述乃至新柱、杨廷璋，见目的已经达到就不再纠缠，唯独刘统勋还死死咬着不放，可惜他势单力孤也翻不出什

么风浪。

接着又开始讨论追加协饷的事情，对这种事大部分官员都乐见其成，有了收钱的理由自己就能捞一笔，这是好事啊！结果又是刘统勋站出来喊着要体恤百姓试图阻止，当然，他的计划又一次遭受了失败。

朝会开到一半总算是收到个好消息，兵部奏报，舒赫德已经在临清将王伦的义军拦住，漕运的安全暂时有了保障，可惜由于军力不足无法将王伦逆贼歼灭。

听到前一半乾隆高兴了一会儿，可是后一半又让他头疼起来，这又是向朝廷要钱要人啊！把京中的兵力过了好几遍，咬咬牙从健锐营和火器营中抽出一千人马让额附拉旺多尔济前往舒赫德军中助战。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寝宫，还没开始休息就又收到福建的红花会已经开始举办伪试，录取落第秀才收买人心的消息。红花会！乾隆暗暗调高了对红花会的警惕，打算等东北一平就让亲信大将带着兵马去福建平叛。

ps：感谢禁忌之殇的月票。

第二百七十六章学霸也要谈恋爱

“你又来我这儿，今日林姐姐好不容易来福宁一趟，你不去陪她么？”，毫无疑问喀丝丽是陈家洛这些妻子中最漂亮的一个，再加上啪啪啪过程中她身上的花香越来越浓烈，更增添了不少闺阁情趣，所以自从新婚之夜推到她之后，陈家洛在她这里留宿的时间比其他人多了不少，当然这也有霍青桐工作忙、李沅芷要留在福鼎读书，身边只剩下她一个的缘故。但喀丝丽和这几位姐姐关系都处的不错，也没有持宠生娇，这不今天就劝陈家洛去见林静了。

见她有毛用啊，又不能啪啪啪，心下如此说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哎，我这为了团结盟友牺牲也勾搭的，放着天下第一的美人儿不去啪啪啪，还要陪着傲娇妹子说话！少女的心意总是不能辜负的，陈家洛轻轻吻了下喀丝丽的额头，“好吧，那我今天就先过去，晚上你窗户别关，等我应付完那边就过来找你！”

“你和林姐姐这样终究不是办法。”，喀丝丽也知道他和林静之间的约定，在她看来自己的陈大哥是世上最好的男人，哪会有女孩子会不喜欢呢，

林静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出于对林震南不和她商量就把她嫁过来的气愤罢了，若是陈家洛主动些她很快就会进入陈家洛的怀抱，“林姐姐面皮薄，你要主动些才是。”

现在正是创业初始阶段，公司刚扩张，我这忙的脚不沾地的哪还有时间去玩花前月下？况且从前世到现在，我还真没有低声下去讨好女人的时候，且由她去吧！陈家洛告别喀丝丽后来到第二进院子中，轻轻敲了敲门，吱呀一声门开了。冒着星星眼的林漪惊喜的叫道，“姐夫，你今日怎么有空过来？快进来吧，我刚好煮了莲子羹，姐夫不妨尝尝我的手艺？”

这一声姐夫叫的陈家洛心旌摇曳，俗话说得好小姨子的屁股有姐夫的一半。自己这个小椅子可比她姐姐可爱多了！再想到她所学的东西，陈家洛生出将医疗部门的制服改成后世那种白大褂的冲动。“漪儿也来了啊！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躲在福宁玩些日子，这地方比福鼎繁华不少，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去逛逛胭脂水粉店。”

“无嗔大师就给放了三天假，后天就要回去了！”，林漪的声音里透出一股遗憾，自从打下福宁之后，见姐夫的次数就少了。

说话间将陈家洛领到客厅，转身就去厨房端莲子羹。林静却像没看到陈家洛一样，一边翻着课本，一边用鹅毛笔在草稿纸上划来划去，若是外人见了肯定想不到他们俩竟然是夫妻。过了一会儿林漓从厨房回来讲莲子羹送到陈家洛面前，见姐姐这个样子心中有些别扭，脱口而出道，“姐姐，姐夫来了你也不打个招呼？”

林静这才从书本中移开视线。奇怪的看着自己的妹妹，“呦。妹妹今天怎么胆子这么大了？竟然说起我来了？”

林漓顿时醒转过来，躲在陈家洛背后畏畏缩缩的说道，“姐姐，我...我只是怕你看书看得入迷没看到姐夫提醒下你而已！”

其实林静那会没发现陈家洛已经过来了，只是一时不知道说什么，现在妹妹挑明了事情。一时也不好继续装作没看见，难得的扭扭捏捏的打了个招呼，“你过来了啊？”

“嗯，今日会中没什么大事，就早些回来了！”。陈家洛点头答道。

林静又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俩人大眼瞪小眼的陷入了沉默，陈家洛左右打量一番，视线落到她的草稿本上，上面画着几个三角形，线条边标注着

一些数字，“静儿现在是在学三角函数？”，这个我还没忘啊！

“姐姐现在的算学学的可好了，连戴先生都夸奖她说比其他班的那些男会员学的还快呢！”，不等林静回到林漓就得意的说道。

没看出来还是个女学霸啊！陈家洛对林静有些刮目相看了，林静听到妹妹这么说不仅没高兴反而伸手挡住陈家洛的视线，“看什么看，好像你看得懂一样！”

搞得好像三角函数有多高端一样，我好歹是经历了高数折磨的人，陈家洛这个不能忍啊！三角函数也就是后世初中的内容，自己竟然被初中女生鄙视了，这情何以堪，回忆了下方才看到的内容笑道，“三角函数也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你方才那道题辅助线做错了，若是换成角平分线能减少两个步骤。”

“嗯？”，林静惊讶的听着陈家洛嘴里冒出来的这些专业名词，不由得按照他的说法在草稿纸上划了划，结果果然和陈家洛说的一样，或许是碰巧吧！她不能接受陈家洛的几何比自己还好这个现实，在书本上翻了翻，翻到最后面将书本递到陈家洛面前，“你在做做这道题试试？”

“椭圆曲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陈家洛拿过草稿纸比划几下，答案再次揭晓。

林静瞪了陈家洛两眼，哼了一声抢过课本翻到答案部分，对照草稿纸上的内容检查一番，“竟然又对了？不行，我就不信难不住你了，再试试这个！”

“还有这道题，我就不信你连这些也会！”

“再来！刚才的不算，给你一炷香时间你把这个解出来！”

“……”

于是陈家洛原本计划早些回去和喀丝丽缠绵一番的夜晚变成了初中数学考试，一直到几乎把这本书弄完，林静才沮丧的放他走人。

陈家洛回去后，林静翻看着那些凌乱的草稿纸，心中慢慢嘀咕着，他解题时的样子倒是比平日里一本正经的样子好看多了，现在看来这人倒不像自己往日想的那么讨厌。可惜他整日忙着红花会的事务，要是他肯留在大学里教书就好了。一直到夜深林静将这些草稿纸叠得整整齐齐，小心翼翼的收起来，这才带着微红的脸颊慢慢睡去。在梦中她和陈家洛徜徉在经世大学之中，逛累了坐在湖边的大石上，肩并肩的讨论着数学题……

第二百七十七章扩军

“姑爷...哦，不，总舵主，你看这大船。”，苏昌全穿着笔挺的海军制服，指着前面的那艘三级战列舰，“不是我吹牛，有了这三艘船，整个福建海面上就没有能和咱们斗的，别管是福建水师还是那些海盗，来多少我都能把他们送去见龙王爷！”

“呵呵，这才是英国人的三级战列舰啊！上面还有更大、火炮更多的二级、一级战列舰！再说了，咱们的炮手、水兵和他们比起来也还差的远。”，陈家洛感慨道，自从刘大夏焚毁海图后，中国人在航海上就落在了西方后面，再过三年大英帝国就要在七年战争中彻底击败法国，乔治三世的国度在这次胜利后取得世界海洋霸权，日不落帝国的头衔也将正式落在英国人的头上；目前自己这点实力给大英帝国撒牙缝都不够。

“英国人到咱们这远着呢！”，苏昌全先是不以为意的嘟囔了一句，但终究还是海盗那种桀骜不驯的脾气发挥了作用，他瞪着眼睛说道，“俺看那些教官也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没什么稀奇的，他们能造出那么大的船，练出那么厉害的水兵，咱们也能做到！”

“好！你有这种想法就对了！”，陈家洛拍了拍苏昌全的肩膀，只要统治者不是猪脑子禁海，咱们中国人也能纵横七海，“不过那英国人也不远了，眼下他们都打到天竺了，要是咱们再不加把劲，不到百年就该咱们倒霉了。”，三年嵌在普拉西战役中英国人只以死伤72人的代价（22人死亡，53人受伤），击溃了孟加拉的7万大军，取得了印度孟加拉邦的控制权。

“嘿嘿。总舵主，如今这么多船，就咱们现在这点人可不够啊！”，苏昌全摸着脑袋说道。

“原来在这里等我啊！”，陈家洛哈哈大笑，“尽管去招人！赵四哥也在浙江、广东一带召集各路好汉。用不了多久咱们的人就能翻上几番！等你们练出来了咱们就把台湾府给拿下来！”，福建水师再怎么烂也有三百多艘船，好几万人，目前海军这点实力自保尚可，进攻就不够了！台湾岛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陈家洛可是念叨多次了。

“跟这总舵主干比俺以前快活多了！”，苏昌全拍了拍干净整齐的海军军装，“大伙儿都说这衣服好看，自从穿上这身衣服，大伙儿就见不得船上有不干净的地方！穿着进城百姓们也知道咱们是海

军的好汉！每次下馆子都有人喊着请客！”

“那是在福鼎吧？福宁现在可没这么好！”。陈家洛夸完不忘提醒一句，“你可别真让人家请客，若是被十二当家的人抓住了可是要关禁闭的！”，宪兵这块也是石双英负责。

“军规俺们都记得呢！”，苏昌全见陈家洛心情好试探着问道，“总舵主，俺有些兄弟原本拿了总舵主分给的地契上岸享福去了，可是这安逸日子一久又有些想回来了。总舵主你看是不是开恩把他们放回来？”

放回来？陈家洛皱着眉头想了想，既然当初选择了回家就代表着对红花会不怎么信任。眼下见换了新船就想回来？陈家洛打心底不喜欢这种投机的性格，再让他们进海军带坏军中的风气怎么办？况且好不容易才将林震南在海军中的烙印削弱，他们回来岂不是再次加强？不行，不能让他们回来，可是直说的话又会伤苏昌全的心，不如这样处置好了。“昌全啊！我这边正好有些海面上的事情要找人去做，又不方便让海军出马；用他们的话倒是正好，咱们不是闲置了一些船没用么？就调拨给他们用吧，让他们出海干老本行，咱们提供港口、弹药的支持。弄到的东西也由咱们处理。不过该抢那些

人、不该抢那些人可得我说了算。”

陈家洛这是打算给海盗发私掠证了，苏昌全也隐约的觉得这些人回到军中不太合适，方才出言也是去不过面子，陈家洛的处理方式刚好皆大欢喜，忙点头答应下来。

视察完海军又轮到了陆军，海军的征兵人数要少得多，又有多个地方可以招收新兵，从前期反馈来看按计划达成扩军任务不成问题，可陆军就没这么容易了。一下子要扩军两万人，大头必须得从福宁本地出，除了福鼎有群众基础很快超额完成征兵任务之外，其他几个地方时间过了一半还没招到三分之一的人手。来报名的人中还有很多地痞流氓、土匪山贼和旧绿营中人，这些人连第一关都没过就被刷下去。

总结原因，除了好男不当兵的古训之外，还有当地居民对红花会能否长久的信心问题，当然那些地痞流氓没被录取四处造谣也是原因之一。

针对这种情况陈家洛制定了若干对策：首先现有的士兵们在军事训练间隙出去清扫街道、帮农民干活拉近彼此关系，在百姓中间梳理信任感，改善他们对军队长久以来的不良印象；接着派出军中的武林高手在集市中展示武艺，吸引热血尚存的年轻

人；分批给老军人放假，让他们带着军饷去市面上大肆花钱，不久之后当兵的有钱的传言就传遍了福宁；骆冰手下的说书先生、游方郎中等也出了一把力，通过他们的嘴将红花会的征兵待遇，例如各级士兵的军饷数量、给军属分地等优厚条件散播出去。最后在前来咨询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连开放了三天军营供这些年轻人参观。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被食堂里那一大盆一大盆的红烧肉征服。纷纷留着口水前往征兵处报名，土地、银子、前途什么的太远，这肉可是实实在在的，用他们的话说，能过上几天吃肉管饱的日子，死了也值了！

种种措施之下，终于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了征兵任务，红花会的陆军人数暴增至三万，这新增的两万人将在完成新兵训练后正式进入编制。红花会的军队终于可以以军作为编制了。

ps：感谢glwzero10的打赏，今天去魔都鸟。

第二百七十八章扬州

“总舵主，王伦派人来求援，想要咱们再支援些兵器火药！”，陈家洛坐在椅子上，听着骆冰汇报情报部门送来的各种讯息，似乎从那件事之后骆冰整个人重新焕发了光彩。

哎，会党的战斗力果然不行啊，王伦的兵力远超舒赫德所部，可就是打不赢对方，手指在桌子上慢慢的敲着，看着地图想了半天，“要是不影响咱们自己的生产就给他吧！眼下咱们还要王伦帮着分担压力，花上一笔钱就能少牺牲些会中兄弟，这事划得来！”

“九哥送信过来，说今年鞑子运往西北的兵力少了许多，眼下木老英雄正和阿桂的大军僵持，双方都不敢轻易进攻，那边的局势暂时安稳下来了！”，骆冰接着汇报。

“中原出了这么多乱子，鞑子用兵捉襟见肘无力支援西北，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愿木卓伦不会利用这段时间在西域做大，不然到时候可就不好处理和霍青桐姐妹的关系了，陈家洛笑了笑，“这倒是个好消息，一会儿给青桐和喀丝丽说一声去！”

“九哥还说周姑娘刚为他生下个小子，卫家现在算是有后了！只是他在西域闲得无聊，又闹着要到中原来和鞑子厮杀！”，念道周绮为卫春华生了孩子的时候骆冰的语气之中掩饰不住的羡慕，“这可是大喜事，回去得好好给九哥准备准备礼物才是。”

“四嫂说得对！除了马老哥之外，九哥可是咱们这些当家的里第一个有孩子的！我回头就准备些小孩子的玩意儿给九哥送去！”，说完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单单依靠卫春华的能力还没办法处理好西北的事物，得给他找个帮手才是，“九哥既然有了孩子。老是让他操心西北的事情也不是办法，不如这样吧，等回信的时候我找两个能干的弟兄一起去西北，有他们帮着九哥，九哥也能有些时间去逗逗孩子！”

“九哥老是说待在西北整日不是迎来送往就是处理信件，早就快熬不住了！”。骆冰笑道，“估计总舵主一把人派过去他就会把事情都扔给他们，自己跑出去和鞑子厮杀！”

“现在九哥有了孩子，爱拼命的性子该改改了吧？”，陈家洛也笑了起来，卫春华外号九命锦豹子，每次上阵厮杀都像疯了一般不要命的冲杀过

去。

“有周老英雄和周姑娘在，他也该晓得这些了！”，骆冰翻出最后一份情报。“盐帮的人找到杭州马当家哪里，说是有大事想和红花会合作！”

“哦？盐帮的人？找咱们合作什么？”，陈家洛想了半天，好像原著中并没有出现过这个帮派啊！

“盐帮派来的使者没有说，不过出手极为阔绰，直接送了好几大船的盐给咱们！也值上万两银子呢！”，以骆冰的阔绰也为盐帮如此大的手笔而咂舌，“说是他们的帮主想和总舵主见一面。等见了自会揭晓！”

“他们什么时候到福宁来？在此之前打听打听这盐帮为何要找咱们！”，能多一个盟友总是好的。况且盐可是生活必需品，红花会要是多了这么一个渠道，可是能省下不少银子。

“额。”，骆冰迟疑了片刻才说道，“盐帮信上的意思是让总舵主您去扬州一趟！”，怪不得骆冰迟疑。以红花会和盐帮的势力对比，怎么说也是该盐帮帮主来见陈家洛。

“有意思！”，陈家洛笑笑，事情看起来的确有些古怪，“你再去打听打听吧。反正我最近手头

的事情也不多，要是对咱们会中有好处的话，我去一趟扬州也无妨！”

红花会情报部门收集情报的效率十分可观，没过几天事情的缘由就被打听的一清二楚，原来如今盐帮的日子快过不下去了，他们以前全靠贩卖私盐过活，往日里还能靠着盐商和盐漕总督指缝里漏下的东西过活。可到了今年朝廷缺银子，盐漕总督为了搜刮银子断了他们不少生计，漕帮也称火打劫开始和他们抢地盘，朝廷上和江湖上的压力一起爆发出来，再加上帮中几位大佬发生了分歧，盐帮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他们在朝廷上的办法不多，而在江湖上能和漕帮抗衡的只有咱们红花会了！依我看来他们请总舵主去也是想拉拢咱们红花会为他们撑腰。”，骆冰根据情报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如此说来到不是鞑子的阴谋了？”，陈家洛产生了兴趣，盐帮人数不少，地盘又在大运河要害之处，要是拉拢了他们不仅可以获取新的财源以补充失去丝绸等海贸原料的损失，还可以在清廷腹地扎下一颗足以瘫痪漕运的钉子。

“哼，谅他们也没这个胆子！”，骆冰冷哼一声，“他们所求之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带上九哥

和十哥去就可以搞定！我们三人出马漕帮也不敢不给面子！”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陈家洛摇摇头，“这倒是个将盐帮收入手中的好机会！这次我亲自走一趟吧！四嫂，你和我一块去！”，看到四下无人陈家洛对着骆冰露出暧昧的笑容。

骆冰脸上一红答应了下来；过了几日人员物资准备妥当，一行人走陆路往扬州而去，随行的除了骆冰之外还有杨成协和章进二人，特种部队的人马也被陈家洛带出来一半，以后他们少不了要有城市作战的机会，这次刚好当做演练。

一路上每次住店，陈家洛和骆冰虽然分住两个房子，但到了夜间陈家洛就会偷偷的溜过去和骆冰颠龙倒凤一番，受此滋润骆冰脸上的光彩也是越来越耀眼。

到了扬州，出身贫寒的特种兵们眼睛就不够用了，无不惊讶于此地的繁华。扬州乃是盐商聚集之地，现在这里可以说是大清有钱人最多的地方了，一片歌舞升平早让人忘了百年前的惨剧。

找到红花会分舵地址，派人送信给盐帮，陈家洛在茶馆的二楼等着对方的到来。半个时辰后下属来报，盐帮帮主到了，走到窗户看下去，见了盐帮

帮主的模样，陈家洛不禁一愣，接着轻声哼唱起来，“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禁不起太长的等待……”

第二百七十九章美人帮主

正思量间楼下已经传来上楼梯的声音，陈家洛起身走到楼梯口，以他的身份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很给盐帮的面子了，那盐帮帮主上得楼来，见到陈家洛落落大方的拱手道，“这位就是红花会的陈总舵主了吧！果然气表不凡，令人敬仰！小女子程淮秀拜见陈总舵主！”

“程帮主谬赞了，程帮主才是巾帼不让须眉！来，这边请！”，陈家洛还了半礼将程淮秀引到桌边坐下，心中暗暗嘀咕，老天爷你也太逗了吧！这位程帮主怎么和白娘子赵大美女长得一模一样，这个世界一定是崩坏了！

“陈总舵主请！”，“程帮主请！”，来回客套几回还是陈家洛坐了主位，程淮秀在客位坐下，两人带的随从分列俩人身后，摆出一副正式谈判的样子。

程淮秀虽然是个女子，但办事却干净利落、丝毫不见拖沓，坐下后没有七扯八扯直接进入正题，“既然陈总舵主肯来扬州，就说明有和盐帮合作的打算，不知道陈总舵主想让盐帮为红花会做些什么？只要咱们盐帮能做到的，我程淮秀绝不皱一

丝眉头！”

“程帮主爽快！”，程淮秀的做事风格很对陈家洛的胃口，自己大老远的从福建赶来，要是对方还扭扭捏捏的来回试探就太没意思了，“不知道盐帮想让我红花会做些什么？凡事有来有往，若是贵帮所求之事容易，我红花会也不好狮子大开口；要是事情难办，想必程帮主也不会随便打发咱们！”，双方都是大帮会的龙头，没有胡扯什么江湖义气的事，直接摆开利益说话。既然盐帮投石问路都花了上万两银子，陈家洛不怕没机会给盐帮留下个大人情。

“既然陈总舵主问起，我就直说了，咱们盐帮眼下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单凭自己的实力恐怕熬不过这一关去！”，说到这里程淮秀眼神扫过陈家洛身后的骆冰等人。

“这几位是我会中的九当家铁塔杨成协、十当家章进、十一当家骆冰！还有扬州分舵的余舵主。程帮主尽可放心！”，陈家洛那会不明白她的意思，当下起身介绍道。

程淮秀也赶紧站了起来，“杨当家的横练功夫小女子早就久仰了，章当家的轻功实在佩服；小女子初入江湖之时就想着能有一日可以像骆姐姐一样

快意恩仇；余舵主在扬州对我盐帮也多有照顾。”，一连串评价脱口而出，每句都说到这几位的得意之处，“若是知道陈总舵主身后站的是几位的话，小女子先前怕是都不敢坐下了！来。陈总舵主我也介绍下我会中的五位堂主，这是李进李堂主，这是……”

一一见礼过后，陈家洛命人搬来椅子，两批人分别坐到各自老大的身后，程淮秀也没了顾忌，直接说出了自己面临的问题，“前些日子朝廷下令收缴协饷。我扬州一地以富庶名扬天下，自然少不了要交上大大一笔银子。那巡盐副使谭金旺乘机聚敛钱财。若是他找那些盐商也就罢了，可他不敢碰这些有钱人，反而找起苦哈哈的麻烦来。贪污了一大笔银子就想告老还乡，我盐帮看不过去就把他的车队给劫了，人也杀了！谁知道消息泄露出去，盐漕总督索拉旺找上门来。漕帮又借势夺了咱们数块地盘，盐帮有些撑不下去了！”，除了巡盐副使谭金旺被杀的情况红花会没有查出来之外她说的倒是和红花会了解到的一模一样。

“盐帮身系扬州盐业安危，那索拉旺身为盐漕总督想必也不希望扬州盐业大乱吧？”，陈家洛并没有直接站出来为她出头。“或许他只是见盐帮做

事有些过界了，想稍微敲打一番，盐帮稍微表示下或许就过去了呢？”

“本来我等也是如此想的，可是送了银子过去他也不收，托关系他也不见。好容易搭上话了，他提出的条件又是我等无法接受的，故而只有拜托到陈总舵主头上了！”，程淮秀耐着心给陈家洛等人解释道。

“哦？不知那索拉旺提出了什么条件？”，陈家洛饶有兴致的问道。

程淮秀脸上一红，并未直接回答，身后的李进怒气冲冲的说道，“那狗官想要帮主去给他做小，这我盐帮如何能答应！”，说完怜惜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帮主。

“若只是若此也就罢了，为了盐帮我受点委屈又算的了什么？”，程淮秀平静的说道，“可是他让我嫁过去后将盐帮交给他的人打理，不怕陈总舵主笑话，盐帮虽小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基业，我程淮秀但有一点骨气也不会做出将祖宗基业送人的事来！”

“程帮主说笑了，盐帮威震两淮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先是恭维了一句，陈家洛继续说道，“不知程帮主想让红花会做些什么？”

“盐帮现在的麻烦有两点，一是索拉旺，二是漕帮。”，程淮秀也不矫情、干净利落的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漕帮这边已经和他们约好按照老规矩比武决胜，双方各出五人对战，谁先赢得三场就算谁获胜，本来我盐帮还有些把握，可是听说漕帮花费重金从京城请了威震河朔王维扬过来，小女子左思右想江湖上能和王维扬过招的恐怕也只有格杀火手判官张召重的陈总舵主了！故而厚颜相求，总舵主若是有什么要求，但说无妨！”

王维扬其自三十岁起出来闯道走镖，以一把八卦刀、一对八卦掌打遍江北绿林无敌手，号称威震河朔王维扬。江湖上有言，“宁遇阎王，莫遇老王；宁挨三枪，莫遇老张。”，说的就是张召重和王维扬，单就字面上王维扬的地位还要高于张召重。

“此事好说，我也想见识见识王总镖头的八卦刀！”，可惜苗人凤没带来，他和王维扬的弟子商剑鸣可是有仇的，商剑鸣被胡一刀用苗家剑法宰了，在让苗人凤用胡家刀法和王维扬斗一斗肯定有意思，“不知道来的还有哪些人？”

ps：感谢glwzero10的打赏，感谢赌鬼不是我的月票。

第二百八十章盐帮由来

“漕帮是要出两个人的，这俩人交给我盐帮去对付就好，只是王维扬还带了他的两个儿子过来！听闻他二人家学渊源，怕是还要贵会帮忙！”，反正到时请外援，漕帮已经做了的事情盐帮也能干，程淮秀也没觉得不好意思。

“莫非是王剑英和王剑杰两位师傅？”，这俩不就是后来在商家堡给福康安推倒马春花放哨的么？啧啧啧，看看都是姓王，人家老王推倒隔壁人妻御姐无数，你俩可怜的只能给人放哨，这日子也太苦逼了吧！

“陈总舵主果然见识广博！帮中兄弟在码头上见到他们父子三人一起被漕帮迎下船！小女子也找人打听过，据说这两位王师傅的功力不弱王前辈多少！”，程淮秀提醒道。

“江湖传言罢了，这两位不如老王多矣！”，飞狐中早已证明了他二人的战斗力，陈家洛回头看着章进和杨成协，“这件事就拜托二位哥哥了！”

“哈哈，总舵主放心，我二人在福宁早就憋坏了！”，章进裂开大嘴乐的找不到北，“要是老王俺还有两分顾忌，他们俩么，呵呵。”

“多谢杨大侠、章大侠！有二位出马，我盐帮可高枕无忧了！”，程淮秀再次起身致谢。

“若只是请咱们比武怕是用不着这么复杂吧？程帮主这里可有其他事情？”，武林中高手虽然少，但花上上万两银子也不会找不到，盐帮肯定还有其他事情要让红花会去办！

程淮秀的表情凝重了几分，眼神中闪过一丝厉色，“那索拉旺对我盐帮有必得之心，就算是咱们比武赢了，他还是会逼迫漕帮找我们的麻烦。要想解盐帮之困，还得从根子上想办法！”，不用说这根子就是索拉旺了，听她的意思是想做掉此人。

“就算他是总督，盐帮之中这么多好汉，想解决他也不是什么难事吧？”。陈家洛暗暗提高警惕，此中必有蹊跷。

“不瞒总舵主说，事发之后我亲自带人偷偷摸进总督府，没想到那索拉旺的武艺极高，一共二十来弟兄，最后只逃出来三个！”，程淮秀双目含悲，“从那以后总督府的防范更加严密，小女子实在是没其他办法了！”

“这杀官可是谋逆的大罪。要诛灭九族的！程帮主不害怕么？”，红花会走到这一步，陈家洛早就对一般的武林仇杀失去了兴趣，要是盐帮不能给

红花会带来足够的利益，刺杀索拉旺之事不提也罢！

“还请总舵主往我盐帮香堂一叙！”，程淮秀和盐帮五位堂主齐齐起身，“到了那里陈总舵主自然明白盐帮的心思！”

考虑了下，此事不像是阴谋。陈家洛带着骆冰等人跟着程淮秀出门坐上马车，马车绕来绕去到了扬州郊外的一座园子里。程淮秀带着他们来到盐帮总香堂。只见香堂之中密密麻麻的供奉着数百个牌位，程淮秀和五位堂主点燃三支线香恭恭敬敬的叩首。

“陈总舵主，诸位英雄请看，这是我盐帮的列祖列宗。”，程淮秀还好些，剩下的那五位堂主个个双目通红。“他们都是百年前扬州十日的遇难者，我和这五位堂主的祖先都是被家人藏在密室中才得以幸免。我盐帮子弟个个祖上和鞑子都有血债！往日里鞑子势大不敢轻举妄动，眼下众豪杰纷纷揭竿而起，我盐帮总算是等到了机会，若是总舵主帮我盐帮渡过此关。我盐帮就并入红花会，以总舵主马首是瞻！”，说完程淮秀带着五位堂主齐齐给陈家洛跪下！

“程帮主这是做什么？快快请起！”，陈家洛

赶紧将他们扶了起来，犹豫片刻还是问了出来，“无论是河南马朝柱还是山东王伦，距离扬州都比我红花会近许多，程帮主为何不找他们？”，别说他冷血，只是王八之气一露，四方豪杰纷纷来投的事情他压根是不信的！

程淮秀挥手止住身后的五位堂主，“一则盐帮和白莲教自古就不对付，二来我虽是个女子，却也看得出他二人只是一世之雄，不过刘福通、张士诚之辈！成不了什么大事，反观贵会行事稳扎稳打，不露丝毫破绽，虽说眼下的声势不如他们，但前景却要比他们好得多！就算为属下的这些兄弟着想，我也得为他们找个好点的出路才是！”

这个女子的眼光到不一般，既然你敢来投我也不怕你能翻出什么花样来！陈家洛告了声罪，“事关重大陈某人有些过于谨慎了，得罪了诸位还请见谅。贵帮既然愿意一同造反，我红花会自然无不接纳的理由。不如这样吧，等咱们解决了漕帮和索拉旺的问题再行细谈！”

“总舵主行事光明磊落，小女子佩服！”，见陈家洛没谈条件就答应帮他们解决难题，程淮秀对他的印象大为好转，“来，盐帮已经为诸位准备好酒席，还请总舵主和诸位英雄赏光，今日不醉不

归！”

酒桌上程淮秀豪爽之极，开席的三杯酒过后就提着酒壶从陈家洛道余舵主挨个敬酒过去，每人最少三杯，一圈下来也只是脸色微红，丝毫不见醉态。

酒后众人干脆在盐帮的院子里睡下，第二日起来用过盐帮精心准备的早餐，众人凑到一起商量起做事的细节来，最后商定先按计划和漕帮比武，比武之后再等到索拉旺出门的时候在大街上将之截杀！

回到红花会的驻地，陈家洛把截杀索拉旺的任务交给了特种兵的领队，这算是他们第一次执行任务，陈家洛先让他们出去准备计划，待计划审核通过后再进行行动。此次带队的队长兴奋地接过任务，立刻带着下属出去勘察地形、研究目标人物行为习惯。

又过了几日，盐帮和漕帮比武的日子到了，一大早程淮秀就带着人马接上陈家洛等人往约定的地点走去。比武的地点安排在扬州郊外的一座道观之中，这座道观的观主也是江湖上的一号人物，由他和扬州的一些名宿作为此次比武的裁判。

宣读完比武规则后，观主重新回到座位，比武

正式开始！

第二百八十一章比武

“对手的刀法虽然狠辣却不成章法，反观李堂主咋看起来好像是被对手压着打，实际上却一点也没吃亏，等对手这段攻势过去就是李堂主获胜的时候。”，杨成协许久不见这种江湖比武，看的有滋有味，还不忘和身边的章进交流一二。

“九哥说的是，可我总觉得有些不对。”，陈家洛压低嗓音说道，“想那漕帮和盐帮同居扬州，彼此都知根知底，漕帮不会不知道此人不是李堂主的对手，可还是派他出来是何缘故？想必留有后手吧？”

“或许是漕帮无人也不一定。”，杨成协犹豫着说道，不过这话连他自己也不怎么信，漕帮好歹是江湖中响当当的字号，李进的武艺虽然还不错，可要是说漕帮之中无人胜得过他也不太可能。正说话间擂台上局势突变，漕帮的汉子或许是体力不济，招式递到一半的时候脚下一个趔趄就往地上载去，李进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长刀疾出向对手肩膀斩去，即将临身时刀势稍缓，毕竟只是比武若是把人弄残了终究不好看。可是这一缓就给了对手机会，那人腰一拧躲过长刀，右手长刀上撩削去李

进长袍的一块下摆。

“承让了！”，想必漕帮那人早就预料到了此种结局，起身后立刻退开拱手道。

“这招是心意门的诱敌刀法，刀法虽然精妙，只是有失磊落。”，杨成协摇摇头道，显然很鄙视对方的手段。

可是胜了终究是胜了，李进红着眼等了半天还是悻悻的走下台来。第二场盐帮这边程淮秀亲自上场，漕帮那边上来一名贼眉鼠眼的老者，“此人叫舒彦，早年将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采花大盗。不少良家女子毁于他手，后来遇到少林的高手，去了他的是非根，从此销声匿迹。没想到竟然躲在了漕帮之中。”，骆冰很快认出了此人的来历。

这舒彦虽然下面没了，可好色的生性不改。一上台就嘴上不干不净的调戏着程淮秀。程淮秀年纪不大，江湖经验十分老道，对他的话充耳不闻，抖动手中长剑刺了过去，俩人瞬间斗成一团。这舒彦十分下流，不仅嘴上不干净，手中的判官笔也一直往程淮秀的胸前、小腹等部位点去，看的场下之人大骂不已。

过了三十来招，舒彦开始左支右绌起来。陈家洛等人还来不及高兴事情又发生了反转，那舒彦借

着擦身而过的时机对着程淮秀吐出一股青烟，程淮秀招式顿时一滞，舒彦回身一掌击在程淮秀背上，转身高举判官笔就要往她背心扎去。

“卑鄙无耻！”，陈家洛右手连弹，一连三颗棋子打在了舒彦的背上，他立刻定在擂台上。

“用毒无耻！”。“暗器伤人，算什么好汉！”。两边的人马顿时吵成一团，几位裁判交头接耳商议一番，最后还是判定盐帮落败。

“接下来就要拜托贵会了！”，舒彦所用的只是迷香，程淮秀很快恢复过来，一连两场都是占尽优势却落败。她对漕帮的无耻愈加痛恨。

“程帮主且安心，我等定然不辱使命！”，见盐帮连败两场陈家洛心中微微窃喜，赢一场锦上添花和连赢三场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人情可是不一样的！盐帮欠下的人情越大后继的合作对红花会更有利！

“八卦门王剑英在此，哪位英雄前来赐教？”。一名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跳上台来，右手一撩将长衫下摆扎在腰间，拱拱手趾高气昂的问道。

“十弟，这场我先上吧！”，杨成协反应比章进快了一分，跃上台朗声说道，“红花会老九杨成

协特来领教王师傅的高招！”

红花会三字一出现场顿时嘈杂起来，众人齐刷刷的把目光投向陈家洛这边，王剑英也不见了刚上台时的意气风发，红花会的几位当家都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好汉，他虽然自傲可对上杨成协也没把握，咽了口唾沫说道，“红花会不是在南边活动么，怎么来了扬州？”

“哼，我红花会分舵遍布大江南北，说不定哪天就去京城讨生活了，到时候恐怕还要劳烦王少镖头多多照顾啊！”，杨成协冷笑道，当初在西北之时红花会就和王维扬的镖局打过交道，他一向看不上甘愿给朝廷做走狗的王氏父子。

既然没好话就开打，王剑英迈开八卦步绕着杨成协转起了圈子，时不时出手试探，杨成协不紧不慢地跟着王剑英转圈，对于来招不闪不避，反手向王剑英劈去。他一身的横练功夫在此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王剑英印在他身上的掌力没有发挥丝毫作用，自己却被杨成协一掌劈到台下，双方不到十个回合，杨成协就获得了胜利。

“爹爹，孩儿给您丢脸了！”，王剑英灰头土脸的回到王维扬面前请罪。

“人家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人物，输给他不丢

人，你这些年有些傲了，输上一次磨磨你的性子也好！”，王维扬方才看了下红花会的坐席，发现他还稍有顾忌的无尘道长、赵半山等人都没有来，心下稍安，想着就算二儿子也输了自己也能把最后一局拿下。

王剑杰没急着上场，反而拉着哥哥的袖子小声说道，“大哥，你常在各家府上走动，看看哪位是不是有些眼熟？”，说完偷偷指着陈家洛的方向。

嘶！王剑英刚看到陈家洛就倒吸一口冷气，忙问道，“此人是谁？怎么和福统领长得一模一样？”

“看杨成协对他恭敬地样子，此人十有**是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家洛，京中传闻.....”，话没说完就被王维扬止住，低声喝道，“此事是你们能提的？还不赶紧上台去！”

王剑杰面色一肃等上台去，照旧是没过几招就被章进放倒。王维扬摇摇头提着紫金八卦刀上了擂台。这边陈家洛轻声叹气，哎，可惜今天不能用手枪啊！也跟着上了擂台。

ps：感谢暗夜之花影、hexuchun、六艺-的，感谢fyxxl的打赏。这两天在魔都参加起点培训，俺想说有些作者太坏鸟，晚上扎金花竟然把三本书放

俺背后，害的俺裤衩都输没了，打滚求安慰。

第二百八十二章长街刺官

“红花会陈家洛见过王老爷子！”，看到王维扬没有带镖囊，陈家洛知道他打算在这场比武之中留手了，对方给面子他这边也以礼相待。

“陈总舵主真是年轻啊！”，王维扬感慨道，他在京中做多了大户人家的生意，和福康安也见过两面，看到陈家洛的面容心里对那个不能说的传闻就越发相信了，假如是真的自己伤了眼前这位可就不好办了！当下回了一礼说道，“陈总舵主，我们不妨点到为止？”

“好说好说，既然王老爷子没带金镖，晚辈也不用暗器了，咱们是比刀剑还是拳脚？”，他学会逍遥游上的功夫后，拳脚上的功夫倒是比剑法要好一些。

“还是比拳脚吧！”，王维扬将紫金八卦刀放到擂台边，活动活动筋骨摆开架势，“你是晚辈，你先来吧！”

陈家洛同样放好宝剑，却没有先动手，王维扬可以摆长辈的架子，但他也是红花会的总舵主，要是先动手难免丢了红花会的面子，“王老爷子年纪大了，还是您先来吧！”

双方纠缠片刻，还是一起动手了事，俩人身影交错、你来我往的战成一团，一个经验老道出手大气，一个英姿潇洒招式精奇，台下众人顿时看花了眼。转眼就五十来招过去，王维扬毕竟年纪大了，斗得时间一长出手就慢慢迟钝起来。

念着刚才的好陈家洛并未立刻加紧攻势，反而放缓节奏又陪着他完了三十来招，王维扬这才主动退去，“多谢陈总舵主承让，老夫甘拜下风。”，陈家洛的好意他也明白。身为六十来岁的人和年轻人打了近百招也算可以对得起漕帮了，面子是别人给的却是自己丢的，再打下去就是不知好歹了，所以感觉时机差不多了王维扬当即认输。

漕帮那边自然不肯答应，“王老爷子，这不是还没分出胜负么？您怎么就认输了？莫不是害怕红花会势大不敢得罪？”。自己这边费尽心思赢了两场，外援那边却是连挂三局，漕帮的人心中这个憋屈啊！想硬逼着王维扬打下去。

“哼，老夫闯荡江湖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王维扬年纪虽大性子依然火爆，提起擂台边的紫金八卦刀，下台走到儿子身边，“既然漕帮不欢迎咱们，咱们回京去吧！”

旁边还有人想留下他们。王维扬一掌将黄花梨

的桌子击得粉碎，这才震慑住众人，到底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威震河朔啊！如此年纪还有这份功底，眼前这人年纪轻轻竟能打败他，着实了不起，连带着在场诸人看陈家洛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敬畏。

　　比武结束，按照江湖规矩漕帮再也没了和盐帮作对的借口，盐帮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回到盐帮总部后。程淮秀等人摆开宴席大大的感谢了一番红花会，尤其是今天上场的三位。几乎每个盐帮高层都过来敬酒。陈家洛倒还没觉得什么，章进和杨成协大为开心，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江湖风光了。

　　歇息两日，程淮秀再次找上门来，“总舵主，那索拉旺狗贼贪生怕死。身边护卫众多，要行动的时候不妨带上我等一起，就算不能亲手拿下那狗贼的性命，替总舵主挡住一些护卫也是好的！”，程淮秀语气悲壮。仿佛已经做好了牺牲若干盐帮帮众的准备。

　　“正要去找程帮主！”，陈家洛的语气倒是非常轻松，丝毫看不出面临大战的紧张，“我们已经打探清楚，索拉旺明日会出门去别院和漕帮中人会面！我们已经准备好在途中刺杀索拉旺，到时候还请程帮主去和咱们看一场好戏！”

“明日就动手？陈总舵主带了多少人？”，程淮秀显得有些惊讶，“这几日没听说有大批江湖中人进入扬州啊！”，记得陈家洛来的时候身边不过带了三十多人，在她看来这些人完全不够用的，怕是连冲破第一道防线都困难。

“且容我卖个关子，明日程帮主只需要和我等一起在一旁看戏就好！”，有些事情提前说了就达不到震慑他人的目的，陈家洛见她一副焦急的样子安慰道，“程帮主请放心，我陈某人也不是那种拿兄弟们的性命看玩笑的人，明日一战我有十成把握！”

第二日，总督府外长街的茶楼中，陈家洛带着骆冰、章进等人和程淮秀包了个靠街的包间，等了半个时辰，总督府大门缓缓打开，在百十来名全副披甲的护卫簇拥下，八名轿夫抬着一乘银顶大轿缓缓前行。

“来了！”，陈家洛抽出一面红色小旗对着对面屋顶摇了摇，对面同样的红色小旗摇摆回应，信号就这样迅速传遍所有参与行动的人。

街面上的百姓被清扫一空，他们挤到两侧店铺的屋檐下看着街中间的那顶大轿子露出艳羡的神色。这种表情没保持多久就瞬间转为惊恐，突然从

屋顶冒出几个黑影，右臂一挥几个黑黝黝的物件落入护卫群中。

“有刺客！”，护卫头领大喝道，闪电般伸出右臂用盾牌将袭来的暗器挡开，同时退后一步准备向总督靠拢。

还没等他挪动脚步，那些黝黑的暗器轰的一声炸开，队伍顿时大乱起来。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又是几个手榴弹扔过来，不等落地那些护卫就唰啦一声避开！

又是几声巨响，亲随连忙拉开轿帘，“大人，刺客来势凶猛，轿子中行动不便，您先出来咱们护着您先回府去！”

“好！”，索拉旺方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从轿子中钻出跟着亲随往后跑去。

“大人小心！”，只见又是一枚手榴弹画着弧线往索拉旺这边落下。索拉旺方才已经看到这东西要落地一会儿才会炸开，眼下身边都是人跑不出去，仗着自己武艺高超索性拔身而起抬脚向手榴弹踢去。

身子刚腾到半空，只听砰砰砰三声响，索拉旺的胸口、大腿、后背同时出现三个血洞，人无力的栽倒在地，同时手榴弹也恰好落到他身边，轰的一

声巨响，索拉旺化为一句焦尸。

第二百八十三章女人心海底针

“总督大人死了！”，亲随嘶声裂肺的声音响彻云霄，众护卫当下就红了眼，朝廷大员在自己的护卫下被刺客杀死，自己的脑袋算是悬了。当下顾不得不断飞来的手榴弹和子弹，红着眼往红花会成员这边杀来。奈何红花会的特种兵都在屋顶上，一时半会儿哪能找到上房的梯子，一群人在楼下面干着急没办法。

“时候差不多了，按计划撤吧！”，陈家洛从怀中摸出一支烟火点燃，立刻带着骆冰、程淮秀等人下楼而去，撤退的路线是昨天都计划好了的，盐帮也连夜将城中的重要据点撤出，扬州城内除了几个不为人知的据点外，大多数地方都人去楼空，红花会的分舵也是如此处理。

乘着清军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伙人冲出城外，来到早已安排好的据点，“我红花会还好些，在扬州没多少人手，贵帮这次怕是不那么容易过关啊！”，陈家洛关心的问。

程淮秀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来，“总舵主的手下果然不凡，方才使火铳的那几位距离索拉旺怕不止有几十丈远，能打这么远的火铳小女子还从

没听说过。”

“此物得来不易，我会中眼下也只有几十支，当时得知程帮主邀约，想着或许排的上用场就全带来了！”，这些的确都是实验室手工打造的产品，尚未实现量产。

程淮秀这才想起陈家洛方才问的问题，自信满满的说道，“只要过了眼前这一关，剩下的都好说。我盐帮在此地已经超过百年，凡是盐业这一行，上上下下都有我们的人。只要天下人还想吃盐，朝廷就不至于逼迫我们过甚；这次也是索拉旺来得突然，帮中没有准备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料想经此一事后下任总督也会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程帮主果然胆气十足！”，陈家洛先是称赞了一句，又好心的提醒道。“盐帮虽大，但朝廷若是下了决心对付盐帮，贵帮怕是也不容易过关。日后要是有什么不测，程帮主不妨带人来福建，我必倒履相迎！”

“有劳总舵主挂怀！”，程淮秀领着手下的堂主深深一礼，“此次事后我盐帮打算暂时潜伏下来，在扬州也用不着这许多弟兄；我想请李堂主带上一些兄弟去福建帮着总舵主做事；今日一见方才得知，红花会手下的人马竟精锐至此。等他们去了

福建，还望总舵主不吝赐教。”

“此事好办，我这就派人去杭州；李堂主可以带着人马从杭州上船走海路去福建！”，暂时庇护一下未尝不可，但学东西么.....“不过话说到前头，有些东西却是只有本会的弟兄才能去学的，贵帮的这些弟兄么.....”

“此事小女子明白！”，程淮秀从李进手中接过一本厚厚的册子递给陈家洛。“这是我帮中的名册，从今日起我盐帮就归属红花会统帅！李堂主只是先行一步。等我处理完扬州的手尾之后也会带着剩下的人马去福建。”

这女子倒是比一般的男人干脆多了，陈家洛也不矫情，送上门来的势力哪有不接收的道理，“好！等诸位到了福建，福建的盐务就交给诸位去办好了。我会中对制盐之法也有些研究，到时候定能让盐帮的弟兄们大吃一惊！”。既然个甜头了索性多给一些，“到时候盐帮的诸位弟兄还是独成一系归属程帮主统帅。”

听到不会被拆散程淮秀和几位堂主总算是放下了心中的石头，陈淮秀思索片刻决定投桃报李，“此次人我也不会都带走，留些可靠的人在扬州。等将来总舵主打到江苏来了也好接应，我的人

马虽然不如总舵主的属下骁勇善战，但带带路做做内应还是可以的！”

这等好事陈家洛当然不会拒绝，在此处休整一晚，第二天双方分道扬镳，陈家洛留下杨成协帮着盐帮协调船只，他自己则和骆冰、章进带着特种兵们先走一步。

这天晚上，客栈之中，陈家洛终于找到机会摸进了骆冰的房间，一番缠绵之后骆冰伏在他怀里问，“你打算如何安置这位程帮主？”

“先前不是说了依旧让他们处理盐务么？咱们眼下没有专门的人手制盐，等他们来了再加上咱们研制出的新式制盐法，定能让扬州那些脑满肠肥的盐商要饭去！”，陈家洛有些搞不清楚骆冰为何突然会问起这些。

“我是问哪位帮主如何安置？不是问盐帮！”，骆冰的语气听起来有些怪。

“还能如何处理？让她依旧统领盐帮呗！”，陈家洛还是没听懂她的意思。

“哪有女人家抛头露面出来办事的！”，她浑然忘了自己还管着情报部门呢。

“为何不能？青桐在军中，你在情报部门不都干得好好的么？下面也没人敢说不服气啊？”，陈

家洛捏了下她的脸蛋。

“那如何能一样，青桐是你的夫人，那些人听她的命令就是听你的命令。”，骆冰反驳道。

“哦？那为何也服你啊？”，陈家洛刚调笑了一句突然发现不对劲了，惊讶的起身问道，“你什么意思？”

骆冰赶紧拉起被子盖住自己的胸口，“要我的意思你收了她就是了，盐帮的人安心，咱们用起他们来也放心！”

靠，我都不激动你们怎么个个急着往我房里塞人啊！“莫非日后我红花会每收复一股势力就让我结一次婚不成？况且我看那程帮主对我也没其他意思。”

“那可不一定！”，骆冰说起这些也像一般女子一样兴致勃勃，“这几日我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初见时她还面带惊讶，似乎是觉得总舵主年轻了；等总舵主打败王维扬后她就对总舵主佩服起来，再到杀死索拉旺，她看总舵主的眼神又是一变，既佩服又倾慕，以我的看法，若是咱们上门提亲，她断断不会拒绝！”

哎，女人的心思还真是复杂啊！这些事情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第二百八十四章备战

“总舵主若是不放心，等程帮主来了福建我去试探试探，要是她没这个意思此事就此作罢，若是她默认的话咱们就安排人上门提亲去吧！这种事情总不好女方先开口！”，骆冰对这件事非常上心，拉这陈家洛一个劲儿的说着自己的打算。

想我前世去相亲的时候可是没少受过鄙视，到了如今到处有人主动给送妹子，这是何等幸福的生活啊！除去加深两个帮会之间的关系之外，程淮秀有着不俗的外貌和这个时代的女性少有的洒脱性格，而且还可以满足陈家洛的明星情结，此事又有何乐而不为呢？陈家洛微微点头默许了骆冰的做法，“这些事情还早着呢，眼下就快天亮了，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吧！”，说完陈家洛又翻身压了上去。

弄死索拉旺清廷的漕运和盐务又要乱上一阵，又收获了一个实力强劲的盟友，返回的路上一行人可谓是神清气爽，章进难得的过了一次比武的瘾，一路上唾沫四溅的吹嘘着自己如何将八卦门的新一代代表玩弄于股掌之间。行到浙江南部的时候一行人发现清军的兵马似乎比往日多了些，盘查也比来

的时候严格许多，骆冰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再酒楼画了会中的暗号，没过多久就来了一个绿营的千总，恭恭敬敬的带着他们通过关卡回到福建；看原著中浙江绿营被红花会渗透成了筛子，今日可见一斑；可惜原著中陈家洛那个二货不懂得利用这些资源，在乾隆面前把这些人亮出来显摆，估计事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鞑子之手。

“总舵主。”，那千总恭恭敬敬的说道，“在下杭州分舵马舵主属下香主林喜旭。前些日子接到上峰命令，咱们浙江绿营被抽调出不少人来到浙南，听说再过一阵儿就要和福建绿营配合围剿咱们红花会，相关情报我已经汇报给马舵主，马舵主也派人快马加鞭送往福宁。”

“浙江绿营和福建绿营联合行动？”，不知道老丈人参加了没有啊。他可是浙江水陆提督啊！“那领军的是何人？李提督还是杭州将军？”

“提督大人前些日子已经领兵去北边防备马朝柱去了，此次领军的另有其人，听说朝廷派了一位亲贵大臣来统领两省军务，小的若是得了消息立刻禀报。”，千总恭恭敬敬的回答。

“嗯，若是战起我也会安排人联系诸位在绿营中的兄弟，等上了战场你们不妨稍微靠后一些，以

免咱们的枪炮误伤了你们！”，陈家洛点点头说道。

“多谢总舵主关怀。我等醒的！早就听说了如今会中的枪炮犀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脱了这身皮光明正大的上阵和鞑子厮杀啊！”，千总感慨道。

“勿用担心，时间不会太久了，最迟再过两年咱们就能光复浙江。”，陈家洛适时地放出鼓励，“兄弟你先再忍耐一阵儿，到时候把八旗的那些废物都给宰了为浙江的兄弟出气！”

一路送到省界。林千总这才依依不舍的告辞，看得出来他对身在福宁的红花会成员非常羡慕。能在绿营中混成千总的显然不是简单的人，哎，自己眼下算是落到了这些人的后面，想要在日后的红花会中出人头地，接下来得立下大功才成！他暗暗下定决心。

出了浙江就是自己的地盘了，回到福宁一路上也时常可以遇到出来拉练的军队。明显这边也得知了消息，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来到市政府中，里面的工作人员脚步也比往日快了不少，空气中弥漫着战前的紧张气息。

看到陈家洛等人回来，心砚大喜。他在光复福

宁之后正式改名严新，“总舵主，听说鞑子又要进军，你不在福宁咱们都有些不安，正要派人去江苏请您呢！”

“之前又不是没做过应对鞑子进军的预案，照着去做就好了！”，陈家洛跟着他快步往会议室走去，“先去把人都叫过来吧，说说最新的情况！”

“是，我这就去叫人！”，严新领命而去，不到半个时辰，红花会各方面的头头脑脑就齐齐的聚在了会议室中，陈家洛敲敲桌子，“都把情况先说说！”

“我先说下打探到的情报吧！”，这段时间骆冰已经从情报部门调出了最新的情报，“此次鞑子打算兵分四路同时进军，北边是浙江绿营，大概有七千人；南边和西边是福建绿营，这次杨廷璋算是下了狠心，凑出了三万多人；东边是黄仕简的水师，连台湾的水师都动了，这次福建水师算是倾巢而出了！京中传来消息，傅恒已经把庄亲王打得大败，庄亲王弃了盛京出逃，现在东北天气转冷无法追击，故而傅恒暂且带着大队人马返回关内，鞑子的兵力宽裕不少，眼下从京中调了三千精锐前来福建，领军之人是福康安，这次大概是由他统领浙江、福建两省军务了！”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能上阵？”，陈家洛回过头问霍青桐，同时心想福康安啊，用别人我还头疼些，把他送来岂不是专门为我开挂的？

“之前的一万老兵打散了些去带新兵，新兵的训练进度并不一致！眼下能跟得上老兵的大概有八千人，剩下的一万多人只能作为辅助了！”，霍青桐汇报道，“还要留一部分军队防备有人在福宁府内作乱，此次能拿出来和鞑子作战的军队有一万八千人；海军那边有三千人，虽然人数比黄仕简少得多，但咱们船坚炮利，对方只要敢来，定能让他有来无回。”

“这么说来海上不用担心，只需防备陆上的进攻了？”，陈家洛轻松地笑笑，“一万八千人对四万人，听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么？”

众人对清军的实力也是相当清楚，同时大笑起来，笑过之后陈家洛接着问道，“粮食、武器弹药这些准备的如何？”

第二百八十五章战争的目的

“粮食方面眼下虽然秋收未至，但今年打下福宁之后收获了大批良田，均采取规模化种植，在使用了科学耕种方法后夏粮收获比往年多了三成，再加上收粮时比往年少了许多中间环节，咱们收归府库的粮食比朝廷多了五成。还有赵当家的也从越南黎朝哪里购买了不少，目前的库存足以支撑大军的行动。”，随着局面的扩大，杨德望从工厂中脱身出来开始统领整个福宁府的粮食生产问题，回答完之后他看了看高类思。

“武器的话旧式步枪的库存已经足够目前军队的使用，新产品的生产还在调试阶段，这次战斗中怕是只能给一千人装备线膛步枪了。”，高类思翻开笔记本一板一眼的回答，“手榴弹还有一部分缺口，再有半个月时间可以完成。大炮目前仍然以小口径运动战火炮为主，考虑到后期可能进行攻城战，更大口径火炮的制造已经提上日程。总舵主，从目前来看现有的兵工厂满足三万人的军队所需已经是极限了，福鼎受区域和矿产资源限制无法扩大生产，咱们该考虑开设其他分厂的问题了！”

“这是个问题。”，陈家洛赞许的点点头，像

这样具有统筹性和前瞻性的人才才是目前红花会最需要的，“这件事就交给高先生去办，其他部门全力配合！只要高先生调查后给出选址建设方案，我们就按照高先生的方案去执行！”

“我尽快拿出方案来！”，高类思似乎意料到陈家洛会如此回答，自从到了福鼎之后他和杨德望终于能大肆施展才华，随着日以继夜的辛苦工作，整个福鼎在红花会的引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成就感给他们带来的是比天主的恩赐还强烈的幸福。

“诸位对此次作战的目的可有结论？是击退敌军就行了还是要顺势扩大地盘？如果在击退敌人后还要扩大地盘目前的准备是否充足？”。在对他二人点头致意后陈家洛接着问道，在战争之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战争的目的，而一切战争都是政治的延续，现在要讨论的也是红花会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战略目标，是稳扎稳打还是狂飙突进？

“这还讨论个啥？自然是能把鞑子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能打下多大的地盘就打下多大的地盘！”，章进不耐烦的拍着桌子说道。眼下开会已经开了一个多时辰了，他早就坐立不安了，开会对他来说简直比双倍的军事训练还要残忍。

“十弟，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徐天宏缓缓劝道，“地盘不是简简单单的打下来就行了，打下来之后还要恢复当地的秩序，按照咱们红花会的规矩进行管理；这就要求咱们有足够的人手来做这些事情，除了人手之外还要准备好帮助百姓恢复战后生活的物资。若是做不到这些，打下来的地盘越大对咱们越不利！”，徐天宏这段时间的学习效果非常好，已经慢慢地理解了陈家洛的施政理念，这番话说的陆菲青、严新等人不住点头。

“我先说说吧！”，无尘道长不在，眼下年纪最长得陆菲青率先发话，“单就政务这一块来说。目前能管理好福鼎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了，若是打下更多的地盘一时之间哪里找这么多的官员去？前阵子招募来的公务员尚在学习阶段。能处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还算勉强，独当一面暂时还不够；经世大学毕业的学子理论经验虽然丰富，可也要经过实践锻炼。就和徐当家方才说的一样，打下来地盘不难，难的是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总舵主，要想打下整个福建还得多储备些人才”。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和学习，陆菲青也跟着学会了不少新词汇。

“是啊！”，陈家洛跟着叹气，现在的人才确实已经成为制约红花会扩张的最大问题，军队尚且

还好。政务和工商业方面的人才确实不足！揉了揉太阳穴，“看来经世大学还得继续扩大规模，我们办一些专门的短期培训班吧！凑够一批人就先教授一批，先教给他们基础知识，后期在工作中继续学习，等到了下个阶段再开设更高级的培训班进行提升。公务员考试那边从今以后每个月招收一批！之前的人中有表现突出的可以吸纳进红花会，在经过培训后可以给予更高级的职位，一来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报考，二来可以激励已经入职的人的工作积极性！除此之外咱们现在可以开始建设全面的教育体系了，在各个集体农庄开办小学和初中教育，在每个县城开展高级中学教育！收录适龄孩童入学，按照咱们的理念提供基础教育，等再过个三五年，第一批的学员就能排上用场了！”

“粮食和武器的话倒也不是不能挤出来一些！”，杨德望和高类思商量后回答，“目前想要控制福建全省尚且做不到，但再多支撑一个府的消耗还不是太大的问题。况且我们占领这些地方后也会有所收获！那些大户人家都有存粮的习惯，只要咱们下手果断，或许不用从福鼎调粮就能满足需求。”，这也是根据在福鼎干掉赵高杨等三家得出的经验。

“军队方面完全不用担心，参谋部已经做过推演，以我们目前的实力足以占领半个福建的地盘！”，霍青桐言简意赅的回答。

“距离打仗结束，正式占领地盘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加大人才培养选拔的力度，咬咬牙也能凑出一些人来！眼下福宁的工作已经逐渐上了正轨，到时候从福宁抽人，把一些经验丰富的官员调到新地方，老地方用些新人进行辅助工作，局面尚且可以维持。”，严新字斟句酌的说道。

看来大部分人都是想在进行一次扩张的啊！陈家洛默默地把这些信息消化了一遍，心中已经做出了决策！

第二百八十六章目标台湾府

“这次鞑子的四万兵马里有多少是从台湾府调过来的？”，陈家洛看着骆冰问道。

“有三千多人，台湾本来就地广兵少，此次又被抽了三成兵力，岛上的天地会最近的动作也多了起来，似乎想乘机起事。”，说道这里骆冰突然意识到了陈家洛的意思，“总舵主可是想打下台湾府？可是咱们目前水师的实力还不够，恐怕没办法运送大批兵力上岛。”

“是啊，这的确是个问题！”，船只可以想办法从赵半山的船队中调集，可是福建水师三万多人也不是白给的，就算不敢和自己手下这些三级风帆战列舰硬拼，可是骚扰运送船队这些事情还是敢做的，“欲取台湾，必须先干掉黄仕简的水师，可咱们眼下的水师还吃不掉他。”

“为何是台湾？咱们打建宁府不可以么？”，徐天宏问道，“打下建宁府就能和浙江、江西连成一片，浙江是咱们的大本营，江西民风彪悍正适合招兵扩展势力；台湾孤悬海外、人员稀少，恐怕不利于咱们扩张啊？”

“台湾孤悬海外反过来说就是易守难攻，只要

有一只船队扼守海路咱们可以安心发展，人少的话可以从浙江、广东、福建送人上岛，眼下活不下去的百姓这么多，人员不是问题。再说了台湾府可是有咱们目前最缺的煤矿和铁矿啊！”，巧合的是台湾的煤矿铁矿大部分分布在北部，距离福宁府很近。将来的物资运输也很方便。“对了，台湾还有硫磺，有了这些咱们就能造更多的枪支弹药；建宁府地处三省交界处是好事也是坏事。咱们能打出去鞑子也能打进来，咱们眼下羽翼未丰还是以积蓄实力为先，不宜过多招惹别人。还是让王教主和马教主二位出风头去吧，咱们先扎扎实实的练好内力，到时候自然无坚不破。”

“水师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想！”，骆冰伸手在地图上的某个点指了指，“眼下黄仕简为了攻打咱们。将福建水师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了福州附近的梅花所，若是能乘机将他们一锅端了，起码三年之内不用再担心水师的问题。”

“三年后就该轮到别人害怕咱们的水师了！”。霍青桐笑道，在海军中的几个月，让她深刻体会到了海权的重要性和近代海军的威力。

“淡水厅和鸡笼附近多有小煤矿和铁器作坊，所出产铁器、煤矿的质量都不错。若是真向总舵主

所说有大量煤矿铁矿和硫磺储藏的话。台湾府的确要比建宁府更适合成为现在的目标！”，高类思从自己部门的角度出发给出了意见。

“国姓爷当年在台湾经营多年，现在台湾府中多有天地会的成员，咱们将来上岛少不了要和这些人打交道。”，陆菲青提醒道，“天地会在两广、南洋一带势力极广，若是应对不当恐怕不利于咱们将来的扩张。”

天地会啊！不知道韦香主的后人还在不在？陈家洛稍微开了个小差，这个半地下组织的历史几乎贯穿了整个清朝。就在十多年后这个组织的成员林爽文就会在台湾发动起义，清廷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往后。太平天国起义中照样出现了这个组织的身影。清末他们又成了各个正当争抢笼络的香饽饽。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卵用，这个组织虽然有着众多的会众，势力范围横跨两广南洋，但缺乏严密的组织架构、成熟的运作体系以及明确的奋斗目标，一次次的起义要么迅速被镇压，要么给别人做了嫁衣。

战略上要鄙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虽然不怎么看得起天地会，但他们的确拥有影响历史进程的实力，陈家洛敲敲桌子思索片刻后吩咐骆

冰，“不妨先和台湾的天地会接触一下，看看他们想要什么？毕竟大家都是立志反清的人，只要不违背这个前提，一切都可以商量着来！四哥过几天不是要给天镜禅师他们送一批武器么？若是找不到合适的人联系，不妨让天镜禅师出面联络，他们和台湾府的人马虽然是不同香堂，但终究是一伙儿人。”

“是！我这就去安排！”，骆冰干净利落的应道。接着又说了一些如何安置盐帮成员、在福建发展制盐业等事情，一直到天黑才各自散去。

好一阵儿没见霍青桐了，今天既然遇到肯定不能放过，回到房中陈家洛就想动手动脚，却被霍青桐以天色尚早拒绝。心痒难当的陈家洛只好忍着**叫人送来晚饭，和霍青桐一边吃饭一边闲聊。说了一阵儿近期军队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后，霍青桐突然说道，“对了，林家妹妹最近来福宁府了两次，想必是想你了吧。最近要是有时间你不如回福鼎去看看她和沅芷妹子。”

嗯？这是怎么回事？她不是一向对自己不理不睬么？怎么会主动上门？陈家洛浑然没有察觉上次他的行为已经改变了林静心中对他的固有观念。

第二天醒来陈家洛就把霍青桐昨晚的话抛到一

边，现在清兵马上就要打上门了，那还有时间去理会一个莫名其妙的傲娇妹子。

视察陆军，加大了实弹射击训练的力度；参观海军的新队形练习，询问海军方面对新式火炮的看法；巡视工厂，了解武器弹药的最新生产情况；微服私访，去各处了解百姓们对清军即将来袭的看法，从陈家洛观察到的结果来看，现在福宁府的百姓虽没有箸道箪食壶浆以助王师的程度，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新政府的工作表示了满意，言语之中隐隐约约的表现出对清军大肆进攻之下，好日子还能不能继续过下去的担忧。

一切都在正轨上发展，只要这次打败清军，百姓们对红花会的信心就会更多一分，下次再要征兵就会容易许多！等到军队的数量上升到五万，整个福建就将成为红花会的势力范围！

第二百八十七章大战将至

“启禀总舵主，据福州方面的情报人员回报，福康安已经于三日前进入福州。”，原来的福宁府衙，现在的福宁市政府内，骆冰正在向陈家洛汇报最新的情报。

“哦？他有何举动？”，自己的这个便宜大侄子在历史上留下的战绩貌似不错？可是他这次要面对的对手远远比历史上的那些强大，这次他要吃瘪了。

“据说福康安入城后不顾杨廷璋颜面，进入总督衙门后大庭广众之下就请出圣旨大大呵斥了杨廷璋、吴克功、新柱、黄仕简、马负书等人！”，敌人越窘迫就能证明己方给他们造成的困难越大，骆冰露出一丝笑意，“接下来拒绝了杨廷璋等人的宴请，直入绿营营地检阅操练，更是一连斩了十来个千总以上的军官，整个福建绿营为之一肃，随行的黄仕简、马负书等人为之胆颤不已。”

“杨廷璋可是独掌两省的一品大员啊！福康安如此不给面子也不怕日后找他麻烦？”，到底是便宜儿子，待遇就是不一样，放到其他人哪有这个胆子。

对于陈家洛的问题骆冰不予评论，“此举之后整个福建的官员都紧张起来，生怕福康安下一个就会要了他们的脑袋，各地的军粮纷纷运来，那些还在路上磨蹭的兵马也加快了行军的速度，就连黄仕简也在梅花所将船只粉刷一新，做出准备大举进攻的姿态来。”

“走，咱们也去军中看看。”。陈家洛站起身来，“之前都是小打小闹，这次算得上是咱们红花会起事以来的第一场大战。去看看青桐他们准备的如何了！”

换上军装快马加鞭赶到军营之中，只听见枪炮声不绝于耳，数千士兵正排着规整的队形在大炮的掩护下向前方进攻，只见最前排的连队动作整齐划一，举枪、开枪、装弹的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流畅，不一会儿便攻到了前方的第一道防线之前。

“报告军长，我军正根据训练计划进行演习。请指示！”，霍青桐匆匆走到陈家洛身前，举起右手敬礼汇报道。

“继续按照训练计划进行演习！”。陈家洛回礼后说道，说完和霍青桐一起上了高台一边观看演习一边听她解说，突然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指着最前方的那个连队问道。“你看。那个连长是

不是攻打恶虎寨后获得过勋章？”

整个演习计划就是霍青桐组织完成并执行的，对于麾下这些人马她烂熟于心，看也不看就回答道，“最前方那个连队都是从攻打恶虎寨开始就在军中的老兵，领队的连长叫杨大柱，是在福鼎就加入我军的第一批士兵！”

“是个好样的！一会儿演习完了请他过来一趟！”，这些人相当于黄埔一期成员，未来必将会成为军中的领导力量。陈家洛也不介意制造两个军中偶像供士兵们学习。

又看了一个多时辰，整个演习顺利完成。在排枪大炮的威力之下，假装清军的不对几乎没给他们造成任何困扰就被迅速击溃，用近代军队吊打封建军队还真是欺负人啊！

演习结束，霍青桐下去召集军官做事后总结，杨大柱也被人带到了陈家洛面前，和上次见面想比，从杨大柱身上已经看不出他一年多前还是个瘦巴巴的农民了，长期锻炼和充足的营养让他的身材变得魁梧结实，多次战火让他的眼神变得犀利，连战连捷让他的旗帜变得自信；是个当兵的好苗子，陈家洛心中暗暗赞了一句。

“报告！陆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一营一连连

长杨大柱前来报到！”，杨大柱敬礼大声说道，双目直视前方，腰杆挺得笔直，丝毫不见紧张。

“稍息，坐吧！”，陈家洛回礼后用轻松地语气说道，“今天看演习的时候就看到你有些面熟，问了下果然是你！这次可比恶虎寨那时候打的好多了！”

“谢谢军长。”，杨大柱坐到椅子上，听到陈家洛夸奖他又微微抬了抬身子，“上次恶虎寨后教官们制定了新的训练计划，从那以后就再也没犯过这种错误！”

“很好，能从每次战斗中吸取教训并进行改进，我们的军队迟早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陈家洛赞许的点点头，“不过之前几次都是小打小闹，最近马上就要和鞑子大战一场，对面可是有四万清兵，我们只有一万多人，你怕不怕？”

杨大柱眼神里闪出一丝轻蔑，“报告军长，就绿营那些废物，我们一个连就能打一个团，他们来四万人还不够咱们一个师打的。我们这次演习的假想对手就是清军，结果您也看到了，他们完全挡不住咱们的进攻。”

“这次可是有从京城调来的精锐，和桐山营那

些家伙可不一样！”，陈家洛故意做出一副担心的样子。

“来的三千人里骑兵和火枪兵各半！都是打了多年仗的老兵！”，杨大柱对敌人的情况张嘴就来，“我们做过测算，以鞑子骑兵的速度，完全无法穿透咱们的弹幕；就算从侧面进攻，我们调整阵型的时间也不够他们冲过来的！至火枪兵，他们的火枪无论是射速还是射程都没办法和我们想比，就更不用说训练了。这三千人我们连就能拿下来！”

“哈哈哈哈！好样的！”，见到自己的基层军官都有这种素质，陈家洛心情大好，又勉励了他几句才把他送走。

自从福康安来到福建，清兵的调集速度明显加快了许多，半个月后大批人马就在福州集中，缓缓地往福宁前进，没几天就来到霍童溪附近。

红花会也早已做好接战的准备，福建水军被挡在福宁海域之外，北边和西边的军力薄弱不足以进攻，福康安带着三万兵马将南边作为主攻方向，他们的对面是一万出头的红花会军队。双方在霍童溪畔展开阵势、厉兵秣马，大战一触即发！

ps：我靠，好激动，今天竟然收到1888的巨额打赏了，感谢楚桥01，我争取周末前码一章加更出

来。感谢暗夜之花影、校风、为了好书而取名的月票。

第二百八十八章对射

“渡河时半道而击乃是兵法常识，偏偏我等渡河之时红花贼丝毫未有阻拦，想必是敌酋不通兵法之故，大人，如此看来此战我大清必胜啊！”，马负书凑到福康安身边，浑然不顾自己年龄比福康安大许多，使劲拍着马屁，以求能蹭到一丝功劳以抵消自己之前丧师的罪责。

福康安头也不回，面色轻松的举起千里镜，闭起右眼将左眼凑到镜口观察着红花会的阵型，刚看了一会儿他就放下千里镜皱起了眉头，“这红花贼的阵势颇为怪异，不知有何深意。”

马负书远远地看到红花会的阵型和上次并无太多不同，士兵们端着装有闪亮刺刀的火枪排成整齐的两列横队，正对清军大营展开堵死了清军前进的道路。横队后方是大大小小的火炮，火炮后方的小山丘上竖着红艳艳的大旗，似乎是敌军帅营所在，游骑在山丘下四处游弋。和清军最大的不同是红花会的阵中全是火枪大炮，丝毫不见刀牌手、长枪手等兵种的身影，骑兵也不多，看上去只有千把号人。

我要是有骑兵的话还会放你过来？陈家洛仿佛

听到了马负书的话，心中暗暗吐槽，之所以把清兵放过溪来一方面是这里地势平坦利于自己的火枪兵展开，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有效地歼灭敌人，身后有河流阻挡他们逃跑的速度无论如何也要慢一些吧？

“福大人，这红花贼火器犀利。故而阵中并无刀牌手、长枪手等兵种。”，马负书耐心的给福康安解释道，“上次末将与这火花贼交战之时。末将亲自率领麾下儿郎拼命突进，奈何贼人火炮声不绝于耳，未曾靠近敌阵士卒们便死伤大半，末将只好...末将只好.....”，马负书说到此处语音哽咽，竟是再也说不出话来。

“尚未开战就语露惬意，是何居心？”。福康安冷哼一声回过头来瞪着马负书，两侧的护卫上前一步，只要福康安一个手势他们就会上前把他拿下！

“末将不敢！末将只是提醒大人这红花贼与其他逆贼想比颇有不同之处。”。马负书赶紧跪下请罪，自己出身卑微，是万万不敢和福康安这样的天之骄子作对的。

“不过是火枪而已，我观那贼人的布阵阵势薄弱。只需用火炮轰开贼军阵型。再勇气并冲杀一阵

即可破开，到时候步卒一拥而上，此战可以休矣！”，福康安自信满满的说道。

“大人高明！”，马负书立刻竖起大拇指赞道，“还请大人允许小的戴罪立功，这率领骑兵冲杀的活儿就交给小的吧！”

“你？”，福康安不屑的扫了马负书一眼。仰头哈哈大笑起来，身后的亲卫凑趣道。“你还是看好你手下这些废物吧，论骑射的功夫还的看咱们八旗的爷们儿！”

与此同时陈家洛也举着双筒望远镜观察着对面的变化，片刻后放下望远镜语气轻松的对着霍青桐说道，“除了多了些骑兵之外和上次并无不同，按计划行事吧！务必把这些士兵都留在这里！”

霍青桐领命而去，一道道指令随着快马奔走的传令兵传向阵地的每一个角落。看到自己这边做好了应战的准备陈家洛对着身背线膛枪的特种兵们说，“你们也去玩吧，按照之前说的，优先击毙敌军的将领、炮手，对了，福康安的话就暂且放过吧！”

“观察手，目标敌军炮兵阵营，测距！”，炮兵阵地中，皮埃尔教官大声发布命令，数名手持测距仪器的士兵迅速起身将仪器对准清军的大炮所在

报出一个个数字，身后的炮手根据他们报出的数字快速调整炮口的位置。

“开炮！”，“开炮！”，双方的指挥官同时发出吼声，轰的一阵巨响，火光一闪硝烟迅速弥漫在炮兵阵地之中。清兵那些红衣大炮所发射的实心铁弹尚未到达红花会的阵线便无力的坠落到地上，除了在河滩上砸出几个坑之外并无其他作用。反观红花会的炮弹，第一波便直奔清军火炮阵地而去，落地后轰的一声炸开，高速迸发的弹片瞬间夺去了不少炮手的生命。

“你们没吃饭么！加药！加药！用双倍火药！”，一名游击从地上爬起来，顾不得查看损失立刻跑到炮位上大声吼道。一脚拆开搬运药包的士卒，亲自将发射药塞进重达千斤的大炮炮口，压实再放入弹丸，还没等他转到大炮后方点燃引信。一阵尖啸划空而来，抬眼一看，密密麻麻的黑色弹丸从空中直直的向他们砸来。

再也顾不得点燃引信，游击纵身一跃扑进深坑里将脑袋死死抱住，同时向满天神佛祈祷，祈求路过菩萨神佛保佑自己能躲过此劫。可惜今天兴许是没有哪位大神路过，亦或是他的祈祷不够虔诚，一枚炮弹不偏不倚的砸在大炮旁的火药包上，迅速引

起殉爆，整个清军火炮营地随着一声声的轰鸣被炸的稀烂。

十轮炮击过后，清军那边飞过来的弹丸越来越少，已经无法给红花会造成损失了。皮埃尔这才发布了第二道命令，“观察手，目标清军大营，测距！”

福康安的脸色变得铁青，尚未接战就损失了绝大部分火炮，这在他的领军生涯之中还是第一次，当然这不可能是他的错，要怪只能怪福建绿营的操练不合格，领兵的马负书是个废物，狠狠地瞪着马负书，咬牙切齿的喊道，“来人呐，把这个废物给我拿下！”

几名亲随立刻如狼似虎般将马负书扑到，取出绳子困了个结结实实，“此战之后，我定要向圣上弹劾你治军无方！”

从京城跟过来的健锐营统领赖布凑到福康安身旁劝道，“三爷，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还是我带人去冲一阵吧！”

“有劳赖布兄弟了！”，这位可是满人亲贵，福康安也收起了倨傲的嘴脸，“我这就安排人接应，祝赖布兄弟马到功成！”

第二百八十九章八里桥预演

“老少爷们儿们，给这些绿营的废物看看咱们八旗男儿的本事！”，赖布甲明铠亮，手舞他家祖上传下来的宝刀在阵前嚎道，身后的健锐营骑兵们响起一片哄笑，前一阵儿刚在东北击败了庄亲王叛军的他们此刻信心满满、趾高气昂，丝毫没有把自己的友军和对面的对手放在眼里。一旁的绿营兵们听到这话抬头来愤愤不平的看着他们，不一会儿又低下头去，发出一生无声的叹息。

绿营兵们的反应更增添了赖布等人的傲气，他拉转马头双腿一夹，从科尔沁草原运过来的宝马长嘶一声如同离铉的箭一般往红花会的大营冲去。身后上万个马蹄同时砸向大地，发出雷鸣一般的震动，三千铁骑同时跟在他身后冲向红花会的营地。

来了，初次面对大规模骑兵的冲击，杨大柱也下意识的咽了一口唾沫，牙齿咬了下舌尖，脑子瞬间恢复清明。举起手中的指挥刀大声喊道，“全连准备，目标，前方骑兵，举枪！”

“目标，敌军骑兵，开花弹急速三次发射！然后换霰弹！”，皮埃尔也大声发布着命令！

“总算是来了！”，章进小声嘀咕着，趴在阵

地一侧的小山丘上，身上密密麻麻的盖着树枝树叶编织成的伪装网，将步枪枪口瞄准最前方的赖布，心中暗暗计算着两者之间的距离和子弹在空中飞行需要的时间，片刻后果断的扣动了扳机。

就在此时赖布好像觉察到了危险，迅速低头趴在了马背上，一颗子弹从他头顶擦过扫去了头盔顶部的一束璎珞，背后传来一声惨叫，不知道是那个家伙替他挨了一枪、“都趴下！”。来不回过头来大声喊道，“再快些，冲进贼人阵里就没事了！”

“妈的，这厮运气不错！”，章进骂骂咧咧的将子弹填入枪膛之中，再次瞄准了赖布。谁知还未扣动扳机，身旁就响起一声枪响，刚微微抬起身子的赖布脑袋猛地往后一仰，冒出一朵血花滚下马去。

“十弟，你太慢了，哥哥没忍住就开枪了！你不怪哥哥吧？”，杨成协正在三米开外笑嘻嘻的看着他！眼中掩饰不住的得色，“这第一功课是我的了！”

“哼，还早着呢！”。章进迅速转过枪口，砰地一声，有一名衣甲鲜亮的骑兵落下马去，章进拿起旁边放着的匕首在枪把上刻了一道横杠，这才说道，“有本事比比看谁干掉的鞑子多？输了的给赢

了的买酒！”

“怕你不成！”，杨成协也迅速找到了第二个目标，枪声响起。敌人落马，学着章进的样子在枪把上刻下两道横杠。“你输定了，快准备好钱买酒吧！”

章进这次没有回话，迅速装弹再次瞄准射击，看到敌人到死之时还不知道子弹来自何方他暗暗叹了一口气，如今已经不是项羽那般猛将的时代了！

一阵刺耳的尖啸过后，数发炮弹砸到骑兵阵中然后轰的一声炸开。数十名士兵和他们的马匹被撕成了碎片，残臂断躯四散而飞。幸存的士兵们拼命的拉扯着马匹，才没让被炮弹轰鸣声吓坏的马匹甩下马去。

首领的牺牲和战友的死亡激起了这些八旗大爷们的最后一丝血性，口中喊着给赖布报仇的口号加快马速向红花会冲去。

“霰弹，发射！”。皮埃尔一声令下，数十门火炮同时发射，成千上万颗铅子劈头盖脸的向马队砸去，清军的骑兵被整成削去三层，又是数十名士兵永远的倒在了地上。

快到了，马上就要到了，瑞林拼命地压抑住想要回头去看那些躺在地上无助哀嚎的伤兵，摸了一

把宏贝子家的三格格临行前帮自己从雍和宫求来的护身符，抽出腰刀眼睛死死地瞪着五十米外的杨大柱，这家伙看起来像是个头目，我这第一刀就砍下你的脑袋！

“开火！”，杨大柱的指挥刀迅速挥下，前排跪着的士兵和后排站着的士兵同时开枪，待硝烟散去之后，瑞林的坐骑上空空如也，他的胸口就像被巨锤砸中一般瞬间失去知觉落下马去，然后被身后的战马踩成肉泥。

最后五十米就好像天堑一般，每前进十米都要损失成百条好汉子的性命，终于有一名孤零零的勇士冲到杨大柱面前，福康安的心顿时吊到了嗓子眼，要是他能冲进红花会的火枪队中大乱敌军阵型，那么此战还有获胜的机会。

瞄准杨大柱的脖子，那名骑士高高举起手中的宝刀，还没等他狠狠劈下，数把雪亮的刺刀同时从左右前三个方向刺来，左右腿和马前胸同时中招，马匹前蹄跪下把骑士甩下马去，瞬间就被无数刺刀扎的满身窟窿。

“大人，撤兵吧！再打下去这些精锐可就全都耗没了！”，傅恒派来的幕僚紧紧地拉着福康安的胳膊喊道，他是从大小金川开始就跟着傅恒的老人

了，早已看出此轮攻击已经无法达成目标。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能保住剩下的这一半骑兵。

“鸣金！收兵！”，福康安狠狠地喊道，胸口急剧的起伏，他从小就顺风顺水，那受过如此挫折。

“全军，前进！”，霍青桐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将手中的旗帜用力挥下，指令迅速传递到队伍的最前方。杨大柱将指挥刀直直指向前方，伴随着雨点一般的军鼓声，士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向清军逼去。

哎，这简直是八里桥之战的预演啊！陈家洛放下望远镜轻声叹气，经此一战可以得知，千年传统的骑兵冲击、冷兵器近战与以炮兵为核心的火力战之间的两个时代的决战，血肉之躯终归抵挡不住工业时代的新式枪炮。幸好这一战例的获胜者不再是英法侵略者，而是汉人自己的武装。

看着整齐的横队一步步向清军逼去，陈家洛知道在骑兵退去的那一刻，清军就失去了唯一的取胜可能，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一仗能抓多少俘虏了！

ps：感谢日下部麻吕的1888打赏，祝她生日快乐！感谢暗夜之花影，微明执政官和os的月票。

第二百九十章逃命

“火枪阵向来利于防守而短于进攻，在防守时尚可依靠地利维持整齐的队形，一旦进攻开来，各人的步伐不一，队伍很快就会被大乱。咱们可以乘势反击，必可一举破敌！”，幕僚见红花会开始进攻，不惊反喜的说道。

“你看他们可像是要乱了队形的样子！”，福康安已经不记得自己今天是第几次生气了，临走时自己的便宜父亲告诉自己这位幕僚有卧龙在世、卫公重生之才，现在却次次料敌失败，怎么看怎么像个废物。

顾不上生气，幕僚赶集抓起福康安塞到自己怀里的千里镜，闭上右眼将左眼凑到镜头望了过去，只见视野之内数百名红花会的士卒穿着一模一样的红色制服，迈着整齐的步伐似慢实快的前行，再细看每次抬脚的高度就好像经过尺子量过一般整齐，士兵们个个面无表情、目光坚毅，像大山一般向清军营地压过来。这哪是人间能有的军队啊！周亚夫的细柳营、程不识的部曲也比不过啊！幕僚放下千里镜，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福康安，再福康安即将开口大骂之前爆发出最后的能量猛的向前拉住福康安

的胳膊，“大人，乘现在敌军还没把咱们包围，赶紧留一队人断后，咱们先率大队人马撤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现在就撤退？这可是我第一次独立率领大军出征！等回到京城以后被那些杂碎嘲笑么！这一年多他的乾隆私生子的传言在京中四处流传，人们放佛找到了他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的原因。对他往日的功绩避而不谈，转为暗暗的八卦起他的出身来。想必此次回到京城后又会冒出“他就是个草包，要不是出身...怎么会居此高危？”的流言了吧？这是一向傲气过人的福康安所不能忍受的。

拒绝了挽救大部分兵力的最后一个机会。福康安调动人马紧紧地堵在了红花会的正前方，计划着先利用土墙消耗敌军的弹药，再乘着他们久攻不下心浮气躁的时候冲入敌军阵中进行白刃战。敌军不过是火器犀利，论起近战的功夫还的看咱们八旗子弟，福康安如此想着。

不一会儿杨大柱就率领第一列士兵来到了清军防线前一百米处，忽然有神机营的人受不了压力在射程之外就扣动了扳机，接着好像连锁反应一般。清军防线上火铳声响成一片。

“查清楚是谁第一个开枪的，把他的脑袋提来

见我！”，不一会儿一名亲兵提着脑袋在阵前跑过。一边跑一边大喊，“没有福大帅的命令，谁敢开枪杀无赦！”

杨大柱轻蔑的看了他一眼，继续率领麾下的士兵前进。一直到五十米外才止住脚步。高高举起指挥刀，士兵们又摆出前排蹲下、后排直立的姿势。

这么远那打得到？看来对面的家伙也不是那么厉害么？福康安的笑容尚未露出一半，只见杨大柱的指挥刀用力挥下，枪声响起，防线第一层那些打算站起来看笑话的清军士兵们几乎同时被弹幕击中，哼也没哼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装弹！前进！”，杨大柱又将指挥刀指向前方，士兵们迅速完成装弹动作。再次前进了十米，然后开枪。一直到阵前二十米处才稍微止住了脚步。

在这个位置已经进入到清军弓箭的射程之内，那些弓箭手可以在土墙后方进行抛射，而几乎是直线飞行的子弹却没办法打到他们。红花会对此早有准备，只见霍青桐在高台上摇晃了几下旗帜。一群身高马大的汉子从队伍中奔出，他们并未携带火枪，只是受伤抓着个木柄的铁疙瘩，向前助跑一阵儿后利用惯性猛地将铁疙瘩投向土墙后。

这是什么东西？没等福康安想明白，这些铁疙瘩就落到了土墙后的人群中，然后爆炸开来，收割了大批清军士卒的生命。清军若抬头迎来的将是火枪的子弹，若是缩在土墙后面，从天上掉下来的手榴弹分分钟教他们做不成人。

如是再三，福康安精心组织的防线很快就为之崩溃，一队队士兵们再也顾不得督战队的威胁，丢掉手中的刀枪就往溪上的浮桥奔去，很快第一道浮桥就因为不堪重负哗啦一声带着桥上的百余名士兵坠入水中！

“大帅，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幕僚死死的拉着已经麻木了的福康安往河边奔去，幸好还有傅恒派来的亲兵死死地守着一座浮桥。

福康安的脚步刚落到对岸，一道咆哮而过的浪头就将霍童溪上的十来座浮桥拍的粉碎。想必是红花会早就安排人在上游筑坝拦水，在胜局已定的情况下掘开大坝对清军展开水攻了吧！这些人的用心真是何其歹毒！福康安睚眦俱裂的望着霍童溪对面的清军，方才跑出来的不过是千余人，剩下的可都在对面了！

这时候溪水上游的树丛中突然冲出一队骑兵直直的往福康安杀过来。什么？竟然早就在溪水对面

留下了伏兵，对面的领军之人还真是算无遗策啊！福康安顾不得多想，立刻拔马就跑，红花会的骑兵们手持马刀衔尾追击，不到二十里路又留下了五百多清军的性命。

看到自己的主帅落荒而逃，再想起上次大战后那些俘虏的遭遇，尚在阵地上的福州驻防八旗第一批跪地举起双手投降，然后是福建绿营的汉人士卒。京城来的健锐营和神机营负隅顽抗片刻后也选择了投降，还没到晚上呢这三万来人就被红花会清扫一空。

“报告总舵主，我方阵亡十二人，伤九十三人，敌军三万人已全部为我军歼灭！”，统计战果的人员大声向陈家洛汇报道，“敌军伤亡人数还在统计中，不过最少也有两万五万俘虏！”

“哈哈，这下可发财了！”，陆菲青还记得陈家洛上次卖俘虏的光辉事迹呢！

“不急不急！陆上的敌人虽然去了，可黄仕简还在呢！咱们一鼓作气把他也解决了！”，陈家洛道。

第二百九十一章奇袭梅花厅

“这红花贼的坚船利炮还真是厉害啊！”，直到下船后黄仕简还心有余悸，这次他搜刮了大大小小近两百只战船进攻福宁府，谁知竟被红花会几十只船打得大败，尤其是那三只艨艟巨舰，一直在自己船队的射程外游弋，炮火即密集又准，几乎每次齐射都能将本方的船只击毁。打吧，射程跟不上；追吧，对方跑的比他们还快；走吧，那边又会反身追上来；向借着撤退设下埋伏红花会却不上当。一直等到天黑，无从下口的黄仕简只好将船队撤回梅花厅，回来后清查了战果，短短一天竟然损失大小船只二十余艘。

“师爷，这奏折该如何写啊？”，临时签押房内，黄仕简呆呆的看着自己的幕僚们。

“为今之计还是要看陆路的结果，若是大胜红花会的水师定然会撤往他处，咱们立刻衔尾而击收复失地，这请罪的奏折不妨缓一缓，等获胜了一起发，圣上看到咱们小挫之后奋勇杀敌，不仅不会斥责，说不定还会有封赏。”，一名师爷摇着折扇说。

“若是福大帅败了又怎么办？”，另一名和他

不对付的师爷反问道。

“若是大败，朝廷还要指着咱们守护海疆，短时间内也断然不会斥责；怕就怕福大帅小胜，咱们小败，两相对比之下大人怕是要受些挂落！”，说完他转头看着黄仕简。

黄仕简黑着脸沉默不语，想他祖上从海澄公黄梧开始，由一名小小的差役起家，先是杀知县投靠郑成功，再背叛郑成功将海澄献给清军，进平台五策。一步步走到太子太保、世袭一等公位置，自此黄家在福建风光无限，莫非这一次就要将百年基业一败到底么？黄仕简心中涌起不详的预兆。

“大人，福大帅来了！”，正思量间一名亲兵急匆匆的掀开门帘进来汇报。

“什么！”，众人心中顿时一惊。福康安不是领兵正在和红花会厮杀么？怎么会到梅花厅来！莫非战局大变？黄仕简立刻起身，“福大帅带了多少人？”

“身边一共两三百号人，各个风尘仆仆，似乎是快马加鞭赶过来的！”，清兵一边领着黄仕简出去迎接福康安一边汇报道。

大战之间领军统帅却到了百里之外，这...这是出了何等大事啊！黄仕简额头的冷汗顿时冒了出

来，急匆匆的走到外面，正看到福康安焦躁的踱来踱去。赶紧两步上前躬身行礼，“福州水师提督黄仕简拜见福大帅！”

“快起来吧！黄仕简。我问你，你现在营中有多少能战的人马？”，福康安一见他出来就急声问道。

“福建水师一共三万余人，除了实在是不能动的，几乎所有人都被末将带到了梅花所，眼下营中尚有水手、炮手等一万八千余人！”，黄仕简立刻答道，他心中不详的预感越来越重。

“好！”。福康安的眼神不自觉得飘向福州的方向，“那红花会的贼子在开战之前暗害了马负书马提督。潜伏在绿营中的红花会贼子乘机煽动作乱。三万绿营未战即溃，红花贼乘势进军，已经将福州团团围住！眼下福州危在旦夕，附近唯有黄提督手上还有兵力，福州的安危现在全寄托在黄提督你的身上了！”，说完福康安冷着双眼直愣愣的盯着黄仕简。他身后的亲卫也悄悄挪动脚步，手搭在了刀柄上。

看到福康安的眼神，黄仕简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前些日子福康安为了立威把福建绿营的军官大杀特杀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自己若是稍有犹豫恐

怕就会落得和那些人一般下场吧！想到此处黄仕简一阵心酸。想来自己从祖上开始就给满人卖命，到现在身上还挂着公爵的爵位，可是在福康安这样的满人贵胄心中，自己和一条狗也差不了多少吧？说杀也就杀了。

“嗯？黄提督可有异议？”，见他半天不说话，福康安又是冷哼一声。

“末将不敢，末将这就去召集人马！”，说完黄仕简马上起身召集亲兵敲鼓聚集兵将，在此过程中福康安的亲兵紧随他身后，寸步不离的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大帅，眼下营中一共一万八千人，末将留了三千人防守营地，其他一万五千人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出发！”，黄仕简气喘吁吁地回答。

“黄提督果然治军出色，这么短的时间就将士兵聚集起来，可见平日的操练没有拉下！”，福康安脸上艳色稍霁，“不过留三千人是不是多了？福州城内可是有满城的！若是城破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满人的命到底比咱们汉人金贵啊！黄仕简不敢多想咬咬牙道，“末将再去调两千人过来！”

一刻钟后，一万七千水师扛着刀枪火铳像步卒

一般列成长队向福州赶去，眼下天色已暗，士兵们手中的火把连成了一条火龙，尽管士卒们已经加快了步伐，但福康安还不满意，他手下的亲兵们挥舞着鞭子，若是有人慢了鞭子就会劈头盖脸的抽下去。慌乱之间一时并没有人发现福康安手下的亲兵不知不觉得少了百十号人。

两个时辰过后，留守的官兵大半懒洋洋的睡去，剩下的几百号人打着哈欠在营中巡逻。突然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一队骑兵跑到营门外大声喊道，“开门，我等是福大帅的亲随，有要事入营！”

看了下领头那人方才似乎见过，又验了腰牌并未发现异样，看门的人赶紧打开营门。谁知大门岗打开这些骑兵就手舞长刀冲了进来，这群士兵来不及叫喊就被砍得七零八落。同时海面上也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

里应外合之下不到一个时辰，剩下的这一千多人就被消灭干净。苏昌全哈哈大笑着跳下船来，往日不可一世的福建水师就这样诶轻松消灭，他现在无比畅快，还好记得陈家洛的吩咐，“快，所有人都下船，按计划把那些尚且有用的船都开走，开不走的都给我烧了！”

ps：感谢liufist、眼镜儿哥哥和懒人大湿兄的月票，均定又掉了，心塞。

第二百九十二章大获全胜

经过半夜的急行军，福州水师的人马早已精疲力尽，好容易翻上一座山丘，黄仕简下意识的往后方的梅花厅看去，只见原来停泊舰船的位置火光漫天，将黑夜染成了红色！他当下眼前一黑，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大人！”，身旁的亲兵赶紧将他扶住，黄仕简挣扎着下马撑着亲兵的身子往梅花厅看去，到底是多年领军的经验，他很快从火光的大小中判断出自己的船队算是全完了！这下子我们黄家全填进去都不够啊！

“福大帅！福大帅哪里去了！”，黄仕简仿佛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稻草，要是和福康安一起解了福州之围，由他说两句好话说不定自己这条小命还能保住。整齐的队形顿时乱了起来，大小将领们四下寻找着福康安的身影，可是福康安和方才还在人群中抽打士兵的亲兵都消失的无影无踪。现在就算黄仕简的猪脑子也知道自己是上当了，可是他打死也想不明白为何身为天子近臣的福康安会来骗他！

“呵呵呵。”，陈家洛将官袍官帽脱下扔到一边，心中暗想以后估计不会再有用得上这些东西的

时候了吧？他的身后是排着整齐队伍的红花会士卒，经过一整天的休息，这些人又变的精神奕奕，陈家洛叫过霍青桐，“眼下敌人已经进了咱们的包围圈，可以让炮兵按照先行标注的标尺进行射击，步兵先不忙上去，只需要堵住几个出口将他们围在里面就好。现在还是天黑，看不清楚，要是误伤了友军就不好了。等到了白天，这些清军也该消耗完体力了，那时候咱们再发起进攻。以逸待劳之下必可一举破敌！”

“是，属下领命！此战我军必会大获全胜，拿下黄仕简！”，霍青桐干净利落的回答。

“黄仕简？”，陈家洛想了一会儿轻轻摆手，“把他放回福州去吧！他见了我的样子。回去给福康安制造点小麻烦也好！咱们不主动捉他，要是死于炮火就算他倒霉好了”，该怎么处置黄仕简他还没想好，按照他个人的阵营和他祖上黄梧对汉人犯下的罪孽，就算是千刀万剐也不过分。可是红花会一向没有杀俘的传统，倒不如把他放回去，想必他将福建水师全部葬送，他的满人主子们也不会让他有了好下场，自己杀只能杀他一个。鞑子去干的话他黄家还不知道能剩下几个人！

“开炮！”，炮兵阵地上皮埃尔大声发布着命

令！炮兵早就测算好了此处到清军被围地点的射击单元，并按照测算结果计算好了火炮角度和装药量，皮埃尔话音刚落，数十门大炮齐声轰鸣，炮弹尖啸着划破夜空向清军袭去。

清军本来还算整齐的队伍变得大乱，士兵们像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跑，有的掉进壕沟里摔断了腿。有的被一阵排枪打回来，有的则赚了好几个圈还在原地。

好容易熬到天边出现一丝曙光。这时候对面红花会的阵地中有人举着一个铁皮卷成的大喇叭喊道，“投降不杀，不想死的立刻将武器举过头顶过来投降！等家里凑够赎金送过来就可以回家了！再过半个时辰我们就要大举进攻了！到时候刀枪无眼小心自己的性命！”

红花会上次大败清军抓了不少俘虏，可以拿钱赎人的事情早就传遍了水陆两路兵营，听对方这么一说许多人都动了心思。可是摄于长官的威胁一时不敢跑路，黄仕简见红花会的炮火稍有松懈立刻组织起一支千余人的敢死队。妄图杀开一条血路。

可惜这伙人还没跑到红花会的阵营前，便被火枪齐射打了回来，白白丢下了百十来具尸体，跑在最前面有几个运气好的并未中弹，回到往往自己的

队友早就跑的干干净净。人无论如何也是跑不过子弹的。这几个人情急之下立刻跪倒在地双手把刀举过头顶，红花会这边见状立刻停止了射击，从围墙上打开一道门把这些人接了进去。

没过多久，这几个人精神焕发的端着个大碗坐在围墙顶上一边大口吃着肉一边喊道，“弟兄们，这边真的不杀咱们，还给肉吃，快点过来吧！”

这边已经饿了一夜了，再加上长途行军带来的消耗，一边是好吃好喝，一边是危在旦夕，几乎不用多想清军轰的一声扎营了，士兵们丢下武器就往红花会这边跑来。

“好阴险的贼子啊！”，黄仕简咬牙切齿的说道，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幕僚和百十名亲卫，剩下的人都往红花会这边跑去。

“大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咱们乘贼人眼下混乱，赶紧先跑吧！”，一名幕僚眼尖，依稀看到红花会的防线似乎出现了一道小小的缝隙。

于是不知道是黄仕简速度太快，还是红花会有意放过，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在丢掉了他的两百多艘船和两万名士兵后，带着百余名亲卫落荒而逃，直奔福州城而去。

“哎！”，看到一队队的清军士兵被收缴兵器

押入营中，陈家洛小声叹了一口气。

“总舵主这是怎么了？咱们可以大胜啊！”，陆菲青红光满面的问，他细细的盘算着这才大半年的功夫就干掉六七万清军士兵了，鞑子全国上下不过百万兵马，说不定自己能活着看到红花会直捣黄龙、攻入京城的那一天。

“咱们这两仗怕是抓了不下四万俘虏吧？要让这四万人吃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陈家洛一想到这个就头疼。

“此事容易！”，陆菲青摸着胡子笑道，“咱们不是缴获了那么多粮食么？除了这些还抓了那么多八旗的鞑子么！杨廷璋不敢不管他们，到时候照旧让他们赎人，不过这次不收银子只收粮食！一个八旗士兵五十石粮食，军官翻倍，想必杨大总督会想方设法给咱们凑够粮食的！”

额，陆道长，一贯纯良的你怎么也学坏了啊！陈家洛看着陆菲青。

第二百九十三章流言再起

黄仕简的水师被消灭之后，福建的地界上朝廷已经没了进攻的资本，剩下的绿营兵勇们缩在几个大城内日日祈祷红花会不会过来骚扰。北边浙江绿营之中红花会的会众不少，再加上浙江巡抚不想惹火上身，稍微应付着进攻了两次丢下几百具尸体就缩回浙江境内不敢越雷池一步。西边的建宁府知府是个妙人，似乎从陈家洛勒索赎金上面看出些什么，在福康安大败后派来亲信暗地里询问要让红花会不进攻建宁府该花多少钱才行。陈家洛在今年本来就没打算进攻台湾府之外的地方，在勒索了一大笔钱粮后顺水推舟的答应了下来。据说不久之后这位知府在京城活动了活动，就因为守土有功高升他处了，算是今年以来哀鸿遍地的福建官场中唯一的亮点了。

霍童溪大败的消息传到福州，杨廷璋、吴克功和新柱同时变得面无人色，他们知道自己的官场生涯到今天算是终结了，能不能保住命还要看皇帝的心情。新柱心中暗暗侥幸，还好这次领兵的朝廷来的人，要还是自己的话这次必然小命不保。

“福大帅回来了，诸位大人……”，一名幕僚接

到消息来到签押房中小声汇报道。

哎，他这次也好不了吧？不过人家有个好爹，想必不至于有性命之忧，杨廷璋猛地想起那个不能说的传言来。要是伺候好了这位爷，等他回京之后给自己稍微开脱下，日后未尝没有起复的机会；颤颤巍巍的站起来，“福大帅辛苦，诸位我老朽一起出去迎一迎接吧！”

到了城门口，双方执手无语凝噎。半晌之后杨廷璋长叹一声，“人回来就好，先进去休息下吧，其他的事情等醒了再说！”，他看了半天也没发现马负书的身影，想必这位提督大人已经以身殉国了吧。在场诸位不禁生出兔死狐悲之感。

回到衙门里，洗漱一番有用了些杨廷璋精心准备的膳食，福康安算是恢复了些精神，搂着杨廷璋送来的美貌侍女沉沉睡去。

第二日中午，正在和杨廷璋等人在签押房中商量着如何善后，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片刻之后黄仕简气呼呼的冲进来，一见到福康安立刻大声喝骂，“好贼子。把我的水师还给我！”

“黄仕简！”，福康安从小备受宠爱，还从来没人敢给他这种脸色，一拍桌子站起来，“本帅让你率领水师攻打福宁，你怎么跑到福州来了！”

黄仕简这个气啊！昨天还急匆匆的让自己来福州救火，今日一见却死活不认账了，要不是他自己手下的两万士卒和数百船只还好好地呢！当下顾不得尊卑一边大骂一边把福康安昨晚的举动说了出来。

“黄提督。黄提督！”，杨廷璋越听越糊涂。连忙拉住黄仕简，“福大帅昨晚一直在府中休息，我和新柱将军、吴巡抚都亲眼看到的啊！黄提督莫不是看错了？”

“看错了？”，黄仕简冷笑一声，“我虽然老了，眼睛可没花。昨晚那人的面貌打扮、言谈举止和福大帅一模一样，我手下百余名士卒均可作证！”

“黄提督息怒！福大帅昨晚整夜没出府门，我等亦可做证。”，杨廷璋也奇怪黄仕简怎么能说出这种糊涂话来，“黄提督先坐下好好说说昨晚发生了什么。”

刚才的几句话已经将黄仕简心中的怒气消去大半。他一屁股坐到凳子上，端起桌上不知道谁的茶水一口气喝干，“昨晚末将本来在营中筹划明日如何进攻贼军，那只营外突然有人来报，说福大帅来了……”，黄仕简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说道看见梅花厅被付之一炬、自己带领的水师被横扫一空时泪流满面。

“福大帅，你看？”，杨廷璋也疑惑的看着福康安，他和黄仕简共事多年，从他现在的神情来看绝对不像是假话！

“下官听闻这红花会中多是江湖中人，说不定有人用了易容术假扮成福大帅也未可知！”，吴克功思索片刻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那红花会中都是下三滥的江湖人，就算是装成福大帅的样子，这言谈举止气度可装不出来！”，黄仕简犹自反驳，“昨夜那人言语之间富贵之气扑面而来，这哪是江湖人能做到的！”

“也不一定，听说那红花会的总舵主出身……”，话说到一半吴克功闭上了嘴巴，这件事可不适合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于是含糊道，“出身不一般，若是由他假扮，借着夜色骗过黄提督也有可能。”

福康安也想起去年面圣之时乾隆偶尔笑谈说起自己在杭州遇到过和他极为相似的青年，说不定就是此人！就这样七凑八凑将这个议题暂且揭过去，众人又商议起该如何赎回俘虏，回奏朝廷的事情来。

半月后，等福康安战败的消息传回京城后，又有一股新的流言在京中传开，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纷纷声称此次红花会能击败朝廷，其实是因为福康安奉了乾隆的圣旨故意输给对手。理由就是乾隆是汉人，是红花会首领的兄弟，二人早已谋划好里应外合消耗朝廷的兵力；不信你看朝中那么多的宿将不派出，反而派了个年纪轻轻的福康安？关键就在这福康安是皇帝的私生子，陈家洛是乾隆的弟弟，侄儿领兵前去才好和叔叔一起施展阴谋诡计。不然的话黄大人的水师本可避开此祸，结果福大帅为了帮着叔叔彻底消灭对手，连夜动身把黄大人的兵马带进红花会的包围中，害的两万多人全军覆没。

这些流言因为其震撼性的爆料效果、如人亲临的细节描写很快在京城中传开，满人亲贵们对乾隆的猜疑有多了几分。更有那些子侄死在福建的满人竟然跑到福康安家门口堵着大门破口大骂起来；乾隆派人一连捉了几波才把这股风气压下去。可是满人表面上屈服了，暗地里却加强了和庄亲王的联系。

ps：明天加更一章，三更好了。

第二百九十四章大儒

就在黄仕简、福康安等人吵成一锅粥的时候，陈家洛这里也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什么？你说有福建大儒徐守愚求见？”，陈家洛心中微喜，莫非自己的王八之气终于露出来了？这是天下英雄纷纷来投的前兆么？虽说这些人不一定符合陈家洛的用人标准，但是看到自己的事业被人看好还是很愉快的一件事，“他在那里？请他来花厅吧！”

“十五当家的正陪他说话呢，我这就去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立刻准备转身出去。

“且慢，他们在那个房间？还是我过去吧！”，偶尔做做礼贤下士的事情也无妨，但愿这位能给自己带来惊喜，眼下正是用人的时候，要是他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陈家洛不会吝惜授以重要职位。

跟着工作人员来到会客厅中，只见严新和一位四十来岁、衣着简朴的读书人分宾主坐着一边品茶一边闲谈；看到陈家洛进来，严新立刻起身介绍道，“总舵主，这位乃是闽地赫赫有名的大儒徐守愚先生，徐先生字拙言，号武夷野人，在经义上造诣颇深。”

陈家洛定睛一看，此人面貌清癯、眼神透亮，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人，连忙拱手行礼，“徐先生大驾光临，在下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那徐守愚见陈家洛进来也不起身，看到他行礼犹自端坐不动，手抚颌下三缕长须直愣愣的盯着陈家洛，半晌也不说话，正当陈家洛等的有些不耐烦的时候，徐守愚忽然一拍桌子，右手中指食指并起剑指陈家洛，“你可知红花会已经大祸临头了！”

卧槽。你这是要闹哪样啊！陈家洛一不留神差点被吓了一跳，见他这个样子已经差不多明白了他的来意，不过既然来了，做戏就要做全套，立刻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问，“先生何出此言？我红花会方才大胜一场。正打算席卷福建，又有何祸事？”

那徐守愚说完后又闭上眼睛抚摸起自己的山羊胡来，陈家洛眼角一阵抽抽，好好说话能死么！郁闷的深吸一口气重新拱手问道，“先生可有教我？”

如是再三，那徐守愚方才睁开了眼睛，摇摇头说道，“陈总舵主眼下的基业好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一般，可惜这些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经不起大风浪！”

反正今天也不算忙，就当听听相声也好，陈家洛走到徐守愚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我红花会自从到福建以来，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百姓信赖，算起来还是有些根基的！”

“哼，昔日安禄山也曾长驱岐、雍。饮马渭河，黔首归命。后来如何？依我看如今红花会有三大患，若不更改，并定会像陈涉吴广一般旋起旋灭，终究成不得正事！”，徐守愚傲然答道，目光炯炯似天下尽在掌握。信心满满若身处卧龙之隆中。

“哦？有那三大患？请恕家洛愚笨，一时看不清楚。”，陈家洛话还没说完那边就是冷哼一声，这时他才想起愚笨二字貌似犯了这位先生的忌讳，连忙道歉不止。

架子拿了半天。或许是看着陈家洛还算恭敬，这位大儒终于开口了，“其一，贵会不修儒学，不兴教化，学堂之中传授的不是算学小道就是奇技淫巧，科举中竟然连四书五经都不考，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又有何用？其二，竟然将福宁诸位士绅的土地分给那些佃户，可谓失尽天下士子之心，若是总舵主将这些人的家业看管起来，现在或许就会有人回来投奔红花会了，总舵主难道不奇怪为何直到现在

还没有士人来投么？盖因此故而！其三，工厂黑烟冲天，炮声响彻昼夜，此乃败坏风水之举，更是大大的不妥。”，说完徐守愚斜眼看着陈家洛，只等他大为叹服后送上高官厚禄。

靠，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才呢！原来是这么个死读书的玩意儿，这可比听郭德纲有意思多了，不行我得再来五块钱的；心中按下笑意，陈家洛面露佩服之色，“依先生看，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有九字秘诀，总舵主若是能做到，取天下不过探囊取物而！”，见陈家洛没有立刻为他的真知灼见倾倒，徐守愚心中有些郁闷，心想这是个没见识的，须得给他说明白些才好，于是把本来打算在三此三让勉为其难的接下官位之后才拿出来的策略说了出来，“这九字为‘兴教化、厚士绅、劝农桑’；首先说这兴教化，圣人经义乃我华夏之根，今满清大兴文字狱构陷我等士人，弄得朝堂上敢言之士一扫而空，读书人只好以训诂消磨时间，若是总舵主能在福宁大兴儒学，不以言罪人，天下士子定会纷纷来投，众正盈朝后大业可期；士绅乃国之根基，满清无道首开勒索士绅之道，竟然让士绅和百姓一体纳粮，诚乃千古未有之事，这也是近来天

下大乱之根源，红花会若是想夺取天下，首先要拉拢士绅，给予高官厚禄、免除钱粮，如此天下人心可尽归总舵主所有；农桑乃国之根本，铁厂所产各种铁器既不能食寒不能衣要来何用？”

众正盈朝？像崇祯年间一样么？聊了这么久陈家洛也把这个人分析的差不多了，估计是读了些书恃才傲物又屡次不中，因而把怨气发泄到了大清身上，看着红花会现在发展的不错赶紧投机来了。

算了，和这样的人说话简直是浪费时间，陈家洛也没了听相声的兴致，更加坚定了自己培养人才的决心，稍一思索找到了打发他的办法，“徐先生真乃大才也！所言九字策略字字珠玑，尤其以教化之事深得我心，眼下家洛办了所学堂，不知徐先生是否肯屈身已就，去给这些学子讲讲课？”，扔到学堂里去吧，让吴思华和他吵！

这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啊！徐守愚嘴角抽抽，差点连胡子都扯下几根，或许是考验我吧？好半天他才给自己找了个理由答应下来。

第二百九十五章敲竹杠

一个月内要凑够可以支撑整个台湾政府顺利运作的官吏队伍，半年内要准备好接收福建全境的人马，军队要扩编、工厂要扩建、工商业要发展，这一切都需要大批的人才来支持，眼下的人员储备速度远远跟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先把学校的规模扩大数倍，在将公务员考试的频率和录取的比例调高，想必这次大胜之后或许会有不少躲在家里不出门的读书人来参加考试吧，光是从福宁本地挖掘还不够，刚抓的那数万俘虏里或许还能捞到一些，再利用各处红花会分舵的力量将红花会广纳贤才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去！吸引全国各地的落魄文人前来报考。

现在红花会的团队成熟了不少，像这样的问题用不着陈家洛亲力亲为，只需要将大方向划好，下面各个部门就会按照他的意思完成执行。将意思说给涉及这项工作的严新、骆冰等人后，严新汇报道，“总舵主，杨廷璋的使者来了，商议赎金的事情，您看要不要去见见？”

“见！财神爷来了怎么能不见呢！”，方才被

徐守愚弄得有些郁闷的心情顿时大好起来，一边口中念着梆梆的敲竹杠声一边快步赶到会客厅。

寒暄几句，终究是杨廷璋的师爷忍不住先开口了，“陈总舵主，您看这次还是按上次的规矩办？咱们出钱赎人？”

“出钱赎人没问题！不过这次可不是上次的价钱了！”，陈家洛悠闲的摇着扇子，像这种捏住了对方死穴的生意叹气来感觉棒极了！

“陈总舵主！您请高高手啊！眼下无论是藩台还是府库都空的能跑耗子了。”，师爷立刻苦着脸哀求道，“再加上这次的人数比上次多多了，杨总督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啊！”

“说的好像府库里满着的时候就没有耗子一样。那时候的耗子还更肥呢！”，陈家洛开了个玩笑，“银子不多的话可以少买一点么！有了这么多人手我刚好拉去开矿，无非是几顿饭的事情，我红花会这点钱还是有的！不过我陈某人也是读书人，见不得骨肉分离的事情。没银子的话拿粮食抵账也行啊！”

“陈总舵主你开个价吧！”，师爷咬咬牙说道，做好了被敲诈的准备，能多捞一些满人大爷回去自己东家的罪责就能轻一些。

“我也不多要你的，这次的满人士卒是从京城来的，京里的大爷怎么说都比外地人高贵些，这价格么就翻一番好了！一名满人士卒六十两，官职高一级翻一倍；对了，这次来的八旗大爷们身上大多挂着爵位吧。最低的奉恩将军算一百两，爵位高一级再翻一倍，我这价格划算吧？一百两银子您去哪卖奉恩将军去？”，陈家洛忍住笑报出了价码，摆摆手让工作人员递上一个册子，俘虏筛选统计工作已经完成，这上面写的是被俘满人的数目、官职和爵位，就好比是做生意常见的货品清单。红花会的服务堪称周到。

总舵主，这些人可不都是有京城户口的啊！师爷差点喊出声。忍着气接过册子细细打量起来，看着表格中一名名八旗士卒的身价他快哭出声了，身价最高的一位身上挂着参领的官衔、固山贝子的爵位，按照陈家洛的算法竟然得出上万两的数字；不由得眼泪巴巴的看着陈家洛，“总舵主，这价格有些太高了吧！”

这还高？你还没见过波尔图卖人呢。陈家洛嗤笑一声理都不理，大有爱买买不买就滚的姿态；师爷无法只好继续看了起来，这次从京城来了三千八旗士卒，除去逃跑的、被打死的，这份单子上还有

近两千人。总价超过了五十万两，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出了杨廷璋的心理预期，师爷没办法做主只好告辞去向杨廷璋汇报。

两日后，师爷重新回来，一番砍价过后将价格压到了二十万两现银，十万石粮食上。不等他松一口气，陈家洛又拿出一本册子，“师爷，您看，这些八旗好男人为我大清出生入死，朝廷总不好让他们的遗骨无法归乡吧？我红花会早就备好了棺材将他们收敛，每人只要半价就可以带走，您要还是不要？不要的话我这就命人烧了去！”

师爷没忍住一口老血喷了出来，这贼酋好生歹毒，若是让京中的那些人家知道因为自己舍不得花钱而让自己的亲人被挫骨扬灰，无论是杨廷璋还是自己恐怕会被生吞活剥了吧？这笔钱是不想出也得出啊！

咬牙切齿的接过册子一看，幸好这次的银子少了不少，数百具尸体加起来也才十多万银子，师爷苦着脸说道，“总舵主，眼下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您看能否用其他东西抵债？”

“没钱粮食也行啊！”，对现在的红花会来说还真是粮食比银子重要。

“粮食也不多了，福州城里最多还能拿出三万

石，其他的用食盐、书画、珠宝古玩顶账可否？”，师爷暗暗算了下，上次回去抄了几个商人的家，书画珠宝倒是还有一批。

自从程淮秀的手下到了福宁，这里产的盐不仅能满足本地需求还可以外销到浙江、江苏，珠宝古玩这些从闯王宝藏里取出来的还没套现套完呢，要来何用，估计师爷也想不到别的办法了，陈家洛开口说道，“福州不是有几个船厂么？剩下的银子就拿船抵债吧！”

让福建总督衙门来造船，然后拿着这些船攻打台湾府是陈家洛早就想好的计划，一方面可以在短期内增加红花会海军的船只数量，另一方面船厂的生产能力被占用，给福州水师补充船只的时间就要向后延，既能增强自身又能削弱对手，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杨廷璋比陈家洛想的还要干脆，直接和福康安联合对黄仕简试压，让他调拨水师的战船抵债，迅速将那些八旗的尸体赎了回去。

第二百九十六章台湾来客

“各位从哪里来？到福宁做什么营生？是做生意还是投亲友？”，码头上，一名红花会的海关员工正在登记着一批新抵达客人的资料。

“这几位是天地会的好汉，从台湾来，是咱们总舵主的客人。我是外务部负责来接待他们的，这是我的证件，请检查。”，早已等候在码头上的几名外务部员工赶紧迎了上去，有他们作保天地会的几个人很快办好了手续。

出了码头，登上红花会安排的马车，一名年轻人不忿的说道，“这红花会也太自大了吧？不说陈家洛了，连赵半山也不出来接咱们！依我看，这些人不是诚心要打台湾，林大叔，咱们不如回去算了。我就不信没他们我们就打不下台湾。”

“哼，官府要是那么好对付你大伯当初就不会送命了！”，被称为林大叔的人冷哼一声，“咱们天地会虽说在台湾有些人手，可是和鞑子硬碰硬还是不行，若非如此我也不会来找红花会，待会儿见了红花会的人可别胡乱说话！”

那少年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也没觉得朝廷有多可怕，“我听说红花会一万多人就灭了鞑子

五万人，咱们会中也有好几千人，整个台湾才多少兵？红花会能打赢咱们天地会也能做到！又何苦上门求人，就算他们愿意，打了台湾还能是咱们的？”

“总归都是汉人，打下台湾他们也不会全吃了，总得给我们留一两个城吧？”，林大叔不确定的说道。

行不多久，马车就到了福宁府城内，外务部的人先是领着他们去客栈用饭洗漱，再休息了一会儿。这才带他们去市政府内去见目前外务部的掌舵人赵半山。

“林英雄多日不见依旧红光满面啊！来来来，快里面请！”，赵半山忙起来把他们迎到里面，他交游广阔，近两年又经常随着商队出海，和这位林大叔倒是见过几次。

谦让一番林天红在客位坐下。双手抱拳道，“此次红花会大破清军，我天地会上下无不对贵会和陈总舵主钦佩有加，小弟此次带了些土产，就当是为贵会贺喜了！”

“林当家的勿用客气，过一阵进军台湾还要仰仗天地会的诸位英雄。”，赵半山现在事务繁忙，没时间和他兜圈子，单刀直入说明了红花会的计

划！

“我台湾受鞑子之苦多年。早就想反了他去，奈何自身实力不足迟迟不敢动手，此次有红花会为我等撑腰，我等定会死命相拼！”，听林天红话语中的意思，似乎想让红花会打完台湾岛上的鞑子就走！

哪有这等好事，赵半山心中暗暗冷笑，摆摆手道。“林当家，你我都不是外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我红花会想打台湾也有我们的道理；咱们红花会自己去打也不会打不下来，只是咱们不熟悉台湾地理，到时候难免会有损伤，所以才请贵会帮忙。当然，我红花会也从不白欠人人情。打下台湾后贵会若是有什么要求尽管可以提，不过若是想把台湾据为己有这种话就不用说了。”

按照以往的经验，林天红本来以为要绕来绕去好几天才会进入正题，如今话没说到几句赵半山就摆明红花会的条件，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愣了一会儿犹自争辩道，“这台湾从陈总军师开始就是咱们天地会的地盘，贵会一开口就要占去终归不妥吧？”

“我红花会可没打算从天地会嘴里抢食，如今台湾不是还在鞑子手中么？若是贵会能赶走鞑子让

台湾重归我汉人所有，我红花会绝对不会染指台湾！”，赵半山不软不硬的给了林天红一个钉子，天地会要是有实力办到这些也不会来找红花会了。

这句话把林天红呛得不轻，心中暗恨，天地会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和鞑子作对，没想到今日竟被资历比天地会浅许多的红花会看不起了！可是眼下形式比人强，红花会已经打败了五万清军拿下了一府之地，天地会这边还在广东被鞑子追的四处流窜，台湾这边更是连起事都不敢，干笑两声林天红道，“赵当家的该不会想把台湾全占了吧？”

“我红花会从没有亏待朋友的道理！”，看时机差不多了，赵半山摆出红花会的条件，“总舵主的意思是台湾府城乃是国姓爷基业所在，就留给天地会供奉国姓爷和陈总军师，南边的凤山县也可以给天地会，其他的地方都归我红花会所有。攻打台湾之时贵会只需要报给咱们守军和水文情况，上岸后给咱们带路就好！和鞑子打仗的事情就都交给我红花会！”

这个条件比林天红预先想的底线还要好一些，听到此处他心中大定，可是稍一安稳又开始得陇望蜀了，连连摇头，“不妥不妥，如此一来台湾不是尽归贵会所有，兄弟我回去无法和会中父老交

代。”

赵半山是老江湖了，那还会看不出他的意思，陪着他绕来绕去说了一会儿囫囵话，终究没有退后一步，林天红见讨不到便宜只好点头答应。心中暗暗高兴，台湾府城乃是岛上最繁华的地方，这下天地会能过一段时间的好日子了！

他那知道陈家洛完全没把那点繁华放在眼里，台湾北部的铁矿、煤矿、硝石矿才是他的目的，有了这些，小小的台湾府又算得了什么。况且这两个地方不过是暂时借给天地会，等日后拿下福建全省，看天地会还敢不敢安心守着台湾府城。

三日后，双方商量完细节，赵半山和林天红击掌确定盟约。临走之时陈家洛设宴招待林天红为首的天地会代表，席间林天红身边的小男孩引起了陈家洛的主意，“这是林当家的孩子？”

“不是，是我的族侄，这次带他出来见见世面。”，林天红答道，“来，爽文，给总舵主请安。”

“爽文？可是叫林爽文？”，在得到确定的答复后陈家洛哈哈大笑，“好名字！将来一定是个好汉子！”

第二百九十七章拿下台湾

“九当家、十当家，前面就是鹿耳门了，当年国姓爷就是乘着涨潮从此处攻入台湾的。船队想进内海必须利用每月初一日和十六日的大潮，国姓爷是三十日晚间到达此处，如错过时机，就要向后推迟半个月。当时国姓爷当机立断，决定进行强渡。一些将领鉴于风大浪险，力劝国姓爷不要贸然从事，要求暂缓开航。国姓爷当机立断，‘冰坚可渡，天意有在。……不然，官兵岂堪坐困斯岛受饿也。’”，航船上，林天红指着前方的海道给杨成协和章进讲述着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光辉事迹，这些都是天地会会中烂熟于心的。

杨成协和章进却是第一次听闻，当听到郑成功巧渡鹿耳门、迫降赤嵌城时不禁心潮澎拜，忍不住出声赞道，“国姓爷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船只停靠在码头，几名绿营士兵上来看了两眼，林天红不为人察觉的比划了几个手势，这几名士兵就恭恭敬敬的退去，连船也不上一下。杨成协和章进对视一眼微微点头，看来这台湾绿营也都出都是天地会的暗桩。

到了住处，林天红道，“这几日就委屈二位当

家再次歇息，今晚在下带着我会中的几位宿老为二位接风洗尘。”

“日后咱们打交道的时间还长着呢，不急于一时。”，杨成协婉拒了他的提议，“我二人此次前来领了总舵主的任务，不敢饮酒。等收复台湾之时我二人再向林当家赔罪。”

林天红也知道他们俩身负重任，客套几句见他二人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留了几名熟悉当地情况的天地会会众就告辞而去。杨成协带着属下从行李中摸出些铁管木块熟练的拼装起来。不一会儿几把线膛步枪和燧发手枪就出现在众人面前，其他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仪器，这些却是来测量鹿耳门水文数据及清军的阵地防守情况的仪器。

“九哥，这日子比在福宁整天开会好多了！”，做完了准备工作的章进擦了一把汗说道，“我脑子笨，整天让我想东想西的弄得脑仁疼。还是拿起刀枪和鞑子干过瘾。”

“谁上次输了不认账来着？你还欠我一顿酒呢！”，杨成协心有戚戚的笑着说。

“怎么能算我输了呢！”，章进涨红了脸。“最后那个鞑子明明是我先打中的，最多算是平手！咱俩都杀了二十七个鞑子！”

“嘁！”，杨成协摇摇头不在多说，似乎就这个问题他俩已经吵过很多次。半晌之后叹了口气说道。“可惜二哥和五哥六哥走了啊！要是他们看到会中如今的景象不知该有多高兴！”

“哎，他们只是一时想不开，过一阵就好了！”，章进跟着叹了口气，“要我说咱们像现在这般一个府一个府的打过去不好么？非要找鞑子皇帝合作？”

“十弟，不说这事了！等咱们打下半壁江山，二哥他们还是会回来的！”，杨成协是当过帮主的人。心中隐隐的觉得这种事情还是不掺和的好，连忙止住了章进的牢骚。“咱们商量下如何尽快把总舵主要的东西查清楚吧！”

接下来几日，借着天地会会众的帮助，章进和杨成协带着特种兵们勘察了鹿耳门的水文情况和清军的防线布置以及水师详细数据，派专人乘船送回了福宁府。然后安心的潜伏下来，随时准备接应红花会即将到来的大军。

一日凌晨，又是鹿耳门涨潮的时候，清军大营之中和往日并无任何不同，为数不多的几名值夜士兵在瞭望台上无聊的打着哈欠，几道黑影悄无声息的摸了过去，领头之人比划了几个手势，黑影立刻

四散分开，然后一手捂住值夜士兵的嘴巴一手摸出匕首干净利落的抹了他们的脖子；将这些士兵的尸体拖到一边，领头之人从怀里摸出一只烟火点燃。

“哨探已经被清除！目标鹿耳门，扬帆！”，苏昌全看到夜空中那朵绽放的烟花后立刻大声发布着命令，“陆军可是歼灭了五万多敌军，咱们海军还寸功未立，这一仗一定要打的漂漂亮，打出咱们海军的威风！”

“是！”，所有海军成员齐声喊道，然后迅速的跑到各自的岗位上，起帆、转舵、移动炮位......在三艘三级风帆战列舰的率领下数十艘战船齐齐往鹿耳门杀去，后面跟着的是赵半山所率领的船队，数十艘商船上密密麻麻的塞着五千余名士兵，在海军清除码头的绿营后将由他们完成彻底攻占台湾的任务。

“敌袭！”，一声尖叫唤醒了沉睡中的军营，值夜的军官从睡梦中醒来匆忙赶到瞭望台上张望，不远处是遮蔽了整片海面的风帆，他正要转过头召集士兵，不远处的屋顶冒出一朵火光，然后砰地一声，他的胸口冒出了一朵血花，这名军官无力的瘫倒在地上。屋顶上章进给杨成协比了个大拇指，转头搜索起其他的目标来。

又是三名炮手倒在了去炮位的路上，一时之间竟然无人敢去开炮，好不容易在军官钢刀的威胁下冲到炮位上，却发现炮口被堵得严严实实，整个阵地的远程攻击能力就此瘫痪。

里应外合之下，不到一个时辰鹿耳门就落入了红花会的手中，大队的陆军从这里登上了台湾的土地，整队后迅速向台湾府城奔去。

又过了一个月台湾全境的清廷兵力被悉数清除，自从1683年台湾落入鞑子手中七十七年后，宝岛台湾重新回到了汉人手中；天地会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开始洋洋得意的大肆庆祝；而红花会则获得了新的煤铁资源，迅速展开生产。

消息传回福建，尚在等候朝廷处置的杨廷璋等人在得知消息后，先是如丧考妣般的哀嚎了一阵儿，等醒转过来后心中竟隐隐生出庆幸，还好台湾府中的满人大爷不多，这次不用再破财了！福州城内实在是没有余粮赎回俘虏了啊！

第二百九十八章豪杰来投

台湾既然丢了，杨廷璋这闽浙总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下去了，他和福康安、吴克功一起被勒令回京，等待他和吴克功的最好下场也不过是罢官抄家，至于福康安，乾隆是舍不得杀死自己的私生子的。可是丧失五万再加上京中最近的流言，短时间内也不好给他新职位。

历史的惯性给福州送来了一位新总督——出身满洲正蓝旗叶尔根觉罗氏的苏昌，福建巡抚也是叶尔根觉罗氏，不过出身则换成了正黄旗，前几年才病逝的名臣喀尔吉善的儿子定长。在福建放了两位满人大员，想来朝堂上对汉人的提防又多了几分。马负书已经死于战事，新柱的福州将军无人敢接任，水师中也一时找不到替换黄仕简的人，这俩人得以继续戴罪立功。

两位大员上任后立刻开始清理剩余的绿营军官，平日里稍有对满人不恭顺的立刻拿下，换成福州满城八旗的人！这些人大都是在陈家洛的俘虏营里受过苦的，一上任就将怨气发泄到这些绿营兵丁身上，一时间福建绿营之中怨气冲天。

两位大人忙着收拢兵权、搜集粮草军饷，自然

不会去管那些被红花会俘虏的绿营兵丁，不过也没有去阻止被俘官兵的家人去凑钱赎人，过了俩月，家里有些钱的纷纷前往福宁交钱赎人。剩下的则被红花会收编安置到军营和工厂之中，其中有一半被运到了台湾，哪里的工厂建设和良田开发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现在红花会占了将近两府之地，暂时也没了扩张的**，清廷兵力损失惨重，一时也抽不出兵力再次攻打，新上任的苏昌和定长缩起脑袋不敢招惹红花会。双方之间呈现出短暂的和平景象，各自积蓄实力等待下一次战斗的来临。

现在王伦被舒赫德追的满山东乱跑，马朝柱犹自龟缩在归德府，反观红花会却默不作声的发展壮大，一时之间吸引了全天下不满鞑子统治的英雄豪杰。在各条通往福宁府的路上多了无数身背刀剑的汉子。

“在下少林俗家弟子李伯阳，江湖中人赏脸给取了个外号唤作铁狮子！看这位兄台器宇轩昂。不知是哪路的好汉？”，大路边的小茶铺里，江湖中人三五一团，一名满脸络腮胡的粗豪汉子对邻桌的人打着招呼。

“原来是少林的英雄！”，那名面貌清秀身背

长剑的年轻人拱手答道，“在下武当俗家弟子苏子言，李兄大名如雷贯耳，小弟有礼了！”

“可是江湖人称白云剑客的苏兄？”，李伯阳的语气敬重了几分。“苏兄也是打算去福宁投红花会的么？”

“李兄慎言！”，苏子言连忙止住李伯阳的话，左右打量了一圈这才小声说道，“此处还是鞑子的地界，我等虽然不怕麻烦，但耽误了去福宁的时辰终归不好！”

“哈哈哈哈！”，李伯阳大笑道，“苏兄莫不是刚到福建界面？你看看在座的诸位那个不是打算去投红花会的？再说了。在福建如今没人敢管咱们这些打算投红花会的！”

“是，在下本在山中静修。前些日子才被师傅从山中叫出，让我去投靠陆师叔。”，苏子言知道自己漏了怯讪讪的笑笑，“一时只顾着赶路，没来得及打听消息，还请李兄指教！”

“哦？苏兄说的陆师叔莫不是红花会的三当家绵里针陆菲青？”。听到这话茶铺里的人眼睛都是一亮，他们虽然急匆匆的赶来投奔，可是在红花会中却不认识几个人，心中总是忐忑，现在有了关系还不赶紧巴结。一时间苏子言的桌子被一群人团团

围住。

好容易一个个应付完，苏子言这才说道，“正是，不过在下入武当入的晚，只听师傅说过有这么一位师叔，却也从来没见过。”，他虽然江湖经验不多，但也看出了这些人的用意，连忙转移话题，“李兄，你说这福建没人敢管咱们是怎么回事？这朝廷往日不是遇到咱们这些人就抓么？如今咱们就改了性子？”

“哈哈！”，李伯阳大笑道，“还不是托红花会诸位好汉的福，前几个月陈总舵主率军一万破十万打败清兵，那霍童溪整整红了十多天！”，他直接把清兵的数字翻了一番还多，“接着又攻下台湾府，一时之间整个福建省的大小官员听到红花会的名字就瑟瑟发抖。他们听到咱们要投红花会恭送还来不及，有哪敢招惹呢？要是抓了咱们红花会打上门来怎么办？”

“原来如此，李兄果然见识广博，小弟佩服！”，苏子言赞道。

“嗨，都是我老苏爱吹牛，平日里认识的朋友多些才知道了这些消息！”，李伯阳随即转移话题，又说起江湖上的一些逸闻轶事，等到众人慢慢散去后才小声说道，“李兄，不瞒你说，小弟在红

花会中却不认识几个人，等到了福建还望苏兄在贵师叔面前美言几句。”

苏子言终究面子薄，挣扎了一会儿咬咬牙答应了。过了几日，一行人来到福宁府中，打听出陆菲青府邸所在投上拜帖，不一会儿陆菲青大笑着迎了出来，“早听说师兄收了个了不起的俗家弟子，今日一见果然不凡！”

进屋、喝茶，说了一会儿闲话，苏子言开口道，“不瞒师叔说，师侄这次来福宁打算投入红花会，还望师叔帮衬一二！”

“我红花会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师侄想来自无不可，只是不知道师侄是想从军呢还是当官？”，陆菲青稍微有些犹豫。

“这从军又怎么说？当官又怎么说？”，苏子言自信的说道，“师侄早年读过些书，也算是文武双全，一切全凭师叔吩咐！”

“这想当官首先要参加公务员考试！”，陆菲青摸着胡子说道，这些话他最近几天没少说，“从军的话想必师侄也不肯从普通士卒当起，要相当军官也得考试！”

ps：感谢glwzero10的打赏

第二百九十九章武侠末路

“这么说最近福宁刑事案件增长的原因都在这伙人身上？”，陈家洛放下文件，苦恼的揉了揉太阳穴，“侠以武乱禁、儒以文乱法，太史公诚不欺我啊！”

“是！”，陆菲青红着脸答道，他早些年在江湖上交游广阔，这些犯事的人力有不少还是他的故人子弟，“刚开始听到说无论是参军还是做官都要考试，这些人就面露不豫，考试被刷下去的那些人就整日在酒馆里喝酒，喝醉了不是大骂咱们红花会不讲江湖义气就是打架斗殴；考上的人有好多没过多久就受不了军营或者学校里的规矩，发了阵牢骚就不告而别，更有那不争气的在学校里骚扰女学生，沅芷一怒之下伤了两人才算好了些！”

“他们想投我红花会，我也给出路了，他们还想怎么办？”，少时读武侠小说的时候，没少为这些江湖豪杰击掌叫好，现在他们到了自己的地盘上，陈家洛却恨不得他们从未来过。

“呵呵，按他们的意思，怕是想要总舵主亲自迎出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招待几日再送上高官厚禄他们这才满意！”，陆菲青摇摇头道。

“相当大官容易啊！拿出本事来就行！前天陆前辈的哪位师侄不就因为试卷答得好被严新看上了么？只要在学校待一段时间出来就会被派到台湾当知县去！那些大字不识一个，只会打打杀杀的要来何用？”，陈家洛不屑的说道，“陆前辈在会中也不少日子了，咱们红花会想要什么样的人才还能不知道？就他们这些人，当个普通士兵都不够格啊！”

“总舵主说的是！”，陆菲青知道陈家洛想在福宁府和台湾府建立新的秩序。而这些江湖人士自由散漫惯了，无论到哪里都是秩序的破坏者，若是任由他们这么闹下去，迟早是要出大事的，“老朽在江湖上还有些薄面，明日我就去好声劝说一番。受不了咱们规矩的人就礼送出境，想留下的就要守规矩，不守规矩就别怪咱们言之不预了！”

“九哥和十哥从台湾回来后不是天天喊着闲得发慌么？要是他们不听劝就让九哥和十哥带人去和他们说道说道！遇到本性不坏的就先拉到他们的手下，要是为非作歹打死勿论！”，这么一来自己好像成了武侠小说的反派啊，可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军队也越来越依靠严格的纪律和工业化生产的武器，个人的武勇已经失去了市场，武侠的没落是

迟早的事情。

或许等自己统一天下了。可以再把这些人召集起来成立中央国术馆，将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好东西保存起来，再作为一种文化推向全世界，像后世的空手道、跆拳道一样从哪些白人黑人口袋里捞取大笔的钱财；可是现在么，还是以自己地盘的安稳为第一位。

“想我李伯阳也是江湖上一条响当当的汉子，这次屈身来投靠红花会，谁知道那陈家洛狗眼看人低，竟然让老子去当一名普通士卒？老子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酒馆里，李伯阳怒气冲冲的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李兄。我听说咱们去做一个月的士兵，等学会了红花会的规矩后就能考军校当军官，这也不算是瞧不起人吧？”，有人反驳道，“小弟就打算去当试试看！”

“老子杀人的时候那群教官还在穿开裆裤呢！如何杀人还用得着别人去教？”，李伯阳不忿的喊道。“以老子的本事去哪里拉不起千把人的杆子来？”

不一会儿不知道是谁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酒楼里就像往日一样打了起来，桌子椅子四处乱飞，

掌柜小二苦着脸躲到一边，心中把这群人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

“砰！”。一声枪响打断了比斗，章进提着手枪走进酒楼，精光四射的眼睛四下打量一番，“有人闹事？”

“原来是十当家的！”，立刻有人认出章进上来搭讪，“大伙儿不过是喝多了闹一闹，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就走！”

“闹一闹？”，章进看着破碎的桌椅板凳，“我看怎么像是土匪来了？不用废话，跟我去衙门走一遭吧！”

有人还想反抗，却被身旁的人拉住，抬眼一看外面已经被数十名拿着火枪的士兵团团围住，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们，再加上章进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一行人灰溜溜的跟着章进来到衙门之中。

人证物证俱在，案子很快就被判了下来，除了赔偿店里的损失之外这些人根据罪行的不同被判处了十天到俩月不等的劳役。

判决下来之后章进又出来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拉拢，当下就有不少人决定去他手下干，李伯阳犹自梗着脖子不肯屈服。

众人退下后章进绕着李伯阳转了几圈，突然问

道，“你说凭你的本事去哪里都能拉出上千人的杆子？此事是真是假？”

“男子汉大丈夫，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我李某人从不说假话！”，李伯阳打着嗓门说道。

“如此便好，我看李大侠也不是甘居人下之人，李大侠若是真的想拉杆子的话，咱们红花会自当帮衬一二。”，这也是陈家洛想出来的祸水东引之计，既然这些人想造反又不肯守红花会的规矩，那么还不如资助他们去清廷的地盘上闹腾。

“哦？十当家的意思是？”，李伯阳疑惑的问道。

“想造反么，无非是要人手，要兵器，以李大侠的名头人手自然不缺，咱们红花会能做的就是帮着李大侠解决兵器的事情！”，以如今红花会地盘内的钢铁产量，一两千人的兵器不过是小菜一碟，“只要李大侠愿意起事，咱们红花会先送上一笔银子，再把兵器送到李大侠的地盘上！”

细细商谈一番，李伯阳心满意足的离开了福宁，回到自己的老家河南，开始筹划造反事宜，不多时红花会的刀枪也送到了他手中。

多种手段齐下，红花会的地盘上终于恢复了安静！

第三百章祭祀

“看看我的头发是不是还是有点短？”，陈家洛摩挲着头顶刚长出来的短发问道，自从假扮福康安将黄仕简的水师全歼之后他就割掉了哪条难看的金钱鼠尾并发布了割辫子的命令，一时间在军队、政府任职的人齐齐割去了辫子，百姓们有的立刻响应，有的则心怀顾忌犹自留着辫子，陈家洛也不强迫，想必随着红花会的一次次胜利，留辫子的人只会越来越少。

李沅芷手捧一套红黑相间的汉服祭袍在他身后打量了一番，噗嗤一声笑了，“大哥现在的样子和个刚还俗的小沙弥一样！”

“阿弥陀佛，只怪女檀越太漂亮了，弄得小僧无心吃斋念佛只好还俗了！”，陈家洛笑着把李沅芷拉到怀里，不得不说换成短发看起来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

“时候不在了，你快换上衣服出去吧！”，李沅芷连忙挣脱开来，将祭袍放到桌子上，从怀里摸出个明黄色卷轴递了过去，“吴先生给写的祭文，你先读熟了，一会儿别闹出笑话来！”

“谨遵夫人号令！”，陈家洛接过祭文卷轴，

将这套繁复的祭袍穿上，不得不说这套汉服看起来比鞑子那些长袍马褂精美多了，穿上后一种庄严肃穆的气势油然而生。

出得门去，前延平郡王府早已被红花会和天地会翻修一新，大殿前高达十余米的汉白玉郑成功雕像手按长剑遥望大陆，雕像前红花会和天地会的成员身着汉服分列左右。吴思华作为主祭立于当中，四下寂静无声，平日里再胆大的汉子到了这种场合也不敢大声呼吸。

“时辰已到，有请陈总舵主登台念诵祭文！”，前导流程走完。吴思华转身退下，将当中的位置留给了陈家洛，按道理说祭祀郑成功应当由天地会的人来做主角，奈何现在他们会中并没有能和陈家洛一较高低的人物，而且这次收复台湾的主力是红花会。他们只好自我安慰，还好国姓爷的府邸尚在自己的地盘中。国姓爷和天地会的关系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否认的，红花会的人来祭祀天地会的祖宗，自己脸上也算有光。

陈家洛一步一顿，缓缓登上祭台，对着郑成功的雕像深深一躬，然后打开卷轴大声朗诵起来，“维台湾沦陷满清鞑虏七十七年后，岁次庚辰,令届仲夏。天高气爽，万物滋荣。时逢台湾光复。

海内义士云集英雄故里，敬献悃诚。谨以素果雅乐、鲜花芳醴之仪，恭祀我民族英雄郑公成功之灵曰：......"

“巍峨覆船山，苍松肃穆;浩瀚东海水，碧波荡漾......”，若非郑王爷在清末时收复台湾，按照满清的一贯作风，没了汉人政权的威胁他们恐怕不会远渡台湾海峡去驱除那些荷兰人的吧？若是如此。或许到了后世，福尔摩沙将代替台湾出现在世界地图上。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又将增添一根沉重的锁链。

“神州赤子，报国精忠。聪明睿智兮骁勇英武，焚衣拍案兮义旗高张。兵围海岛，血染沙场;干戈北指，缟素临江。两岛屯师唯赤胆，一隅抗志见衷肠。”。在父亲投降满清，母亲自尽与乱军之中后，郑成功高举义旗，自小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屡败屡战。在风雨动荡中维系我华夏之火不灭。

“中华俊杰，民族英雄。艨艟奋兮波涛涌，雄师发兮王旗扬。戈耀赤嵌，驱荷夷于鹿港;炮轰内海，击敌舰于台江。攻城夺地，敌酋投降;驱荷复土，盛德昭彰。”，大陆攻势失败后，郑成功不顾部下反对，率军直进台湾，打败了盘踞于此的荷兰

殖民者，让宝岛重归中华的怀抱。现在延平郡王府内依然可以看到几名荷兰人的跪像，据说后世台湾政府为了避免荷兰友人惊诧，故而重塑雕像让这些人站了起来，但现在么，陈家洛觉得还是让他们一直这么跪下去比较好！

“传承文化，开台圣王。......百代留芳。痛哉郑公，尽瘁家邦。......中华崛起，励精图强。......谨以复兴之大义，沥我同胞之精诚;庶不愧乎前烈，缵辉光而日昌。竭诚致祭，奉此馨香;神其来格，伏惟尚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劝课农桑、施展教化，分化州县、安置官吏，让文明之光在宝岛上闪耀；可惜就在他重整兵马反攻大陆之时却英年早逝，导致多年心血功亏一篑；陈家洛在祭文的最后发下红原，必将继承郑成功的遗志，率领汉人驱除鞑虏，重新恢复汉人的荣光，并将这荣光照耀世界的每个角落。

念完祭文，陈家洛亲手点燃三支线香奉与郑成功雕像之前，然后转身对后方招招手，当下十六名大汉气喘吁吁地抬着两尊跪像放到郑成功的面前。

无论那个时代，有民族英雄就有汉奸，明末清初之时汉奸辈出，但和郑成功恩怨最深的就要数鞑子的海澄公黄梧和大将军施琅了，既然岳庙里有秦

桧等人的跪像，那么陈家洛也不介意郑成功面前多上两尊黄梧和施琅的跪像。不知道黄仕简和施廷夷等人到了此处有何想法，会不会生出“人自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之感。

看着这两尊雕像，陈家洛心中升起一股快意，起码在这个位面，不会有寡廉鲜耻之人筹划着拍摄《施琅大将军》这样无耻的电视剧了。

“鸣炮，奏乐！”，吴思华一声令下，十门大炮齐声鸣放，三列经过专门训练的红花会士兵在高台上唱起陈家洛给他们的歌来。

“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血淹没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歌声中陈家洛心中暗暗骂道，这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不就是说的鞑子侵略我华夏么，日月为明代表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决心，血淹没人间，由于满清入侵，鲜血战火淹没人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无数血债怎么能够太平美满？

本来是一首赞颂民族英雄的颂歌却被安排给了鞑子奴酋，这耻辱终于在今天被陈家洛扭转。看着红花会和天地会的汉子们一个个热泪盈眶的样子，陈家洛心中顿感欣慰，是的，他们不是后世那些寡

廉鲜耻的文人，他们在歌声里读懂了郑成功，他们的胸中依旧饱含热血、充满对英雄的敬仰。

第三百零一章快速发展

“红花会真是欺人太甚！”，黄仕简的面容此刻无比扭曲，狠狠地将茶杯砸到地上，上好的官窑瓷器顿时化为碎片，尽管如此依然不解气，他又抽出宝刀将面前的几案劈成柴火，这才气喘吁吁的瘫坐在椅子上。中国人自古讲究崇敬先人，陈家洛把他爷爷塑成雕像跪在郑成功面前任人唾骂，这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不将此贼千刀万剐我黄仕简誓不为人！”

可是光放嘴炮没用啊，他手下现在还剩下不到一百的船只，数千名老弱病残，想靠这些人打败红花会那是不可能的，想联络施琅的后人吧，奈何施家自从施世纶和施世骠死后就没落了，现在最大的官貌似也不过是个知府，在这种大事上实在出不了力气。红花会如此倒行逆施，下次朝廷大军过来断断让你寻不得好去！无奈的黄仕简只好心中暗暗诅咒。

黄仕简郁闷的无以复加，陈家洛这边可是意气风发，他现在正在高类思的引导下视察红花会在台湾岛上新开发的炼铁厂，“总舵主，这台湾的铁矿无论是质量还是储量都比福鼎的好上许多，距离煤

矿也近，咱们的高炉又用了不少新法子，等建成之后产量起码比福鼎铁厂高三倍！到时候，咱们红花会就再也不用为钢铁产量烦心了！”

“高先生辛苦了！台湾风土不同福鼎，高先生还得小心保重身体才是，您可比这个铁厂重要多了！”，陈家洛笑着说道。

“不妨事，有无嗔大师在，咱们这些从福鼎过来的人里还没有一个生大病的！”，高类思继续引着陈家洛前进。“这里是选矿厂，这里是选煤厂，这边……现在工厂中能用到蒸汽机的地方都用上了，比之前单凭人力效率高了不少，可惜现在蒸汽机还不稳定，修机器的时间反倒比工作的时间还长！”

“现在可比在福鼎的时候好多了！”。自从蒸汽机刚做出来，陈家洛就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从初始型号到现在的型号，蒸汽机的质量和效率都得到极大提升，“对了，高先生，眼下铁矿和煤矿虽说都不太远，单只靠人拉马拽效率还是低了些；我这里有点不成熟的想法您看是否可行？咱们可以在矿山和铁厂之间铺设轨道，用蒸汽机做动力拉动矿车……”。陈家洛将火车的大致工作原理给高类思说了一遍，实际在历史上，火车最早就是诞生在矿山中，1804年，由英国的矿山技师德里维斯克利用瓦

特的蒸汽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时速为5至6公里。而在这个位面，陈家洛想让这个时间提前四十多年。

高类思皱着眉头在笔记本上画了半天后，啪的将笔记本合上击掌赞道。“的确是个好办法，我刚粗略算了下。从技术方面很有成功的可能，若是能做成，铁厂的产量还能高上许多！”

“这可不仅仅是解决矿山的问题！”，火车和铁路的出现，让短时间内调运大量物资、人员成为可能，进一步打碎了封建社会对百姓的禁锢。让历史不可扭转的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

“总舵主，依此法制盐的确比往日便利不少，所产之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胜往昔！”，程淮秀捏了一小撮盐放在掌心细细打量，脸上却没看到多少喜色。“只是如此往日要用到百余人的地方现在只需要数十人即可，我盐帮怕是有不少人要没了生计啊！”

“程帮主关怀下属，家洛甚是佩服！”，对这个问题陈家洛早有准备，盐不仅是调味品，还是十分重要的工业原料，烧碱、纯碱、盐酸这些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的制取都需要大量的盐，与那些农民想比，盐帮的人多少和盐打过交道，让他们去做工

人比农民好得多，“不过帮主大可不必担心，我红花会现在正在盐厂附近修建厂房，可以用盐制取无数有用之物，多出来的这些盐帮兄弟可以到工厂之中干活。”

“哦？我盐帮制盐多年，还不知道盐除了调味之外还有其他用处，总舵主可否带淮秀去见识一番？”，程淮秀听到这话愣了下后问道。

“当然可以！”，陈家洛欣然答应，带着程淮秀在周围的工厂里走马观花的巡视一圈，程淮秀虽然看不太懂，但见了这么多的厂房也知道陈家洛不是敷衍，顿时放下心来。

这片工厂不单单利用食盐生产盐酸等物，还有利用硝石生产硝酸、再利用硝酸生产军火的工厂，有利用硫酸和磷矿石生产磷肥的工厂......可以说这里是红花会的第一个化工业工业园区，这里在陈家洛的工业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

“总舵主说将此物洒在土地里就可以增加粮食产量？”，在工厂巡视这一圈，各种光怪陆离的东西让程淮秀目不暇接，但最让她惊诧的却是这件工厂所生产出的化肥，“小时候爹娘为了收集粪肥可是没少吃苦，按总舵主的意思有了这东西就不用辛苦拾肥了？”

化肥顾名思义就是用化学方法制成的含有一种或几种农作物生长需要的营养元素的肥料，福建土地狭小，粮食产量无法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有了化肥就能暂时解决这个问题。和美女聊化肥好囧的感觉啊！陈家洛摇摇头，“此物虽然有效却也不是万能，若是有余力还是把这些和粪肥一起用的好！根据实验使用此物后番薯每亩可增产两成。”

程淮秀出身贫寒，当然知道增产两成对于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当即赞道，“总舵主此举乃是立下了大功德，福建的百姓能遇到总舵主真是大幸！”

“不敢当，这些都是高先生和杨先生的功劳！而且目前只做出了这一种，他二人还在研究如何制取其他肥料，要是再多几种我福建的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还有余力外销！”

“敢问此物叫做什么？”，程淮秀问道。

“额。”，陈家洛愣了下，“就叫金坷垃吧！”

第三百零二章遇刺

程淮秀在福宁匆匆查看一番就返回扬州，让骆冰打算试探她心意的想法暂时落空，陈家洛这里则是稍微庆幸了下，但清醒过后又有一丝遗憾。

“总舵主，福州那边传来消息说苏昌和定长接连见了好几批武林人士和出身福宁的大家子弟，似乎是有什么想法。”，例会上骆冰汇报着情报部门的最新报告，“那些去过总督府的武林人士和大家子弟中有不少人这几日陆陆续续到了福宁，已经被咱们的人盯上了，是现在就动手还是再等一阵儿？”

“首先要保护咱们的人和百姓的安全，在不影响此前提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让这些人在外面多活动一段时间，也好看看这些人有无内应！”，陈家洛简单的说道，“这件事由情报部门和十二哥的人联合行动吧！”，石双英负责组建红花会的警察系统和内部保卫系统，眼下正是他们练兵的好时机。

让陈家洛颇感欣慰的是此后不久就有许多原先租种大户人家土地的佃户前来衙门之中举报老东家回来试图煽动他们作乱，尽管现在还只敢偷偷摸摸的，举报完之后也不太敢出面和老东家对质作证，

但从这些举动中起码可以看出这些人对自己得来不易的财产的珍惜和对红花会的信任和支持。

至于那些武林人士似乎比大户人家子弟还好对付一些，那些大户人家的子弟好歹在福宁长大，常常能找到红花会防备较为宽松的地方；而那些武林人士大多是外地人，到了福宁摸不着门路，再加上他们关注的都是例如军工厂、军营、衙门等红花会防守严密的地方，很快就露出了马脚；在等待几日发觉他们并没有什么内线的时候，由石双英亲自出面带人将他们一举拿下。审问后根据个人所犯罪责不同给予不同惩处。若是他们遇到别人或许还会因为顾及这些武林人士的师门进行报复，但遇到一贯冷脸的石双英就只有认倒霉了！

“青桐，咱们有些日子没出来走走了吧？”，通往海边的小路上，陈家洛和霍青桐乘着马一边慢悠悠的前行一边闲聊，今日也算是难得有空忙里偷闲。

“现在各个部门的工作都上了正轨。我这里也能轻松些！”，霍青桐今日除去了军装，换回往日那套翠羽黄衫，任谁也看出眼前的小姑娘竟是麾下数万雄师的女将军。

“过一阵就要忙了，等秋收之后就该整军准备

收复整个福建了！那时候……”，话说到一半陈家洛突然猛地跃起将霍青桐从马上扑下来，同时挥出手中的折扇，将袭来的牛毛细针挡到一边，落地之手迅速起身将霍青桐挡在身后。目光顺着细针飞来的方向看过去，“是哪路小贼藏头露脸不敢见人？再不出来休怪陈某人不客气了！”

“陈家洛，你害得我好苦啊！老天有眼总算是让我找到了机会！今天老夫定要取了你的狗命！”，话音刚落，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他的身旁站着一名面貌俊朗的青年和一名五十来岁的老者，那老者精神矍铄，双目炯炯闪光。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显是内功深厚。

“我当是谁啊。原来是佛山的凤老爷，凤老爷不安度晚年跑来福宁做什么？嫌自己活的太长了也别连累儿子啊。”，陈家洛嘴上和凤天南打着招呼，眼神却紧紧地盯着那名老人，以他的直觉，对面的三个人中此人威胁最大。“不知这位是？”

“三才剑汤沛见过陈总舵主！”，那名老者拱拱手道。

“陈家洛你害得我凤家百年基业毁于一旦，还以为我不知道么！”，凤天南咬牙切齿的说道，看他脸色黝黑。人也消瘦了不少，想必这些日子没少

受苦，“今日总算是让咱们等到了机会，小贼！受死吧！”

“就凭你二人怕是没那个本事！”，陈家洛笑呵呵的说道，“原来是甘霖惠七省汤沛汤大侠，你不在湖北养老，跑到福建来干什么？是凤天南给了银子还是苏昌打算给你个官啊？”

“红花会谋反作乱，福宁百姓民不聊生，老夫特为解救福宁百姓而来！”，汤沛一脸正气。

“嘁，如今福宁百姓可是比之前过得好多了，汤沛你的眼睛既然瞎了就好好回家养老去吧！”，陈家洛不客气的说，“若是如此，你还能在银姑的女儿来寻仇之前多活上那么十来年，可惜你偏要自己寻死，我就只好替银姑的女儿送你归西了！”，在原著中这家伙表面上仁义无双，暗地里可是一肚子坏水，将袁紫衣的母亲奸污后逼死，后来被袁紫衣所杀。

听到银姑的名字汤沛的手不为人察觉的抖了抖，心想如此隐秘的事情他都能知道，红花会的情报能力也太可怕了，若是让江湖中人知道自己逼死银姑的事情，那么自己辛苦多年积攒下来的仁义名声可就要毁于一旦了！不过汤沛能以三才剑这样的小门派坐上掌门人大会四大掌门之一的宝座，本身

的素质也是极为出色，转瞬就恢复正常，就算陈家洛知道的再多又怎么样？今日把他杀死在这里就一了百了！当下轻笑一声道，“我却不认识什么金姑银姑的，陈总舵主若是肯束手就擒，汤某以自己的名声担保绝不为难您身边的这位姑娘！”

“汤沛啊汤沛，果然是好手段！”，尽管是敌人，陈家洛也不由得赞了一句，短短的几句话先是否认了银姑的事情，又试图利用霍青桐来分陈家洛的心，江湖经验可谓老道。

“既然陈总舵主执迷不悟，就休怪我等无情了！凤掌门，你和一鸣去对付那名女子，我来拦住陈家洛！先解决那名女子，再一起送陈家洛归西！”，说完汤沛飞身向陈家洛攻来，到得面前一剑刺向陈家洛和霍青桐之间，凤天南手舞黄金棍拦住了霍青桐的去路，凤一鸣则从另一侧击向霍青桐的肩膀，局势突然变得十分危险。

ps：感谢进化中的爬虫的打赏，感谢hexuchun、最爱月如的月票，今天睡过头了。

第三百零三章谁特么的还和你比武

当汤沛的长剑到达陈家洛身前三尺之时，他惊讶的发现陈家洛不仅没有慌张，嘴角反而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是故作姿态还是真的埋伏有后手？可是现在他的剑势已经使到一半，想收招已然来不及了，凭借数十年生死搏杀积累的经验，汤沛下意识的微微侧了下身子。

这一招救了他的命，就在长剑带着劲风刺向陈家洛的时间，陈家洛拉住霍青桐向左一步避开长剑，同时右手从长跑下面抽出一把火枪对着身在空中无处借力的汤沛就是一枪，“砰”的一声枪响过后，汤沛左肩冒出一朵血花躺在了地上，若不是他刚才那一侧身，子弹打中的恐怕就是他的左胸了！

“凤掌门莫慌，他手里的火铳只能发射一次！”，汤沛挣扎着站了起来，他知道自己已经负伤，就算现在跑路也跑不了多远，要想活命就得拼命干掉陈家洛。

“汤大侠果然好见识！”，陈家洛由衷的赞了一句，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能知道火铳只能单发，消息不可谓不灵通，“可惜你怎么会认为我们只带了一把火铳呢？”

说完陈家洛看着霍青桐，霍青桐身为军队的总参谋长，身上怎么会没有火铳，她在军营中练习枪法的时间比陈家洛还长，当下拔出火枪对着凤天南迎面就是一枪！霍青桐的枪法比陈家洛好，凤天南的武艺比不过汤沛，当下就被一枪打在胸口。

凤天南肥硕的身子被子弹带的向后一跳，然后无力的瘫倒在地。“爹！”，凤一鸣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扑倒在地上将凤天南抱在怀里，手忙脚乱的从怀里摸出金疮药，可是胸口开了那么大一个洞。金疮药撒上去马上又被冲开。

“咳咳…”，凤天南挥手制止了凤一鸣无用的举止，挣扎着坐起来看着陈家洛，从牙缝里憋出几个字，“亏你还是天下第一大帮的总舵主，使出这种下作手段。卑鄙无耻！”

“陈家洛！你可敢和老夫单打独斗！”，汤沛也在一旁捂着肩膀说道。

“呵呵，汤大侠方才怎么不说这话？”，陈家洛面带讽刺的笑道，“你们人多的时候就一拥而上，现在凤天南快不行了就要单打独斗？合着这规矩都是您老定的？您老怕是忘了现在可是在我红花会的地盘，我俩可不是你三才剑的弟子！”

“暗器伤人！无耻下流！陈家洛，你可有一点

习武之人的骨气？”，汤沛连脸都没红一下继续骂道。

“吆。也不知道刚才的飞针是谁发的！”，陈家洛时刻注意着汤沛的手脚鞋子，随时防备他再施展出暗器，这家伙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上暗算胡斐的事情他可是记忆犹新，一贯暗器伤人的家伙骂起别人不讲武林道义来，陈家洛对他的脸皮越发的佩服起来。

“我那飞针也是师门祖传的技艺，你使火铳算的什么本事？”，汤沛犹自强辩。

陈家洛此时已经失去了磨嘴皮了的耐性。从霍青桐手中接过重新装填好的火枪对着汤沛一点，汤沛当下顾不得再维持名门高人的姿态。弯腰一个懒驴打滚试图躲开子弹，谁知陈家洛并未直接开枪，等到他滚在地上无法改变姿势时才对着他的后背就是一枪。

看着在血泊中抽搐的汤沛，陈家洛心中微微感慨，这汤沛放到飞狐外传里也是和陆菲青一个档次的高手，在武林中那是顶尖的存在。可惜也躲不过这子弹啊！看来距离武侠没落的时代越来越近了！从今以后武功恐怕只能作为强身健体、修身养性所用，要真论杀伤力，还是得看热兵器！

“汤大侠，现在已经不是练武之人纵横天下的时代了，你就安心的去吧！”。陈家洛丝毫没有风度的说道，你都来暗杀了，我还傻呼呼的依照江湖规矩和你比武，那不是傻得么？既然怀里有枪，谁还会和你动手单挑？说完从汤沛手中夺过宝剑毫不客气的刺了下去，江湖中赫赫有名的三才剑掌门人，以仁义名闻天下的甘霖惠七省汤沛就此殒命。

“凤掌门，你是从那得到我的消息的？又是如何说服这汤沛的？还有没有其他人和你们一起来？说清楚的话我留你儿子一条小命！”，陈家洛三两招拿下凤一鸣之后，将汤沛方才说过的话对着凤天南又说了一遍，只是这次凤天南成了那个被威胁的人。

“我凤家在佛山经营多年，若是到被灭门还不知道是谁下的手那也白混了！”，凤天南无力的闭上了眼睛，他们家唯一的香火现在在别人手里，面对陈家洛的问题他只好一一回到，“事发三个月后我重回佛山，但见自己的产业都落入天地会手中，暗地里打探了一阵，终于打听出原来是陈总舵主你下的手！自此之后无时不刻不想着如何复仇，可惜我五虎派的人死的死、跑的跑，我父子势单力孤无力和红花会作对；于是只好留在福州等候时机，前

些日子闽浙总督大人发布悬赏，说要是有人拿了总舵主的脑袋，朝廷不吝惜重金厚禄封赏，于是我就找到汤大侠；汤大侠好义气，对路过三才剑地盘的武林中人多有照拂，他又不肯像我一样舍开面子赚取不义之财，日子过得难免拮据，听闻此事立刻动了心，于是我一行三人来了福宁，等了好几天终于等到总舵主单身外出的机会。只可惜功亏一篑啊！”

“那么说这次来的就是你们三个？没有其他人了？”，陈家洛再次确认道。

“其他来的人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这批只有我们三人！”，凤天南已经有些喘不过气了。

“嗯，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把你儿子带回去关一阵子就放了，至于将来别人会不会找他报仇我就管不着了！”，自己已经杀死汤沛了，这凤天南眼看着也活不下去了，凤一鸣无论是武艺还是智商都对他构不成威胁，陈家洛顺水推舟放了他一马，而且总得给袁紫衣留个仇人吧？

第三百零四章南北之别

在夜幕的遮掩下，两大一小三个人影在树丛中慢慢的向前摸去，走了一个多时辰终于走不动了，三人靠在大树上休息，方才五六岁的小男孩忍不住叫道，“爹，我饿！”。

母亲从怀里摸出一块红薯掰成两半，犹豫了一会儿又将其中大的那半塞了回去，小的那半再掰成两办递给父子二人，孩子两口将红薯吞下肚子，又可怜巴巴的看着母亲，母亲叹了口气，摸着孩子的头说，“儿啊，再忍忍，等到了北边就能吃饱饭了！”

父亲咬了一口红薯将剩下的递给母亲，自己拿起竹筒喝起水来，“歇好了赶紧起来，乘着天黑咱们翻过这座山去，到了白天那些天地会的坏东西出来咱们就完了！”

歇了一会儿，三人重新上路，孩子没走几步就摔倒在地上挣扎着爬不起来，父亲连忙将孩子背在背上继续前行。拂晓时分，三人总算是走到了树林边缘，前面就是红花会的岗哨了，还没等父亲露出喜色，一把雪亮的长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怎么想跑？爷就知道在这儿能逮住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

家伙！”

眼见着距离逃离生天只有十来丈的距离却被人抓住，一家三口顿时嚎啕大哭起来，母亲怒骂着，“你们这些天杀的东西，抢了俺家的粮食，收了俺家的牲畜，让俺们怎么活？”

那父亲瞅见拦路的只有一个人，鼓起勇气一脚将那名天地会的士兵踹到，一首拉起自己的妻子，一手抱着自己的孩子拼命往红花会这边跑去，“跑快点，跑到了咱们就能活命了！”

“妈的！”。那名天地会士兵骂骂咧咧的爬起来往前追去，“有本事别让老子逮到你们，抓住了弄不死你们老子跟你姓！”

紧追两步腾空一脚飞踹到男子的背心，一家三口扑倒在地，孩子哇哇大哭起来，脚踩在那名男子的背上。天地会的士兵得意的笑着，“跑啊，你怎么不跑了？刚才不是跑的挺快么？”

那名男子被人踩在背上，老婆孩子的性命操于他人之手，却并未像其他人一样嚎啕大哭起来，反而得意的哈哈大笑起来，“狗东西，我已经过了界了，快把老子放开！”

“卧槽！”。那名士兵紧张的抬起头来，正看见两名红花会的士兵笑眯眯的看着他，“我说兄

弟，人家都过界了，你还是赶紧把人放开回去吧！”

“诶，小的追的太紧没察觉，二位见谅，我这就走这就走！”。他一改方才狰狞凶恶的样子，陪着笑脸说了两句好话。赶紧屁颠屁颠的跑远了。

“这位大哥，赶紧起来吧！先去那边吃点东西，然后自有人带你们全家去北边！”，红花会的士兵拉着他的胳膊把他扶了起来。

“诶，多谢这位官爷！”，男子忐忑不安的问道。“官爷，到了您这边真的给分粮食还给分地？俺们全家都是听了这个消息才过来的，为了逃出来已经变卖了家产，如若不是真的，咱们一家三口只能去跳河了！”

“放心吧！咱们红花会从不骗人！”。那士兵自豪的说，“只要你到了咱们的地盘，就给发一年的口粮，每人十亩地，要是你在三年里能开出三十亩荒地，这三十亩地前三年的租子就不收了！不过多余的粮食么还是要按时价卖给咱们红花会的！”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男子连连拍着胸脯，“咱别的没有，有的是力气！只要能全家吃饱，我全家三口一起动手，三年三十亩荒地完全没问题！”

士兵瞥了一眼小家伙，从兜里摸出块糖果递了过去，“咱们红花会还会赊给你们全新的铁制农具，有了这些开起荒来也方便！不过你家这小子估计是没时间陪你开荒了，依照咱们的规矩，你家这小子得上学去！将来这世道，不读书识字可不成！”

“啥！还要读书识字？那得多少钱啊！”，男子为难的问道，让孩子读书这是天大的好事，可是想想以前村里地主家少爷读书的花销，他又有些担心了。

“不要钱！”，士兵轻松地回答，“俺们红花会每个村里都有驻村干部，白天教孩子读书，晚上教你们识字，只要认了字，将来官府的文书你们就能看懂了，再也不用担心别人假借官府的名义骗你们了！将来孩子读了书还能靠公务员，到时候就是吃官府饭的人了！”

“听见没！”，男子照着自己孩子的光屁股就是一巴掌，“到时候不好好读书打死你，读好书了当官去！别像爹一样整日里土里刨食。”

“大哥！这个月跑到北边去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么下去可不成啊！难道要咱们自己种地去么？”，一名天地会的头领对林天红说道。

林天红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半晌不说话，他当初以为赶走鞑子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谁知道自打天地会接手台湾府城之后，以前那些还算老实的兄弟们都抖了起来，各个以老爷自居，为了满足自己的奢华生活，盘剥百姓比鞑子更甚，百姓的日子比鞑子在的时候还苦，自己碍于兄弟情面不好多说，他们见没人斥责越发的过分起来。再加上红花会乘机推出移民扶持政策，一时间台南的百姓纷纷北逃，刚开始他们还不是很在意，直到靠近北边的村子开始整村搬迁的时候他们才发觉不妙，可是这时候已经有些晚了。

“总舵主，这个月从南边北上的百姓又多了一倍！天地会那边有些顶不住了，有人过来让咱们把人送回去！”，严新拿着统计表向陈家洛汇报道。

“想也别想！先前给他们两个县就已经是看着天地会多年反清的面子上了！眼下连自己境内的百姓都看护不住还有脸说！”，陈家洛讽刺的笑道，“只有两个县这么大点的地盘就开始享受，又如何夺取天下？派人回去告诉他们，不可阻拦百姓北上，若是有百姓因为此时被杀的话小心咱们红花会不顾往日交情了！”

ps：感谢白玉小虎的打赏，感谢白玉小虎、悬

崖边的贵族和在海一方01的月票。

第三百零五章台湾一统

“大哥！这红花会欺人太甚啊！若不是咱们他们哪能打得下台湾？结果这还没几个月呢就要翻脸了！”，当红花会的消息传到台湾府城的时候，天地会立刻炸锅。

林天红依然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不说话，在他看来自己这伙兄弟这些日子闹得实在是有些不像话，各个只顾着盘剥百姓，浑然把天地会反清复明的理想抛到一边。眼下这些头目整日不是喝酒赌博就是**娶妾，还真把自己当做老爷了，全都忘了几个月之前他们还和那些百姓一样对那些仗势欺人的官吏恨得牙痒痒。

“大哥，你倒是说句话啊！照我的意思咱们得给红花会点颜色看看！”，看到林天红半天不说话，下面的人催促道。

“给点颜色？你倒是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林天红将烟袋往桌子上一砸骂道，“攻打鹿耳门那日你也在场！就红花会那些精兵强将，你有几个脑袋给他们砍得？”

被林天红一骂再想到那天那震天的炮火和整齐的排枪，座中的头目纷纷低下了脑袋，“大哥，他

方才不过是些气话！不过咱们总得想点办法啊！不然这两个县的百姓就该跑光了！”，一名老成持重的头目起来打圆场。

“罢了罢了，我明日就去福宁一趟，找找陈总舵主！他总得给咱们兄弟一些活路吧！”，林天红叹了口气，抛下这些头目径直回房去了。

“总舵主，门外天地会的林天红求见，他还送了一份大礼！”，接待人员将礼单递给陈家洛，结果一看上面金银珠宝、古玩书画加起来怕不止白银万两。

“呵呵！看来天地会这次算是发了一笔大财啊！”，陈家洛并未将这些东西放到眼里。对他来说眼下钢铁粮食才是最重要的物资，“我亲自出去接他吧！”

“林当家的多日不见，越发的精神了啊！”，来到正门外，陈家洛大笑着迎了上去。

“都是托陈总舵主的福！”，林天红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到了室内，自有服务人员送上茶水，不待陈家洛寒暄林天红就直接开口说道，“哎，我林某人自从加入天地会后，数十年殚心竭虑想要将鞑子赶出台湾去，这次借着贵会的威势总算得偿所愿，本想着自此以后台湾的百姓总算能过上好日

子，谁知...谁知我这些兄弟们得了地盘后竟好似换了个人一般！盘剥百姓比那些鞑子还要凶狠。弄得台湾、凤山两地民不聊生！在下愧对天地会的列祖列宗啊！”

“林当家的切勿伤心。”，陈家洛连忙劝道，“贵会家大业大，难免出两个不肖之徒，只要林当家的能狠下心把这些祸害清除出去，想必用不了多久贵会治下百姓的日子就会好起来的！”，陈家洛心中微微感慨，人家太平天国还是打下南京后才彻底**的。他们才两个县就如此不堪，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林天红摇摇头。“初时我念着兄弟义气只是暗示几句，奈何他们不肯听，到了今天就算我直说恐怕他们也不肯听了吧！”

“这...”，陈家洛沉吟片刻，“按道理说贵会的事情我红花会不便过多干涉，可是咱们红花会这边开垦荒地需要人手。再加上我会中诸位当家的见不惯别人欺压百姓；所以还希望贵会日后能够善待百姓。”

“我也是穷苦出身，其中的道理岂能不知，只是眼下台湾的天地会已经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感慨完林天红咬咬牙说道，“在下想着再

这么下去我这些兄弟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此次前来还望总舵主看在咱们在攻打台湾时出了一把力的份上拉咱们一把！”，说完林天红起身噗通一声跪在了陈家洛面前！

“林当家的这是做什么，快起来说话！”，陈家洛稍微等了下，见林天红磕完第一个头这才起身扶住了他的胳膊。

林天红本不打算起来，可是陈家洛的内力胜过他数倍，使尽全身力气也无法抗拒，只好站起身来，“还请总舵主给咱们一条出路吧！”

说实话身边放个其他势力总是不舒服，可是眼下红花会的实力还不够，还要团结一切有用的反清力量，故而天地会才能获得两个县的地盘，眼下林天红主动送上门来，想必事后其他人也不好多说，陈家洛斟酌了一番问道，“不知林当家的有何想法？”

“我这些兄弟本来还能上阵杀敌，可是这几个月过去，怕是骨头都泡酥了！”，林天红红着脸说道，“我的意思是若是总舵主看得上就让他们到红花会军中效力，若是看不上给些银子土地够他们养老就行了！”

让军队里成建制的混入其他势力的成员，这可

不是陈家洛想看到的，“林当家的要求实属合理，只是我军中自有规矩，想参军必须经过筛选，这些兄弟到了军中必须按照军中规矩行事，而且估计也不会分到一个营中！”

“这是应有之意！”，林天红心软可不代表他不懂得这些门道。

“这银子么我会中还有一些，土地的话要是数目不大也能同意！”，大块土地还是集体农庄的形式效率高一些，“不知林当家的想要多少？”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敲定的结果是红花会出三十万两银子，天地会让出台湾、凤山两地的地盘，天地会在这两县获取的缴获红花会不过问，土地统一收归红花会所有重新分配。

签订协约后陈家洛心中暗自嘲笑，人家老美买下路易斯安那才花了1500万美元，自己买两个县就花这么多，实在不是做生意的料啊！

之后林天红在福宁多留了两天，和陈家洛细细商议了接受的方案；数日后夜里，林天红带着大批红花会士兵回到台湾，在刀枪的威逼之下，那些早就在温柔乡里失去胆气的汉子即使心中有气也只能服从红花会的安排，最后白花花的银子更是把他们砸的发晕，一时不知道该骂还是该感谢红花会。

自此，整个台湾都落入红花会手中，接下来该轮到整个福建了！

第三百零六章水陆并进

“见过陆道长，见过赵当家的，见过徐当家的……”，林天红满面春风的和在座的众人一一打着招呼，完全不见了几个月前的消沉；自从台湾和凤山两地平稳收复后，他也成了红花会树立的一面旗帜，陈家洛给了他名义上的台湾知府的职位，当然日常实际行政事务还是红花会的人来执行。平日里红花会的一些重大会议也邀请他列席，但是看到今天的场面林天红心中还是微微诧异了一番，现在红花会的所有骨干都已到会，看来今天还商量的问题不小。

陈家洛环视着会议室内的众人，红花会目前的当家中除了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理念不合未曾到会和卫春华远在西北赶不过来之外其他人都到了，连马善均也专程从杭州赶来，内圈的除了他们还有高类思、杨德望以及吴思华等科技、教育、文化领域的代表，霍青桐作为军方代表也和他们坐到了一起，林震南虽然位列其中，可是脸上却有些不好看；戴震现在虽然已经完全归顺红花会，但他无心参政，只在学校里培养学生和研究数学。

最内一圈就是上面这十来个人以及林天红，外

圈的则是林虎、耿晨、苏昌全等年轻一批的红花会骨干，相对于内圈的老人，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先进，思想更符合陈家洛的要求。

那些年轻人似乎猜到了这次会议的议题，纷纷眉飞色舞的小声说着什么。内圈的老人虽然更稳重一些，但是从他们的眉眼之间也可以看出掩藏不住的喜意。

陈家洛见状也笑了两声，干脆站起身拉开了墙壁上的帘子。露出福建地图来，“呵呵，既然大伙儿都猜出这次要讨论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参谋部的人先来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方案！”

“是！”，一名二十五六的年轻军官站了起来，从他肩膀上的肩章来看已经是上校了，霍青桐眼下有孕在身。参谋部的日常事务就暂时由这位年轻的杨文理上校负责。

是的，在陈家洛坚持不懈的耕耘下，他的后院里终于出现了第一个怀孕的人。这也是林震南不开心的原因，眼看着霍青桐都怀孕两个多月了，自己的闺女还不见动静，这让他心里颇不甘心。好在霍青桐是陈家洛为于家娶的媳妇。将来不会继承陈家的基业；这让林震南加紧了催促林静的频率，一再

嘱咐要让她在李沅芷之前生下男孩，为了更保险他还试探着问了问陈家洛对自己二女儿林漓的看法，弄得林静很是苦恼，不过林漓得知消息后心里隐隐约约的有些害羞又有些期待。

杨文理上校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顶着乱蓬蓬的头发走到地图前，单从外表来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军人，但是了解他的都知道。他对战场有着极为敏锐的洞察力，他拿起教鞭指着地图说道。“本次作战的目的是清除福建残余清廷势力，将福建全省纳入我红花会的掌握中！”

嗡的一声现场顿时炸开了锅，虽然这件事是早已计划好的，但真到了执行的时候，大家的心中涌起抑制不住的激动，眼下的两府之地和一个省的地盘终不能比，按照经营台湾、福宁两府得出来的经验，福建一省的资源足以让红花会经营出统一半个中国的实力来。

杨文理挠挠头，等他们安静下来才继续说道，“目前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福州城和泉州府两地，其中福州城的主要是驻防八旗和满清绿营以及苏昌从京城求来的援军，泉州的则是福建水师！我军的方案是首先全歼这两部分的敌军，再清扫各地的零散兵力！”

说到这里杨文理稍微顿了下，等到其他人消化完这条信息后拿出三个红色的箭头贴在地图上，“这是我军的进军路线，陆路从附近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福州，务必不使敌军逃出一人！水陆分作两路，一路从福宁出发经梅花所入闽江，协助陆军压制福州城的敌军；另一路从台湾府出发，除了水师之外再从台湾的驻军中抽取五千人随船渡海直攻泉州，上次福建水师被咱们消灭大半，用这些兵力足以将泉州的清军一扫而空。”

“总舵主，属下愿意带人先行潜入福州，等大军来临之时保证拿下城门放大军入城！”，杨文理的话稍微顿了下，章进就迫不及待的站起来，上次攻打台湾之战让他过足了瘾，眼下看到有类似的机会连忙出声请战。

不等陈家洛说话，杨文理就出声劝道，“据军情处的消息，眼下苏昌在福州城内大肆搜捕可疑人员，咱们想要潜入颇为不易！”，说到这里杨文理话锋一转，“参谋部就如何打开福州的城门早已安排好了计划，暂时还用不到十当家出马！”

章进在军中已经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自然知道军令难违的道理，听杨文理说完也不争辩，郁闷的坐了下来。

接着杨文理就物资的筹备，人员的调集，行军的时间和路线，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的预案等一一作了说明。其他各个相关人员也纷纷站出来向其他部门汇报了自己部门的准备情况。

接着与会的人员又就各自关心的问题提出疑问，相对应的人员也一一作了解释。回忆已连开了三天，攻占整个福建的计划最终得以通过。

会议之后福宁、台湾两府紧锣密鼓的忙碌起来，红花会政府运作体系的高效率在此表露无遗，一道道命令从作战指挥部中发出再分散到各个基层部门，这两地上到府城下到乡村纷纷动员起来将无数的资源向福宁府城和台湾府城两个中心集中。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急准备，所有的人力和物资都已经完全就位，只等时间一到就将从水陆两路对福建的残余清军展开攻击，而此时，清军也觉察到了不对，苏昌连忙将兵力都集中到了福州，准备迎接红花会的雷霆之击！

ps：心塞，老书被屏蔽了，新书删了好多。

第三百零七章秘密武器

“报告！一师一旅已经到达预定阵地！”，“报告！二师五旅已经到达预定阵地，敌军全部退缩城内！”，“报告！三师......”，一道道的汇报迅速传递到总指挥部之中，还没到截止时间，各个部队几乎没受到什么抵抗就已经将福州城团团围住。

“总舵主，咱们现在就打吧！”，林虎迫不及待的问道，“看鞑子这幅德行，我保证一个冲锋就能爬上城墙！”

陈家洛拿着望远镜仔细的打量着城墙上的情况，只见那些绿营士兵在鞑子的威逼之下在城头站的密密麻麻，滚木礌石、灰瓶金汁等守城工具一应俱全，如此以来即使能拿下福州城红花会也会付出不小的人员伤亡。“先别进攻，用炮火远远轰一轰墙头，再架起云车让狙击手对着墙头的军官挨个点名！先杀杀他们的士气再说！”

“是！”，林虎悻悻的领命而去，不多时城外四周就响起了震天的炮火声，开始时城墙上的清军大炮还能时不时的回应一两发，但没过多久就被红花会的大炮清除一空，就算是侥幸残留的火炮也躲

起来不敢开火；可惜的是红花会目前的火炮口径还不够大，炮弹只能对城墙上的人员造成伤亡，对于城墙本身却没太大的效果。

一天的狂轰滥炸之后，红花会的人心满意足的回应休息，城墙内的清军也得以喘息。总督府内，苏昌焦躁不安的在房内踱来踱去，见到福州将军新柱进来赶紧问道，“新柱将军！今日战况如何？”

“启禀大人，今日那红花贼并未派人攻城，只是远远地开炮。城墙上损失惨重！”，到了此时新柱也没了虚报军情的**，垂头丧气的说道，“朝廷的援军再不来，恐怕这福州城守不了多少时候了！”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被分到福建当官来了？苏昌和定长的心中同时发出一声哀叹，苏昌摇摇头道。“我请求援军的折子一个月前就送出去了，朝廷就算行动再快恐怕也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派出援军，这城无论如何也要守上三个月！新柱将军，你可做得到？”

“下官此刻也不敢隐瞒两位大人！”，新柱苦笑道，“莫看此时外面的红花贼只有三四万人，咱们城中有四万多士卒，可是真要打起来，这福州城能守个把月就顶天了！”。他接连经历了清军的两

次大败，对红花会的战斗力极为忌惮。

“胡说，兵法有云十则围之，眼下城外的红花贼人数还不如我们，只要众将士上下齐心又怎么会守不住呢！”，苏昌连声呵斥道。

上下齐心？说的倒好听，经过了前两次的赎买俘虏之后，这福建绿营和八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再加上绿营自从苏昌上任后被清洗了一遍，士卒们对这位总督可谓是怨声载道。眼下他们不造反新柱已经在烧高香了！

几人苦熬到半夜也没想出什么好法子，只好各自回家睡去。第二天早上，苏昌就被仆人从睡梦中叫醒，“老爷！大事不好了，那红花贼正在城外施展妖法！大人您快去看看吧！”

苏昌急匆匆的穿好衣服躲在一堆盾牌后面爬上了城墙，往外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红花会的阵地上升起几个硕大的红色大球，正在数十丈的高度慢悠悠的往城墙这边飘来，大球下面还挂着个篮子，篮子里面似乎站着几个人。

“这是什么东西？”，眼前的这一切简直颠覆了苏昌的认知。能让人飞到天上这该是何等妖术啊！“快去请鼓山寺的智明方丈！还有张真君祖殿的青云子道长！”

才赶来的定长连忙补充道，“还有快派人去城中收集黑狗血、月布！”

新柱站在梯口探出脑袋，“二位大人，赶紧下来，那红花贼的火铳凶猛，专打官员，昨日已经有许多将领殒命，二位大人千万小心啊！”

一听这话他们俩那还站得住，赶紧跑回城墙下方，在城内不远处的高楼上看着城墙上的动态，不一会儿一群群和尚、道士在士兵的威逼下赶到城墙上，可惜无论是金刚经还是道德经都对城外的热气球起不了任何作用。至于黑狗血，热气球那么高他们想泼也泼不到啊！

热气球借着风势越飘越近，篮子里的红花会士兵弯腰从脚下取出一摞摞的白纸顺着风向丢了下去，尽管距离城墙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因为热气球居高临下和风向的原因，还是有一半的纸张落入福州城之中。

一名亲兵眼疾手快从高楼上探出脑袋伸手抓住一张飘过的白纸递到苏昌手中，“大人请看！”。

苏昌定睛一看，纸上写的是红花会的劝降文书，先是写了不少红花会大军威武福州指日可下的话，接着为绿营士兵指名出路，等到红花会攻城之时只要他们就地投降皆可免死。对与主动开城的更

是有重赏。
一看这些苏昌顿时急了，这东西散播出去那还得了！连忙起身吩咐道，“快派人去将这些全都收起来，敢有私下藏匿的杀无赦！”
新柱暗暗苦笑，看这红花会的样子，肯定没少准备传单，就算能收一批，下一批来了又能怎么办？这些东西终究会落入士兵们的手中。
“总舵主，此物甚妙啊！”，林虎敏锐的观察到了热气球在军事上的作用，“居高临下，敌军布阵一览无余，阵中的弱点尽数落入我军眼中，这下打仗可就更容易了！”
“还能为炮兵提供射击坐标，这样一来咱们的大炮可就越大越准了！”，这也是热气球在军事上的最早用途之一，回过身来看着高类思，“这些都是高先生带着手下的学生完成的，还不赶紧谢谢高先生！”
“多谢高先生！”，林虎连忙躬身行礼，“总舵主，这热气球广发传单似乎有些浪费吧！”
“攻城向来以攻心为上，再发三天的传单，等城内士兵士气低落之时咱们再进攻！”

第三百零八章工兵营初战

“总舵主，这几日夜间射箭射出来的投降文书越来越多了，看来里面的清军有些顶不住了！”，还没正式开始攻城呢，城墙顶部的建筑几乎被炮弹清扫一空，明眼人都看的出来红花会若是想进攻，用不了几日就能将福州拿下。城里的人也都在暗暗为自己找着出路，再想想前几次红花会对待俘虏的政策，投降就成了大多数士兵的第一选择。

“今天风向不合适，明日再发一次传单，到了后天工兵营的人也该完成任务了！”，陈家洛笑着对在座的青年军官们说道。

“总舵主，属下这次真是大开眼界啊！没想到挖地道还有这么多门道！”，一名军官眉飞色舞的说道，“看他们挖地洞简直比咱们挖壕沟还要快！”

“也不看这批士兵都是哪里招的！”，另一名军官接着说道，“那可都是从高先生的矿山上选了又选才选出来的人手！据说他们从军后矿山的产量整整下滑了一个月，弄得高先生整整唠叨了半年，每次见咱们招兵的人都没好脸色。”

和红花会这边轻松愉快的氛围比起来，总督衙

门中几乎陷入死寂，苏昌、定长和新柱三人坐在屋子里已经大半天没说话了，进出送茶水的仆役紧闭着呼吸不敢发出一丝声音，这两天因为莫名触怒了苏昌被打死的仆役可是不少。

“新柱，你倒是想想办法啊！就算不想想本官也想想你那些在满城里的亲朋好友吧！”，苏昌有气无力的说道，“等红花会的那些人进来他们怕是落不得好去！”

依照前两次红花会的做事风格，这些人也不至于殒命，新柱心中嘀咕道，可是转念一想这次红花会可是将福州的大小官员一锅端了。这赎金该找谁要去？总不能找乾隆要吧？

“新柱将军！新柱将军！”，苏昌见他半天不答话有些发火了，“咱们都要大祸临头了你还在这里发呆？赶紧想想办法啊！”

“制台大人！”，新柱苦涩的笑着，“自古死守孤城就少有不被破城的，咱们如今攻不出去又无援军。只能趴在城头挨红花贼的炮弹，属下也想不出办法！”

“我看那红花贼没多少骑兵，咱们城中还有不少京中来的八旗勇士，各个弓马娴熟，不妨让他们出去冲杀一阵，或许能打退红花贼也不一定！”，

定长出了个主意。

“要是此法可行围城的第一天我就这么干了！”，新柱摇摇头，“前几个月福大帅率领骑兵冲杀却被一阵排枪打了回来；眼下城外被红花贼挖的遍地沟壑。不利骑兵驰骋；加之那妖物整日在天上偷窥城内，咱们若有动作怕是红花会就能迅速得知做好防备，这些骑兵恐怕还没出城就会招来大炮。此法断不可行。”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莫非新柱将军你打算为国尽忠么？”，苏昌和定长都快哭了，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啊！刚上任还没半年就要送命了。

哎，新柱无奈的摇摇头，三人同时唉声叹气起来。

“诶。你看，那边的红花贼怎么退后了？”。一名眼睛尖的士兵突然发现大门外的红花会是并正排着整齐的队伍慢慢向后，天上的热气球也慢慢的落到地上被人收好运走。

“莫不是援军来了？”，一名千总抑制不住心中的惊喜，三下两下爬到半塌的箭楼上张望起来，就算是红花会进来了死不了，哪有自己在福州城内作威作福来的滋润。可是他的眼睛都快望酸了也没见到一面清军的旗帜。红花会的后对依然整齐，那

些士兵退到一里开外就停住了脚步，开始检查兵器似乎是要重新进攻。

千总心中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怎么隔那么远就做好进攻的准备，真当这坚实无比的城墙不存在么？他瞬间想起这些日子悬在半空中的热气球来。莫非这红花会有什么妖法能让这城墙失守不成？当下顾不得多想从箭楼上滚下来就往城墙下跑去，一边跑一边嘴里大喊着，“我去向将军汇报军情！”，不管怎么说这地方看起来有些不安全了，先跑远一些再说。

刚跑出百十米忽然传来一声震天裂地般的巨响，他脚下的大地开始剧烈的摇晃，不远处的一长溜城墙四散炸开，娘咧，救命啊！千总来不及反应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从昏睡中醒来，摇晃着昏昏沉沉的脑袋连滚带爬的扑到墙角抱住头缩在墙角下，心中向满天神佛许下了无数愿，只求能躲过这一轮浩劫。

迷迷糊糊之间他被踢了一脚，一名红花会的士兵正将枪口对着他说着什么，可是他现在耳中翁翁直响，完全听不清楚，好在这位千总参加过上次的战斗，立刻跪地双手举过头顶，嘴里大喊着，“小的投降，小的愿意投降！”

总督府内的苏昌也被这一声巨响吓得肝胆俱裂，哆哆嗦嗦的站起来喊道，“快去看看外面出了什么事情？”

约莫过了一刻钟，还没等出去查看的仆人回来，定长就抱着脑袋冲进来，“大人，不好了，红花贼施了妖法炸开了城墙，他们已经进城来了，大人咱们快跑吧！”

“什么？贼人已经进城了？”，定长无力的瘫倒在地，嘴里哆哆嗦嗦的说着，“奴才有负皇恩，有负皇恩啊！”

“大人，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赶紧起来逃命吧！”，定长心中骂道，如若不是要找个人帮着背锅，谁还会来叫你一起跑？

苏昌摆摆手，在定长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哆哆嗦嗦的走到书桌前拿起自己这几天一直放在手边的宝剑，扑通一声向着京城的方向跪下，“奴才无能，辜负陛下圣恩丢了福州，眼下只能自杀以报君恩了！”

卧槽，你可别啊，你死了我岂不是也的跟着你死？叶尔根觉罗家啥时候出了你这样的傻货，定长连忙拉住了苏昌的胳膊。

俩人拉扯了半天，大门突然被一脚踹开，一堆

红花会士兵冲进城来。领头之人大笑着，“哈哈，抓了两条大鱼！”

ps：感谢梦回天涯浪子的月票和psdm的打赏。

第三百零九章炮轰广州

“这就是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城内的绿营并无太多反抗的意志，故而陈家洛可以坐在总督府内饶有兴致的打量着士兵们抓到的大鱼。

苏昌和定长都是满人勋贵，以前也见过福康安几次，此时看到陈家洛和福康安的面容如此相像不由得大吃一惊，隐隐约约的想起之前听过的一些传闻，这本来准备怒骂敌酋的话一时竟说不出来了。

没意思，本想着看他俩会不会痛苦求饶，没想遇到了俩呆货，陈家洛摆摆手，“带下去关起来吧！小心看护别让他俩死了，将来还要看朝廷肯为他俩花多少银子！”

“总舵主，进攻满城的部队遇到了点小麻烦！”，一名士兵急匆匆的进来汇报道。

“哦？出了什么事情？莫非这些杂碎还敢负隅顽抗不成？”，陈家洛有些惊讶，莫非我大清的八旗勇士们真的爆发小宇宙了？

“不是！他们派出使者来和咱们商量投降的事情！”，传讯的士兵表情怪异的说道，“他们说愿意按照上次的行情支付赎金，满城也愿意让出去，只是想求咱们允许他们带着家产离开，不然的话宁

肯一把火将满城烧了！”

“想得到好！”，陈家洛冷笑一声，“他们的家产难道不是从咱们汉人手里抢过来的么？交点小钱就想拿着钱离开？做什么美梦！传令下去，让他们无条件投降。”

说完陈家洛跟着士兵前往满城，一边走一边嘴里哼着小曲，“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到了地方只见满城城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挤着一层八旗士兵，城下不远处红花会的士兵们举起步枪正和他们对峙。“使者在哪里？带来我和他说几句？”

“奴才拜见陈总舵主！”。一个带着瓜皮小帽的中年满人跪在陈家洛面前恭恭敬敬的磕了个头，“奴才是新柱将军的管家，此次奉将军之命前来拜会陈总舵主；我家将军知道贵会乃仁义之师，故而求总舵主看在咱们还算恭顺的份上放咱们一马！”

“他的意思是按上次的标准缴纳赎金然后我放你们走人？”，陈家洛坐下问道。

“是，将军大人已经将银子准备好了。只要总舵主答应，我们这就把银子送出来，立刻就撤出福州北上浙江！”，管家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

“他就不怕我拿到银子不认账么？再说了，这福州将军该交多少银子的赎金啊？”，陈家洛笑呵呵的问道。

“这个奴才早就算清楚了，按照您上次的算法我家大人的赎金算下来有两万多两！这些银子也准备好了！另外我家大人还为总舵主您备了一份薄礼，还望笑纳！”，管家连忙从怀中摸出一张礼单双手举过头顶递到陈家洛面前。

“两万多两有点少了吧？”。陈家洛接过礼单看也不看就放到一边，“我大清买个四品道台的职位都要一万六千四百两！你家大人可是一品大员，我才收两万多两岂不是坏了行情？不妥不妥，传出去别人会骂我的！”

你有本事花钱给我买个一品官看看？管家心中吐槽，面上却越发的恭敬，“总舵主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么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讨价还价？”，陈家洛的声音冷了下来，拍着桌子站起来厉声喝道。“再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城里的人全都给我出来无条件投降！我保证你们的性命。一刻钟后你们还没投降我们立刻开炮！”

“总舵主！还请给咱们一条活路啊！”，管家

闻言大惊，立刻连连磕头哀求道。

“开始计时！一刻钟后立刻进攻，你不嫌浪费时间就在这磕头吧！”，陈家洛话还没说完立刻有人抱过一台座钟放到桌上，那名士兵放好座钟后面无表情的说道。“现在是未时一刻，未时二刻立刻开始进攻！”

当下管家顾不得多说话，立刻从地上爬起来用尽全身力气往满城内跑去。一刻钟后正当红花会准备开炮的时候，满城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新柱带着城内的八旗居民将武器举过头顶排成长队走了出来。

在进入满城消灭了一小波负隅顽抗的鞑子后。整个福州全部落入红花会手中。城内数千名八旗老少则被关到了俘虏营之中。至于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就要看清廷是否舍得花钱了。

福州已经落入红花会手中，泉州也在一天后光复，黄仕简死于乱军之中，红花会马不停蹄的开始攻占福建的其他几个府，与此同时浙江、广东、江西等周围几个省份接到朝廷的严令开始集结军队准备攻入福建。

对此，红花会早就做好了预案，海军在收复泉州后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北上杭州，一路南下广

州；至于陆路红花会的六万陆军可以分分钟教江西来的鞑子军队做人。

苏昌全率领船队进入珠江，轻松击败出阵阻拦的清廷水师之后对着广州城一阵炮轰，两广总督还以为红花会要大举进攻广东，连忙将北上的军队调回来拱卫广州。浙江的反应比广东更快，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本来就不愿意和红花会作战，一收到浙江海面上出现大队红花会战船的消息后就立刻收拢兵力。自此，浙江和广东两路援军还没出发就被红花会拉了回去。

战舰炮轰广州城，这次比历史上早了八十年啊！还好这次是我的船队，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战舰能去泰晤士河上走一遭，这才不枉我穿越一回啊！陈家洛在收到消息后心中yy道。

一个月后，整个福建的清军被红花会清扫一空，江西来的援军也被红花会杀得大败，福建全省都成了红花会的地盘，之前各个地方的官员跑的跑，死的死，做俘虏的做俘虏。陈家洛在查阅俘虏名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嗯？他怎么也会做俘虏？这人倒是一个不错的行政人才，若能收服对我红花会大有益处。”

ps：旧书已经被屏蔽，求安慰

第三百一十章劝降

陈家洛在俘虏名单上看到的不是别人，正是之前的福宁知府李拔，叫过相关人员问了才知道，这李拔如今正在兴化担任知府，在红花会进攻兴化之时亲自提剑在城墙上指挥防守，被一发炮弹炸飞的砖块砸中脑袋晕了过去才做了俘虏。

“如今他人在那里？”，陈家洛一边询问一边思索着该如何该如何劝说他投降。

“这李拔现在已经被运到福州城的俘虏营中等候甄别筛选！”，来人答道，“刚开始几日他执意寻死被人拦了下来，这几日算是安稳了下，但我们问话他要么破口大骂要么闭口不答，和那些哀求投降的官员大不相同。”

“把那些官员分作两批，满人、蒙古人和福州满城的人关到一起，剩下的留在原地”，陈家洛说完起身，“带我去见见那个李拔！”

到了俘虏营中，跟着工作人员来到关押李拔的牢房，但见牢房之中还算整齐，一桌一椅一个单人床，李拔正坐在桌边捧着一本书时不时翻上一页。陈家洛轻声吩咐，“把门打开，我进去和他聊一聊！”

“总舵主，这人……”，工作人员刚打算劝两句，转念一想自家的总舵主可是一流高手，李拔这个书生完全没可能给他造成伤害，于是取下钥匙打开了门，派人送来椅子、点心、茶水等物，直到陈家洛在他对面坐下，李拔依然不为所动，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李知府，许久不见！”，陈家洛瞟了一眼书皮，却是朱熹的文章，“还记得上次和李知府见面是在桐山溪的堤坝上。没想到这次见面却到了此处！”

“哦？”，李拔这才抬起头来，看到陈家洛摇头笑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罗师爷，不过现在看来这恐怕不是你的真名吧？”

“在下陈家洛！乃是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家洛抱拳拱手，“之前更换姓名是为了掩人耳目，还请李知府勿怪！”

“当初传来福鼎造反的消息我还不信，想着以严知县和罗师爷这般爱惜百姓的人物，断断做不出这等陷百姓与险地的事情来，如今看来倒是老夫走眼了！”，李拔叹道。

“正是陈某和会中的兄弟不忍见百姓受苦，这才挺身而出！”，陈家洛顺着他的话反驳道。“若

非朝廷盘剥过甚，陈某就算是揭竿而起想必也没多少人响应吧！”

“哼！”，李拔想要反驳，张张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前些年还能好些，可是自从议罪银一出之后，这官场上就越发的肆无忌惮了，最后只能强自争辩。“当今圣上圣明，只是和珅这些贪官坏事！莫看红花会如今势大。可朝廷终究握有大义，只需罢免和珅，任用贤能，派遣一名良将率领大军征伐，红花会的下场可想而知。”

“李知府也是做久了官的人，如今的朝廷只是和珅一人坏事么？”。陈家洛冷笑道，这种皇帝都是好的，怪就怪奸臣的事欺骗下无知百姓还行，在明眼人面前说出来只能徒惹人笑。

李拔想想乾隆登基以来的种种好大喜功之举，不由得摇摇头。“子不言父过，咱们做臣子的唯有尽忠办事而已、不知总舵主此次前来是为何事？若是要劝降就不必说了！”

“哦？为何？”，陈家洛问道，“莫非李知府打算为鞑子尽忠不成？”

“一臣不事二主！李某虽然不才，但也不想在史书上留下二臣的名号！”，李拔缓缓答道。

“看来李知府是打算舍了自己的性命在史书上

留下美名了？在下读书虽然不多，但也知道大宋文丞相，大明史阁部的美名！”，陈家洛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是还请李知府教我，这蒙元灭亡之时，可有哪位汉人因为以身殉蒙元而为后人所敬仰？”

大宋灭亡之时有文天祥、陆秀夫等人为国捐躯，在后世受万人敬仰，大明江山摇摇欲坠之时也出了史可法、阎应元等坚贞不屈的英雄，但陈家洛还真没在史书上见过谁会赞颂为元朝捐躯的汉人官员。

“蒙元暴虐又岂能和我大清相比？”，李拔犹自硬挺着坚持，“自打顺治爷入关以来，我大清革除前朝弊政，又立下永不加赋的规矩，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比前明不知好了多少！”

“哦？莫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令、圈地令、禁海令这些都是假的么？”，陈家洛厉声驳斥，“永不加赋？前几个月收的协饷又是什么？至于百姓的日子好了些一方面是无数百姓死于明末战乱空出了大量土地，一方面是番薯等高产物种的引入……”，陈家洛列举事实一条一条的驳斥我大清的光辉政绩，李拔的目光越来越黯淡。

在李拔的牢房里坐了一个下午，虽然陈家洛已

经将满清对汉人的提防和盘剥清清楚楚的说给李拔听，他身为官员见识自然不会少，慢慢的也相信了陈家洛的话，可是由于固执的性格和文人的面子，迟迟不肯答应陈家洛的劝降。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陈家洛无奈使出了最后的方案，“我观李知府此前的行径，无疑乃是爱护百姓之人，不妨去我红花会治下走走，看看如今百姓的生活和在清廷治下有何不同再做决定！如若那时李知府还不肯归附，我陈家洛自会放李知府离去！”

陈家洛的这个方案终于让李拔有所触动，思考一阵后缓缓点头答应了陈家洛的建议；陈家洛心中大喜，立刻找来吴思华担任向导带着李拔四处参观，李拔对儒学研究颇深，遇到吴思华这位名门弟子立刻亲热起来，不断的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吴思华这些时间根据陈家洛的指示对将儒学和工业化进程做了融合，一些新颖而又极为符合实际的观点极大的动摇了李拔的固有观念。再加上红花会地盘内百姓安居乐业、蒸蒸日上的景象让他对红花会的执政能力大为佩服，三个月后终于归顺了红花会。

ps：感谢上高广苍穹、六艺-、陈浩天13、hexuchun的月票，大家中秋快乐，打滚求月饼

第三百三十一章劝进

清扫完境内的清军残余势力后，红花会的军队分作两批，一批在省界各个战略要点驻防防备省外的敌人，另一批驻扎在福建各府帮着安定地方，在福宁、台湾两地经过锻炼的大小官吏纷纷奔赴各府上任，在军队的帮助下他们开始按照红花会的执政思想让各府慢慢恢复正常秩序，同时新一轮的征兵和公务员招考也在各地如火如荼的开展。接连三次大胜，福建人对红花会的战斗力大为惊诧，往日那些对红花会不怎么看得上的读书人也慢慢有了不一样的心思，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越来越多，在福建公务员考试培训资料的销量第一次超过了科举时文集子；征兵处外面也排起了长队。

“军队扩编，土地需要重新分配，各地的矿产需要尽快开发，各个府城的教育机构必须在年内建立，山东、河南、广东等地友军的支援工作……莫看现在鞑子不敢进攻福建了，眼下的事情还多着呢！”，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文件，陈家洛再次感慨红花会的人才问题了。

新任福州知府陆菲青也忙的焦头烂额，若不是武当的内功最擅长养生，以他的年纪是无论如何也

顶不住如此大的工作量的，他跟着叹了口气道，“现在到处都缺人，希望这次科考后能录取一批有用之才吧！”，他还是习惯性的把公务员考试称作科考。

“那些人即使录取了也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才能上岗！”，陈家洛可不想自己的队伍迅速被旧式文人同化，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才必须先洗一遍脑才行。

“福州城内的官学已经修缮完毕，戴先生他们也开始从福鼎动身，再过一个月新学校就可以开始招生了！”，陆菲青想起学校还没命名呢连忙说道。“到时候还请总舵主赐名！”

陈家洛起身推开窗户远远地望着官学的位置，沉吟片刻后说道，“我看那官学之内清泉四季不断，古木参天，有水有木，就叫水木大学吧！这所大学眼下最重要的是培养格致和政务人才。那些诗词歌赋、经义什么的课目尽量少开一些。”，陈家洛这一句话也奠定了水木大学日后以理工科为主的基础，并在此后培养了无数的科学家、工程师。

回到书桌前取下毛笔龙飞凤舞的写完水木大学四个字后，陈家洛意犹未尽，又拿出一张宣纸在上面写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大字，一起递

给陆菲青，“这八个字就当做水木大学的校训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陆菲青很快看出了这八个字的出处，“看来总舵主对这所大学期望颇高啊！”

“就是要辛苦戴先生了。”，可怜的戴震自从被陈家洛从北京骗来后就没日没夜的压榨，眼下福鼎那边的经世大学刚刚上了正轨，他尚且来不及多喘口气就被陈家洛催着带上大批教师赶来福州，今后一段时间有他忙的了。

正说话间门外有人来报。说是之前陈家洛见过的那个大儒徐守愚求见；陈家洛略微有些奇怪，他现在不是在经世大学里么？这批抽调的教师名单里好像没有他。他跑来干什么？这人在福建还有些名望，陈家洛也不好不见，收拾了下桌子就在这里等着他进来。

徐守愚一进来就把陈家洛吓了一跳，只见他一身汉服儒衫，重新留起的长发挽了个发髻塞在儒冠之中，手捧一本折子迈着正步缓缓踱入大厅之中。见到里面立刻面朝陈家洛跪下，双手打开折子大声朗诵起来，“陈总舵主：

臣守愚顿首。臣闻天生蒸人，树之以君，所以

对越天地。司牧黎元。圣帝明王鉴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飨，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无主，故不得已而临之。伏睹陈总舵主，自登位以来，德布四方，仁及万物，越古超今，虽唐、虞无以过此。群贤会议，皆言鞑清国祚已终。臣闻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天命未改，历数有归，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为五伯之长；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主诸侯之盟……”

等等，这是干什么啊！陈家洛和陆菲青面面相觑，他俩都是读过书的人，对徐守愚所念的文书格式颇有印象，可是他不觉得现在说这个还早了些么？

“臣闻尊位有德者居之，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鞑清之数既终，行运在乎陈氏。总舵主并日月，无幽不烛，深谋远虑，出自胸怀，不胜犬马忧国之情，迟睹人神开泰之路。今有福建儒生徐守愚、迟慕贤、刘纶……等二百四十七人共奏，望总舵主以江山社稷为重，早登大位……谨上！”，一口气念完这道精心写成的劝进表，徐守愚跪在地上将折子双手举过头顶。

啧，这些儒生还真是爱钻营啊，陈家洛心中暗

暗鄙视，徐守愚今天演这一出戏是想将劝进的首功牢牢地揽入自己手中，只要陈家洛将来打下天下，再想起他今天的表现，想必少不了高官厚禄吧！

这种套路若是用到王伦、马朝柱等人身上，说不定会见效，但陈家洛对日后的发展规划和谁才是红花会发展的核心力量认识的一清二楚。他既不需要靠儒生为自己提供支持，又不想自己的计划在此时因为这些不必要的名分而被打乱。

坐了一会儿才缓缓起身接过徐守愚的折子丢到一边，“徐先生有心了，只是我红花会眼下根基未稳，贸然行此大事不过徒惹人笑而，此事还是日后再说吧！”

“总舵主，这名不正则言不顺。”，徐守愚立刻争辩道，“今总舵主深得福建百姓拥戴，只需身登大宝，振臂一呼，天下群雄定会云集响应啊！”

我靠，你想多了吧！眼下登基别说清廷会不会立刻大举进攻，怕就连王伦、马朝柱他们对自己都会有想法！

第三百一十二章功名之心

好容易将徐守愚哄走，陈家洛无奈的摇摇头，为这点事儿就浪费半个时辰，这些儒生还真是讨厌啊！随手把折子丢到一边，正想和陆菲青继续说工作呢，却见他也是一副诡异的表情，忙问道，“陆道长，您这是？”

“额，总舵主！”，陆菲青回过神来试探着问道，“您是打算什么时候再行此大事？此事兹事体大，害的早点准备才是啊！”

卧槽，看你们干的好事，弄得我的手下都人心惶惶了！陈家洛在心中又把徐守愚骂了一顿，“眼下不过一省之地，行此大事不过沐猴而冠罢了！咱们还是安心梳理政务才是，这件事怎么说也得是拿下京城之后的事情了！”，说完陈家洛还不忘安慰两句，“道长和诸位兄弟的辛苦家洛都记得，日后定不会让诸位伤心。”

“总舵主言重了！我等加入红花会是为了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贫道若有一日能看到鞑子滚回东北就心满意足了！”，陆菲青连忙分辨道，以示自己绝无野望。

你自己或许真的没有什么野心，陈家洛对他的

品德还是很信任的，可是你真的就不想为武当和道家争取利益么？“陆道长，想必此事也瞒不过别人，你管好下面的人让他们用心工作，不要在这些事上费心思，若有跟风者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是，总舵主，我一定管好下面的人！”，陆菲青知道陈家洛这是动真格的了，连忙答应。

那徐守愚从总督衙门出来，回到客栈之中，立刻有一群士子打扮的人围上来焦急的问道，“守愚兄。大事可成？”，“徐兄，那陈总舵主怎么说？”

看着他们眼中热烈燃烧的名利之火，徐守愚摇摇头长叹一声，“哎，那陈总舵主似乎不为所动。收下后随口应付两句就把我赶出来了！”

“是不是我等文章太过文雅他听不懂啊！我当初就说了要写的浅显些！”，立刻有人跳出来道，“诸君还不信，眼下功亏一篑了吧！”

“可笑！那陈总舵主可是十五岁就中举的才子，还会不懂这些？”，还没说完马上迎来了反驳，“你自己不学无术觉得为难，不要以为人家也一样！”

“我...我只是不愿意应鞑子的伪试。”，此人当下脸红着争辩道。人群中你来我往很快乱了起

来，幸好徐守愚往日的威望还没消耗干净，目前尚且无人责怪他。

“好了，不要吵了！”，徐守愚垂头丧气的道，“我看这位陈总舵主实非常人，不喜欢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戴先生在他手下就颇被看重！咱们还是想些办法先帮着红花会做些事。等日后席卷天下之时，我等自会有出头之日。”

让这些儒生去做实事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现场马上安静下来，不一会儿有人支支吾吾的问道，“那新朝的科举竟然不考儒学，我等寒窗十年岂不是白念了？我也买过一本那什么公务员考试指南，通篇不知所云，这科举的路子我等怕是走不通了！”

“既然戴先生颇为被陈总舵主看重。我又听闻戴先生最近要来福州兴办新学堂，不知徐兄是否能在戴先生面前美言几句，让我等能去学堂里教书育人也好啊！”，有人想到了另一条路子，“我看这新学堂怕是和前朝的国子监差不多。那太岳先生当年就是从国子监起家，这对我等来说未尝不是机会啊！”，那太岳先生就是大明的名相张居正，他初入官场的时候就是在国子监司业的位置上掌握了将来正式进入官场的路径。

“迟兄此言有理！”，众人立刻眼巴巴的看着徐守愚，“不知那戴先生何日抵达福州，我等当为戴先生接风洗尘。”

“哎，东原先生不喜人多，素来稍有参加这些应酬！”，徐守愚在福鼎的日子不算短，对戴震的习性颇为了解，“还是等他到了我先去拜访试探下口风再说吧！”

三日后戴震到达福州，在他向陈家洛汇报完工作，回到红花会给安排的住处之时，徐守愚已经在哪里等候多时了，见到他戴震立刻上前打招呼，“原来是拙言兄啊！快请屋里说话！”

到了屋内，仆人送上茶水，俩人寒暄一阵徐守愚忍不住开口问道，“东原兄此来福州兴办学校，可缺教习？”

一说这个戴震就头疼，“哎，自然是极缺的！眼下经世大学能抽出来的人都来了，可惜距离总舵主要求的规模还差上不少！”

“哦？”，徐守愚心中一喜，看来有希望，连忙顾不得矜持说道，“小弟虽然鲁钝，但在学业上也有几分所得，不知可否帮着东原兄一同教导学生。”

“固所愿不敢请耳，拙言兄愿意来戴某真是求

之不得！”，徐守愚能被人称为大儒，在学术上的根底还是很扎实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和戴震二人经常一起讨论儒学，戴震对他的学术水平十分佩服，见他愿意来帮忙立刻答应下来。

“多谢东原兄厚爱，小弟这就回去准备！”，徐守愚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自己这几个月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戴震的这句话让他有了进入新朝权力核心圈层的机会。

“明日戴某就将聘书送到拙言兄府上！再派两名校工帮着拙言兄搬家！”，戴震安排道。

“这些小弟自己办就可以了！”，推辞了几句徐守愚还是接受了戴震的建议，感觉时机差不多了他继续问道，“小弟还有些知交好友，他们的学问远胜小弟，也愿意来学堂帮忙，不知戴兄这里……”

“哎呀，这个却是不方便！想必拙言兄在经世大学中也见过了，总舵主轻儒学而重格致，新学校也是如此，眼下格致教师很缺，拙言兄的好友若是在格致上有所建树戴某十分欢迎，但儒学么有拙言兄已经足矣！”，而且水木大学里的儒学老师也要按照吴思华编纂的新书进行教学。

从戴震府上出来徐守愚又是庆幸又是失落，庆幸的是自己终于抓住机会，失落的是恐怕此后只能

孤军奋战了，自己的这些人脉怕是派不上用场了。

ps：啊，上一章的章节名写错了啊！感谢一剑砍死你的月票。

第三百一十三章推销机器

“岳父大人！您来就来，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陈家洛的院子外，车队都快把巷子堵死了，一个个体格健壮的汉子满头大汗的将一个个大箱子从车上抬下送到院子里面，林震南正红光满面的盯着他们的动作，生怕那个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弄坏了。

“贤婿啊，你看看这都快过年了你这府上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要是再不帮你准备，还又谁会操这份心思？”，林震南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又不喜欢这些，过年的时候还要四处巡视能在家里呆几天都说不好，再说了沅芷已经把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啊！陈家洛无言以对，在林震南这种累世豪门看起来，陈家洛的准备的确简朴了，完全不符合他现在一省之主的身份，东西既然已经送来了，也不好让人再拿回去，陈家洛连忙让府中的管家出来帮着照看，自己则带着林震南来到内室奉茶说话。

林震南等候片刻见林静还没出来就问道，“贤婿啊！静儿哪里去了？”

“额，她最近都在帮着戴先生忙新学校筹办的

事情！”，这些日子林静和陈家洛的关系缓和了许多，但是俩人一个日理万机一个忙于学业，平时在一起的时间少，最后一步仍然没来得及完成，不过现福州有了新学校，林静和李沅芷都会在里面工作，日后俩人见面的机会多得是，她迟早会被陈家洛吃掉。

“哎，女儿家家的整日抛头露面成何体统！”，林震南一脸的纠结，眼见着霍青桐的肚子越来越大了，自己的女儿还一点都不着急，这让自己如何说才好。

“岳父大人。你这话莫要让骆当家的听到了！”，陈家洛调侃了一句，男女平等这种事情不是嘴上说的，需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女性拥有独立经济能力之后才能实现的，陈家洛也不想现在就光明正大的提出来。只是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废除了缠足的陋习，同时在各级学校中专门开设了女子班，在一些特殊部门引入女性工作者，红花会干部娶妻禁止娶缠足、不识字者，从各个方面潜移默化的将女性逐渐解放。

“当我没说！”，林震南很快反应过来，除了骆冰之外霍青桐还负责军队方面的工作，自己这话要是传出去恐怕会被人误会为影射霍青桐，从而在

陈家洛的后院给自己家的闺女树立两个不必要的敌人。

“岳父大人来的正好！您要是不来小婿正打算去登门拜访呢！”。陈家洛见目的达到也就不再纠缠，转而说起另一件事来。

“哦？陈总舵主有何吩咐？”，林震南立刻换了称呼，将手中的船队交出去后，他除了训导新兵就没了其他事情，时间一长都快闲的生锈了。

“岳父大人请看！”，陈家洛起身从后面取出一个小口袋递给林震南，“您看这面粉和市面上卖的有何不同？”

林家堡旗下也有很多产业。其中就有磨坊，林震南对这些东西并不陌生。从口袋中捏起一小撮面粉搓了搓，仔细研究一番后说道，“这面粉比我磨坊里的更细更白，口感也更好，这是谁家的东西？价格怕是不便宜吧？”

“岳父大人好眼力，只是这价格怕是比岳父大人的铺子里还低！”。陈家洛报出了一个让林震南十分惊讶的数字！

“这不可能！”，林震南断然说道，“这麦子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加上人工、牲畜的口粮、运费等等开支，我敢断言全福建也没那家磨坊能给出这

个价格！”

“岳父大人说的是，若是仍然采取现在的这种磨面手段的话别说全福建了。就是整个大清也找不出那家会以这样的价格销售！”，陈家洛话锋一转，将底牌掀了出来，“但是这家磨坊可不是用的岳父大人您家磨坊那种手段！”

“贤婿你是说这是有人用了新的磨面手段？”，林震南的心跳开始加速，陈家洛不会平白无故在他面前说这些，眼下的意思莫非是要将这种方法给自己？

“正是！”，陈家洛翻出张图纸递给林震南，“这是高先生新制作的磨面机器，全部采用蒸汽机驱动，除了机器的费用，无论是效率还是运作的成本都大大优于现有的磨坊！”

“哦？不知这套机器作价几何？”，陈家洛报出了一个数字，林震南飞快的心算了一番，要是果真能像陈家洛说的那样高效，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收回成本。他立刻追问道，“贤婿，这机器我林家能不能买上几套？”

“此次要说的正是此事！现在高先生哪里已经生产出十套机器，岳父大人可以拿走五套！顺便我这里还想请岳父大人帮忙把其他五套卖出去！”，

林震南在福建交游广阔，认识的土豪不少，由他出面比红花会方便许多。

“这十套我一家就能吃下，又何必交给别人呢！”，林震南不解的问。

“岳父大人不是外人，小婿就直说了，这粮食关系到民生，我红花会是断不会让它控制在一个人手上的。”，陈家洛解释道。

林震南闻言也是心中一凛，收起了打算包圆的心思，细细问起陈家洛运作的细节来，很快就敲定了合作的意向。接着陈家洛又拿出一叠图纸，上面画着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机器，“这是织布机，这是做钉子的机器，这是做火柴的机器……”

眼下福建有许多土豪仍然留在红花会境内，他们手上掌握着大量的现金和资源，要是不利用起来太浪费了，陈家洛拿出了许多前景广阔的日用品生产机械图纸，想利用他们的资金和资源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同时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土地吸引到工商业上来，为后期的土地改革清除障碍，要是他们肯合作红花会不吝惜让他们获取丰厚的报酬，若是鼠目寸光看不清楚局势，那就只有让军队教他们做人了！

第三百一十四章旧势力的反击

“拙言兄！如此说来这红花会看不上我等了？”，徐守愚带来的消息好比是一盆凉水泼在了这些人的头上，顿时从头凉到脚，这不能当官可是要了这些儒生的老命了。

“是。”，徐守愚郁闷的回答道，他虽然已经谋得了一份教职，可是孤家寡人没了这些同道中人的支持，他在官场上也走不远，再想起参观学校时所见的种种更是担忧，“从东原兄府上出来，在下专程去学堂里看了看，其中布置实属大逆不道啊！”

“哦？是何情况？拙言兄快快说来听听！”，看到徐守愚的表情，众人心中涌起不祥之感。

“那学堂之中竟无至圣先师牌位，仅在道路旁树立了先师的石像，亦无亭子遮挡，任由雨打风吹！”，说到这里徐守愚越发的痛心起来，“更可恶的是，儒门之中除了至圣先师、亚圣以及前朝阳明公的石像外再无他人，反倒是管子、墨子、孙子等旁门左道的雕像堂而皇之的竖在校园之中，更有那曲发高鼻之泰西人唤作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此等蛮夷之人的石像竟然也和至圣先师的放在一起，

实在是…实在是…”，徐守愚连连摇头，竟然是说不下去了。

这一番话激的众士子面红耳赤、怒发冲冠，一叶落而知秋、窥一斑可得全豹，这些人已经敏锐的洞察到陈家洛并不打算遵循从董仲舒时开始，历朝历代都奉为圭高的独尊儒术政策。如此以来他们这些人的地位就要大大降低了！立刻有人拍案而起，“学堂乃庄重之地，这些旁门左道之人竟和至圣先师的石像并列。实属大逆不道！我等身为儒门弟子，岂能置身事外！我等着就去学堂中将那些石像砸个粉碎！”

“哎，初时见这红花会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本以为这陈总舵主乃是明主，眼下看来却也不过是个目光短浅之徒罢了！”，和徐守愚共同起草劝进表的迟慕贤愤愤不平的说道，“不敬圣人学说。反而痴迷旁门左道；科举不考经义而考术数符箓；不亲近贤明之徒，奇技淫巧之徒居于上位；不重视累世士绅之家，反而亲近刁钻小民；不分男尊女卑。竟使女子居于上位……”，他接连数出红花会十多项大罪，说的众人连连点头赞同，浑然忘了前几天这伙人还在一起数出了红花会十胜。满清十败的事情。

“这红花会方才占下福建。就开始横征暴敛！”，刘纶接着说道，“小弟族中历代都以耕读传家，略有几分薄田，想不到竟被那红花会盯上，昨日那红花会派人将家父请到衙门里；家父到场一看，赴会的无不是累世积善、士绅之家的家主；那红花会派出了福鼎的林震南林员外，林员外直言要用些奇技淫巧的机器换咱们家的良田！这些土地乃是我家祖上筚路蓝缕苦心经营而来。哪能说让就让？何况那写机器面目狰狞，一看就是不祥之物。我父自然不肯答应。谁知那林员外放下狠话，说再给三日考虑，三日后若是再不从就不是他出面说话了！”

“我叔父也去了！”，在这个时代能读得起书的人都不是穷人，刘纶话音刚落立刻就有人响应道，“正如刘兄所说，这红花会看起来是要对咱们士绅下手了！”

“我等读书人当为儒门圣学和天下百姓仗义执言！”，他们马上就将士绅替换成了百姓，“我等现在就去联络同窗好友，去向红花会请命，让他们树立儒学正道、善待百姓，诸君可愿与我同去？”

“此乃大义所在，在下不敢惜身！我这就回去联络亲友！”，众人杂七杂八的议论起如何请命

来，听得徐守愚一阵阵胆战心惊，自己好不容易混到红花会里面了，若是染上这个大麻烦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可是不参与的话日后这些人该如何看待自己？

“那红花会刀枪犀利，我等前去之时他们如若刀枪相加怎么办？”，有胆小之人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忧，“我等手无缚鸡之力，岂能和这些丘八抗衡？”

“这...”，此话一出现场热烈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徐守愚见状赶紧劝道，“自古民不与官斗，眼下诸位还是存好有用之身再做计较吧！”

“哼！拙言兄莫不是怕了？我等为圣学赴难，岂敢惜身？”，迟慕贤讽刺道，“拙言兄若是怕了大可在家呆着，反正在下是要去的！”，想自己在福建也是鼎鼎有名的儒生，以前无论是巡抚还是总督都对自己以礼相待，没想到红花会来了竟然被无视了，这简直是孰不可忍。

“我等到时候抬上至圣先师的神位去！看他们敢不敢动手！”，刘纶灵机一动抬出儒生惯用的手段来，这一手对付起那些出身儒家的官员来相当好用。

“对！我等先去学堂试探一番！若是那红花会

肯听咱们的劝谏将那些旁门左道的石像移出去再说其他不迟！”，迟慕贤素来机智，先去学堂就只能说是学术上的争执，官府也不好直接打板子，若是他们的图谋得逞，那就等于儒家学说重新占据统治地位，那么他们这些儒家代表的利益自然可以得以保存。

他这话正中众人下怀，和官府刚正面他们还是很担心的，但是去学堂就没这么大压力了，听迟慕贤说完纷纷响应，三言两语说完该准备的事宜后就匆匆散去，回去联络亲朋好友一起助阵，将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众人都走了，留下徐守愚一人在屋内纠结，现在可不是大宋，清廷对这些闹事的士子向来不会手软，也不知道红花会会如何对待他们。他们倒霉了虽然可惜，但牵扯到自己就更不好了，我是该去向红花会偷偷汇报还是装作不知，还是和他们一起行动呢？徐守愚越发的后悔起来，早知道当初自己一个人投过去就好，非得拉上他们干什么呢！

ps：感谢来往、微明执政官的月票，感谢若如秋风的打赏。

第三百一十五章狼狈而逃

“哦？这么说他们是要造反了？”，徐守愚终究舍不得自己好不容易弄到的机会，连夜找到陈家洛将这些士子卖了个干干净净，陈家洛听完后问道。

“不敢！”，徐守愚头上的汗顿时就冒了出来，造反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这顶帽子压下去福建儒林的精华怕是要一扫而空了，连忙分辨道，“他们只是想为红花会出一份力，可惜投靠无门故而难免有些举止失态！”

“我没给他们机会么？公务员考试每个月都有也没见几个人来报名！”，陈家洛冷哼一声，这些人打的是什么主意他能不清楚？在大宋的时候那些儒生一边填填词一边调戏名妓，完了随便应付下政务，把心思都用到贪污受贿上；在大明那些儒生一边骂骂皇帝一边装作正人君子，完了随便应付下政务，把心思都用到贪污受贿上；在大清那些儒生一边趴舔皇帝一边逢迎上官，完了随便应付下政务，把心思都用到贪污受贿上；数百年过去他们的丑态丝毫没有变化，陈家洛又怎么会让他们来败坏自己的大好基业！

问题是这些我们都不会啊！徐守愚心中苦笑，再说了考上公务员也不过当个小吏，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完全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啊！“总舵主勿怪，这些人只是修习儒学多年，一时转不过脑子罢了！”

“我看徐先生就很明白时势么！”，陈家洛跑出一枚甜枣，“这教育乃是国之大事，将来我红花会是要成立教育部的！这部中的官员怕是要从现在的两所大学中选出！徐先生深明大局，到时候定能身当重任！”

教育部是什么部门？徐守愚由部字瞬间想到现在清廷的户部、吏部等，这可是了不得的职务啊。自己就算是考中进士又要熬多少年才能进六部，没想到加入红花会不久就迎来了这么好的机会！徐守愚乐可叩拜，“多谢总舵主厚爱，属下定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起来吧，我会中不兴跪礼！”，陈家洛心中暗暗鄙夷一番。把他叫了起来，“等会你去找十二当家，把今天的所见所闻细细的说与他听，这件事你就帮他处理了吧！”

徐守愚领命而去，那些儒生们喊起口号来喊得响亮，但办事的能力可就差远了，那天之后众人此

处联络，一直到半个月后才凑了百余人，稀稀拉拉的捧着孔子的神位往水木大学门口而来！

这一切全部被石双英看在眼中。直接在陈家洛那里拿了一纸调兵文书，从城外调来一个连的兵力手持木棍守在了水木大学的门口，准备迎接这些儒生的冲击。

“连长啊！听说这次来的都是读书人，俺爹说了这读书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打不得啊！”，一名刚入伍不久的士兵小声的问道。

“有啥打不得的！照俺说这些读书人最不是东西！整日就会仗势欺人，俺在家的时候没少受他们欺负！”，这名连长也是石双英精心挑选的。他家中本来还有几亩地，谁知后来却被乡里的秀才阴谋夺取。对读书人可是打骨子里的愤恨。

“捍卫圣学！驱除异端！”，一群儒生抬着孔子的神位浩浩荡荡的往水木大学的门口行去，一路上高喊着口号，顿时吸引了街道两边人的注意。同时许多鬼鬼祟祟的人在人群中挑拨着，“这红花会现在要收秀才老爷家的地，接下来估计该轮到你们这些开店的了吧！”

“呵呵。前些日子工商部的姜老爷还来店里问俺们有啥要帮忙的没有？说想要扩大店面的都可以

去申请什么免息贷款！”，当下就有人反驳道，“要是贪图咱们的家财还会送钱给咱们用？咿，你不是刘老爷家的旺财么？不在刘老爷府上当庄头怎么跑这里来了！”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旺财，我是小强！”。来人立刻慌慌张张的挤出人群，正要钻到另一堆人里却被石双英的手下抓个正着，“往哪跑，咱们兄弟可是盯你好久了！”

“学堂重地，禁止喧哗！你们要干什么？”，待他们走到学校门口，石双英来到队伍前方说道，戴震在门内远远地看着，心中不知是何滋味，他在红花会中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发的觉得这些秀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

看个一群彪形大汉手持棍棒凶神恶煞的样子，众儒生不由得有些心虚，迟慕贤鼓起勇气道，“有至圣先师牌位在此，他们不敢动手！”，向前一步大声喝道，“我等特为捍卫儒学正统而来！只要拆了学校内的异端石像，去除杂学，我等这就退去！”

“这学堂是你家开的？我们教什么还用你们的许可么？”，石双英厉声喝道，“莫非你们还想管到咱们红花会头上？再不退去小心棍棒无情！”

“尔等妄图以杂学学说扰乱纲常，我等士子誓死捍卫正道！”，迟慕贤越喊胆子越大，叫了两声见石双英没有动作还以为他怕了，立刻回身喊道，“诸位，这就催我冲进去砸了那些石像！”

说完一群人乱哄哄的往大学内冲去，士兵们却不围堵，反而侧身让开一条通道，校工也赶紧护着戴震等教师躲到一边，迟慕贤见状心中大喜，冲进去捡起石头就往前面的苏格拉底石像砸去。

看到石头落下，石双英嘴角路出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笑意，大声喝道，“尔等聚众闹事，毁坏公共财物，来人呐！给我拿下！”

“是！”，一百多士兵同时大喝，在各个排长的带领下分作三路往这些士子冲去，迟慕贤赶紧命人将孔子牌位堵在前面，谁知那些士兵丝毫不避讳，举起手中的棍棒就往下砸，牌位不一会儿就被砸的七零八落，棍棒接着往这些士子的头上砸去。

“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众士子抱住脑袋四处乱跑，试图在士兵们的围堵下逃出去，可是他们有哪能跑得过这些士兵，没过多久就被全部拿住！

ps：本月最后一天，谁有多的月票、起点币快砸过来啊！

第三百一十六章处罚

不到一刻钟，这些来捣乱的士子就被一网打尽，五花大绑的拉着从学校里出来，“军爷，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一想到可能的后果，这些人就提心吊胆起来，一名队尾的士子陪着笑脸问道，想他李大少爷当初遇到绿营士卒连正眼也不看，能骂上一句丘八就算是好的了，现在倒是比遇到八旗士兵还要更加恭敬几分了。

“让你走就走，问你那么多干什么！”，押送的士兵一棒子砸下去，“快点跟上，队伍中不许说话！”，一身的杀气顿时吓得李大少爷说不出话来！

一路上街两边的百姓对着他们指指点点，七嘴八舌的说着，“这些人是犯了什么事啊？个个看着都挺斯文的样子，怕不是官府抓错了吧？”

“哼！现在的官府可不是大清的官府，这几个月你们可曾听过谁家被冤枉了？抓进去的都是该抓的人！你没见街上那些地痞流氓现在全都被押到城外工地上去了么！”，一名大婶不屑的说道，“别看这些人个个人某狗样的，定是做了那见不得人的勾当才被抓起来的！”

读书人最要面子，众人被这话气的够呛，当下就有人抬头想要分辨，“我等乃是…哎哟！”，话还没说到一半就被迎头而来的棍棒打断，有先例在此其他人纷纷低下头用袖子遮住脸，心中祈祷千万不要被熟人看到。

来到大堂之内，石双英抓来的那些混在人群中的造谣分子也都被带到了这里，一见到这些人刘纶脸色大变，这里面起码有三分之一是他们家族的下人，剩下的也都是其他几个大户人家的仆役，自己这次可算是人赃俱获了！要说冲击学校还可以说是捍卫正道。那么派人去人群中造谣可就是图谋不轨了！这两件事的罪责可是大不一样！

严新现在是福州的知府，本来此案应该由他来审理，但是现在红花会的第一批法律人才已经毕业，大堂上方就换成了红花会新上任的法官，他头戴獬豸冠，惊堂木一拍就开始审案；这件案子虽然涉及人数很多。但是案情并不复杂，人证物证又都在现场，很快就将案情审理清楚，迅速做出了宣判。

“刘纶，李志礼等五人犯聚众闹事、污蔑政府、毁坏公共财物罪，身为头目罪加一等，判处以上人等有期徒刑两年，即刻开始执行！旺财、招财

等二十三人同犯聚众闹事、污蔑政府之罪，念其受人蛊惑从轻发落。处以三个月的劳役，即刻开始执行！迟慕贤等一百三十五人聚众闹事、毁坏公共财物，念在涉案金额较小从轻发落，现责令以上人等为水木大学修复被破坏的财物，必须亲力亲为，不可假手他人，除此之外需在水木大学内完成为期一个月的义务劳动，即刻开始执行！尔等可服从判罚？”

“大人！同样是聚众闹事。为何我等五人就要呆两年大牢，他们只需一个月劳役？在下不服啊！”。刘纶没想到这件事的后果竟然这么严重，连忙分辨道。

“你自己干了什么自己不清楚么？”，法官冷笑一声，“他们只是自己闹事，闹事也主要是针对水木大学。尔等不仅带头闹事，还威逼下人攻击政府！放到过去这就是谋逆的大罪！叛你们两年还重么？”

“大人英明。这些事情都是他五人所为，我等实在是不清楚啊！若是知道这些人存了这份心思，今天小生就不会来了！”，剩下的人赶紧和他们划开界限。

“当日议事之时你们个个都是清楚地啊！到如

今怎么就装作不知道了？”，刘纶等人睚眦俱裂。被重判是一回事，这些临出发前号称同甘共苦的朋友反目更让他们伤心。

屏风后面看戏的陈家洛和徐守愚一个轻松嗤笑，一个满头大汗，徐守愚连连庆幸，还好自己做出了正确选择，不然前途可就毁于一旦了。

这些人的吵闹并未打动法官的判决，判决令一出就将这些人分成三批，一批进牢房蹲大狱，一批去城外服劳役，最多的一批则被带到水木大学亲手修复他们造成的破坏！

这群人休息了一夜，一大早就被看管的士兵从睡梦中叫醒带到校门口的广场上修复被损坏的财物，这些人以往那干过这些，忙了一早上不仅没修好一点，还造成了更多的破坏。

“咦，那不是拙言兄吗？”，中午休息时分迟慕贤看到徐守愚满面红光的跟着戴震走出校门不仅大吃一惊。

“此事定是他告的密！我就说昨日怎么没见到他呢！原来是拿我等来换他的前途来了！”，立刻有人咬牙切齿的喊道。

“走，找他说道说道去！”，群情激奋之下也顾不得还在服刑中，一群人围了上去。

“你们要干什么！”，戴震厉声喝道，“莫不是还嫌判的不够重么？”

徐守愚也连忙分辨，“我到水木大学任教乃是戴先生前些日子就答应的！何来那你们换前途之说！”，其实他知道若不是自己卖了这些人，陈家洛怕是不会对自己说那番话的。

闹了一阵这些人还是摄于周围看守士兵的威慑慢慢退去，只是一个月的服刑期满后，这些人回到家中就开始四处散播徐守愚的坏话，自此以后徐守愚在儒林中的名声算是彻底坏了，不过他并不后悔，反而对红花会越发的忠心起来。

这些人一个月后就能回家，那些仆役也只要三个月，做工还能管饭，他们在和家人见过面后安心的工作起来。倒是那五个人的两年牢狱之灾让他们大为着急，他们的家人也找了各种关系想减轻处罚。

在经过了多次试探后，他们无奈的接受了红花会用工厂换土地的方案，换取了这五人的减刑处罚，这五个人在经过了半年的牢狱之灾后才被放回家里。自此，这些儒生闹事的事情才算是彻底告一段落。

ps：我靠，今天发生了什么？竟然收到14张月

票！貌似是我写书以来最多的一天，感谢眼镜儿哥哥。贾阿达、懒人大湿兄、法国队的同学、郁闷中首次的人啊、风云在起2204、叶风万古、晴的无双和此身即为gawaine的月票。均定也到250了，今天三点加更一张祝大家国庆愉快。到厦门来记得住我家客栈啊！

第三百一十七章产业升级（加更）

“他们这就算答应了？”，陈家洛靠在椅子上听着石双英的汇报，手指有节奏的在桌子上敲着，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重要的问题。

“是的，不过看那些人的样子就好像在割他们的肉一般！”，石双英犹豫了下提醒道，“总舵主，这些人不可信，咱们还是得提防着他们。”

“嗯，眼下暂时还需要他们的财力和人脉将工厂办起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完成初步的产业升级，用工业化生产替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时也顾不得考虑太多，“你要安排好人手盯着他们，若有异动可以先把人抓起来再交给有关部门审问！”，他们要是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迅速完成从地主到资本家的转变也就罢了，要是还想着依靠土地过上躺着挣钱的日子，那就别怪红花会翻脸不认人了。套用一句俗气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任何试图逆时代潮流而行的人都会被碾得粉碎。

资本家在完成原始资金积累的时候带有原罪，地主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也不是完全无辜，看看这些福建地主们的土地都是怎么来的吧！有的是在鞑

子入关后当带路党、狗腿子获得的赏赐；有的是在当官后依靠贪污所得购买土地，在购买的过程中也少不了勾结官府、强买强卖；有的是通过茶叶等福建特产的贸易赚取利润后购买土地，这种乍看起来好像还来的规矩，但略一深思就会明白，将资金从商业运营中转移到土地上来，一方面失去了促进商业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力度，对百姓同样不是好事。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潮流的倒退，就好比后世的高科技公司将自己的利润拿来做房地产开发一般，乍看他可能获取的利润更平稳，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追赶先进公司的机会。试想一下这些福建的商人们不讲资金用在土地购买而是用到工厂建设、商路扩张上，福建的未来又会是如何模样呢？

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土地让这些人过惯了躺着挣钱的日子，无论是官员也好、商人也好。他们的日子过得就和后世城中村里的那些包租公。包租婆一般，个人的生活虽然过得富足，但对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一点贡献都没有。同时由于他们家族利益的所在，他们会成为天生的保守派，自发的抵制一切能够改变现有局面的变化，试图将他们这种腐朽的寄生虫生活千年不变的维系下去。放到

后世那些包租公会抵制一切影响他们收租的政策，诸如城中村改造、廉租房建设等等，放到现在就是反对土地改革，抵制工业化发展。

不过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在以往他们这些地主占据着生产资料，垄断了文化，拥有暴力力量，无论是哪家哪姓的皇帝上台都要和他们合作，和他们一起对社会底层的农民进行统治剥削，从他们中选拔官员管理天下。而红花会暴力机构的力量足以将他们碾得粉碎，自己拥有自己的人才培养机构，勿需从他们之中选拔人才代为管理政府事务。目前进行的土地革命则更是剥夺了他们最大的依仗。作为个人来说他们之中或许有无辜之人，但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绝对应该被历史所淘汰！眼下红花会已经给了他们出路，就看有多少人能从这次历史潮流的变化中完成社会阶层的转化了。

接下来的发展依旧艰难坎坷，许多地主好日子过惯了，受不了工厂经营的苦，乱七八糟的忙碌了一阵就把厂子交给别人打理自己回家躺着歇息；有的仗势欺人的事做的多了，对工厂的工人非打即骂。很快就被人告到官府，被抓进去吃牢饭了；有的不懂科学经营方式，还非要指手画脚，弄得厂子里事故频发。

还好林震南这里得了红花会的大力支持，他又是个脑子活络、肯虚心听取他人经验的人。他旗下的磨坊很快建设完成、投入生产，红花会适时的提供了一大批小麦给他们，由林家磨坊生产的优质廉价面粉很快打入福州，将那些原始的石磨面粉打的大败。

林震南见状大喜，立刻拿出压箱子的钱再次购买了几项日用品生产的技术和专利，一连修建了几个工厂，统一命名为林家工坊，由他们生产的肥皂、火柴等物很快进入福州、扩散到浙江、广东、江西等地，林家也在不经意间成了福建数一数二的大财主。

有了林震南的榜样作用，其他地主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拿土地换来的那些工厂，一时间整个福建到处机器轰鸣、黑烟滚滚，以往千年田园牧歌般的宁静被打得粉碎。

黑烟遮蔽了天空，机器轰鸣替代了牧童短笛，刺鼻的黑色污水流入江河，大鱼小鱼翻着白肚皮浮上水面，这一切让后世的小清新们深恶痛绝的画面却让陈家洛心花怒放！至于环境保护，还是先扔到一边去吧！等统一了中国，拓展了殖民地，自然会将重污染的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至于现在么，还

是以发展生产力为重！

当然，红花会放给那些地主和其他民间人士的只是一些民用品，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钢铁、军火等产业还是掌握在红花会自己手里。高类思那边新式步枪的开发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再有一年多时间，后装线膛步枪就会成为红花会军队的标准配置。火炮的开发也取得了进步，拿破仑炮已经初步定型，开始准备生产。更加稳定、飞得更高的热气球已经普及，军中也出了一个新的兵种专门负责热气球的操作。海军的设计师们如饥似渴的汲取着各种西方传来的舰船设计知识，设计属于红花会的一级主力舰成了他们最大的梦想。

与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和福建不同，帝都的清廷则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ps：大家国庆愉快，最后的月票和打赏都砸过来吧！

第三百一十八章京城乱

福建的失陷对清廷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自从三藩之乱过后，朝廷已经有接近百年的时间没经受过如此大的损失了，以往种种战事要么是在边陲要么仅仅局限于几个州府，而如今在朝廷腹地，整整一个省，千万人口全部落入叛贼手中，整个朝廷为之大哗！

喧哗之中另一个消息在有心人的散播之下慢慢流传，闽浙总督苏昌，福建巡抚定长，福州将军新柱以及数千名满人将士和他们的家眷全部被红花会俘虏，他们的死活只在朝廷的一念之间！可是如今的皇帝似乎对他们的死活并不关心，再联想到皇帝出身汉人的传说，那些八旗将士在京中的家属越发的不安起来，为了自己的家人他们开始频繁地奔走于京中的各大满人勋贵家中寻求帮助，这些满人勋贵似乎也觉察到了这是个扩大自身权利的机会，彼此之间也开始了秘密的串联。

“丧师辱国！朕没有将他们全家抄斩已经是宽宏大量了！他们怎么敢威逼朝廷去赎回他们的家人！”，紫禁城中，本日之内乾隆第三次将茶杯砸到地上。

“陛下息怒！”，如今在他身边的亲信已经不多了，只剩下傅恒、和珅、白振等几名死忠，就连刘统勋也因为身份的问题被隔绝在了密议之外。

乾隆之所以暴怒，是因为红花会的突然行动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福建巡抚定长在红花会的掩护下被悄悄地送到了京城，昨日更是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了紫禁城外。被前来上早朝的大小官员看的清清楚楚，他带来了红花会索取赎金的文书，此事一出。朝廷大为震动。

若是早知道红花会要派出使者还可以让白振带人截杀了去，若是秘密进入京城还可以乘人没有发觉杀人灭口，可是定长突然出现在所有朝廷要员面前，此事瞬间传遍整个京城，那些亲人陷落在福建的满人家族顿时激动起来。

这个突然袭击打的乾隆不知所措，想灭口已经没了意义，只好斥责定长几句让他滚回叶尔根觉罗家闭门思过、听候发落。自己则召集了亲信商议对策。

“陛下，听闻红花会上次就问杨廷璋勒索了数十万两白银，咱们眼下可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啊！”。掌管大清财物的和珅满头大汗的答道，这句话要是传出去，他家的大门怕是要被蜂拥而至的

俘虏家属砸坏了！可是他这里的确也拿不出银子了。

“傅恒！收复福建要多少人马！多久时间能够凑齐！”，乾隆知道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灭了红花会。要是能在短时间内收复福建。俘虏的问题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陛下！奴才来的时候已经算过了！”，傅恒咬咬牙说道，“若想彻底剿灭红花会，最少也要十五万精锐！若想凑齐这份兵力非得全国协力才行！”

“十五万精锐！”，乾隆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现在大清绿营大概有五十多万的兵力，加上八旗和蒙古的骑兵总数也就八十万左右，眼下傅恒一开口就要全国五分之一的兵力。这又如何是短时间内能凑齐的。

“眼下东北的守军不宜轻动，晋地要防备蒙古。鲁地和豫省有乱，要想收集兵力只能从南方想办法，两广有九万绿营，湖广有四万绿营，闽浙本来有十一万，现在只剩下五万多人，再加上两江的七万多人，福建周边剩余的兵力加起来有二十五六万，从中抽出十万精锐，再加上京中的健锐营、神机营等抽出三万，最后从蒙古诸王爷哪里调集两万

铁骑，由三面同时攻入福建，则大事可成！”，傅恒领军多年，对清廷的军力储备了若指掌，很快给出了自己解决方案，“只是调集这么多兵力非一朝一夕能办到，无论如何也得一年的时间准备！”

“十五万大军！”，和珅飞速计算出了调集这些兵力所需的银子，都市脸色发白、满头大汗，如今满清的财力想要支撑如此多的兵力调动，实在是有些为难，连忙提醒道，“陛下，如今接连大战，朝廷怕是拿不出这些银子了啊！”

“若是等红花会消化完福建就该进军浙江了！到时候漕运就会被隔绝！那时候要花的钱比现在更是要多上数倍！”，乾隆毕竟当了二十多年皇帝，很快理清了得失，“无论如何也要在红花会消化完福建之前动手！和珅，钱的问题交给你解决！若是办不到朕要你的脑袋！”

“傅恒，你马上准备调集京中的士兵和蒙古的铁骑，先率领这两支队伍将鲁地的王伦和豫地的马朝柱给朕灭了！”，在这一刻乾隆的战略目光终于觉醒了，调集十五万兵需要一年时间，可是京城和蒙古的兵力近在身边调集容易，刚好拿他们来解决王伦和马朝柱，等到这两个地方恢复太平就可以抽出更多的兵力，“到时候加上这两处的百战精兵，

朕给你十八万人，明年我就要红花会所有头目的脑袋！”

“奴才遵旨！奴才纵使粉身碎骨也要为主子办成这件事！”，这下可是接近大清四分之一的兵力了，要是还解决不了红花会的问题，那么大清的前景就不妙了。

“傅恒啊，这趟辛苦你了。”，乾隆换了口气，温和的安抚道，“今年过年你怕是没时间在京城过了，你就放心的去办事吧！你家中朕会帮你照顾好的！”

去照顾我老婆么？傅恒心中腹诽道，打定主意临走之时一定要去见见哪位格格，连忙做出衣服感激零涕的样子，“主子如此大恩，奴才实在是无以为报啊！”

“好了，下去办事吧！”，又安抚了几句，乾隆挥手让傅恒退下准备调集兵力。

见傅恒退下，和珅又大着胆子问道，“陛下，那定长传回来的消息该如何应对？哪些贪生怕死家伙的家人们正在四处打听，若是处置不好京中恐怕要出大乱子啊！”(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ps：感谢边走边看boy、liufist、中舍中宝、蓝色小魔、sdkfz182、眼镜儿哥哥、裂光、王二老爷、寂夜魔狼、削苹果前进的月票。大家国庆愉快，国庆期间有双倍月票，厚脸皮再求一波。

第三百一十九章又一笔收入

“还能怎么办！丧师辱国之辈！朕不抄他们的家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还想让朕帮他们出钱么！”，乾隆没好气的骂道，若是没有那个关于他身世的谣言，他大可以坐视不理，但现在只能稍作屈服，“这事朝廷不好出面，和珅你下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把钱交到你这里，你去和红花会的人商量！你不是和他们有交情么！”

“奴才不敢！奴才也是受人蒙蔽！”，和珅噗通一声跪下，如捣蒜般的磕起头来，因为他在心砚获取福鼎知县职位上出过力，可是没少交议罪银，从福建走私赚来的银子几乎全都填进去了，可是让他心疼了半天。

“你也不能白帮他们联系！”，乾隆自然知道和珅办事肯定不会白出力，说不得要点上一二，“根据红花会的价格再加上些就算是你的辛苦费了！”

“奴才明白！奴才回头就把多收上来的钱交到内务府充当傅恒大人此次出兵的军费！”，和珅刚冒出来的那些喜意随着乾隆轻飘飘的一句话烟消云散，得，这次背锅的又变成了自己，获实利的又成

了陛下。可是话说回来，要不是有背黑锅的本事，他也混不到这么高的职位。

“行了，你们下去办事吧！”，乾隆挥手让和珅退下，这些八旗俘虏家里的背景也各有不同，家里有钱有势的见有了赎回自己家人的机会，肯定不敢再和朝廷作对，至于那些没钱没势的也翻不出多大风浪，轻描淡写就化解了一场危机，乾隆的政治手腕还是相当高明的，只可惜红花会又白白落了一大笔银子。

“白振！”，殿内已经没了其他人。乾隆轻声唤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启禀陛下！”，白振袍子下摆一掀跪下回道，“小臣已经联络了江湖上各大门派的好汉百余人，过完年即可启程前往福建。小臣这次找来的都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高手，各个武艺高深。此次前去定能将红花会搅得大乱！”

“可有把握杀了那陈家洛？”，乾隆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他现在已经知道之前在杭州和在山东路上遇到的那人就是自己的亲弟弟，每念至此都恨得牙痒痒，要是当时就知道他的身份，马上命人围攻杀了他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么多麻烦事了！

听闻此言白振犹豫了片刻才回答道，“小臣在

杭州之时和那人交过手，那人武艺高深且行事不择手段，恐怕不容易对付！”。想起在杭州被陈家洛阴的那一会白振就恨得牙痒痒。

“此次你亲自带人去！务必要取了他的性命！”，乾隆压低声音吩咐道，“马上就出发，乘着过年人多杂乱，防备松懈的时候动手！”

“是，小臣遵旨，小臣这就下去召集人手！”，白振心中哀叹。此次前去凶多吉少，恐怕这辈子不一定会有机会再和家人一起过年了！

“白振哪！你儿子因为索拉旺遇刺一事备受朝廷上下官员的弹劾！只要你办成这件事。朕不仅不怪罪他，还给他升官抬旗！”，没想到陈家洛干的这件事还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刚好被乾隆拿来敲打白振。

“陛下对小臣恩遇有加，小臣就算舍了这条性命也要为陛下将此事办好！”，白振明白自己要是办不成。他儿子就是另一个下场了，为了老白家的香火，自己这条命只好豁出去了。

从皇宫出来，傅恒顾不上回家立刻带着圣旨奔赴京城内外各大军营调集兵力；和珅回家后立刻放出风去一边开始收银子一边请来定长和他商议赎回俘虏的要事；白振则行走于京城各处寺庙、道观、

客栈、酒楼，不停的许下各种诺言联络江湖上的好汉！

“这么说朝廷愿意拿钱赎回这些俘虏了？”。陈家洛笑着看向和珅派来的使者，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和陈家洛合伙做走私生意的刘安。

“不是朝廷，是我家和大人！”，或许是和陈家洛多次打过交道，刘安并不怎么惧怕，甚至还想着自己是不是能从中捞取一些好处！“还请陈总舵主给出俘虏的名单，再让他们每人写书信一封，我也好带回去给他们的家人看看，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亲人尚在人世！”

“好说好说！”，陈家洛突然皱起了眉头，“可是我这营中尚有不少福州满城的人，这些人再次扎根多年，怕是没多少外地亲戚了，朝廷打算看着这些人去死么？”

“我只是个带信的，这种事情我做不了主，我只能将此事报与和大人，让和大人做主！”，刘安回答道，在他看来，没外地亲戚的都是混的不好的，混得不好也就是说翻不出太大的风浪，那么这些人的死活与朝廷何干！

“行了，我这就安排人把名单给你，再去让他们给亲朋好友写信！”，陈家洛起身准备离

开，“对了，这次我不要银子，给我换成粮食、布匹、丝绸、茶叶和瓷器好了！”，粮食、布匹可以作为物资储备，丝绸、茶叶和瓷器可以继续和西方做贸易。

对此刘安当然没有意见，多了一道手续和珅哪里就多了一次搂钱的机会，他也不会少了好处去，随意争辩了几句刘安就拿着红花会给的回扣心满意足的去俘虏营告知他们写信的事情去了。

同时陈家洛也收到傅恒调兵和白振联络江湖人物组织刺杀的事情来，对于刺杀他并不是很担心，现在红花会有苗人凤、陆菲青、赵半山等高手坐镇，又有章进、杨成协率领的特种兵营，只要探明这些人的行踪，很容易就能一网打尽。可是傅恒的举动让他有些头疼了，无论是马朝柱还是王伦都挡不住傅恒所率领的精兵，没了这两个人牵制，自己这边的压力就大了，该如何处理才好呢？罢了，只能派人将消息通知他们，让他们不要和傅恒正面对抗，先行退兵到山区，等傅恒退兵后再出来吧！至于听不听就只能看他们各人的造化了！

ps：大家假期愉快，跪求月票。

第三百二十章高手云集

雍和宫本是雍正做亲王时的潜邸，在他登基后改为行宫，等到乾隆上位后这里又变成了喇嘛庙，平日里往来求香拜佛的满蒙贵戚络绎不绝，可今日却紧闭大门，只留了一道侧门半开着，御前侍卫范中恩带着手下守在门口，心中暗暗责骂，凭什么老子要在门外受冻，你们却能在里面烤火喝茶，不过是一些江湖草民，还得老子这个大内侍卫来迎接，真是岂有此理！可是想着乾隆的严旨，他终究不敢表露出不快，陪着笑脸迎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奇人异士。

“原来是鹰爪雁行门的掌门人周铁鷦周大侠，这两位一定是江湖中威名远扬的汪铁鹗汪大侠和曾铁鸥曾大侠了吧？快里面请！”，一边心中鄙视一边笑着将他们三人引入庙内。

鹰爪雁行门的这三位进去后不久，一名四十来岁的武官缓缓而来，但见他方面大耳，双眉飞扬有棱，穿着四品顶戴，步履沉稳，气度威严，隐然是一派大宗师的身分。范中恩见了立刻迎上去甩马蹄袖，单膝跪下，“卑职拜见海兰弼海统领！”，这次却是诚心实意的，这位可是镶黄旗骁骑营的统

领，本人又是辽东黑龙门的掌门人，无论武艺、官职还是身份都高出范中恩许多，由不得他不恭敬。

“起来吧！白统领可曾来了？”，海兰弼伸手轻轻一勾就将范中恩从地上提了起来。

自己使出了八成功力，看他如此轻松的样子功力真是深不可测啊！范中恩先前还以为这海兰弼武艺出众的名号不过是因为他出身高贵，一般江湖中人不敢和他动手，现在看来真是盛名之下无虚士，连忙答道，“回大人的话。白统领正在里面和呼音克大师招待诸位英雄，卑职这就领您进去！”，说完弯着腰带着海兰弼走进院内，和方才招待鹰爪雁行门的那几位不同，这次范中恩竟是一直把海兰弼送到了大厅内。

“海统领！您也来了！”，见他进来。白振立刻起身招呼，坐在他身旁的呼音克大喇嘛却是自持身份，只是微微点头就算打过招呼。

范中恩还想在里面站一站，找机会和海兰弼、呼音克大喇嘛这些红人拉点关系，可是白振挥挥手就把他重新赶了出去，他只好心中骂骂咧咧的重新来到门口站着。

“站住！今日有贵人进香，你想拜佛明日再来吧！”，受了委屈自然要发泄下，范中恩见来的这

位虽然相貌英俊、风流蕴藉。穿着也颇显贵气，可是听他说话中带的外地口音、随行之人左顾右盼的样子，范中恩就把他们当成了外地来的土棍，自然不会客气。

“这位大人！在下辽东天龙门掌门人田归农，受白统领所邀前来赴会，这位大人器宇不凡，想必就是京中鼎鼎有名的范大人了吧！”，说话间田归农亲热的拉住了范中恩的双手。“我等刚从辽东来到京城，日后还望范大人多多提携！”

范中恩感到手中好像被塞了什么东西。顿时喜笑颜开，心想今天来的这么多人就属你最懂事！“原来是田掌门！在下久闻田掌门威震辽东，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快里面请！”，等把田归农送进去，抽空看了看手中的东西。竟是一块玉质温润、雕工精美的玉佩，怕不是要数百两银子，这田掌门的出手还真大方啊！

送完田归农，范中恩的心情终于好了些，心中想着。哎，这些江湖人要是都像田掌门一样懂事就好了！没过多久，前面又来了三男一女，领头的是一位貌不惊人的老者，身后跟着一个书生打扮的中年男子，一个屠夫模样的壮汉和一名妇人。

范中恩上下打量一番，不由得微微叹气，看他

们穷酸的样子怕是没银子给自己送了，上前一步有气无力的问道，“来者何人？”

老者桀桀怪笑了一声，阴测测的答道，“药王门毒手药王携弟子特来赴白统领之约，这位官爷，莫不是不让咱们进去？”

毒手药王！一听这名字范中恩的冷汗就下来了，连忙退后三步伸手指向侧门，“几位快里面请，白统领正在厅内恭候诸位！”

“咱们不认识路，还请这位大人给咱们带路吧！”，老者好像是故意盯上了范中恩。

他想起江湖中那些吓人的传说，不敢拒绝，咽了一口唾沫远远地引着四人进了大厅，刚报上毒手药王的名字，这四人身边顿时空了一圈，唯独田归农笑呵呵的迎上去和毒手药王说起话来。

接着到来的武林高手越来越多，有八卦门的王维扬和他的两个儿子，有号称满洲第一勇士的德布，到的后来更是喇嘛、道士、和尚一股脑的涌了进来，大厅内顿时被挤得严严实实。

到了下午时分，见人来的差不多了，白振起身朗声说道，“诸位英雄！且听白某一句！”

厅内声音嘈杂，可白振的声音却清晰无误的传到了每个宾客的耳中，就好似贴着耳朵说话一般，

众人摄于白振精深的内力慢慢安静下来。

白振拱手团团一揖，“诸位英雄此次前来，朝廷定会记得诸位的功劳，等到事成之后在下定会向圣上禀明诸位的功绩！”，先说了一圈废话，白振这才开始安排行动的方案。

此次来的人员复杂，他只好将这些人分作数队，喇嘛和来自蒙古、藏地的高手由呼音克大喇嘛统领、满人中的好手由德布和海兰弼统领、京中武林门派的好手交给了王维扬、其他的人则由他亲自领军。

等各人和自己的上司、队友打过招呼，白振拿出地图，细细的说起行动的路线和计划来；接下来十多天，众人都住在雍和宫之内，一边勤练武艺，一边熟悉行动计划。

在距离过年还有十来天的时候，白振带着几队车马将这些经过易容打扮的武林高手从雍和宫中接了出去，一行人马不停蹄向福建赶去！

ps：感谢万象星辰、ф爱呢む、满伍哥、进化中的爬虫、朱可夫9、微明执政官、懒人大湿兄的月票。

第三百二十一章武林浩劫1

一行人到了杭州，稍作休息就分作四队，分别由呼音克、德布和海兰弼、王维扬、白振领头打扮成行商，游方僧道等先后进入福建。

殊不知他们刚到杭州就被红花会的人盯上了，马善均一边命人远远地跟着这四队人马，一边飞鸽传书将这些人的行踪汇报给了福建的红花会总部。

“我看这鞑子也是黔驴技穷了，竟然使出这等手段来！”，陈家洛收到消息后嗤笑道，“不过既然来了，就都留下来吧！以免别人说咱们红花会不懂得待客之道！”

这伙人都是出身武林，自从陈家洛掌权后就没几次正经和武林中人动手的机会，早就手痒的不行了，眼看着来了这么多可以刷经验的，各个奋勇争先，“总舵主，此事交给属下去办吧！属下定会让这些人有去无回！”

陈家洛见状哈哈大笑，看来这段时间他们是憋久了！解决这些人也耽误不了多久时间，就让他们借这个机会放松放松吧！“诸位哥哥既然主动请缨，小弟哪敢拒绝？只是诸位眼下都身担重任，万一有个闪失就不合适了！就让九哥、十哥带着他们

的人一起去吧！”

“九弟、十弟一去，哪还有我们的活干！”，赵半山不满的嘟囔着，他当过特种兵的教官，对这些人的杀伤力了解极深，找个狭窄的地方一堵，远程狙击加上手榴弹，来多少武林高手都是送菜！“别人我不管，我只听说这次来的有个叫龙骏的，这人得交给我对付！”

“那天龙门的田归农和苗大侠有仇！我等怕是不好代苗大侠处理！”，章进出言说道。

“嗯，我这就叫人去请苗大侠！”，陈家洛摇摇头。“这田归农是苗大侠打算留给小胡斐的，本来还能多活个十来年，可惜他偏偏要自己送死！”

“除了田归农，这次来的还有个毒手药王，只是不知和无嗔大师是何关系？”，骆冰出言提醒道。“要不要去和无嗔大师说一声。”

“此人乃是无嗔大师的师弟，因为行为不端被无嗔大师逐出师门，这次也来送死来了！”，陈家洛说出了此人的来历，“此人和胡大侠的死也脱不了关系，还是交给苗大侠和无嗔大师一起处置吧！”，当年田归农给苗胡二人刀剑上涂抹的毒药就是出自此人之手。

“可惜二哥不在，不然他定会想要和那王维扬

斗一斗！”，不知是谁感慨了一句。现场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

“呵呵，二哥如今在哪里？派人去请可还来得及？”，现在整个福建已经落入红花会手中，事实早已证明陈家洛的路线是正确的，把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弄回来显示下自己的大度也好，只是这几个人极好面子又固执，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二哥和五哥六哥一起去了蜀中，准备用五哥六哥的人脉起事！此去蜀中不远千里。一时怕是赶不回来了！”，骆冰低声答道。

哎。你们跑那么远到时候出事了我救都不好就救！算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且由你们去吧！又说了一会儿话，无嗔大师和苗人凤先后来到会议室中，苗人凤还带着小胡斐，进来后轻叹一声。“哎，那田归农果真来了？”

“叔父，你说的就是那个害死我爹爹的坏人么？”，小胡斐皱着眉头问道。

“苗大侠，上一辈的事情就让上一辈人了解吧！”。看着小孩子沉浸在仇恨中的样子陈家洛总是觉得有些不忍，于是出言劝道。

“本想着等小胡斐长大了自己报仇，现在他偏偏送上门来了，那就把性命留下吧！”，苗人凤点

点头算是答应了陈家洛的提议。

“阿弥陀佛，老衲当年一时心软放走了师弟，不想这么多年他造下了如此多的罪孽，老衲就拜托苗大侠为我师门除害了！”，无嗔大师终究不忍心亲自下手。

三日后，福鼎县内天姥山脚下，王维扬领着数十武林中人装作押镖的镖师和趟子手一边喊着号子一边缓缓前行。王维扬开了几十年镖局了，对于走镖的门路可谓是烂熟于心，这一队人马也是他们这四队里扮得最像的！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刚转过一个弯，前方就响起了流传千年的经典口号，抬眼一看一个驼背的汉子笑嘻嘻的拦在了路中间。

王维扬一看就认出了来人是红花会的十当家章进，知道自己这群人的行踪已经暴漏，也就不再掩饰，出言讥讽道，“呵呵，红花会的十当家什么时候变成拦路打劫的小贼了！”

“王总镖头，这扬州一别没几天，咱们又见面了！”，章进哈哈一笑反抽回去，王维扬在扬州可是被陈家洛打败过的！

“此人是红花会的十当家章进，哪位英雄去取

了他的性命？”，王维扬老脸一红，回过头来问。

在场的都是江湖上行走多年的好手，个个眼睛毒辣，很快估算出了章进的武力值，有几个自认为有把握的人站了出来，争相请命，最后还是田归农获得了此次机会。

“天龙门田归农见过十当家的！”，田归农潇洒的走上前去，抽出手中的宝剑遥遥的指向章进，“请十当家的赐招！”

“你就是田归农？倒是人某狗样的，可惜是个衣冠禽兽！”，章进摇摇头，“我倒是想教训教训你，可惜今天轮不到我了，苗大侠，出来吧！”

话音刚落，树丛中转出一个面色蜡黄的汉子，怀抱宝剑，左手牵着一名肩背宝刀的孩童，“田归农，我没去辽东找你，你倒是送上门来了！”

一见苗人凤，田归农说话都哆嗦了，“苗...苗大哥，你怎么到了此处，为何对小弟如此说话？”

“你看看这是谁？”，苗人凤将小胡斐拉到身前，“这就是从你手下逃得性命的小胡斐，你当年在沧州做过什么都忘了么？我今日就替胡大哥取了你的狗命！”

第三百二十二章武林浩劫2

说完苗人凤将宝剑递给小胡斐，从他背上拔出宝刀，“今日我就用胡大哥的家传刀法来领教田掌门的高招！”

田归农握剑的手忍不住的颤抖，浑然不见了方才挑战章进时的潇洒气度，可怜巴巴的回过头来看着众人，想找出个能替他抗下苗人凤的人来。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的名字在场的那个没听过？这送死的事情谁还会上来！他只好将目光投向王维扬，心想你成名几十年的人了，莫不是也害怕苗人凤不成？

王维扬微微叹气，上前一步就想说话，苗人凤不等他开口就抢先说道，“王总镖头且慢说话，等我了解了和田掌门的恩怨再来请教您的八卦刀！”

苗人凤已经点明了是个人恩怨，王维扬也不好插手，又重新退了回去。田归农还待想其他办法，苗人凤可不打算给他机会了，单刀一挥一招浮云起落向田归农攻去，此招正是胡家刀法中的精妙招数，由苗人凤使来娴熟之极，在田归农看来竟和当年胡一刀所使别无二样。

田归农武艺本来就和苗人凤相差很远，再加上

胆气已失，没过十来个回合就被苗人凤一招夜叉探海刺倒在地，如今没了南兰的哀求，苗人凤自然不会对他手下留情，望着北方大喝一声，“胡大哥，小弟今日为您报仇了！”，说完一刀剁下，田归农就此了命！

深呼吸数次，待心情平复之后，苗人凤将宝刀还给胡斐，从他手里接过自己的宝剑，对王维扬拱手道，“王总镖头英雄了得。今日怎么也做起鞑子的鹰犬来？如若王总镖头今日肯退去，我就替红花会的诸位英雄做主放您回京去！”

“人在江湖身不由已！”，王维扬长叹一声，就算这次苗人凤肯放过自己，等到回京之后也免不了被抄家灭族，还不如杀出条血路。缓缓抽出自己的紫金八卦刀。“老朽就用此刀来领教苗大侠的苗家剑法吧！”

“当年我与令徒商剑鸣有仇，本该自己去商家堡，却被胡大哥抢先一步为我报了仇，让我无缘领教八卦门的高招！今日和王总镖头过招也算是得偿所愿了！”，说罢苗人凤拔出宝剑，剑尖斜斜指向地面，“王总镖头请！”

这下是向武林前辈致敬的礼节，王维扬知道此战生死攸关，也顾不上客气。迈开八卦步就往苗人

凤攻来，俩人瞬间战成一团，一个剑术精妙，一个刀法老辣，刀光闪烁剑影飞扬，一时间战了个旗鼓相当。

战到正酣之时，王维扬使出压箱底的功夫一连打出数枚金镖，却被苗人凤一一挡下。见此招无功，王维扬的胆气为之一泄。再加上他毕竟已是花甲之年，体力比不上尚在壮年的苗人凤，一百招一过开始手忙脚乱起来。最终被苗人凤一式提撩剑白鹤亮翅夺去性命！

威震武林的王维扬就这样死在了苗人凤剑下，剩下的人个个胆寒，连王维扬都死了，剩下的人再去和苗人凤单挑不是找死么！哆嗦半天不知是谁喊道。“别害怕，他们就两个人，大伙儿并肩子上，先把那个小崽子抓起来，看他们还敢不敢动手！”

说完众人一拥而上。有几个卑鄙无耻的还真按照刚才所说往胡斐奔去，章进冷笑一声将胡斐护在身后，“本想着按江湖规矩来，谁知你们如此无耻下流，如此就别怪我红花会心狠手辣了！”，说完章进摸出手枪对天就是一枪。

枪声刚落从树丛中钻出一群披着枯黄树叶的汉子，默不作声的举起手中的步枪，砰地一声，待硝烟散去后，十来名武林好手倒在了血泊中。还没等

他们反应过来，这些特种兵又抽出手榴弹扔了出去，轰隆隆一阵巨响，又夺去了十多人的性命！

这两轮攻击打的这些武林高手为之丧胆，不知是谁先转身就跑，一传二二传三，这群人顾不上脸面狼狈鼠窜起来。

“呵呵，要是依照江湖规矩一个个来，还能有不少人可以活下去，想群涌而上，比人数红花会又怕过谁？”，章进并未追击，结果那些武林好手没跑多远就被挨个点名！最终没有一个人能从红花会的包围圈中逃脱，可怜的石万嗔连一丝毒药也没放出来就被乱枪打死。

其他几队人马也遇到了差不多的结局，龙骏在暗器比斗中使用了淬毒暗器，惹怒了赵半山，被他使出飞燕银梭夺去性命！白振等人也被杨成协率领的特种兵全歼。

呼音克大喇嘛和德布、海兰弼率领的两路人马更是连红花会的面都没见着就落入包围圈之中，脚下地雷乱炸、头上手榴弹乱飞，再加上枪枪咬肉的子弹，这些人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送往西方极乐世界。

此次百余名武林精英死在了福建，这些可都是现在武林中的中坚力量，消息一传出江湖中为之大

哗，哀叹之余将此事称之为近百年武林中最大的浩劫！

看到赵半山、章进等人回来后面色不改的样子，陈家洛略感欣慰，若果放到以前他们或许会碍于江湖规矩击败这些对手，最多杀上两个人将他们赶走就算了事。现在能将他们全部消灭，这证明他们已经完成了从江湖人物到造反组织头领的转化。

“总舵主，来而不往非礼也，狗鞑子既然派了人来咱们这里，咱们不如也进京去吓唬吓唬狗皇帝！给他点颜色看看？”，章进还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京中鞑子众多，诸位兄弟就算有所得也免不了损失。”，陈家洛并未动心，暗杀这种事情终究上不了台面，杀两个大官也影响不了双方实力的对比，还不如把这些人用到其他地方，“十哥稍安勿躁，等明年有你们的用武之地。”

解决完这些人没多久就到了春节，整个福州城到处张灯结彩、鞭炮连天，陈家洛四处拜年结束，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哪里还有让他更为头痛的事情呢！

ps：感谢dadadadadada、悬崖边的贵族、sdkfz182、白玉小虎、liufist的月票。

第三百二十三章新年展望

屋内霍青桐、喀丝丽姐妹和李沅芷、林静早已准备好了一大桌酒菜等着陈家洛回来享用，哦，对了程淮秀今天也来了，在见识了红花会蒸蒸日上的势头之后，骆冰出面略一说动她就干脆利落的点头应了下来，在上个月已经正式举行婚礼加入陈家。

哎，费这么大的力气打生打死干什么啊！多用点心再将什么满洲格格、蒙古郡主等等收入屋内，那红花会岂不就是可以不动兵革就一统天下了？当时陈家洛心中如此吐槽道，这一结婚不要紧，林震南却是越发的紧张起来，事后每次遇到陈家洛都要暗示一番让他把林家妹妹也给收了，目前看来陈家洛大概也抗不了多久就要屈从了。看到屋内的人越来越多，陈家洛倒是越发的头疼起来，只好想尽办法尽量一碗水端平。

“陈大哥可算回来了！我等姐妹可是等的才都快要凉了！”，一进屋喀丝丽就撅起小嘴嘟囔着，她向来心直口快，今天等了陈家洛这么久，难免有点小牢骚。

“妹妹！”，霍青桐拍拍喀丝丽的手背，“陈大哥的确公务繁忙，莫要说胡话！”，若不是需要

静养，今天她也要和陈家洛一起各处拜年。

“相公既然回来了，咱们就开始庆贺吧！来，姐姐妹妹们，咱们先干一杯！”，说话如此豪爽的自然只能是程淮秀了！她进门虽晚，但因为大气的行事风格很快就成为这群人中的大姐大，就连一贯傲娇的林静都对她十分信任。

这一声相公叫的陈家洛一阵儿肝颤，被她这么一叫我肿么感觉自己都成许仙了呢！众人难得团聚，除了霍青桐身体原因不能饮酒之外，其他人都放开了喝个痛快，结束之后大家以程淮秀尚属新婚期间为由把陈家洛推到了她的房中。唯有林静用复杂的眼神望着他俩的背影发出一声叹息。

轻松的日子没过多久，就又到红花会每年一度的集体大会了！除了无尘道长、常氏双侠和卫春华外，红花会大小头目济济一堂，这次陈家洛将程淮秀也带了过来，自从婚后她就算是红花会的人了，盐帮如今在工业口发展迅速。有些问题还是得听听她的意见。

坐在会议室中间打量一番，厅中的人数貌似比去年多了一倍还多，看着林虎、杨文理等新生代精英的面孔和林震南、林天红等客座人员，陈家洛颇感欣慰，说了几句恭贺新春的吉祥话，陈家洛宣布

会议正式开始。

和往常一样，会议的第一项是对去年工作的总结，去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光复了福建，并在整个福建开始了工业化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整个福建好像变成了大工地一般，到处都在修建新的工厂；红花会主导的钢铁厂、军械厂、化工厂等大型工厂已经完成了一期建设，目前基本能够满足福建日常所需，后继扩张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军队方面新的征兵工作正在顺利开展，有了福宁的经验，再加上打下整个福建给百姓带来的信心，这一次征兵比之前顺利许多。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到十万人，接下来红花会放缓了征兵的节奏。只要在一年内将陆军的数量扩充到十五万人就能基本满足目前的需求。

海军方面，士兵的数量也扩张到了一万人，整个台湾海峡都已经落入红花会的控制，往来此间的船只都要接受红花会的检查；两广的商人开始时还将运往帝都的货物改由陆路发货，可是有几名胆大的商人尝试了下，红花会的战舰拦下他们的商船后只是收取了少量的商税后就轻松放行；自此以后两广的船只络绎不绝的从此处通过。红花会发了一笔不小的财。目前战船上的火炮已经更换为红花会自

产的新式大炮，可惜战船的修建仍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持有私掠证的船队开始在两广、浙江等海面纵横，一些有碍红花会发展的势力在新式大炮和舰船的威力下纷纷倒霉。

民政方面新的秩序正逐渐在福建境内确立，红花会出身的干部和公务员考试招聘来的工作人员缓慢但坚定的推进着福建的改革进程；由于现在局势还不算安稳，各个府县都驻扎有红花会的军队。他们一边四处出击扫清盘踞在各个山寨、江河的山贼水匪，一边配合当地政府对顽固不化的腐朽势力进行镇压。红花会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规模较大适合集中耕作的则仿照福鼎的模式进行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剩下的则分给农民，并对他们提供农具、良种和畜力上的支持，可以预见的是新一年的粮食产量将会迎来一个飞跃。

文化教育方面各个县城普及了初等中学，府城普及了高级中学，在福州和福鼎拥有两所大学，各个乡村中小学和夜校并举，这一切让红花会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资源，为此政务部门、军事部门没少和教育部门吵架。但陈家洛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宁肯稍微放缓扩张的节奏也要把这项政策执行下去。

其他部门的工作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回顾

完这一切，会议室内变得喜气洋洋，每个红花会成员的脸上都出现抑制不住的自豪，他们交头接耳的说着自己的部门在这些工作中做出了多少贡献。列席旁观的林震南、林天红等人则张大了嘴巴，为红花会取得的成果惊叹之余不由得暗自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中途休会休息了十来分钟，等众人解决完个人问题后回到会议室内开始这次会议的正式议题，陈家洛微笑着环视众人，“去年可以说是咱们大发展的一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么今年该如何发展？大家不妨开动脑筋规划展望一番！”

说完陈家洛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然后等着各个部门的工作计划汇报！

ps：感谢多面脸、希夷的月票，今天电脑自动更新系统半天打不开，所以迟了，不好意思

第三百二十四章主要问题

“其他的工作都已经上了正轨，只需按部就班的完成就好，今年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如何应对傅恒的大军了！”，目前年纪最长得陆菲青率先开口，“若是能击败傅恒，则今年咱们就能安心发展，如若不然怕是有不小的麻烦！”

“只是击败尚且不够！”，话音刚落，军中鹰派的代表林虎就急不可耐的站起来说道，“这次傅恒大军中几乎包含了满清半数以上的精锐，如果咱们能一举将这些敌人歼灭，那么满清只剩下陕甘绿营和京中两处可战之兵！”，说到这里林虎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到了这般境地满清恐怕就无力在控制这么大的国土了，起码南方这一片再无可与我红花会对抗之兵力，无论是坐视其他草莽势力和满清火拼还是咱们自己动手皆可！”

“傅恒领兵多年，经验老道，这次又集中了十八万大军！你们呐还没指挥过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切莫大意！”，陈家洛先警告了他们一番，“那么参谋部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这次战役的推演吧！记住，咱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是！”，今日霍青桐不在，参谋部的领军人物杨文理略微有些懒散的应了一声，这种态度让林虎和耿晨等其他军方代表微微有些不满，但他却好像完全没看到一般。

“傅恒此来要经过王伦和马朝柱的势力范围，我红花会之前也去将这些消息送给了他俩。四哥、七哥，还请二位给大伙儿介绍下情况！”，陈家洛转头看向赵半山和徐天宏。

“是！”。俩人交换了几个眼神，最终还是年纪更大、地位更高的赵半山率先开口，“总舵主、诸位，上月我奉命前往归德府拜会了白莲教的马朝柱马教主！”，本来这件事是由常氏双侠负责，可惜他二人和无尘道长负气出走，于是任务就落到了给马朝柱送过兵器的赵半山身上。好在赵半山为人处世比常氏双侠圆润许多，任务完成的相当不错。

“马教主听闻完消息之后略有犹豫！”，赵半山继续汇报道。“后经在下一再解释，马教主总算听取了咱们红花会的意见，眼下已经开始组织人马将粮草等物运往山区，等明年傅恒大军来临之时他们打算先和傅恒碰上一碰。要是打得过就留下。要是真的不敌就立刻遁入山区，等大军过后再行出来！”

“首鼠两端，马朝柱此举大为不智！”，在场没有外人，林虎也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光是京中的那五万大军就不是马朝柱能抵挡的！若是大败王伦收了山东之兵，又能多出一两万人，马朝柱凭什么和傅恒打？”

“好在傅恒要先大败王伦再对付马朝柱。”。杨文理依旧用自己慵懒的声音说道，“等他见了王伦的下场就不会再坚持了！咱们红花会到时候尽快把消息传给他。劝说他及早进山躲避！等大军退去后也别顾着重新收复失地，衔尾骚扰傅恒一段时间也好！”

“眼下马朝柱已经收拢了不少淮北的捻子，这些捻子马术精湛、来去如风，由他们对傅恒进行骚扰再合适不过了！”，情报部门的骆冰及时补充道。

“嗯，此事劳烦二位多关注些，四哥说完了，七哥也给大伙儿说说王伦那边的情况吧！”，陈家洛点点头将视线传向徐天宏。

徐天宏站起来叹了口气道，“小弟办事不利，那王伦等清水教头目贪恋城中繁华，再加上之前几次作战并未输得太惨对鞑子起了轻视之心；小弟多番想劝，那王伦只是言语敷衍，经过暗地里打听小

弟才得知那王伦竟是要凭城死守，前景怕是不妙！”

哎，人要送死拦都拦不住啊！陈家洛轻轻摇头，“此事不怪七哥，那王伦要寻死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不过这样也好，咱们也不必将兵器粮食分给他们了。四哥，从今往后给山东的支援缓一缓吧！等傅恒大军将至之时再送上最后一批，其余的就咱们自己留着吧！”

“是！”，赵半山点头应下，之前他也去过几次山东，这回怕是有不少聊得来的人要死于此战，再也见不到了！

“别人的事情我们做不了主，对抗傅恒还得靠我们自己！”，陈家洛朗声说道，“自今日起，参谋部准备作战方案；情报部门紧盯他们的行军路线、粮草收集等重要情报；海军和陆军加紧训练，制定新的针对性作训计划，务必要这些人有去无回；民政部门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和民夫征调工作；工厂这边尽快完成换装！”，一连串的命令脱口而出。

“是！”，众人齐齐起身大声回答！他们的脸上并看不到一丝紧张和慌乱，似乎对红花会大败傅恒没有一点疑问。

新年过后，傅恒大军正式开出京城，二月到达山东，三战三捷，清水教的大本营更实在最后一战被一举拿下！王伦来不及逃跑死于乱军之中，山东局势为之一肃。

大战结束傅恒稍微休整几日，带上舒赫德的部署一万余人挥军南下，马朝柱在得知王伦的死讯后当机立断的下令弃城，将归德府完好无缺的交到傅恒手中，不过城中的粮食草料等物被搬运一空，留给傅恒的只有空荡荡的一座城池。

傅恒在归德府停留了半月，四下派出军队试图清缴马朝柱，可是马朝柱在以往的战斗中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见大军就躲进山里，遇到小股军队就一拥而上。经过数次激战，双方各有损伤但都没伤到筋骨。

见归德府短时间内无法处置妥当，大军屯集于此又要消耗大量的粮草，傅恒只好挥军南下，只是河南境内的兵力却没办法带走了；进入江苏之后，从两江抽出两万兵力，傅恒总算是凑到了八万多兵马，大军打着遮天蔽日的旗帜进入浙江境内，马上就要到福建了。

第三百二十五章消耗战

敌军已经逼近，红花会也早已做好了准备，林虎带着五万大军北上堵住了傅恒的进军线路，不过傅恒到达浙江后并未立刻开始进攻，反而放缓了行军的速度，似乎是想等着两广、江西、浙江、湖广的兵马到位之后再一起行动。

收到浙江绿营中的红花会会员送来的情报，参谋部顿时有了新的想法，一连忙活了好几天，杨文理带着新的作战方案找到陈家洛。

“哦？你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避免尽早进行大战才是对红花会最有利的选择？”，陈家洛翻完他提交上来的作战计划后问道。

“是的！”，他语气中听不出一丝紧张，胸有成竹的答道，“总舵主，单纯从军事上来说，对方试图分浙江、江西、广东三路进军，乍看起来敌军的兵力优于我方，但我军无论是单独对付那一支清军都占了绝对的优势！我方处于内线，兵力调动要比清军方便的多，如此以来，我军无论想要击败那支清军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在大局面上我军处于战略优势！”

额，这不是和亚提斯会战的局面一样么？陈家

洛点点头，“嗯，你继续说！”

杨文理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再从其他方面来说，我军依靠根据地作战补给方便，清军远道而来后勤保障困难，依照清廷的财力无法支撑如此大军的长期消耗，我军将本次作战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清廷财政的打击就越大！”

“而且清军有来自蒙古的、有来自京城的、有的来自两广……士兵天南地北到处都有，统统集中到福建周边，难免会有水土不服，时间拖得越久他们非战斗减员的人数就更多！”，陈家洛又说了一点杨文理的计划中未提及的问题。

“是！这一点我们尚未考虑到！”。杨文理拿笔把这一条记录下来，“回去后我这就去请教无嗔大师，然后再根据无嗔大师的推断对清军由于水土不服、疫病等原因造成的减员作出评估！另外，清军的军纪也是个大问题，这些八旗子弟和绿营兵丁是什么德行想必总舵主也知道，之前在山东、河南两地他们就闹得百姓怨声载道。这些人在咱们周边几个省又怎么可能安分？呆的时间越长。百姓对他们的怨气就越重，咱们再派些人混到那边去宣传一番，等到时候收复这几地时则可事半功倍！”

“还有眼下咱们营中的新兵颇多，尚未经历过

战阵，刚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将他们和老兵混编，轮流上阵和清军作战。既可以骚扰清军，消耗他们的实力，又可以锻炼队伍，增加实战经验一举两得。岂不快哉？”，俩人越说发现的问题就越多。

一直商量到临近傍晚，留他一起吃过晚饭，这才放他回去整理详细的执行计划！三天后计划重新修改完成，陈家洛拿着在会上过了下，就开始协调红花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好和清军打持久战的准备！

首先在南边、北边和西边三个方面构筑了防守军事，好在福建多山。从这三个方向进入福建的道路并不多，能够供大军行进的就更少了。因此这项工作的难度并不是很大。至于东边的海洋，现在红花会的海军不出去欺负别人就是好的了，无论是浙江水师还是广东水师都不敢到这片海洋上撒野，红花会的海面上完全不用担心清军的骚扰。

又过了一个月，傅恒终于将十八万大军调集完毕，南边和西边各安排了四万人。他自己则带着十万大军准备由浙江攻入福建，可是等浩浩荡荡的大军进入到福建地界的时候，等待他的则是一道道坚实的土墙和蜿蜒曲折壕沟。

带着亲兵游走于各处战场，一连观察了三天，

傅恒始终没有找到红花会防线的漏洞。无奈之下只好命令手下大将带着一万士兵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此处本来就是山地，地势高低不平不利于骑兵展开，再加上遍地的沟壑和高磊的土墙，骑兵的冲击力完全没办法发挥出来。因此第一波上阵的是步卒，还没等他们靠近土墙，就被一连串的排枪和大炮打了回去，如是再三，丢下了数百具尸体之后，清军的第一次试探性进攻宣告失败。

在兵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若是一方死心防守的话，对方的将领再优秀也不管用，当年战神白起都拿一行防守的廉颇没有办法，更何况区区一个傅恒？在经过半个月的拉锯战，损失了三千多名士兵之后，傅恒无奈的承认这一仗只能打成消耗战了。

傅恒身为我大清数得着的名将都拿红花会的防守没办法，江西和广东这两路的那些饭桶将领就更不必说，要不是陈家洛还想留着这些军队消耗清廷的财力的话，林虎和耿晨早就主动出击把这两拨人全部推平了！

呆的时间一久，这些八旗子弟和绿营士兵很快就故态重犯，不打仗的时候就跑到邻近的县城、村镇祸害百姓，今天抢了你家的鸡鸭，明天祸害了哪家地主的大闺女、小媳妇，很快就弄得各处百姓怨

气冲天。

浙江自古乃是文风鼎盛之地，这些地方还有不少致仕的官员、隐居乡间的名士，这些人扎根于此，自然不愿意乡间受此骚扰，在对傅恒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们纷纷发动自己的人脉关系，将这些事情捅到了朝廷上头。

和珅这些满人官员对此并不在意，可架不住朝中还有刘统勋这样的清流，老刘头收到自己同年好友的书信后立刻写了折子上奏，只要遇到乾隆就说上一说，弄得乾隆不胜其扰。

又过了一阵儿，和珅也扛不住了，十八万人的人吃马嚼可不是小数目，他也开始不停的找乾隆诉苦。朝中的两派人马罕见的在此事上达成了一致，受此压力乾隆只好下旨，让傅恒尽快大举进攻，正确早日打败红花会，收复福建。

ps：感谢六艺的月票。

第三百二十六章拖延

“前些日子傅恒差不多三日一攻，最近十天来几乎天天进攻！清军的尸体一连填满了三道壕沟！看来他们是打算短时间内决战了！”，参谋部的人员正在大会议室内给红花会的高层解说着局势的变化，“目前清军的锐气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根据参谋部推演，如果我们在此时展开反击，有八成把握留下傅恒所部的六成兵力！”

“那还等什么？赶紧动手啊！”，这段时间章进和杨成协所率的特种兵沦为单纯的狙击手，每日守在防线后面放冷枪，早就把他憋坏了！

“可是根据参谋部的推演，如果能把决战的时间延后一个月，我方就有十成把握留下傅恒的七成兵力！”，参谋面不改色的说道。

“额...”，章进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了，他既想早点大干一场，又想多干掉一些清军，纠结了一会儿挠挠头坐了下来，“俺还是继续和八哥比枪法去，啥时候动手俺都听你们的！”，参谋部在前几次的战斗中表现优异，章进对他们可谓是心服口服。

“参谋部对眼下的局面有什么计划？”，陈家洛问道，对他来说，留下六万清兵远远不能满足，

最少也要把傅恒带来的这十八万人留下六成！

“根据情报，傅恒之所以加大了进攻的力度是因为受到朝廷的斥责；以我们对清廷的判断，若傅恒这这个月内仍然没有取得进展，那么清廷或许会因为财力等原因转攻为守，如此以来对我方后继的歼灭计划大大不利！”，参谋人员先解释了一番才揭露了自己的计划，“因此我们的计划是暂时放弃最前沿的两道防线，诱敌深入。”

说到这里他上前两步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区域说道。“此处位于两山之间，正适合做包围圈，等到傅恒的大军进入此地，我们一边依靠防守工事消耗清军的锐气，一边悄悄调动兵力堵住傅恒的退路！等到清军的锐气被咱们消耗干净，立刻展开反击。将这十万人全都留在此处！南方战线和西方战线虽然没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但这两处的敌人更加不堪，即使没有地利也能将他们消灭大半。”

“此地有不少村落，前线怕是要再多坚持几日，等把这些村民搬迁完毕之后再放弃防线后撤！”，陆菲青打量了一下预留的埋伏圈说道。

“此事就有劳陆前辈了！先将他们迁入县城之中，给他们安排好吃住。”，见大家都没有反对参谋提出的暂时退却、再进行反击的方案，陈家洛开

始安排撤退前的准备工作。“帮他们做好财产登记，等清军被消灭后再行核查，若有损失从清军的缴获中补偿。”

“如果想达成预定目标，除了要补充兵力之外，弹药也有很大的缺口！”，参谋人员将视线转向高类思，报出一连串的数字，“这些最少也要在一个月内补充完毕。”

高类思闭目计算了一番。点头说道，“没有问题。工厂目前的库存足以满足你的需求，我再多给你一成！务必将这些清兵全都留下！”

于红花会中轻松的气氛不同，傅恒这几个月来几乎每天都睡不好，眼看着堆积如山的粮草日渐萎缩，丢掉了近万名士兵还没取得任何进展，他仿佛看到了当年大小金川之战时张广泗和纳亲的下场。可恨这些狡猾的红花贼只会躲在围墙后面放枪。要是他们敢出来野战的话，自己手下这些弓马娴熟的八旗好男人早就把他们杀的一干二净了！

三日后，一队来自浙江的绿营兵丁竟然出人意料的攻进了第一层防线，久经战火考验的傅恒敏锐的发现了这一漏洞，亲自带人从缺口冲了进去。一连夺下红花会的三条防线。

苦战数月终于取得了战果，清军上下为之一

振，傅恒也乐观的认为经过这几个月的鏖战，红花会的实力已经被自己消耗干净，接下来就是如雷霆扫穴一般攻入福建了。

开始几天战事还在按照傅恒所料想的一般发展，清军连战连捷，一连将红花会的军队打退了数十里，可是慢慢的傅恒也发现不对劲来，红花会退而不乱，每次自己像乘胜追击都会被红花会留下的后队打回来。

莫非有什么阴谋诡计？傅恒看着两侧高耸的山脉心中生出不祥之感，可是他派出的一批批探马都告诉他两边没有埋伏。他带着狐疑开始准备继续进攻。

第二日的情况让傅恒大吃一惊，这次红花会并未像前几日一样迅速溃败！防线上猛烈的火力给了清军当头一棒，只一波进攻就带去了三百多清军的性命；傅恒开始还以为这只是红花会的回光返照，亲自擂鼓助威，许下一连串的封赏诺言，激励着麾下的士兵一**进攻送死，可惜一直到日落，清军仍然没有能够前进一寸！

接下来的几天傅恒率领的清军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不过早就做好准备的红花会用一**强劲的火力告诉他，红花会距离崩溃还早着呢！

本来要改变战略的朝廷在接到傅恒送上来的奏报后大为欢喜，也和他一般认为在清军为期数月的攻势之下红花会终于扛不住了！立刻起草圣旨颁下嘉奖，傅恒本身已经是公爵了，于是赏赐的重点变成了他的子女，福康安也借着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所以傅恒在经过几天的试探后心中开始打退堂鼓的时候，嘉奖的圣旨却再此时来到营中，除他之外这些日子立有功劳的大小将领都有封赏，见到此情此景，做老了官的傅恒自然知道他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咬咬牙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攻势。

受圣旨的激励，清军的攻势一时达到最高，红花会一不留神竟然被攻到了土墙之上，还好预备队挺着刺刀冲上去和他们进行肉搏才保住了防线。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一天清军的进攻没有成功，接下来几日他们进攻的**明显低落，就这样士气被慢慢的消耗干净。

第三百二十七章毫无悬念

天色将明，清军大营之中依然和往日一样安静，好几个月红花会都未曾主动出击，那些夜间的哨探早已失去了警惕，靠着柱子上有气无力的打着哈欠，心中琢磨着回去一定好好巴结巴结上官，好让他下去去周围劫掠的时候带上自己。

可惜他的愿望大概是没机会实现了，正当他正在幻想自己冲入一家地主府中抓住大小姐的时候，一把涂得漆黑的匕首干净利落的划过他的咽喉；大营门口几乎所有的哨探都在这一刻无力的瘫倒在地，那几个偷偷跑去草丛中躲着睡觉的反而比他们多活了片刻。

“八哥，我这边已经清理干净！”，章进压低嗓音对杨成协说道，“我刚找到了鞑子的火药库，等发完信号我就去把它炸了！”

“嗯！那我去鞑子的炮营！”，俩人很快按计划分配好各自的下一部动作，章进从怀中摸出一颗烟花，划着火柴将引信点燃，片刻后一朵硕大的红花在寂静的夜空中炸开！

“那个王八蛋大晚上的不好好睡觉乱放枪？让老子查出来了活活抽死你！”，一名八旗统领光着

上身提着裤子骂骂咧咧的从自己的营帐中出来，当他抬眼望到天空中红花的时候，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还来不及发出警示，无数炮弹尖啸着向大营袭来，这名八旗统领张大了嘴巴，一枚炮弹恰好落在了他的身旁，瞬间就将他和身后的营帐送上了天。

天色将明正是人每天最放松的时刻，当红花会大举进攻的时候绝大多数清军还在睡梦之中，炮弹声和火药库的爆炸声让整个营地炸开了锅，从睡梦中醒来的士兵们不知所措的左躲右藏，大小军官们费劲了力气也才不过收拢了手下的几名亲信。

“出了什么事情！”，仅穿着**的傅恒从营中走出来。看着营中不断冒出的火光，顿时大惊失色！前一段时间红花会的诡异动作在此刻得到了解释！原来此前种种都是为了消耗我军的士气！“来人呐！你马上带着我的佩剑去将营中秩序尽快回复，若有人大声喧哗、到处乱跑格杀勿论！”，傅恒行伍经验丰富，知道眼下最重要的是恢复秩序。

“是，大帅！”。傅恒的亲兵营训练比其他部队严厉多了，在炮声响起后不久就整好队伍守在了大营之外，在接到命令后立刻带着人在大营中四处斩杀乱跑乱叫的士兵。

不等他们整理好队伍，太阳就从地平线上探出

头来，数千名红花会的骑兵如同红色的巨浪一般向清军大营扑来，清军的营门早就被章进带人炸上了天，他们飞快的攻入大营，将庆军好不容易整起来的一点队伍冲散一空。

手榴弹雨点一般落到帐篷里面，陈家洛根据雪枫刀的样式重新打造的骑兵专用马刀借着马的冲力轻松地将还没来得及披上盔甲的士兵们送回老家。

骑兵冲了一阵将清军大营搅得大乱后向两边退去。在一旁稍微歇息准备下一次的冲击，而此时步兵已经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大营门口，他们面无表情的开枪射击、退后装弹、前进开枪，如同机械一般冷酷而又精准的完成一个个动作，将逃出大营的清军一批批送进地狱。

“啊！”，终于有人经受不住这种压力，放下手中的腰刀抱头就往后方跑去，接着很快就被督战队砍去脑袋。可是现在的局势早已不是他们所能控制，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清军在红花会的步步紧逼之下很快崩溃，无数溃兵将督战队冲散，不管不顾的往后方逃去。

“大帅！咱们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一名亲信将领带着亲兵不由分说就把傅恒推上战马，快马加鞭往后方逃去。没逃多远，道路

中间不断地响起巨大的爆炸声。每一次爆炸都带去了若干清军溃兵的性命。

傅恒条件反射似得看向后方，可是既没有看到划过天空的黑点，也没有听见炮弹那种独特的尖啸声，这红花会又使了什么妖法？还没等他想明白，胯下的战马一个马失前蹄将他抛下马去。然后随着一声爆炸，战马被撕成了几块。

来不及庆幸，亲兵又重新给他牵来一匹战马，正要领着他快马加鞭冲到溃兵前方，傅恒赶紧拉住了缰绳，“且慢！我看那爆炸似乎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这红花会估计是在地下埋了炸药！”，傅恒的猜测已经很接近正确答案了，“我们稍微放缓跟到前面那队人马后面！”

又跑了十多里，傅恒前面的溃兵换了好几批，爆炸声才渐渐稀少，还来不及庆幸，前方又是一对红花会的人马拦路，他们已经解决了傅恒留下防守后队的人马，并迅速构筑起防守工事，将这些溃兵堵在了路中间。

“万事休矣！”，傅恒痛苦的闭上了眼睛，想不到自己纵横沙场多年，却要葬身于此了！

“大帅！我们赶紧下马！小的知道旁边有条小道，我们从哪里走！”，忠心的亲兵又将他拉下马

来，七手八脚的脱去他身上华丽的官服，换上一身小卒的号衣，偷偷的往路边跑去。

可惜的是这条路也在红花会的掌握之中，没走多远再次被红花会拦住，傅恒长叹一声停下脚步，回过身来对着亲兵们说，“哎，此次傅恒有负圣恩，没脸回京去见圣上了！等我死后你们将我的首级送回去吧！”

说完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拔出腰间的长剑横剑自刎，几名亲兵大哭几声，狠狠心割下了傅恒的首级包起来背在背上往树丛中钻去。

一方早有准备，有积累了许久的怒气，一方措手不及，又在长时间的攻坚战中将士气消耗殆尽，再加上兵器、训练的差距，清军毫无悬念的败在了红花会的手上。

在傅恒大败后不久，西线和南线的清军先后受到红花会优势兵力的打击，清军一触即溃，被红花会斩杀无数，清廷好不容易凑出来的十八万大军就此灰飞烟灭。

ps：感谢暗夜之花影的月票。这几天客满，可怜的俺一直睡沙发，好累啊

第三百二十八章战略改变

“此战一共歼灭清军十三万两千六百余人，缴获的军械、粮草、银钱尚在统计中！”，参谋人员兴高采烈的汇报着此战的战果，整个会议室内喜气一片。

“一战歼灭十万大军！此战足以铭记史册！”，陆菲青感慨的说，我大清的大小金川之战耗时七年，先后共投入了近60万人力、7000万帑币，才不过消灭了两万多土民，红花会这一仗轻轻松松就取得了六倍与大小金川之战的战绩。

“都是会中上下齐心协力，若无参谋部的方案恐怕只能打一个击溃战，若无高杨二位先生提供军械、粮草军队可就要光着膀子和鞑子拼命了，若无民政部门协调民夫运送补给军队将就得饿肚子了……”，陈家洛把在此次作战中的部门挨个拿出来表扬一番，“这次作战归根结底是咱们红花会的行政效率、动员能力、军事训练能力、科技水平等综合实力远超满清所致，只要咱们继续发展下去，最多十年时间，鞑子就会被我们消灭干净！”

“无论如何说这一仗还是军队打的，我这就下去准备庆功事宜！如此大的战果刚好用来激励民

心！”，严新矜持的笑着，“此战过后，那些首鼠两端的士绅也该死心了，接下来各项改革的推进必定能顺畅许多！”

“胜利阅兵式是要有的！军队方面也尽快核实战绩，拟定晋升名单！我看这一仗可是要打出不少将军来啊！”，红花会目前实行的是解放军的军衔制。除了一干老人之外，年轻的将领中目前的最高军衔也才是大校，这次也该有人升少将了！

“这次可是抓了八万俘虏啊！”。杨德望又是兴奋又是担忧，“要养活这么多人可不是容易的事情，还按照之前的计划要清廷赎回俘虏？”

“这次换个方法，先甄别一番，满蒙官兵都先留下来，剩下的审问一番，若是没有犯下什么大罪就问问愿不愿意加入咱们的军队。愿意又符合咱们要求的就留下来，不符合的安排他们去工厂、务农或者其他工作；确实罪大恶极的统统发配到矿山上服劳役，啥时候罪责赎完了啥时候恢复自由！”。陈家洛遗憾的叹了口气说道，“可惜经此一战，鞑子怕是没钱赎回这些俘虏了，选一些罪大恶极的斩首示众。剩下的人里看看有没有有用的。没用的就一起放到矿山上去，能活多久就看他们的运气了！”，人力资源还是比较宝贵的，再说了白白杀

了他们也太便宜了，矿山上还有大批的苦力空缺呢！有了这些人想必钢铁厂的产量将在不久之后迎来新的一轮飞跃！这些也就当他们这么多年来的一点微博利息吧！

说完这些话，陈家洛站起来环视一圈，“诸位，此战过后我红花会和满清之间的战略形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他在地图上一一点过浙江、江西、两广等附近省份，“咱们这一仗几乎将周边满清的可用兵力横扫一空。起码在三年之内，鞑子都没办法积累起足以进攻咱们的兵力；起码在局部之内我方开始由守转攻，满清转为防守姿态。”

“呵呵，以前是我们担心鞑子打过来，现在该轮到鞑子担心咱们打过去了！”，陆菲青摸着胡须大笑起来，按照红花会现在的发展，他琢磨着在自己临死之前或许还有机会看到京城光复的那一日！和之前数十年四处联络江湖好汉反清，在鞑子鹰犬的追杀下朝不保夕的日子一比，这几年过得竟像是和做梦一般！

“是啊！要是二哥和五哥六哥看到咱们现在的情景，该是有多开心啊！”，章进刚感慨了一句，又笑道，“哈哈，等到九哥知道此战的结果，非得从西北快马加鞭赶过来不可！”

额，卫春华好像在西北待的时间的确够长了，大概连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吧？现在陈家洛派出的人员已经熟悉了西北的局势，而且接下来满清恐怕要抽回在西北的兵力了，在此局势下红花会支持木卓伦的策略也应该稍作改变，这时候再把直肠子的卫春华留在西北怕是不合适，还不如乘着这个机会把他叫回来，反正现在特种兵要扩编了，把他扔到这里面折腾去，“九哥和咱们许久不见，我等还没见过小侄儿呢！不如派人送信过去把九哥九嫂还有小侄儿他们都接过来吧？”。

这种事情大家自然不会反对，红花会西北分舵的权力由卫春华转移到年轻的专业人士手中，石双英在徕宁城留下的部署和红花会在安西的原有势力将在未来的几年发挥更大的作用；哎，希望木卓伦不要有太大的野心，不然陈家洛就不知道该如何和霍青桐姐妹说了。

“眼下鞑子被咱们消灭了不少，两广、湖广、江浙等地的兵力怕是不够维持本地的秩序了！”，赵半山缓缓说道，“咱们是不是乘机再攻占一两个省？免得别人抢先下手！”

“这一场大战满清损失惨重，咱们也把先前的积累消耗一空！而且眼下咱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才储

备！”，依旧是老问题，政务人员的扩张跟不上，“现在就算打下来了也治理不好！不如再等上一阵儿，等到今年年底新一批的人才也该锻炼出来了！到那时候再行吞并！”

至于赵半山的担心陈家洛并未放在心上，无论是两广的天地会还是河南的马朝柱，扰乱一方尚可做到，至于发展自身将来和红花会竞争他们就远远不够格了！而且就算是满清军力大损也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至于其他地方么！咱们先前派出去那么多会中兄弟可以根据自己的本地情况决断是继续潜伏发展自身势力，还是借机起事，我们做好后勤工作就好了！还有先前的那些江湖好汉怕是按捺不住了，这些缴获的兵器刚好派上用场！让他们去给鞑子添些麻烦！”

第三百二十九章你争我夺

大军惨败的消息传回京城，乾隆差点气晕过去，自己几乎凑出所有家底叫给傅恒，结果就这么被他给败了？这两年本来就谣言四起，一些满人勋贵对他的态度也不像往年那么恭敬了，自己的亲信在这场大战中损失惨重，这些老不死的怕是要不安分了！

“陛下！傅恒有负皇恩，丧师辱国，不可不严加惩罚啊！”，第二日早朝，乾隆料想中的攻击就这么来了，一下跳出许多炮灰要求对傅恒家严加惩罚！

朝会上傅恒的儿子福长安、福灵安、福康安等人心中恨得牙痒痒的，却不敢站出来分辨，毕竟一下子丧师十万这可是我大清开国以来未有之事。

“傅爱卿已经为国捐躯，你们如此落井下石不怕寒了天下人的心！”，乾隆死死地盯着这几个炮灰，阴森森的说道，心中打定主意，等过了这一关非得找个由头好好收拾收拾这些人。

“陛下！傅恒虽然已经去了，但功是功过是过，不可混为一谈。”，在家养病多时的信郡王德昭咳嗽一声，转出来说道，“他陨与国事朝廷自当

为他安排后事，可身为统帅丧师十万却也不能不罚！我大清自从太祖十三副盔甲起事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除了咱们满人弓马娴熟之外靠的就是赏罚分明！在奴才看来该把傅家抄了抚恤阵亡将士才是！”

“信郡王说的有理！”，多年不理事的显亲王衍璜今日也难得的来到了朝堂上。此时更是出言附和信郡王德昭，“若不处罚傅家，何以服天下人？”

有了他俩领头朝中的满人大臣纷纷站出来支持。甚至有些傻不愣登、分不清楚局势的汉人大臣也出言要求严惩傅恒！这下乾隆可是找到发泄的机会了，胡乱寻了几个用词犯禁之类的借口去了这几个人的顶戴，押入大牢等候处置。信郡王他们也绝不会为他们求情，虽然他们方才算是帮着自己说话了！可是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满人主子之间的事情也是你们可以插嘴的么？呸，要不是你们乾隆小儿有哪有机会将话题岔开，等进了天牢看爷怎么收拾你们！殿上众汉臣将目光投向刘统勋，刘统勋却闭上眼睛一言不发。

显亲王衍璜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立刻奏报道，“陛下，傅恒该如何处罚的事情可以再等等。

可是现在军机处出了缺，得赶紧补上才是！现在红花贼气势正盛，接下来朝廷怕是少不了忙的，还请陛下选取德高望重的满人大臣补入军机处！”

德高望重？乾隆心中冷笑一声。一群老不死的才是吧！现在殿上蹦跶的最欢的。都是那份传说中的遗诏上留名字的人物，难不成还真是巧合不成？待我先试探试探，乾隆长叹一声，“哎，朕一想到傅爱卿为国捐躯就心乱如麻，还请诸位爱卿推举几个人选出来参详一番。”

话音刚落内阁学士章佳-庆桂就转出来奏道，“奴才以为，眼下正值朝廷用兵之际。新任军机大臣须得通晓军事，信郡王熟读兵书。又曾担任正白旗等三旗都统一职，兼之德高望重，正是军机大臣的不二人选！”

这是尹继善家的孩子吧！连你们家业投靠了信郡王一系么？真当朕要顶不住了？乾隆心中冷笑着，默不作声的看着下面的群臣。和珅见主子面色不愉，立刻跳出来说道，“信郡王的确是德高望重，可是王爷这几年身子不太爽利，军机大臣一职事务繁忙，若是累坏了王爷，岂不是显得咱们这些小辈无能？”

乾隆一方的臣子和信郡王一系的支持者立刻展

开激烈的争论，一方死抓着信郡王身体不好的借口不放，一方力争信郡王已经养好身体，完全可以肩负起军机大臣的重任，再说了朝中现在通晓军事的不多，像信郡王这般有威望的就更少了，不选信郡王还能选谁？

“信郡王果然深受群臣拥戴！”，乾隆不轻不重的刺了他一下，然后问道，“众臣都推举你做军机大臣，不知信郡王的意思如何？可愿为朝廷出力？”

愿意！怎么不愿意！当了军机大臣就能掌握更多的权利，等老子当上军机大臣了，一定会瞅准机会把你小子给弄下去！可是这流程还是要走一走的，自己先谦虚几句再把这个位子接下来，信郡王出来答道，“奴才年老昏聩，加之身体不堪，实在是不能担此大任！”

说完信郡王眼巴巴的看着乾隆，只等他稍一挽留自己马上答应下来，只见乾隆沉吟片刻道，“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信郡王才能出众，正是军机大臣的不二人选，不过信郡王既然说自己身体不好，万一累坏了王爷朕于心不安！王爷还是在家好好静养吧！”

这话好像一瓢冷水泼在了信郡王头上，自己谦

虚的话反倒成了乾隆拒绝的借口，不由心中怒骂不已，可惜现在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了，黑着脸退回队伍中。

“陛下，除了信郡王朝中的确没有其他通晓兵事的大臣了啊！”，还有那不甘心的出来劝谏道。

“陛下，臣举荐一人！”，乾隆的人马也开始揭开了自己的底牌，“兵部尚书、参赞大臣阿里衮这一年来在西北多立战功，定能担次大任！”

“阿里衮的确乃是大将之才！”，阿里衮自从被霍青桐击退后在这两年又渐渐的利用不多的兵力将木卓伦堵在叶尔羌河畔，众人对他的军事能力也没有什么好苛责的，不过显亲王找到了另一个借口，“只是一来西北路途遥远，来回的好几个月，太耽误时间；二来西北也是用兵之地，阿里衮回来了何人能接替他的职位？”

“此时不用担心，阿里衮最近正好回京述职，再有半个月就到京城了！他离开之时已经吩咐阿桂暂代他的职位！”，谁知乾隆已经做好了准备，于是军机大臣的职位就这么落入阿里衮手中。

ps：感谢暗夜之花影的月票，现在均定二百五十多，求订阅，到260了加更。

第三百三十章烽烟四起

不过显亲王他们表面上答应了，心里可不愿意失去这次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阿里衮在直隶时接连遇到三波刺客，好在他早有准备，在牺牲了十来名亲信护卫的性命之后，他总算是平安到达京城，接任了军机大臣的职位。乾隆见得了好处，也在其他方面稍作让步算是给了那些满人勋贵面子，傅恒家的几个儿子纷纷被降职处罚。

乾隆收到消息后也猜出了指使的人是谁，没想到这些老不死的已经开始不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了啊！眼见着自己在满人勋贵中的威望越来越低，乾隆就吧于万亭和陈家洛恨得牙痒痒的，要不是他们闹出这么多的事情，自己现在恐怕又去江南领略那些温柔多情的江南女子了吧？还有太后，那种遗诏你当初就该直接烧了，非要留着，没见现在连入宫拜见你的朝廷命妇都少了许多么？简直是自作自受！

阿里衮上任后一方面派了自己的亲信将领前去南方收拢溃兵，构筑防线准备抵御红花会的进攻，另一方面开始讲陕甘绿营分批从西北调回内地，计划用这些人做班底组织起新的大军攻打福建，想必

这次有了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做核心，或许能取得和傅恒不一样的战果。

朝廷这边乱作一团，天下各省的豪杰见红花会一下就消灭了十多万清军，再加上各处的兵力或多或少的有所削弱，他们也纷纷动起心思来！

山东，自从王伦被傅恒大军剿灭后，他旗下的教众四散而逃，流落到各处山寨上避风头，在傅恒大军被红花会击败的消息传到山东之后，他们的心思又活络起来。“大哥。俺听说这次山东过去的兵马都被红花会干掉了！眼下其他几路兄弟都说这大清的朝廷危险了，他们正琢磨着重新扯起王教主的大旗，就算将来得不了天下，手上有块地盘将来也好和红花会讨价还价；大哥，不如咱们也干一票吧！就县里那点兵力咱们山寨就能吃得下！”

“哼！他们想要找死随便他们去！”，被称为大哥的冷冷瞪了兴高采烈的下属一眼。“我算是看明白了，按照王大哥的套路成不了事！”

“大哥！那咱们就窝在这鸟不拉屎的山上傻等着？”，小弟不乐意了，最近几个月的日子和在王伦手下的日子比起来惨多了，他都有些熬不住了。

“哼，想干大事就得找准了人！咱们就算能打下县城接下来怎么办？”，大哥那会猜不出他们的

心思，无非是想打进县城过几天好日子，可他的野心远不止如此。“我听说去年登州府来了个了不得的好汉叫田浩池，此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刀枪娴熟通晓兵书，没多久就在登州闯下好大的局面，咱们干脆投靠他去！而且听说此人和红花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咱们到了他那里，也算是早早的投了红花会了！”

事实证明红花会的名头还是很响亮的，没用几句话。大哥就说动自己的下属烧了山寨，带着积攒的粮食大模大样的直奔登州而去。沿路的官府纷纷紧闭城门，竟是问也不敢问。

河南，李伯阳在回家之后，立刻联系上附近的红花会分舵，从他们手里弄到了不少银子、兵器，借着开武馆的名头忽悠了不少年轻人拜到他的门下。加之他手上的功夫硬、出手大方，很快就在周边打下诺大的名号；周围几个县的豪杰提起他都纷纷竖起大拇指，就连南边的马朝柱也派人前来联络他起事，可是李伯阳好吃好喝的招待完使者，却始终不肯应下。

众人见了本以为他真的只想混江湖。没有其他心思；可是在红花会大败傅恒后不久，他却马上联络各路弟子到自己的武馆会面，待到众人酒酣耳热

之后他突然站起来说要造反，更把知县从县衙中抓到会场上，说是愿意和自己起事的人每人给知县一刀，众人都喝得差不多了，迷迷糊糊的就给了知县一刀。

等到酒醒之后后悔也来不及了，投名状已经献上，再想退出又哪有那么容易，再加上李伯阳描绘的光辉前景，索性提着脑袋跟她干了起来；河南此时一部分绿营被傅恒带着南下葬送在了福建，一部分在南边防备马朝柱，李伯阳所在地区兵力空虚，一时不察觉竟被他夺了三个县，这下子他在江湖上的名气就更大了！各路豪杰纷纷上门投靠，声势一时竟盖过了马朝柱，朝廷好不容易凑出来一支军队，却被他用诡计击败，他竟然在此地扎下根来。

广州城内一座不起眼的寺庙内，莆田少林寺的天镜禅师在密室中和方世玉、洪熙官等人面貌严肃的商议了一整夜，第二日天蒙蒙亮，方世玉等人就偷偷摸摸的溜出了城。又过了几天，一群黑衣人乘着夜色想冲入两广总督府，却被两广总督李侍尧的亲兵击退，天地会图谋在杀死李侍尧后乘着城内大乱之时起事的谋划宣告失败。

李侍尧待查明刺客身份后立刻开始全城大索，天镜禅师和天地会的会众狼狈而逃，等他们到了佛

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借着之前在佛山发展的会众正式宣布起事！

天地会在两广的势力颇为强大，一时之间广东各地烽烟四起，好在李侍尧的能力还算不错，坐镇广州派出麾下的兵马四处出击，没用多久就将广州城附近的天地会清理的七七八八，天镜禅师和方世玉等人再次被赶出佛山。

可惜李侍尧的能力也仅止于此了，他只能保住广州周边的安全，对于广西和广东偏僻山区就无能为力了，天地会在这些地方的势力竟是越来越强大。

除了上面这三个地方，江西、湖北、湖南等地都有或大或小的势力举起了反旗，就连远在蜀中的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也忍不住在青城山下发动人马准备攻打成都府！

ps：哇，中国人第一个科技类诺贝尔到手了啊！下本书我写学霸文好了！

第三百三十一章意外来客

就在全国各处烽烟四起的时候，陈家洛则迎来了一队意料之外的来客，苏昌全在例行的海上巡逻中拦截了一只来自吕宋的船只，本来他只是打算检查下就放行，结果竟然搜到了苏禄国国王给乾隆所上的《请奉纳版图表文》，这下苏昌全不敢怠慢，立刻将这艘船拖到了福州港外，船上所有的人也都被他押送上岸。

“呵呵，原来是苏禄国王给乾隆的奏折，说是愿意把自己的国土献给大清！”，陈家洛翻完这本《请奉纳版图表文》后说道，“去，把明瑞叫来，问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等工作人员出去之后他又想起天地会在南洋颇有势力，于是也让人请了林天红过来。

片刻之后，明瑞急匆匆的赶了过来，二话不说拍打着袖子跪下恭恭敬敬的对陈家洛行了跪礼之后才问道，“不知总舵主叫小的过来有何吩咐？”

陈家洛已经在福建废除了跪礼，不过么有些人非要当奴才他也没有办法，现在红花会中除了留下的几个有用的满人和徐守愚为首的一些腐儒之外就每有人跪拜了；将折子丢给明瑞，“看看这个吧！

说说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是！”，明瑞马上捧起折子仔仔细细的看了起来，不一会儿林天红也走了进来，他拱拱手就找了个空位坐下，这时候明瑞也看完了奏折，他想了一会儿说道，“这件事小的略知一二，这苏禄国王在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就曾经上书给朝廷，说要将本国土地、丁户编入大清，乾隆拒绝了他的奏折，一时间在理藩院传闻笑谈。”

“哦？这却是为何？”。陈家洛有些奇怪，以乾隆好大喜功的性子又怎么会平白放过这送上门来的拓土之功？有些不符合他的性格啊！

“启禀总舵主！陛...乾隆以为这海外都是蛮夷之地，路途遥远，我等拿来无用。”，说完看了一眼陈家洛才小心翼翼的继续说道，“而且听闻那苏禄国王被西班牙人百般凌辱。他上书也是想要求得我大清的庇护，来应付西班牙人，乾隆自然不肯惹上麻烦！”

“那西班牙人着实讨厌！当年他们听说国姓爷想要攻打吕宋，为了防止吕宋的汉人做内应就对汉人大肆屠杀，一时间吕宋四处血流成河！”，林天红咬牙切齿的插嘴道，“最近几年他们也没少干这些事情，从南洋回来的会中兄弟提起西班牙人没有

不破口大骂的！”

“哦？那他上书之时有没有向乾隆提这些事情？乾隆是怎么说的？”，陈家洛的语气也跟着冷了下来。这种事情自己之前不知道也就罢了，知道后定然不会置之不理。

“额，总舵主...”，明瑞觉察到了不对，额头开始冒出一层冷汗，“那...那乾隆以为这些逃到海外的都是无君无父的‘汉奸’，死不足惜，那些西班牙人杀了他们正好。也省了朝廷的力气了！要是收了苏禄国的国土，反倒要自己动手解决这些人。不划算！”

“狗鞑子！”，林天红一拍桌子怒骂起来，连带着章进等脾气火爆的人也跟着破口大骂，就连一贯好脾气的陆菲青也忍不住摇头道，“可怜我华夏子民啊！”

明瑞缩在角落哆哆嗦嗦的不敢说话，唯恐众人将怒气迁到他的身上。“那西班牙人暴虐，苏禄人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陈家洛冷哼道，他可没忘了后世那些东南亚的土人是怎么对待华人的；转念一想现在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都不知道消失多少年了，他们在菲律宾的兵力不见得比红花会的海军强大。这或许是一个将这块土地纳入中华的好机

会！

还没等他发话林天红就忍不住说道，“当年国姓爷就想着打退西班牙人解救汉人，可惜天不假年，国姓爷英年早逝之后此事就再无人提起！总舵主！还请您可怜可怜这些漂泊异乡的汉人吧。”，说完林天红起身深深一躬，“我天地会在南洋还有些势力，若是总舵主愿意出兵，我这就亲自去南洋联系会中兄弟！”

还真是条有担当的汉子啊！陈家洛心中赞了一句，“如此也好，前几次大战都是陆军出力，海军还没立下大功，那些小子整日索战，这次就给他们这个机会！不过林知府你事务繁杂，怕是脱不开身，此事可交给晚辈们去做！”，陈家洛现在还要拿他当吉祥物呢，可舍不得他去死，况且那边的情报只交给天地会也不妥当，借着这个机会将红花会的情报人员送到南洋去，日后行事也更方便。

又争取了几次见陈家洛态度坚决，林天红也只好屈从；陆菲青见他们说完话问道，“总舵主，那这一行使者该如何处理？”

“先摸清楚都是些什么人，然后再行商议对策！”，陈家洛吩咐后，很快有情报部门和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联合行动，很快就将这些人的情况摸

得七七八八。

此次苏禄国王的使团中领头的是一位王室的近亲，叫做安都路，剩下的有王室的官员，当地的商人，甚至还有一位姓袁的汉人，说是祖上从明末清初躲避战乱迁往渤泥国，后来在当地开枝散叶、日渐繁衍，有些族人也来到苏禄国繁衍生息，他此次前来一是充当通译，二是借这个机会回国拜祭先祖。

既然弄清楚对方的来路和需求，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先是好生招待了安都路一番，言语之间透露出愿意攻打西班牙人的意图；那安都路在海上见识过红花会海军的实力，心中早就存了这样的想法，立刻跪地哀求抱起红花会的大腿来。

应付完安都路，陈家洛又派人叫来那袁姓汉人，打算从他口中打听一番当地汉人的情况，等他来到大厅之时，陈家洛、陆菲青和林天红同时提高了警惕，咦，想不到一个流落海外多年的汉人竟身怀高深武艺！

ps：国庆还没收到小红旗，心塞，谁施舍俺几面。感谢暗夜之花影和在海一方01的月票。

第三百三十二章一样的废物

那人约莫四十来岁的样子，眼中精光内敛、太阳穴微微凸起，行走之间带着一种渊渟岳峙的味道，武艺已经接近返璞归真的境界，如此修为比那张召重也不遑多让。

陈家洛和陆菲青交换了个眼神，陆菲青出身名门、江湖经验丰富，陈家洛跟随袁士霄学习百花错拳，熟悉江湖各大门派的武艺，二人已经从这人的呼吸节奏、走路步法等细节看出来他的出身，陆菲青呵呵笑道，“自从年轻时候有幸拜会冯不摧冯不破昆仲后，就再也没遇到把华山功夫练得如此精深之人，不知这位兄台出自何人门下？”

那袁姓男子闻言脚步一滞，眯起眼睛似乎是在思索陆菲青话语中的冯不摧冯不破兄弟是谁，好一会儿后才仿佛想起了什么，试探着问道，“您说的冯氏昆仲可是当年华山大弟子铜笔铁算盘黄真之徒八面威风冯难敌的儿子？不知您和华山派是何关系？”

什么叫华山大弟子的徒弟的儿子，你这话说得不咬舌头么？陈家洛暗暗吐槽，陆菲青听完眼睛一亮，那冯难敌康熙年间已经离世，这人能记得他的

名字，想来和华山派关系不浅，“老夫出身武当，年轻时候曾拜会过这两位华山前辈，却不曾深交；不知阁下是谁的弟子？”

“额...”，那人踌躇片刻抱歉的说道，“不敢欺瞒兄台，在下离家之时长辈有言在先，叮嘱在下万万勿要泄露武艺出身，还请兄台见谅！”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阁下的武艺当是传自黄真的三师弟袁承志吧！”，陈家洛面带讽刺的脱口而出，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隐瞒来隐瞒去有意思么？“不知你除了华山功夫，有没有学金蛇郎君的武艺和五毒教的毒药、暗器功夫？”

那袁姓男子闻言大惊，连退三步后摆出准备迎接攻击的架势，这才看着陈家洛问道，“不知阁下是谁？为何对我家的底细如此清楚？”

咣当一声，陈家洛把手枪扔到桌子上。“要动手早就用这个了，哪还会等到现在？明末之时那袁承志见闯王军机败坏，兼之他一向崇敬的李岩被杀，所以失意远遁海外，这在江湖中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一听你的来处和姓氏我就约莫想起此事，再看你的武艺出身，猜到你的来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袁承志的武林前辈，可陈家洛的语气中并无半分敬意。如果仔细观察的话，甚至会

在他的嘴角看到一丝不屑。

没错，在陈家洛看来袁承志和他这具身体的原主人一样都是废物，说起来俩人倒是有几分相似，都是名门出身，陈家洛出自海宁陈家，父亲是阁老，袁承志是蓟辽督师袁崇焕的儿子；俩人又都跟随名师学得一身高深的武艺。然后俩人同样除了武艺之外一无是处，出于身份、机遇巧合等原因都承担了和自己能力不符的责任。一个成为红花会的总舵主，一个先是当了七省武林盟主，而后又在李自成的义军中当上将军。

乍看起来俩人都是响当当的好汉，可是，看看他们最后的选择吧，一个先把心爱之人送给乾隆。然后在香香公主死后心灰意冷带着红花会的英雄好汉龟缩到西北，可怜巴巴的缩在木卓伦的羽翼之下，手上有这么多的好汉，数十年间竟安安心心的窝在哪里当废物，要让九泉之下的于万亭知道了。非得起的活过来大耳光抽他不可。

另一个同样空居高位而一事无成，身为七省武林盟主，手下数千人马，在乱世中却丝毫没有建树，心灰意懒之下带着一帮人学着水浒传中的混江龙李俊远赴海外；可是那混江龙就算是到了海外也能攻占暹罗成就一番事业，至于他，看现在这袁姓

男子的样子，还要在苏禄国的使团内打下手，袁家在当地的地位可想而知。在中原整不出事儿，到了海外面对一堆还没完全开化的土人也翻不出花样，这袁承志不是废物还是什么？

“呵呵，此乃我红花会的陈总舵主，袁兄归国莫不是要拜祭袁督师的灵位？”，陆菲青见气氛有些尴尬，连忙岔开话题，“小时候就听门中长辈赞颂袁盟主的赫赫威名，今日得见他的后人老朽实乃三生有幸！”

“正是！”，武当在武林中乃是泰山北斗，他就算在海外也听长辈说起过武当的大名，见陆菲青赞颂他的先人，他的表情缓和了许多，“家祖不幸蒙难，除了我祖父之外再无后裔，故而家中没过十年就要回乡一趟祭祀先祖。”

“要说除了你这一支再无后裔怕是不对吧？”，陈家洛又忍不住说道，“袁督师可是有遗腹子的，那袁文弼为大清立下了不少功劳，因功被抬入正白旗，到现在都在黑龙江好好地过着日子呢！”，不知道见自己的后人成了满清的官员，在天上的袁崇焕会是什么想法？

“总舵主此话当真？如若确实属实还请总舵主告知我他们的下落，我袁常定感激不尽！”，现在

的人对宗族观念看的极重，乍一听到自己还有亲戚存世，袁常定连忙问道。

“此事不难，不过我红花会打听这些还需要点时间。！”，袁家一直到袁崇焕的六世孙富明阿时才重新发迹，现在约莫还在宁古塔做着小官吧，以红花会的情报能力费些功夫大概也能打听得到，“袁先生不如在此耐心等候，一有消息陈某就立刻告知。”

“大恩不言谢，若是总舵主有用得着袁某的地方尽管开口！”，袁常定也不是傻子，见别人肯帮自己，也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的确有事要劳烦袁先生！”，陈家洛叹了口气说道，“从哪苏禄王的使者口中得知汉人在苏禄一代饱受西班牙人欺凌，我陈家洛虽然没多大本事，可胸中还是有一丝热血的，断然不能眼看着他们受苦，于是打算派兵攻打西班牙人，不知袁兄可清楚西班牙人的情况？”

ps：出了个bug，已修改

第三百三十三章世界大战

听闻此言袁常定不由一阵惭愧，他们袁家扎根渤泥国却对在周边肆虐的西班牙人无计可施，红花会远在大陆，本来和这些流落海外的汉人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却因为都是汉人就要为他们出头，和袁家的自私自利相比，这位总舵主可谓是义薄云天，可是自己家这百年来在渤泥国也算是闯下了不大不小的基业，看红花会如今所求不小，要是把他们引到南洋，对袁家来说究竟是好是坏呢？一瞬间脑子里冒出许多想法，袁常定有些拿不定主意了，“那西班牙人兵马众多，艨艟巨舰无数，不知总舵主打算派多少人去南洋？”，问完心中暗想，若是这位总舵主听了西班牙人的势力之后知难而退就好了，如此我袁家还可以安心的过小日子。

“哼！”，他那点小心思陈家洛稍一琢磨就明白了，冷哼一声嗤笑道，“西班牙人正联合法国和英吉利人在世界各处大战，小小的一个南洋又能给他们留下多少兵马？我红花会此次打算派出海陆士兵各一万，击败西班牙人不在话下！”

两万人！袁常定听到这个数字面如死灰，谁要能扯起这么大一支队伍足以横扫南洋，无论是渤泥

国、苏禄国还是西班牙人都不是对手。而且西班牙人和英吉利人大战的事情他都未曾得知，只是依稀的从西班牙人最近的动态中略微猜测出一丝端倪，这位总舵主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看来自己刚才那点小心思也瞒不过他，一时之间他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哎，你们也就这点出息了！陈家洛摇摇头，起身拉开后面墙上的帘子，露出一章世界地图来，他拿起一根细棍在欧洲的位置敲了敲。“这是西班牙，这是英吉利，这是法兰西；这三个都是眼下世上数得着的强国，他们为了争夺殖民地在世界各处大战！欧洲各国都卷了进来。”，接着一一指出大战的地点，“在欧洲大陆北边。罗刹人和普鲁士人大战，南边法兰西人和普鲁士人大战；在海上战火更盛，前年英吉利人在葡萄牙外海击败了法国舰队，获得大西洋的霸权；在北美，英国人从法国人手里夺得魁北克！”，顺便说一句，在1757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二年，法国将领路易斯-约瑟夫-德-蒙卡尔姆曾经迫降了替英国作战的乔治-华盛顿上校。可惜他的杰出军事才能还是没能挽救魁北克的局势。

袁常定身在南洋，对于英吉利和西班牙的位置

还是知道一些，他莫名其妙的看着陈家洛，“总舵主，这些蛮夷之辈在万里之外的战事和我等有何关系！”

“呵呵，谁说和我们没关系？我方才已经说了，这次战争发生在世界各地！”，七年战争也算的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战争。战争范围波及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他先指了指大清西北的位置。“罗刹人害怕大清乘着他们在欧洲作战进攻他们，于是煽动准格尔人叛乱，以此牵制清军。”

接着又转向印度，“英吉利人正在天竺和法兰西人大战，顺便说一句，天竺已经几乎被这几个国家瓜分干净了。”

最后细棍点到了马尼拉的位置。也就是西班牙菲律宾总督府的所在，“这里也是英吉利人的目标，据说他们正整理队伍准备从天竺过来攻打马尼拉！”，历史上，明年科尼什海军上将和陆军中将德雷伯率领一支英国海陆联合部队从印度驶向菲律宾。凭借着不到两千的欧洲士兵和印度士兵的混合队伍就打下了马尼拉，说完回头看着袁常定，“人家都要打到你的家门上了，你还以为和你们没关系么？”

“那只是英吉利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事，和我等汉人有何关系？”，袁常定犹自强辩。

啧，陈家洛咂咂舌头，这话听起来怎么就这么别扭呢，就好像我大清在日俄东北大战时的态度一样，“哼！那南洋四处都有我汉人的踪迹，人家跑到南洋大战了，你们到成了看客！莫不是想着要是英吉利人赢了就当换个主子？真是做奴才做惯了！”

“你！”，袁常定勃然大怒，“我袁家为了不做鞑子的奴才远遁海外已经百年，这奴才两个字怕是扣不到我们头上吧！”

“做西班牙人和渤泥人的奴才和做满清的奴才有多大区别？”，陈家洛讽刺道，“况且国家危难之间不思反抗，反倒把逃之夭夭拿来炫耀，不知袁督师在天上看了作何感想？”

袁常定的脸色一变再变，最后气鼓鼓的一抱拳，“小弟身体不适，先行告辞了，来日再想陈总舵主和诸位好汉赔罪！”

陆菲青还想阻拦却被陈家洛一个眼神止住，眼睁睁的看着袁常定离了大厅，这才叹了口气道，“总舵主，你这下把他气走了，再想套出南洋的消息可就不容易了!而且袁家乃是名门之后，咱们

这般不客气怕是有些不厚道了！”

“呵呵，不过是个没担当之辈的后人罢了！”，陈家洛又鄙视了一句袁承志，“要是他回去后能想清楚回来告知我们南洋的情况最好，若是不说咱们也有林知府帮着联络天地会，我就不信离了他袁家我红花会还玩不转南洋了！”

林天红此时正趴在地图上将陈家洛刚才所指的几个战场一个个看过去，半晌之后才回过头来惊讶的问道，“总舵主，这英吉利人和法兰西人真如此厉害？这战场之间的距离怕是不下万里，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无他，船坚炮利而！”，陈家洛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解释道，“这两个国家眼下所争的正是全世界的海上霸权……，我们海军的旗舰厉害吧？那才是英吉利人的三级战舰，上面还有更大、炮更多的二级战舰和一级战舰呢！”

“幸好这些国家离得远啊！不然明时的倭寇之患又要再现了！”，陆菲青叹道。

ps：写到这突然想到个给米国挖坑的脑洞。感谢丑的要整容、hexuchun、lmxy、失忆的牛牛、在海一方01、白玉小虎的月票，感谢家有大骆驼的打赏。

第三百三十四章蓝水海军梦

“已经不远了！”，陈家洛叹道，“英吉利人和法兰西人在天竺大打出手，西班牙人盘踞南洋多年，若不是国姓爷荷兰人还在台湾呢！眼下澳门依然在葡萄牙人的掌控之中！若是咱们不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用不了百年就会被这些强盗打上门来！”，况且现在正是各个海军强国全世界四处出击占领殖民地的时代，要是能赶上这一波风潮，凭着中国四亿多的人口，从澳大利亚、北美这些地广人稀的土地里分一杯羹完全不成问题。

“若非总舵主告知，老道还以为天下就这么大呢！”，陆菲青摇摇头笑道，“老夫已经老了，怕是看不到咱们和这些强盗争斗的时候了，不过有总舵主在，老道相信他们定然讨不了好处去！此次远征南洋，我军必能获胜！”

海军出征需要准备的事情很多，没有两三个月的功夫下不来，所以陈家洛也没有见日追问，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安都路身上，今后免不了要和世界各个国家打交道，外交人员的培养势在必行，刚好先拿这个小号练练级。

“这就是你们准备的人手？！”，陈家洛没好

脸色的看着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刚才简单问了几个问题，他们所准备的人手除了通晓苏禄国语言之外一无是处，依旧抱着那种天朝上国的腐朽观念，丝毫不懂得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经世大学里不是开了相关专业么？怎么不从那里面去选人？”

“额，属下想着懂苏禄国人说的话交谈起来也方便些！”，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连忙解释道，“经世大学的学生一来抢手不容易招过来，二来不懂当地话，怕是不好办差！”

“语言不过是技巧！外交人员最重要的是懂政治。懂得维护咱们的利益！”，陈家洛一阵火大，后世兔子的外交人员有很多就是从各大外语院校中选出来的，至于他们的表现，呵呵。

人事部门很快吸取了教训，从经世大学招到几个脑子灵活、通晓近代外事规则的学生。再给他们配上通译，用不到几天就把安都路忽悠的找不到北了，一个劲的要求立刻返回苏禄更换国书，把要献给大清的国土和人口献给红花会。

看着安都路和外事部门的会谈记录，陈家洛心中暗暗笑道，若是后世苏禄那边发生争端，我们也可以甩出这份文件，用自古以来打脸了！

很快和安都路商量好后继的计划，他尽快回国

更换国书。等到新的国书到达，履行完献土手续后，红花会的大军就立刻出发直奔马尼拉，把那些西班牙人赶出南洋。

眼看着安都路回国的时间越来越近，袁常定终于忍耐不住了，有没有他的情报红花会大军进入南洋都势在必行，既然无法阻挡还不如乘机卖个好，留份人情给红花会。说不定日后或许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陈家洛脚商情报部门的人以及林天红一起听完了袁常定对南洋形式的描述，两三个时辰的时间消耗下来。收获却没有多少，他所说的那些东西红花会这段时间也都打听了出来，眼下西班牙人的兵力主要布置在马尼拉城，代理总督大主教曼纽尔-安东尼奥-罗霍的手下有大概两三千欧洲士兵和土人士兵的混合军队，海军那边大概有两艘主力舰和数十只小船。唯一的收获倒是袁家在渤泥国毕竟发展了百年时间，分布南洋各处。到时候刚好可以当带路党。

修补甲板、更换新的步枪大炮、储备远洋航行所需的各种物资，等安都路返航之后红花会的海军加快了各项准备工作。陈家洛这段时间也将主要精力都投到了海军身上，为此他剽窃了一些后世《海

权论》的文字并印刷刊发，一时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成为福建上上下下争相讨论的话题。

毫无疑问今后的二百年是海上竞争的时代。陈家洛想要中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就少不了要和现在正不可一世的英国皇家海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战斗，而眼下的这一仗就算是红花会海军进入蓝水的首战吧！

在后世将海军分作四类，内河海军、褐水海军、绿水海军和蓝水海军，其中蓝水海军是指能将海上力量扩展到远洋及深海地区、具备远征作战能力的海军型态，最早萌芽于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远征能力”，他要求海军必须具备跨越大洋进行长距离长时间作战的能力

在后世也仅仅有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具有此能力，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也仅仅能被称为准蓝水蓝军。

现在要是让红花会和欧洲军事强国的陆军在陆地上大战，陈家洛丝毫不会担心，可是海军的话他就没什么把握了，毕竟中国人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就已经落后西方许多了，而海军的建设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周期，百年海军这句话不只是说说而已。

所以尽管知道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的海军无论是战舰的数量、吨位还是火炮数都不能和红花会的海军想比，陈家洛还是派出了自己能派出的所有海上力量，就算眼下海军的经验和战术素养比不上西班牙人，用数量也淹死他们了。

对此苏昌全十分不满，一个劲儿叫着总舵主不要看不起人，不过能指挥上万人马进行跨海作战也让他心潮澎拜，他抱着这种矛盾的心态整日泡在海军的参谋部中，和参谋们细细的商议着作战的计划！

又过了一个多月，海军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安都路也更换了新的国书重新回到福建，情报部门也不断地送来各种关于南洋的最新情报。

这一日，终于到了海陆混合远征军出发的日子，陈家洛带着红花会所有骨干到码头上为他们送行，在人山人海的欢呼中，舰队鸣放礼炮后扬帆，踏上了争霸世界的道路！

第三百三十五章以牙还牙

此次作战大概海上和登陆时会遇到点麻烦，等上了岸马尼拉的那点守军完全没有能力给红花会制造麻烦，在目送着最后一面船帆落到海平面下，陈家洛心中如此想道。

一个月后消息传回福建，战斗的过程果然和陈家洛想的一样，西班牙人那些经验丰富的水兵们给苏昌全上了一课，精准的射击、优秀的操帆技术和变化多端的战术给红花会的海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惜他们的作战意志还是稍微差了些，在击沉红花会若干艘舰船之后，海军指挥官见红花会的船只越打越多，无奈之下选择了投降。

将这些西班牙俘虏关押到甲板下面，拖着他们的战船经过一轮炮战之后红花会的陆军大举登岸，将马尼拉城团团围住，没过两天，代理总督大主教曼纽尔-安东尼奥-罗霍同样绝望的做出了投降的选择，自此，西班牙人在南洋的殖民中心落入红花会手中。

消息送回福建，陈家洛大为高兴，立刻带着一些会中骨干乘着海军的船只来到马尼拉城，此时红花会的陆军正在南洋汉人的带领下四处出击，搜捕

曾欺压汉人的西班牙人和当地土民，一时间，原来西班牙人修建的大牢之内人满为患。

“总舵主，这些俘虏如何处置？”，苏昌全问道，这次战斗果然暴露出了陈家洛之前说过的问题，见到陈家洛有些抬不起头来。

“所有西班牙人挨个甄别，有用的人押回福建给在咱们当一辈子劳工吧！那些没用的公开处决！他们个个手上沾满了汉人的血，还想有什么好下场么？”，陈家洛冷笑着答道，“至于那些土人，让安都路去替咱们解决了！”。安都路之所以出了这么大的力气，也是因为红花会私下答应将他扶上王位，在解决完西班牙人后不久，一队陆军就拥着安都路攻进苏禄王宫，在刀枪的威逼之下，老王无奈的签署了传位文书。于是现在安都路就是新任的苏禄国王了，宫内的侍卫也都换成了红花会的陆军。

现在红花会还需要他当吉祥物，所以安都路手上还是有些军队的，这些人打仗不行，可是杀起人来却是一个比一个凶残，对付起自己的族人也一点都不手软，没几天那些曾经帮着西班牙人欺压汉人的土人就被安都路的手下屠戮一空。

完了安都路将这些人的家产恭恭敬敬的送还给这些百姓，一时间红花会的名头响彻整个南洋；接

着在袁家人的带领下，红花会的势力迅速介入到渤泥国。将一盘散沙的南洋汉人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武力保障，这个时代能够远赴海外的都是胆大之人，有了红花会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汉人的势力迅速在南洋扩展。

“这么多肥沃的土地，简直是浪费啊！”，严新最近为了给日渐增加的福建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愁得头发都快白了，眼看着南洋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着。不由得心疼起来。

“现在咱们尚且只有一省之地，还要光复天下！用人的地方多得是！”。陈家洛心中有同样的感觉，凭什么这么肥沃的土地要留给那些懒鬼，可惜现在还是要以统一天下为重，暂时抽不出人手和物资来支持殖民开拓，“等到天下一统了，咱们就将这里正式纳入版图。划分郡县，从大陆迁来移民开拓此地！”，现在大清的土地已经逐渐无法承载日益增加的人口，移民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总舵主，这是什么树？”。严新好奇的打量着在一颗大树前转来转去的高类思，“高先生看上去好像对这棵树十分感兴趣？”

“这可是好东西！”，陈家洛快步走了过去，正看到高类思用小刀将树皮划破，拿了个小碗挂在

伤口下方接着滴出来的汁液，“有了这玩意儿，咱们的蒸汽机就能派上大用场了！”

没错，高类思正在研究的就是橡胶树，受困于密封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眼下红花会的蒸汽机还没有大肆普及，可是现在有了优质的天然橡胶，在经过硫化处理就可以生产出大批的密封设备，大大提高蒸汽机的效率；从此以后，无论是矿山还是工厂，军舰还是铁路，都可以用上蒸汽机，可以说找到这东西比打下马尼拉城还让陈家洛高兴。

好在红花会现在不缺人手，将那些西班牙俘虏赶到橡胶林中，用刀枪和饿饭逼着他们没日没夜的干活，没多久就采集够了高类思实验所需的橡胶数量，至于劳作过程中累死、被殴打致死和试图逃跑被杀死的西班牙俘虏，没有任何人放在心上，谁让他们以前就是这么对待汉人的呢？甚至有些人还抱怨红花会杀的少了。

当地的局势恢复平静，红花会也采集到了大批的橡胶等原料，海军和陆军在各留下一半兵力后，终于到回去的时间了。在临走之前，俘虏的问题还是要解决下的，那些罪大恶极又对红花会没用的西班牙人就不用浪费船队宝贵的运力和粮食了，就让

他们为苏禄土地的肥沃做些贡献吧！

杀人之前的流程还是要走的，现在可没什么国际法，红花会就拿出自己的法律来对他们进行审判，一个个的俘虏挨个被叫过去，法官高高在上，检察官负责起诉，为了显示公正还给犯人配了辩护律师，一项项的罪名开始核实人证物证并作出判决，然后被判决死刑的犯人立刻被拉到绞刑架前执行死刑，那些身怀一技之长对红花会有用的犯人则在被判处死刑后接到特赦改为无期徒刑，他们的后半生将在辛苦的劳作中度过。

这一切都被详细的记录在卷宗之中，这也是陈家洛为了给以后打嘴皮子官司留下证据；因为要讲究程序正确，所以处死犯人的时间整整延续了一个月，这对后面的人来说不知道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ps：感谢陈浩天13的月票，感谢glwzero10和福熙的打赏。

第三百三十六章男爵到访

“乔治，你看，岸上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充满了蓬勃向上的光芒，和我们在广州时看到的那些中国人完全不同，看来这块土地的统治者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呢！”，在一艘即将驶入福州港口的船只上，一名约莫四十岁左右，身材稍显肥胖的白人男子说道。

“男爵阁下！毕竟他们刚刚击败了西班牙啊！即使西班牙已经逐渐没落，可罗霍大主教手下的军队实力并不弱，就算是我们想要消灭他们也得从印度调集大量的军队！而且你注意到那艘船没有？虽然和我们的三级战列舰看起来很像，但是大炮的样式完全不同，这说明这里的人们已经可以对大炮进行改进！”，乔治手持望远镜看向不远处红花会的大船，“那些水兵背的步枪也和我们的有所不同，也不是法国、俄国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一个拥有完备的步枪研发生产能力的势力不容小视！罗伯特，我们不能以对待印度土人那种方法来对待他们，或许我们在下船后应该更诚恳一些！”

“他们和西班牙已经开战，敌人的敌人就可以

成为我们的朋友，我是不会介意我们的潜在盟友拥有强大的实力的！”，被称为男爵的肥胖男子回答道。

船只停靠在码头上，这一群英国人迫不及待的走下甲板，一名穿着别致服装的青年在一堆随从的簇拥下走到了他们面前，周围的中国人纷纷对他投以羡慕的眼光，这位青年所穿的衣服是陈家洛命令手下设计的新式汉服，它吸纳了汉服的华美又摒弃了旧式长袍的繁琐，既美观又便于工作，很快为红花会中的大小干部所接受。

“您好。请问是大不列颠王国特使罗伯特-克莱武阁下么？”，这名青年用汉语问道，随后他身旁的翻译立刻将这段话翻成英文，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成立大不列颠王国，1800年吞并爱尔兰后改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直到1922年才换成沿用到二十一世纪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是我！”。那名肥胖的英国人立刻整了整衣服迎了上去，“请问您是红花会的官员么？”

“红花会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孔传流！很荣幸见到您，男爵大人！”，说完孔传流轻轻拱手施礼，他可是经世大学的优等生，在处理安都路问题

的时候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我也很荣幸能见到您，阁下！”，克莱武看到对方风度翩翩的样子一时有些慌乱，不知道是学着他拱手还是上前握手。心中暗骂果然是在印度那种蛮荒之地呆久了，连自己一直引以为豪的贵族风范都忘得差不多了。

寒暄一番，互相介绍了随员，孔传流带着克莱武登上了外交部专门定制的迎宾马车，在马车上克莱武试图挽回自己刚才的失礼，于是略带矜持的和孔传流聊起自己的议员父亲和从小生长的庄园来，最后问道，“孔阁下您如此风度不凡。一定出自贵族之家吧？”

然而克莱武找错显摆的对象了，若论出身孔传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不会输给任何人。“我的先祖是统治了这片土地两千多年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从一千九百五十六年我的祖先就开始接受皇帝的册封成为贵族，获得了大概相当于贵国侯爵的爵位，到距今大约一千年的时候晋升为公爵。”，孔传流是孔家南宗的嫡系子弟，因为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到经世大学读书。想要在孔家人面前显摆家族传承，克莱武先生算是找错人了。当然孔家南宗在大元占领中国后放弃了衍圣公的继承权这种事情就没

必要拿出来说了。

“哦，上帝啊！你的家族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成为贵族了！”，克莱武沮丧的低下了头，不过他毕竟是一代英杰。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试探起孔传流的立场来。

孔传流把克莱武等人送到迎宾馆后就先行告辞，外交谈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今天把克莱武送到宾馆休息就算是完成一半了，晚上还有迎接的晚宴。正式谈判要到第二天再开始。

从迎宾馆出来，孔传流直接来到陈家洛的办公室外，等了一会儿，陈家洛的秘书将他带了进去，陈家洛细细的问了他和克莱武的对白后笑道，“你啊，还是经验浅了，几句话就被人家摸清楚咱们现在对南洋的扩张并不十分积极了！”

不过鉴于对方是克莱武，这又是孔传流第一次和欧洲的政治家打交道，陈家洛提点了几句，又安抚了一番，就让他先去忙了，临走前陈家洛说好晚宴的时候自己会抽出时间去见见克莱武男爵。

等他走后陈家洛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按照历史记载的话这位普拉西男爵罗伯特-克莱武现在应该已经回到英国，现在竟然能来中国就说明自己的出现已经对欧洲产生了影响。

别看克莱武只是一名男爵，但他在历史书上被称为大英帝国最伟大的缔造者之一，集冒险家，军事家，外交家，政治家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他出生于一个小贵族家中，因为学习不好18岁那年加入东印度公司，不久投入军队，开始了自己的传奇生涯，在南亚大陆上带着英军连战连捷，前些年更是在普拉西战役中以微小的代价击败孟加拉的七万大军获得了此地的霸权，克莱武普拉西男爵的爵位名号就是来源于此。

同时他还是个无耻的强盗，在南亚他大肆掠夺，抢夺了大量财富，他恬不知耻的在英国议会上炫耀: ‘在我的脚下有富裕的城市，在我们手中有雄强的国家，在我一个人的面前打开了充满了金条银锭、珍珠宝石的宝库。我统共取了20万英镑。诸位先生，直到现在，我还奇怪自己为什么那么客气呢? ’

眼下此人来到红花会的地盘是因为什么呢？陈家洛叫来秘书，“去请无嗔大师和我一起赴宴！”

ps：马上260均定了，到了俺马上加更，跪求订阅。

第三百三十七章闲棋

当克莱武在宴会上看到无嗔大师的时候，不为人注意的微微皱了下眉头，他从无嗔大师的光头和服装上已经判断出这可能是个佛教的教徒，身为一个天主教徒看到那些异端的僧侣总是很别扭，不过他到底是一名合格的外交官，转眼间就将这点不快扔到一边，片刻就调整好自己的仪态迈着优雅的步伐迎向陈家洛。

“这是我们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家洛，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等翻译介绍完之后，陈家洛点头致意，“我代表红花会欢迎您的到来，男爵阁下！”，当然他说的是汉语，虽然这点难度的英语完全难不倒他，可是身为一个地区的政治领袖，在正式外交场合使用母语才是符合尊严的体现。

“同样很荣幸见到您！”，克莱武鞠躬致意，克莱武是一个懂得实务的政治家，陈家洛所拥有的实力值得他恭敬地对待。

不等翻译将他的话翻成汉语，陈家洛就接口道，“我们红花会和贵国拥有长时间的友谊基础和贸易来往。”，他将赵半山让到前面，“这位是我们红花会贸易部门的负责人赵半山，他直到现在都

在为你们东印度公司提供优质的瓷器和丝绸，同时从你们那里引进各种武器！”

“赵先生您好！”，红花会可是东印度公司在东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赵半山的名字在东印度公司内部甚至比陈家洛还要响亮，打完招呼他还不忘开了句玩笑，“赵先生，最近一段时间贵会的武器购买量急剧下降，公司已经在斥责我办事不力了！”

“这些事情明天再说！”，陈家洛打了个哈哈将话题岔开。“今日我们只回顾彼此之间的友谊，不谈工作上的事情！”，说完陈家洛拉着他给他介绍了与会的众位红花会骨干。

等走到无嗔大师身边的时候他介绍道，“无嗔大师是整个东方医术最高深的医生，同时还是红花会医疗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和国立大学的医学教授！”

“您好！”，克莱武微微鞠躬致意。现在在西方医生的地位还不像后世那么高，不过一个部长的职位和教授的称号都让他拔高了对无嗔大师的印象。

“您最近是不是时常有些头疼？同时经常犯困？”，无嗔大师仔细打量了一番克莱武的脸色后

问道，刚才来的时候陈家洛已经给他说过，若是看出这人身体有问题不妨直接说出来。

“您是怎么知道的？”，克莱武略微有些惊讶，这些问题已经困扰自己很久了，每次都依靠阿芙蓉渡过难关，这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工作效率。

“我是一名医生！”。无嗔大师回答道，出于医者的同情心他问道，“那只是我根据你的脸色、呼吸等情况做出的粗略判断，想要知道您究竟得了什么病还得仔细诊治一番，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就能为您检查。”

双方在过去一段时间维系了良好的贸易关系，现在又都和西班牙人不对付，红花会应该没有害自己的理由，克莱武迅速理清利益关系。再加上自己实在被头疼折磨够了，在问清楚诊断并不需要太长时间后立刻跟着无嗔大师和陈家洛到了一旁的休息室。

右手搭在克莱武的手腕上诊脉、让他伸出舌头看舌苔......极快的检查了一遍后无嗔大师明确的指出克莱武的头疼是因为阿芙蓉吸食过量。先是用内力帮他稍微逼出了一些体内的毒素，再开了一副药方，叮嘱他按时抓药服用。

体内的毒素被逼去后，克莱武的感觉明显好了许多，一时间对无嗔大师大为佩服，忙不迭的答应了下来。小心翼翼的将药方贴身藏好，又和无嗔大师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这才心情愉快的开始了自己在宴会上的表演，他端着酒杯游走在宴会厅的各个角落，和红花会的干部们不断地进行交流。

陈家洛在看完无嗔大师对克莱武的诊治后就先行离去。以现在红花会的实力和战略方向，目前和英国人进行深入合作还稍微早了些，之所以治疗克莱武不过是为以后落下的一颗闲子罢了，如果顺利的话这颗棋子将在十多年后发挥作用。

按照正常的历史发展，因吸食阿芙蓉百病缠身，1774年11月22日不堪病痛折磨的克莱武用小刀自杀，而任命他为北美总督的指令刚刚签署。之后北美立刻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试想一下，如果克莱武能够延续性命就任北美总督，在一名经验丰富、手段老辣的总督控制下，乔治-华盛顿等人或许就没有那么容易成功，北美的混乱局势将继续延续下去，欧洲人占领整个北美大陆的时间也将顺延。

如此以来等到十多年后红花会统一中国，并积累了足够的海军实力后，中国人也可以登上北美大

陆，开拓领土，让这块天选之地不再为白人独有。

当然这一切时间尚早，克莱武究竟会不会接受北美总督的职位也不一定，不过陈家洛布下这颗棋子也没花费多少工夫，成了当然欣喜，失败了也没有什么损失。

克莱武这次前来福州是想说服红花会派出海军介入到英国人和法国人、西班牙人的大战之中，可是眼下红花会的主要战略方向还是尽快收复整个大陆，暂时没有精力介入到这些欧洲人的殖民战争之中，陈家洛婉言谢绝了他的提议，不过他的到来也并非没有收获，红花会和东印度公司签署了更加深入的合作协议，红花会为东印度公司提供大批量的丝绸和瓷器，而东印度公司为红花会提供硝石等物资，克莱武此行也算是大有收获。

克莱武一直在福州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期间除了正常的外交活动外，去的最多的就是无嗔大师那里了，在他离开之时气色已经比来的时候好了许多。希望他能够好好地活到北美独立战争之时，好好地和华盛顿等人较量一番，我会在这边为你加油的！陈家洛送行时默默想到。

ps：感谢lotoriasthor的月票，感谢夏洛克。秋的打赏，现在还差4个均定就到260了，跪求订阅，

到了加更。

第三百三十八章长子出生

就在克莱武离去后不久，陈家洛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喜讯，霍青桐正躺在摇椅上晒太阳的时候突然迎来了生产的预兆，整个府中立刻按照原先做好的计划忙碌起来，早已在府内待命的护士们在林漓的带领下将霍青桐移到早已安排做当的产房内，陈家洛也在第一时间接到了这个消息，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直奔府中。

消息一瞬间传遍了整个福建政府，红花会中自认为有资格的人也连忙涌向陈家洛的府中，霍青桐所在的小院内，陈家洛焦躁的不停转来转去，有资格陪在他身旁的只有红花会的几位当家，徐天宏看着不停进进出出的林漓眼角露出一丝警惕的神色，看着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产房的时候，他悄无声息的挪到陈家洛身边，小声说道，“总舵主，这林漓和林静同为林堡主的女儿，此时是不是该稍作规避，以免徒生事端？”

“嗯？你说什么？”，陈家洛稍微愣了下，他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但徐天宏却低头回避了他的目光。

在他的逼视下徐天宏采用细若蚊呐的声音再说

了一次，“林漓和林静乃是姐妹，今日林堡主又在为林漓嫁入总舵主府中寻找媒人，此时她应当避嫌才是。”

哦，这下陈家洛听明白徐天宏的意思了，他奇怪的看着徐天宏，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家伙怎么还对宫斗戏研究这么深啊！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林静在前些日子已经被他拿下，也默许了林震南将林漓嫁给他的打算，以他对后院众女的了解，断断不会出现徐天宏所臆想的那种事，“眼下林漓是咱们红花会中最好的护士长。有她在青桐就能更安全！再说了，她也不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属下冒昧了。”，徐天宏面色不改的答道，“只是自古天家无小事，总舵主日后是要身登九五之尊宝座的人，就算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要立好规矩才是！”

“七哥的话我记住了！”，人家也是好心提醒，陈家洛也不好责怪，徐天宏见陈家洛听进去了也就不再纠缠，陪着他等待着红花会下一代的诞生。

又过了好一阵儿，就在陈家洛忍不住想要冲进去的时候，一阵啊啊的婴儿啼哭声从屋内传来，林漓猛地冲出来喊道，“恭喜总舵主。母子平安！”

“是个男孩！”，“恭喜总舵主！”，这些红花会的下属的兴奋并不弱于陈家洛，在他们看来，红花会的事业总算是有继承人了，自己现在辅佐陈家洛争霸天下，他们的后人也会跟着陈家洛的后代共享富贵。

陈家洛赐死无暇顾及他们的想法，立刻冲进去抱起自己的儿子转了两圈。然后疼惜的擦拭霍青桐额头的汗水，“青桐。辛苦你了！”

霍青桐腼腆的笑着，看了一会儿孩子后说道，“陈大哥，你看他的耳朵简直和你一模一样！还有鼻子也是！”

“像我！像我！”，陈家洛现在只会呵呵傻笑了，抱着孩子一阵儿逗弄。哎呀，这孩子哭声这么响亮，身体一定不错！正当逗孩子逗得正开心的时候，林漓进来说道，“总舵主。门外几位当家的想见见小公子！”

“好好！”，陈家洛将襁褓又扎了扎，生怕风吹着孩子，这才抱着到了外面，陆菲青等人自然是一顿夸奖后送上礼物，骆冰在递过去一个金锁后问道，“总舵主，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额，当初向木老英雄求亲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孩子是要继承于家的香火的，我看这孩子就

姓于好了，至于名字么.....”

“总舵主，万万不可！”，还没等他把名字说出口，陆菲青就连忙阻止道，“总舵主现在可不仅仅是江湖帮会的头领了，岂有将孩子送与他人的道理！”，别人读书少不明白也就罢了，陆菲青熟读史书也没找出那个将皇家血脉送给外姓人的案例，现在陈家洛还只有这一个孩子呢，虽说李沅芷也怀孕了，但是男是女还不知道，要是万一有个万一，这孩子又送给于家了，那红花会可就没有继承人了！

“是啊！总舵主，这孩子还是该姓陈！”，徐天宏也反应过来，立刻帮腔，“想必于老舵主也受不起，不如到时候择选一二孤儿继承于家香火！”

除了章进傻不愣登不明白其中道理之外，赵半山、杨成协、马善均等人也站出来劝说，一定要陈家洛收回刚才的话。

陈家洛当初说出那番话也是为了解决同时娶霍青桐和李沅芷两个妻子的问题，他又没见过于万亭，那会舍得将自己的儿子送人，现在有了众人的劝说立刻心安下来，又坚持了几次，见众人态度坚决，也就顺坡下驴收回了刚才的话，“既然诸位哥哥都这么说，家洛若是再坚持就不近人情了！过几

日我去亲自为义父择选聪明伶俐的孤儿继承于家的香火，这孩子就跟我姓陈好了！”

“此乃正理，想必于老舵主在天上得知了也不会说啥！”，众人纷纷点头赞同，“总舵主，还是先给这孩子取名吧！”

既然可以姓陈了，那么原先准备的名字就不能用了，陈家洛思索片刻后说道，“我陈家先祖曾为子孙定了十六字排行为：永世克孝，敬明其德，九族既睦，彰厥有常。先父乃是世字辈，我本应该是克字辈，不过家洛的名字乃是先父所命不好擅改，这孩子该是孝字辈！我希望这孩子能堂堂正正的做人，不如就叫孝正好了！”

“陈孝正！好名字！”，下面的人自然是一番赞扬，早有服务人员送来笔墨纸砚，陈家洛大笔一挥写下陈孝正三个字，自此以后陈孝正就成了陈家洛第一个孩子的名字。

就当陈家洛在为自己第一个儿子诞生而大为欢喜的时候，满清的朝廷上却为如何对付红花会吵开了锅，朝堂上本就早已不堪的局面再次混乱。

第三百三十九章团练

事情的起因是两广总督李侍尧的一封奏折，自从天地会开始在两广作乱，李侍尧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虽然守住了广州等大城，但因为两广绿营的精锐在福建被红花会灭了，剩下的兵力无力清扫那些乡间的天地会乱党，以至于天地会慢慢发展壮大，在广西和粤北穷困地带甚至打下了两个县，这下他终于没办法当缩头乌龟了。

朝廷在编的兵力不够，那么就只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两广一带客家人和本地人矛盾重重，许多大家族自身都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如果将这些人整合起来，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势力清缴天地会，那绝对比朝廷出兵来的方便啊！而朝廷所要付出的只是一些名义上的官位和少量的银子，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

拿定了主意，和幕僚们仔细商量了一番，一封经过高手润色的奏折就以八百里加急的渠道送往京城，没想到等这封名为《坚壁清野并招抚议》的奏折在朝堂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个扩张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他们在乡间都是有权有势之人，家族势力强

大，只要皇帝准了这一封奏折，那么自己的家族就可以借着办团练的名头招兵买马，若是立下军功，族中那些考不上科举的子弟也可以借此进入官场，花上些钱就能得实缺，这笔生意绝对做得！于是众大臣纷纷表示自己愿意为我大清倾尽家财招兵把团练办起来！

　　而对于满蒙的官员来说就不那么欣喜了，朝堂上的满汉之争由来已久，以前太平无事的时候满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出身牢牢地压住汉人官员一头，现在汉人有了扩张势力的机会，那岂不是意味着自己的地盘要收缩！这是万万不可以滴！再说了，满人能压得住超过己身百倍的汉人统治这花花世界。还不是因为武力都控制在满人手中，眼下汉人有了大规模掌握兵力的机会，这满人的江山可就危险了！于是以纷纷出言反对！

　　尤其是军机大臣来保，他不顾自己已经八十岁的高龄，一改往日朝堂上一言不发的习惯，脸红脖子粗的驳斥着李侍尧的奏折。更是对李侍尧的父亲户部尚书李元亮破口大骂，说他这是想挖我满人江山的根基，李元亮争辩自己和李侍尧都是汉军镶黄旗的人，是旗人！怎么会挖自己的江山，却被来保一口唾沫吐在脸上，说不过是些抬旗的奴才，难道

还想和主子们平起平坐！汉军旗的人本来是比满蒙八旗的人低上一等，但在朝堂上被人这么红果果的骂出来，李元亮刷的一声热血就上了头。嗷的一声晕了过去。

李元亮最近身体本来就不好，再被来保这么一骂，羞怒交加之下，就算乾隆立刻叫来太医急救也没熬过多久，当天夜里就一命呜呼归天去鸟。

事后来保不仅不道歉，反而鼓着胸脯说自己是为满人的江山打算，那李元亮是心中有愧才死的！满人们也立刻站出来支持来保，一时间来保竟成了满人之中的大英雄。连乾隆也不敢轻易动他！只好罚了些俸禄给李元亮治丧。

来保在朝堂上骂死了一名朝廷大员，竟然只受了这么一点处罚。反倒是李元亮不仅自己被气死了，还连累的自己的儿子李侍尧因为丁忧而要请求辞去两广总督的职位。两相比较，骂人的出点钱就行了，李家老子丢命儿子丢官！一时间，朝堂上的满汉关系越发的紧张起来。

汉官们不敢正面和满人官员对抗，可是他们办正事没多少本事。玩小手段倒是办法不少，死死地抓住了眼下的关键，只要把团练这个事儿弄成了，就是大胜利，于是开始不断地为团练一事造势。就

连朝中汉人大臣之首刘统勋也对此事极为上心，一连求见了乾隆好几次讨论此事，当然他看重的是这件事能为朝廷省下不少银子，消灭红花会逆贼的原因。

其实乾隆对这件事也是十分动心，对于大清的底细没有比他更清楚的了，傅恒出征时的军费已经把大清的国库掏空了，连带着自己积攒的议罪银银子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再加上大军落败之后的抚恤银子、新招军队的兵甲粮饷等等，无论是朝廷的国库还是自己托内库都空的能饿死老鼠了，李侍尧这办法恰好能解决这些问题，若不是反对力量过于强大，他都想直接准奏了。

陈家洛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安排京中的红花会分舵放出消息，乾隆身世的问题再次成为京中四下讨论的热点，只是这一次换成了乾隆想借着办团练的机会建立自己掌握的汉人武装，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发动兵变，将满人都杀的干干净净！

消息一传开，来保、阿里衮和富德等满人军机大臣的府上就更热闹了，除了阿里衮熟悉兵事，知道现在依靠八旗和绿营的力量已经没办法剿灭红花会，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对团练一事外，来保和富德都极力表示了反对，阿里衮虽然没有反对，可是也

不敢表示支持。

至于富德，他当初还和阿里衮一起在西北和木卓伦大战，按道理说他也不是不懂得兵事的人，为什么又极力反对此事呢？事实上他已经被庄亲王留下的亲信说服相信了乾隆身世的问题，对于这种能壮大乾隆实力的事情当然要极力反对。

来保没想到自己都八十了还能有这么风光的时候，他现在对自己的官职爵位已经没了追求，现在想的就是给自己的后人留下足够的人脉，现在有了这么多人追捧，立刻像是打了鸡血一般化身为东林党，不管汉人官员拿出什么理由，他都是一个态度，你们这些人没安好心，都是大大的奸臣，坚决反对你们的阴谋诡计，团练坚决不能办！

就这样，乾隆二十六年在争吵中过去，乾隆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62年悄然到来。

第三百四十章扩张

“小正正，来给爹爹笑一个！”，陈家洛将自己的孩子抱在怀里，左手那这个拨浪鼓，一边摇一边逗着小小的陈孝正，小小的婴儿睡的正香却被他吵醒，睁开眼睛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立刻弄得陈家洛不知所措，这简直比同时和张召重、白振、天镜生死拼杀还难受。

“哎呀，看你！一点都不会逗孩子！”，霍青桐一边抱怨着一边接过孩子，旁边的李沅芷、喀丝丽、林家姐妹和程淮秀也立刻围了过去，把陈家洛丢到了一边。

自从这孩子出生后，我在家里的地位直线下降啊！陈家洛看着自己的孩子无比吃醋；哎，既然已经吃过饭了，那就上班去好了，陈家洛郁闷的除了府门往福建省政府行去。

“总舵主，咱们今年打哪里啊？俺提前报名，无论打哪里俺一定给总舵主办得妥妥的！”

“总舵主，俺们陆军好久没打仗，这手脚都快生锈了！现在都开春了，也该让兄弟们活动活动手脚了！整天军营里呆着都快把人呆废了！”

“总舵主，我看过一阵儿咱们就打浙江吧，浙

江绿营中我红花会的兄弟不少，只要大军压境，里应外合之下，浙江必定可以不战而下！”

一路上不停地有人打听着今年的战略计划，弄得陈家洛不胜其烦，等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的看过各部门送上来的上年度工作总结后发现，红花会在这一年之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实力，或许现在真的可以进行再次扩张了！

当然扩张的想法陈家洛早在心里琢磨了很多次，也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商量过，但直到他看到红花会这一年来的巨大成果后才算是下定了决心。再过两天就是每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了，就在会议的末尾提出这件事好了！

三天后。红花会的年度工作总结汇报结束，摊到新一年的工作计划时，陈家洛提出了在今年进行扩张，再打下一到两个省的决定，会场顿时炸开了锅，众人齐齐的表示赞同。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扩张的目标暂定为西边的江西和北边的浙江，至于南边的广东，先让天地会多折腾大清一阵儿吧！

战略方向既然已经确定，红花会的战争机器迅速开动，大营中一批批的兵马不停的开出来奔往预定的地点，集体农庄的仓库中，一袋袋的粮食被抬出来，运送粮食的小车在大道上连成了看不到头尾

的长龙。军工厂内的工人开始加班加点……

这么大的动静自然瞒不过人去，临近三省的主官立刻慌张起来，请求援兵的奏折像雪片一样飞往京城，朝堂上也暂时停止了关于团练的大争论，转为商量起红花会的目标和朝廷该如何应对来！可是没商量多久，又有汉人官员提出办团练应对红花会的进攻，满人官员立刻反对，汉人官员再行反驳。满人官员继续反对……于是乎朝堂上又陷入了这种死循环。

“陛下！浙江巡抚庄有恭奏报，红花会在闽北聚集十万精兵。直指浙南，浙江绿营已经全数调集到浙南，但仍不足以抵挡红花贼，浙江危在旦夕啊！”，今日刚上朝就有人奏报。

“陛下！江西巡抚常均奏报，红花会在闽西陈兵十万。日夜操练不止，大有立刻西进攻占江西之势，江西绿营在年前跟随傅恒攻打福建时损失惨重，尚未补齐兵丁，江西绿营上下虽有以死报国之心。但贼人人多势众，恐怕独力难撑，还望朝廷早发援兵！”，那人话音刚落，立刻有人站出来读出另一份奏报。

“陛下！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奏报，近日红花贼的水师屡次在钱塘江口窥视杭州，浙江水师英勇

出击，接连击沉贼人舰船数十艘，但浙江水师同样损失惨重，目前所余兵力仅能守住钱塘江口，无力再次出击！还请朝廷速调山东、江苏的水师南下！”

“陛下！广东巡抚讬恩多奏报，红花贼有侵袭粤北之势，一旦红花贼进入粤地和天地会合为一股则后患无穷，眼下广东兵力捉襟见肘，还望陛下早日准了团练的折子，两广上下士绅无不愿意倾家荡产以报君恩！”

最后一封奏折好像在油锅里浇了一瓢冷水一般，朝堂上顿时变得嘈杂起来，八十岁的来保再次充当了满人的急先锋，他指着那名读出广东巡抚求救信的官员骂道，“闽北十万、闽西十万，这就二十万大军了，红花会兵力不过十数万，现在那还抽得出人手来攻打广东，我看着广东巡抚定然是心存不轨！防备红花会是假，编练团练图谋不轨才是真！”

“来保大人，讬恩多巡抚可是满人！”，那名官员不阴不阳的顶了一句。

“这...”，来保一时语塞，不过马上有人站出来助阵，同为军机大臣的富德抢道，“那也是被你们这些汉人属官、幕僚蒙蔽所致！就和来保大人说的

一般，红花会不过十数万兵马，西边、北边各放了十万，还有留一部分维护境内安稳，他们那还能抽出兵力来窥视广东？”

“富德大人，就算是广东无忧，可江西和浙江都危在旦夕，不知朝廷打算从哪里抽调援兵？”，刘统勋出来问道，“眼下当以挡住红花贼进军浙赣为重，不知大人有何妙计？”

“如今只有调集蒙古骑兵南下，再加上陕甘绿营的人马。”，富德将大清最后两只能战的军队搬了出来，蒙古骑兵南下后北边就空虚了，庄亲王那里就可以有所动作，“再派遣一名能征善战之将率领京城劲旅统辖诸军，定可将红花贼挡在浙赣两省之外。”

有傅恒的先例在前，他也不敢说收复福建的话了，能把红花会挡住就不错了，又商量了一阵儿，将和珅好不容易弄到的一点银子榨干，朝廷总算是凑出了五万大军，可是一说到领军大将，众人齐齐的低下了头。

最后还是阿里衮叹了口气站出来接过了这一职务。

ps：现在均定259.8了，就当260了，晚上八点加更一章，继续求订阅求月票求打赏。

第三百四十一章大哥你要相信我啊（加更）

朝堂上吵翻了天，位于前线的浙江绿营营中更是人心不安，水陆提督李可秀早就和红花会商量好了，有自己的女儿在，等红花会占了浙江之后少不了自己的富贵，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战乱中保住自己的平安了，他将曾南图所率的亲兵营全都安排到了自己的身边，打算等浙江绿营稍落下风时就带着亲兵营收拢手下将领的兵权，带着这些人投降去。

至于杭州城内的李夫人，早就托付给红花会了，府中的仆役全都换成了红花会的人，想必他们也不敢对他们总舵主的丈母娘不恭，有这些人护着，他的家小可谓高枕无忧。

李可秀睡的安稳，下面的那些中小军官可就没这么好的心态了，上次跟随傅恒出征的兄弟回去的还没有一半，红花会的战斗力早已让他们心惊胆战，现在对面的兵力远远超过自己方，这一仗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当兵只是为了混碗饭吃，可没想到要为大清豁出命去啊！眼看着对面的军队就要逼过来了，得赶紧想办法保命啊！

林喜旭千总却不像其他人一般慌张，在别人急的上蹿下跳的时候他却在自己的营帐中优哉游哉的喝着小酒，自从上次送陈家洛等人通过关卡回到福建之后，他就一直琢磨着立功的机会，等战事一发自己乘乱拿下几个鞑子头目献给总舵主，想必自己就可以把香主的位子升上一升！说不定还有机会进军官培训班去学习学习！

“林大哥！”，正yy间另一名千总掀开帘子走了进来。“吆，林大哥您在喝酒啊！这光喝酒不吃肉那成！小弟刚好弄到一只烧鸡，刚好给林大哥下酒！您看还烫着呢！来。林大哥，小弟陪您好好喝一杯！”

“别！”，林喜旭伸出筷子将烧鸡挡开，“我说郑四发子啊！我俩都是千总，往日你见我总是直接喊名字，今日怎么这么恭敬了？不说清楚这烧鸡我可不敢吃！”

“林大哥！看您说的，往日我那不是不知道您的身份么！”。郑四发子腆着笑脸再次将烧鸡递了过去，然后从怀中摸出一叠银票，“林大哥。我郑四发子是粗人，说话想来直来直去，现在有人说您是红花会的人，我姓郑的这是买命来了！谁都知道红花会火枪大炮厉害。这一仗咱们无论如何也打不

赢。这些银子您请收下，只望林大哥将来帮我说几句好话，留我一条小命！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谁说我是红花会的人？郑四发子，你莫要害我。”，林喜旭不动声色的答道，他是红花会的人这消息还是他自己暗中放出去的，选择的目标也都是那些摇摆不定的人，这郑四发子却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

“大哥你要相信我啊！我可是真心实意投诚来的！”，郑四发子一听这话急了。连忙跪倒在地举手赌咒发誓，“我郑四发子在此立誓，只要林大哥保住我的小命，日后定当以林大哥马首是瞻，如违此誓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现在的人对发誓看得极重，对于他们这些提着脑袋当兵的人尤其如此，林喜旭见他发誓就把担心放去大半，他扯下一只鸡腿啃了几口却把银票推了回去，“我用不着这些，不过你想投降光凭嘴说怕是不行，这林冲上梁山还得投名状呢！你也得有点表示吧？”

“这...”，郑四发子眼睛一转有了主意，“大哥，那鞑子统领赖布就在我营房附近，等到战事一起我就带着兄弟砍了他的脑袋！”

“嗯，若是真成了，我就向总舵主给你请功，

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林喜旭这才答应下来，俩人有说有笑的喝了一会儿郑四发子才告辞而去，临走之前死活把银票塞到了林喜旭的怀里，林喜旭笑笑收了下来，对这种人来说你不收钱他反而不安心了。

郑四发子刚走没多久，帘子再次被掀开，又一名千总叶良辰提着一个油纸包进来了，“林大哥，喝酒呐？小弟刚好称了两斤猪头肉，不妨让良辰来陪大哥喝两杯如何？”

林喜旭打了个饱嗝，揉着肚子说道，“良辰呐，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诶，大哥！”，叶良辰打量了下四周看到没人才凑过来小声问道，“听说林大哥您是红花会的人，小弟前来求一条生路！”

“谁说的！军中莫要传播谣言！”，林喜旭一本正经说道。

“大哥你要相信我啊！我可是真心实意投诚来的！”，叶良辰立刻跪下，又是赌咒又是发誓，一炷香后这才留下银票兴高采烈的离去。

“林大哥，喝酒呐？”，短短的半个时辰内，帘子第三次被掀开，一名都司也低三下四的找到了林喜旭，从身后拎出来一个精美的食盒，“小弟特

意寻来的点心，林大哥不妨试试！”

“您可是都司，林某可当不起大哥的称呼！”，林喜旭心中暗爽，我今日简直比提督大人都要忙了。

一番试探后都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哥你要相信我啊！我可是真心实意投诚来的！”

好容易打发走游击大人，他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一名守备点头哈腰的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一个紫砂茶壶，“叶大哥喝完酒刚好喝茶解解酒！”

还没等林喜旭发话呢，守备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哥你要相信我啊！我可是真心实意投诚来的！”

怎么今天全是这个调调啊！同样的场景在清军大营之中各个红花会头目的营房里不约而同的发生着，三天内清军军官超过一半都来找到红花会的人商量投降事宜。

就算有那忠心朝廷的军官找到李可秀举报营中的异常，李可秀嘴上答应了，可是一回头就把这人记在了小本子上了，他和他的部下也被他安排到了对付红花会的最前线，显然是想这些人死在红花会的第一波进攻之中。

ps：加更来了，多谢大家的支持。乃们再给我

加更几章的机会吧！

第三百四十二章杭州城下

还没开打，浙江绿营就有这么多的军官来投降，再加上红花会多年经营在浙江绿营中埋伏下的卧底现在也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这场仗还没开始打结果就已经注定。

下面有林喜旭等人探听清楚那些还是大清的死忠，上面有李可秀配合，通过不断的兵力调动将这些大清朝的忠臣们都塞到了最前线，剩下的人都躲在了后面准备坐视这些人被红花会彻底消灭，有些心思重的还琢磨着是不是等他们溃败下来之后捞些便宜。

三日后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微微吹着些偏北风，红花会的军队一改往日按兵不动的姿态，大批士兵从军营中鱼贯而出列开阵势；阵营中间，几个巨大无匹的红色热气球缓缓升空，上面的士兵们将一个怪莫怪样的仪器对准清军大营一边观察一边大声的报出数字，旁边的士兵立刻将他报出的数字写在纸上，然后装进竹筒里，扣上扣环顺着拉住吊篮的绳索滑到地面上，地面上早已等候多时的士兵立刻接住竹筒取出纸条，飞快的奔向参谋部。

众参谋们将几份纸条上的数据重新整合后迅速

发往各个炮兵阵地，不一会儿，各个炮兵阵地上同时响起轰轰的巨响，一枚枚炮弹尖啸着向清军的营地砸去！

清军阵地上的官兵们见到热气球的时候已经吓得两腿发颤了，要不是当官的在拼命鼓劲加威胁，他们恐怕就会对这些怪物顶礼膜拜了。眼下又有无数的炮弹飞来，更是深恨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竟然被派到了第一线。

“报效朝廷的机会到了！”，一个千总打扮的军官挥舞着手中的腰刀大声喊道，“咱们当兵吃粮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么！眼下只要打退了红花贼，朝廷必定不会……”

还没等他说完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一颗子弹将他的脑袋打的如同西瓜一般爆开。埋伏在红花会阵营中的章进嗤笑一声，“煞笔，战场上还敢站的那么高，还穿的这么花哨一看就是军官，爷不打你打谁？”，说完飞快的在枪托上刻上一道横杠。

然后又眯起右眼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不过这次他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刚将准星对准一名游击，正打算开枪却见游击的胸口冒出一朵血花瘫倒在地。顺着子弹的轨迹看过去，正看到杨成协得意的对他笑着，章进摇摇头啐了一口，立刻转移枪

口。

天上不断地有炮弹落下，再加上指挥的军官不断被点名，清军的阵线没坚持多久就出现了第一个逃兵，有人领头其他的士兵立刻有样学样。无数士兵立刻扔下兵器抱着脑袋向后窜去，清军的阵线迅速崩溃。

“时机已到！”，李可秀一掀披风，带着曾南图的亲卫营向外走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加快清军的崩溃速度了。刚出大门没多远就遇到了急匆匆奔来的林喜旭，他现在是红花会和李可秀的联系人，一见到他李可秀马上命令曾南图将他放进来。

“大人。”，林喜旭顾不得行礼。凑到李可秀耳边轻声说道，“小的这些日子已经联系了不少准备反正的兄弟。剩下的那几个顽固不化的东西也都被咱们盯住了，除了前线那些还有几个在后方，小的这就带大人去收拾他们！”

“嗯，前方带路！”，李可秀一阵心潮澎湃，以他的出身在大清坐到浙江水陆提督的位子上已经是顶天了。可是加入红花会，凭着自己的女儿是红花会总舵主的正室，自己将来的前途可谓无可限量！

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卧底作乱，就连此战的最

高统帅都成了对方的人。清军的仗还怎么打？不到一天的功夫，浙江绿营全数被击溃，红花会俘虏无数。

将所有俘虏押入大营之中留下一部分兵力就地看管，剩下的部队在李可秀的指引下迅速往杭州袭去；这次李可秀几乎将浙江境内的兵力抽调一空，除了杭州城还剩下点人马之外，沿途各个府县只剩下几个拿着水火棍的衙役，不等大军靠近，沿途的府县就纷纷派人来请降；就算是有一二读书读傻了的准备据城死守，也被手下的衙役和城中的豪绅阻止，一个个只好大骂一通这些无君无父的逆贼，然后上吊自杀了事。

清军大败、李可秀投贼的消息传回杭州，浙江巡抚庄有恭大惊，呆呆的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师爷看着急了连忙劝道，“大人，咱们得早作打算啊！”

“还请师爷教我！”，庄有恭就像溺水之人抓住稻草一般连忙问道。

“不知大人是想守城还是想投降，想守城有守城的法子，想投降有投降的法子！”，师爷摸了摸胡须答道，心中早已打定主意，要是他说投降自己还可以和他一路，要是死守的话这就带着多年积蓄

的财产跑路去。

庄有恭纠结半天后叹了一口气道，“我终究是圣人门徒，这投身从贼的事情是万万做不出来的，到时候大不了以死殉城罢了！”

以往贪污受贿的时候也没看出你是个忠臣，师爷心中吐槽完说道，“既然如此大人就要立刻开始安排城防事务，同时派人捉拿李可秀的家眷，有这些人在手，李可秀将来攻城之时或许会有忌惮。”

三言两语给庄有恭出完主意，师爷退下之后马上叫来亲信小厮，让他飞速去李可秀府中报信，让他们赶紧跑路。

没过多久小厮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李可秀的府中早已人去屋空，就连做饭的厨子、修剪枝叶的花匠都跑的一干二净。

庄有恭将城中无数不多的兵力齐齐赶到城墙上头，心中向满天神佛祈祷，希望这些士兵能多买些力气坚持到阿里衮的大军来援之时。

可是阿里衮的大军还没见到影儿呢，红花会的人马却已经到了杭州城外，立刻在杭州城周围布置阵线，似乎是马上就要准备大举攻城了！

ps：感谢kstg2024532、黑暗☆法师、上高广苍穹和法国队的的月票，感谢glwzero10的588打

赏。

第三百四十三章围点打援

经过一整日激战后，红花会的军队如潮水般退去，杭州城总算是得以保全，在城墙上亲自督战的庄有恭丝毫不顾仪态的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刚才他都以为城快破了，发抖的手抓住准备自刎的宝剑却半天拔不出来，眼下红花会暂时退去让他有种逃脱升天的感觉，休息了一会儿在亲随的搀扶下挣扎着站起来，赏了几个在他看来作战英勇的官兵，留下几句勉励的话这才回到城墙边的临时驻点休息。

“求援的人马出去没有？”，喝了点水，庄有恭总算是恢复了些力气，回想起今日的局势简直是险之又险啊，这一天算是撑过去了，可是明天，后天呢！就算他不懂军务也看出来单凭杭州城内的守军完全无法抵御红花会的进攻，想要保住杭州还的指望阿里衮的援军。

“回禀大人，现在天还没黑透，再过两个时辰他们才会出发！”，师爷安慰道，“都是选的武艺出众之辈，乘着天黑定能摸出去！”，师爷现在心中颇为疑惑，红花会今天表现出的战斗力完全不像是能轻易击败傅恒大军的样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呢？

“这仗打的憋屈！”，一回到营中林虎就气恼的将帽子摔到桌子上，“不知道上头是怎么想的，这杭州城明明用不了多大力气就能拿下，为何非要留着它！”

“这才多久不见，你的脾气可是见长了啊？连上司的命令都不听了？”，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营房外传来。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林虎立刻条件反射似得站的笔直，连忙捡起帽子带好，这才回头关切的问，“参谋长。您怎么来了？”

霍青桐迈着轻快地步子走了进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本来浙江的军事行动用不着她亲自参与，可是听说清军援兵领头的是老熟人阿里衮，她立刻向陈家洛请命。尽管舍不得但看她态度坚决，陈家洛也就同意了。

霍青桐走到打量着挂在后方的军事地图，“怎么，我不能来么？”

“哪能啊！我等十分欢迎参谋长检查我们的工作，请参谋长指示！”，林虎举手敬礼。

霍青桐指着地图问道，“林虎，你说我们眼下攻打浙江最大的敌人是谁？”

“是杭州……是阿里衮的援军，现在就算我们打下杭州城也还要对付他们！”。说到这里他已经明白了霍青桐的意思，“总参谋长，您的意思是咱们围点打援？”

“对！”，霍青桐点点头将一份方案递给林虎，“如果阿里衮到来时杭州城已经破了，那么这失土之责就和他无关，他的用兵方向就会更加多变，给我们造成的麻烦会大上不少；可如果他进入浙江境内时杭州城还没破。那他就只有直奔杭州为庄有恭解围一条路了，那他的选择就有限许多。我们如果猜出他的行军路线在中间设伏，则这五万人可一举而下！”

“如果杭州城内知道外无援军，那么抵抗的意志将迅速下降，等到城内毫无士气的时候再进攻也能减轻咱们的损失！”，林虎举一反三。

“嗯，不错！”。看到林虎很快接受自己的建议，霍青桐十分高兴，指着地图上细细的说起参谋部对阿里衮行军路线的猜测来。

夜深时分，从杭州城上垂下几个吊篮，几道黑影从吊篮中钻出。四处打量一番往北方跑去，等他们穿过红花会大营时领头的回过头来嗤笑一声，“还以为红花会都是三头六臂呢，没想到都是

一群废物！”，说完身形几个起伏消失在黑夜之中。

“呸！要不是上头下了命令，你们几个早死的渣都不剩了！”，他方才站立的地方草丛一阵抖动，钻出几个人来，口中小声的骂着。

“别生气，再过几天有他们哭的时候！”，身旁另一个人安慰道，“放走他们几个，圈进来的可是五万大军，这生意做的！”

这一行人日夜兼程终于在江苏境内碰到了阿里衮的大军，见到庄有恭血书写就的求援信，阿里衮暗叹一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以他多年的从军经验来看，杭州之所以还没被打破就是因为红花会要等着自己的援军。可是上有朝堂上群臣的压力，下有庄有恭的血书，坐视友军失土之责他是扛不住的。

阿里衮现在才体会到当年安史之乱时哥舒翰被逼着出潼关应战时的感受，现在依靠这五万人将红花会挡在江苏之外还有些可能，可是救援杭州，这绝对是九死一生。希望这次真的是红花会久战之下余力不足吧！

五日之后，阿里衮所率五万大军在杭州城外二十里处落入红花会的包围圈，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阿里衮所率五万大军被歼灭三万多，仅有一万

余人狼狈逃回北方，阿里衮则在指挥亲兵挡住红花会的追击队伍后自杀身亡。

看着阿里衮的尸首，霍青桐轻叹一声，“从西北打到东南，没想到却死在了此处，这人能舍己断后也算是个英雄，把他的尸首毫升装殓一番送还给他的下属吧！”

第二天，红花会将缴获的清军大旗和俘虏的清军人马拉到杭州城外溜了一圈，城墙上防守的官兵见援军已经没了指望，士气瞬间降到谷底。

这时候，潜伏在城中的红花会成员乘机发动蓄谋已久的进攻，经过一番厮杀杭州城的城门被他们打开，城外的红花会大队人马乘机冲了进去。

城墙之上，庄有恭见大势已去，拔出腰间的宝剑横在脖子上，围过来的红花会士兵本想俘虏他，见状又退了回去，等着他自杀。

庄有恭横剑数次，始终下不了决心，最后围观的一名连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啐了一口骂道，“没种的东西！”，上前一枪托将庄有恭砸倒在地，浙江省的最高长官就这样不光彩的成了红花会的俘虏，杭州城也落入到红花会的手中。

第三百四十四章知道我们爷是谁不？

浙江的兵力一大半消耗在福建和浙江边界线上，一小半消耗在杭州城内，剩下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红花会在占领杭州后迅速分兵，想尽快将整个浙江全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杭州城内满城居民，现在我大清早就抠不出银子了，想必也没有人赎回这些人，红花会将整个满城梳了一遍，把所有住在满城里的居民仔细甄别一番，但有罪大恶极的押上大堂审判过后公开处刑，罪恶较小的那部分则押送到各处工地当苦力；那些没审出什么问题的服完五年劳役即可重新获得自由，其他根据所犯罪行的不同增加不同时限的劳役，总之把这些年作威作福的罪恶还回来再说。当然他们要是可以找到人付赎金，红花会不介意先放他们回去，反正再过几年又能抓回来。

其他府县或许还有些微弱的抵抗，可是到了海宁这里，没等红花会进城呢，一大堆士绅就披红挂彩，带着队伍锣鼓喧天的迎了出来。

就在红花会领头的军官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一名管家模样的男子趾高气昂的走了过来，指着他们

问道，“你们可是红花会的人马？”

“正是，不知阁下是谁！带了这么多人拦路是想和我们开战呢还是另有所图？”，海宁县城不大，红花会这次就派了一个营的人马过来，营长李有地上前问道，经过这几年的学习进步，他说话的气度也练出来了。

“你们听好了！”，一听是红花会的人，那管家不仅没有害怕反倒更加神气起来，他伸出大拇指指向后方。“知道我们爷是谁不？”

“他是谁与我何干？你们若不是来拦路的就赶紧给我让开，在下军令在身，恕不能奉陪了！”，这家伙的姿态总让李有地想起小时候欺负自己的地主管家来，自然没了好语气。

“嘿！”，管家眼睛一瞪就要训人。后面突然传来一声不高不低的咳嗽声，管家立刻缩了缩脖子，回头谄媚的笑笑，又双手叉腰喝道，“叫你们个乖！知道这儿是那么？这是海宁城！海宁城那可是陈家的地盘！你们陈总舵主就是我们海宁陈家的少爷！我们老爷就是你们总舵主的亲哥哥！还不赶紧来拜见！”

总舵主的亲哥哥！这下子把李有地震得不轻，临来之时上头没说过啊！这也不怪他，陈家洛是穿

越来的，对陈家没什么归属感，攻打浙江时也没想起来。指挥他们的林虎也不知道陈家洛家里还有亲戚在这里。所以李有地现在有些纠结了！

“说你呢！看你像是个领头的，怎么这么不知道规矩，老爷在这里还不马上上前磕头！”，管家一边喝骂一边琢磨着该如何报复前一段时间对自己家不恭敬的那些人，陈家洛是逆贼首领的事情传到海宁后，海宁的官员士绅都对陈家疏离了不少，再加上陈家洛的哥哥被革职还家，本来在乾隆巡视后热热闹闹的陈府越发的冷清了。虽然因为乾隆出身的谣言没人敢明理为难陈家，可终究不比往年。

以前管家暗地里没少骂陈家洛连累陈家。可是现在红花会大军横扫东南，红花会一时竟有夺取天下之势，管家立刻又抖了起来，陈家洛将来要是当了皇帝，自己家老爷怎么还不封个亲王？王府管家可是非常拉风的啊！

嗯，前街酒楼的李老板上个月不让我赊账。等我回去了带上百十号大兵砸了他的酒楼；玉香楼的小桃红不错，带人抢了回家给老爷我暖床......yy了半天还没等到红花会的兵丁上前磕头，管家又生气了，“你们这是不把我们老爷放在眼里是吧？不过是个丘八，有什么好神气的！小心我们老爷禀报总

舵主要了你们的脑袋！”

按道理说陈家也是书香门第。管家不会如此不堪，可惜的是陈家洛的这位哥哥本身不学好，在陈世倌夫妇死后又没了人管教，越发的不看起来，眼前的管家之前是她吃喝玩乐的狐朋狗友，破皮无赖出身的人又能有多少素质？

本来李有地还在琢磨着该如何拜见陈家洛的哥哥，磕头肯定是不行，敬军礼好像也不合适，正纠结见听到丘八两个字李有地的楞劲儿就上来了，福建省内的百姓对军人十分尊重，他那受过这个骂！立刻大手一挥，“军中只闻军令，却不曾知道什么总舵主的哥哥！在下接了军令要在今日拿下海宁，你等再不退开就休怪我无礼了！”

说完大喝，“全体都有！继续前进！”

于是这一营人马迈着整齐的步子往海宁城开去，久经战火的精锐之师身上那种杀气一下镇住了前方的所有人，管家更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从人群中间穿过直奔海宁城门，上面早就没了防守的士卒，城门大开，一见红花会的军队出现，立刻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的迎接起来。

李有地正要放出侦察兵侦查一番，却见有人持了红花会的信物跑过来，自称是红花会浙江分舵驻

扎海宁的会员，验明身份后此人指出海宁的官员早就齐齐的向陈总舵主的家人投降了。

还真是总舵主的哥哥啊！李有地心里有些发虚了，不过一想起管家那丑恶的嘴脸就把这点心虚抛到一边，身为军人就当服从命令，长官没说要听陈总舵主的哥哥的，我又怕的谁来！

不过既然知道了海宁是陈总舵主的老家，李有地也不好过分，派人控制住海宁各处要害后就在当地红花会会员的带领下到陈府拜访，并将这个情报送上去。

不久之后，上头来了回信，对他的表现大大嘉奖一番，让他不用理会陈府，过几日就有会中的大人物来处理此事。

过了十来天，一对百十来人的队伍从杭州方向缓缓向海宁城行来！李有地在城墙上远远地看着队伍打的旗帜，心想遮盖就是那个大人物了吧？连忙派人迎了上去！

ps：感谢glwzero10、眼镜儿哥哥和zdh216的月票。

第三百四十五章衣锦还乡

这马上要到家了，我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呢？我胡汉三，哦不，陈家洛又回来了？额，这个好像是反派啊！陈家洛坐在马上心不在焉的想着，他附身陈家洛的时候他已经在西北呆了好几年了，事后只是跟踪乾隆来过一次，所以他对于海宁和陈家并无多少归属感。

来到海宁城外十多里，城中的陈家人和过来趴舔的士绅们早就在途中候着了，陈家洛从马上下来，所有人都呼啦跪倒了地上，就连他的哥哥陈克隆也不例外。

“各位父老不必多礼，快快请起！”，陈家洛连忙上前将他们扶了起来，尽管从陈家洛记忆里翻出来的那些东西让他对这些人并无好感，但表面工作还是要做一做的。

一番做作之后陈克隆兴冲冲的站起来，鼓足勇气凑到跟前巴结道，“三弟多年不还家，可是想死哥哥我了！现在院子里的正房我已经收拾出来了，今天您就住那里吧！”

“呵呵，哥哥你却是比以前胖了许多啊！”，看陈克隆走路虚浮、眼眶发黑的样子就知道他这是

酒色过度了，“也不用住正房，我还是住以前读书的小院吧！”

“那怎么成！如今您的身份哪能住那种地方呢！”，陈克隆立刻急了。

“就这么定了吧！”，陈家洛看到他的样子就有些厌烦，也懒得纠缠了，说完就转身离开和其他人一一打过招呼，然后上马往海宁城行去。

回到陈家的园子里，陈家洛先行拜祭了自己的父母，稍微应酬了那些士绅一番就借口乏了回房休息，他还是住进了之前读书的小院，已经去就看道一名五十来岁的老婆婆和一个亭亭玉立的丫鬟站在小院门口等候。一见陈家洛老妇人就开始抹眼泪，“三...三官回来啦！”

“瑞姑，多年不见，你头上的白头发可是多了不少啊！”，这老婆婆是是他母亲的赠嫁丫环瑞芳。陈家洛从小由她抚育带领，直到十五岁。是下人中最亲近之人。

“哎，自从你离开家已经十多年了，瑞姑早就老喽，再过几年就该下去伺候小姐了！”，即使陈家洛的母亲已经去世，她还是按照出嫁时的习惯称她为小姐。

“瑞姑哪里的话，我看你身子康健，定能长命

百岁！”，陈家洛看她要哭的样子连忙安慰。

“好好好！”。瑞芳抹了抹眼泪，“老婆子就活那么长，到时候还能给三官抱孙子呢！对了，三官成婚没有？可曾有了孩子？”

“我已经娶了几个妻子啦！去年才生了个男孩，下一个再过几月就该出生了！”，和她说起话倒是比和那些士绅说话轻松些。

说完陈家洛看着旁边的丫鬟说道，“这不是晴画么？都长成大姑娘啦！”

晴画脸一红，叫了一声“三官”。眼眶儿便红了。

再看了看小时候和晴画一起伺候自己的小丫鬟雨诗却不见了踪影，现在身旁也没了其他人。于是陈家洛皱眉问道，“晴画，雨诗哪里去了？被放出去嫁人了么？”

晴画眼神走顾右盼，似乎有什么隐情，瑞芳接过话来，“雨诗和府里的家人进忠很好。两人尽力攒钱，想把雨诗的身价银子积起来，求太太答应她赎身，就和进忠做夫妻。哪知二老爷看中了她，一天喝醉了酒。把她叫进房去。第二天雨诗哭哭啼啼的对我说，她对不起进忠。我劝她，咱们命苦，给人蹧蹋了有甚么法子，哪知她想不开，夜里偷偷的

跳了海。进忠抱着她尸身哭了一场，在府门前的石狮子上一头撞死啦。”

晴画似乎想起了什么也哭了起来，陈家洛连忙安慰道，“记得小时候你常和心砚一起玩耍来着，人家现在可是当上巡抚一般的大官了！到时候你跟我回福建，他要是敢不认你我就罢了他的官！”

擦，陈家怎么说都是江南有名的书香门第，三百年来，进士二百数十人，位居宰辅者三人。官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者十一人，他爹陈世倌又是著名的清官。怎么生个孩子就是这种货色？

不过想想连衍圣公府中的阴暗之事都不少，陈家洛就有些明白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人物，弄死个把仆役侍女的完全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哎，陈家洛叹了一口气，他这次回家本来就不太情愿，不回来吧会有人说自己不顾亲情，回来吧遇到这些糟心事儿是处理还是不处理，遇到一群人问自己要官怎么办？

在接下来几天，陈氏宗族的一些宿老不断地以各种借口将他们的晚辈带到陈家洛面前，又是写诗又是拽文，搞得好不热闹，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红花会现在是用人之际，陈家洛也愿意给他们

一些机会，可惜试探着问了一些问题，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没有让他满意。

倒是酒席上一名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听到陈家洛提出的一道关于算学的问题后若有所思的抬起头来，陈家洛连忙叫他回答，这位陈家洛族叔陈世佶的后人思索片刻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细细问来才知道陈家并不是只研究儒学，陈世佶祖孙三代都对算学有极深的研究，虽然比不上戴震的水平，但也算是远超群伦了。

而有位叫陈确的前辈更是在明末就提出反对程朱理学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善恶并非由天性决定，而在于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这种观念也被他的后人继承并发扬。陈家洛叫过来问了些问题，现在陈确这一只的后人的确在批判儒学和教育方面有不俗之处。

嗯，刚好可以帮着吴思华干理论工作，陈世佶的后人可以去大学培养一阵儿再去科研或者教育部门帮忙。这一趟也不算是一无所获么！

在海宁享受了几天众星捧月的日子，陈家洛带着自己看好的几名年轻人和自己的便宜哥哥以及瑞芳、晴画等人。

哎，自己这个哥哥留在这儿只能败坏自己的名

声，还不如拉到身边看管起来。

ps：现在260了，到270了加更两章，求订阅

第三百四十六章滚动发展

浙江和江西经过半年的消化，终于尽数归于红花会的掌握之中，浙江文风鼎盛，封建顽固势力极其强大，红花会所颁布的各种政策法规往往被阳奉阴违，甚至有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家族明目张胆的反对；红花会先是耐心的进行了解释，工作人员四处出击获得了下层百姓的支持，然后用政府的铁拳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地主们的狗头敲得粉碎。

这些人祖上既然能屈服于满清的暴力，那么对红花会的暴力也没有反抗的勇气...以及能力，只是如此以来红花会在士林中的名声算是毁了。不过陈家洛并不在乎，他领导的红花会要进行的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一次千年未有的革命；这些所谓的士林精英们早就该跟着封建地主一起进入历史的垃圾堆了。

不过也并非没有儒林中人来投靠红花会，因为孔传流的关系，位于浙江衢州的孔氏南宗的掌门人孔传锦携带族人举家投靠，这下为红花会在士林中挽回了不少形象。

这位孔传锦可是孔子的直系后人；在宋靖康二年，金兵灭宋。康王赵构南渡，建立南宋政权，改

号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在扬州诏第四十八代衍圣公孔端友前往参加祀典。

孔端友及部分孔裔随驾南渡，背负子贡手摹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视为圣物。其后奉旨在浙江衢州兴建家庙，不再回归曲阜，子孙世袭爵号，由南宋王朝封为衍圣公，是为南宗。

金兵入主中原，建立伪齐刘豫政权。于公元1131年封孔端友之侄孔璠为衍圣公。及至刘豫败灭，金熙宗于公元1139年时仍封孔璠为衍圣公，是为北宗。

元朝灭宋统一中国，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封北宗第五十二代孙孔浈为衍圣公。

由于孔浈为孔元措之孙，但曾随母改嫁易姓为李，再由孔元措领回抚养。被孔族上书揭发，次年被罢，未再任命新衍圣公，以致爵位虚悬。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访查孔族，拟确立衍圣公，诏当时任南宗第六代衍圣公的孔洙去京议封。孔洙称因本支祖茔已有五代在衢，难以弃离。

所以从此以后衍圣公的职位成了北宗的专属，而南宗却越混越潦倒，从以上的历史叙述。可以了解南宗实为孔子后裔的正宗，但是北宗得到了由元

至清王朝的承认，成为名义上的正式正宗。所以孔传锦此来的目的不难猜出，当然这是红花会有利的事情，陈家洛不仅没有拒绝，还给了孔传锦极大的礼遇。

至于江西的情况和浙江又有不同，江西比浙江贫瘠许多，民风又较为顽劣。土匪众多；土匪所在多为险峻之地，不利于大军展开。所以红花会几乎将七成的特种兵都调到了江西，经过半年的剿匪作战，整个江西的匪患才为之一清。

除此之外江西还有一个让陈家洛非常痛恨的习俗，那就是溺女，也就是说这里的人再生下女婴之后通常会选择将其溺死；至于原因么是因为江西这里的陪嫁非常之重，贫困之家要嫁个女儿起码得陪嫁十多两银子。稍微富裕些的就得上百两。

这个不是进酒店点半斤牛肉就要扔出块银锭的经济崩坏世界，这些钱对百姓们来说是非常难承受的，比较起来大概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要在帝都买房对家人的压力差不多；所以红花会在研究清楚这种习俗的原因后一面严令禁止溺婴，公开处罚了一批顶风抗命的人之后，又在江西境内举办了大规模的相亲活动。

红花会无论是政务部门还是军事部门都是以年

轻人居多。现在他们也到了成婚的年龄，这些给官家办事，又前途广阔的年轻人很快就吸引了江西人的关注。而且红花会给出的政策是不仅不要陪嫁，还会送上少量的彩礼。

同时一些纺织厂、编织厂等工厂逐渐在江西建设完成，这些工厂的运营需要大批女工，这些人看到女儿也能为家里挣钱，心思慢慢发生变化。

一边严厉处罚溺婴的犯罪者，一边通过相亲让他们逐渐改变养女孩是赔钱货的看法，再加上遍及全省的工厂招工，江西省内的风气逐渐好转。

当初红花会凭借一个县的实力就能拿下福宁一个府，凭借福宁一个府的实力就能拿下福建一个省，凭借福建一个省拿下两个省还有余力，那么以眼下三个省的地盘又会发展出多大的实力呢？

地盘扩张了两倍多，治下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都呈倍数增长，再加上这三个省份庞大的市场，红花会的工业化进程再次走上快车道。

现在红花会已经开始尝试修建从福州到杭州的铁路了，其中第一段从福州到福鼎的路线已经开始铺设枕木了，前几次战争俘虏来的西班牙人和满人算是有了用武之地，这些人在皮鞭和步枪的威慑下凿山架桥，平整道路，再想起往日的悠哉生活，真

是欲哭无泪。

浙江落入红花会手中的最大好处是拥有了全国最大的纺织业基地，再加上浙江和福建的茶叶，江西的瓷器，红花会现在拥有了大量的外贸产品，每日往来中国的印度的船只络绎不绝，一艘艘商船运走茶叶，运回来各种印度出产的工业原材料，在红花会和英国的联合保护下，没有那个不开眼的海盗敢冒犯这些商船。

对红花会有利的地方就是对清廷不利的地方，在丢掉这三个省之后，清廷不仅失去了一笔巨大的赋税收入，其他地方的丝绸、布匹、瓷器和茶叶的价格飞速上涨，在玻璃的驱使下催生出了不少走私团伙，甚至有不少满人也投身于此，红花会也借着这个机会获取了许多情报，同时将自己的地下工作人员扩散到全国各地。

阿里衮的死在清廷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几乎是朝廷能拿出来的最后一支机动兵力了，团练的议案再次被提了出来。

第三百四十七章暴风雨前的宁静

红花会新占领了两省之地消化需要时间，清军损失了最后的机动兵力后无力进攻，双方之间进入到短暂的和平之中。不过清廷内部各省不断爆发出各种大小起义，各省官员苦不堪言，有些大家族为了自身的安全暗地里办起团练来，当地的官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万一本地有事指望那些衙役和绿营士卒可不行，也算是给自己留条路子。

阿里衮的死对乾隆和满人贵戚同样都是打击，对于乾隆来说他在军机处失去了一名可靠地亲信，对于满人贵戚来说那些死去的官兵有不少都是他们的亲戚。

唯一高兴的可能就是在东北的庄亲王了吧！现在蒙古那边的兵力都被阿里衮葬送在了浙江，等于他西进蒙古草原的阻碍已经被挪开大半，再加上他在东北联系上了罗刹人，从罗刹人手中获得了不少火器，在他看来重新武装起来的八旗子弟又将恢复满万不可敌的英姿。

不过训练士兵使用火器还需要时间，因此清廷的北线进来反而安静了下来；可是无论是乾隆、陈家洛还是庄亲王都知道，这些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

静罢了，一旦其中的某一方积累了足够的力量，战火就会立刻重新燃起。

这三方势力里最着急的恐怕就是乾隆一方了，接连在和红花会的战争中损失了二三十万人马之后，朝廷几乎没了可用的兵力，京城中的这些人马还要防备那些满人王爷不能轻动；似乎现在到了必须推动团练的时候了，乾隆心中暗暗想道。

可是这件事情如果公开朝议的话有来保等人的反对无论如何都是通不过的，想到这里乾隆轻声叹气，可惜现在白振死了啊！连带着大内侍卫中忠心耿耿的高手都死的差不多了，眼下有些不宜公开的事情也不好找人去办了。

现在负责管理大内侍卫的是福康安。他忠心是够了，可是干这种脏活还是比不上白振，若是白振还在让他暗地里去解决了来保，自己再来个突然袭击，团练的事情就可以火速通过，可是现在该找谁呢？哎。只有去找太后了！

白振早些时候告诉过他，太后身边的几个老太监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就连他也没信心打败这几名太监，以前他都装作不知道，现在是没办法了，无论如何她也是太后，她的富贵全都源于自己是皇帝，无论如何她也不会坐视自己倒台不管。

来到太后宫中，请过安之后。看着乾隆欲言又止的样子，太后屏退左右，乾隆这才一五一十的将眼下自己的困境说了出来，然后默默不语的看着太后。

太后可是非常的清楚眼前这人不是满人的血脉，可是自己能在这宫中享受无数嫔妃、朝廷命妇顶礼膜拜不都是因为这个人么？如果没有这个人自己恐怕只能像其他太妃一般在冷宫中凄惨度日，眼睛死死地看着乾隆，“皇帝啊，这事情哀家应了！可是你要记得你是大清的皇帝。万万不可做出对不起爱新觉罗家列祖列宗的事情来！”

乾隆再次深恨白振怎么不在了，要是白振还在。现在太后手边又没了遗诏的威胁，自己早就暗地里把她做了！反正她也不是自己的亲母亲，弄死了也就弄死了，也免得自己头上老是压着一座大山。

心中咬牙切齿，脸上却是露出感激流涕的笑容，口灿莲花的说出一番番对爱新觉罗家、对大清鞠躬尽瘁的话来。太后这才满意的挥手让他退去。

没过几日，来保等满人重臣被太后招进宫中赐宴，对他们嘉勉有加，不知是年纪大了还是御酒太好的原因，来保出殿的时候略微有些踉跄。好在代

表太后送他们出去的迟公公搀扶了他一把才没摔倒。

来保还感激的向迟公公致谢，谁知回家没过几天就开始一阵阵心疼，没熬过几个时辰竟然一命呜呼；若是有武林高手看到全程的话就会明白来保的死是因为迟公公借着搀扶的机会用内力震坏了他的血脉。

来保昨晚上刚死，乾隆第二天就在朝堂上重新提出团练的事情，早就得到消息的汉臣一拥而上，满人那边没了来保领头一时被打了个不知所措，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办团练的条陈已经通过了。

接着，朝廷上下的官员们纷纷行动起来，盘算着自己的家族能在这次的机会中得到什么好处，一时间办团练成了全国各个大户人家最热衷的事情。

陈家洛收到消息后只是轻轻一笑了事，既然无论是淮军还是湘军，乃至袁世凯的新军都没办法对付洋人，那么自己又何必担忧这些注定远远比不上淮军的零散武装呢。

而且这些地主是迟早要对付的，现在他们办团练刚好给了红花会一个借口，再说了办团练无论是人还是钱都不是凭空得来的，他们那些地主除了拉壮丁、压榨百姓还有什么办法？这一手段无疑将激

化当地地主和百姓的关系，到时候红花会对付起他们来也容易争取百姓们的支持。

在这种平静之中，陈家洛的第二个儿子顺利降生，被陈家洛取名为陈孝泰，因为陈家洛娶霍青桐的时候对外的理由是为于万亭继承香火，所以李沅芷所生下的这个孩子成了陈家洛的嫡长子，这个孩子在中国的传统意义上是陈家洛的第一继承人。

这一消息让李可秀乐开了花，要是陈家洛就此登基的话，自己的外孙就是不折不扣的皇太子了！当初还怪自己的女儿到处乱跑错过了不少好亲事，现在看来还是女儿聪明啊！

孩子诞生之后，到陈家洛和李可秀府上道贺的人络绎不绝，就连脱离红花会多时的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也送来了贺礼，听说他们在四川发展的并不顺利，看来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之前把造反一事想的过于简单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劝说陈家洛登基的风声再次传开。

第三百四十八章忙里偷闲

一时间来献劝进表的、出言试探的、见面就跪喊万岁的络绎不绝，甚至有那么些厚颜无耻的读书人连国号都帮陈家洛想好了，说神马陈家洛出自海宁陈氏，海宁在古时候属于越地，所以按照朝代命名的惯例，新朝的名字改为越字。

可是海宁叫越地的时候我们家祖上还没有来浙江好么？这段时间陈家洛闲来无聊算是研究了下海宁陈氏的出身，原来陈家祖上本来姓高，乃北宋名将高琼的后人，这高琼乃赵光义藩邸出身，后来坐到了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的位置上。他的后人入赘陈家之后才改姓陈，所以海宁陈家的堂号以高琼出身的渤海为名，以区别于其他陈姓的颖川堂。

所以说陈家洛可以自称为高太尉的后人，咦，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陈家洛想到这里条件反射似的打量了下身边的林震南、林天红等林姓人士。怪不得当初一见天镜禅师就讨厌，原来这高姓和和尚犯冲啊！

陈家洛不是不想当皇帝，一来现在没有思想基础，贸然说神马民主啊、三权分立啊、议会制啊会被人当神经病；二来红花会光是打下天下还不够，

还需要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而从历史上各国的表现来看，想要改革就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来推动此事，从法国到俄罗斯莫不如是，陈家洛想的也是采用这种方法。

可是就算想当皇帝，单凭现在三个省的地盘也太磕碜了点吧？怎么说也要半个南中国落到红花会手中再说！而且就算现在立国的话拿哪里当都城？从目前看来似乎合适的只有杭州了。可是拿杭州当都城的大宋下场可不好，陈家洛也无意定都于此。

哎，这一**的投机客弄得陈家洛不胜其烦。现在政府的工作已经上了正轨，不需要陈家洛每天盯着，干脆借这个机会溜出去逛逛好了！自从穿越到这个时代，整日都忙着琢磨如何反清，也没好好欣赏下这个时代的风土人情，现在也是补上这个遗憾的时候了。

可是出行的话去哪里呢？还有带上谁比较合适呢？回到府中问了一圈儿，霍青桐和李沅芷舍不得离开孩子。林静又怀孕了，喀丝丽和林漪要照顾姐姐，于是只剩下程淮秀一个人可以陪他出去游玩。

然后游玩的目标似乎也没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程淮秀恰好要回扬州处理盐帮的事务，于是陈家洛戴上了假辫子，乔装打扮一番跟着程淮秀往北

方行去。

盐帮的事务并非着急，所以俩人一路优哉游哉的游览了太湖的美景。品尝了苏州的美食。在惠山让手艺高超的匠人按照他们俩的模样捏了一对可爱的泥娃娃。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一路上的山贼水匪似乎比上次路过的时候多了些，不过用不着陈家洛动手，程淮秀亮出盐帮的腰牌，这些人就知难而退了。

这一日俩人从镇江渡过长江来到瓜洲渡，在往前行了一段路程，终于到了扬州城外；经过上次刺杀索拉旺一事，盐帮的人马就暂时停止了活动，不过扬州的富庶可离不开盐商和盐帮。没过多久这些人有恢复了半公开的活动。

俩人就这么大模大样的在来迎接的盐帮帮众的簇拥下进入了扬州城，既然这里是盐帮的地盘。那么俩人自然不用去什么客栈了，盐帮的帮众早就收拾好了清净的小院儿，出门不远就是繁华的大街，这要是放在后世，这套小院儿怎么还不卖个九位数。

既然是人家夫妻一起到来，盐帮的属下自然不会不识趣，在简单的汇报完工作后，当地的负责人就告辞而去，留下了几名机灵董事的小厮丫鬟伺候

他们俩。在品尝了程淮秀亲手做的美食后，俩人相拥睡去。

“爹爹！快来看！这个就是店家说的三丁包子了！”，第二日起来正在逛街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引得陈家洛不由自主的回头望去。

刚好身后的那人也向前看来，目光和陈家洛撞在了一起，那姑娘的眼中瞬间爆发出喜悦的神色，笑容在她的脸上绽放，快走两步挤到陈家洛身前，这时才觉得自己的举动有些过于大胆了，羞涩的低下头去喊了一声，“罗先生，好久不见了，没想到今日在这里遇到您了！”

“哦，原来是马姑娘啊！你这是走镖走到扬州来了？”，陈家洛已经看到马行空和徐铮走了过来。

“嗯，是啊！”，马春花这时才看到陈家洛身边的程淮秀，看着程淮秀超凡脱俗的面容和身上精致大方的衣服，马春花不由得自惭形秽起来，心中微微发酸的问道，“罗先生，这位姐姐是？”

“哦，这是我的夫人。淮秀，这位是飞马镖局总镖头马行空马老英雄，这位是马老英雄的大弟子徐峥，这位是马老英雄的女儿马春花！”，陈家洛

挨个介绍了一遍，马行空和徐铮自然是连忙见礼。

虽然不明白为何马春花称呼陈家洛为罗先生，但陈淮秀既然能当上盐帮这种大帮会的帮主，智商当然不会不及格，不动声色的一一见礼，并未露出好奇的神色。

“罗先生，自从上次分别之后小老儿时常感怀您的大恩大德，今日有幸在扬州与罗先生重逢，还请罗先生赏脸让小老儿做个东道！”，马行空出言邀约。

徐铮就算再迟钝也看得出小师妹现在情绪有些不对，正要开口安慰却见马春花重新展开笑颜，“罗先生，您就答应爹爹吧！”

额，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旁边还有程淮秀呢！陈家洛正要出言拒绝，陈淮秀却拉住了他的手温言说道，“相公，既然人家马老英雄盛情邀约，我们就去吧！”

“对对对，小老儿的客栈就在前方不远处，店里的酒菜还算精致，铮儿，你先去定一桌上好的席面！”，马行空赶紧接话道。

得，现在拒绝也晚了，就和他们走一趟吧！

ps：现在的推荐票数都赶上我第一本书了，可惜订阅还没之前的一半，心塞，求订阅求打赏求月

票。

感谢kstg2024532的月票。

第三百四十九章可怜天下父母心

众人来到马行空所在的客栈，直接在马行空的房里摆了一桌，陈家洛看了看这间房子的格局，却是比上次去京城时住的地方阔绰多了，看来马行空这段时间混的不错，于是陈家洛笑道，“马总镖头，自从上次一别贵镖局生意不错啊！”

“呵呵！”，马行空掩饰住得意笑道，“也是近些日子才好起来的，自从王维扬总镖头不幸离世之后，镇远镖局的镖师就四散离去，以前归镇远镖局的好几条路线就空了出来；恰好小老儿在江湖中还有些薄命，又一向与人为善，所以这条从京城到扬州的路线就归了咱们！”

这恐怕是京中的好手都跟着白振、王维扬等人挂在福建的缘故吧？不然单凭你的武艺怕是吃不下这条线路，扬州乃天下最繁华的地方，京城是天下政治中心，连接这两地的线路能产生多大的利润不想可知，陈家洛抱拳道，“那真是要恭喜马总镖头了！”

“原来这条线路是马总镖头照看的啊？我家中也有些生意，少不了有些财货要来往于京城和扬州之间，若是马总镖头不嫌我家的生意小的话，我明

日就派人前来拜访！”，程淮秀的眼睛一边在马春花脸上打转儿一边问道。

额，你掺和什么啊！扬州附近都是你的地盘，红花会手下也有镖局啊！你做生意那用得着找马行空护镖啊？他的武艺怕是连你都不如吧？陈家洛暗自腹诽。

程淮秀久居高位，盐帮又是江湖中出了名富裕的帮派，程淮秀身上的富贵之气扑面而来，老于江湖的马行空哪能看不出她来历非凡，当即谢道，“多谢夫人看得起马某人的小镖局。明日在下一定在此恭候贵属下！”

马行空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这边必定是一笔大生意，再加上罗先生对自己的恩情，明日谈判时该多让上几步才是；答应完马行空立刻连饮三杯以示感谢。

趁着马行空放下杯子的时候，马春花总算是找到插话的机会，她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陈家洛问道。“罗先生多时不见，现在在何处高就？”

“哦，我那学生当年考上进士后外出为官，这几年混得不错，已经掌了一省之地，眼下我算是和他一起做些事情吧！”，嗯，我没说谎，心砚现在被派到浙江当省长了。

“嘶！”。马春花不懂事可能没听懂，马行空可是知道这里面的厉害，“那岂不是巡抚之职！严少爷当真了得！”，马行空那么点眼界全放到江湖上了，对于官场知道的不多，还没想到哪位严少爷可是朝廷眼里的大反贼。

“呵呵，侥幸罢了！”，陈家洛打着哈哈把话题岔开。“马总镖头这一路上还算平安？”

“咱们飞马镖局的名头但凡混江湖的那个不知道？”，徐铮闻言立刻接过话头吹起牛来。“一路上的山贼水匪见了俺们飞马镖局的旗子立刻都跑的远远地！”

我敢保证苗人凤不知道、赵半山也不知道，你敢说他们不混江湖么？陈家洛心中暗自笑道，“想来徐少侠也在其中出了不少力吧？”

“那当然！”，徐铮立刻拍着胸脯说道，“当时刚出河北的时候，有一伙山贼拦路......”

“铮儿！”。马行空少了他一眼，将他的话憋会肚子里，对陈家洛说道，“呵呵，小徒没见过世面。让罗先生见笑了！”

“马总镖头哪里的话，徐少侠英雄气魄，实是令我等羡慕啊！”，这句话倒是有一半是真的，要不是附身为陈家洛，到了这个时代的话，陈家洛或

许也会选择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才不会像现在这样劳心费神，连泡个妹子都想东想西。

“哎，咱们走镖的跑江湖靠的就是面子，要是一路都靠刀枪打过去，就算一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马行空摇头叹道，“铮儿的性子过烈，我如何放心把镖局交给他？”

说着马行空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这话有一半说的是镖局，另一半说的却是马春花。

程淮秀见此时席间气氛有些凝重，马上不露痕迹的借着解说扬州的景致将话题岔开，众人有说有笑的聊到天色将黑才各自散去。

“陈大哥，你以前怎么认识他们的？”，刚出来不久程淮秀就问道。

“当年和严新、十二哥一起上京城之时恰好遇见罢了！”，陈家洛一五一十的将当初的事情说了一遍，就连自己练习箫艺时马春花的异常举动都没有回避，程淮秀听完也没说什么，只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第二天，马行空一早就收拾好房间，换了身新衣服，带着马春花和徐铮二人恭恭敬敬的等候程淮秀属下的到来。

到了中午时分，一名看起来十分精干的中年人

来到客栈找到马行空，自称是程淮秀的下属，一见面先是寒暄一番，然后直接砸出一笔价值二十万两白银的镖单，把马行空砸的晕头转向，尤其是这笔单子保的是贵重珠宝，体积重量都不大，可是比现银便利多了。

马行空当即压低报价接了过来，谁知那中年人却又把价格往上抬了抬，说是飞马镖局人吃马嚼也是要花钱的，临走时东家已经吩咐了，不能让马总镖头吃亏。

收钱的一方硬是不肯多收，给钱的一方非要多给，这种反常的举动看的一旁的马春花和徐铮目瞪口呆；推来让去争了好些时候，双方才各让一步，敲定了这笔单子。

谈成了自然是要庆祝的，马行空正想让店家上酒菜，却见那中年用眼角扫了下马春花和徐铮道，“马总镖头，在下还有一事相求……”

“哦，春花，铮儿，你们先下去！”，马行空看得出此人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不方便让他二人听到，等到二人出了屋子后他这才问道，“不知您有何事吩咐？”

那中年微微一笑，指着马春花方才出去的门口说道，“马总镖头，令千金似乎还没许配人家？”

第三百五十章求亲

“呵呵！”，马行空闻言愣了下，摇头笑道，“我那女儿生性顽劣，怕是找不到什么好人家了，幸好我还有个徒儿，等再过两年我就打算让他俩成婚，把镖局交到他俩手上，老头子在即颐养天年就好！”

马行空怎么会听不出来者话里的意思，想必这话是哪位罗先生命他来问的；可是自己家闺女自己清楚，马春花生性天真，说话做事直来直去；罗先生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家中少不了妻妾成群，女儿进去了怕是应付不过来；与其如此，还不如嫁给徐铮，起码他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受委屈了。

来者听到这话并未露出惊讶的神色，他来之前已经将飞马镖局的情况调查的一清二楚，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马总镖头这话有些言不由衷吧？依在下的意思来看，或许徐少侠是襄王有意，可马姑娘怕是神女无梦了！”

“婚姻大事向来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马行空对他的话并不在意，“女儿家家的小时候不懂事，等嫁人后过上两年就好了！”

事情有些不好办啊！盐帮的中年人皱了皱眉，

昨日程淮秀稍微给他漏了些话风他就猜出了帮主的意思，程淮秀现在在陈家洛后院的处境略微有些尴尬，林家和霍青桐那边都是两姐妹，李沅芷和霍青桐相识已久，又在读书时和林家姐妹打成一片，唯独程淮秀孤立无援。

　　虽说这些人并未专门针对程淮秀，可是平时相处总有些亲疏远近，所以程淮秀就琢磨着给自己找奥援了，昨日在街上遇到马春花瞬间就想到了此节；马春花相貌不俗，想必陈家洛不会讨厌，性格直爽。日后也好相处，再加上看她的眼神想必对陈家洛早已倾心，如果自己帮着她达成所愿，必将赢得她的感激，到时候自己也就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盐帮的使者虽然没摸清楚此中的因由，可是他在扬州呆了大半辈子。扬州那是什么地方，天下富豪最多的城市，这些富豪后院里的事情他听说的多了，简直不用猜就能明白帮主让他过来的原因，帮主将这种事交给自己是对自己的信任，无论如何也要帮他办好了。

　　他梳理了一下思路，决定从徐铮身上打开缺口，“马总镖头，请恕在下交浅言深。依我看来这徐少侠恐怕不适合继承您的家业！”

　　哎...，马行空郁闷的微微叹气，干镖局这一行

全靠人际关系，自己也是经营多年才和沿途道上的好汉处好了关系，路过他们地盘的时候送上银子，他们来自己的地方了陪着吃吃喝喝，再找上几个红姑娘送过去，临走之时还不忘送上一笔路费。

这种事情那是徐铮干的了的！让他陪这些人出去喝酒应酬。怕是没喝两杯就得打起来；哎，他现在也老大不小了。还以为走镖真的是靠武艺！就算你自己天下无敌能一路打过去，可你手下的趟子手可不行，一路打杀过去光抚恤银子就能让镖局破产。

“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这些老头子总不能照看孩子一辈子，我还能帮他们照看两年，等他们自己开始走镖了，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经过两次事就好了！”，马行空做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道。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马总镖头这话怕是言不由衷吧？”，那中年人一直负责盐帮的外事，早就练成人精了。马行空哪能瞒过他去，“在下就直说了，我是来帮我家主人向马总镖头求亲的，希望马总镖头能将令千金嫁给罗先生！”

“这...”，对方单刀直入打了马行空个措手不及，愣了下才说道，“贵主人不就是罗先生的夫人么？罗先生既然已经成亲，又何必来请我家求亲？

莫不是让春花去做小？”

“呵呵。”，也不看看你家是什么身份，难道还想做正妻？我家帮主都还没捞到呢！中年暗自腹诽，“不瞒马总镖头，罗先生的身份贵不可言，而且已经娶了正妻，以我家主人的身份都只能做侧室，马姑娘嫁过去也不会辱没了马家！”

“哦？既然罗先生身份尊贵那就更不必说了！”，马行空也没问陈家洛的真实身份，“我们小门小户的高攀不起，况且春花乃是江湖女子，身上江湖气重了些，怕是配不上罗先生。”

“这个马总镖头不用担心，罗先生和我家主人都是江湖中人出身，向来无门户之见，令千金嫁过去后受不了委屈。再说了，方才春花姑娘三番四次的向我问起我家主人的事情，若不死多罗先生早已芳心暗许，又怎么会对我家主人如此关心呢！”，中年缓缓说道。

女儿的心思马行空哪能看不出来，只是以为上次京城分别后再也不会遇到罗先生就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但现在罗先生派人求亲来了，自己要是拒绝的话还不知道会被女儿埋怨成什么样，犹豫了一会儿马行空终于透了一点口风，“不知罗先生和贵主人是何身份？”

“马总镖头，此处乃是扬州，我家主人可以当扬州的半个家，您说我家主人是何身份？”，中年笑嘻嘻的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出个盐字。

“贵主人是盐帮的程帮主？！”，马行空惊讶的说出声来，对于江湖中人来说盐帮帮主已经可以算得上江湖中顶尖的存在了，就连她也只能做侧室，那罗先生该是何等身份？

“是，罗先生其实姓陈，他的地盘在南边！”，中年又用茶水画了一朵花，再比出一个大拇指，“陈先生乃是这个！”

“红花会的陈总舵主！”，马行空说完立刻警惕的打量着门窗，发现无人窥视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正是！我盐帮造就归顺了红花会，红花会眼下的局面不用在下多说了吧？”，中年说道。

红花会现在已经有了席卷天下之势，若是自己的女儿嫁给陈家洛，等到将来……马行空的心跳开始加速。

ps：感谢法国队的和真红之贱的月票。

第三百五十一章新目标

盐帮和红花会两个名字将马行空砸了个半晕，在盐帮来人的劝说下半是担心半是自豪的答应了对方的意见；既然已经答应了婚事，那么现在马行空再回北方就有些不合适了，程淮秀对此早有安排，在扬州给他们置办了一个大宅子，又帮着联系了一些盐商的镖单，飞马镖局从现在开始就主要经营南方线路了。

当程淮秀将此事告诉给陈家洛的时候，陈家洛愣了半天，可是现在木已成舟，再加上马春花长得倒也不错，陈家洛半推半就的答应了下来，约定等到红花会拿下江苏之后就成婚。

没想到出来度假又收获一个老婆，再次拜访了马行空一行人，将事情敲定之后，陈家洛的假期也快结束了，他带着程淮秀重新返回自己的地盘。

回来之后没几天，就收到克莱武送来的信件，他已经接到伦敦的调令，即将调回本土，写信前来是向陈家洛辞行，同时他在信件的结尾还说道，由于战争的需要，东印度公司所产的硝石已经没办法再提供给红花会了，处于和红花会的友谊，他提前提醒下，希望红花会能尽早做好准备。

现在红花会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要将红花会的陆军扩大到三十万人，对硝石的需日渐增长，现在少了这么一条重要来源渠道，该从哪里重新发掘呢？

陈家洛缓步走到墙边，拉开帘子露出一副整面墙大的东亚地图来，在地图上仔细的找了半天，陈家洛的目光在台湾附近的某个区域停了下来，这个地方似乎不仅出产硝石，而且还有硫磺，是不是现在把这个地方拿下来呢？

心中有了想法。那接下来就要看看此事是否可行了，陈家洛立刻派人请来吴思华；等吴思华到了之后陈家洛将他带到地图前问道，“吴先生，您对琉球是否了解？”

没错，陈家洛选择的目标就是琉球，琉球群岛散布在台湾和日本之间的辽阔海洋上。出产硫磺、硝石等物，似乎还有红铜，这都是军工产业所必须之物，再加上此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扼守中国东海与西太平洋之“咽喉”，后世米国就在这里驻扎了大量的军队，如果红花会能够在这里占据一些天然良港，将来无论是进攻日本还是东渡北美，都是极好的选择。

“琉球的事情属下也知道些！”。吴思华慢慢

的给陈家洛说起琉球的近况，“十一年前，琉球十二代尚敬王薨后，其十二岁的三子尚慕即位，受伪清册封为中山王。”

“吴先生果然渊博。”，陈家洛称赞了一句，“我听闻萨摩藩时常侵袭琉球，可有此事？”。要出兵总得找个借口，陈家洛依稀记得琉球后来被日本吞并。可具体的时间记不得了，也不知道现在那边是个什么情况！

“万历年间，壬辰倭乱之时，川幕府派萨摩藩率军侵略朝鲜，岛津氏向琉球敲诈钱财，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岛津氏遂率军攻打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逼其写下誓文，每年向萨摩藩输粮8000石，自此琉球同时向中原和日本两处进贡；康熙三十二年，萨摩藩更是割去了琉球的北方五岛。”。吴思华在地图上点了点，“自此以后琉球几乎成了萨摩藩的禁脔，萨摩藩也因此将琉球与伪清的朝贡收入揽入囊中，再加上琉球和中原的海贸收入，萨摩藩一跃成为日本排的上号的强藩！”

萨摩藩在百年后的幕末时代能够有足够的资本成为倒幕运动主力进而成为维新政府的主事者之一，与此也不无关联。吴思华又细细的说了一番萨摩藩如何压榨琉球，凌辱尚家的事迹，陈家洛听完

之后问道，“吴先生，若是以我红花会的名义联络尚家，帮着他脱离萨摩藩的控制，尚家可否愿意？”

“尚家求之不得！”，吴思华斩钉截铁的答道。

“哦？我红花会现在并未立国，中原大部依然在伪清手中，尚家为何愿意？”，陈家洛略微有些惊讶！

“总舵主有所不知，琉球与福建多有来往，明时有闽人三十六姓在那霸港附近的浮岛上建立了久米村，这些人被称为久迷士族，多担任琉球王府高官！这些人心怀故土，对琉球王影响巨大；而且琉球人在福州多有商馆，属下也曾去过几次，我红花会的威名早已传至琉球国内！”，吴思华建议道，“总舵主若是有意琉球，属下可以去走一遭！”

“不急，出兵事大，还需好好商议一番！”，光打听琉球的情况了，萨摩藩的实力还不清楚呢，“如今萨摩藩实力如何？在吴先生看来，咱们若要帮着琉球收回北部五岛，需要多少兵力船只？”

“如今萨摩藩藩主为岛津重豪，幼名善次郎。

因为身材较为矮小，他也被称之为‘高轮下马将军’。”，吴思华第一句话就差点把陈家洛逗乐了，“他年方十七，因为年幼故而藩政多出于其外祖父岛津贵俦之手！这岛津重豪年纪虽小，却也有一番明主气象，酷爱修习兰学，精通荷兰语和汉语！”

哎，可惜你生错国家了啊，要是生在法国单凭你的身高也会有一番作为吧！陈家洛笑了笑继续听吴思华说下去，“这萨摩藩地处火山台风常发之地，百姓生活艰难，再加上参觐交代和帮助幕府大兴土木等造成藩财政的沉重负担，所以萨摩藩的武备并不出色，和我红花会更是没法比！若要动手只需一艘三级战列舰带着一支分舰队即可！”

“嗯，既然吴先生这么说了，那就劳烦先生去琉球走一遭！试探下琉球王的想法！”，既然是软柿子，那么捏了也就捏了，海军自从和西班牙大战后都快闲出病了，刚好给他们一个实战的机会，“我会让苏昌全安排战舰护送吴先生过去，若是琉球肯断了给伪清和萨摩藩的朝贡，并愿意让我们在琉球开矿、驻军，我红花会就帮他们出头了！”

第三百五十二章上国威风

“吴先生，前方那座岛就是琉球王都首里城之所在了！”，苏昌全在旗舰的舰首为吴思华指着前方的岛屿，首里城在冲绳岛的南部，苏昌全带着船队绕岛一周，不断地在他看中的位置上放下小船进行水文测量，陪侍在一旁的琉球使者眼观鼻、鼻观心，就当做没看到。

“梁大夫，苏将军也是为了贵国着想！”，吴思华好言安抚道，眼前这位梁姓官员名宽，是闽人三十六姓的后人，在琉球官居紫金大夫，在收到在福州的琉球商人送来的消息后，被萨摩藩折磨的苦不堪言的琉球王室立刻派他前来接洽红花会。

“吴先生说得对，在陆上为将不可不知地理，在海上为将不可不知水文！”，苏昌全临来之时已经得了指示，不要吓到琉球人，于是解释道，“如若那萨摩藩的倭寇不识好歹，贵国怕是无力独自应对，不过梁大夫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留一支舰队在这里，定能护得琉球平安！”，和米国人一样，苏昌全也看上这块地盘了！

“琉球地少民贫，恐怕无力供应上国天兵！”，这么一只船队放在冲绳，那琉球还是尚家

的么？梁大夫心中一阵苦涩，他不敢明着拒绝，于是婉言劝道。

“梁大夫不用担心，我红花会军纪严明，这些士兵绝不会骚扰百姓！驻军一应所需也是由我们自己负责，不用贵国出一分一毫！”，吴思华在一旁帮腔。

“此事实非梁某所能做主，不过只要上国能为琉球驱除倭寇，我王定会重谢！”，哎，这些事情还是交给上面头疼去吧。梁大夫赶紧将话题岔开！

船队到了码头，下方早有琉球文武官员在下面列队恭候，苏昌全一声令下，随船队出发的五百名陆战队队员身穿崭新的军装，抬头挺胸走下船来，在码头上列队完毕。那种扑面而来的杀气唬的码头上的大小官员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吴思华才笑呵呵的带着苏昌全和梁大夫一起下了船，别看吴思华在红花会内只是一个教育部副部长，可到了琉球这里，那就是天大的人物，来迎接的众官员之中，领头的甚至是琉球的三司官，三司官一见吴思华等人连忙躬身参见，“下国小臣拜见上国天使！”

琉球的最高执政机构称之为三司官。相当于中国的三公，其官职多为琉球名门所占据，吴思华背

负双手，等到这三司官行礼完毕后才微微伸出右手虚扶一下，“马大人快请起！”

那马姓司官正是出身于琉球五大名门之一的马氏，马氏历代一共出了二十一名司官，几乎成了仅次于王室的名门，可是这等显赫的身份在吴思华看来也不过和乡下的土财主差不多。言语之间并无多少恭敬，那马司官也不敢计较。连忙带着吴思华等人前去码头附近的驿馆休息，另外早有人将新鲜瓜果粮肉流水价的送上船去。

那马司官带着吴思华等人到了驿馆，美酒佳肴很快摆满了席面，等到酒酣耳热之后，马司官挥手斥退舞女，恭恭敬敬的问道。“不知上国天使降临鄙邦有何要事，若是鄙邦能做得到，定然不敢推辞。”

“本官此来主要有两件事！”，吴思华高坐首席，昂首说道。“其一，我红花会矢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眼下已有三省之地，雄师数十万，进军京师指日可待！琉球自古乃我中原藩属，前些年琉球尚在给伪清进贡，我主念在琉球自有难处的份上不再计较，只是从今开始，这给伪清的进贡还是停了吧！”

马司官心中涌起一阵苦涩，这就是小国夹在大

国之间的为难之处，谁都可以欺负一下，他们有谁都不敢得罪，秦强降秦，楚强降楚，如此方能换的一丝喘息之机，现在海面上都是红花会的舰船，满清水师早就被逼得龟缩在港口之中，怕是也顾不到琉球这一块儿了。

念及于此，马司官心中叹息一声，躬身长拜道，“下国苦于伪清欺压旧矣，如今贵会恢复中华正朔，就算上国不说鄙邦也早就想着前去福州朝拜了！如今上国使者亲临鄙邦，鄙邦上下不胜荣幸，等贵使者临走之时，鄙邦自会送上归附的国书！”，这一点是马司官来之前和琉球王都商量好的，所以直接应了下来。

“其二！”，吴思华满意的点点头继续说道，“听闻倭寇屡次侵扰琉球，琉球如今已是我红花会的属国，属国有难上国自然不能坐视不理，此次本官带了大军前来，只要中山王有意，本官即刻帮助琉球驱除萨摩藩收回北部五岛。”

说到这里吴思华不禁想起之前那些儒生们上书说的立国一事来，在这种场合没个国号什么的说起来确实不怎么方便啊！

马司官听到红花会肯帮自己收回北部五岛的打算后并未露出惊喜的神色，他是当久了官的人，知

道天下绝对没有白占的便宜，红花会肯愿意为琉球用兵，那么他想得到什么呢？

“上国好意鄙邦感激不尽，只是我王已经在编练大军，不日即将和萨摩藩开战，此事不敢劳动上国天兵！”，无论如何先把对方忽悠走再说，马司官信口说着胡话。

“我大军既然来了，岂有空回之理！”，苏昌全喝道，“我们好心帮你，莫要不识好歹！等收到琉球归附的国书之后我大军就立刻开向萨摩藩！尔等只需准备好粮草净水和接受北部五岛的官吏士兵即可！”

“嗯！”，吴思华也点点头道，“苏将军的意思也是本官的意思，尔等只需照做就好；对了此次本官还带了贵国所喜爱的丝绸瓷器，想从贵国收购硝石、硫磺、红铜等物，不知马司官可否帮本官介绍几位商家！”

给了一棒子又抛出一根胡萝卜，想那马司官出身名门，家族中肯定少不了有经商之人，丝绸瓷器这些在琉球可是有大利润的货物，不怕他不动心。

ps：感谢映月泉、微明执政官、进化中的爬虫的月票。

第三百五十三章黑船事件

“此事下官一定帮上国办妥！”，马司官果然吃下了这根胡萝卜，他家中就有商队往来于琉球和大陆之间，眼下有为红花会搜集物资的大单子当然不肯放下。

第二天到达首里城之后，就有数名琉球的大商人前来拜访，来人之中不仅有马家的人员，五大名门中的其他四家也各自派来代表，这下吴思华彻底放下心来，若是只有马家一家人还会担心实力不足，现在五家一起上，在琉球就没有他们办不到的事情。

根据这些商人报上来的数字，吴思华和商务部门的代表商议一番，将手中的物资分成大小不同的五份交给他们，并约定一年后重新分配配额，想要在下一年取得更多的配额就要看那些人能为红花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资源，以及他们所属家族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了。

接下来，吴思华和苏昌全又去琉球王宫之中走了一遍流程，先是接过琉球王尚慕送上来的归顺国书，然后取出红花会册封尚慕为中山王的国书朗读一番，就此琉球正式脱离满清，成为红花会的属

国，在朝贡的序列上位于苏禄和渤泥之前。

有了上国与属国的正式名义，红花会介入到琉球和萨摩藩的争端之中也就有了大义的名分，停泊在港口的舰队开始卸下运送的丝绸瓷器等物，开始补充淡水、食物，准备进军北部五岛，当然临行之时也没忘了带上琉球国的军队。待一切收拾妥当，吴思华和苏昌全重新登上旗舰，带着马司官一行人往北方被萨摩藩占据的岛屿驶去。

“你说这好好地舰队，总舵主为何非要命人漆成黑色？”，在战舰上，苏昌全忍不住问道。他那知道这不过是陈家洛的恶趣味罢了！

以这艘被命名为致远的三级风帆战列舰为首，红花会的庞大船队经过长途航行来到五岛之外，先是在近海进行了一番射击练习，将萨摩藩修筑在岛上的简单工事轰的粉碎；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陆战队飞速登陆。

“上国天兵真是勇不可当啊！”，在看到红花会舰队震天的炮火后。脸色苍白的马司官结结巴巴的恭维道，他心中暗自庆幸自己明智的答应了红花会的条件，要不然在此大军的攻击下，首里城恐怕不会比这几个小岛的下场好许多。

陆战队刚上岸，一群在炮火中幸存下来的岛津

家的武士们，穿着破破烂烂的盔甲，挥舞着手中的倭刀，迈着小碎步向海边刚刚登岸的陆战队冲来。

“前排，举枪。放！后排，前进，举枪，放！”，经过多次清军骑兵冲击的指挥官淡定的发布着命令，数十名武士没过多久就被清扫一空。

士兵们迈着整齐的步子一步步逼上去，第一个小岛很快落入红花会的控制中，接下来的几个小岛也是如此炮制。没用到几日，整个北部五岛就全数落入红花会的手中。

“这五个小岛就交给你们了！日后可不要忘了上国的恩典！”。吴思华轻描淡写的说道，“对了，苏将军看这岛上有几处港口不错，就租给我红花会当军港吧！那霸和其他几个岛屿也有些合适的地方，也一并交给我们好了，有了红花会的驻军。想必贵国再也勿用担心萨摩藩的骚扰了！”

“上国天兵肯庇护我等，鄙邦感激不尽！”，马司官现在哪敢说半个不字，不仅答应了下来还主动送上好处，“下官回去后即可就召集劳役帮助上国修建军港、营房！”

“嗯。此事就劳烦马司官了！”，和这么识趣的人打交道就是方便，吴思华点点头道。

等将随船携带的琉球官吏士兵送到岛上，将萨

摩藩多年的积攒搬运一空后，船队却并未返回首里城，反而向岛津家的鹿儿岛城驶去。

马司官见状忙战战兢兢的问道，“敢问上国这是要？”

“哦，你是问我们去哪儿吧？”，苏昌全大大咧咧的说道，“这打仗可是很花钱的，咱们这一仗打下来怕是花了十数万的银子，既然是为你们琉球办事，这军费自然不当是我们出，你们琉球又是受害者，于是只好找岛津家去要了！”

这一日，现年十七岁的萨摩藩藩主岛津重豪正在书房中读一本荷兰人所写的航海书，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还没等他发火，一名武士拉开门跪拜道，“主公！海面上有黑船舰队来袭，敌舰来势汹汹，贵俦公派出的船只已经悉数被敌舰击沉，如今贵俦公和诸位家老正在议事，还请主公前去主持！”

眼下岛津重豪虽然已经开始亲政，但藩中实权还是掌握在他的外祖父岛津贵俦手中，不过眼下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岛津重豪也顾不得这么多，立刻跟随武士前去议事的地点。

还没等他们走到地方，外面就传来一阵震天的炮火声，“主公小心！”，忠诚的武士立刻将岛津

重豪护住，过了好半天炮火声这才停下。

“这怕是有两百门大炮了！”，久经战阵的武士很快根据炮声估算出敌方的实力，“这恐怕不是我们岛津家能独自抵御的！”

等岛津重豪到了议事地，岛津贵俦和诸位家老都沉默不语，连对手是谁都没摸清楚就遭受了这般剧烈的打击，他们一时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前方的武士来报，驻守琉球北部五岛的武士小犬被敌舰放了回来，有重大事情要汇报给藩主。

“莫非是琉球的船队？可琉球如何能有如此巨舰！”，岛津贵俦喃喃自语，“让他进来！看看我们的敌人究竟是谁！”

不一会儿，断了一只胳膊的小犬迈着小短腿快步进来跪倒在地，“主公，大事不好了！”

“快说，那黑船是谁的属下？来我岛津家是为了何事？”，岛津贵俦厉声喝道。

“来人是红花会的船队，他们说如今琉球已是他们的属国，岛津家贸然占据属国领土，罪不可恕！”，武士哭着答道。

ps：现在264了，马上就到270加更了，求订阅

第三百五十四章勒索

“启禀大殿，如今琉球五岛已经被他们收回，此次前来是要向岛津家索取此次出兵的军费！”，那武士跪在地上，羞愧的头也不好意思抬，“那红花会说给我们一天时间考虑，今日的炮轰只是警告，明日此时若不送上赔偿，就要正式上岸攻城了！”

岛津贵俦欲哭无泪，北部五岛归属萨摩藩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怎么现在来要债来了，“那红花会有多少大炮？我岛津家可能守住这一次！”，眼下来不及多想，还是先弄清楚对方的实力再说，岛津贵俦连忙问道。

“临来之时红花会带着在下在各艘黑船上参观一番，在下心中细细数了数，光那艘最大的黑船上就有八十门大炮，再加上其他船只的，恐怕有不下四百门大炮！”，这个数字对萨摩藩来说太过夸张了，他们家所有的大炮都拿出来连这个的零头都没有。

“舰船不能上岸，只要我等远离海边，那些黑船找不到机会自会退去！”，岛津贵俦心怀侥幸继续问道，“船上有多少武士？”

“那红花会曾在五岛之上整军，整军之时也不避讳在下！”，小犬立刻回答，“不算留在船上值守的，光在岛上列队的就有两千多步卒，所有步卒都手持带有铳剑的铁炮！”

说到这里小犬下意识的咽了一口唾沫，似乎被之前的情形吓坏了，“那…铁炮队行进之时百人如一，射击之时弹如雨下，前方靶子顷刻之间就变成了碎片。实非…实非我等可挡！”

“八嘎！胆小鬼！丢尽了我岛津家武士的脸！”，旁边立刻有人喝骂道。

“前些年水户藩练出一只数百人的铁炮队，就接连战胜周边的数个大名！”，岛津贵俦喃喃自语道。“如今有两千人上门，恐怕不是我们岛津家能低档的，还是先派人去问问他们的要求吧！”，他不知道的是水户藩的火枪正是红花会卖给他们的。

岛津贵俦现在是萨摩藩的掌权人，一言既出岛津重豪连忙符合，仔细商议一番后负责外事联络的家老急匆匆的带着礼物往港口行去。

不到一个时辰。那家老就面色苍白的回来了，身后跟着的武士们也都是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看来这次带回来的不是好消息啊！岛津贵俦心中暗暗想到。

“什么！赔偿红花会军费白银二十万两，赔偿琉球白银十万两！在鹿儿岛城外割让土地给红花会做商埠！”，岛津家的重臣们被这个数字吓坏了。

“这些实在不是我们岛津家能拿出来的！”，岛津贵俦苦涩的笑了笑，不就是五个小岛么！这些年萨摩藩从那些岛上挣的钱才多少！他们竟然一下就要三十万两！

“如今只有准备作战了！”，岛津家的大将立刻跪直了身子，“在下这就去召集藩中的武士。明日与那红花会决一死战！”

第二天，到了约定的时间，岛津家仍然没有派出使者，红花会的大炮再次鸣放，在大炮的掩护下，一队队步兵乘着船开始抢滩登陆；岛津家的武士远远地躲在炮弹射程之外，海滩上几乎无人防守，先行的一千陆军很快登陆整队。

事实证明。既然中原的武林高手对抗不了排枪，那么日本的武士也没道理会在和排枪的对抗中获胜。岛津家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大军在排枪之下很快被击溃。

这可是从自己的祖父起节衣缩食才拼凑起来的队伍啊！岛津家正是依靠这些人马才能欺负琉球，占据了北部五岛，夺取了琉球和清朝的朝贡收益，

有了这些收益，岛津家的财政状况日益好转；可是还没等岛津家将自身的野望化为现实的时候，红花会的到来就击碎了他们的美梦。此战过后岛津家怕是连守住自己地盘的实力都没有了！

“大殿！不能再等下去了！”，一名家老跪地大声喊道，“立刻派人出去谈判吧！再等下去岛津家的武士就要死光了！”

“哎，此战乃是我的责任，等谈判结束之后我就切腹向岛津家历代先祖谢罪。尔等须得好好辅佐重豪！岛津家的基业就交给你了！”，岛津贵俦这一刻放佛老了十岁。

“外祖父！”，矮小的岛津重豪此刻哭成了泪人。

使者很快被派了出去，前线的士兵检查完毕，将他们的佩刀摘下后带到了后方营帐中的吴思华和苏昌全面前，“哎，你们这些人呐，不见棺材不落泪！”，苏昌全看着跪在他面前的使者说道，“怎么，岛津重豪考虑好了？银子准备好没有？”

“启禀大人，我家主公已经全数答应了贵方提出的条件，只是这三十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调拨尚需要一段时间，还请贵方宽限几日！”，使者跪地哀求道。

“三十万两那是昨天的价钱了！”，苏昌全拿出他当年做海盗时打劫的气势说道，“今日我们动用了这么多的兵力，消耗了这么多的炮弹、子弹不要钱么？”

“还请贵方给个数字！”，使者咬咬牙问道，再拖的话不知道要变成多少了！

“算你们便宜点，五万两好了！”，苏昌全伸出五个手指，“还有，要延期支付也不是不行，你们什么时候把钱凑齐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当然我等驻军在此的军费也得由你们支付，就算每天五千两银子好了！”

“在下这就回去请示！”，使者连滚带爬的滚回了鹿儿岛城。

岛津家将自己的地盘搜刮干净好不容易凑齐了银子，第二日，岛津家以岛津贵俦和岛津重豪为代表，红花会这边以吴思华和苏昌全为代表，双方签下了《鹿儿岛条约》。

除了银子之外红花会还在鹿儿岛上占据了一大片的土地，可是百年之后日本人不仅没有恨苏昌全和吴思华，反而在黑船登陆的海滩上给他俩立起了雕像，称赞他二人为促使日本开放改革、富国强兵的恩人，黑船登陆的那一天也成了日本的重大节

日。

ps：感谢谈笑风升的月票。

第三百五十五章打遍天下无敌手

击败萨摩藩，在日本拿下了一块根据地之后，不仅为红花会治下的工业产品找到了新的销售渠道，还获得了一条新的资源来源，从日本获得的铜大大的填补了红花会军工产业的空缺，同时有了足够的储备红花会开始考虑自己铸币的问题了。

当然，传来的也不全是好消息，萨摩藩的武士虽然在战场上被红花会的排枪击败，但是很多人并不服气，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红花会只仰仗铁炮，要是近战，他们这些武士能一个打十个！所以红花会的商队在萨摩藩交易时经常受到武士和浪人们的骚扰。

既然他们不服气，那么久打服好了，红花会别的没有，武林高手还少么？最近没打仗，章进、杨成协以及西北回来的卫春华都快闲出病来了！

“下去问问苗大侠和几位当家的，看看谁愿意去日本教训教训那些自大的倭国武士！”，陈家洛当年也读过《菊花与刀》、《日本人》、《日本论》和《武士道》这些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书籍，知道他们崇拜强者，对付这些骚扰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他们最自豪的方面将他们击败！

一听有这种好事，红花会的诸位当家纷纷报名，就连事务缠身的徐天宏和陆菲青等人都动了心，最后在陈家洛的好言相劝之下选了苗人凤打头，带着赵半山、卫春华、章进和杨成协等人前往日本，林震南也以自己先辈和倭寇有血海深仇扛着长枪加入到队伍之中。

没几日，船队到达鹿儿岛，下船之后一行人跟着商队来到红花会在鹿儿岛城外的据点之中；休息两天调整好状态，一行人大摇大摆的进入鹿儿岛城中。

在红花会商会的帮助下，很快在鹿儿岛城中最热闹的地方摆好擂台。打出苗人凤的“打遍天下无敌手”七个大字，坐等日本武士前来挑战。

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浪人前来挑战，不用苗人凤出手，好久没和人动手的卫春华就迫不及待的冲上去三下两下把这些人解决，完了还不满意的说道，“这就是日本武士的实力么？也太不经打了！爷还没活动开手脚就不行了！”

“单凭狠辣。行进之间丝毫没有章法，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算不得上乘功夫！”，后面的苗人凤一边喝茶一边指点着小胡斐。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擂台前方的日本武士越

来越多，苗人凤和赵半山也从这些人之中看出了几个根底不错的家伙。

一直到下午时分，终于有像模像样的人物登场了，一名剃着阴阳头的武士踢掉木屐登上台来，对着上首的苗人凤鞠躬致意。“萨摩示现流第四代传人东乡虎太郎见过上国武者，敢问上国武者高姓大名！”

“这萨摩示现流传自百年前的东乡籐兵卫重位，乃萨摩藩现在最大的道场，这人也姓东乡，应当是东乡重位的后人！”，一旁商会的人员小声介绍道。

苗人凤起身拱手，“苗家剑传人苗人凤见过东乡先生！”

“哦？阁下也是用剑？”，东乡虎太郎双目猛地张开。“在下不才，在剑术上也有些心得。敢请上国武者指教！”，说完一躬到底。

苗人凤何等人也，打遍天下无敌手几个字可是一场场打出来的，闻言立刻取过宝剑走到场中，长剑握在手中拱手道，“请！”

“嗨！”。东乡虎太郎点头致意，缓缓后退几步拔出腰间的太刀双手握刀高举过肩，双目死死地盯着苗人凤。

苗人凤却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左手拿着未出鞘的宝剑放在腰间，右手轻抚胡须眼睛盯着东乡虎太郎的双肩。

“啊！”。只听东乡虎太郎突然大喝一声，迈着小碎步瞬间就冲到苗人凤面前，双手紧握太刀斜着向苗人凤的右肩劈来。

这一招乃是萨摩示现流的看家绝招唤作大袈裟斩，一边利用大喝震慑敌人的心神，在敌人心神被摄的一刹那全力劈向敌人的肩膀。示现流的创始人东乡肥前守重位依靠这一招将不少日本名剑客劈成了两半！

见敌人如此凶狠，一旁观看的胡斐不禁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却见苗人凤丝毫不见慌张，右手拔出宝剑搭在东乡虎太郎的太刀上一缠一引一搅，虎太郎手中的太刀就飞上了天。这位名震萨摩的名剑客竟然连一招都没过就被人打飞了兵器。

“嗬！”，台下围观的各流派传人纷纷惊讶的张大了嘴巴，他们和东乡虎太郎的武艺最多不过在伯仲之间，现在萨摩藩实力最强大的剑客都已经落败，他们上去怕也只能是送菜了。

东乡虎太郎呆坐在擂台上，半晌没缓过神来，许久之后才拉开衣襟露出腹部，取出白巾仔细的擦

拭肋差，竟是要当场切腹。

“嗯？”，来之前已经有人给苗人凤讲述过日本的习俗，见状立刻上前两步按住东乡虎太郎的肩膀，“打不过别人就回去再练，一输就寻死腻活的算什么本事！”

“方才我缠住你长刀的时候你不挣扎，顺着绕一圈不久恢复控制了么？”，苗人凤连比带划的说起刚才的得失来，倭国刀法一贯以狠辣为先，那听过如此高深的武道，一时间虎太郎的下面的剑客们都听呆了。

有了虎太郎做先例，其余的人纷纷上台，虽然个个都是败得一塌糊涂，可是能得到苗人凤的指点令他们收获不菲。

三日后，整个萨摩藩的武士尽皆拜服，从此以后再也无人敢骚扰红花会的商队，萨摩藩对红花会的实力可谓是心服口服。

就在苗人凤等人打算收拾回福建的时候，远方传来消息，红花会这次在萨摩藩的比武已经传到了日本各地，散居在日本各地的剑道、枪术、柔道等各流派的高手纷纷赶往萨摩藩，试图为日本武术界挽回一丝颜面。

林震南、卫春华等人这些日子还没过足瘾呢，

一听有着好事立刻决定留下来迎接他们的挑战。

第三百五十六章横扫日本

“宝藏院流枪术传人森平信纲请上国武者赐教！”，过了几日，终于有一位高手来到鹿儿岛城中，宝藏院流枪术是日本古武道中著名的枪术流派，流祖宝藏院觉禅房法印胤荣是奈良兴福寺的学问僧，好武艺，与柳生但马守宗严一起在上泉伊势守门下学习剑术。

他收留四处修行的枪术高手大膳大夫盛忠，努力修炼枪术；及后在从猿泽池边看见新月的倒影，从中得到灵感创造出鎌枪（十字枪），从而创立了宝藏院流枪术，一直流传至今。其后他的高徒中村直政继承了正统，而由直政处继承这门绝技的有高田又兵卫吉次和森平政纲等人，这森平信纲乃是森平政纲的后人，乃是宝藏院流枪术的嫡系传人。

“森平信纲阁下的枪术无敌于江户，希望他能为我日本武林挽回些颜面吧！”，东乡虎太郎等围观的武士小声的议论中，眼眸之中闪烁着希望的火焰。

“苗大侠，对方乃是用长兵器，这场就由我上吧！”，章进顿了顿手中的狼牙棒。

“他使得明显是长枪，林某人身兼林家枪和岳

家枪两门枪术，自当由我上场才是！”，林震南不由分说就提着长枪跳上擂台。

“林家枪、岳家枪传人林震南恭候多时了！你先进招吧！”，说完林震南双手平握长枪，枪尖斜斜下指，目不转睛的等候森平信纲的进攻。

森平信纲微微顿首，双手一上一下紧握长枪，枪尖上扬，大喝一声向林震南刺来，林震南啪的一声挡开顺手反刺，两人瞬间战成一团。

“粘花！柄返！飞鸟……”。这森平信纲进攻时一边出招一边大喝出招数的名称，要是陈家洛见了还以为到了侍魂的游戏现场呢。

俩人激战数十回合，终究是林震南技高一筹，一招直捣黄龙突破森平信纲的防守，枪尖停在了他胸前一分处，森平信纲无奈的躬身认输。

“信纲阁下也输了啊！不知道还有谁可以阻挡这些上国武者践踏我日本武道的步伐！”。人群中发出一阵长叹。

“天真正传香取神道流传人近藤内藏助裕长向上国武者请教！”，森平信纲退下不久，又有人登上台来，这位近藤内藏助裕长不仅继承了香取神道流的精髓，还在剑术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对战临机应变，对敌人的动作采取自然而然的反应。

后来他更是将这一风格发扬光大创立了天然理心流这一剑术流派。幕末时代大名鼎鼎的新选组中近藤勇,冲田总司,土方岁三这三位核心人物皆为天然理心流门人。

“这场我来吧！”，不等别人回应，卫春华就急不可耐的登上台来。在西北整日在家带孩子，都快把他憋坏了；一上场稍一行礼就挥舞双钩暴风骤雨般的向近藤内藏助裕长攻去，一阵叮叮叮叮的兵器交击声过后，近藤内藏助裕长手中的长刀被击落。

“镜心明智流传人桃井八郎直由向上国武者请教！”，今天来的高手似乎特别多，近藤内藏助裕长方才落败，就又有人站上台来。

这位桃井八郎直由也是一代宗师，他吸收了许多其它门派的特色。将一刀流进化为明智流的，江户的桃井道场名为“士学馆”。它是三大道场中声名、品质第一的大道场。桃井三代号为香藏，四代即桃井春藏直正，将明智流发挥到了巅峰。春藏曾在幕府讲武所中供职，维新后在大阪开馆授徒，名声传遍整个日本。

“这次该我了吧？”，赵半山话没说完就看到杨成协提着单鞭等上台去。气的他一阵儿怒骂。

桃井八郎直由刀法精妙，杨成协却大开大合、以拙破巧，仗着自己天生神力每一招都和桃井八郎直由硬碰硬，没过多久桃井八郎直由手中的长刀就被敲成了弯尺。

接连十日，从日本各藩赶来的高手们纷纷败在红花会众人手下。日本武林一片哀嚎，直到一名武士带着几名在日本沉寂已久的忍者来到他们所住的寺庙当中。

“福井阁下此法恐怕有失磊落吧！”，听来人说完自己的打算，森平信纲皱眉说道。

“再这般下去我日本的武道就要被打断脊梁了！”，桃井八郎直由分辨道，“再说了，战场格杀历来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福井阁下此举并不为过。”

一阵沉默之后众人点头赞同了来人提出的方案。

第二日，赵半山早早的就站到了台上，他终于从章进等人手中抢到了上场的机会，一连战败三名挑战的武士，昨晚那人终于登上台来，“神道无念流传人福井平次向上国武者请教！”

“太极门传人赵半山！”，赵半山持剑拱手为礼，他虽然以暗器威震江湖，可是在太极拳剑上同

样有精神的造诣。

神道无念流是源自长州的实战剑术，后来曾一度成为江户第一的剑术流派，源祖为福井嘉平，福井平次正是他的后人；与之前数位挑战者想必，福井平次的剑术更加简练有效，每一招都攻向赵半山的必救之处。

赵半山却丝毫不见慌乱，悠然自得的用宝剑划出一个又一个圆圈，将福井平次的招数尽数挡开。

哎，只有用哪个招数了！福井平次见自己的剑法奈何不得赵半山，借着转身的机会左手伸入口袋，然后一扬手，数枚苦无、手里剑等忍者的暗器携着劲风向赵半山飞去。

若是章进等人或许会被杀个措手不及，可惜的是他遇到了玩暗器的祖宗赵半山，赵半山冷哼一声，也不见什么动作，数枚铁莲子、金钱镖啪啪啪的将福井平次的暗器击落在地。

“暗箭伤人，这就是你们日本的武道么！”，赵半山低头一看，苦无上的颜色不对，一看就是淬过毒的，当时心下大怒，身上的暗器如同暴雨一般发出，打的福井平次不住后退靠在了墙壁之上，他打出的暗器绕着福井平次在墙上围成了一个人形。

自此之后日本武术界一败涂地，红花会的威名

震惊了整个日本。

ps：还想写下打柔道和空手道对手的，然后才发现现在还木有空手道，柔道也木有发扬光大。感谢matillllda、无名无天的评价票，感谢谈笑风升、星辰下的月光的月票，感谢我怀念的q的打赏。

第三百五十七章目标：西海岸

且不说章进、卫春华等人回来之后兴高采烈的四处吹嘘，日本的武术界却像是塌了天一般，看着一个个日本武林中的神话人物被红花会轻松击败，闹得这些武士一时间在中华人士面前都抬不起头来，红花会的商业发展倒是顺畅了不少。

在章进等人优哉游哉的过了几日之后，他和杨成协又被陈家洛请到办公室里说话，到了屋里发现蒋四根也在。

看他们进来，陈家洛连忙起身命人奉茶，听他二人吹嘘了一番在日本的辉煌战绩后，陈家洛说出了叫他们过来的原因，“八哥，十哥，此次却是有一件要事要拜托二位！”

“总舵主但说无妨，我二人必定遵从！”，在军营的生活锻炼出了他们的服从性和纪律性，听陈家洛说完立刻起身敬礼道。

“二位兄长请看！”，陈家洛侧过身子露出身后墙上的地图，他在地图上的两个点之间点了点，“这是福州，这是英吉利人所说的亚美利加大陆！”

陈家洛稍微顿了顿，等他们几人的目光重新转

过来继续说道，“这亚美利加大陆土地肥沃，地广人稀，乃是上天赐予我等的天选之地！现在英吉利人和法兰西人只是在这里和这里占据了一些地盘。”

陈家洛指了指美国东海岸的一片狭长地带和现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等地区，接着又在西海岸画了一个大大的圈，“这片数万里的土地都没什么人烟，正是为我等而留！”

说着他又转过身来，“诸位哥哥在福建多时，已经知道咱们福建地少人多，刚到福建的时候若不是咱们还能从海外获取粮食。这些百姓怕是要饿肚子了！”

“终究是远了些，等咱们占了全天下，恐怕就不用担心没有地种的问题了！”，章进看着地图上无比辽阔的太平洋说道，在军营中他已经学会了如何看地图。

“现在全天下有百姓三万万之多，光是中原的土地已经快养不活这些百姓了！”。看着世界地图还把中国当做全天下，陈家洛总有种别扭的感觉，“南洋一带瘟瘴遍地，百姓的日子过得也艰难，远不如亚美利加大陆！”

这个当然是陈家洛找来的借口，现在南洋可以

说已经划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北美那边可是再不去抢就有些晚了，“一旦占下此地，今后的数百年我们都不用担心百姓吃不饱饭的问题了！”

“说是路途遥远。那英吉利人从欧罗巴到咱们这不远么？他们能做到的事情咱们就做不到？大明之时三宝太监带领船队走的路可比现在这条远多了！莫非咱们红花会就没这个胆量？”，陈家洛厉声喝道。

“总舵主说干，那咱们就干了！”，章进脾气暴躁，最受不得激，一听这话立刻站起来吼道，杨成协和蒋四根也立刻附和。

“好！”，陈家洛击掌赞道。“海军那边已经拨出人手，此行十三哥负责航海方面的事宜。八哥和十哥你们二位谁带领陆战队随船行动？”，蒋四根这几年一直跟着海军训练，指挥一支小船队已经足够了。

陈家洛本来还想问问卫春华，可是一想到卫春华现在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再出远门或许不太合适，他自己不说恐怕周仲英就要找自己的麻烦了。于是就叫了章进的杨成协。

“八哥在特种兵营的事情比我多一些，那边暂时离不开八哥，还是我去吧！”，章进立刻抢道，

杨成协到底是当过帮主的人。在军队里的职位比章进要高。

俩人争执几句，最后还是陈家洛发话选择了章进；下去之后章进立刻从兵营中选出不少海边长大的特种兵，编入到远航陆战队之中。

陈家洛这边也开始协调各方资源，做好远航前的准备，预防坏血病的茶叶、橘子等物资，专供海军使用的新型枪械，无嗔大师给配置的各种急救药物，从西洋人手中弄到的各种粗略海图，以及船长、水手、医生、通译等人员也迅速开始集结培训。

一个月之后，一切都准备妥当，五艘大船带着若干艘小船组成的船队在福州码头上整装待发，红花会所有在福州的骨干全数到齐。

“十弟、十三弟，此去不远万里，你二人要保重才是！”，赵半山拉着他二人细细的叮嘱，“一路以探明海路为重，切勿好勇斗狠！”

陈家洛带过几名年轻的学生送到章进和蒋四根身边，“十哥、十三哥，这几位是戴先生的高徒，擅长使用各种航海器械、绘制海图，他们就交给二位哥哥了。”

“总舵主就放心吧！”，章进立刻拍着胸脯保

证，“只要有我在，定不让他们受到任何损伤，我保证全手全脚的把他们带回来！”

“有劳十哥！”，陈家洛转头向他几人叮嘱道，“我华夏的造船技术现在并没有输给西洋人太多，只是在对各大航道的水文情况和航海精神上落后不少，你们此行定要小心绘制沿路海图，测量各地水文情况，咱们从现在开始一步步的慢慢追上，总有一天我们华人的船帆会遍布整个海洋！”

一番豪言说的这些年轻人各个血脉贲张，一个个涨红着脸大声回应，立誓定要将此行的任务顺利完成。

码头上一溜儿长桌摆上，准备上船的水手们在拜祭过妈祖之后，挨个从长桌上拿起酒碗一饮而尽，用力一抱拳，“总舵主保重！我等这就去了！”

“诸位一路顺风！”，陈家洛等人齐声答道。

等船帆升起之后，岸上的大炮齐声鸣放礼炮为他们送行，码头上站立的众人纷纷举手敬礼，目送这只船队缓缓前行。

一直到最后一根桅杆消失在地平线下方，陈家洛这才回过身来，幸好现在欧洲的人口还不足以占据各个大陆，现在自己只要将这三亿人口纳入治

下，凭借着人口的优势就能切下殖民时代的最大一块蛋糕，现在是南洋和美洲，接下来还有新西兰、澳大利亚……

ps：话说乃们周末都去约了咩，订阅好凄凉啊这两天。

第三百五十八章天师府来人

送走船队之后，陈家洛又开始了忙碌的政务处理工作，虽然眼下红花会和清廷之间并未发生大战，可是各个边界上的小摩擦几乎天天发生；再加上目前三省之地上还是有些不甘心屈服的大户人家暗中使着各种小手段，弄得陈家洛不胜其烦。

这一日，陈家洛正在看征兵部门递交上来的最新征兵成果汇报，陆菲青进来禀报道，“总舵主，龙虎山天师府有客到访！”

“嗯？张天师的后人？”，这可是和北方的曲阜孔家并称为“南张北孔”的大家族啊！陈家洛读史书时对这两家的祖宗可是极为佩服，一个人帮自己的子孙解决了两千年的工作问题，能做到这一点的全中国貌似也就这两家人了。

“是！来者是龙虎山第五十七代天师张存义的叔父张起隆！”，虽然分属不同支派，但终归都是道门中人，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方才找上陆菲青的吧！

“哦？那张存义怎么不来？”，陈家洛微微有些不爽，看样子这天师府是打算投靠红花会了，但当家人怎么不来？莫非还想两面下注？

“启禀总舵主，那张存义年方十二，现在府中之事都是由张起隆做主！”，陆菲青忍着笑解释道。

“原来如此。”，陈家洛点点头，龙虎山在江西境内，隔了这么长的时间这家人才来拜访，估计是已经对局势的发展有了判断，“就让他进来吧！”

正一道终究是流传了一千多年，再信众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他们肯投靠，对红花会来说有莫大的好处，只是恐怕不能再向之前那样将整个龙虎山周边都交给他们家管理了。

正思索间一名中年道士走进屋内。稽首行了个道礼，“龙虎山张起隆参见总舵主！”

“张真人免礼，请坐！”，陈家洛高坐上首，陆菲青在一旁陪客，自有人送来点心茶水。

“红花会基业日渐兴盛。我汉人江山恢复有望，真是可喜可贺啊！”，张起隆见陈家洛半天不说话，于是出言恭维道。

“张真人谬赞了！”，陈家洛摇头笑笑，“眼下我红花会只有三省之地，距离一统天下还早着呢！”

“贫道这些日子夜观天象，发现王气已经南

移，正昭示着天命在红花会一边。满清王气已尽，不足为道也！以贫道来看，不出十年红花会即可一统天下！”，张起隆又甩出了神棍的那老一套。

“那就多谢张真人吉言了！”，陈家洛随口应付道，对于这些话他是不怎么信得，“不知真人此来有何要教我的啊？”

“不敢当，不敢当！”。张起隆连忙摆手，“总舵主乃是真命天子。自有百灵呵护，贫道此来是想投靠总舵主！”，自从到了清代，朝廷对张天师一脉的礼遇大不如前，现在见要改朝换代了，张家立刻就动了心思。

“哦？你是代表你自己呢？还是代表你张家？”。陈家洛直接问出问题的关键。

“贫道代表自己也代表张家！”，张起隆斩钉截铁的回答，起身拜下，“来之前我张家已经将伪清的封赏尽数退回，自此以后我张家全数投于总舵主旗下！”

“好！”。陈家洛击掌赞道，“龙虎山一脉果然深明大义，不愧为延续千年的名门！”，如此识时务怪不得能延续这么久，不过光嘴上说也没什么意思啊！

张起隆仿佛猜出了他的心思，从怀里掏出几本

册子递了过去，“这是我龙虎山一脉的名册和各处的产业，请总舵主过目！”

这还差不多，陈家洛接过来翻看一番，不由得暗暗心惊，这千年世家的潜力果然可怕啊！“这些商铺也就罢了，你们家占了这么多的土地恐怕不合适吧？”

“一切任由总舵主处置！”，说着话的时候张起隆心肝乱跳，要是陈家洛真一口吞了可就亏大了，可是自己主动来投靠，对方应该不会这么过分吧？

“无论寺庙也好，道观也好，占据大批土地终归不妥！”，这是原则性的问题，“现在我红花会治下的大块土地就建成了集体农庄，这些也照此处理，张家可以占有股份分红，不过没有管理权和经营权；张家若是想求财，我红花会可以帮着建几座工厂。”

这工厂虽然没有土地收入稳妥，但也不失为一条发财的路子，这个结果对于张起隆来说也不是不能接受，闻言立刻答应下来。

打了一棒子，陈家洛又丢出一个甜枣，“日后我红花会打算成立一个教会管理机构，无论是佛道也好，西洋教也好，都归属这个部门管理下！张道

长可以做个副手！”

“多谢总舵主厚爱！”，这可是意外之喜了，张起隆连忙跪谢。

既然谈的差不多了，几个人之间的氛围明显融洽了许多，三个人一边品茶一边说起道教的各种典故来，说了一会儿陈家洛突然出言问道，“和西洋教想比，道教似乎守成有余进取不足啊！”

“哦？总舵主何出此言？”，陆菲青、张起隆二人同时看向陈家洛。

“你看那西洋传教士不远万里，深入各种陌生土地传播教义！”，陈家洛也是灵机一动，西方可以用传教士帮着进行殖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后世道教同样传播到了欧洲各国，那么现在传播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南洋、琉球以及将来的美洲等地也可以吧？“道教似乎并无此大毅力！”

“总舵主此言差矣！”，陆菲青反驳道，“南宋之时，全真教祖师长春真人也曾不远万里点化成吉思汗，在这方面我道门并不输于西洋教！”

张起隆也出生附和，陈家洛立刻提出自己的建议，“眼下台湾、琉球、南洋等地新归附不久，正要道门高人前去传教，不过贵教这教义怕是要改一改！”

的确，和天主教比起来，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的组织都要松散许多、教义也不够完善，不太符合时代的要求了，是时候进行修改了。

ps：感谢上高广苍穹和glwzero10的月票。

第三百五十九章宗教局

接着陈家洛又叫来一名西方传教士，让他向这两位道门中人细细的介绍了天主教的组织结构和教义要点，陆菲青和张起隆听完若有所思。

当然这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陈家洛这里只是起了个头，剩下的就让那些道士和尚去操心吧！不过经此一事陈家洛倒是把另一项工作提到了日程之上，那就是建立起宗教管理部门。

看看现在天下的局势，除了红花会这边，无论是以前山东的王伦也好、河南的马朝柱也好，乃至是西北的木卓伦，他们起事造反借的都是宗教的名义。

既然清廷的时候他们会造反，那么等红花会上台了就不会了么？陈家洛可不相信这种事情，因此必须建立起严格的管理机构对那些教派进行管理。

正常的传教也就罢了，一旦有人要借着这个的名义干有损于红花会利益的事情，陈家洛可是绝对不会答应。

既然许了张起隆一个职位，那对于其他教派也不能厚此薄彼，陈家洛找了几个治下的高僧名道再加上红花会的干部，把这个部门的框架初步搭了起

来。

然后对红花会治下的各个教派进行摸底登记，并限令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官府报备，如果逾期不办则视为不法之徒。

通过这种手段先将治内的各个派系的情况调查的差不多，然后这些部门管理人员坐在一起细细的审核这些派系有无假借神佛的名义愚弄百姓、欺骗钱财、图谋不轨的事迹，一旦被调查出来立刻严惩不贷。

眼下需要严格甄别的就是白莲教的各个流派，对于这种贯穿于华夏各个朝代的不安定分子，陈家洛绝不打算轻松放过，一旦被抓住，首脑立刻审判后公开处罚。

现在的社会条件还不允许他对各个派系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不过他想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对各派系传教士资格的审查，首先必须是在管理部门进行登记过的派系才允许传播自己派系的教义；然后所有传教士必须通过认证考试、持证上岗，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对信众进行宣讲的，必须得对自己派系的思想拥有深入的了解，并经过管理部门的严格考试才能拥有这个资格。

而且在拥有这个资格后还必须像秀才一样。每

隔几年就进行重新考试，一旦被人发现有人无证上岗，立刻抓起来送到矿山铁路上去干苦力。

如果想成为寺庙的方丈、道观的观主之类的高级人士，还必须对红花会有突出的贡献，这种贡献可以是对不法派系的举报和打击，也可以是对异族人传教的成果。

除了严格管理之外，这个部门还负责有破除迷信，宣扬科学的责任；各个大学配合他们在人群密集之地公开演示手入油锅、灵符自燃等装神弄鬼的套路，然后揭示其中的秘密。将那些神棍们忽悠人的手段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经过这一番宣扬，起码各个大城市之中这些神棍的生存空间迅速缩小。

接着，红花会又对治下的寺庙、道观等地进行统计勘测，并登记造册，现在已有的合法场所暂且不管，之后再想在红花会的地盘上建设新的类似场所就必须向该部门进行申请，在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开工。

就这样红花会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派系慢慢的控制在了自己的掌握之中。从今以后在红花会的土地上再想出现王伦和马朝柱这样的人可就不太可能了。

当然事情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不过只要肯

用心去做。这些事情总归会慢慢好转起来；陈家洛相信经过长时间的坚持，这些派系不仅不会成为自己统治的障碍，还会成为红花会向海外扩张的助力。

光是这个部门的框架搭建起来，就花了陈家洛好几个月的时间，自此，1762年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

在这一年里红花会除了进攻萨摩藩之外。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治下三个省的工业基础逐步建立，工业化大生产所积累的财富已经让红花会有了重新开始扩张的资本；现在红花会的军队已经扩展到三十万人之多，所有新兵都训练完毕，军方正摩拳擦掌的打算大干一场。

而反观清廷这边。虽然团练的政策得到通过，各地的士绅们也热火朝天的开始在自己的家乡拉壮丁、打造兵器、锻炼队伍，不过各地的治安却并未有太多的好转。团练欺压百姓的事情时有传出，百姓和士绅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

朝堂上满人勋贵再次借机发难，一封封证据确凿的团练为祸一方的奏折把乾隆和汉人大臣的脸打的啪啪作响，可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了回头的道理，乾隆处罚了几个做事太过过分的团练首领，但

这项政策还是坚持执行了下去。

现在各个团练使用的还是老式的刀枪以及少量的鸟铳，也有些目光长远的官员见识到了红花会火器的强大，但现在可不是太平天国的时候，西方各国在亚洲的势力还没有那么强大，英国人和红花会现在合作密切，也不肯因为一点蝇头小利得罪红花会，所以不肯大批量出售火器。

再加上红花会的海军巡查严密，所以在福建以北，并没有太多的火枪大炮流入到团练的手中，唯独广东借着自己地理的便利从澳门弄到了一部火器，可是这点数目对于整个广东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也有人试图自己打造火枪，可是他们这些读书人向来把这些玩意儿视作奇技淫巧，再加上清廷对火器看管的严格，一时之间有哪里能找得到这么多生产火枪的人才。

“来，正儿，这是你的！泰儿，这是你的！”，新年夜，陈家洛乐呵呵的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发着压岁钱，厅中莺莺燕燕好不热闹。

哎，孩子这般可爱，应该给他们留下一个更美好的国家才是！陈家洛如此想道。

第三百六十章春季攻势

“这一年来，大伙儿都憋着劲等着这一天吧？”，又一年红花会的骨干会议上，等到各部门汇报完工作之后，陈家洛笑着对军方的代表说道。

“总舵主，这是要打仗了！”，林虎立刻兴奋地站了起来，耿晨没说话，可是他眼神中的火光早已暴露了一切，唯独杨文理依旧是那副没睡醒的样子。

“对！等了这么久，无论是粮食弹药，还是军官士兵，乃至于新的政务人员都已经储备完毕，现在就是扩张方向的选择问题了！”，陈家洛拉开了遮着地图的帘子。

拿起一根细棍指着红花会目前地盘周边的省份说道，“眼下咱们往北是江苏，往西是安徽、湖北、湖南，往南是广东，一共五省之地！大伙儿说说看先打哪个省？怎么打？”

“纵观五省之地，最难打的莫过于南京！”，看到陈家洛的目光投向自己，杨文理起来慢条斯理的回答，“历来攻打南京都是顺江而下，因此要打江苏必须先打安徽，所以我的建议是先集中主力一举拿下安徽，隔断江苏和两湖之间的联系，再各个

击破。”

接着他的目光投向南方，“等这几个省落入我红花会手中之后，广东就是瓮中之鳖了，取之易如反掌！”

“攻打安徽之时若是江苏和两湖一起出兵终究有些麻烦！”，林虎看着地图皱了皱眉头，安徽位于江苏和湖北之间，红花会一旦进入战场或许会遇到敌人多面夹击的形式。

“依照现在满清官员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性子，咱们只要在浙江北边摆出一副准备进攻的样子，保证江苏巡抚会将所有兵力龟缩到省界上防备我等！”，杨文理又在鄱阳湖上点了点。“水师在湖中大张旗鼓，同样做出打算顺江而上的样子，湖北清军定然也是不敢轻动！如此以来，我们需要面对的不过是安徽的数万绿营。”

“如今安徽士绅多办有团练，这些也是不小的麻烦！”，安徽可是淮军的发源地。湖南是湘军的发源地，这几个地盘的儒家和宗族势力十分强大，自从办团练的旨意下达之后，这几个省团练之风盛行，冠于全国。

“这些人多的不过数千，少的才几百，在正面战场上不会给我们造成太大的麻烦，只是等到清剿

地方的时候会比较难办！”，正面大军对峙。这些训练、兵器都不足，而且没办法统一指挥的军队绝对不是红花会的对手，可是要是等红花会的小股军队进入各个县城的时候，这些熟悉当地地理，关系网广阔的人可是个让人头疼的对手。

“即使咱们先围住安庆给安徽巡抚施加压力，让他调集团练来助战，恐怕这些人也不会拿出全部身家来！”，林虎补充道。

“不过这些人终究只会是些小麻烦。咱们集中起优势兵力一个县一个县的慢慢推过去，他们坚持不了多久！”。既然太平天国就能把团练教训的不要不要的，那么他们更不会是红花会的对手，“等咱们占了地盘分了地，还会有谁支持他们？”

“如此，先打安徽，再打两湖。然后下江苏，最后吃掉广东！”，陈家洛在地图上先后点过这几个省份，“如果大伙儿没有意见的话大方向就这么定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林虎又跳出来陪着笑脸问道。“总舵主，这一战的总指挥是谁啊？您看我这一年来都快闲坏了，就让我上吧！保证一个月打下安庆！”

“你想打仗？也行啊！”，陈家洛笑笑看着

他，“参谋部给出的方案是兵分两路，一路从杭州北上过广德，由宣城西进，直指安庆！另一路以水师为主力从鄱阳湖入长江，从九江顺流而下，直扑安庆，你看你想领那一支军队？”

这...林虎抓耳挠腮的纠结了好一阵儿，从九江到安庆的速度明显更快，可是以水师为主的话兵力肯定不如从杭州出发的这一路；可要是选了杭州，说不定自己还没到安庆城下，九江哪一路说不定就把安庆打下来了！

“那我还是选杭州这一路的吧！”，在陈家洛的催促下林虎做出选择。

“好，那九江一路的人马就交给耿晨了！”，其实听到这个答复陈家洛略微有些替他可惜，以后红花会肯定要遇到很多这种水陆协作作战的机会，那个将领在这方面拥有经验，那么在之后的战争中出场的机会就会更多，林虎无意之间错过了这个机会。

“杭州一路带十二万人马，十万攻入安徽，两万留在浙北威慑江苏！”，杨文理翻开计划读了起来，“九江一路水师两万，陆军七万，留一万水师一万陆军威慑湖北，其余兵力从水路直下安庆！”

“是！”，林虎和耿晨齐刷刷的起立敬

礼，“保证完成任务。”

“其他部门也都做好配合工作，粮食、弹药、车马、药品等物到位之后立刻开始进攻！”，陈家洛一锤定音，“争取在春季将安徽拿下！”

安静半年多的红花会在此动了起来，各个部门开始加班加点的将战争所需的物资调拨到位，军营中一队队的士兵从军营中开出，向浙北和九江聚集。

一时间江苏巡抚明德、安徽巡抚高晋、湖广总督爱必达等人为之大惊，求救的奏折像雪片一般向京城飞去，同时立刻下令命治下的绿营和团练迅速往红花会前进的方向集结，务必要拒敌于省界之外。

朝廷上的满汉官员们也停止了争吵，齐齐的将目光投向江苏、安徽、湖北三省，安徽和湖北也就罢了，若是江苏落入红花会手中，这漕运就要断了；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大清的江山怕是要危险了。

还没等清军反应过来，红花会的两路军队就势如破竹的攻入了安徽省境内，一直攻打到安庆城下，而直到此时，安徽的绿营和团练还没集结完毕。

ps：感谢在家乡的月票。

第三百六十一章势如破竹

“哈哈，你们水师都到安庆城下十来天了，怎么还没攻下安庆？看来这打硬仗还得靠我林虎啊！”，一到安庆城下，刚见到耿晨，林虎就忍不住显摆道。

“想打下来我早就打下来了！若不是想多消灭一些援军，谁会等这么久？我说你打仗怎么不动动脑子？在这里把那些团练和绿营都消灭了，岂不是比一个个县城打下去方便？”，耿晨出言讽刺道。

“现在鞑子那边什么情况？我说你打了这么久，也该我活动活动手脚了！”，林虎摩拳擦掌的说道，“接下来你休息休息，让我的人打上几场！”

“明日有合肥来的一万援军，这些人就交给你了！”，耿晨也懒得和他抢，直接拿出地图，“现在他们在这个位置，预计明日会到达这里，你可以在这里埋伏！”

“多谢耿兄了！”，林虎不好意思的笑笑，“我这次从浙江带来不少酒肉，你派人来拿一些回去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好勒，总算你还有些良心！”，耿晨哈哈大

笑，从他手上抠出东西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次可是够自己回去吹一阵儿了。

第二日，林虎的三万大军将合肥来的援军一举歼灭，自此安徽境内的机动兵力几乎被红花会一扫而空，只剩下了散布在各地的团练和安庆城内的大军。

到了这个地步，安庆也就没了继续留下去的意义，红花会四周放出热气球为火炮提供炮火指引。并借着风势将一批批的劝降宣传单洒入城中。

城头和城内清军的重火力很快被清扫一空，再加上传单让城内的守军变得人心惶惶；红花会的特种兵营乘机和城内的潜伏会众里应外合，在夜间打开了安庆的城门。红花会大军杀入城中，安徽巡抚高晋见局势不可挽回，无奈之下向北叩拜后自刎而死。

一直到天明，整个安庆全部落入红花会的控制之中，所有清军的抵抗势力已经被清扫一空，剩下的就是扑灭街上的大火、抓捕乘乱打劫的流氓。

一直在安庆休整三天，把安庆大大小小的官员抓捕干净。留下看守城池的兵力，等到后继的行政官员到位之后，林虎和耿晨二人一路向北攻打桐城。庐陵等地。滴露回转向东攻打芜湖、马鞍山、

滁州等地。

现在安徽的兵力都被消耗在了安庆，俩人这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正面抵抗，不过二人并未着急进军，一路上每打下一个城市就将军队撤出去。到各个乡间清理团练。

两个月后俩人所过之处的士绅几乎为之一空。到了后来，还没等红花会的军队攻过来，这些士绅就感谢拖家带口的裹着自己的细软银子跑到河南、江苏等地避难。

等到安徽彻底落入红花会掌握之后，二人并没有休息多久，就开始再次进攻，耿晨带领水师由长江而上进攻湖北，林虎带着陆军从江西进入湖南，直奔长沙！

直到这个时候清军的援兵才从京城里开出来。当然朝廷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实力调集援兵了，那些八旗子弟一听说要去和红花会打仗。立刻开始使出家族的全部关系试图把自己调到其他军队去；有些狠得甚至在训练时候故意制造事故让自己受伤，按照他们的话来说宁愿丢一只手也不愿意去南边死在红花会的炮火下。

所以直到现在清军才调集了三万援军南下，一上路拖拖拉拉的不肯加速前进；乾隆在接到安徽陷

落的消息后为之大怒，一连派出数名钦差催促他们前进，这些人才勉强加快了速度。

可是这些人刚到江苏就被江苏巡抚留了下来，美其名曰保护漕运，将湖南和湖北彻底给卖了！朝廷见了这种理由也无话可说。

湖南和湖北两省一边对江苏破口大骂，一边不断派出使者进京求援，可是现在乾隆也变不出兵力了，只能好言安抚。

有了安徽的例子在哪里，在红花会大军进入两省界内的时候，各地乡绅纷纷收拾细软，藏好地契，拖家带口的往周边逃去。

那些士兵见这些在自己家呼风唤雨的老爷们都跑路了，对红花会的恐惧又多了几分，绿营的士气直线下降！再加上之前红花会善待俘虏的名声，一路上不断地有小股的军队向红花会投降。

有些小县城甚至刚看到红花会的哨探就出城投降，这让耿晨和林虎俩人的行军速度比预计的快了不少。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俩人先后来到武汉和长沙之外，将这两个省的省会团团围住，开始了大举进攻。

有了热气球指引坐标，和新开发的大口径火

炮，攻城对于红花会来说不再困难。虽然现在的大炮仍然无法对城墙造成致命性的破坏，可是用来杀伤城头的守军却已经足够了。

再加上工兵营挖掘地道安放炸药，红花会在这两座城市中的潜伏人员，武汉和长沙并没有坚持多久就落入到红花会的手中，湖广总督爱必达也死在了乱军之中。

然后二人将自己手下的兵力分成数队，分别清剿两省境内的残余抵抗势力，一直打到省界才停了下来。

林虎的部队在打下湖南后稍微休整了一个月，又开始重新向广东进军，红花会也从闽南派出支援部队配合他的行动。

两广境内的天地会成员更是奔走相告，四处联络各方势力为红花会带路，想那林天红现在都混成知府了，我们现在投过去想必也会有个官做吧？这些人如此想道。

那些从湖南逃难到广东的乡绅可就傻了眼了，自己刚逃出火坑，还没喘口气呢，红花会就追上来了，这还让人活不活了！

下面的那些香主和堂主们可以投降，可是广东天地会的高层比如天镜禅师、洪熙官、方世玉等人

却有些不甘心，难道自己辛苦多年打下的局面就要这么轻易地交给别人么？这些人开始想着各种办法来应对红花会的进攻。

ps：求订阅

第三百六十二章协商

“红花会有数十万精兵，顷刻之间连下三省，现在已经有六省之地！”，天镜禅师苦笑着摇摇头，“我天地会在广东经营的时间比红花会起家的时间还长，我等辛苦奔走这么多年却连一个府都没有占下来，正面对抗绝不是红花会的对手。”

“难道我等辛苦多年的基业就这么白白的交给红花会？我就不信那红花会各个都是三头六臂，凭借我们的武艺还挡不住他们？”，方世玉年轻气盛，愤愤不平的说道。

“武艺再好在战场上也无太大用处，你忘了当初白振带人火烧少林寺时我等狼狈逃窜的样子了么？”，洪熙官长叹一口气，“寺中的方丈、首座，还有那么多师伯师叔，那个武艺不比我们高，可是在大军火枪弓箭齐射之下可有还手之力？”

“我天地会从康熙年间就试图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可是这近百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多大起色！”，见方世玉的怒气消了些，洪熙官继续语重心长的劝道，“而红花会崛起不过短短二十来年，前十几年虽然在江湖上声势浩大，却对鞑子也没有太多办法，可是自从五年前陈家洛接任总舵主之后

却是一天比一天红火，仅仅五年时间就占了六省之地，这些不得不让人佩服。”

“早些时候我还想着劝说陈总舵主利用和乾隆的关系反清，谁知却被他干净利落的拒绝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倒是老衲目光短浅了！”，天镜也出声附和。

“世玉，就算不为你自己，也该为这些兄弟们想想。台湾那边的天地会兄弟，现在的日子过得都还不错！那林天红现在都是知府了，你若是想和鞑子打仗，想必陈总舵主也会给你这个机会！”，洪熙官将天地会下属的前途摆在了他的面前。

将来红花会大军压境之际，他们这些武林高手或许还有机会逃脱。那些下面的会众估计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一念至此，方世玉心灰意冷，挥手道，“罢了罢了，一切就都照禅师和洪大哥的意思去办吧！”

天镜禅师和洪熙官对望一眼，最后还是天镜禅师道，“老衲和那陈总舵主算是还有点交情，就由我去走这么一遭吧！”

商议妥当，天镜禅师立刻快马加鞭往福建赶去。一脸累趴下了好几匹马，他终于在三天时间赶到了福州。

到了福州找了个客栈洗漱一番，再打坐养好精神，这才往红花会总部行去，到了门口报上名字，不一会儿陆菲青就迎了出来，“禅师有礼了，快快里面请！”

“多谢陆当家的！”。刚走几步天镜禅师就忍不住问道，“陈总舵主今日可在？贫僧有要事和贵会商量。”

“总舵主正在处理军务。和参谋部的人商量对广东的作战计划，禅师若是着急的话我这就进去通报！”，陆菲青摸了摸胡子道。

“那就劳烦陆当家的了！贫僧所来也是和广东有关！”，天镜禅师双手合十行礼道。

说话间俩人到了会客厅，陆菲青引着天镜禅师坐下后，吩咐人送上茶水斋点。这才去找陈家洛说明天镜禅师的来意。

“他是想为天地会找个出路吧！”，陈家洛对莆田少林寺并无好感，在他看来藏有于万亭遗书的少林寺就和藏有传国玉玺的静念禅院一般，都是试图在天下大乱中为自己的教派谋取利益；出家人你就出家好了，别特么的牵扯到政治里面。

“天地会毕竟树大根深。若是能收复了对我红花会大有好处！”，陆菲青见陈家洛语带讽刺，连

忙劝道。

“多谢陆三哥提点，小弟明白！”，自己在台湾和南洋都同天地会合作的还可以，只要他们的条件不太过分，倒也不是不能合作。

“天镜禅师，许久不见，您这是越来越宝相庄严了啊！”，看着他愁眉苦脸的样子，陈家洛忍不住出言刺了一句。

“老衲老了，总舵主倒是风采依旧啊！”，和尚都是好脸皮，天镜禅师丝毫不以为意，不过他知道广东那边已经开打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也不兜圈子直接开口道，“老衲此来是想为广东的天地会兄弟们求一条出路！”

“哦？天镜禅师的意思是想我红花会怎么安排他们？”，陈家洛直接问道。

“额，我天地会眼下在粤北、桂西占了不少地盘，红花会若是肯将这几个府交给我天地会管理……”

“绝无可能！”，还没等他说完陈家洛就断然拒绝，“一者你天地会不过是占了几个小县城，哪有几个府的地盘，二者当初在台湾之时我红花会也不是没有把府县交于你天地会管理，后果你们都看到了，百姓过得还不如在鞑子治下呢！再说了我红

花会迟早是要统一天下的，你天地会到时候如何自处？占据这几个府自立为王么？”

这一段话说的天镜禅师无言以对，毕竟台湾天地会那帮人当初干的事情的确不怎么地道，再者说了，就算真给他们几个府，又能怎么样呢？迟早还是会被红花会收回去的！

“哎，看你也没想好该怎么办！”，陈家洛摇摇头道，“照我的意思，就依照台湾天地会的处置办法进行处理吧，想回家种地的红花会给分地，想当兵的通过红话会的筛选就能当兵，你们这些头目么，和林天红一样挂个官职！不愿归顺我红花会的，可以去南洋、去交趾、去暹罗，我红花会送上一笔路费，还有刀枪兵器，你们在那些地方打下多大的地盘都归你们！”

“至于广东么，我们进攻的时候你们愿意帮忙就帮忙，不愿意帮忙就躲得远远的，别给我们捣乱就行！要是被我们发现你们在后面使坏就别怪我红花会不留情面了！”，天地会的那点力量并没有被陈家洛放在眼里。

“哎！”，天镜禅师长叹一口气，自己这几年的努力算是付之东流了，可是不从又能如何？

第三百六十三章兵围南京

“就依总舵主的意思！”，弱者是没有多少选择权的，天镜禅师无奈的答应了陈家洛的方案，“天地会的这些兄弟就拜托给贵会了！”

“禅师请放心，只要他们这些人遵循我红花会的规矩，定然会平安无事，可他们要是仗着自己身怀武艺就为非作歹，这可就休怪的我红花会不念往日情分了！”，江湖中人散漫惯了，受不了规矩约束，有些事情还是提前说清楚比较好，“要是那些过不惯安稳日子的，禅师不妨劝他们去南洋等地。”

欧洲人占领美国、澳大利亚等地靠的是罪犯，那么红花会现在把这些犯罪预备役扔到新开拓殖民地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等打下其他地方了，把那些不守规矩的武林门派，乡绅世家什么的全都流放到殖民地去，再派人统一管理，这些阴险狡猾且有武力做后盾的人就去祸害那些当地的土著吧！

确定了大方向，陈家洛又和天镜禅师细细的商议起各种细节来，一直到月上中天，总算是把如何对待两广天地会的策略定了下来。

广东的清军本来就在之前损失了不少，外有红花会从湘南、闽南两路派出陆军进攻，水师也大举进攻广州，内有天地会四处起事，帮着红花会打探情报、诈开城门、劝降军官，没过多久整个广东就落入了红花会手中。

因为丁忧回家的李侍尧倒是运气好逃过这一劫，不由得在家中暗呼庆幸，顿时断了丁忧后继续为满清效力的心思，开始琢磨起自己的出路来。

南边的浙江和西边的安徽都已经落入红花会控制中，东边的海面上又被红花会的舰船封锁，江苏顿时陷入到三面环围之中。

江苏涉及到漕运的安危。若是这条线断了，京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朝廷对江苏的重视远在安徽、湖北等地之上，所以尽管朝廷现在已经快揭不开锅了，还是从山东和京城调集了数万援军进入到江苏境内，试图以长江天险和南京坚城拦住红花会前进的步伐！

在收复广东后红花会的军队稍事休整。留下足够控制广东的兵力后，迅速开往江苏；湖北这边的部队因为比广东方面早完成任务，在修整好之后补充完弹药和新兵就顺江而下，三日之内连下当涂、马鞍山等地，直逼南京城墙。

在第一支出城作战的清军骑兵被红花会全歼之后，所有的清军都龟缩在了南京城内，试图依靠城墙抵挡红花会的攻势。

耿晨没有直接攻城，反倒是开始不慌不忙的清扫起周边的清军据点来，经过半个月时间。周边的**、句容、溧水等地尽数落入红花会手中。

于此同时，林虎的兵力也由杭州北上，接连攻克湖州、苏州和常州；海军由松江进入长江，攻占松江、常熟等地，与林虎在镇江会师。

到了此时，江苏的大半已经落入红花会手中，仅仅剩下了江南的南京和江北的一小半地盘，林虎和耿晨所率领的陆军和苏昌全的海军将南京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大人。南京城高墙厚，城内又有十万精兵！大人尽可放心！”。江苏巡抚府中，师爷好言安慰道，“大人只需坚守不出，用不了多久敌军自会退去！”

“莫说这些没用的话！南京自古易攻难守，除了开国时打退了郑成功之外，那次进攻不是迅速陷落！”。江苏巡抚心中直骂娘，为啥劳资这么倒霉被派到江苏来了，如今城外十多万大军围困，自己这次怕是要交代到这里了。

“兵法有云，十倍围之。如今城外只有十数万军队，此战的结果犹未可知，大人万万不可在众将面前说这种话！”，师爷赶紧劝道，同时琢磨着若是城破了自己改如何改装打扮，带着这些年弄到的银子跑路。

“只能守一天看一天了！”，明德叹气道，“希望圣上能早发援兵驱除城下的贼军！”

“南京一丢，贼军北进再无阻挡，朝廷断然不肯坐视南京失陷，想必现在朝中诸公都在为南京筹备援兵吧？”，师爷出言附和，可是朝中的情况他清楚，先前来的两批援军已经掏空了朝廷的口袋，现在山东几乎都没办法压制那些造反的乱民了，京城中剩余兵力也不多了，听从朝廷命令的蒙古部落的青壮也都消耗在了前几次的战斗中，没有十年八年恢复不了实力，再想调兵只能从山西想办法了。

“弘历小儿果然不安好心！”，庄亲王如今已经占了东北，看着爱新觉罗家的江山版图一天天缩小，不由得咬牙切齿的骂道，“祖宗的基业都被他败成什么样子了！”

“王爷，侄儿已经从罗刹人哪里借了一千精兵，并有五千上好的火枪，再加上蒙古诸部和咱们手中的兵力，可以开始进攻山海关了！”，正怒骂

间，弘昼从外面进来说道。
“好！果然是咱们爱新觉罗家的好子孙！”，庄亲王拍着弘昼的肩膀赞道，“如今朝中兵力空虚，咱们必能一举破关！”
“王叔不妨等一等！”，弘昼赶紧拉住庄亲王，“如今红花贼围困南京，山东、京城和河南已经抽不出兵力了，恐怕朝廷要从山西调兵了；等到山西空虚之时，咱们从大同入关岂不方便？”
“侄儿果然好算计！”，俩人齐声大笑起来。
“怎么！都哑巴了！”，朝堂上，乾隆冷着脸看着鸦雀无声的群臣，“南京到底怎么办？你们倒是想个办法啊！”
“眼下只有从山西调兵了！”，一名早已投靠庄亲王的满人大臣说道。
“对，其他地方已经没有兵了！”，一拨儿满人大臣连忙附和！
“可如果庄逆从山西入关怎么办？”，一名汉臣出言反驳道。
“东北接连战事，他还哪能有实力入关？”，这位不知是故意的还是真不知道庄亲王已经得了罗刹人的援兵。
“传旨，山西立刻抽调三万绿营，河南和山东

再各出一万人，立刻增援南京！”，一番争论过后乾隆下旨道。

第三百六十四章激战

比江苏巡抚更着急的是一代名臣——两江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治下的安徽、江西、江苏三地现在只剩下了半个江苏，就算这次能将红花会击退，明德或许还能留一条命，他恐怕就该交代了！

想要保住自己的小命，那么仅仅是击退红花会还不够，只有大败红花会，最好在杀上两个有名号的贼酋才能有机会在乾隆面前挽回形象。

明德只想守住南京，尹继善不仅想守住南京，还想进行反击，所以如今南京城内官位最高的两位官员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这导致南京守军有些无所适从；今天刚接到命令说准备出击偷袭红花会驻地，刚整理好又收到严令禁止出击，违令者斩的相反命令。

现在南京城被红花会围的水泄不通，林虎率部从城南的聚宝门开始攻城，苏昌全率领的海军千百艘舰船铺满南京江面，从上新河、下关围城；耿晨则带兵骚扰朝阳门。

红花会将士兵分为数队，每天从早晨天蒙蒙亮开始就轮流对城门展开进攻，每一支小队打两个时辰就换下一队，一直到天黑方才退去。

到了夜间，也不会让清军安睡，红花会的炮兵根据白天热气球帮忙标注好的射击单元不定时向城内清军大营发射炮弹。这一天天的骚扰折磨的清军苦不堪言，打又打不过，睡也睡不好，就连吃饭都得随时准备躲避从天而降的炮弹。

一连进攻了五六天，清军的意志几乎被消耗一空，有些士兵甚至在城墙上防守时就开始靠着城墙打呼噜，然后死在红花会狙击手的子弹之下！

今天风向刚好，红花会立刻借机放出热气球，将劝降的文书雪花一般洒向南京城中。这些守在一线的绿营士兵开始心思浮动。

“大哥，咱们这些汉人在城墙上卖命，那些满人却躲在城内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这还不是给他们满人打仗，如今连肉都吃不上一口，这也太欺负人了吧？”，营地角落。一名把总看着手中的黑窝头，愤愤不平的说道。

“那你还想如何？”，被他称为大哥的人无精打采的啃着窝头。

“大哥。”，把总压低了声音，左右打量一番才说道，“等红花会入城了咱们就降了吧！我听人说只要是投降的，红花会并不会过于为难。”

“切，做出这幅样子做什么，这营中又有哪个

想给那些大人卖死命的？”。大哥嗤笑一声，“我看只要红花会进了城，除了那些满蒙士兵和总督大人、巡抚大人的亲兵，其他人绝不会和红花会拼命，你到时候想投降可得快点！”

这段时间红花会的主攻方向一直是聚宝门、朝阳门和水路的下关方向，所以清军也把其他城门的守军往这几个地点调了不少。

可是暗地里红花会却把军中所有工兵都调集起来，在仪凤门附近挖地道，经过这些日子的努力。地道已经挖到了城墙下面，上千斤火药也被运到了地道里面。

这天夜里。正当仪凤门附近的士兵正在呼呼大睡的时候，突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原本坚实无比的城墙猛地被炸开一道两丈多宽的缺口。还没等周围的士兵从爆炸的震慑中醒转过来，成千上万的红花会士兵就杀到缺口处。

“兄弟们，杀啊！”，杨大柱一马当先带着自己的团冲到了最前面。迅速冲过缺口将这一处战略要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红花会的士兵源源不断的从这里进入南京城中。

“你们顺着城墙向两边走，赶紧打开其他地方的城门，其余的人跟我冲，去把两江总督尹继善和

江苏巡抚明德给我拿下！”。见援兵已经到位，杨大柱立刻带着自己的团按照计划往城中央的总督府扑去！

“大人，如今红花贼已经进城了！现在已经是事不可为了，您赶紧走吧！”，总督府内，仅仅穿着**的总督幕僚袁枚急匆匆的冲进来说道。

“城内还有十万精兵！岂会这么容易就让红花贼破城！”，尹继善咬牙启齿的说道，“快快传令将咱们八旗的精兵都调集起来，随本官杀贼去！”，尹继善出身章佳氏，乃是不折不扣的镶黄旗旗人。

“大人......”，袁枚还想再劝，接下来的话却被尹继善恶狠狠地眼神堵住了。

不消片刻功夫，尹继善就收拾妥当，迅速带着亲兵出府来到附近的八旗驻地，这些八旗的老少爷们们也整好了队伍，尹继善拔出宝剑大声喊道，“如今红花贼已经进城，那些汉军绿营无用，已经挡不住了，南京城如今只能靠我们了！只要把红花贼赶出城去，本官许你们三日不封刀！无论是金银财宝还是美貌女子，任由你们取用！”

“杀啊！”，这些八旗子弟隐藏在血脉中的强盗基因被尹继善激发，各个红着双眼跟在尹继善后

面冲出营去。

一刻钟后，这些强盗和杨大柱所带领的团正面碰上，“前排下蹲，开枪！后排上前，开枪！”，杨大柱丝毫不见惊慌，冷静的发布着命令，“将炮推上来，换霰弹！”

一阵儿爆豆般的枪声过后，八旗军的前锋被削去两层，“他们装药子需要时间，咱们赶紧冲上去！”，尹继善挥舞宝剑催促他们上前。

嗬，还有些胆子，现在距离过近，最多还能发射一轮，杨大柱心中冷笑，莫以为拼刺刀你们就能赢我们！“最后一轮射击，然后准备拼刺刀！”

再一阵枪声过后，这些红花会的士兵平端步枪，刺刀微微上扬，三人一组向八旗兵扑去，两队人很快杀成一团。

对面的清军足足有万余人，而杨大柱的手下仅仅有一千多人，可是这些人却丝毫不见胆怯，直直的冲向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硬生生的将这一万多清军拖在了此地。

半个时辰过后，后援的军队终于赶来，这一万多八旗士兵顿时失去了最后一丝胆气，迅速被歼灭，而杨大柱的手下损失过半！

ps：感谢9316国庆、火鸟111和glwzero10的

月票，感谢逍遥星蓝的打赏。

第三百六十五章英雄和汉奸

经过三天三夜的鏖战，南京城终于落入到红花会手中，尹继善和明德先后死于乱军之中，城中的满蒙士兵几乎被全数歼灭，绿营中除了这俩人的亲卫外，其他士兵大多选择了投降；最后红花会将城中的满城攻破，仿照杭州的例子将所有城内居民全数关押到了俘虏营中，等候他们的将是漫长的劳役。

可是这次红花会算是遭受了成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尤其是担任先锋的杨大柱部，损失几近过半，就连他本人也身受重伤，现在还在医疗营中休养呢！

“这些都是我华夏的好男儿啊！”，在收到伤亡数字后，陈家洛长叹一口气，“这些人的英名当永世传颂，传令下去！命令耿晨和林虎立刻带着那些满蒙俘虏和满城中人在南京寻找风水宝地立碑祭祀！让几所大学尽快做出纪念碑的方案来！”

“总舵主此举大善！”，陆菲青和严新同时点头，时人最重香火祭祀，有了官方的供奉，想必日后红花会军队的战斗力又能再高几层，“只是这碑该如何立，还要总舵主给个方向！”

“嗯，我想过了，此碑不仅要刻上我红花会阵亡将士的英名，还要刻上历朝历代为护佑我华夏和异族作战的英雄，对了，还要仿照岳庙例，将历朝历代那些恬不知耻的汉奸贼子的名号也立碑刻上受万人唾弃！”

“如此以来，这名单可是要慎重选择啊！”，众人纷纷陷入思索。

一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一是想和其他学校分个高低，各个大学很快拿出了自己的方案，陈家洛从中选了和后世自己看到的那一面纪念碑类似的方案。

经过三个月的加班加点。累死了不少满蒙俘虏，华夏英雄纪念碑终于在紫金山下落成，碑高十余丈，分作四面，正面写着华夏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两侧和背面镌刻着无数英灵的名字。名字现在只刻了小半面碑，都是红花会前期捐躯英雄；接下来红花会专门成立的纪念碑管理部门要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搜集历朝历代英雄的名字，在经过公示且没遇到强烈反驳后再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碑上。

在纪念碑底座，四周刻着一圈圈的浮雕，有管仲率领齐军北占山戎，李牧出击雁门横扫匈奴，蒙恬三十万大军收复河南地；卫青大破单于、霍去病

封狼居胥；再往后是陈汤斩郅支单于，豪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窦固在天山大破呼衍王，曹操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

　　在接着看下去。是武悼天王冉闵率军与胡人厮杀；是祖逖率军北伐，是刘琨拒守晋阳；是谢玄淝水破苻坚；是韦睿三尺竹仗战钟离，是陈庆之羽扇白马所向无敌......

　　再转向另一侧，有隋朝卫王杨爽两破突厥；有李卫公北灭东突厥，西破吐谷浑；有薛仁贵三箭定天山；有李绩破东突厥、高句丽；有苏烈征西突厥，平葱岭，夷百济，伐高句丽；有刘仁轨白江口却倭寇；有杨业死战陈家谷；有狄青铜面战西夏；有宗泽保卫东京；更有岳武穆大破金兀术。韩世忠大战黄天荡；虞允文采石矶大捷.......

　　然后又有孟珙抗金御蒙；有余玠防蜀；有王坚、张珏钓鱼台击毙蒙哥大汗；有泰州殉国的李庭芝，崖山殉国的陆秀夫、张世杰；有徐达、常遇春驱除蒙元；有朱棣远征大漠；有于谦死守北京；有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大破倭寇；有李如松、邓子龙朝鲜平倭；有熊廷弼巡按辽东；有毛文龙死战皮岛；有阎应元死守孤城；有李定国两蹶名王；有郑成功收复台湾.......

与之对应的汉奸碑就要小上许多。上面所刻的人物也是各个面容猥琐，尽显对异族卑躬屈膝之能事，第一个就是投靠老上单于的汉宫太监中行说；帮助羯赵石勒屠戮汉人的张宾；再有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儿皇帝石敬瑭；帮助契丹由一个小小部落发展壮大的韩延徽；出仕西夏的张元；金国扶植的傀儡皇帝刘豫；害死岳飞的宋高宗、秦桧等人；率部投降导致四川尽失，献策突破襄阳灭亡南宋的刘整；亲率族人加入元军，清剿汉人“反贼”，“不幸”死在军中的衍圣公孔元用；以淮西地降元的夏贵......

再往后是死守襄阳但晚节不保的吕文焕；拱手献安庆的范文虎；主动投鞑的范文程；紧随其后的宁完我、鲍承先；第一个降金的边将李永芳；三顺王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主动剃发的孙之獬；然后又是一个孔家后人。主动带着全家剃头的衍圣公孔衍植；平台三汉奸黄梧、姚启圣和施琅......

这里面最让人惊讶的就是陈家洛竟然让人把宋高宗和前后两位衍圣公的画像刻在了汉奸碑之上，对此下属多多劝言，有说要为尊者讳请求去掉宋高宗的，有说要孔家代表着读书人，为了收服读书人之心。还是得把这两位衍圣公的画像也挪下来。

对此陈家洛冷笑一声，“若非赵构那厮默许，秦桧有安敢动岳武穆分毫？为他赵家一家的利益牺牲无数汉人，不是汉奸是什么？至于孔家，历朝历代待他还不够宽厚么？结果来一个异族就降一个异族，若是仅仅投降保全自己也就罢了，那主动带兵杀戮我汉人，主动剃发又算什么？这样的人当不得汉奸二字么？”

至于读书人，陈家洛心中暗自数落，看看这碑上的人名，那个不是饱读诗书之辈；自古后袋读书人莫过于大宋，结果呢大宋出的汉奸最多！

“这些也就罢了，你们在理一个现在还活着的汉奸名单出来，等我红花会大军压境之际，他们再不回头就把他们的画像也刻在上面！”

然后他们报上来的在世汉奸名单中，纪晓岚排在了第一位，理由是帮着奴酋修订《四库全书》，焚书十五万册，毁我华夏传承无数；消息传到京城，纪晓岚吐血三升.......

第三百六十六章漕帮

主持了纪念碑的建成典礼、拜祭完那些华夏英灵后，陈家洛就留在了南京，按照他的设想，这里比现在的京城更适合做首都；因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的罗刹并没有多少实力给华夏造成威胁，用不着将帝都设在北边，而将来华夏要发展的方向是广袤的海洋和遍布四海的殖民地，将首都设在沿海有利于对海外的统治。

至于说安全问题，华盛顿、伦敦和东京都在海边不远，现在的华夏可不是常公所处的时代了，有了如此强大的海军还能被敌人打到首都门口来，那只能说后人太不肖了。

心中有了打算，红花会的高层也开始逐渐从福州搬迁到南京，见到如此情况，以徐守愚为首的文人们似乎发觉了什么，劝进的文章再次像雪花一般飞到陈家洛的办公桌上，不过这一次他却没有出言斥责，因为时机也差不多该到了。

如今红花会已经掌握了大半个南中国，又占领了前明的都城，如果再只用红花会的名头进行统治，恐怕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登基开国已经是必须去做的事情，

当然之前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比如举办仪式的场地建设、城内的治安梳理、仪式的流程、国号年号等等。

就在红花会的军队修正完毕准备进攻苏北的时候，陈家洛又迎来了一批北方的客人，漕帮的帮主带着亲信走了程淮秀的门路求见陈家洛。

漕帮啊！光论人数的话，甚至比红花会还多，他和天地会堪称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两个帮派；不过这个位面和真实历史还是稍有差距，在历史上漕帮的总部应该在杭州，而现在却变成了扬州。

可是就算是扬州现在还没打下来，红花会现在也把大运河占了一半。漕帮的饭碗现在可是捏在了红花会手中，由不得他们不提前来联系。

既然如此，那就见一见吧，反正他们也不是对清廷死心塌地之徒，漕帮上上下下几十万号人也是一笔不小的资源，如果利用得当的话未尝不会给红花会带来好处。

到了会客厅。漕帮的几位代表战战兢兢的坐下，当初陈家洛帮着盐帮和漕帮打擂台的事情可是过去没多久呢，这些人还记得陈家洛的样子。如今他们纷纷庆幸当初没有出阴招，不然今天恐怕就进

不了这个门了。

“潘帮主此来有何要事啊？”，陈家洛现在事情多，也懒得和他们客套直接问道。

“草民恭贺总舵主拿下南京，现有一份薄礼送上，还望总舵主笑纳！”，说着他拿出一张礼单恭恭敬敬的递了过去。

陈家洛接过扫了一眼。漕帮不愧是天下第一大帮，出手可谓不凡，不过相对于这点银子，他更关心那几十万漕帮帮众，“如此多谢了，不过潘帮主此来只是为了恭贺陈某么？”

见他又含糊了几句，陈家洛不耐烦的说道，“陈某事物繁忙。若潘帮主再不说些有用的，那陈某就只好送客了！”

一听这话。几名漕帮代表立刻跪倒在地，“还望总舵主可怜漕帮上下数十万帮众，给咱们一条活路吧！”

“起来说话！”，在陈家洛严厉眼神的注视下，这些人起身重新回到座位上，不过也只是略微沾一沾屁股罢了。陈家洛等他们坐好才问道，“你们想我红花会给你们一条怎么样的活路？难不成还想从江浙往京城运粮不成？”

“不敢！”，众人又要下跪，却被陈家洛冷哼

一声逼了回去，潘帮主连忙分辨道。“我漕帮先祖也是洪门中人，眼见汉人江山光复在即，断不会再做此投敌之事！”

“嗬，那我倒要问问广东那边的天地会认不认你们，你们帮中不是还有乾隆的御赐盘龙棍么？”，漕帮三位祖师中确实有两位洪门中人，可是他们终究是归附了清廷，和洪门成了大仇人，由青转红,批红挂彩;由红转青,三刀六洞可不是白说的。

“总舵主，那不过是权宜之计！”，潘帮主苦着脸说道，先前的时候漕帮得了这东西可没少显摆，谁知现在却成了催命符。

“罢了，也懒得和你们计较了，说说吧，你们有什么打算？”，陈家洛说道。

“启禀总舵主，这扬州向来都是我漕帮和盐帮的势力，眼下红花会正整军北上，我漕帮愿意配合盐帮将扬州献给贵会！”，虽说漕帮实力比盐帮强，可谁让人家在陈家洛后院有人呢，潘帮主可不敢抢功。

“如此就多谢潘帮主了！”，陈家洛依旧是风轻云淡的样子。

潘帮主咬咬牙说道，“还望总舵主看在鄙帮还

算服帖的份上，在得了天下之后将漕运依旧交给我漕帮去做！”

呵，他们也看出清廷命不久矣了？不过么这件事情是没办法答应的，陈家洛摇摇头，“我没打算把都城放在北边，这件事怕是不能答应潘帮主了！”

京城在北，漕帮从南到北运粮，这几乎已经成了在他们心中不变的真理，陈家洛的话就好像晴天霹雳一般，把他们心中的谋划全部打碎。

他们愣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之前所做的打算都是以此为基础，现在前提条件没了，他们当即就傻了眼，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谈了。

“你们是想为你们自己的将来打算呢，还是为那数十万帮众打算？”，等了一会儿陈家洛缓缓问道，“话我提前说在这里，我红花会治下可不允许出现数十万人的大帮会，其中的缘由不用我说了吧？”

既然红花会不打算在北边立都，那么对漕运的仰仗就降到最低，漕帮也失去了讨见还价最有力的武器；在运河上捣乱威胁京城的粮食供应？这怕是正中了红花会下怀吧？

这数十年漕帮过得顺风顺水，这几位大头目早

就被富贵日子泡软了骨头，交换了个眼神，潘帮主垂头丧气的问道，“不知总舵主打算如何安置我等？”

ps：感谢glwzero10的月票。

第三百六十七章运输公司

“你等这么多年想必也攒了不少钱财了吧？到老了还要为漕帮费心费力的何苦呢？不如带着钱财回家安享晚年吧！至于贵帮的兄弟，我红花会自有安排！”，底层的人好收买，这些高层若是不识趣的话，那就只能换人了。

“不知总舵主打算如何安置咱们会中的兄弟？”，潘帮主开始转动心思，数十万人的大帮会可不是那么容易安置的，如果红花会安排不妥，下面出了乱子不还是得他们这些人来收拾摊子？到时候说不定又能多要一些。

他这点心思哪能瞒得过陈家洛，在他看来这漕帮就像是后世的老旧大型国企，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求，但因为庞大的体量让政府不敢轻动，一次次的把资金投入到这个无底洞之中，肥了那些当官的，底层的员工依旧贫困。

不过好在现在正是急剧变革的大时代，数十万人的就业机会并不难找到，现在随着红花会工业化的发展，商业迅速扩张，对于运输业的需求日益增加，漕帮之前干的就是运输的活路，将他们改造成运输公司岂不是正合适，当然这种涉及到国家安危

的行业必须得控制在自己手里，那些帮中原有的头目就让他们该干嘛干嘛去！

“我打算成立一个运输公司，让这些帮中兄弟加入到公司之中，利用舟船车马让红花会治下的各种物资能够通行天下！”，当然这个公司不仅有漕帮的人员，将来还要加入晋商通行北方的大车队，西南的茶马帮，各地的镖局等等，或者可以根据区域分别成立分公司？

“不知这运输公司的章程是？”。潘帮主小心翼翼的问道，他还是不甘心，想在其中谋取一些利益。

“我已经选了专人负责此事！潘帮主若是有兴趣不妨和他去谈谈！”，陈家洛已经快没了耐心，这些人到现在还不死心，莫不是以为红花会好说话？

将他们丢给红花会方面运输部门的负责人。陈家洛转身处理起了其他事务；漕帮中人看到运输部门详细的规划后对继续控制漕帮失去了信心，不过潘帮主想着自己在运河上经营多年，里面的门道样样清楚，要是自己照着这个样子开个公司说不定也能继续发财。

既然有此想法，他就向运输部门提出自己的意

见，运输部门讨论一番同意了他创业计划，于是潘帮主等人兴冲冲的回到扬州开始筹办自己的运输公司。

等到扬州无血开城后，他就聚集起帮中的兄弟说起自己的创业打算来，可是除了一些亲近的弟子、亲戚。并没有多少帮众响应，他们都被红花会贴出的招工启事吸引了过去，潘帮主给的饷银和红花会开出的工资实在不是一个档次的。

初时他还不以为意，仗着自己人脉广，通晓运输事务拉着手下这批人就开始跑生意，你还真别说，开始的时候还真被他拉到了好几个大单子。可是货物一上路这些帮众的老毛病就又犯了，不是夹带私货就是偷盗货物。货物到达预定地点后比单子上的数目整整少了三成！

潘帮主很是出了一次血才把货主安抚好，可是自此之后潘帮主再想接生意可就不容易了；眼看着自己的公司一天天败落下去。潘帮主无奈之下再次找到红花会运输部门求教，在他们的指点下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完善的检查体系，再开革了一批偷奸耍滑的害群之马后，又招收了一批老实听话肯吃苦的员工，公司这才慢慢恢复活力。

等到潘帮主老去的时候，他的公司已经是江浙

一带最大的私人运输公司了。和江浙一带的大工厂主合作推出的江浙沪包邮业务更是受到商家的一致好评。

和漕帮又类似遭遇的还有广东的十三行，因为地处古代中国唯一、世界第四大的对外通商口岸，这些人家这么多年来光靠着买进卖出就赚了山海一般的银子，虽然这几年受到福建的冲击，可是中国如此之大还是为他们留下了足够的利益。这些人也以为这种躺着挣钱的日子能继续过下去。

可是随着红花会地盘的逐渐扩大，福州、厦门、宁波、杭州、南京等地纷纷开设了新的商埠，据说红花会还打算在松江一带建设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这下子广州那边的生意就渐渐的没落下来，十三行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他们就好像当初的明珠一样，在整个大陆处于封锁状态的时候，他们背靠中国，面向全世界，挣钱实在是不要太容易，可是等到大陆整个开放了，他们依旧抱残守缺，不思进取，那么没落就是迟早的事情。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缺乏眼光，十三行之中的潘家从红花会的发展中看到了商机，发现红花会现在对工厂建设十分看重，而他们又相对缺乏建设工

厂的资金，于是潘家掌门人潘振承不顾家人反对，将所有积蓄都投入到工厂建设之中。

数十年之后，等到潘家下一代潘有度上位的时候，潘家已经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富豪，而那些其他十三行的后人们，要么依旧啃着快要消耗干净的祖宗基业，要么败光了家产远赴海外寻找机会；潘家竟成了十三行唯一更胜往昔的家族。

同时打下广州之后，留给红花会处理的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处理澳门；当红花会大军进入广东之时，葡萄牙人如临大敌，开始时候还想借着枪炮的威力威胁红花会，可是看到海面上那些遮天蔽日的风帆和无数火炮，陆地上陆军那整齐的队伍和看起来比他们用的还要先进许多的步枪，他们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不过红花会却并未进攻澳门，只是派了一个营驻扎在澳门周边监视着这些西洋人，一直到广东全境肃清后才有使者来到澳门，送来了红花会对澳门的处理办法！

第三百六十八章澳门

孔传流在卫兵的护卫下信步走在澳门的大街上，街道两边的建筑破朽不堪，偶尔看到从各个角落探出头来窥视的当地居民也是个个面带菜色，孔传流不由得轻轻摇头，地理位置如此优越的通商口岸为何成了这个样子？

其实这一切的根源都是葡萄牙人自作自受，葡萄牙人妄图独占澳门口岸，一直禁止其他外国人进入澳门，而他们自己又没办法提供足够的交易商品；1745年3月22日,葡王若奥五世颁令禁止外人在澳门结婚;1746年3月9日,葡王室发文禁止外人在澳门停留，这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实行禁绝政策的极致。

于是其他外国人将交易地点改在了广州，没有交易就没有收入，这导致了澳门陷入到极端贫困之中，就连议员的工资也发不出来，至于主教的薪水则改成了用火药支付，那些维护治安的军官和士兵更是连肚子都填不饱。

可笑的是广州方面不仅没有为成为外贸中心而惊喜，督抚以“臣等详查澳门原系内地，西洋人不过赁居，岂容澳夷视为已物？如云澳门为西洋人之

地，不便容别国洋艘停泊，岂黄埔内地顾可任其久停耶？”为理由转而建议来华外船的停泊点改在澳门，澳门却一早推辞。

五年前，澳门总督高定玉稍微放松了这一禁令，但还没等到局势有所好转，红花会在沿海开辟的若干贸易口岸就让这中政策上的改变成了无用功；困居在澳门的外国人们开始出售自己能出售的一切东西，红花会之前弄到的太平洋海图就是从他们手上购得。虽然路线仅仅到日本以东不远处，距离美利坚还远着呢，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到达澳门议事会的大厅中，澳门总督、澳门主教、澳门议事会的议员们各个面色凝重，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孔传流。就好像等候法官宣判的罪犯。

“诸位，来让我们谈一谈澳门的问题吧！”，孔传路没有寒暄，直接开口道，翻译立刻将他的话翻译成葡萄牙语。

哗啦啦一阵儿桌椅乱响，在座的澳门掌权人们纷纷坐直了身子。凝神静听孔传流即将吐出的判决词，“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我中华的国土，尔等窃据澳门多年，是不合法的行为！”

“抗议！我等已经在澳门统治多年......”，立刻有人起来狡辩道，但是现在葡萄牙人还没来得及和

我大清签署《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没有正式通过外交文书的手续占领澳门，所以在法律上他们找不到足够的支撑。

“注意！我不是来和你们谈判的，我只是来宣布一个事实！”。孔传流冷哼一声，“如果你们对此事实有异议的话完全可以不听我的么！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下次就该军队来找你们谈话了！”

澳门现在不过数千人，就算全都武装起来又能抗多久呢？更何况这么多年来澳门穷的都快把武器卖光了，难道拿木棍对抗军队么？

见他们不再言语孔传流接着说道，“我红花会收回澳门的统治权后，会派遣官员来对澳门进行管理，尔等若想在澳门继续居住下去需得遵循我方法律及政府的管理。如有违反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处于驱逐、监禁乃至处死的惩罚。”

“若是我等想要离去呢？”，澳门总督问道。现在的葡萄牙人可拿不出和红花会抗衡的实力，他现在只想着拿着多年的积攒回家去。

“悉听尊便，若是想离开澳门，在官府报备后，经过检查确定该人未曾携带贵重文物、水文资料等违禁物品后即可乘船离开！”，一般文物也就罢了。万一有国宝被带走就太可惜了。

“你们无权对葡萄牙帝国的贵族进行检查！”，总督大人气急败坏，检查完了他的金银财宝还能在么！这种事情他可没少干！

“这同样是通知而不是谈判！”，孔传流冷冷的说道，想起红花会强大的军力。总督大人无奈的低下头去，哎，辛辛苦苦好几年，一朝回到出海前啊！

“请问贵会会如何对待我等？我等可否在澳门继续传教？”，澳门大主教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

“我红花会的宗教政策是信仰自由，只要贵教派通过宗教局的审核确定并非邪教后，主教先生再通过传教资格考试就可以继续在澳门传教了！”，孔传流细细的将红花会的宗教政策解释了一遍，主教略微放心了些。

“如果我等想继续留在澳门呢？”，一名商人出身的议员问道，他除了澳门的一个小店面已经没有其他财产了，根本买不起回欧洲的船票，还不如留在这里寻找机会。

“想留在澳门的人需要去官府申请临时居留权！如果经过审核确定你没有犯罪记录又有在澳门居住的充足理由，那么就可以获得一年期的居留权，以后每年审核一次，如果再此期间违反了澳门

的法律，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实施驱逐、监禁乃至处死的不同惩罚！”，到了红花会的地盘就得服红花会的管。

一听红花会并未打算将他们全部驱除，大多数人松了一口气；几名军官又起了别的心思，“不知澳门的防务由谁负责？我等原本就是此地的军官，愿意继续为澳门的安全出一份力！”

孔传流摇摇头，哪有把军事权力交给别人的道理，“澳门的防务工作将由军队和警察系统双方合作完成，目前我们在澳门并不打算雇佣外国人！”

看着他们沮丧的样子孔传流给出了其他的路线，“不过我红花会在南洋等地多有雇佣军队的习惯，他们在广州有联络点，各位不妨去碰碰运气。”

有回答了几个问题，孔传流慢慢的收拾好东西站了起来，“诸位，我红花会再给出三天的时间供诸位考虑，三天后的现在，如果还没收到诸位全部接受我方条件的答复，我方就立刻开始攻打澳门！”

ps：感谢帝王就是我的月票。下周就是俺在起点写书一周年，当天万更纪念，提前说下，求订阅求打赏。

第三百六十九章经纪人门德斯

还没等到第三天，澳门总督就派人到孔传流处表达了全盘接受红花会条件的意向，红花会的大军顺顺当当的开入了澳门城中。

在经过一番仔细的盘查鉴定之后，收回了一些珍贵文物，总督大人带着无比庆幸的心理紧紧抱着自己多年的积蓄登上了返回欧洲的商船。

能走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买不起船票的人还是留在了澳门，排着队前去移民管理部门申请临时居留权，也有一些士兵和军官打算去广州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份雇佣军的活儿干干，好攒点钱回欧洲去。

“尊敬的大人您好！”，那天在会谈时向孔传流提出居留权问题的小商人豪尔赫-门德斯在办完临时居留权手续后陪着笑脸问移民部门的官员，“您看我们每年都来办理手续实在是太麻烦您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永久的居留权？”

“当然有，我红花会欢迎那些能为红花会做出贡献的人加入到我们中间！”，移民官笑呵呵的向豪尔赫-门德斯解释着红花会的政策，“您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式获得永久居留权，第一，投资移民，

如果您在红花会所统治的土地上完成价值一万两白银以上的投资，无论是建设工厂还是开设商铺都可以，再完成投资后向我们提出申请，我们审核完毕后您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永久居留权了！”，说完移民官递过去一张刷着绿漆的金属卡片。

“天呐！一万两白银！”，豪尔赫-门德斯长大了嘴巴，把他买了都凑不出这些银子啊，“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这笔钱对我来说太多了。”

“当然还有，第二种方法就是技术移民，如果您拥有我们所稀缺的技术。在通过考试后就同样可以获得这张绿色的小卡片！”，移民官递过一张表格，“您看看这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技术清单，最后欢迎的是自然学科的教师、科学家，航海人才，军事人才。技术工人......”

豪尔赫-门德斯把这份表格看了又看，最终依旧是遗憾的摇摇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能认识几个字就不错了，这表格上所列的技能没有一项是他可以做到的。

移民官看出了他的窘态，和颜悦色的说道，“如果您一项都达不到也不要紧，您看到表格后面的技能分值了么？科学家十分，技术工人二分......您如果可以帮助我们引进这些人才。您就可以

获得和这些分值相同的积分，只要您攒够了一百分，同样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

现在人才难得，陈家洛为了补充人才也算是煞费苦心，这些人一旦来到红花会的地盘上不仅可以立刻获得永久居留权，还会得到一笔安家的费用及不菲的工作报酬，在为红花会服务一段时间后还可以获得正式加入国籍的资格。

幸亏自己第一天就来了，记得隔壁的那个落魄的贵族好像在数学和天文学上有一定研究来着。还有前街的意大利人布莱恩特大叔似乎是个不错的铁匠，海边的穆里尼奥曾经说过他当过教师……豪尔赫-门德斯瞬间想到好几个名字。他们好像都没来申请居留权，自己或许可以回去劝劝他们？

等等，既然红花会给出了这么优厚的待遇，那么我帮他们得到了如此优越的工作，他们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报酬？至于金额就暂定为他们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好了！豪尔赫-门德斯不愧是商人出身，马上从中找到了商机。

很快的他利用自己在澳门多年。对澳门居民的熟悉为红花会挖掘了不少的技术人才，短短的三个月内就攒够了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积分，并且获得了不菲的收入，他仔细的盘算了下，干这个似乎比自

己开店做生意赚的还要多。于是立刻将店铺租给了别人，自己坐上商船奔往东南亚一带其他的欧洲人据点开始从这里寻找红花会所需要的人才。

不久之后葡萄牙军中有名的火炮手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格斗教官佩佩、被称为天使之翼的操帆手迪玛利亚等人才纷纷在他的劝说下来到澳门向红花会提出申请，在检验了这些人的技术之后，除了澳门驻军的格斗教官北腿谭氏的传人对佩佩的技术略微表示了不屑之外，其他人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并签署了价值不菲的雇佣合同，门德斯又狠狠地赚了一笔。

渐渐地，在亚洲的人才已经满足不了门德斯的**了，他开始尝试着回到欧洲寻找人才，普鲁士技艺精湛的木匠克洛泽、意大利拥有各种奇思妙想的思考者巴洛特利、法国精通黄油加工的巴特兹、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哈维等一大批人才在他的劝说下登上了远赴东方的商船。

在完成这一笔生意之后，门德斯甚至财大气粗的购买了自己的专用商船，跑澳门都欧洲这条线，专门运送从欧洲去亚洲寻找机会的各种人才；在他的船上，如果是普通旅客，不仅需要支付高昂的旅费还享受不到好待遇，如果身怀红花会人才引进表

上所注明的技能，那么你只需要和门德斯先生签下一份合同，那么什么都不用管了，不仅能住好的船舱，还想享受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服务。

很快其他人也看出了门德斯发财的门路，拉伊奥拉、萨哈维等欧洲商人也参与到这场生意之中，不过此时门德斯大势已成，已经不是这些后来人所能抗拒的了的，若是规规矩矩做生意也就罢了，要是那个不开眼的想挑战他的地位，那么门德斯也不介意露出自己的牙齿。

若干年后，在门德斯引进的第三千个人才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名字的时候，移民部门为了感谢门德斯多年的贡献，破例允许门德斯加入国籍，门德斯在接到这一消息后激动地泪流满面！当时与会的其他嘉宾们嫉妒的都要发狂了！

第三百七十章请柬

红花会的军队一直打到山东边界才停了下来，至此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广东、江苏一共八个省落入了红花会手中，顺带还有台湾和海南两座大岛，以及南洋的直接管辖地和琉球、鹿儿岛两处的据点。

自此大半个南方都已经落入红花会的手中，而且又占据了南京这座前明的都城，于是正式建国和促使陈家洛登基的呼声瞬间高了起来。

名不正则言不顺，红花会现在统治的人口和土地远远超过地球上绝大部分国家，如果还使用红花会的名义进行统治就不太方便了，所以开国和登基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

陈家洛也不矫情，顺水推舟的答应了属下们的劝进，开始着手准备大典事宜，吴思华和徐守愚这两位文化人负责在陈家洛的要求下拟定大典的仪式流程，石双英亲自带人负责安保工作，以防大典期间有人来搞破坏，骆冰则利用手中的渠道将邀请管理的帖子撒往全国各地，军方也忙碌起来，各兵种纷纷挑选精兵日夜操练进行阅兵式的演练……

邀请观礼的请柬所发放的对象包括红花会自身

的优秀干部、工商业代表、教育界代表、合作伙伴代表、外国代表等。

远在四川的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也接到了请柬，虽然和陈家洛在路线上出现了分歧，但他们终究还是红花会的元老，这种场合如果不叫他们的话也说不过去。

“二哥。你说咱们该是个什么章程？”，常伯志看着请柬默默不语，自己兄弟和二哥刚来四川之时还踌躇满志。想着只要登高一呼就能唤起无数汉人响应，谁知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一次次被清军击溃，若不是红花会的军队已经到了四川边上，四川绿营都去了边界，自己这次说不定又要逃亡了。

“这是好事。”，无尘道长长叹一声，“怕是老舵主再世。也没办法在短短的几年间闯下这么大的局面，看来我确实是老了，如今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那咱们就去？”。常赫志心里颇不是滋味，现在其他当家的个个都独当一面，自己等人却窝在山寨里进退不得。

“去！”，无尘道长一拍桌子。“只要能看到鞑子被赶出中原。老道这张脸丢了也就丢了！”

河南，归德府，马朝柱的大营之中，眼看着一

批批的清军从自己地盘附近经过，赶去和红花会作战，却再也没有回来，马朝柱一阵阵心惊，自己起事比红花会还早。开始的势头也比红花会大得多，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还是只能堪堪保住归德府，红花会眨眼间却已经占了整个南方，现在又邀请自己去观礼，这是什么意思？

“教主，咱们不能去啊！”，一名属下劝道，“这一看就是鸿门宴啊，咱们眼下和红花会的地盘挨着了，估计他们也想着要吞并咱们，您这去了万一被红花会扣下怎么办？”

“就算我不去，那红花会的大军过来你们挡得住？”，马朝柱苦笑一声，“现在红花会势头正旺，我不能给他们留下进攻咱们的借口，这趟去了也好试探试探，看看陈总舵主打算如何对待咱们！”

“教主，那我跟你去吧！去的时候多带上些教中弟兄，也要以防万一！”，属下说道。

“呵呵，能带多少人？能多的过南京城里的红花会去？”，马朝柱自嘲的笑笑，“罢了，这次就带上百十号人抬着礼物去就可以了！”

“林大哥，您说这次陈总舵主叫您去南京观礼，能封您个什么大官？”，台湾，林天红的宅邸

之中这几日分外热闹。

“以我来看这怕是要封爵位了！”，一人笃定的说道，“依照林大哥的功劳和资历，怎么说也得给个伯爵吧？”

“众位兄弟莫要乱说，红花会中资历和功劳高于林某的不知凡几，就算封爵怕也是轮不到林某人啊！”，林天红现在混得比其他天地会的头领好多了，可是说到爵位他心里还真有些痒痒的，若是真能混上一个传给子孙自己这辈子也算是值了。

琉球，首里城中，中山王尚慕也和臣子们商量着该派谁去参加观礼，该送什么礼物，国书上又该怎么说。

“就按照马司官的意思办吧！这趟劳烦马司官代替本王去南京参加上国的开国大典，务必要让上国满意！”，待一切商量好之后，尚慕说道。

“臣等遵旨！”，马司官缓缓退下，等到了府中又开始琢磨起去了南京先要拜会马大人和苏将军，须得和他们打好关系才能保的马家的富贵。

等琉球一行人登上了红花会的船只，行不远时又有一支队伍中途加到他们当中，马司官定睛一看，竟是萨摩藩的家老；马司官条件反射似得就要缩回脚步，可是一想如今琉球可是上国的正式藩属

了，萨摩藩还地位不明呢！
顿时又来了精神，站在船边大喊道，“对面的可是萨摩藩的大久保家老？还请过来一叙！”
“什么时候琉球人也敢对着我们萨摩藩大呼小叫了！”，大久保一拳砸在桌子上。
“阁下，这琉球正深受上国宠信，眼下乃非常之时，咱们不宜得罪啊！”，手下苦苦劝道，“对方不过小人得志而已，咱们过去应付一番即可！”
大久保长叹一声，乘着小船来到马司官船上，马司官顿时来了精神，不断地说起和红花会一同收复北部五岛的过程，听得大久保心中不断腹诽，要是没有红花会，他琉球还能不能保住本土都是问题，这特么的二鬼子最可恨了！
可现在他只能忍着，不仅要做出专心倾听的样子，还得及时出言附和。
好容易到了南京，大久保赶紧借口要去驿馆从马司官身边逃离。
到了驿馆之中，不仅有倭国、琉球的使者，还有南洋苏禄、渤泥等国的使者，以及西洋人的外交官，众人都喜气洋洋的携带者各种礼物远道前来，等候红花会的大典开启。
ps：感谢星辰下的月光、逍遥星蓝和血x骷的月

票，感谢15186h的打赏。

第三百七十一章开国

大典如期举行，陈家洛身穿十二章纹的明黄龙袍，头戴十二旒冠冕，在祭拜天地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本朝国号定为中华，当然那些文人们颇有不同意见，但对于陈家洛来说的确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至于年号么，陈家洛也懒得想了，直接使用了黄帝纪年，按照这个算今年就是黄帝纪年四千四百四十二年。

登基完了就该封赏群臣了，陈家洛安排了各部门的首脑后暂时安排了陆菲青充当总理一职，他资历够，有没有亲眷，出任过渡总理再合适不过。

其余的戴震出任教育部长，吴思华出任文化部长，高类思出任科技部长，杨德望出任工业部长兼铁道部长，石双英出任内务部长，赵半山出任商务部长，马善均出任财务部长等等，林天红则成为统战部长，从四川赶回来的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也给了闲职挂了起来。

至于军队方面的力量暂时还是由陈家洛亲自管理，现在他还不到自己放手的时候。

接下来就该封爵了，可是如今天下还没统一，明显不太适合封赏过高的爵位，陈家洛先将红花会

最初的十五位当家封为伯爵，高类思、杨德望和戴震三人也算在第一序列封为伯爵；接着林虎、耿晨、马思华等前一阶段表现突出的新人们和李拔、徐守愚、林天红等后期归顺的代表封为子爵，李可秀倒是沾了李沅芷的光被封为伯爵。至于封地陈家洛全都安排到了南洋，他希望能够借此让中国人的眼光慢慢的投向海洋。

不过让群臣有些纳闷的是陈家洛在封了李沅芷做皇后，其他人为贵妃后并未给自己的孩子封王，就更别说太子了，这引起了徐守愚等人的劝谏，但还是被陈家洛用孩子年纪还小为理由搪塞了过去。

接着就是这次典礼的重头戏阅兵仪式了。红花会早就清理出一块大大的广场，陈家洛带着属下和各地来观礼的嘉宾们登上高台。

咚！咚！咚！礼炮齐鸣之后，率先登场的是陆军方阵，一名旗手高举陆军军棋走在最前方，他身旁两名护旗手平端红花会最新式的步枪紧紧地护住他。在后面就是杨大柱带领的陆军第一团，上千人排成整齐的方阵。端着配有雪亮刺刀的步枪齐步向前。

上千人的步子如同一人，刺刀刀尖纹丝不动的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这场景让徐守愚等文臣和各地

来观礼的代表目瞪口呆。

马朝柱本就不怎么旺盛的争雄之心又熄了几分；琉球的代表为上国兵力的强大而欢呼雀跃‘萨摩藩的大久保面如死灰，小声和身边的人说道，“若是中华都是这等精兵，不光我萨摩藩，整个日本怕是都要臣服于中华啊！”

“温斯顿，看到他们的步枪了么？好像是使用后膛装弹的设计！”，英国的代表也小声的和身边的军官说着自己关注的内容。“等典礼结束之后试着看看能不能购买几支回去做实验！看看这种设计和我们目前使用的哪种更好！”

一连五个步兵方阵过去，紧跟着的是骑兵方阵，先是红马方队，数百名骑兵所乘的全部是红马，手握陈家洛根据雪枫刀设计的马刀，身背马枪，整齐的从高台前走过，接着又是黑马、白马、黄马等不同颜色的方阵过去。

这些马匹大多都是乾隆的八旗和蒙古骑兵送过来的。弄得陈家洛都想在俘虏乾隆后给他个运输部长的职位了。

骑兵后面自然是炮兵，从八磅炮、十二磅炮一直到二十四磅炮、三十二磅炮和专门用于攻城的臼炮在马匹的牵引下缓缓向前。“竟然有如此多的大

炮！”。潜藏在人群中的清军奸细忍不住脱口说道，几人交换了个眼神，如此朝廷怕是熬不了多久了。

炮兵后面跟着的是海军，虽然不能把战船拉到陆地上来展示，但这些年红花会的海军在封锁海域和攻打沿海城市上没少立功劳，再加上他们精美的制服同样引起了人们阵阵欢呼。

“说不定将来我们大英帝国的海军也会和他们作战呢！”。英国代表喃喃自语道，虽说从现在来看英国的海军无论是船只吨位还是训练都要超过红花会的海军不少，可是这些年来他们的发展确实迅速，如果能现在就将这支海军歼灭就好了，可惜亚洲距离欧洲实在是太远了。就连大英帝国现在也没办法在亚洲布置如此大规模的一只舰队。

等到海军过去，方阵中缓缓升起十多个热气球来，热气球上面涂着中华的龙旗，吓得萨摩藩、白莲教等代表还以为红花会使出了什么高深莫测的仙术，连连下跪。引起红花会官员的一阵嗤笑。

“纳尔逊，你看到了吗？如果站在那些篮子里，用望远镜进行观察就能给炮兵提供更精准的射击指引！”，那名叫温斯顿的军官很快从专业角度猜出了这些热气球的用处。

“天呐，新式步枪、新式火炮，再加上这些！”，纳尔逊忍不住擦了把汗，“如此大的国家，如此多的人口，再加上这么多新式武器，我该庆幸大英帝国距离他们还很远么？”

“或许我们可以和他们商量引进这种技术！”，温斯顿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我们的陆军有了这种东西，那么在欧洲的战场上......”

“你说得对！幸好这次法国人没有来！”，纳尔逊恢复了外交官的本色，“或许我们可以独占这份协议！但愿他们不要开价太高！”

一直到傍晚时分，阅兵仪式才宣告结束，这场盛大的活动让到场的左右人都感受到了新成立的中国帝国的强大实力，以至于在接下来的晚宴上他们各怀心思，竟没有好好品味这些御厨烹饪的绝佳美食。

消息传回京城，乾隆一连摔了好几个茶杯才颓然坐到地上，贼人如此势大，莫非我大清真要断送在自己手里么？

第三百七十二章典礼之后

开国大典之后，众多势力的代表纷纷行动起来，琉球和苏禄、渤泥等属国的马屁不要钱一般送了上来，希望中华能像之前一样给予自己数倍于贡品的赏赐。可惜现在的中华务实许多，他们送来多少钱的礼物，对应的就是多少钱的回礼；当然想要更多也不是不可以，那么就拿矿产等资源来换吧；对此马司官当然没有意见，他仗着和红花会的关系在琉球矿业生产的份额之中占了很大一块，这条件可比单纯赏赐好多了，赏赐他只能漂没一点，大部分还是要上供给中山王，矿业合同可全都是自己的！

暗自盘算了一番扩大规模后自己家族的收入，马司官喜笑颜开，“好请上国放心，小臣一定为上国办好这些事情。”

“嗯，马大人通晓当地形势，我中华有先进的技术，我们合办工厂进行采矿将大大提高效率！”，马思华点点头道，“圣上的意思是既然我们双方合作了，那之后须得以稳定为先，日后若是马大人在朝堂上遇到奸人陷害，可去我中华的使馆求助！”

现在中华已经在琉球首里城、鹿儿岛等地建立了使馆，和英国人也在协商之中。

马司官闻言大喜，这是给自己上了个护身符啊！以后在琉球谁还敢惹自己？连忙跪下磕头，“多谢上国爱护小臣，小臣无以为报，唯有殚精竭虑为上国办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你明白就好！”，吴思华淡淡的说道，“可是若是你为非作歹丢了我中华的颜面，我方定然不会坐视不理！”，吴思华虽然不知道二鬼子比鬼子更可恶的道理，可他出身优越。也没少见恶奴仗着主家的势力欺压良善的事儿，前一阵儿死的那个曹雪芹书里写的可不就是这些东西么！所以他捎带着警告了马司官一番！

犹如一瓢冷水当头泼下，马司官方才那点得意不翼而飞，连忙又是赌咒又是发誓，才把这件事给应付了过去。

渤泥和苏禄两国土地现在基本上成了中华的领土，之所以还留着这两位国王不过是利用他们安抚当地土著罢了。现在局势逐渐稳定，他们的作用越来越小，所以这两家王室对自己的前途愈发担心起来，再说了他们的地盘生活苦逼，要不然历史上也不出出现苏禄王请求内附的奏折了，所以这两家的

使者再次提出内附的请求。

对于这一点陈家洛早有安排，准许了这两家的奏折，约定他们再坚持五年，五年后就将王室整体迁入内陆。到时候给他们两家中华国籍和一家一个伯爵的爵位，爵位俸禄再加上封地的收入，也差不多够他们一大家子在南京享受生活了。

使者闻言也都是大喜过望，他们本身都是两国王室的成员，如此以来自己岂不是就能在如此繁华的城市里生活了？连忙叩谢不止，直恨不得现在就能赖在南京不走了！

萨摩藩向来有雄心大志，大久保家老在看到红花会的精良装备后不由得起了心思，若是能得到中华的支持。那么萨摩藩积蓄几年实力之后是不是就能上洛了？德川家做将军的时间也够长的了，也该轮到岛津家坐一坐了吧？

倭国方面的事物当然由熟悉倭国的吴思华来处理最合适。他现在在外交部也挂着个职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来试探的大久保家老。

客套许久，大久保家老见吴思华微微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于是连忙说出自己的来意，问萨摩藩能否购买中华军队所使用的步枪。

“此事我就可以做主，萨摩藩若是有兴趣可以

直接去商务部接洽。我可以帮你引荐赵部长！”，此事也是早在预料之中，如果销售武器给萨摩藩，他们肯定会进攻其他大名，如此一来倭国就会乱起来。而局势一旦混乱中华就有了机会。

“多谢大人！那鄙藩想先购买一千支铁炮，不知那大炮可能出售？”，大久保听过价格，还在自己的接受范围之内，虽然赔了中华和琉球这么多银子，但萨摩藩多年以来还是有些继续的，于是连忙答应下来。

“这些就要分具体的型号了，不过即使卖给你们，你们会使用么？”，吴思华提出自己的方案，“我中华可以为萨摩藩提供各种教官，教授你们的武士如何使用这些武器！”

“那就麻烦上国了！”，大久保立刻叩首应道。

与其同时，大英帝国的代表温斯顿和纳尔逊也来到孔传流的办公室拜访，对于要不要出售武器给英国，陈家洛着实犹豫了一番，英国可不比倭国，以英国目前的工业能力，一见到这些步枪的原型恐怕就能立刻模仿出来。

可是转念一想，就算不卖给他们，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弄到一两只样品，只不过进行分析研究需要

时间罢了，既然防不住还不如和他们换一些好东西；于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华送出步枪、火炮和热气球的技术资料，大英帝国则拿一些造船的资料来交换。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不是纳尔逊和温斯顿能够做主的，二人在拿到合作方案后立刻踏上了返回印度的旅程，到了印度在说服当地的总督，由他向本土提出申请，这一来一回就要花费不少的时间，但愿在此期间其他欧洲国家没注意到这件事。

可是陈家洛又怎么会让他如愿，等他们走后又通过高类思和杨德望的渠道联系上法兰西的代表，将这些东西再卖给了法国人一遍。

将来英吉利和法兰西在欧洲大战的时候，双方用的都是中华设计的武器，这画面想想就带感啊！这东西可比滑膛枪杀伤力大多了，你们就杀个过瘾吧！

欧洲毕竟太远，现在又没有电话、网络，只能依靠海船传送消息，这一来一去还不知道要多久，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就是等回音了。

在处理了这些事情之后，终于轮到马朝柱的问题了。

ps：感谢懒人大湿兄、悬崖边的贵族和眼镜儿

哥哥的月票，周末万字更新，求订阅求支持。

第三百七十三章马朝柱的选择

“马教主多年不见，如今风采依旧啊！”，陈家洛笑着将马朝柱引入屋内，今日是他私下设宴招待马朝柱，所以不用纠结正式场合中的那些烦文缛礼。

“马某已经老了！”，马朝柱感慨道，“这些年马某应对鞑子的围剿可谓殚精竭虑，若不是陛下先前提醒，马某怕是早就紧跟王教主的后尘了！”

“咱们都是为了赶走鞑子，相互守望也是应有之意！若非二位教主在北方扰乱鞑子腹心之地，我红花会没那么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陈家洛诚恳的说道。

“如今红花会已经占了半壁江山，而握白莲教依旧龟缩在归德府中，如若不是陛下的红花会在，我马某人怕是早就被鞑子的大军剿杀了！”，马朝柱叹道，人家红花会一打仗就是五万十万的歼灭清军，自己这边只要遇到上万的人马就只能先行退去，实力差距太大了。

“马教主首义之功天下谁人不知，将来必定能名留史册！”，陈家洛见他的情绪有些低落，连忙劝道，不到不得以的地步，他是不想和同为汉人的

马朝柱动手的。

“若能在有生之年见到鞑子朝廷覆灭，报了我全家被杀的仇，马某此生就无憾了！”，虽然不是自己亲自动手，但看到仇人被灭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哦？听到这话陈家洛似乎品出了一些味道，马朝柱的地盘现在就挡在红花会北上的路上，如果想看到红花会灭了满清，那他言下之意是不肯和红花会死磕了？陈家洛于是出言试探道，“若是咱们汉人能联合起来，那鞑子也撑不了多久了！”

“呵呵！”，马朝柱干笑两声。单刀直入的问道，“不知陈总舵主打算如何处置马某人？”

得，既然对方都这么直接了，我也省的绕来绕去了，陈家洛也干脆的回答，“若是马教主肯归顺我中华。陈某定然不吝重赏，现在我中华最高封爵不过是伯爵，若是马教主过来，陈某愿意以公爵的爵位相赠！”

如果马朝柱肯投降，中华不仅得到了一块战略要地，还免去了一场大战，保住了无数士兵的性命，给个公爵的爵位划得来！至于现在跟着自己的这批人，将来还有的是机会立功受赏。等全国统一的时候，他们的爵位也该和马朝柱差不多了。

“多谢陛下厚爱！”，马朝柱立刻换了称呼，红花会的陆菲青、赵半山等元老现在才是伯爵，陈家洛这个条件不可谓不丰厚，比马朝柱当初预想的还要好，但他最关心的还不是这一点，“不知陈总舵主打算怎么安排马某的这些兄弟们。”

“想必马教主也知道。无论是军令还是政令都讲究个上下统一。”，陈家洛也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所以马教主如果还想让贵属独成一军或者独据一地怕是不成的，对于贵教的兄弟陈某也各有封赏，若是想安生过日子的可依照天地会的归附会众，无论是要土地也好、经商也好，我红花会都会支持。如果想继续从军或者当官，我红花会在培训后会根据他们的能力给予不同职位！”

这条件虽然不如给自己的好。但也不能说差，安置这么多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自己手下的这些兄弟自己的清楚，都是自由散漫惯了的，这些年跟着自己除了打打杀杀也没学会多少东西。陈家洛给出的这三条路怕是都不怎么合适。

如果当个小地主，按照他们的性子怕是会整日招朋唤友、吃吃喝喝，用不了几年家业就败了，至于从商就更没这个本事了！从军或者当官就更危险了，前面两条路顶多就是败家，而当兵和当官的

话，他们怕是隔三差五就会犯错，说不定还会有性命之忧。

见马朝柱半天不说话，陈家洛出言问道，“马教主可是有所顾忌？心中有难处不妨说出来，看陈某能否参详一二。”

“不怕陈总舵主笑话！”，见陈家洛态度诚恳，马朝柱索性将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马某平时疏于管教，我这些弟兄都是野惯了的，马某害怕他们归顺之后不慎惹下杀身之祸啊！”，说完苦笑着看向陈家洛。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白莲教的纪律向来不太好，又不能像对待绿营那般严苛对待，该怎么处理才好呢？“额，那马教主又何想法？”

“我能有什么想法？我只是想和这些弟兄一起长久过日子罢了！”，马朝柱长叹一声，但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说陈家洛，就说是他对各地来投奔的大股豪杰也都是想办法分拆了再行安排。

额，难道让他们和明朝时候的沐家永镇云南一样永镇河南？这河南可是腹心之地啊，和云南那种偏远地带可不一样；陈家洛也纠结起来，河南肯定不行，但是其他地方呢？他突然有了主意，“马教主，此事倒也不难，只是这河南怕是不行的！马教

主和属下的兄弟可愿意远赴他处？”

“哦？陈总舵主的意思是？”，没想到自己的牢骚竟然还引起了别人的回应，马朝柱连忙问道。

“稍等片刻！”，陈家洛招手叫过一旁侍候的秘书，让他去取来地图，在地图上指指点点，“马教主请看，这里是南洋，我红花会眼下占了苏禄和渤泥国，但除此两个国家之外还有许多土地，马教主若是愿意，我可以为贵教划出一大片土地！”

接着他又指了指库页岛的位置，“若是马教主嫌这些地方不合适，那么东北的这座大岛如何？这座岛方圆不下十万里，足以供贵属下容身。”

“还有这里...这里...都可以供贵教容身，贵教如果愿意去，我红花会可提供船只及开拓所需的各种物资！马教主到时候愿意做个王爷也可以，只是还需服从我中华管辖！”

“此事兹事体大，马某还需得和弟兄们商量一番！”，马朝柱愣了愣答道。

第三百七十四章入关

“的确如此！”，陈家洛也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决定的事情，“马教主若是想看着鞑子覆灭，大可独领一军跟着我中华军行动，等到江山尽复的时候再出海！现在我中华刚吞下六个省的地盘，消化还需要一些时间，这段时间马教主依然可以在归德府好好考虑此事，若是想要了解这些地方的情况，我自会派人过去。其他有什么需求也尽可以提！”

陈家洛此举可谓是仁至义尽，马朝柱也知道如果双方换个处地，自己是提不出这么好的条件的，于是诚恳的说道，“陈总舵主的好意在下明白，待我回去后一定慎重考虑！”

“好！马教主难得来一趟，既然正事谈完了咱们去一醉方休！”，说着自有人送来酒菜，常氏双侠、赵半山等人也来到席间作陪，马朝柱也先将心思丢到一边，带着自己的亲信和红花会的人拼起酒来，宾主尽欢之后才各自散去。

接下来几天红花会的人带着马朝柱四处参观，工厂、学校、军营等地看的马朝柱眼花缭乱，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和红花会的差距不仅仅是军队方面

的。刚开始时他哪些亲信还略带挑剔，试图从这些中找出不足来，结果越到后面越是沮丧。

哎，看着自己属下的样子，马朝柱知道他们也和自己一样被打击的够呛，有休息了几天，一行人带着红花会赠与的各种礼物返回了归德府，开始正式考虑红花会的提议。

现在正是各国迅速占领殖民地的时期，想要占领更多的殖民地并最终将这些地方化为己有，是离不开大量的殖民者的；对于陈家洛来说，马朝柱手下的这些人马是极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万万不能浪费。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吧！

中华新立国不久，理清现有势力范围还需要时间，清廷在丢掉了六个省和数十万军队后也没有力量发动进攻，所以双方除了在边界线上有些小摩擦外，再次进入到短暂的和平之中。

可是现在天下的势力不只是他们两家，西北那边木卓伦看清军大部分都撤回中原。就想继续统一西北，奈何却遇到了同族其他部落的挑战，双方在天山下展开了厮杀；陈家洛将红花会在此事中的记录尽数销毁，如果让霍青桐知道红花会在此事中做了什么就不好了。没办法，他和木卓伦对西北的归属问题想法终究不一样，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

且他的背后或许还有罗刹人的影子，要是让他真统一了西北，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陈家洛能在西北调动资源施展手段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东北就没有那么强的掌控能力了，就在清廷和红花会休战的时候，庄亲王却已经休养完毕，带着大队人马开始攻打张家口和大同一线，试图从此地入关！

大同城外，庄亲王铠甲在身，举起酒碗大声喊道，“察哈尔旗的诸位英雄们！我知道诸位王爷的部族在这几年一批批被带到关内送死！这归根结底都是那汉人狗贼弘历窃据宝座的原因。我满人的八旗这几年也损失惨重，他这是要将咱们满蒙八旗尽数消耗干净啊！诸位王爷。你们难道就这么看着自己的儿郎们一批批的送死么？”

“我们成吉思汗的子孙岂能白白送命！”，这几年草原上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了，刚开始还能花钱把俘虏赎回来，现在不说他们已经没钱了，就算有钱也找不到门路。想想那些殒命在北方的子侄们，蒙古的诸位王爷愈发愤怒。

“诸位王爷请看！”。庄亲王见火候差不多了，双手捧出雍正的遗诏大声朗诵了一遍，“先帝早有安排，我等奉诏讨贼，等杀入关内之后所有金

银财宝、粮食美女任由诸位王爷挑选！”

反正都是那些汉人的东西。庄亲王拿出来收买人一点也不心疼；他的这番话激起了众王爷的兽性，光听说祖宗们入关劫掠的英雄事迹，没想到自己被大清圈养了这么多年还有机会去打劫，一想到中原花花世界，众王爷的血脉开始贲张。

见众王爷开始意动，庄亲王大手一挥，麾下的士兵齐刷刷的让开，露出后面的罗刹人军队来！他们个个高鼻深目，眼中射出凶恶的光芒，一出现就震慑住了这些蒙古王爷。

自从《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一方面是罗刹的战略主要方向始终是在欧洲，一方面是远东距离莫斯科实在是太远了，广袤的西伯利亚让罗补给成了阻碍他们扩张的最大原因。

可是在收到庄亲王请求借兵的消息后，罗刹人在远东的最高长官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中国的富庶早就馋得他流口水了，可是自己手下兵力不足才没能进行扩张，现在有人主动求上门来，还送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再加上几瓶老酒灌下去，他顿时找不到北了，立刻搜刮完罗刹在远东的所有兵力，不管是哥萨克还是鞑靼人，有一个算一个全叫上，都给我去中国抢劫去！

将整个家底掏空，罗刹人总算凑出一队人马由瓦西里率领跟着庄亲王到了大同城下；庄亲王得意的看着他们，对蒙古诸王喝道，“本王已经从罗刹借来十万精兵，眼下瓦西里将军所率领的不过是先头部队！罗刹人骁勇善战，有了他们相助必能打进京城，将弘历小儿拉下宝座！诸位王爷，大富大贵的机会就在眼前，给我把大同攻下来！”

通译很快将庄亲王的话翻译给瓦西里听，他点点头将大炮推倒前面，开始对着大同城头开炮射击；清军的敢战之士在与红花会的几次战斗中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城头上的士兵哪见过这种阵仗，立刻慌乱起来。

庄亲王见状立刻指挥着满蒙八旗攻城，十日后，大同落入到庄亲王的手中，大军从大同入关，烧杀抢掠过后向山西腹地攻去。

ps：感谢丑的要整容的打赏和小白熊的评价票，发现创世也有人看俺的书啊，感谢无名士110的创世书友的订阅

第三百七十五章红花会的反应

大同长城防线既然已经破了，再加上山西的兵力现在本就不足，一时间庄亲王的大军竟势如破竹的一路南下，很快就要到太原府了！

乾隆这次又摔了好几个茶杯，想当初自己刚登基的时候日子过得多逍遥啊，东征西讨战无不胜，屡下江南风流倜傥，怎么如今局势变化这么大！眼看着南边被人占去大半，现在北边怎么也不安稳了？

一念至此他就把太后恨得牙痒痒的，你说你没事儿干留着遗诏干什么！难道我死了你这老不死的还能讨得了好去！如果没有这东西，自己断断不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啊！

“陛下，现在实在是抽不出兵力了，若是再动京城怕就不稳了！”，福康安小心翼翼的奏报，“奴才这几日打探到不少满人亲贵家在听说庄逆入关后纷纷面露喜色，这些人之间的往来比往日频繁了不少，恐怕正在图谋不轨！”

把他们全杀了！乾隆拍案而起，旋即有颓然坐下，要是把他们都杀了，这大青果就真的药丸了，自己手下现在掌控的力量本就不比他们多多少，如

果再火并一场两败俱伤之后就真的只能等死了。

可是让这些人去打庄亲王的话也不合适啊，只要派出去恐怕就会临阵倒戈，派出自己的军队吧，这京城恐怕就要不安全了！一时间乾隆陷入到两难当中。

与此同时陈家洛也收到了庄亲王的消息，“什么？有罗刹人？”，他冷笑几声，“呵呵，我还打算等统一中原了再找他们的麻烦呢？没想到现在就送上来了，几千人！好大的手笔啊！不知道消灭了这些人之后他们在远东还能有多少军队！”

“陛下。眼下咱们和山西还远着呢！何不作壁上观，坐视两虎相争，咱们再去收拾残局？”，陆菲青劝道，“眼下先记一笔账，日后在好好地算清楚！”

“不不。”。陈家洛缓缓摇头，“眼下恐怕弘历那边抽不出多少兵力了！再者说来满清朝廷虽然不肖，但终究不过是条恶狗，那罗刹人可是饿狼，一但被他们攻入太原，我汉人的百姓就惨了！”，陈家洛脑中浮现出罗刹人在东北制造的一幕幕惨剧来！

“可是眼下咱们鞭长莫及啊！”，陆菲青久在西北，也听过一些罗刹人的凶残事迹。“哎，只是

苦了山西的百姓们！”

“我再想想办法！”，陈家洛摆摆手让他们退了下去，自己紧锁眉头在办公室内看着地图仔细的琢磨着。

当他看到地图上标注的矿山之时突然有了主意，叫过门外等候吩咐的工作人员，“你去把明瑞给我带过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明瑞就被带到了他面前，一见陈家洛他立刻拍打袖子跪倒在地。大声喊道，“奴才明瑞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除了大典之外，陈家洛已经废除了跪礼，这猛地被人一跪还真不习惯，愣了下才笑道，“大侄子，你还真孝顺啊！”

“这可使不得！您要真认奴才当大侄子。奴才岂不就是皇亲国戚了！”，明瑞腆着脸笑道，“奴才可当不起！”

“美得你！”，陈家洛看着他这幅奴才相就来气，不耐烦的一脚踹在他的身上。“起来说话，有正事儿交给你去办！”

“能为陛下效力是奴才的荣幸，哪怕是刀山火海，奴才也愿意奋勇当先！”，明瑞立刻应道，眼

看着红花会一天天起来了，满清却没落下去，他这是打算找新主子了。

“不用你赴汤蹈火，只是帮着去京城走一趟，见见乾隆罢了！”，陈家洛轻描淡写的说道，“算起来你也离家好多年了，怕是想念妻子儿女了吧？”，咦，不知道他家隔壁住的是那户人家，是王尚书呢还是王将军呢？

明瑞顿时面如土色，他在清廷的名单上早就是殉国的人了，现在回去还哪有命在，连忙不住地磕头哀求，“陛下，还请看在奴才这些年还算恭顺的份上，饶奴才一条狗命吧！”

“放心，我估摸着乾隆怕是不会杀你的，你这次去可是给他送礼去了！”，陈家洛缓缓说道，“等到了京城你如此这般，再这般，看乾隆有何回应！”

中华现在有官方报纸每天发布各种新闻，清廷的局面明瑞也了解，听到陈家洛的吩咐，他愣了会儿才问道，“陛下，您这是什么意思？奴才不明白啊？”

“你用不着明白！有这份大礼，乾隆还会杀你么？若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把你的家人带到南边住呢！”，陈家洛笑道。

“诶，奴才为了咱中华朝，就豁出这条命去！”，明瑞立刻换了一副忠肝义胆的样子，“一定给陛下将此事办得妥妥的！”

“去吧，情报部门会配合你的行动！掩护你进京城，等到了京城就看你自己的手段了！”，陈家洛看了一眼他的头发，他可是红花会治下第一批割辫子的人之一，“回去先把头剃了，再弄个假辫子。”

“奴才遵旨！”，明瑞再次叩首，然后退了下去。

“五六年了！我总算是回到京城了！”，明瑞进了城门后感慨道，咦，这京城似乎比自己当初离开时衰落了不少，街上牵狗架鸟的八旗子弟明显少了不少，市面上也没有南京城那般繁华，莫非王气真的南移了？

到了京城，明瑞不敢耽搁陈家洛的大事，在家门口晃悠两圈，顾不得进去就开始施展各种手段联络能将他带入皇宫的关系。

“朕乏了，你们下去吧！”，忙活了一天，才能搜刮到几千援兵的乾隆疲倦的吩咐。

“奴才...奴才有要事启奏！”，福康安故意拖到最后，等人走光了才禀报道。

“说吧！”，乾隆揉了揉眉心。

“陛下，奴才的堂哥回来了，说有要事想禀告陛下！”，福康安小心翼翼的回答。

“哦？你那个表哥啊？”，乾隆漫不经心的问道，福康安家可是大家族，亲戚多了去了。

“是明瑞堂哥！”，福康安的脑袋快低到裤裆了。

第三百七十六章明瑞的建议

“嗯？明瑞！”，乾隆顿时大吃一惊，“他不是在西北跟随兆惠大将军一起殉国了么？朕当初还下旨安抚他的家人了，这是怎么回事！”

“启禀陛下，明瑞那厮没死，兆惠大将军去世时他连杀木卓伦手下六员大将后力竭被俘，一直被红花会关押到现在！”，福康安低着脑袋回答，当然什么连杀六员大将之类的话都是明瑞说的，他本人是不信的。

“哼，纵使战场上力竭被俘，关押在牢里的时候自杀总做得到吧！”，乾隆冷笑道。

“明瑞也是说打算自杀报国来着，可是后来发现个天大的秘密，所以才苟延残喘一心想要把消息报与陛下，奈何红花会看管严密，未能得脱。”，福康安一边回答一边嘴角直抽抽，对这个表哥的厚颜无耻他已经是无语了。

“那他这次来是为了什么事啊？”，乾隆不耐烦的说，无耻的大臣见得多了，像明瑞这么无耻的可不多见，“这次红花会怎么看管不严了？”

“他说他有办法抵御庄逆的进攻。”，福康安说话的时候心提到了嗓子眼，“这次是红花会专程

送他回来。说有事和陛下相商！”

“和逆贼有什么好商量的！把他拖下去……”，乾隆本就不是好脾气，一听红花会就想杀了明瑞，咦，山西？算了，听他说说吧，没什么好办法再杀不迟，“把他带上来吧！”

“奴才遵旨。”，福康安躬身退下，不一会儿的功夫明瑞来到殿内；只见明瑞一进殿就跪倒在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着，“奴才力战被俘。不幸落入贼人手中，本想以死殉国，奈何奴才发现那红花会阴谋造反，奴才就想着忍辱负重将此消息报与陛下，故而苟延残喘至今，在贼营之时奴才日思夜想着拜见陛下。整整五年又三百四十五天又八个时辰，今日终于有幸再慕天颜，奴才死而无憾矣！”，说完头紧紧地贴着地板嚎哭不已。

福康安在一边看得佩服不已，自己这位表哥可惜了啊，若不是领军在外而是一直在朝堂上的话，哪还有和珅的出头之日啊！

乾隆也是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哎呀，这奴才哭的如此伤心。怕是真的受了不少委屈啊，身陷敌营还把上次见朕的日子记得清清楚楚，可谓是忠心耿耿，古之苏武也莫过于此了吧？叹了一口气安慰道，“爱卿这些年辛苦了，回京后有没回家去

看看？”

“奴才回京后马上想办法进宫向陛下禀报大事，尚未回家！”，明瑞心中一阵儿得意。我就知道你这厮一听马屁什么都忘了。

“爱卿有心了，且说说看你有什么办法解山西之困？”。乾隆还没忘了最重要的事情。

“这...”，明瑞大着胆子抬起头看看左右，面露为难之色，乾隆挥手让闲杂人等退下后他才说道，“启禀陛下，现在山西之所以落入困境是因为咱们没兵了。奴才有办法可以马上为陛下弄来三万精兵！”

“什么！”，乾隆一听这话马上坐不住了，要是放到以前三万人他那看得上啊，可是这些年被红花会连杀带俘虏的，几十万大军就这么灰飞烟灭了。现在三万人对他来说可是救命的稻草了，有了这三万人就足以挡住庄亲王的进攻了。

“这三万人是哪里来的？”，他赶紧追问道，“爱卿若是真能为朕找到三万大军，朕就赦免你从贼的罪责，你的爵位已经被你儿子继承了，朕再封你个公爵！”

“启禀陛下。”，明瑞偷偷打量着乾隆的表情，小心翼翼的回答，“这几年咱们大清国有不少

士卒被红花贼俘虏，奴才来的时候那红花贼说了可以放回三万人为陛下效力！”

“什么！”，乾隆差点一口血吐出来，闹了半天你和我说这个？这该不是红花会使出的诡计吧？先放回三万人，然后等这些人到了北方后再行作乱，到时候他们就可以乘虚而入了！乾隆腹黑的想到。

来之前明瑞已经仔细的想过了乾隆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见乾隆如此立刻解释道，“陛下，那红花贼说了，“到时候会拿出俘虏的名册，任由陛下挑选，然后可以每百人一批送到北边，也不怕他们有什么不轨之心！”

“他们没说要朕赏赐他们什么？”，乾隆犹自不肯丢了面子，想必放出这么多俘虏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吧？

“那陈...陈总舵主说了，他和陛下的争斗终究...终究是中原内部的事情，罗刹人掺和进来算什么？所以这些人马是放回来打罗刹人的，不要任何赏赐！”，明瑞支支吾吾半天，始终没有敢把陈家洛叫做陈贼。

“哼，妇人之仁！”，若是换个位置，乾隆恐怕只会为敌人被罗刹人进攻而高兴，说不定还会称

火打劫，那会为敌人提供兵力；再联想到陈世倌爱民的名声，他将陈家洛的所作所为当成了书生意气。

“奴才已经把清单带过来了，还请陛下过目，看要用那些人马？”，明瑞见乾隆有些心动，立刻取出清单递了过去。

现在递上去的只是一些清军被俘部队的名号和俘虏的数量，乾隆看着上面所列的福建绿营两万人，浙江绿营一万人，健锐营三千人，骁骑营两千人等字样手直发抖，细细算下来可是一二十万人啊，若是这些人还在又何惧庄亲王的进攻。

“哼，你也看看！”，乾隆冷哼一声，将清单递给了福康安，福康安一看上面还有不少他便宜老子傅恒的部下呢。

“你说咱们该收回那三万人来？”，乾隆闷闷不乐的问道。

“陛下，现在天下不宁，汉人靠不住，还是把骁骑营和其他被俘八旗人马赎回来吧！”，福康安回道。

乾隆瞅了他一眼，你特么的就是汉人！考虑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此战凶危，怕是要有大伤亡，朕不忍心八旗子弟再受此劫，还是要汉人

吧！”

第三百七十七章乾隆的考量

汉人？福康安闻言心中一惊，这才明白刚才自己的话冒失了，现在不稳的不仅是山西，京城中许多满人亲贵也在互相串联、图谋不轨，要是再弄回来三万满人，这些可都是被俘后窝了一肚子火的，而且和那些满人亲贵拐弯抹角都能拉上关系，回来后再被这些人一煽动那还得了？与之相比还真不如汉人来的安全，于是连忙道，“陛下英明，是奴才疏忽了！”

“你家里要是有亲戚故旧的也和明瑞说说吧，让他们第一批回来！”，可惜傅恒、阿里衮这些人都死了啊，要不然也不会害怕满人闹事！乾隆心中叹道，自己手边能用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汉人那边还有刘统勋等老臣能顶一顶，可是满人这边就只剩下和珅等人了，让他们处理些政事尚可，军务就不行了。

“奴才多谢陛下厚爱！奴才一定选一些忠实可靠的人回来！”，福康安已然明白乾隆的估顾忌，立刻保证道。

“嗯，这事就交给你和明瑞去办吧！务必要选出忠诚敢战之士回来！跟他们说，回来后前罪尽

免，军官官升一级，士兵赏些银子，以后立下功劳朕不吝封赏！”，乾隆叮嘱道，“对了，明瑞你下去后回家看看吧，只是此事兹事体大，人没回来前务必不要声张！”

“奴才明白，奴才多谢陛下厚爱，不过还是等奴才把这件事办好再回家吧！”，明瑞摆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他现在琢磨的是如何把自己家人搬到南边去！这一路上他已经看出来了，这大青果吃枣药丸，是时候为自己的家人做打算了。

“哎，那就苦了你了！那这几天你就住在福康安家中吧！你们兄弟也好好叙叙旧！”。乾隆也没有坚持，点头道。

“是，奴才等必定同心协力，将此事办好！”，二人同时叩首，然后告退。

等他们退下之后。乾隆叫过一名太监，“迟玄啊，你去盯着他们俩，一有消息立刻汇报给朕！”，白振死后他身边的武林高手就换成了以前太后身边的迟玄。

“奴才遵旨！”，迟玄领命而去，等他走后乾隆摇摇头，终究是别人的人，远没有白振等人用起来顺手。当初派他去福建有些贸然了。

“二哥，你在红花会那边那么久，可曾打探出

那红花会的底细？”，面对这个大清国目前最大的敌人，福康安难免好奇，等回到他的别院后，刚摆上酒菜，就忍不住问道。

“三弟你想问哪方面？”。福康安在他家排行第三，明瑞在自己家排行第二。这俩是各叫各的！

“哎，我当初也和红花会的军队交过手，算是知道些大概，你就说说他们的政务吧！”，一想到当初那密密麻麻的炮火福康安就一阵儿揪心。

“那红花会不办科举，不倡儒学。不纳士绅，怕是不能长久啊！”，明瑞喝了口酒，摇头晃脑的捡着些能说的慢慢说了出来。

“自古以来都是与士人共治天下，这不习儒学如何了得？”。福康安顿时感觉松了一口气，“看来那红花会眼下看着虽然兴旺，但怕是不能长久啊！我大清若是坚持下去，红花会恐怕迟早会乱！”

“三弟说的是！”，明瑞虚言符合，心中却不以为意，哎，自己这一路上所见所闻，红花会的地界上治安良好，百姓的生活日益好转，壮劳力要么种地要么去工厂上班，婆娘们也能在家接些缝纫、编织之类的小活儿贴补家用，娃娃们也都有书念，那些士绅们也在红花会的刀枪和新官吏的威慑下不

敢轻动。

反倒是大清这边沿路饿殍遍地，盗贼四起，士绅借着办团练的名义压榨百姓，官员们大肆贪腐，一旦有事交一笔议罪银上去就算是完了，要是说这两个势力哪家先垮台，明瑞怕是不会看好大清的。

“不过那红花贼的火器的确厉害，二哥，你久在敌营，可清楚这里面的门路？”，福康安靠过来问道，“若是二哥能帮咱们大清造出这么多的枪炮来，陛下定不吝惜重赏！”

造你大爷的枪炮！福康安的话让明瑞想起自己在矿山上那段生活来，简直是苦不堪言啊！一想起这个就腰疼；哎，就凭大青果的这幅德行，还想造和红花会一般的轻炮？明瑞苦笑一声，“哎，三弟啊！我也曾在红花会的枪炮厂里当过苦力，对里面的门路也略知一二，我估摸着整个厂子办下来怕是要百万两银子！如今朝廷可能拿得出这么一大笔银子？况且百万是红花会的花销，要朝中这些大爷去办，怕是三百万都打不住！”

不得不说明瑞还真是个人才，要是和福康安扯什么科技之类的因素，他一来听不懂二来也不会以为这是障碍，用银子当借口就干脆多了，一听百万两银子福康安就知道此事搞不定了，朝廷现在哪有

这么多钱。“哎，朝廷眼下是真的没钱了啊！”

哎，早点完蛋好啊，早完了我就能重新做人了！靠着咱入股那个厂子的股份，咱下半辈子虽然没当初当公爵时那么风光，但也能逍遥度日！明瑞怜悯的看着福康安，这位可是乾隆的儿子，要是红花会打过来了怕是没他的活路了吧？

俩人边喝边说，时间很快过去，休息一晚第二日正式开始商量赎回人员的问题；福康安先是把自己领军时失落在福建的亲信和父亲丢给红花会的直系人马划拉过来，再根据战斗力、忠诚等方面进行判断划拉了两万多绿营士兵。

等清单报上去之后，乾隆略作修改，增加了一批阿里衮的部署，清单就此确定；吩咐福康安跟着明瑞去江苏边界将这批人马迎接回来。当然也没忘了给明瑞恩典，让他悄悄回家看望亲眷。

就这样，离家多年的明瑞终于再次踏入了他熟悉的公爵府，见过亲人之后，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夜话，明瑞这才依依不舍的和福康安往江苏赶去！

第三百七十八章遣返

“阿布凯！你又偷懒了！”，矿山之上，一名监工挥舞着皮鞭呵斥道，“你们组今天还有两千斤铁矿石的份额，完不成就别吃饭！”

“刘爷！刘爷！您息怒！”，一名苦役连忙将阿布凯挡在身后，“主子爷他今天身子不适，就让他稍微休息下吧！”

“休息不休息我不管！现在换班时间快到了，你们组任务还没完成！老子的绩效考评受影响了你们也别想好过！”，监工甩了两下皮鞭，终究没有抽下去。

“我们几个多加把力就成了，诸位，咱们加紧点，别让刘爷在上官面前吃了挂落！”，那苦役对着身后的小组其他成员喊道。

“这马大三儿又特么的做烂好人了！”，组里一名组员不忿的说道，“这阿布凯白长那么壮实了，三天两头的身体不适，换成我早就不管他了！”

“哎，你以前不舒服的时候大三儿又不是没帮你干过活？”，一名年纪略大的苦役劝道，“大三儿的爹受了阿布凯家的大恩，他这也是念旧！”

“都到了这儿了，还甘愿当别人的奴才，呸！”，嘴上抱怨着，可心里还是记得马大三儿的好，一群人闭上嘴开始拼命干活。

马大三儿将阿布凯扶到树荫下坐好，又从怀里摸出半个窝头，再从腰间取下水壶一块儿递了过去，“主子爷，您好好歇歇，我干完了活儿再来伺候您。”

“大三儿呐，要是我们能回去，我一定要重重的赏你！你来当我家的管家，你看上哪个姑娘了给爷说一声，爷配给你当媳妇去！”，阿布凯贪婪的看着那块窝头说道。

“诶！谢爷赏赐！俺就等着那一天了！”。马大三儿打了个千跟着其他组员一起忙碌起来。

好容易在下工前完成了任务，一群人累的连动都不想动了，匆匆洗了个澡，吃完饭就打算回房休息；这时矿上的矿头陪着一名军官模样的人走了过来，拿着手里的小册子翻了翻，“谁是阿布凯？谁是马大三儿？谁是二柱子？谁是……”

“我等就是！”。众人连忙回答，整个小组算是一个名字都没有漏掉。

“收拾下东西跟我走吧！”，军官核实了他们的身份后吩咐道。

“这位军爷，您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阿布凯给马大三儿使了个眼色，马大三儿连忙鼓起勇气问道。

“你们运气来了！现在可以回北边去了！”，军官笑笑说道，“你们不都是傅恒亲兵营的人么？这次我中华和满清商量着放回一批俘虏，清廷那边负责此事的是福康安。他点了你们这些亲兵营残余的名儿，你们现在收拾收拾跟我走吧！”

“这是真的？！”，阿布凯两眼放光，忍不住站出来问道。

“有必要骗你吗？”，军官不屑的笑道，“现在庄亲王打到山西了，我估计福康安要你们回去是准备打庄亲王的，回去好好干。别死在战场上了！下次再和咱们对战的时候记得早点投降，或许还能留条狗命！”

“奴才多谢三爷！”。阿布凯向北跪倒，泪流满面的说道，这狗日的苦逼日子终于到头了！

一行人回到宿舍收拾好东西，临走时将自己的工分全部花了购买了些新式工厂生产的稀罕玩意儿，跟着军官一路向徐州走去，他们将在这里被交接到清军手中。

“……阿布凯。马大三儿……这又是一百人，三

弟你看好了，可有遗漏？”，广场旁的凉伞下，明瑞和福康安进行着交接手续；他在京城只来得及匆匆回家一趟。关起门来对着自己的儿子仔细叮嘱一番后就跟着福康安来到南边。

“没有问题！”，看到远处的亲随做出核实无误的手势后福康安点点头，在文书上盖上自己的印章，然后一挥手，自有手下人带着他们出城北上。

到了北边，自有人给他们下发号褂兵器，阿布凯重新抖了起来，穿上了守备的官衣，他倒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立刻给马大三儿升了把总，把他带到了自己身边，“大三儿啊，等回京之后，我就给你说一门亲事去，我府中你看上了谁直接给我说！”

“谢爷厚爱！”，马大三儿喜笑颜开，脑中不自觉得浮现出阿布凯府中某个厨房丫头的身影来，秀儿，等我回去了就求爷把你配给我！

一行人慢慢北上，一开始还好些，最近一两年苦役的生活让他们规矩了不少，可是时间越长这些人的纪律就越发的恢复到被俘以前了。

“爷在京城下馆子都不给钱，吃你几个西瓜怎么了？！”，阿布凯一脚将路边卖瓜的老人踹到在地，拿起一块西瓜啃着大摇大把的向前走去。

身后的士兵赶紧一拥而上，身后留下了一片狼藉和哭声震天的老人。

这人怕是和俺爹差不多年纪吧？马大三儿心中微微有些不忍，可是这都是自己家主子干的，他张张嘴始终没有说出话来。

天色将黑，一行人宿在了一个小村旁，村里的乡老里长等人忙不迭的送上酒肉等物，心中暗暗祈祷这些大爷赶紧吃饱喝足了睡觉去吧，可别祸害村子了。

阿布凯吃喝完毕打了个酒嗝，摇摇晃晃的站起来，“大三儿，跟我出去晃晃！”

马大三连忙跟上，阿布凯瞪着泛绿的眼睛在村里晃来晃去，这些时间可把他憋坏了，今晚说什么也要找个姑娘开个荤才成！

“哈哈！找到了！”，借着月光阿布凯瞅见小院内的一位年轻姑娘，二话不说踹门进去，一把揪住姑娘的衣襟，姑娘的父母还想阻拦却被他两刀砍在血泊之中。

“大三儿，你给我看着，我完了你来！”，阿布凯得意洋洋的走进屋去，浑然没有发觉马大三儿眼神不对。

这姑娘和秀儿长得好像啊！屋里的哀嚎一声比

一声大，中间还夹杂着阿布凯得意的笑声，突然一阵儿热血涌上头来，“阿布凯，我操你祖宗！”，马大三儿抽出腰刀冲了进去……

ps：明天是俺发书一周年，求打赏求月票，十二点一起放出来。

第三百七十九章家变

“啊！马大三儿！你干什么！”，屋内发出一声惨叫，过了片刻功夫，阿布凯捂着腰间的伤口踉踉跄跄的逃了出来，身后马大三儿举着刀就往外追，却一不小心绊到门槛上摔倒在地，阿布凯乘机转身回去一脚踢开他手中的腰刀，手起刀落将马大三儿格毙当场！

发生了这种事，阿布凯自然没有心情继续，愤怒之下一把火将这间屋子烧了个干干净净，这一家人也葬身于火海之中。

回去后找了随行的大夫，还好阿布凯受伤不重，上了些金疮药再包扎一番，第二天起来就能一瘸一拐的走路了。

前一天晚上没注意，第二天开始上路的时候众人才发现马大三儿不见了，问到阿布凯这里他才轻描淡写的说道，“这狗奴才昨晚不知道发什么疯要刺杀本官，已经被本官杀了！”

带队的军官微微皱了下眉头，“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就算有人犯事也不妨先看管起来，等到了山西塞到敢死队里去，这次就算了，以后不要轻易杀人！”

“是！”，阿布凯轻声应道，军官点点头离去，对于昨晚村里发生的命案和大火竟然是问也不问一句，或许在这些人看来杀两个草民完全不值一提。

“哎，大三儿死了！”，消息传开之后，以前在一个苦役队的人悄声议论着。

“听说了，好像是昨晚阿大人看上了个村姑，刚拉进屋里要成就好事，那马大三儿突然不知道发什么疯上去砍了阿大人一刀！”，一人神神秘秘的说道，也不知他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说的竟然和事情的真相一模一样。

“莫不是吃醋了？”。一个人猥亵的笑着，“我看那马大三儿在矿山上时就这么关心阿大人，俩人莫不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小声点！”，一人紧张的四处张望下才叹道，“哎，要是回京了。这马大三儿说不定就能过上好日子，这又是何苦来着？”

“人家有好日子，我等到了山西，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呢！”，一群人叹气道，“早知如此还不如就留在矿山上了，再熬个一两年咱们差不多就能恢复自由了，到时候直接去矿上上工也能混个温饱，再攒上两年钱娶个媳妇儿。这辈子就值了！”

一言既出，四下静默，众人开始琢磨起自己的前途来，那庄亲王可不会像红花会一样不轻易杀俘虏，听说他那边还有吃人的罗刹人，这趟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啊！

到了京城，一行人被带到城外的军营中，士兵们被约束在军营中不得外出。而家在京城的军官们则获得了回家探亲的假期。阿布凯兴冲冲的拿着马大三儿用自己工分购买的稀罕玩意儿踏上了进城回家探亲的路。

咦，这京中似乎比自己当初离开之时冷清了不少。一进城阿布凯叫了辆车，一路上他四处打量着两边的景象，心中莫名的生出一股担忧来，哎，看京中如此景象，也不知道家里人过得好不好？他们家是小门小户。靠了自己的武勇才混到不错的局面，自己上次一去这么久，也不知道家中有了怎么样的变化！

自己媳妇儿是个好女人，不仅长得好看还善于操持家务，以前出征后回来都看到她把家里收拾的妥妥当当的。这次也应该如此吧？可是这次和之前不一样，之前自己出去最多一年就回来了，这次过了这么久......一念至此阿布凯越发的嫌马车慢了，敲敲车壁吼道，“你他娘的快点！磨蹭什么呢！”

“是！小的这就快些！”，车夫哪敢和军官分辨，连忙又打了几鞭，催促瘦马快点前进。

“乌希哈，我回来啦！”，阿布凯丢过一块碎银子把车夫赶走，一边叫着他心爱的小星星的名字（乌希哈在满文里是小星星的意思），一边叩响了门环。

敲了半天也没见人开门，阿布凯不禁急了，加大了力气，后来简直变成了砸门，哐啷哐啷一声巨响过后，里面才想起了细碎的脚步声，一个老者的声音回道，“来了来了！”

等门打开以后，阿布凯看到了他的老管家苏和泰正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一把拨开老管家，阿布凯兴冲冲的走进院内，“你主子呢？怎么都不出来迎接爷？想挨鞭子了是不？”

“爷，您可算回来了！”，身后传来了老管家的嚎啕大哭。

“怎么回事！”，到这时候小院的女主人还没出现，阿布凯终于觉察出不对劲来，着小院里荒草遍地，往日乌希哈可都是把这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容不下一点脏乱；阿布凯立刻转过身来一把揪住苏和泰胸口的衣服把他提了起来，一字一句的问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女主子到哪里去

了？”

“爷！女主子...女主子她不在了！”，老管家转动浑浊的眼珠，哆哆嗦嗦的回答，

“怎么回事！你他妈的给我说清楚了！”，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打击的阿布凯头晕眼花，眼前一黑差点晕了过去。

在他的逼问下老管家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自从他落入红花会手中后，京中都一位他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乌希哈的美貌，那些满人贵胄子弟们纷纷涌上门来。乌希哈挂念着他始终不肯屈从。谁知时间渐渐过去，那些人也失去了耐心，和珅的儿子有日醉酒之后上门，被拒绝后恼羞成怒就想用强，接过乌希哈烈性发作撞墙而死。

报应啊报应！阿布凯无力的瘫倒在地上，自己在外面没少干这种事情，没想到别人也这么对付他的家人！

在管家的带领下，阿布凯来到自己妻子的坟前，一边烧纸一边诉说着自己这两年的遭遇，纸烧完了酒也喝得差不多了，阿布凯摇摇晃晃的站起来抚摸着爱妻的墓碑，心中念道，媳妇儿，我这就给你报仇去。

夜色下，阿布凯抽出腰刀仰天大喊，“和珅，

我草你祖宗！”

ps：明天十二点五更，求票求订阅。

第三百八十章桐城之乱

阿布凯终究是势单力孤，还没到和珅家的大门呢就被拿下，拿下后大骂不止，和珅弄清楚事情的原因后果断的将他杀了，报了个狂徒醉酒闹事被格毙当场上去。

此事不单单发生了这么一件，这次回来的满人军官的家业或多或少被人吞没，他们都是家中的顶梁柱，陷落敌手之后家里的天就塌了，再加上傅恒家在此时也被群臣群起攻之无力护佑他们，因此许多和他们往日有隙或者是单纯看上他们家业的人纷纷动手，于是等他们回家之后看到的就是家业破败的样子。

这让许多兴冲冲回来的人心里颇不是滋味，自己在战场为朝廷卖命，回来后却发现自己的家业都被他人侵占了，这让一些人起了异样心思。再加上庄亲王一系的人马在京中四处串联，很快有人盯上了他们。

等大军开往太原之时，这些人迅速被派到城墙上，战不数日，突然有满人军官夜间试图打开城门迎接庄亲王进城，幸好发现及时，死战一番后保住了城门不失。这下激起了太原守将的警惕，立刻对

这些遣返的满人俘虏展开甄别，一个又一个好不容易回到北边的遣返军官丢掉了性命。

就在清廷和庄亲王在太原僵持的时候，中华这边也遇到了些麻烦。安徽桐城在后世名声虽不显赫，但在现在可是文风鼎盛之地，在文学上方苞虽然已经去世，但刘大櫆和姚鼐已经名震天下，在官场上也出过张廷玉这样的宰相，张廷玉现在已经去世，可他的儿子却依旧活跃在朝堂上。在这个儒学盛行的地方，红花会的一些政策得到了抵制。

“校长。今天又有两名学生不来上课了！”，桐城中学的国学教师方炎皱着眉头向校长陆朝哥汇报道，“到现在为止光我的班上就少了一半的学生！”

“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吗？”，陆朝哥虽然嘴上发问，但心中对他们退学的理由已经猜了个**不离十。

“还不是那些酸腐文人作祟！”，方炎怒道。“他们总是在背地里说咱们学校不教儒学，不教诗文，到时候这些学生无法科举做官，学来何用？”

“说的好像教了儒学和诗文他们就能做官一样！”，物理老师唐城不屑的说道，“咱们中华现

在想做官就得通过公务员考试，这公务员考试可不考诗文也不考儒学，他们想靠儒学做官，是想做咱们中华的官还是清廷的官呀！”

“我看他们是想让朝廷继续用科举录官。你没见最近各地文人都在上书要求咱们中华重开科举以示皇恩浩荡！”，方炎叹了口气道，“这刘大櫆等人的文章的确写的很好，可是这文学之道和治国有多大关系？他若是想做官可以去考宣传部门的公务员么！你看那袁枚现在不就在《金陵日报》混的不错，都坐上副总编的位置了！”

“呵呵，袁枚坐到副总编已经到头了！他想再升的话只能换个部门了！”，陆朝哥见众人露出不解的神色，于是慢慢解释道。“报纸是什么地方？陈总舵主说了这可是引导舆论的重地，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这袁枚终究是旧文人，想法和咱们不一样，只能用其文采而不能用其思想，要是等这些旧式文人占据高层的时候，宣传部门是会出乱子的！”

说到这里陆朝哥想起总舵主说完这一番话后好像嘀咕了一句，要不是这原因。广电总局肿么特么的老是一天到晚放辫子戏？对于总舵主的这一句话他百思不得其解。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先说说该怎么办吧！”，陆朝哥连忙将话题拉了回来，“整个安徽的中学。就咱们学校退学率最高了，再不想办法这学校恐怕就要空了！”

“要我看把那些煽动退学的家伙都抓起来！”，唐城拍着桌子喊道。

“这些人都是书香门第出身，在本地德高望重，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恐怕会激起民变！”，陆朝哥摇摇头道，“这些退学学生的家庭成分分析做完没有？”

“已经做出来了！”，方炎翻翻本子找到一张表格念道，“目前退学学生一共八十七人，其中家中有人中过秀才以上功名的四十三人，占了一半还多；小地主家庭出身三十二人；大地主家庭出身十二人！都是些家境好的学生，断不会因为经济的原因而退学！”

“哦？那剩下的学生里都是什么出身？”，陆朝哥接着问道。

“剩下的学生里有衙门小官吏出身的，有商人家庭出身的，有手工业者家庭出身的……算起来还是以城市家庭出身的居多，当然还有一部分乡间贫困家庭出身的，他们离了咱们学校就找不到其他读书

的地方了，故而未有一人离开。”，方炎继续回答。

“如此以来事情就明了了，这次是旧式文人对咱们的挑战，试图想让朝廷重开科举，依旧用八股取士，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依靠家中的文化传承获取官位！”，陆朝哥做了总结，“退学或许只是试探，接下来他们一定有其他手段！”

“照这么说咱们学校或许会有危险，我去和知府大人说一声，请他派人来保护学校。”，唐城立刻站起来道。

“光派人保护还不够，还要查清楚是谁站在背后施展阴谋诡计！”，坐等敌人上门可不是红花会的传统，陆朝哥也跟着起身，“我和你一块儿去吧！”

到了桐城市政府，俩人很快见到现任桐城知府江龙潭，江龙潭和陆朝哥都是经世大学出身，江龙潭比陆朝哥高几级，俩人在学校里也见过几次，因此没多客套就进入正题。

“不光是你们学校，现在城中被桐城几大家族控制的商铺也有要扰乱行情的打算，乡下的工作组也屡遭伏击，这桐城的反对势力及其顽固！”，江龙潭一拍桌子说道，“我看用不了多久这桐城就要

出大乱子！”

ps：感谢微明执政官、无风无心无人的打赏，感谢嘿嘿呀一250、一剑砍死你和在海一方01的月票。今天五更，俺已经定时完毕，十分钟之内大概都能出来吧。求订阅求月票求打赏各种求。

第三百八十一章幕后黑手

江龙潭和陆朝哥在商量对策，桐城当地几位德高望重的士绅也在密室筹划着下一步的动作，张廷玉的同宗族侄张若基位居上首，现在张廷玉的几个儿子都在京中当官，桐城张家这一脉眼下以他为首。

他们这些人本来并未将红花会占领安徽放在心上，自古以来只有马上得天下而没有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这红花会军力再强又如何，要治国还不是得依靠他们这些读书人，从唐宋元明到之前的大清朝莫不如是，先乖乖地听从红花会的吩咐，等到科举重开之时就又是他们的天下了，说不定还会因为自己这些人名声远扬不用考试就能被朝廷征辟做官。

可等了这么久也没见有人来找他们出山，科举也没开始，反倒是招考公务员的告示贴在了桐城市政府的大门外和各个城门入口。他们本以为不过是科举的变种，正摩拳擦掌的打算大干一场，可买回《公务员考试指南》一看顿时傻了眼。

这行政能力测试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天书啊！先不说全是俗体字，从左向右排这些问题，那里面的试题和他们之前所学完全没有关系；再看看申论，

开始还以为这和策论没多大区别，结果一看样文，回答的全是大白话也就罢了，文章中竟无一句圣人之言，这如何得了！

“这是要挖咱们的根啊！”，张若基当时就叹道，要是考这些的话自己这伙人岂不是要和那些毛头小伙子一样重新学起？这那能行！于是他立刻纠集起桐城各大家族的主事人密谋商议起来，试图让红花会重新恢复八股取士。

归根结底这些人是不想失去延续千年的优越地位，他们的优越地位来源于儒学，而朝廷现在不依靠儒学录用官员了，他们家族荣耀的根基就空了，他们如何能不进行反抗？

陈家洛在开始的时候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旧式文人会反抗。还想着是否先把这件事缓一缓，可是这些问题迟早要解决，那还不如早日解决，趁现在红花会的中高层旧式文人还不多解决起来还方便一些，等这些人慢慢爬上来了可不好办了！

对此陈家洛在各地知府、知县等主政官员的培训班上专门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单独进行分析，要求这些地方官员必须重视此事。之后各地虽然都冒出来一些小问题，可要么哪些地方文风不盛读书人稀少没出什么大问题，要么和江浙的读书人一般从红

花会的工业化过程中获得了利益不思反抗，像桐城这般读书人众多、工商业不发达的地方还比较少见。

“还请张翁拿个策略，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和之前一样抬着圣人牌位去官府堵门么？”，一名老者问道，看来这种事情他们之前没少干。

“此法不通！”，图谋此事之前张若基已经细细打听过了红花会的各种事迹，“之前在福建。有人这么干过，却被那些狂悖之徒尽数拿下，这些人可不会顾忌圣人牌位。”

“张翁所言极是！”，另有人符合道，“我听闻那红花会竟将圣人后裔的名字刻在汉奸碑上与中行说、秦桧、张元等人并列，实乃...实乃...”，他实乃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词来描述此事，只好摇头以示惊诧。

“这中华朝只重视勇武。轻视文人，怕又是一个暴秦啊！依我看这中华朝最多二世而终！”。此人对英雄碑上并没有几个文人而颇为不满。

“扯远了，说说下来该怎么办吧？”，张若基不满的说道，和这些人商量事儿就是麻烦，随时都可能给你扯到十万八千里外去。

“张翁，咱们不合适出面。但是可以让别人出

面啊！咱们这些人就算没了科举，依靠家中的产业总还能过得舒坦，可那些穷困文人就不行了，断了科举他们的怨气比咱们大吧？”，一个贼眉鼠眼的人出了个主意。“咱们不妨让他们打前阵，若是红花会不敢动手咱们再上，若是红花会痛下杀手咱们就大肆宣扬红花会的暴虐！”

“此计甚好，咱们不用冒险，红花会如何应对都会落入咱们的算计之中！”，张若基立刻击掌赞道，“此事就交由兄台去办了！”

“光是这些穷困文人还不够，咱们还要把城中米粮盐油的价格炒起来！”，见有人得了赏识，立刻有人踊跃发言，“等百姓焦躁不安的时候咱们再煽动这些百姓闹事，看他江龙潭如何应对！”

“嗯！”，张若基摸了摸胡须，“不过还是要控制个度，不能让桐城真乱了，等到江龙潭手足无措的时候，咱们再出面安抚士子百姓，等江龙潭明白在桐城这块地终究还是咱们说了算的时候，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能白给他帮忙！”，有人补充道，“咱们得让朝廷重开科举，如此咱们几家的富贵才能长久！”

“一个知府怕是做不了这么大的主吧？”，有

人迟疑的问道。

“知府当然不可能，不过只要他把奏折递上去就行了！”，张若基解释道，“咱们这些人交游广阔，等到奏折一上就四下联络，将消息放出去，其他各地的士子也不是吃素的，咱们这里成了他们肯定也会跟着行动，到时候各省同时请命，他红花会可敢违背民意？”

“张翁说的有理！”

“张翁目光如炬，我等远远不及！”

“且看张翁运筹帷幄之间，红花会溃不成军.....”

吹捧的话不要钱似得送了上来，听得张若基身心舒泰。

又过了几日，纵使方炎、陆朝哥等人四处家访，也没劝回一名学生，反倒是又有五名学生悄无声息的再也不来了。

正在众人焦躁不安的时候，整个桐城的穷困书生忽然聚在一起，浩浩荡荡的向桐城中学开来，口中喊着护佑圣学，桐城中学误人子弟之类的话语，一路上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桐城各处的米铺纷纷挂出了售空的牌子，百姓顿时慌张起来。

第三百八十二章铁腕

等这些被忽悠来当炮灰的士子们来到桐城中学门外的时候，江龙潭派来的警察已经将中学的大门紧紧堵住，这些警察有些是受了轻伤的退役士兵，有些是经过筛选后留下的前朝衙役，领头的有退役的军官也有公务员考试过关的当地人，见到士子们过来他们手拉手组成人墙，警察局长周伯符紧盯着冲过来的士子说道，“一会儿没我的命令谁都不准动手！”

“局长，俺有些害怕，你不怕么？”，看着这么多人，一名衙役转职的警察哆哆嗦嗦的问道，“这些可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惹不得啊！”

“全天下除了我老婆，就没有我周伯符害怕的人！”，周伯符冷哼一声说道，“什么文曲星，不过是些考不上功名的酸秀才罢了，他们一会儿要是只动口不动手咱们就不管他们，要是他们敢动手，我一声令下你们就给我上，教教他们怎么做人！”

学校这边被酸腐文人围攻，桐城内的各个米铺门口也堵得严严实实，整个城市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张若基等人却悠闲的茶楼中喝茶看着下面拥挤

的人群，不停的发出冷笑，心中默默念叨，闹吧闹吧，多死几个人才好。

“让开，让开！”，一阵争吵过后，他们包间的门哐啷一声被打开了，江龙潭施施然的走了过来，“张兄好兴致啊！”

“见过知府大人！”，张若基开始还惊了下，但见到江龙潭就带了个秘书，其他人并未跟进来才放下心来，拱手应道，现在红花会废除了跪礼。他也懒得大礼参拜了。

江龙潭直接走到桌边拱手道，“还望诸位体恤桐城百姓，让这些人散了吧！”

“额，知府大人何来此话？我等听不明白！”，张若基犹自装疯卖傻，心中既是得意又是担忧。得意的是知府大人都求到自己头上了，担忧的却是他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竟然知道自己这伙人是今天事端的操纵者。

“哎，张兄！”，江龙潭的语气愈加诚恳，“眼下百姓和士子越聚越多，再任由事态发展下去，怕是要出现损伤啊！张兄等德高望重，若是有几位出面。此事定能平息！”

张若基以前仗着桐城张氏的名号，对当地的地方官不屑一顾，红花会来时稍微紧张了些日子，眼

下见江龙潭如此，又恢复到往日趾高气昂的样子，耷拉着眼皮用茶盖拨弄着茶水，淡淡的说道，“知府大人过誉了。对于此事我等也是无能为力啊！”

“除了诸位，我在也想不出桐城还有谁能将今日的事情压下去了！”。江龙潭语带双关的说道，“若是今日之事能够平息，本官定有回报。”，若是他们肯见好就收，那么他手上捏着的几个工厂名额给他们也无妨。

哦？这是开出条件了？张若基等人对视一眼，一名相貌清癯的老者道。“大人，此事的根源还在于朝廷不开科举，这些人断了前途方才闹出这场乱子，若是大人肯上书朝廷重开科举，以八股取士。这些人有了希望定会退去！”

“哦？我朝并非取消科举，只是改了名字而已，他们都是读书人，只消钻研几月，通过公务员考试不在话下！又何来断了前途呢？”，张若基问道。

“治国如何能依靠这些旁门左道？”，老者痛心的说道，“再说了通过公务员考试不过是当个微末小吏，这些都是苦读十年的读书种子，又怎么肯做胥吏？”

胥吏怎么了？劳资不照样是从一个管理街道卫

生的小吏升上来的，眼下开国初始，机会大把大把的，只要有本事还怕升不上去，“哦？依先生的意思，这通过考试给个小吏低了？”

“嗯，的确低了！”，老者点点头，指着下方的士子说道，“依我看，此中数人最低也能做个知县！”

“哦，不知他们有何才能可做知县？”，江龙潭冷笑，一点基层经验都没有就想主政一方？

“这几人经义皆通，诗书俱佳！”，老者赞道，“若居某县，某县百姓必能安康。”

“呵呵，他们可知道如何兴修水利，如何开拓道路，如何让百姓免于饥寒，如何调研本地资源，如何规划本地发展？如何兴办工厂？……”，江龙潭起身一连串的发问，“光会背几句书本，吟几首酸诗就能当知县？先生也太小看知县了吧？”

这一串发问砸的众人头晕眼花，当知县有这么辛苦么？把琐碎的事儿交给师爷，自己只要和当地士绅交好就可以了，然后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快哉？要是像他说的这么辛苦，那这官当着还有什么意思？

众人的脸色顿时冷了下来，从江龙潭的语气中可以得知，他肯定是不会答应自己的要求的，张若

基冷言道，“既然如此，大人还是请回吧！”

“张若基！”，江龙潭猛地一拍桌子，“你还以为这是在大清朝么？莫要以为仗着桐城张氏的名号就无人敢惹！”

“大人想要如何！”，张若基几十年来那受过这种气，梗着脖子喊道。

“既然你们执迷不悟就休怪本官无情了！”，江龙潭一挥手，进来二十多个警察，“将他们都拿下带回局里好好审问！”

“是！”，带队的警察局长立刻带着人恶狠狠地扑了上去，这群士绅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出言威胁，有的低声哀求，这些警察丝毫不为所动，不一会儿这些人就被全部抓走。

有张家的亲信下人见家主被抓，一咬牙跑到中学门口的士子之中，出言大喊，“说那么多干什么，冲进去将这学校砸了再说！”

现在众人正是热血上头的时候，在他的煽动下，众士子立刻潮水一般往学校门口涌来，前排的人开始对警察拳打脚踢。

“都给我住手！”，周伯符退到后方一声大喝，同时掏出自己的手枪，砰地一声对天鸣放，然后冷冷的看着这些士子，“你们想要干什么！”

第三百八十三章鄙视

听到枪响，吵闹的士子们像是被突然掐住脖子的鸭子一样安静下来，前排的几人哆嗦着想退后却被后面的人挡住，街道两边也涌出一队队的士兵手持棍棒围了过来。

“他们不敢开枪！咱们冲……”，人群中还有几个张若基的棋子试图煽动士子继续闹事，可是他们早就被人盯上了，没说两句就被警察冲进人群抓了起来。

“所有人原地抱头蹲下，不然棍棒伺候！”，周伯符拿着铁皮喇叭大声喊道，“你们都看好了，谁要有异动马上抓起来！”

“是！”，警察和士兵同时齐声答道，士子们原先欺负下衙役还行，何时见过如此威武的队伍，加之士兵们都是久经战场的人，身上杀气重重，他们一下子就萎了。

“我数三下，再不蹲下的就是试图闹事的逆贼！一…二…”，周伯符见他们缩了，立刻再施加压力。

“有辱斯文，有辱斯文，我这就跟他们拼了去！”，人群中有人握紧拳头咬牙切齿的说道。

“张兄莫要冲动，暂时忍辱负重保的有用之身再说吧！”，旁边的人连忙把他拉着蹲下，你要死不要紧，我可是挨着你啊，可别连累了我啊！

现在警察和士兵们已经将闹事的人围在了中间，周伯符按照计划下令，“一个个排好队，登记一个出去一个！”

说完就有人搬来桌椅笔墨，警察们拉着一个个的士子进行登记，“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为何到此？”

“学生...学生陆仁甲，桐城人，来...来看热闹的！”，被拉过来的士子战战兢兢的回答。

“嗬。你不是前街的范进么？怎么改姓陆了？莫不是入赘了陆家？”，旁边立刻有人嘲笑道，周伯符早就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调集了局中人面最广的老衙役前来监视。

“欺骗官府，定然心中有鬼，先押到一边去！若是再有人隐瞒真实身份被你认出来你才能走！”。不管他的哀求，周伯符吩咐道。

这倒霉的范进瞪大了眼睛一个个的望过去，可惜有他的例子在先，接下来的士子谁也不敢撒谎，一个个登记了个人情况被警察教训一番，“念你这是初犯，又没造成什么大乱子，先饶你这一回，下

次再犯两罪并罚。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记住了，学生再也不敢了！”，被训话的人连忙小鸡啄米似得点头。

“学生聂家白，聂家村人士，今日受奸人蛊惑来此！”，又一名士子走到了跟前，登记完就想走人。

“你不能走。刚才动过手了，先押回局里关起来。让他家人来取人！”，周伯符伸手将他拦住，立刻有人把他拉到一边和范进站在一起。

最终带着三十来个动过手的回了警察局，现场的士子也被驱赶干净；米铺那边先是江龙潭派人运来一批米粮平价出售顶过了这次抢购，再安排警察找到这些米铺的存量处以囤积居奇的罪名没收平价售卖，这边也恢复了平静。

几日后。桐城法院开庭宣判，各个米铺的老板以囤积居奇、阴谋作乱为名处以若干年的苦役，张若基等领头以阴谋对抗政府的罪名被关进了大牢；至于那些士子念在他们是被人蛊惑，加之并未造成重大损失，所以仅仅在警察局里关押了几日就被家人领回家去。不过他们在此后的一年就不能考公务员了，关押几日还好说，等他们明白了最后一条的意义之后，着实让他们捶胸顿足、后悔不已！

等这件事汇报道陈家洛这里的时候，陈家洛轻轻一笑，“这江龙潭处理的好，把他的报告整理一份分发各处地方主官，以后遇到同样的事情可参考他的办法处理！”

陆菲青略带忧心的问道，“陛下，这桐城所发生的事情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我朝治下现在有和张若基同样想法的读书人不少，万一闹出什么大乱子恐怕……”

“我没有给他们出路么？”，陈家洛冷笑一声，“想当官的可以考公务员，他们都是读过书的人，只要用心准备几个月总能考上；不想当官那各地的学校也缺人，只要短期培训即可上岗；这都不愿意各处工厂、商会也都缺少断文识字的人，只要肯做事过上好日子并不难！”

“他们怕是还想当官。”，陆菲青摇头道，“当小吏嫌委屈，当老师又嫌弃咱们教的不是正统之学，至于工厂、商会就更不用说了！”

“哼，还是放不下高高在上的架子！”，陈家洛转念一想又笑了，“不过这样也好，他们既然放不下架子，就煽动不了百姓，也闹不出什么大事来！”

“士子中不乏血勇之人，若是有人肯豁出命

去……”，陆菲青继续说道。

“这些人呐或许不怕死，但是他们肯定怕吃苦，怕做事。”，陈家洛鄙视的说道，“不怕死成不了什么大事，不怕吃苦、不怕做事而且懂得做事的人才是成事之人，莫要过于担心，小心防备，一旦出事按律处置就是了！”

“不怕吃苦，不怕做事且懂得做事……”，陆菲青重复着这段话，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总舵主说的有理啊，咱们红花会不就是这般做事才起来的么！”

“罢了，这些人也并非一无用处！”，陈家洛缓缓说道，“大清也撑不了几年了，找些饱学宿儒，成立一个新部门让他们准备给大清修史吧！”

“这也是个办法，修史乃是至高无上的文坛盛事，定能吸引无数饱学之士前来南京，离了他们地方上就无人有威望煽动大事！”，陆菲青点点头道，“我这就下去和戴部长等相关部门协商一番拿个章程出来！”

刚处理完文人这边的事情，那些江湖人士又闹起乱子来，自古穷文富武，能学武的都是家里有俩的，这些人的利益和红花会的政策产生了冲突，再加上学武之后易于冲动，各地都爆出了武林人士和

警察部门发生争斗的案件。

第三百八十四章天下第一武道会

对付这些学武之人不能像对付文人一样直接镇压，当然他们要是硬来陈家洛也不会害怕；只是眼下这许多案件确实大部分是这些人荷尔蒙分泌过剩所致，得想个什么办法来让他们将这些旺盛的精力发泄出去呢？

干脆办个比武大会吧！陈家洛想起原著中福康安举办的天下掌门人大会来，嗯，把武林人士都召集起来比武，分类决出前几名颁发奖牌奖金，要进来参观的都收门票，既能消除矛盾又能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然后再将各门各派的宿老召集起来成立中央国术馆，研究保存中华武术，后世的跆拳道、空手道等道场开遍全世界可没少赚钱，咱也给后世子孙留下一笔非物质遗产么！

既然想好了就开始行动，一方面安排人手修建比武馆，制定比赛规则，联系解决这些人的食宿问题；另一方面撰写邀请函邀请天下各大门派前来参与。至于名字么陈家洛已经想好了，就叫天下第一武道会！

没过几天比赛规则就在陈家洛的指导下制定完

成，时间暂定为四个月后，如此充足的时间足以让全天下的武林高手赶来南京，比赛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两种，个人赛又分为徒手和器械两大类，器械又分为短兵器、刀、剑、枪、长兵器、软兵器等小类，比赛采取单败淘汰制，赢得继续输的走人直到决出最后的冠军，然后各个小项目的冠军可以竞争天下第一的名号；团体赛采取拳皇模式，每个门派帮会可派出三名代表依次上场，直到一方的三名选手全部输完为止，最后获胜者就是天下第一了！

红花会现在不适合参加这种活动，所以团体赛就没有报名。其他人员么则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可自由参加各种单项比赛；消息一出无尘道长、常氏双侠等好斗之人立刻报名参加，苗人凤和林震南等有好人士也忍不住参加。

消息一传出，江湖上瞬间动荡起来，不只是红花会境内，就连满清这边也有人偷偷越界过来报名参加，在通往南京的水陆两路上。四处可见江湖人士的身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琉球、南洋等附属国也派人前来询问是否能够参加，陈家洛欣然同意；再往后连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人也产生了兴趣，咦，这些人也报名？陈家洛先是愣了下，接着

赶紧答应，既然是武侠世界的话，或许西方也有自己的武术体系来着。

这天，又是一路挎刀带剑的武林中人来到南京城门口。守门的士兵看了看他们熟练地问道，“你们是来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吧？”

“没错，咱们就是江湖中大名鼎鼎的鄂北三雄！”，一个拿着哭丧棒的家伙说道。

“久仰久仰！”，守门的士兵随口应道，“进去后到城东随口一问就能找到报名处，报名处周边有客栈也有酒楼，记得进城后不许打架斗殴。否则……”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是吧？”，没等他说完鄂北三雄中的老大钟兆英就抢先说道。“自从出门开始一路上没过一个城市都要听一遍，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呵呵，清楚就好！”，士兵随口笑笑，“看几位的样子一路上怕是憋坏了吧？不过不要紧，等报完名之后就可以到比武场中和其他高手交流交流；不过交流的时候需得注意分寸。要是比赛还没开始就受伤，导致不能上场就不好了！”

“那感情好！”，鄂北三雄闻言大喜，“我等这就进城报名去！”

匆匆忙忙进城，按照士兵的指示找到报名处。哪知道报名处外面排了好长的队伍，三人刚想去前面看看有没有相熟的人物帮着报下名，就见两名胳膊上套着大会纠察字样的人过来道，“请按顺序排队，否则取消报名资格！”

老三种兆能还想争辩，被钟兆英一把拉了回来，“这位官爷，我们就想去前面看看，这就回去排队这就回去排队！”

等回到队尾见种兆能还面带不忿，老二钟兆文劝道，“三弟，这已经到南京了咱们再被赶回去，以后传出去，咱们兄弟还怎么在江湖上混？暂且忍忍吧！”

报名之后来到比武场中，之间台上正有一名倭国武士和一个和尚争斗，四周围观的有和尚有道士，也有若干军装打扮的军官，江湖人士更是多的数不胜数，再细看竟然还有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洋人。

“这不是鄂北钟氏三雄吗？您三位也来了啊！”，正观望间，旁边传来爽朗的笑声。

钟兆英转头一看原来是熟人，连忙拱手道，“原来是韦陀门的刘老师啊！万掌门也来了么？”

“你都来了，老夫怎能不来！”，从那刘老师身后有转出一个人来打着招呼，这俩人是少林分支韦陀门的掌门人万鹤声和他的师弟刘鹤真，在江湖上人称韦陀双鹤，也算小有名气的人物。

既然碰到熟人了，那么肯定是要喝酒的，顿时三人也不看比武了，拉着韦陀双鹤就往外面的酒楼赶去，到了酒楼钟兆英丢下一大块银子，“找个安静的包间，好酒好菜的尽管上来！”

“好勒！爷您楼上请！”，店小二喜笑颜开，自打这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消息传出去后，自己这家店的生意着实好了不少，掌柜的赏赐都给了好几次。

等酒菜上桌后，五人先是聊了几句近况，钟兆英就忍不住问道，“二位老师比咱们兄弟先来几日，想必对着大会的情况已经摸得差不多了，可否给咱们说道说道？”

“那是当然，不知钟兄弟想听什么？”，刘鹤真也不推辞直接问道。

三人交换了个眼神，还是老大钟兆英出面，“依刘老师来看，这次大会谁能夺得这天下第一的名次？”

“不知三位问的是门派还是个人？”，刘鹤真

摸了摸胡子说道，“门派不好说，若是个人的话不外乎三个人选！”

ps：五更一万字完成，求订阅求打赏求月票。

第三百八十五章西洋剑术

“哦？那三个？”，自古练武之人谁不想做天下第一？钟氏三雄尽管知道凭自己的本事不可能竞争天下第一的宝座，可并不妨碍他们心向往之。

“第一个乃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苗大侠前些日子横扫东瀛，大小数十战无一败绩，倭人视之为神人一般！”，刘鹤真竖起第一根指头。

“嗯，苗大侠的确有这个资格！”，老三钟兆能点头道，苗人凤背着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名号多少年了，都没听说过他比武输过，身为江湖中人自然知道其中的难得之处。

“既然是苗大侠的话，那江湖中还有谁能与他相提并论？”，钟兆文问道。

“江湖广阔，奇人异事数不胜数，苗大侠武艺虽高，却也不是无人可抵御。”，接着刘鹤真竖起第二根手指，“接下来我说的这位就不输于他，莆田少林寺的天镜禅师，天镜禅师出身少林，内力浑厚，招式精深，只是身为佛门子弟以前少于人较量，这次出来想必也是为了重建少林寺打响名号！”

“天下武功出少林，我等虽没听过天镜禅师的名号，但刘老师如此推崇想必这位禅师必有不凡之处！”，嘴上说着钦佩，钟兆英心中却有些疑问，这韦陀双鹤出自少林分支韦陀门，这么推崇天镜禅师该不会是为本门吹嘘的缘故吧？

“那这第三位是谁？”，钟兆能急不可耐的问道，“武林中泰山北斗唯有少林和武当，这第二位既然是少林出身，那么第三位莫不是武当高人？”

刘鹤真摇摇头道，“武当底蕴虽厚。眼下无论是掌门人马真马道长还是他师弟陆菲青陆先生都是武林一流高手，但他二人比起前两位还是略差一筹，这第三位却不是武当中人。”

“哦？那是谁？莫不是红花会的无尘道长？”，钟兆能又猜测道。

“无尘道长剑法虽妙，但和苗大侠尚有差距！”，刘鹤真再次摇头否认。

“那是赵半山赵当家的？”。钟兆能再次猜测失败，看他还要说话不耐烦的钟兆文连忙制止，“三弟你就别猜了，让刘老师直接说吧！”

“呵呵，这第三位乃是隐居西北的天池怪侠袁士霄，诸位可曾听过他的名号？”，刘鹤真呵呵一笑报出答案。

额，三兄弟对望一眼，露出迷茫的表情。齐齐拱手道，“还望刘老师解惑！”

虚荣感得到大大满足的刘鹤真笑着说，“这位袁老前辈在江湖上名声虽不响亮，但他有个徒弟，诸位肯定知道！”

三人这下学乖了，闭上嘴不说话只是看着刘鹤真，刘鹤真见他们不上当只好解开了谜底，他朝皇宫的方向拱拱手道。“这位袁老前辈的弟子就是当今陛下！陛下虽少于人动手，但当年也格毙过佛山凤天南、甘霖惠七省汤沛这样的武林高手。徒弟尚且如此，师父想必更加厉害！我还听闻这袁老前辈和苗大侠交过手，只是不知胜负。”

“刘老师果然见识广博！”，众人连声赞叹，接着又说起团体赛的事情来，他们纷纷猜测在红花会不参与比赛的情况下哪门哪派会夺得总冠军。有的说天地会高手辈出，有的说少林派底蕴深厚，有的说武当不可小视……

过了十来天，比赛终于正式开始，率先进行的是单项比赛。第一项比赛乃是剑术比赛，在赛前的预测中，苗人凤高居榜首；比赛采取抽签制，各人将自己报名时领取的号码投进箱子中，由裁判抽出两个号码进行对战。

“第一场比赛，三十二号八仙剑掌门人蓝秦对四十六号秃鹫陈正德！请二位上场！”，主裁判取出两个纸条大声说道。

“师公竟然第一个上场！”，包厢内的霍青桐连忙将目光从怀中的孩子移到擂台上，陈家洛、李沅芷等人也看了过去，那八仙剑的掌门人哪里能和陈正德想比，不过三五招的功夫就被击落宝剑落败！引得众人连连叫好。

“哎，要是我能上场就好了！”，李沅芷幽怨的说道，“就刚才那个八仙剑的掌门人，我上去了也能赢！”

程淮秀噗嗤一声笑了，“你现在可是皇后，上场了谁敢跟你动手？不怕被满门抄斩么？”

正说话间第二组也抽了出来，却是一名武当的二代弟子对上了一名来自英吉利的骑士，这也算是李沅芷的师兄了，她连忙走到窗口，乍一看就气氛起来，“那人怎么能这样！”

“哦？怎么了？”，陈家洛连忙凑了过去，只见台上那名叫杜兰德的武士竟然身穿全套的骑士罐头铠甲，除了眼睛处露出两道缝隙外，其他地方被铁甲包的严严实实，看那铁甲的样子即使长剑刺中也不会有任何损伤，那名武当门徒当即抗议！

“哈哈哈！把那英吉利的使者叫来，难得见到西洋剑术，让他来解说一番！”，不久那西洋使者已经来到陈家洛的包厢，来人正是上次陪克莱武到访的乔治。

乔治进来行礼后见到那骑士的样子也是面上一红，连忙传言下去，不一会儿杜兰德卸去了盔甲，比赛方才正式开始。

那武当弟子使出嫡传的柔云剑法，只见剑法柔中带刚，轻翔灵动，舞动起来只见剑光却不知会从哪里袭来。

那杜兰德既然能从印度如此多士兵中选出，也并非庸人，他的剑法大开大合，招式间极有章法，陈家洛不禁好奇的问道，“乔治，这杜兰德使得是什么剑法？”

“陛下，这是我英吉利流传的十字剑法，始于十字军东征时期，本是十字军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近身搏杀衍生出来的技巧，历经数次东征无数骑士实战锤炼，最后由圣殿骑士团的开山祖师休.德斯.佩尼斯和戈弗雷集其大成，去繁就简，演成这套剑法。我英吉利先王狮心王查理也曾参与东征，所以这套剑法也流传到了我英吉利！”，见自己手下的骑士表现不俗，乔治脸上颇为荣光。

ps：月初第一更，求月票求打赏，本书大概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完本吧。新书存了快十万字了，月中发，继续求支持。

感谢15186h的打赏，感谢来往、sdkfz182、满伍哥、我烦起昵称、上高广苍穹、yxzr、风云在起2204、好梦难寻、cloudyzzz、叶风万古、glwzero10的月票。

第三百八十六章威震四夷

“此剑法确有可取之处！”，陈家洛点头赞了一句，这十字剑法虽然招式并不精奇，但也没多少破绽，一板一眼的打下去，若非高手的确不易攻破对方的防守。

那武当弟子初时不适，等过了几十招已经熟悉了杜兰德的招式，毕竟那十字剑法只有那么十来招，杜兰德翻来覆去的使用之下，已经被他摸清了门路，只等杜兰德招式重复时下手败敌。又过了三五招，杜兰德一招圣都遥指直刺武当弟子的面门，这是十字剑法的起手式，意指耶路撒冷，剑势悲凉雄壮，大有不夺圣都誓不还的决心。

此招本来极其凌厉，但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使用这招了，武当弟子早有破解之法，只见他使出一个黏字诀剑身贴着杜兰德的双手骑士剑一带就将宝剑带到一边，然后乘着杜兰德胸口大开之际举剑劈了下去。乔治顿时大惊，连忙站了起来，李沅芷却面带笑意，似乎是在为师门中人即将获胜而欣喜。

那杜兰德却不见惊慌，顺势一个转身半蹲，一招石中拔剑反挑对方咽喉。这招取自亚瑟王拔取石中圣剑的典故，有浩然王气，极能震慑，乃是英吉

利第一大派西敏寺的不传之秘。武当弟子见来势凶狠，急忙回剑一封，只听砰的一声，武当弟子手中的长剑已经被挑飞，这也怪不得他，一来这剑法乃是英吉利古剑法和十字剑法大不相同，打了他一个出乎意料，二来若是杜兰德和他使用的是统一制式的宝剑定然无此效果，奈何双手骑士剑即长且阔，分量比武当剑重了不止一倍，占此便宜杜兰德方才侥幸赢了一局。

接着又是一位法兰西的剑士和一名中原剑客的对决。这名法兰西剑士使得依旧是那十字剑术，看来这套武功在欧洲却像是长拳、杨家枪在中华一般流传甚广，正当那中原剑客一位胜券在握的时候突逢异变，只见那法兰西剑士剑尖一抖，灿然无限青光绽开，若银河倒流。霎时广场四下敛然失色。都为这一剑的惊人气势所震慑。

乔治看到此招时却面露异色，陈家洛问来方才得知这一剑是嘉德剑法的最高绝学——因信称义，圣女一剑；上一个精通此剑法的正是率领法兰西人抗击英吉利人的圣女贞德。

被泰西之人连胜两场，中华武林中人的脸面有些挂不住了，下一组先抽出来的却又是一个外国人，乃是倭国神道无念流的高手，可惜的是他的运

气就没有这么好了，等裁判念出苗人凤的名字后，他脸色一变再变。竟然没等苗人凤登台就认输作罢，看来之前苗人凤横扫倭国的战绩给这些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第一轮方才结束，陈家洛熟识的天山双鹰、无尘道长、苗人凤、马真等剑术高手都顺利获胜，陆菲青却是忙于公务没有报名参加。

到了下午还剩下六十四名高手，这些人中中华武林就占了五十多席，剩下的倭国剑客有三名，泰西剑客有四名。还有袁常定手持金蛇剑，以金蛇剑法和华山剑法击败对手突围。

众人用过午饭后休息片刻继续开战。这次杜兰德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一上来就碰到了无尘道长，看到无尘道长只有一只胳膊的时候他还想着自己会不会胜之不武，等动起手来才知道自己是踢到铁板了，裁判刚宣布开始无尘道长的剑招就如疾风暴雨般攻了过来，这下双手大剑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分量太重自然没办法使得太快，杜兰德左支右拙好不容易把第一轮攻击应付过去，却见无尘道长宝剑回鞘退后几步，手抚胡须微笑不语；杜兰德正感到莫名其妙之际，只听几声细响。自己的裤带、

领口、袖口纷纷裂开，这才知道自己刚才给对手留下了多么大的空隙，只要对方剑尖再向前一分，他的小命就没了。

杜兰德对无尘道长的剑法和心胸大为佩服，行了个十字礼后告辞下场；之后几天一直跟随在无尘道长身后，想方设法的求他传授剑术。

又是几场比赛之后，再次迎来一场重要对决，那名法兰西剑士对上了雪雕关明梅，法兰西人向来以浪漫著称，他见对面是一位女士，年纪又这般大了，心中略有不忍，就想劝说关明梅认输算了。

翻译如实把话翻译给了关明梅，关明梅本就是暴烈的性子，再加上在武林中辈分颇高那受过如此轻视，顿时大怒。一开场就使出三分剑术中的精妙招数，剑光闪烁之下将那法兰西剑士引以为豪的胡子剃了个干干净净！那法兰西剑士红着脸退到场下。

再一轮比赛战罢，除了袁常定武艺高超突围外，异国高手中只有一名倭国剑客和一名泰西剑客运气好抽到了较弱的对手竞技。

第二日再战，他们的好运终于到了头，陈正德和马真分别击败了他们，倒是袁常定再次晋级，不过他的武艺也是出身中原，就此剑术比赛的十六强

全部为中原武林所占据，一时间四夷皆为拜服。

剑术比赛的最终八强为天山双鹰、马真、苗人凤、袁常定、无尘道长和两名陈家洛之前并未听过的中原高手。又经过了几轮苦战，最终苗人凤击败陈正德，无尘道长击败袁常定进入最后的决赛。

无尘道长和苗人凤比过武，心知自己要略逊一筹，一时一上场就展开猛攻，待百余招过后无尘道长闪出圈外，哈哈大笑认输，自此苗人凤获得了第一场比赛的冠军。

第二轮比赛是长枪，林震南一鼓作气连败泰西骑士枪术和杨家枪、**枪等传人闯入决赛，遇到了击败宝藏院流枪术、岳家枪传人的天地会选手洪熙官，经过激烈的争斗，最终还是洪熙官技高一筹险胜夺冠。

第三轮比赛是短兵器较量，凡是判官笔、峨眉刺等短兵器高手方可参加，最后的冠军却是出人意料。

ps：借用了某个不能说名字的人的设定。

第三百八十七章天下第一

“那人怎么拿个铁锅上场？”，李沅芷看着新登场的选手不禁笑出了声，陈家洛定睛一看原来是前几日见过的纳斯丁尔-阿凡提，他和自己的师父袁士霄分居天山南北，也是知交好友，一见到他陈家洛就知道短兵器这块的冠军是非他莫属了。

果然纳斯丁尔-阿凡提凭借一口铁锅败尽了武术高手，以奇异的招式获得了此项冠军，令到场的人目瞪口呆。

在刀法的比赛中，苗人凤再次登场，以胡家刀法连败骆冰、徐天宏和周仲英等高手，再次获胜；陈家洛细细思量了一番，就算是王维扬现在还活着怕也不是他的对手，这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名号的确是实至名归。

使用其他兵器的武林高手并不多，让卫春华捡了个便宜，凭借不要命的打法用双钩获得了这一项目的冠军。

暗器比赛就更没有悬念了，赵半山一登场，无论是七青门的高手还是倭国的忍者，都在他神出鬼没的暗器之下大败而归，直到夺冠都没有人能逼他涌出回龙璧和飞燕银梭来。

之后到了竞争最激烈的拳脚比赛，百花错拳袁士霄、少林天镜、天地会洪熙官和方世玉、太极赵半山、武当马真、金蛇掌袁常定、追命夺魂腿无尘道长、黑沙掌常氏双侠等悉数登场；此外还有西洋拳击、琉球唐手、倭国柔道等异国高手参加。

一个个平日难得一见的高手、一门门精彩绝伦的武艺看的在场的人大呼过瘾，最终不出意料的还是袁士霄和天镜进入决赛，一个招式怪异，一个武功精纯，双方一直打到上千回合，天镜禅师方才以半招落败、

自此。所有的冠军都已经决出，分别是剑术和刀术双料冠军苗人凤，枪术冠军洪熙官，短兵冠军阿凡提，长兵冠军卫春华，暗器冠军赵半山和拳脚冠军袁士霄；这里面除了卫春华或许是打酱油的外。其他都是江湖中的顶尖高手。

到了总决赛的时候规矩又是一变，从之前的淘汰赛变为循环赛，由这六位选手进行一对一的循环对战，获胜记三分，平局得一分，输了零分，最终积分最高的选手获得天下第一高手的名号。

一听到总裁判石双英宣布的这个规矩，卫春华的脸刷的一下就黑了，要是淘汰赛他大不了输一场就完事儿。如今难道要自己一连输五场么？不过转

念一想自己在西北憋了那么久，这次总算是能过一把瘾了！

第一场卫春华对赵半山，见是自家兄弟卫春华也不好拼命，斗了十来个回合就认输下场。

第二场比赛苗人凤对洪熙官，一个剑如飞凤，一个枪走游龙，双方激斗数十回合，苗人凤以一招铁门栓破了洪熙官的回马枪获胜。

第三场的阿凡提对袁士霄的比赛可谓是让人忍俊不禁。每当袁士霄找到对方破绽一拳打过去的时候，阿凡提总会缩头躲在铁锅后面。引得袁士霄怒骂不止，最后使出重手法砸碎铁锅才算获得了胜利。

第二轮重新配对，赵半山纵使暗器如雨，苗人凤的剑法却是水泼不进，在回龙璧和飞燕银梭都没有奏效后赵半山笑笑认输；卫春华遇到袁士霄，干笑两声攻了几招就再次认输。引得场下一片嘘声；阿凡提和洪熙官刚才在拳脚比赛中就交手过，阿凡提算是胜了一招，可是双方拿上兵器了结果就反了过来，洪熙官长枪一旦耍开，重新换了个铁锅的阿凡提根本近不了身。他也不勉强，过了百招就认输下场。

第三轮倒霉的卫春华都懒得看对手了，反正这

五个人里他一个也打不过，洪熙官方才战胜阿凡提，正是豪气大发的时候，一杆长枪点扎崩挑使得出神入化，不一会儿卫春华的双钩就被崩飞；赵半山和袁士霄也是老相识，干脆不用暗器使出太极拳和他周旋起来，可惜也不过是输的好看些罢了；苗人凤在四十招后面以一招白鹤亮翅削掉了阿凡提铁锅的耳朵。

第四轮比赛袁士霄空手入白刃夺去了洪熙官的长枪，苗人凤不到十招就击败卫春华，赵半山和阿凡提的比赛则成了音乐会，暗器击打铁锅打的乒乒乓乓乱想，或许是阿凡提新买的铁锅质量不过硬，被赵半山一记飞蝗石打了个破洞，阿凡提今天损失了第三口铁锅。

第五轮阿凡提也懒得买新铁锅了，空手就把卫春华敲了个满头包，赵半山的飞刀削去了洪熙官长枪的红缨。

到此为止，卫春华五战全败零分，阿凡提四败一胜三分，洪熙官三败两胜六分，赵半山三胜两败九分，苗人凤和袁士霄同样四战全胜十二分，冠军就将在他们二人之间展开。

这俩人之前在京城交过手，袁士霄侥幸赢了一招，他开始还对打败苗人凤很有信心，可是几天的

比赛看下去后却对他的剑法深为佩服，按他的话来说就是比陈正德那小子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已经明白当初他怕是没有使出全力啊！苗人凤看了袁士霄的比赛后也感慨，自己当初输给他并不冤枉。

“呵呵，苗大侠，没想到我俩最后才碰上啊！”，上台之后袁士霄笑着说。

“是啊！之前在京城在下就输了一招，这次怕也是比不过袁老先生啊！”，苗人凤拱手道。

寒暄结束双方开始动手，袁士霄毕竟年纪大了，自从京城离别后又老了几岁，经过这几日的激斗体力逐渐有些跟不上了；苗人凤这几年四处和人交手，更是远渡东瀛，见识了不少精妙武功，对剑术的理解又深了一层；两相对照之下，双方之前那点微小的差距已经发生了改变，在数百招后还是苗人凤获得了胜利。

自此以后，打遍天下无敌手七个字再也不是苗人凤自封的了，而是经过了全天下高手的认证，看着他在台上接受天下英雄恭贺的场景，小胡斐不禁心生向往，等我长大了也要当天下第一！

ps：感谢sr和嘿嘿呀-250的月票。

第三百八十八章文化渗透

单人比赛之后是团体赛，由洪熙官和方世玉领衔的天地会夺得冠军；在红花会未参赛，少林、武当顶级高手不足的情况下，他们算是捡了个便宜。

比武过后，陆菲青借机代表政府宣布了成立中华国术会的消息，邀请与会的江湖人士入会，苗人凤成为中华国术会的第一任会长，袁士霄、天镜、洪熙官、无尘道长等武林名宿也被邀请担任副会长，其他的诸如方世玉、林震南等人也在会中各自担任职务。

同时宣布中华国术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确定明年第二届天下第一武道会的选址和筹办事宜，一时间众江湖豪杰纷纷报名，各地分会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自此江湖第一次被统一管理起来，众豪杰有了发泄精力的去处，江湖上的争执顿时少了许多。

江湖人士们忙于在中华国术会谋求一个好位置，而来自倭国、琉球以及英吉利、法兰西等国的使者则齐齐奔往外交部协商邀请这些武林高手去自己国家开武馆的事宜，其中倭国的目标主要集中在苗人凤、无尘道长等剑术高手的身上，而英吉利和

法兰西则除了剑术高手之外，对洪熙官和林震南这样的枪术高手也感兴趣，他们同样想到了将这种招式用到刺刀上。

“陛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握中华武术传往外国恐怕后患无穷啊！”，无尘道长听闻消息后立刻赶来劝说。

陈家洛对此倒不是很在意，随着科技的发展，武术在战场上的发挥余地越来越小，再说了人家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传统武术，这次反倒是个将中华文化输入到其他国家的好机会，要是能借此从欧洲引进一批科学家就更好了。

“无尘道长所言有理！”。陈家洛知道他的性子，先勉励一句才说道，“只是这些蛮夷之辈既然有向往中华之心，我们爷不合适过于吝啬，照我的意思可以拍些武德出众的前辈前去各国开设武馆，扬我中国武术的威风。”

既然武德出众是首要因素。那么武功的高低也就成了次要因素，当然还是要适当考核一番，要是过去被人揍得满头包回来就太过丢脸了，“在我看来天镜禅师和马真道长都颇有意愿让少林和武当的名号扩散到全球。”

费勒好大功夫说服众人，陈家洛这才开始召集

众位外交使者入内，到了大殿中，这些使者有磕头的、有单膝下跪的，磕头的是琉球和倭国的使者，单膝下跪的是英吉利和法兰西的使者。在见礼过后，陈家洛并未直接开始商谈派遣武术教师去他们国家开设武馆的问题，反倒是借口带他们领略中华文化将他们待到院内。

院子里早就搭好了戏台，陈家洛和众位使者及中华政府的官员分宾主坐下，台上徽班的名角早已准备妥当，陈家洛一声令下即刻开演。

徽剧乃是京剧的前身，现在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陈家洛这次请来的都是原先扬州顶尖的艺人。有清一代扬州的盐商最懂享受，此处的戏剧水平也是冠于全国。陈家洛知道哪些外国人也听不懂歌词。故而选了几出打的热闹的武戏，再配上翻译给这些人进行解说。

倭国和琉球想来仰慕中华文化，两国的使者自然看得极其认真，就连英吉利和法兰西的使者开始时只是出于礼节进行关注，后来看到那眼花缭乱的动作也渐渐入迷。等他们离开的时候陈家洛还送了他们几套脸谱，他们回国后也将京剧的故事带向了欧洲。慢慢的京剧的故事也在欧洲传开，若干年后陈长庚带领三庆班进行了盛大的欧洲巡演，从伦

敦、巴黎到罗马、维也纳，每到一个城市都受到热烈欢迎；受此鼓励，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等戏班子也开始了自己的出过巡演。对一代欧洲人造成了深刻影响。

随着中华国力的增强，京剧逐渐压倒歌剧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戏剧剧种，许多欧洲人也加入到京剧的行列当中，普契尼甚至将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改编为京剧，还受到了京剧名宿谭鑫培的赞扬，后来还被欧洲的第一部电影；在名角方面欧洲同样出现了许多人才，意大利武生帕瓦罗蒂的张飞被称为一绝，甚至超过了绝大部分土生土长的中国京剧艺术家，引得意大利人自豪不已。

看完京剧，陈家洛又带着他们领略了全套的中国古典茶艺，喝完之后英吉利和法兰西的使者深深为茶道中所蕴含的美感所倾倒，一时间觉得自己地盘上那些所谓贵族给茶里加各种作料的行为简直是暴殄天物，果然暴发户和拥有悠久历史的贵族是不能比的啊！

品茶之后是鉴赏香道，由专门的香道师先拿来一副古人临摹的清明上河图铺在桌面上，再拿来一具前朝留下的香炉置于古画上，然后用香筷将炉中

的香灰压实并挖出一个小孔，点燃木炭置于小孔中，再盖上云母片，最后才将切成薄片的沉香置于云母片上，众人依此轻手轻脚的品味沉香的香味。

最后当然是以中华美食做压轴，一个个从盐商府中找出来的厨子输出压箱底的功夫，做出大煮干丝、松鼠桂鱼、清炖狮子头等名菜，让这些使者差点把舌头都吃了下去。

如此几轮中华文化展示下来，砸的这些使者头晕眼花，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深地佩服，然后陈家洛终于同意了他们邀请武林高手去他们国家开武馆的建议，一个个经过红花会审查培训的高手踏上了去往异国他乡的道路。他们不仅要将武术传向全世界，同时还用茶道、书法、国画等手段向自己的弟子和来访的客人展示中华文化的不俗魅力。

等到了二十一世纪，陈家洛的后人十分纳闷自己的祖先为什么辛辛苦苦从欧洲弄来诸如鲁本斯、维米尔等不值钱欧洲人的画作并珍藏起来，反倒是现在拍出上亿中华元的唐伯虎被他随手送人。

不只是绘画，这世界的跆拳道和空手道、柔道从未扩散到其他国家，主流的高雅音乐也变成了中国民乐而不是西方交响乐，中华的文化成了世界上最受人欢迎的文化。

ps：求订阅求月票。

第三百八十九章远方的客人

“陛下，泰西来的客人已经安排妥当了，眼下住在驿站之中，等他们休息好之后再根据个人特长安排工作！”，说完孔传流将一份名单递了过来。

“嗯，我先看看！咦，好像法兰西的客人比英吉利的客人多了不少！”，陈家洛接过名单翻看起来，很快就在名单中发现了拉瓦锡、拉格朗日、梅西耶、普利斯特列等后世鼎鼎有名的科学家，心中不由得大喜，拿几个武林高手换来这些人，这生意划算啊！可惜牛顿已经死了几十年了，不然的话就算是拿十个苗人凤去换也愿意啊！

“主要是高杨二位部长写了多封书信给他们在法兰西的友人，有了他俩做保证，法兰西人才对东方产生了好奇！”，孔传流解释道。

“嗯，今日先让他们休息，明日你陪我和高杨二位先生一起去见见这些人！”，陈家洛满意的将名单放下，眼下人数虽少，但只要让这些人过得舒服了，千金市马骨之下，不担心以后来的人不多，这些年欧洲一直动荡不安，只要维持好这条线，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科学家前来；哦，对了，还有门德斯这伙人呢，也可以给他们说说，如果引进一名

科学家，可以加大给他们的奖励力度。
孔传流领命而去，第二日一早，陈家洛带着众人来到驿馆之外，他今天没有穿正式的皇袍，而是穿了一套简约的新式汉服，这种款式的服装也是目前中华政府官员们的常服之一，并受到民间极大的欢迎，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套衣服可比长袍马褂看着气派多了，也不影响日常的工作，十分便利。
“陛下。这些都是英吉利和法兰西来的学者，还有几个听闻消息后从普鲁士、意大利等国来的客人！”，孔传流在一旁介绍，众人见到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心情都非常激动，纷纷鞠躬行礼。
“欢迎诸位来我中华！”，陈家洛伸手示意他们免礼。然后带着戴震、高类思和杨德望等人挨个招呼过去。
“陛下，这位是法兰西学者拉瓦锡先生！拉瓦锡先生是一名律师！”，第一个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从衣着上来看家境不错。
“其实我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律师只是家人的意愿，所以我才来了贵国，希望能得到一个不受干扰的研究空间！”，拉瓦锡鞠躬致意。
“欢迎欢迎，如果你愿意留下的话。戴部长会给你安排独立的实验室并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

的！”，这位可是近代化学之父啊！来了就留下吧！也省的你日后因为包税引起群众的愤怒而死于大革命之中。

“陛下，这位是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拉格朗日先生！拉格朗日先生19岁的时候就担任都灵炮兵学院的教授！”，第二位的年纪看起来比拉瓦锡大一些。

陈家洛抑制住抽他的冲动，笑着和他说话，心中却在怒骂，麻痹要不是你我当初读大学的时候高数能挂？陪他一起来的霍青桐听闻他曾经当过炮兵学院教授的时候眼睛顿时亮了，她现在已经退出现役转而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正在为人才的问题而头疼。

“欢迎欢迎，我们的戴部长在数学方面同样颇有研究。你们可以多多交流！”，戴震现在已经逐渐追上了欧洲的研究水平，可惜日常能和他进行沟通的人太少，现在好容易来了一位，不由得大喜过望。

“这位是法兰西天文学者查尔斯-梅西耶先生！”，孔传流继续向前引荐。这次是一位三十来岁面露苦涩的青年。

梅西耶最近过的很不愉快，他根据她的雇主德

里希尔给与的轨迹寻找哈雷彗星却屡次失败，最终采用自己的计算方法却寻找到了这颗彗星，并陆续发现了其他若干天体，但法国科学界却不肯承认他的成果。这让他非常郁闷。

“欢迎梅西耶先生，我记得咱们南京的紫金山似乎是很不错的观测地点，如果梅西耶先生愿意留下的话，我可以帮你在哪里修建一座天文台！”，陈家洛丢出诱饵。

“愿意，非常愿意，尊敬的陛下！”，梅西耶激动地连连点头，看来自己这次选择是选对了，如果留在法国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天文台？

“很好！明天您就可以和工程队一起去勘测地点！”，陈家洛同样欢喜，可算是拿住一位了！立刻兑现自己的诺言。

“这位是英吉利学着普利斯特列，他是来和妻子度蜜月的！”，这又是一位后世有名的化学家，方才看他正和拉瓦锡聊得开心，莫不是在说什么专业问题？

“同样欢迎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们安排向导和马车，南京有许多值得游玩的地方，南京之后可以去杭州，杭州之后可以去苏州，苏州之后……”，嗯，最好喜欢上这个地方然后留下来。

“陛下，这位是……”

“欢迎欢迎……”

“陛下，这位是……”

“欢迎欢迎……”

……………………………

一连见过了数十名泰西来的学者，虽然像拉瓦锡和拉格朗日这样能在后世留下名字的学者不多，但陈家洛已经非常满意了，根据他们的专业一一许下各种优越的条件，有梅西耶做先例，很是有几个人同意了陈家洛的邀请决定留下，剩下的也在犹豫之中，不过看他们的样子大概看了金陵大学的实验室之后就会改变主意。

接见过后自然是宴会了，中华美食让这些在海上飘了好几个月的可怜家伙大快朵颐，用拉瓦锡的话来说就是要是天天能吃上这种食物，那他愿意在南京呆一辈子。

酒足饭饱之后，侍者撤去酒菜，换上茶水和点心，制作精美的糕点又让这些人吃了一惊；看着现在的气氛已经差不多了，陈家洛拍拍手示意自己有话要说，等到众人安静下来将目光投向他的时候，陈家洛笑着说道，“诸位，今天除了欢迎诸位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ps：感谢血x骷和逍遥星蓝的月票，本书就要完结了，继续求支持。

第三百九十章皇家科学奖

“朕决定设立皇家科学奖！”，陈家洛少见了使用了朕这个字，他登基以来也只是在各种正式场合使用朕的称呼，平日了依旧是用我来自称，听闻此言那些西洋人到不觉得什么，政府官员们却立刻挺直了腰板，凝神倾听着陈家洛的话语。

“朕决定每年从皇家资产中拿出一笔钱来成立皇家科学基金，来对在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医学五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科学家进行奖励！”，现在政府开支和皇家开支独立核算，政府每年会拨出一大笔白银供皇室花销，现在皇室成员不多还用不了这些银子，陈家洛就将这部分进行了合理的投资，使得皇家的资金实力迅速壮大，“金额暂定为每项奖金白银一万两，后期根据基金运营情况调整！”

根据陈家洛估算，现在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大概等于后世的七百五十块块人民币，也就是说每项奖金约等于后世的七百五十万人民币，这比后世最著名的那个奖项的奖金还要高了，放到这个时代陈家洛不相信这些科学家不动心。

喔！等翻译将这番话分别翻译给在座的外国学

者的时候，他们齐声发出了惊呼，有两个过于激动的甚至连自己打碎了茶碗都没有发觉。

“尊敬的陛下，外籍人士可以获得此奖项么？”，拉瓦锡不愧是律师，很快问到了最关键的一点，同时琢磨着为了这些钱入籍划算不划算。

“国籍问题不会成为皇家科学奖的障碍，我会在最近成立皇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在每年的六月会向全球高校发送推荐函，由这些学校各院系的教授进行候选人推荐，然后在十月对这些被推荐上来的候选人进行审核，并最终由评审委员会选出获奖者！”。陈家洛解释道，“但是，所有获奖者必须亲自来南京领奖，如果再截止日期之前他们还没有到达南京则视为放弃奖项，如果有并列获奖人的话奖金由其他人平分，如果没有并列获奖人则奖金累积到下一期！同时获奖人还会获得皇家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及中华荣誉国民的称号！”

必须亲自领奖和这两个荣誉称号也是陈家洛为了中华的科技发展埋下的伏笔。以现在这个时代的交通能力，就算是有外国人获奖，等他们到了南京想必不会马上离开，在他们停留在南京的时候，会有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掏出来，当然，要是能够让他们留下来就更好了！

大概三两白银兑换一英镑，那么一万两白银大概等于三千多英镑，一群英国人飞快的计算着。剑桥伯爵一年的年金也差不多就这个数字了；如果能获得这个奖项的话，自己将会一跃而成为大富翁的！众人的眼神愈加热烈起来。

法国人同样在哪里做着计算，依靠这笔钱足以让自己在巴黎过上富足的生活，“尊敬的陛下！请问是每年都会颁发如此高昂的奖金么？”，又一名科学家问道，他现在为中华皇室的富足而感到十分佩服。

“不，这只是开始时的数字！”，陈家洛笑着摇摇头。“基金会同时也在做着各种投资运作，而且这些投资的前景都非常美妙。将来或许会出现两万两、三万两甚至是五万两的奖金。”

“一万磅！两万磅！这都够白金汉公爵一年的开支了！”，又一名英国的科学家咽了口唾沫，心中狂喜，自己这次绝对是来对了，就算没办法拿到这个奖项，能为自己的实验拉到一笔投资也好啊！这位陛下如此慷慨想必不会拒绝吧！

“陛下。请问这皇家科学院院士是何职务？”，戴震对这些蛮夷露出的贪财之象嗤之以鼻，反倒问起另一个奖励来。

“皇家科学院院士乃是我中华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必须是得在本专业取得巨大成果的科学家方能入内！”，陈家洛怕戴震不明白就打了个比方，“就好比是翰林之于读书人。当然在本朝这科学院院士的地位怕是要比翰林高一些！”

一提起翰林院三个字戴震就眼热起来，考不上科举可是他心中永远的痛，虽然现在见识过科学的巨大威力后，想起自己以往的想法就觉得可笑，但这终究是他一生的遗憾，眼下见陈家洛推出皇家科学院，不由得重新心动起来，当不了翰林当个科学院院士恐怕还要更尊贵些，于是连忙问道，“那臣可能入科学院？”

“当然！”，陈家洛点点头，“戴先生和高杨二位先生肯定是皇家科学院的第一批院士，三位这几个月不妨帮我理出一份名单，咱们暂且把科学院的框架搭起来！”

“臣遵旨！”，三人齐齐鞠躬领命，高类思和杨德望在欧洲时也见过法兰西科学院的景象，但从陈家洛口中说出的话来看，当中华科学院的院士恐怕要比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好好上许多！

“同时皇家科学院还将发行一本综合性学术期刊以供诸位科学家交流，期刊的名字么暂定为《科

学》！”，陈家洛等他们安静下来继续说道，“诸位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投稿在这本杂志上面；同时为了避免只有一本杂志造成垄断产生不利影响，我还将以私人名义赞助成立另一本期刊杂志，名字暂定为《自然》！”

　　陈家洛无耻的剽窃了后世那两本著名杂志的名字，并在数十年后成为全世界影响最大的科学刊物，几乎每个皇家科学奖获得者都选择将自己的论文发表在这两本杂志上。

　　皇家科学奖、专属实验室、优厚的薪酬待遇、顺畅的交流平台等，这一系列的手段让这些外国科学家感受到了陈家洛对自己的重视，同时那些在各个大学进行研究和学习的年轻人们也被激发了对科学的向往，各类科学人才取得了井喷式的发展，并推动工业、交通、军事等各方面的进步。

第三百九十一章张家口

康熙三十五年清廷批准张家口为对蒙古各部的贸易地，康熙四十年在张家口外设立蒙古驿站，伴随军台驿站的开通，张家口通往库伦的商路自此形成，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互市条约》正式签订，俄国商人可经过张家口进入京城，大批外贸商品在张家口汇集和转运。城中货物堆积如山，往来骆驼马匹连绵不绝。

可是到了今年，张家口的商人们却失去了往日的风光，一个个也懒得在店铺里等候客人，都聚在茶楼里叹气闲聊，“哎，先是南边被红花会占了断了茶叶等物的输入，现在庄亲王又打过来，连去北边的路子都不通了，今年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啊！”

“你曹家家大业大还撑得住，就别和我们哭穷了，最近没少趁机压价买下别人的铺子吧？”，如果陈家洛在这里的话，就会认出回话的就是当初他在山东遇到的那个范姓胖子。

“范忠福，说的好像你们范家买的少了一样？”，那曹姓商人反问道，“谁不知道你们范家财大气粗？现在京城往太原的粮草又归了你们家

吧？”

“曹源宏，这都是咱们老爷的功劳，你们曹家羡慕不来！”，范忠福得意的笑着。

“呵呵，就算你们范家不也得把这笔生意分给亢家一份？”，曹源宏冷笑道，“莫以为全天下的生意都能让你们吞了！”

“切勿动怒，切勿动怒！”，其他人连忙起来打圆场，“现在天下不太平，诸位的生意都不好做，往年现在早该把茶叶、丝绸、大黄等物运往北边。可现在都堆在仓库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动身啊！我看哪，要是明年还这样，这张家口怕是要没落了！”

“树挪死人挪活，天下这么大，总有咱们做生意的地方！”。曹源宏叹了声气，他们曹家借机收下张家口的铺子也是想着朝廷能早日击败庄亲王，哪知道双方在太原城下对峙一年多了还没分胜负，庄亲王的军队不仅没有被打退，最近反而又转攻张家口的迹象，这下他们的投资恐怕危险了。

“可惜咱们没侯庆来那么好的运气啊！”，或许是听出了曹源宏语气中的担忧，范忠福也生出兔死狐悲之感，他家在张家口的收购同样不少。

“是啊！”。众人跟着点头，“那红花会打入

苏杭的时候，侯庆来正在城中收购丝绸备货，本想着大军之下定然家业不保，谁知红花会对他的店铺竟秋毫无犯，不仅没没收他的货物，反倒给了他颇多南货，像是那香皂、火柴等物一转手就是翻倍的收益啊！”

“哼。勾结贼人，迟早有他们侯家的好果子吃！”。虽然都是晋商八大家之一，但并不代表他们内部就相处和谐，曹源宏愤愤不平的说道，他们家听说此事后一方面动用朝廷关系试图收拾常家，一方面立刻派族中亲信子弟远赴南边寻找红花会谋求合作，可是常家在官府的势力并不输于他们多少。送了几笔银子就再也没人过问；而自己家派往南边的使者刚报上名字就被红花会赶了出来，眼睁睁的看着一条发财之路，曹家却沾不上边，这让他十分恼怒。

“呵呵，看这天下的局势。再过几年谁是贼人还说不定呢！”，一个因为这次战争损失惨重的小商人冷言冷语道，他家在张家口的铺子已经被曹家压价收购了，他正打算去南边看看机会，所以言语之间也不见了往日的恭敬。

“几位爷，几位爷，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听到他们的话越来越过分，茶楼的老板赶

紧前来劝说。

“小弟我就不在这张家口耗下去了！今日就先走一步，来日有缘再会！”，那小商人拱拱手扬长而去。

“哎，任谁十来年的心血一朝化为乌有都不会有好脾气，诸位别和他一般见识！”，做生意的都讲究个消息灵通，那小商人的牢骚来源他们都一清二楚，立刻有人劝解道。

人虽然走了，可他临走时的话却在众人心中压了一块大大的石头，这朝廷真的撑不下去了么？在座的几个大商人，无论是曹家还是范家可都是靠着朝廷的关系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啊，万一这朝廷不行了，他们该怎么办？

一念至此，无论是曹源宏还是范忠福都没了继续喝茶的心思，随便敷衍几句就带着沉重的心情告辞离去。

回到自己家的店铺里，范忠福翻了翻账册，今天又是只有几百两银子的流水，再这样下去这铺子迟早要关门啊！想自己在山东兢兢业业的操持，好不容易才获得族里的赏识被放到张家口的位置上，本想着在这里好好表现一番，将来能多继承些家业，哪知道刚来张家口就遇到这种事，庄亲王的大

军完全打碎了他计划，再这样下去别说继承家业了，不被赶出家门就不错了。

“人都死哪儿去了！”，啪的一声将账本丢在桌子上大喊道。

“爷，您有何事吩咐？”，店里的伙计连忙过来问道。

“给爷炒几个小菜再拿一壶酒过来！”，范忠福拍着桌子吩咐。

不一会儿酒菜上来，他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喝酒，心情郁闷的时候喝酒就容易醉，还没喝到半壶酒呢，这范忠福就有些迷迷糊糊了。

“爷，有客人说找您谈大生意！”，正准备回房躺下的时候，伙计进来报告道。

“大生意？”，范忠福一激灵，顿时清醒不少，“快请客人去客厅品茶，我马上就到！”

连忙用毛巾敷脸让酒气下去了些，再喝上几口浓茶提提精神，换了身衣服范忠福踱步往客厅赶去，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谈大生意？会是什么人呢？

等到了客厅，之间一个全身罩着黑袍，就连脑袋也藏在黑色斗篷中的人正坐在椅子上，唯有手上露出的镶满珠宝的戒指显示了此人的富豪。

范忠福一见此人的打扮就知道他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挥手屏退左右问道，“请问您是？”

ps：感谢暗夜之花影的月票。

第三百九十二章带路党

“老朋友，如今都认不出我了么？”，黑衣人拉下头蓬露出自己的一头金发，虽然面带笑意，但鹰隼一般的眼睛里还是透出一股阴冷。

“弗拉基米尔！”，范忠福被他的眼神吓得打了个冷颤，刚才那点酒意顿时化为冷汗，瞬间清醒过来，“你...你怎么到张家口来了！”

“呵呵，老朋友，怎么不欢迎我么？”，弗拉基米尔是跑张家口这条线的老商人了，一口汉话说的非常流利，看到范忠福这种反应，对自己此次行动的成功又多了几分把握。

当初刚来张家口的时候，范忠福的确和弗拉基米尔做成过几笔大生意，可是自从庄亲王入关以后，俩家的联系就断了，现在他又突然出现，还是如此打扮，范忠福顿时警惕起来，“呵呵，我只是奇怪现在不是在打仗么？你是怎么到的张家口？”

“只要有利润在，商人就无惧任何艰险！”，弗拉基米尔随口说道，然后拿起茶碗喝了一口，“好久没有喝到如此纯正的茶了，听说你现在的仓库里存储了许多货物卖不出去？”

嗯？这个话题转移的非常突然，愣了下范忠福

才反应过来，立刻欣喜的问道，“莫非您有想购买我的商品？”，如果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些货物卖出去，那自己可是为家里立下大功了啊！范忠福暗自盘算着。

“是的，我不仅可以吃下你的所有商品，还可以在以往的价格上再加两成！”，弗拉基米尔严肃的说道，现在来自东方的货物已经断了许久了，那些莫斯科的贵族们家中的存货已经快消耗干净了，市面上的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如果能做成这笔生意，自己一定能成为莫斯科排名前几位的大商人！

“呵呵，现在的情形，只加两成怕是不够吧？”，范忠福坐下笑着说道，他也是做生意多年的人。那会猜不出商路断绝对罗刹人的影响，只要把这批货物运到恰克图就能获得上倍的收益，更别说到莫斯科了。

“可是现在能到达这里的罗刹商人就我一个！”，弗拉基米尔耸耸肩，“而你们这里需要出售商品的商人却有很多，如果你不给我我还可以去找曹家，去找亢家，去找其他商人，想必他们会接受我给出的价格吧？或许更低他们也愿意！”

这下算是击中了范忠福的死穴。的确以往商路顺畅的时候他们可以联合其他商人垄断货源控制价

格，可是如今只有他一个人过来，那定价权就不在自己手上了；嗯？可是现在大军阻断商路，他打算如何把货物运过去呢？“如今两军对峙，不知弗拉基米尔先生打算从哪里运送货物呢？”

“哈哈，这就不劳范先生操心了，庄亲王营中的罗刹统领瓦西里上校是我的老朋友了，只要你们能把货物运出城去。我就有办法平平安安的将它们运走！”

这可是勾结逆贼的大罪啊！范忠福的冷汗又下来了，可是转念一想。这种生意他们范家又不是没做过，要不是明末的时候给清军运送铁器、粮食，哪有范家如今的富贵？现在天下大乱局势不稳，谁有敢说庄亲王最终得不了江山呢？要是现在就和他们打好关系，那将来范家的家主之位除了自己还会是谁？

至于张家口的城门，守军早就被自己喂饱了。到时候让他们开门还不是花点钱的事情；嘶~一念至此范忠福倒吸了一口冷气，看弗拉基米尔的眼神也变了，他的目的该不就是这个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货物的价格可就不能是只加两成了。

对于自己的安全范忠福倒不是很担心，弗拉基米尔也是做久了生意的人，他肯定知道张家口只是

货物转运之地。凭借他们的力量是没办法从全国各地搜集这些货源的，他想要丝绸、茶叶、大黄等物，就必须得依靠他们这些触角深入全国各地的商人。

在脑子里电光火石般的把这些想法过了一遍，范忠福抿了一口茶，这才慢条斯理的问道，“弗拉基米尔先生，您这次来恐怕不只是想要进货吧？”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痛快！”，弗拉基米尔鼓掌赞道，见范忠福没有当即离开，他就已经明白对方不过是等着他提条件，“我就知道我这点心思瞒不过范先生，实不相瞒，瓦西里上校的大军已经到达五十里开外，随时可以攻下张家口！我此次来不过是想让您这样的老朋友免于刀兵之灾罢了！”

怪不得最近出去的几小股人马都没见回来呢，结合近日的异样，范忠福几乎可以确定弗拉基米尔并没有说谎，“这么说我还要多谢弗拉基米尔先生了？”

“只要您愿意帮我们打开城门，那么我可以保证您名下资产的安全，还可以加价三成收购您愿意出售的所有货物！”，弗拉基米尔又将价格提了提。

范忠福微笑摇头不语，直接伸出两根手

指，“翻倍，您也太黑了！”，弗拉基米尔皱了皱眉，开始讨价还价，“最多加四成，再多我就亏本了！那我就只能去找曹家谈谈了！”

“既然您先到我这里来了，那就说明您对我们范家在张家口的势力有信心！”，范忠福也不好逼得过紧，“不过我们是老朋友了，那么就加八成好了！”

“五成！”

“七成五！”

“六成！”

“七成！”

“六成五！”

“成交！”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愉快的达成了协议，“此次不方便带银子，这些就算是定金好了！”，弗拉基米尔从怀里摸出个布袋递了过去。

范忠福打开一看，全是猫眼儿、祖母绿等宝石，这一小袋怕不下十万两，顿时满意的大笑起来，接着双方压低声音说起合作开城的细节来。

等送走了弗拉基米尔，范忠福立刻叫来下属，“这两天正在谈的那几个铺子赶紧买下来，别讨价还价了！立刻拿下他们的所有货物！”

第三百九十三章兵临城下

“范东家，这是又要出城？”，张家口守城的士兵那个还能不认识范忠福，他刚晃悠到门口就立刻有人来巴结。

“是啊，过来看看，你们头儿在么？”，塞红包这种事自然有手下去办，这几个小头目还不值得范忠福亲自出手。

收了钱的兵丁顿时喜笑颜开，屁颠屁颠的给他们带路，“我家大人正在屋内烤火呢，这天寒地冻的我们这些人还得在这守门，也只有范东家能记得咱们啊！”

到了门口，不用士兵通报，范忠福就长驱而入，“吆，李将军喝着呢？光喝酒没菜怎么行！我这儿带了刚出炉的烤鸭，来，我陪您喝点儿？”

“那感情好！”，姓李的军官一个人喝着正无聊呢，眼看有人来陪，又是城中鼎鼎有名的范东家，这位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肯定少不了自己的银子，于是连忙殷勤的将他迎到桌前，范忠福的小厮立刻从食盒里取出各种吃食摆了上来。

做商人的又有哪个不是能说会道的，没几下功夫，范忠福就把这位李大人忽悠的找不到北了，酒

过三巡，范忠福估摸着时机差不多了，挥手让小厮退下，轻声对李大人说道，“大人，小的此来是有事相求。”

“有事儿就直说！咱俩什么交情？只要哥哥我能办到的绝不皱眉！”，喝的晕晕乎乎的李大人拍着胸脯说道。

“大人，那小的就直说了！”，范忠福看看左右，确定没人偷听后才小声说道，“小的有一批货想今晚上出城去，还请您通融通融！”。说完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张银票递了过去。

“这...眼下上头严令出城，这事不好办啊！”，李大人咂咂舌，做出一副为难的表情，眼睛瞟了下银票的数字，却没有收回去。

是难办。不是不能办！范忠福那会听不出这种暗示，无非是嫌银子给的少了呗；当下呵呵一笑，又从袖子里摸出一张银票递了过去。

这次李大人拿起银票仔细打量了一番，眼色有变化但仍然没有点头；啪的一声范忠福再次排除一张，到第五张的时候李大人终于放下了矜持，笑呵呵的将银票塞入怀中，“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兄弟是什么关系？哪里还用得上这些！你子时过来，到时候我给你安排的好好地！不过到时候你也要对下

面人有个交代。毕竟这天寒地冻兄弟们也辛苦！”

用不上这些也没见你还回来，算了，先让你高兴半天，等到了晚上有你好受的！范忠福一边心中怒骂一边笑呵呵的应付着。

等从屋里出来，范忠福快步走到自己的马车里，“快，立刻回去！”

到了铺子里，手下人纷纷来报。前两天让收购的商铺都拿下了，他这才满意的点点头。看来这次又是一笔大收获，到了后院密室见过弗拉基米尔，俩人耳语半天，最后弗拉基米尔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这次多亏了范东家，日后必有厚报！”

一想到庄亲王得了天下后自己的好日子。范忠福当即笑的合不拢嘴了，他甚至想到了自己那个迎接清军入关的祖宗范永斗来，将来自己在后人中的声望恐怕不会比这位祖宗低吧？

夜间，范忠福准时来到城门口，身后是一长溜的车队。门口值守的小头目早就得了上司的吩咐，接过范忠福递过来的银子后马上打开了大门。

“我先走一步，二子你陪这位官爷说会儿话！”，范忠福拱拱手打马出了城门，那个二子还是弗拉基米尔塞到他队伍里的人手，今天车队里大部分人都换成了他的人，自己还是躲得远远的好

些，以免一会儿发生什么牵连到自己。

范忠福出去后不久，远处响起三长两短几声狼叫，“呵呵，这些畜生又不安稳了！”，小头目还没笑完，二子就摸出匕首扎进了他的胸膛，接着车队中的那些人像狼一般向城门口的士兵扑了过去，毫无防备的士兵们顿时倒在血泊当中。

“快，用车把两边的路堵住，在上校到来之前咱们必须守好这里！”，二子用俄语吩咐道，他是瓦西里手下的鞑靼军官，因为会说汉话被安排了这个差事。

“上校大人，您这边请！”，还没等清军发现异常，范忠福就笑呵呵的带着瓦西里上校等人进入了城中，他用到张家口之后才开始学的俄语不停地说着巴结的话。

“快，清军的军营在哪里！”，瓦西里不耐烦的打断了他的奉承。

“就在这边！”，范忠福伸手指向今天中午自己还去过的那个地方，瓦西里立刻带人冲了过去，一阵惨叫过后这些还在睡梦中的清军就丢掉了性命。

在连续清除了张家口内的清军势力后，这些由哥萨克和鞑靼人组成的军队兽性大发，在张家口城

内四处烧杀抢掠起来。

不过总有人保持清醒，在弗拉基米尔的指引下，除了范忠福之外，曹源宏和亢家等大家族的商铺得以幸免，其余的小商人和他们的伙计、家眷被杀戮一空，城中哭声四起、惨叫连连，听得范忠福面色发白。

不过没多久他就开始计算起这次的机会会给自己带来多少收益，向他的祖宗范永斗一样完全无视了那些因为他们的罪孽而丧命的无辜人士。

第二日一早，庄亲王的军队也赶到了张家口，众人饱餐休息后，带着搜刮出来的补给直奔京城而去。

三日之后攻下宣化，五日之后火烧鸡鸣堡，不到十天的功夫，这些人马就到达了怀来城下，距离京城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哈哈哈哈！”，庄亲王看着怀来城头那些瑟瑟发抖的士兵，不禁得意的大笑起来，恐怕自己离开京城之时弘历小儿没想过自己还会回来吧！骑着宝马在城下溜了两圈，手中马鞭直指城门，“满洲的巴图鲁们，罗刹的英雄们，给我冲！打下这座城池，三日不封刀！金银女子任由尔等取之！”

ps：感谢暗夜之花影的月票。

第三百九十四章内外交困

“敌军…敌军退了！”，怀来的守将伊穆图长舒一口气瘫倒在城墙上，今日一战他的手下损失惨重，要不是现在天黑了还真有可能被攻下来；今天算是熬过去了，可明天呢？

“王爷，今日损伤过重，明日怕是无力攻城了啊！”，庄亲王的手下同样损失不少。

“罢了，咱们这次轻骑奔袭，没有带大炮，所以才打的如此辛苦！”，庄亲王也郁闷，没想到在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被挡下来了，“明日就休整一天，等后面的大炮运上来了再重新攻城！”，自己手下损失惨重的话，就算拿下怀来也打不了京城，还是歇一歇等等后方的大炮和援军到了再说。

“王爷，那伊穆图当初在裕亲王手下当过差，明日不妨试着劝降一番，若是能将他说服，咱们就能少些损伤！”，弘昼夜间也跟了上来。

“他家人尚在京城之中，怕是不好办啊！”，庄亲王也是因为此原因，所以白日随口劝了两句见伊穆图没有回应就开始攻城。

“那就看他是要自己的命还是要家人的命了！”，弘昼阴森森的说道，“要是要家人的命，

过不了几日他就该丧命了，用不了多久咱们攻下京城他的家人也会下去陪他；要是保住了自己的命，日后老婆可以再娶，儿子可以再生，他家也不至于断了根。”

这俩人都是逃出京城前将家人扔到一边的狠角色，庄亲王对弘昼的话深以为然，“那就去试试吧，只是眼下如何派使者进城？”

“此事就交给侄儿吧！”，弘昼回到自己的营帐，叫来褚圆。“今晚你连夜进城一趟，城中自有人接应，他会带你去找到伊尔根的府邸，你进去后这般这般，看他如何应对，答应的话就留他一条狗命。不答应就把他宰了！”

“是，奴才领命！”，褚圆这段时间被弘昼收拾的十分听话，见主子吩咐了，即使心中有些担心，还是不得不按他的意思去办；不过日子虽然过得苦逼，却也比留在京中跟着白振一起丧命的好；答应完径直出了营帐。

来到城墙下方，找到弘昼所说的位置，吹了几声口哨。城墙上冒出个人头，拿个火把画了几个圈，褚圆按照弘昼的吩咐对上接头暗语后城墙上垂下一根绳子来，褚圆运起轻功抓住绳子狸猫一般爬上了城墙。

“跟我来！”，那人低声说道，此事城墙上七零八落的睡着一些清军，也无人发觉他们，下了城墙褚圆跟在那人后面左拐右拐避开巡逻的士兵来到一所院子外。

“伊穆图就在这所院子里。他的卧室在第二进中间的那间屋子，你自己进去吧！”。那人又给褚圆说了说院子的大致布局，这才离去。

褚圆瞅见四处无人运起轻功翻墙而入，按照那人的指引很快找到伊穆图的卧室，到了卧室窗户下面，发现里面还亮着灯，沾了点口水捅破窗户纸。单眼贴在窗户上一看，伊穆图正在一个人喝闷酒呢。

“呵呵，将军大人好兴致啊！”，正长吁短叹间，伊穆图身后传出一个声音。

“谁！”。伊穆图条件反射似的想要拿起自己的腰刀，奈何马上被冰凉的剑刃横在了脖子上，他缓缓收回自己的手放在桌子上，“呵呵，不知是哪路好汉要取了某家的性命！”

“算你识时务！”，见对方没有拼死反抗的决心，褚圆就知道自己此行的任务有戏，“我乃庄亲王的使者，不知伊穆图将军是想死呢还是想活呢？”

“呵呵，若是能活谁又想死？”，伊穆图苦笑道，“只是我若是活着我的家人怕是就要死了！你想动手就动手吧！干净利落点，我在此多谢了！”

“你以为你死了你家人就能活命么？”，褚圆按照弘昼的吩咐说道，“且不说这失地之罪会不会牵连到你的家人，就算乾隆不追究让你的家人能侥幸保命，等咱们的大军攻入京城还会有你家人的好果子吃？”

见伊穆图的脸色变了褚圆接着说道，“怀来到京城有多远你不会不知道，京中现在满人贵胄的心思你不是不清楚！只要咱们的大军一到城外保证有无数人原因为咱们打开城门！你若是现在降了还能混个加官进爵，行军速度快的话说不定还能赶在乾隆下手对付你家人之前保住他们的小命！该如何选择你好好想想吧！”

说完褚圆也不催他，就着伊穆图的小菜慢条斯理的喝起酒来，过了好一会儿伊穆图长叹一声，“我还有的选么？我伊穆图愿意投降庄亲王！”

“好！”，褚圆击掌赞道，“晚降不如早降，明日一早你就点齐你的人马打开城门，事后庄亲王定不会忘了你的功劳！”

第二日一早褚圆就在城墙上放出大事告成的信号，在伊穆图的配合下，大军很快杀入怀来城中，将那些犹在抵抗的士兵清扫一空，自此大军到京城之间几乎没了阻挡。

“陛下，庄逆的军队已经攻破怀来，距离京城不过咫尺之遥！”，福康安急匆匆的进宫汇报道。

“什么！”，乾隆顿时站不住了，张家口失陷的消息刚传回来不久，就受到怀来落入敌手的消息，“这怀来的守军都是饭桶么！”

“陛下，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得赶紧召集军队拦住庄逆啊！”，急切之下福康安说话也忘了尊卑。

“马上叫阿桂进宫！”，乾隆朝的宿将被红花会败的败，杀的杀，已经没剩下多少人了，目前还在京中的唯有福康安和阿桂了，福康安离不开京城，这接敌的任务只有交给阿桂了。

阿桂还没进来，福康安的手下又送来一个坏消息，京中的满人贵族们变得不安稳起来，各家各户都是蠢蠢欲动，尤其是手上有兵权的那几家来往更是密切，至于目的么可想而知。

外有虎视眈眈的庄亲王，内有心怀不轨的满人贵族，乾隆陷入到内外交困当中！

ps：爆更之后掉订阅，心塞

第三百九十五章战备

“没想到是张家口啊！这些晋商还真是...还真是死性不改啊！”，陈家洛收到消息后叹道，“眼下庄亲王的军队已经威逼到京城了，留给咱们的时间怕是不多了！”

“按照计划我朝需在扩军百万后再与清廷展开决战，可是眼下看来怕是等不到那时候了！”，陆菲青摸了摸胡须说道，“如果让庄亲王打破京城固然能削弱鞑子朝廷的实力，可是京城附近也该被他们打的乱七八糟了，晋北一带已经被他们祸害的不成样子了，直隶一带不能再让他们糟蹋了！”

和乾隆相比，红花会更憎恶庄亲王，因为清廷好歹还是个政府，不会在自己的地盘上大肆烧杀抢掠，而庄亲王现在完全恢复了他祖先初入关时的模样，大同、张家口等地都他祸害的够呛，而那些罗刹人做起恶来手段更是凶残。

“现在军队训练的如何？”，陈家洛问道，如果战略目标只是定为京城一地的话，那么也用不着等百万雄师都训练完成。

“启禀陛下，除了以往的三十万大军之外，目前已经训练完成的士兵有四十万，尚有四十万人正

在训练中，预计三个月后训练完成！”，杨文理汇报道，“目前除了已有任务在身的部队，尚可抽出二十万人来进行作战！”

“参谋部对此次作战可有预案？”，陈家洛点点头继续问道。

“启禀陛下，根据参谋部分析，如果此次作战的目的是击退庄亲王并且拿下京城的话，最好的选择是从海路进攻！”，说着他走到地图前，“陛下请看。若我军从陆路进攻，一方面需要连续攻破山东和直隶的清军，进攻速度未免会因为沿途的阻碍而变得缓慢，二来清军势必会抽出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防备咱们，让庄亲王捡了便宜。”

“的确如此！”，陆菲青、严新等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从徐州出发连续攻破山东、直隶，恐怕路还没走到一半京城就被庄亲王拿下了。

“如果走海陆的话则没有这个顾忌！”，杨文理手中的细棒在地图上划过一道弧线，弧线的两头分别是南京和京城，“我方现在的海军在亚洲一带可谓是绝无敌手，即使英吉利人也不敢招惹咱们，就更别说清军的那些小船了！抽调两支舰队护卫运兵船自南京出发，直入大沽口，此去京城不过天津、武清、通州几座小城。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拿

下！”

“对，咱们海军保证能完成任务！”，闲了许久的苏昌全摩拳擦掌的说道，这可是攻占都城的大功啊！无论如何不能从自己手上溜走了。

“预计此次作战需要多少人马？”，陈家洛稍微愣了下，这不是和当初那啥啥联军的计划差不多么。

“陆军出五万人马足矣！”，接着杨文理详细分析了沿途清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以及庄亲王和乾隆两方的实力。最后做出总结，有五万人完全可以收复京城！

“咱们可有这么多船只？”。陈家洛将视线转往苏昌全这边，五万人规模的登陆战，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完全没有问题！”，苏昌全信心满满的回答，“除了咱们自己的舰队之外，还可以召集私掠船和商船帮忙运送士兵。保证能将这些士兵安全运到！”

“陆军这边可做过登陆战训练？”，自从登基之后，这些琐碎的事情陈家洛就不会亲自管理了，他主要负责大方向的掌控。

“自从台湾、南洋、萨摩藩几次作战后，陆军

已经将登陆战的训练写入了训练大纲。眼下这七十万士兵都经过了登陆战的考核，现在可抽调在此训练中表现优异的部队参加此次行动；清廷不重视海防，大沽口炮台又年久失修，不会对咱们造成多少障碍！”，杨文理依旧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兵器、弹药、粮草、被服等物可准备妥当？航海的路线可勘测无误？抗风浪的药物可有充足的存货？......”，又是一连串的发问，在一一得到确定的答复后陈家洛点点头下令，“既然一切都准备妥当，那么参谋部就快点拿出计划来吧，其他部门也尽快做好相关准备！”

“臣等遵旨！”，众人齐齐躬身行礼告退，纷纷下去做各种准备工作。

于此同时，在京中，乾隆纠结起自己的死忠力量，将几家过于活跃的小贵族抄家灭门，算是小小的警告了那些不安分的贵族一番，京中表面上算是暂时恢复了平静。而阿桂率领的精锐连续挫败庄亲王的三次进攻，勉强守住了京城的门户。

“哼！没想到那弘历小儿还有几分本事！”，庄亲王气恼的连连抽打回来报信的使者，今天的进攻又宣告失败了。

“王叔莫急，那阿桂领兵的本事的确不俗，前

些年在西北就备受兆惠大将军等人的赞扬！”，弘昼安抚道，“不过他弘历压制得住一时，压制不住一世！现在他镇压得越狠，日后反弹的力量越强，现在京中的诸位王爷表面上虽然安静了，可暗地里给咱们的书信却是多了起来，只要咱们能打败阿桂，京城的大门就会不攻自开！”

“明日让那些罗刹人打头阵去！”，庄亲王哼了一声，算是把弘昼的话记在了心里，“罗刹人的大炮也运过来了，他们的火器凶猛，我就不信阿桂明日还顶得住！”

第二日的战斗果然像他预想的一样，在罗刹人的凶狠进攻之下，阿桂的部下损失惨重；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阿桂在此不利局势之下依旧控制住了军队，清军缓缓后退，阵型却没有大乱，更是利用罗刹前锋轻军冒进的时机斩杀了不少罗刹骑兵。

此战过后，双方陷入到短暂的僵持，阿桂损伤之下无力进攻，庄亲王也在等着后续的援兵，弘昼则不断派人潜入京城联络各家满人亲贵。

与此同时，中华的船队从海面上向北方驶来，这片土地上三股势力将在京城会面。

ps：感谢glwzero10的月票。

第三百九十六章登陆战

“前面就是大沽口了！”，桅杆上了望的观察手大声汇报，各分队的长官现在都在旗舰上等候登陆前的最后一次军议，听到观察手的话顿时激动起来。

“报告距离、预计到达时间！”，苏昌全大声发布着命令，随行的参谋立刻根据观察手报出的数据做好测算工作将结果汇报上来，“预计一个时辰后我军前队将和港口炮台发生炮战！炮台的火炮数量、位置都在我军的掌握之中，大沽口附近的水文情况我军也早已获取了情报，根据参谋部对敌我双方实力的计算，预计在炮战开始后两个时辰之内就可以拿下大沽口！”

“嗯，做得好！”，苏昌全对参谋部的工作由衷的赞赏，这可比当初在海盗船队时的师爷厉害多了，每一项战争中可能遇到的情况都被他们计算的清清楚楚，不像那个师爷战前只会说一些云山雾绕的话，战后又将这些话和战斗的结果拼凑起来邀功。

“各部门都回到自己的船上去，按照二号方案执行计划！”，苏昌全发布着命令，参加军议的各

舰队负责人纷纷上了小船驶回自己的船只，开始检查火炮、激励士兵，进行战前的最后准备，前面可就是满清的京城了啊！若是能第一批攻进城去，这该是多大的功劳啊！一念至此，每个官兵都变得热血沸腾起来。

“大人！海上有大批船队过来！”，大沽口炮台的了望手同样看到了中华的船队，那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船只让他心生恐惧，稍微醒转过来立刻连滚带爬的来到军营中向长官汇报。

“哦？有多少船只？挂的什么旗号？”，长官醉眼朦胧的问道，看上去还没从宿醉中醒来。也不知道昨日是去了谁家的宴会。

“船只...船只数不胜数！乍一看怕是不下数百艘大船！”，了望手结结巴巴的回答，“挂的...挂的是红花贼的旗号！”

“什么！”，一听到红花贼和数百艘几个字，长官肚子里的酒顿时化为冷汗从头上冒出来，人也清醒了大半。连忙起身，“快带我去看看！”

等大沽口炮台的最高军事长官跟着了望手到达高处，拿起千里镜看过去的时候，那数不尽的船帆乍一入目，吓得他差点把手中的千里镜丢掉，“这红花贼真的要大举进攻了么？快...快去请求援

军！”，从数量上来看他也知道自己这点人马完全不是对手。

“把所有人都叫醒，立刻到炮台上来，把火药炮弹都运上来。准备开炮！”，安排完求援的人之后他连忙开始组织防御。

等一个个传令兵领命而去，他瞅见四下无人连忙对最后的亲信小声说道，“你快回城里去，让夫人收拾好金银细软，雇上马车马上往京城跑！切记，万万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了！还有，办完这些事你带上几匹好马在某处某处等我！我看今天这炮台怕是守不住了。等老爷我逃出去少不了你的好处！”

“是，奴才领命！”。听到自己不用在这里和敌人拼命，他顿时松了一口气，连忙答应下来，一溜烟儿的往城中快马奔去！

“准备开炮！”，后路安排好了，长官心中也没了顾忌。见第一批火药和炮弹运上来了连忙命令道。

“大人，敌舰尚远，现在开炮怕是打不到啊！”，一名老卒劝道。

“老爷让开炮，你就开炮。在罗里吧嗦的小心你的狗命！”，长官盾斯一顿鞭子抽上去，心中暗

暗想到，要是能将敌人吓走就最好了。

中华的海军显然不会让他如愿，大沽口的火炮岁多，但无论是火炮的射程还是炮手的专业水准比起西班牙人来都要差上不少，等进入舰炮的射程后，各舰纷纷按照预定的计划展开队形和炮台进行对射。

一般情况来说舰队和炮台对射，舰队总是吃亏的一方，一方面海上风浪大、船只颠簸起伏不利于瞄准，不如固定炮台上的大炮稳妥；另一方面舰船上能装载的火炮吨位毕竟有限，而固定炮台则无此限制，还有船只的防护能力也要差上炮台许多。

可是今天情况却打了个颠倒，随着中华海军的火炮齐鸣，大沽口炮台的火炮慢慢被压制住了，总结下原因，主要是中华海军的火炮在质量上远远超出炮台上那些年久失修的红衣大炮，双方的炮手水平更不是一个档次的，而且大沽口炮台的炮位早就被情报部门打听的清清楚楚，此消彼长之下大沽口炮台很快淹没在硝烟当中。

“尔等当奋力死战，战后本官不吝封赏！”，长官再发布完最后一道命令后马上换上小卒的衣服偷偷摸摸的溜下炮台往和亲信约好的地方跑去，马德这炮台眼看着就守不住了，本长官家中还有娇妻

美妾就不陪你们这些丘八送死了！

这一幕被情报部门埋在炮台的钉子看的清清楚楚，等他走远马上大喊道，“兄弟们不好了，长官临阵脱逃了，咱们也各自逃命去吧！”

一传十十传百，长官临阵脱逃的消息在有心人的刻意引导下很快传遍了整个炮台，“狗日的，这些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他们都跑了咱们还留在这儿干嘛？兄弟们，咱们也跑吧！”

不一会儿，炮台上的士兵就跑了大半，炮声也变得稀稀落落起来。苏昌全瞅见战机立刻命令登陆舰快速前进，战列舰负责压制剩余的火炮。

没过多久，炮台上为数不多还能发出怒吼的火炮被一一敲掉，登陆舰也逼近了海滩，陆战队的队员们在几个老海盗的带领下往岸上杀去。

等他们杀上炮台，才发现清军已经跑的没几个人了，检查一番占领几个战术要点，领头的军官随即发射了成功占领炮台的信号，这次登陆战就这么轻松地获得了胜利。

“这大炮还不错，就是用的人废物了些！”，苏昌全抚摸着炮台上的大炮叹道，然后看向身边的耿晨，“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第三百九十七章大青果药丸

“哈哈！苏将军已经立下如此大的功劳，也该给咱们陆军留点汤喝！”，耿晨笑道，这次可是他好不容易从林虎手中抢来的差事，一定要干净利落的拿下京城！

“那就预祝耿将军旗开得胜了！”，苏昌全拱手道，虽然自己这趟是给陆军做了绿叶，但中华的战略他也清楚，将来少不得有海军发挥的空间，因此他只是略微嫉妒下就恢复了常态。

“多谢苏将军吉言，在下这就去整队了！”，说着耿晨下了炮台到达陆军集合的地点，带上自己的人马直奔天津而去。

那名炮台的最高长官鄂那海迅速追上自己的家眷后看到马车上那些堆积如山的东西就一阵火大，“嗨，都什么时候了，还带着这么多东西！都给我扔了！”

“老爷！可扔不得啊！”，她的大老婆紧紧地抱着被褥不肯撒手，“这都是您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积攒啊！”

“你个不懂事的娘们！”，鄂那海气的就想一鞭子抽上去，“他妈的再不跑命都没了要这么些东

西干什么！赶紧把不值钱的玩意儿给我扔了，咱们快点赶路！”

在几个老婆的哭嚎声中，一件件东西被扔下马车，一行人直接穿过天津，马不停蹄的往京城赶去，在他们看来京城兵马众多、城墙结实，说不定能挡住红花贼。

几日的功夫，耿晨带人连下天津、静海、通州几个城市，兵马很快来到京城的城门外，现在东边有红花会，北边有庄亲王，京城陷入包围之中。

不过好在耿晨没有立即攻城，反倒是在京城外扎下营来。等候着后继部队的到来，这让京中的乾隆能够稍微喘息片刻。

且不说朝堂上如何争吵，自从两路大军来到京城外之后，那些平日里悠闲自在的铁杆庄稼们也变得收敛起来，街面上的衙役等都被调上了城墙准备防备进攻，少了这些鹰犬。茶楼酒肆中乱七八糟的流言又开始传播起来。

“哎，如今这粮价一日三变，我们家都快揭不开锅了！”，茶楼中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人诉苦道，“也不知朝廷的大军什么时候能击退这两路逆贼啊！”

“呵呵，刘东家，您家都揭不开锅了让咱们怎

么活？”，立刻有人出言嘲讽，“咱们一不找你借钱二不找你借粮。你担心什么？”

被称为刘东家的人尴尬的笑笑，马上转移话题，“吕秀才，依你看来这仗还要打多久？”

“呵呵，打不了多久了！”，那吕秀才神秘的一笑，“听天津逃过来的人说，这次南边来了上千艘大船。十余万精兵，咱们京中才多少人？如何打得过？我看呐...呵呵！”

“这么说来这次......”。刘东家闻言紧张的东张西望，还没等他说出什么，旁边一个架着鸟的爷们就大声说道，“哎，我看这大青果药丸啊！”

“这位爷！本店小本生意经营不易，还望您口下留情口下留情！”。掌柜的连忙过来陪小心说好话。

“怕什么！”，那人大大咧咧的坐到刘东家旁边，把鸟笼一放，抖了抖衣服露出腰间的红带子来，“爷是满人。看哪个不开眼的敢抓爷！”

“您都是红带子了，怎么听口气就一点都不担心？”，吕秀才大着胆子问道。

“呵呵，若是庄亲王打进来了，爷是满人自然没事儿！要是红花会打进来了，爷只要不晕了头和他们作对也不会有啥损伤！”，那红带子瞟了一眼

吕秀才说道，“反正祖宗留下的铁杆庄稼已经好几年没发了，这大青果完了算了！”

“您怎么知道这红花会不会杀人呢？”，吕秀才警觉的发现了他话语中的隐含消息。

红带子笑笑不说话，还是刘东家见机的快，连忙送上好茶点心，这红带子捏起个豌豆黄丢到嘴里尝了尝赞道，“要说这豌豆黄啊，还是这家店做的地道！”

“您就给我们这些人长长见识呗！”，见他心情好刘东家出言相邀。

“嘿嘿，实不相瞒，爷当年也是跟着傅恒大帅南征的！结果被红花会抓了，去年才放回来！”，红带子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回来后朝廷还想让咱去西边打庄亲王，可爷好不容易才逃脱自由，那肯再去战场上拼命？掏了些银子报了个伤残，这才能在家过上几天好日子！”

“哦，那红花会抓住俘虏竟然不杀人？还会放回来？”，吕秀才不可思议的问道。

“那些平日里没少干缺德事的自然不会有好下场，还好爷我胆子小，平日里烧杀抢掠的都不敢去，这才保了一条小命！给那红花会砸了几年的石子才被放回来！”，红带子叹道。

“爷您见识广，给咱们说说这红花会和庄亲王那路人马厉害些？”，刘东家眼睛转了转，暗地里盘算着谁拿下京城对自己好些。

“那庄亲王那是红花会的对手！”，红带子嗤笑道，“你是没见过红花会打仗那万炮齐鸣的场面，傅恒大帅当年所带的可都是朝廷的百战精兵，平定金川之乱，北扫庄亲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若是傅恒大帅的人马还在，那庄亲王早就被灭了！可是遇到红花会的人马，十来万的大军啊！一阵儿枪炮就没了！”，想起当日的景象，红带子顿时面无人色。

“咱们京城里的人马欺压下百姓尚可，至于打仗么，连庄亲王都打不过，就更别说红花会的精兵了！”，红带子做了总结，“哎，我看咱们大青果这次真的是要完了！”

说完他起身抱拳行了一圈礼，“日后若是红花会得了天下，小弟就没了出路了，只能去天桥底下说相声过活，诸位老少爷们儿别忘了给咱捧捧场啊！”

“一定一定！”，众人连声应和，心中生出许多不安来，也不知道这大军进城之后会是如何景象。

休整三日之后，红花会后继的援军也到了，耿晨分出一批人马堵住了南门，只留下西门给乾隆做逃亡所用。

ps：昨天约会去鸟，所以迟了，两章一次放出。感谢白玉小虎，苍千顷，glwzero10，暗夜之花影的月票。下周发新书，求继续支持。

第三百九十八章西狩

“陛下，眼下北边被庄逆所围困，东门和南门被红花贼堵得严严实实，光靠...光靠城中的兵力恐怕是守不住了！”，福康安的额头紧紧贴着地板，颤抖着说道。

“废物！一群废物！阿桂是废物，你也是废物！逆贼都打到京城来了你们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乾隆抓起桌上的东西胡乱砸了下去！

福康安不一会儿就挨了两下，被砸的满头是血也不敢吭声，刘统勋此时看不下去了，出来劝谏道，“陛下，阿桂和福大人二位这些日子一直殚精竭虑，阿桂大人更是亲身上阵，身披三创，实非他二人无能，乃是逆贼太多之故；现在不是责怪他们的时候，还是尽快想办法让敌人退去的好！”

“爱卿有何妙计退敌？”，发泄了一阵儿，乾隆的怒气差不多下去了些，眼巴巴的看着刘统勋，希望这位老臣能想到些办法保住京城。

“如今唯有据城死守，召集各家的家丁、奴才，市井中的游侠儿之类上城墙帮忙守城；陛下再发布勤王诏书，召集天下忠义之士赶往京城，如此以来京城或许还守得住！”，刘统勋处理政务还

好，对于军务么全都是外行人的看法。

说的到好听，召集各府家丁、奴才上城墙守门？是害怕他们开门不方便么？至于勤王的军队，那更是没影儿的事情，临近的山西一旦抽出人马就该被庄亲王打破太原城了，山东河南两地加起来也抽不出多少人马，而且路途不近，等他们过来京城说不定早就被敌人打下来了，乾隆冷笑一声，“若是守不住呢？”

“陛下乃是一国天子。若是守不住都城，老臣愿意陪陛下殉国！”，刘统勋花白的胡子一阵儿颤抖，看上去一脸的肃穆，似乎随时准备慷慨赴死。

呸，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你当我是前明的那些傻瓜么？乾隆的怒气又上来了，正要喝骂之间和珅瞅见形势不对连忙站出来叩首道，“陛下乃是一国之君，万万不可置身险地，奴才请陛下西狩长安，为我大清留几分元气吧！”

“和珅！你这奸贼！”，刘统勋怒发冲冠，剑指和珅，被他的主意气的说不出话来。

“陛下。奴才弹劾刘统勋罔顾圣恩，企图陷我大清于万劫不复之地！”，没等刘统勋话说完，和珅就抢先道，“陛下，昔日崇祯死社稷，可前明终究是亡了；反倒是唐明皇入川保存有用之身，大唐

尤可保存社稷！”。和珅早就看出乾隆不肯留在这里等死，立刻拿出历史上的例子来为他提供支持。

刚说完就想到唐明皇入川后太子自立的事情来。和珅连忙补充道，“这兵荒马乱的，陛下需得把诸位阿哥带在身边，以护得他们周全！”

“和大人此言有理！”，福康安也跟着附和，“自古秦兵耐苦战。眼下陕甘绿营中多有阿桂大人的旧部，咱们到了长安，征收当地勇士从军，日后定能卷土重来！”

“可眼下庄逆还没有到城外，红花贼也没开始进攻。朕就这么走了......”，乾隆突然又有些不好意思了，心想要不打上几仗看看结果再说？京城能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到时候再跑路也不迟啊！这一仗不打就跑路也太没面子了吧？

我的陛下耶，都什么时候您还丢不下面子啊！和珅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哪里看不出这位爷的自尊心又发作了，连忙劝谏道，“陛下，此时庄逆和红花贼同时到达京城，正是两虎相争的局势，咱们一旦撤出，二贼必然视京城为自己的地盘，从而大打出手，我方正好可以作壁上观，二虎相争必然是一死一伤，到时候咱们再携陕甘大军回来，如此京城自可光复！若是我们留在京城不走，二贼估计之下

说不定还会暂时联合起来，如此只是白白耗损京中的兵力而已，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见乾隆有些意动，和善连忙补充道，“再者，京中无论是米粮还是柴薪都依靠城外输送，眼下只剩下西边的城门可进出，这如何够京中百万居民的消耗？天长日久下去京中必然饿殍遍地，还请陛下为百姓计、为天下计早日率军西狩吧！”

“是啊！眼下直隶、河南一代尚且安稳，若是时间久了红花贼挥军北上，恐怕是想走也走不了了！”，福康安也赶紧吓唬道，他可不想留在这里和红花会死磕，之前福建那一仗和他便宜老子的下场已经把他吓坏了。

“哎，如此大事，朕得去问问太后的意思！”，乾隆叹了一口气，心中已经做好了西狩的准备，“你们下去盘算下西狩要准备些什么！”

“陛下，万万不可啊！”，刘统勋跪在地上抱住乾隆的大腿哀求道。

“刘大人年纪大了，怕是有些糊涂了，你们赶紧扶刘大人回去歇息吧！”，乾隆忍了又忍，才算是把骂人的话收了回去。

和珅和福康安俩人立刻上前一个拉一个掰手，很快将刘统勋拉了下去；乾隆到了太后的宫外，进

去后只见太后正在念佛，若是往日他定会安静的等太后念完再说，可是这段时间越想越觉得如今天下大乱都是那封遗诏惹的祸，再加上事态紧急，当下顾不得那么多，直接出言将和珅、福康安等人话说了一遍。

“哎，如今真的事不可为？”，太后听到事情如此紧急，也慌了神。

“是，若是死守京中只有死路一条，西狩长安或许还有几分生路！”，乾隆恭恭敬敬的说道，一边暗暗祈祷，一路上路途颠簸，你个老太婆死在路上就好了！

“哀家是女流之辈，这种国家大事陛下做主就好！”，太后揉揉脑袋，做出一副憔悴的模样。

“那儿臣这就去安排准备了！”，乾隆见她并未反对，立刻下去召见和珅、福康安、阿桂等亲信商议起西狩的事情来，至于刘统勋当然不会让他再来坏事儿了！

第三百九十九章入京

乾隆本来想保密来着，先暗地里收拢兵马，带足物资，分清楚那些人该带那些人不该带，那些人可以留在京中任由他们自生自灭，那些人临走前必须干掉，奈何他高估了朝廷的办事能力，命令一发布下去，没等几天京中就尽人皆知了。

前线阿桂军中的士兵也知道了这一消息，纷纷想着早点跑路没了抵抗的心思，顿时被庄亲王打得大败，狼狈逃入京中，京城的北门也被庄亲王团团围住。

“什么，乾隆打算弃城而逃？”，红花会和庄亲王几乎同时得到了这一消息，红花会靠的是自己的情报部门，而庄亲王则有无数满人亲贵给他报信。

“立刻大举进攻，务必要在庄亲王/红花会前面进城！”，双方发布了同样的命令，一时间京城内外乱作一团。

“陛下，来不及收拾这么多了！两路贼人同时开始攻城，京中如今人心惶惶，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咱们这就走吧！”，和珅说这话的时候心在滴血啊，这次跑路可是要丢下自己历年来积攒的无数

家业了！也不知道有没有重新拿回来的时候！

乾隆这时候也慌了，一边怒骂他们几个办事不力，一边急匆匆的召集自己的亲信，去各个宫里将太后、皇后、自己宠信的妃子还有几位阿哥、格格都集中到一起随时准备出发。

这边福康安负责调集侍卫保护自己的安全，和珅出去收集粮草车马、阿桂去收拢京中还忠于自己的军队，另有福长安、福灵安等人联络朝廷重臣一起出京。

三日后，就在京城防线危在旦夕的时候，乾隆终于带着大队人马从西门狼狈出逃；将京城留给了红花会和庄亲王。

“哼，要不是总舵主下令禁止用大炮。这京城早就打下来了！”，耿晨一边指挥士兵用步枪压制城头的士兵，一边急切地询问道，“庄亲王入城没有？要是他那边有入城的迹象，咱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用重火力上了！”

“没有。庄亲王一路的人马兵力不足，依旧没有攻下北门；不过据城中的情报部门汇报，这几日颇有满人亲贵在城门口试探，似乎是想为庄亲王打开城门！”，手下的参谋汇报道。

“司令！城中急报，乾隆已经出城了！”，一

名传令兵急匆匆的过来汇报道。
“嗯？！”，耿晨马上接过纸条仔细的看了几遍，“好！既然乾隆都跑了。想必这城墙上的士兵就不会像如今这般坚持死战了！传令下去，立刻用大喇叭将这个消息传递给城头上的清军，同时炮兵做好射击的准备，如果劝说之下他们还继续抵抗的话就开炮吓唬吓唬他们！”
“是！”，身边的人立刻忙碌起来，不一会儿阵地上就响起劝降的声音，“城头上的你们听好了，乾隆已经从西门逃跑了！你们就算是再硬扛下去也没人会念你们的好了。想想家中的老婆孩子！白白死在城头上不值当！赶紧开门投降，我中华优待俘虏！”
“大人。他们说的可是真的？”，城头上顿时骚乱起来。
“我大兄弟的小舅子的三姨夫之前就是跟着阿里衮大人去南边打仗的，被红花会抓住后的确没有过多为难就放回来了！我看咱们似乎……”，有人开始动摇。
“前日我路过和府的时候看到一大车一大车的往西门外拉东西，这些狗日的怕是早就准备逃跑了，把咱们兄弟给丢到城头上等死了！”。有人怒

骂道。

喊了几遍之后耿晨见城墙上还是没有动静下令道，“先瞄准城头试射三发，给他们一点压力！再等下去庄亲王怕是要进城了！”

“轰隆！轰隆！轰隆！”，三声巨响过后，十来个倒霉鬼被炸的支离破碎。清军的士气再次受到暴击。

“听好了，刚才只是试射，我数十下，如果你们再不投降接下来可就是千炮齐发了！”，前面的步兵故意让开，露出身后密密麻麻的大炮来，“十…九…八…七…六…五…四…”

“别开炮，别开炮，我们投降！”，城头上顿时慌乱起来，不一会儿就有人急匆匆打开了大门，有两个脑子不清楚的试图阻止他们，却被众人一拥而上砍成了肉酱。

“快，入城！”，耿晨立刻带着大队人马入城，“一团沿着城墙向南帮着打开南边的城门，二团守住这里，其余的都跟我到北门去堵住庄亲王，务必要把他拦在城门外边！”

“司令，那西门呢？咱们不管乾隆了？”，有人问道。

“呵呵！”，耿晨神秘的笑笑，“陛下说了，

乾隆若是死了天下必然大乱，百姓恐怕多有死伤，还不如暂时留他一条小命；等咱们慢慢吃下山东、河南、山西几省，到时候对付起他来不过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陛下英明！”，一行人在向导的指引下直直的往北门冲去，一路上街道两边的百姓噤若寒蝉，看着全副武装的中华士兵两腿发颤，暗暗祈祷自己家能在这场大乱中保存下来。

一行人冲到北门的时候，正碰见几家王府的包衣和守城的士兵对峙，那些士兵在王爷们的威慑下慢慢动摇，正要打开北门的城门。

“好，总算没有来迟了！二团上！把这些人都给我拿下了！”，耿晨见庄亲王还没进城，顿时送了一口气，二团领命而出，其余的部队也立刻散开从三面向城门口逼去。

砰砰砰砰一阵儿枪响，那些堵在城门口的包衣和士兵死伤无数，坐在马上的王爷们想跑却被士兵们堵个正着，几枪托砸下马来捆了个五花大绑。

中华的士兵立刻将乾隆已经西逃的消息告诉了守城的士兵们，并勒令他们立刻投降，在黑洞洞的枪口的威慑下，耿晨的部队迅速替换了清军来到城墙头上展开防守。

此时庄亲王的部队已经密密麻麻的挤到了城下，有些手脚麻利的都到了城头之上，若是再迟一刻钟，北门说不定就被他们占去了！

ps：感谢真红之贼的打赏，睡过头了，又是两章一起发

第四百章收复京城

“开火！”，对付这些人就没必要像入城时一样客气了，一阵儿枪响过后，庄亲王的手下和罗刹人丢下上百具尸体后退去。

“就差一步啊！”，庄亲王现在心中无比悔恨，若是早个把时辰入城，局势就大不一样了，现在的话是继续进攻还是退去？

“所有人都给我上，把大炮都拉上来！”，没思考多久，他就下了决心，既然已经到城下了，如果不进去的话心里实在是过不去这个坎，就算打下京城守不住，能将城内的满人接出来补充自己的实力也好啊！更别说这些人所拥有的财富了！

“大炮！敌人的大炮上来了！”，观察手很快发现了敌军的异动，不等耿晨吩咐，中华军的狙击手就将目标对准了敌军的炮手，炮兵也飞快的将自己的大炮推到城墙上来，中华军的大炮质量本来就比庄亲王军队的好，再加上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以及中华军炮兵的超高素养，一阵炮击过后，庄亲王军的大炮损伤无数。

“准备出击！”，瞅见庄亲王军的混乱，耿晨立刻发布命令；中华军的进攻队伍早已准备妥当，

城门口的障碍物被清楚地干干净净，接到上司的命令后，立刻打开大门冲了出去，庄亲王的军队本来就士气低落，再被中华军这么一冲，阵型顿时乱了起来。

“王爷，前面顶不住了！咱们快走吧！”，弘昼见如今已经事不可为，连忙劝道。

“哎！”，瞅着不远处的城门，庄亲王长叹一声，郁闷的将马鞭丢到地上。最后留恋的望了一眼京城，这才拔马回身，“走！咱们走！”，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怕是没机会回来了！

一直将庄亲王的军队赶出怀化，并在这里留足了防守的兵力，中华军这才退回京城。一路上有不少满蒙士兵和罗刹士兵成了他们的俘虏，这些人也被带回了京城。

“那些满蒙骑兵伤重的就砍了吧！轻伤的包扎一下留在京中干苦力好了！”，耿晨根据陈家洛的吩咐命令道，“那些罗刹人都送回南京去，陛下有大用！”

陈家洛早就看《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通商协议》不爽了，现在罗刹人派出士兵掺和到中华的内战中来，正好给他留下了撕毁条约的口实，先把这些人留着，等自己收服了所有版图。就可以找罗

刹人好好谈谈了，当然对付这些强盗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枪炮去谈。

现在京城各个城门都落入到中华军的手中，在解决了庄亲王的外部威胁后，耿晨开始命令手下的人马清理起京城内部的不安因素来。

在进京之后就有一路人马专门去皇宫，一路攻打进去，杀了不少试图放火破坏、乘机偷盗珍贵文物的太监宫女，将皇宫内的宫女太监、侍卫后妃等通通赶了出来，集中到几所冷宫之中。等着鉴别之后再进行处置。

然后是军机处、六部等各个朝廷办公机构，这里的各种档案文书也是重中之重。万万不能有所损伤，在京城情报部门的带领下，大军很快将这些地方控制在手里。

另外还有专人去了各个重臣的府上，和珅、刘统勋、纪晓岚及各个王爷家的府上是重点目标，让中华军感到惊讶的是从和珅府上抄出来的金银竟然比户部和宫内加起来的都多，这位和大人还真不愧为天下第一贪官啊！

刘统勋父子听到外面的枪响后还想自杀殉国。可惜没等他们向大清历代皇帝祷告完就被中华军破门而入拿下，和被俘虏的其他官员一起关到了大牢

之中。

纪晓岚则直接被士兵们带到了耿晨面前，耿晨仔细打量了一番，“呵呵，我还以为这个当世第一汉奸长得何等模样。原来是个黑胖子啊！”

纪晓岚一听这话急了，文人最看重的是名声，要是带着这个名声死去，他就要遗臭万年了，连忙分辨道，“这位将军，在下手无缚鸡之力，一生从未干过大奸大恶的事情，这当世第一汉奸的名声从何说起啊！”

“呵呵，《四库全书》是你领导编纂的吧？”，耿晨怜悯的看着他，“为编成此书，禁毁书籍无数，此乃毁我华夏文化传承的大罪，你不承认么？”

编纂《四库全书》以往是纪晓岚最得意的事情，现在却后悔莫及，因为耿晨说的的确是事实，在编纂的过程中，稍有不和乾隆心思的书籍都被焚毁禁掉，也不知道自己是编书呢还是烧书呢！

看着他面如死灰的样子耿晨叹了口气从怀中摸出一封信来，“哎，照我的意思把你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奈何戴震戴部长向陛下苦苦求情，陛下看在戴先生的面子上才饶你一条命去，这是戴先生的书信你看看吧！”

纪晓岚哆嗦着接过戴震的书信，上面先是简单的说了下在京城离别之后自己这几年来的状况，再话锋一转责怪他这么多年助纣为虐的事迹，最后指明了出路，让他召集所有参加过《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人，全力恢复那些被焚毁的书籍，为自己的以往赎罪。

“带纪先生下去休息吧！”，耿晨知道他需要几天时间来好好想想就命人将他带了下去。

三天后，京中剩余的清军都被清扫一空，那些在街面上试图接着战乱的机会烧杀抢掠的地痞流氓们直接被中华军格毙当场；米面粮油等关系到百姓生活的店面更是被中华军严令必须每天开业，而且不准涨价。

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超高的组织行动能力前面，京中总算是慢慢的恢复了平静，这些百姓的生活并未受到过多干扰，在这场剧变中唯一倒霉的就是那些往日里京城中的风云人物了。等候他们的将是抄没家产，静候中华的处罚。

对这些人的处置陈家洛也有了计划，他在京城功德林的位置为这些人准备了一个大大的监狱，他们将在这里读过漫长的学习改造时间，直到管教人员觉得他们改造成功了才能出去。

第四百零一章逃亡之路

在乾隆逃亡的路上，不断地有乘着中华军还没封堵西门的时候逃出来的官员跟上来，没过多久这一行人就知道了京城已经全部落入红花会手中的消息。

“我的银子啊！”，和珅心中发出一声悲鸣，眼前一黑差点晕倒在地，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的积攒，这下全便宜了红花会啊！

“陛下，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现在距离京城尚近，咱们还是继续赶路吧！”，福康安的家产在傅恒死后已经被抄没了一次了，相对损失要少一些，因此伤心的程度比起其他人来要低上许多，很快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劝道。

由于现在北边被庄亲王占了，所以乾隆这次西逃并未选择和慈禧西狩从大同下太原的路线，而是选择了南下保定府，从正定府进入山西，再从山西往西安的路线。经过连夜赶路，一行人终于到达了第一个目标——保定府。

“陛下，保定知府已经在城外五十里候着了！”，和珅摩挲着袖子里的银票，心情略微好了那么一丝。

“有吃的没有啊？”，乾隆临出发的时候匆忙，只顾得带上老婆孩子，这一路上都是啃干粮过活，早就有些顶不住了！

“保定知府献上驴肉宴，还请陛下开恩品尝！”，说实话和珅也有些受不了了，他家里的餐饮水平可是比御膳房还要高，这干粮也啃腻了！

“好好好！如此忠臣，日后必有重赏！”，君臣二人立刻召见了这位保定知府，保定知府直接带来了保定城内最有名的厨子，在城外的荒郊野地收拾好了几桌精美的酒菜，一听乾隆召见立刻送了进去。

要说咱大清的官员别的不行。可这揣摩上意、逢迎上司的功夫可是一等一的，这一顿饭吃的乾隆、和珅等人心情大好！保定知府见机将这些厨子和一批上好的食材敬献给乾隆，换来了一个子爵的爵位和双眼花翎的荣耀。至于那些厨子，谁会去管他们的意见？这些人只好苦逼的跟着队伍一路向西安行进，有些人自此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保定。

在保定休息一番，顾不得知府大人殷切的挽留。一行人带着从保定征集的粮草继续往正定府行去，到了正定府乾隆的脸就黑了下来，这正定知府虽说也来城外五十里地迎接了，可是一没有上好的

席面，二没有暖床的美女，只会一个劲儿诉说本地贫瘠，引得乾隆和和珅等人都是一肚子的火。

于是也懒得在这里停留了，直接穿城而过，至于哪位知府大人在乾隆到达西安后不久就被革去了官职。不过等日后中华军打到他家乡的时候，他倒是因为身为白身而逃过了一劫，反倒是哪位保定知府因为任上横征暴敛被审判后处死。

从正定府穿过井陉、娘子关来到山西境内的平定州，这次的阵仗可比以往大得多了，山西巡抚、太原知府等山西的大小官员纷纷来迎接。

在品尝了山西的美食后，乾隆这才想起，“你们都不在太原了，那太原的防务怎么办？庄逆的大军由谁来抵挡？”

众官员相视一眼。心中暗暗嘀咕，我等要是不来的话就算太原能守得住。自己头上的顶戴也不一定保得住，我等就算是来了太原也不一定丢，两相权衡之下肯定是要来迎接您了。最后还是山西巡抚站出来解释道，“启禀陛下，我三晋上下军民齐心，太原城固若金汤。那庄逆见事不可为已经慢慢退去！”

“哼！三晋军民辛苦了！”，乾隆冷哼一声，这太原守得住是军民齐心，那京城守不住就是朕无

能了？“朕乏了，你等下去吧！”

咦。这是肿么回事啊！一直到从乾隆哪里出来，山西巡抚等人还没琢磨明白今天是怎么得罪乾隆了！最后还是见了师爷才明白自己今天说错话了，顿时他后悔的肠子都快青了！

有了这一回的遭遇，乾隆也不想去太原了，进去后肯定要想起京城伤心不说，这城外还有庄亲王的军队呢，若是万一城破了该怎么办？

从太原南下，不几日到了太谷县，太谷知县远道迎接后奏道，本县有大户曹家，听闻陛下玉趾降临太谷，不胜荣幸，愿意将自己家的院子拿出来供陛下休息。

“这曹家乃是太祖皇帝时就跟着咱们爱新觉罗家做生意的，就给他们这个恩典吧！”，乾隆也知道这家人的名声。

等到了他们家的大院子里，各种布置用度，看的乾隆和和珅连连咂舌，不由得对曹家的富豪有了全新的概念。

乾隆回房休息后，和珅在院子里左转右转，越看心里越不舒服，他奶奶的劳资的家业全归了红花会，你们这些土财主倒好，依旧还占着千万家财！不行，我不好过了你们也不能好过！再想想今日曹

家不过给自己送来千两白银，和珅的郁闷终于到了顶点。

等乾隆休息后就巧言劝谏，“陛下，咱们离开京城的时候匆忙，没能带走多少金银，日后等到了西安从那拿钱来召集兵马打回京城啊？”

“和爱卿此言甚是！你有什么主意？”，乾隆闻言不仅连连点头，这招兵买马可是很花钱的事情，要是没钱怕是连西安都保不住。

“陛下您看，这曹家富甲海内，据闻他家的家产多达数千万两！不如劝他们家捐给朝廷！曹家之所以能发家都是靠了历代先帝的恩典，现在正是他们报恩的时候！想必他们不会拒绝！”，和珅一边偷偷打量乾隆一边说道。

“嗯，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了吧！”，乾隆知道此事有些不好听，就丢给了和珅。

“奴才遵旨！”，和珅立刻领命下去，找到曹家的当家人，曹家没想到自己巴结圣上却遭受了此泼天大祸，稍有犹豫和珅一挥手，随行的侍卫就饿狼一般扑了上来，将曹家全家抓住严刑拷打过后曹家的现银被横扫一空，各处的店铺也改姓和了。

ps：感谢白玉小虎的月票。新书今天发了，正在审核中，大家的推荐票留着到时候给新书吧！还

有新书一发俺的全勤就木有了，对俺来说损失太惨重了啊！跪求稍微给俺增加点订阅吧！

第四百零二章改名

就在耿晨带人和清军、庄亲王大战的时候，陈家洛正在视察江宁大学，拉瓦锡、拉格朗日、梅西耶、普利斯特列等欧洲来的学者目前都在这里进行研究和授课。

“诸位先生在南京呆的如何？工作和生活上可有不便之处？”，午餐后，陈家洛邀请他们饮茶吃点心，然后问道。

“非常好，陛下！尤其是这里的美食，简直棒极了！”，普利斯特列对学校食堂的美食赞不绝口，看上去他好像比来的时候胖了不少。

对英国人来说，中华的美食大概是他们最向往的一点了吧？毕竟英国人做饭的手艺实在是太次了，陈家洛想起上一世自己看过的神贴——《咱英国人会做饭》来，顿时明白了普利斯特列的心情，笑笑说道，“普利斯特列先生喜欢就好，若是几位先生愿意长期留在我中华，只要你们肯签下十年期的工作合同，那么学校就会为你们安排私人厨师和独立小院，普利斯特列先生不妨考虑考虑！”，这也是江宁大学对教授级别员工的标配。

“额？”，普利斯特列犹豫了一番问道，“那

我这十年里能否回国去探望亲属？”

“当然可以，不过我觉得如果待十年的话似乎将家人接过来更好一些！”，陈家洛劝道，“难道您不想您的家人也每天品尝这种美食么？”

“陛下，我愿意签署长期合约！”，普利斯特列还在犹豫，拉瓦锡却等不住了，江宁大学给他成立的实验室中，各方面都超过了法兰西境内大学的标准，这对一名年轻人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再加上陈家洛偶尔谈起的一些化学知识，都对他产生了难以拒绝的诱惑。

有了拉瓦锡带头，其他几人也纷纷同意了签署长期合约的方案，这让陈家洛高兴不已，只要有了开头，还怕欧洲的其他科学家不会接踵而至么？

“陛下。”。在座的不愧都是天才，短短的时间拉瓦锡已经能说简单的中文了，只见他耸耸肩说道，“我现在在工作中遇到一件很郁闷的事情，许多老师和学生都读不准我的名字，这让我感到非常别扭。”

“哈哈，中文的发音和法语的发音有很大不同，出现这种事是难免的！”，陈家洛笑了一会儿。突然生出一个好玩的想法来，“不如这样吧，你取一个中文名字，以后其他的老师和学生都叫你

的中文名字好了，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读错名字的情况了！”

陛下说的好有道理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拉瓦锡正在发呆的时候，旁边的翻译赶紧碰了碰他的胳膊小声说道，“快请陛下赐名。这可是很高的荣誉！”

拉瓦锡也是贵族出身，很快理解了翻译的意思。连忙抱拳行礼道，“陛下，还请您为您卑微的仆人取个名字吧？”

卑微的仆人听起来岂不就是奴才的意思？陈家洛突然想起那些自称女王的仆人的英国贵族了，翻译过来好像和老佛爷的奴才差不多啊！胡思乱想一番对拉瓦锡的中文名字有了打算，“我记得你的全名是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姓在前名在后，拉瓦锡这个姓和乐姓的发音有几分相似。你就姓乐吧！至于名字么？就叫安同好了！发音也和安托万差不多！”

“多谢陛下，以后您的仆人就叫乐安同了！”，拉瓦锡，哦不，如今叫乐安同了。面露喜色，嘴里不停的念叨着自己的新名字，嗯，听起来就比拉瓦锡神马的高大上。

“陛下！请也给我一个赐名吧！”，拉格朗日

等人也在翻译的提醒下明白了皇帝赐名乃是莫大的荣誉，立刻也出言恳求。

“好好好！不着急，一个个来！”，看到这些人陈家洛想起了当初上学时争着让外教帮忙取英文名字的同学来。

“陛下，我的全名是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您看换成什么名字合适？”，拉格朗日见陈家洛的目光转向自己连忙说道。

“我想想看，你的姓拉格朗日和郎姓的发音有几分相似，以后你就姓郎吧！”，这让陈家洛想起清宫中的郎世宁来，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抓个活的，“名字的话就叫若瑟好了，郎若瑟听起来也非常文雅么！”

“陛下，我的全名是查尔斯-梅西耶。”，自己多年的研究在欧洲得不到认同，在这里却收获许多赞扬，所以梅西耶可以说是这些人中对中华归属度最高的了。

“以后你就姓梅，名字就叫察士好了！”，咦，梅察士，梅察士，听起来怎么这么像没啥事啊？不行，待会儿给江宁大学的校长说说，让他以后把梅察士的工作盯紧一点，别让他偷懒了！

“陛下，我的全名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难道

我也叫若瑟？”，普利斯特列的名字和拉格朗日一样。

“额。”，陈家洛略心烦，乃们老外取名字就不能多想几个花样么？看上去普利斯特列肯定不想和拉格朗日同样叫若瑟的，他问了一下身旁的翻译后说道，“普利斯特列改姓为彭，约瑟夫在英文里是连帽大氅的意思，这大氅和蓑衣在样式上有几分相似，以后你就叫彭如蓑好了！”

“多谢陛下赐名！等我将我的家人接过来以后也给我的孩子取个中文名字，将彭姓传下去！”，普利斯特列，哦不，是彭如蓑了，愉快的回答道。

这一幕也被记录起居注的官员记载到了起居注中，并在后世成为研究欧洲人热衷于取中文名字的重要文件，尽管有利玛窦、汤若望、白晋等欧洲传教士的事迹在前，学术界还是一致认可取中文名这一风潮源自于陈家洛和四位科学家的这次聚会，然后彭、乐、梅、郎成了欧洲人最中意的四个姓。

乐安同、郎若瑟、梅察士、彭如蓑，听到这一个个名字陈家洛笑的肝颤，也不知道后世的教科书上该怎么记载？郎若瑟中值定理？乐安同公式？这名字听起来不错啊！

ps：新书《妖孽学霸》已经通过审核，现在貌

似还不能搜索，点击我的作者名进去就可以看到，求支持。

第四百零三章继续扩张

“很好，将那些罗刹俘虏都送到矿山上去干苦力！累死为止！”，陈家洛收到耿晨的奏报后说道，这些人在北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直接杀死太便宜他们了，让他们再为中华的工业化进程稍微做些贡献吧，“然后告知英吉利的大使，让他帮忙把我们的抗议传达给罗刹人！”

现在中华尚未和罗刹建立外交关系，所以只能委托第三方进行抗议，等消息传递到欧洲的时候，看罗刹人如何应对了，如果他们敢硬气，陈家洛在统一天下后刚好可以借机撕毁《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通商协议》，和罗刹人狠狠干一仗；如果他们怂了赔礼道歉……依照罗刹人的德行又肿么可能认怂！就算他们有这个心思，陈家洛也会一步步提高赔偿标准，让他们忍不下去！

“陛下，耿将军孤军驻守京城终究不是办法啊！”，林虎见耿晨立下如此大功，不仅有些嫉妒了，出言试探为自己寻找机会。

“的确如此！”，陆菲青也出言附和，“现在往京城方向运送弹药只能依靠海运，若是长期如此也不是办法，眼下乾隆出逃，山东、河南两地已经

出现乱象，咱们不如借机收复这两个省，也免得百姓生灵涂炭！”

“嗯，算算时间马教主也该给咱们回信了！等他下决定后咱们就行动！”，陈家洛点头赞同，“让参谋部拿出收复两省的方案来，这两地都有不少咱们前期放出去的火种，也该是让他们重回红花会的时候了！”

“是！”，林虎兴高采烈的下去找参谋部要方案去了，情报部门也开始联系之前那些在这两地建立了根据地的会众，至于军队和后勤方面也开始了筹备。

“陛下。马朝柱在外等候召见！”，说曹操曹操就到，昨天才说到攻打河南的事情，马朝柱就来了，陈家洛立刻传令让他进来。

“马朝柱拜见陛下！”，马朝柱进来后恭恭敬敬的叩首行礼。看他顺从的样子陈家洛顿时放下一半心来，看来基本上没有和他的部下作战的可能了！

“马教主平身！”，让他起来说了一会儿闲话之后，陈家洛出言问道，“不知马教主此来有何要事？可是之前所说的事情有了决定？”

“是，陛下！”，马朝柱一抱拳，“回去后在

下派了些人去南洋和北方查探了一番，现在已经有了定论！在下想去北边那个大岛！”

哦。他选择了库页岛啊！这样也好，汉人之间省了一场自相残杀，此事一定陈家洛当时轻松许多，笑着问道，“不知马教主为何选了北边？南洋一带的物产比起北边来可是要丰富不少啊！”

“呵呵，不怕总舵主笑话！”，马朝柱的脸微微一红，“在下和这帮兄弟开始时也想着去南洋。后来一琢磨南洋那边天地会势力庞大，又有泰西人的各路人马混杂。反倒是不如北边清净；北边那个大岛现在虽然比较荒芜，但我手下这些弟兄都是能吃苦耐劳的，过个十几二十年，岛上必定是良田无数！”

是啊，比起种田来，咱中国人怕过谁来着！“马教主好志气！”。陈家洛竖起大拇指赞道，“现在马教主就先呆在归德府，等过几年咱们打到了东北，就将这个岛封给马教主！到时候我这边安排科学院的人对此岛进行考察，研究那种农作物适合在岛上种植。还有岛上有哪些矿产之类的资源，也算是为马教主送上一份薄礼！到时候就仿照琉球的例子将此岛封给马教主，具体的细则日后再谈！”，以后要谈的自然是驻军问题、继承问题、

矿产收购问题等等了。

“多谢陛下！”，马朝柱似乎对陈家洛的处置略微有些意见，“陛下让咱们留在归德府莫不是看不上咱们教中兄弟？咱们兄弟虽然比不上陛下的军队骁勇善战，但也不是贪生怕死之徒！陛下要收复天下，不能忘了咱们！”

最后一番商议之下，马朝柱亲自带领一万人加入到中华收复河南的战斗中，由林虎负责统一指挥，兵器也都换成了中华军淘汰下来的步枪。

马朝柱和他教中的亲信在军营里看着地图上标出的库页岛，长叹一口气，“哎，如此看来，咱们和那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客落了个差不多的下场！”

“教主，虬髯客如何不好？无论如何也是扶余国的一国之主！岂不比李靖过得舒服？”，属下面带喜色的劝道，如果马朝柱当时王爷了，他怎么说也能混个将军吧？

“也罢！我当初只想着报仇，倒也没想过能坐那龙椅！”，马朝柱的野望早在红花会拿下江苏时就消失的干干净净了，“日后等到了岛上，咱们兄弟就能过快活日子了！不过今后打仗的时候可要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莫让红花会看了咱们的笑话去！”

在马朝柱和敌后根据地势力的协助下，再加上乾隆出逃后各地的官员都变得人心惶惶，攻打山东和河南两地并未给中华军带来多少麻烦；除了开封、济南等少数几个大城市稍有抵抗之外，其他府县往往都是中华军还没到城下，那边就派出使者来投降；后期甚至出现了直隶的县官跑到山东、河南来投降的笑话！

红花会见眼下形式大好，干脆一鼓作气打下来半个直隶，直接将自己的地盘和京城连成了一整块！如果不是出现地方官的不足的话，甚至连山陕两省都能拿下来。

战后再看目前的局势，红花会占领了福建、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江苏、山东、河南和大半个直隶，一共九个半省的地盘，庄亲王占了东北、半个蒙古、小半个直隶和山西的北部，乾隆则据有半个山西、陕甘两地、云贵川三省和最南边的广西，除此之外还有西北、青藏这些给他提供不了多少帮助的贫瘠之地。

整个天下呈现出三分的局面，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这种局势坚持不了多久了！

ps：新书求支持，求收藏求推荐，本书的票票都给新书吧，

第四百零四章石家庄赵子龙

“陛下，您看这地图都看了大半个时辰了，可有什么不妥？”，陆菲青纳闷的看着陈家洛在新收复的河南、山东、直隶地图前时而蹙眉、时而大笑的样子问道。

“陆老，我总觉得有些地名看起来很别扭啊！”，陈家洛指着地图说道。

“哦？陛下说的是那些地方？”，陆菲青有些莫名其妙，也跟着凑到地图前面。

“您看。”，陈家洛指着新乡对陆菲青解释道，“陆老，此处古时是叫做牧野吧？”

陈家洛之所以说这个是想起当年上网时候看的一个帖子——《有哪些地名古代听着十分风雅，到了现在被改名后就失去雅致了》，那里面回帖所列出的“吾乃石家庄赵子龙；驻马店诸侯盟主袁绍袁本初；保定王叔刘备刘玄德；包头吕布……”等更是让他忍俊不禁，现在石家庄、驻马店等名字虽然命名大城，但有些地方也有此迹象，让人看着非常别扭啊，既然现在自己有了这个权力，不妨改上一改。

“是，此乃周武王和商纣大战的古战场！”，

陆菲青抚摸着胡须答道，“陛下的意思是将此地改回牧野的名字？”

“嗯，不只是此地，像是登封、临沂等地也可以改回颍川、琅琊么！”，陈家洛笑着说，“总觉得登封徐庶、登封郭嘉；临沂王氏自汉谏议大夫王吉以下，更魏晋南北朝，一家正传六十二人，三公令仆五十余人，侍中八十人，吏部尚书二十五人听起来有些别扭！”

“可如今的名字已经用了颇长时间，突然改变的话恐多有麻烦！”。陆菲青知道改地名可不是在地图上涂写一番就能搞定的，真操作起来牵扯到多部门的合作，是一件耗心费力的事情，如果仅仅是因为陈家洛的爱好，那的确有些不合适。

“不只是这些地方！”，陈家洛又拉过一张大地图。指着边缘的几个地方说道，“您看此地现在叫托克托，可在秦汉之时此地属云中郡吧？持节托克托，何日遣冯唐？陆老不觉得如此十分别扭么？此地分明是汉唐故土，为何取了个异族的名字？”

“呵呵！”，陆菲青听到持节托克托的话顿时乐了，但笑过之后发现了陈家洛话中隐含的意思，“陛下的意思是将这些如今换了异族名字的地方改回古称？”

“嗯，正是此意！”。陈家洛可还深深地记得自古以来这个四字大杀器，“您看此地，分明乃是我汉唐故土，为何叫做新的疆土？以我的意思，不如改回北庭都护、安西都护府之类的称呼！黑龙江、盛京、吉林三个将军辖地也可以根据古籍改为乐浪郡之类的称呼，前朝的奴儿干都司听起来有些别扭。”

“此岛方圆十多万里，比两个台湾加起来还大，自古乃是我华夏国土。奴酋玄烨昏聩，竟让如此大岛被罗刹人占去！”。《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此地归属宁古塔都统管辖，但却被罗刹人实际占领，“《山海经：海外东经》曾有记载‘有毛人在大海洲上’，在大海洲说的就是此岛；明时在此岛北部近海处设立囊哈儿卫，在中部波罗奈河流域设波罗河卫。东部鸳烈河流域设兀烈河卫，隶属于奴尔干都司。”

“当然，囊哈儿卫、波罗河卫、兀烈河卫之类的名字咱们就不用了，依旧用大海洲的称呼，想必马朝柱也觉得海洲王的名字更好听些吧？”。陈家洛笑着说完又将手指移向西北，这次指的是贝加尔湖，“此湖方圆数万里，有数十个太湖大！如今也

是被罗刹人占去，我记得此湖在汉时被称作北海，在咱们的地图上也标注出来吧！”

然后又向东移动，“此山乃是霍骠骑封狼居胥的狼居胥山，也将名字改了吧！”。

最后在向北画了一个大圈，“此地罗刹人唤作西伯利亚，但据我考证此名当为鲜卑利亚，意思是鲜卑人的地盘，鲜卑源于上古时期九夷之一的东夷，九夷的统一首领是蚩尤，其与黄帝交战战败，九夷融入华夏部族，因此此地也是我华夏故土！”，嗯，民族融合神马的应该这个时候拿来用才对！

“陛下！”，陆菲青看陈家洛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又一个大圈，不由得担忧起来，生怕陈家洛急于求成想迅速占领这么大的地盘，连忙劝谏道，“国虽大好战必亡，眼下咱们尚未统一华夏故土，着急不得啊！”

“朕知道此并非为一朝一夕之事！只是凡事讲究师出有名，咱们如今做这些也是为了后世子孙能有个正当的借口收复这些地方！”，现在也就是和常凯申划九段线一个意思，“眼下还是要稳扎稳打，等统一中原之后再去考虑这些地方。”

不过现在蒙古在满清减丁政策的控制下早已不

复往日荣光，罗刹人在东西伯利亚的势力又极其弱小，陈家洛想收回这么大一块地盘还正是时候。

“陛下说的是！”，见陈家洛并非急于求成，陆菲青顿时放下心来，“咱们这次打到京城，抓了不少满清的高官，这些人办实事或许不行，但这种翻书做考据的功夫可是天下无二！臣等会就派人去京城找些人才回来专门办理此事！”

“嗯，也不要只看史书，像是《山海经》之类的奇书，唐人传奇，明人笔记，三宝太监船队所留下的记载都能拿来用么！”，陈家洛此刻彻底放弃了学术的严肃性，最好这些人能从《山海经》中考据出美洲其实也是中国滴，能从郑和的航海笔记中考据出他到过澳大利亚，还在当地建立了统治。

今后的二百年，世界版图都是根据各国实力的变化来不断改变的，但现在多弄出来一些能忽悠人的证据总没有坏处！有了这些起码打嘴炮就有了无数的炮弹。

ps：新书求支持

第四百零五章章进回归

ps：继续求支持俺的新书《妖孽学霸》，大家都收藏下吧，把推荐票、打赏神马的也给新书好了。

你还真别说，京城的那些文官还真有几把刷子，他们很快翻出来一个陈家洛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名字来——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从他的著作《岛夷志略》中翻出来不少有用的证据。

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他一共航海过2次。

回国后他将自己的见闻写成《岛夷志略》一书，可惜在元末战乱时大部分失散，并在明后彻底

失传，不过功夫不怕有心人，这群文人眼看着自己在新朝有了翻身的机会，岂能不好好抓住，有一名翰林想起自己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似乎见过这本书的几页残篇，立刻上报并全力搜寻，很快葱这几页残篇找到江南的藏书人家，终于让这部航海巨著重见天日。

　　这本书最重要的就是记载了华侨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有在帝汶岛的泉州商人，有留在格兰岛的元代官兵，在印度东岸看到的中国人修建的砖塔，有龙牙门（新加坡）的中国人聚集地。有在大佛山（斯里兰卡）采集珍贵珊瑚的经历，甚至有在伊朗西北当了酋长的中国陈姓临漳人；这些在日后可都是有大用的资料。

　　当然叶少不了他到过澳大利亚的证据，《岛夷志略》中有麻那里和罗娑斯两节，罗娑斯就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古称，麻那里则是现在的达尔文港一带；他在书中这样描述澳大利亚北部的安亨半岛和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这两节详细记载了澳大利亚的风土、物产，应该是见著于世的关于澳大利亚最早的文字记载。

　　陈家洛立刻赦免了此人的所有罪责，再给他了

一个皇家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位比满清的侍郎，这下子看的剩下的那些清朝官员眼睛都红了，拼了老命的去搜集三宝太监船队的相关记录。

就在这些人通宵达旦翻书的时候，陈家洛则亲自到了港口的码头上。准备迎接章进和蒋四根探险船队的回归。前些日子海军的巡查舰队已经在日本海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并建立了联系，算算日子也差不多是该今天到了。

“骆姐姐不用担心，十哥和十三哥福大命大，定能平安回来！”，陈家洛一边安抚骆冰，一边眺望远方。

章进性子古怪，骆冰对他格外关怀，眼下他出去这么长时间。骆冰难免会担心，听到陈家乐安慰。她叹了口气道，“哎，十弟此去许久，怕是瘦了。”

这一声哎叫的陈家洛心中一荡，瞅见旁边无人注意，悄悄拉着骆冰的玉手放到自己身上。“骆姐姐光想着十哥，小弟这几日也是瘦了啊！”

“都是当皇帝的人了，还是一点都不正经！”，骆冰嘴上嗔怒，可也没把自己的手收回去。

有戏！正想着今晚是否有机会的时候。码头传

来一阵骚动，有人大声喊道，“十当家的船回来啦！”

当下两人顾不得缠绵，马上站起来拿着望远镜向海面上望去，“一二三四……”，陈家洛数了数，和去的时候想必，回来的船只少了几艘，“但愿十哥和十三哥能平安回来！”

“十弟和十三弟正在船头招手呢！”，骆冰喜悦的喊道，“他们没事！他们平安回来了！”

这时候陈家洛也看到了他俩，“哈哈！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不等船靠岸，陈家洛立刻就迎了上去，御林军的人马早就把码头上的闲杂人等清理干净了，章进和蒋四根也看到了他俩，也等不及船停稳，就从船头一跃而下。

“十哥！十三哥！”，陈家洛连忙拉住了准备下跪的他俩，“二位哥哥立此大功，万万不可多礼！”

“十弟，十三弟！你们俩都清减了！”，骆冰抹了一把眼泪说道。

码头上寒暄过后，章进看着船员们将自己搜集来的东西都搬运下来，这才带着他们来到陈家洛为他们准备的休息处。

“啊！好久没有吃到家乡菜了！”，狼吞虎咽一番章进这才想起给陈家洛介绍自己带回来的客人，“陛下，这是我在当地结识的朋友乌帕！乌帕是阿帕奇部落的勇士！”

这时候章进身旁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印第安人，**着上身，肌肉虬结，脸上用红色颜料涂抹着花纹，头发上插着几只鲜艳的羽毛。

乌帕！陈家洛打了个激灵，差点问出你认识不认识孙悟空，你家部落有木有加林塔之类的话来。那印第安人双手抱拳用生硬的汉话说道，“阿帕奇族乌帕见过皇帝陛下！”

“免礼。”，看到章进得意的样子就知道乌帕的汉话肯定是他教的，陈家洛好奇的问，“乌帕，你是怎么和章进认识的？”，记得阿帕奇好像是印第安最骁勇善战的部落吧？后世米国人直接拿这个部落的名字来命名自己最先进的直升机。

乌帕不好意思的挠挠头，“乌帕是族里最厉害的勇士，那天出去打猎的时候遇到章大哥空手杀死一头野牛，当时就上去和章大哥比试了一番，章大哥赢了我几次却没有杀死了，之后咱们就成了朋友！”

嗬，这还真是派对人了，一去就和当地的大部

落拉上了关系，日后移民去那边就要方便许多啊！赞扬了乌帕一番，命人取来一些制作精良的兵器赏赐给乌帕和他一起随行的族人，然后开始彻夜畅饮。

　　第二日，才叫来章进、蒋四根问起美洲的事情来。

第四百零六章西海岸

ps：继续求支持俺的新书《妖孽学霸》，大家都收藏下吧，把推荐票、打赏神马的也给新书好了。啊，设置自动更新时候设置错了直接把稿子发出来了，本想着今天就一更好了！单身狗在今天实在是无心码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但是貌似出去逛街更受伤啊，继续宅着码字好了，晚上还有一更。

“陛下，臣等在海上漂泊数月，终于抵达您所说的亚美利加洲。”，章进掏出沿路绘制的地图呈献给陈家洛，“臣等在此处上岸。”

陈家洛看了下地图上标注的位置，根据海岸线粗略的弧线依稀可以判断出登陆点在现在的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再加上他们在附近遇到了阿帕奇部落，基本可以确定章进和蒋四根的船队所抵达的就是加州了。

“此地沿海多山，翻过山之后有一大谷地，南北朝向，极其广袤，可惜未能开垦。”，章进露出可惜的神色，“眼下此地多为乌帕的部落所占据，不过他们部落人口不多，又多以狩猎放牧为生，几乎无人耕种，任由这些土地荒着；听闻西班牙人在

南部多有试探，乌帕的族人和他们打了几仗，他的族人虽然勇猛，但缺少武器，伤亡比西班牙人多了不少！”

谷地，南部有西班牙人，陈家洛再次确认了他们到达的地点应该就是加州，“哦？这么说你那朋友此来不只是拜会朋友了？”

“是，陛下！乌帕想从我们这里购买步枪！”，章进也知道军火买卖不是自己能做主的事情，他跟着陈家洛久了，也明白国家大事和江湖义气是两回事了，要是放到以前肯定是朋友既然要了。只要自己有随便拿去，现在倒是知道了这种事不单是他和乌帕之间的事情，必须得由陈家洛考虑后再行安排。

“卖的话倒也不是不行！”，陈家洛不怎么担心卖军火给印第安人会造成什么样的麻烦，以他们的科技水平完全没有能力生产军火，现在提供给他们军火让他们去和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等殖民者作战。中华跟在后面捡便宜；要是到时候双方发生冲突了，中华这边只需要切断军火供应，那边坚持不了多久就会因为弹药消耗干净而战斗力大减。

“哦？”，这对章进来说倒是意外之喜，连忙

问道，“陛下打算卖多少钱？乌帕的部落黄金颇多，咱们就算卖贵些也没问题！”

“哈哈哈哈。”，见章进将本国的利益置于朋友义气之上，陈家洛很是开心。大笑过后摇摇头说道，“我们要黄金又何用？阿帕奇最值钱的并不是黄金！”

“陛下您说的是？”，蒋四根疑惑的问道，“阿帕奇人除了黄金，也没其他值得千里迢迢运回中原的东西了！”

“为什么非要运回来呢？”，陈家洛反问道，“既然他们那里有无数良田却未开垦，咱们现在国中又人多地少。何不拿步枪去换取土地？”

“可是从南京到亚美利加洲怕是有万里之遥！如此一去就再也难得回中原一趟，时人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恐怕是不会去这么远的地方的啊？”，蒋四根问道。

“南洋去得，亚美利加为何去不得？”，陈家洛反问，这两个地方对于现在的交通水平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多数人一旦去了。想再返回家乡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了，诸学者考证，那泰西人口中的亚美利加大陆或许是《山海经：东山经》所记载之地，日后就将此处称为东山洲吧！”

可惜印第安人是欧洲人对这些部落的称呼，要是他们自称为印第安人的话就可以套上殷地安人的名号。将他们说成是殷商后裔，嗯，殷商舰队远征玛雅留下的后人，如此以来在日后的争论上能占不少便宜。

算了，这些事情还是让那些投降的文人去考证吧，反正华夏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够多，只要把自己的目的告诉他们，考证出来自己想要的东西并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就安排人去召集流民，如果愿意去东山洲的，每人土地百亩打底！他们能开垦出多少土地，就给他们发多少地契！”，陈家洛从来不会小视中国人对于土地的渴望，“十哥你去和乌帕说说，就说咱们愿意用步枪换土地，看他们能拿出多少来！”

“是，依我看这次能换上不少！”，章进暗暗盘算了一番，对于阿帕奇部落来说土地不值钱，步枪可是非常难得的！

“十哥和十三哥如今也该独当一面了！”，陈家洛欣慰的看到他们的进步，“这几日二位哥哥先陪着乌帕等人四处游览一番，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中华的繁华；再休整几个月，咱们就带上大队人马

再去东山洲，此去可是要扎下根来的！”
对于他们二人的职位陈家洛已经想好了，一个给个东山洲总督的名号，一个给东山洲舰队司令的名号，短时间内哪里不会有太多的国人，以他们二人的能力足够应付日常事务；等到将来控制的地盘和人口再大大增加的时候再派遣文武官员协助他们就是。
接下来几日章进和蒋四根带着乌帕等人在南京周边游玩，南京的繁华很快晃花了乌帕等人的眼睛，丰富的物产、各种各样精美的商品、气势恢宏的建筑让他们直以为自己倒了神人居住的地方。
中华国术馆更是让他们大开眼界，看着在他们眼中宛若神祇的章进一次次输给这里的高手们，让他们差点把眼珠子都爆出来了，之后几日乌帕更是整天泡在这里，被人揍了一顿又一顿还乐此不疲。
他们在这边游玩，陈家洛这边已经安排好人手准备召集人员远赴东山洲，不管是走投无路的流民，还是在牢房中关押的罪犯，是在矿山上服役的俘虏，还是清廷罪官的亲眷，只要愿意去东山洲的统统放行。
另外造船厂也将一门门大炮安放在全新的船只上，这次去东山洲的船队规模比上次大了数倍，海

军也调拨出一批军官水手到蒋四根麾下效力。军工部门更是为乌帕的部落准备好了步枪，同时这次随队出发的人群里还有军工厂的技工，此去东山洲路途遥远，要是能在当地找到矿产，就地建设军工厂再好不过了。

第四百零七章衍圣公

ps：求支持俺的新书。

待一切准备妥当，章进和蒋四根再次踏上了远征东山洲的旅程，这次算上军队和要迁徙往东山洲的民众，整个船队的人数超过了万人，几乎能和当初三宝太监下西洋的规模想比；陈家洛更是对此行寄予厚望，亲自带着文武百官送到了码头之上。

“骆姐姐，勿用担心，十哥如今也非当年，定能将此事办得妥妥当当的平安回来！”，陈家洛瞅见没人注意，又拉住了骆冰的玉手，同时盘算着找什么借口能和她单独相处。

“嗯，十弟此次回来比往日懂事了不少！”，骆冰隐隐的觉得这么些年来，除了无尘道长之外，其他的当家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常氏双侠这次回来后也整日扎在学堂、军营里，上次见面时他们兄弟所说出的话让人刮目相看。

哎，二哥到底年纪大了啊！不过现在他在中华国术会里呆着，也算是过足了比武的瘾，就这样过下去也不是什么坏事！等骆冰的思绪飘回来的时候，却发现陈家洛的手又不规矩了，不禁脸上一红，小声说道，“陛下，臣有机密要事禀报！”

哦？陈家洛闻言大喜，立刻作出一副严肃的表情，“等回去后找个机密的地方单独汇报给我！”，回去后自是一番风情略过不提。

“陛下，山东征地遇到了些麻烦。”，送走章进等人，陈家洛才过了几天轻松地日子，又有难题找上门来了，陆菲青送上一份文件说道。

“哦？是什么麻烦？又是哪家大户人家不甘心交出土地了？”，征地遇到的麻烦无非是哪几种。陈家洛不看文件也猜的出来。

“这次是衍圣公家！”，陆菲青虽然是道家子弟，但也算是个文人，对于孔家未尝没有心存敬仰之意，“衍圣公家历代都受朝廷重视，几乎半个济宁府的土地都是他们家的！加之如今天下士子都看着孔家。从咱们中华如何对待孔家就能判断出儒家的将来，因此此事不能不慎重啊！”

“哦？那孔家人是怎么说的？”，陈家洛问道，自从打下山东以来，这一代的衍圣公也没见跟着乾隆逃亡，可也没来南京拜见自己，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打算。

“陛下，此代衍圣公孔昭焕本想入京觐见陛下，奈何为族人所阻。”。陆菲青说起缘由来，原来孔家人是看到汉奸碑上那两个先祖的名声，担心

陈家洛会对付他们家，于是缩起脑袋来装鸵鸟，可是装鸵鸟又舍不得家里的土地，这下又暴露在陈家洛面前。

“既然这样，那他的衍圣公就不用做了！”，陈家洛冷哼一声。“反正本来衍圣公的爵位就该属于孔圣人嫡系子孙所袭，如今孔子正宗后裔却是在南方！”

宋靖康二年。金兵灭宋。康王赵构南渡，改号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在扬州诏第四十八代衍圣公孔端友前往参加祀典。孔端友及部分孔裔随驾南渡，背负子贡手摹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视为圣物。其后奉旨在浙江衢州兴建家庙，不再回归曲阜。子孙世袭爵号，由南宋王朝封为衍圣公，是为南宗。北宗则有孔端友之侄孔璠为衍圣公，无论是出身还是封赐政权的正统性，北宗都不如南宗。可反倒是北宗长期霸占衍圣公的爵位。

南宗不仅在民族大义上比北宗站得住脚。而且还有孔传流这样的子弟加入到陈家洛的麾下，无论从哪方面看陈家洛都更欣赏南宗一些，“陆老稍坐，我这就把孔部长请过来，咱们几人商议一番。”

片刻后孔传流来到殿中，陆菲青把事情又说了

一遍，陈家洛直接问道，“朕打算将衍圣公的爵位还给你们南宗，你看你有没有兴趣继承这一爵位？”

要说南宗身负正统血脉，却日渐没落，这些人心中没有怨气那是假的，可如此大事怎么说也要和族人商量一下才是，孔传流问道，“陛下，继承这一爵位后臣是否还能在外交部办事？”

“若是继承了这一爵位，恐怕要把工作放到弘扬儒学上面了！”，当然陈家洛想弘扬的还是经过吴思华改编后的儒学。

“若是如此，臣还是宁愿留在外交部！”，衍圣公只是一个虚衔，哪有外交部长在如今政府格局中的地位重要，孔传流很快做出取舍，“再说了，臣并非嫡长子，即使是继承爵位还是得家兄才是！”

“嗯，既然如此你回去和族人商议一番吧！”，陈家洛微微点头，“我记得你族中有不少人在大学里授课，可有对吴先生的学说研究精深之人？”

“有的，族中几位族兄对吴先生的学识十分佩服！”，孔传流已然明了陈家洛这是给继承人设置条件，必须对吴思华的学说有相当的研究才能继承

这一爵位。

孔传流从殿中出来后立刻到外交部请假，然后飞速返回衢州孔氏南宗的大本营，他带回来的这个消息顿时让整个南宗喜出望外，自从孔端友南下之后已经六百多年，没想到今天他们有了重新继承爵位的机会。而且继承了爵位，曲阜的孔庙当然得由他们管理，这数百年孔氏南宗的先祖牌位终于可以回归祖庙了，这是比袭爵更让人激动地事情。

一番商讨过后，此代南宗的当家人孔传锦成为袭爵的最佳人选，他不仅是如今南宗最嫡系的传人，对吴思华的新儒学也有相当的研究，正好符合陈家洛的要求。

等他到达南京后，陈家洛举办盛大的典礼，历数孔氏南宗的忠贞事迹，和北宗在碑上的那两个名字形成了鲜明对比。然后下旨剥夺北宗的衍圣公继承权，将爵位封给了孔传锦，并派出部队护送新任衍圣公北上接收孔庙。

孔家在面对忽必烈、多尔衮时不敢抗争，当然也不敢触怒陈家洛，在几个小阴谋被无情识破之后，北宗无奈的接受了这一现实，将土地大部分上交，孔庙还给南宗。

南宗在接收孔庙之后，迅速开了新儒学的传

播，引起了思想界的动荡。

第四百零八章血最好一次流完

时间一晃就到了陈家洛登基三年后，也就是黄帝纪年四千四百四十四年，同样还是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距离陈家洛到这个世界已经九年了。

九年间从无立锥之地到如今的半壁江山，起家的速度不能说是不快，可在其他人看来中华这两年统一的动作似乎慢了，仅仅是守着边境不让庄亲王和乾隆的军队越界，自己却从未主动出击，莫不是占据半壁江山就心满意足了？

“正儿，今天又认识了几个字？”，陈家洛今天也没有去处理公务，就呆在宫中逗起孩子来，陈孝正和陈孝泰一个六岁、一个五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

“陛下，如今也该给孩子找个师傅了！”，今日李可秀的夫人、陈家洛的丈母娘也到宫里来看望外孙，见他今天心情不错，顺势提出建议；如今李可秀因为身为外戚的关系，避嫌未曾担任要职，平日里也就是去军事学院讲讲课，去参谋部当当顾问，他们夫妻俩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这个外孙身上，希望他能早日坐上太子的宝座。

自古皇子的教育都是很有讲究的，她这也是接着为皇子找师傅的名义想确定陈孝泰太子的地位，可是陈家洛对于孩子的教育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嗯，是该正式读书了，等新学期开学，就让他们兄弟去江宁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去！”

“陛下！这如何使得！”，陈家洛的处置办法简直颠覆了李夫人的世界观，“二位殿下是何等尊贵的身份，怎能和那些顽童一起读书？”

“人总是要去外面多走走多看看才能明白道理，老是窝在宫里像什么样子！”，陈家洛已经打定主意。基础教育就让他们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读完中小学，“对了，到时候两个孩子要改名换姓扮作一般人家的孩子，您可别将此事泄露出去，要是有人起了别样心思反倒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如果用真名读书。想必会有无数勋贵家将自己的子侄送来巴结他俩吧？这样那能培养出合适的人来？

此事陈家洛和李沅芷、霍青桐等人都说过，她们早已被他说服，李夫人见自己的女儿并未反对，就知道自己的主意落空了，连忙保证定能谨守秘密。

“晓吟快过来，让爹爹抱抱！”，这时候林静也带着自己的女儿陈晓吟过来了，小姑娘如今才三

岁，肉乎乎的十分可爱。陈家洛每次见了都喜欢捏她的脸蛋。

除了这三个孩子，程淮秀和林漓也各自生了孩子，倒是马春花还没有动静；骆冰每次看到这几个孩子都暗自神伤，恐怕是为自己没能有个一男半女而遗憾吧！陈家洛还真想让送她个孩子，到时候大不了让她躲个一两年，等把孩子生下了再装作是收养的孤儿弄到身边。可惜给她提了几次都被她拒绝了。

“好了，你们带孩子去玩吧！我该去处理政务了！”，陈家洛依依不舍得放下孩子。带着人马来到了前殿。

哎，陆菲青这两年的白头发更多了啊。也该考虑他之后的人选了，徐天宏这两年跟着他打下手倒也称职，或许让他替补上位是个不错的选择，一边思索一边叫他们免礼，“众爱卿免礼，今日有何要事？”

“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就是又有一家晋商被乾隆抄家了！”，自从和珅抄了曹家之后，乾隆靠着这笔银子总算是在西安过了几天好日子，他也从其中尝到了甜头，这两年一有军费或者其他方面的缺口。就会找借口去山西抄一次家，这晋商八大家算

是为祖宗还债了！陈家洛倒是为那么多银子被乾隆拿去而可惜了一阵儿，不过这些钱终究还是通过各种商业活动到了中华手中，陕甘向来贫瘠，丝绸、瓷器等物品只能依靠江南输入，乾隆和和珅对中华商人的走私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陛下，又有人问咱们什么时候收复其他地方了！”，耿晨问道，“就凭清军的那点战斗力，给我一个师我就能把广西拿下来！给我一个军，我能拿下陕西，给我……”

“等咱们有了足够的政务官，就是咱们一统天下的时候！”，陈家洛打断了他的话，先在限制中华继续扩张的问题不是兵力而是政务人才，如果单是军力，现在中华的百余万陆军和二十万海军足矣平定天下，可是打下来又能如何呢？

陈家洛记得看《君主论》的时候有一段话印象很是深刻，大概的意思是君主如果要做坏事的话最好一次做完，如果要让百姓流血，最好一次流完；他要面对的敌人不仅是清廷和军队和满人，还有无数的乡绅地主。

单凭军队能够短时间解决掉清廷军队和官员的问题，但处理起这些乡绅地主就不行了，与其先杀一批清军和官员，日后再杀一批地主乡绅，还不如

一次性把事情都办了。

陈家洛的想法是借着战争的机会一次性把反对力量都扫平了，然后再对百姓施以恩惠，如此一来日后遇到的反对也少一些，如果隔三差五来上那么一次清缴，想必各地都不会太安稳，百姓对政府的抗拒也会日益增多。

现在经过这几年的积累，红花会治下已经恢复了生机，逐渐繁荣起来，各式各样的工厂在各地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无数的基层官员也锻炼出了极强的事务处理能力，从乾隆和庄亲王治下逃往中华这边的也越来越多，就目前来看再过一两年就可以积攒够统一天下的实力了。

见无论是军方还是政务官都露出略微失望的神色，陈家洛顿了下才笑着说道，“不过今年再拿下一两个省还是没问题的！”

“陛下英明！”，耿晨大喜过望，“不知道咱们要打的是那两个省？”

“呵呵，你们跟我来！”，陈家洛带着他们来到地图前，在地图的下方点了点，“就是这两个省！”

第四百零九章广西和贵州

“此战兵分两路，一路从广东入广西，一路从湖南入贵州！”，陈家洛在地图上比划着，“海军也抽出一部分人马来协助广西方面的陆军作战！”

看着耿晨和林虎跃跃欲试的样子陈家洛摆摆手，“广西、贵州两地并无多少清军，用不了你们二人出战，再说了天下的仗总不能让你们两个打完了，也给年轻人留点机会！这次朕打算选两个年轻军官来指挥作战！海军那边也是一样！”

他们俩和苏昌全顿时沮丧的低下头去，不过转瞬就恢复正常，培养后继人才也是应有之意，现在南边清廷军力薄弱，正是练兵的好去处，只要这些年轻的军官不犯大错，此战必能轻松获胜，看来用不了半年，军中又将出现几名能独当一面的大将啊！

“陛下，这广西、贵州二省的巡抚可有人选？”，陆菲青从总理的角度提出问题，打下这两个地方不算难，治理才是头疼的事情。

“朕先给你们说个故事吧！”，陈家洛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说起故事来了，“据说某地山民彪悍，动辄围攻官府，县官不敢招惹，凡是遇

到山民和汉民的争执，总是判处山民胜诉；某日，有人在市集上抓住一个猴子偷窃百姓财物，扭送到官府，县官当即下令重打猴子二十大板，哪知还没把猴子压下去，猴子就大喊，‘我是山民，那个敢打我？’，县官闻言为之色变，立刻将猴子放归山林！”

耿晨和林虎还没琢磨出陈家洛故事里蕴含的意思，但陆菲青早年闯荡江湖多年，也曾去过云贵一带，当下就猜出了七八分。“陛下说的可是西南蛮夷的事情？”

“嗯！”，陈家洛点点头，“要说这鞑子的皇帝也并非全无是处，别的不说，就说前朝的胤禛，在他任上就办了不少实事。士绅一体纳粮是其一，改土归流是其二，若弘历有他三分的本事，咱们也不会短短数年就占据半壁江山！”

又清一朝算是出了两个bug，一个是皇太极，一个就是雍正，如果没有皇太极恐怕女真人还窝在东北不得入关，如果不是雍正，恐怕满清也会像元朝一样短命；可惜后人只看到康熙的风光和乾隆的奢华。却不知道这俩人才是满清能够延续二百多年的根基。

“可雍正在士林中毁誉参半！其所作所为实非

仁君之道！”，戴震担心陈家洛走上雍正的老路，出言劝谏道。

“雍正连士绅一体纳粮都办到了，又有哪个士子肯说他的好话？”，这可是断了士子的一大特权啊！那些读书人岂能不恨他入骨？可这对于国家却是好事，“再说了，士子的意见并非就代表天下百姓！而且读书人心中的好皇帝却并不一定是百姓的好皇帝！”

说完陈家洛举了个例子，“历代士子都推崇宋仁宗。洋洋自得把仁宗去后辽主为之痛苦拿来显摆，可朕就不明白了这敌人的痛哭为何值得显摆？想必是哪仁宗无能。无力威胁辽国，辽主才觉得他死了可惜吧？若是将仁宗换成唐太宗，想必他死后辽主会为之大笑数日吧？归根结底一方面是仁宗听话，文官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另一方面仁宗放任他们兼并土地，让这些文人家里得了实惠的缘故。可是大宋日后的灾民四起也是由此诞生。”

“还有。看看前朝文人们干的那些事情！”，就在江南这块地方上，又有多少文人以大义为名做出了损国利己的事情，“《五人墓碑记》写的何等义正言辞？可归根结底还不是江南的大户人家反对朝廷收税的事情？朝廷收税乃是天经地义，他们抗

税视朝廷法度为何物？他们积攒了万贯家财。崇祯却拿不出银子来赈济灾民、购置兵甲，到头来他们积攒下来的家财还不是便宜了鞑子？”

一连两个例子说的戴震哑口无言，陈家洛对陆菲青道，“广西、贵州两地尚未开化完毕，蛮夷众多，此辈畏威而不怀德，巡抚切不可挑选假仁假义之辈，须得行事果断之人方可镇得住这些人！”

“臣等商议后就将候选之人报与陛下！”，陆菲青躬身答道。

“嗯，以往历朝历代对这些蛮夷不外乎一种办法，笼络其头人，试图用这些土司头人治理地方！咱们中华却不能如此行事！”，陈家洛严肃的说道，“此辈中人本来就是各地的土皇帝，向来不服王化，咱们的人进去了势必会削弱他们对土民的控制力，此辈就算暂时屈服也会心怀不满，稍有时机就会兴兵作乱！”

陈家洛坚信土民的问题其实是阶级的问题，帮助那些底层土民摆脱土司的控制，再带他们过上好日子，不信他们不归心；君不见历朝历代除非是中原王朝压榨过甚，带头起事的总是那些土司头人，那些底层的土民除了送上自己不值钱的性命，那有什么好处。

“那些土司头人盘剥治下土民之烈甚于土豪劣绅百倍！咱们治下的百姓自从摆脱土豪劣绅的盘剥后，对我中华无不归心，无论是征粮还是征兵，莫不是踊跃响应！”，陈家洛耐心的阐述着自己对待土民的政策，“对待这两省的土民也应如此，严责头人而善待百姓，则二地可安，若是只懂得讨好土司头人，则此二地毕会成为糜烂我华夏的根源！”

接着陈家洛的手又指向西南、西北等地，“这些地方日后也照此行事！那些土司头人若是识趣倒也罢了，尚可做个富家翁；若是冥顽不灵，就由大军将他们连根拔起！”

“待占领这些地方之后，首先要建立学校，招收土民孩童入学，教授汉话，读汉书，穿汉服，行汉礼；等一两代人之后，此处方可称为稳固！”，反正现在那些山里的土民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刚好拿汉文来用，陈家洛才不会傻乎乎的去帮他们造什么文字呢！

第四百一十章少侠胡斐

“胡大哥！等等我！”，在湘西通往贵州的山路上，一名十多岁的小姑娘喊着，她面容普通，唯独一双眸子漆黑清亮，连带着整个人看起来也灵动了几分。

“灵素，我说不用你跟过来吧！你非要来，一上路就慢慢腾腾的，这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赶到贵州啊！”，前方一明浓眉大眼的少年回过头来皱着眉头说道。

“哼，要不是我前日你就在哪家黑店被迷倒了！”，程灵素嘟着小嘴说道，“要不是师傅说云贵一带多有擅长用毒的门派，怕你出事，我才不会跟来呢！”

“呵呵，那不是偶尔不小心么！”，胡斐尴尬的挠挠头，这一路上行侠仗义的事情没遇到多少，自己反倒是差点栽了；哎，何日才能像父亲和苗大叔一样快意江湖啊！

这时候程灵素已经打马追了上来，取出手绢细心地帮他擦去额头的汗水，又取过马鞍上的水袋递了过去，“看你满头大汗的，先喝点水！”

“嘿嘿，还是灵素妹妹疼我！”，胡斐接过水

袋，眼神不住地飘向程灵素马鞍上另外一个皮袋，“只是这水喝起来太淡了，把骆当家的送咱们的那袋好酒让我喝点吧！”

“哼，苗大叔说了，让我一路上看好你，别让你染上酒瘾了！”，程灵素对这袋子酒看的可是很紧的，“总舵主说了，未成年人不宜过多饮酒，对身体发育不利！”，一路上为了遮人耳目，他们说起陈家洛来还是使用之前的称呼。

“我从小就喝酒，你看，不也长得结结实实的？”，胡斐拍着胸脯说到。心中不敢埋怨陈家洛，只好陪着笑脸说好话劝说程灵素施舍一点。

“师傅已经做过许多实验了，林家姐姐也写了好几篇文章说饮酒过度有害无益！”，林漓在结婚后也没放弃在医学上的研究，对此陈家洛十分支持，程灵素对这位姐姐也是十分佩服；不过看着胡斐可怜巴巴的样子。她又心软了，取出一个杯子用水冲洗一番，到了一小杯酒递过去，“今天就这一杯啊！可不准多喝了！”

“这么点哪够啊！”，嘴上抱怨着，手上的动作可不慢，接过来一饮而尽，然后又眼巴巴的看着程灵素，可程灵素这次却什么也不给了。

双方继续打马前行。到了下午时分，胡斐眼角

的余光瞅见程灵素气喘吁吁地样子，心中顿生怜惜，假装传了几口粗气说道，“灵素，我有些累了，咱们就到前面那个镇子休息去吧？”

他从小跟着苗大侠习武，又有陆道长、无尘道长、赵当家的等名门高手教导。就连总舵主也时不时的指点他几招，小小的年纪就算是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也能杀进淘汰赛最后几轮。这方才赶了几个时辰的路又怎么会累呢？程灵素天资聪颖，再加上俩人从小玩到大，又怎么会不明白他的意思，犹豫了片刻答应了下来。

一到镇子上，找好客栈洗漱一番，俩人走到街上找了个看起来干净的酒楼走了进去。在程灵素的逼视下胡斐讪讪的笑了笑，放弃了叫上一大坛酒的打算，点了几个程灵素爱吃的小菜，然后吩咐店家送上热水，帮着程灵素把他的碗碟筷子烫过再递给她。

“多谢胡大哥！”。程灵素大大方方的接受了这一切，好言劝道，“再过两年等师傅说你可以放开喝酒了我就不管你了，到那时候你爱喝多少喝多少！”

“哎，还要等多久啊！”，胡斐苦兮兮的嘟囔着，“放到过去，我这个年纪都能结婚成家了，你

们一个个的都还把我当小孩子！”

不知为什么，胡斐说道结婚的时候程灵素的心跳陡然加速，等她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却看到胡斐正拉着店小二问东问西呢！

“我说店家！”，胡斐递过一块碎银子，压低声音问道，“你这镇子上可有什么恶霸地主？”

“客官，你这是……”，小二掂了掂银子，估摸了下这差不多是自己一个多月的收入，瞅瞅左右见无人注意小声回答，“本镇往日倒有个刘举人欺压乡里、无恶不作，可是朝廷大军已经将他们家的庄子破了，他们全家也被移到东山洲去了……”

“哎，又来晚了啊！”，胡斐苦恼的摇摇头，挥手示意小二离去，为什么自己的爹爹和苗大叔当年纵横江湖就能遇到这么多的不平事，自己好不容易趁着暑假出来一趟，怎么走了半个月了还什么都没遇到。

“此地归属我中华已经多年，自然风气要好些，等过几日到了贵州境内总有你行侠仗义的机会！”，程灵素好心的劝道。

“哎，但愿卫团长能给我留点！”，卫春华如今已经是特种兵的团长了，此次他也带着手下人马参与到由湖南攻入贵州的作战当中，眼下应该已经

拿下了贵阳。

“大军眼下还是以击溃鞑子的军队为主，那些土豪劣绅或许还有残余！”，程灵素根据报纸上得来的信息给他鼓劲。

“但愿如此吧！”，胡斐郁闷的夹起一块牛肉，恶狠狠地咬了起来，这幅样子引得程灵素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又过了几日，俩人来到贵州境内，这边比起湖南来，明显要穷困许多，一路上不断有中华的军队设置的岗哨盘查路人，他俩带着红花会高层签发的证明，自然是一路通行无阻。

到了贵州境内，由于中华的官员刚刚到位的缘故，乡间残余的土豪劣绅确实不少，胡斐这下可算是过足了大侠的瘾，一路上接连逮住了好几个正在欺压乡民的刁奴恶仆，教训一番后送到当地的官府，行侠仗义小胡斐的名号很快在贵州的百姓之中流传开来。

这一日，俩人到达贵阳城外的一个镇子上，找好客栈换了身干净衣服，俩人正打算去找个地方吃饭，路边突然传来一阵儿撕心裂肺的哭声。

有冤情！胡斐立刻循着声音的方向飞奔过去！

ps：感谢日下部麻吕和真红之贱的打赏，感谢

在海一方01的月票，新书《妖孽学霸》求收藏，求点击，求推荐。

第四百一十一章抓拐子！

“出什么事儿了！”，胡斐连忙挤了进去，被他挤开的人正要喝骂，一看胡斐的短发发型和怀中抱着的宝刀又把话吞了回去，现在留短发的可都是中华的人，他们这些人那是断断惹不起的！

“朝廷的官爷来了！狗儿他娘，有啥事儿和官爷说说吧！”，旁人把胡斐当成了官员，连忙对中间那个跪地痛苦的妇人说道。

“官老爷！您救救我家的孩子吧！”，妇人就好像溺水之人抓住了根稻草，当下顾不得东家让他们不要搭理中华官员的警告，抱着胡斐的腿就求救起来！

“大娘，我不是当官的啊！”，胡斐挠挠头，无奈的解释，因为这身打扮，他到了贵州之后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被认作是中华的官员了。

“这幅打扮，又是髡发，不是朝廷的官员还能是什么人？”，人群中有人不忿的说道，“莫不是见狗儿他娘穷，榨不出油水就不想管了？”

“我只是说我不是官员，有没有不管事！”，胡斐气的，当下蹲下来扶起妇人问道，“光哭有什么用？快说说出了啥事儿？”

“狗儿他娘带着俩孩子打算去买些针线什么的，遇到两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家伙拦路，没说上两句那俩家伙抱起孩子就跑！”，见狗儿他娘说不出话来，旁边有好心人站出来说道，“狗儿他娘追了一段没追上，只好在此痛哭了！”

“哦？那两人长得什么模样？穿什么衣服？为何要抓走这俩孩子？往哪个方向跑了？”，胡斐一连串的问道，只待问清就打算去追。

“那两个家伙说我的孩子是双生子，根骨又好，要收我的孩子带走当徒弟去！”，狗儿他娘这才醒转过来。哭哭啼啼的把事情说了一遍，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那肯答应，谁知道三句两句没说好那俩人就抱起孩子就跑！

旁边的人也你一言我一语的补充道，很快弄清楚了那俩人的衣着打扮，胡斐松快双手对后面喊了一句，“灵素你帮我照看好大娘。我去去就来！”

说完不等程灵素答应，就快步出了人群，回到客栈拉上自己的马就往那两人逃跑的方向追去；胡斐所骑乃是骆冰赠与的宝马，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跑出十来里地；前方出现两个怀中各自抱着一名孩童的黑衣男子，这怕就是那两个抢走孩子的贼人了，胡斐立刻大喝一声，“前面的人，给我站住！”

那两人闻声回过头来，只见这两人相貌一模一样。倒挂眉，斗鸡眼，一对眼珠紧靠在鼻梁之旁，约莫四十来岁年纪，服饰打扮没半丝分别，显然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二人看了几眼胡斐的打扮，客客气气的拱拱手道，“公子叫的可是我二人？”

不知道两位常叔叔见到他二人是何想法？胡斐看到他俩就想起常氏双侠来。愣了下才想起自己的来意，又向前几步才说道。“可是你二人在刚才的镇子上抢夺孩童？”

“怎么，你要把孩子抢回去？”，说话间俩人立刻往后退了两步，似乎非常紧张胡斐的话，俩人一人腾出一只手，做好了打架的准备。

“哼！夺人孩童。你们还有理了！”，胡斐翻身下马，“你们两个拐子给我听好了，快和我回去把孩子还给他们家，不然的话休怪我无礼了！”

俩人是双胞胎。心意相通，未见交换眼神就身形一晃同时向胡斐攻来，一个出掌攻向胡斐的左臂，一个攻向右臂，竟是想把胡斐拿下。

胡斐不惊反喜，一路上都是和些只懂得庄家把式的庄丁交手，没想到到了这里终于遇到武林中人了，当下迈开四象步躲开攻击，同时使出家传的春蚕掌法将这二人的攻击一一挡开，

这春蚕掌法招招全是守势,出手奇短,抬手踢足,全不出半尺之外,但招数绵密无比,周身始终不露半点破绽。那俩人进攻半天也没能挨着胡斐一下，当下心知遇到了强敌。二人同时退出圈外，将两个孩子放好又攻了上来。

这次没了孩子的顾忌，二人的进攻越发的凌厉起来，胡斐开始有些吃不住了，知道如果不用刀的话怕是拿不下这俩人，瞅到个空挡拔出宝刀使出胡家刀法一刀紧似一刀的砍了过去！顿时扭转了局势。

这俩人越打越惊慌，十来招过后再次闪身退出圈外，“且慢！敢问少侠和苗大侠如何称呼？”

见胡斐面露疑惑，一人上前拱手道，“我二人也曾参加过天下第一武道会，见识过苗大侠的风采，方才见少侠的刀法和苗大侠所使似乎如出一辙，固有所问！”

听到对方称赞自己的武艺，胡斐的心情缓和了些，“看你二人也是武林中人，怎么干出这等拐卖孩童的下做事来！”

“少侠误会了！”，二人苦笑一声，慢慢的解释道，原来这俩人是贵州双子门的掌门人倪不大、倪不小；武林之中，徒固择师，师亦择徒。要遇上

一位武学深湛的明师固是不易，但要收一个聪明颖悟、勤勉好学的徒弟，也非有极好的机缘不可。双子门的技艺武功必须两人同练同使，虽然可收两个年龄身材、性情资质都差不多的徒儿共学，但总是以双生兄弟最为佳妙。他们二人今日真是想收这俩孩子做徒弟。

“既然如此，那对这俩孩子也是好事，何不好言相劝？”，胡斐对这俩二货有些哭笑不得了。

“我兄弟拙于言辞，再加上我俩...我俩长得吓人，那妇人竟是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二人心急之下只好打算先把孩子抱走，日后再来赔礼道歉！”，这俩人确实是想徒弟想疯了。

也罢，既然自己追上来了，就把这件事管到底吧！胡斐摇摇头说道，“这样终究不是办法，二位既然诚信想收徒，不如和我回去一趟吧！我叫上镇上的官员做个见证，把此事好好地说清楚，等他们的父母同意了再正式收他们二人做徒弟！”

ps：我决定不写绿茶袁了，胡斐还是给程灵素好了。

第四百一十二章判罚

“我乃辽东大侠胡一刀之子，苗大侠对我有传艺之恩！”，见他二人有些犹豫，胡斐连忙表明身份，“我在中华治下多年，熟悉中华各项规矩，二位且放心，二位此行尚算不上什么大事，只要如实回答想必官府略施惩戒就会做吧！”

“原来是胡大侠之子！怪不得如此英武！”，胡一刀当年在江湖上也是鼎鼎大名，倪氏兄弟既然是一派掌门，当然听过他的名号，一听胡斐乃是名门之后，顿时放下一半心来。

“二位掌门过誉了！”，胡斐现在是既自豪又郁闷，自豪的是自己父亲的大名至今还有人记得，郁闷的是每次自己报出父亲的名字，对方就会做出这幅恍然大悟的表情来，仿佛自己今日所有的成就都是因为身为胡一刀之子的缘故，却不知他也是从小辛辛苦苦练出来的。

“既然是胡少侠说了，咱们兄弟本该遵从！”，你是兄弟抱拳道，“只是咱们不懂如今中华官员的规矩，还望胡少侠指点！”

他二人见惯了满清官员欺软怕硬、索求无度的丑恶嘴脸，说完话后掏出一大锭银子递了过

去，“还请胡少侠为我二人周旋一二，事后定有厚报！”

胡斐退后一步让开他们递过来的银子，冷笑两声道，“二位切莫把中华的官员当成鞑子那些只会盘剥百姓的东西！等会到了官府万万不可如此，不然就是罪加一等！”

“还请胡少侠为我等解惑！”，二人面露异色，这进出官府哪有不送银子的？

“边走边说吧！莫让孩子的母亲等急了！”，胡斐示意他二人抱起孩子，自己牵着马转身向镇子上走去，一路上解说着中华官员的各种规矩。

当听到中华的官员对行贿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你是兄弟仿佛听到了天方夜谭。“陛下真乃旷世明君啊！”

“这都是制度的功劳！”，胡斐挠挠头，具体因为什么他也说不上来，只是听人说中华的制度非常完善，若有官员受贿定然瞒不过其他人，也必会受到严惩。是以很少有官员敢拿自己的远大前程做赌注。

三人都是武林高手，行走之间自然比普通人快了不少，没多久就到了镇子外面，刚好遇到三名警察迎头赶来，胡斐知道他们大概就是来抓捕倪氏兄

弟的，连忙上前将情况说了一遍。

那三名警察听闻并非是拐卖儿童的案件，孩子又被找了回来，顿时松了一口气，领头的警察行礼道。“如此多谢胡少侠了，还请几位跟咱们去所里把事情说清楚吧！”

“这是应该的，应该的！”，胡斐知道警察办事的流程，连忙点头赞同，一行人回到镇子上，只见那孩子的母亲正在警察的陪同下在镇上的派出所里等候消息，身旁还有一个愁眉苦脸的汉子。想必就是这俩双胞胎的父亲。

“你二人看看，这俩可是你们的孩子？”。警察进来后将双胞胎抱到他们的面前，母亲立刻抱起孩子痛哭起来，父亲也面露喜色一边安慰母亲一边抹着眼泪！

那些警察却并未就此认定这俩就是他们的孩子，又去找来熟悉当地事务的本土官员，再加上几位镇上老人作证，这才最终确认这俩就是他们夫妻遗失的孩子。见警察办事精细。倪氏兄弟顿时紧张起来，也不知道该如何判处他们兄弟二人！

“带犯罪嫌疑人！”，一声令下，倪氏兄弟被带到了堂上，狗儿他娘一见这俩就狠狠地扑过来。一边大骂一边蒙头盖脸的向他们抓去，好在立刻被

警察拉开。

“住手！”，堂上的官员一拍惊堂木，“公堂之上严禁喧哗！如有再犯，本官定会严惩不贷！”

等他二人安静下来，那官员才问起倪氏兄弟来，“你二人为何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孩童？”

“老爷，我二人并非抢夺孩童，只是收徒心切！方才出此下策……”，他们兄弟俩你一言我一语，总算把事情说清楚了！

“收徒也是好事，你二人为何不好言相劝，何必出此下策！”，官员的语气缓和了些。

“我兄弟一时糊涂，还请老爷宽恕！”，倪氏兄弟赵哲胡斐所说老老实实的把事情应了下来。

“念你二人并非真的抢夺孩童，本官就轻判吧！首先你二人抢夺孩童导致他们夫妻受了惊吓，需得向他俩道歉赔礼，再赔银子十两以赔偿他们受的惊吓；再处罚你俩在镇子上进行十日的义务劳动，你等可服气？”，官员做出了判决。

“大老爷判决公正，我二人服气！”，一路上胡斐已经给他们说了几种判罚可能，义务劳动就在此列，他们虽然觉得给被人干活有些丢脸，但也知道自己做错在先，连忙应了下来。

“嗯，还有什么事没有？”，官员问道。

“大人，我兄弟二人还想收这两个孩子做徒弟，还请老爷成全！”，他们连忙说道。

“此事需得征求他们父母的意见！你现在得罪了他们，下去好好想办法吧！”，官员说道，“本官会先行调查你二人的身份背景，若是没有问题本官会为你二人作保劝说他俩！”

退堂之后他们二人领了工作就去干活了，胡斐也各处奔走帮忙说服那夫妻二人将孩子交给倪氏兄弟当徒弟。

自古穷文富武，那倪氏兄弟既然是一派掌门，名下又怎么会没有产业？过得几日镇上的人才惊讶的发现，这俩人原来是省城的大财主。

倪氏兄弟当即放出话来，说他们没有孩子，要是收了徒弟这些家业都会传给他们，再加上程灵素和胡斐在一旁不停地敲边鼓，这夫妻二人终于动心了。

过了几日，等倪氏兄弟做完义务劳动之后，在当地官员的见证下，正式将这俩孩子守卫双子门的弟子，那俩孩子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了全镇人羡慕嫉妒的对象，哭哭啼啼的被倪氏兄弟抱着往贵阳行去。

胡斐进入贵州后的第一次行侠仗义就此圆满结

束。

ps：感谢真红之贱的打赏，新书《妖孽学霸》求收藏，求推荐。

第四百一十三章阿桂的想法

胡斐这件事只是中华西征的一个小插曲，在顺利拿下广西和贵州之后，中华休整了几个月，又两路齐进拿下来云南，自此又有三个省全部纳入中华的治下。

“都是些贫瘠之地！丢了就丢了吧！”，乾隆现在已经麻木了，在听到这三个省丢掉的消息后也只是轻叹一声。

“陛下！那红花会不尊儒术，只知道穷兵黩武！必不能长久！”，和珅小心翼翼的劝道，“咱们如今只需休养生息几年，且观敌自败！”

“观敌自败？这不是明末时崇祯的那些大臣说咱们大清的话么？”，乾隆扫了和珅一眼，“怎么，如今你也打起这个主意来了？”，他现在已经熄了和红花会争雄的心思，只想过一天算一天，西安这地方除了不如京城繁华，其他倒还好，又有潼关这等天险，想必能多撑一阵子吧？只是西北的女子大不如江南的姑娘温婉可人啊！

“陛下，云贵和广西丢了也就罢了，四川科万万丢不得啊！如今咱们治下唯有蜀中富庶，朝廷现在一半的用度都是蜀中那边供给的，若是丢了不堪

设想！”，福康安此时也顾不得触怒乾隆了，见他意气消沉咬牙劝谏道。

咦，倒是忘了蜀中的女子了！到达陕西后不久，太后就因为水土不服身体渐渐消瘦，没坚持几个月就去见先帝了，乾隆当时并不伤心，一方面想着都是她留着先帝的遗诏才导致我大清到了如今的局面，也不知道她可有脸见先帝？另一方面则是彻底没了管教，整个人也变得颓废放荡起来，所以听到福康安的奏报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如何防守四川，而是那些蜀中的女子们。

还好他尚没有彻底失去理智，摆摆手说道。“让四川总督阿尔泰调集兵马严防死守，前些日子西北的乱子被咱们平了，再让阿桂带些人马去支援吧！”

这几年中华并未对满清用兵，为了后方的安全，乾隆派出阿桂沿着西安、兰州、迪化的路线狠狠地杀了过去，清军对付起中华的军队不行。可打一打那些当地作乱的异族还是没问题的，阿桂的大军感受到了久违的胜利，鲜血几乎染红了古丝路，阿桂的名字在西北一代都能治小儿夜啼了！

至于红花会在西北的势力早就得到了阿桂进军的消息，有的就地潜伏下来，有的反倒加入阿桂军

中，帮着阿桂带路，有了这些熟悉当地地理的人的引到，西北那些桀骜不驯。不服中原管教的部落很快就被屠戮一空。

木卓伦那边则时好时坏，每当他想收集起各部落残余的勇士壮大自己的时候，总会遇到阿桂的大军，一番交战后损失惨重，但在逃跑的时候清军不知为何又追捕上来；可是当他又收留了其他部落的人马的时候，清军又会突然出现。

如是再三，木卓伦和霍阿伊等人算是对争霸西北彻底死了心，带着自己的部众找了个地方缩起来。打算静候陈家洛一统天下，自己有霍青桐的关系。想必日后也少不了富贵吧！

当阿桂收到调兵的消息后，多次胜利后积累起来的意气风发瞬间烟消云散，且不说自己毫无击败红花会军队的办法，就是自己手下这些西北的汉子都是自小在风沙干燥之地长大，到了蜀中这种潮湿之地，别说打仗了。能不能熬过水土不服都是难题。

阿桂将目光投向西北，心中突然生出这样的想法来，既然中原守不住，何不走西北？古时从匈奴、突厥到契丹，都是在被中原汉人击败后在西边闯出一番事业。我大清打不过用火枪大炮的红花

会，还打不过那些挥舞弯刀的蛮族么？说起弓马来我大清的勇士又怕过谁？再说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工部的人也琢磨出一些火枪的门道来，打起那些连铁器都配不齐的蛮子岂不是更容易？

前些日子土尔扈特部的渥巴锡又派人来请求内附了，说是无法忍受罗刹人的压榨，想要重归我大清的统治！阿桂在接见使者的时候细细打听了西边的局势，得知土尔扈特人处于罗刹人的统治之下，那时候阿桂就起了这样的心思，他在京城之外和罗刹人打过仗，他们的战斗力和红花会比起来差得远了！而且西边多有水草肥美的草原，也容得下这么多人居住！

哎，我这就算是为大清留一条后路吧！现在东北被庄亲王占了，就算是想回东北也没办法去了，等到将来西安北攻破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要为满人留一颗种子！

所以阿桂在得到调他去西南的消息后，立刻秘密召集了自己的铁杆亲信，命自己手下最忠实的大将带领一万精兵窥视西边，自己则带着筛选下来的弱军回到了西安，再见过千龙之后，阿桂有意无意的提起西边广袤的草原、贫弱的军队，乾隆却不见一丝反应。

阿桂知道指望这位陛下是指望不住了，他开始暗暗的研究目前在西安的宗室近支里有哪位能成为大清的耶律大石

哈，阿桂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陈家洛在收到情报部门传来的消息后大吃一惊，他倒是不会真的以为阿桂有这个实力像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一样在欧洲打出一片天来，现在无论是罗刹还是奥斯曼帝国都不是阿桂可以啃得动的！

但是如果他们不一直向西，而是在搅乱中亚后去南亚呢？大英帝国现在在印度的兵力可不是很多啊！有这些人在前面为我清扫敌人，自己再等他们杀戮过后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当地人面前，似乎比自己直接下手更容易被人接受吧？

现在收复整个中原仅仅是时间的问题罢了，陈家洛逐渐考虑到周边各个国家的问题，阿桂的新想法倒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选择。

“先别打草惊蛇，把阿桂盯紧了，再多找一些熟悉西域局势的人送到他身边去，看他能做到什么程度吧！”，思考一番后陈家洛下了命令。

第四百一十四章心有不甘

“陛下！”，过完年没多久，无尘道长就和常氏双侠找到了陈家洛，行礼后坐在那里欲言又止，似乎想说些什么。

“二哥，五哥六哥，你们有什么事情但说无妨！”，自从重新回归后，这三个人明显消沉了许多，除了每年在天下第一武道会上晃悠一圈外，其他时间都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四处参观，陈家洛也乐得清闲，给他们挂了个闲职就不管不问了，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她们三人竟然会主动找来，陈家洛不由得心生好奇。

“陛下，咱们今年该打蜀中了吧？”，常赫志憋不住了，愣冲冲的问道。

“正是！”，陈家洛点头答道，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秘密，两湖、云贵等地的驻军都已经开始调动，拿下四川的方案也是今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去年拿下了云贵和广西，今年再打下蜀中，满清就没多少地盘了！”

“陛下，既然如此的话，我等三人想回蜀中一趟，看看能否为大军帮上忙！”，常伯志接着说道，“我兄弟自幼在蜀中长大，相识遍及整个蜀

地，想来还是能有些用处的！”

常赫志和无尘连连点头，最近几年中华朝的地盘是越来越大了，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他们三个本应该高兴，可是和石双英、徐天宏、赵半山等原先的会中兄弟一比又有些郁闷，人家个个都身居高位，整日忙的脚不沾地，就算是章进、蒋四根、卫春华这些原来不怎么被他们看重的兄弟也能独当一面，自己这三个人如今却一事无成，这让他们多少有些不甘心。

“此次参谋部制定的计划是数路大军同时攻打蜀中，以泰山压顶之势逼过去。谅那鞑子的军队也挡不住咱们，三位哥哥就勿用冒险了吧？万一有个闪失，朕怎么向其他兄弟交代啊！”，陈家洛试着劝说道。

“青莲居士有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无尘道长先摇头晃脑的拽了句文。“蜀中多为山路，大军行进不易，咱们起码也能给大军带个路，找些当地的江湖中人做个内应什么的！岂不比大军硬打来的轻松？”

内应有啊，骆姐姐的情报部门早就开始筹划这个了，况且在蜀中还有显西登这些多年前埋下的种子，如今他也成了气候，在蜀东一代的影响力更是

比官府还要大，其他地方也有陈伯流等和他一起奔赴蜀中的红花会会众。在各自的地盘发展的也不错，整个蜀中乍一看像是铁打的一般牢固，但在陈家洛的眼中却像是筛子一样，处处是漏洞。

那些八旗士兵不熟悉当地气候风土，战斗力能剩下一半就不错了，至于蜀中的绿营，呵呵，怕是超过半数的基层官员都入了红花会了！

不过他们既然话都说出来了。自己再拒绝的话也太不近人情了，想必他们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再也不会犯以前的老错误了吧？一念至此，陈家洛点头应道，“既然几位哥哥想去，那就去吧！只是到了蜀中还要保全好自己。”

“还请陛下放心，当年鞑子占有全天下的时候，我等闯荡江湖也没出过什么岔子。如今鞑子的实力只剩下之前的三四成，就更不用担心了！”，无尘道长等人立刻面露喜色，拍着胸脯保证道。

“那就好，还请三位哥哥暂缓几日出发。我去安排四嫂找些精干之辈来为三位哥哥讲讲蜀中最新的局势变化！”，虽然不喜欢这几个人，但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

十日后，无尘道长、常氏双侠带着几名骆冰给安排的陪同人员乘着高头大马打马往蜀中的方向奔

去，他们三人打定主意要利用好这次机会打一个漂漂亮亮的翻身仗。

还真别说，这三位在江湖上的名声的确够响亮，一进入蜀中，略微放出了点自己的名号，沿路的江湖豪杰马上闻风而至。

“前面可是红花会的英雄？我排帮在此久候了！”，这一日，几人乘船进入瞿塘峡，正在眺望巫山美景之时，前方的船上传来一声呼叫。

“哈哈，前面的可是排帮的潘帮主？”，无尘道长朗声答道，“红花会无尘和常氏兄弟在此有礼了！”

“正是在下！几位英雄到了我排帮的地盘，却不通知一声，可是看不起在下？”，说话间两船越来越近。

“哪里，我等正打算靠岸后就去拜访潘帮主！”，说完无尘压低声音对骆冰的手下说道，“这排帮在江面上势力颇大，有他们做内应，大军的粮草输送能快上不少！”

“在下准备了美酒，还请诸位赏脸过来一叙！”，对面发出邀请。

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腾空而起一掠数丈，稳稳的落在了排帮的船头上，船只连晃都没晃一下，这

下展示了自己高明的轻功，引得排帮众人暗暗心惊。

“三位好功夫！”，潘帮主心中暗暗把自己帮中的高手数了一遍，怕是没有一个能和这三人相比的！

“哈哈，潘帮主也不差！去年天下第一武道会潘帮主可是凭借一手峨嵋刺杀的点苍派的高手毫无还手之力啊！”，无尘道长也顺势捧了潘帮主一下！

“我这点小把戏和诸位差远了。”，潘帮主摇摇头，自己才是短兵器组的十六强，无尘道长可是京城最激烈的剑术组冠军啊，虽然有苗人凤、天山双鹰等高手没有参加这次比赛的缘故，但他的功夫也不容小视。

“来来来，外面风大，诸位里面请！”，寒暄过后潘帮主将众人迎到舱内，骆冰的手下此时也到了排帮的船上。

舱内早已准备好了各种酒菜，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说些武林典故，席间的气氛很是融洽；酒过三巡，潘帮主摆摆手，排榜中人渐渐退去，席上就只剩了下他和帮中几位长老。

这是要说正事了，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顿时打

起了精神，准备听听潘帮主接下来打算说些什么要紧的事。

ps：感谢帝王就是我和鹰刀★的月票，继续为新书《妖孽学霸》求收藏、

第四百一十五章谈条件

“诸位此来蜀地怕不只是游山玩水吧？”，潘帮主手拿酒杯，眼中闪过一道精芒，笑呵呵的问道。

无尘道长知道自己等人此行的目的也瞒不过别人，于是点头答道，“蜀中眼下依旧被鞑子占据，不过这种局面想必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潘某也是汉人！驱赶鞑虏的事情潘某也愿意出一臂之力！”，潘帮主立刻拍着胸脯说到，“我排帮数千兄弟都在这条江上讨生活，到账但凡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直说便是，若是那个拉稀摆带，格老子的亲手宰了他！”，激动之下潘帮主说上了方言。

“好！”，无尘道长忍不住起来击掌赞道，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自己还没开始联络呢，就有人送上门来了，“有帮主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日后免不了有劳烦贵帮的地方！”

常氏双侠也时面露喜色，可骆冰手下的情报人员却依旧面无表情，他们知道这些武林中人嘴上大义堂皇，可实际上却都是无利不起早之人，既然肯站出来帮助红花会，那么肯定是必有所求，还是先

听听他们的条件吧。

果然，三杯酒过后潘帮主开始诉苦了，“哎，别人看着咱们排帮风光，可是无论是哪个码头的大小官员，咱们不得巴结？就连我这个帮主，遇到了县官、守备，也都是着急寄来、挥之即去，这日子过得苦啊！若不是为了会中这些兄弟的饭碗，我哪受的了这个气！”

“帮主忍辱负重，实在是辛苦！”，无尘道长没听出他话中隐含的意思，只知道安慰，“不过等咱们的大军收复蜀中之后就好了！我中华的官员定不敢欺压良善。”

啧。亏你还是老江湖，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潘帮主顿时皱起了眉头，我帮你做事也是要冒风险的，你总不能什么好处都不给吧？我都说了我之前瘦了不少官员的苦，这等于是已经把条件摆出来了啊？你红花会给我个官当当很难么？

“自古民不与官斗，到哪里都一样啊！”。潘帮主只好把话说的更明显了些，“这身上没个官身，做什么事情总是少了几分胆气。”

“潘帮主此言差矣！”，无尘道长仍然没有理解潘帮主的意思，“我红花会治下吏治清明，无论大小官员都以百姓为重，只要有事找到相应的官

员，都能帮你解决问题！”，说到这里他对陈家洛的敬佩又多了几分。不由暗暗懊悔当年为什么要和他翻脸呢？

“呵呵，那是我潘某人见识少了，到时候一定要去贵会的地盘上看看！”，潘帮主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这天下的乌鸦一般黑，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真心为百姓办事的官员呢，江湖上都说这老道士性格直爽，我看怕是有假。潘帮主心中对无尘道长的评价当下压低了几分。

之后潘帮主虽然依旧热情，但常氏双侠还是觉察到了一丝细微的变化。正在他纳闷的时候一名随行的情报人员咳嗽一声，“我等临走之时杨部长正在带人讨论梳理长江航道，成立长江航运公司的事情，相比过补了多久，潘帮主就要发达了！”

杨部长就是杨德望，开始时他的职位是工业部兼铁道部的部长。后来发现内河航运同样重要，就把铁道部改成了交通部，河运的工作也交给了他。

“哦？不知这位英雄是？”，潘帮主眼睛一亮，这红花会终于有个能听的懂话的人了。长江可是排帮的命根子，且听听红花会打算怎么办？

“小姓王，叫王大江，是三位当家的属下！”，王大江拱拱手答道，“江湖中一个无名小

卒，贸然出声还望潘帮主赎罪！”

“红花会的都是我排帮的贵客！王兄弟如此说话就见外了！来，咱们先干一杯！”，潘帮主喝完酒后接着问道，“不知贵会打算如何疏通航道？这长江航运公司又是何样的衙门？贵会打算如何安排咱们排帮？”

“依靠长江水流运送货物虽然便利，但江中多有礁石险滩，来的路上我听过一首歌谣：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袱，瞿塘不可触。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说的就是拿江中的滟滪堆，每年不知道有多少船工殒命在此。杨部长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如何清理这些礁石，让天险变通途！”，王大江按照自己临走时得到的资料回答道，“有礁石拦路就炸毁，有浅滩就挖深，务必让日后行船更便利些！”

“此乃大善事啊！”，潘帮主忍不住击掌赞道，“每年我帮中都有数十兄弟因为搁浅、触礁而殒命，若是此事能成，我排帮定要为这位杨部长供奉长生牌位！”

“呵呵，杨部长是信耶教的，怕是不喜欢长生牌位！”，王大江开了个玩笑，“至于长江航运公

司么就是将在长江上讨生活的好汉们都联系起来，无论是上游的金沙江，还是支流的汉江、嘉陵江，都划为一块，依照公司的章程为商旅百姓提供客运、货运服务！”

这岂不是要将我排帮吞并了？潘帮主立刻警惕起来，“若是有了这公司，我排帮该怎么办？”

“潘帮主勿用担心，这长江航运公司并不是一个衙门，而是长江上诸多势力的协调机构！杨部长只会派人进行协调，而不会干涉各帮会的具体运营！”，王大江先给潘帮主吃了一颗定心丸，“若是各帮会之间发生争执，交通部的人负责协调；客运、货运的定价也是由各位帮助和交通部的人协商制定！”

“哦，在下有些明白了！”，按照潘帮主的理解，这航运公司大概就像是武林盟主，地位高、威望重，但也不会干涉各帮会自己的事情，这样看来似乎入了也是大有好处啊！

王大江细细的说了个把时辰长江航运公司的事情，潘帮主越听越兴奋，无尘道长等三人倒是变得无所事事了。

第四百一十六章专业就是专业

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又喝了个把时辰闷酒，王大江这才给潘帮主把大框架说清楚，旁帮助从美好前途中醒过来后抱歉的说道，“哎呀，一不小心就聊了这么久，竟然忘了时辰，实在不好意思，我先送诸位去客舱休息吧，明日咱们再细谈！”

“潘帮主勿用客气！”，王大江知道他下去后肯定要和手下商量，就作出一副犯困的样子说道，“今日实在是倦了，明日咱们再细谈。”

潘帮主拉着王大江的手一路把他送到客舱门口，这才想起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说了些江湖套话，告辞离去；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对望一眼，暗中暗暗叹气，摇摇头郁闷的走进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仆人捧着热水毛巾在门外守候，潘帮主亲自陪着他们用完早餐后又和王大江说起长江航运公司的各种细节问题来，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再次化身为背景，呆呆的在一旁看着，心中暗自想到，难道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号已经没用了么？

江湖上的虚名哪有实实在在的利润重要，就在

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借口舱中气闷去甲板上看风景的时候，王大江已经按照临走时交通部的章程一条条把和排帮合作的事情敲定，待所有工作做完的时候，潘帮主和王大江同时松了一口气。

“多谢王兄弟了！”，潘帮主一招手，立刻有人捧来大盘的金银珠宝，“此次实在是有劳王兄弟了，些许阿堵物不成敬意，还望王兄弟赏脸收下！”

“这就不用了！”，王大江摆摆手道。“我朝大军近期就要共打蜀中，潘帮主若是有心，不妨帮着打听下附近鞑子军队的明细，再者等水师进入此地的时候帮着找几位向导带带路什么的就可以了！”

“王兄弟休要小看我排帮！”，潘帮主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我排帮上上下下都是汉人。早就受够鞑子的气了，若是朝廷大军前来，我排帮愿意做个马前卒，潘某亲自带人接应朝廷大军，别的不敢说，这条江上肯定能通行无阻！附近几个州县里的江湖好汉也由潘某等人去联络，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保管清军走不了一人！”

“如此就劳烦潘帮主了！”，王大江知道他这是害怕合作出现变故。所以才打断拼命地表现，以

期留一份人情日后好展开合作，当下也不客气，径直答应了下来，“我已经将消息传回江下，不久之后自有其他人来找潘帮主，到时候潘帮主和他商量着办就好了！”

“潘某必将遵从朝廷号令！”，潘帮主立刻拍着胸脯保证。从这两天商量的情况来看，若是排帮真的能加入到长江航运公司之中。帮中的收入翻倍都不止，不由得他不动心啊。

潘帮主一路陪着红花会猪人朔江而上，一直到除了排帮的势力范围，这才依依不舍得离去，红花会等人从重庆府登陆进入城中。

“今日我等去拜会码头上的诸位好汉！”，脱离了排帮。无尘道长重新恢复了点精神，一边往码头上走去一边和王大江等人说着极为本地豪杰的过往事迹。

到了朝天门码头，无尘道长报上名号，码头帮会的大佬们立刻出来迎接，又是一番好酒好肉的招待。酒过三巡无尘道长再次说明来意，那码头帮会的头目们却和潘帮主如出一辙，开始顾左右而言他。

就在无尘道长要发火的时候，王大江再次站了出来，将交通部打算组建长江航运公司，规范各个

码头运作的事情说了一遍，这些头目顿时来了兴趣。

拉过王大江细细的问起各个码头如何改制、如何运作的事情来，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三人再次被晾到了一边。

没过几日，王大江给他们描述了公司成立后对码头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他们的帮会在这次变革中将会获得哪些好处，听得诸位头目心动不已，争先恐后的拍着胸脯保证一定会为朝廷大军打听好情报、带好路。

重庆就此搞定，一行人继续顺江而上，一路上王大江借着长江航运公司的名头收拢了无数依靠长江讨生活的江湖帮派，看的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既羡慕又嫉妒。

这一日，众人到达叙州府的自流井，此处自古产盐，乃是蜀中盐帮的地盘，临去拜会盐帮之前无尘道长心想，自流井距离长江颇远，这次你的那什么航运公司派不上用场了吧？也该咱们这些老家伙发挥作用了。

不得不说无尘道长等人还是有些用的，起码各帮会听了他们的名字就会立刻由帮中核心人物出面将他们迎进去，要是王大江来，能见个舵主、香主

什么的就不错了，这倒是给他节省了不少时间。

酒过三巡，无尘道长不知道第几次提出要他们帮着反清的事情，盐帮帮主打着哈哈道，“咱们这伙人只懂得煮盐，这些事情不在行啊！”

你们要是只懂得煮盐，能有如今这么大的声势么？无尘道长的脸顿时拉了下来，刚要出言讽刺，王大江又冒了出来，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包递了过去，“还请帮主看看咱们红花会新制成的盐！”

嗯？盐帮帮主示意手下接过小包送到自己面前，刚打开就被这细如沙、白如雪的盐吓了一跳，要是红花会能做出这种档次的盐了，自己还哪里有活路啊！

用手指沾着送到嘴里尝了尝，丝毫没有自己熬制的盐那种苦味，王大江见他面色大变笑着说，“这是咱们会中的高类思先生和乐安同先生新研制出来的制盐之法所制成的精盐，此法比旧式的煮盐更省力，产出的盐质量更好……”

“鄙帮要做些什么才能得到这种制盐之法？”，不等他说完盐帮的帮主就迫不及待的问道，“只要咱们能做到的，您尽管说，咱们绝不皱一下眉头！”

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面面相觑，人家这专业人

士就是厉害啊!

ps：感谢爱吃橙子和逍遥星蓝的月票，看到还有好多人给这本书投推荐票，先跪谢，然后劳烦诸位把票票给新书吧

第四百一十七章万事俱备

“好说好说！”，任何一家帮会都是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些经济基础，他们拿什么来维持如此大的人员开销？他们要么把持某种产业，要么占有某条商道，要么拥有大片的土地，盐帮属于第一种，排帮和川西的茶马帮属于第二种，以前的少林、武当属于第三种，陈家洛对于这三种帮会的处理方式也各不相同。

第一种尽量保护，他们手下的那些技术工人可是难得的财富，因此红花会不仅不会对付他们还会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并促使他们进行改制，逐渐将他们从江湖剥离出来形成近代化的公司，从而将自身的产业发展壮大。

第二种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只是占据一方勒索商旅，那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如果是能够像排帮和茶马帮一样依靠自身的力量输送货物，那就要进行扶持，毕竟陈家洛是身体的明白物流业对于商业和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的，当然他们同样要进行改制，剥离江湖身份，改组为近代化的公司；想必少了沿路官府和土匪的压榨，他们的利润也要提升不少。

至于第三种就没有前两种那么好的待遇了，如果他们能像武当一样识趣的交出大批自己用不上的土地，朝廷不会吝啬给予地位上的提升，并引导他们将多年以来的积蓄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同样也少不了他们的银子；如果他们依旧死死守着土地不放，那么就要好好算下账了，想必这些门派在往日的土地经营过程中，也没少干放高利贷、逼迫租户致死、强抢民女的事情，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悲惨的下场了。

临出发前王大江等人就对蜀中的江湖门派做了深入的调查分析，并将这些帮派按照上面所说的三种类型进行分类。然后根据分类制定了不同的应对方案，排帮、码头帮会和盐帮的经历告诉他们这些方法都是切实可行的，无论江湖义气说的如何高大上，终究比不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来的诱人。

等盐帮见识了红花会所掌握的陷阱制盐技术后，他们就再也坐不住了，王大江又按照在程淮秀的盐厂中学习到的知识。帮着盐帮小小改进了下制盐工艺，产盐的质量和重量都有了不小的提升，虽然和红花会的水平还差得很远，但已经足以证明王大江所说的工艺确有其事！

盐帮对王大江再无怀疑，当下答应了王大江所

提出的所有条件，他们等不及红花会的人过来，立刻就挑选出几位忠诚可靠、制盐经验丰富的帮中骨干，拿着王大江所写的书信前去南京拜见红花会，想立刻开始先进制盐工艺的学习。

从盐帮出来。无尘道长和常氏双侠心服口服，之后的路上只是先用自己的名号敲开各帮会的大门，等见了各门派的掌门人，接下来的事情就都交给王大江等人去办了。

手上握着实实在在的利益，自然真无不胜攻无不克，弄到最后，他们刚进入某帮会的势力范围，还没准备登门拜访呢。各帮会的头目就主动等候在边界处迎接他们的到来。

“诸位放心，我红花会虽然占了云南。哪里的马帮得了咱们会中的制茶技术，茶叶的产量确实上升不少，可是咱们会中还是知道诸位生活不易，没有调高由云南进入吐蕃的茶叶输送份额！诸位今年依旧有生意可做！”，在和茶马帮的商谈中，王大江如此说道。

茶马帮分为三股势力。一股是由陕西进入甘肃，目前这条线路还在清廷的势力范围之内；一条是由康定进入吐蕃，目前由正在和王大江商谈的帮派占据；最后一条是从洱海进丽江到达吐蕃，眼下

已经成为红花会地盘中的产业，那边的茶马帮正在进行公司化改组。这一条线路和康定这条线的目的地一致，具有商业上的竞争。

“陛下怜惜我等，实在是大仁大义啊！”，茶马帮的头目赶紧向着南京的方向叩首表示感谢，起身后问道，“从云南流传过来的砖茶我等也见过几块，的确比咱们的东西好；所以今年承蒙陛下厚爱未曾调高云南那边输送到吐蕃的份额，但价格方面还是被吐蕃人压了不少；不知要咱们做什么陛下才会将这等技术赐给我们？”

“此事说来容易！”，王大江娴熟的说道，“一么只需要在我大军进入蜀地之时帮着带带路，打听打听鞑子的军力分布；二么就是和云南那边一样将帮会改组为公司即可！”

“云南那边如今可谓是日新月异，我等早就想照着做了，只是无人指点一时不敢动手！”，有竞争对手在这边的茶马帮答应起来更是利落，三言两语就将合作的事情敲定下来。

“这就说完了？”，无尘道长现在也习惯这种交流方式了，在王大江和大佬们交谈的时候他在一边和对方派出的陪客吹嘘自己在江湖上的英勇事迹，倒也分外畅快，近日刚说到自己在西北大战清

军，正起劲的时候被人打断难免有点郁闷。

一行人从瞿塘峡入川，一路从东向西，如今到了茶马帮这边算是要结束了，接下来该进入云南，从云南返回南京。

一路快马加鞭，等他们返回南京的时候，情报部门已经和他们之前联系的帮会接上了头，各地的情报源源不断的送来，清军在蜀中的分布暴露无遗。

参谋部根据这些情报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各种军火也在这些帮会的掩护下被运到蜀地，交给显西登、陈伯流等在蜀地潜伏多年、并发展出不小势力的红花会会众手里。

阿桂等清军大员虽然觉察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却没有足够的人员前去阻拦，只好一边警惕着红花会的进攻，一边派出亲信人马保护好从川东进入汉中的要道，既然挡不住对方，那么就在局势无可阻挡的时候带着满人的士兵撤回陕西，为将来保存一些种子吧！

第四百一十八章鹿鼎山宝藏

“既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那么就开始吧！”，蜀中的情报已经探查清楚、武器也都分发到各地的红花会分舵手中、三路大军也都做好了立刻进军的准备，于是陈家洛果断发布了进军的命令。

“此战只是以收复蜀中为目标还是顺势从汉中攻入关中？”，林虎热切地问道，“如果只是收复蜀中也就罢了，要是打算攻打关中，我军还可以从河南进军！”

“且让他们再多撑一两年吧，咱们现在没那么多人手啊！”，行政官员的数量始终限制着陈家洛扩张地盘的**，现在各个大学和行政培训班虽然也在不断地为朝廷输送人才，但相对于这片拥有数亿人的国度来说还是太少了。

“是，臣这就去安排工作！”，林虎等军方要员郁闷的敬礼后退了下去。

“别急着走，来说说攻打东北的计划吧！”，自从得知阿桂的心思之后，陈家洛就有了将东北的满人也赶到西边的打算。

以前还想着将这两股势力分割后分别围歼，但

一想到现在可以利用八旗为自己打开通往中亚的道路，陈家洛就决定改变这种情况。

一定有仗打，这些军官立刻来了精神，耿晨第一个问道，“咱们最近要收复东北么？”

“嗯！”，陈家洛指着地图说道，“我打算把这些人赶到西边去，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若仅仅是收复东北还好办一些，打过山海关一路平推就好，只是如此一来敌人会一直向北逃跑！”，耿晨指着地图上的宁古塔副都统辖地说道，“若是想把敌人赶到西边，唯有和海军合作运送大军从此地登陆。截断敌人的退路，再从山海关出关两路夹击，东边、南边、北边的路都被咱们堵住了，鞑子就只有去西边一条路了。”

咦，这地图上标注的名字有些熟悉啊！在哪里见过呢？陈家洛看着地图上黑龙江和阿穆尔河交汇处发起呆来，好像韦小宝收集的那八部四十二章经夹藏的藏宝图里。所标注的满清龙脉和八旗宝藏的埋藏点就在这里啊！

“陛下！陛下！”，见陈家洛呆了半天不说话，陆菲青出声呼唤道。

“哦，朕没事儿！只是想起一件传说来！”，陈家洛摆摆手示意自己没有问题，在两河交汇处点

了点说道，“我听闻当年鞑子入关之时，收集了无数金银财宝运回关外，埋藏在八旗龙脉所在之地。这笔财宝当不在咱们当初取出的闯王宝藏之下！”

“哦？若是真的倒是意外之喜！”，红花会现在占据半壁江山，对这一笔才抱怨不如当年起家之时那么渴望，不过要是真取出来的话，刚好可以为朝廷发行纸币做准备金，陆菲青问道，“这些宝藏埋藏在哪里可有人知道？”

“据说藏宝图在康熙年间的天地会青木堂堂主韦小宝手里！此人出身市井，讲小义气而忘民族大义。被鞑子皇帝蛊惑一番就没有去取这批宝藏，反倒在云南一带归隐起来。现在的下落怕是难找了！”，以韦小宝的胆子来看，估计怕是不会将藏宝图的秘密告知后人。

“那真是遗憾啊！”，陆菲青有些不甘心的问道，“这么说咱们就找不到这些宝藏了？”

“那也不一定！”，陈家洛盯着黑龙江和阿穆尔河的交汇处。“宝藏的大致范围就在这一代，而且此地不仅是鞑子的藏宝之地，还是满清龙脉所在！既然是龙脉，那么鞑子的皇帝肯定不会短了祭拜！”

“臣这就派人去北边的紫禁城中，查找鞑子去

东北拜祭的档案文书！”。陆菲青闻弦音而知雅意，很快明白了陈家洛的意思；的确，康熙虽然没有地图不知道宝藏的埋藏地点，但清宫肯定有龙脉的相关记载，只要找到了满清的龙脉，就不怕找不到宝藏。

“宝藏如果真的有也没长腿，跑不了！”，陈家洛也只是顺道提一下，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做十分要紧的事情来看待，属于那种有了固然可喜，没有也不损失什么的态度，“现在还是继续说如何攻打东北的鞑子吧！”

“是！”，苏昌全指着朝鲜北部的一道海湾说道，“据咱们驻扎倭国的舰队探查，此处乃是一座良港，可容纳大船停泊，我海军可运送陆军从此地登陆，截断鞑子的退路！”

苏昌全所指的位置大概就在今天的海参崴，陈家洛默默点头表示赞同，陆菲青摸了摸胡子说道，“此地距离总舵主方才所指的满清龙脉倒是不太远，诸位将军到时候不妨派出一批人马探查一番？”

“也好，就算找不到在那里胡乱挖几锄头，放上几炮，回来就大肆宣扬咱们毁了鞑子的龙脉！”，对于龙脉这种事情，陈家洛是不怎么信

的，不过鞑子那边信的人肯定不少，这个消息放出去之后，鞑子的反抗意志定然会下降不少。

“现在有不少鞑子的官员都在南京城内，臣这就去找人问问，看看有没有人知道！”，陆菲青掌管政务，知道发行纸币对于朝廷的重要作用，所以对这批宝藏也格外看重，立刻下去找到那些整理旧档案的鞑子官员询问起来。

几日后还真被他找到了点线索，博闻强记的纪晓岚依稀想起自己在公众看过的一份老档案，里面记载了某位官员被康熙派往东北祭拜祖先的经历，可是这位官员去的不是鞑子发家的盛京等地，而是去了更北边的黑龙江畔，想来就是龙脉所在了。

“好，你细细的把他行进的路线画出来，如果画的准了，我去向陛下求情，免了你上汉奸碑的惩罚！”，陆菲青大喜过望，连忙许下诺言。

“罪人这就去画，这就去画！”，纪晓岚同样大喜，文人最在乎的就是身后名，纪晓岚一想到自己死后要和秦桧等人并列就夜不能寐，这下找到机会敢不卖力？

第四百一十九章蜀中平定

有了纪晓岚的文书和其他满清旧官僚、宫中旧人的回忆，满清龙脉和鹿鼎山宝藏的考证日渐清晰，海军也开始就北进航线进行新一轮的探查。

东北收复和鹿鼎山宝藏的寻找还需要时间准备，可是蜀中这边已经到了收割胜利果实的时候，中华数路大军齐发，一路从云南出发，攻入宁远府，经雅州府直逼成都府；一路从贵州出发，经叙永厅、泸州和资州截断重庆府和成都之间的联系；一路从湖北顺江而上，连下夔州府、太平厅和绥定府，留下了顺庆府供重庆府的清军北逃，湖南那边就郁闷了，只剩下酉阳府、石柱厅和忠州三个小地方可以打。

在石柱厅祭拜完秦良玉等为华夏捐躯的先烈过后，湖南方面的大军继续进逼重庆府的守军，贵州方面的军队顺江而下进行夹击；江面上有排帮的人接应，成立有在码头上讨生活的好汉做内应，数日的功夫，重庆府内就变得人心惶惶起来。

“将军，咱们快走吧！乘着现在顺庆府和保宁府还在咱们手里，咱们北上汉中吧！”，重庆府内，一名亲兵苦口婆心的劝说着自己的上司。

“阿桂大人治军甚严，我等若是临阵脱逃怕是首级不保啊！”，这位满清的统领大人尚自犹豫着，他也知道重庆虽然地势险峻，但依靠手下这点人还是挡不住中华的大军的，但跑了也会被阿桂杀掉啊！

“大人，成都府那边阿桂大人将八旗的兵力布置在城北，不也是为了脱逃方便么？”，亲兵知道自己家大人缺的就是一个借口，立刻贴心的送上，“由此可见阿桂大人也知道蜀中守不住。做好了退兵的准备，咱们到时候保全了城中这么多八旗子弟，阿桂大人定然不会怪罪大人！”

“大人若是不放心，可以先将八旗士卒换到顺庆府的方向驻守，待事不可为立刻北上！”，师爷也跟着劝道。“重庆周边山路险峻，中华军多携带火炮，在山路上行进不易，咱们还走的了。”

“就如此处置吧！”，沉吟半天，守将无奈的答应了下来，毕竟他也不想和重庆共存亡。

可是重庆府内的江湖好汉却不会这么容易让他们撤走，八旗刚开始向北移动，城中就开始谣言四起。有说中华军马上就要到城下的，有说守将大人已经逃跑的，有说八旗士兵临走前要大肆洗劫的……一时间，重庆府内大乱！

这下守将干脆不等中华军到来就立刻仓皇北上，等中华军来到重庆城下的时候，却发现城门已经大开，绿营官兵们排着队等候投降，没有流一滴血这座坚城就落入到中华手中。

“这么说重庆府已经丢了？”。尽管已经做好了退军的准备，阿桂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是气的眼角直抽抽。保存实力没问题啊，可是你一箭不发也太过分了吧！

“大人，咱们该如何行事？”，幕僚也知道阿桂打算北上的念头，于是出言问道，“逆贼昨日已经攻破雅州府。先锋已经进入邛崃境内，这马上就要到成都府了！重庆陷落后顺庆府和潼州府也坚持不了几日，再不走咱们就走不了了！”

“哎，真想和红花贼打一仗啊！”，阿桂长叹一声说道。“某从军多年，从来就知道打仗拼的就是一口锐气，自从福建、浙江乃至京城多次大战后，我八旗已经没了和红花贼正面对抗的勇气；若是此战拼着损失万人能灭掉红花贼千人也能稍微唤起点八旗的血勇，那本官又如何会吝惜这点人命！”

“可惜今时不比往日！”，幕僚摇摇头道，“如今咱们大清只剩下山陕、甘肃等贫困之

地，八旗子弟也越来越少了，如果在成都将这些人拼光了，咱们就真的无路可走了！若是当年红花贼还只是盘踞福建之时，甚至是直隶还在咱们的时候，和红花贼如此做过一场倒也不怕，可是如今咱们实在是没有这个底气了啊！”

“是啊！想当年咱们满人十三副铠甲起家，打的汉人无招架之力，没想到百年之后咱们就又被汉人打的抱头鼠窜，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想想当初自己只能仰望的兆惠、阿里衮、傅恒等名将一个个殒命，阿桂悲从心起，或许像他们一样早些死了看不到如今满人落魄的下场或许还好一些吧？免得像自己一样还要受尽折磨。

“大人，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您手上的可是咱们八旗最后的种子了！”，幕僚见阿桂露出颓废的神色，连忙劝道，“如今汉人势大，咱们暂且退让，慢慢恢复实力，等将来汉人内乱的时候咱们再卷土重来！”

“正是，红花贼如今不重儒学，不纳士绅，乃是自取灭亡之道！”，又一名幕僚跟着劝说，“咱们只需作壁上观，想必用不了多久，红花贼的江山就会自败，那时候咱们再回来，想必众士绅无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走吧！”，阿桂摆摆手，把和红花会大战一场的心思放下，“通知下面的八旗将士，准备撤军！”

“大人，咱们临走时不如将这成都府给烧了！也能稍微阻挡下红花贼追击的时间！”，一个幕僚恶狠狠地说道。

“糊涂！”，阿桂狠狠地一拍桌子，“若是烧了成都府，只能让咱们丧尽民心，连带着激怒红花贼，大军追击之下哪有我们的活路！”，阿桂隐隐约约的看出红花会对自己并无必杀之心，而是想要将自己赶出蜀中，哪敢惹怒他们，当即喝骂道。

在成都府外进行了微弱的抵抗后，八旗士兵在阿鬼的率领下从成都城北往绵州的方向逃去，一路顺着保宁府北上，在汉中和重庆来的逃兵汇合后继续向北，一直到西安才停住了脚步。

自此，蜀中也有惊无险的落入到中华军的手中，满清手里直接管辖的地盘只剩下了半个山西、山西和甘肃一片儿小地方。

第四百二十章寻宝之路

绥芬河入海口本就人烟稀少，再加上庄亲王到达东北之后大肆招揽诸部族的青壮，年轻人被蛊惑着纷纷投军，现在这处渔村里只剩下几个几乎走不动路的老人了。

这一日他们艰难的挪动着步子，试图去河边看看能不能捞上来点鱼虾，刚翻过一座小山丘，领头的那人不经意间扫过一眼海面，顿时呆住了。

“好...好多船！”，远处的海面上船帆遮天蔽日，偶尔还有一两股黑烟冒起，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让他们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自从这座渔村建成之后还从遇到过这种大场面。

想跑凭借他们的体力是跑不动了，几个干脆蹲下来等着船只靠岸；半个时辰之后一队背着怪模怪样火铳的年轻人把他们带到一位军官面前。

这位军官身边站着一名异常美丽的妇人和一个豹子一般的青年，先后来了几名通译说了好几种东北各族的语言，终于找到了他们能懂的话语，“将军问你们，去盛京和去黑龙江与阿穆尔河交汇处该怎么走？”

这些人也不清楚具体的路径，只知道大概的方

向，询问一番后将军摆摆手，示意部下带他们离去；等他们走远了，那将军才拱拱手道，“九当家的、十一当家的，看来咱们要分头行动了！”

“嗯，将军自去包抄庄亲王的后路，我和九哥一起带人北上，不过你可得给我留几艘大船，要是找出宝藏来也方便运输！”，那妇人正是红花会的骆冰，那豹子一般的青年不用说就是九当家九命锦豹子卫春华了。

现在红花会已经闯下诺大的局面，取宝藏这种小事自然没办法让陈家洛亲自带队了，其他各位当家的又身负重任。唯独卫春华的特种兵团最近清闲一些，就被他呆了一个营的人马前来负责此事。至于骆冰他的父亲乃是独行大盗骆元通，从小耳濡目染之下对于这种寻宝之事多有经验，上次在取出闯王宝藏时就发挥了不小作用，于是这次也跟了过来。

“那是当然！”，苏昌全点头应道。“我留五艘大船，十艘小船给你们！在安排几个来过这一带的船长负责引路！”

用过饭，在岸上休息一天，第二日陆军的人马向西进发，苏昌全带着船队准备返航，罗宾和卫春华则带着小船队继续北上前往黑龙江和阿穆尔河的

交汇处。

又行了几日，众人感觉到气温越来越低，还好来的时候早已预料到这种情况，众人又多穿了一层皮毛。这才勉强抵挡过去。

“骆部长，卫将军，这就是将来要分封给马教主的大海洲了！”，船长乃是军人出身，于是按照正式的职位称呼他二人，骆冰是情报部门的部长，卫春华直接管辖的军队人数虽然不多，可特种兵也算是个半独立兵种。所以也被授以少将的军衔。

“这都走了这么长时间，还没看到此岛的边界。还真是一座大岛啊！”，卫春华咂咂舌道，在这么大一块地盘上当土皇帝，连他都有些羡慕马朝柱了。

“此岛方圆十多万里，比两个台湾加起来还大，不过岛上没多少人。马教主来了之后怕还是要费一番功夫！”，船长笑道，“不过咱们是看不到这座大岛的边界了，黑龙江的入海口就在此岛中部的对面，咱们从江口下船再顺江而上就可以到两江交汇处了！”

“听说现在这里被罗刹人占据？他们有多少人。咱们也要做好和罗刹人动手的准备！”，卫春华摸了摸腰间的手枪，他现在喜欢上了这些玩意

儿，连练习双钩的时间都少了，全都用来练了枪法。

“九哥不用担心，现在罗刹人的士兵都跟着庄亲王去了南边，现在留在这里的不过是些老弱病残罢了！咱们带的这些人足够了！”，骆冰掌管情报部门，从罗刹人俘虏口中早已打听出了他们在东北的情况。

一行人将队伍再次分成两队，一队留在黑龙江口看守五艘大船，等候他们回来；骆冰和卫春华带人从大船换到小船上，顺江而上。

行不数日，终于到了黑龙江和阿穆尔河的交汇处，再对照纪晓岚等满清投降官员所考证出来的文件，众人知道距离满清的龙脉和八旗宝藏的位置已经不远了。

“这里是呼玛尔窝集山，按照那些鞑子官员给的资料，鞑子的龙脉就在这附近了！”，骆冰指了指纪晓岚等人绘制的地图。

众人正商量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马上有哨探回来汇报，“报告，前方十里处发现一座罗刹人的城寨，刚才的枪响是城寨里的人出来打猎！”

“既然罗刹人在这里，咱们怕是不能轻易取走

这批宝藏了！”，骆冰继续问道，“宅子有多大？里面有多少罗刹人？火力如何？可曾发现了咱们？”

“寨子不大，四四方方的每边不过两百来米，我等看了一个多时辰也没见里面有多少人进出，按照房子的数量盘算了下最多能容纳五百人；那几个出来打猎的人也都是老的老，残的残，没见着青壮，估计都跟着庄亲王南下了，城中的人数起码要再减一半！所携带的火枪连咱们最早在福鼎时用的都差！对方尚未发现我们，如果夜间偷袭的话，用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将这些人全数消灭！”

对方回答的条理清楚，骆冰满意的点点头，“九哥，这是你的部下，你来指挥吧！”

“继续监视！再派出人手找一找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罗刹人的寨子！”，卫春华立刻发布命令，“其他人就地休息，不许生火以防京东罗刹人！到了夜间咱们就进攻！”

众人立刻按命令开始行事，夜幕降临之前探马回来报告，方圆数十里都没有其他罗刹人的寨子，就连当地的土著都没有，想来是被罗刹人赶走了。白天那些出去打猎的人也都回了寨子，对方似乎并未想过会有人进攻他们，所以也没安排人手放哨。

ps：大家把推荐票都给我的新书《妖孽学霸》吧，跪谢了，顺便收藏下酒更好了。

第四百二十一章炸龙脉

夜间的战斗没有给卫春华的手下带来丝毫麻烦，第一批士兵利用飞爪迁入寨子后轻松打开了寨门，其他人悄无声息的跟上，也没有动用枪械，仅仅依靠匕首等冷兵器就将寨中留守的罗刹老弱屠戮一空，到天明时分，除了留下十来个罗刹人准备问话之外，其他人都被卫春华的手下送去见了他们的上帝。

“九哥，你来看看，这里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在寨子最高官员的房子里，骆冰对那些金银珠宝、人参皮毛之类的东西不屑一顾，却珍重万分的捧着一份地图，指着上面的路线对卫春华说道，“这上面标注了这些罗刹人从极西之地到达此处的路线，对咱们可是有大用处的！也方便咱们将来打过去！”

“呵呵，将来即使要打恐怕也不会从这边动手！”，卫春华笑道，他在西北多年，对于西边局势的了解比骆冰深一些，“从西北那边截断罗刹人的东进之路才是最方便的。”

“即使不能用来打仗，拿来指导咱们从这里向周边垦荒也是好的！总归有它的用处！”，骆冰小

心翼翼的将各种文书档案收好，“从哪些人口中问出什么了没有？”

“他们只听说几十年前还有满清的官员来此处祭拜，这些年渐渐没了人影，具体的位置么倒是距离这里不远！”，卫春华轻描淡写的说道。

那些人的下场不用说骆冰也清楚，这里天寒地冻的补给不便，拿到留着他们浪费粮食么?“今日打仗累了，休息一日，明日再去探查吧！”

第二日醒来，众人按照罗刹人指引的方向来到寨子外数里处的一座小山包附近。骆冰登高而望，之间小山包周边依稀可以看出八条土丘形成龙形拱卫着这座小山。心下已经清楚，不出意外这就是满清的龙脉所在了。

“四处找一找，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骆冰背着双手发布命令，士兵们立刻四处散开。挥舞着手中的工兵铲到处探查。

“报告，发现一座石碑！”，不一会儿就有人挖出了东西，骆冰连忙过去，只见那块石碑上刻着一些满文字符，自从担任情报部门的主官后，骆冰对满文也下了些功夫，很快就认出上面所写的乃是满人祈求上天保佑之类的字眼，从落款上来看大概是在多尔衮领军入关之后不久所立。这和他们之前

了解的情况差不多。

既然是八条龙脉拱卫小山丘，那么宝藏大概就在山丘的位置了吧？骆冰利用从自己福清哪里学来的盗墓经验做出了判断，立刻带着这数百人开始挖掘山丘。

此乃极北之地，天寒地冻，土地硬若坚石，狠狠一铲子下去也只能在地上凿出一块白印，见挖了一会儿没什么反应，卫春华指使手下四处砍伐松木。架在土丘上点火烘烤了数个时辰；等大火熄灭过后重新挖掘，工作的进度这才加快了不少。

一连挖了三天。终于在土丘下面挖出了石板，在石板上凿洞，放入微量火药爆破之后露出了被石板遮掩的洞穴。

众人没急着进去，继续扩大洞口的范围，等到里面的污浊之气散光之后才打折火把钻入了洞穴，只见里面一个个硕大的铁箱子堆积如山。骆冰暗暗盘算了下，怕是比当初在玉笔山庄附近挖出来的闯王宝藏还要多。

凿开第一个箱子，只见里面堆满了大小、成色各不相同的金锭，大概是此处十分寒冷再加上密不透风的缘故，最上面的几个金锭上一系还可以看到几丝血迹。

“哎。这都是鞑子从我们汉人手中抢来的啊！”，骆冰长叹一声，这堆积如山的宝藏之中，不知道沾染了多少无辜汉人的鲜血。

“数一数有多少箱子！贴好封条登记造册！”，卫春华兴奋地命令道，这次自己也算是立下大功了吧？等回去后这少将的军衔是不是能升一升了？章进和蒋四根因为在东山洲的功绩早就升了中将了，这让他格外的羡慕。

士兵们立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封条将一个个箱子贴了起来，再将这些箱子运到外面，一连忙了大半天，才将这些满清鞑子多年打劫的积蓄搬运一空。

“四嫂，这些东西都搬完了，咱们这就走？”，卫春华已经等不及回去汇报好消息了。

“再等等！这次带来的火药还有多少？”，骆冰指着那八条龙脉说道，“把这里都炸了吧！”

“也好！咱们虽然没带多少，但是罗刹人的寨子里还是有一些的！反正也运不回去，干脆就用到这里好了！”，卫春华立刻派人回去寨子里将罗刹人的军火库打开，将火药运出来埋在这八条龙脉之中。

军中精通爆破的士兵在各条龙脉上标注好安防

火药的位置，工兵开始挖掘，一个时辰之后，八条龙脉上面每条都安放了上百斤的火药，并由导火索将这些爆破点连接到了一起。

“四嫂，要么让我来点吧？”，卫春华搓了搓双手，有些不好意思的问道。

“谁还会和你抢一样！”，骆冰笑笑让到一边，带着士兵们躲到了远处的一座小山后面。

卫春华舔了舔嘴唇，心中向自己被鞑子狗官害死的情人默默祈祷一番过后，狠狠地将火把按到了导火索上，然后转头就跑。

只见导火索带着丝丝的响声，冒着黑烟往前方燃去，到了小丘之上又分成八股分别往八条龙脉爬去。

“到了，马上就要到了！”，卫春华紧紧地盯着导火索，空中自言自语得说道，导火索终于燃到了尽头，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正北方的龙脉率先飞上了天。

接着是正东方，然后是西方，西北方……最后是正南方，八条龙脉在火药的威力之下被炸的乱七八糟。

“哈哈，我看那些鞑子还能熬得过多久！”，卫春华大笑着说道，众人也跟着欢呼起来，在他们

的眼中仿佛看到鞑子的末日即将来临的场景。

第四百二十二章父与子

江宁城内的一座园子里，江宁黄家的家主黄群盛正闲坐在花园中，一边品茶一边享受着温暖的冬日阳光，手上捧着一本最新版的公务员报考指南时不时翻上几页，可是这里面的东西和他自幼学习的四书五经相去甚远，让他感到有些别扭。

不过即使再别扭，他也没放下书本，凡是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拿起小桌上对方的其他书籍认真查阅起来，看上去竟然比一般准备考试的人还要认真。

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十四五的孩子刚从外面回来，身子贴着墙壁悄无声息的往内院蹭去，心中祈祷千万别让院子中的黄群盛看到了。

“黄宣！”，虽然没有抬头，可是这般走路的家中除了黄宣还能是那个人？黄群盛喊道。

“爹！您看书呢？”，黄宣听到父亲的喊声，就知道自己的行踪又一次被识破了，耷拉着脑袋一步一步的蹭到黄群盛身边。

“嗯！今日在学堂里如何？”，黄父心中叹了一口气，他子嗣艰难，如今黄家正房就只剩下这一根独苗，本想着他能出息些，可惜以前读四书五经的时候还好，反而去了江宁大学附属中学后成绩就

一落千丈，这让他十分烦恼，思前想后今天也该好好和他谈一谈了。

“爹，学堂里教的都是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孩儿实在无心去听！”，黄宣苦着脸说道，黄群盛当初也中过举人，因为家中一直有事才没去京城赶考，好不容易都解决完了却等到了红花会进城，不过这倒是避免了一次大祸，如果他当了鞑子的官。反倒不是好事。

“哎，看来是我耽误了你啊！”，这几年不能去赶考，他就留在家中亲自教导这个儿子，儿子也争气，小小年纪就把四书五经读得烂熟。八股也写的有模有样，放在往年这个年纪考个秀才完全不成问题，举人也不是没有希望；可是如今红花会不认儒学了，想当官就得去考公务员考试，这孩子自小读多了儒家经典，这脑子竟然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父亲大人何出此言？儒家经典乃是咱们读书人修身齐心的根本，父亲自小教导孩儿，孩儿心中唯有感激！”，黄宣惶恐不安的回答。

“糊涂！”。黄群盛暗暗摇头可惜，这孩子读书读得迂了，他想了想问道，“你可知道你小时候我让你读四书五经是何缘故？”

“是让孩儿修心养性，做个明理之人！”，黄宣挺直了腰杆回答！

“荒谬！”，黄群盛呵斥道，“我江宁黄家有如今的声望可是靠修心养性明理来的？还不是从前朝起黄家多次考中进士。有人做官的缘故！”

看孩子还在发呆，黄群盛将话又说的明白了几分。“这皇家让天下读书人读四书五经，咱们就读四书五经，让咱们学八股，咱们就学八股！天家想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如此家族方才能够长盛不衰！你如此固执让我如何放心将黄家交到你手上？”

“可是父亲！”。黄宣还想分辨，父亲早些年不是这么跟自己说的啊！

“你看那李家、陈家，那个不是把孩子送到江宁大学附属中学去？”，黄群盛又举了两个其他大家族的例子说道，“他们家一在城东、一在城南。距离学校都那么远，为了让孩子进学不惜重金在中学附近购置院落，是何缘故？还不是想让孩子有个好前程！”

对照父亲的话，慢慢思索着，黄宣本就不是笨人，只是一时转不过这个弯，现在被古琴这么一说顿时想起那李家和陈家的少爷往日也是圣人之言不

离口，现在却捧着算学、格物等书手不释卷，成绩也一次比一次好！哎，他们都能想明白的事情，自己为何就想不通呢？

“父亲，孩儿明白了！”，黄宣深深一躬，看着父亲面前摆放的公务员考试资料说道，“孩儿现在就开始专心钻研这公务员考试，定要在明年的考试中搏个出身！”

“又糊涂了不是？”，黄群盛再次摇头，孩子毕竟还小，对这些世间的门道看的还不是很清楚，他指了指旁边的石凳示意黄雪坐下来，“若是仅仅为了这公务员考试，我又何须如此庄重？这考试虽然新鲜，但也不难，以你的聪明劲稍微琢磨几个月就能考中！但你为何不想一想，我为什么要把你送到江宁大学附属中学去？”

“还请父亲指点！”，黄宣觉得自己依稀明白了点什么。

“这新朝虽然打破了官吏之间的鸿沟，小吏干的好了能升官，任何新进官员也得从小吏做起！乍一看只要考上公务员了，大家都是机会均等，可是为父细细琢磨之下也发现了些门道！”，黄群盛略显得意的说道，“为夫大概打听了下朝中近两年新晋升官员的履历，发现这新朝用人的喜好！”

“哦？是何样的喜好？”，事关自己前途，黄宣忍不住问道。

“为父发现，若是俩人工作水平差不多，新朝更爱提拔年纪较轻的哪一个！若是数人都有机会，新朝喜欢提拔读过大学的那个！”，黄群盛板着手指举了几个例子，“由此看来新朝也爱用读书读得多的人！只是他们喜欢的并不是读儒家经典的人罢了！”

“这就是父亲让孩儿进江宁附中的缘由？”，黄宣恍然大悟！

“正是，这全江宁的中学里，就数这所学校考上大学的人最多！你入进去考公务员也能考上，可是没了大学这个条件，以后的升迁怕是不易！更别说你在大学中能认识多少学长学弟了！这都是以后你官场上的奥援啊！”，接着黄群盛自豪的说道，“那些市井之徒短视，见孩子认识几个字里就让他们去考公务员，这些人辛苦大半辈子能做个九品官就顶天了；这天下还得读书人去治理，说起读书，咱们这样的家族出来的人又怕的谁来？”

ps：感谢无名无天和真红之贱的打赏，感谢石皮火兰剑和在海一方01的月票，新书收到签约站短了，求支持求收藏求推荐。

第四百二十三章日本攻略

黄群盛的这一番话说的黄宣热血沸腾，的确，说起考试来，他们这些书香门第出身的人哪里怕过那些市井之家的人？即使是一样整日在学校里读书，可是回家后他们有条件夜间继续攻读、偶尔还有父辈指导，那些人回家后要么得帮家人干活，即使不干活也没几家人舍得费灯油钱继续读书，更别说家人的指导了。

“还有，我看这考试各个衙门的录取比例也不一样！”，换股轻声继续说着自己的研究结果，“凡是中枢要害之处，录取的比例最低，这些地方不是江宁大学，经世大学等几家名校出来的学生基本没有太大的机会，但是一旦进去了，日后的升迁速度比其他人也要快得多！你的哪位吕学长，三年前江宁大学的学生会会长，如今已经是六品官了；那些靠到街道上的依旧在原地踏步！你将来进了学校也别只顾着读书，多在这些地方待一待！”

“是！孩儿明白了！”，父亲的这一番话在他心中打开了一扇窗户，黄宣回到书房后，将自己往日最爱的诗集丢到一边，开始研究起最不喜欢的算学来。

黄家所发生的争论并非独立事件，眼看着红花会已经基本占据了天下，各地的读书人也反应过来，纷纷开始研究中华的选官用人策略，将自己的子弟送往各处学堂，开始根绝中华的需求来培养自己的后辈。

陈家洛对这种情况略有反感，但也没进行阻止，目前能多些读书人总是好的，君不见红朝开国后不久，各所重点学校之中也是那些进入协商会议的士绅子弟读书比那些军官出身的孩子成绩好，但也没见红朝就改了天下。

这一日。陈家洛将吴思华请到了办公室中，现在大路上的战争进入休整期，海洋上也相对平静，可日本这样一个后世给中华带来了如此大伤害的国家放到身边他总是不放心，更别说现在中华在东山洲的地盘日子扩大，来往的运输线路都暴露在日本的辐射范围之内。是该想个办法让这个国家爬不起来了。

“吴先生，我听说倭国的关西和关东彼此敌视，可有此事？”，陈家洛看着倭国的丢问道，这也是他上一世看动漫得来的知识。

“正是！”，吴思华点头答道，“关西当年是文化中心，京都奈良，人文古迹数不胜数。大阪、

堺港，商贸财富堆如山；奈何德川氏得了日本，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都迁到关东去了，于是关西就衰落了。所以关西人眼里，关东人都是暴发户，没文化没历史，关东人看关西，对关西腔极为鄙视。京都奈良有文化算比较低调，商都大阪就不服东京。处处要比较一下，所以大阪东京最敌对。”

嗯，有矛盾就好！“这么说这倭国的关东关西之争是从关原合战后产生的了？”，陈家洛继续问道。

“正是如此，关原合战虽然西军输了，可是后人却已经敬仰石田三成而鄙视德川氏。德川氏后来对关西一再打压又加深了这一矛盾！”，吴思华接着又说了一些自己在倭国时的见闻来说明关东和关西的分裂到了如何程度。

听起来有点刘邦和项羽的意思，项羽虽然输了但后人颇为敬仰，刘邦赢了也没落下好名声！既然这关西关东之间的分歧如此之大，可以拿来做做文章么！

“吴先生。若是咱们现在帮一帮关西的诸大名，他们敢起来反抗德川家么？”，陈家洛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陛下，关西的长州藩和萨摩藩等向来不服德

川幕府！萨摩藩如今从暂满这里购买了不少步枪，所为何事不问可知！”，吴思华在地图上指指点点的说道，“长州藩在毛利元就当藩主时领有中国地方十国120万石，其孙毛利辉元与织田信长对抗。信长死后与丰臣秀吉妥协，参加执政，为五大老之一。关原之战时为西军总大将，战败后被德川减封，领有周防、长门两国36.9万石。由于这次大减封，毛利家对德川家可谓恨之入骨！依臣来看，日后倭国若是有变，这两家必定是最早起来反对幕府的大名！”

咦，当年看动漫的时候，剑心神马的好像就是长州藩出来的啊！陈家洛总算想起点有用的东西，而且历史书上好像也说长州藩和萨摩藩是倒幕运动的主力来着。

“如此甚好！通知倭国那边，打听打听咱们卖出去的步枪里有多少是长州藩买去的？”，陈家洛发布命令，“等查明了不妨派人接触接触如今长州藩的藩主！”

“如今长州藩的藩主是毛利重就，现年四十多岁！”，吴思华连忙补充道，“除了长州藩和萨摩藩，肥前藩和土佐藩也对幕府多有怨气，陛下亦可派人联系这两家！”

“嗯，此事就由情报部门执行，吴先生提供指导！”，陈家洛在地图上将这四家大名的位置一一看过，“不过也不要让这四家过于强大，能让他们割据关西即可，同意倭国就不用了！”

嗯，最好让他们分成好几个国家打成一锅粥，如此以来中华就能作壁上观，私下贩卖军火、收购战俘当苦役，左手渔翁之利了。在外交史上，英吉利的大陆均衡政策可谓是最成功的外交策略之一，法国强则扶持普鲁士，普鲁士强则支持法国，在英国的捣乱之下欧洲大陆始终未能出现一个能够统一大陆的国家，让英国吃够了好处。

如今陈家洛打算把这个策略用到日本上，先让长州萨摩这些大名和德川家干一仗，等两败俱伤之后再多扶持几个大名出来，让日本始终处于混乱不能统一的局面，这才是对中华最有利的局势。

吴思华虽然不怎么熟悉英吉利的大陆均衡政策，可是他知道战国的合纵连横之术啊，很快就理解了陈家洛的意思，“是，臣定会将此事处理妥当！”

第四百二十四章东北战事

吴思华只是负责介绍日本局势，及大战略方面的指导，具体操作还是得等骆冰回来后再进行安排，不过这件事准备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倒也不耽误。

既然日本可以分裂，那么朝鲜呢？我好像记得朝鲜官场里面也党争不断吧？什么东人西人、南人北人的互相看不顺眼，不如也照此办理好了，陈家洛暗自琢磨着，打断等骆冰回来后就安排人手进行调查。

说曹操曹操就到，就在陈家洛筹划此事没几天，骆冰就带着大批的金银珠宝回来了，除此之外将那块祭祀的石碑也当做满清龙脉被炸毁的证据带了回来。

“好！四嫂、九哥此次可是立了大功啊！”，陈家洛见到东西后大喜过望，这下子筹办银行可不缺准备金了！当即对几位首领和所有参与此事的士兵晋升封赏。

“四嫂，本来你刚从东北回来，休息一番才是正理，可是眼下又有要事麻烦四嫂了！”，陈家洛借着商量机密要事的借口挥退左右，把骆冰单独留

了下来。

“去东北这趟，事情办得顺利，也没什么累的；陛下有事尽管吩咐！”，骆冰紧张的靠在陈家洛怀里，一边留神倾听门外的动静，一边回答道。

“如此就好，前两天我请吴先生来了一趟……”，陈家洛把和吴思华商议的结果一五一十的和骆冰说了一遍，一边说一边手上开始不规矩。

“现在由萨摩藩进入倭国的商队里多有咱们的人手，倭国诸大名也多次打听购买步枪的事情，此事并不难办！”，骆冰说话开始哆嗦，脸色越来越红。

“还有朝鲜也照此办理！”，说完正事儿。陈家洛将骆冰抱起进入旁边的小休息室，片刻之后自然是一室皆春。

红花会的陆军从海参崴登陆之后，直扑清军的据点宁古塔，自从庄亲王来到东北之后，极北之地的青壮纷纷被他召集起来南下，留守在宁古塔的并没有多少人。自然挡不住这群如狼似虎的陆军，不到半日的功夫就被清除干净。

占据宁古塔之后，算是截断了庄亲王北撤的退路，大军休整一日鸡血南下，接连攻克阿勒楚喀副都统辖区和打牲乌拉等地，进入吉林副都统辖区。

直到此时庄亲王等才收到中华朝的大军已经打到自己老窝的消息，为了阻止那些家在宁古塔和打牲乌拉等地的青壮士兵挂念家中情况逃跑回乡，庄亲王立刻封锁了消息，将北边陷落的事情隐瞒了起来。

可是不让他们知道也不是办法啊！中华朝的士兵现在打下了吉林。马上要到长春厅了，再下去可就是盛京了啊！现在该何去何从呢？庄亲王召集亲信冥思苦想起来；试图从绝境之中找出一条生路。

“如今东边、南边和北边都被红花贼大军围堵，西边又是弘历小儿的人马！咱们这次怕是难过了！”，裕亲王广禄皱眉苦脸的说道，“现在只剩下西北尚有一条生路，可是草原上也养不活咱们这么多人马！”

兵部尚书如松的家人尽数被乾隆屠戮，他现在已经了无生趣，只想着有一天能杀死乾隆给家人报仇。闻言双目圆瞪说道，“那咱们干脆就渡过黄河。从榆林南下，经绥德、延安直扑关中，干掉弘历小儿再说！”

“红花贼三面夹击，其中的意思正是让咱们和弘历火拼，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弘昼苦笑着说道。现在他已经猜出当年京中大乱应该有红花会

的掺和，没想到自己自觉智谋过人，却当了红花会的棋子，早知如此还不如在京中做个闲散王爷呢！

“可眼下的局势，不去火拼也不成了啊！”。庄亲王允禄长叹道，“不说别的，就问问咱们下面的士卒，看他们是愿意和红花贼打仗还是更愿意和弘历小儿手下的绿营打仗。”

京城外的那一仗打破了庄亲王手下士兵的胆子，之后再也不敢大规模进攻红花会占据的地盘，反倒是和乾隆手下的作战多有胜利，这段时间又从弘历地盘上抢去了几个县城。

“干脆和弘历议和吧！”，弘昼恢复了几分理智，他知道现在自己这伙人基本上已经走到了末路，在红花会和弘历的两面夹击之下断无生理。

“议和？咱们的家人就这么死了？”，如松刷的站了起来，等着通红的眼睛说道。

“议和只是一个借口！”，弘昼眼中闪着锐利的光芒，“咱们现在四处被困、走途无路，只有兵行险招才能闯出一条生路！不如借着议和的机会进关中，然后暴起发难拿下弘历！再收拢所有兵力，借着黄河和潼关的天险将红花贼挡在外面，或许还能多坚持个十来年！”

“就算是议和，人家恐怕也不会让咱们带着大

军进入陕西吧？”，庄亲王有些心动，但旋即发现这个计划中的大漏洞。

“依照那弘历小儿的性子，就算议和了，恐怕也只会给咱们点粮草，让咱们替他扛着红花贼的大军！”，弘昼点点头表示赞同，“可如今朝廷接连失去大半壁江山，弘历小儿在满人中早就没了威望，但有政令发出，除了和珅、福康安几个亲信和那些汉臣之外，其他人都是推三阻四！那些满人多有埋怨，现在又有人开始给咱们送消息了！如果有他们做内应，那么我们的大军进入关中腹地还是有可能的！”

“此事的关键在阿桂！”，庄亲王敲着桌子答道，“如今弘历小儿的大军，大半掌握在阿桂手中，如果说服了他，则大事可成，如果他不同意，这件事就办不成了！”

“侄儿明白，侄儿这就派人去接触阿桂！”，弘昼点头退了下去。

西安城中，阿桂长跪在大殿之外，从四川回来之后他发现乾隆整日躲在宫里纵情酒色、不理政务，心中难免失望。

“阿桂大人，陛下不会见您的，你还是回去吧！”，小太监说完阿桂起身缓缓退去，眼神中露

出复杂的神色。

ps：感谢残心妖梦的月票，无名无天的打赏。

第四百二十五章西安惊变

如今正是满人生死存亡之际，陛下不仅不奋发图强，反倒日渐颓废，莫非天要亡我满人么？自从接连丢掉大半国土之后，乾隆在满人心中的威望日益下降，再加上关于他身世的流言一直没有断绝，阿桂也开始将信将疑起来。

“主子，外面有客求见！”，刚回到屋内，管家就捧着个盒子进来汇报。

“哦？是什么人？”，阿桂心情有些烦躁，想着若不是熟人就让他滚蛋好了。

“主子，他不肯说明身份，只是说主子见了这东西自然知道他是谁！”，说完管家将盒子递到阿桂面前，又躬身退下。

阿桂打量着摆放在桌子上的盒子，被精美绸缎包裹的铁盒锈迹斑斑，看上去似乎是个老物件，莫非是来行贿的？阿桂正要喝令管家将东西丢出去，忽然心机一动，这上面的纹路貌似是皇家所用啊！

“你先去外面候着吧！”，思索片刻，阿桂决定先打开看看，在管家退下之后，他解开绸缎露出了铁盒，盒子并未上锁，就那么轻轻地掩着，打开盒子一看，上面是圣旨那独有的色彩纹路，这莫非

是……

阿桂咽了口唾沫，连忙打量了下四周，发现四下无人才小心翼翼的双手捧起圣旨打开一看！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这位不知来路的客人送上来的竟然真的是先帝的遗诏！阿桂颓然坐到椅子上，他心中关于乾隆最后一丝希望也在看到这封遗诏后消失了。

坐了许久他摆摆手道，“来人呐，将那位贵客请进来！”

片刻之后在管家的带领下，一个黑巾蒙面的男子走了进来，等管家退下之后他拉开蒙面的黑巾拱手笑道。“阿桂大人别来无恙！”

“和亲王好大的胆子，就不怕我将你交给陛下么？”，阿桂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问道。

“哈哈，若是如此阿桂大人恐怕就不会让我进来了吧？”，弘昼毫不在意的笑道，自顾自的坐到阿桂左边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打量着屋内的布置。

俩人沉默许久之后，还是阿桂忍不住先开口了，“和亲王此来有何要事？怕不是只为了送这东西给我看吧？”

“特为咱们满人的前途而来！”，弘昼正色

道，“如今红花贼四下紧逼，咱们满人却分作两方啥的你死我活，再加上现在宝座上坐的……”

许久之后弘昼才从阿桂府上出来，从他的表情上丝毫看不出谈得如何；在他的马车远去不久，阿桂的府上偷偷摸摸的伸出一条黑影。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接下来几个月，东北的清军在中华军的进攻下一步步后退，就连满人起家的盛京也落入到中华军的手中，庄亲王且战且退，已经渐渐被逼出了关外。

乾隆这边将朝政都丢给阿桂、和珅等人，自己躲在深宫里整日醉的稀里糊涂；阿桂借口调动兵马防备庄亲王，将沿线的军官都换成了自己手下亲信的满人。唯独西安城中的军队属于福康安亲自领军，没有能够塞进去人。

就在中华的大军攻占锦州府窥视宁远的时候。庄亲王将自己在东北的兵力全部撤出，都集中到了黄河沿岸。在阿桂的接应之下由陕北进入到关中地界。

“这么说庄亲王的人马还有三日就能到达西安？”，西安城中，两个黑影低声交谈着。

“正是如此，阿桂也借口训练士兵昨日已经出

了城住到城外他的亲兵营中，看来事情就在这几日了！”，一个黑影答道。

“福康安那边知道多少？”。那个看起来有些像头目的人问道。

“福康安这几日依旧和往日并无不同，也没做什么准备工作，看起来似乎并不清楚！阿桂如今掌握了鞑子大半兵力，这福康安也不是个精明的，瞒过他去不是什么难事！”。此人说起福康安一脸的鄙视。

“消息放出去，让福康安早些知道此事！”，那人挥挥手道，黑影慢慢退去。

第二日一早，福康安急匆匆的进了宫，不久之后宫中有太监带着圣旨飞奔出城，想要诏阿桂进宫奏报，可是到了军营才被告知阿桂大人带着军队进终南山剿匪去了，三日后才能回来，太监无奈的退去。

“如今终南山哪有什么匪徒？就算是有也用不着他亲自带人去啊！”，和珅的圆脑袋上满是大汗，如果阿桂造反了，靠着城中的这点兵力可是挡不住啊！

“福康安，你马上查一查你的营里有多少怀着别样心思的人！”，乾隆难得的恢复了清明，他知

道在自己这段颓废的时间里，军队已经失去了控制，现在只能先保住西安城再说了。

福康安立刻关闭西安的城门，开始带着人马严查那些往日和阿桂来往亲密的满人贵胄府邸，结果才发现这些人早就消失了！

两日后，庄亲王带着大军出现在西安城外，和阿桂合兵一处开始攻打西安城；好在福康安这几天也不是白忙的，立刻将人马送上城墙，双方展开了一场大战。

与此同时，中华军这边也没有闲着，河南方面的军队早已做好了准备，在接到消息后立刻从陕州攻入晋南，一路向潼关的方向杀去。

现在清军这边也是人心浮动，无心抵抗，再加上中华军气势如虹，潼关还没坚持到半天，守军就打开城门出来投降，自此，西安的门户已经向中华军打开。

庄亲王和阿桂集中了所有的兵力试图在中华军到来之前打下西安，可惜西安毕竟是一座大城，他们又缺少重炮，仓促之间哪能攻打的下来。

接着他们得知了通关已经陷落的消息，知道再留在此处就跑不了了，于是收拢从东北、山西和陕西各省凑到一起的人马，缓缓向甘肃的方向退去。

见到庄亲王的人马莫名其妙的退去，福康安还没来得及高兴，中华军的旗帜就出现在了西安的东门之外。

经过几日的激战，城中的兵马本就死伤惨重，现在看到中华军到来，更是没了继续作战的勇气。

第四百二十六章再见乾隆

　　见到中华军的到来，福康安又想起自己在福建的惨败来，如今城下的军容更盛，就凭自己手下这些和庄亲王大战后的残兵败将如何是他们的对手？而且既然他们都打到西安来了，那么山西和陕西东部肯定已经不保了，庄亲王能从北边来那么陕北看来也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陕南贫瘠，西边被庄亲王占去；阿桂又已经反叛，现在我大清可谓是要人没人，要地盘没地盘，这可如何是好啊！

　　红花会在城内的暗子也没有闲着，他们在清军进入西安重新招收绿营时就埋进去了不少钉子，如今这些人也升到了把总、千总的位置上，高层将领失去信心，对下属的控制稍一松懈，他们就纠结自己的亲信打开了西安的城门，中华军一拥而入。

　　“快！攻入内城，活捉乾隆！”，第一批进城的军队马不停蹄的往内城杀去，沿路遇到的士兵不是跪地投降就是死于他们的枪口和刺刀之下。

　　一直到他们到了宫城外面，宿醉过后的乾隆才被从梦中唤醒，惨然一笑道，“没想到朕也有今天啊！”，他看了看守在身边的和珅问道，“福康安呢？”

“陛下，福大人如今在宫墙处堵着红花贼，咱们赶紧从后门走吧！”，和珅强忍着泪水回答道，一想到宫外自己宅子里辛辛苦苦积攒的银子就这么归了别人他就伤心的想死。

“不走了！朕哪儿也不去了！”，乾隆踉踉跄跄的站起身来，叫过自己亲信的太监，“去给朕拿几条白绫过来！”

“陛下！”，那太监跪地痛哭，不敢有丝毫动作；但在乾隆的威慑之下还是起身出去了。片刻后捧着几条白绫回到寝宫之内。

“去，给朕挂在房梁上！”，看到太监们将白绫挂好，乾隆回过头来看着和珅，“和爱卿，如今你就陪朕走一遭吧？咱们君臣做个伴如何？”

我不想死啊！和珅心中哀嚎道。连忙扑到乾隆脚下抱着他的腿哀求道，“陛下，天下如此之大，总有咱们的容身之处，且保存有用之躯再待来日啊！”

“十年不到的功夫啊！朕就做了丧家之犬！”，乾隆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和陈家洛见面的场景，若是早些知道就该让白振把他当场拿下，不过现在想什么都晚了，他望着和珅说道。“崇祯死的时候还有王承恩作陪呢，你莫非想让朕一个人上

路？”

正在和珅纠结的时候，殿门呼啦一声开了，福康安狼狈的滚了进来，脸上满是血迹，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一进来就大声呼喊，“陛下。快和臣走吧！红花贼打进来了！”

“朕不走，朕就在这里登天好了！”。钳工拽了拽白绫，见和珅一直没有动静，就自己站在小凳子上把脑袋向圈里套去。

和珅和福康安连忙扑了过去，将乾隆从凳子上拉下来，三人顿时滚成一团；就在他们争抢的正热闹的时候，门外传来几声枪响。不一会儿中华军的人马也到了寝宫之中，乾隆、和珅和福康安三人就此沦为阶下之囚。

“哈哈！这下你们可是立了大功了！立刻派专人护送他们去南京！”，负责这次西安攻城战的将领大喜过望，连忙命令自己最得力的手下带着他们三人和乾隆的一些宠妃、孩子上了马车直接往南京的方向行去！

消息传回南京，陈家洛也稍微松了一口气。毕竟现在红花会中大家都知道了乾隆是自己的亲生哥哥，如果他死在自己部下手中，对自己的名声多少有些不利，现在既然还活着的话就让他恢复汉姓，

找个地方养起来好了。

可是将他养在哪里呢？京城肯定是不行了，哪里前朝遗老颇多，若是弄出点什么事情来对他不好，对自己也不好；海宁陈家的老院子？好像也有一些不太合适，那边陈家的亲戚太多了；到底放在那里呢？

一个月后，明显瘦了一圈的乾隆终于来到了南京，被带到了陈家洛面前，挥退左右后陈家洛笑着说，“哥哥，咱们兄弟可是多年不见了！”

“只可惜当初没能识破你的真面目！”，乾隆现在心里恨得牙痒痒的，可是现在命运操于他人之手，也不敢说太过分的话；自从在西安被人抓住后，他已经慢慢失去了死志。

“哥哥先在南京休息几日，等二哥到了咱们兄弟几人好好聚一聚！”，陈家洛笑笑说道，“嫂嫂和侄儿已经安置好了，哥哥这两日就和他们好好休息休息！”

“你打算如何处置朕？”，乾隆忐忑的问道，看上去他好像没有杀死自己的打算啊！

“哥哥且放心，小弟不是那种不认亲情之人，早已选了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给哥哥养老！”，这两天陈家洛也找到了合适的地点，“等哥哥在南京

休养好身体，小弟就派人将哥哥送到那边去，哥哥自可逍遥度日，不用再为世事烦恼！”

“只是我一个人？”，乾隆刚松了一口气又想起自己的妃子和孩子来。

“诸位嫂嫂和侄儿当然和哥哥一块去，只是今后的日子怕是不能像往日一样奢华了，还望哥哥体谅一二！”，说完陈家洛促狭的笑笑，“到时候福康安侄儿也跟哥哥一块去好了！”

“呵呵！”，乾隆的老脸稍微红了下，毕竟身为皇帝睡了臣子的老婆，还生下孩子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见到乾隆消沉的样子，陈家洛也没了继续调侃他的心情，“今日就这样吧，哥哥且先下去休息，等过几日咱们兄弟几人聚过之后就安排人送哥哥北上！”

北上？莫非是要我回京城？可京城的女子有哪比的上江南的女子温婉动人？乾隆一边想着一边往外走去，快走到门口的时候终于忍不住回过头来问道，“你这是打算把我安置到那里去？”

“当然是好地方了！”，陈家洛憋着笑回答道，“济南府大明湖风景优美，想必哥哥会喜欢。”

ps：感谢中舍中宝的月票，感谢无名无天的打赏

第四百二十七章大明湖畔夏雨荷

见自己不会被处死，将来的生活也有保障，乾隆总算是送了一口气；几日之后，等陈家洛的二哥到达南京之后，兄弟三人小聚了一下，悄无声息的给乾隆办完认祖归宗的仪式，乾隆改名陈克弘，福康安改名陈孝安，其他一些还活着的贝勒阿哥们也都改了名字，恢复了汉人的身份，当然他们心中肯定会有不满，不过只要稍微有点脑子也不敢做出什么异动来。

聚会过后，待他们休养好身体，就在相关部门军警的护卫之下乘船顺着大运河一路北上，到了临清再换乘马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了陈家洛在大明湖外给他们准备的院子。

自此乾隆一家人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和珅也侥幸保住了一条小命，带着自己的妻儿给乾隆当起了管家；他们平日的生活除了出门会有相关部门的人暗地里跟着之外和其他富户人家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经过大半年的调整，乾隆也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重新恢复到往日那种风流倜傥的作风，遇到天气好的日子就会带着和珅出去游玩一番，倒是做了

不少新诗词出来，只可惜现在拍马屁的人只剩下和珅一个，这让他多少有些觉得美中不足。

冬去春来，大明湖畔又到了柳絮飘飘的季节，这一日乾隆又来到大明湖畔的酒家品酒吟诗，点了几个小菜，找了临湖靠窗的位置坐下，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寻找作诗的灵感。

“秉时御气暮春初，灵沼灵台艳裔舒。似毯绿茵承步辇，含胎红杏倚玫除。下空回雁无忧弋，画水文鳞底用渔。满眼韶光如有待，东风着意为吹嘘。”。不一会儿乾隆就摇头晃脑的作出一首诗来！

“好！老爷这诗真是道尽了大明湖的春色，理当刻石以记，永为流传！”，刚一念完和珅就拍手喝彩起来。

楼下来来往往的游客也被他吟诗的声音所吸引，转头向这边看过来，乾隆不由得志得意满。就算做不好皇帝，做个名流千古的诗人好像也不错啊！

咦，远处那个女子长得好像不错啊！乾隆目光所及，正好看到一名年方二八的女子，正在侍女的搀扶下往这边看过来，见他的目光投过来害羞的低下头去，可片刻后又抬起头来看向这边，似乎正为

他的诗才而倾倒。

“小姐，您说这么远那人能看到您么？”。丫鬟小声问道，自己和小姐在大明湖畔晃了半个月了，也没遇到几个家底殷实的读书人，今年这人年纪虽然大了点，但看衣着打扮和手上精美的折扇扳指，想必也是富贵人家，可是不能错过了。

那小姐又隐晦的飞过几个眼神过去，见乾隆起身下楼。心中自得的一笑，“如果有缘。自可看到！咱们去前面走走吧！”

“小姐！您不在这里等着了？要是人家下来找不到您怎么吧？”，丫鬟有些急了。

小姐并不说话，只是缓缓前行，心中嗤笑道，丫鬟懂什么，送上门去的男人多半不珍惜。欲拒还迎才是最好的方法。

“和管家，那女子哪里去了？”，乾隆下楼后左右张望问道，这种带有一丝书卷气，看着有些娇弱的女子刚好触动了他的心弦。

“那边。在那边！”，和珅一回头刚好看到那小姐从树后伸出半张脸来，连忙拉着和珅追了过去。

在大明湖你躲我藏的追逐了片刻，就在乾隆的渴望快要高涨到顶点的时候，那小姐恰好有些倦

了，找到一个僻静的亭子坐下休息。

好！总算找到机会了，乾隆见四下无人，快走两步到亭子前面，整理了下仪容，踱着悠闲的步子晃悠了进去，一进去看到两个姑娘连忙做出一副惊讶的表情说道，“哎呀，在下不知两位姑娘在此，这就离去...这就离去！”，嘴上说着离去脚下却不肯动一分。

“先生，这看起来马上就要下雨了，附近也没个其他避雨的地方，还是在这里稍微歇息下吧？”，和珅立刻出来劝说，同时用目光向她们哀求。

“此处甚是宽敞，二位就在这里避避雨吧！”，她们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心中恨不得雨下的越大越好，越久越好。

不一会儿，春雨稀稀拉拉的撒了下来，乾隆见美景在前、美人在侧，不由又是诗兴大发，摇了摇折扇吟道，“画舫予所喜，云舟不是舟。雅宜风澹荡，那共水沉浮。荷净初过雨，竹凉飒似秋。分明太液上，借与米家游。”

“先生做的好诗！”，那小姐终于忍不住羞羞怯怯的抬起头低声赞道。

“哦？不知小姐以为陈某的这首诗好在哪

里？”，终于找到搭话的机会了，乾隆连忙顺着杆子往上爬。

“妾身以为此诗恰好道尽了大明湖的春色……”，那姑娘肚子里的确也有些文字，一句句都说到了点子上，乾隆对她的赞赏也越来越高了。

这时候，和珅也适时的将那丫鬟引到亭子口，亭子里就只剩下了乾隆和她两个，俩人越说越投机，乾隆觉得这女子和后院那些粗俗的满人妃子大不一样，不仅样貌过人，更难得的是心思灵动，诗书皆通。

那女子也觉得自己算是遇到了个好人家，看他手上的扳指竟是纯正的羊脂玉所制，拿出去卖的话怕是能买下自己所有的家产了。

俩人都对对方非常满意，话说的也越来越投机；乾隆顿时生出相见恨晚的感觉来，他忍不住问道，“敢问姑娘闺名！”

“小女子名叫夏雨荷！敢问官人尊姓大名？”，夏雨荷低着头害羞的回答了自己的名字。

“夏雨荷！真是如同那雨中荷花一般娇羞！好名字！好名字！”，乾隆的目光越发的温柔起来……

雨越下越大，淅沥淅沥的不见停息，亭子中的两个人却没有感到丝毫不适应，只恨不得这雨一直

下下去才好！亭子外的管家和丫鬟也忠心耿耿的守护着自己的主人，将偶尔来避雨的游客赶到一边。

ps：唔，估计本书这个月完结

第四百二十八章奴家要嫁人的

雨过天晴，这对奸夫淫…哦不，痴男怨女依依不舍得分别离去；接下来几日乾隆几乎每天都在大明湖畔徘徊，希望能重新遇到那位姑娘。

“小姐，那陈老爷今日又在亭子里等了两个时辰！”，丫鬟回来禀报。

“嗯，我知道了！”，夏雨荷淡淡的回答道，并未露出惊讶的神色，手握画笔在已经出了大致轮廓的荷花图上不停涂抹。

“小姐！您就不怕陈老爷日后不来了么？”，丫鬟有些着急，家里的银子就快用完了，小姐好不容易打到个猎物，这再不看紧了跑了怎么办？

“若是我去的勤快了，反而显得自己轻贱了！如此以来他也不会珍惜我！”，小姐随口解释道，然后放下画笔，“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明日如果他还来的话我们就出去见见他吧！”

第二日，在得知那陈老爷又出现在大明湖畔的时候，夏雨荷换了身素净的打扮，未施粉黛，再次出现在大明湖边。

接下来自然又是一番偶遇，乾隆多日等候今天终于再次见到此女子，不由得欣喜异常，难免显得

热情了些，那夏雨荷虽然因为害羞而时常低头不语，可是偶尔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眼神却是满是情意。

乾隆本来就是个自命风流的性子，当下还以为自己的风流气质和出众才华吸引了这位姑娘，心中顿时高兴地快找不到北了，直恨不得当场就把这位夏姑娘拿下，但夏雨荷怎会轻易让他得手，口花花下还可以忍受，但要动手动脚就会马上躲开。这种看得见吃不到的情况越发的让乾隆心痒起来。

最后夏雨荷还是略微让他吃到了点甜头，给他摸了下小手。可惜乾隆刚贴上她的玉手，丫鬟就在外面喊着，“小姐，时候不早了，该回家了！”

夏小姐马上像触电一般缩回玉手，急匆匆的向乾隆告辞。这让他更加的郁闷了。不过他的这点伤心瞬间就被夏小姐临走前那依依不舍、满是哀怨的眼神所治愈，当下就下定决心，最近这段时间就在大名湖边耗着不走了，非得把这个小姐吃掉不行！

接下来一个多月，这位小姐隔三差五的就会在大明湖边出现一次，每当她出现的时候乾隆就会立刻迎上去，陪着这位姑娘说话聊天、弹琴作画；锁着了解的深入，乾隆发现这位姑娘竟然是难得的才女，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吟诗作对。都能来那么几

下，于是心中就更加的喜欢了。最为值得欣赏的是她对乾隆的文采也是异常敬仰，想想往日宫里的那些嫔妃们都是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对自己产生依赖，这位却是真正欣赏自己这个人，乾隆觉得这才是难得的红颜知己啊！对夏雨荷愈发的珍惜起来。

唯一让他感到郁闷的是，这一个多月小手也拉了，偶尔还能抱一抱，可是下月和始终没有让他真正得手。这让乾隆心痒难当，自己以前把妹子那耗过这么久啊！随便谁家的姑娘不都是一句话就乖乖地爬到自己床上了？

再又一次求欢不成后乾隆心中的浴火越发的旺盛了。心中打定主意，下次说啥也要把这个妞给办了不成！

没多久机会就来了，这一日俩人再次相逢，来到湖边的茶楼上喝茶，等他俩进去之后和珅连忙找到店主砸下银子包场，并亲自守在楼梯口。不放一个人上楼。再加上天公作美，不一会儿就又下起了大雨，这下她想走也走不了了。

嘿嘿，今天你跑不掉了吧！乾隆心中大喜，盯着站在窗边看雨的夏雨荷眼睛咕噜咕噜直转。心中琢磨着该如何下手。突然，一道闪电劈过，一声惊雷响起，这位夏姑娘就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一般蹦

起来躲到了他的怀里。

感谢老天爷，乾隆赶紧把她紧紧抱住，一边温言和语的安慰，一边趁机上下游走吃着豆腐，那姑娘好像被雷声吓坏了，竟然没有发现他手上的不规矩，反而抱得他更紧了。

楼梯口的和珅看到这种情况，连忙把头缩了回去，俩人关于这种事早就不知道合作过多少次了，对于现在该怎么做他非常清楚，立刻下到楼梯口，叫过两名护卫死死地把楼梯口堵住，自己更是亲自陪着小丫鬟喝茶聊天，给主子留下了绝对安全**的空间。

等夏雨荷发现情况有些不对的时候，可惜已经晚了，连忙奋力挣扎，这个挣扎的力度掌握的恰到好处，既不会轻易让乾隆得手，又不会真的脱离他的控制，挣扎了一柱香的功夫，这才好像是用尽了力气，无力的瘫倒在桌子上。

她做出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双手护住领口，哭着哀求，陈老爷你就放过奴家吧，奴家可是要嫁人的。”

“嫁人的话就嫁给老爷我好了！”，乾隆一边继续施展手段一边说道。

“老爷说的可是真的？”，一恍惚间阵地失守

了，夏雨荷心中暗喜，真不枉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啊！

“当然是真的！”，乾隆这话倒也不假，反正后院那些人年纪都有些大了，现在娶个小妾神马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今日就从了老爷我吧！”

“老爷莫要如此，等奴家过门的时候自当顺从老爷的意思，只是眼下......”，在没正事办完手续之前，夏雨荷还真不敢让他得手。

“老爷我现在就要！”，乾隆憋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几乎哪能轻易放手，再加上他这些日子调理身体又恢复了力气，一个小姑娘那是他的对手。一个非要要，一个打死也不给，俩人争论半天最后夏雨荷蚊子哼哼般的说了玉树两个字。

玉树？乾隆也算博学多闻，很快明白这说的是陈后主的那首玉树那啥花；见她态度坚决，只好顺从她的意思，先用这个办法泻了火。

几日后，乾隆八抬大轿将夏雨荷接进了府里，在得知他的身份后更是大喜过望，施展开浑身解数，很快独占了后院的宠信。

ps：感谢无名无天的打赏。

第四百二十九章武林足球

就在乾隆新娶夏雨荷过门的时候，南京这边外交部长孔传流这一天却来到了码头上，等候一位老熟人的到来。

在码头上等了半个小时，大英帝国的男爵克莱武先生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欢迎您再次来到中华，男爵先生！”

“您好，孔部长，听说您的哥哥已经拿回了半盖属于自己的公爵爵位，恭喜了！”，随着中华对东南亚介入的加深，英国这边也加深了对中华的了解，双方互相派遣了使节；克莱武更是在重返亚洲后，待自己地盘上的局势稍一安稳就来拜访。

“多年不见，男爵先生您的气色倒是越发的好了！”，孔传流带着他登上了迎宾马车，往南京城内驶去，一路上只是说着私人的交情，却不谈论公事。

“多亏了无嗔大师的药，这次来我一定会抽出时间专门登门感谢的！”，这一番话说得十分真诚，脱离了病痛的困扰，克莱武在政坛上也越来越顺畅了。听说最近大英帝国打算让他去北美担任总督，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北美乱党。这次来南京也存

在安排好自己离开亚洲之后的事情，以及和中华在北美展开合作的打算。

英国前几年在北美的战争中击败了法国大大的扩张了自己的殖民地，但法国依然占有路易斯安那等大片土地，再加上西班牙人在南边也不规矩，克莱武就产生了和中华合作对付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北美乱党的打算。

在表明来意之后，陈家洛当然是非常欢迎的，虽然现在中华不断地将一名运送到西海岸，但受现在运力的限制，北美大陆上的华人还是不多，不足以独立对抗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只能利用印第安人对欧洲人的仇恨来扩大地盘，现在有了和他们合作的机会当然不会错过。反正距离拿破仑出来也就二三十年的功夫，等到那时候欧洲的注意力将被重新吸引回欧洲大陆，那时候中华在东山洲也积攒够了力量，那时候再展开攻势将欧洲人的势力赶出美洲。现在实力不足的时候还是先和他们合作一番吧！

双方既然都乐意，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就很顺利。陈家洛先和克莱武敲定了合作的大方向，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外交部和他磨嘴皮子去了。不到十来天的功夫，双方就签订了协议，约定共同合作打

击法国和西班牙在北美的力量。

嗯，现在法国的老大是路易十五，他既不是矮子又不是外国人，也不是女人，所以陈家乐决定和法国开战毫无压力！

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妥当，陈家洛带着克莱武来到南京体育场之中。准备观看两只足球队之间的比赛；自从在南洋发现了橡胶之后，陈家洛就命人把足球做了出来，并根据自己的记忆制定了比赛的规则，这项运动很快从军队扩散出去，成为时下最后热捧的运动。

而大英帝国的外交团队来到南京后也很快喜欢上了这一运动，他们也组建了自己的球队，而今天的比赛就是英国队对南京城内的中华国术会足球队。

“哈，小胡斐也上场了？”。陈家洛笑呵呵的看着那个年轻人，他虽然还没满十八岁。但是练武十多年已经锻炼出了一副好身板，整日跟着苗人凤在国术会内晃悠，受一些年轻人蛊惑，也加入了球队并迅速成为主力。

开球后英国队迅速展开攻势，这些粗鄙的流氓人渣们那里懂得高深的战术，一拿到球就拼命大脚往前开。看的陈家洛一阵儿好笑，看来英国长传冲

吊的传统从十八世纪就开始了啊！

外交部的武官鲁尼少尉在禁区前拿到了球，趁着国术队的后卫还没上来就大力远射，国术队的守门员斜靠在门柱上，懒洋洋的看着他的动作。就在鲁尼以为求就要进了的时候，那名守门员忽的伸出自己并未佩戴手套的右手，单手就将他的射门轻松拿下！

哈哈，这个守门员可是赵半山的入室弟子，空手抓小小的暗器都不在话下，更别说这么大还慢慢悠悠的足球了！陈家洛心中笑道，而且就算他不上场，场下还有七青门的弟子，这位照样是暗器高手，英国这场比赛要攻破国术队的球门可是难了！

“小胡斐！”，那名守门员抓住球之后立刻飞奔到禁区线上，大力将球掷给中场的小胡斐，有赵半山传授的暗器功夫打底，这一下手抛球扔的极为精准，小胡斐运起太极功夫用胸口轻松地将球卸下，然后使出家传的四象步功夫躲过英国的中场往球门方向杀去。

又过了一个人胡斐快速分边，边路的那人却是无尘道长的得意徒弟，他的连环迷踪腿功夫已经有了八成火候，一旦跑起来没有那个英国后卫追的上；飞速杀到底线附近一个倒三角传球，足球划过

一道弧线找到了飞奔到禁区边缘的胡斐身前，胡斐不等球落地腾空而起，一招流星赶月飞踹到足球上，足球被他轰出一道直线，英国的守门员来不及反应就看到足球落入自己身后的球网之中！

“好球！”，陈家洛忍不住起来鼓掌，妈蛋，劳资终于看到中国队干翻世界强队的那一天了！要不下次再去找西班牙和法国的球队试试？

克莱武撇撇嘴，这么容易丢球让他多少有些没有面子；接下来就更让他郁闷了，国术队一会儿利用角球，中锋运起轻功腾空而起高空轰炸；一会儿使出沾衣十八跌带球长驱直入；一会儿又使出地躺拳的功夫拦截进攻。上半场还没结束，英国队就落后两位数了。

下半场开始没多久，英国队两名队员又在场上打起架来，克莱武找人打听了下才知道，原来是其中一个人乘着另外一个人出海，睡了他老婆，中场休息时才被别人爆出来。

哎，这些没用的东西，输球又输人啊！克莱武捂着自己的脸，感觉实在是没脸见人了！

第四百三十章大轮明王

乾隆那边卸去了皇帝的职位，优哉游哉的泡着妞，陈家洛可不行，刚接待完克莱武，又有两位运道而来之人前来拜见。

“陛下，现任的金轮法王和大轮明王已经到达南京了。”，皇宫现在已经不招太监了，陈家洛现在用的是女官。

“哦？他们此来是有什么事情？”，现在中华军追击庄亲王为首的清军已经到了甘肃一代，从甘肃、四川和云南三面把青海、吐蕃围了起来，这些人来估计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吧？

“这两位法王心思各不相同，大轮明王的意思是依旧归顺中原，只要朝廷认可他们教派的地位就好了；这位金轮法王却想仿照朝鲜的例子向中原名义上臣服、金刚宗的地盘还是他自己掌握！”，陆菲青答道，语气中透出一丝不屑。

“这些人和满洲鞑子一个德行，中原强的时候就龟缩起来装可怜，中原一有动乱就开始趁火打劫！我记得那杨琏真迦似乎就是金刚宗的弟子吧？”，陈家洛对武林典故没陆菲青那么熟悉，但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杨琏真迦挖掘宋理宗陵墓，抛弃

尸骨，并用宋理宗颅骨做酒碗的事迹，“此等罪恶滔天之人也敢自称佛门子弟？”

“金刚宗所在气候恶劣，咱们的军队恐怕要训练一段时间才能进去！”，陆菲青出身道门，对这些人自然没有好感。

“那就先让这两位法王斗一斗吧！”，反正他们本来就不怎么对付，自从鸠摩智之后大轮寺一直被金刚宗压着，尤其是宋末元初之时金刚宗接连出了好几个高手，帮着元人攻打汉家江山立下不少功劳，地位更是日渐升高。直到明初金刚宗的精华死于明教和六大派之手大轮寺才逐渐恢复地位，日后更是纷争不断，俩家之间有数不清的恩怨，既然是这样那干脆让他们先动手，然后再进去收拾残局好了，借刀杀人总比自己动手来的划算。

陈家洛觉得两方势力打起来不过瘾又接着说道。“我记得康熙年间有个桑结大师，他的寺院也在这两家附近，不如也让这位的传人加进去好了！他们开打的时候咱们一边练兵一边收拢溃兵，等他们打的没力气了，咱们再派大军进去！”

“蒙古诸部也有不少这几家人的势力，眼下他们和庄亲王的叛军纠缠在一起，不如借机将这些人也引入到争端之中，将来我军收复西北之时也能轻

松些！”，在陈家洛身边呆久了。一贯厚道的陆菲青也变得腹黑了。

“陆先生此计大妙！”，陈家洛在心中给他点了三十二个赞，“不光军队那边要动手，龙虎山、武当山、少林这些僧道流派也可以去他们的地盘上传教么！而且这大轮明王和金轮法王的权利有些大了，政务部门也想个法子出来削弱他们的实力，不然就算咱们占了这些地盘，日后也不会安稳。”

“是！”，陆菲青答应着退了下去。嗯，赶紧先和马真师兄说说。让他提早准备，争取抢在龙虎山和少林前面准备。

过了几日，陈家洛接见了这两位在牧民心中地位崇高的僧人，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不置可否，接着各部门齐心协力之下，金刚宗和大轮寺之间本就深厚的矛盾进一步发酵；他们一位陈家洛并没有进占他们地盘的想法。立刻撕毁了暂时联合的协议大打出手。

战火从高原扩张到草原，庄亲王手下的蒙古诸部也掺和了进去，今日我烧了你的庙，明天我拆了你的寺，打的好不痛快。中华朝这边一边进行专门的训练熟悉山地作战。一边利用贸易向他们输送各种战争物资，务必让这番战争打的更久一些，更激

烈一些。

经过一年多的苦战，这三拨人终于都有些扛不住了，打算坐下来商量商量暂时休战，可陈家洛却不肯让他们如愿，大军立刻挥师进入大轮寺和金刚宗的地盘。

征战多时后他们的军队早就残破不堪，哪有力气和中华朝的精锐大军抗衡，再加上此地归属中原统治久已，百姓见中原天兵到来，除了他们的死党之外纷纷放下刀枪归顺朝廷，没花多大力气就将战事平息。

见大军压境无力反抗，他们又收起刀枪装出一副出家人悲天悯人的姿态来，可是陆菲青等人早就想好了对策，他们从汉武帝时的推恩令中找到了灵感，但凡是此地的武林门派，有一个算一个，统统给册封成各种明王、法王的称号，地位上和大轮明王、金轮法王平起平坐。

这些人得了地位，自然不肯重新归附与大轮明王和金轮法王的治下，就连金刚宗和大轮寺在各处分舵的舵主也纷纷接受朝廷册封，脱离他们的控制，自此这两个门派再也没有实力聚集起大股的人马闹事了。

中原佛道两门和西方教派也纷纷派遣门中得意

弟子到这两个门派的地盘上进行传教，将他们的信众进一步分化，老人们虽然尊重习惯不会改信其他教派，可是年青一代在脱离了这两大门派的控制后分得了牧场、土地，日子逐渐好了起来，心思也变得活络了，不少人都归顺了其他教派。

朝廷也在此地划分州县，派遣得力的干才入驻管理当地民众，开办学校传播科学知识，在获得了土地牧场，减少了对这两大门派的供奉后，百姓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对朝廷的认可度逐渐超过了这两大门派。数代之后，这些人除了面貌上有些不同之外，说话生活和中原之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而庄亲王那边，手下的人马在之前和西北诸部的大战中就损失了不少，再加上蒙古诸部掺和到这两派的争斗中又死了一批，再加上身后的中华军步步紧逼，渐渐地觉得西北这块地盘有些呆不住了，开始琢磨起下一步的打算来，但是接下来该去那边呢？是继续一直西进？还是想办法南下天竺？

第四百三十一章父女相聚

其实中华军占了陕甘之后完全有能力继续追赶庄亲王和阿桂等人率领的混合军队，只是陈家洛出于日后统治方便的考虑先清理陕甘、山西、蒙古、东北等新归附地盘，暂时并未对他们进行追击，先任由他们和目前盘踞在西北的准格尔等部落大战。

“父亲，阿桂那厮昨日又屠了两个小部族，再过俩月就该到咱们这边了！”，霍阿伊从外面回来，气喘吁吁的拿起水袋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这些年他们部落一直在打仗，因为地盘越来越小，放牧的牛羊也越来越少，如今连马奶酒都成了奢侈品，他现在也只有靠喝水解渴了，“这回使者总算逃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妹妹那里！”

“早些来就好了！”，木卓伦现在头发快要全白了，本想着中华军进入西北后能依靠霍青桐和喀丝丽的关系给自己部落争取到一块好牧场，过上好日子，可中华军到了安西就停住不动了，他们眼巴巴的等了一年还没见他们过来，一想这里木卓伦就忍不住叹气道，“哎，她们毕竟是女儿家，嫁了人在夫家说话不一定管用！”

“这次使者能见到喀丝丽就好了，如果她肯哀

求的话，天山上的石头都会落泪，那个男人又会不答应呢！”，霍阿伊在喀丝丽离家出走的时候还生了好一阵儿的气，现在却庆幸她嫁给了陈家洛，不然自己部落将来真不知道会如何。

木卓伦部的使者翻过天山，一路东躲西藏，好不容易到了安西境内，遇到士兵后立刻报上自己的身份；中华军目前的中高层将领也么是最早在霍青桐手下当过兵的，要么是后来在军事学校霍青桐手下读过书的，一听是霍青桐父亲和哥哥派来的使者。当下不敢怠慢，好吃好喝的招待一番，给使者换了马匹、配上向导一路往南京送去。

等走到西安的时候，陈家洛得知了消息，算了算时间，也差不多该到进攻西北的时候了。所以并未派人给使者制造麻烦，他总算是平平安安的到达了南京。

使者一路上被中原的繁华晃花了眼睛，到达南京之后更是大开眼界，心中暗暗想着哪怕是经书里写的天堂也不过如此了吧？

霍青桐和喀丝丽见到家乡的亲人后也是分外激动，立刻接见了使者，一见面喀丝丽就忍不住问道，“阿密特，父亲和哥哥如今怎么样了？”

“感谢真神，如今他们还好好地活着。可是如

果您的丈夫再不派遣大军相救的话，恐怕您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见到这位天山下最美丽的姑娘向自己发问，使者呆了半天才想起自己的来意，连忙说道。同时心中感慨，怪不得那些人一听说要来南京向喀丝丽和霍青桐求援，就纷纷争抢，自己现在见过她了。就算是死了也值得了。

“姐姐，你和陈大哥说一声。马上派大军去救父亲和哥哥吧！”，喀丝丽虽然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可还是那副天真纯洁的性格。

霍青桐虽然和她一样关心木卓伦和霍阿伊，但她对军事和政治的认识比妹妹深得多，知道行军打仗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为了解救他们二人的话。恐怕是说服不了陈家洛派出大军相救的，当然这话给喀丝丽说了她也不懂，霍青桐拉着妹妹的手安慰道，“我这就请求陈大哥来见见阿密特。”

好在陈家洛并未让她二人失望，听到使者的请求后立刻答应下来。这让姐妹俩大喜过望，接连答应了陈家洛若干羞人的要求。

从福建到浙江、从京城到西安，一次次的惨败让清军失去了和中华军交战的勇气，中华军刚从安西开动，庄亲王就知道自己在西北呆不住了，立刻

指挥大军将当地搜刮一番带着人马往西奔去；阿桂现在已经和土尔扈特建立了联系，他们打算按照渥巴锡汗提供的路线图往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去，当然具体的目的暂时还不能公开，哪里现在可是罗刹人的地盘，现在瓦西里还带着一千多剩余的手下和他一起前进呢！

　　清军将瓦西里和一些不服管教的蒙古部落留下断后，庄亲王自己带着满人为核心的主力军对仓皇逃出西北。

　　瓦西里和蒙古部落并未给中华军造成太大困扰，稍一接触便狼狈逃窜，中华军沿路一阵追杀，很快将西北的几个要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接着开始在石双英留在徕宁城的红花会会众的帮助下以这几个城市为根据地四下出击，清扫各处的不安定势力。

　　而木卓伦等人终于迎来了中华的大军，眼看这没了性命之忧，心中的野心却又像野草一般蔓延开来，整日缠着当地军官追问朝廷打算将那块肥美的牧场赏赐给自己，还动不动就拿霍青桐和喀丝丽的身份说事儿，弄得当地军官不胜其烦。

　　好在陈家洛的圣旨很快就到了，他以霍青桐和喀丝丽离家日久思念父兄为理由，宣召这俩人到南

京拜见贵妃娘娘。

这俩人还以为见面之后就会迎来大量的赏赐，顿时喜笑颜开，连忙收拾一堆霍青桐和喀丝丽当初喜欢的东西，赶着马车就往中原行去。

一路上马车换船只、船只再换铁路，一行人终于到了南京城，在离别十年后，霍青桐和喀丝丽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父兄。陈家洛此时正赶去杭州参加新铁路建成的典礼，并未在南京城中，于是今天的晚宴上就只有他们父女兄妹四人，和他们姐妹俩的孩子。

宴席上，姐妹俩泪眼婆娑的说着离别后对家乡和父兄的思念之情，连带着木卓伦和霍阿伊也一直抹着眼泪。

可是，终究是对部落的关心胜过了亲情，又说了一会儿话，木卓伦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青桐，这陛下究竟打算将那块牧场分给咱们啊？若是分的小了，其他部落怕是要笑话咱们的！”

第四百三十二章屯田

霍青桐也不知道陈家洛究竟打算如何安置木卓伦的部众，只好答应等他回来就帮着问问，还好这些人没等多久陈家洛就返回了南京。

“要我说这南京如此繁华，岳父不如就和霍兄一起留在这里好了，朕在这里早已备下大宅子，里面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二位辛苦多年，也该好好休息休息啦！”，陈家洛在见到木卓伦和霍阿伊后真诚的劝说道，如果他们肯答应的话，也免得日后出现让霍青桐和喀丝丽左右为难的局面。

“多谢陛下厚爱！”，木卓伦听完神色不变，行礼后答道，“天山下的雄鹰吹惯了塞外的风沙，南京的风景虽好，可惜我老了，怕是不能习惯了，如今每晚听不到牛羊的叫声我都睡不好觉，还望皇帝陛下在天山下赐给我们部落一片牧场，让我回去颐养天年吧！”

霍阿伊虽然有些舍不得南京的繁华，可是看到父亲这么说只好低下头去出言附和，齐声哀求陈家洛给赐予一块肥美的牧场。

哎，算了，自己愿意保全亲情，可是别人不领情啊！陈家洛心中微微叹气，希望他真的能和所说

的一样，只是安心颐养天年，若是如此还好，我也可以保住他部落的平安，要是他不死心依旧想统一准格尔各部落的话，那就只好兵戎相见了！

“既然木老英雄想回天山去，那这几日朕就好好地为你们挑选一块牧场吧！”，陈家洛顿时换了称呼，说完挥挥手就让他们退下了。

“严新啊！朕记得当初你考科举的时候策论的题目是西北屯田吧？”，送走了他们父子二人，陈家洛将原先自己的小书童心砚、现在朝中的重臣严新叫到了殿中，看着墙上的西北地图缓缓问道。

“正是。记得当初还是陛下给臣寻得的题目！也多亏提前拿到题目，不然小臣怕是考不上那个进士的！”，严新恭恭敬敬的回答，同时心里琢磨着陈家洛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西北已经全数落入我们手中，可西北地广人稀，各部落混杂而居。一来浪费大量的土地，二来局势恐怕会不太安稳。”，没等他猜多久，陈家洛就公布了自己的计划，“所以朕打算派遣一名得力重臣前去坐镇西北。”

“臣当初在西北服侍陛下多年，熟悉西北局势，臣愿意为陛下分忧！”，严新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干净利落的答道。

“很好！现在陆老先生快退休了。接下来接任总理职位的应该是徐天宏，等徐天宏任期满了之后，你又在西北做出成绩能够服众的话，到时候就由你来做这个职位！”，陈家洛勉励道，红花会的十来个当家之中，还是他最能理解自己的心思。

“多谢陛下厚爱，臣定不辜负陛下的信任！”。严新立刻起身谢恩。

“不必多礼，哪知道朕不喜欢这个！”。陈家洛摆摆手引着他到地图前指着说道，“此次你带十万大军出关去，一来可以屯田，二来可以做好将来继续追击满洲鞑子乃至进攻罗刹的准备！西北的土地气候与中原不同，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已经前去西北考察，想必不久之后就能拿出一个西北耕种的方案来。到时候该种什么、如何种就按照他们的方案去办！”

他记得哪里好像很适合种植各种水果、棉花、西红柿之类的作物，哪里地势平坦、又多是无主之地，很适合开展大规模集约化农业生产，红花会如今在多处开办了集体农庄，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此次前去西北，还给你配了许多集体农庄的技术人员，在农事上你要多听他们的意见！”

“臣明白！臣以前在福建时就是这么做

的！”，严新答应后接着问道，“只是不知陛下能给臣调拨多少人手？”

“也不可能太多，毕竟东北那边也要用人！”，单说土地的肥沃程度，东北可是比西北强多了，再加上新收复的陕甘登地，集体农庄的人才有些不够用了都。

“是。”，严新看着地图上昆仑山的位置，犹豫了下问道，“陛下，该如何对待明教？”

“明教在西北影响颇广，的确需要重视！”，陈家洛点点头赞赏的说道，“只是你也莫要过于担心，你可要记得，陪着你一起去西北的还有十万大军！若是他们遵从国家法律，就不过多干涉他们！若是他们违背宗教局的规定非法传教，或者试图用明教的规矩替代国家法律，那就要严厉的镇压！你要让那些人记住了，他们首先是中华的国民，然后才是明教的教徒，若是颠倒了规矩，那留着他们也没用！”

这一番杀气腾腾的话听得严新心跳加速，不过他也是跟着陈家洛刀山火海闯过来的，这十年之中也不知道解决了多少敌对分子，没多久就恢复了平静，接着问出最后一个问题，“那木老英雄的部落该如何对待？”

“他现在年纪也大了，没多少日子可以活了！就让他安度晚年吧！”，陈家洛在天山脚下画了个圈，“就将这里划给他们部落！然后你在他的附近设置几个集体牧场，这些都是水草肥美之地，正好为咱们的骑兵提供马匹。如此以来他的几个发展方向都被咱们挡住，无法兼并其他部落，想必他也该死心了吧！若是他试图挑衅，你决不可因为顾忌他的身份而手软！”

“另外别忘了在各处开办学校，让那些部落的孩子学汉话、习汉字！”，陈家洛接着叮嘱，“要让那些人知道学不会这些就没有前途，如此数十年下来，西北才能真正归顺。”

“臣明白，以后各个部落的继承人必须先到南京学习几年，日后才能继承他的部众。”，严新接着提出自己的意见，“若是一个部落有多个继承人，自然可以将部众分成好几份，他们聚集不起大量的部众，自然就没了造反的实力。”

ps：感谢白玉小虎的月票和无名无天的打赏，继续为新书《妖孽学霸》求推荐票求收藏。

第四百三十三章茅山诛邪传

“师弟，我茅山一脉的前途就靠你了！”，南京的码头上，一名老道士语重心长的叮嘱着他身前的一名青年道士，“如今武当和龙虎山在中原二分天下，我茅山若是想出头只能另辟蹊径，师弟此次前去东山洲未尝不是一次良机！”

“小弟此次前去东山洲，却是要前往克莱武总督麾下效力，那些泰西人笃信西方教，怕是不易接受我道家学说！”，师弟依旧忧心忡忡。

“听闻东山洲的泰西人并不安分，这位克莱武总督的日子不好过，他既然邀请咱们中土武林中人前去助阵，定然会重用，方士师弟你只要展示出咱们茅山一派的武艺，立下功劳，想必这传教一事就会水到渠成！”，师兄从怀里摸出本小册子递过去，“此乃我茅山一脉最精深的内功和剑法，你在路上的时候不妨用心参详，你习武的天分比我高，想来必定会有所得！”

“多谢师兄！”，说话间那大船上又想起水手催促上船的声音，那方士道人依依不舍的告别了师兄，踏上了远去东山洲的大船。

在船上方士道长一边潜心钻研师兄留给的秘

籍，一边利用自己在医术上的精深造诣为船上生病的旅客和水手治病，再加上他待人诚恳、见识广博，很快成为船上最受欢迎的人物。方士道长在练习武艺之外还不停地寻找船上的英国船长练习口语，等到达东山洲的时候他的英语水平已经足以应付日常所用了。

海船绕过南美进入大西洋，从东海岸的纽约登陆，方士和船上其他的江湖人士从这里下船前往英吉利在东海岸的总督府报道。

“欢迎诸位的到来！”，克莱武刚在北美就任总督不久，来之后他才发现北美的局势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法国人的威胁虽然削弱许多，但殖民地那些罪犯的后代们却又闹腾起来，最近要求北美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他手下的兵力又不足以应对这种局面，大英帝国也没办法给他提供太多的支持，于是他将目光放到了中华的身上。

一方面和西海岸的中华军联系，共同夹击法国的残余势力。打击北美那些具有独立倾向的庄园主和商人们；另一方面从中华本土引进那些武艺精湛的高手来教导自己的亲卫队，增加己方的战斗力。

方士道长在总督府呆了三个月，将师兄所传授的秘籍彻底消化后，终于想起师兄临行前交代的传

教任务了，于是向克莱武提出去各地游历一番的请求，克莱武虽然舍不得这个武艺高强的年轻人，但看在他前一阶段教习武艺十分用心的份上还是同意了这一要求。

于是方士道长开始收拾行李，带着自己的长剑和银针开始了在北美大陆的游历，一路上行侠仗义、治病救人。很快这位武艺出众、医术高深的道长的名号就开始在北美大陆上流传，乃至后来每到一处当地的居民都会带着自己生病的亲人前来求医。

这一日，方士道长来到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西北部帕门基河畔的一座小镇上，找了家客栈洗漱一番，用过午餐，然后像往常一样在客栈门口开始行医施诊。

“你只是扭筋骨了，我帮你按摩了一番，回去后再用酒多敷几次就好了！”。方士道长拍了拍那名白人男子的肩膀说道。

“多谢道长！”，那人感激的连连鞠躬致谢；方士道长见到病人们已经治疗完毕。就像往常一样开始讲述道家的学说，这些人倒也听得津津有味。

只可惜这里的人多信奉西方教，自己这一路走来也没收到几个弟子，实在是辜负了师兄的期望

啊！讲道过后见那些听众中并未有多少人真的感兴趣，方士道长有些伤感的想道。

嗯？那边小树丛里好像有人？方士道长先是不动声色的送走了这些听众，然后才慢慢的走到小树林边。“谁在那边？”

树林里响起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声，方士道长循声追去，只见一名黑人搀扶着另一名黑人正准备逃跑；嗯？莫非是做了什么坏事？方士道长连忙追了上去。

“先生，您救救他吧！”，那名黑人见逃不掉。连忙跪下哀求道，“我这弟弟受了重伤，本想着恳求先生医治，但……”

听到他如此说，方士道长已然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北美黑人地位低下，若非万不得已，他们也不会求到自己身上来，方士道长将那名受伤的黑人扶着躺下仔细检查一番后不禁咂舌问道，“是谁如此残忍，竟然将他的牙齿活生生的拔了个干净？”，连忙出手帮忙止血。

“我家主人的牙齿掉了几颗，所以经常从我们这些奴隶嘴里拔下新牙补充到他的嘴里！”，见自己的弟弟脸上恢复了几分血色，哥哥连忙解释道。

“我也只能帮他止住血，牙齿却是没办法帮他

找回来了！”，方士道长遗憾的说道，同时对他们那个凶狠的主人产生了厌恶之感，心想既然被自己碰到了，一定要去行侠仗义将这个残忍的凶手拿下才是。

给他们留了点药，回到镇子上方士道长打听了半天，终于打听出这黑人兄弟俩的主人就住在距离此处不远的怀特庄园之中，还听说他的庄园里经常有黑人因为被拔光了牙齿而死亡；打听清楚道路，方士道长就沿着小路往怀特庄园行去。

等他到达庄园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打坐休息，再吃了点干粮填饱肚子，方士道长运起轻功翻过围墙落到庄园当中。

根据中午打听的情况，他像一道轻烟一般悄无声息的向庄园中间主人的住房飘去，到了门外他不愿意做那种暗中偷袭的事情，从百宝囊中摸出一块飞蝗石啪的一声打在了窗户上。

然后只听砰地一声，一道斧影划过窗户，将窗户劈成两半，一名三四十岁的白人男子手持长斧落到了院子里。

第四百三十四章蝴蝶煽动翅膀

你是什么人？为何闯入我的庄园？”，那白人男子双手持斧，境界的看着方士道长。

“茅山派方士见过此间主人，那个拔去无辜之人牙齿的可是你？”，方士道长稽道。

“哈！那些贱种能为我提供牙齿是他们的荣幸！”，白人男子一边打量着方士道长一边讥讽的笑道，“莫非你想为他们出头？”

“既然你执意不肯悔改，那就休怪贫道无情了！”，方士道长从背上拔出斜背着的宝剑，指向那个白人男子，战斗一触即。

“看在你是中华人，如果你现在从这里退出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也没生过！”，那白人男子脸色阴晴不定，如果是印第安人，杀了也就杀了，但是对方是中华人，杀了或许会惹上麻烦，能送走的话最好平安送走好了。

“毋庸多说，出招吧！”，方士道长长剑一抖，剑尖斜斜指向白人男子的左肩，白人男子见战斗不可避免，顿时放弃了和平解决的打算，双手持斧猛地向方士道长劈来。

俩人你来我往打成一团，双方越打越心惊，方

士道长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到一位武林高手，那白人男子双臂似乎有无穷之力，口中一边出狼啸，一边将笨重的斧头举重若轻的使来，方士道长在他的斧影中仿佛看到了樱桃花在慢慢飘落，落英缤纷之间隐藏了无限杀机，一不留神就会有性命之忧；白人男子同样惊讶，这名道士看起来瘦弱，可是在他的进攻之下却显得游刃有余，不仅能挡住他的进攻，时不时的还会还上几招，打得他有些招架不住了。

俩人之间的战斗将庄园里的其他人吵醒，一些护卫拿着枪朝这边凑过来，白人男子顿时心中一喜，一个横扫试图迫开方士道长，脱离战阵然后命令手下开枪将他打死。方士道长那会让他得逞。当下运起罡步如风中拂柳一般闪过斧影贴到他的身前；白人男子这一招并未留有余力，招式未落实后空门大开，顿时被方士道长近的身前。

他也是果断之人，当即丢掉斧子使出在围剿狼群时从饿狼身上学到的拳法。口中出狼啸双手如同狼爪一般向方士道长袭来，方士道长使出茅山剑法将他的攻势一一挡下。

他的手下越聚越多，如果再不拿下的话恐怕就走不了了，此人对待仆役如此恶毒，而且毫无悔改

之意。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人，方士道长当即使出压箱底的功夫，将长剑使得如同游龙一般，不一会儿就将白人男子的招式打的散乱，最后一招“诛妖剑”将白人男子的级斩下！乘着护卫们还没反应过来方士道长几个起落消失在黑夜之中。

“乔治！！”，就在他刚刚走后，从屋子里跑出一名贵妇，抱着男子的尸嚎啕大哭起来。

在杀死了这名白人男子之后方士道长立刻回到客栈收拾了东西离开此地，踏上了继续四处游历的旅程，一路上依旧像之前一样一边帮人治病。一边传播教义，如果遇到了各种不平之事也会仗义出手。

到后来，但凡他到了某处，总会聚集一大堆的人，或者是请他治病，或者是聆听他的教义，又或者是向他诉说自己遇到的各种不平之事，以期得到他的帮助。

这一日方士道长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阿尔伯马尔郡，在帮助人治完病之后，有人告诉他这里的蒙地沙罗庄园的庄园主对手下的黑奴十分苛刻。甚至还修习各种黑巫术，比如喝小女孩的血以保持青春神马的。

方士道长身为道士，最厌恶各种邪教，自然又

是连夜探寻这座庄园。恰好撞破了这家主人杀戮黑奴的情形，俩人再次大战起来，这名庄园主似乎真的修习过某种巫术，打斗起来身体如同僵尸一般，力大无穷、出手直来直去，方士道长的掌力落在他身上却像是如中败革。对方丝毫没有反应。

双方大战数十个回合，方士道长见拳脚功夫耐何不了他，只要拔出宝剑，在十来招之后又是一招“诛妖剑”将此人的级斩下。

接连杀了两人，方士道长也没了继续游历的心思，回到克莱武的总督府后将此事详详细细的汇报给了他，克莱武闻言大喜过望，原来方士道长所杀的两个庄园主都是北美**运动的核心人物，现在他们死后北美**运动内部顿时变成了一盘散沙。

老奸巨猾的克莱武哪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刻出手对这些人进行分化打压，重金收买、派遣刺客刺杀、派兵围剿等手段层出不穷，这几年本就不安稳的东海岸再次骚乱起来。

方士道长的故事也随着东海岸中华人的脚步流传到世界各地，一年多之后终于随着回国的人传到了本土之中。

闲来无事微服私访的陈家洛也在茶楼里听到了说书先生演绎的茅山诛妖传，在他口中方士道长化

身为法术高强的大真人！而那两个被他杀死的庄园主则化身为狼人和食尸鬼等西方的妖魔，双方的武术大战也变成了华丽丽的法术和妖法的对抗。

这倒也挺有趣，那俩个被他杀死的庄园主叫什么名字来着？陈家洛笑着随口问道，他只是随口一问，可跟随他的人哪敢含糊，立刻有人去打听，不久之后将那两个庄园主的真实姓名报了过来。

陈家洛见到后大吃一惊，口中喃喃的念道，“怎么会是他们俩？如果他们俩死了的话，米国还会出现么？”

“陛下，你说的是？”，随从满头雾水，浑然不明白陈家洛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没什么！”，陈家洛摆摆手，这对中华来说似乎是好事一桩啊，那些人被打压的话，美洲就少了一股能和中华抗衡的势力，等拿破仑时期英法大战，双方无力顾及北美的时候自己就可以将这里全都拿下了。

“这个故事不错，可以找人写部小说出来！”，陈家洛起身离开了茶馆。

第四百三十五章大结局

有陈家洛话，袁枚、纪晓岚这些旧派文人顿时派上了用场，将方士道长游历东山洲的事情改变成戏剧、小说等各种文艺形式，并受到百姓们的广泛欢迎，等到电影被明后更是改编了无数个版本广为流传，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剧目。茅山派也随着这些文学作品再次打响了名号，成为东山洲流传最广的宗教。

这件事只是一个小插曲，随着东北残余清军势力和罗刹人势力被慢慢清扫干净，马朝柱就藩的事情也提上了日程，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对大海洲也就是陈家洛来时人们所说的库页岛的考察工作，相应的农作物种子、开矿所需的各种器械、修筑道路和港口所需的各种材料等等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马朝柱也到了该上任的时候了。

“没想到我马某人也有被封王的一天啊！”，站在南京的皇宫之中，马朝柱心中暗暗感慨，最早被常氏双侠从四川找出来带到河南，虽然明知道红花会是想利用自己在白莲教中的威望给清军制造麻烦，可处于报仇的打算他还是顺从了红花会的安

排。

在日后的时间里，他在红花会的扶持下慢慢壮大实力，那时候心中也生出了不少其他念头，手下的弟兄们也撺掇着自己自立为王，可一来清军的威胁始终存在，``二来还需要红花会的物资支持，所以迟迟没有下决定；等到红花会统一福建之后他才庆幸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对红花会的命令越的恭顺起来。

这也挽救了他的性命，在傅恒大军前来之际立刻按照红花会的指示躲了起来，这才没有像王伦一样丧命于乱军之中。等到红花会占据半壁江山的时候，他见复仇在望又担心起自己和手下人的将来来，史书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红花会改步入也这么对待他吧？

可陈家洛的那番谈话终于让他安下心来，既然都给自己安排好了封地那就说明没有要自己死的意思，虽然离开了家乡，可有那么大一块地盘可以传给后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嗯，一定要教导自己的后代遵从朝廷和陛下的旨意，如此才能保住马家的富贵。他摸了摸怀中的奏折。缓缓步入殿中。

“恭喜海洲王了！”，“王爷此去路途遥远，还需注意身体啊！”，一路上不断的有人热情地打

着招呼，语气中有羡慕也有嫉妒，马朝柱小心翼翼的一一还礼。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马朝柱率先起兵反清，立有大功特册封为海洲王，马家世代统领大海洲一地钦此！”。朝堂上，一名官员大声念着圣旨。

“臣马朝柱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中华朝虽然废除了跪礼，但马朝柱还是跪下恭恭敬敬的三叩九拜后才接过圣旨。

“这是马先生应得的！记得到了大海洲之后善待治下百姓。”，陈家洛笑吟吟的叮嘱道。

“臣遵旨！”，马朝柱鞠躬行礼后从怀中摸出奏折递了上去，“臣请求陛下允许臣的几个孩子进入江宁的学堂读书。让他们学好本事能更好的为陛下效力！”

这也算是输送质子了吧，现在琉球、南洋乃至倭国、朝鲜的各个重要官员都纷纷将自己的嫡子送到南京读书以表臣服。朝廷更是布命令，没有在南京读过书的人不能继承他们父辈的爵位和官职。

对于这种事陈家洛当然不会拒绝，当即答应了下来，这也算是培养这些二代们对于中原的归属感和臣服之心。起码见识了中华的强大实力，以后回到自己地盘上，手下人撺掇着造反的时候也能多想

想。

接着马朝柱正是封王的庆典。陈家洛也将自己对几个孩子的安排说了出来，“现在几个孩子年纪也不小了，也该为他们的将来做个安排了！”

此言一出，四下顿时安静下来，陛下的几个孩子都隐姓埋名在南京城内的公立学校里读书。他们不知道也不敢打听这些孩子究竟在那些学校，只是依稀听说几个孩子的学习成绩都不错。现在陛下说这话是要册封太子了么？

6菲青等各部门的负责人一副淡定的样子，仿佛早已知道陈家洛的安排，李可秀却有些坐不住了，自己的外孙到底能不能当上太子啊！马行空和林震南等外戚也紧张起来，就算自己的外孙当不上太子，封个好点的封地也行啊！

哎，要不是现在交通不便，广大的殖民地需要一个统治者，否则自己也不愿意将孩子们安排的这么远啊！陈家洛缓缓说道，“几个孩子年龄还小，册封太子、封王的事情先缓一缓等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再说；眼下先定个章程出来！”

说完挥挥手，自有人送上地图，陈家洛指着地图上的几个圈圈说道，“朕现在有五子三女，女儿先不必说，儿子的话除了会有一人成为太子之外其

他人会册封到这几个地方！”

先是南洋，包括现在的印尼、菲律宾等地都被包含在了一个圆圈之内，此处是楚王的封地；然后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被称为蓬莱洲的地方，此处乃是晋王的封地；东山洲则被分为两块，加拿大那里是汉王的封地，米国哪里则是秦王的封地。

当然日后如果再有孩子，其他地方也能找出不少地盘来作为封地；这些王爷在各自的封地上会成为名义上的地方最高长官，处理地盘内的普通行政事务，当然驻军还是归属中央直接管理。

这些王爷的后代则需要在本土接受教育，他们自己也需要没过几年就回本土一趟想朝廷汇报他们的执政情况，如果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就会被剥夺封地、这样既能让各个殖民地不会因为路途遥远而影响行政效率，又不会给他们留下分裂自立的机会，起码在目前的阶段来说还是比较合用的！

十五年后，太平洋上的檀香山，陈家洛披着浴巾躺在海边的皇家行宫之中，望着洁白无瑕的沙滩，旁边霍青桐、李沅芷、喀丝丽、陈家姐妹、马春花等人不见多少衰老，浑身散出成熟的魅力，一边品尝着这里独特的饮品，一边有说有笑的打闹着。

“陈大哥，我们出来这么久，不要紧吧！”，李沅芷回过头来递过一杯东山洲出产的葡萄酒。

“才两年而已，我们看了南洋，看了澳大利亚，看了东山洲，还没去欧洲看看呢！”，陈家洛接过酒杯笑着说道，“乔治三世请了我好几次了，咱们刚好去看看，国内有泰儿在出不了什么事情！”，几年前他就将政务交给了太子陈孝泰，自己带着一些元老跑出来满世界游玩。

“我听说欧洲那边现在不太平，咱们去该不会遇到什么事情吧？”，霍青桐和喀丝丽凑过来问道。

“如今全世界有哪个国家敢惹咱们？我带的舰队可不是吃素的！”，陈家洛撇撇嘴说道，罗刹人在前几年的大战中惨败，被迫放弃了西伯利亚，英国人在无力应对北美独立势力后将北美殖民地卖给了中华，中华联合印第安土著镇压了他们的起义，将这些地方彻底消化，南洋的西班牙人更是被打的找不到北。

“咱们去不光是玩，根据我的预测，大概再过十年欧洲就要有大战，咱们刚好可以从中牟利，我去一趟稍作布局！”，拿破仑现在在干什么呢？罗刹的苏瓦洛夫在之前的大战中被自己干掉了，到时

候他进攻莫斯科会不会顺利一些呢？

半年后，船队停靠在泰晤士河畔，英国国王恭恭敬敬的到码头迎接，陈家洛所带来的中华文化很快风靡整个欧洲大6。

从英国出来，舰队驶入地中海，接连游历了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陈家洛在科西嘉岛上停了下来，和一名矮个子的炮兵中尉进行了一番长谈。

十年后，这名炮兵中尉带领法国纵横整个欧洲大6，最后杀入罗刹境内，此时中华突然从东方力，两大强国夹击之下，罗刹很快顶不住了，被迫签下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片领土，自己也被分割为好几个小国家。

法国在此战中也消耗了大量的实力，拿破仑在后面的大战中虽然比历史上多坚持了几年，但还是落败，欧洲再次恢复到之前那种诸国割据的局面。

亚洲这边就稳定的多了，中华占据整个东亚、大半个南亚，控制着海洋上的几个要害海峡，朝鲜和倭国各自分裂成几个小国家，在中华的挑拨下断无重新统一的可能。

当然，这些工作都是陈孝泰主持完成的，用陈家洛的话来说就是他已经为后代打好了基础，该休

息休息过过自己的幸福日子了；这些年他一直带着自己的爱侣们住在檀香山，晒晒太阳钓钓鱼，好不惬意！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选书网—http://Www.xuanshu.Com